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水经注全译

〔北魏〕郦道元　原著　陈桥驿　叶光庭　叶　扬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目　　录

序
郦道元《水经注》原序
卷一…………………………………………………………（1）
　　河水
卷二　…………………………………………………………（32）
　　河水
卷三　…………………………………………………………（78）
　　河水
卷四…………………………………………………………（108）
　　河水
卷五…………………………………………………………（149）
　　河水
卷六…………………………………………………………（199）
　　汾水　浍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过水　晋水　湛水
卷七…………………………………………………………（243）
　　济水
卷八…………………………………………………………（272）

济水
卷九……(309)
清水 沁水 淇水 荡水 洹水
卷十……(362)
浊漳水 清漳水
卷十一……(403)
易水 滱水
卷十二……(437)
圣水 巨马水
卷十三……(451)
㶟水
卷十四……(488)
湿余水 沽河 鲍丘水 濡水
大辽水 小辽水 浿水
卷十五……(527)
洛水 伊水 瀍水 涧水
卷十六……(565)
穀水 甘水 漆水 浐水 沮水
卷十七……(611)
渭水
卷十八……(636)
渭水
卷十九……(646)
渭水
卷二十……(693)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720)
汝水

卷二十二……………………………………………………………………（747）

颍水　洧水　潩水　溜水　渠沙水

卷二十三……………………………………………………………………（806）

阴沟水　汳水　获水

卷二十四……………………………………………………………………（836）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881）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921）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潍水　胶水

卷二十七……………………………………………………………………（967）

沔水

卷二十八……………………………………………………………………（989）

沔水

卷二十九……………………………………………………………………（1021）

沔水　潜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1049）

淮水

卷三十一……………………………………………………………………（1081）

滍水　淯水　溵水　灈水　滦水　沅水　涢水

卷三十二……………………………………………………………………（1114）

漻水　蕲水　决水　沘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卷三十三……………………………………………………………………（1141）

江水

卷三十四……………………………………………………………………（1173）

江水

卷三十五 …………………………………………………… (1194)
江水
卷三十六 …………………………………………………… (1215)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温水
卷三十七 …………………………………………………… (1259)
淹水 叶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泿水
卷三十八 …………………………………………………… (1299)
资水 涟水 湘水 漓水 溱水
卷三十九 …………………………………………………… (1332)
洭水 深水 钟水 耒水 洣水
漉水 浏水 溳水 赣水 庐江水
卷四十 ……………………………………………………… (1364)
渐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序

《水经注》全译既成，不免要说几句话对这个译本作一点说明。首先要说的或许是题外话，因为这一年多来，接二连三地读到好几篇议论《全译》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对《全译》提出许多意见，有的甚至到达挞伐的程度。报刊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却很少看到为《全译》说好话的。尽管就我所见，有不少中青年喜欢这样的书，但是他们不会写文章为《全译》鸣屈，即使写了文章，恐怕也得不到发表。为此，我不得不在我们的《全译》卷首，为《全译》说几句话。

《全译》当然不是现时的发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和《秋水轩尺牍》等书，抗日战争时期到江西念书，又看到“言文对照”的《四书》。把整部《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或《四书》等进行“言文对照”，其实也就是“全译”。与我的青少年时代相比，知识分子的数量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量，现在都大了好几倍。则“全译”的书比“言文对照”的书增加，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还有一点促成“全译”的原因，现在，知识分子的队伍比过去庞大，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却比过去要低得多。这当然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关系，并不是说现在比过去落后。在过去，从我自己来说，因为家庭的关系，祖父是一个清朝的举人，所以从小就接受文言文的训练。七八岁的时候，已经读熟了《学》、《庸》两篇。一般家庭的子弟怎样呢？读文言文的机会也比现在多得多。初中《国文》课本就选入许多文言文，而高中《国文》课本则全部是文言文。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课本中有许多《左传》和《国语》的文章，也有《史记》和《汉书》的文章，另外还在更古老的如《尚书》、《诗经》、《道德经》、

《吕氏春秋》等书中选出文章。而且高中的国文老师就要求学生写文言文。现在当然不能再这样，因为学生要学的课程越来越多，要懂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从大学生来说，绝大部分系科，学生懂外文就比懂文言文重要得多。而事实也是如此，譬如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用英语在国内接待外国学者或到国外讲学，往往听到外国人的恭维话，说我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但现在已经很少再有外国人恭维我的英语，说明现在到外国去的学者在语言上比过去高明得多了。当时，学校在暑期中还要为外国来的学生办一些中国文化讲习班，其中必有中国地理课程，地理系几十位教师，到文化讲习班用英语讲中国地理课程，却非我莫属。现在则不然，有的中青年教师不仅能讲，而且比我讲得好。这些都是好现象，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尽管知识分子中学英语、懂英语的人比过去多了，能够获得原版外文书和能够阅读的，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们仍有必要把好的外文书翻译过来。记得在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经翻译出版过一套《汉译世界名著》，种数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都读到过。而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仍然在翻译出版世界名著。例如这本《水经注全译》的译者之一叶光庭先生，就接受商务的约稿，几年来译成了哈得响(Richard Hartshorne)的《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一书，不久就要出版。按照这个譬方，则在今天懂得文言文的人大为减少的情况下，把一些著名的古代文言文著作译成现代汉语，这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当然，这些反对《全译》的人，其中不少并非对《全译》抱有一般的成见，他们的反对是有理由的。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归纳他们反对《全译》的理由大概是三条：一曰一哄而起，赶大流；二曰名人领衔，其实虚设；三曰译文错误，不堪卒读。

我不敢说所有已经出版的《全译》都不存这三条指责中的毛病，但是对于《水经注全译》是否与这三条对得上号，我必须解释一下。

第一，对于一哄而起，赶大流的问题，从时间上说，我们的书不幸适逢其时。但其实，对《水经注》进行全译的想法，我老早就开始了。我在1985年写作《郦道元与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卷末设有《水经注的节本和语译本》一节，提出了我对此书进行全译的希望。我在这一节里写了许多语译《水经注》的设想，目的是为了把这部文字古老、语句深奥而内容却又丰富多采的古籍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我在这一节中最后说:“让广大读者都能读到《水经注》，让广大读者都来学习郦道元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在1984年为《古文选粹对译丛书》的《历代游记选》(天津教育出版社从1987年起分册出版)所作的总序中也说到：

“在当今整理古代游记的工作中，本书的编辑出版，又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因为既然古代游记具有我前面所说的种种价值，而要在广大人民之间发挥它的这种价值，却又存在着古今语言差异的困难。因为从全国人民来说，熟悉古代汉语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如能把古代游记用现代汉语表达，而又不损害原意，虽然工作的难度极大，却是极有意义的。我早年曾经有过一种打算，希望能邀集几位古今汉语素养较好的同志，共同合作，用优美的现代汉语改写出一种供广大读者阅读的白话《水经注》。以后终因工作难度很大而搁置了这种打算。假使本书出版以后能够获得较好的反映，那么，我早年的这种打算今后还是有机会付诸实现的。”

以上都是说明这本《水经注全译》是我早已打算进行的工作，并不属于一哄而起的产物。

第二，此书是叶光庭、叶扬二位先生和我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叶杼君也帮了不少忙。我们之间没有“名家”，更不存在“名家领衔，其实虚设”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为这个全译本做了工作，没有挂空名的人。对此，我还有一点想法，古书今译，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事。但是它的本身，不过是如同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一样，是一种翻译作品，并不是什么个人的专著。靠译书而

出名的人当然有，但毕竟是少数；名家而译书的也有，如鲁迅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傅雷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都是其例。但是作为一个名家，自己不动手，却到别人的译作上面去挂一个名氏，我想这样的名家或许是没有的。

第三，关于译文错误的指责，这一点确实是击中了要害。从这方面对古书全译进行要求，理由是极其正当的。但我想没有一本言文对照或全译的书，不犯这种毛病，程度大小而已。译书的人谁都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够正确无误，但其实很难完全做到。这是因为古代的文字难以理解和古今文字存在许多差距的缘故。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没有想为古书译者辩护的意思，译书应该对读者负责，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位译者，都应千方百计地译好古书，使《全译》更加完善，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对于《水经注》的全译，我不得不在这里作一点说明。

首先，由于《水经注》是一部残籍，尽管经过明、清两代许多郦学家的精心校勘，但脱漏和无法理解的字句还是很多的。清朝的戴震是著名的郦学大家，他所校勘的《水经注》即武英殿聚珍本，是众所公认的优秀版本，但由他加上案语，认为文中有脱漏的就达二十五处之多。另外还有不少他认为无法理解的字句。例如卷二《河水》经“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注：“水发县东北百里山”之下，由于文意无法连续解释，戴案：“此处应有讹脱。”又如卷十五《洛水》经“又东过偃师县南”注：“晋元康二年九月，太岁在戌”之下，戴案：“此有脱误，近刻作太岁庚午，考元康二年乃庚子也”。卷十六《穀水》经“穀水出弘农黾池县南墦塚林穀阳谷”注：“檀山在宜阳县西，在穀水南，无南入之理”。戴案：“上所引，不言南入，当有脱文”。以上《洛水注》和《穀水注》的两条，和《河水注》一样，戴震都是从前后文的矛盾中看出了注文的脱漏。不过这几句，文义虽然矛盾，但句读仍然明确。全书也有不少连句读也无法区分的，如卷二十四《睢水》经“东过睢阳县南”注：“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嫔

于司马氏，泰始二年妃于国，太康五年薨，营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这句注文中，“营陵于新蒙之”以下，戴案：“此下有脱文”。这样的文字，连句读也无法处理，不要说翻译了。不可理解的字句在注文中也常常出现，例如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后太祖乘步率车乘城，降阅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戴案：“‘拒坐’未详”。“拒坐”究是何意，连戴震也考究不出来。以上举的都是戴震作过案语的例子，其实，戴震不作案语而文有脱漏的，为数更多。如卷四十《渐江水》经“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注：“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案“三吴”指的是吴郡、吴兴郡、会稽郡。会稽郡是秦建郡，吴郡建于东汉永建四年(129)，吴兴郡建于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均有史可查。“汉高帝十二年”与三郡建置毫无关系，所以“汉高帝十二年”与“一吴也”之间，显然有文字脱漏。这样的例子全注中不胜枚举。像这样一类的文字，原文既残缺不通，译文自然也只好勉强凑合。

另外，由于古代文字不如现代文字明确，有些字句，我们可以作这样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理解。理解既不相同，翻译自然也有差异。举个简单例子，在郦道元的《原序》中有一句“十二经通，尚或难言”的话。记得几年前段熙仲先生与我合作校勘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他对这“十二经通”的“经”理解为大河或主流，则原句的意思是：“在十条大河之中能否弄清楚两条，还很难说。”但我则把这“十二经”理解为书名。案《庄子·天道》：“于是缁十二经以说。”说明郦道元的时代，《十二经》一名早已流行。尽管《十二经》的具体名称，到唐人才有解释，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列举的《十二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孝经》、《尔雅》，在郦注中全部都有引及。因此，郦道元的原意，很可能是：“读通了《十二经》，也或许说不清河流的脉络。”我本来要与段老商量此事，由于段老遽逝，我不愿擅改他的原意，所以这“十二经

通”就没有再加书名号。这件事说明《水经注》中的各种字句，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和翻译。但是《水经注全译》不同于《水经注导读》或《水经注解释》之类，我们必须在几种不同的理解中选定一种，不可能一文二译，自乱体例。

以上是我对《水经注》其书在翻译中所遇的困难作一点说明。当然，这绝不能作为我们译不好此书的借口。在主观上，我们还是竭尽绵薄，努力克服内容中的许多困难，揣摩原意，搜索词藻，把原书中的残缺弥补起来，而且尽可能地符合原书的文义。为了让读者对《水经注》一书的简况有所了解，下面把此书稍作介绍。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初期北魏郦道元的著作。从形式上说，全书是他对三国时代成书而不知作者的《水经》的注释。但是在内容上，它不仅比《水经》大20多倍，而且丰富生动，所以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历来对此书有许多崇高的评价，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曾经评论：“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则》，《嫏嬛文集》卷五)，《水经注》在描写风景方面的声誉可见一斑。《水经注》共四十卷，原是朝廷藏书，直到宋初，尚未缺佚，如《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所引，有许多都不见于今本，可以为证。到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朝廷编修《崇文总目》，发现已缺佚五卷，所以宋初引及的河流滹沱水、泾水、(北)洛水等，都不见于今本，当在缺佚的五卷之内。而今书仍作四十卷，则是后人整理时分割凑合的结果。由于《水经注》成书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书籍的流行全靠传钞，而传钞过程中又造成了许多错误。特别是把经文和注文夹杂在一起。所以此书到了明代，成为一部经注混淆，错漏连篇，不堪卒读的残籍。明万历年间的学者朱谋㙔等，花了极大精力整理此书，校勘成《水经注笺》一书，成为《水经注》自宋代缺佚以来的最好版本。在这个基础上，清代学者继续努力，特别是乾隆年代，先后出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大郦学家，经过他们的精心校勘，除了缺佚的五卷无法恢复外，其余各卷，

不仅混淆的经文和注文全部分清，而错漏字句也大部分得到补正，使《水经注》又成了一部可读之书。

由于《水经注》内容丰富，牵涉广泛，历来学者从各个方面研究《水经注》，形成了一门特殊的学问，称为“郦学”。从明代开始，郦学研究又逐渐形成三大学派。从朱谋㙔校勘此书，全、赵、戴三家赓续从事，形成了郦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这个学派通过大量的校勘工作，分清经注，修订字句，尽很大努力使《水经注》从残籍走向完璧。戴震用赵一清校本《水经注释》、《永乐大典》本和其他善本，校成他的武英殿聚珍本（殿本），此书与旧本相比，其成果如《四库提要》所说：“凡补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 ，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确实成就非凡。另一个学派是词章学派，由于《水经注》文字生动，语言优美，长期来为人们所喜爱。经过明朝学者钟惺、谭元春等的欣赏评点，终于形成了这个学派。郦学研究中最后形成的是地理学派，这是因为《水经注》记叙河流，兼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其实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历来早有论及。及至清末民初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编撰《水经注疏》，并绘制《水经注图》，空前加强了《水经注》研究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终于形成了这个实用的地理学派。

上面说到郦学研究和它的三大学派的形成，这是把《水经注》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属于专家们研究的对象。除了专家们研究以外，《水经注》同时也是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读物。这是因为：第一，《水经注》不仅语言文字丰富多采，而且收入了许多生动优美的故事和神话，读者阅读此书，既有语言文字的欣赏，又可追索故事、神话的情趣。所以它是一部富于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第二，郦道元写作此书时，中国南北分裂已近两个世纪，他有看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但在当时却不能成为事实。所以他以大一统的西汉版图为基础写作此书，倾注他的丰富感情于此书之中。他虽然身居北朝，但对南朝的河山胜景倍加赞美，甚至在许多卷篇中使用了南朝

年号。所以郦道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水经注》则是一部爱国主义读物。读者阅读《水经注》，通过郦道元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生动描写和热情赞美，从而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由此可见，专家们把《水经注》作为一门专门学问——郦学进行研究，而广大读者则把此书作为一种富于知识性、趣味性的爱国主义读物。所以《水经注》确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宗价值连城的文化财富。

前面已经提到了张岱对《水经注》描写风景的评价。古今中外，对于《水经注》其书和郦道元其人的推崇汗牛充栋，无法一一列举。清刘献廷称此书为"宇宙未有之奇书"(《广阳杂记》卷四)，而丁谦竟推此书为《圣经贤传》(《水经注正误举例》，《求恕斋丛书》)，都是重要的例子。日本地理学界的元老米仓二郎教授的一段话最具有代表性：

"我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个时期，在欧洲历史上正是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地理学家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世界地理学家，非郦道元莫属。"(陈桥驿：《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序。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正是由于上面所叙述的种种事实，所以我早年就有把《水经注》进行全译的愿望，现在竟能如愿以偿地以此书与读者见面，中心雀跃，溢于言表。当然，同时也感到心情沉重，由于我们几位译者的水平有限，加上《水经注》其书如上所述的各种难处，我们的译文不仅难以做到信达，出错之处，也必然难免。在这方面，我们既要求读者见谅，更希望方家指正。

下面再说明一下这个全译本的具体问题：

第一，全译本的底本，主要采用武英殿聚珍本。我曾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过此本(1990 年出版)，此次所附原文，除了删去戴震案语外，均按此本誊录。也有个别地方，参考了段熙仲教授和我

合作点校的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这两本,都是学术界公认的《水经注》名本,它们代表了明清以来《水经注》校勘的最后成果。必须着重说明的是,我们绝未因翻译的方便而采用它本(《水经》的刊本与钞本,至今尚存四十余种)的片言只字,也绝未按我们的要求改动过片言只字。

每卷有《题解》一篇,因为《水经》和《水经注》使用的河流名称都是古名,如黄河称河水,长江称江水等等。原书所记述的河流,有的在当时就存在错误,有的是因为古今河道变迁而发生与现状的差异。《题解》除了说明古今的河名变迁与河道变迁外,也说明《水经注》记载原来就存在的若干错误,让读者了解《水经注》记载的河流的现状。不过《题解》所述的河流现状,也并不一定正确无误,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河流现状的资料。我国的河流,如黄河、长江等大河,它们的河源,一直要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勘探清楚。次一等的河流如钱塘江和洹河,在最近几年中才组织力量进行对河源和河道的勘查。其他许多河流,特别是郦道元《原序》中所说的"轻流细漾",有的没有经过勘查,有的也可能作了勘查而我们尚未获得资料。所以《题解》所述,只能供读者作一般的参考,如有错误,还请读者指正。

第三,全译本是否需要注释,对于此事,我们考虑甚久,结果决定不注,原因是注不胜注。因为《水经注》一书,要作注释的地方实在太多,当年段熙仲教授和我点校此书,我们对此已经有了体会。一部《水经注》,原文不过 34 万字,经过杨、熊的注疏以及段老与我的增补,竟成为一部上、中、下三巨册的 210 余万字的大书。而其实,要供初学者能够比较顺利地阅读,需要注释的地方还有很多。现在这部全译本,包括原文和译文,篇幅已经甚巨,假使再加注释,就会使全书篇幅超过《水经注疏》,造成阅读的不便与浪费。因此,我只好在此告诉读者,假使在阅读时有难以理解之处,或者是有兴趣在全译本的基础上继续对《水经注》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就请

参阅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杨、熊《水经注疏》，这是迄今为止，所有流行的《水经注》版本中，注释量最大和各种附录资料最丰富的版本。

为了便利读者的阅读，我们在全译本中也作过两种类似注释的工作。第一种是学习日本郦学家森鹿三主译的《水经注(抄)》(东京平凡社 1974 年出版)，译文每遇历代帝王年号纪年，我们都括注了公元年代。第二种是遇到原文有脱漏甚至标点无法处理的时候，我们都在卷末出注。这是为了向读者打招呼，让读者注意，这个地方的译文肯定存在矛盾和牵强附会之处。

本书〔原文〕有两类内容，凡顶格的文字，均为原经，译文亦顶格处理；凡退一格的文字，均为郦道元原注，译文亦退一格处理。

第四，全译本附入了一幅郑德坤教授的《重编水经注图》。此图是我的已故郦学界友人，寓居香港的吴天任教授赠我的。郑氏是我国著名的郦学家，他对于《水经注》的贡献，我在拙作《郑德坤与水经注》(《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一文中已述其详。他于 1933 年编制了《水经注图》一套，后因抗日战争而散失。1984 年，由于吴天任编著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在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需要插附一些有关地图，郑氏才把他在 30 年代绘制的《水经注图》中唯一一幅孑遗的《总图》进行重绘，并撰有《重编水经注跋》(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台北艺文印书馆 1984 年出版)。但后又因故，《水经研究史料汇编》下册不及将此图插入，直到 1991 年吴天任教授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其《郦学研究史》一书时，才把此图插入。在这以前，天任教授已将此图赠我。郑德坤教授毕生研究《水经注》，著作等身，此图当然是他花了大量精力绘制而成的，他甚至注意到经文所述河川与注文所述同一河川的位置差异，所以图上有“经潜水”、“注潜水”、“经淹水”、“注淹水”等区别。此图对读者肯定有很大帮助，因此，我们把它附入全译本供读者参考。我当然也应该指出，此图也不是无可指摘的。此图的底图

是一幅30年代的中国地图，图中所绘的河流都是现代的河流，郑德坤教授的工作是要把14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河流名称，填入现代河流之上，这个任务显然十分困难，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正确。这一点希望读者注意。

陈桥驿
1993年1月于杭州大学

郦道元《水经注》原序

【原文】

《序》曰：《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今寻图访赜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也。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三反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管窥天，历筩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大传》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但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

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夥。十二经通，尚或难言，轻流细漾，固难辩究，正可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

【译文】

《易经》说：天以道而化生成水，所以气在北方较为微弱，而成为万物的先行者。《玄中记》说：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是水。天上浮着的，地上载着的，高处低处，它都无所不至；世上万物，无不受它的滋润。待到它的精气流散开来，触及山石，浑然无间地融为一体了，于是顷刻之间甘霖就普降于天下，连神也不可企及。所以博学多闻的人也不能探测它的渊深，洞察它的浩大秘奥。从前《大禹记》所载的山海，虽然包罗万象却并不详尽；《地理志》所作的记述，内容也简单而不够全面；《尚书》、《本纪》与《职方》都很粗略，都赋的描写又限于体裁而不能充分发挥思想；《水经》虽然大致上理出了河流的头绪，却没有予以融会贯通。这真是所谓各说各自想说的话，但很少能加以疏导了。现在按图索骥，寻访旧迹的人，听遍了关于州郡疆域的谈论，而游历于九州四海的旅行家，却很少能比照着看河流，因而纵使与先前所知的情况隐约相似，还是不能不深感无所适从。我少年时就没有寻访名山的兴趣，长大后也少有探索江河的爱好。论学识，没读过艰深玄微的经典；论修养，又缺乏专精渊博的学问。欲进，没有见其一而知其二的机灵；思退，又没有观一隅而推见三隅的睿智。独自为学而见闻狭隘，古人以孤陋寡闻而伤怀；散失了辞章书籍，通达之士也为闭锁无知而咨嗟。独坐静室想求得高深，泊舟涯岸要了解远地，这也是难以办到的。可是用细管窥天，从竹筒里有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喝几口河海里的水，其性质如

何，也都可了解了。我心想余暇的时间颇多，虚度年华也是可惜，于是就来阐述《水经》，为前人的著作作一番旁征博引。《大传》说：大河相互隔开，小河相互连在一起，滚滚东流，一同奔向大海。我就来探寻支流怎样分出去和汇合进来，观察河流沿途所经的路线，多方考察寻求，搜集资料，加以辑录整理。《水经》中有错误的地方，就加以订正；典籍中未见记载，不属《水经》中常流不断的水源，在记述作注时也不加限制。但远古的事渺茫难知，华胡各族王朝相互更替，其间城邑荒废，河流改道的情况很多，各个时代又时常改名，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名称。河渠有隐有显，地理书籍的舆图，本身就不相一致。有的乱流交错而带有变名，有的直穿而过产生通称，水湾萦纡交错，急湍奔卷回流，河网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如麻。纵然通读了十二经，能不能搞清还很难说，至于小溪细流更不必说了，原来就是难以分辨的。所以我正可奉献上个人的一得之见，详细陈述地理学家的论述，至于我所不知道的，那就只好略而不论了。我之所以撰文验证《水经》，并附记支流和各种重要资料，无非是聊以留供自己参考，以免遗忘或错误，使得查阅时较为方便罢了。

水经注卷一

河　　水

【题解】

《河水》是《水经注》全书最长的一篇，共分五卷，计五万余字，占全部《水经注》的七分之一。《水经注》一书，注文比经文大二十余倍，但《河水》一篇，注文比经文大九十倍左右。

在卷一经文“河水”之下有一句注文说：“《风俗通》曰：江、淮、河、济为四渎。”意思是说，江、淮、河、济是四条著名的大河。河水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四条大河：江、淮、河、济，从地名学上说，都是专名，不是通名。按照地名学的理论，每一个地名，都由专名和通名两种要素构成，河流也是一样，譬如“黑龙江”、“桑干河”、“Mississippi River”，这里的“黑龙”、“桑干”、“Mississippi”都是专名，而“江”、“河”、“River”则是通名。在古代，“河”是黄河的专名，“江”是长江的专名。作为河流的通名，也就是与英语“River”这个字汇相当的名称，古代称为“水”，黄河称为“河水”，长江称为“江水”。

在古代，黄河除了“河”和“河水”这两个最通行的名称以外，按不同的习惯、地区和段落，还有大河、浊河、逢留河、金城河、上河、孟津河、鲔水等别名，都见于《水经注》篇内。至于“黄河”一名，《水

经注》虽然少用，但也已经出现。5卷之中，共见4处，这就是卷一经文“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下：“莫尚美于黄河”；卷二经文“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下：“即积石之黄河也”；卷四经文“又东过陕县北”下：“北临黄河”；卷五经文“又东北过黎阳县南”下：“南荫黄河”。这是因为黄河中下游水色黄浊，由来已久。卷一经文“出其东北陬”下，注文引《尔雅》说：“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又引《物理论》说：“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这段注文中还指出早在西汉时代，黄河的含沙量已经达到”清澄一石水，六斗泥”的程度。所以这条河流最后以黄河为名，这是很自然的事。

《河水》这一篇，篇幅特别大，除了因为黄河是一条大河以外，另一原因是因为古人没有弄清黄河河源，把黄河河源延伸到今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和田河的上源，甚至更远，这就是所谓“黄河重源”。这种错误的说法，流传已久，《水经》承袭了这种错误，郦道元作注，虽然查阅大量文献，但结果是如他在卷一最后所说的：“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这是因为当时郦道元能够看到的资料，全都作这样的记载。郦道元也只好以讹传讹。由于他的注文汇集了许多文献的说法，所以错误就愈闹愈大。卷一之中，注文把黄河与印度河及恒河牵扯在一起，写了许多古代印度的情况。卷二之中，注文说：“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又说：“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按：今名罗布泊)。……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里，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澴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所以注文在卷一开头就说：“伏流地中万三千里”。这些当然都是错误的。

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水经注》记载的黄河，除参阅原注以外，还可以参阅陈桥驿《水经注记载的黄河》一文，此文发表于《黄河史资料》(河南郑州市金水路11号，《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史资料》

编辑部编)1990年第1期,此文又收入于《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原文】

昆仑墟在西北,

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禹本纪》与此同。高诱称: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按《山海经》,自昆仑至积石千七百四十里。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余里。又按《穆天子传》,天子自昆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国图》又云: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诸仙居之。数说不同,道阻且长,经记绵褫,水陆路殊,径复不同,浅见末闻,非所详究,不能不聊述闻见,以志差违也。

其高万一千里。

《山海经》称,方八百里,高万仞。郭景纯以为自上二千五百余里。《淮南子》称,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说题辞》曰:河之为言荷也。荷精分布,怀阴引度

也。《释名》曰: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考异邮》曰:河者,水之气,四渎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庄子》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经流之大。《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新论》曰: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干《齐都赋》曰:川渎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风俗通》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称渎。《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东北陬,

《山海经》曰: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汉大司马张仲议曰: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复引河。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浊,方江为狭,比淮、济为阔。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

余按《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亦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

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

《山海经》曰：南即从极之渊也，一曰中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冯夷都焉。《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河水又出于阳纡、陵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阳纡之山，河伯冯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礼焉。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以观天子之宝器，玉果、璇珠、烛银、金膏等物，皆《河图》所载，河伯以礼穆王。视图，方乃导以西迈矣。粤在伏羲，受龙马图于河，八卦是也。故《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后尧坛于河，受《龙图》，作《握河记》。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铭》：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径自中州，《龙图》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祷阳纡，盖于此也。高诱以为阳纡秦薮，非也。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丰隆，雷公也。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东，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国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盐，白如水精，大段则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调御，皆仰此盐。释法显曰：度葱岭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

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也。余诊诸史传，即所谓罽宾之境。有盘石之隥，道狭尺余，行者骑步相持，絙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悬度。阻险危害，不可胜言。郭义恭曰：乌秅之西，有悬度之国，山溪不通，引绳而度，故国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间，累石为室，民接手而饮，所谓猨饮也。有白草、小步马；有驴无牛。是其悬度乎？释法显又言：度河便到乌长国。乌长国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国也。佛遗足迹于此，其迹长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尚在。新头河又西南流，屈而东南流，迳中天竺国。两岸平地，有国名毗荼，佛法兴盛。又迳蒲那般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此水迳摩头罗国，而下合新头河。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泥洹已来，圣众所行，威仪法则，相承不绝。自新头河至南天竺国，迄于南海，四万里也。释氏《西域记》曰：新头河，经罽宾、犍越、摩诃剌诸国，而入南海是也。阿耨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小东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入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释氏

《西域记》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国，最西头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褐国。《法显传》曰：恒水东南流，迳拘夷那褐国南，城北双树间，有希连禅河，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处。支僧载《外国事》曰：佛泥洹后，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养。满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宫，度一小水。水名醯兰那。去王宫可三里许，在宫北。以旃檀木为薪，天人各以火烧薪，薪了不燃。大迦叶从流沙还，不胜悲号，感动天地。从是之后，他薪不烧而自燃也。王敛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诸国王、天、龙、神王，各得少许，赍还本国，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双树及塔，今无复有也。此树名娑罗树，其树花名娑罗佉也。此花色白如霜雪，香无比也。竺枝《扶南记》曰：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有一道人命过，烧葬，烧之数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从来六十余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见之。夫金刚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见，毕天不朽，所谓智空罔穷，大觉难测者矣。其水乱流注于恒。恒水又东迳毗舍利城北。释氏《西域记》曰：毗舍利，维邪离国也。支僧载《外国事》曰：维邪离国，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圆三由旬。维诘家在大城里宫之南，去宫七里许，屋宇坏尽，惟见处所尔。释法显云：城北有大林重阁，佛住于此，本奄婆罗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国，国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

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好。王取养之，遂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尔。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楼，贼来时，上我置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是言。贼到，小夫人于楼上语贼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张口仰向。小夫人即以两手持乳，乳作五百道，俱坠千子口中。贼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犹在。后世尊成道，告诸弟子：是吾昔时放弓仗处。后人得知，于此处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儿者，即贤劫千佛也。释氏《西域记》曰：恒曲中次东，有僧迦扇柰揭城，佛下三道宝阶国也。《法显传》曰：恒水东南流，迳僧迦施国南。佛自忉利天东下三道宝阶，为母说法处。宝阶既没，阿育王于宝阶处作塔，后作石柱，柱上作师子像，外道少信，师子为吼，怖效心诚。恒水又东迳罽宾饶夷城，城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为诸弟子说法处。恒水又东南迳沙祇国北。出沙祇城南门，道东，佛嚼杨枝刺土中，生长七尺，不增不减，今犹尚在。恒水又东南，迳迦维罗卫城北，故净王宫也。城东五十里有王园，园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东向举手扳树，生太子。太子坠地，行七步，二龙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众僧所汲养也。太子与难陀等扑象角力，射箭入地。今

有泉水，行旅所资饮也。释氏《西域记》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处，作浮图，作父抱佛像。《外国事》曰：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城池荒秽，惟有空处。有优婆塞，姓释，可二十余家，是昔净王之苗裔，故为四姓，住在故城中。为优婆塞。故尚精进，犹有古风。彼日浮图坏尽，条王弥更修治。一浮图，私诃条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时，妙后所扳树，树名须诃。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树无复有，后诸沙门取昔树栽种之，展转相承，到今树枝如昔，尚荫石像。又太子见行七步足迹，今日文理见存。阿育王以青石挟足迹两边，复以一长青石覆上。国人今日恒以香花供养，尚见足七形，文理分明。今虽有石覆无异。或人复以数重吉贝，重覆贴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时，以龙王夹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见一龙吐水暖，一龙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阎浮树下坐。树神以七宝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宫一据。据者，晋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来迎，各捧马足。尔时诸神天人侧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时以至河南摩强水，即于此水边作沙门。河南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罗阅祇瓶沙国，相去三十由旬。菩萨于是暂过瓶沙，王出见菩萨。菩萨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国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昙兰山，去

白山六由旬。于是径诣贝多树。贝多树在阅祇北，去昙兰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与经异，故记所不同。竺法维曰：迦维卫国，佛所生天竺国也。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传》曰：昔范旃时，有嘾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所欲。左右大国，世尊重之。旃问云：今去何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万余里，往还可三年逾，及行，四年方返，以为天地之中也。恒水又东迳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龙守护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万四千塔，悟龙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无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苍梧、会稽，象耕鸟耘矣。恒水又东至五河口，盖五水所会，非所详矣。阿难从摩竭国向毗舍利，欲般泥洹，诸天告阿阇世王，王追至河上；梨车闻阿难来，亦复来迎，俱到河上。阿难思惟：前则阿阇世王致恨，却则梨车复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烧具两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还，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宫殿皆起墙阙，雕文刻镂，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长三丈，广二丈，高丈余。有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婆，亦名文殊师利，住此城里，爽悟多智，事无不达，以清净自居。国王宗敬师事之，赖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诸国中，惟此城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阿育王坏七塔作八万四千

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余。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北户向塔。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围，高三丈余。上有铭，题云：阿育王以阎浮提布施四方僧，还以钱赎塔。塔北三百步，阿育王于此作泥犁城。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余。上有师子，柱有铭，记作泥犁城因缘及年数日月。恒水又东南，迳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佛一一以指画石，画迹故在。恒水又西迳王舍新城，是阿阇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里。五山周围，状若城郭，即是蓱沙王旧城也。东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阇世王始欲害佛处。其城空荒，又无人径。入谷傅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未至顶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禅处。西北四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坐禅处。天魔波旬化作雕鹫，恐阿难。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悉存，故曰雕鹫窟也。其山峰秀端严，是五山之最高也。释氏《西域记》云：耆阇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西望其山，有两峰双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鹫鸟常居其岭。土人号曰耆阇崛山。胡语耆阇，鹫也。又竺法维云：罗阅祇国有灵鹫山，胡语云耆阇崛山，山是青石，石头似鹫鸟。阿育王使人凿石，假安两翼两脚，凿治其身，今见存。远望似鹫鸟形，故曰灵鹫山也。数说不同，远迩亦异。今以法显亲宿其山，诵《首楞严》，香华供养，闻见之宗也。又西迳迦那城南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坐树处，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树枝得

扳出池处。又北行二里，得弥家女奉佛乳糜处。从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树下石上东向坐，食糜处。树石悉在，广长六尺，高减二尺。国中寒暑均调，树木或数千岁，乃至万岁。从此东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萨入中，西向结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当有神验。石壁上即有佛影见，长三尺许，今犹明亮。时天地大动，诸天在空言：此非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去此西南行减半由旬，贝多树下，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诸天导引，菩萨起行。离树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萨受之。复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飞来，绕菩萨三匝西去。菩萨前到贝多树下，敷吉祥草，东向而坐。时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菩萨，魔王自从南来。菩萨以足指按地，魔兵却散，三女变为老姥，不自服[①]。佛于尼拘律树下方石上，东向坐。梵天来诣佛处，四天王捧钵处皆立塔。《外国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树下六年。长者女以金钵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连禅河浴，浴竟，于河边啖糜竟，掷钵水中，逆流百步，钵没河中。迦梨郊龙王接取，在宫供养，先三佛钵亦见。佛于河傍坐摩诃菩提树，摩诃菩提树去贝多树二里，于此树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试佛。释氏《西域记》曰：尼连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树，佛于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许，树东河上，即佛入水浴处。东上岸尼拘律树下坐修，舍女上糜于此。于是西度水，于六年树南贝多树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图调曰：佛树中枯，其来时更生枝叶。竺法维曰：六年树去佛树五里。书

其异也。法显从此东南行，还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旷野，佛所住处。复顺恒水西下，到迦尸国波罗柰城。竺法维曰：波罗柰国，在迦维罗卫国南千二百里，中间有恒水，东南流。佛转法轮处，在国北二十里。树名春浮，维摩所处也。法显曰：城之东北十里许，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法显从此还居巴连弗邑。又顺恒水东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国。释氏《西域记》曰：恒曲次东，有瞻婆国，城南有卜佉兰池，恒水在北，佛下说戒处也。恒水又迳波丽国，即是佛外祖国也。法显曰：恒水又东到多摩梨靬国，即是海口也。释氏《西域记》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迳西行，极大秦也。又云：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担袂，属天竺。遣黄门字兴为担袂王。释氏《西域记》曰：恒水东流入东海。盖二水所注，两海所纳，自为东西也。释氏论：佛图调列《山海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又曰：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图调传》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传》，传昆仑山正与调合。如《传》，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传》亦知阿耨达山是昆仑山。释云：赖得调《传》，豁然为解，乃宣为《西域图》，以语法汰。法汰以常见怪，谓汉来诸名人，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而不知昆仑所在也。释云：复书曰按《穆天子传》：穆王

于昆仑侧瑶池上，觞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涧万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调言？子今见泰《传》，非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后，乃知昆仑山为无热丘，何云乃胡国外乎？余考释氏之言，未为佳证。《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至欲访地脉川，不与经符，验程准途，故自无会。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陈其细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别有小昆仑也。又按淮南之书，昆仑之上，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隅。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源，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河水出其东北陬，赤水出其东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玄圃之山，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鸿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为下地。高诱曰：地或作池。则以仿佛近佛图调之说。阿耨达六水，葱岭、于阗二水之限，与经史诸书，

全相乖异。又按《十洲记》:昆仑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有弱水,周匝绕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阔之井,西南近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实昆仑之支辅也。积石圃南头,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阳四十六万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广万里,形如偃盆,下狭上广。故曰昆仑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台。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处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其北户山、承渊山,又有墉城,金台玉楼,相似如一。渊精之阙,光碧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景烛日晖,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旋机,元气流布,玉衡常理。顺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其北海外,又有钟山,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含,天帝居治处也。考东方朔之言及《经》五万里之文,难言佛图调、康泰之《传》是矣。六合之内,水泽之藏,大非为巨,小非为细,存非为有,隐非为无,其所苞者广矣。于中同名异域,称谓相乱,亦不为寡。至如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西洲铜柱,又有九府之治。东方朔《十洲记》曰:方丈在东海中央,东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专是群龙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宫,三天司命所治处。群仙不欲升天者皆往来也。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圆周

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之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天，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绿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惟会益工。《遁甲开山图》曰：五龙见教，天皇被迹，望在无外柱州昆仑山上。荣氏《注》云：五龙治在五方，为五行神。五龙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为十二部，法五龙之迹，行无为之化，天下仙圣，治在柱州昆仑山上。无外之山，在昆仑东南万二千里，五龙、天皇，皆出此中，为十二时神也。《山海经》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其神陆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然六合之内，其苞远矣。幽致冲妙，难本以情，万像遐渊，思绝根寻。自不登两龙于云辙，骋八骏于龟途，等轩辕之访百灵，方大禹之集会计，儒墨之说，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

《山海经》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羌中。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谓此矣。迳积石而为中国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赋》曰：览百川之宏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出积石之嵯峨。释氏《西域记》曰：河自蒲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而《经》文在此，似如不比。积

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注释】

①此句有脱误。一说上脱“莫”字,应作“莫不自服”;亦有以为“服”系“复”之误,又脱“能”字,应作“不能自复”。译文从后说。

【译文】

昆仑墟在西北,

山成三重的是昆仑丘。《昆仑说》写道:昆仑山有三层:底层叫樊桐,又名板桐;第二层叫玄圃,又名阆风;上层叫层城,又名天庭,是天帝的居处。

离嵩高五万里,位于大地的中央。

《禹本纪》的说法也一样。高诱说:河水发源于昆山,在地下潜流了一万三千里,经禹疏导畅通后,才从积石山流出。按《山海经》,从昆仑到积石计一千七百四十里。从积石出陇西郡到洛,按各种地理典籍的推算,约有五千余里。又按《穆天子传》,穆天子从昆山到周朝都城,是按照西方的里程计算的,从周朝都城瀍水以西到河宗之邦、阳纡之山,计三千四百里;从阳纡以西到河首是四千里,共计七千四百里。《外国图》又说:从大晋国正西方行七万里,就到昆仑之墟,仙人们都住在那里。以上几种说法各不相同,但路途遥远,险阻难行,经籍记载因年代久远,脱略难考,水路陆路又互有差异,往返也不尽相同。我见闻浅陋,没有做过详细的研究,只是不能不叙述一下所见诸说,把其间互不一致的地方记下来罢了。

高一万一千里。

《山海经》说:昆仑山方圆八百里,高万仞。郭景纯认为此山升起二千五百余里。《淮南子》说,山高一万一千里一百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说题辞》说：河，意思就是载荷。载荷着天地的精气，把它分布到四方，怀藏着属阴的水，加以引导流通。《释名》说：河，就是下，循着地势低洼处而流。《考异邮》说：河是水的气体，四渎的精华，就凭它的流布来化育万物。《元命苞》说：五行始于水，万物靠着水才能萌生，它是元气凝成的血液。《管子》说：水是大地的血气，正如血液在筋脉里流通一样，所以说，水是一种财货。五害之类以水为最大。水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水从山间出来，奔流入海的，叫经水；引导旁流的水注入大水，流到海洋的，叫支水；从地沟淌出，流进大水，流到海洋的，叫川水。《庄子》说：秋水随着季节而来，千百条川流灌注入大河，经水的流量十分洪大。《孝经援神契》说：河在诸水中高居 首位，上与天上的银河相应。《新论》说：四渎的水源以河水为最高最长，它从高处流注而下，水势又凶又猛，所以水流湍急。徐干《齐都赋》写道：川流有浩浩荡荡的大河，发源于昆仑；九条支河分道流逝，往北汇聚于沧海，惊涛骇浪狂暴而凶猛，激起一片浮沫浪花。《风俗通》说：江、河、淮、济，合称四渎。渎是通的意思，全靠着它把中原的垢秽涤荡掉。《白虎通》说：它的特性宏大而昭著，所以叫渎。《释名》说，渎，就是单独的意思。各从所在之处单独流出，注入大海。

发源于它的东北角，

《山海经》说：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发源于它的东北角。《尔雅》说：河水发源于昆仑墟时，水色澄清，合并了一千七百零一条川流后，水色就变成黄浊了。《物理论》说：河水之所以色黄，是因为众川的水流把它弄浊的缘故。河道百里一小弯，千里有一段弯道、一段直道。汉大司马张仲评论道：河水很混浊，把一石水加以澄清，含泥竟有六斗，可是百姓却争着引水灌溉田亩，以致河水不能通航；到了三月，桃花水一来，河水就会决堤，这是因为水道阻塞，水流不畅的缘故。于是禁止百姓继续引河灌溉。这样黄河

又兼有浊河之名了。《述征记》说：盟津、河津经常是混浊的，比江水要狭，但比淮水、济水要阔。数九寒冬，河水结冰厚达数丈。当河面刚刚开始封冻时，车马还不敢过河，必须等到有狐狸行走的时候。据说狐狸这种动物听觉十分灵敏，它听到冰下没有流水的声音了，才敢过去；人们看到狐狸在走了，才也踏冰过河。我按《风俗通》说：俗语道，狐狸想渡河，但对尾巴却无可奈何。而且狐狸生性多疑，所以俗话有狐疑一词。但也未必都像郭缘生所说的那样。

转弯从它的东南边流入渤海。

《山海经》说：南边就是从极之渊，又称中极之渊，深三百仞，冯夷就住在那里。《括地图》说：冯夷常常乘坐云车，由两条龙拉着走。河水又从阳纡之山、陵门之山流出，奔向冯逸之山。《穆天子传》说：穆天子西行，到了阳纡之山，河伯冯夷住在那里——冯夷就是河宗氏。穆天子把珪璧投入水中，作为献礼。河伯于是和穆天子一起展图审阅典章制度，观看天子的宝器，如玉果、璇珠、烛银、金膏等物，《河图》中都有记载。河伯把它作为礼物献给穆王，穆王看了图后，才领他西行。伏羲曾在河上接受龙马图，就是八卦。所以《命历序》说：《河图》是帝王所依赖的基业，图中记载着江河、山川、州界的分野。后来尧在河上筑坛，接受了《龙图》，并作《握河记》。及至虞舜、夏、商，也都接受过《河图》。李尤《盟津铭》写道：滔滔的河水，汇集于大海。它流经中州，那是《龙图》所在之处。《淮南子》说：从前禹治洪水，在阳纡祭礼祈祷。说的就是这地方。高诱以为阳纡就是秦薮，其实不是。释氏《西域记》说：阿耨达太山上有大渊水，那里的宫殿楼台十分宏大。这座山就是昆仑山。《穆天子传》说：穆天子登上昆仑山，参观了黄帝的宫殿，给丰隆的坟头堆上泥土——丰隆就是雷神。黄帝宫就是阿耨达宫。有六条大河流发源于山间，山西的一条名叫新头河。郭义恭《广志》说：这就是甘水。在西域以东，名叫新陶水。山在

天竺国以西，因为水味甘冽，所以叫甘水。那里有石盐，洁白有如水晶；有的成大块，就把它敲碎使用。康泰说：安息、月氏、天竺到伽那调御，都仰赖这里的石盐。高僧法显说过：翻过葱岭，就进入北天竺的国境了。从这里循着山岭向西南行走十五日，道路险阻难行，崖岸峻峭极了。山上全是岩石，削壁千仞，身临崖岸，令人头晕目眩，想再跨上一步，就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了。崖下有一条河流，名叫新头河。从前有人在崖壁上凿石开路，架设了竖梯。一共要爬七百道梯子方才爬完，然后踩着索桥过河。沿河两岸相距都有八十来步。语言不通，翻译断绝，汉朝的张骞、甘英都没有到过。我考证过史传，这就是所谓罽宾的国境。那里绕山凿了蹬道，极狭，宽仅尺余。过往行人，骑马的，步行的，你牵我挽，小心行走，还要靠着索桥过河。这样走了二十来里，才到悬度。一路上的险阻和艰危，真是说也说不尽。郭义恭说：乌秅以西，有个悬度之国，山溪阻隔，道路不通，要攀着绳索过去，所以国名叫悬度。那里的人都住在山上，在石壁之间耕种，用石块来造房子。他们用两手捧水喝，这就是所谓猿饮。山区多白草、小步马，有驴无牛，这大概就是悬度了吧。法显和尚又说：渡河便到乌长国。乌长国就是北天竺，佛陀到过这个国家。佛陀在这里留有足印，足印长短能随人的意念而变化，到现在还是如此；佛陀的晒衣石也还在。新头河往西南流，又转向东南，从中天竺国流过，这里两岸都是平地。有个国家名叫毗荼，佛法很兴盛。又经过蒲那般河，左右两边岸上有二十座佛寺。这条河流经摩头罗国，在下游与新头河汇合。自河以西，是天竺诸国，从这里以南，则都是“中国”地方，人民很殷富。这个国家之所以称为“中国”，是因为饮食衣着与中天竺诸国相同，所以得名。佛陀涅槃以来，众圣徒所行的礼仪法则，一脉相承，绵绵不绝。从新头河到南天竺国，直到南海为止，路途四万里。释氏《西域记》说：新头河流经罽宾、犍越、摩诃剌诸国，注入南海。阿耨达山西南有一条水，名叫遥奴；山的西南

边稍东，有一条水，叫萨罕；稍东又有一条水，叫恒伽。这三条水都发源于同一座山，又都汇合于恒水。康泰《扶南传》说：恒水的源泉，在西北边尽头出自昆仑山。山间有五大源，诸水分流，都由这五大源而来。枝扈黎大江出山后往西北流，转向东南注入大海。枝扈黎就是恒水，所以释氏《西域记》有恒曲的名目。恒水以北有四国，位于最西端的就是恒曲中间的国度。有个拘夷那褐国。《法显传》说：恒水往东南流，从拘夷那褐国南边流过。都城北面，希连禅河畔双树间的北端，就是世尊涅槃的地方，诸王也是在那里分舍利的。支僧载《外国事》说：佛陀涅槃后，天界的神人用新的白衣把他裹起来，用香花来供养。满七日后，把他殓入金棺，运出王宫。王宫北面约三里，有一条醯兰那河。渡过这条小河，用旃檀木作柴火，天界的神人们各自用火来烧柴，但都点不着。大迦叶从流沙回来，呼号痛哭，悲不自胜，感动了天地，这以后不用点火，柴枝就自行燃烧起来。国王收拾了舍利，用金斗来量，共八斛四斗。各国王、诸天、龙众、神王各分得少许，大部分送回本国，建造佛寺。后来阿育王在佛陀涅槃处造了佛塔，但那两棵树和佛塔现在都没有了。这两棵树叫娑罗树，开的花叫娑罗佉。娑罗佉花白如霜雪，芳香无与伦比。竺枝《扶南记》说：林杨国距金陈国陆路二千里，只能乘马来往，没有水路。这里全国都信奉佛教。有个和尚死后举行火葬，烧了几千把柴还是端坐在火中。于是把他搬到石室中去，六十余年来，尸体仍像原来一样，丝毫没有腐烂。这是竺枝亲眼所见的事。金刚之身永不败坏，真智慧永远长存，舍利在刹那间显现，天长地久永不朽败，真所谓智空无穷，大彻大悟者深不可测了。此水乱流注入恒水。恒水又往东流，从毗舍利城北流过。释氏《西域记》说：毗舍利是维邪离国的都城。支僧载《外国事》说：维邪离都城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墙周围长三由旬。维诘家在大城的里宫以南，离王宫七里左右，但殿宇都已塌毁了，看到的只有遗址罢了。法显和尚说：城北有

大林重阁，佛陀在这里住宿过。这地方原来是奄婆罗女家施舍给佛陀造塔的。城的西北三里，有一座塔，叫放弓杖塔。恒水上流有个国度，国王的小夫人生了个肉胎，大夫人嫉妒她，就说：你生的是个不祥的东西。于是立即用木盒子装了，投到恒水里去。有个国王在下流游览，看见水上有个木盒子，就捞了起来，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有一千个婴儿，个个生得眉清目秀，就把他们收养了起来。他们长大后十分勇武，南征北战，所到之处，无不征服。接着他们就要去打父王的本国了，国王十分忧虑。小夫人问道：大王，您为什么这样愁忧呀？国王说：那位国王有一千个儿子，勇武无比，要来进攻我们的国家了，所以心中发愁。小夫人道：您别愁，只要在城西造一座高楼，敌兵来时，让我到楼上去，我就能叫他们退兵。国王照她的话做了。敌人来到，小夫人在楼上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子，为什么反而要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敌兵说：你是什么人，胆敢自称是我们的母亲？小夫人说：你们如果不信，都把口张开，仰面朝着我。小夫人就用双手挤奶，每只乳房都射出五百支乳汁，支支都落入那一千个儿子的口中。敌人这才知道真是自己的母亲了，立即都把弓箭兵器放下了。父母心里这样一想，就都成了辟支佛。现在那里的塔还在。后来世尊得道，告诉弟子们说：这是我从前放下弓箭兵器的地方。后人知道这一事迹，就在那里造了一座塔，叫做放弓杖塔。那一千个孩子就是贤劫千佛。释氏《西域记》说：恒曲中稍东，有个僧迦扇柰揭城，就是佛陀走下三道宝阶的都城。《法显传》说：恒水往东南流，从僧迦施国南边流过。佛陀从忉利天往东走下三道宝阶，为他母亲说法，就是这地方。宝阶早已湮没，阿育王在宝阶所在的地方造了一座塔，后来又立了一根石柱，柱上雕了狮子像；旁门邪教，心不信佛，狮子就会向他怒吼，吓得他诚心皈依。恒水又往东流，从罽宾饶夷城流过。罽宾饶夷城南濒恒水，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是佛陀给弟子们说法的地方。恒水又往东南流，从沙祇国北边流

过。出了沙祇城南门，路东一处，佛陀曾咬断一根杨枝，插入土中，杨枝长成杨树，长到七尺高后，就不增不减，至今仍在。恒水又往东南流，从迦维罗卫城北流过，就是从前净饭王宫殿所在的地方。城东五十里有一座御园，园中有池水，夫人到池中洗澡，从北岸出来，走了二十步，向东举起手扳着树枝，就生下了太子。太子落地后走了七步，两条龙喷水给太子沐浴，于是就变成井池，僧人们都从这里汲水饮用。太子和难陀等扑象、角力，射箭入地，现在那里有一泓泉水，过往行人就靠这泉水饮用。释氏《西域记》说：城北三里的恒水岸上，在父王迎接佛陀的地方，造了一座佛塔，塔上刻有父王抱着佛陀的雕像。《外国事》说：迦维罗越国今天不再有国王了。城池已经荒废，只有一片空荡荡的荒地。但这里还住着二十余家姓释的优婆塞，他们是旧时净饭王的后裔，但分为四个种姓，住在这座荒城中。因为他们是优婆塞，所以重视修行，还有些古风。那时佛塔全都毁坏了，条王弥重新加以修建。有一座佛塔是私诃条王赠送财物资助修建的，现在有十二个修行的人住在里面。太子刚生时，王后所扳的树叫须诃树。阿育王用青石雕了王后扳树生太子像。从前的原树不再存在了，后来僧众拿这种树栽在这里，辗转相传直到今天，树枝还像从前一样，依然荫蔽着石像。此外，太子走了七步的足印，今天遗痕还依稀可见。阿育王用青石在两边夹住足印，又在上面盖了一块长条青石。今天国人常用香花供奉，七个足印的形状，看来还是纹理分明。如今虽然上面同样还是盖了石板，有人还在石上贴了好几层吉贝叶，但足印反而更清楚了。太子生时，龙王在两边夹住太子，喷水给太子沐浴，一条龙喷的水暖，另一条喷的水冷，就变成了两口水池，直到今天还是一冷一暖。太子出家前十日，出宫到御田中去，坐在阎浮树下，树神拿了七宝奉献给太子，太子不受，就在这里起了出家的念头。御田离王宫一据——用晋朝的话来说，一据就是十里。太子在三月十五夜出家，四天王来迎接他，各

自捧着一只马脚。那时诸神和天人在两旁护卫，空中散下香花。这时太子去到河南摩强水，就在这条水边做了修道的沙门。河南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北边，其间相距十由旬。这条水在罗阅祇瓶沙国，相距三十由旬。菩萨偶然经过瓶沙国，瓶沙王出来会见他。菩萨在瓶沙随楼那果园中停留了一日，天晚了就到半达钵愁去歇宿。半达，用晋朝的话说，说是白；钵愁，就是山。白山在瓶沙国北十里。天明后菩萨就离开白山，晚上宿在昙兰山，这里离白山六由旬。他从这里一直向贝多树走去。贝多树在阅祇北面，离昙兰山二十里。太子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得道，这说法与经相异，所以把不同之点记下来。竺法维说：迦维卫国就是佛陀出生的天竺国，正位于三千日月、一万二千天地的中央。康泰《扶南传》说：从前范旃时，有嘾杨国人家翔梨从他本国去到天竺，一路做买卖，辗转到了扶南，他对范旃讲述天竺的风土习俗。那里佛教流行，金银财宝积聚成堆，山川丰饶肥沃，要什么有什么，相邻各国都很尊重它。范旃问道：现在就去，几时能到？几年可以回来？家翔梨说：天竺离这里约三万余里，来往大约要三年多。他真的去了，结果四年方才回来，他认为那里确是天地的中央。恒水又往东流过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有龙守护。阿育王想拆下这座塔，分建八万四千座塔，后来忽有所悟，知道此塔是龙王所供奉，不是人间所有的东西，于是就停下了。这一带空寂荒凉，无人居住，象群用长鼻吸水洒地，就像苍梧和会稽的象耕鸟耘一样。恒水又往东流到五河口，大概这里是五条水汇合的地方，但详情不得而知。阿难从摩竭国去向毗舍利，想到那里去涅槃。诸天神把这消息告知阿阇世王，阿阇世王追到河上。梨车听说阿难来了，也都来河上相迎。阿难心想：向前走，阿阇世王会恼恨，向后退，梨车又会抱怨；于是就在河心跳入三昧真火中自焚解脱，身体分作两半，两岸各有一半。两位国王各自拿了那半份舍利，回去造了两座塔。渡河南下一由旬，到了摩竭提国的巴连弗城，

这就是阿育王建都的那座城。城中的宫殿都建造了墙阙，雕刻着花纹；又用大石堆成假山，山下建了石室，长三丈，阔二丈，高丈余。有个大乘婆罗门的儿子，名叫罗汰私婆，又名文殊师利，住在这座城内。他聪明颖悟，百事无不通晓，而以清净自居，国王很尊敬他，就奉他为师。靠他一人宏扬佛法，外族不能侵凌。各国之中，这座城要算最大了，人民殷富兴盛，争着实行仁义的事。阿育王拆毁了七座塔，另建八万四千座塔。最初在城南二里余造了一座大塔，塔前有佛陀的足迹，因而在那里修建寺院。寺院北门对着宝塔，塔南有石柱，柱大四五围，高三丈余；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阿育王拿阎浮提来布施四方僧人，回来后又用钱赎回。塔北三百步，有阿育王所建的泥犁城。城中有石柱，也高三丈余，柱头雕着狮子，刻有铭文，记述兴建泥犁城的缘由及年月日。恒水又往东南流，从小孤石山流过。山头有个石室，朝南，从前佛陀坐在石室内，天帝释拿了四十二件事问他，佛陀一件件用手指在石上刻划，划痕还在。恒水又往西流过王舍新城，这座城是阿阇世王所造。出城南行四里，进了山谷，就到五山里面。五山围绕山谷四周，就像城郭一样，这就是蓱沙王旧城。旧城东西宽五六里，南北长七八里，就是阿阇世王当初想谋害佛陀的地方。这座城已经荒废，空无一物了，也没有人走的路。进了山谷，沿山向东南上行十五里，就到耆阇崛山。距山顶还有三里处，有一座石窟，洞口朝南，这是佛陀坐禅的地方。向西北行四十步，又有一座石窟，这是阿难坐禅的地方。天魔波旬变成雕鹫来恐吓阿难，佛陀隔着石壁用神力伸手抚摩阿难的肩膀，他就不害怕了。现在雕鹫的爪痕和壁上的手孔也都还在，所以这座石窟就叫雕鹫窟。耆阇窟山峰峦秀丽峻伟，是五山中最高的一座。释氏《西域记》说：耆阇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西望耆阇窟山，双峰并峙，相距二三里，道路在中间通过，鹫鸟常栖止在岭上，当地人叫耆阇窟山。胡人所说的耆阇，就是鹫的意思。竺法维也说：罗阅祇国有灵鹫山，胡人叫

耆阇崛山。山岩都是青石，岩石顶上像鹫鸟。阿育王派人去凿石，装上两只假翼、两只假脚，又修琢了鸟身，今天都还在，远望形状像是鹫鸟，所以叫灵鹫山。以上几种说法各不相同，远近也不一样，但法显亲身在山上住宿过，念过《首楞严经》，又以香花供养，他的记述该可作为见闻的依据了。恒水又往西流，从迦那城以南三十里流过，到了佛陀坐在树下苦修六年的地方，这里长着一片丛林。西行三里，就到佛陀入水洗浴，天王按下树枝，让他扳着上岸的地方。又北行二里，就到弥家女端了牛奶粥给佛陀的地方。从这里北行二里，是佛陀在一棵大树下朝东坐在石头上吃奶粥的地方。树和石头都还在，石头长阔各六尺，高近二尺。这个国度气候温和，树龄有的长达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从这里往东北行走二十里，到了一处石窟，菩萨走进石窟，向西结跏趺坐，心想：如果我成道了，当有奇迹显现。他这么一想，石壁上就现出佛影，长三尺左右，至今仍然很明亮。这时天地猛烈地震动起来，诸天神在空中说：这里不是过去将来诸佛成道的地方，从这里向西南走，不到半由旬，有棵贝多树，那树下才是过去将来诸佛成道的地方。诸天神引领着菩萨起行，离树三十步，天神拿了吉祥草给他，菩萨接过吉祥草，又走了十五步，有五百只青雀飞来，在菩萨头上转了三圈向西飞去。菩萨前行到贝多树下，铺上吉祥草，向东坐了下来。这时魔王派遣了三个美女，从北方走过来骚扰菩萨，魔王自己从南方走过来。菩萨用脚趾踏在地上，魔兵就退却逃散了，三个美女都变成老太婆，再也不能恢复为美女了。佛陀在尼拘律树下一块方石上朝东坐下，梵天向佛陀走来的地方，四天王捧钵的地方，都造了塔。《外国事》说：毗婆梨树，佛在此树下坐了六年，长者的女儿用金钵盛了奶粥端给佛陀，佛陀接过奶粥，就站在尼连禅河中沐浴。沐浴后，就在河边吃了奶粥，把钵丢到河中，钵在水上逆流飘浮了一百步，才沉入河中。迦梨郊龙王接住了钵，在龙宫中供养，先前的三只佛钵也出现了。佛陀在河

边坐在摩诃菩提树下，摩诃菩提树离贝多树二里。他在树下坐了七日，冥思苦想，终于成道，这时魔兵来骚扰他。释氏《西域记》说：尼连水南流注入恒水，水西有佛树，佛陀在这里苦修，天天吃粥，接连吃了六年。离城往西约五里，树东河上，就是佛陀入水沐浴的地方。他从东边上岸，在尼拘律树下面静坐修道，舍女就在这里端奶粥给他。他从这里渡水向西走，在六年树南边的贝多树下打坐，在这里降魔成佛。佛图调说：佛树曾一度枯死，佛陀来时，重又生了枝叶。竺法维说：六年树离佛树五里。以上诸说互不相同，姑且都记下备考。法显从这里往东南走，回到巴连弗城，沿恒水顺流西下，到了一座寺院，叫旷野寺，这是佛陀住过的地方。他又沿恒水西下，到迦尸国波罗奈城。竺法维说：波罗奈国在迦维罗卫国南方一千二百里，中间有恒水，往东南流。佛陀转法轮的地点，就在都城以北二十里，有一棵树，叫春浮树，是维摩栖息过的地方。法显说：城东北约十里，就是鹿野苑，辟支佛原来住在这里，因常有野鹿栖息，所以得名。法显从这里返回，住在巴连弗城。又沿恒水东行，南岸有瞻婆大国。释氏《西城记》说：恒曲稍东有瞻婆国，城南有卜佉兰池——恒水在北边——是佛陀下来讲述戒律的地方。恒水又流经波丽国，就是佛陀外祖父的国度。法显说：恒水又往东流，到了多摩梨靬国，就是海口了。释氏《西域记》说：大秦又名梨靬。康泰《扶南传》说：从迦那调洲往西南到大湾，流程约七八百里，才到枝扈梨大江口；渡江一直朝西走，到尽头就是大秦。又说：从拘利口出发，进入大湾中，从正西向北进去，约一年余，就到天竺江口，那条水叫恒水。江口有个国度，叫担袟，属于天竺。天竺派遣了黄门字兴去当担袟王。释氏《西域记》说：恒水东流，注入东海。大概恒水分为两条，各自东西，是分头注入两海的吧。释氏评论佛图调书时，举出《山海经》说：西海南面，流沙岸边，赤水后面，黑水前面，有大山名叫昆仑。又说：钟山西方六百里有昆仑山，发源于山中的水有五条。这是

以《佛图调传》为根据的。最近又查考康泰《扶南传》，书中记述昆仑山，正好与《佛图调传》相合。按此传，从交州到天竺最近。康泰《扶南传》也知道阿耨达山就是昆仑山。释氏说，幸而有了《佛图调传》，问题才迎刃而解。于是绘成《西域图》，并对法汰说起这件事。法汰觉得他提这种常识问题很奇怪，他说，从汉朝来的名人们，知道河在敦煌以南数千里，不应不知道昆仑山的所在的。释氏又写道：这是以《穆天子传》为依据的。穆王在昆仑山旁边、瑶池上面向西王母祝酒，说这里离周朝都城的瀍涧有一万一千一百里，为什么却和佛图调说的不同呢？你今天看到康泰《扶南传》，说明并非前人不知道。从今以后，才知道昆仑山就是无热丘，为什么却说是在外国呢？我以为释氏的话并非很好的证据。《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和《山海经》都埋藏了多年，竹简的皮条都断了，次序也已错乱，很难理顺；后人凭着某一点的联系凑合起来，多与古人原意不相一致。至于要想实地考察山川，与经文记载是不会相符的，查验道途的里程，本来就难相合。释氏不再根究各种说法的大要，陈述细节以辨明它们的错误，是不妥当的。现在按《山海经》所说，昆仑墟在西北，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墟方圆八百里，高万仞，山上有木禾，山边有九口井，都用玉来做井栏；四面有九道门，门口有开明兽守着，这是百神所在的地方。郭璞说：从这里出去有个小昆仑。又按《淮南之书》，昆仑山上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它西边，沙棠、琅玕在它东边，绛树在它南边，碧树、瑶树在它北边。旁边有四百四十座城门，各门间宽四里。一里长九纯，一纯长一丈五尺。旁边有九口井。西北边用玉栏干保护着，打开北门，迎面吹来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山的天门——阊阖门里面，还有菜园疏圃，疏圃的水池里灌满黄水，黄水绕了三周又流回它的源头，称为丹水，喝了可以长生不死。河水就发源于它的东北角，赤水发源于它的东南角，洋水发源于它的西北角。这四条水都是

天帝的神泉，可以配制百药，滋润万物。从昆仑之丘又攀登到比它高一倍的上头，叫凉风之山，登上了就可以长生不死；又登到高一倍的上头，叫玄圃之山，登上了就会有法力，能够呼风唤雨；又登到高一倍的上头，就与上天相连了，登上了就成了神，这叫太帝之居。于是禹以能够不断增生的息土来堵遏洪水，作成大山，又掘昆仑墟成为洼地。高诱说：地字有的写成池字，那就有点近于佛图调的说法了。阿耨达山有六条水，葱岭、于阗阻隔了其中的两条。这与各种经史典籍的说法完全相异。又按《十洲记》，昆仑山在西海的西北，北海的北方，离岸十三万里，有弱水绕山一周而流。昆仑山东南，与积石圃相邻，西北与北户之室相接，东北面对大阔之井，西南靠近承渊之谷。这四角的四座大山，实际上是昆仑山的支脉。从前西王母对周穆王说：积石圃的南端离咸阳四十六万里，这座山高出平地三万六千里，上头有三角，上面呈方形，宽广万里，上大下小，形状就像一只仰放的盆。所以说昆仑山有三角。一角在正北，高得遮住星辰的光芒，称为阆风之巅；一角在正西，名叫玄圃台；一角在正东，名叫昆仑宫。那地方有一座用黄金砌叠成的天墉城，上面方圆千里，城上分布着五处金台，十二座玉楼。北户山和承渊山也有墉城，城上分布着金台玉楼，也都一模一样。有渊精阙、光碧堂、琼华室和紫红翠绿的丹房，光辉映日，像红霞似的闪耀着虹彩般的光芒。西王母就在这里治理着仙界，仙宫神灵都在这里朝见她。这里上与璇玑相通，元气流布四方，玉衡经常调理，使它能与九天保持畅顺，与阴阳相互调和，于是万物就蓬勃生长，奇物稀珍也脱颖而出，都是由此而来的。天神也十分众多，真是不可胜记。北海外又有钟山，山上有金台玉阙，元气就蕴藏在这里，天帝也在这里治理着。查考东方朔的话和《水经》里说五万里的记载，就很难说佛图调和康泰《传》中所说是正确的了。天地之内，水泽之下，所包藏的东西大的未必就大，小的未必就小；存在的未必就有，潜隐的未必

就无，包罗万象，范围真是广泛得很。其中名称相同而地域相异的，名称混淆的，也不在少数。如东海方丈，也叫昆仑，西洲铜柱，又有九府的机构。东方朔《十洲记》说：方丈在东海中央，与东西南北四方的海岸都是等距离的。方丈每边各五千里，上面专供群龙相聚，有金玉琉璃建的宫殿，是三天司命所管辖的地方。群仙不想升天的都在这里往来。张华为东方朔《神异经》作序说：昆仑山上有铜柱，高与天通，就是所谓天柱。铜柱周围三千里，圆周就像刀削过一样；下面有回屋，属仙人九府管辖；上面有一只大鸟，名叫希有。它朝向南方，张开左翼覆盖东王公，张开右翼覆盖西王母，背上一小片不长羽毛，宽广一万九千里。西王母每年爬到翼上，到东王公那边去。所以柱上铭文道：昆仑铜柱，高入天上，圆周就像刀削，通体优美非常。柱上的鸟铭说：有只鸟儿叫希有，红翎绿羽亮光光，它不叫也不吃，东边遮蔽着东王公，西边遮蔽着西王母。王母想往东边走，爬上鸟背就到了，阴阳要相互依存，会合时才更精妙。《遁甲开山图》说：五龙来指教，天皇在无外柱州昆仑山上看到它们的踪迹。荣氏《注》说：五龙管辖五方，是五行的神灵。五龙降凡，天皇兄弟十二人，把五方分为十二部，仿效五龙的遗迹，施行无为的教化。天下的仙人圣人，治所在柱州昆仑山上。无外之山在昆仑山东南一万二千里，五龙和天皇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十二天皇就是十二时的神。《山海经》说：昆仑之丘实际上就是天帝的下都，山神陆吾的职司是管理天上的九部、天帝的园囿和时令。但天地之内，所包括的地方是很遥远的。神仙幽远的情致十分玄妙，难以凭人情来推想，宇宙的各种现象深远难知，人的思维无法来寻根究底，假如不登上在云间飞奔的两龙，驾了八骏在龟途上驰骋，对于轩辕氏访问百神，大禹会诸侯于会稽这类事情，作一番衡量和比较，又怎能分辨得清儒墨各家的说法呢？

又流出海外，往南流到积石山下，有石门。

《山海经》说：河水注入渤海，又流出海外。河水往西北流入大禹疏导过的积石山，这座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的羌中。我考证诸书，都说河水发源于昆仑，潜流入地后再次发源，就是说在蒲昌海隐没，在海水中冒出。所以《洛书》说：河水从昆仑山经重野流出来。这句话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河水流经积石后，就成为中原的河流。所以成公子安《大河赋》说：纵观百川壮伟的雄姿，再没有比黄河更美的了。它从昆仑极高之处潜流，从积石的崇山峻岭之间流出。释氏《西域记》说：从蒲昌海开始，河水潜入地下，然后从南方的积石山流出。但经文在这里似乎序次倒错，积石应当是在蒲昌海以下。

水经注卷二

河　　水

【原文】

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葱岭之上，西去休循二百余里，皆故塞种也。南属葱岭，高千里。《西河旧事》曰：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水西迳休循国南，在葱岭西。郭义恭《广志》曰：休循国，居葱岭，其山多大葱。又迳难兜国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宾国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迳罽宾国北。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宾，治循鲜城。土地平和，无所不有。金银珍宝，异畜奇物，逾于中夏大国也。山险，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迳月氏国南，治监氏城，其俗与安息同。匈奴冒顿单于破月氏，杀其王，以头为饮器，国遂分。远过大宛，西居大夏为大月氏。其

余小众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号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迳安息国南，城临妫水，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有商贾车船行旁国，画革旁行，为书记也。河水与蜺罗跂褅水同注雷翥海。释氏《西域记》曰：蜺罗跂褅，出阿耨达山之北，西迳于阗国。《汉书·西域传》曰：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西迳四大塔北，释法显所谓纥尸罗国。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以头施人，故因名国。国东有投身饲饿虎处，皆起塔。又西迳揵陀卫国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又有弗楼沙国。天帝释变为牧牛小儿，聚土为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谓四大塔也。《法显传》曰：国有佛钵，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持钵去，置钵象上，象不能进；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进。王知钵缘未至，于是起塔，留钵供养。钵容二斗，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花投中便满；富人以多花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亦不满。佛图调曰：佛钵，青玉也，受三斗许，彼国宝之。供养时，愿终日香花不满，则如言；愿一把满，则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维所说，佛钵在大月支国，起浮图，高三十丈，七层，钵处第二层，金络络锁县钵，钵是青石。或云：悬钵虚空。须菩提置钵在金机上，佛一足迹与钵共在一处。国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宝、璧玉供养塔迹。佛牙、袈裟、顶相舍利，悉在弗楼沙国。释氏《西域记》曰：揵陀越王城西北，有钵吐罗越城，佛

袈裟王城也。东有寺。重复寻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罗龙渊，佛到渊上浣衣处，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揵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国。竺枝《扶南记》曰：安息国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即《汉书》天竺安息国也。户近百万，最大国也。《汉书·西域传》又云：黎軒、条支临西海。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凉土异物志》曰：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禹记》所云昆仑者焉。张骞使大宛而穷河源，谓极于此，而不达于昆仑也。河水自葱岭分源，东迳迦舍罗国。释氏《西域记》曰：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城南有水，东北流，出罗逝西山，山即葱岭也。迳岐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迳无雷国北，治卢城，其俗与西夜、子合同。又东流迳依耐国北，去无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水又东，迳蒲犁国北，治蒲犁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与子合同。河水又东，迳皮山国北，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车三百八十里。

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

河水又东与于阗河合。南源导于阗南山，俗谓之仇摩置。自置北流，迳于阗国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东去阳关五千余里。释法显自乌帝西南行，路中无人民，沙行艰难，所迳之苦，人理莫比。在道

一月五日，得达于阗。其国殷庶，民笃信，多大乘学，威仪齐整，器钵无声。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法显所不传，疑非佛迹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经》所谓北注葱岭河也。南河又东，迳于阗国北。释氏《西域记》曰：河水东流三千里，至于阗，屈东北流者也。《汉书·西域传》曰：于阗已东，水皆东流。南河又东北，迳打弥国北，治打弥城，西去于阗三百九十里。南河又东迳精绝国北，西去打弥四百六十里。南河又东迳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其水北流，迳且末南山，又北，迳且末城西，国治且末城，西通精绝二千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种五谷，其俗略与汉同。又曰：且末河东北流，迳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注滨河又东，迳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楼兰王不恭于汉，元凤四年，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之，更立后王。汉又立其前王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百官祖道横门。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恐为前王子所害。国有伊循城，土地肥美，愿遣将屯田积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镇抚之。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

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西北去乌垒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八百六十五里，西北去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卤，少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迳屈茨、乌夷、禅善，入牢兰海者也。北河又东北流，分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迳流南河之北。《汉书·西域传》曰：葱岭以东，南北有山，相距千余里，东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温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东，西北流迳疏勒国南，又东北与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东南流迳疏勒城下。南去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释氏《西域记》曰：国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匈奴又来攻之，壅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恭乃仰天叹曰：昔贰师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之。有顷，水泉奔出，众称

万岁。乃扬水以示之，虏以为神，遂即引去。后车师叛，与匈奴攻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同生死，咸无二心。围恭，不能下。关宠上书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纳司徒鲍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关宠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车师降。遣恭军吏范羌，将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余，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大恐。羌遥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称万岁，开门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相依而还。枝河又东迳莎车国南，治莎车城，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汉武帝开西域，屯田于此。有铁山，出青玉。枝河又东迳温宿国南，治温宿城，土地物类与鄯善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东迳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水导姑墨西北，历赤沙山，东南流迳姑墨国西，治南城。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土出铜铁及雌黄。其水又东南流，右注北河。北河又东迳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其水南流迳赤沙山。释氏《西域记》曰：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派焉。又东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东南

流，迳于轮台之东也。昔汉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以东，地广，饶水草，可溉田五千顷以上。其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收获与中国同。时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车，相去千余里，即是台也。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迳龟兹城南，合为一水。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其水东南注东川。东川水又东南迳乌垒国南，治乌垒城，西去龟兹三百五十里，东去玉门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汉使持节郑吉，并护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东南注大河。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迳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浚发，俱东南流，迳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注，流于敦薨之薮。川流所积，潭水斯涨，溢而为海。《史记》曰：焉耆近海，多鱼鸟。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敦薨之水，自西海迳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

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迳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国。即此处也。其水又屈而南，迳渠犁国西。故《史记》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东南流，迳渠犁国。治渠犁城，西北去乌垒三百三十里。汉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处也。南与精绝接，东北与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经》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盖乱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盖垘田士所屯，故城禅国名耳。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迳，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①，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山海经》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者也。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里，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澴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

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并间关入塞之始。自此《经》当求实致也。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山海经》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禹贡》所谓导河自积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烧当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烧当犯塞，护羌校尉段颎讨之，追出塞，至积石山，斩首而还。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迳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也。东北历敦煌、酒泉、张掖南。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敦煌②，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张掖，言张国臂掖，以威羌狄。《说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县，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监县矣。从邑，君声。《释名》曰：郡，群也，人所群聚也。黄义仲《十三州记》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专权，君臣之礼弥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于君，谓之郡。《汉官》曰：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河迳其南而缠络远矣。河水自河曲又东，迳西海郡南。汉平

帝时，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远方，讽羌献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筑五县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纷乱，郡亦弃废。河水又东迳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钟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斩获八百余级，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于河峡作桥渡兵，迷唐遂远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复与钟存东寇而还。十年，谒者王信、耿谭，西击迷唐，降之，诏听还大、小榆谷。迷唐谓汉造河桥，兵来无时，故地不可居，复叛，居河曲，与羌为仇。种人与官兵击之允川，去迷唐数十里营止，遣轻兵挑战，因引还；迷唐追之，至营，因战，迷唐败走，于是西海及大、小榆谷无复聚落。隃糜相曹凤上言：建武以来，西戎数犯法，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与诸种相傍，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河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今党援沮坏，亲属离叛，其余胜兵不过数百。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殖谷富边，省输转之役。上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遂开屯田二十七部。列屯夹河，与建威相首尾。后羌反，遂罢。按段国《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桥在清水川东也。

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

河水右迳沙州北。段国曰：浇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乾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地理志》曰：汉宣帝神爵二年，置河关县，盖取河之关塞也。《风俗通》曰：百里曰同，总名为县。縣（县），玄也，首也，从系倒𥄉（首），举首易偏矣③。言当玄静，平徭役也。《释名》又曰：县，悬也，悬于郡矣。黄义仲《十三州记》曰：县，弦也。弦以贞直，言下体之居，邻民之位。不轻其誓，施绳用法，不曲如弦，弦声近县，故以取名。今系字在半也④。汉高帝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张晏曰：令各自筑其城也。河水又东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东北，济川水注之。水西南出滥渎，东北流入大谷，谓之大谷水；北迳浇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迳浇河故城北。有二城，东西角倚，东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即此城也。河水又东北，迳黄川城。河水又东，迳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昔段颎击羌于石城，投河坠坑而死者八百余人，即于此也。河水又东北迳黄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东北迳广违城北，右合乌头川水。水发远川，引纳支津，北迳城东，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迳邯川城南。城之左右，历谷有二水，导自北山，南迳邯亭，注于河。河水又东，临津溪水注之。水自南山，北迳临津城西而

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迳临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为缘河济渡之处。魏凉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于白土,即此处矣。河水又东,左会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下,东南流迳白土城北,又东南注于河。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远望嵾嵾,若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栖托焉。故《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导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河水又东得野亭南[5],又东北流,历研川,谓之研川水。又东北注于河,谓之野亭口。河水又东历凤林北。凤林,山名也,五峦俱峙。耆彦云:昔有凤鸟,飞游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记》曰:枹罕原北名凤林川,川中则黄河东流也。河水又东与漓水合,水导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东北流,历野虏中,迳消铜城西。又东北迳列城东。考《地说》无目,盖出自戎方矣。左合列水,水出西北

溪，东北流，迳列城北，右入漓水，城居二水之会也。漓水又北，迳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东北，右合黑城溪水。水出西北山下，东南流迳黑城南。又东南，枝水左出焉。又东南入漓水。漓水又东北迳榆城东，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细越西北山下，东南流迳细越川，夷俗乡名也。又东南出狄周峡，东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东北迳黑城东，东北注之榆溪。又东南，迳榆城南，东北注漓水。漓水又东北迳石门口。山高险峻绝，对岸若门，故峡得厥名矣，疑即皋兰山门也。汉武帝元狩三年，骠骑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谓是山之关塞也。应劭《汉书音义》曰：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关名也。今是山去河不远，故论者疑目河山之间矣。漓水又东北，皋兰山水自山左右翼注漓水。漓水又东，白石川水注之。水出县西北山下，东南流，枝津东注焉。白石川水，又南迳白石城西，而注漓水。漓水又东迳白石县故城南。王莽更曰顺砾。阚骃曰：白石县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漓水其北。今漓水迳其南，而不出其北也。漓水又东，迳白石山北。应劭曰：白石山在东。罗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山下，东入漓水。漓水又东，左合罕幵南溪水。水出罕幵西，东南流迳罕幵南注之。《十三州志》曰：广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而创居于此。漓水又东，迳枹罕县故城南。应劭曰：故枹罕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县在郡西二百一十里，漓水在城南门前东过也。漓

水又东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东北流，迳金纽大岭北，又东北迳一故城南，又东北，与北水会。北源自西南迳故城北，右入南水。乱流东北注漓水。漓水又东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东迳白石城北，又东绝罕幵溪，又东迳枹罕城南，又东入漓水。漓水又东北出峡，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漓水出白石县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河水又迳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东，迳赤岸北，即河夹岸也。《秦州记》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东，洮水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记》曰：洮水与垫江水，俱出强台山；山南即垫江源；山东则洮水源。《山海经》曰：白水出蜀。郭景纯《注》云：从临洮之西倾山，东南流入汉，而至垫江。故段国以为垫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强台，西倾之异名也。洮水东北流，迳吐谷浑中。吐谷浑者，始是东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为首类之种号也，故谓之野虏。自洮强南北三百里中，地草遍是龙须，而无樵柴。洮水又东北流，迳洮阳曾城北。《沙州记》曰：强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城临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临洮，上遣行车骑将军马防与长水校尉耿恭救之，诸羌退聚洮阳，即此城也。洮水又东迳洪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东迳迷和城北，羌名也。又东迳甘枳亭，历望曲，在临洮西南，去龙桑城

二百里。洮水又东，迳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洮水又东北流，屈而迳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马防、耿恭从五溪祥槛谷出索西，与羌战，破之，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也。《沙州记》曰：从东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迳龙桑城西而西北流。马防以建初二年，从安故五溪出龙桑，开通旧路者也。俗名龙城。洮水又西北迳步和亭东，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东北流出山，迳步和亭北，东北注洮水。洮水又北出门峡，历求阙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桑岚西溪，东流历桑岚川，又东迳蕈川北，东入洮水。洮水又北历峡，迳偏桥，出夷始梁，右合蕈垲川水。水东南出石底横下，北历蕈垲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东北，迳桑城东，又北会蓝川水。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东北流迳蓝川，历桑城北，东入洮水。洮水又北迳外羌城西，又北迳和博城东，城在山内，左合和博川水。水出城西南山下，东北迳和博城南，东北注于洮水。洮水北迳安故县故城西。《地理志》陇西之属县也。《十三州志》曰：县在郡南四十七里。盖延转击狄道、安故五溪反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迳狄道故城西。阚骃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迳陇坻，其山岸崩落者，声闻数百里，故扬雄称响若坻颓是也。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东有白石山。滥水又西北，迳武

街城南，又西北迳狄道故城东。《百官表》曰：县有蛮夷谓之道，公主所食曰邑。应劭曰：反舌左衽，不与华同，须有译言乃通也。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应劭曰：有陇坻在其东，故曰陇西也。《神仙传》曰：封君达，陇西人，服炼水银，年百岁，视之如年三十许，骑青牛，故号青牛道士。王莽更郡县之名，郡曰厌戎，县曰操虏也。昔马援为陇西太守六年，为狄道开渠，引水种粳稻，而郡中乐业，即此水也。滥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乱流，迳金纽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迳大夏县故城南。《地理志》三莽之顺夏。《晋书·地道记》曰：县有禹庙，禹所出也。又东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带三水，乱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东入河是也。

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

金城郡治也，汉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为修远县。河水迳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东迳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故阚骃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湟水又东南流，迳龙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临羌新县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纳西零之献，以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东南，迳卑禾羌海北，有盐池。阚骃曰：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东去西平二百五十

里。湟水东流，迳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范晔《后汉书》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为匈奴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弱者南入山，从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后汉·西羌传》曰：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以奴隶亡入三河，羌怪为神，推以为豪。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遂见敬信，依者甚众。其曾孙忍，因留湟中，为湟中羌也。湟水又东，右控四水，导源四溪，东北流，注于湟。湟水又东，迳赤城北，而东入，经戎峡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迳护羌城东，故护羌校尉治。又东北，迳临羌城西，东北流注于湟。湟水又东，迳临羌县故城北。汉武帝元封元年以封孙都为侯国，王莽之监羌也，谓之绥戎城，非也。湟水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东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东，迳临羌新县故城南。阚骃曰：临羌新县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迳城南也。城有东、西门，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东，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蠡四川，东北流注之。左会临羌溪水。水发新县西北，东南流，历县北，东南入湟水。湟水又东，龙驹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东北流，迳龙驹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东，长宁川水注之。水出松山，东南流，迳晋昌城，晋昌川水注之。长宁水又东南，养女川水注之。水发养女北山，有二源，皆长湍远发，南总一川，迳养女山，谓之养女川。阚骃曰：长宁亭北有养女岭，即浩亹山，西平之北山也。乱流出峡，南迳长宁亭东。城有

东西门，东北隅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远矣。长宁水又东南与一水合。水出西山，东南流。水南山上，有风伯祠，春秋祭之。其水东南迳长宁亭南，东入长宁水。长宁水又东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东，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远山，东北流，迳牛心堆东，又北迳西平亭西，东北入湟水。湟水又东，迳西平城北。东城，即故亭也。汉景帝六年，封陇西太守北地公孙浑邪为侯国。魏黄初中，立西平郡，凭倚故亭，增筑南、西、北三城，以为郡治。湟水又东，迳土楼南。楼北倚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楼下有神祠，雕墙故壁存焉。阚骃曰：西平亭北，有土楼神祠者也。今在亭东北五里。右则五泉注之。泉发西平亭北，雁次相缀，东北流，至土楼南，北入湟水。湟水又东，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乱流注于湟。湟水又东，迳东亭北，东出漆峡，山峡也。东流，右则漆谷常溪注之，左则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东，安夷川水注之。水发远山，西北流，控引众川，北屈，迳安夷城西北，东入湟水。湟水又东，迳安夷县故城。城有东西门，在西平亭东七十里。阚骃曰：四十里。湟水又东，左合宜春水。水出东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入湟水。湟水又东，勒且溪水注之。水出县东南勒且溪，北流迳安夷城东，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号也。阚骃曰：金城河初与浩亹河合，又与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东，左则承流谷水南入，右会达扶东西二溪水，参差北注，乱流东出，期顿、鸡谷二

水北流注之。又东，吐那、孤长门两川，南流入湟水。六山名也。湟水又东，迳乐都城南，东流，右合来谷、乞斤二水，左会阳非、流溪、细谷三水。东迳破羌县故城南。应劭曰：汉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门。《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门前东过。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东南迳小晋兴城北，故都尉治。阚骃曰：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湟水又东，与阁门河合，即浩亹河也。出西塞外，东入塞，迳敦煌、酒泉、张掖南。东南迳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又东南与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岭下，东源发于白岸谷，合为一川，东南流至雾山，注阁门河。阁门河又东迳养女北山，东南左合南流川水。水出北山，南流入于阁门河。阁门河又东，迳浩亹县故城南，王莽改曰兴武矣。阚骃曰：浩，读阁也，故亦曰阁门水，两兼其称矣。又东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东至允吾入湟水。湟水又东迳允吾县北，为郑伯津，与涧水合。水出令居县西北塞外，南流迳其县故城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虏也。又南迳永登亭西，历黑石谷，南流注郑伯津。湟水又东，迳允街县故城南，汉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远亭也。县有龙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龙，或试挠破之，寻平成龙。畜生将饮者，皆畏避而走，谓之龙泉，下入湟水。湟水又东迳枝阳县，逆水注之。水出允吾县之参街谷，东南流，迳街亭城南。又东南，迳阳非亭北，又东南，迳广武城西，故广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无戴

于此处也。城之西南二十许里，水西有马蹄谷。汉武帝闻大宛有天马，遣李广利伐之，始得此马，有角为奇。故汉武帝《天马之歌》曰：天马来兮历无草，迳千里兮循东道。胡马感北风之思，遂顿羁绝绊，骧首而驰。晨发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长鸣而去，因名其处曰候马亭。今晋昌郡南及广武马蹄谷，盘石上马迹若践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号曰天马径。夷人在边效刻，是有大小之迹，体状不同，视之便别。逆水又东，迳枝阳县故城南，东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东至枝阳，入湟。湟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即积石之黄河也。阚骃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释氏《西域记》曰：牢兰海东伏流龙沙堆，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东流至金城为大河。河出昆仑，昆仑即阿耨达山也。河水又东，迳石城南，谓之石城津。阚骃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东南，迳金城县故城北。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汉书集注》，薛瓒云：金者，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鲧作城。《风俗通》曰：城，盛也。从土，成声。《管子》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有梁泉注之。出县之南山。按耆旧言：梁晖，字始娥，汉大将军梁冀后，冀诛，入羌。后其祖父为羌所推为渠帅，而居此城。土荒民乱，晖将移居枹罕，出顿此山，为群羌围迫，无水。晖以所执榆鞭竖地，以青

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

又东过榆中县北，

昔蒙恬为秦北逐戎人，开榆中之地。按《地理志》，金城郡之属县也，故徐广《史记音义》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劝进文》所谓榆中以南者也。

又东过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东北流历此成川，世谓之子城川。又北迳牧师苑，故汉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万余人，到襄武、首阳、平襄、勇士，抄此苑马，焚烧亭驿，即此处也。又曰：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

又东北过武威媪围县南，

河水迳其界，东北流。县西南有泉源，东迳其县南，又东北入河也。

又东北过天水勇士县北，

《地理志》曰：满福也，属国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纪德。有水出县西，世谓之二十八渡水，东北流，溪涧萦曲，途出其中，迳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溯涉，故因名焉。北迳其县而下注河。又有赤晔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迳赤晔川，又北迳牛官川，又北迳义城西北，北流，历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

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

河水东北流，迳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汉武帝元鼎三年，幸雍，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即于此也。王莽更名之曰乡礼也。李斐曰：音赖。又东北，祖厉川水注之。水出祖厉南山，北流，迳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北，迳麦田城西。又北，与麦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北，迳麦田山西谷，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东北迳于黑城北，又东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陇山苦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嚣，吴汉从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即是谷也。东北流，迳高平县故城东。汉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县曰铺睦。西十里有独阜，阜上有故台，台侧有风伯坛，故世俗呼此阜为风堆。其水又北，龙泉水注之。水出县东北七里龙泉，东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长城，城在县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迳东西二土楼故城门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陇山西。东水发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北，与次水会。水出县西南四十里长城西山中，北流迳魏行宫故殿东，又北，次水注之。出县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迳行宫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县西南四十八里，东北流，又与次水合。水出县西南六十里酸阳山，东北流，左会右水，总为一川。东迳西楼北，东注苦水。段颎为护羌校尉，于安定高平苦水讨先零，斩首八千级于是水之上。苦水又北，与石门水合。水有五源。东水导源高平县西八十里，西北流，次

水注之。水出县西百二十里如州泉，东北流，右入东水。乱流，左会三川，参差相得，东北同为一川。混涛历峡，峡即陇山上之北垂也，谓之石门口，水曰石门水，在县西北八十余里。石门之水又东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东流历峡，谓之自延口，在县西北百里。又东北迳延城南，东入高平川。川水又北，迳廉城东。按《地理志》，北地有廉县。阚骃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汉，新秦之土，率为狄场，故城旧壁，尽从胡目。地理沦移，不可复识，当是世人误证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发县东北百里山，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县西北二百里牵条山西，东北流，与若勃溪合。水有二源，总归一渎，东北流入肥。肥水又东北流，违泉水注焉。泉流所发，导于若勃溪东，东北流入肥。肥水又东北出峡，注于高平川。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王莽之广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议郎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治此。羌有献金马者，奂召主簿张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尽还不受，威化大行。县东有温泉，温泉东有盐池，故《地理志》曰：县有盐官。今于城之东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县之盐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东北，迳眴卷县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

【注释】

①据《水经注疏》(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疏》)，杨氏以为“类”字系衍文。

②据下文对张掖、酒泉地名语源都有解释，此处疑有脱文。

③縣、首(依《疏》)，系县、首二字之古体。此处释字，依古体方才明白。此句有脱误，译文删去。

④同上。

⑤熊会贞以为此句有脱文，当作：“河水又东会野亭水，水出野亭南”，才合于郦氏的叙述方式。译文依此。(以下凡注明《疏》文有增删或不同之处，译文一般皆以此为据，除特殊情况外，不再一一注明“译文依此”。)

【译文】

又往南流进葱岭山，又从葱岭流出，往东北奔去。

河水发源后伏地潜流重又冒出，这样的情况有三处而不止两处。一条水源出自西方捐毒之国的葱岭上，西距休循二百余里，从前是塞种居住的地区。该区南与葱岭相连，岭高千里。《西河旧事》说：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山极高大，山上长着野葱，所以叫葱岭。河水源头在岭间地下冒出，分为两条。一条往西流经葱岭西的休循南边。郭义恭《广志》说：休循国在葱岭，山上多大葱。又流经难兜国以北，该国北与休循接壤，西南距罽宾国三百四十里。河水又往西流经罽宾国北边。月氏被打垮后，塞王南迁，在罽宾为王，国治在循鲜城。那里土地平和，物产无所不有，金银珍宝、异畜奇物，比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还要多。山势很险，有名的大头痛、小头痛等山，赤土、身热等坡，不论人畜，经过那些地方都会得病。河水又往西流经月氏国南边，都城监氏城，风俗和安息相同。匈奴冒顿单于打垮月氏，杀了月氏王，用他的头颅骨做杯子。于是月氏分裂，大队人马远远越过大宛西迁，定居于大夏，这就是大月氏；留下的小股人众走不了，一同保住南山羌中这块地方，号称小月氏，因而有了大月氏、小月氏这些称号。水又往西

流经安息国南边。安息国都城濒临妫水，地方数千里，是一方最大的国度。国中商人用车船来往于邻国，在皮革上记事，文字都是横写的。河水与蜺罗跂禘水一同注入雷翥海。释氏《西域记》说：蜺罗跂禘水发源于阿耨达山北麓，往西北流经于阗国。《汉书·西域传》说：于阗以西，水都往西流，注入西海。又往西流经四大塔北边，那就是法显所谓纟尸罗国，汉语意思是"断头"。佛陀前生做菩萨时，把自己的头施舍给别人，所以就以断头为国名。国都东边有他前生舍身饲喂饿虎的地方，都建了佛塔。又往西流经揵陀卫国北边，这是阿育王的儿子法益治理的城邑。佛陀前生做菩萨时，也曾在这个国度把眼珠施舍给别人，那地方也造了大塔。还有个弗楼沙国，天帝释在那里变成放牛娃，用泥土堆成佛塔，法王就凭着这小塔建起一座大塔。以上这些塔就是所谓四大塔。《法显传》说：弗楼沙国有一只佛钵。月氏王调动大军来攻打这个国家，想把佛钵放在象背上带走，可是大象却走不动。他又造了一辆四轮车来装载佛钵，用八头大象合力拉车，还是拉不动。月氏王知道佛钵的缘分还没有到，于是造了一座塔，把佛钵留下来供养。钵的容量能装两斗，颜色驳杂，但以黑色为主；四面轮廓分明，厚约二分，光泽照人。穷人用一点点花投入钵中就会装满，富人拿了很多花来供养，即使是几百几千几万斛，始终还是装不满。佛图调说：佛钵是用青玉做的，能装三斗左右，那个国家把它视为国宝。供养时，心中希望它终日香花不满，就会如愿；希望一把花就能装满，也会如愿。又按修行人竺法维所说，佛钵在大月氏国，建了一座宝塔，高三十丈，共七层，佛钵就放在第二层。钵用青石制成，裹上金丝网络悬挂着。又有人说钵是凌空悬浮着的。须菩提把钵放在金几上，佛陀的一个足印和钵同在一处，国王和臣民手里都拿着梵香、七宝、璧玉来供养塔迹。佛牙、袈裟、顶相舍利，这些全都在弗楼沙国。释氏《西域记》说：揵陀越王城西北，有钵吐罗越城，就是佛袈裟王城。城东有一座佛寺。再

来探寻这条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罗龙渊，佛陀到渊上洗衣的地方，洗衣石还在。这条水流到安息，注入雷翥海。又说：揵陀越以西是西海，那里有个安息国。竺枝《扶南记》说：安息国距私诃条国二万里，领土濒临海边，就是《汉书》中的天竺安息国。国中户口近一百万，是个最大的国家。《汉书·西域传》又说：犁靬、条支濒临西海。据老人们的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但也没有见过。从条支沿水路往西去，约百余日，就临近太阳沉没的地方了。也许这就是河水所通的西海了。所以《凉土异物志》说：葱岭的水东西分流，往西流的注入大海，往东流的就是河水的源头，即《禹记》所说的昆仑了。张骞出使大宛，到了河水源头的尽处，以为就到此为止了，并不通到昆仑。河水源头从葱岭分流后，往东流经迦舍罗国。释氏《西域记》说：有个国度，叫伽舍罗逝，领土狭小，但却是万国交通要道必经之地。城南有水，往东北流出罗逝西山，这座山就是葱岭。又流经岐沙谷，出谷后分为两条。一条往东流经无雷国北边，国都卢城，风俗与西夜、子合相同。又往东流经依耐国以北，这里距无雷五百四十里，风俗与子合相同。河水又往东流经蒲犁国北边，都城在蒲犁谷，北距疏勒五百五十里，风俗与子合相同。河水又往东流经皮山国北边，都城皮山城，西北距莎车三百八十里。

一条水源出自于阗国的南山，往北流，与发源于葱岭的河汇合，又往东注入蒲昌海。

河水又往东流，与于阗河汇合。南源出自于阗南山，俗称仇摩置。河水从仇摩置往北流经于阗国西边，国都西城，西距皮山三百八十里，东距阳关五千余里。那个地区出产玉石。法显和尚从乌帝往西南走，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走，艰难到了极点，一路上所经历的千辛万苦，真不是世间平常的困难所能相比的。路上走了一个月又五天，才到于阗。于阗国家富庶，人民信仰佛教很是虔诚，学的大都是大乘，礼仪十分严肃整齐，器

钵寂然无声。城南十五里，有一座利刹寺，寺内有石靴，岩石上留着些足印，据民传说，是辟支佛的足迹。但法显没有提到这件事，恐怕不是佛陀的足迹。又往西北流，注入河水。这就是《水经》所说的：往北流，注入葱岭河。南河又往东流经于阗国北边。释氏《西域记》说：河水往东流了三千里，到了于阗，就折向东北流去。《汉书·西域传》说：于阗以东，水都东流。南河又往东北流经扜弥国北边。都城扜弥城，西距于阗三百九十里。南河又往东流经精绝国北边，该国西距扜弥四百六十里。南河又往东流经且末国北边；又往东流，在右边汇合了阿耨达大水。释氏《西域记》说：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入牢兰海。此水往北流经且末南山，又往北流经且末城西边。国都且末城，西通精绝国，路程二千里，东到鄯善七百二十里。那个地区种植五谷，风俗大体上与汉人相同。又说：且末河往东北流经且末北边，又流了一程，在左边汇合南河；汇合后往东流，通称注滨河。注滨河又往东流经鄯善国北边，都城伊循城，过去是楼兰地方。楼兰王对汉朝不恭，元凤四年（前77）霍光派了平乐监傅介子去刺杀了他，另立国王。汉朝又立了楼兰前王留作人质的儿子尉屠耆为王，把国名改为鄯善。尉屠耆回国时，文武百官在横门为他饯行，王向汉天子请求道：我留在汉朝很久了，回去恐怕要被前王的儿子谋害。我们国内有座伊循城，土地肥沃，希望皇上派遣将帅去屯田种粮，使我能够依仗大国的声威。汉朝于是就在那里设置屯田，来镇抚鄯善。敦煌索劢，字彦义，为人有才气和谋略。刺史毛奕上表推荐他为贰师将军，率领了酒泉、敦煌兵一千名，到楼兰去屯田。他搭了茅草屋，调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一千名，动工在注滨河拦河筑坝。河道截流那天，水流奔腾汹涌，来势很猛，直冲到堤上。索劢厉声高叫道：王尊禀承王命，河堤就不溢水；王霸精诚所至，呼沱河水因而不流。水性若有神灵，也当助我，古今该都是一样的。他亲自举行祈祷祭祀，但水势还是不减；于是摆起阵势，带了兵器，

呼噪呐喊，一边刺，一边射。这样大战了三日，水势才逐渐减退，驯服听命，灌溉着肥沃的平原，胡人都把他看作神人。耕种了三年，积累的粮食多达百万，声威震慑外国。这条水往东流，注入沼泽中。沼泽在楼兰国北边的扜泥城，当地俗称东故城，离阳关一千六百里，西北离乌垒一千七百八十五里，到墨山国一千八百六十五里，西北离车师一千八百九十里。那一带是沙质盐碱地。少有水田，吃粮全靠邻国供应。那个国家出产玉石，芦苇、柽柳、梧桐、白草之类很多。都城在东部边境，位于白龙堆前，缺少水草，人们经常当向导，背负了饮水和干粮，迎送汉朝使者。所以当地风俗把这片大泽叫做牢兰海。释氏《西域记》说：南河从于阗东往北三千里，到鄯善注入牢兰海。北河在岐沙东分出南河，这就是释氏《西域记》所说的两条水往北流经屈茨、乌夷、禅善，注入牢兰海。北河又往东北流，分出支流，成为两条。北河从疏勒流经南河以北。《汉书·西域传》说：葱岭以东，南北两边都有山，其间相距千余里，山脉绵延，东西长达六千里，河水就在中间流出。到了温宿的南边，左边与支流相汇合。支流上流在疏勒以东承接北河，往西北流经疏勒国南边，又转向东北，与疏勒北山水汇合。北山水发源于北溪，往东南流经疏勒城下。疏勒城南距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商行店铺，西边是通大月氏、大宛、康居的交通要道。释氏《西域记》说：疏勒有佛浴床，用赤真檀木制作，大小四尺见方，国王把它放在宫中供养。汉永平十八年(75)，耿恭当戊己校尉，受到匈奴左鹿蠡王的逼迫。耿恭鉴于此城座落在溪涧旁边，地点近水，因而就从金蒲迁居到这里。匈奴又来进攻，把涧水堵断了。耿恭在城中挖井，深达十五丈，可是仍没有水。官吏士兵口渴难当，竟至榨取马粪汁来喝。耿恭于是仰天叹息道：从前贰师将军拔出佩刀刺山，就有飞泉涌出；现在大汉国运神灵，难道会到穷途末路吗？他整了整衣服，向井拜了两拜，为官吏士兵祈祷。一会儿，泉水涌出来了，众人都高呼庆贺。于是就扬起水来给匈奴

人看，匈奴人以为他是神人，就立即领兵退去。后来车师反叛，与匈奴人一起进攻耿恭，城里粮食都吃光了，处境十分艰难，甚至把铠甲和弓弩都拿来煮了，把其中的牛筋牛皮拿来吃。耿恭与兵卒誓同生死，没有一个人怀着两条心的。敌人围困耿恭却打不进去。关宠上书向朝廷求救，建初元年(76)，汉章帝采纳了司徒鲍昱的意见，派兵前去救援。到了柳中，派了校尉关宠分兵到高昌壁，去攻打交河城，车师投降了。于是又派耿恭的军吏范羌，领兵两千去迎接耿恭。当时正下大雪，积雪深达丈余，勉强才到疏勒城。城中夜间听到兵马声，非常惊恐；范羌远远地叫道：我是范羌啊！城中都欢呼起来，开了城门，相扶哭泣。这时活着的还有二十六人，衣服鞋袜都穿破了，脸色十分憔悴，大家相扶着回来。支流又往东流经莎车国南边，国都莎车城，西南离蒲犁七百四十里。汉武帝开拓西域，曾在这里屯田。有铁山，山上出产青玉。支流又往东流经温宿国南边，都城是温宿城，这一带的地理情况和物产，也与鄯善相同。从这里往北到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往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支流到了这里向右注入北河。北河又往东流经姑墨国南边，有姑墨川水注入。姑墨川水从姑墨西北流来，流过赤沙山，往东南流经姑墨国西边，国都是南城。往南到于阗，骑马要走十五日。那个地区出产铜铁和雌黄。水又往东南流，向右边注入北河。北河又往东流经龟兹国南边，又往东流，在左边与龟兹川汇合。龟兹川有两个源头，西边的源头出自北大山南麓。释氏《西域记》说：屈茨以北二百里有山，夜间有火光，白天光冒烟。人们拿这山上的石炭来冶炼山上的铁矿，常可供三十六国的需用。所以郭义恭《广志》说：龟兹能铸冶。两源的水往南流经赤沙山。释氏《西域记》说：龟兹国以北四十里，山上有寺院，名叫雀离大清净寺。又出山往东南流，向左边分出一条支流。又往东南流，分为三支，右边两支都往东南流，注入北河。东川水发源于龟兹东北，经过赤沙、积梨往南流，右边分出一条支流，往西南流

入龟兹城。龟兹读作屈茨，就是昔日的延城，西距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往东南流经轮台东边。从前汉武帝开始通西域时，设置校尉，在这里屯田。搜粟都尉桑弘羊奏道：旧日的轮台以东，土地辽阔，水草丰饶，川水可灌溉田亩五千顷以上。那里气候温和，水田肥美，可以多开几条沟渠，种植五谷，收获就会赶上中原一带了。当时匈奴力量薄弱，不敢接近西域，于是就迁到相距千余里的莎车去，就是轮台。水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西川的支流。这条支流有两个源头，都接纳了从西川来的水，往东流经龟兹城南，汇合成一条。两水之间有一座旧城，就是屯田校尉驻守的地方。水往东南注入东川，东川又往东南流经乌垒国南边。国都乌垒城，西距龟兹三百五十里，东到玉门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梨的田官驻地相近。这里土地肥沃，在西域说来地位居中，是旧时的都护治所。汉朝派遣郑吉为使，并保护北道，所以称为都护；都护的官职就是从郑吉时开始的。水又往东南注入大河。大河又往东流，在右边汇合敦薨之水。敦薨之水发源于焉耆以北的敦薨之山，山在匈奴以西，乌孙以东。《山海经》说：敦薨之山是敦薨之水的发源地，西流注入泑泽。此水发源于昆仑山的东北角，其实是河水的源头。两条水源流出后，西源往东流分为两条：左边的一条往西南流，从焉耆以西出来，流过焉耆之野，折向东南，注入敦薨之渚；右边的一条往东南流，也分为两条，从焉耆都城左右两侧流过。都城四面环水，座落在河水的沙洲上。都城就是员渠城，西距乌垒四百里。水往南流，汇合了两条水，一同注入敦薨之浦。东源往东南流，分为两条，这两条溪涧水流既急且深，都往东南流，从焉耆以东汹涌而出，流过危须国西边。国都危须城，西距焉耆一百里。又往东南流向敦薨之薮。水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潭水愈涨愈高，泛滥成为内海。《史记》说：焉耆近海，鱼类和鸟类都很多。东北隔着大山与车师相邻接。敦薨之水从西海流经尉犁国，都城尉犁城，西距都护治所三百里，北至焉耆一

百里。水又往西从沙山铁关谷流出，又往西南流，经过连城时引水向四面灌溉田亩。桑弘羊说：我以为连城以西一带可以派兵去屯田，以威慑西域诸国，他说的就是这地方。水又转向南，流经渠犁国西边。所以《史记》说：西有大河，指的就是这条水。又往东南流经渠犁国，都城渠犁城，西北离乌垒三百三十里。汉武帝通西域，在渠犁驻兵，就是这地方。渠犁南与精绝接境，东北与尉犁相邻。水又往南流，注入河水。《山海经》说：敦薨之水西流注入泑泽。这条水是穿过河水从西南注入泽中的。河水又往东流经墨山国南边，都城墨山城，西到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往东流经注宾城南边。又往东流经楼兰城南边，然后往东流去。这里原是屯田兵士的驻地，所以城也承受了国名了。河水又往东流，注入泑泽，就是《水经》所说的蒲昌海。这片沼泽是在鄯善东北、龙城西南积聚起来的。龙城原是旧时的姜赖之墟，是西域的大都城，蒲昌海泛滥，把这座都城冲毁了。今天城墙基址还在，规模很大，早上从西门出发，傍晚才能到东门。水流绕着崖岸，经风一吹，粼粼的水波有如龙纹，西面向海，因而称为龙城。这一带平原千里，土地辽阔，都是盐碱地，又硬又实。游牧民经过这里，牲口都要摊了毡才可躺下。挖掘下去，地下都是大盐块，呈方形，很像是大枕头，一个挨着一个堆叠在一起。那里常有云雾蒸腾，很少能看到太阳和星星；飞禽很少，鬼怪却很多。龙城西与鄯善相邻，东与三沙接壤，是蒲昌海北边的险要之地。所以蒲昌海也有盐泽之称。《山海经》说：不周之山，北与诸毗之山相望，昂然高出于岳崇之山的顶上，朝东可遥望泑泽，这就是河水潜入地下的地方。水源滚滚奔流，哗哗作响。泑泽东距至玉门阳关一千三百里，方圆四百里。泽水静止而澄清，冬夏不减，泽中有急转的漩涡，就是潜流的水脉。正当漩涡急转的上空，振翅高翔于云霄的飞鸟，没有不掉入深渊的。这就是河水潜入地下处，到了积石才又涌出地面。

又东流入塞，经过敦煌、酒泉、张掖诸郡南边，

有证据表明，河水在蒲昌海潜入地下，并从这里开始辗转流入边塞。从这里起，《水经》应当探究水流实际所到的地方。河水潜入地下，再次在西塞外面发源，从积石山流出。《山海经》说：积石之山，下面有石门，河水就从石门漫出往西流。这座山上什么都有。《禹贡》说的从积石疏导河水，就指这里。积石山在西羌境内，是烧当族所居的地方。延熹二年(159)，西羌中的烧当羌侵犯边境，护羌校尉段颎去讨伐他们，追出塞外，到了积石山，杀了一些羌人然后返回。司马彪说：西羌这个民族，定居于从析支以西到河首两岸一带。河水折向东北流，经过析支地区，也就是河曲。应劭说：按《禹贡》，析支属于雍州，在河关以西，东距河关千余里，是羌人定居的地区。住在这一带的羌人叫河曲羌。河水往东北流经敦煌、酒泉、张掖以南。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敦煌……；酒泉，水味甘美如酒；张掖，意思是说张开国家的臂腋，来威慑羌狄。《说文》说：按照郡制，天子领有的国土方千里，分为一百个县，每县有四郡。所以《春秋传》说：上大夫领县，下大夫领郡。到秦时，才设置三十六郡来监管各县。郡字偏旁从邑，读作君。《释名》说：郡，就是群的意思，是人们群聚的地方。黄义仲《十三州记》说：郡，意思是君，把公侯的封地改称为君，是表示至高无上的意思。郡守独揽大权，君臣之间的礼数极其隆重。现在的郡字，君字偏旁在左，邑字偏旁在右；君是元首，邑是容纳百姓的，所以用君字取名，称为郡。《汉官》说：秦采用李斯的意见，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所置诸郡，有的以原来的列国为名，如陈、鲁、齐、吴；有的是旧城邑，如长沙、丹阳；有的是根据山陵取名，如太山、山阳；有的是凭着川流原野取名，如西河、河东；有的郡名是按照出产，如金城是因城下得金，酒泉是因泉味如酒，豫章有樟树长于庭院，雁门是大雁蕃育之地；有的是因了号令，如禹召集诸侯，在东冶之山考核功绩，所以叫会稽。河水流经析支以南，绕了个很

远的大圈子。河水从河曲又往东流经西海郡南。汉平帝时，王莽执政，他想夸耀国威和德惠，使远方归顺，于是暗示羌人把西海地方奉献上来。汉朝就在那里设置西海郡，筑了五座县城。西海周围边防瞭望台相望，王莽篡位后天下动乱不宁，郡也就废弃了。河水又往东流经允川，从大榆谷和小榆谷北边流过。这里是迷唐、钟存两个羌人部族聚居的地方。永元五年(93)，贯友接替聂尚当护羌校尉，进攻迷唐羌，杀了八百多人，收割了几万斛已经成熟的麦子，在逢留河上筑城贮存；又造了大船，在河峡上搭桥，以便军队渡河，于是迷唐羌远退到河曲去定居。永元九年(97)，迷唐又与钟存合兵东侵，回到了原来的居地。十年(98)，谒者王信、耿谭西征，征服了迷唐。皇帝下诏，让他们回到大榆谷和小榆谷。迷唐以为汉朝造了河桥，大军随时都可以过来，旧地不可安居，于是又反叛了，迁到河曲去居住，因而和当地羌人结下了仇怨，羌族就和官兵一起去允川攻打他们。军队在离迷唐数十里处扎营，先派了小队人马去挑战，接战后遂又退回；迷唐追到了营地，就依营而战，迷唐被打败，就逃走了。于是西海和大、小榆谷就再也没有居民点了。隃麋侯国丞相曹凤上奏说：自从建武(25～31)以来，西戎屡次进犯，时常都是从烧当羌族开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大榆谷和小榆谷，土地肥沃，又接近塞内，和各民族为邻，南边又有钟存族的支援，因此兵源众多。北面有大河阻挡着，可以凭险固守，同时又有西海鱼盐之利，依山濒河，可以扩大农耕和畜牧，所以能够强大，常在各民族中称雄。现在他们的党羽崩溃了，已是众叛亲离，留下的残兵败卒不过几百人，正好趁此时机，重新建立西海郡县，设法加强大榆谷和小榆谷的防卫，并扩大屯田，这就可以阻断羌人和胡人交往的道路，同时又可以种粮来增加边区的财富，省却了从内地辗转运输的劳力。皇上就封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开辟了屯田二十七部，在河水两岸分布了一系列屯垦区，与建威头尾连成一

线。后来羌人造反，屯田也就撤销了。按段国《沙州记》，吐谷浑在河上造桥，称为河厉，长一百五十步，两岸结石成为台阶，一级挨着一级。桥梁以巨木纵横相压成，两边都是平的，相距三丈；又用巨木锯板横铺，边上做了栏干，十分整饬。这座桥梁位于清水川以东。

又往东流过陇西郡河关县北边，洮水从东南流来注入。

河水右边流经沙州北面。段国说：浇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一片黄沙，这片沙漠南北长一百二十里，东西宽七十里，西边到大杨川为止。一眼望去，这片黄沙就像有人把干粮倒在地上似的，沙上草木不生，一片荒漠，周围几百里，因此就取名为沙州。《地理志》说：汉宣帝神爵二年(前 60)，设置河关县，是取河水的关塞的意思。《风俗通》说：土地百里叫同，总名为县。縣(县)，就是玄的意思，也是首的意思。偏旁从系，𥄉(首)字则倒了过来……意思是说 应当涵蓄沉静，徭役要平和。《释名》又说：县，就是悬的意思，是悬附于郡。黄义仲《十三州记》说：县，就是弦的意思。弦是正直的，就是说屈身居于微贱的地位，与老百姓为邻，不轻易违背自己的誓言；执法不枉曲，要像弦一样直。弦字读音与县字相近，所以取名……汉高帝六年(前 201)，下令天下县邑都要筑城。张晏说：命令各县自行修筑城墙。河水又往东北流，进入西平郡境，在左边汇合了两条川流，两条水都南流入河。又往东北流，济川水注入。济川水发源于西南方的滥渎，往东北流入大谷，称为大谷水；北经浇河城西南，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经浇河旧城北边，那里有两座城在东西两角对峙，东北距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年间(423)，封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治所就在此城。河水又往东北流经黄川城；又往东流经石城南边，左边汇合了北谷水。从前段颎在石城攻打羌人，羌人投河坠坑而死的八百余人，就在这地方。河水又往东北流经黄河城南边，此城西北距西平二百十七里。河水又往东北流经广违城北

边，在右边汇合乌头川水。乌头川水发源于远处的溪水，接纳了一条支流，北经城东而往北奔流，注入大河。河水又往东流经邯川城南边。此城左右两侧，有两条水从北山流出，经过山谷，往南流经邯亭，注入大河。河水又往东流，有临津溪水注入。溪水从南山往北流经临津城西边，北流注入大河。河水又往东流经临津城北边、白土城南边。《十三州志》说：左南津西边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北岸，是河边过渡的地方。魏凉州刺史郭淮在白土城击溃了羌人的拦阻，就是这地方。河水又往东流，在左边汇合了白土川水。白土川水从白土城西北方流过来，往东南流经白土城北边，又往东南流，注入大河。河水又往东北流，在右边汇合了两条水。两水参差不整，两岸连片的土地凭险相望。河水北岸群山层沓，峰峦十分灵秀；山峰顶上有巨岩巍然耸立，高达数百丈，势若与群山争高，远望高低起伏，上入云霄，仿佛画成一般。下面，层岩极其陡峭，石壁似的崖岸上没有台阶，悬岩中却有许多石洞。洞中看去像是有成堆的书，因此叫积书岩，而世间书生却很少有渡水去到那边的。石洞里往往可以看到有神仙来往，都是些穿羽衣、讲究修炼服食的高人。世俗的人不知道他们是仙人，都说他们是鬼神；羌人称鬼为唐述，因而把山称为唐述山，把那幽居的密室叫唐述窟。那些修仙学道、戴皮帽、剃光头的人，也到那里去栖身。所以《秦州记》说：河峡的崖边有两个岩洞，一个叫唐述窟，高四十丈；西边两里有时亮窟，高一百丈，宽二十丈，深三十丈，藏有五竹箱古书。时亮是南安人。下封有一条水，导源于此山的溪水，往南注入河水，称为唐述水。河水又往东流与野亭水汇合，野亭水发源于野亭南。又往东北流经研川，称为研川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河水，汇流处称为野亭口。河水又往东流经凤林北边。凤林是山名，有五座峰峦并峙。据老人们说，从前有凤凰飞游五峰，所以有凤林之名。《秦州记》说：枹罕原北部名叫凤林川，黄河就在这片平川之间流过。河水又往东流，与漓水相

汇合。漓水导源于塞外的羌人地区，所以《地理志》说：此水发源于西塞以外，往东北流经野虏地区，流过消铜城西边，又往东北流经列城东边。查考《地说》，并无漓水之名，大概是发源于戎方的吧。漓水左边汇合列水，列水源出西北溪，往东北流经列城北边，从右边注入漓水，列城就在二水的汇流处。漓水又往北流经可石孤城西边，这是个西戎地名；又往东北流，在右边汇合黑城溪水。溪水发源于西北方的山下，往东南流经黑城南边，又往东南流，左边分出一条支流；又往东南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北流经榆城东边，有榆城溪水注入。溪水发源于素和细越西北山下，往东南流过细越川——这是夷人的土俗乡名；又往东南从狄周峡出山，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黑城溪的支流。支流上流承接溪水，往东北流经黑城东边，往东北注入榆溪；又往东南流经榆城南边，折向东北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北流经石门口。这里的山峰极高也极险峻，在溪流两岸相对屹立，状如门户，山峡因而得名。这可能就是皋兰山门了。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兵出陇西，到了皋兰，说这地方是皋兰山的关口要塞。应劭《汉书音义》说：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是河名。孟康却说：皋兰是山关名。现在此山离河不远，所以有些学者的意见，以为可能这地名指的就是河山之间的那片地带。漓水又往东北流，皋兰山水从山的两侧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流，白石川水注入。白石川水发源于白石县西北山下，往东南流，有支流分出，流向东方。白石川水又往南流经白石城西边，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流经白石县旧城南边，王莽改县名为顺砾。阚骃说：白石县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漓水流经县城北边。但今天漓水却流经县城南边，而不是从县城北边流过的。漓水又往东流经白石山北边。应劭说：白石山在东，罗溪水注入。罗溪水发源于西南边的山下，东流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流，在左边汇合了罕幵南溪水。南溪水发源于罕幵西边，往东南流经罕幵南边，注入漓水。

《十三州志》说：广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幵就在那里。从前慕容吐谷浑从燕经阴山向西奔驰，就在这里留下，开辟居地。漓水又往东流经枹罕县旧城南边。应劭说：这是旧时枹罕侯的封邑。《十三州志》说：枹罕县在郡西二百一十里，漓水往东在县城南门前面流过。漓水又往东北流，故城川水注入。故城川水有两个源头：南源出自西南方的山下，往东北流经金纽大岭北边，又往东北流经一座老城南边，又往东北流，与北水汇合；北源从西南方流经旧城北边，向右注入南水。二水汇合后乱流，往东北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北流，在左边汇合了白石川的支流。这条支流上流承接白石川，往东流经白石城北边，又往东流，穿过罕幵溪，又往东流经枹罕城南边，又往东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北从山峡流出，北流注入河水。《地理志》说：漓水从白石县西塞外流出，往东流到枹罕，注入河水。河水又流经左南城南边。《十三州志》说：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渡口也就以左南为名。大河又往东流经赤岸北边，赤岸就是河夹岸。《秦州记》说：枹罕有河夹岸，岸宽四十丈。义熙年间(405～418)，乞佛在这条河上造了一座飞桥，桥高五十丈，造了三年才造成。河水又往东流，洮水注入。《地理志》说：洮水发源于塞外的羌人地区。《沙州记》说：洮水与垫江水都发源于强台山，山南就是垫江的源头，山东则是洮水的源头。《山海经》说：白水发源于蜀。郭景纯《注》说：白水从临洮的西倾山往东南流，注入汉水，流到垫江，所以段国认为是垫江水。洮水也发源于同一座山，由此可知强台是西倾的别名。洮水往东北流经吐谷浑地区。吐谷浑起初是东燕慕容氏的旁支，就以这个名字作为种族的称号，所以叫野虏。从洮强南北三百里间，遍地都是龙须草，却没有木柴。洮水又往东北流经洮阳曾城北边。《沙州记》说：强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城在洮水旁。建初二年(77)，羌人在临洮进攻南部都尉，皇上派遣行车骑将军马防和长水校尉耿恭去救援，羌人各族退兵结集于洮阳，就是此城。洮水又往东

流经洪和山南边，城在四面群山环抱之中。洮水又往东流经迷和城北边，这是个羌语地名。又往东流经甘枳亭，流过望曲。望曲在临洮西南，离龙桑城二百里。洮水又往东流经临洮县旧城北边。禹治洪水时，往西到了洮水，看见一个巨人，就在这条水上接受了黑玉书。洮水又往东北流，转弯流经索西城西边。建初二年(77)，马防、耿恭从五溪祥橀谷往索西出兵，与羌人作战，打垮了羌人，筑起索西城，调陇西南部都尉驻守在这里。索西城俗名赤水城，又叫临洮东城。《沙州记》说：从东洮到西洮计一百二十里。洮水又转向北边，经龙桑城西边往西北流去。马防在建初二年从安故五溪向龙桑挺进，开通了旧路。龙桑俗名龙城。洮水又往西北流经步和亭东边，有步和川水注入。步和川水发源于西山脚下，往东北从山间流出，经过步和亭北面，往东北注入洮水。洮水又往北流出门峡，流经求厥川，有蕈川水注入。蕈川水发源于桑岚西溪，往东流经桑岚川，又往东流经蕈川北边，往东注入洮水。洮水又往北穿过山峡，流过偏桥，从夷始梁流出，在右边汇合了蕈垲川水。蕈垲川水发源于东南方的石底横下，北经蕈垲川，往西北注入洮水。洮水又往东北流经桑城东边，又北流，汇合了蓝川水。蓝川水的源头出自求厥川的西北溪，往东北流经蓝川，流过桑城北边，东流注入洮水。洮水又往北流经外羌城西边，又往北流经和博城东边——城在山间——在左边汇合了和博川水。和博川水发源于和博城西南的山下，往东北流经和博城南边，往东北注入洮水。洮水往北流经安故县旧城西边，安故县是《地理志》陇西郡的属县。《十三州志》说：县在郡南四十七里。盖延回兵进攻狄道、安故五溪反叛的羌人，打垮了他们，就是这地方。洮水又往北流经狄道旧城西边。阚骃说：狄道，现在叫武始。洮水从城西往北流，又往北流，有陇水注入。陇水就是《山海经》所说的滥水。滥水发源于鸟鼠山西北的高城岭，往西流经陇坻。此山的溪岸发生过大塌方，数百里外都能听到巨响。所以扬雄说：响

声有如陇坻崩塌。此水又往西北流经白石山下。《地理志》说：狄道东边有白石山。滥水又往西北流经武街城南边，又往西北流经狄道旧城东边。《百官表》说：县里有蛮夷的称为道，公主所领称为邑。应劭说：蛮夷说话卷着舌头，衣襟开在左边，和华人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相互通话。狄道旧城是汉朝陇西郡的治所，设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应劭说：东方有陇坻，所以叫陇西。《神仙传》说：封君达，陇西人，他以水银炼丹服食，到了一百岁时，看来还像三十左右的样子。他常常骑着青牛，所以号为青牛道士。王莽把郡县改名，郡叫厌戎，县名操虏。从前马援在陇西当了六年太守，为狄道开渠引水种粳稻，一郡百姓都安居乐业。他开的就是这条水。滥水又往西北流，注入洮水。洮水在右边汇合了两条水，左边汇合了大夏川水。大夏川水发源于西山，两个源头合并后乱流经过金钮城南边。《十三州志》说：大夏县西边有旧金钮城，离县城四十里，原来是都尉治所。又往东北流经大夏县旧城南边。大夏就是《地理志》里王莽的顺夏。《晋书·地道记》说：县里有禹庙，是禹出生的地方。又往东北从山间流出，注入洮水。洮水又往北流，在两岸接纳了三条溪涧，乱流往北注入河水。《地理志》说：洮水往北流，到枹罕往东流注入河水。

又往东流经金城郡允吾县北边，

允吾县是金城郡的治所。金城郡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就是王莽的西海。王莽又把允吾县改名为修远县。河水流经县南，并不流过城北。南边还有发源于塞外的湟水，往东流经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边，所以阚骃说：西边就是湟水的源头。《地理志》说：湟水就发源在这里。湟水又往东南流经龙夷城，这是旧时西零的地方。《十三州志》说：城在临羌新县以西三百一十里。王莽接受了西零所献之地，立为西海郡，治所就在龙夷城。湟水又往东南流经卑禾羌海北边，有盐池。阚骃说：县西有卑禾羌海，就指盐池，世人叫青海，东距西平二百五十里。湟

水往东流经湟中城北边，旧时这一带是小月氏地区。《十三州志》说：西平、张掖之间的地带，是大月氏的分支——小月氏国。范晔《后汉书》说：湟中的月氏胡人，国王被匈奴人所杀，残余部族分散了，有的往西越过葱岭，较弱的一批往南进入山间，跟羌人一起居住，所以得了小月氏的称呼。《后汉书·西羌传》说：羌族中有个无弋爰剑，在秦厉公时给人做奴隶，逃亡到三河，羌人觉得他很怪异，以为是神，就推举他为首领。河水、湟水之间禽兽很多，羌人都从事狩猎，于是他就得到人们的尊崇和信赖，投靠他的人很多。他的曾孙名叫忍，就留在湟中，部众就叫湟中羌。湟水又往东流，在右边接纳了四条水，这四条水源出四条溪涧，往东北流，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赤城北边，往东流过戎峡口，在右边汇合羌水。羌水发源于西南的山下，流经护羌城东边，从前这里是护羌校尉的治所；又往东北流经临羌城西边，往东北流，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临羌县旧城北边。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把这里封给他的孙子刘都，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监羌。把它称为绥戎城就不对了。湟水又往东流，有卢溪水注入。卢溪水发源于西南方的卢川，往东北流，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临羌新县旧城南边。阚骃说：临羌新县在郡西一百八十里，湟水从城南流过。城有东门、西门，西北角有子城。湟水又往东流，在右边汇合了溜溪、伏溜、石杜和蠡等四条水，诸水都往东北注入湟水；左边则汇合了临羌溪水。溪水发源于新县西北，往东南流经县城北边，往东南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有龙驹川水注入。川水发源于西南方山下，往东北流经龙驹城，北流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有长宁川水注入。长宁川水发源于松山，往东南流经晋昌城，有晋昌川水注入。长宁水又往东南流，有养女川水注入。养女川水发源于养女北山，有两个源头，都是从远处来的急流，南流合并成一条，流经养女山，称为养女川。阚骃说：长宁亭北边有养女岭，就是浩亹山，是西平的北山。乱流出了山

峡，往南流经长宁亭东边。城有东门和西门；东北角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却说六十里，太远了。长宁水又往东南流，和一条溪水汇合。溪水发源于西山，往东南流，南岸山上有风伯祠，每年春秋两季要举行祭祀。溪水往东南流经长宁亭南边，往东注入长宁水。长宁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牛心川水注入。川水发源于西南方遥远的山中，往东北流经牛心堆东边，又往北流经西平亭西边，往东北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西平城北边。东城，就是旧时的亭。汉景帝六年(前151)，把这里封给陇西太守北地公孙浑邪，立为侯国。魏黄初年间(220～226)，设置西平郡，就利用旧时亭址，增筑了南、西、北三面城墙，作为郡治。湟水又往东流经土楼南边。土楼北面依山，山峰高三百尺，就像斧削而成似的。楼下有神庙，只留下些雕墙残壁了。阚骃说：西平亭北边有土楼神祠，就指这里。现在此祠在亭的东北五里，右边有五条泉水注入，这些泉水发源于西平亭北边，依次汇合在一起，往东北流到土楼南边，往北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在右边汇合了葱谷水。葱谷水有四个源头，各从一条溪涧流出，乱流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东亭北边，往东流出漆峡，这是一条山峡。又往东流，右边有漆谷常溪注入，左边有甘夷川水注入。湟水又往东流，安夷川水注入。安夷川水发源于很远的山间，往西北流，接纳了许多溪流，折向北边流经安夷城西北，往东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安夷县旧城。城有东西两座城门，在西平亭东七十里。阚骃却说只有四十里。湟水又往东流，在左边汇合了宜春水。宜春水发源于东北边的宜春溪，往西南流到安夷城南边，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勒且溪水注入。溪水发源于县城东南的勒且溪，往北流经安夷城东边，然后往北注入湟水。湟水又名勒且水，想来就是由此水而来的。阚骃说：金城河先与浩亹河汇合，再与勒且河汇合。湟水又往东流，左边有承流谷水往南注入，右边汇合了达扶东溪和达扶西溪，这两条水

参差北注，乱流往东奔去，期顿、鸡谷两条水北流注入。又往东流，吐那、孤长门两条川流往南流入湟水。这六条水是以发源地的六座山来命名的。湟水又往东流经乐都城南边，往东流，右边与来谷水和乞斤水汇合，左边则汇合阳非、流溪、细谷三条水，往东流过破羌县老城南边。应劭说：破羌县是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所置，县城没有南门。《十三州志》说：湟水河往东流过南门前，来自南方的六谷水，来自北方的破羌川，从左右两侧注入。湟水又往东南流经小晋兴城北边，旧时这里是都尉治所。阚骃说：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湟水又往东流，与阁门河汇合——阁门河就是浩亹河。阁门河发源于西塞外，往东流入塞内，流经敦煌、酒泉、张掖南边，往东南流经西平的鲜谷塞尉老城南边，又往东南与湛水汇合。湛水有两个源头：西边一支发源于白岭山下，东边的源头出自白岸谷，汇合成一条水。水往东南流到雾山，注入阁门河。阁门河又往东流经养女北山，往东南流，左边与南流川水汇合。川水发源于北山，南流注入阁门河。阁门河又往东流经浩亹县旧城南边，王莽改名为兴武。阚骃说，浩，读作阁，所以也叫阁门水，两个名称可以兼用。水又往东流，注入湟水。所以《地理志》说：浩亹水东流到允吾，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允吾县北边，就是郑伯津，与涧水相汇合。涧水发源于令居县西北的塞外，往南流经令居县旧城西边。令居县设置于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就是王莽的罕虏。又南经永登亭西边，穿过黑石谷往南流，注入郑伯津。湟水又往东流经允街县旧城南边。允街县置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就是王莽的修远亭。县里有龙泉，发源于允街谷。泉眼中间涟漪轻漾，交织成龙纹，如果把它搅乱，一会儿水平后仍旧成为龙纹。牲口刚想去喝水，一见龙纹就吓跑了。因而叫龙泉，下流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经枝阳县，有逆水发源于允吾县的参街谷，往东南流经街亭城南边，又往东南流经阳非亭北边，又往东南流经广武城西边——这就是旧时

的广武都尉治所。郭淮打垮了反叛的羌人，就在这里治理无戴族。此城西南二十来里，水西有马蹄谷。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天马，就派遣李广利出兵征伐，这才得到了天马。天马的奇处是有角，所以汉武帝《天马之歌》说：天马来呵，驰过无草之地，沿着东道呵，奔驰千里。胡马感到北风吹来，引起了乡思，于是就挣断缰绳，昂首奔驰。早晨从京城出发，晚上就到敦煌北边的塞外，长嘶一声而去，因此把这地方叫候马亭。现在晋昌郡南边和广武马蹄谷的大石上，还留有马脚印，像是在泥中踏成似的，形状十分自然，所以当地民间称为天马径。夷人在旁边仿刻了一些，却有大有小，形状不同，一看就分辨得出来。逆水又往东流经枝阳县老城南边，往东南注入湟水。《地理志》说：逆水发源于允吾，东流到枝阳注入湟水。湟水又往东流，注入金城河，就是积石的黄河。阚骃说：河水到了金城县，称为金城河，是随着所经之地而取的河名。释氏《西域记》说：牢兰海东边，河水在地下潜流于龙沙堆，这地方在屯皇东南四百里的阿步干——这是鲜卑山名，往东流到金城就是大河。大河发源于昆仑，这昆仑就是阿耨达山。河水又往东流经石城南边，称为石城津。阚骃说：石城津在金城西北。河水又往东南流经金城县老城北边。应劭说：开始筑城时掘到黄金，所以叫金城。在《汉书集注》中，薛瓒说：以金为名，是取其坚固的意思，所以墨子有金城汤池的说法。金城就是王莽的金屏。《世本》说：是鲧筑的城。《风俗通》说：城是盛的意思，偏旁从土，读作成。《管子》说：里重筑的是城，城外筑的是郭，郭外筑的是土壕。地势高的地方就开沟，低的地方就筑堤，名为金城。《十三州志》说：大河在金城北门，往东流，有梁泉注入。梁泉发源于县内的南山，据老人们说：梁晖，字始娥，是汉朝大将军梁冀的后裔。梁冀被杀后，子孙迁居于羌人地区。后来梁晖的祖父受羌人推戴，当了首领，住在这座城中。到了梁晖时，土地荒芜，百姓作乱，梁晖打算迁居到枹罕去，动身出城，在这里山上歇宿。成群的羌

人来包围进逼，山上无水，他把手中握着的榆树鞭子竖在地上，用青羊来祭山祈祷，于是神泉涌出，榆树后来也发展成林了。梁泉从县城往北流，注入大河。

又往东流过榆中县北边，

从前蒙恬为秦朝北征，驱逐戎人，开辟了榆中这片地方。按照《地理志》，榆中是金城郡的属县。所以徐广《史记音义》说：榆中在金城。阮嗣宗《劝进文》所说的榆中以南，就指这地方。

又往东流过天水郡北部边界，

苑川水发源于勇士县的子城南山，往东北流经此成川，世人称为子城川。又往北流经牧师苑，就是从前汉时的牧苑地方。羌族豪迷吾等万余人，到了襄武、首阳、平襄、勇士等地，掠夺了苑里的马匹，焚烧了亭和驿站，就是这地方。又说：苑川水地区是龙马的沃土，所以马援请求与田户平分以自给。这里有东西两座城，相距七十里。西城就是乞佛建都的地方。水又往北流，注入河水。

又往东北流过武威郡媪围县南边，

河水经过媪围县边界往东北流。媪围县西南有泉源，往东流经县南，又往东北流，注入河水。

又往东北流过天水郡勇士县北边，

《地理志》说：勇士县就是满福，是属国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纪德。有一条水发源于县西，人们称为二十八渡水，往东北流，溪涧弯弯曲曲，道路穿过其间，要过二十八次渡，行人忙于涉水，因此人们把它叫做二十八渡水。水往北流过勇士县，下注河水。又有赤晔川水，发源于南边的赤蒿谷，往北流经赤晔川，又往北流经牛官川，又往北流经义城西北，往北流经三城川，然后往北注入河水。

又往东北流过安定郡北部边界的麦田山，

河水往东北流经安定祖厉县旧城西北。汉武帝于元鼎三年

(前 114)巡行雍州,越过陇山,登上空同山,往西到祖厉河边才回来,就是这地方。王莽改名为乡礼。李斐说:祖厉的厉,音赖。又往东北流,祖厉川水注入。川水发源于祖厉南山,往北流经祖厉县,往西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北流经麦田城西边,又往北流,与麦田泉水汇合。麦田泉水从麦田城西北出来,往西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北流,穿过麦田山西麓的山谷。麦田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往东北流经于黑城北边,又往东北流,高平川水注入。高平川水就是苦水,发源于高平大陇山的苦水谷。建武八年(33),世祖讨伐隗嚣,吴汉从高平第一城苦水谷进入,就是这山谷。苦水往东北流经高平县老城东边。高平县设置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是安定郡的治所。王莽改县名为铺睦。西边十里有座孤丘,丘上有座旧台,台旁有风伯坛,所以人们把这座土丘叫风堆。苦水又往北流,龙泉水注入。龙泉水发源于高平县东北七里的龙泉,往东北流,注入高平川。川水又往北流出秦时的长城——在县北十五里——又往西北流经东、西两座土楼的老城门,北流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有五个源头,都发源于陇山西麓。东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南二十六里的湫渊,渊在四面环山之中。湫水往北流,往西北流出长城北边,和又一条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南四十里长城以西的山中,往北流经魏行宫故址东边,又往北流,又一条水注入。这条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南四十里的山中,往北流经行宫故址的西边。又往北流,汇合了又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南四十八里,往东北流,又与另一条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南六十里的酸阳山,往东北流,在左边和右水汇合,并成一条,往东流经西楼北边,往东注入苦水。段颎当护羌校尉,在安定郡高平县的苦水上讨伐先零,就在这条水上杀了八千人。苦水又往北流,与石门水汇合。石门水有五个源头,东边的水发源于高平县以西八十里,往西北流,又一条水注入。这条水发源于高平县以西一百二十里的如州

泉，往东北流，向右边注入东水，乱流奔泻，在左边汇合了三条水。这三条水参差错落地往东北流，并成一条，波涛滚滚地穿过山峡。这条山峡就是陇山的北缘，称为石门口，在高平县西北八十余里，水就称为石门水。石门之水又往东北注入高平川。川水又往北流，自延水注入。自延水发源于西边的自延溪，往东穿过山峡，峡口称为自延口，在高平县西北一百里。又往东北流经延城南边，往东注入高平川。川水又往西北流经廉城东边。按《地理志》，北地有个廉县。阚骃说：廉县在富平以北。从前匈奴侵犯汉朝，新秦一带地方，大都落入狄族之手，老城也就都改成胡语的名称了，地理变化很大，已经无法辨认了，这一定是世人引证错误造成的。川水又往北流，苦水注入。苦水发源于廉县东北的百里山，流注入高平川。川水又往北流经三水县西边，肥水注入。肥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北二百里的牵条山西边，往东北流，与若勃溪汇合。溪水有两个源头，合为一条，往东北流入肥水。肥水又往东北流，违泉水注入。泉流发源后，在若勃溪东边往东北畅流，注入肥水。肥水又往东北流出山峡，注入高平川。东岸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旧城，原是属国都尉治所，就是王莽的广延亭，西南距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议郎张奂当安定属国都尉，治所就在这里。羌族有人来献黄金和马匹，张奂叫主簿张祁进来，在羌人面前把酒洒在地上，说道：即使马多如羊，也不把它们关进马棚里；即使黄金多如谷，也不把它藏进怀里。他把黄金和马匹全都退回，于是声威和教化大行。三水县东边有温泉，温泉东边有盐池。所以《地理志》说：县里有盐官。现在城的东北边还有旧城址，城北有三条泉水，想来这里就是盐官的驻地了。高平川水又往北流入河水。河水又往东北流经眗卷县旧城西边。《地理志》说：河水分支从旁流出，就是河沟，东流到富平北边注入河水。河水在这个地区的一段称为上河。

水经注卷三

河　　水

【原文】

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

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为青山峡。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迳富平县故城西，秦置北部都尉，治县城。王莽名郡为威戎，县曰持武。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黄龙应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三尺，大十围，梢至十余丈。天子嘉之，赐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河水又迳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迳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薛瓒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河水

又北，迳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皆参所屯，以事农甿。河水又东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北，与枝津合。水受大河，东北迳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无水。《尔雅》曰：灉，反入。言河决复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汉之有潜也。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地理志》浑怀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齐平，徙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矣。南去北地三百里。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

河水东北，迳三封县故城东，汉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临戎县西百四十里。河水又北，迳临戎县故城西，元朔五年立，旧朔方郡治，王莽之所谓推武也。河水又北，有枝渠东出，谓之铜口。东迳沃野县故城南，汉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绥武也。枝渠东注以溉田，所谓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汉武帝元朔二年开朔方郡，县即西部都尉治。有道，自县西北出鸡鹿塞。王莽更郡曰沟搜，县曰极武。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泽在县东，即是泽也。阚骃谓之窳浑泽矣。

屈从县北东流，

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汉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

青绝梓岭，梁北河是也。东迳高阙南。《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汉元朔四年，卫青将十万人，败右贤王于高阙，即此处也。河水又东，迳临河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刘贤为侯国，王莽之监河也。

至河目县西，

河水自临河县东迳阳山南。《汉书注》曰：阳山在河北，指此山也。东流迳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故纳斯称焉。南屈，迳河目县，在北假中，地名也。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阳山以往，皆北假也。《史记》曰：秦使蒙恬将十万人，北击胡，度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南河上承西河，东迳临戎县故城北，又东迳临河县南。又东迳广牧县故城北，东部都尉治，王莽之盐官也。迳流二百许里，东会于河。河水又南，迳马阴山西。《汉书音义》曰：阳山在河北，阴山在河南。谓是山也。而即实不在河南。《史记音义》曰：五原安阳县北有马阴山，今山在县北，言阴山在河南，又传疑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阳县以南，悉沙阜耳，无佗异山。故《广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无山以拟之，是义、志之僻也。阴山在河东南则可矣。河水又东南，迳朔方县故城东北。《诗》所谓城彼朔方也。汉元

朔二年，大将军卫青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使校尉苏建筑朔方城，即此城也。王莽以为武符者也。按《地理志》云：金连盐泽、青盐泽并在县南矣。又按《魏土地记》曰：县有大盐池，其盐大而青白，名曰青盐。又名戎盐，入药分。汉置典盐官。池去平城宫千二百里，在新秦之中。服虔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长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瓒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也。

屈南，过五原西安阳县南，

河水自朔方东转，迳渠搜县故城北。《地理志》朔方有渠搜县，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沟搜亭也。《礼·三朝记》曰：北发渠搜，南抚交趾。此举北对南。《禹贡》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河水又东，迳西安阳县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漳安矣。河水又东，迳田辟城南，《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

屈东，过九原县南，

河水又东，迳成宜县故城南，王莽更曰艾虏也。河水又东，迳原亭城南。阚骃《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河水又东，迳宜梁县之故城南。阚骃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谓之石崖城。河水又东，迳稒阳城南，东部都尉治。又迳河阴县故城北，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获降郡成平县矣。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王莽之填河亭也。《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

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矣。其城南面长河，北背连山，秦始皇逐匈奴，并河以东，属之阴山，筑亭障为河上塞。徐广《史记音义》曰：阴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始皇三十三年，起自临洮，东暨辽海，西并阴山，筑长城及开南越地，昼警夜作，民劳怨苦，故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蒙恬临死曰：夫起临洮，属辽东，城堑万余里，不能不绝地脉，此固当死也。

又东过临沃县南，

王莽之振武也。河水又东，枝津出焉。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禄城。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还，诏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等，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徐自为所筑城也，故城得其名矣。城东北即怀朔镇城也。其水自障东南流，迳临沃城东，东南注于河。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王莽之固阴也。《地理志》曰：自县北出石门障。河水决其西南隅，又东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东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河水又东，迳塞泉城南而东注。

又东，过云中桢陵县南，又东过沙南县北，从县东屈南，过沙陵县西，

大河东迳咸阳县故城南，王莽之贲武也。河水屈而流，

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迳定襄武进县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蛮。世祖建武中，封赵虑为侯国也。白渠水西北，迳成乐城北。《郡国志》曰：成乐，故属定襄也。《魏土地记》曰：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今云中郡治，一名石卢城也。白渠水又西迳魏云中宫南。《魏土地记》曰：云中宫在云中县故城东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迳云中故城南，故赵地。《虞氏记》云：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阴山河曲而祷焉。昼见群鹄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为我乎？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云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县曰远服矣。白渠水又西北，迳沙陵县故城南，王莽之希恩县也。其水西注沙陵湖。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迳钟山，山即阴山。故郎中侯应言于汉曰：阴山东西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师，攘之于漠北。匈奴失阴山，过之未尝不哭。谓此山也。其水西南迳武皋县，王莽之永武也。又南迳原阳县故城西。又西南与武泉水合。其水东出武泉县之故城西南，县，即王莽之所谓顺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迳北舆县故城南。按《地理志》：五原有南舆县，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旧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广陵有舆，故此加北，疑太疏远也。其水又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南，迳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

穷。余每读《琴操》，见《琴慎相和雅歌录》云：饮马长城窟。及其跋陟斯途，远怀古事，始知信矣，非虚言也。顾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颓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芒干水又西南，迳云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发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迳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矣。其水西南流，历谷，迳魏帝行宫东，世谓之阿计头殿，宫城在白道岭北阜上。其城圆角而不方，四门列观，城内惟台殿而已。其水又西南，历中溪，出山，西南流，于云中城北，南注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塞水出怀朔镇东北芒中，南流迳广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之辞也。自台西出，南上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即广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两夏，堂宇绮井，图画奇禽异兽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镂桷，取状古之温室也。其时帝幸龙荒，游鸾朔北。南秦王仇池杨难当舍蕃委诚，重译拜阙，陛见之所也。故殿以广德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树碑，勒宣时事。碑颂云：肃清帝道，振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之辞也。碑阴题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从臣姓名，若新镂焉。其水历谷南出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河水南入桢陵县西北缘胡山，历沙南县东北，两山二县之间而出。

余以太和中为尚书郎，从高祖北巡，亲所迳涉。县在山南，王莽之槙陆也，北去云中城一百二十里。县南六十许里，有东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脉水寻《经》，殊乖川去之次，似非关究也。

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

定襄郡，汉高帝六年置，王莽之得降也。桐过县，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于二县之间，济有君子之名。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里。河水又东南，左合一水，水出契吴东山，西迳故里南，北俗谓之契吴亭。其水又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树颓水注之。水出东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北俗谓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东北流，迳中陵县故城东，北俗谓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十三州志》曰：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东山，北俗谓之贷敢山，水又受名焉。其水西北流，注于中陵水。中陵水又西北流，迳善无县故城西，王莽之阴馆也。《十三州志》曰：旧定襄郡治。《地理志》，雁门郡治。其水又西北流，右会一水。水出东山下，北俗谓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迳锄亭南，又西流，迳土壁亭南；西出峡，左入中陵水。

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迳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东北迳沃阳城东，又东合可不埿水。水出东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沃水又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西去沃阳县故城二十里。县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阳县，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谓之阿养城。其水又东合一水，水出县东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谓之灾豆浑水，西北流注于沃水。沃水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泽在东北者也。今盐池西南去沃阳县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即凉城郡治。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泽有长、丞。此城即长、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东南流注池，北俗谓之大谷北堆，水亦受目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于连岭北。水出沃阳县东北山下，北俗谓之乌伏真山，水曰诰升袁河。西南流，迳沃阳县，左合中陵川，乱流西南，与一水合，北俗谓之树颓水。水出东山下，西南流，右合诰升袁水，乱流西南注，分谓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谓之太罗河。右水西迳故城南，北俗谓之昆新城，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罗水注之。水源上承树颓河，南流西转，迳武州县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州县

在善无城西南百五十里，北俗谓之太罗城，水亦藉称焉。其水西南流，一水注之。水导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迳城西，北俗名之曰故槃回城。又南流注太罗河。太罗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县，东南流。《东观记》曰：郭伋，字细侯，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携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数百小儿，各骑竹马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曰：闻使君到，喜，故迎。伋谢而发去。诸儿复送郭外。问：使君何日还？伋计日告之。及还，先期一日。念小儿，即止野亭，须期至乃往。其水又东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汉冲帝时，羌湳狐奴归化，盖其渠帅也。其水俗亦谓之为遄波水，东南流入长城东。咸水出长城西咸谷，东入湳水。湳水又东南，浑波水出西北穷谷，东南流注于湳水。湳水又东，迳西河富昌县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湳水又东流，入于河。河水左合一水，出善无县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历于吕梁之山，而为吕梁洪。其山岩层岫衍，涧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荡，涛涌波襄，雷淬电泄，震天动地。昔吕梁未辟，河出孟门之上。盖大禹所辟以通河也。司马彪曰：吕梁在离石县西。今于县西历山寻河，并无过峘，至是乃为河之巨险，即吕梁矣。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有余里也。

又南过西河圁阳县东，

西河郡，汉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归新。圁水出上郡白土县圁谷，东迳其县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东

入河。王莽更曰黄土也。东至长城，与神衔水合。水出县南神衔山，出峡，东至长城，入于圁。圁水又东，迳鸿门县，县，故鸿门亭。《地理风俗记》曰：圁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苑、火井庙，火从地中出。圁水又东，梁水注之。水出西北梁谷，东南流，注圁水。圁水又东，迳圁阴县北，汉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阴矣。又东，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溪，东北流，入于圁。圁水又东，迳圁阳县南，东流注于河。河水又东，端水入焉。水西出号山。《山海经》曰：其木多漆棕，其草多穹穷，是多泠石，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诸次山。《山海经》曰：诸次之山，诸次之水出焉。是山多木，无草，鸟兽莫居，是多象蛇。其水东迳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薮矣。缘历沙陵，届龟兹县西北，故谓广长榆也。王恢云：树榆为塞，谓此矣。苏林以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纪》，西北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然榆中在金城东五十许里，阴山在朔方东，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汉书音义》苏林为失是也。其水东入长城，小榆水合焉。历涧西北，穷谷其源也。又东合首积水。水西出首积溪，东注诸次水，又东入于河。《山海经》曰：诸次之水，东流注于河，即此水也。河水又南，汤水注之。《山海经》曰：水出上申之山，上无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也。

又南离石县西[①]，

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山海经》所谓生水出孟山者也。郭景纯曰：孟或作明。汉破羌将军段颎破羌于奢延泽，虏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县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②]，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锐精利，乃咸百炼。为龙雀大镮，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又铸铜为大鼓，及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则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东北，与温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东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黑水入焉。水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合交兰水。水出龟兹交兰谷，东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北流，与镜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东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以为上郡太守。司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别名也。东入五龙山。《地理志》曰：县有五龙山、帝原水，自下亦为通称也。历长城东，出于白翟之中。又有平水，出西北平溪东南，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

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山上有黄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剑存焉，故世称黄帝仙矣。其水东流，昔段颎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闻羌在奢延泽，即此处也。门，即桥山之长城门也。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东北流，入长城，又东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与白羊水合。其水出于西南白羊溪，循溪东北，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东，入于河。《山海经》曰：生水东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水出陵川北溪，南迳其川，西转入河。河水又南得离石水口。水出离石北山，南流迳离石县故城西。《史记》云：秦昭王伐赵取离石者也。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刘绾为侯国，后汉西河郡治也。其水又南出西转，迳隰城县故城南。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刘忠为侯国，王莽之慈平亭也。胡俗语讹，尚有千城之称。其水西流，注于河也。

又南过中阳县西，

中阳县故城在东，东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滨于河也。

又南过土军县西，

吐京郡治。故城，即土军县之故城也。胡、汉译言，音为讹变矣。其城圆长而不方。汉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义为侯国。县有龙泉，出城东南道左山下牧马川，上多产名驹，骏同滇池天马。其水西北流至其城东南，土军水出道左高山，西南注之。龙泉水又北，屈迳其城东，西

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契水，傍溪东入，穷谷其源也。又南至禄谷水口，水源东穷此溪也。河水又南，得大蛇水，发源溪首，西流入河。河水又南，右纳辱水。《山海经》曰：辱水出鸟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阴多铁，阳多玉。其水东流，注于河。俗谓之秀延水。东流得浣水口，傍溪西转，穷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东，会根水。西南溪下，根水所发，而东北注辱水。辱水又东南，露跳水出西露溪，东流，又东北入辱水，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水发源东露溪，西流入于河。河水又南，左会石羊水。循溪东入，导源穷谷，西流注于河。

又南过上郡高奴县东，

域谷水东启荒原，西历长溪，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孔溪口。水出孔山南，历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车轮，三所。东西相当，相去各二丈许，南北直通，故谓之孔山也。山在蒲城西南三十余里。河水又右会区水。《山海经·西次四经》之首曰阴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谷、柞，其下多杻、橿，其阳多金玉。区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世谓之清水。东流入上郡长城，迳老人山下，又东北流，至老人谷，傍水北出，极溪便得水源。清水又东，得龙尾水口。水出北地神泉障北山龙尾溪，东北流，注清水。清水又东，会三湖水。水出南山三湖谷，东北流入清水。清水又东，迳高奴县，合丰林水，《地理志》谓之洧水也。故言：高奴县有洧水，肥可難。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称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

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项羽以封董翳为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汉高祖破以县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语讹，谓之高楼城也。丰林川长津泻注，北流会清水。清水又南，奚谷水注之。水西出奚川，东南流入清水。清水又东，注于河。河水又南，蒲川水出石楼山，南迳蒲城东，即重耳所奔之处也。又南历蒲子县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广《晋纪》称：刘渊自离石南移蒲子者也。阚骃曰：蒲城在西北，汉武帝置。其水南出，得黄卢水口。水东出蒲子城南，东北入谷，极溪便水之源也。蒲水又南，合紫川水，水东北出紫川谷。西南合江水，江水出江谷，西北入紫川水。紫川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水。河水又南合黑水。水出定阳县西山，二源奇发，同泻一壑，东南流，迳其县北；又东南流，右合定水，俗谓之白水也。水西出其县南山定水谷，东迳定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定水之阳也。定水又东注于黑水，乱流东南，入于河。

【注释】

①“南”下脱“过”字。

②查赫连勃勃龙升仅六年(407～412)，后即改元凤翔。此处龙升七年，可能即凤翔元年。待考。

【译文】

又往北流过北地郡富平县西边，

河畔有两座山峰相对并峙，河水就从两山间流出——这就是上河峡，世人称为青山峡。河水穿过山峡北流，往东分出一条支流。河水又往北流经富平县旧城西边，秦时设置北部都尉，治所就在这座县城。王莽称郡为威戎，县名持武。建武年间(25～57)，曹凤，字仲理，当了北地太守，他施政教化成绩特别出色，因此在九里谷高冈亭有黄龙出现。龙角长三尺，龙身粗十围，尾长十余丈。皇帝嘉奖他，赏赐丝绸百匹，把俸禄增加到中二千石。河水又北流，河中洲上有个薄骨律镇城，就是赫连勃勃的果城。直到今天，洲上还有桑树和果树林残留下来。但薄骨律一名来自戎族地区，城名语义却无从查考。访问当地老人，都说据前辈博闻广识的人士相传：赫连时候有一匹骏马死在这里，取骏马的毛色为城名，称为白口騮，音讹为“薄骨律”，相沿至今不改，不知是否如此。河水又流经典农城东边，世人称为胡城。又往北流经上河城东边，世人称为汉城。薛瓒说：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就是此城。冯参当上河典农都尉时，治所就在这里。河水又往北流经典农城东边，俗称吕城，也是冯参的驻地，在这里管理农民。河水又往东北流过廉县老城东边，就是王莽的西河亭。《地理志》说：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北流，与支流相汇合。这条支流上流承接大河，往东北流经富平城，随处分水灌溉田园，北流注入河水，但今天已经无水了。《尔雅》说：灉，反回重新流入的意思，是说河水决口溢出后重又流入。河水有灉水，正像汉水有潜水一样。河水又往东北流经浑怀障西边，按《地理志》，这是浑怀都尉在塞外的治所。太和(227～233)初年，平定了三齐，把历下的百姓迁到这里来居住，因而有了历城这地名，这里南距北地三百里。河水又往东北流经石崖山西边，山离北地五百里。山间的岩石上，有天然形成的纹理，形状都像虎和马，轮廓分明，像是画成一般，所以又

叫画石山。

又往北流过朔方郡临戎县西边，

河水往东北流经三封县老城东边。三封县置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 120)。《十三州志》说：三封县在临戎县西一百四十里。河水又往北流经临戎县老城西边。临戎县置于元朔五年(前124)，原来是朔方郡的治所，王莽称为推武。河水又往北流，有一条支渠往东分出，东经沃野县老城南边，分水口叫铜口。沃野县建立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0)，就是王莽的绥武。支渠引水东流来灌溉田亩，所谓引水流通，全在我们自己的智慧，这话真不错。河水又折向北方，成为南河分出。河水又北流，在窳浑县老城东往西分流溢出。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开拓朔方郡，县城就是西部都尉治所。那里有一条路，从县城西北通出鸡鹿塞。王莽把郡名改为沟搜，县名改为极武。河水溢出后积聚成屠申泽，这片沼泽东西广达一百二十里。《地理志》说：屠申泽在县东，指的就是此泽。阚骃则称为窳浑泽。

从县北转弯东流，

河水又转弯东流，这就是北河。汉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越过梓岭，在北河造桥。北河往东流经高阙南边。《史记》载，赵武灵王采用胡人服装以后，从代沿着阴山脚下直到高阙，都建了要塞。山下有长城，长城旁边，连绵的山脉高插云天，中间有个断口，在两岸巍然耸立，多有云雾缭绕，望去就像宫阙似的，以形状取名，所以叫高阙。从高阙往北去荒中，阙口有一座城，跨山构筑，称为高阙戍。从古代直到今天，常在城内驻扎重兵守卫，以守备边塞的要道。汉朝元朔四年(前 125)，卫青率领了十万大军，在高阙打败了右贤王，就是这地方。河水又往东流经临河县旧城北边。汉武帝元朔三年，把这里封给代恭王的儿子刘贤，立为侯国；这就是王莽的监河。

到河目县西边，

河水从临河县往东流经阳山南麓。《汉书注》说：阳山在河北。指的就是这座山。河水往东流过石迹阜西边。这座小山上的岩石，碎裂后露出的斑纹都有马、鹿的蹄痕，因而得名。河水转弯南流，从河目县旧城流过，县城在北假地带。北假是个地名，从高阙以东，沿河在两岸连山之间，直到阳山以远一带地方，都叫北假。《史记》说：秦派蒙恬率领十万人马，北上攻打胡人，渡河夺取了高阙，把守住阳山的北假。北河又南流，与南河汇合。南河上游承接西河，往东流经临戎县老城北边，又往东流经临河县南边，又往东流过广牧县老城北边。老城是东部都尉治所，就是王莽的盐官。南河流了二百里左右路程，往东与河水相汇合。河水又往南流过马阴山西边。《汉书音义》说：阳山在河北，阴山在河南。说的就是这座山。但据实地核查，阴山却不在河南。《史记音义》说：五原安阳县北有马阴山。现在山在县北，却说是在河南，这又是存疑造成的错误。我按南河、北河以及安阳县以南，都是沙丘，没有其他特别的山，所以《广志》说：朔方郡北部有流沙七处，却没有与此相当的山，这是《音义》、《广志》的偏见。说阴山在河水东南，倒还差不多。河水又往东南流经朔方县旧城东北。《诗》说：在那朔方筑城，说的就是这地方。汉元朔二年(前127)大将军卫青把河南那片地方立为朔方郡，派校尉苏建去筑朔方城，就是此城。王莽则称为武符。按《地理志》说：金连盐泽、青盐泽都在县南。又按《魏土地记》说：县里有个大盐池，池里的盐颗粒粗大而色泽青白，名叫青盐，又叫戎盐，可入药。汉时设置典盐官。大盐池离平城宫一千二百里，在新秦一带。服虔说：新秦是地名，在北面方圆千里。如淳说：在长安以北，朔方以南。薛瓒说：秦驱逐了匈奴，把河南一带纳入版图，并迁了一些百姓过去，以充实人口，称为新秦。

折向南方，流过五原郡西安阳县南边，

河水从朔方向东转弯，从渠搜县老城北边流过。按《地理

志》，朔方有渠搜县，是中部都尉治所，就是王莽的沟搜亭。《礼·三朝记》说：北方开发渠搜，南方安抚交趾。这里把北方与南方相对并举，这也就是《禹贡》里所说的析支、渠搜。河水又往东流经西安阳县老城南边，王莽改名为漳安。河水又往东流经田辟城南边。《地理志》说：这是旧时的西部都尉治所。

折向东方，流过九原县南边，

河水又往东流经成宜县老城南边，王莽改名为艾虏。河水又往东流经原亭城南边。阚骃《十三州志》说：这是中部都尉治所。河水又往东流经宜梁县旧城南边。阚骃说：在五原西南六十里，现在人们称为石崖城。河水又往东流经稒阳城南边，这就是东部都尉治所；又从河阴县旧城北边流过，又往东流经九原县旧城南边，秦始皇设置九原郡，治所就在这里；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改名为五原，也就是王莽的获降郡成平县。老城西北与一城相对，大概是五原县老城，也就是王莽的填河亭。《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前302)，邯郸朝廷命令吏大夫的奴仆迁居到九原，又命令将军大夫的嫡子和驻防边境的官吏，都穿上胡人的服装。老城南对长河，北依连山。秦始皇驱逐了匈奴，傍着河水东岸修筑保垒，与阴山连成一线，成为河上的要塞。徐广《史记音义》说：阴山在五原以北。指的就是此山。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起自临洮，东到辽海，西傍阴山，兴工修筑长城，又去南方开拓南越。民伕白天戒备，夜间开工，劳瘁不堪，怨声载道。所以杨泉《物理论》说：秦始皇派蒙恬修筑长城，到处躺满了死尸。民歌说：生儿你别去抚养，生女你喂她成长。你没看见长城下，遍地是尸骨纵横！百姓的怨恨痛苦，已经到了这地步！蒙恬临死时说：从临洮开始直到辽东，筑城挖壕万余里，不可能不掘断地脉，这本来就该办死罪了！

又往东流过临沃县南边，

临沃就是王莽的振武。河水又东流，分出一条支流。河水又

东流，石门水往南注入。石门水发源于石门山。《地理志》说：发源于北方的石门障，说的就是这座山。从石门障往西北走，就到光禄城。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回国，诏令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等，率领骑兵一万六千名，护送单于去幕南镇守光禄城。光禄城是光禄大夫徐自为所筑，因而得了光禄之名。光禄城东北，就是怀朔镇城。水从石门障往东南流，从临沃城东边流过，往东南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经稒阳县老城南边，就是王莽的固阴。《地理志》说：从县北发源于石门障。河水冲塌了它的西南角，又往东南流，有支流注入。这条支流上口在临沃县承接大河，往东奔流了七十里，灌溉着北岸南北二十里间的田亩，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经塞泉城南边，往东流去。

又往东流过云中郡桢陵县南边，又往东流过沙南县北边，从县东折向南流，经过沙陵县西边，

大河往东流经咸阳县旧城南边，就是王莽的贲武。河水曲折地奔流，白渠水注入。白渠水发源于塞外，往西流过定襄武进县旧城北边。武进县是西部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伐蛮，世祖建武年间立为侯国，封给赵虑。白渠水往西北流经成乐城北边。《郡国志》说：成乐，原属定襄。《魏土地记》说：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现在是云中郡治所，又名石卢城。白渠水又往西流经魏云中宫南。《魏土地记》说：云中宫在云中县老城东四十里。白渠水又往西南流经云中老城南边，这是旧时赵国地方。《虞氏记》说：赵武侯从五原河曲开始筑长城，东端直到阴山。又在河西建造大城，一边崩塌，没有筑成，于是在阴山河曲，另卜新址，向神祈祷。白天见有一群天鹅在云中翱翔，整天盘旋不去，下面现出大片亮光。武侯说：天鹅莫非是为我而来的吗？于是就在那里筑城，这就是今天的云中城。秦始皇十三年（前234），设置云中郡，王莽改郡名为受降，县名叫远服。白渠水又往西北流经沙陵县老城南边，这就是王莽的希恩县。渠水往西注入沙陵湖。还有一条芒干

水，发源于塞外，往南流经钟山，就是阴山。从前郎中侯应对汉朝皇帝说：阴山东西千余里，可说是单于的园林。自从孝武帝出兵，在漠北争夺这片地方，匈奴失去了阴山，经过那里没有不痛哭的。他说的就是这条山脉。渠水往西南流经武皋县，就是王莽的永武；又往南流过原阳县老城西边，又往西南与武泉水汇合。武泉水发源于东方的武泉县老城西南。武泉县就是王莽的顺泉。武泉水往南流，又折向西边，流经北舆县老城南边。按《地理志》，五原有个南舆县，就是王莽的南利，所以这里加北字，叫北舆，旧时原是中部都尉治所。《十三州志》说：广陵有舆县，所以这里加北字，叫北舆，但两地相距太远，恐怕是不会以南北方位来区别地名的。武泉水又往西南注入芒干水。芒干水又往西南流，从白道南谷口流过，右边有一座城，傍着长城，背靠山岭，前临沼泽，叫白道城。从城北出去，有一道高坡，叫做白道岭。沿路有个土洞，洞中有泉水涌出，永远汲不完。我常读《琴操》，看到《琴慎相和雅歌录》，有“饮马长城窟”的诗句。待到走了这条路，追想起古时的事，才知道写得非常确切，并非虚言。回头眺望左右两边，山顶上有一道像是塌毁的城墙废址，沿着溪流和山岭蜿蜒伸展，东西都看不到尽头，想来可能就是赵武灵王所筑。芒干水又往西南流过云中城北边，有白道中溪水注入。溪水发源于武川以北的边塞，往南流经武川镇城，这座城是景明年间(500～503)为防御北狄而筑。水往西南流，穿过峡谷，流过魏帝行宫东边，世人称为阿计头殿。宫城在白道岭北边的山上，城角建成圆形，不是方方正正的；四座城门上高筑城楼，城内只有高台殿宇而已。水又往西南流过中溪，出山后往西南流，在云中城以北往南注入芒干水。芒干水又西流，塞水发源于怀朔镇东北的芒中，往南流经广德殿西山下。我在太和十八年(494)随从高祖到北方巡察，到了阴山的讲武台。台的东边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的手笔。从台西出去，往南登山，山上没有树木，只是一座光山而已，广德

殿就在那里。殿宇四面披檐，两边有廊，厅堂内和藻井上都描绘奇禽异兽。宫殿西北是焜煌堂，楹柱方椽都精雕细琢，模仿古时的温室殿。当时高祖鸾驾临幸朔北荒漠的边区，南秦王仇池杨难当撤去藩国称号前来投诚归顺，通过翻译来朝拜高祖，这就是他觐见的地方，所以取名广德殿。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刻石立碑，颂扬当时这件史事，碑文的颂词说：清除国内的祸害，威慑四境的边疆。无论是蛮戎各族，直到那西方的氐羌，无人不心悦诚服，携带翻译前来拜望。南秦恭顺地俯首听命，敬畏地纳土请降。巍峨的广德殿，壮丽的焜煌堂！这是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的手笔。碑的背面题着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随从大臣的姓名，仿佛新刻的一样。塞水经过山谷南端出山，往西南注入芒干水。芒干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沙陵湖，湖水往西南注入大河。河水往南流进桢陵县西北，沿着胡山，流经沙南县东北，从二县的两山之间流出。我在太和年间当尚书郎，随从高祖到北方巡察，那一带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地方。县城在山南，就是王莽的桢陆，北距云中城一百二十里。县南六十里左右，有两座大山东西对峙，山的西边临河，河水往南流。按照水脉来核对经文，其中记述川流经过之地，次序却颇不相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又往南流过赤城东边，又往南流过定襄郡桐过县西边，

定襄郡是在汉高帝六年(前201)设置，就是王莽的得降。桐过县，王莽改名为椅桐。河水在二县中间的一段，有个渡口叫君子济。皇魏桓帝十一年，皇上西行到榆中视察，往东去代郡各地巡行。洛阳有个大商人带了钱币货物跟在后面，夜间迷了路，去投宿于渡口津长处。津长名叫子封，送他过河。不料商人暴病而死，津长把他埋葬了。商人的儿子来寻父亲的遗体，掘开坟墓，抬出尸体，所带的行李财货丝毫没有损失。商人的儿子把所有的金银都赠送给津长，津长却不接受。这件事传到皇帝那边，皇帝说：真是一位君子！于是就把渡口取名为君子济。渡头在云中城西

南二百余里。河水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契吴的东山，往西流经旧时乡里的南边，北方俗称契吴亭。水又西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有树颓水注入。树颓水发源于东山，往西南流，右边汇合中陵川水。川水发源于中陵县西南山下，北方俗称大浴真山，水也叫大浴真水，往东北流经中陵县老城东边，北方俗称北右突城，就是王莽的遮害。《十三州志》说：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世祖建武二十五年(49)置。川水又往西北流，右边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东山，北方俗称贷敢山，水也叫贷敢水。水往西北流，注入中陵水。中陵水又往西北流经善无县老城西边，就是王莽的阴馆。《十三州志》说：这是旧时定襄郡的治所，按《地理志》，是雁门郡的治所。水又往西北流，右边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东山脚下，北方俗称吐文水，山也叫吐文山。水往北流经锄亭南边，又往西流经土壁亭南边，西流出峡，在左边注入中陵水。中陵水又北流，分成两条，一条往东北流，叫沃水；又往东流经沃阳县老城南边，北方俗称可不埿城，就是王莽的敬阳。又往东北流经沃阳城东边，又往东与可不埿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东南六十里的山下，往西北流，注入沃水。沃水又往东流经参合县南边。参合县是魏国依参合陉而命名的，北方俗称仓鹤陉，有路从中间通过，那地方也叫参合口。这个山口在县城西北，《燕书》中所谓太子宝从河西领兵回到参合，三军溃散奔逃，说的就是这地方。魏国立为县，隶属于凉城郡，西距沃阳县老城二十里。县城北面十里，有个都尉城。《地理志》说：这是沃阳县西部都尉治所。北方俗称阿养城。沃水又东流，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县城东南六十里的山下，北方俗称灾豆浑水，往西北流，注入沃水。沃水又往东北流，注入盐池。《地理志》说：盐泽在东北。指的就是盐池。现在盐池西南距沃阳县老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清宁静，渊深不流，东西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就是凉城郡治；池西有一座旧城，俗称凉

城，郡也按此城取名。《地理志》说：盐泽有长、丞等官，凉城就是他们的治所。城西三里有小山，山下有泉水，往东南流注入池中。这座小山北方俗称大谷北堆，水也因山而取名。中陵川水从支流分出处往西北流，右边在连岭北边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沃阳县东北山下，北方俗称乌伏真山，水叫诰升袁河，往西南流经沃阳县，在左边与中陵川汇合，往西南乱流，汇合了一条水，北方俗称树颓水。树颓水发源于东山下，往西南流，在右边与诰升袁水汇合，乱流向西南奔去，分为两条：左边那条分支往南流，北方俗称太罗河；右边那条往西流经老城南面，北方俗称昆新城，水从城边往西南流，注入大河。河水又南流，有太罗水注入。太罗水上源承接树颓河，往南流，向西转弯，流过武州县老城南边。《十三州志》说：武州县在善无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北方俗称太罗城，水也依城命名。太罗水往西南流，有一条水注入，这条水从老城西北五十里流来，往南流经老城西，北方俗称故槃回城，又南流注入太罗河。太罗河又往西南流，注入大河。河水又在左边流到湳水口，湳水发源于西河郡美稷县，往东南流。《东观记》说：郭伋，字细侯，当并州牧。先前在州任职时，平时对百姓有恩德，因此老老小小手拉着手在路上迎接他。他到西河美稷巡察时，有几百个小孩跨着竹马来迎接拜见他。郭伋问道：你们为什么老远来到这里？孩子们说：听说您来了，我们很高兴，所以来迎接您。郭伋向他们道谢后，就打发他们回去，孩子们又送他到城外，问道：您哪一天回来呀？郭伋估算了一下，就把日期告诉他们。但回来时却早了一天，想到了孩子们，他就在野亭里留宿，待到约定的日子才走。水又往东南流，羌人都以水为姓氏。汉冲帝时，羌人湳狐奴归化于汉，他就是羌人的头目。这条水民间也称为遄波水，往东南流进长城东边。咸水发源于长城西边的咸谷，东流注入湳水。湳水又往东南流，浑波水发源于西北方的穷谷，往东南流注入湳水。湳水又往东流经西河富昌县老城南边，就是王莽的

富成。湳水又东流，注入大河。河水在左边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善无县老城西南八十里。水往西流，经吕梁之山，称为吕梁洪。吕梁山岩石层沓，山谷低平，山涧弯弯曲曲，崖岸又高又深；高耸的巨岩陡峭千丈，河流冲激，波涛汹涌，势如雷电，轰隆之声震天动地。从前吕梁没有开凿时，河水从孟门流出来，大禹凿通这里来疏导河水。司马彪说：吕梁在离石县以西。今天在县西爬山越岭探寻河水，都看不到有什么阻障，到了这里才成为河上重大的险地。这就是吕梁，在离石北方偏东约二百余里。

又往南流过西河郡圁阳县东边，

西河郡设置于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王莽改名为归新。圁水发源于上郡白土县的圁谷，往东流过县南。《地理志》说：圁水发源于西方，东流入河。白土县，王莽改名为黄土。圁水往东流到长城，与神衔水汇合。神衔水发源于县南的神衔山，出峡后往东流到长城，注入圁水。圁水又往东流经鸿门县，就是旧时的鸿门亭。《地理风俗记》说：圁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苑、火井庙，那里有火从地下冒出。圁水又东流，梁水注入。梁水发源于西北方的梁谷，往东南流，注入圁水。圁水又往东流经圁阴县北边。圁阴县是汉惠帝五年(前190)所立，王莽改名为方阴。又东流，桑谷水注入。桑谷水发源于西北方的桑溪，往东北流，注入圁水。圁水又往东流经圁阳县南边，东流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有端水注入。端水发源于西方的号山。《山海经》说：山上的树大多是漆棕，草大多是芎䓖，又多汵石，端水就发源在这里，东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有诸次之水注入。这条水发源于上郡的诸次之山。《山海经》说：诸次之山是诸次之水的发源地。山上多树无草，没有鸟兽栖息，但大象和蛇却很多。水往东流经榆林塞，世人又称为榆林山，就是《汉书》所谓榆溪旧塞。从这条溪流往西走，都是长满榆树和柳树的泽地，沿着沙陵一直延展到龟兹县西北，所以叫广长榆。王恢说：种植榆树作为屏障。就是指这地方。

苏林认为榆中在上郡,其实不是。按照《始皇本纪》,在西北驱逐了匈奴,从榆中沿着河水以东,与阴山相连。但榆中在金城以东五十里左右,阴山则在朔方以东,照此推断,榆中是不可能在上郡的了。《汉书音义》以为苏林是弄错了,这话说得不错。诸次之水往东流进长城,与小榆水汇合。沿着溪涧往西北走,到了山谷尽头就是它的源头了。又往东流与首积水汇合。首积水发源于首积溪,往东注入诸次水,又往东流,注入河水。《山海经》说:诸次之水东流注入河水,说的就是这条水。河水又南流,汤水注入。《山海经》说:汤水发源于上申之山,山上没有草木,却多大石,下面榛树和楛树却很多,汤水就发源在这里,东流注入河水。

又往南流过离石县西边,

奢延水在这里注入河水。奢延水发源于奢延县西南的赤沙阜,往东北流。《山海经》说生水发源于孟山,就指这条水。郭景纯说:孟字也有写作明字的。汉时破羌将军段颎在奢延泽击溃羌人,羌人都逃往洛川。洛川在南,民间因此水流经县境,就叫它奢延水,又叫朔方水。水往东北流经旧县城南边,这就是王莽的奢节。赫连勃勃龙升七年,派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在此水以北、黑水以南改筑了一座大城,名叫统万城。城以蒸过的泥土精工修筑,非常坚固,虽然年代已久,但高城雉堞仍像新的一样。又制造了各种兵器,千锤百炼,弄得都是锋利精良。又制了一把宝刀,装上雕着龙雀的大环,号称大夏龙雀。刀背上刻的铭文说:古代最锋利的兵器,吴楚宝剑号称湛卢;今日又有大夏龙雀,威名传遍京都。可使远方诸国归顺,可将逃亡者安抚。雄威震慑天下,就像风吹草伏。世人十分珍视这把宝刀。又用铜铸成大鼓、飞廉神兽、铜人、铜驼、龙虎之类,都用黄金装饰,排列在宫殿前面。这座统万城就是现在夏州的治所。奢延水又往东北流,与温泉水汇合。水源出自西北的沙溪,往东南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流,有黑水注入。黑水源出奢延县的黑涧,往东南流过沙陵,注入奢

延水。奢延水又东流，汇合了交兰水。交兰水发源于龟兹县交兰谷，往东南流，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往东北流，与镜波水汇合。镜波水发源于南邪山的南谷，往东北流，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往东流经肤施县，有帝原水发源于西北方的龟兹县，往东南流。这地方因收留过龟兹国投降的胡人居住，所以得名。水又往东南流，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流，从肤施县南边流过。肤施县设于秦昭王三年(前 304)，是上郡的治所。汉高祖平定了三秦，又立为郡。王莽任命马员为增山连率，王莽失败后，马员归降世祖，世祖仍旧任命他为上郡太守。司马彪说：增山是上郡的别名。奢延水往东流进五龙山。《地理志》说：县里有五龙山、帝原水，从这里起，下流也通称为帝原水。水流过长城东边，在白翟地区流出。又有平水发源于西北方的平溪东南，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流，走马水注入。走马水发源于西南方长城以北的阳周县老城南边的桥山，从前秦二世就是在这里逼使蒙恬自杀的。王莽改名为上陵畤，这是因为山上有黄帝墓的缘故。黄帝死后，只留下弓和剑，所以世人都说黄帝升仙了。水往东流，从前段颎追击羌人出了桥门，追到走马水，听说羌人在奢延泽，就是这地方。所谓门，就是桥山的长城门。秦始皇命令太子扶苏和蒙恬一起筑长城，从临洮开始直到碣石，就是这道城。水往东北流进长城，又往东北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流，与白羊水汇合。白羊水发源于西南的白羊溪，顺溪往东北流，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流，注入河水。《山海经》说：生水东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陵水注入。陵水发源于陵川的北溪，往南流过平原，折向西边注入河水。河水又往南流到离石水口。离石水发源于离石北山，往南流经离石县老城西边。《史记》说：秦昭王攻赵，夺取离石。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把这里封给代共王的儿子刘绾，立为侯国，后汉时是西河郡的治所。水又往南流出，折向西边，流过隰城县老城南边。汉武帝元朔三年把这里封给代共王的儿子刘忠，立为侯国，就是

王莽的慈平亭。胡人因民间语讹，至今还叫它千城。水往西流，注入河水。

又往南流过中阳县西边，

中阳县旧城在东边，汾水流过城东，与河水隔了好几重山，并不濒河。

又往南流过土军县西边，

土军县是吐京郡的治所，老城也就是土军县的老县城。由于胡语与汉语对译，音变而致讹。城形椭圆而不方正，汉高帝十一年(前 196)把它封给武侯宣义，立为侯国。县里有一条龙泉。出城往东南方走去，道路左边山下的牧马川出产名马，十分雄骏，就像滇池天马一样。水往西北流到老城东南。土军水发源于道路左边的高山上，往西南注入龙泉。龙泉水又北转流经城东，往西北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与契水汇合。沿溪边往东进入山谷，到尽头就是水源了。又往南流到禄谷水口，水源往东在溪流的尽处。河水又南流，接纳了大蛇水。此水发源于溪头，西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在右边接纳了辱水。《山海经》说：辱水发源于鸟山，山上多桑树，山下多楮树，山北多产铁，山南多产玉。水往东流注入河水，俗称秀延水。辱水往东流到浣水口，沿溪往西转弯，溪流尽头就是浣水的源头。辱水又东流，与根水汇合。西南溪下就是根水的发源地，往东北注入辱水。辱水又往东南流，有露跳水从西露溪流来，先往东流，又往东北流入辱水，乱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在左边汇合信支水。信支水发源于东露溪，西流汇入河水。河水又南流，在左边汇合石羊水，循着溪流往东进山，水源出自山谷尽头，西流注入河水。

又往南流过上郡高奴县东边，

域谷水从东方的荒原出发，往西流经长溪，往西南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与孔溪口一条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孔山南麓，循溪西流，注入河水。孔山上有三个洞穴，大小如车轮，东西两边

相距都差不多，约二丈左右，南北穿山直通，所以叫孔山。孔山在蒲城西南三十余里。河水又在右边汇合区水。《山海经·西次四经》开头第一列山就是阴山，西北一百七十里是申山，山上多长小米和柞树，山下多杻树和橿树，山南多产金玉，区水就发源在这里，东流注入河水。世人把它叫做清水，往东流入上郡长城，流经老人山下，又往东北流到老人谷。沿着水边往北走，到了溪流尽头就是水源了。清水又往东流到龙尾水口，龙尾水发源于北地神泉障北山的龙尾溪，往东北流，注入清水。清水又东流，汇合了三湖水。三湖水发源于南山的三湖谷，往东北流，注入清水。清水又往东流经高奴县，汇合了丰林水。《地理志》称为洧水。所以说高奴县有洧水，水上有油，能燃烧，可以采集起来使用。《博物志》说：酒泉延寿县南山有泉水流出，大小有如箩筐，在地上冲出一条水沟。水上有油，稠腻得像肉汁一样，舀来放到器皿中，开始时呈黄色，以后就变成黑色，好像凝冻的油脂一样，点着后很明亮，和油脂没有分别。用这种油来漆车和水碓上的铁圈极好，当地人称为石漆。水上浮油也到处都有，不止高奴县洧水一处。项羽把这地方封给董翳为翟王，让他住在这里，所谓三秦，这就是其中之一。汉高祖攻下这地方，设立为县，就是王莽的利平。民间语讹，把它称为高楼城。丰林川长流泻注，北流与清水汇合。清水又南流，奚谷水注入。奚谷水发源于西方的奚川，往东南流入清水。清水又东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有蒲川水发源于石楼山，南流经过蒲城东边，这就是重耳逃奔的地方。又往南流经蒲子县老城西边，这是当今大魏所属汾州的治所。徐广《晋纪》说：刘渊从离石南迁到蒲子。阚骃说：蒲城在西北，汉武帝所置。蒲川水往南流，有黄卢水口。黄卢水发源于东方的蒲子城南边，往东北流入谷，溪流尽头就是水源了。蒲水又南流，与紫川水汇合。紫川水发源于东北的紫川谷，往西南流，汇合了江水。江水发源于江谷 往西北注入紫川水。紫川水又往西北流，注入蒲水；

蒲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汇合了黑水。黑水发源于定阳县的西山，两个源头齐发，一同泻入一个深渊，往东南流经县北，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定水，俗称白水。定水发源于该县南山的定水谷，往东流经定阳县老城南边。应劭说：县城在定水北边。定水又东流，注入黑水，乱流往东南注入河水。

水经注卷四

河　　水

【原文】

又南过河东北屈县西，

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上有穴如轮，风气萧瑟，习常不止。当其冲飘也，略无生草，盖常不定，众风之门故也。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登孟门，九河之隥。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

浚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异源合舍，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鲤鱼，历涧东入，穷溪首便其源也。《尔雅》曰：鳣，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非夫往还之会，何能便有兹称乎？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水东出羊求川，西迳北屈县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郑，次于南屈。应劭曰：有南，故加北。《国语》曰：二五言于献公曰：蒲与二屈，君之疆也。其水西流，注于河。河又南为采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晋里克败狄于采桑是也。赤水出西北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河水又南合蒲水。西则两源并发，俱导一山，出西河阴山县，王莽之山宁也。阴山东麓南水，东北与长松水合。水西出丹阳山东，东北流，左入蒲水。蒲水又东北与北溪会，同为一川，东北注河。河水又南，丹水西南出丹阳山，东北迳冶官东，俗谓之丹阳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矣。其水东北会白水口，水出丹山东，而西北注之。丹水又东北入河。河水又南，黑水西出丹山东，而东北入于河。河水又南至崿谷，傍谷东北穷涧，水源所导也。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洛水自猎山枝分东派，东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筑馆洛阴，指谓是水也。

又南过皮氏县西，

皮氏县，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龙门东南，不得延迳皮氏，方届龙门也。

又南出龙门口，汾水从东来注之。

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岸上并有庙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灭，不可复识，一碑是太和中立。《竹书纪年》：晋昭公元年，河赤于龙门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京房《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河水又南，右合畅谷水。水自溪东南流，迳夏阳县西北，东南注于河。河水又南迳梁山原东。原自山东南出至河，晋之望也。在冯翊夏阳县之西北，临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晋侯以问伯宗，即是处也。《春秋穀梁传》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辇者不避，使车右鞭之。辇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远矣。伯尊因问之。辇者曰：君亲缟素，率群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横溪水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层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尔雅》，山三成为昆仑丘，斯山岂亦昆仑丘乎？山下水际，有二石室，盖隐者之故居矣。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溪水又东南，迳夏阳县故城北，故少梁也，秦

惠文王十一年，更从今名矣。王莽之冀亭也。其水东南注于河。昔韩信之袭魏王豹也，以木罂自此渡。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水出西北梁山，东南流，迳汉阳太守殷济精庐南，俗谓之子夏庙。陶水又南迳高门南，盖层阜堕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东南迳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阳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今高门东去华池三里。溪水又东南，迳夏阳县故城南。服虔曰：夏阳，虢邑也，在太阳东三十里。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溪水东南流入河。昔魏文侯与吴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即于此也。河水又南，徐水注之。水出西北梁山，东南流迳汉武帝登仙宫东。东南流，绝强梁原，右迳刘仲城北，是汉祖兄刘仲之封邑也。故徐广《史记音义》曰：郃阳，国名也，高祖八年，侯刘仲是也。其水东南迳子夏陵北，东入河。河水又南，迳子夏石室东。南北有二石室，临侧河崖，即子夏庙室也。

又南过汾阴县西，

河水东际汾阴脽，县故城在脽侧。汉高帝六年，封周昌为侯国。《魏土地记》曰：河东郡北八十里有汾阴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丘，上有后土祠。《封禅书》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丘是也。又有万岁宫。汉宣帝神爵元年，幸万岁宫，东济大河，而神鱼舞水

矣。昔赵简子沉栾徼于此，曰：吾好声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进一人，是长吾过而黜吾善。君子以为能谴矣。河水又迳郃阳城东。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郑，还筑汾阴、郃阳，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为太姒之国。《诗》云：在郃之阳，在渭之涘。又曰：缵女维莘，长子维行。谓此也。城北有瀵水，南去二水各数里。其水东迳其城内，东入于河。又于城内侧中，有瀵水，东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东流注于河。水南犹有文母庙，庙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县取名焉。故应劭曰：在郃水之阳也。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开源，喷泉上涌，大几如轮，深则不测，俗呼之为瀵魁。古人壅其流以为陂水，种稻，东西二百步，南北百余步，与郃阳瀵水夹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潜相通。故吕忱曰：《尔雅》，异出同流为瀵水。其水西南流，历蒲坂西，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迳陶城西。舜陶河滨。皇甫士安以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称，盖从此始之。南对蒲津关。汲冢《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

又南过蒲坂县西，

《地理志》曰：县，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应劭曰：秦始

皇东巡，见有长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晋文公以赂秦，秦人还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瓒注《汉书》曰：《秦世家》以垣为蒲反，然则本非蒲也。皇甫谧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阳及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庙。魏秦州刺史治。太和迁都，罢州，置河东郡。郡多流杂，谓之徙民。民有姓刘名堕者，宿擅工酿，采挹河流，酝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潲浆焉。别调氛氲，不与佗同。兰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贡选，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牵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顾，思同旅语。索郎，反语为桑落也。更为籍征之隽句，中书之英谈。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迳历山下，上有舜庙。周处《风土记》曰：旧说，舜葬上虞。又记云：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余按：周处此志为不近情，传疑则可，证实非矣。安可假木异名，附山殊称，强引大舜，即比宁壤？更为失志记之本体，差实录之常经矣。历山妫汭言是，则安于彼乖矣。《尚书》所谓釐降二女于妫汭也。孔安国曰：居妫水之内。王肃曰：妫汭，虞地名。皇甫谧曰：纳二女于妫水之汭。马季长曰：水所出曰汭。然则，汭似非水名。而今见有二水，异源同归，浑流西注入于河。河水南迳雷首山西。山临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书》所谓壶口、雷首者也。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

城，世又曰尧城。阚骃曰：蒲坂，尧都。按《地理志》曰：县有尧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似，千载眇邈，非所详耳。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县雷首山。县北与蒲坂分山，有夷齐庙。阚骃《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独头山，夷、齐所隐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茂丘阜，俗谓之夷、齐墓也。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传》曰：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良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于雷水之干是也。昔赵盾田首山，食祁弥明翳桑之下，即于此也。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传》谓之涑川者也。俗谓之阳安涧水。

又南至华阴潼关，渭水从西来注之。

汲郡《竹书纪年》曰：晋惠公十五年，秦穆公帅师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春秋左氏》：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纳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于此。子推笑曰：天开公子，子犯以为功，吾不忍与同位，遂逃焉。河水历船司空，与渭水会。《汉书·地理志》：旧京兆尹之属县也。左丘明《国语》云：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华岩。《开山图》曰：有巨灵胡者，遍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所谓巨灵赑屃，首冠灵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故升华岳而观厥迹焉。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

里，东回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谓之北君祠。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请焉。从此南入谷七里，又届一祠，谓之石养父母，石㨄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空迂回，顿曲而上，可高六丈余。山上又有微涓细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陟，更无别路。欲出井，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也。出井东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许，又复东上百丈崖，升降皆须扳绳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缘旁稍进，迳百余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神像有童子之容。从祠南历夹岭，广裁三尺余，两箱悬崖数万仞，窥不见底。祀祠有感，则云与之平，然后敢度，犹须骑岭抽身，渐以就进，故世谓斯岭为搦岭矣。度此二里，便届山顶。上方七里，灵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于涧；一名太上泉，东注涧下。上宫神庙近东北隅，其中塞实杂物，事难详载。自上宫东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岭，东南望巨灵手迹，惟见洪崖赤壁而已。都无山下上观之分均矣。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濩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迳通谷，世亦谓之通谷水，东北注于河。《述征记》所谓潼谷水者也。或说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关东北流，水侧有长坂，谓之黄巷坂，坂旁绝涧，陟此坂以升潼关，所谓溯黄巷以济潼矣。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故《西京赋》曰：岩险周固，衿带易守，所谓秦得百二，并吞诸侯也。

是以王元说隗嚣曰：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足霸矣。郭缘生《记》曰：汉末之乱，魏武征韩遂、马超，连兵此地。今际河之西，有曹公垒。道东原上，云李典营。义熙十三年，王师曾据此垒。《西征记》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旧城，城周百余步，北临大河，南对高山，姚氏置关以守峡。宋武帝入长安，檀道济、王镇恶或据山为营，或平地结垒，为大小七营，滨带河险。姚氏亦保据山原，陵阜之上，尚传故迹矣。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南则河滨姚氏之营，与晋对岸。河水又东北，玉涧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迳皇天原西。周固记开山东首[①]，上平博，方可里余，三面壁立，高千许仞，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上有汉武帝思子台。又北迳阌乡城西。《郡国志》曰：弘农湖县有阌乡。世谓之阌乡水也。魏尚书仆射阌乡侯河东卫伯儒之故邑。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迳阌乡城北，东与全鸠涧水合。水出南山，北迳皇天原东。《述征记》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赋》曰：咸征名于桃原者也。晋《太康地记》曰：桃林在阌乡南谷中。其水又北流，注于河。

又东过河北县南，

县与湖县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注于河。河水又东，永乐涧水注之。水北出于薄山，南流迳河北县故城西，故魏国也。晋献公灭魏，以封毕万。卜偃曰：魏，大名

也。万后其昌乎？后乃县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县也。今城南、西二面，并去大河可二十余里，北去首山十许里，处河山之间，土地迫隘，故《魏风》著《十亩》之诗也。城内有龙泉，南流出城；又南，断而不流。永乐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山经》，即渠猪之水也。太史公《封禅书》称：华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广曰：蒲坂县有襄山。《山海经》曰：蒲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东则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如准《封禅书》，二水无西南注河之理。今诊蓼水川流所趣，与共水相扶。永乐溪水导源注于河，又与渠猪势合。蒲山统目总称，亦与襄山不殊。故扬雄《河东赋》曰：河灵矍踢，掌华蹈襄。《注》云：襄山在潼关北十余里。以是推之，知襄山在蒲坂，溪水，即渠猪之水也。河水自河北城南，东迳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干木，晋之贤人也。魏文侯过其门，式其庐，所谓德尊万古，芳越来今矣。汲冢《竹书纪年》曰：晋武公元年，尚一军。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韭直大荔故芮也，此亦有焉。《纪年》又云：晋武公七年，芮伯万之母芮姜逐万，万出奔魏。八年，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九年，戎人逆芮伯万于郊。斯城亦或芮伯之故画也。河水右会槃涧水，水出湖县夸父山，北迳汉武帝思子宫、归来望思台东，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东，迳湖县故城北。昔范叔入关，遇穰侯于此矣。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广圆三百仞。武王伐纣，天下既

定，王巡岳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其中多野马，造父于此得骅骝、绿耳、盗骊之乘以献。周穆王使之驭以见西王母。湖水又北迳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记》曰：弘农湖县有轩辕黄帝登仙处。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有龙垂胡于鼎。黄帝登龙，从登者七十人，遂升于天。故名其地为鼎胡。荆山在冯翊，首山在蒲坂，与湖县相连。《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也。汉武帝改作湖。俗云黄帝自此乘龙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不言黄帝升龙也。《山海经》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棕、柟，多竹箭，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马。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故《三秦记》曰：桃林塞在长安东四百里，若有军马经过，好行则牧华山，休息林下；恶行则决河漫延，人马不得过矣。河水又东，合柏谷水。水出弘农县南石堤山。山下有石堤祠，铭云：魏甘露四年，散骑常侍、征南将军、豫州刺史领弘农太守、南平公之所经建也。其水北流，迳其亭下，晋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汉武帝尝微行此亭，见馈亭长妻。故潘岳《西征赋》曰：长征客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谓此亭也。谷水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东，右合门水，门水即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县东北，于拒阳城西北分为二水，枝渠东北出为门水也。门水又东北，历阳华之山，即《山海经》所谓阳华之山，门水出焉者也。又东北历峡，谓之鸿

关水。水东有城，即关亭也。水西有堡，谓之鸿关堡，世亦谓之刘、项裂地处，非也。余按上洛有鸿胪围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谓斯川为鸿胪涧。鸿关之名，乃起是矣。门水又东北历邑川，二水注之。左水出于阳华之阴，东北流，迳盛墙亭西，东北流与右水合。右水出阳华之阳，东北流，迳盛墙亭东，东北与左水合。即《山海经》所谓缙姑之水，出于阳华之阴，东北流注于门水者也。又东北，烛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于衙岭，世谓之石城山。其水东北流，迳石城西，东北合右水。右水出石城山，东北迳石城东，东北入左水。《地理志》曰：烛水出衙岭下谷。《开山图》曰：衙山在函谷山西南。是水乱流，东注于缙姑之水。二水悉得通称矣。历涧东北出，谓之开方口。水侧有阜，谓之方伯堆。宋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等，与建威将军柳元景北入，军次方伯堆者也。堆上有城，即方平所筑也。又东北迳邑川城南，即汉封窦门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窦门城，在函谷关南七里。又东北，田渠水注之。水出衙山之白石谷，东北流，迳故丘亭东，是薛安都军所从城也。其水又迳鹿蹄山西，山石之上，有鹿蹄，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刊。历田渠川，谓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烛水。烛水又北入门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门水又北迳弘农县故城东，城即故函谷关校尉旧治处也。终军弃繻于此。燕丹、孟尝亦义动鸡鸣于其下，可谓深心有感，志诚难夺矣。昔老子西入关，尹喜望气于此也。故赵至《与嵇茂齐书》曰：李叟入

秦，及关而叹。亦言《与嵇叔夜书》，及关尹望气之所。异说纷纶，并未知所定矣。汉武帝元鼎四年，徙关于新安县，以故关为弘农县，弘农郡治。王莽更名右队。刘桓公为郡，虎相随渡河，光武问而善之。其水侧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湿津之名。说者咸云，汉武微行柏谷，遇辱窦门，又感其妻深识之馈，既返玉阶，厚赏赉焉，赐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窦津是也。故潘岳《西征赋》云：酬匹妇其已泰，胡厥夫之谬官？袁豹之徒，并以为然。余按河之南畔，夹侧水渍有津，谓之湿津。河北县有湿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湿津之名，不从门始，盖事类名同，故作者疑之。《竹书穆天子传》曰：天子自宾軨，乃次于湿水之阳。丁亥，入于南郑。考其沿历所踵，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门矣。俗或谓之偃乡涧水也。河水又东，左合一水，其水二源疏引，俱导薄山，南流会成一川。其二水之内，世谓之闲原，言虞、芮所争之田，所未详矣。又南注于河。河之右，曹水注之。水出南山，北迳曹阳亭西。陈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斩之于此。魏氏以为好阳。《晋书·地道记》曰：亭在弘农县东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东，菑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迳曲沃城南，又屈迳其城西，西北入河。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魏司徒崔浩以为曲沃，地名也。余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处此以备秦。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为积古之传矣。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城西七里，故因

名焉。其水自南山通河，亦谓之曹阳坑。是以潘岳《西征赋》曰：行于漫渎之口，憩于曹阳之墟。袁豹、崔浩亦不非其地矣。余按《汉书》，昔献帝东迁，逼以寇难，李傕、郭汜追战于弘农涧，天子遂露次曹阳。杨奉、董承外与傕和，内引白波李乐等破傕，乘舆于是得进。复来战，奉等大败，兵相连缀四十余里，方得达陕。以是推之，似非曹阳。然以《山海经》求之，䓿、曹字相类，是或有曹阳之名也。河水又东合潐水，水导源常烝之山，俗谓之为干山，盖先后之异名也。山在陕城南八十里，其川二源双导，同注一壑，而西北流注于河。

又东过陕县北，

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崖水，出南山北谷，迳崖峡，北流，与干山之水会。水出干山东谷，两川合注于崖水。又东北注橐水。橐水北流出谷，谓之漫涧矣，与安阳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迳安阳城南，汉昭帝封上官桀为侯国。潘岳所谓我徂安阳也。东合漫涧水。水北有逆旅亭，谓之漫口客舍也。又西迳陕县故城南，又合一水，谓之渎谷水。南出近溪，北流注橐。橐水又西北，迳陕城西，西北入于河。河北对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晋败之大阳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封崤尸而还是也。东则咸阳涧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陕津，注河。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

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王莽更名黄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没处。又云：石虎载经，于此沉没。二物并存，水所以涌，所未详也。或云：翁仲头髻常出，水之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髻不复出，今惟见水异耳。嗟嗟有声，声闻数里。按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故卫恒《叙篆》曰：秦之李斯，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余以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蹶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所至耳。献帝东迁，日夕潜渡，坠坑争舟，舟指可掬，亦是处矣。

又东过大阳县南，

交涧水出吴山，东南流入河。河水又东，路涧水亦出吴山，东迳大阳城西，西南流入于河。河水又东，迳大阳县故城南。《竹书纪年》曰：晋献公十有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醜奔卫。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天子庙。王莽更名勤田。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城在大河之阳也。河水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东南迳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孔安国《传》：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傅岩东北十余里，即巅轮坂也。《春秋左传》所谓入自巅轮者也。有东、西绝涧，左右幽空，穷深地壑，中则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为轮桥也。傅说傭隐，止息于此，高宗求梦得之是矣。桥之东北有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后虞仲于此，是为虞公。《晋太康地记》所谓北虞也。城东有山，世谓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庙。《春秋穀梁传》曰：晋献公将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晋国之宝也。曰：是取中府置外府也。公从之。及取虢灭虞，乃牵马操璧，璧则犹故，马齿长矣。即宫之奇所谓虞、虢其犹辅车相依，唇亡则齿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对长坂二十许里，谓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于虞坂，迁延负辕而不能进。此盖其困处也。桥之东北山溪中，有小水，西南注沙涧，乱流迳大阳城东，河北郡治也。沙涧水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左合积石、土柱

二溪。北发大阳之山，南流入于河。是山也，亦通谓之为薄山矣。故《穆天子传》曰：天子自盬，己丑，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

又东过砥柱间，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大阳城东也。《搜神记》称：齐景公渡于江沈之河，鼋衔左骖，没之，众皆惕。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挟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亦或作江沅字者也。若因地而为名，则宜在蜀及长沙。按《春秋》，此二土并景公之所不至，古冶子亦无因而骋其勇矣。刘向叙《晏子春秋》，称古冶子曰：吾尝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从而杀之，视之乃鼋也。不言江沅矣。又考《史迁记》云：景公十二年，公见晋平公，十八年，复见晋昭公。旌轩所指，路直斯津，从鼋砥柱，事或在兹。又云，观者以为河伯，贤于江沅之证。河伯本非江神，又河可知也。河之右侧，崤水注之。水出河南盘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谓之鸭桥也。历涧东北流，与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风雨矣。言山径委深，峰阜交荫，故可以避风雨也。秦将袭郑，蹇叔致谏而公辞焉。蹇叔哭子曰：吾见

其出，不见其入。晋人御师必于崤矣，余收尔骨焉。孟明果覆秦师于此。崤水又北，左合西水，乱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导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缠络二道。汉建安中，曹公西讨巴、汉，恶南路之险，故更开北道。自后行旅，率多从之。今山侧附路有石铭云：晋太康三年，弘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太崤以东，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西有二石，又南五十步，临溪有《恬漠先生翼神碑》，盖隐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郑玄按《地说》：河水东流，贯砥柱，触阏流。今世所谓砥柱者，盖乃阏流也。砥柱当在西河，未详也。余按：郑玄所说非是，西河当无山以拟之。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汉鸿嘉四年，杨焉言：从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镌广之。上乃令焉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复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监运谏议大夫寇慈，帅工五千人，岁常修治，以平河阻。晋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监运大中大夫赵国、都匠中郎将河东乐世，帅众五千余人，修治河滩，事见《五户祠铭》。虽世代加功，水流湍济，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蜘蹰难济，故有众峡诸滩之言。五户，滩名也。有神祠，通谓之五户将军，亦不知所以也。

又东过平阴县北，清水从西北来注之。

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岭，世亦谓之清营山。其水东南流出峡。峡左有城，盖古关防也，清水历其南，东流迳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谓之倚亳城，盖读声近，转因失实也。《春秋左传》所谓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者也。与倚亳川水合。水出北山矿谷，东南流注于清。清水又东迳清廉城南，又东南流，右会南溪水。水出南山而东注清水，清水又东，合干枣涧水。水出石人岭下，南流，俗谓之扶苏水。又南历奸苗北马头山，亦曰白水原，西南迳垣县故城北。《史记》，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垣，即是县也。其水西南流，注清水。水色白浊，初会清流，乃有玄素之异也。清水又东南迳阳壶城东，即垣县之壶丘亭，晋迁宋五大夫所居也。清水又东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与教水合。水出垣县北教山，南迳辅山。山高三十许里，上有泉源，不测其深。山顶周圆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经》曰：孟门东南有平山，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历鼓钟上峡，悬洪五丈，飞流注壑，夹岸深高，壁立直上，轻崖秀举，百有余丈。峰次青松岩，悬赖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水广十许步，南流历鼓钟川，分为二涧。一涧西北出，百六十许里，山岫回岨，才通马步。今闻喜县东北谷口，犹有乾河里故沟存焉，今无复有水。一水历冶官西，世人谓之鼓钟城。城之左右，犹有遗铜及铜钱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

涧，与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峡。《山海经》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发，南至西马头山，东截坡下，又伏流南十余里复出，又谓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经》曰：教山，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是水冬干夏流，实维干河也。今世人犹谓之为干涧矣。河水又与畛水合。水出新安县青要山，今谓之强山。其水北流，入于河。《山海经》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即是水也。河水又东，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骢山，强山东阜也。东流，俗谓之强川水，与石瓜畴川合。水出西北石涧中，东南流，注于强川水。强川水又东迳强冶铁官东，东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合庸庸之水。水出河东垣县宜苏山，俗谓之长泉水。《山海经》曰：水多黄贝，伊、洛门也。其水北流，分为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东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迳平阴县北。《地理风俗记》曰：河南平阴县，故晋阴地，阴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阴也。三老董公说高祖处。陆机所谓皤皤董叟，谟我平阴者也。魏文帝改曰河阴矣。河水又会溱水，水出垣县王屋山西溱溪，夹山东南流，迳故城东，即溱关也。汉光武建武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溱关、天井关，击赤眉别校，皆降之。献帝自陕，北渡安邑，东出溱关，即是关也，溱水西屈迳关城南，历轵关南，迳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东流注于河。《经》书清水，非也，是乃溱水耳。

又东至邓。

洛阳西北四十二里，故邓乡矣。

【注释】

①杨守敬以为“周固记开山”五字可能系“《开山图》曰：关……”的颠倒错乱。因为并无《周固记》一书，而上文所说的皇天原位于潼关东首，这样改也说得通。

【译文】

又往南流经河东郡北屈县西边，

河水往南流经北屈县老城西边。城西四十里有风山，山上有个洞穴，大小有如车轮，洞中常有一股萧萧瑟瑟的风气吹个不停。当着劲风的出入之口，寸草不生；起风常常不定，因为这里是各方来风所经的门户的缘故。风山以西四十里，是河水南岸的孟门山。《山海经》说：孟门之山，山上多产金玉，山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说：龙门还没有开辟，吕梁还没有凿通，河水在孟门上面流出，大量漫溢以致倒流，没有丘陵高阜来阻挡水势，称为洪水。大禹加以疏通，叫做孟门。所以《穆天子传》说：北方登上孟门，这是九河的险坡。孟门就是龙门的上口，实在是大河上的巨险，又名孟门津。这里的岩石起初是大禹开凿，后来受到河水冲刷逐渐加宽，两岸极深，斜欹的崖壁互相撑持着，巨石岌岌可危，好像就要掉下来似的，却被挡住了。古人有句话说：水并不是石凿，却能穿透岩石，这话一点不错。河道中水流互相冲激，升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沫；过往行人远远眺望，常感如有雾气沾湿衣裳，俯视深渊，令人心惊胆战。河里的水巨浪滔天，千丈飞瀑凌空直下，汹涌的洪涛狂冲怒突，像山一样腾涌而起，滚滚地直奔向下口。目睹这里的水势，才知道《慎子》所说的：河水直下龙门，挟带着飘浮在水上的竹子顺流而下，快得连驷马也追不上，确非虚言。又有燕完水注入，几个不同的源头合在一起，西流注入河水。

河水又往南流，接纳了鲤鱼涧；沿着溪涧往东走，溪流尽头就是水源。《尔雅》说：鳣鱼就是鲔鱼，出产于巩穴，三月间逆水而上，奋力上渡龙门，渡得过去就成了龙，渡不过去就在额上被点个点子回来。如果不是往来相会的地方，怎么就会有这样的名称呢？河水又往南流，羊求水注入。羊求水发源于羊求川，往西流过北屈县老城以南。夷吾曾逃奔到这里，这也就是王莽的朕北。《汲郡古文》说：翟章去援救郑国，驻兵于南屈。应劭说：因为有个南屈，所以加北字，称为北屈。《国语》说：二五对献公说：蒲和南北二屈是您的领土。羊求水往西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就是采桑津。《春秋》：僖公八年（前652），晋里克在采桑打败狄人，就是这地方。赤水发源于西北方罢谷川东边，称为赤石川，东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与蒲水汇合。西边有两个源头，都出自同一座山间，往西河阴山县流出——这里就是王莽的山宁。阴山东麓的南水，往东北流与长松水汇合。长松水发源于西方丹阳山的东麓，往东北流，向左边注入蒲水。蒲水又往东北流，与北溪汇合成一条溪流，往东北注入河水。河水又往南流，丹水发源于西南方的丹阳山，往东北流经冶官东边。冶官俗称丹阳城，城的近旁还能找到当时冶炼遗下的铜。丹水往东北流，到白水口，这里有一条水发源于丹山东麓，往西北注入丹水。丹水又往东北注入河水。河水又往南流，有黑水在西方发源于丹山东麓，往东北注入河水。河水又往南流到崿谷。沿着山谷往东北走，到了溪涧的尽头，就是水源所出的地方，水往西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洛水从猎山分出东支，往东南注入河水。从前魏文侯在洛阴建造馆舍，指的就是这条水。

又往南流经皮氏县西边，

皮氏县就是王莽的延平，旧城在龙门东南。河水是不可能远远流过皮氏县，然后才到龙门的。

又往南流出龙门口，汾水从东边流来注入。

从前大禹在积石山疏导河水，凿通梁山，说的就是这地方，也就是《水经》所说的龙门。《魏土地记》说：梁山以北有龙门山，是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宽八十步，今天岩上还留有凿痕。岸上有一座庙，庙前有三块石碑：两块碑上字迹都已剥蚀，不能再辨认了，还有一块是太和年间所立。《竹书纪年》载，晋昭公元年（前531），龙门河水发红长达三里。梁惠成王四年（前366），龙门河水发红接连三日。京房《易妖占》说：河水发红，小民怨恨。河水又南流，在右边汇合了畅谷水，水从溪涧往东南流过夏阳县西北，往东南注入河水。河水又往南流经梁山原东边，这片高地从山的东南延展到河边，是晋国祭山川的地方，位于冯翊夏阳县西北，濒临河上。梁山崩塌，堵塞了河道，河水三日不能流通。晋侯就这件事去问伯宗，就是这地方。《春秋穀梁传》说：成公五年（前586），梁山崩塌，堵塞了河水，三日不能流通。成公召唤伯尊，途中伯尊碰到一个拉车人不让路，就叫驾车人鞭打他。拉车人说：您急着赶路所以用鞭子打我，但走这条路却是远路。伯尊因而问他，拉车人说：君主亲自穿白衣，率领群臣去哭，水就会流通了。照他的话做，河水果然流通了。河水又南流，崌谷水注入。崌谷水发源于县城西北的梁山，往东南流，横溪水注入。横溪水发源于三累山，这座山积迭成三层，所以俗称三累山。按《尔雅》，山成三层的是昆仑丘。难道这座山也是昆仑丘吗？山下水边有两个石室，大概是隐士住过的地方。细水东流，注入崌谷。溪边的山，南麓有石室，朝西有两个石室，朝北也有两个石室，都在边角处开窗，门户相连，就是所谓石室相通。东边侧室石上，还留有石杵石臼的痕迹，庭院里旧时屋宇所在之处，遗址还依稀可辨。北面险崖的石室上面，有一缕细流从石涧流下，足供饮用，看来像是隐居游息和讲学的地方。从前子夏在西河教授学生，也许就是这个地方，但却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溪水又往东南流过夏阳县老城北边，这就是旧时的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改为今名，

也就是王莽的冀亭。溪水往东南注入河水。从前韩信袭击魏王豹，就是用木桶从这里渡河的。河水又南流，在右边汇合陶渠水。这条水发源于西北的梁山，往东南流，从汉阳太守殷济的学舍南边流过，这所学舍俗称子夏庙。陶水又往南流过高门南边，大概是由于丘冈塌了个缺口，所以高门之名就流传开来了。又往东南流经华池南边。华池方圆三百六十步，在夏阳城西北四里左右。所以《司马迁碑》中这样说：高门华池，就在这里夏阳。现在高门东距华池三里。溪水又往东南流经夏阳县老城南。服虔说：夏阳是虢国的城，在太阳以东三十里。又流经高阳宫北边，又往东南流过司马子长墓北边。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仰慕他的遗著，夸赞他的丰功伟绩，于是建造了石室，并立碑树表。《太史公自叙》说：我生在龙门。那末这里该是他坟墓所在的地方了。溪水往东南流，注入河水。从前魏文侯与吴起乘船顺流沿河而下，赞美河山的险固，就是在这地方。河水又南流，徐水注入。徐水发源于西北的梁山，往东南流经汉武帝登仙宫东边，往东南流过强梁原。右岸流经刘仲城北边，这是汉高祖兄刘仲的封邑。所以徐广《史记音义》说：郃阳是国名，高祖八年（前 199），封给刘仲为侯。水往东南流过子夏陵北边，东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南流，从子夏石室东边流过，南北有两个石室，靠着河边崖岸，就是子夏的庙室。

又往南流过汾阴县西边，

河水东边傍着汾阴脽，汾阴县古城就在这座小丘旁边。汉高帝六年（前 201），把汾阴封给周昌，立为侯国。《魏土地记》说：河东郡以北八十里有汾阴城，北距汾水三里，城的西北角有座小山，叫脽丘，山上有后土祠。《封禅书》说：元鼎四年（前 116）首先在汾阴脽修建后土祠。又有万岁宫，汉宣帝神爵元年（前 61），莅临万岁宫，东渡大河，神鱼在水上欢舞。从前赵简子就在这里把栾徽沉入水中，说道：我喜欢音乐和女色，你就卖力地为我罗致；

我喜欢人才，但你在六年间却一个也没有给我推荐过。你这是助长我的过失，葬送我的优点！有识之士认为赵简子责骂得好。河水又流经郃阳城东边，周威烈王十七年（前409），魏文侯攻打秦国，到了郑国，回头又在汾阴、郃阳筑城，说的就是此城。郃阳是旧时莘的城邑，是太姒的封国。《诗》说：在郃水之阳，在渭水之滨。又说：莘国有个好姑娘，贤慧正与长子配得上。就是指这地方。城北有瀵水，南距二水各有好几里，往东流过城内，往东注入河水。城内一边还有一条瀵水，往东南流出城外，注入河水。城南也有一条瀵水，东流注入河水。南岸离城十五里，还有文母庙，庙前有碑。这条水就是郃水，郃阳县就是以水取名的。所以应劭说：在郃水之阳。河水又南流，瀵水注入。瀵水发源于汾阴县南四十里，县城西面离河三里。水源从平地喷涌而出，约莫如车轮那么大小，深不可测，俗称瀵魁。古人拦河筑坝，蓄水成为陂塘，用以种稻。陂塘东西二百步，南北百余步，与郃阳的瀵水把河水夹在中间。河中沙洲上又有一条瀵水，都有地下水脉相通。所以吕忱说：按《尔雅》，异源同流叫瀵水。水往西南流经蒲坂西，往西注入河水。河水又往南流经陶城西边。舜在这里河滨制作陶器。皇甫士安认为舜制陶器是在定陶，不在这里，但陶城在蒲坂城以北，蒲坂城就是舜建都的地方，南离历山不远。不论耕作还是制陶，到处都可以，制陶何必非定陶不可呢？舜制陶的地方，这里也许就是一处。孟津又有陶河之称，大概就是由这里而来的。陶城南与蒲津关相望，汲冢《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前312），秦王来蒲坂关会见，四月，越王派公师隅来献游船始罔及其他船只三百条，箭五百万支，还有犀角、象牙等物。

又往南流过蒲坂县西边，

《地理志》说：蒲坂县就是旧时的蒲，王莽改名为蒲城。应劭说：秦始皇到东方巡察，看见一道长长的山坡（坂），因此名为蒲坂。孟康说：晋文公以蒲来贿赂秦国，后来秦人又把它还给魏国，

魏人很高兴，说：蒲又反回了，所以叫蒲反。薛瓒注《汉书》，说：《秦世家》以垣为蒲反，那末本来并非蒲的地方。皇甫谧说：这是舜建都的地方。有人说舜都蒲坂，也有人说，舜都平阳，后来迁到潘。现在城中还有舜庙。蒲坂是魏秦州刺史的治所，太和年间(477——499)迁都后，撤去秦州，设置河东郡，郡里流民杂户很多，称为移民。其中有个姓刘名堕的，一向善于酿酒，他汲取河水，酿成芳冽的美酒，悬绳制曲，到桑叶凋落时加水开酿，酒也因而得名了。但这种美酒颜色是白濛濛的，就像淘米水一样，而芳香浓郁，又别有一种风味，与别的酒不同：如幽兰、如麝香，飘飘拂拂，自有一种高雅的芳馨。选作贡品的地方土产，这是最上等的名酒了。上自王公，下至平民百姓，牵牵扯扯互相招引，常常说：索郎正等大家前去开怀一番呢！索郎就是落桑的交叉反切，尤其成为人们喜欢引证的妙语，文人学士的佳话了。郡南有历山，山上有观，叫历观，是舜耕种过的地方，有舜井，妫水和汭水就发源在这里。南边的一条叫妫水，北边的叫汭水，往西流过历山脚下，山上有舜庙。周处《风土记》说：按旧时传说，舜葬于上虞。又记载：舜耕于历山。在始宁和剡县接境处，舜所耕的田在山下，那里柞树很多，吴越之间，称柞树为枥树，所以叫历山。我以为周处的《风土记》不近情理，存疑倒还可以，引它来印证史实那就不对了。怎能拿了树木的异名来迎合山名，牵强附会地引了大舜，就拿历山与广宁并比呢？这更不合志记本来的体例，违背实录的传统法则了。如以为历山、妫汭所指就是这里，那就是安然接受那种不符事实的说法了。《尚书》说：决定把两个女儿在妫汭下嫁。孔安国说：住在妫水内侧。王肃说：妫汭是虞的地名。皇甫谧说：在妫水的水弯内娶了两个姑娘。马季长说：水流出处叫汭。照此看来，汭又不像是水名了。现在所见，是两条异源的水最后流到一起，滚滚西流注入河水。河水往南流经雷首山西边，山在河边，北距蒲坂三十里，就是《尚书》所说的壶口雷首。民间

也称尧山，山上有座老城，世人又称尧城。阚骃说：蒲坂是尧的都城。按《地理志》说：县里有尧山和首山祠，雷首山在南边。有的事看来相似，实则不是同一回事；有的事看来不像，实则正好相同。远古的事，时隔千年，渺渺茫茫，已是很难弄得清了。河水又南流，涑水注入。涑水发源于河北县雷首山，县北与蒲坂以山为界，山上有夷齐庙。阚骃《十三州志》说：雷首山，又名独头山，是伯夷叔齐隐居之地。山南有古墓。墓地上柏树郁郁苍苍，在山上密密丛丛地生长着，俗称夷齐墓。水往西南流，又叫雷水。《穆天子传》说：壬戌那天，天子来到雷首山，犬戎在雷首山边为天子摆酒劝饮，然后进献良马二十四匹，天子派孔牙到雷水之滨去受献。从前赵盾在首山打猎，在桑树荫下拿东西给祁弥明吃，就是在这地方。涑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河水。《春秋左传》把这条水叫涑川，俗称阳安涧水。

又往南流，到了华阴潼关，渭水从西方流来注入。

汲郡《竹书纪年》说：晋惠公十五年（前 636），秦穆公领兵护送公子重耳，从河曲涉水过河。《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伯接纳了他。到了河边，子犯把璧交给公子，说道：我随您巡行天下，罪状已经很多了，连我自己都知道，何况您呢！请您让我就在这里告辞吧！公子说：我如不和舅父同心同德，有河神明鉴！说罢就在这里把璧投入河中。子推笑道：老天爷对公子开恩，子犯却自以为有功，我不愿和这样的人共事。于是就不告而去。河水流经船司空，与渭水汇合。《汉书·地理志》：先前这是京兆尹的属县。左丘明《国语》说：华山本来是一座山，挡住了河水；河水到了这里就绕道流过。河神是个巨灵，手推脚踢，把山分成两半，现在华山岩上还留着他的掌痕和脚印。《开山图》说：有个巨灵名胡，独得大地创生万物的道术，能创造山川，开出江河，这就是所谓巨灵使出神力，昂首于灵山顶上。常常有些好事的人，特地到华山攀崖援壁，爬上去看这些遗迹。从下庙穿过成行

的翠柏南行十一里，向东转，再行走三里，就到中祠；又往西南行走五里，就是南祠，称为北君祠。要想登山的人，到了这里，就都要祈祷。从这里往南进谷七里，又有一座祠庙，称为石养父母，现在还留有石龛和木牌位。又南行一里，到了天井。天井很小，只容得下一个人，里面是空的，回旋曲折地通到上面，高约六丈余；山上又有一道涓涓细流，向井中流下，也不大会把人沾湿，上山的人都要从这里攀登，此外更别无路径了。将出井时仰望天空，就像在室内朝着窗子望一样明亮。出了天井，往东南走了两里，沿着陡峭的山坡忽上忽下，走下山坡两里左右，又往东登上百丈崖，上落都要攀援着绳索或葛藤行走。往南攀登四里，山路通向石壁，沿石壁旁走了百余步，路又转向西南，又走了六里，到了一座神庙，叫胡越寺，神像的脸庞像个孩子。从庙南走过夹岭，山路宽仅三尺余，两边悬崖数万仞，俯视深不见底；在庙里祭祀灵验时，就有云涌起与路相平，人们才敢行走，但也还要扒着山岭挪动身子，慢慢地往前移行，所以世人把这条岭称为搦岭。过岭再走两里，就到山顶。山顶上方圆七里，有两道灵泉，一道叫蒲池，西流注入山涧；一道叫太上泉，东流注入涧下。上宫神庙接近东北角，庙中堆满了杂物，具体情况难以详述。从上宫往东北出去四百五十步，有屈岭，向着东南方遥望巨灵手掌痕迹，看到的只有巨崖和赭红色的石壁而已，都没有像山下仰望那么清楚。河水在关内往南流，冲(撞)击关山，所以叫潼关。蒦水就在这里注入河水。蒦水发源于松果之山，往北流经通谷，人们也把它叫通谷水，往东北注入河水。这就是《述征记》里说的潼谷水。也有人说是依水名来取地名的。河水从潼关往东北流，水边有一条长长的堤道，称为黄巷坂。堤道在深涧旁，沿着这条堤道可上潼关去，所谓上溯黄巷渡水往潼关，就指这条堤道。往北出了东崤，通称函谷关。深岸高入天际，空谷深邃幽远，涧边的山路狭得放不下两辆车，号称天险。所以《西京赋》说：四处绝壁坚不可摧，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正如人们所说，秦有以二当百的优势，因而并吞了诸侯。所以王元游说隗嚣：只要用一颗泥丸，在东端封住函谷关，纵使做不成皇帝，起码也足以称霸一方了。郭缘生《述征记》说：汉朝末年天下大乱，魏武帝征讨韩遂、马超，在这里会战。现在西边河岸上还有个曹公垒；路东平原上，据说是李典营地。义熙十三年(417)，朝廷军队曾占领了这个营垒。《西征记》说：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进隘道走了六里，有一座旧城堡，周长百余步，北濒大河，南对高山，这是姚氏为防守峡谷而设的关。宋武帝入长安，檀道济、王镇恶或依山扎营，或平地筑垒，大大小小共有七座营盘，靠着大河天险据守。姚氏也占据着山地丘陵，遗迹今天还在。函谷关正北，隔河有一座层叠的山岭，巍然独自高耸，屹立在河水北岸，世人称为风陵，也就是戴延之所谓风塠。南岸河滨的姚氏营地，与晋军隔岸对峙。河水又往东北流，有玉涧水注入。玉涧水源出南方的玉溪，往北流经皇天原以西。《开山图》说：潼关东端，上面平坦宽广，方圆约一里余，三面峻峭如壁，高约一千仞，汉时曾在上面祭天，称为皇天原。上面有汉武帝思子台。又往北流经阌乡城西边。《郡国志》说：弘农湖县有阌乡，世人称此水为阌乡水。阌乡城就是魏尚书仆射阌乡侯河东卫伯儒的封邑。涧水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经阌乡城北边，往东流与全鸠涧水汇合。涧水发源于南山，往北流过皇天原东边。《述征记》说：全节是个地名。全节西边地名桃原，是古时的桃林，周武王攻下殷商时，曾在这里放牛。《西征赋》说：都以桃原之名来验证。《晋太康地记》说：桃林在阌乡南谷之中。涧水又北流注入河水。

又往东流过河北县南边，

河北县与湖县以河水为分界。蓼水发源于襄山蓼谷，往西南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永乐涧水注入。涧水发源于薄山，往南流经河北县旧城西边，这里是旧时的魏国。晋献公灭魏，把这地方封给毕万。卜偃说：魏这名字气派很大，毕万的后代大概会很

昌盛的吧。后来设立为县，因为地理位置在河水以北，所以叫河北县。现在城的西、南两面，离大河都有二十余里，北面离首山十来里，地处河山之间，地方狭窄，所以《魏风》有《十亩》这首诗。城内有龙泉，南流出城，又往南，水就枯竭断流了。永乐溪水又往南流，注入河水。我按《中山经》，这就是渠猪之水。太史公《封禅书》说：华山以西有七座大山，薄山就是其中之一。薄山就是襄山。徐广说：蒲坂县有襄山。《山海经》说：蒲山开头第一座叫甘枣之山，共水就发源在那里，西流注入河水；东边是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就发源在那里，南流注入河水。如果依《封禅书》的说法，这两条水是不会往西南注入河水的。现在考察蓼水的流向，是与共水相靠近的。永乐溪水从源头流出，注入河水，又与渠猪水流向相一致。蒲山是个总名，与襄山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扬雄《河东赋》说：河神受了惊动，手推华山，脚蹬襄山。《注》说：襄山在潼关以北十余里。照此推断起来，可知襄山在蒲坂，溪水就是渠猪之水了。河水从河北城南边往东流经芮城。两城中间有段干木墓。段干木是晋国的贤人，魏文侯经过他门前时，总要向他的小屋致敬，真所谓德行千秋万代受人尊敬，令名百世流芳了。汲冢《竹书纪年》说：晋武公元年，主掌一军。芮人入侵京师，荀人、董伯都反叛了。不但大荔从前是芮族的国家，这里也有芮人的。《纪年》又说：晋武公七年，芮伯万的母亲芮姜放逐了他，他就出奔到魏国。八年，周和虢的军队包围了魏国，俘虏芮伯万向东而去。九年，戎人在郊外迎接芮伯万。此城或许也是芮伯原来的领地。河水在右边汇合了槃涧水。槃涧水发源于湖县的夸父山，往北流经汉武帝思子宫、归来望思台东边，又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经湖县老城北边，从前范叔入关，就在这里遇见穰侯。湖水发源于桃林塞的夸父山，方圆三百仞。周武王伐纣，天下平定后，就去巡游名山大川，在华山南麓放马归山，在桃林放牛于野，说的就是这地方。林中野马很多，造父曾在这里得到骅

骝、绿耳、盗骊等良马，献给周穆王，穆王叫他驾车去见西王母。湖水又往北流经湖县东边，然后北流注入河水。《魏土地记》说：弘农湖县有轩辕黄帝升天成仙的地方。黄帝开采了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鼎，有一条龙把长须（胡）搁在鼎上，黄帝骑上龙背，跟着他爬上去的有七十人，全都飞升上天了。所以把这地方称为鼎胡。荆山在冯翊，首山在蒲坂，与湖县相接。《晋书·地道记》、《太康记》都称为胡县。汉武帝把胡字改为湖字。按民间传说，黄帝是从这里骑龙升天的。《地理志》说：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的祠庙两座，所以叫胡，却没有提及黄帝登龙背的事。《山海经》说：西边九十里有一座山，叫夸父之山，山上树木大部分是棕、楠之类，箭竹也很多。山南多玉，山北多铁，北边有一片树林，名叫桃林，林中多马，湖水就发源在那里，北流注入河水。所以《三秦记》说：桃林塞在长安以东四百里。如果有兵马经过，纪律好的就在华山牧马，在林下休息；破坏捣乱的就决堤放水，引起河流泛滥，人马都不能通行。河水又东流，与柏谷水汇合。柏谷水发源于弘农县南的石堤山。山下有石堤祠，碑文上刻道：魏甘露四年（259），散骑常侍、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兼弘农太守、南平公修建。水往北流经亭下。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柏谷时，想卜一下看看，究竟是去齐国还是楚国。狐偃说：不如去翟为好。汉武帝曾微服出行，到了此亭，厚赠亭长的妻子。所以潘岳《西征赋》说：亭长在柏谷对客人倨傲无理，他妻子见客人相貌不凡献食款待，就指此亭。谷水又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在右边汇合了门水。门水就是洛水的支流。洛水从上洛县往东北流，在拒阳城西北分为两条，支渠往东北分出，就是门水。门水又往东北流经阳华之山，就是《山海经》所谓门水发源的那座阳华之山。又往东北流入峡谷，称为鸿关水。鸿关水东边有城，就是关亭。水西有个城堡，叫鸿关堡，世人都说这是刘邦项羽划分疆界的地方，其实不是。我按上洛有鸿胪围池，这条水一路流注入池，所以叫鸿胪涧，鸿关之名

就是由此而来的。门水又往东北流经邑川，有两条水注入。左边那条发源于阳华山的北麓，往东北流经盛墙亭西边，往东北流与右边那条汇合。这条水发源于阳华山南麓，往东北流经盛墙亭东边，往东北与左边那条水汇合。《山海经》说：缙姑之水发源于阳华山北麓，往东北流，注入门水。说的就是这条水。又往东北流，烛水注入。烛水有两个源头，左边一条发源于南方的衙岭，世人叫石城山，往东北流经石城西边，往东北流与右边那条水汇合；右边那条发源于石城山，往东北流经石城东边，往东北注入左边那条水。《地理志》说：烛水发源于衙岭下谷。《开山图》说：衙山在函谷山西南。这条水乱流往东注入缙姑之水，两条水也就都可通称了。水从山涧往东北流，出山处叫开方口；水边有一座土丘，叫方伯堆。宋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等，与建威将军柳元景引兵北上，驻扎在方伯堆，说的就是这里。小丘上有城，就是鲁方平所筑。又往东北流经邑川城南边，城在函谷关南七里，就是汉朝封给窦门的采邑，也叫窦门城；水因人而得名，也就叫窦门水了。又往东北流，田渠水注入。田渠水发源于衙山的白石谷，往东北流经故丘亭东边，薛安都部队来此时筑了这座城。水又流经鹿蹄山西边，山石上有鹿蹄痕迹，全是天然形成，并非人工所凿。水经田渠川，称为田渠水，往西北流，注入烛水。烛水又往北流，注入门水，左右两岸就是函谷山。门水又往北流经弘农县旧城东边，这就是从前函谷关校尉的治所，终军就在这里丢掉关吏给他的入关凭证。燕太子丹和孟尝君也以义气感动门客，在关下作鸡鸣，可说心思用得深足以感人，坚定的志向难以动摇了。从前老子从西方入关，尹喜曾在这里望气。所以赵至《与嵇茂齐书》说：李老来到秦国，到关前时喟然叹息。也有人说这句话出自《与嵇叔夜书》，又说这是关尹望气之所。众说纷纭，不知如何定论。汉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把关迁到新安县，而以老关为弘农县及弘农郡的治所。王莽改名为右队。刘桓公当郡守时，

老虎都跟着他渡河，光武帝知道后很称赞他。水沿城边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到了这里，有个地方叫洹津。据传说，汉武帝微服出行到柏谷，受到窦门的羞辱，又感谢窦门妻子慧眼识英雄，备酌款待他，回皇宫后，就给她丰厚的赏赐，并把津渡赐给他们，让他们靠收取渡钱谋生，就是现在的窦津。所以潘岳《西征赋》说：给那妇人的报酬已太过分，怎能又给她丈夫滥加封官？袁豹等人也都以为这话说得很对。我到河的南岸看见水滨有个渡口，名叫洹津。河北县有洹水，南流注入河水。河水上早就已有洹津的地名，并不是从窦门才有，大概因为事情相类，地名又相同，所以作者把两件事扯到一块了。《竹书穆天子传》说：天子从寘软到洹水北岸歇宿，丁亥那天到了南郑。考证他足迹所经的地方，路线正好经过这个渡口。照此推断起来，可知地名并非因窦门而来的。民间也有称为偃乡涧水的。河水又往东流，在左边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有两个源头，都是从薄山流出，南流汇合成一条川流。两水中间的平原世人称为闲原，说是虞、芮两国曾争夺过这片田地，关于这一点却不大清楚。水又南流，注入河水。河水右边，曹水注入。曹水发源于南山，往北流过曹阳亭西边。陈涉派周章攻入秦境，少府章邯就在这里杀了他。魏武帝改地名为好阳。《晋书·地道记》说：亭在弘农县东十三里。水往西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菑水注入。菑水发源于常烝之山，往西北流经曲沃城南边，又转弯流经城西，往西北注入河水。各注家都说曲沃在北边，这里并非曲沃。魏司徒崔浩以为曲沃是地名。我按《春秋》：文公十三年（前 614），晋侯派詹嘉去守卫桃林之塞，驻在这里防备秦国。当时因为曲沃的官员守卫这地方，所以曲沃这地名就从古流传至今了。河水又东流，接纳了七里涧，因为涧水在陕城西七里，所以叫七里涧。涧水从南山与河水相通，也叫曹阳坑。所以潘岳《西征赋》说：在漫渎之口行路，在曹阳之墟歇息。袁豹、崔浩也不否定这地方。我按《汉书》，从前汉献帝因受流寇所逼，

逃往东方，李傕、郭汜追到了弘农涧，皇帝就在曹阳露宿。杨奉、董承表面上装做与李傕和好，暗地里却带了白波军李乐等来打败李傕，皇帝的车马才能前进。但他们重新又打回来，杨奉等大败，一路行军，队伍稀稀拉拉拖了四十余里，才到陕地。由此推断起来，似乎不是曹阳了。但据《山海经》来探究，䔨、曹两字形似，说不定是有曹阳这地名的。河水又东流与潐水汇合。潐水发源于常烝之山，民间叫干山，大概是时代先后不同的异名。山在陕城以南八十里，水有两个源头，一同注入一处深谷，然后往西北流，注入河水。

又往东流过陕县北边，

橐水发源于橐山，往西北流。又有崖水发源于南山北谷，流经崖峡，北流与干山之水汇合。干山之水发源于干山东谷，两水汇合注入崖水，又往东北注入橐水，北流出谷称为漫涧。涧水与安阳溪水汇合。安阳溪水发源于石崤南边，往西流经安阳城南边。汉昭帝把安阳封给上官桀，立为侯国，就是潘岳说的：我前往安阳。安阳溪水东流与漫涧水汇合，北岸有个旅舍，叫漫口客舍。又往西流经陕县老城南边，又汇合了一条水，叫渎谷水，发源于南方的近溪，北流注入橐水。橐水又往西北流经陕城西边，往西北注入河水。河水北与茅城相对，就是旧时的茅亭，是茅戎的城邑。《公羊传》说：晋在大阳打败他们。渡口也依此取名。《春秋》：文公三年(前 624)，秦伯攻打晋国，从茅津渡河，在崤山秦军埋尸处封土后退回。东边有咸阳涧水注入。涧水发源于北虞山，南流到陕津注入河水，河南就是陕城。从前周公、召公分地，以此城作为东西的分界。东城就是虢邑的上阳，虢仲建都的地方叫南虢，是三虢之一。大城之内还有小城，是旧时焦国的国治，周武王把神农氏的后裔封在这里。王莽改名为黄眉。戴延之说：陕城南倚山地，北濒黄河，瀑布下泻百余仞，身临崖岸时，人们都不禁会胆战心惊。河水从西北边流过，有大片水浪腾涌，宽广达数

十丈，看来水下藏着什么东西。父老们说：这是铜人沉没的地方。又说：石虎载了石经也沉在这里。因为这两件东西都在水下，所以流到这里水就涌起了，不知确否。有人说：铜人发髻常常露出水面，无论水涨水退，始终都与水平；晋军要来时，发髻就不再露出来了。现在只见这里的水有点特别，哗哗发响，几里外都能听到。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临洮出现十二个长狄，身长五丈余，认为这是吉兆，于是仿着他们的样子铸了十二尊铜人。铜人每尊重二十四万斤，把它们安置在宫门前，称为金狄；并在它们胸前刻字：皇帝二十六年，初次兼并天下各国，设立郡县，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于是巨人出现于临洮，身长五丈，脚长六尺。这是李斯的手笔。卫恒《叙篆》说：秦国李斯，以擅长篆书著称，各处山上的石碑及铜人铭文，都是李斯所写。汉时把铜人从阿房宫迁到未央宫前，俗称翁仲。地皇二年（21），王莽梦见铜人哭泣，心里很感厌恶，读铜人铭文中有皇帝初次兼并天下之句，就派尚方工人凿去梦中所见铜人胸上的铭文。后来董卓毁掉九个铜人，铸成钱币，还留下三个，魏明帝想把它们运到洛阳去，但太重了，搬也搬不动，到了霸水西岸就停下来了。《汉晋春秋》说：有人说铜人哭泣，所以把它们留下来。石虎把它们搬到邺宫，苻坚又把它们搬到长安，熔掉两个铜人，铸成钱币，另一个还没有运到，国内发生动乱，百姓把铜人推到陕北河里，于是铜人就一个也不留了。我想一条大河，不会因细梗而受阻，滔滔巨浪不会因微物而不流的。这条水之所以波涛汹涌，大概是因《史记》所说，魏文侯二十六年（前420）虢山崩塌，阻塞了河水之故。献帝东迁，天晚时偷渡，从人和兵卒从高岸坠下，争先恐后地攀着船舷往船上爬，被砍下的手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这件事也发生在这地方。

又往东流过大阳县南边，

交涧水发源于吴山，往东南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路涧水

也发源于吴山，往东流经大阳城西边，往西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经大阳县旧城南边。《竹书纪年》说：晋献公十九年（前658），献公与虞军会师，攻打虢国，攻下了下阳。虢公醜逃到卫国，献公命令瑕父吕甥建都于虢都。《地理志》说：这就是北虢，那里有天子的宗庙。王莽改名为勤田。应劭《地理风俗记》说：城在大河以北。河水又东流，沙涧水注入。沙涧水发源于北方的虞山，往东南流经傅岩，流过傅说隐居的石室前面，民间把石室称为圣人窟。孔安国《传》说：傅说在虞、虢之间隐居，指的就是这里。傅岩东北十余里，就是巅轸坂。《春秋左传》所说的从巅轸进入，就指这地方。东、西两边有绝涧，左右是幽深的空谷，中间筑成一条贯通南北的道路，叫轸桥。傅说隐居在这里当佣工，殷高宗寻求梦中所见的圣人，终于在这里得到了他。桥的东北边有虞原，原上路东有虞城，尧把女儿许配给舜，下嫁到虞，就是这地方。周武王把这里封给太伯的后裔虞仲，称为虞公。这就是《晋太康地记》所说的北虞。城东有山，世人称为五家冢，墓上有虞公庙。《春秋穀梁传》说：晋献公准备去打虢国，荀息说：您为什么不拿屈产的马、垂棘的璧去向虞国借路呢？献公说：这是晋国的国宝呀！荀息说：那只不过是从中央府库里拿出来放到外边府库罢了。献公听了他，待到并吞了虢国，灭亡了虞国，于是又牵了马、捧了璧回来。璧还是老样子，但马的牙齿却增长了。正像宫之奇所说的，虞、虢两国互相依存，唇亡齿寒，虢国一亡，虞国也灭了。虞城北边面对一道长长的山坡，绵延二十来里，称为虞坂。戴延之说：从上到下，七座山岭层层相叠。《战国策》说：从前有一匹雄骏的千里马拉着盐车在虞坂上坡，背上套着车辕却迟迟不能前进，这里大概就是骏马受困的地点了。桥东北边的山溪里，有一派细流经西南注入沙涧，乱流奔泻过大阳城东边，这是河北郡的治所。沙涧水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在左边与积石溪和土柱溪汇合。二溪都发源于北方的大阳之山，南流注入河水。这

座山也通称薄山。所以《穆天子传》说：天子从鹽出发，到己丑那天，往南攀登薄山寘軨的山坡，在虞城住宿。

又往东流过砥柱之间，

砥柱是山名。从前大禹治水，凡有山陵阻挡洪水的，就都凿掉，在这里也开山以疏通河水。河水分道流泄，在山的两边流过，把山夹在中间，看去就像一支水中的石柱，所以叫砥柱。水路开了个大岔口，河水疏导分流，以形状来命名，于是也称为三门。山在虢城东北、大阳城以东。《搜神记》说，齐景公在江沈之河渡水，有巨鼋张口衔了左边那匹拉车的马，没入水中，众人都大惊失色。古冶子于是拔剑下水追踪它，斜行了五里，又逆行了三里，到了砥柱下面，一看原来是一只巨鼋。他斩了巨鼋，左手提着鼋头，右臂挟着那匹马，身轻如燕如鹄，矫捷地腾跃而出，仰天大叫，震得河水倒流了三百步，岸上看的人都以为是河伯。江沈也有写作江沅的，如果是因地命名的话，就应当在蜀和长沙了。按《春秋》，这两个地区齐景公都没到过，那末古冶子也无从施展他的神勇了。刘向为《晏子春秋》作序，说古冶子曾讲过这样的话：我曾在河水过渡，巨鼋衔住左边那匹拉车的马，钻进砥柱的急流。这时我就追踪下水杀了它，一看原来是一只巨鼋。他没有说在江沅，又查阅司马迁的《史记》，说是景公十二年(前536)，景公会见晋平公；十八年(前530)，又会见晋昭公。一路上车马旌旗浩浩荡荡地前进，路经这个渡口。在砥柱追逐巨鼋的事也许就发生在这里。又说：在场观看的人，以为这是河伯。这记载比说在江沅要好得多了。河伯本来就不是江神，可知记载中的地点是河水。河水右边有崤水注入。崤水发源于河南的盘崤山，往西北流，水上有桥，俗称鸭桥；经山涧往东北流，与石崤水汇合。石崤水发源于石崤山，此山有两座丘陵：南陵有夏后皋的坟墓，北陵是文王避风雨的地方。说是山路曲折幽深，峰峦与丘冈夹峙荫蔽，所以可避风雨。秦准备袭击郑国，蹇叔进谏而穆公不纳。蹇叔为他的儿

子哀哭，说：我看着他出去，不会再见他回来了！晋人一定会在崤山抵抗的，我在那儿给你收尸吧！孟明果然大败，秦军在这里覆没。崤水又北流，左边汇合了西水，乱流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千崤之水注入。这条水发源于南方的千崤之山，往北流，弯弯曲曲地穿过两条古道。汉建安年间(196～220)，曹操西征巴郡、汉中，因怕南路太险，所以在北边另开了一条路，此后往来旅人大都走这条路了。现在山边靠近路旁有石碑，碑文说：晋太康三年(282)，弘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太崤以东，西崤以西，分明不止一座崤山。西边有两块岩石，又往南五十步，溪边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这位恬漠先生大概曾在山里隐居过。水往北流，注入河水。河水两岸都是山，峰峦巍然高耸，群山翠色重重，上接云霄。郑玄按《地说》：河水东流，穿过砥柱，冲激着阻碍水流的礁石。今天所谓的砥柱，大概就是这些礁石了。砥柱应当在西河，不大清楚。我认为，郑玄说得不对，西河并没有相当的山。从砥柱以下，五户滩以上，其间流程一百二十里，河中礁石参差屹立，势与岸上陆地相连，大概也是大禹开凿过疏通河水的，想来就是所谓阻碍水流的礁石了。这里的山虽然开凿过，但仍梗塞着湍急的河水；巨浪冲激礁石，腾起一片云雾，汹涌的旋涡狂奔怒溢。这一段共有十九处礁滩，水流又快又急，形势与三峡相似，触礁破船，自古以来就使人畏惧。汉鸿嘉四年(17)，杨焉说：从河中上行或下行，苦于砥柱太狭，可把它凿宽一些。成帝于是就叫杨焉负责开凿，但刚凿到水面以下，就凿不下去了，水流反而更加湍急凶猛，危害比往常更大。魏景初二年(238)二月，明帝派都督沙丘部、监运谏议大夫寇慈，率领五千人常年进行治理，清除河道中的阻塞。晋泰始三年(267)正月，武帝派监运大中大夫赵国、都匠中郎将河东乐世，率领工人五千余去治理河中险滩。这件事见于《五户祠铭》。以后虽然世世代代都要加工治理，但水流还是奔腾澎湃，波涛汹涌，商船到了这里，很少不望险踌躇，深感渡河的艰难

的，所以有多峡多滩的老话。五户是滩名，那里有一座神庙，通称五户将军，也不知是怎么来的。

又往东流过平阴县北边，清水从西北流来注入。

清水发源于清廉山的西岭，世人也叫清营山。水往东南流出山峡，山峡左边有城，是古代驻防的关隘。清水流过关南，往东流经皋落城北边。服虔说：这是赤狄的都城。世人叫它倚亳城，大概是因为读音相近，辗转失实的结果。《春秋左传》说：晋侯派遣太子申生去攻打东山皋落氏，指的就是这里。清水与倚亳川水汇合，倚亳川水发源于北山矿谷，往东南流，注入清水。清水又往东流经清廉城南边，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南溪水。南溪水发源于南山，往东流入清水。清水又东流，与干枣涧水汇合。涧水发源于石人岭脚下，往南流，俗称扶苏水，又往南流过奸苗以北的马头山，也叫白水原，往西南流经垣县老城北边。《史记》：魏武侯二年（前 394），在安邑、至垣筑城，说的就是垣县。水往西南流，注入清水。这条涧水呈乳白色，起初与清水汇合时，一边水白，一边水蓝，水色截然不同。清水又往东南流经阳壶城东边，就是垣县的壶丘亭。晋把宋的五位大夫迁到那里居住。清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与教水汇合。教水发源于垣县以北的教山，往南流经辅山。山高三十里左右，山上有水源，不知有多深；山顶周围五六里，草木稀少。《山海经》说：孟门东南有平山，水就发源于山上，潜流到山下。辅山又在王屋山近旁，想来可能就是平山。水往南流经鼓钟上峡，成为一道高达五丈的瀑布，倾泻入深渊中。两岸高峭极了，巍然直上，陡峻如壁；断崖凌空高举，高达百余丈。峰岭上青松罗列，岩壁上赤石高悬，其间参差错落地长着些苍翠的柏树，互相映衬，色彩鲜丽分明，望去就像图画一般。山涧宽约十来步，往南流经鼓钟川，分成两条。一条往西北流，一百六十里左右的流程间，高山深谷东回西转，山径崎岖，只能通过单人独马。现在闻喜县东北的谷口，还留有乾河里

老沟，但今天已不再有水了。另一条流经冶官西边，世人称为鼓钟城，城旁还可以捡到当时留下的铜屑和铜钱。城西山冈下有一股大泉水，西流注入山涧，与教水汇合，潜入岩下，南流到下峡。《山海经》说：鼓钟之山，神祇帝台在这里邀请诸神饮宴，指的就是此山。水从地下重又冒出地面，往南流到西马头山，东流为山坡所阻，又潜入地下，往南流了十余里，重又冒出。此水又称伏流水，南流注入河水。《山海经》说：教山是教水的发源地，南流注入河水。这条水冬季枯涸，夏季才有水流通，实际上是一条枯水河，现在世人还把它叫干涧。河水又与畛水汇合。畛水发源于新安县青要山，现在称为疆山。水往北流，注入河水。《山海经》说：青要山是畛水的发源地，说的就是这条水。河水又东流，正回之水注入。这条水发源于騩山，是疆山东边的丘陵。水往东流，民间称为疆川水，与石瓜畴川汇合。这条水发源于西北的石涧中，往东南流，注入疆川水。疆川水又往东流经疆冶铁官东边，往东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东流，汇合了庸庸之水。这条水发源于河东垣县的宜苏山，俗称长泉水。《山海经》说：水里有很多黄色的贝类，是伊、洛二水的门户。水往北流，分成两条：一条北流注入河水，一条又往东北流，注入河水。河水又往东流经平阴县北边。《地理风俗记》说：河南平阴县，从前是晋阴的地方，阴戎就定居在这里。又说：位于平城以南，所以叫平阴。这是三老董公向高祖进言的地方，陆机所谓白发满头的董叟，在我们平阴出谋划策，就是指这里。魏文帝把它改名为河阴。河水又与潨水汇合。潨水发源于垣县王屋山西边的潨溪，在两山之间往东南流经一处老城，就是潨关。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派司空王梁去北方驻守潨关、天井关，攻击赤眉军的别校，逼使他们都投降了。献帝从陕北渡河到安邑，往东出了潨关，说的就是此关。潨水往西转弯流经关城南边，流过轵关南边，又流经苗亭西边。苗亭就是周朝时的苗邑，又东流注入河水。《水经》却说是清水，不对，那实际

上是瀑水。

又往东流到邓城。

邓城在洛阳西北四十二里，就是旧时的邓乡。

水经注卷五

河　　水

【原文】

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

河水又东，迳河阳县故城南。《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晋侯执卫侯，归于京师。《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冬，会于温，执卫侯。是会也，晋侯召襄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狩地。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班固《汉书·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晋太康地道记》、《十三州志》：河阳，别县，非温邑也。汉高帝六年，封陈涓为侯国，王莽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缘生《述征记》曰：践土，今冶坂城，是名异《春秋》焉，非也。今河北见者，河阳城故县也，在冶坂西北，盖晋之温地，故群儒有温之论矣。《魏土地记》曰：冶坂城旧名汉祖渡，城险固，南

临孟津河。河水右迳临平亭北。《帝王世纪》曰:光武葬临平亭南,西望平阴者也。河水又东迳洛阳县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题云:洛阳北界,津水二渚分属之也。上旧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颁《世语》曰:晋文王之世,大鱼见孟津,长数百步,高五丈,头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东,迳平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三年,封济北贞王子刘遂为侯国,王莽之所谓治平矣。俗谓之小平也。有高祖讲武场。河北侧岸有二城相对,置北中郎府,徙诸徒隶府户,并羽林、虎贲领队防之。河水南对首阳山,《春秋》所谓首戴也。夷齐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齐之庙,前有二碑。并是后汉河南尹广陵陈导、雒阳令徐循与处士平原苏腾、南阳何进等立,事见其碑。又有周公庙。魏氏起玄武观于芒垂。张景阳《玄武观赋》所谓高楼特起,竦跱岧峣,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飚也。朝廷又置冰室于斯阜,室内有冰井。《春秋左传》曰:日在北陆而藏冰。常以十二月采冰于河津之隘,峡石之阿,北阴之中。即《邠诗》:二之日凿冰冲冲矣。而内于井室,所谓纳于凌阴者也。河南有钩陈垒。世传武王伐纣,八百诸侯所会处,《尚书》所谓不期同时也。紫微有钩陈之宿,主斗讼兵阵,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与钩陈并气,下制所临之辰,则决禽敌,是以垒资其名矣。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论衡》曰: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波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燔以

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晋阳秋》曰：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所谓造舟为梁也。又谓之为陶河，魏尚书仆射杜畿以帝将幸许，试楼船，覆于陶河，谓此也。昔禹治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及子朝篡位，与敬王战，乃取周之宝玉，沈河以祈福。后二日，津人得之于河上，将卖之，则变而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献之，复为玉也。河水又东，淏水入焉。《山海经》曰：和山，上无草木而多瑶碧，实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阳多苍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萯山之阳，出入有光。《吕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遇大风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盖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阳东山，无水以应之，当是今古世悬，川域改状矣。昔帝尧修坛河洛，择良议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谓《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为流星而升于昴，即于此也。又东，济水注焉。

又东过巩县北，

河水于此，有五社渡，为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鲔遣持节使者贾强、讨难将军苏茂，将三万人，从五社津渡，攻温。冯异遣校尉与寇恂合击之，大败，追至河上，生擒万余人，投河而死者数千人。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崟原

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成公子安《大河赋》曰：鳣、鲤、王鲔，春暮来游。《周礼》：春荐鲔。然非时及佗处则无。故河自鲔穴已上，又兼鲔称。《吕氏春秋》称：武王伐纣至鲔水，纣使胶鬲候周师，即是处矣。

洛水从县西北流注之。

洛水于巩县东迳洛汭，北对琅邪渚，入于河，谓之洛口矣。自县西来，而北流注河，清浊异流，皦焉殊别。应玚《灵河赋》曰：资灵川之遐源，出昆仑之神丘，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于中州者也。

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

河水自洛口又东，左迳平皋县南。又东，迳怀县南，济水故道之所入，与成皋分河。河水右迳黄马坂北，谓之黄马关。孙登之去杨骏，作书与洛中故人处也。河水又东，迳旋门坂北，今成皋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东趣成皋也。曹大家《东征赋》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门者也。河水又东，迳成皋大伾山下。《尔雅》曰：山一成谓之伾。许慎、吕忱等并以为丘一成也。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尚书·禹贡》曰：过洛汭至大伾者也。郑康成曰：地喉也[1]。沇出伾际矣。在河内脩武、武德之界。济沇之水与荥播泽出入自此。然则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经》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今济水自温县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沟水耳，即济沇之故渎矣。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周，

高四十许丈，城张翕险，崎而不平。《春秋传》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即东虢也。鲁襄公二年七月，晋成公与诸侯会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郑，求平也。盖修故耳。《穆天子传》曰：天子射鸟猎兽于郑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畜之东虢，是曰虎牢矣。然则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为关，汉乃县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岧岧孤上。景明中，言之寿春，路值兹邑，升眺清远，势尽川陆，羁途游至，有伤深情。河水南对玉门，昔汉祖与滕公潜出，济于是处也。门东对临河，侧岸有土穴，魏攻北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河水又东，合汜水。水南出浮戏山，世谓之曰方山也。北流合东关水。水出嵩渚之山，泉发于层阜之上，一源两枝，分流泻注，世谓之石泉水也。东为索水，西为东关之水。西北流，杨兰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东关水。东关水又西北，清水入焉。水自东浦西流，与东关水合，而乱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其山复涧重岭，敧叠若城。山顶泉流，瀑布悬泻，下有滥泉，东流泄注。边有数十石畦，畦有数野蔬，岩侧石窟数口，隐迹存焉，而不知谁所经始也。又东北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合鄤水。水西出娄山，至冬则暖，故世谓之温泉。东北流，迳田鄤谷，谓之田鄤溪水，东流注于汜

水。汜水又北迳虎牢城东。汉破司马欣、曹咎于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艰赋》所谓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馆者也。余按昔儒之论，周襄所居在颍川襄城县，是乃城名，非为水目。原夫致谬之由，俱以汜、郑为名故也，是为爽矣。又按郭缘生《述征记》、刘澄之《永初记》，并言高祖即帝位于是水之阳，今不复知旧坛所在。卢谌、崔云，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汜水，不在此也。于是求坛，故无仿佛矣。河水又东，迳板城北，有津，谓之板城渚口。河水又东，迳五龙坞北，坞临长河，有五龙祠。应劭云：昆仑山庙在河南荥阳县。疑即此祠，所未详。

又东过荥阳县北，蒗𣶒渠出焉。

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𣶒渠也。汉平帝之世，河、汴决坏，未及得修，汴渠东侵，日月弥广，门闾故处，皆在水中。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议治汳渠，上乃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景陈利害，应对敏捷，帝甚善之。乃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以钱帛。后作堤，发卒数十万，诏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渠。筑堤防修堨，起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有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开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一水门，更相回注，无复渗漏之患。明年渠成，帝亲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显名，王吴及诸从事者，皆增秩一等。顺帝阳嘉中，又自汴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渠，咸曰金堤。灵帝建宁中，又增修石门，以遏

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河水又东北，迳卷之扈亭北。《春秋左传》曰：文公七年，晋赵盾与诸侯盟于扈。《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二年，河绝于扈。即于是也。河水又东，迳八激堤北。汉安帝永初七年，令谒者太山于岑，于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谓之八激堤。河水又东，迳卷县北。晋楚之战，晋军争济，舟中之指可掬。楚庄祀河，告成而还，即是处也。河水又东北，迳赤岸固北而东北注。

又东北过武德县东，沁水从西北来注之。

河水自武德县，汉献帝延康元年，封曹叡为侯国，即魏明帝也。东至酸枣县西，濮水东出焉。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大发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枣野，武作《瓠歌》，谓断此口也。今无水。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石勒之袭刘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为神灵之助，号是处为灵昌津。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挟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辄跃出，乃毁璧而去，示无吝意。赵建武中，造浮桥于津上，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流去，用工百万，经年不就。石虎亲阅作工，沉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荡上岸。遂斩匠而还。河水又迳东燕县故城北，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亦谓之石济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晋将伐曹，曹在卫东，假道于卫，卫人不许，还，自南河济，即此也。晋伐陆浑，亦于此渡。宋元嘉中，遣辅

国将军萧斌率宁朔将军王玄谟北入，宣威将军垣护之以水军守石济，即此处也。河水又东，淇水入焉。又东，迳遮害亭南。《汉书·沟洫志》曰：在淇水口东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河水又东，右迳滑台城北。城有三重，中小城谓之滑台城。旧传滑台人自修筑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郑廪延邑也。下有延津。《春秋传》曰：孔悝为蒯聩所逐，载伯姬于平阳，行于延津是也。廪延南故城，即卫之平阳亭也。今时人谓此津为延寿津。宋元嘉中，右将军到彦之，留建威将军朱修之守此城。魏军南伐，修之执节不下。其母悲忧，一旦乳汁惊出，母乃号踊，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时，今忽如此，吾儿必没矣。修之绝援，果以其日陷没。城，故东郡治。《续汉书》曰：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记，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凿度》曰：上天将降嘉应，河水先清。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厉疫，三者并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征。岂独诸侯有窥京师也？明年，宫车宴驾，征解渎侯为汉嗣，是为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

又东北，过黎阳县南，

黎，侯国也。《诗·式微》：黎侯寓于卫是也。晋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迳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

之阳，以为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于河。故刘桢《黎阳山赋》曰：南荫黄河，左覆金城，青坛承祀，高碑颂灵。昔慕容玄明自邺，率众南徙滑台，既无舟楫，将保黎阳，昏而流澌冰合，于夜中济讫，旦而冰泮，燕民谓是处为天桥津。东岸有故城，险带长河。戴延之谓之逯明垒，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骑中之一，城因名焉。郭缘生曰：城，袁绍时筑。皆非也。余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一年，郑厘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道，我取枳道与郑鹿，即是城也。今城内有故台，尚谓之鹿鸣台，又谓之鹿鸣城。王玄谟自滑台走鹿鸣者也。济取名焉，故亦曰鹿鸣津，又曰白马济。津之东南有白马城，卫文公东徙渡河，都之，故济取名焉。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关羽为曹公斩良以报效，即此处也。白马有韦乡、韦城，故津亦有韦津之称。《史记》所谓下修武，渡韦津者也。河水旧于白马县南泆，通濮、济、黄沟，故苏代说燕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者也。金堤既建，故渠水断，尚谓之白马渎。故渎东迳鹿鸣城南，又东北，迳白马县之凉城北。《耆旧传》云：东郡白马县之神马亭，实中层峙，南北二百步，东西五十许步，状丘斩城也[2]。自外耕耘垦斫，削落平尽。正南有躔陛陟上，方轨是由。西南侧城有神马寺，树木修整，西去白马津可二十许里，东南距白

马县故城可五十里，疑即《开山图》之所谓白马山也。山下常有白马群行，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注》云：山在郑北，故郑也。所未详。刘澄之云：有白马塞，孟达登之长叹。可谓于川土疏妄矣。亭上旧置凉城县，治此。白马渎又东南，迳濮阳县，散入濮水，所在决会，更相通注，以成往复也。河水自津东北，迳凉城县，河北有般祠。《孟氏记》云：祠在河中，积石为基，河水涨盛，恒与水齐。戴氏《西征记》曰：今见祠在东岸临河，累石为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无灵，不如孟氏所记，将恐言之过也。河水又东北，迳伍子胥庙南。祠在北岸顿丘郡界，临侧长河，庙前有碑，魏青龙三年立。河水又东北，为长寿津。《述征记》曰：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河之故渎出焉。《汉书·沟洫志》曰：河之为中国害尤甚，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二渠以引河[③]。一则漯川，今所流也。一则北渎，王莽时空，故世俗名是渎为王莽河也。故渎东北迳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晋赵鞅率师，纳卫太子蒯聩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顿丘卫国县西戚亭是也。为卫之河上邑。汉高帝十二年，封将军李必为侯国矣。故渎又迳繁阳县故城东，《史记》：赵将廉颇伐魏，取繁阳者也。北迳阴安县故城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封卫不疑为侯国。故渎又东北，迳乐昌县故城东。《地理志》，东郡之属县也。汉宣帝封王稚君为侯国。故渎又东北，迳平邑郭西。《竹书纪年》：晋烈公二年，赵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郸，围平邑。九年，齐田

肸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帅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又东北，迳元城县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记》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故县氏焉。郭东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袭邑也。《说》曰：袭，陷矣。《郡国志》曰：五鹿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丧盛姬，东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姓，届此思哭，是曰女姓之丘，为沙鹿之异名也。《春秋左传》：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后王翁孺自济南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当之。王氏为舜后，土也。汉，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梦见月入怀。年十八，诏入太子宫，生成帝，为元后。汉祚道汙，四世称制，故曰火土相乘而为雄也。及崩，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鹿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者也。献帝建安中，袁绍与曹操相御于官渡，绍逼大司农郑玄，载病随军，届此而卒。郡守已下受业者，衰绖赴者，千余人。玄注《五经》、《谶纬》、《侯》、《历》、《天文经》，通于世。故范晔《赞》曰：孔书遂明，汉章中辍矣。县北有沙丘堰，堰障水也。《尚书·禹贡》曰：北过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风俗通》曰：河，播也。播为九河，自此始也。《禹贡》沇州，九河既道，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句盘、鬲津也。同为逆河。郑玄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迎受矣。盖疏润下之势，以通河海。及齐桓霸世，塞广田居，同为一河。故自堰以北，馆陶、廮陶、贝

丘、鬲、般、广川、信都、东光、河间乐成以东，城地并存，川渎多亡。汉世，河决金堤，南北离其害。议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兹距汉，北亡八枝者也。河之故渎，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渎东北，迳发干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北，王莽之所谓戢楯矣。汉武帝以大将军卫青破右贤王功，封其子登为侯国。大河故渎又东，迳贝丘县故城南。应劭曰：《左氏传》，齐襄公田于贝丘是也。余按京相璠、杜预并言在博昌，即司马彪《郡国志》所谓贝中聚者也。应《注》于此事近违矣。大河故渎又东，迳甘陵县故城南。《地理志》之所谓厝也，王莽改曰厝治者也。汉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废为王，薨于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县亦取名焉。桓帝建和二年，改清河曰甘陵，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渎北，丘坟高巨，虽中经发坏，犹若层陵矣，世谓之唐侯冢，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阳文叔良，以建安中为甘陵丞，夜宿水侧，赵人兰襄梦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于水侧得棺，半许落水。叔良顾亲旧曰：若闻人传此，吾必以为不然。遂为移殡，醊而去之。大河故渎又东，迳艾亭城南，又东，迳平晋城南，今城中有浮图五层，上有金露盘，题云：赵建武八年，比释道龙和上竺浮图澄，树德劝化，兴立神庙。浮图已坏，露盘尚存，炜炜有光明。大河故渎又东北，迳灵县故城南，王莽之播亭也。河水于县，别出为鸣犊河。河水故渎又东，迳鄃县故城东。吕后四年，以父婴功，封子佗袭为侯国，王莽更名

之曰善陆。大河故渎又东，迳平原县故城西，而北绝屯氏三渎。北迳绎幕县故城东北，西流迳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咎繇后。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义将军朱祜为侯国。大河故渎又北，迳脩县故城东，又北，迳安陵县西，本脩之安陵乡也。《地理风俗记》曰：脩县东四十里有安陵乡，故县也。又东北，至东光县故城西，而北与漳水合。一水分大河故渎北出，为屯氏河，迳馆陶县东，东北出。《汉书·沟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复北决于馆陶县，分为屯氏河，广深与大河等。成帝之世，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上使河堤谒者王延世塞之，三十六日，堤成。诏以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以延世为光禄大夫。是水亦断。屯氏故渎水之又东北，屯氏别河出焉。屯氏别河故渎又东北迳信成县，张甲河出焉。《地理志》：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于信成县者也。张甲河故渎，北绝清河于广宗县，分为二渎。左渎迳广宗县故城西，又北迳建始县故城东。田融云：赵武帝十二年，立建兴郡，治广宗，置建始、兴德五县隶焉。左渎又北，迳经城东、缭城西，又迳南宫县西，北注绛渎。右渎东北迳广宗县故城南，又东北迳界城亭北，又东北迳长乐郡枣强县故城东。长乐，故信都也。晋太康五年，改从今名。又东北迳广川县，与绛渎水故道合。又东北迳广川县故城西，又东迳棘津亭南。徐广曰：棘津在广川。司马彪曰：县北有棘津城。吕尚卖食之困，疑在此也。刘澄之

云：谯郡酂县东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吕尚所困处也。余按《春秋左传》：伐巢，克棘，入州来。无津字。杜预《春秋释地》又言：棘亭在酂县东北，亦不云有津字矣。而竟不知澄之于何而得是说。然天下以棘为名者多，未可咸谓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七年，晋侯使荀吴帅师，涉自棘津，用牲于洛，遂灭陆浑。杜预《释地》阙而不书。服虔曰：棘津，犹孟津也。徐广《晋纪》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袭汲人向冰于枋头，济自棘。棘津在东郡、河内之间，田融以为即石济南津也。虽千古茫昧，理世玄运，遗文逸句，容或可寻；沿途隐显，方土可验。司马迁云：吕望，东海上人也，老而无遇，以钓干周文王。又云：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七十则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为帝师。皇甫士安云：欲隐东海之滨，闻文王善养老，故入钓于周。今汲水城亦言有吕望隐居处。起自东海，迄于酆雍，缘其迳趣，赵、魏为密。厝之谯、宋，事为疏矣。张甲故渎又东北，至脩县东会清河，《十三州志》曰：张甲东北至脩县，入清漳者也。屯氏别河又东，枝津出焉。东迳信成县故城南，又东，迳清阳县故城南，清河郡北，魏自清阳徙置也。又东北迳陵乡南，又东北迳东武城县故城南，又东北迳东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更之曰胥陵矣。俗人谓之高黎郭，非也。应劭曰：东武城东北三十里有阳乡，故县也。又东，散绝无复津迳。屯氏别河又东北，迳清河郡南，又东北，迳清河故城西。汉高帝六年，封王吸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甘陵郡东南十七

里，有清河故城者，世谓之鹊城也。又东北，迳绎幕县南，分为二渎。屯氏别河北渎，东迳绎幕县故城南，东绝大河故渎，又东北，迳平原县，枝津北出，至安陵县遂绝。屯氏别河北渎又东北，迳重平县故城南。应劭曰：重合县西南八十里有重平乡，故县也。又东北迳重合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定县故城南。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子刘越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饶安县东南三十里有定乡城，故县也。屯氏别河北渎又东，入阳信县，今无水。又东为咸河，东北流迳阳信县故城北。《地理志》，渤海之属县也。东注于海。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东绝大河故渎，又迳平原县故城北，枝津右出，东北至安德县界，东会商河。屯氏别河南渎又东北，于平原界，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县遂绝。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渎东出，亦通谓之笃马河，即《地理志》所谓平原县有笃马河，东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东北，迳安德县故城西；又东北，迳临齐城南。始东齐未宾，大魏筑城以临之，故城得其名也。又屈迳其城东故渎，广四十步，又东北，迳重丘县故城西。《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丘，伐齐故也。应劭曰：安德县北五十里有重丘乡，故县也。又东北，迳西平昌县故城北，北海有平昌县，故加西。汉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长君为侯国。故渠川派，东入般县，为般河。盖亦九河之一道也。《后汉书》称公孙瓒破黄巾于般河，即此渎也。又东为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

浊，渟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渎。又迳般县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分明也。东迳乐陵县故城北。《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晏谟言：平原邑，今分为郡。又东北，迳阳信县故城南，东北入海。屯氏河故渎自别河东迳甘陵之信乡县故城南。《地理志》曰：安帝更名安平。应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故县也。屯氏故渎又东，迳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灵县北，又东北迳鄃县，与鸣犊河故渎合。上承大河故渎于灵县南。《地理志》曰：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犊河者也。东北迳灵县东，东入鄃县，而北合屯氏渎，屯氏渎兼鸣犊之称也。又东，迳鄃县故城北，东北合大河故渎，谓之鸣犊口。《十三州志》曰：鸣犊河，东北至脩，入屯氏，考渎则不至也。

又东北过卫县南，又东北过濮阳县北，瓠子河出焉。

河水东迳铁丘南。《春秋左氏传》：哀公二年，郑罕达帅师，邮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卫太子自投车下，即此处也。京相璠曰：铁，丘名也。杜预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东城有子路冢，河之西岸有竿城。《郡国志》曰：卫县有竿城者也。河南有龙渊宫。武帝元光中，河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人塞决河，起龙渊宫。盖武帝起宫于决河之旁，龙渊之侧，故曰龙渊宫也。河水东北流而迳濮阳县北，为濮阳津。故城在南，与卫县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粤在汉世，河决金堤，涿郡王尊自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决坏，尊躬率民

吏，投沉白马，祈水神河伯，亲执圭璧，请身填堤，庐居其上。民吏皆走，尊立不动而水波齐足而止，公私壮其勇节。河水又东北，迳卫国县南，东为郭口津。河水又东，迳鄄城县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王莽之鄄良也。沇州旧治，魏武创业始自于此。河上之邑最为峻固。《晋八王故事》曰：东海王越治鄄城。城无故自坏七十余丈，越恶之，移治濮阳。城南有魏使持节征西将军太尉方城侯邓艾庙，庙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广武将军沇州刺史关内侯安定彭超立。河之南岸有新城，宋宁朔将军王玄谟前锋入河所筑也。北岸有新台，鸿基层广高数丈，卫宣公所筑新台矣。《诗》齐姜所赋也。为卢关津，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故关津都尉治也，所未详矣。河水又东北迳范县之秦亭西，《春秋经》书筑台于秦者也。河水又东北迳委粟津，大河之北，即东武阳县也。左会浮水故渎。故渎上承大河于顿丘县而北出，东迳繁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繁水之阳。张晏曰：县在繁渊。《春秋》：襄公二十年，《经》书：公与晋侯、齐侯盟于澶渊。杜预曰：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渊。澶渊，即繁渊也。亦谓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赵南至浮水繁阳，即是渎也。故渎东绝大河故渎，东迳五鹿之野。晋文公受块于野人，即此处矣。京相璠曰：今卫县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属顿丘县。浮水故渎又东南，迳卫国邑城北，故卫公国也，汉光武以封周后也。又东迳卫国县故城南，古斟观。应

劭曰：夏有观扈，即此城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师伐我，围观，观降。浮水故渎又东，迳河牧城而东北出。《郡国志》曰：卫本观故国，姚姓，有河牧城。又东北，入东武阳县，东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谓之武水也。河水又东，迳武阳县东、范县西而东北流也。

又东北过东阿县北，

河水于范县东北流，为仓亭津。《述征记》曰：仓亭津在范县界，去东阿六十里。《魏土地记》曰：津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津，河济名也。河水右历柯泽。《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卫孙文子败公徒于阿泽者也。又东北，迳东阿县故城西，而东北出，流注河水，枝津东出，谓之邓里渠也。

又东北过茌平县西，

河自邓里渠东北，迳昌乡亭北；又东北，迳碻磝城西。《述征记》曰：碻磝，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其城临水，西南崩于河。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刘义恭以沙城不堪守，召玄谟令毁城而还。后更城之。魏立济州，治此也。河水冲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即故茌平县也。应劭曰：茌，山名也，县在山之平地，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经》曰：大河在其西，邓里渠历其东，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隶师懽，屯耕于茌平，闻鼓角鞞铎之声于是县也。西与聊城分河。河水又东北，与邓里渠合。水上承大河于东阿县西，东迳东阿县故城北，故卫邑也。应仲

瑗曰:有西,故称东。魏封曹植为王国。大城北门内,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尝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县出佳缯缣,故《史记》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剑,阿缟之衣也。又东北迳临邑县,与将渠合。又北迳茌平县东,临邑县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东北流,迳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济水受河也。然荥口石门,水断不通,始自是出,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故济渎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昔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叹。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济,命也夫!《琴操》以为孔子临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风扬波,船楫颠倒更相加。余按:临济,故狄也。是济所迳,得其通称也。河水又迳杨墟县之故城东,俗犹谓是城曰阳城矣。河水又迳茌平城东,疑县徙也。城内有故台,世谓之时平城,非也,盖茌、时音相近耳。

又东北过高唐县东,

河水于县,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东武阳。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阳县东南,西北迳武阳新城东,曹操为东郡所治也。引水自东门石窦,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城内有一石甚大,城西门名冰井门,门内曲中,冰井犹存。门外有故台,号武阳台,匝台亦有隅雉遗迹。水自城东北,迳东武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武水之阳。王莽之武昌也。然则漯水亦或武水矣。臧洪为东郡太

守，治此。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以情义，请袁绍救之，不许，洪与绍绝。绍围洪。城中无食，洪呼吏士曰：洪于大义，不得不死，诸君无事，空与此祸。众泣曰：何忍舍明府也！男女八千余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绍杀洪。邑人陈容为丞，谓曰：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绍又杀之，士为伤叹。今城四周，绍围郭尚存。水匝隍堑，于城东北合为一渎，东北出郭，迳阳平县之冈成城西。《郡国志》曰：阳平县有冈成亭。又北迳阳平县故城东。汉昭帝元平元年，封丞相蔡义为侯国。漯水又北，绝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使伋使诸齐，令盗待于莘，伋、寿继殒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阳平县北十里，有故莘亭，阸限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望新台于河上，感二子于夙龄，诗人《乘舟》诚可悲矣。今县东有二子庙，犹谓之为孝祠矣。漯水又东北，迳乐平县故城东，县，故清也。汉高帝八年，封室中同于清，宣帝封许广汉少弟翁孙于乐平，并为侯国，王莽之清治矣。汉章帝建初中，更从今名也。漯水又北，迳聊城县故城西。城内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东门侧有层台，秀出云表，鲁仲连所谓还高唐之兵，却聊城之众者也。漯水又东北，迳清河县故城北。《地理风俗记》曰：甘陵，故清河。清河在南十七里，今于甘陵县故城东南，无城以拟之。直东二十里有艾亭城，东南四十里有此城，拟即清河城也。后蛮居之，故世称蛮城也。漯水又东北，迳文乡城东

南，又东北，迳博平县故城南，城内有层台秀上，王莽改之曰加睦也。右与黄沟同注川泽。黄沟承聊城郭水，水泛则津注，水耗则辍流。自城东北出，迳清河城南，又东北，迳摄城北，《春秋》所谓聊摄以东也。俗称郭城，非也。城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东西隅有金城[④]，城卑下，墟郭尚存，左右多坟垅。京相璠曰：聊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故摄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许，即摄城者也。又东迳文乡城北，又东南迳王城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镇平原所筑，世谓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罢镇，立平原郡，治此城也。黄沟又东北流，左与漯水隐覆，势镇河陆，东出于高唐县[⑤]。大河右溢，东注漯水矣。桑钦《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书穆天子传》称：丁卯，天子自五鹿东征，钓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东征，食马于漯水之上。寻其沿历迳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盖津流所出，次于是间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谓之源河矣。漯水又东北，迳援县故城西，王莽之东顺亭也。杜预《释地》曰：济南祝阿县西北有援城。漯水又东北，迳高唐县故城东。昔齐威王使肹子守高唐，赵人不敢渔于河。即鲁仲连子谓田巴曰：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者也。《春秋左传》：哀公十年，赵鞅帅师伐齐，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杜预曰：辕即援也。祝阿县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东北，迳漯阴县故城北，县，故犁邑也。汉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王莽更名翼成。历北漯阴城南，伏琛谓之漯阳。城南有魏沇州刺史刘岱

碑。《地理风俗记》曰：平原漯阴县，今巨漯亭是也。漯水又东北，迳著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崔氏城北。《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崔成请老于崔者也。杜预《释地》曰：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漯水又东北，迳东朝阳县故城南。汉高帝七年，封都尉宰寄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南阳有朝阳县，故加东。《地理志》曰：王莽之脩治也。漯水又东，迳汉征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经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隐焉。汉兴，教于齐、鲁之间，撰五经、《尚书大传》。文帝安车征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欧阳生等受《尚书》于征君，号曰伏生者也。漯水又东，迳邹平县故城北，古邹侯国，舜后，姚姓也。又东北，迳东邹城北。《地理志》，千乘郡有东邹县。漯水又东北，迳建信县故城北。汉高帝七年，封娄敬为侯国。应劭曰：临济县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都尉治故城者也。漯水又东北，迳千乘县二城间，汉高帝六年以为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为王国。和帝永元七年改为乐安郡，故齐地。伏琛曰：千乘城在齐城西北百五十里，隔会水，即漯水之别名也。又东北为马常坑，坑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乱河枝流而入于海。河、海之饶，兹焉为最。《地理风俗记》曰：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书》：浮于济、漯。亦是水者也。

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

《地理志》：杨虚，平原之隶县也。汉文帝四年，以封齐悼

惠王子将闾为侯国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经》次于此,是不比也。商河首受河水,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渊而不流,世谓之清水。自此虽沙涨填塞,厥迹尚存。历泽而北,俗谓之落里坑,迳张公城西,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商河又北,迳平原县东,又迳安德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平昌县故城南;又东,迳般县故城南;又东,迳乐陵县故城南。汉宣帝地节四年,封侍中史子长为侯国。商河又东,迳朸县故城南。高后八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辟光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张乡。应劭曰: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故县也。沙沟水注之。水南出大河之阳,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东北流迳马岭城西北,屈而东注,南转,迳城东。城在河曲之中。东海王越斩汲桑于是城。商河又东北迳富平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国也。王莽曰乐安亭。应劭曰:明帝更名厌次。阚骃曰:厌次县本富平侯车骑将军张安世之封邑。非也。按《汉书》,昭帝元凤六年,封右将军张安世为富平侯,薨,子延寿嗣。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尉氏县安陵乡,故富平县也。是乃安世所食矣,岁入租千余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国,上书请减户。天子以为有让,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户口如故,而税减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厌次矣。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顷为侯国。徐广《音义》曰:《汉书》作爰类。是知厌次旧名,

非始明帝，盖复故耳。县西有东方朔冢，冢侧有祠，祠有神验。水侧有云城。汉武帝元封四年，封齐孝王子刘信为侯国也。商河又分为二水。南水谓之长丛沟，东流倾注于海。沟南海侧，有蒲台，台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齐略记》曰：鬲城东南有蒲台。秦始皇东游海上，于台上蟠蒲系马，至今每岁蒲生，萦委若有系状，似水杨，可以为箭。今东去海三十里。北水，世又谓之百薄渎，东北流，注于海水矣。大河又东北，迳高唐县故城西。《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齐灵公废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卫为少傅。齐侯卒，崔杼逆光，光立，杀公子牙于句渎之丘。卫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平原县也，齐之西鄙也。大河迳其西而不出其东，《经》言出东，误耳。大河又北，迳张公城，临侧河湄，卫青州刺史张治此，故世谓之张公城。水有津焉，名之曰张公渡。河水又北，迳平原县故城东。《地理风俗记》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县，故平原郡治矣，汉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晋灼曰：齐西有平原，河水东北过高唐，高唐即平原也。故《经》言，河水迳高唐县东，非也。按《地理志》曰：高唐，漯水所出，平原则笃马河导焉，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东，审矣。大河右溢，世谓之甘枣沟，水侧多枣，故俗取名焉。河盛则委泛，水耗则辍流。故沟又东北，历长堤，迳漯阴县北，东迳著城北，东为陂淀，渊潭相接，世谓之秽野薄。河水又东北迳阿阳县故城西。汉高帝六年，封郎中万䜣为侯国。应劭曰：漯阴县东南五十里有

阿阳乡，故县也。

又东北过漯阳县北，

河水自平原左迳安德城东，而北为鹿角津。东北迳般县、乐陵、朸乡，至厌次县故城南，为厌次河。汉安帝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数百，乘船寇平原。县令刘雄、门下小吏所辅，浮舟追至厌次津，与贼合战，并为贼擒。求代雄，豪纵雄于此津。所辅可谓孝尽爱敬，义极君臣矣。河水右迳漯阴县故城北，王莽之巨武县也。河水又东北为漯沃津，在漯沃县故城南，王莽之延亭者也。《地理风俗记》曰：千乘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县也。魏改为后部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辅城。河水又东，迳千乘城北，伏琛之所谓千乘北城者也。

又东北过利县北，又东北过甲下邑，济水从西来注之。又东北入于海。

河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津东迳甲下城南，东南历马常坑，注济。《经》言济水注河，非也。河水自枝津东北流，迳甲下邑北，世谓之仓子城。又东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尚书·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汉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东郡，更注渤海。是以汉司空掾王璜言曰：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侵数百里。故张折云：碣石在海中，盖沦于

海水也。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届海滨，海水北侵，城垂沦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征。碣石入海，非无证矣。

【注释】

①《疏》"喉"作"肱"。

②此句有脱误，译者按己意稍加变通译出。

③此句有脱文，赵一清依《汉书》在"二渠"前增"釃"字(釃，意思是分)。译文依赵氏。

④杨氏以为"东西隅"说不通，当系"东南隅"之误。

⑤此句有脱误，译文略。

【译文】

又往东流过平县北边，湛水从北方流来注入。

河水又往东流经河阳县旧城南边。《春秋经》记载，周天子在河阳田猎，壬申那天僖公到周王寓所去朝见。晋侯拘捕了卫侯，把他带回京师。《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冬，在温会盟，拘捕了卫侯。这次会盟，晋侯召请周襄王，约了诸侯去会见他，并要襄王去田猎。仲尼说：做臣子的召请君主，这件事不可效法。所以写道：天子在河阳田猎，意思是说这不是周王田猎的地方。服虔、贾逵说：河阳就是温。班固《汉书·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晋太康地道记》、《十三州志》都说：河阳是另一个县，并不是温邑。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陈涓，立为侯国，也就是王莽的河亭。《十三州志》说：治所在河上，这条河就是孟津河。郭缘生《述征记》说：践土就是今天的冶坂城。但冶坂这地方与《春秋》相异，这不是践土。现在河北所见的，是河阳城这旧县城，在冶坂西北，是晋国温的地方，所以学者们有河阳为温的论点。《魏土地记》说：冶坂城从前叫汉祖渡，城池险要难

攻，南濒孟津河。河水右岸流经临平亭北边。《帝王世纪》说：光武帝葬在临平亭南边，西与平阴相望。河水又往东流经洛阳县北边。河水南岸有一块石碑，朝北一面题着：洛阳北界，水中的两个沙洲分属两县。洲上从前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现在已不知原址所在了。郭颁《世语》说：晋文王时，孟津出现大鱼，长数百步，高五丈，头在南岸，尾在水中沙洲上的河平侯祠旁，说的就是此祠。河水又往东流经平县旧城北边。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把这地方封给济北贞王的儿子刘遂，立为侯国，也就是王莽所谓的治平，俗称小平。这里有高祖的讲武场。河北岸边有两城相对，设置北中郎府，把服役者编入府中户口，由羽林、虎贲领队防守。河水向南面对首阳山，就是《春秋》中所说的首戴。伯夷、叔齐歌中唱道：登上那边的西山。山上有伯夷、叔齐庙，庙前有两块石碑，是后汉河南尹广陵陈导、雒阳令徐循以及处士平原苏腾、南阳何进等人所立，事迹见碑上所载。又有周公庙。魏时在芒山旁建玄武观，张景阳《玄武观赋》中说：高楼拔地而起，巍然凌空高耸；独自亭亭屹立，招来千里外的清风。朝廷又在这座山上造了冰室，室内有冰井。《春秋左传》说：太阳轨道倾斜到虚宿与危宿时，就开始藏冰。常于十二月在河津的隘口、峡石的角隅、朝北的阴处采冰。《豳风》诗中说：十二月里凿冰响咚咚，就是描写采冰的。采了冰就放进冰室里，就是所谓纳于凌阴。南岸有钩陈垒，传说是武王讨伐纣王时八百诸侯会集之处，《尚书》说：事先没有约定，却都同时到达。紫微垣星座中有钩陈六星，掌管打斗诉讼，用兵布阵等事，所以奇门遁甲攻取的方法，是以所攻的神与钩陈星二气相合，在下界制约着攻战的日子，就一定能俘获敌人，所以营垒也因而得名了。河水到了这里，有个地名叫盟津。《论衡》说：周武王讨伐纣王，上了船。水神阳侯掀起巨浪，刮起狂风，使河水倒流。武王挥舞黄钺，风波就完全平息了。船到中流，有白鱼跳入船舱。武王烤鱼向天祷告，与八百诸侯一同盟誓，就是

《尚书》所说：未经商量但人人异口同声。因而把这地方叫孟津，又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孟津，就指此处。孟津又名富平津。《晋阳秋》说：杜预在富平津造河桥，就是造船搭浮桥。此水又称陶河。魏尚书仆射杜畿，因文帝将巡视许昌，开了楼船试航，在陶河覆没，就指这条河。从前禹治洪水，来视察大河，看见一个白面鱼身的长人从水中出来，自称：我是河中精灵，就拿了《河图》交给禹，遂又回到深渊中去。王子朝篡位时，与敬王作战，拿了周的宝玉，投入水中求福。两天后，摆渡的船夫在河边拾到宝玉，想把它卖掉，却变成了石头。到敬王坐稳了王位，拾玉者把它献给敬王，又变成宝玉了。河水又往东流，溴水注入。《山海经》说：和山上面没有草木，却有许多瑶碧，这里实际上是大河九水的汇集之处。这座山有五个弯，九条水就发源在这里，汇合后往北流，注入河水。山南多苍玉，由吉神泰逢掌管，他在萯山南面，出入都有灵光。《吕氏春秋》说：夏后氏孔甲在东阳萯山田猎，碰到狂风暴雨，迷了路，躲进老百姓的屋子里。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这就是东首阳山，是此山的异名。但现在首阳东山却没有相应的水，这一定是由于古今时代相隔太远，水流地貌都有了很大变化的缘故。从前帝尧在河、洛修建祭坛，选定吉日良辰沉璧于水。他带领舜等登上首山，然后又沿着河边走。有五位老人也在那里漫游，相互谈话间说：《河图》就要来了，把日期告知大帝吧。知道我们的，就是那位有两个眸子的人。说罢，五老就都化作流星，飞向昴宿。这一事迹就出现在这里。河水又东流，济水注入。

又往东流过巩县北边，

河水在这里有个五社渡，就是五社津。建武元年(25)，朱鲔派持节使者贾强、讨难将军苏茂，带领三万人从五社津渡河，去攻打温县。冯异派校尉与寇恂合力反击，大败敌军，追到河上，俘虏了万余人，投河而死的也有好几千。县北有一座临河的山，叫崟原丘，山下有个山洞，叫巩穴，据说地下暗通淮浦，北至大河。

正对山洞有个沙洲，叫鲔渚。成公子安《大河赋》说：鳣鱼、鲤鱼、大鲔鱼，暮春时节都游到这里来。《周礼》：春季进献鲔鱼。但不是鱼汛季节或在别处，都没有这种鱼。所以河水从鲔穴以上，又兼称鲔水。《吕氏春秋》说：周武王讨伐纣王，到了鲔水，纣王派胶鬲等守候周的部队，就在这里。

洛水从巩县西北流来注入。

洛水在巩县往东流经洛汭——北面正对琅邪渚——注入河水，汇流处叫洛口。水从县西流来，往北注入河水，二水一清一浊，水色分明。应玚《灵河赋》说：若问灵河遥远的水源，它出自神仙所居的昆仑之丘；它流过津洛的阪泉，在中原大地布开九大支流。

又往东流过成皋县北边，济水从北边流来注入。

河水从洛口继续东流，左边经过平皋县南面，又往东流经怀县南面。济水旧水道就在这里注入河水，怀县、成皋就以河水为分界。河水右边流经黄马坂北面，地名叫黄马关。孙登离开杨骏，写信给洛阳故友，就是这里。河水又往东流经旋门坂北面，就是今天成皋西面的大山坡。登上这道山坡，往东去就是成皋。曹大家《东征赋》说：眺望河洛二水相汇流，观看成皋的旋门。河水又往东流经成皋大伾山脚下。《尔雅》说：山只有一层的叫伾。许慎、吕忱等人都认为是指只有一层的小丘。孔安国认为有两层叫伾，也有人以为伾是地名，其实不对。《尚书·禹贡》说：过了洛汭，到达大伾。郑康成说：大伾山是大地的胳膊，沇水就发源于山边。山在河内脩武、武德的边界上，济沇的水与荥播泽都从这里出入，那么大伾山就是这座山了。伾北，《水经》说，济水从北方流来注入，就指这地方。今天济水从温县入河，而不是从这里。在这里注入河水的是奉沟水，也就是济沇的旧河道。成皋县旧城在大伾山上，像一条带子萦绕着伾山，周围的崖岸险峻陡绝，高四十余丈，凭险而筑，崎岖不平。《春秋传》说：制是建在险岩上的城，虢

叔就死在此城，也就是东虢。鲁襄公二年(前571)七月，晋成公与诸侯会盟于戚，就在虎牢筑城来逼迫郑国，以求议和。那次是利用旧城重修而成的。《穆天子传》说：穆天子在郑国的园林里射鸟猎兽，令虞人去砍伐山林。有一只老虎藏身在芦苇中，穆天子将到时，禁卫军勇士高奔戎活捉了老虎献给他。穆天子叫他做了一个虎栏，把虎养在东虢，因而叫虎牢。照此看来，虎牢的地名是从那时起就有的。秦时在这里设关，汉时才立县。城的西北角有一座小城，周围长三里，北面建了城楼，在河边巍然凌空高耸。景明年间(500～503)，我去寿春，途经此城，登楼远眺，山川形胜一览无余。旅途中漫游到了这里，不免伤怀感慨起来。河水南朝玉门。从前汉高祖与滕公偷偷出城，就是在这里渡河的。玉门东面临河，岸边有个土洞。魏军在虎牢围攻北司州刺史毛德祖，一连打了二百日，还是打不下来。城里只有一口井，深四十丈，而山势峻峭，无法防御，于是暗中挖了一条地道夺取了这口井。我因公事到那里，所以就乘便去寻访旧迹，看到挖洞的地方还在。河水又东流与汜水汇合。汜水发源于南方的浮戏山——世人称为方山，北流与东关水汇合。东关水发源于嵩渚之山，泉水在层沓的丘冈上流出，一个源头裂成两条，分道流泻，世人称为石泉水。东流的一条叫索水，西流的一条就是东关之水。东关水往西北流，杨兰水注入。杨兰水发源于非山，往西北流，注入东关水。东关水又往西北流，清水注入。清水从东浦往西流，与东关水汇合，乱流注入汜水。汜水又往北流，在右边与石城水汇合。石城水发源于石城山，山中涧水纵横，峰岭重重，斜叠有如城墙。山顶的泉水成为瀑布流泻下来，下面有地下泉涌出，往东流注，水边有数十片多石的畦圃，长着各种野菜；岩边有几个石洞，还留着有人隐居过的痕迹，但不知是谁营建的。石城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汜水。汜水又北流，汇合了鄤水。鄤水发源于西方的娄山，到了冬天水很温暖，所以世人称为温泉。水往东北流过田鄤谷，称为田鄤溪

水，东流注入汜水。汜水又往北流经虎牢城东边。汉军在这条水上打垮了司马欣和曹咎。汜水又北流，注入河水。《征艰赋》说：在汜口踏着绿草漫步，凭吊周襄王郊外的别馆。我按从前学者的说法，周襄王居住过的汜在颍川襄城县，汜是城名，不是水名。推想造成错误的原因，大概都是以汜、郑为名的缘故。又据郭缘生《述征记》、刘澄之《永初记》，都说汉高祖是在水北即帝位的，当时的旧坛到底在哪里，现在已不知道了。卢谌、崔云也这么说。我按汉高帝是在定陶汜水受天之命登位的，不是在这里，当然在这里连旧坛的影子也找不到了。河水又往东流过板城北边，有个渡口叫板城渚口。河水又往东流经五龙坞北边，坞在长河旁，有五龙祠。应劭说：昆仑山庙在河南荥阳县。我怀疑就是此祠，但不清楚。

又往东流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在这里分出。

大禹堵塞了荥泽，开渠与淮水、泗水相通——这就是《水经》所谓的蒗荡渠。汉平帝时，河水、汴水决堤，来不及修治，汴渠向东侵蚀，日积月累，愈来愈宽阔了，原来的聚落房舍都被淹没了。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建议治理汳渠，明帝于是引见乐浪王景，询问如何利用地形之便来治水。王景陈述了利弊，对答敏捷．明帝觉得他的意见很好，就赏赐他《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以及钱币布帛等物。以后调动了数十万兵卒来筑堤，下诏要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一起来治渠。所筑的堤防堰坝，从荥阳向东延至千乘海口，长达一千余里。王景测度地势，凿山开涧，防护险要的地方，把淤积堵塞处加以疏导，每十里设一座水门，可以互相调节水流，再也没有渗漏的弊病了。次年渠道修成，明帝亲自来巡察，下诏命令沿河诸郡国，依照西京老制度设置河堤官吏。王景自此以后就出了名，王吴和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薪俸也都提升一级。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又从汴口以东沿河叠石筑成堤堰，与渠相通，都叫金堤。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又增建

石门，拦截渠口。水大时就开闸放水，水枯时关闸断流。河水又往东北流经卷县扈亭北边。《春秋左传》说：文公七年（前 620），晋国赵盾与诸侯在扈会盟。《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二年（前 463），河水到扈断流，就是这地方。河水又往东流经八激堤北边。汉安帝永初七年（113），命令谒者太山于岑在石门以东八处堆积岩石，堆得像小山那么高，以阻挡波浪的冲击，称为八激堤。河水又往东流经卷县北边。晋、楚战争时，晋军争渡，竞相攀着船舷企图登船，船中被砍下的手指可以用手来捧。楚庄王祭祀河神，祝告得胜后回去，就是在这地方。河水又往东北流经赤岸固北边，一直往东北流去。

又往东北流过武德县东边，沁水从西北流来注入。

献帝延康元年（220），把武德县封给曹叡——即魏明帝，立为侯国。河水自武德县往东流到酸枣县西边，濮水在这里向东分支流出。汉代兴起后三十九年，到了孝文帝时，河水在酸枣县决口，往东冲垮了金堤，朝廷调动了大部队把溃决处堵住。所以班固说：文帝堵塞枣野，武帝作《瓠子歌》。说的就是堵塞决口的事。今天此水已枯涸无水了。河水又往东北流，通称延津。石勒袭击刘曜，行军路线就经过这里。当时河水结冰，即将封冻，军队到时忽然融化，津渡畅通，石勒以为是神灵相助，所以称为灵昌津。从前澹台子羽带了价值千金的玉璧渡河，水神掀起巨浪，两条蛟龙从两边夹住他的船。子羽说：你可以好好地向我请求，却不能用暴力胁迫我屈服！于是他挥剑斩了蛟龙，蛟龙死了，波浪也平静了。于是子羽把璧投入河中，但一投下立即又跳了出来，如此接连三次。他就砸破了璧然后离去，表示并不吝惜。赵建武年间（335～348），在渡口建造浮桥，采石在河心筑墩，但石块不论大小，一投下去立即就随水漂走了，枉费了上百万人工，一整年还是筑不起来。石虎亲自来视察工程，沉璧于河中致祭，但第二天璧却被冲到沙洲上，水波把它激荡上岸，他就杀了匠人回去。河

水又流经东燕县老城北边，这里有个渡口叫棘津，又称石济津，就是旧时的南津。《春秋》僖公二十八年(632)：晋国要攻打曹国，而曹国却在卫国以东，因而向卫借路。但卫人不答应，只得返回再从南河过渡，就是这地方。晋国打陆浑，也是从这里渡河的。宋元嘉年间(424～453)，派辅国将军萧斌率领宁朔将军王玄谟向北方进军，宣威将军垣护之以水军防守石济，就是这里。河水又东流，淇水注入；又往东流经遮害亭南边。《汉书·沟洫志》说：亭在淇水口东边十八里，有金堤，高一丈。从淇口以东，地势渐低，堤也渐高，到遮害亭时，堤高已有四五丈了。又有宿胥口，是旧河道流入北方之处。河水又东流，右边经过滑台城北。城有三重，中央的小城叫滑台城，相传滑台人修筑此城，因此叫滑台城。此城也就是旧时郑国的廪延邑，下流有延津。《春秋传》说：孔悝被蒯聩所逐，在平阳以车载了伯姬，往延津而去。廪延南面的老城就是卫国的平阳亭，现在人们称渡口为延寿津。宋元嘉年间，右将军到彦之留下建威将军朱修之驻守此城，魏军南征，朱修之守节不降，他母亲十分忧愁。一天忽然心惊，竟流出乳汁来，她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对一家人说：我老了，到这年纪本来不会再有奶了，现在忽然如此，我儿一定战死了！朱修之得不到援军，果然就在那天城陷阵亡了。此城即旧时东郡的治所。《续汉书》说：延熹九年(166)，济阴、东郡、济北、平原一带河水变清了。襄楷呈上奏疏说：《春秋》没有河水变清的记载，但今天却有了这样的事。《易乾凿度》说：上天将有吉兆下降，河水就先变清。京房《易传》说：河水变清，天下太平。现在上天昭示反常的预兆，地上出现妖异，民间疫病流行，这三件事同时发生，河水才变清的。《春秋》中麟原不该出现而出现，孔子把这当作灾异记载下来。河是诸侯的象征，清是光明的征兆，难道这是预示诸侯有袭击京师的阴谋吗？次年桓帝死了，征召解渎侯来做汉室的后嗣，这就是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了。

又往东北流过黎阳县南边，

黎是侯国。《诗·式微》：黎侯寓于卫，可以说明。晋灼说：黎山在县南，河水流经县东。山上有碑，碑文说：黎阳县是按山名，并按地在水北而命名的。就是王莽的黎蒸。现在黎山东北的老城，就是黎阳县老城。山在城西，城依山为基，东边隔着河水。所以刘桢《黎阳山赋》说：南边屏蔽着黄河，左边掩护着坚城，青坛上举行祭祀，高碑颂扬神灵。从前慕容玄明从邺率领部属南迁于滑台，但没有船只渡河，于是打算据守黎阳。到了傍晚，流动的冰块封冻起来了，他们就连夜从冰上过河；次日，冰又化了。因而燕人就把这地方称为天桥津。东岸有一座老城，旁边有长河的天险。城周长二十里，戴延之把它称为逯明垒。逯明是石勒十八骑之一，城就是以此命名的。郭缘生说：这座城是袁绍时所筑。这些说法都不正确。我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前359)，郑厘侯派了许息前来献地，包括平邱、户牖、首垣等城，直到郑驰道，我国则取了枳道与郑鹿，就是此城。现在城内有一座古台，还叫鹿鸣台，城又称鹿鸣城。王玄谟从滑台退往鹿鸣城，指的就是此城。渡头也照此命名，叫鹿鸣津，又称白马济。渡头东南有白马城，卫文公东迁，渡河在这里定都，所以渡头以白马取名。袁绍派颜良到白马去攻打东郡太守刘延，关羽为曹公杀了颜良来报效他，就是这地方。白马有韦乡、韦城，所以渡头也有韦津之名。《史记》说的攻下修武，渡过韦津，就是这里。从前河水在白马县南升涨溢出，与濮水、济水、黄沟相通，所以苏代游说燕王道：在白马决个水口，魏的黄城、济阳就完蛋了。《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前358)，楚军决河，引水淹长垣城外。金堤筑成后，旧渠的水流就断了，但还是称为白马渎。旧渠道往东流经鹿鸣城南，又往东北流经白马县凉城北边。《耆旧传》说：东郡白马县的神马亭，建筑坚固，层叠耸峙，南北二百步，东西五十步，看来就像一座山丘一样。人们耕耘垦地，从外面逐渐侵削进来，年长月久，就

慢慢弄平了。正南有台阶可以上登，宽度容得下两辆车子。西南城边有神马寺，树木种得整整齐齐。这里西距白马津约二十来里，东南距白马县老城约五十里。想来也许这就是《开山图》所说的白马山了。山下常有白马成群行走，马群悲鸣时河水就会决口，奔跑时山就会崩塌。《注》说：山在郑北，原属郑地。这也不大清楚。刘澄之说：这里有白马塞，孟达走到上面时不觉喟然长叹。他对山川地理可谓太浅陋无知了。亭上从前设了凉城县，县治就在这里。白马渎又往东南流经濮阳县，散流入濮水，并分流在各处与诸水汇合，水流往来可以相通。河水从渡头东北流经凉城县，北岸有般祠。《孟氏记》说：祠在河中，用石块堆成地基，河水高涨时，地基常与水面相平。戴氏《西征记》说：现在可以看到祠在东岸，在河边用石块砌成墙壁，屋宇极小，仅能容身罢了。看来似乎并无神灵之处，不像孟氏所记那样，恐怕是说得太过分了。河水又往东北流，从伍子胥庙南流过。庙在北岸顿丘郡边界上，旁边是长河，庙前有碑，是魏青龙三年(235)所立。河水又往东北流，就是长寿津。《述征记》说：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河水旧道就从这里流出。《汉书·沟洫志》说：大河对中原危害特别严重，所以从积石开始疏导河水，经过龙门，疏通了两条渠道来引导大河的水流。这两条渠道一条是漯川，就是今天通水的那一条；另一条是北渎，王莽时无水，所以民间把它叫王莽河。旧河道往东北通过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前 493)，晋国赵鞅带领军队，在戚迎接卫太子蒯聩，夜里迷了路。阳虎说：沿着右边的河向南，一定会到达。戚，就是今天顿丘卫国县西边的戚亭，当时是卫国的河上邑。汉高帝十二年(前 195)，把这地方封给将军李必，立为侯国。旧河道又通过繁阳县老城东边。《史记》：赵国将军廉颇，攻打魏国，夺取繁阳，就是此城。又往北通过阴安县老城西边。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把阴安封给卫不疑，立为侯国。旧河道又往东北通过乐昌县老城东边。按《地理志》，乐昌是东郡的属

县。汉宣帝把乐昌封给王稚君，立为侯国。旧河道又往东北流过平邑外城西边。《竹书纪年》：晋烈公二年（前414），赵在平邑筑城。五年（前411），田公子居思攻打邯郸，包围了平邑；九年（前407），齐国田肸和邯郸韩举，在平邑打了一仗，邯郸军队败逃，俘虏了韩举，夺取了平邑和新城。又往东北流过元城县老城西北边，直到沙丘堰。《史记》说：魏武侯公子元的食邑就在这里，所以县也因而得名了。城东有五鹿墟，那一带有多处城墙塌陷。《公羊传》说：就是袭邑。《说》解释道：袭，就是陷落的意思。《郡国志》说：五鹿，就是旧时的沙鹿，有沙亭。周穆王的盛姬死了，穆王东行，把灵柩安置在五鹿，她的女儿叔媐到了这里哀思哭泣，就称为女媐之丘，是沙鹿的异名。《春秋左传》：僖公十四年（前646），沙鹿山崩。晋国太史占卜后说：阴凌驾于阳，土与火斗，所以发生了沙鹿的山崩。六百四十五年后，应当有圣女出世，难道就是齐田吗？后来王翁孺从济南迁往元城，到了这里，日月同时相对照临。王氏是舜的后代，属土；汉则属火。王禁生女儿政君时，她母亲梦见月亮飞进怀中。政君十八岁时，皇帝下诏书要她到太子宫中去，以后生了成帝，成为元帝的皇后。汉朝政权旁落，接连四代都由元后临朝执政，所以说火与土相斗争强。死后，大夫扬雄做了一篇祭文，说：太阴的精英，沙鹿的神灵，与汉室结了亲，许配给元帝，把成帝降生。献帝建安年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互相对峙，袁绍逼迫大司农郑玄抱病随军，到这里就死了。从郡守以下，受过他教导的学生，披麻带孝送葬的多达千余人。郑玄注过《五经》、《谶纬》、《侯》、《历》、《天文经》，流传于世上。所以范晔的《赞》词说：孔子的书虽已解释明白，汉朝的典章却从此中断。县城北边有沙丘堰。堰是截流用的。《尚书·禹贡》说：往北过降水。水不循水道流叫降，又叫潰。到了大陆泽，就向北方分成九条河流。《风俗通》说：河，就是散播。散播为九条河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禹贡》：沇州的九条河流都疏通了。这里指的就

是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覆釜河、胡苏河、简河、洁河、句盘河和鬲津河。这些都是逆河。郑玄说：下端相汇合的称为逆河，就是说诸河相遇而汇合。顺着河水向下的流势加以疏导，引它通到河海里去。到了齐桓公称霸时，为了扩大耕地和住宅区，把诸河都堵塞了，合成一条。所以在堰坝以北，馆陶、廮陶、贝邱、鬲、般、广川、信都、东光、河间乐成以东，城和耕地都在，而河流却大多消失了。汉时，大河在金堤决口，南北各地都受灾，讨论治河的人常常想寻觅九河的遗迹，重新开凿疏导，但却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班固说：从这时到汉代，北方的八条河流都消失了。大河的旧水道从沙丘堰南边分支，屯氏河就在这里流出。大河旧水道往东北流经发干县老城西边，又转弯流经城北，这就是王莽的所谓戢楯。汉武帝因大将军卫青打败右贤王的功绩，把这地方封给他儿子卫登，立为侯国。大河旧道又往东流经贝丘县老城南边。应劭说：《左氏传》载，齐襄公在贝丘田猎，指的就是这里。我按京相璠和杜预都说贝丘在博昌，就是司马彪《郡国志》所说的贝中聚。应劭的《注》对这一点是有点弄错了。大河旧水道又往东流经甘陵县老城南边，甘陵就是《地理志》所说的厝，王莽改名为厝治。汉安帝的父亲孝德皇做太子时被废黜，降为王侯，就死在这里，葬在当地。安帝把他的陵尊称为甘陵，县也因陵而得名了。桓帝建和二年(148)，把清河改名为甘陵。这是周时的甘泉市地方。陵墓在旧河道北边，十分高大，虽曾被盗掘过，但还是像山一样，世人称为唐侯冢；城则称为邑城，这都不对。从前南阳文叔良，建安年间当甘陵县丞，夜晚宿在水边，赵人兰襄托梦求他迁葬。次日文叔良沿着水滨去寻找，果然在水边找到一口棺材，约莫一半已淹在水中了。文叔良环顾身边的亲信和老下属说：如果我听别人在传这样的事，一定不会相信的。他就把棺材迁葬到别处，祭扫后才离去。大河旧水道又往东流经艾亭城南边，又往东流经平晋城南边。现在城中有座佛塔，高五层，顶上有金露盘，

题着这些字样：赵建武八年(342)，僧人龙和尚竺浮图澄，立德劝善，修建佛寺。塔已损坏，但露盘还在，闪闪发光。大河旧水道又往东北流经灵县老城南边，就是王莽的播亭。河水到了该县，又分出一条支流，就是鸣犊河。河水旧道又往东流经鄃县老城东面。吕后四年(前184)，因她父亲吕婴的功绩，把鄃县封给他儿子吕佗，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善陆。大河旧道又往东流经平原县老城西边，往北穿过屯氏三渎，往北流经绎幕县老城东北，往西流经平原郡鬲县老城西边。《地理志》说：鬲是渡口，王莽时叫河平亭，是古时有穷氏后羿的封国。应劭说：鬲人姓偃，是咎繇的后代。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把这地方封给建义将军朱祐，立为侯国。大河旧道又往北流过脩县老城东边，又往北流经安陵县西边，这里原是脩县的安陵乡。《地理风俗记》说：脩县以东四十里有安陵乡，是个旧县。又往东北流到东光县老城西边，往北与漳水汇合。一条水从大河旧道分支北流，即屯氏河，流经馆陶县东边，往东北流去。《汉书·沟洫志》说：自从堵塞了宣防宫的河口以后，大河又在北边的馆陶县决口，分出一支，就是屯氏河，宽度与深度都与大河差不多。成帝时大河在馆陶县和东郡的金堤决口，成帝派河堤谒者王延世去堵塞决口，三十六日新堤筑成，下诏把建始五年改元为河平元年(前28)，以王延世为光禄大夫，这条水就断流了。屯氏河旧道的水又往东北流，分出屯氏别河。屯氏别河旧道又往东北流经信成县，分出了张甲河。按《地理志》，张甲河上口在信成县承接屯氏别河。张甲河旧道在广宗县往北横穿过清河，分为两条，左边一条流经广宗老城西边，又往北流经建始县老城东边。田融说：赵武帝十二年(346)，设立建兴郡，治所在广宗，又设建始、兴德等五县，隶属该郡。左边这条水又往北从经城以东、缭城以西流过，又流经南宫县西边，往北注入绛渎。右边一条往东北流经广宗县老城南边，又往东北流经界城亭北边，又往东北流经长乐郡枣强县老城东边。长乐就是旧

时的信都，晋太康五年(284)改为今名。又往东北流经广川县，与绛渎水旧道汇合，又往东北流经广川县老城西边，又往东流经棘津亭南边。徐广说：棘津在广川。司马彪说：县北有棘津城，吕尚穷困时卖点心，可能就在这里。刘澄之说：谯郡酂县东北有棘津亭，是个旧城，吕尚穷困时就住在这里。我按《春秋左传》：讨伐曹国，攻下棘，进入州来——这里不叫棘津，没有津字。杜预《春秋释地》又说：棘亭在酂县东北，地名中也没有津字。不知道刘澄之是从哪里找到这个说法的。但天下以棘为名的地方多得很，总不能都认为就是棘津吧。又《春秋》：昭公十七年(前525)，晋侯派荀吴率军从棘津涉水过河，在洛杀牛祭祀，于是就灭了陆浑。杜预《释地》没有记载这件事。服虔说：棘津就是孟津。徐广《晋纪》又说：石勒从葛陂侵犯河北，在枋头袭击汲人向冰，从棘渡河。棘津在东郡、河内之间，田融认为就是石济的南津。虽然远古时代已很渺茫，当时情况久远难知，但从所留的零散记载中，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沿途也留下一些或隐或显的遗迹，一方的地理情况也可以验证。司马迁说：吕望是东海高人，年老了却无人赏识他，于是以钓鱼来求见周文王。又说：吕望五十岁时在棘津卖点心，七十岁在朝歌宰牛，直到九十岁才当上了帝王的老师。皇甫士安说：他想到东海海边去隐居，听说文王很能尊敬优待有德望的老人，所以就到周去钓鱼，现在汲水城据说也有吕望隐居的地方。从东海直到酆雍，追踪他的足迹，以棘津在赵、魏境内较为切近，把它放在宋境的谯郡，那就太远了。张甲旧河道又往东北流到脩县东边，与清河汇合。《十三州志》说：张甲河往东北流到脩县，注入清漳。屯氏别河又东流，分出一条支流，东经信成县老城南边，又往东南流经清阳县老城南边，清河郡北边——郡城是魏从清阳迁过来的。又往东北流经陵乡南边，又往东北流经东武城南边，又往东北流经东阳县老城南边。《地理志》说：王莽改名为胥陵，流俗之辈称为高黎郭，是不对的。应劭说：

东武城东北三十里有阳乡，是旧时县址。又往东，水流分散，水道也就断绝了。屯氏别河又往东北流经清河郡南边，又往东北流经清河老城西边。汉高帝六年(前201)，把清河封给王吸，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说：甘陵郡东南十七里有清河旧城，世人称为鹊城。又往东北流经绎幕县南边，分成两条：屯氏别河北支往东流经绎幕县老城南边，东流横穿过大河旧道，又往东北流经平原县，向北分出一条支流，到安陵县就断了。屯氏别河北支又往东北流经重平县旧城南边。应劭说：重合县西南八十里有重平乡，是旧时县址。又往东北流经重合县旧城南边，又往东北流经定县旧城南边。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把这地方封给齐孝王儿子刘越，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饶安县东南三十里有定乡城，是个旧县址。屯氏别河北支又往东流入阳信县，现在已经无水了。又往东是咸河，往东北流经阳信县旧城北边，东流入海。按《地理志》，阳信县是渤海郡的属县。屯氏别河南支从平原东流穿过大河旧河道，又绕经平原县旧城北边，有支流向右分出，往东北流到安德县边界，往东流与商河汇合。屯氏别河南支又往东北流，在平原县边界，又有一条支流向右分出，到安德县就断了。屯氏别河南支上口在平原城北边承接大河，往东流出，也通称笃马河，就是《地理志》所说平原县的笃马河，往东北注入大海，流程五百六十里。笃马河往东北流经安德县老城西边，又往东北流经临齐城南边。先前东齐没有归服，大魏筑城防备，城就因此得名。水又转弯流经城东旧河道，河宽四十步，又往东北流经重丘县老城西边。《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前548)秋，在重丘会盟，为了讨伐齐国。应劭说：安德县北五十里有重丘乡，是个旧县址。又往东北流经西平昌县旧城北边。北海郡有平昌县，所以这里加西字，叫西平昌县。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把该县封给王长君，立为侯国。旧渠分支往东流入般县，就是般河，是九河中的一支。《后汉书》说：公孙瓒在般河打垮黄巾，就指此河。又东流，就是白

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这条水冬天澄清，夏天变浊，静止不流。如果夏天洪水泛滥，水的深度达到五丈，方才流通，注入般河。又流经般县旧城北边——王莽改名为分明，往东流经乐陵县老城北边。《地理志》说：这是旧都尉治所。伏琛、晏谟说：这是平原郡的一座城，现在分出另立为郡了。又往东北流经阳信县老城南边，往东北注入大海。屯氏河旧道从别河往东流经甘陵郡信乡县老城南边。《地理志》说：安帝时改名安平。应劭说：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是个旧县址。屯氏河旧道又往东流经甘陵县老城北边，又往东流经灵县北边，又往东北流经鄃县，与鸣犊河旧道汇合。鸣犊河上流在县南承接大河旧道。《地理志》说：河水从灵县分支流出，就是鸣犊河。往东北流经灵县东边，往东流入鄃县，然后北流与屯氏渎汇合。屯氏渎又兼有鸣犊河之称。又往东流经鄃县老城北边，往东北与大河旧道汇合，汇流处称为鸣犊口。《十三州志》说：鸣犊河往东北流，到脩县注入屯氏河，但经查核，这条河却不流到脩县。

又往东北流过卫县南边，又往东北流过濮阳县北边，瓠子河从这里分出。

河水往东流经铁丘南边。《春秋左传》：哀公二年(前 493)，郑国罕达率领部队，邮无恤为简子驾车，卫太子坐在右边，升登铁上，望见郑国的军队，卫太子吓得跌下车来，就是在这地方。京相璠说：铁是丘名。杜预说：在戚的南边。河水北岸有古城，就是戚邑。东城有子路墓，大河西岸有竿城。《郡国志》说：卫县有竿城。大河南岸有龙渊宫。武帝元光年间(前 134～前 129)，河水在濮阳决口，淹没了十六郡，调动了十万兵丁去堵塞决口，在那里建了龙渊宫。因武帝在决口近旁龙渊一侧建宫，所以叫龙渊宫。河水往东北流经濮阳县北边，就是濮阳津，旧城在南边。濮阳县与卫县以水为分界。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汉时大河在金堤决口。涿郡王尊从徐州刺史调任东郡太守。河水

猛涨，瓠子河泛滥，致使金堤决口。王尊亲自率领民众和官吏，把白马沉入水中致祭，祈求水神河伯，并亲自捧着圭璧，请求让他以自己的肉体来填塞河堤决口。他在堤上搭了棚屋，就住在那里。民众和官吏都逃开了，王尊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水涨到与他两脚相平就停止了。朝野人士都夸赞他的勇敢坚毅。河水又往东北流经卫国县南边，东边就是郭口津。河水又往东流经鄄城县北边，老城在河南十八里，就是王莽的鄄良，也是沇州的旧治所。魏武帝就是在这里创业的。河上的城最险固。《晋八王故事》说：东海王司马越的治所在鄄城，城墙无缘无故地塌了七十余丈，司马越以为不吉，就把治所迁到濮阳。城南有魏使持节征西将军太尉方城侯邓艾庙，庙南有邓艾碑，是秦建元十二年(376)广武将军沇州刺史关内侯安定彭超所立。大河南岸有新城，是宋宁朔将军王玄谟的前锋进入大河一带时所筑。北岸有新台，宏大的台基，宽广的层台高达数丈，这是卫宣公所筑的新台。《诗》中齐姜就吟咏过此台。这地方就是卢关津。台东有小城，已歪斜倾侧，摇摇欲坠了，台基傍着河滨，俗称邸阁城，可能是旧时关津都尉的治所，但不大清楚，河水又往东北流经范县秦亭西边。《春秋经》记载筑台于秦，就指秦亭。河水又往东北流经委粟津，大河北边就是东武阳县。左边与浮水旧道汇合。旧河道上流在顿丘县承接大河，往北分出，往东流经繁阳县老城南边。应劭说：繁阳县在繁水北岸。张晏说：县里有繁渊。《春秋》：襄公二十年(前553)《经》记载：襄公与晋侯、齐侯在澶渊会盟。杜预说：澶渊在顿丘县南，现在叫繁渊；澶渊就是繁渊，繁水也叫浮水。从前魏国迁都大梁，赵国用中牟来与魏交换繁渊。所以《地理志》说：赵国国境南到浮水的繁阳，就指这条河。旧河道往东横穿过大河，旧河道往东流经五鹿之野。晋文公接受了农夫给他的土块，就在这地方。京相璠说：卫县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现在属于顿丘县。浮水旧河道又往东南流经卫国邑城北，这里从前是卫公的

封国。汉光武帝把这里封给周朝的后裔。又往东流经卫国县老城南,就是古时的斟观。应劭说:夏有观扈,就是此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年(前 368),齐国田寿率领军队来攻打我国,包围了观,观终于投降了。浮水旧道又往东流经河牧城,然后转向东北流去。《郡国志》说:卫本来是观的故国,姓姚,有河牧城。又往东北流入东武阳县,东流注入大河。又有漯水从这里分支流出,戴延之称为武水。河水又往东流经武阳县东边、范县西边,往东北流去。

又往东北流过东阿县北边,

河水从范县往东北流,就到仓亭津。《述征记》说:仓亭津在范县边界,离东阿六十里。《魏土地记》说:渡头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仓亭津是大河上的渡头名。河水右边流经柯泽,《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前 559),卫国孙文子在阿泽打败献公的兵,就指这地方。又往东北流经东阿县老城西边,然后往东北流,注入河水;一条支流向东分出,叫邓里渠。

又往东北流过茌平县西边,

大河从邓里渠往东北流经昌乡亭北边,又往东北流经碻磝城西边。《述征记》说碻磝是个渡头名,从黄河摇船过渡的地方,都是渡头。碻磝城濒水。西南角已崩塌到河中了。宋元嘉二十七年(450),任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直打到河边,平定了碻磝,驻守于此。都督刘义恭认为沙城不能守,召回王玄谟,命令他毁城退回,以后又重新建城。魏设济州,以此城为治所。河水冲激城西南角,又崩塌到河中。碻磝就是旧时的茌平县,应劭说:茌是山名,县在山边平地上,所以叫茌平。也就是王莽的功崇。《水经》说:大河在茌平县西,邓里渠流经城东,就是此城。从前石勒在师懽手下做奴仆,在茌平耕田时,听到鼓角和铃声,就是在这县内。茌平西与聊城以河水为分界。河水又往东北流,与邓里渠汇合。邓里渠上流在东阿县西边承接大河,往东流经东阿县老城

北边，就是旧时的卫邑。应仲瑗说：因为有西阿县，所以叫东阿。魏时封给曹植，立为王国。大城北门内西侧高地上有一口井，大如车轮，深六七丈，每年汲水煮胶，进贡朝廷府库，就是《本草》所说的阿胶。所以民间称此井为阿井。县里出产优质丝织品。所以《史记》说：秦昭王佩着太阿宝剑，穿着东阿绸衣。又往东北流经临邑县，与将渠汇合。又往北流经茌平县东边，临邑县老城西边，北流注入大河。河水又往东北流经四渎津，这个渡头靠西侧岸边临河，有四渎祠，东边对着四渎口。河水向东分出济水，换言之也就是济水承接大河。但荥口石门水断，已不再流通了，才从这里分出，往东北流经九里，与清水汇合，这就是济水旧道。从大河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淮水，从淮水到达大江，水路都能相通，所以称为四渎。从前赵国杀鸣犊，仲尼到河边时听到消息，喟然长叹，就从这里掉头返回，说道：我不能渡过河水，该是命当如此了！《琴操》则以为孔子到了狄水，作歌唱道：狄水浩荡奔流，狂风激起巨浪，船只颠来倒去，相互东碰西撞。我按：临济就是旧时的狄，因为济水流经这里，所以也得到这个通称了。河水又流经杨墟县老城东边，俗称阳城。河水又流经茌平城东边，我怀疑县城曾迁到这里。城内有旧台，世人称为时平城，因为茌、时二字音近，所以致误。

又往东北流过高唐县东边，

河水流到高唐县，有漯水注入。《地理志》说：漯水发源于东武阳。现在漯水上流在武阳县东南承接河水，往西北流经武阳新城东边，这是曹操当东郡太守时的治所。从东门的石沟引水往北流入堂池，池南还留有遗址。城内有一块大石，城西门叫冰井门，门内弯曲处，还留有冰井。城门外有个古台，叫武阳台，周围也有墙角雉堞的遗迹。水从新城往东北流经东武阳县旧城南边。应劭说：县在武水北边，就是王莽的武昌，那末漯水也许就是武水了。臧洪做东郡太守时，治所就在此城。曹操在雍丘包围了张超，

臧洪出于友情和义气，请求袁绍来救援他，被袁绍拒绝了，臧洪就与袁绍绝交。袁绍包围臧洪，城中没有粮食，臧洪向下属呼叫道：我为了大义不能不死，诸位都是不相干的，不要平白无故地跟我同遭此祸。众人都哭泣着说：我们怎能忍心抛弃你呀！男女八千余人都交错倒地，死在一起。臧洪坚强不屈，被袁绍杀了。县人陈容当郡丞，说道：我宁愿与臧洪同日死，也不愿与你同日生。袁绍又杀了他。士人都为他悲伤感叹。现在城的四面，袁绍包围时的外城还在，水绕护城河而流，在城的东北面合成一条，往东北流出外城，流经阳平县冈成城西边。《郡国志》说：阳平县有冈成亭。又往北流经阳平县老城东边。汉昭帝元平元年，把阳平封给丞相蔡义，立为侯国。漯水又北流，横穿过莘的大路。城的西北角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前 696)，卫宣公派伋出使齐国，叫强盗在莘等候他，伋和寿两人相继在此亭被杀。京相璠说：现在平原阳平县北边十里，还有旧时的莘亭，地当小路上的险要据点，是从卫去齐的必经之路。从河上眺望新台，感叹两位公子早年遇害，诗人作《二子乘舟》咏叹此事，确实也很可悲。现在县东有二子庙，还称为孝祠。漯水又往东北流经乐平县旧城东边，就是旧时的清。汉高帝八年(前 199)，把窒中同封于清，宣帝则把许广汉的小弟翁孙封于乐平，都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清治。汉章帝建初年间(76～84)，改为今名。漯水又往北流经聊城县旧城西边，城内有金城，周围有水，南门有驰道，穿过护城河往南出城，从这里起往外可以划船来往。东门旁有层台，高入云端，鲁仲连说的撤回高唐的大兵，打退聊城的部队，就指这地方。漯水又往东北流经清河县老城北边。《地理风俗记》说：甘陵就是旧时的清河。清河在水南十七里，现在甘陵县老城东南并无一座相应的城。正东二十里有艾亭城，东南四十里有此城，可能就是清河城。以后蛮人住在这里，所以世人称为蛮城。漯水又往东北流经文乡城东南，又往东北流经博平县老城南边，城内有层台高耸。王莽

改名为加睦。漯水右边与黄沟一同流入河沼。黄沟承接聊城护城河，水满时相通，枯水时就断流，从城中往东北流出城，流经清河城南边，又往东北流经摄城北边，就是《春秋》所说聊摄以东的地方。民间称为郭城是不对的。从城的东头到西头是三里，从南端到北端是二里。东南角有金城，地势低洼，城郭旧址还在，近旁有许多坟墓。京相璠说：聊城东北三十里有古摄城。现在此城西距聊城二十五六里，可见就是摄城了。又往东流经文乡城北边，又往东南流经王城北边。魏泰(太)常七年(422)，安平王镇守平原郡时筑此城，世人称为王城。太和二十三年(499)，废镇改置平原郡，治所就在此城。黄沟又往东北流，左边与漯水汇合流注……往东流出高唐县。大河从右岸分支东出，注入漯水。桑钦《地理志》说：漯水出自高唐。我按《竹书穆天子传》说：丁卯日，穆天子从五鹿东进，在漯水垂钓，祭祀淑人，因此称为祭丘；己巳日，穆天子东进，在漯水上喂马。探究这里所述穆天子沿途所经的地方和去向，漯水是不可能发源于高唐近处的。桑钦是指河道流向，途经此处旁近。民间因这条水上流承接大河，所以也称为源河。漯水又往东北流经援县老城西边，就是王莽的东顺亭。杜预《释地》说：济南祝阿县西北有援城。漯水又往东北流经高唐县老城东边。从前齐威王派肸子去镇守高唐，赵国的人都不敢在河里捕鱼了。鲁仲连子对田巴说：现在楚国军队驻扎在南阳，赵国去进攻高唐，就指这里。《春秋左传》：哀公十年(前485)，赵鞅率领军队去攻打齐国，占领了犁、辕二城，破坏了高唐的城郭。杜预说：辕，就是援城。祝阿县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往东北流经漯阴县老城北边，就是旧时的犁邑。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把漯阴封给降于汉的匈奴王，王莽改名为翼城。漯水流经北漯阴城南边，伏琛称为漯阳，城南有魏沇州刺史刘岱碑。《地理风俗记》说：平原漯阴县，就是现在的巨漯亭。漯水又往东北流经著县老城南边，又往东北流经崔氏城北边。《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前546):崔成请求让他退休告老,到崔去居住。杜预《释地》说: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漯水又往东北流经东朝阳县旧城南边。汉高帝七年(前200),把这里封给都尉宰寄,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说:南阳有朝阳县,所以这里加东字,叫东朝阳。《地理志》说:这就是王莽的脩治。漯水又往东流经汉时征君伏生的坟墓南边,碑碣都还在。伏生因精通经书,秦时做了博士,秦把儒生都活埋了,伏生归隐,未遭此难。汉朝建国后,他在齐鲁一带教书,著五经、《尚书大传》,文帝备车去征召他,伏生托辞年老不去,于是派掌故欧阳生等去跟他学《尚书》,号称伏生。漯水又往东流经邹平县老城北面,就是古时的邹侯国,是舜的后代,姓姚。又往东北流经东邹城北面。按《地理志》,千乘郡有东邹县。漯水又往东北流经建信县老城北面。汉高帝七年(前200),把这地方封给娄敬,立为侯国。应劭说:临济县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是从前的都尉治所旧城。漯水又往东北流经千乘县二城之间,汉高帝六年(前201)立为千乘郡。也就是王莽的建信。章帝建初四年(79),立为王国,和帝永元七年(75),改为乐安郡,从前是齐国地方。伏琛说:千乘城在齐城西北一百五十里,中间隔着会水,就是漯水的别名。又往东北流,就是马常坑,这片洼地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漯水由此穿过河水的支流注入大海。河海物产的富饶,这里要首屈一指了。《地理风俗传》说:漯水往东北流,到千乘注入大海。河水升涨时,水流畅通,泻入大海;枯涸时就只有一缕细水,至于断流。《尚书》:在济水、漯水航行,指的就是此水。

又往东北流过杨虚县东边,商河从这里分支流出。

《地理志》:杨虚,是平原郡的属县。汉文帝四年(前176),把这地方封给齐悼惠王的儿子将闾,立为侯国。城在高唐城西南,《水经》却把它放在这里,是安排不当。商河上口承受河水,也是漯水和泽水积聚的地方。水深不流,世人称为清水。此后虽然涨沙堵塞了,但痕迹还在。经过沼泽往北,俗称落里坑;经过张公城

西边，又往北，水流从地下再次流出，又叫小漳河，商、漳二字读音相近，所以字和读音都转了。商河又往北流经平原县东边，又流经安德县老城南边，又往东北流经平昌县老城南边，又往东流经般县老城南边，又往东流经乐陵县老城南边。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把乐陵封给侍中史子长，立为侯国。商河又往东流经朸县老城南边。高后八年(前180)，把朸县封给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张乡。应劭说：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是个旧县城。沙沟水在这里注入商河。沙沟水发源于大河北边，泉源与大河相隔只有两百步，水往北流，注入商河。商河又往东北流经马岭城西北，折向东方，然后转向南方，流经城东。城在河曲之中。东海王司马越就在这里杀了汲桑。商河又往东北流经富平县老城北边。《地理志》说：这是个侯国。王莽时称为乐安亭。应劭说：明帝时改名厌次。阚骃说：厌次县本来是富平侯车骑将军张安世的封邑。但实则不是。按《汉书》，昭帝元凤六年(前75)，封右将军张安世为富平侯。张安世死后，由儿子延寿继承。国都在陈留，陪都是魏郡。《陈留风俗传》说：陈留尉氏县安陵乡，就是旧时的富平县，是张安世的食邑。每年租赋收入千余万。张延寿以为自己既无功绩又无德行，怎么可以久居在先人的大国里呢？因此上书请求减削户口。皇帝认为他谦让，把封国迁到平原郡去，并以一城作为他的食邑，户口仍和过去一样，但赋税减半。《十三州志》说：明帝永平五年(62)改称厌次。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元顷，立为侯国。徐广《音义》说：《汉书》写作爰类，由此可知厌次是旧名，并非从明帝时才有，明帝时不过恢复了原名而已。县西有东方朔墓，墓旁有祠，非常灵验。水边有云城，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3)把这里封给齐孝王的儿子刘信，立为侯国。商河又分成两支，南支叫长丛沟，东流注入大海，沟南海边有蒲台，高八丈，方圆二百步。《三齐略记》说：鬲城东南有蒲台，秦始皇东游于海上，

在台上把蒲柳盘结起来拴马。直到今天，每年蒲柳长出以后，还是盘盘曲曲，像是拴过什么似的。蒲柳很像水杨，可以制箭。现在东边离海三十里。北支世人又称百薄渎，往东北流，注入大海。大河又往东北流经高唐县老城西边。《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前554)，齐灵公废黜了太子光，把公子牙立为太子，任命夙沙卫为少傅。齐侯死后，崔杼迎太子光，太子光即位，在勾渎之丘杀了公子牙，夙沙卫逃到高唐去造反。京相璠说：高唐本来是平原县，是齐国的西部边疆。大河流经县西，不是流过县东，《水经》说流过县东，是弄错了。大河又往北流经张公城，城在河边，魏青州刺史张某的治所就设在这里，所以世人称为张公城。水边有渡头，叫张公渡。河水又往北流经平原县老城东边。《地理风俗记》说：原，就是广大而平坦的意思，所以叫平原。平原县是旧时平原郡的治所。汉高帝六年(前201)所置，王莽改名为河平。晋灼说：齐的西部有平原。河水往东北流经高唐，高唐就是平原。所以《水经》说：河水流过高唐县东边，却弄错了。按《地理志》说：高唐是漯水的发源地，平原则是笃马河经过的地方，这说明平原不是高唐，大河不可能流过县东，这是一清二楚的事。大河从右边溢出，世人称为甘枣沟，水边多枣，所以民间取了这水名。河水盛大时向此沟溢出，水枯时就断流。老沟又往东北流经长堤，流过漯阴县北边，往东流过著城北边。东边是湖荡，渊潭相接，世人称为秽野薄。河水又往东北流经阿阳县老城西边。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郎中万䜣，立为侯国。应劭说：漯阴县东南五十里有阿阳乡，是个旧县址。

又往东北流过漯阳县北边，

河水从平原县左边流经安德城东边，往北是鹿角津。水往东北流经般县、乐陵、朸乡，到厌次县旧城南边，称为厌次河。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强盗毕豪等数百人乘船来抢劫平原，县令刘雄、下属小吏所辅，开船追至厌次津，与强盗作战，都被强盗俘虏

了。所辅请求为刘雄替死，毕豪就在这渡头释放了刘雄。所辅可说在孝道上尽了敬爱之心，在节义上做到了下属忠于上级的极点了。河水右边流经漯阴县老城北边，就是王莽的巨武县。河水又往东北流，就到漯沃县老城南边，这就是王莽的延亭。《地理风俗记》说：千乘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是个旧县城。魏时改为后部亭，现在俗称右辅城。河水又往东流经千乘城北边，就是伏琛所说的千乘北城。

又往东北流过利县北边，又往东北流过甲下邑，济水从西边流来注入，又往东北流入大海。

河水又东流，分成两条，支流往东流经甲下城南边，往东南流经马常坑注入济水。《水经》说济水注入河水，实际上并不是。河水从支流分出处往东北流经下甲邑北边，世人称为仓子城；又往东北流，注入大海。《淮南子》说：河水打了九个弯注入大海，而水流仍源源不断，这是因为有昆仑不断供水的缘故。《尚书·禹贡》说：右边傍着碣石进入大河。《山海经》说：碣石之山，绳水就发源在那里，东流注入河水。河水从前原在碣石注入大海，现在水流经过的地方，已不是大禹时的旧河道了。周定王五年(前602)，大河改道。所以班固说：商时枯竭，周时改道。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大河又改道，于东郡注入渤海。所以汉司空掾王璜说：从前曾连日下雨，刮东北风，海水横溢，向西南涌去，入侵达数百里。所以张折说：碣石在海中。大概碣石是沉没到海水中去了。从前燕、齐土地辽阔，因此划出部分土地设置营州。现在城已靠近海边，海水北侵，半个城就将被淹没了。王璜的话有根有据，可以相信；碣石陷入海中，不是全无凭据的。

水经注卷六

汾水　浍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过水　晋水　湛水

【题解】

卷六包括汾水、浍水、涑水、文水、原公水、洞过水、晋水、湛水八条河流。这些河流全在今山西省境内。其中最大的是汾水，它是黄河在今山西省境内的最大支流。《水经注》记载今山西省河流十分细致，连有些在今天的较大比例尺地图上都排不上位置的河流，注文也加以描述。这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北魏时代曾经建都，是郦道元所十分熟悉的。

今山西省因为是一片黄土高原，地形高峻，河流向四方流注，所以水系相当复杂。黄河从北向南流经它的西境，又折而从西向东，流经它的南境。所以仅黄河支流，就包括西流入河支流和南流入河支流两部分。除了黄河水系以外，今山西省还有一些北流和东流的属于海河水系的河流。《水经注》记载的今山西省境内的大小河流达一百八十余条，其中在卷六一卷即上述八条河流之中，记及的河流就达六十余条。

在上列八条河流之中，最重要的是汾水，今称汾河。浍水今称浍河，是汾水的支流。文水今称文峪河，《水经注》说："水注文湖，不至汾也。"其实，它利用汾水故道，经文湖后仍然注入汾水，所以仍是汾水支流。原公水今称禹门河，也是汾水的支流。洞过水今称蒲河，是汾水的支流。晋水即晋祠泉水和南北二渠，也是汾水的支流。

八条河流中唯一一条单独西流入黄的是涑水，今称涑水河，它在今永济以西流入黄河。湛水是卷六记载的河流中唯一南流入黄的黄河支流，这是一条很小的河流，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图》46～47《司、豫、荆、洛等州图》的附图《洛阳附近图》中，以及吴天任《郦学研究史》（台北艺文印书馆 1991 年出版）卷末所附《郑德坤主编水经图（总图部分）》，均绘有这条河流。但现在国内通行的大型地图集如 1974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中，虽然绘下了这条河流（从山西省析城县发源，经河南省在大峪附近入黄），却没有注明名称。说明《水经注》记载这个地区的河流的详尽程度。

读者如需要进一步了解卷六记载的各水，可以参阅陈桥驿《水经注记载的三晋河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 年第 4 期）一文，此文又收入于《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又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一书也有参考价值。

【原文】

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

《山海经》曰：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曰管涔之山，其上无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其山重阜修岩，有草无木，泉源导于南麓之下，盖稚水濛

流耳。又西南，夹岸连山，联峰接势。刘渊族子曜，尝隐避于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背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曜遂服之，剑随时变为五色也。后曜遂为胡王矣。汾水又南，与东、西温溪合。水出左右近溪，声流翼注。水上杂树交荫，云垂烟接。自是水流潭涨，波襄转泛。又南迳一城东，凭墉积石，侧枕汾水，俗谓之代城。又南出二城间，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谓之侯莫干城，盖语出戎方，传呼失实也。汾水又南，迳汾阳县故城东。川土宽平，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阳县北山，西南流者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强为侯国，后立屯农，积粟在斯，谓之羊肠仓。山有羊肠坂，在晋阳西北，石隥萦行，若羊肠焉，故仓坂取名矣。汉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马彪《后汉·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盖资承呼沱之水，转山东之漕，自都虑至羊肠仓，将凭汾水以漕太原，用实秦、晋。苦役连年，转运所经，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无算。拜邓训为谒者，监护水功。训隐括知其难立，具言肃宗，肃宗从之，全活数千人。和熹邓后之立，叔父陔以为训积善所致也。羊肠即此仓也。又南迳秀容城东。《魏土地记》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护军治，东去汾水六十里。南与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阳之山，东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东南流，洛阴水注之。水出新兴郡，西流迳洛阴城北，又西迳盂县故城南。《春秋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县为大夫之邑,以孟丙为孟大夫。洛阴水又西,迳狼孟县故城南,王莽之狼调也。左右夹涧幽深,南面大壑,俗谓之狼马涧。旧断涧为城,有南北门,门阒故壁尚在。洛阴水又西南,迳阳曲城北。《魏土地记》曰:阳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阳曲护军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迳阳曲城西南注也。

东南过晋阳县东,晋水从县南东流注之。

太原郡治晋阳城,秦庄襄王三年立,《尚书》所谓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说题辞》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广雅》曰:大卤,太原也。《释名》曰:地不生物曰卤。卤,鲈也。《穀梁传》曰: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太卤。《尚书大传》曰:东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郡取称焉。《魏土地记》曰:城东有汾水南流。水东有晋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成王之碑。水上旧有梁,青荓殒于梁下,豫让死于津侧,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迳晋阳城南,旧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庙宇倾颓,惟单碑独存矣。今文字剥落,无可寻也。

又南,洞过水从东来注之。

汾水又南,迳梗阳县故城东,故榆次之梗阳乡也。魏献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阳,晋邑也。今太原晋阳县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阳城。汾水又南,即洞过水会者也。

又南过大陵县东,

昔赵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琴而歌，想见其人，吴广进孟姚焉，即于此县也。王莽改曰大宁矣。汾水于县左迤为邬泽。《广雅》曰：水自汾出为汾陂。其陂东西四里，南北十余里，陂南接邬。《地理志》曰：九泽在北，并州薮也。《吕氏春秋》谓之大陆。又名之曰沤洟之泽，俗谓之邬城泊。许慎《说文》曰：漷水出西河中阳县北沙，南入河。即此水也。漷水又会婴侯之水。《山海经》称，谒戾之山，婴侯之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祀水。水出祀山，其水殊源共舍，注于婴侯之水，乱流迳中都县南，俗又谓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发源祁县胡甲山，有长坂，谓之胡甲岭，即刘歆《遂初赋》所谓越侯甲而长驱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县。侯甲水又西北，历宜岁郊，迳太谷，谓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迳祁县故城南。自县连延，西接邬泽，是为祁薮也。即《尔雅》所谓昭余祁矣。贾辛邑也。辛貌丑，妻不为言，与之如皋，射雉，双中之，则笑也。王莽之示县也。又西迳京陵县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于春秋为九原之地也。故《国语》曰：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并植于晋国，不免其身，智不足称。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不顾其君，仁不足称。吾其随曾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其故京尚存。汉兴，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焉。侯甲水又西北迳中都县故城南，城临际水湄。《春秋》：昭公二年，晋侯执陈无宇

于中都者也。汉文帝为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宫，殿上见光，赦中都死罪以下。侯甲水又西合于婴侯之水。迳邬县故城南，晋大夫司马弥牟之邑也。谓之邬水。俗亦曰虑水，虑、邬声相近，故因变焉。又西北入邬陂，而归于汾流矣。

又南过平陶县东，文水从西来流注之。

汾水又南，与石桐水合，即绵水也。水出界休县之绵山，北流迳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晋文公之赏，而隐于绵上之山也。晋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绵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因名斯山为介山。故袁山松《郡国志》曰：界休县有介山、绵上聚、子推庙。王肃《丧服要记》曰：昔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问曰：宁设桂树乎？哀公曰：不也。桂树者，起于介子推。子推，晋之人也。文公有内难，出国之狄，子推随其行，割肉以续军粮。后文公复国，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当受爵禄。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烧死。国人葬之，恐其神魂霣于地，故作桂树焉。吾父生于宫殿，死于枕席，何用桂树为？余按夫子尚非璠玙送葬，安能问桂树为礼乎？王肃此证，近于诬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汾水又西南迳界休县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界美矣。城东有征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冲以有道司徒征[①]。林宗，县人也。辟司徒，举太尉，以疾辞。其碑文云：将蹈洪崖之遐迹，绍巢、由之逸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建宁二年正月丁亥卒。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痛，乃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云。陈留蔡伯喈、范阳卢子干、扶风马日磾等，远来奔丧，持朋友服。心丧期年者，如韩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余门人，著锡衰者千数。蔡伯喈谓卢子干、马日磾曰：吾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惭容，惟郭有道无愧于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部城，侧临汾水，盖刘渊为晋都尉所筑也。

又南过冠爵津，

汾津名也，在界休县之西南，俗谓之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险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临绝涧，俗谓之为鲁般桥，盖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险也。

又南入河东界，又南过永安县西，

故彘县也。周厉王流于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黄城。汉顺帝阳嘉三年，改曰永安县。霍伯之都也。

历唐城东，

薛瓒注《汉书》云，尧所都也。东去彘十里。汾水又南，与彘水合。水出东北太岳山，《禹贡》所谓岳阳也，即霍太山矣。上有飞廉墓。飞廉以善走事纣，恶来多力见知。周武王伐纣，兼杀恶来。飞廉先为纣使北方，还无所报，乃坛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焉。霍太山有岳庙，庙甚灵，乌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灵泉以供祭祀，鼓动则泉流，声绝则水竭。湘东阴山县有侯昙山，上有灵坛，坛前有石井深数尺，居常无水，及临祈祷，则甘泉

涌出，周用则已，亦其比也。彘水又西流，迳观阜北，故百邑也。原过之从襄子也，受竹书于王泽，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余霍太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灭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之，世谓其处为观阜也。彘水又西流，迳永安县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迳霍城东，故霍国也。昔晋献公灭霍，赵夙为御，霍公求奔齐。晋国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奉祀，晋复穰。盖霍公求之故居也。汾水又迳赵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赵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发源成潭，涨七十步而不测其深。西南迳赵城南，西流注于汾水。

又南过杨县东，

涧水东出谷远县西山，西南迳霍山南，又西迳杨县故城北。晋大夫僚安之邑也。应劭曰：故杨侯国。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迳杨城西，不于东矣。《魏土地记》曰：平阳郡，治杨县，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

西南过高梁邑西，

黑水出黑山，西迳杨城南，又西与巢山水会。《山海经》曰：牛首之山，劳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东南出巢山东谷，北迳浮山东，又西北流与劳水合，乱流西北，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汾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

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纳公子重耳于晋,害怀公于此。《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三年,智伯瑶城高梁。汉高帝十二年以为侯国,封恭侯郦疥于斯邑也。

又南过平阳县东,

汾水又南迳白马城西,魏刑白马而筑之,故世谓之白马城。今平阳郡治。汾水又南,迳平阳县故城东,晋大夫赵晁之故邑也。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竹书纪年》: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汉昭帝封度辽将军范明友为侯国,王莽之香平也。魏立平阳郡,治此矣。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魏土地记》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刘渊徙平阳,于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龙纽。其文曰:有新宝之印,王莽所造也。渊以为天授,改永凤二年为河瑞元年。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尚书》所谓壶口治梁及岐也。其水东迳狐谷亭北。春秋时,狄侵晋,取狐厨者也。又东迳平阳城南,东入汾。俗以为晋水,非也。汾水又南历襄陵县故城西,晋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乡亭矣。西北有晋襄公陵,县,盖即陵以命氏也,王莽更名曰干昌矣。

又南过临汾县东,

天井水出东陉山西南,北有长岭,岭上东西有通道,即钘隥也。《穆天子传》曰:乙酉,天子西绝钘隥,西南至盬,是也。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西迳尧城南,又西流入汾。

又屈从县南西流，

汾水又迳绛县故城北。《竹书纪年》：梁武王二十五年，绛中地塝，西绝于汾。汾水西迳虒祁宫北，横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迳五尺，裁与水平，盖晋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败也。又西迳魏正平郡南，故东雍州治。太和中，皇都徙洛。罢州立郡矣。又西迳王泽，浍水入焉。

又西过长脩县南，

汾水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其大若轮，西南流，故沟横出焉，东注于汾，今无水。又西南迳魏正平郡北，又西迳荀城东，古荀国也。《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水又西南，迳长脩县故城南，汉高帝十一年以为侯国，封杜恬也。有脩水出县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迳清原城北，故清阳亭也。城北有清原，晋侯蒐清原，作三军处也。汾水又迳冀亭南，昔臼季使，过冀野，见郤缺耨，其妻馌之，相敬如宾。言之文公，文公命之为卿，复与之冀。京相璠曰：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古之冀国所都也。杜预《释地》曰：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即此亭也。汾水又西，与华水合，水出北山华谷，西南流，迳一故城西，俗谓之梗阳城，非也。梗阳在榆次，不在此。按《故汉上谷长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仓颉之后，逾殷历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显齐、秦，晋卿士芀，斯其胄也。食采华阳，今蒲坂北亭，即是城也。其水西南流，注于

汾。汾水又迳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许里，山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晋，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

又西过皮氏县南。

汾水西迳鄈丘北，故汉氏之方泽也。贾逵云：汉法，三年祭地汾阴方泽。泽中有方丘，故谓之方泽。丘即鄈丘也。许慎《说文》称，从邑，癸声。河东临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即汾山也[②]。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颖言在皮氏县东南则可，三十里，乃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余里。山上有神庙，庙侧有灵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谓之子推祠。扬雄《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所逃，隐于是山，即实非也。余按介推所隐者，绵山也。文公环而封之，为介推田，号其山为介山。杜预曰：在西河界休县者是也。汾水又西，迳耿乡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为河所毁，故《书·叙》曰：祖乙圮于耿。杜预曰：平阳皮氏县东南耿乡是也。盘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迁亳。晋献公灭耿，以封赵夙，后襄子与韩、魏分晋，韩康子居平阳，魏桓子都安邑，号为三晋，此其一也。汉武帝行幸河东，济汾河，作《秋风辞》于斯水之上。汾水又西，迳皮氏县南。《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爰率师伐我，围皮氏。翟章率师救皮氏围，疾

西风。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汉河东太守潘系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县。故渠尚存，今无水也。

又西至汾阴县北，西注于河。

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谓之汾阴脽。应劭曰：脽，丘类也。汾阴男子公孙祥望气，宝物之精上见。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获宝鼎焉。迁于甘泉宫，改其年曰元鼎，即此处。

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

浍水东出绛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浍山。西迳翼城南。按《诗谱》言，晋穆侯迁都于绛，暨孙孝侯，改绛为翼，翼为晋之旧都也。后献公北广其城，方二里，又命之为绛。故司马迁《史记·年表》称，献公九年，始城绛都。《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晋士蒍城绛以深其宫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水导源东北黑水谷，西南流，迳翼城北，右引北川水。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乱流西南，入浍水。浍水又西南，与诸水合，谓之浍交。《竹书纪年》曰：庄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还。作为文公也③。又有贺水，东出近川，西南至浍交，入浍。又有高泉水，出东南近川，西北趣浍交，注浍。又南，紫谷水东出白马山白马川。《遁甲开山图》曰：绛山东距白马山，谓是山也。西迳荧庭城南，而西出紫谷，与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记·白起传》称，涉河，取韩安邑，东至乾河是也。其水西与田川水合。水出东溪，西北至浍交入浍。又有于

家水，出于家谷。《竹书纪年》曰：庄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万救翼，荀叔轸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于壁下，并西北流至翼广城。昔晋军北入翼，广筑之，因即其姓以名之[④]。二水合而西北流，至浍交，入浍。浍水又西南与绛水合，俗谓之白水，非也。水出绛山东，寒泉奋涌，扬波北注，悬流奔壑，一十许丈。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望之极为奇观矣。其水西北流，注于浍。应劭曰：绛水出绛县西南，盖以故绛为言也。《史记》称，智伯率韩、魏，引水灌晋阳，不没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绛水可以浸平阳。时韩居平阳，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以亡。鲁定公问：一言可以丧邦，有诸？孔子以为几乎，余睹智氏之谈矣。汾水灌安邑，或亦有之，绛水灌平阳，未识所由也。

西过其县南，

《春秋》：成公六年，晋景公谋去故绛，欲居郇瑕。韩献子曰：土薄水浅，不如新田有汾、浍以流其恶。遂居新田。又谓之绛，即绛阳也，盖在绛、浍之阳。汉高帝六年，封越骑将军华无害为侯国。县南对绛山，面背二水。《古文琐语》曰：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浍上，见乘白骖八驷以来，有大貍身而狐尾，随平公之车。公问师旷，对首阳之神有大貍身狐尾[⑤]，其名曰者[⑥]，饮酒得福则徼之，盖于是水之上也。

又西南过虒祁宫南，

宫在新田绛县故城西四十里，晋平公之所搆也。时有石言于魏榆，晋侯以问师旷，旷曰：石不能言，或凭焉。臣闻之，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为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宫也，背汾面浍，西则两川之交会也。《竹书纪年》曰，晋出公五年，浍绝于梁。即是水也。

又西至王泽，注于汾水。

晋智伯瑶攻赵襄子，襄子奔保晋阳。原过后至，遇三人于此泽，自带以下不见，持竹二节与原过，曰：为我遗无恤。原过受之于是泽，所谓王泽也。

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

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水源东出清野山，世人以为清襄山也。其水东迳大岭下，西流出，谓之含口。又西合涑水。郑使子产问晋平公疾。平公曰：卜云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子产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沈，不能相容。帝迁阏伯于商丘，迁实沈于大夏。台骀，实沈之后，能业其官，帝用嘉之，国于汾川。由是观之，台骀，汾、洮之神也。夏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马彪曰：洮水出闻喜县，故王莽以县为洮亭也。然则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称乎？

西过周阳邑南，

其城南临涑水，北倚山原。《竹书纪年》：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晋，周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也。汉景帝以封田胜为侯国。涑水西经董泽陂南，即古池，东西四

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即斯泽也。涑水又与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经》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草多藷藇、秦椒，其阴多赭，其阳多玉。郭景纯曰：盐贩之泽即解县盐池也。按《经》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

又西南过左邑县南，

涑水又西迳仲邮郏北，又西迳桐乡城北。《竹书纪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请成于翼，至桐乃返者也。《汉书》曰：武帝元鼎六年，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者也。涑水又西，与沙渠水合，水出东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迳左邑县故城南，故曲沃也。晋武公自晋阳徙此，秦改为左邑县，《诗》所谓从子于鹄者也。《春秋传》曰：下国有宗庙谓之国，在绛曰下国矣，即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浚，轻津无缓，故诗人以为激扬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侧，即狐突遇申生处也。《春秋传》曰：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曰：夷吾无礼，吾请帝以畀秦。对曰：神不歆非类，君其图之。君曰：诺。请七日见我于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见于此处。故《传》曰：鬼神所凭，有时而信矣。涑水又西，迳王官城北，城在南原上。《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四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战是矣。今世人犹谓其城曰王城也。

又西南过安邑县西，

安邑，禹都也。禹娶涂山氏女，思恋本国，筑台以望之今城南门台基犹存。余按：《礼》，天子诸侯台门，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书传也。故晋邑矣，春秋时，魏绛自魏徙此。昔文侯悬师经之琴于其门，以为言戒也。武侯二年，又城安邑，盖增广之。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东郡。王莽更名洮队，县曰河东也。有项宇都学道升仙，忽复还此，河东号曰斥仙。汉世又有闵仲叔，隐遁市邑，罕有知者，后以识瞻而去。涑水西南，迳监盐县故城。城南有盐池，上承盐水，水出东南薄山，西北流迳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县南。《海外西经》曰：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景纯曰：言群巫上下灵山，采药往来也。盖神巫所游，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岭上有巫咸祠，其水又迳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盐池。《地理志》曰：盐池在安邑西南。许慎谓之鹽。长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一十六里，从盐省，古声。吕忱曰：夙沙初作煮海盐，河东盐池谓之鹽。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惟山水暴至，雨澍潢潦奔泆，则盐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径，防其淫滥，谓之盐水，亦谓之为堨水。《山海经》谓之盐贩之泽也。泽南面层山，天岩云秀，地谷渊深，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

其中，名之曰径[7]，南通上阳，北暨盐泽。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晋谋去故绛。大夫曰：郇瑕地沃饶近盬。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盬，盐池也。土俗裂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即所谓咸鹾也，而味苦，号曰盐田。盐盬之名，始资是矣。本司盐都尉治，领兵千余人守之。周穆王、汉章帝并幸安邑而观盐池。故杜预曰：猗氏有盐池。后罢尉司，分猗氏、安邑，置县以守之。

又南过解县东，又西南，注于张阳池。

涑水又西，迳猗氏县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晋败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会从之。阚骃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县南对泽，即猗顿之故居也。《孔丛》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也。涑水又西迳郇城。《诗》云：郇伯劳之。盖其故国也。杜元凯《春秋释地》云：今解县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国在解县东，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书纪年》云：晋惠公十有四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围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师。狐毛与先轸御秦至于庐柳，乃谓秦穆公，使公子絷来与师言，退舍，次于郇，盟于军。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臼衰，并在解东南。不言解，

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与《竹书》不殊，今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乡俗名之为郇城。考服虔之说，又与俗符，贤于杜氏单文孤证矣。涑水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春秋》：晋惠公因秦返国，许秦以河外五城，内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郑伯使烛之武谓秦穆公曰：晋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水又西南，迳张阳城东。《竹书纪年》：齐师逐郑太子齿，奔张城南郑者也。《汉书》之所谓东张矣。高祖二年，曹参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孙遬军东张。大破之。苏林曰：属河东，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属于陂。陂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泽渚。东陂世谓之晋兴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对盐道山。其西则石壁千寻，东则磻溪万仞，方岭云回，奇峰霞举，孤标秀出，罩络群山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郭景纯云：世所谓鸯浆也。发于上而潜于下矣。厥顶方平，有良药。《神农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铜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缁服思元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游焉。路出北巘，势多悬绝，来去者咸援萝腾崟，寻葛降深。于东则连木乃陟，百梯方降，岩侧縻锁之迹，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自山北流五里而伏，云潜通泽渚，所未详也。西陂即张泽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积水，亦时有盈耗也。

文水出大陵县西山文谷，东到其县，屈南到平陶县东北，东入于汾。

文水迳大陵县故城西而南流，有泌水注之。县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给养，井至幽深；后一朝，水溢平地，东南注文水。文水又南迳平陶县之故城东，西迳其城内，南流出郭。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迳县，右会隐泉口，水出谒泉山之上顶。俗云：旸雨愆时，是谒是祷，故山得其名，非所详也。其山石崖绝险，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余丈，爰有层松饰岩，列柏绮望。惟西侧一处，得历级升陟，顶上平地十许顷，沙门释僧光表建二刹。泉发于两寺之间，东流沥石，沿注山下。又东，津渠隐没而不恒流，故有隐泉之名矣。雨泽丰澍，则通入文水。文水又南，迳兹氏县故城东，为文湖，东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谓之西湖，在县直东十里；湖之西侧临湖，又有一城，谓之潴城。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盖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又东，迳中阳县故城东。案：《晋书·地道记》、《太康地记》，西河有中阳城，旧县也。文水又东南流，与胜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东迳六壁城南，魏朝旧置六壁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太和中，罢镇，仍置西河郡焉。胜水又东，合阳泉水。水出西山阳溪，东迳六壁城北，又东南流，注于胜水。胜水又东，迳中阳故城南，又东合文水。文水又东南，入于汾水也。

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东过其县北，

县，故秦置也。汉高帝更封沂阳侯婴为侯国，王莽之兹同也。魏黄初二年，分太原，复置西河郡，晋徙封陈王斌于西河，故县有西河缪王司马子政庙。碑文云：西河旧处山林，汉末扰攘，百姓失所。魏兴，更开疆宇，分割太原四县，以为邦邑，其郡带山侧塞矣。王以咸宁三年，改命爵土，明年十二月丧国。臣太农阎崇、离石令宗群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勋德。碑北庙基尚存也。

又东入于汾。

水注文湖，不至汾也。

洞过水出沾县北山，

其水西流，与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过水。洞过水又西北，黑水西出山，三源合舍，同归一川。东流南屈，迳受阳县故城东。按《晋太康地记》，乐平郡有受阳县，卢谌《征艰赋》所谓历受阳而总辔者也。其水又西南入洞过水。洞过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洞过水又西与原过水合，近北，便水源也。水西阜上有原过祠，盖怀道协灵，受书天使，忧结宿情，传芳后日，栋宇虽沦，攒木犹茂，故水取名焉。其水南流注于洞过水也。

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

榆次县，故涂水乡，晋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晋侯筑虒祁之宫，有石言晋之魏榆。服虔曰：魏，晋邑。榆，州里名也。《汉书》曰榆次，《十三州志》以为涂阳县矣。王莽之太原亭也。县南侧水有凿台，韩、魏杀智伯瑶于其下，刳腹绝肠，折颈摺颐处也。其水又西南流，

迳武灌城西北。卢谌《征艰赋》曰：迳武馆之故郛，问厥涂之远近。洞过水又西南为淳湖，谓之洞过泽。泽南，涂水注之。水出阳邑东北大嵰山涂谷，西南迳萝蘑亭南，与蒋谷水合。水出县东南蒋溪。《魏土地记》曰：晋阳城东南百一十里，至山，有蒋谷大道，度轩车岭，通于武乡。水自蒋溪西北流，西迳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杜预《释地》曰：城在阳邑南，水北即阳邑县故城也。《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者也。王莽之繁穰矣。蒋溪又西合涂水，乱流西北，入洞过泽也。

西入于汾，出晋水下口者也。

刘琨之为并州也，刘曜引兵邀击之。合战于洞过，即是水也。

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

县，故唐国也。《春秋左传》称，唐叔未生，其母邑姜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吕氏春秋》曰：叔虞与成王居，王援桐叶为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请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戏耳。公曰：天子无戏言。时唐灭，乃封之于唐。县有晋水，后改名为晋。故子夏叙《诗》称，此晋也，而谓之唐，俭而用礼，有尧之遗风也。《晋书·地道记》及《十三州志》并言，晋水出龙山，一名结绌山，在县西北，非也。《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

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羁游宦子，莫不寻梁契集，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又东过其县南，又东入于汾水。

沼水分为二派，北渎即智氏故渠也。昔在战国，襄子保晋阳，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没者三版，与韩、魏望叹于此，故智氏用亡。其渎乘高，东北注入晋阳城，以周灌溉。汉末赤眉之难，郡掾刘茂负太守孙福，匿于城门西下空穴中。其夜奔盂，即是处也。东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渎于石塘之下伏流，迳旧溪东南出，迳晋阳城南。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经》书：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预曰：大卤，晋阳县也。为晋之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赵鞅以晋阳叛，后乃为赵矣。其水又东南流，入于汾。

湛水出河内轵县西北山，

湛水出轵县南原湛溪，俗谓之椹水也。是盖声形尽邻，故字读俱变，同于三豕之误耳。其水自溪水南流。

东过其县北，又东过波县之北，

湛水南迳向城东，而南注。

又东过毋辟邑南，

原《经》所注，斯乃溴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间关也。是乃《经》之误证耳。湛水自向城东南，迳湛城东，时人谓之椹城，亦或谓之隰城矣。溪曰隰涧。隰城在东，言此非

矣。《后汉·郡国志》曰：河阳县有湛城是也。

又东南当平县之东北，南入于河。

湛水又东南迳邓，南流注于河，故河济有邓津之名矣。

【注释】

①按《疏·校记》，此句当作"以司徒辟，有道征，皆不就"。

②《疏》此句下补入"文颖曰：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一句。

③"作为文公也"一句有误，且所引《竹书纪年》与上文浍交无关，可能系错简。译文删去末句。

④此句有误。称"翼广城"并非以修建者命名，只是表示扩大修建后，改个名称以别于旧翼城之意。

⑤《疏》"对"下增"曰"，又"大"作"犬"。

⑥《疏》"者"下有"来"字。

⑦《疏》"曰"下增"白"字："曰白径"。

【译文】

汾水发源于太原郡汾阳县以北的管涔山，

《山海经》说：北次二经头一座山，在大河东边，头靠汾水，叫管涔之山，山上没有树木，山下多玉，汾水就发源在这里，西流注入大河。《十三州志》说：汾水发源于武州的燕京山，这也是管涔山的异名。这座山冈峦层沓，危岩高耸，只有蔓草，却没有树木，源泉就在南麓冒出，不过是一道涓涓细流而已。又往西南流，两岸山脉连绵，峰峦相接。刘渊的同宗侄儿刘曜曾隐避在管涔之山。夜间忽然进来两个孩子，跪着说：管涔王派我们俩来拜见赵皇帝，献上宝剑一把。于是把剑放在面前，拜了两拜然后离去。刘曜擎着蜡烛去看，剑长两尺，非常光亮；背面有铭文，刻的是：佩上神剑，可除各种邪毒。刘曜于是就佩上它，宝剑随时会变幻出五色光芒。以后刘曜就做了胡王。汾水又南流，与东温溪和西温

溪汇合，这两条水都出自邻近一带的小溪，在两边淙淙地奔流。水上各种树木繁荫交错，就像一片云烟似的。二水汇入后，水流高涨起来，波浪升腾，流转泛涌。又往南流经一座城邑东边，城脚堆积了许多石块，城临汾水之滨，俗称代城。汾水往南又从两城中间流过，这两座城左右相对，坐落在汾水两边，世人称为侯莫干城，地名大概源出戎语，口头相传，因而造成音讹。汾水又往南流经汾阳县老城东边，这里地势广阔平坦，山小而高，水缓而静。《地理志》说：汾水发源于汾阳县的北山，往西南流。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把汾阳封给靳强，立为侯国；后来设立屯垦区，在这里积贮粮食，称为羊肠仓。山间有羊肠坂，在晋阳西北，山径石级盘回曲折，好像羊肠一般，粮仓和山坡都因而取名。汉永平年间（58～75）浚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马彪的《后汉书·郡国志》：常山郡南行唐县有石臼谷，当时想引导呼沱之水，来转运常山以东的粮食；从都虑到羊肠仓，经汾水从太原运粮，以补秦晋的不足。这项工程使人民连年苦役，而转运所经的地方，共有三百八十九处险隘，以致死了无数人。后来任命邓训为谒者，来督察这项水利工程。邓训修改计划，知道工程很难建得起来，就详详细细地向肃宗作了报告。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停止了工程，因而使数千服役的民工得以活命。和帝时他女儿立为邓后，叔父邓陔认为这是邓训行善积德的结果。这里提到的就是这羊肠仓。汾水又往南流经秀容城东。《魏土地记》说：秀容有胡人迁来居住，设立秀容护军治所，东距汾水六十里。汾水南流与酸水汇合。酸水源头出自西边的少阳之山，往东南流，注入汾水。汾水又往南从山间流出，往东南流，洛阴水注入。洛阴水发源于新兴郡，西流经洛阴城北边，又往西流经盂县老城南边。《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前514），把祁氏的田分成七县，作为大夫的食邑，把盂丙封为盂大夫。洛阴水又往西流经狼盂县旧城南边，这就是王莽的狼调。老城左右两边都是幽深的山涧，城南朝向一条大沟，俗称狼

马涧。旧时截断山涧来筑城，有南门和北门，城门和老城墙还在。洛阴水又往西南流经阳曲城北边。《魏土地记》说：阳曲的胡人寄居在太原边界，设置了阳曲护军治所。水往西南流，注入汾水。汾水又往南流经阳曲城往西南流去。

往东南流过晋阳县东边，晋水从县南往东流注入。

太原郡设置于秦庄襄王三年(前 247)，《尚书》说：太原的河道也已得到整治，指的就是这里。《春秋说题辞》说：又高又平的土地叫太原。原是端正的意思，平坦而有规律。《广雅》说：大卤就是太原。《释名》说：土地不长草木叫卤。卤就是炉。《穀梁传》说：中国叫太原，夷狄地区叫太卤。《尚书大传》说：东部的原野很平坦。广大而且又高又平的土地叫太原，郡就照此取名。《魏土地记》说：城东有汾水南流，汾水东边有晋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成王碑。水上从前有一座桥，青荓死于这座桥下。豫让死于桥边，那也是赵襄子脱衣的地方。汾水往西流经晋阳城南边。从前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石碑；庙宇早已塌毁，只留那块孤零零的石碑了，现在碑上的字也已剥落，再也看不出来了。

又往南流，洞过水从东边流来注入。

汾水继续往南流，经过梗阳县旧城东边，这里本来是榆次的梗阳乡，魏献子把梗阳赐给大夫魏戊作为食邑。京相璠说：梗阳是晋国的城邑。现在太原郡晋阳县南六十里榆次的边界上有梗阳城。汾水又南流，就是洞过水的汇流处。

又往南流过大陵县东边，

从前赵武灵王游大陵，梦见一位姑娘在弹琴唱歌。他很想见见那位姑娘，于是吴广就在大陵找了孟姚献给他。王莽改名为大宁。汾水在大陵县向左分支流出，积成邬泽。《广雅》说：从汾水分支流出的水，积聚成为汾陂。这片陂塘东西宽四里，南北长十余里，南端与邬县相接。《地理志》说：九泽在北方，是并州的沼泽

地。《吕氏春秋》称为大陆，又叫沤洟之泽，俗称邬城泊。许慎《说文》说：潙水发源于西河中阳县北沙，南流注入河水。说的就是这条水。潙水又与婴侯之水汇合。《山海经》说，谒戾之山，婴侯之水发源于它的北麓，北流注入祀水。祀水发源于祀山，异源合流，注入婴侯之水，乱流经过中都县南边，民间又叫中都水，有侯甲水注入。侯甲水发源于祁县胡甲山，有一道长长的山岭，叫胡甲岭。刘歆《遂初赋》说：翻过侯甲岭向前走，说的就是这道山岭。蔡邕说：侯甲也是城名，在祁县。侯甲水又往西北流过宜岁郊，穿过太谷，叫太谷水。出谷后往西北流经祁县老城南，从县城往西与邬泽相连，就是祁薮。祁县就是《尔雅》所说的昭余祁。祁县是贾莘的食邑。贾辛状貌丑陋，他的妻子不同他说话；和他一起到沼泽旁边猎雉，两人都射中时才嫣然一笑。祁县也就是王莽的示县。水又往西流经京陵县旧城北面，王莽改名为致城。春秋时这是九原的地方。所以《国语》说：赵文子和叔向一起在九原游览，对叔向说：假如死人能够活着走出来的话，你看我该同谁一起回去呢？叔向说：该是阳子了吧？文子说：阳子在晋国行为廉直，可是却未能逃脱杀身之祸，他的智慧不值得称道。叔向说：那末是舅犯吧？文子说：舅犯一见有利可图，就不顾自己的君主，他的仁德不值得称道。我看还是同曾一起回去的好吧。曾在接受劝告的时候不忘记自己的老师，说到自身的时候，不伤朋友的感情，侍奉君主不攀附他人而进身，也不曲意逢迎而引退。旧时的墓地现在还留着。汉朝兴起后，在山下增建了陵墓，所以叫京陵。侯甲水又往西北流，从中都县老城南边流过，老城靠近水边。《春秋》：昭公二年（前 540），晋侯在中都逮捕了陈无宇。汉文帝封为代王时就建都在这里，武帝在元封四年（前 107），来到中都宫，殿上有祥光出现，于是把中都的犯人还够不上死罪的都赦免了。侯甲水又西流，与婴侯之水汇合，流经邬县老城南——这是晋大夫司马弥牟的食邑——称为邬水，民间也叫虑水，虑、邬读音相

近，因而字也转变了。又往西北注入邬陂，最后流入汾水。

又往南流过平陶县东，文水从西边流来注入。

汾水又往南流，与石桐水汇合，这就是绵水。绵水发源于界休县的绵山，往北流经石桐寺西边，石桐寺实际上就是介子推祠。从前介子推不受晋文公的赏赐而出逃，隐居在绵山之上。晋文公找不到他，于是在绵划地立为介子推田。说道：留下这地方来纪念我的过失吧，同时也用以表扬好人。因此把这座山称为介山。所以袁山松《郡国志》说：界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王肃《丧服要记》说：从前鲁哀公的祖父用车载了他父亲的遗体。孔子问道：要立一棵桂树吗？哀公说：不用立。立桂树是从介子推开始的。介子推是晋国人。文公国内有难，出国到狄去避难，介子推跟他出走，因军粮吃完了，就割下自己的肉给文公吃。后来文公回国，却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唱了一首歌，文公听到了方才醒悟，想到应当给他奖赏爵位和俸禄。可是介子推却逃到介山去，抱着树木被火烧死。晋国人把他安葬了，怕他的魂魄仆地而灭，所以立了一棵桂树。我父亲生在宫殿里，死在床上，哪里用得着桂树呢？我按孔夫子甚至反对用美玉陪葬，怎能向哀公询问立桂树行丧礼的事呢？王肃这些话有点近于污蔑了。石桐水又西流，注入汾水。汾水又往西南流，从界休县老城西边流过，王莽改名为界美。城东有郭林宗和宋子浚两人的墓碑。宋冲两次受到朝廷的征召，授予司徒和有道的官职，都没有去。郭林宗是本县人，被征召为司徒，授以太尉的官职，他却借口有病推辞了。碑文说：他踏着仙人洪崖的足迹，循着高士巢父、许由的道路，展翅翱翔于远绝尘寰的天宇，超越青云而傲然独峙。享寿不长，只活到四十二岁，死于建宁二年（169）正月丁亥日。我们这些来自各地，志同道合的人，长怀着哀痛的心情，在他的墓前刻石立碑，以旌表他的崇高德行。陈留蔡伯喈、范阳卢子干，扶风马日磾等，远道前来参加丧礼，穿的是朋友身份的丧服。以弟子身分守丧满一

年的，有韩子肋、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余门生披麻带孝的上千人。蔡伯喈对卢子干、马日磾说：我为天下人写的碑文很多，自己却感到有点惭愧；只有为郭有道写这篇碑文，可以毫无愧色。汾水右岸有左部城，靠近水边，这是刘渊在晋朝当都尉时所筑。

又往南流过冠爵津，

冠爵津是汾水上的渡口名，在界休县西南，俗称雀鼠谷。谷内数十里的小路险阻难行，河水两岸都架设了栈道，沿着岩边用石块筑成弯弯曲曲的山路，有的离水一丈，有的高约五六尺；头上有山冈遮顶，脚下临着深涧。这条栈道俗称鲁般桥，古代是通往渡口和关隘的道路，今天仍然据有险要的地势。

又往南流入河东郡地界，又往南流过永安县西，

永安县是从前的彘县，周厉王被流放于彘，就是这座城。王莽改名为黄城，汉顺帝阳嘉三年(134)，改称永安县。这里也是霍伯的都城。

流过唐城东边，

薛瓒为《汉书》作注时说：唐城是尧定都的地方，东边离彘十里。汾水又南流，与彘水汇合。彘水发源于东北的太岳山，《禹贡》称为岳阳，就是霍太山。山上有飞廉墓。飞廉以善走为纣王效力，恶来以力大而知名。周武王征伐纣王，连恶来也杀了。飞廉早先为纣王出使北方，回来后却不能向纣王报告了，于是在霍太山设坛祭祀，打算以身殉纣。他在山上看到一具石棺，上面刻着：天帝命令你老人家不要参与殷朝的作乱，特此赐你石棺安葬。他死了，于是就葬在霍太山。山上有霍山庙，十分灵验。庙旁的树林里，鸟雀都不来栖息，庭院里常有猛虎在守卫。又有灵泉可供人祭祀之用，鼓声一响，就有泉水流出，鼓声一停泉水也就干了。湘东阴山县有侯昙山，山上有灵坛，坛前有一口数尺深的石井，平常都没有水，待到祈祷时，就有甘泉涌出，大家都用遍后，泉水就不流了，也是这一类。彘水又往西流经观阜以北，就是

旧时的百邑。原过跟从赵襄子，在王泽得到竹书，他把这件事报告了襄子。襄子斋戒了三天，亲自剖开竹子，看到里面有朱砂写的红字：我是霍太山山阳侯，是天帝的使者，三月丙戌日，我将派遣你去杀掉智氏，你也要在百邑为我立庙。襄子跪拜领受了三神的命令，于是就杀了智氏，在百邑为三神立祠，让原过去管理。人们就把这地方称为观阜。彘水又西流，从永安县老城南面流过，然后往西南流，注入汾水。汾水又往南流经霍城东边，就是旧时的霍国。从前晋献公灭了霍国，赵夙当驾车人，霍公求逃奔到齐国。当时晋国大旱，叫巫师占卜，说这是霍太山作祟的缘故。于是派赵夙去召回霍君主持祭祀，晋国重新又获得丰收。霍城就是霍公求的故居。汾水又流经赵城西南，穆王把赵城封给造父，他就是赵氏的始祖。汾水又南流，霍水注入。霍水发源于霍太山，源泉流出后积成深潭，宽七十步，深不可测。水往西南流经赵城南边，西流注入汾水。

又往南流过杨县东边，

涧水发源于东方谷远县的西山，往西南流经霍山南，又往西流经杨县老城以北，这是晋大夫僚安的食邑。应劭说：这是从前杨侯的封国。王莽改名为有年亭。水往西流入汾水。汾水是从杨城西边而不是东边流过的。《魏土地记》说：平阳郡的治所是杨县，郡西有汾水，往南流。

往西南流过高梁邑西边，

黑水发源于黑山，往西流过杨城南边，又往西流，与巢山水汇合。《山海经》说：牛首之山，劳水发源在那里，往西流注入潏水，说不定就是汾水，而潏水则是巢山之水。巢山水的源头，在东南方巢山的东谷流出，往北流经浮山东边，又往西北流与劳水汇合，往西北乱流，经过高梁城北边，西流注入汾水。汾水又往南流经高梁老城西边，这就是旧时的高梁之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前 636），秦穆公接纳了来自晋国的公子重耳，并在这里杀害

了怀公。《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三年(前462),智伯瑶在高梁筑城。汉高帝十二年(前195),把高梁立为侯国,封恭侯郦疥于此城。

又往南流过平阳县东边,

汾水又往南流经白马城西边。魏杀白马致祭筑了此城,所以人们称为白马城。现在是平阳郡的治所。汾水又往南流经平阳县老城东边,这里从前是晋大夫赵晁的封邑。应劭说:县城在平河的北岸,尧、舜都在这里建都过。《竹书纪年》:晋烈公元年(前415),韩武子建都于平阳。汉昭帝把这地方封给度辽将军范明友,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香平。魏时设置平阳郡,治所就在这里。水边有尧庙,庙前有碑。《魏土地记》说: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以东的高地上,有一座小台,台上有尧的祠庙和石碑。永嘉三年(309),刘渊迁都平阳,在汾水上,得到一枚白玉印,四寸见方,高二寸二分,上有龙形印纽。印上刻的是:有新宝之印,原来是王莽刻的。刘渊以为这是上天所赐,把永凤二年改为河瑞元年。汾水南流与平水汇合。平水发源于平阳县西边的壶口山。《尚书》说:继壶口山之后,又凿梁山及岐山。此水往东流经狐谷亭北面,春秋时,狄族入侵晋国,占领了狐厨,就指这地方。又往东流经平阳城南边,东流注入汾水。民间以为这是晋水,那是弄错了。汾水又往南流经襄陵县旧城西,这是晋大夫郤犨的食邑,所以那里有犨氏乡亭。西北有晋襄公的陵墓,该县就是以这座陵墓来命名的。王莽改名为干昌。

又往南流过临汾县东边,

天井水发源于东陉山西南,北边有长岭,岭上东西有通道,就是钘隥。《穆天子传》说:乙酉日,穆天子西行翻过钘隥,往西南流到盬。这条水的源头有三道奇泉涌出,往西北流,合并成一条溪流,西经尧城以南,又往西流入汾水。

又转弯从县南往西流,

汾水又流经绛县老城北面，《竹书纪年》：梁武王二十五年，绛县发生地裂，西到汾水为止。汾水往西流经虒祈宫北，水上有一座老桥，横跨过汾水，共有三十根桥柱，直径五尺，高度与水面相平，这是晋平公时造的桥。木头浸在水里，所以能经久不烂。又往西流经魏正平郡南边，这里是旧时东雍州的治所。太和年间，皇都迁到洛阳，于是废州立郡。又往西流经王泽，有浍水注入。

又往西流过长脩县南边。

汾水又西流与古水汇合，古水发源于临汾县老城西边的黄阜脚下，源头的水口大如车轮，往西南流，有旧沟从旁边横通出去，往东注入汾水，现在已经枯涸无水了。又往西南流，经魏正平郡北边，又往西流经荀城东边，就是古时的荀国。《汲郡古文》，晋武公灭了荀国，把那地方赏赐给大夫原氏。古水又往西南注入汾水。汾水又往西南流经长脩县老城南，汉高帝十一年(前 196)，把这里立为侯国，封给杜恬。有脩水发源于县南，往西南流入汾水。汾水又往西流经清原城北面，就是旧时的清阳亭。城北有清原，晋侯在清原检阅部队，建立三军，就在这地方。汾水又流经冀亭南，从前臼季出使，经过冀野，看见郤缺在田间耨草，他的妻子给他送饭，两人相敬如宾。臼季把所见报告文公，文公就任命郤缺为大臣，又把冀这地方赐给他。京相璠说：现在河东皮氏县有冀亭，是古代冀国建都的地方。杜预《释地》说：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就是此亭。汾水又西流，与华水汇合。华水发源于北山的华谷，往西南流经一座老城西边，俗称梗阳城，其实是不对的。梗阳在榆次，并不在这里。按《故汉上谷长史侯相碑》说：侯氏是仓颉的后裔，经过商、周两朝，各个支系分成不同的姓氏，有的在楚国和魏国成为著名的氏族，有的在齐国和秦国取得显要的地位；晋国大臣士芀，也是他的后代，他的食邑华阳，在现在蒲坂的北亭，就是此城。水往西南流，注入汾水。汾水又流经稷山以北，山在水南约四十里。山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边

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前 594)，秦桓公攻打晋国，晋侯在稷练兵，准备夺取狄族的土地，指的就是这地方。

又往西流过皮氏县南边，

汾水往西流经郯丘北边，就是从前汉代的方泽。贾逵说：按汉代的传统，每三年须在汾阴的方泽举行祭地。泽中有个方丘，所以泽称方泽，这方丘就是郯丘。许慎《说文》说：郯字偏旁从邑，读作癸。是河东临汾的地名，在介山以北，就是汾山，雄峙于群山之上。文颖说：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巍然耸立，周围七十里，高三十里。文颖说在皮氏县东南，倒也差不多，说三十里却不对了。现在据目测，此山高约十余里，山上有神庙，庙旁有灵泉，在祈祷祭祀的日子，泉水供应源源不绝，世人也称神庙为子推祠。扬雄《河东赋》说：天子的车驾，缓缓前行，到处从容不迫地漫游，在介山观赏风光。他为文公而嗟叹，为介子推而悲伤，在龙门称颂大禹劳苦功高。《晋太康记》以及《地道记》、《永初记》都说介子推出逃，隐居在这座山中，但证之于史实，却不是这里。我按介子推所隐的地方，其实是绵山。文公绕山划定范围，立为介推田，称山为介山。杜预说：介山在西河界休县。汾水又往西流，经耿乡城北边，这里是殷商的故都。帝祖乙从相迁移到这里，被河水冲毁，所以《尚书·叙》说：祖乙在耿的都城被毁了。杜预说：耿，就是平阳郡皮氏县东南的耿乡。盘庚因耿在河水以北，近山临水，地方狭窄，于是从耿迁都于亳。晋献公灭耿，把这地方封给赵夙，后来赵襄子与韩、魏分割了晋国，韩康子居留在平阳，魏桓子定都于安邑，号称三晋，这就是其中之一。汉武帝巡游河东，渡过汾河，在这条水上做了一篇《秋风辞》。汾水又往西流经皮氏县南边。《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二年(前 307)，秦国公孙爰领兵攻打我国，包围皮氏；翟章领兵来援救被围困的皮氏，苦于猛烈的西风。十三年(前 306)，给皮氏筑城。汉朝河东太守潘系，开渠引汾

水来灌溉皮氏县，这条旧渠道还在，但现在已无水了。

又往西流到汾阴县北边，往西注入河水。

汾水南岸有一条长长的山冈，背倚汾水，河水从旁边流过，山冈长四五里，宽二里余，高十丈，汾水经山北西流注入河水。《汉书》把这条山冈称为汾阴脽。应劭说：脽是丘陵一类。汾阴有个汉子叫公孙祥，能够望气，他看到宝物的精气冲天而上，就去报告武帝，于是武帝在水中获得宝鼎。武帝把宝鼎移到甘泉宫，并改年号为元鼎，就在这里。

浍水发源于河东郡绛县东边的浍交东高山。

浍水发源于东方的绛高山。也叫河南山，又称浍山，往西流经翼城南面。据《诗谱》说：晋穆侯迁都于绛，到了他孙子孝侯的时候，按照晋国旧都名，把绛改名为翼。后来献公把城向北扩展，面积增至二里见方，重又命名为绛。所以司马迁《史记·年表》说：献公九年（前668），才开始为绛筑城。《左传》：庄公二十六年（前668），晋国士蒍为绛筑城，以便把他的宫殿造得更为高大。水又往西流，与黑水汇合。黑水发源于东北方的黑水谷，往西南流经翼城北面，右边引了出自平原的北川水，南流注入黑水，然后乱流往西南注入浍水。浍水又往西南流，与诸水汇合，汇流处称为浍交。《竹书纪年》说：庄伯十二年，翼侯焚烧了曲沃的庄稼后退了回去。……还有一条贺水，出自东边近处的平原，往西南到浍交注入浍水。又有高泉水，源出东南邻近的平原，往西北到浍交注入浍水。浍水又南流，紫谷水出自东方白马山的白马川。《遁甲开山图》说：绛山东到白马山，说的就是这座山。往西流经荧庭城南边，然后往西流出紫谷，与乾河汇合——乾河是教水的支流。《史记·白起传》说：涉水过河，占领韩国的安邑，往东直至乾河。乾河西流与田川水汇合。田川水源出东溪，往西北流，到浍交注入浍水。又有于家水，发源于家谷。《竹书纪年》说：庄伯据有曲沃，起兵反叛，向翼进攻。公子万前来援救，荀叔轸追击

他，直到于家谷。又有范壁水发源于壁下，也往西北流到翼广城。从前晋军北上攻入翼，扩大修建此城，因而叫翼广城。两水汇合后往西北流，到浍交注入浍水。浍水又往西南流，与绛水汇合，俗称白水，其实不对。绛水发源于绛山东麓，一股冷泉强劲地直冒出来，波浪滔滔地往北流去，从高约十丈的悬崖一泻而下，倾注入深壑中。青苍的崖壁像是点上了黛色，霜雪似的急流宛如下垂的白绢，望去真是壮观极了。绛水往西北流，注入浍水。应劭说：绛水发源于绛县西南，这是就旧绛城而说的。《史记》说：智伯率领韩、魏两国军队引水淹晋阳，城没有被淹的只有两丈余。智伯说：起初我还不知道水可以使人亡国，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当时韩国建都平阳，魏国建都安邑。魏桓子用手肘碰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尖踢踢魏桓子，两人的手肘和脚尖在车上相触，智氏于是灭亡。鲁定公问道：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事吗？孔子以为差不多是可能的，我从智伯的话里就看到一个例证。但以汾水来淹安邑，也许还是可行的，以绛水来淹平阳，却不知怎么流得过去。

往西流过绛县南，

《春秋》：成公六年（前585），晋景公打算离开旧绛城，迁居到郇瑕去。韩献子说：郇瑕这地方土壤瘠薄，河水又浅，不如新田，有汾水、浍水能把脏污涤荡净尽。于是就迁居到新田，也叫绛，就是绛阳，因为在绛、浍二水北边的缘故。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越骑将军华无害，立为侯国。县城南与绛山相望，前后是汾浍两水。《古文琐语》说：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车到浍上，看见有人驾着八匹白马而来，有一只狗，身如狸，尾如狐，跟在文公的车后。平公问师旷，师旷说：首阳山的神祇有一只狗，身如貍，尾如狐，名叫者来。如果饮酒得福，就会招来这条神狗。他就是在这条水边碰到的。

又往西南流过虒祁宫南，

虒祁宫在新田绛县旧城西四十里，是晋平公所建。当时魏榆有一块石头竟说起话来。晋侯问师旷，师旷说：石头是不能说话的，或许有什么东西凭借着石头在说话。我听说做事情不合时，民怨沸腾，那末原来不会说话的东西也说话了。现在宫庭里的房子造得这么高大豪华，把民间的财力都耗尽了，连石头也开口说话，岂不是很自然的吗？叔向认为子野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平公的宫殿背倚汾水，前临浍水，西边是这两条河流的汇合处。《竹书纪年》说：晋出公五年(前470)，浍水到梁就断流了，指的就是此水。

又往西流到王泽，注入汾水。

晋国智伯瑶进攻赵襄子，襄子逃奔到晋阳，守城自卫。原过随后来到，在这片泽地里遇见三个人，但腰带以下却看不到他们的下身。他们手里拿着一支两节的竹筒交给原过，说道：请替我们送给无恤吧。原过就在这片泽地接过竹筒，这就是所谓王泽。

涑水发源于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

黍葭谷是涑水的发源地，俗称华谷。涑水流到周阳后，与洮水汇合。洮水源出东边的清野山，世人称为清襄山。洮水往东流经大岭山下，西流出山，那地方叫含口。又西流，与涑水汇合。晋平公有病，郑国派遣子产去探病。平公说：巫师说我的病是因为台骀作祟，可是史官也不知道台骀是什么，请问您可知道？子产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阏伯，小儿子叫实沈，两人互不相容，于是他就把阏伯下放到商丘，把实沈下放到大夏。台骀是实沈的儿子，能继承先人的事业，因而受到帝喾的嘉奖，在汾川建都。这样看来，台骀应当是汾水和洮水的神祇了。贾逵说：汾、洮是两条河名。司马彪说：洮水发源于闻喜县，所以王莽时把该县改为洮亭。那末涑水大概也就是洮水的兼称了吧！

往西流过周阳邑南边，

周阳城南濒涑水，北依山地。《竹书纪年》：晋献公二十五年

(前652)正月，翟人攻打晋国，周有白兔在市场上跳舞——周，就是周阳城。汉景帝把这地方封给田胜，立为侯国。涑水往西流经董泽陂南边，这就是古池，东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前621)，在董打猎，指的就是这片泽地。涑水又与景水汇合。景水发源于景山北谷。《山海经》说：景山向南可以望见盐贩之泽，向北可以望见少泽。山上的草，以山药、秦椒居多，山北多红壤，山南多玉。郭景纯说：盐贩之泽，就是解县的盐池。《山海经》没有提到山上有水，但却有水，往西北流，注入涑水。

又往西南流过左邑县南边，

涑水又往西流经仲邮郷北面；又往西流经桐乡城北面。《竹书纪年》说：翼侯攻打曲沃，打了个大胜仗，武公请求在翼议和，到了桐才回去。《汉书》说：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将到缑氏去巡察，到了左邑桐乡，听说打垮了南越，就把这地方称为闻喜县。涑水又西流，与沙渠水汇合，沙渠水源出东南邻近的溪流，往西北流，注入涑水。涑水又往西南流经左邑县旧城南，就是旧时的曲沃。晋武公从晋阳迁都到这里，秦时改为左邑县。《诗经》说：跟着你来到鹄，指的就是这地方。《春秋传》说：下国有宗庙的城称为国；在绛所以叫下国，也就是新城。王莽叫洮亭。涑水从城边往西流，水流湍急，滩高水浅，流得倒很轻快，所以诗人把它叫做激扬的水，说它却连一捆柴也冲不走。水边就是狐突碰到申生鬼魂的地方。《春秋传》说：秋天，狐突去到下国，遇见太子，太子叫他上车驾御，对他说：夷吾没有礼度，我已请帝把晋交给秦国了。狐突答道：鬼神不享异类的祭祀，请您想想办法吧。太子说：好的，请你七日后在新城西侧来见我。到了那一天，狐突前往，就在这里见到他。所以《左传》说：对鬼神有所请求，往往也会听从的。涑水又往西流经王官城北面，城在南原上。《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四月，晋侯派遣吕相与秦绝交，信中说：康公还不悔过，侵犯我国的河曲，进攻我国的涑水，又把王官的老百

姓抓走，因而发生河曲之战。现在世人还把那座城称为王城。

又往西南流过安邑县西边，

安邑是禹的都城。禹娶了涂山氏的女儿，她思念祖国，于是筑台望乡，今天安邑城的南门，那座高台的基址还在。我按《礼》天子诸侯台上的门，不过边角层层下降罢了，未必都像书中所载。安邑是古时晋国的城邑，春秋时，魏绛从魏迁都到这里。从前文侯把师经的琴挂在城门上，作为对待批评的鉴戒。武侯二年（前394），又在安邑筑城，这次是扩建。秦始皇派左更、白起去夺取安邑，设置了河东郡。王莽改郡名为洮队，县名叫河东。有个项宁都，学道升天成了仙人，忽然又回到这里，河东人都称他为斥仙。汉时又有个闵仲叔，隐居于市廛之间，很少有人知道他，后来因人们知道了，又来周济他，他才离去。涑水往西南流经监盐县老城，城南有盐池，上流承接盐水。盐水发源于东南方的薄山，往西北流经巫咸山北。《地理志》说：山在安邑县南。《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边，他右手握着青蛇，左手握着赤蛇，群巫都跟着他在登葆山上上下下。《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这十位巫师都从这里上山下山，山上长着各种药草。郭景纯说：这里是说群巫在灵山上上下下往来采药。因为神巫在这里漫游，所以山也因而得名了。谷口岭上，还有巫咸祠。盐水又流经安邑老城南，又西流注入盐池。《地理志》说：盐池在安邑西南。许慎则称为盬。池长五十一里，宽七里，周围一百十六里，盬字偏旁从盐而笔划较简，读作古。吕忱说：夙沙氏开始煮海水，提取食盐，河东盐池称为盬。现在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澄清而带紫色，深沉而不流动。水中出产石盐，全是自然形成，早上取盐，到了晚上又会再结起来，始终不会减少。但在雨后山洪暴发，积水横流的时候，池里的盐就会被冲尽。所以官民协力堵截水路，防止泛滥，于是这条水就叫盐水，也叫堨水了。《山海经》则称为盐

贩之泽。盐泽南对层沓的山岭，凌霄的巉岩在云间映着秀色，地底的山谷险峻幽深，两边石崖陡峻如壁，中间只留一条极狭的空隙，称为石门，道路在其间通过，名为白径，南通上阳，北到盐泽。池西又有一口池，称为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坐落在猗氏老城南面。《春秋》：成公六年(前585)，晋国准备离开旧绛城，大夫说：郇、瑕二处，土地肥沃，又与盐池邻近。服虔说：土地平整有水可以灌溉叫沃。盬就是盐池。当地风俗各家分引池水灌溉原野，来浇田地中的大麻；田间的水干了，泥土中就结出盐来，这就是所谓咸鹾，带有苦味。这种田叫盐田。池以盐盬为名就是由此开始的。盐池原属司盐都尉管理，他带领了一千余兵士守在这里。周穆王、汉章帝都到过安邑，参观过盐池。所以杜预说：猗氏有盐池。后来裁撤了司盐都尉，分为猗氏、安邑二县，设县来防守。

又往南流过解县东，又往西南注入张阳池。

涑水又往西流经猗氏县老城北面。《春秋》：文公七年(前620)，晋国在令狐打败秦国，直打到刳首，先蔑逃往秦国，士会也跟着他走。阚骃说：令狐就是猗氏。刳首在猗氏以西三十里。县城朝南，面对沼泽，这里就是猗顿的故居。《孔丛》说：猗顿是鲁国的穷书生，他耕田但却常常饥饿，他种桑养蚕，但却常常挨冻。听说朱公很富有，就去向他请教有什么妙法可以致富。朱公告诉他说：你要想富得快，就应当养些母的家畜。于是他就去到西河，在猗氏以南大规模饲养牛羊，十年之中，获利无算，家财可与王公相比，名扬天下。因为他是在猗氏发家致富的，所以叫他猗顿。涑水又往西流经郇城。《诗经》说：郇伯给他们慰劳。这就是郇伯的故都。杜元凯《春秋释地》说：现在解县西北有郇城。服虔说：郇国在解县东，是郇瑕氏的废址。我按《竹书纪年》说：晋惠公十四年(前637)，秦穆公领兵送公子重耳，包围了令狐，桑泉、臼衰都向秦军投降了。狐毛和先轸抵抗秦军，来到庐柳，要求秦穆公派

公子絷来与晋军谈判，于是晋军撤退，驻于郇，并订立盟约。京相璠《春秋土地记》说：桑泉、臼衰都在解县东南，没有提到解，可见军队没有到解。《春秋》的记载与《竹书纪年》无异，而现今解县旧城东北二十四里又有一座旧城，在猗氏旧城的西北面，乡里间俗名叫郇城。推究服虔的说法，又与民间所说相符，那末此说比杜氏文中独家之说要可靠得多了。涑水又往西南流经解县老城南面。《春秋》：晋惠公仗着秦国帮助回到本国，于是答应割让河水外的五座城池，直到河水以内的解梁城。说的就是此城。涑水又往西南流经瑕城，这是从前晋大夫詹嘉的食邑。《春秋》：僖公三十年（前630），秦、晋包围了郑，郑伯派遣烛之武对秦穆公说：晋国答应把焦瑕二城给您，早上刚渡河回国，晚上就在这里筑城防你了。京相璠说：现在河东解县西南有座旧瑕城。涑水又往西南流经张阳城东边。《竹书纪年》：齐军追赶郑国太子齿，太子逃奔到张城南郑。张城就是《汉书》中所说的东张。汉高祖二年（前205），曹参代理左丞相，分兵与韩信向东进攻，当时魏将孙遬驻军于东张，被打得大败。苏林说：东张属河东，说的就是此城。涑水又往西南与陂塘相通。陂塘分成两个部分，城朝南面对两个陂塘，左右两边都是沼泽。东边的陂塘人们称为晋兴泽，东西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朝盐道山。西边是极高的石壁，东边是极深的磻溪，方岭挡住浮云，奇峰高接彩霞，峰峦以独特的风姿高高耸起，超越周围群山之上。峰岭上翠柏成荫，清泉从顶上飞泻而下。郭景纯说：这山泉就是世人所谓鸯浆，泉水发源于山上，从地下潜流到山下。山顶方而且平，长着各种优质的药草。《神农本草》说：那地方有固活、女疏、铜芸、紫菀之类。所以僧人道士，苦修隐逸的人去那里游览的往来不绝。山路从北边高峰上通出，萦纡回绕于悬崖绝壁之间，往来行人都要攀援着藤萝和葛蔓才能登峰或下谷。东边险处，用木材连接起来架设天梯栈道，人们上下要爬过上百道的梯桥。今天山上岩边还留着当时为固定这些

梯桥而斧凿过的痕迹，因此又称为百梯山。水从山间北流了五里后，潜入地下，据说与沼泽有暗流相通，不知是否如此。西边的陂塘就是张泽，西北与蒲坂相距十五里。陂塘东西长二十里，南北宽约四五里，冬夏都有积水，不过也时常有满有浅，有涨有落。

文水发源于大陵县西山文谷，往东流到县城，转向南边，流到平陶县东北，往东注入汾水。

文水经过大陵县老城西边往南流，有泌水注入。大陵县西南山下，有一家姓武的人家凿井汲水，井凿得极深，后来有一天忽然井中冒出一道泉水，在平地流溢成河，往东南注入文水。文水又往南流经平陶县老城东面，转向西边流过城内，然后南流出城。王莽改名为多穰。文水又往南流经县城右边，在隐泉口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谒泉山顶上，民间相传，无论久晴久雨，人们都要上山朝拜祈祷，山也因而得名，不知是否如此。山上石崖极其险峻，陡如墙壁，上接青天，半腰有一个石洞，离地约五十余丈，岩上层层点缀着苍松，洞外生长着成行的翠柏。只在西边一处可以沿着石级上登，顶上有一片平地，面积约十来顷，有个名叫光的僧人建造了两座寺院。一道泉水在二寺间流出，在岩石上往东流泻到山下，又东流，水道隐没而不长流，所以有隐泉之称。每逢雨水丰沛的季节，水流就通入文水。文水又往南流经兹氏县老城东，就到文湖。文湖东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人称为西湖，在县城正东十里。湖的西边临湖又有一座城池，称为潴城。水流汇聚成泽叫都，也叫潴，潴城就是以水命名的。文湖又东经中阳县老城以东。按《晋书·地道记》、《太康地记》，西河有中阳城，是个旧县城。文水又往东南流，与胜水汇合。胜水发源于西边的狐岐之山，往东流经六壁城南面。从前魏朝曾在城下造了六道壁垒，以防离石的各族胡人，因而成为大镇。太和年间(477～499)撤去镇的建制，仍设西河郡。胜水又东流，与阳泉水汇合。阳泉水发源于西山的阳溪，往东流经六壁城以北，又往东南流，注

入胜水。胜水又往东流经中阳旧城南，又东流与文水汇合。文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汾水。

原公水发源于兹氏县西面的羊头山，往东流过县城北边，

兹氏县原是秦时设置，汉高帝把这里改封给沂阳侯夏侯婴，立为侯国；王莽时叫兹同。魏黄初二年(221)，从太原划地重新设置西河郡。晋时把陈王司马斌迁封于西河。旧县城有西河缪王司马子政庙。碑文说：西河过去地处山林之中，汉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魏朝兴起后，重新划分疆界，把太原郡分为四县，作为封国都城，郡的领域就一边靠山一边邻接边塞了。陈王于咸宁三年更改封爵与封地，次年十二月死于封国内。他的臣属太农阎崇、离石县令宗群等二百三十四人，刻石立碑，叙述他的功勋和恩德。此碑北面的祠庙废址如今还在。

又往东流注入汾水。

原公水注入文湖，并不流到汾水。

洞过水发源于沾县北山，

洞过水西流，与南溪水汇合。南溪水发源于南山，往西北流，注入洞过水。洞过水又往西北流，黑水西流出山，三个源头相汇合，归并为一条溪流，先往东流，然后折向南边，流经受阳县老城东面。按《晋太康地记》，乐平郡有受阳县，卢湛《征艰赋》说：经过受阳时系马小憩。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洞过水。洞过水又西流，有蒲水发源于南边的蒲谷，北流注入。洞过水又西流，与原过水汇合，这条水的源头就在北边近处。水西山上，有原过祠，原过怀仁义之道，协助神灵，接受天使所授的竹书，他为主上而忧思，忠忱流芳于后世；祠庙屋宇虽已废毁，但树丛还长得很茂盛，所以水也以原过取名了。水往南流，注入洞过水。

往西流过榆次县南边，又往西流到晋阳县南边，

榆次县就是旧时的涂水乡，原是晋大夫智徐吾的食邑。《春秋》：昭公八年(前534)，晋侯建了虒祁之宫，在晋国魏榆地方有

一块石头竟说起话来。服虔说：魏是晋国的城；榆是乡里名。《汉书》称为榆次；《十三州志》说是涂阳县；王莽则叫太原亭。县城南面水边有凿台、韩、魏就在台下杀了智伯瑶，把他剖腹断肠砍头，还砸烂他的下巴。水又往西南流经武灌城西北面。卢谌的《征艰赋》说：经过武馆的旧城，询问路途的远近。洞过水又往西南流，就到淳湖，称为洞过泽。涂水在泽南注入。涂水发源于阳邑东北大嵰山的涂谷，往西南流经萝蘑亭南面，与蒋谷水汇合。蒋谷水发源于县城东南的蒋溪。《魏土地记》说：晋阳城东南一百一十里有蒋谷大道通到山里，翻过轩车岭，通向武乡。水从蒋溪往西北流，往西流经箕城北面。《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前627)，晋人在箕打败了狄人。杜预《释地》说：箕城在阳邑南，北岸就是阳邑县老城。《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九年(前361)，把榆次和阳邑给予赵国。阳邑就是王莽的繁穰。蒋溪又西流，与涂水汇合，往西北乱流注入洞过泽。

西流注入汾水，从晋水下口流出去。

刘琨当并州太守时，刘曜领兵去攻打他，会战于洞过，就是此水。

晋水发源于晋阳县西边的悬瓮山，

晋阳县就是旧时的唐国。《春秋左传》说：唐叔还没有出生时，他母亲邑姜梦见天帝对她说：我把你的儿子取名为虞，将把唐交给他，那地方属于参星的分野。降生以后，就把他取名为虞。《吕氏春秋》说：叔虞和成王住在一起，成王拿桐叶作珪，交给他说：我用这东西来封你。虞告诉了周公，周公问道：天子封了虞吗？成王说：我是闹着玩呢。周公说：天子说话是不能闹着玩的！当时唐已灭国，于是就把虞封在唐。县里有晋水，后来就改名为晋。所以子夏给《诗经》作序，说这是晋的地方，但却把它称为唐。谦逊守礼，有尧的遗风。《晋书·地道记》和《十三州志》都说晋水发源于龙山，又名结绌山，在晋阳县西北，其实不是。《山海经》

说：悬瓮之山，是晋水的发源地，今天在晋阳县西南。从前智伯堵截晋水来淹晋阳，后人沿着那条水上溯，就循着遗迹，开渠凿水成为沼泽，沼泽西边依山近水，有唐叔虞祠。水边有凉堂，在水上凌空高架起木桥，两边杂树的繁荫交接在一起，连阳光也看不到。逢有浪荡亲昵的朋友，离乡别井出来求仕的人，都要结伴同游，寻找到桥上来相偕游乐，相互慰藉。在晋水上，这要算是最佳胜之处了。

又往东流过县南，又往东流，注入汾水。

沼泽的水分成两支，北边的一支就是智氏的旧渠。从前在战国时，赵襄子守在晋阳，智氏堵截山水来淹晋阳城，城墙只有两三丈没有淹水。他与韩、魏两国诸侯在这里观望兴叹，智氏因而灭亡。这条渠道乘高而下，往东北注入晋阳城，以供灌溉之用。汉末赤眉之乱时，郡中属吏刘茂背了太守孙福躲藏在城门西边下面的洞穴中，当夜逃往盂县，就是这地方。北渠往东南流出城外，注入汾水。南边一支在石塘下面潜流，经旧溪往东南注出，从晋阳城南边流过。因为城在晋水的北面，所以称为晋阳。《春秋经》载，晋荀吴领兵在大卤打败狄人。杜预说：大卤就是晋阳城，是晋的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前497），赵鞅据有晋阳，举兵反叛，以后就成立赵国。水又往东南流入汾水。

湛水发源于河内郡轵县西北的山间，

湛水发源于轵县南原的湛溪，俗称椹水。两字读音和字形都很相近，因而写法和读法也慢慢变了，正像把“己亥”误作“三豕”一样。湛水从溪中流出后，就往南奔去。

往东流过县北，又往东流过波县以北，

湛水往南流经向城东面，往南流注。

又往东流过毋辟邑南边，

推原《水经》所注，这是溴川经过的地方，并非湛水所流的路线，《水经》搞错了。湛水从向城往东南流经湛城东面，当时人们

称为椹城，也有人叫隰城；溪则叫隰涧。隰城在东，说这座城是隰城，这就错了。《后汉书·郡国志》说：河阳县有湛城，就指此城。

又往东南流到平县的东北边，南流注人河水。

湛水又往东南流经邓县，南流注入河水，所以河上的渡头有邓津这个地名。

水经注卷七

济　水

【题解】

《济水》在《水经注》占了七、八两卷,《禹贡》说:“济、河惟兖州。”济水在北方是与黄河并列的大水。所以《河水》篇称:“江、淮、河、济为四渎。”济水在中国古籍中有两种写法,《禹贡》、《水经》等作“济水”,《职方》、《汉书·地理志》等作“泲水”。

中国古籍,包括《水经》和《水经注》在内,对于济水的记载,存在不少错误。《禹贡》说:“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垣县下说:“《禹贡》王屋山在东北,沇水所出,东至武德入河。《水经》继承《禹贡》和《汉志》的说法:“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注文引郭璞(景纯)的解释:“泉源为沇,流去为济。”说明沇水就是济水。王屋山的地理位置古今都很清楚,武德在今河南省武陟县东。所以此济水在黄河以北入河。《水经》说:“又南当巩县北,南入于河。”三国魏巩县在今河南省巩县偏西,则济水入河处,当在三国魏温县(今温县西)附近,注文的说法相同。以上所述的是黄河以北的济水。《水经》说:“与河合流”,实际上就是济水注入黄河。但经文接着又说:“又东过成皋县北,又东过荥阳

县北，又东至砾溪南，东出过荥泽北。”济水既已注入黄河，则成皋、荥阳、砾溪等，其实都是黄河的流程。最后一句“东出过荥泽北”，说明这实在是一条从黄河分出的其他水道，与发源于王屋山的济水毫无关系。但这条河流仍称济水，这是因为《禹贡》有“溢为荥”一句的缘故。《汉书·地理志》为了附和《禹贡》这部经书的说法，所以说：“导沇水东流为济，东南入于河，轶为荥。”而《水经》则以“东出过荥泽北”一句以迎合《禹贡》之所说。郦道元当然也不敢冒犯经书，他也引了一些古籍中的错误说法，如《晋地道志》：“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近人翁文灏在《锥指集·中国地理学中几个错误的原则》中批判这个错误：“夫济水既入于河而混于河水矣，又岂能复出。即使入地下，而其皆冲积层，水入其中，百流皆合，济又何能独自保存?”《禹贡》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后人用各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为经书圆场。其中最荒谬的就是所谓济水的“三伏三见”。注文引郭璞(景纯)所说：“潜行地下，至共山南，复出于东丘。”注文又说：“今济水重源出轵县西北平地。……俗以济水重源所发，因复谓之济源城。”郑晓在《禹贡图》中甚至说它“三伏四见”。他说：“济水凡三伏而四见，一见于王屋，而遂伏；再现为济，再伏而入于河；三见为荥，三伏而穴地；四见而出陶丘之北，自是不再伏矣。”翁文灏也批判了这种说法：“无论《禹贡》原文应如何解释，而济水绝河，三伏三见，在地理上绝不可能。”

从黄河南岸分出的这条济水，形成今郑州市西北的一个湖泊，称为荥泽。但荥泽在西汉后期就淤为平地。济水从此东流，又进入巨野泽，流程中与蒗荡渠、汶水、菏水、泗水等许多河流相交错，这个地区是古代鸿沟水系，河道复杂而多变，加上黄河又多次决口改道，注文所记载的河道，包括它的入淮、入海等故道，都已经无法考实了。

【原文】

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

《山海经》曰：王屋之山联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泽。郭景纯云：联、沇声相近，即沇水也。潜行地下，至共山南，复出于东丘。今原城东北有东丘城。孔安国曰：泉源为沇，流去为济。《春秋说题辞》曰：济，齐也；齐，度也，贞也。《风俗通》曰：济出常山房子县赞皇山，庙在东郡临邑县。济者，齐也，齐其度量也。余按二济同名，所出不同，乡原亦别，斯乃应氏之非矣。今济水重源出轵县西北平地。水有二源。东源出原城东北，昔晋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济水重源所发，因复谓之济源城。其水南迳其城东故县之原乡。杜预曰：沁水县西北有原城者是也。南流与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东流水注之。水出西南，东北流注于济。济水又东迳原城南，东合北水，乱流东南注，分为二水，一水东南流，俗谓之为衍水，即沇水也。衍，沇声相近，传呼失实也。济水又东南，迳绨城北而出于温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谓之为白涧水。南迳原城西。《春秋》：会于湨梁，谓是水之坟梁也。《尔雅》曰：梁莫大于湨梁。梁，水堤也。湨水又东南，迳阳城东，与南源合。水出阳城南溪，阳亦樊也。一曰阳樊。《国语》曰：王以阳樊赐晋，阳人不服，文公围之。仓葛曰：阳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君而残之，无乃不可乎？公乃出阳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执仲皮

归于京师，即此城也。其水东北流，与漫流水合。水出轵关南，东北流，又北注于溴，谓之漫流口。溴水又东合北水，乱流东南，左会济水枝渠。溴水又东迳钟繇坞北，世谓之钟公垒。又东南，涂沟水注之。水出轵县西南山下，北流，东转，入轵县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轵郭。汉文帝元年，封薄昭为侯国也。又东北流，注于溴。溴水又东北，迳波县故城北，汉高帝封公上不害为侯国。溴水又东南流，天浆涧水注之。水出轵南皋，向城北，城在皋上。俗谓之韩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内轵西有城，名向，今无[1]。杜元凯《春秋释地》亦言是矣。盖相袭之向，故不得以地名而无城也。阚骃《十三州志》曰：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国也。《传》曰，向姜不安于莒而归者矣。汲郡《竹书纪年》曰：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及向。二月，城阳、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即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导，各出一溪，东北流，合为一川，名曰天浆溪。又东北迳一故城，俗谓之冶城。水亦曰冶水。又东流注于溴。溴水又东南流，右会同水。水出南原下，东北流，迳白骑坞南。坞在原上，为二溪之会，北带深隍，三面阻险，惟西版筑而已。东北流，迳安国城西；又东北，注溴水。溴水东南，迳安国城东，又南，迳毋辟邑西，世谓之无比城，亦曰马髀城，皆非也。朝廷以居废太子，谓之河阳庶人。溴水又南注于河。

又东至温县西北，为济水。又东过其县北，

济水于温城西北与故渎分。南迳温县故城西，周畿内

国，司寇苏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周襄王以赐晋文公。济水南历虢公台西。《皇览》曰：温城南有虢公台，基趾尚存。济水南流注于河。郭缘生《述征记》曰：济水迳河内温县注于河，盖沿历之实证，非为谬说也。济水故渎，于温城西北，东南出，迳温城北，又东迳虢公冢北。《皇览》曰：虢公冢在温县郭东，济水南大冢是也。济水当王莽之世，川渎枯竭，其后水流迳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

屈从县东南流，过隤城西；又南当巩县北，南入于河。

济水故渎，东南合奉沟水。水上承朱沟于野王城西，东南迳阳乡城北，又东南迳李城西。秦攻赵，邯郸且降，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胜，分家财飨士，得敢死者三千人。李同与赴秦军，秦军退，同死，封其父为李侯。故徐广曰：河内平皋县有李城，即此城也。于城西南为陂水，淹地百许顷，蒹葭萑苇生焉，号曰李陂。又迳隤城西，屈而东北流，迳其城北；又东迳平皋城南。应劭曰：刑侯自襄国徙此。当齐桓公时，卫人伐邢，邢迁于夷仪，其地属晋，号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皋，势处平夷，故曰平皋。瓒注《汉书》云：《春秋》，狄人伐邢，邢迁夷仪，不至此也。今襄国西有夷仪城，去襄国百余里，平皋是邢丘，非国也。余按《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晋，围邢丘。昔晋侯送女于楚，送之邢丘，即是此处也，非无城之言。《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郑城邢丘。司马彪《后汉·郡国志》云：县有邢丘，故邢国，周公子所封矣。汉高帝七

年，封砀郡长项佗为侯国，赐姓刘氏。武帝以为县。其水又南注于河也。

与河合流，又东过成皋县北，又东过荥阳县北，又东至砾溪南，东出过荥泽北。

《释名》曰：济，济也，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尚书》曰：荥波既潴。孔安国曰：荥泽波水已成遏潴。阚骃曰：荥播，泽名也。故吕忱云：播水在荥阳。谓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汉明帝之世，司空伏恭荐乐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学多艺，善能治水。显宗诏与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吴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吴所修故渎也。渠流东注浚仪，故复谓之浚仪渠。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至无盐，帝嘉景功，拜河堤谒者。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故世亦谓之石门水。门广十余丈，西去河三里。石铭云：建宁四年十一月，黄场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沦落，无复在者。水北有石门亭，戴延之所云：新筑城，城周三百步，荥阳太守所镇者也。水南带三皇山，即皇室山，亦谓之为三室山也。济水又东迳西广武城北。《郡国志》：荥阳县有广武城，城在山上，汉所城也。高祖与项羽临绝涧对语，责羽十罪，羽射汉祖中胸处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济，世谓之柳泉也。济水又东，迳东广武城北，楚项羽城之。汉破曹咎，羽还广

武，为高坛，置太公其上。曰：汉不下，吾烹之。高祖不听，将害之。项伯曰：为天下者不顾家，但益怨耳。羽从之。今名其坛曰项羽堆。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项羽叱娄烦于其上，类烦精魄丧归矣。济水又东，迳敖山北，《诗》所谓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仲丁自亳徙嚣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也。济水又东，合荥渎，渎首受河水，有石门，谓之为荥口石门也。而地形殊卑，盖故荥播所导，自此始也。门南际河，有故碑云：惟阳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谒者王诲，疏达河川，遹荒庶土，往大河冲塞，侵啮金堤，以竹笼石葺土为堨，坏陨无已，功消亿万，请以滨河郡徒，疏山采石，垒以为障。功业既就，徭役用息，未详诏书[2]，许诲立功，府卿规基经始，诏策加命，迁在沇州。乃简朱轩，授使司马登，令缵茂前绪，称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伾，回流北岸，其势郁懞涛怒，湍急激疾，一有决溢，弥原淹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蹙。昔崇鲧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劳。于是乃跋涉躬亲，经之营之，比率百姓，议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侧，以捍鸿波，随时庆赐，说以劝之。川无滞越，水土通演，役未逾年，而功程有毕，斯乃元勋之嘉课，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道，《书》录其功；后稷躬稼，《诗》列于《雅》。夫不惮劳谦之勤，夙兴厥职，充国惠民，安得湮没而不章焉？故遂刊石

记功，垂示于后，其辞云云。使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字伯志；代东莱曲成王海，字孟坚；河内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邓方，字德山；怀令刘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陈留浚仪边韶，字孝先颂。石铭岁远，字多沦缺，其所灭，盖阙如也。荥渎又东南流，注于济，今无水。次东得宿须水口，水受大河，渠侧有扈亭。水自亭东南流，注于济，今无水。宿须在河之北，不在此也，盖名同耳。自西缘带山隰，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济水与河浑涛东注。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今则南渎通津，川涧是导耳。济水于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晋、楚之战，楚军于邲，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济水又东迳荥阳县北，曹太祖与徐荣战，不利，曹洪授马于此处也。济水又东，砾石溪水注之。水出荥阳城西南李泽。泽中有水，即古冯池也。《地理志》曰：荥阳县冯池在西南是也。东北流，历敖山南。《春秋》：晋、楚之战，设伏于敖前，谓是也。迳虢亭北。池水又东北迳荥阳县北断山，东北注于济，世谓之砾石涧，即《经》所谓砾溪矣。《经》云：济出其南，非也。济水又东，索水注之。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与东关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其水东北流，器难之水注之。《山海经》曰：少陉之山，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侵水。即此水也。其水北流迳金亭，又北迳京县故城西，

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郑邑也。庄公以居弟段，号京城大叔。祭仲曰：京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城北有坛山冈。《赵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献荥阳，因以为坛台冈也。其水乱流，北迳小索亭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语》以为本索氏兄弟居此，故号小索者也。又为索水。索水又北，迳大栅城东。晋荥阳民张卓、董迈等遭荒，鸠聚流杂堡固，名为大栅坞。至太平真君八年，豫州刺史崔白，自虎牢移州治此，又东开广旧城，创制改筑焉。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邑，省州置郡。索水又屈而西流，与梧桐涧水合。水出西南梧桐谷，东北流注于索。斯水亦时有通塞而不常流也。索水又北屈，东迳大索城南。《春秋传》曰：郑子皮劳叔向于索氏。即此城也。《晋地道志》所谓京有大索、小索亭。《汉书》，京、索之间也。索水又东迳虢亭南。应劭曰：荥阳，故虢公之国也，今虢亭是矣。司马彪《郡国志》曰：县有虢亭，俗谓之平桃城。城内有大冢，名管叔冢，或亦谓之为号咷城，非也。盖虢、號字相类，字转失实也。《风俗通》曰：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遁于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止鸣其上，追之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鸠，故作鸠杖以扶老。案《广志》，楚鸠一名嗥啁，号咷之名，盖因鸠以起目焉，所未详也。索水又东北流，须水右入焉。水近出京城东北二里榆子沟，亦曰柰榆沟也。又或谓之为小索水。东北流，木蓼沟水注之，水上承京城南渊，世谓之车轮渊。渊水东北流，谓之木蓼沟。又东北入于须水。须水又东

北流，于荥阳城西南，北注索。索水又东，迳荥阳县故城南。汉王之困荥阳也，纪信曰：臣诈降楚，王宜间出。信乃乘王车出东门，称汉降楚。楚军称万岁，震动天地。王与数十骑出西门得免楚围。羽见信大怒，遂烹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赋》曰：过汉祖之所隘，吊纪信于荥阳。其城跨倚冈原，居山之阳。王莽立为祈队，备周六队之制。魏正始三年，岁在甲子，被癸丑诏书，割河南郡县，自巩、阙以东，创建荥阳郡，并户二万五千。以南乡筑阳亭侯李胜，字公昭，为郡守，故原武典农校尉，政有遗惠，民为立祠于城北五里，号曰李君祠。庙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铭》具存。其略曰：百族欣戴，咸推厥诚。今犹祀祷焉。索水又东迳周苛冢北。汉祖之出荥阳也，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项羽拔荥阳，获苛曰：吾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侯，能尽节乎？苛瞋目骂羽，羽怒，烹之。索水又东流，北屈西转，北迳荥阳城东，而北流注济水。杜预曰：旃然水出荥阳成皋县，东入汳。《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郑。右师涉颍，次于旃然。即是水也。济渠水断，汳沟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矣。亦谓之鸿沟水，盖因汉、楚分王，指水为断故也。《郡国志》曰：荥阳有鸿沟水是也。盖因城地而变名，为川流之异目。济水又东，迳荥泽北，故荥水所都也。京相璠曰：荥泽在荥阳县东南，与济隧合。济隧上承河水于卷县北河，南迳卷县故城东，又南迳衡雍城西。《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诸侯伐郑，西济于济隧。杜预阙其地，而曰水

名也。京相璠曰:郑地也。言济水荥泽中北流,至衡雍西,与出河之济会,南去新郑百里,斯盖荥、播、河、济,往复径通矣。出河之济,即阴沟之上源也,济隧绝焉。故世亦或谓其故道为十字沟。自于岑造八激堤于河阴,水脉径断,故渎难寻。又南会于荥泽。然水既断,民谓其处为荥泽。《春秋》:卫侯及翟人战于荥泽,而屠懿公,弘演报命纳肝处也。有垂陇城,济渎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晋士縠盟于垂陇者也。京相璠曰:垂陇,郑地。今荥阳东二十里有故垂陇城,即此是也。世谓之都尉城,盖荥阳典农都尉治,故变垂陇之名矣。渎际又有沙城,城左佩济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王会郑厘侯于巫沙者也。渎际有故城,世谓之水城。《史记》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即故宅阳城也。《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十三年,王及郑厘侯盟于巫沙,以释宅阳之围,归厘于郑者也。《竹书纪年》,晋出公六年,齐、郑伐卫,荀瑶城宅阳。俗言水城,非矣。济水自泽东出,即是始矣。王隐曰:河决为荥。济水受焉,故有济堤矣,谓此济也。济水又东南流迳厘城东。《春秋经》书:公会郑伯于时来,《左传》所谓厘也。京相璠曰:今荥阳县东四十里,有故厘城也。济水右合黄水,水发源京县黄堆山,东南流,名祝龙泉,泉势沸涌,状若巨鼎扬汤。西南流,谓之龙项口,世谓之京水也。又屈而北注,鱼子沟水入焉。水出石暗涧,东北流;又北,与濕濕水合。水出西溪,东流,水上有连理树,其树柞栎也。南北对生,凌

空交合，溪水历二树之间，东流注于鱼水。鱼水又屈而西北注黄水。黄水又北，迳高阳亭东，又北至故市县，重泉水注之。水出京城西南少陉山，东北流，又北流，迳高阳亭西，东北流注于黄水。又东北，迳故市县故城南，汉高帝六年，封阎泽赤为侯国，河南郡之属县也。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分为二水；一水北入荥泽，下为船塘，俗谓之郏城陂，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书穆天子传》曰：甲寅，天子浮于荥水，乃奏广乐是也。一水东北流，即黄雀沟矣。《穆天子传》曰：壬寅，天子东至雀梁者也。又东北与靖水枝津合，二水之会为黄渊，北流注于济水。

又东过阳武县南，

济水又东南流，入阳武县，历长城，东南流，蒗荡渠出焉。济水又东北流，南济也。迳阳武县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阳桓矣。又东为白马渊。渊东西二里，南北百五十步，渊流名为白马沟。又东迳房城北。《穆天子传》曰：天子里甫田之路，东至于房。疑即斯城也。郭《注》以为赵郡房子也。余谓穆王里郑甫，而郭以赵之房邑为疆，更为非矣。济水又东迳封丘县南，又东迳大梁城北，又东迳仓垣城，又东迳小黄县之故城北。县有黄亭，说济又谓之曰黄沟[3]。县，故阳武之东黄乡也，故水以名县。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丹虵自水濯洗，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焉。故谥曰昭灵夫人，因作寝以宁神也。济水又

东迳东昏县故城北，阳武县之户牖乡矣。汉丞相陈平家焉。平少为社宰，以善均肉称，今民祠其社。平有功于高祖，封户牖侯。是后置东昏县也。王莽改曰东明矣。济水又东迳济阳县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城在济水之阳，故以为名，王莽改之曰济前者也。光武生济阳宫，光明照室，即其处也。《东观汉记》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济阳县，是岁，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大于凡禾，县界大熟，因名曰秀。

又东过封丘县北，

北济也，自荥泽东迳荥阳卷县之武脩亭南，《春秋左传》：成公十年，郑子然盟于脩泽者也，郑地矣。杜预曰：卷东有武脩亭。济水又东，迳原武县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穆天子传》曰：祭父自圃郑来谒天子。夏庚午，天子饮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郑是也。王莽之原桓矣。济渎又东迳阳武县故城北，又东绝长城。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纪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筑也。《郡国志》曰：长城自卷迳阳武到密者是矣。济渎又东，迳酸枣县之乌巢泽，泽北有故市亭。《晋太康地记》曰：泽在酸枣之东南，昔曹太祖纳许攸之策，破袁绍运处也。济渎又东迳封丘县北，南燕县之延乡也，其在《春秋》为长丘焉。应劭曰：《左传》，宋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是也。汉高帝封翟盱为侯国，濮水出焉。济渎又东，迳大梁城之赤亭北而东注。

又东过平丘县南，

北济也，县，故卫地也。《春秋》：鲁昭公十三年，诸侯盟于平丘是也。县有临济亭，田儋死处也。又有曲济亭，皆临侧济水者。

又东过济阳县北，

北济也，自武父城北。阚骃曰：在县西北，郑邑也。东迳济阳县故城北。圈称《陈留风俗传》曰：县，故宋地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济阳。汉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应劭曰：济川，今陈留济阳县是也。

又东过冤朐县南，又东过定陶县南，

南济也。济渎自济阳县故城南，东迳戎城北。《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杜预曰：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是也。济水又东北，菏水东出焉。济水又东北，迳冤朐县故城南。吕后元年，封楚元王子刘执为侯国。王莽之济平亭也。济水又东，迳秦相魏冉冢南。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寿烛为相，封于穰，益封于陶，号曰穰侯，富于王室。范睢说秦，秦王悟其擅权，免相，就封，出关，辎车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谓之安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济水又东北迳定陶恭王陵南，汉哀帝父也。帝即位，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园。送葬定陶贵震山东。王莽秉政，贬号丁姬，开其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

共王母傅太后坟及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于丁姬窟中。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南门内，夹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谓之丁昭仪墓，又谓之长隧陵。盖所毁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坟墓，事与书违，不甚过毁，未必一如史说也。坟南，魏郡治也。世谓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盖恭王之陵寝也。济水又东北，迳定陶县故城南，侧城东注。县，故三鬷国也，汤追桀，伐三鬷，即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铎之邑，故曹国也。汉宣帝甘露二年，更济阴为定陶国。王莽之济平也。战国之世，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变姓名寓于陶，为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之所交易也。治产致千金，富好行德，子孙修业，遂致巨万，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

又屈从县东北流，

南济也。又东北，右合菏水，水上承济水于济阳县东，世谓之五丈沟。又东，迳陶丘北。《地理志》曰：《禹贡》陶丘在定陶西南。陶丘亭在南，墨子以为釜丘也。《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丘者也。《尚书》所谓导菏水自陶丘北，谓此也。菏水东北出于定陶县，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济渎，东北迳济阴郡南。《尔雅》曰：济别为濋。吕忱曰：水决复入为氾，广异名也。氾水又东，合于菏渎。昔汉祖既定天下，即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阳。张晏曰：氾水在济阴界，取其氾爱弘大而润下也。氾水之名，于是乎在矣。菏水又东北，迳定陶县南；

又东北，右合黄水枝渠。渠上承黄沟，东北合菏，而北注济渎也。

【注释】

①《疏》作"轵西有地"。杨、熊都以为"今无"下脱"城"字，郦氏下句就是批驳京、杜只说地而不说城的错误。

②《疏》作"辛未诏书"。

③此句《疏》有增补："县有黄亭近济，黄水出焉，又谓之曰黄沟。"

【译文】

济水发源于河东郡垣县以东的王屋山，称为沇水；

《山海经》说：王屋之山，联水发源在那里，往西北流，注入泰泽。郭景纯说：联、沇两字读音相近，联水就是沇水。水从地下潜流，到了共山以南，又在东丘冒出地面。今天原城东北有东丘城。孔安国说：泉水的源头是沇水，流出后则成济水。《春秋说题词》说：济，就是齐；齐就是渡，就是贞。《风俗通》说：济水发源于常山房子县赞皇山，济水庙在东郡临邑县。济，就是齐，使度量划一的意思。我按两条济水同名而发源不同，流向也异，这是应氏的错误。现在济水重发的源头出自轵县西北的平地上，水有两个源头。东边的源头出自原城东北。从前晋文公攻原，能够重信，因而原就投降了，指的就是此城。民间因为原城是济水重源所发的地方，因而又把它叫做济源城。东源水往南流经城东旧县城的原乡。杜预说：沁水县西北有原城，即是此城。水往南流与西源汇合。西源出自原城西面，有东流水注入。东流水发源于西南，往东北流注入济水。济水又往东流经原城南面，东流与北水汇合，乱流往东南奔泻，分为两条。一条往东南流，俗称衍水，就是沇水。衍、沇二字音近，因而造成音转失实。济水又往东南流经绨城北面，然后由温县流出。另一条分支南流，注入溴水。溴水发

源于原城西北原山的勋掌谷，俗称白涧水，往南流经原城西面。《春秋》中说的会于湨梁，就是指此水的堤梁。《尔雅》说：堤梁中，没有比湨梁更大的了。梁就是水堤。湨水又往东南流经阳城东，与南源汇合。南源水出自阳城南溪，阳就是樊，又称阳樊。《国语》说：周王把阳樊赐给晋，阳人不服，晋文公就把阳城包围起来。仓葛说：阳城有夏、商的后裔及其典章制度，由樊仲的官守护着，您把它毁坏了，恐怕不好吧？文公于是放了阳人。《春秋》：樊氏反叛，周惠王派虢公去讨伐樊氏，逮捕了樊仲皮，带回京都，说的就是此城。湨水往东北流，与漫流水汇合。漫流水发源于轵关南边，往东北流，又往北注入湨水，汇流处称为漫流口。湨水又往东流，汇合了北水，乱流奔向东南，在左边汇合济水支渠。湨水又往东流经钟繇坞北面，世人称为钟公垒。又往东南流，涂沟水注入。涂沟水发源于轵县西南的山下，往北流，然后折向东边，流入轵县老城中，又转弯往北流出轵城。汉文帝元年(前179)，把轵封给薄昭，立为侯国。又往东北流，注入湨水。湨水又往东北流经波县老城北面。汉高帝把这里封给公上不害，立为侯国。湨水又往东南流，天浆涧水注入。涧水发源于轵县南边的高地，在向城北面。城在高地上，俗称韩王城，这是不对的。京相璠说：有人说今天河内轵县西边有个地方，名叫向，但现在已没有城了。杜元凯《春秋释地》也是这么说。这里所说的向都是沿袭的说法，不能单提地名而不说到城。阚骃《十三州志》说：轵县南山西边的山弯里有老向城，就是周时的向国。《左传》说：向姜在莒很不安心，就回去了。汲郡《竹书纪年》说：郑侯派韩辰把阳及向归还给晋。二月，在阳、向两地筑城，把阳改名为河雍，把向改名为高平。这里说到的向就是向城。涧水有两个源头，各从一条溪流出，往东北流，合并成一条，叫天浆溪。又往东北流过一座老城，俗称冶城，水也叫冶水。又东流注入湨水。湨水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同水。同水发源于南原下，往东北流经白骑坞南边，坞在高

地上，位于二溪的汇流处，北边靠近深壑，三面都极险峻，只有西边筑了城墙。同水往东北流过安国城西边，又往东北注入溴水。溴水往东南流经安国城东边，又往南流经毋辟邑西边，世人称为无比城，也叫马髀城，都不对。朝廷把废黜的太子谪居到这里来，称他为河阳庶人。溴水又南流，注入河水。

又往东流到温县西北，称为济水。又往东流过县北，

济水在温城西北与旧水道分流，往南流经温县老城西边。这是周朝京畿以内的封国，是司寇苏忿生的食邑。《春秋》：僖公十年（前650），狄灭了温，温子逃到卫国，周襄王把这地方赐给晋文公。济水往南流经虢公台西边。《皇览》说：温城以南有虢公台，遗址至今仍在。济水南流注入河水。郭缘生《述征记》说：济水流经河内郡温县注入河水。这是根据水道沿途所经的实况说的，并非信口雌黄。济水旧河道在温城西北往东南流经温城北面，又往东流经虢公墓北面。《皇览》说：虢公墓在温县城东，就是济水南岸的大坟。王莽时济水枯竭，以后水虽又流通了，但水道却已改变，考察今天的水道，与过去已不相同了。

从县城折向东南，流经隤城西边，又往南流，在巩县北边南流注入河水。

济水旧水道往东南与奉沟水汇合。奉沟水上流在野王城西面承接朱沟，往东南流经阳乡城北边，又往东南流经李城西边。秦兵进攻赵国，邯郸眼看就要投降了，驿站客舍小吏的儿子李同向平原君赵胜建议，叫他分出自己的家产，犒赏士兵，于是征募到敢死队三千人。李同和他们一起冲向秦军，把秦军打退了。李同战死，封他的父亲为李侯。所以徐广说：河内郡平皋县有李城，就是此城。沟水流到城西南积成陂水，陂塘占地一百来顷，长满了芦苇，称为李陂。又流经隤城西面，折向东北，流经城北，又往东流经平皋城南，应劭说：邢侯从襄国迁移到这里。齐桓公时，卫人攻邢，邢人迁到夷仪，就叫刑丘。那地方属于晋国。因为它在

河边高岸上，地势平坦，所以叫平皋。薛瓒注《汉书》说：《春秋》中记载狄人攻邢，邢人迁到夷仪，没有到这里。现在襄国以西有夷仪城，离襄国百余里；平皋是邢丘，并不是封国。我按《春秋》：宣公六年（前 603），赤狄攻晋，围邢丘。从前晋侯送女儿到楚国，送到邢丘，就是这地方，没有说无城。《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三年（前 367），郑在邢丘筑城。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说：县里有邢丘，是从前的邢国，周公的儿子封在那里。汉高帝七年（前 200），把这地方封给砀郡长项佗，立为侯国，赐姓刘氏。武帝时废国设县。水又往南注入大河。

与河水合流。又往东流过成皋县北边，又往东流过荥阳县北边，又往东流到砾溪南边，往东流过荥泽北边。

《释名》说：济就是渡的意思。水源出自大河以北，渡过大河往南流。《晋地道志》说：济水从大伾入河，与河水相冲激，往南溢出，成为荥泽。《尚书》说：荥波泽可以蓄水了。孔安国说：荥泽波水已经堵塞而积潴起来。阚骃说：荥播是泽名。所以吕忱说：播水在荥阳，说的就是这条水。从前大禹堵塞住漫流的水，而荥阳下引河水往东南与淮水、泗水相通，把济水从河水分出去，流向东南。汉明帝时，司空伏恭推荐乐浪人王景，王景字仲通，好学而多才多艺，长于治水。显宗下诏要他和谒者王吴去开浚仪渠。王吴用王景的办法才杜绝了水灾，这就是王景王吴两人所开的旧渠。渠水往东流向浚仪，所以称浚仪渠。明帝于永平十五年（72）去东方巡察，来到无盐，他嘉奖王景的功绩，于是任命他当河堤谒者。灵帝建宁四年（171），在敖城西北用石块砌筑了一道水门，用以拦截渠口，称为石门，所以人们也把此渠称为石门水。石门宽十余丈，西距大河三里。石上刻着：建宁四年十一月以黄场之石修建。但主持其事的官吏姓名却已模糊得看不出来了。魏太和年间（477～499），又加以重修，拆除了旧门，增建了新门，刻字的石条也就不存了。济水北岸有石门亭，就是戴延之所谓新筑

的城，此城周围三百步，是荥阳太守镇守的地方。济水南傍三皇山流过，就是皇室山，也称三室山。济水又往东流，经过西广武城北边。《郡国志》：荥阳县有广武城，城在山上，是汉时所筑。汉高祖与项羽在深涧两岸互相对话，谴责项羽犯了十条大罪，项羽向汉高祖放箭，射中胸口，就是这地方。山下有水，北流注入济水，人们称为柳泉。济水又往东流经东广武城北面，城墙是楚王项羽所修。汉军打垮了曹咎，项羽回到广武，筑了一座高坛，把刘邦的父亲放在坛上，说：汉军不降，我就把老头子放在大锅里活活煮了！高祖不肯听他，项羽打算杀掉太公。项伯说：打天下的人顾不得家庭，杀了太公，只不过加深仇怨罢了。项羽终于听从了。现在把那座坛称为项羽堆。在两城中间，有一条切断山丘的深涧，称为广武涧，项羽曾在涧上厉声怒斥娄烦，吓得娄烦丧魂落魄逃了回去。济水又往东流经敖山北面。《诗经》里说的去敖山打猎捕兽，就指这地方。山上有城，就是殷帝仲丁迁都的地方。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仲丁从亳迁到河上的嚣，也有人说这就是敖。秦时在那里设了粮仓，所以又叫敖仓城。济水又东流，与荥渎汇合。荥渎上口引入河水，有石门，称为荥口石门，但地势却十分低洼，旧时流到荥播泽的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石门南边近河，有一块旧碑，上面刻着：阳嘉三年(134)二月丁丑日，派河堤谒者王诲去疏浚河道，通过荒芜的土地。说是由于大河冲积淤塞，因而侵蚀了堤防，过去总是用竹笼装石头，填上泥土来筑堤，但用这种办法筑的堤时常毁坏，引起溃决，枉费了亿万人工。因此请求临河各郡派出民伕，开山采石来砌筑堤岸，工程完成以后，徭役也可停息了。辛未日朝廷颁发诏书，同意王诲立功，少府卿着手规划基址，下诏颁发策书给予赏赐。但不久他又调职于沇州。于是挑选了一辆马车，给予使者司马登，要他继承前人的事业，去完成这项重大的工程。司马登考虑到伊、洛二水都注入大河，南岸沿着山脚，往东流经大伾，回流冲击北岸，来势凶猛，怒涛湍急

汹涌，一旦决堤泛滥，就会把整片原野淹没。一个小小的蚁穴，也会酿成意外的大灾。古时从姬氏以来就老是为此忧心忡忡了，从前崇伯鲧也不能把大水治好，本朝两位皇上也为此辛劳。于是他就亲自来往奔波，辛苦经营，和大臣一起商议，带领百姓从三处山谷里采石，由治水工匠在岸边筑起防波堤，来阻挡巨浪。工程进行期间，经常给予赏赐，以资勉励。因而河道既不会阻滞不畅，也不会波涛汹涌，于是水土调和滋润。施工不到一年，工程就顺利完成了，这实在是几位有功之臣督导有方，皇上威德弘大昭彰的结果。从前禹疏通了九条河道，《尚书》就记载了他的功勋；后稷亲自从事农耕，《诗经》就在《大雅》里颂扬他。今天这些治水者，不怕辛劳勤苦，每天一早就起来负起他们的职责，为富国利民而努力，怎么可以埋没了他们，使他们的劳绩不能显扬于世呢？因此就刻石记功流芳于后世。末后的颂辞从略。使臣河堤谒者山阳东缗司马登，字伯志，代理东莱曲成王诲，字孟坚；河内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邓方，字德山；怀县县令刘丞，字季意，以及河堤属官工匠等造。陈留浚仪边韶，字孝先作颂辞。碑文因岁月悠久，字迹多已模糊残缺，完全看不出来的地方就从略了。荥渎又往东南流，注入济水，现在已经干涸无水了。稍东，有宿须水口。宿须水上流承接大河，渠道旁边有扈亭，水从扈亭往东南流，注入济水，现在也干涸无水了。宿须在大河以北，不在这里，不过同名罢了。水从西边沿着山边低地流过，自秦汉以来，就常常时通时塞，济水与河水汇合向东奔流。晋太和年间（366～371）桓温北伐，打算疏通水流，但没有成功就退回了。义熙十三年（417），刘裕西征，又下令宁朔将军刘遵考沿这条渠道运粮，开始时有激湍东流，最后却因山崩而堵塞了河道，于是刘裕在北方十里重新开凿阳渠来通航。但现在却只有南渠流通，因为引了溪涧里的水。济水在这里又兼有邲水之名。《春秋》宣公十三年（前596），晋楚两国交战，楚军驻扎在邲城，就在这条水边。邲，音下。

京相璠说：郯水在敖山以北。济水又往东流经荥阳县北边。曹操与徐荣作战，打了败仗，曹洪在这里把马让给他骑。济水又东流，砾石溪水注入。砾石溪水发源于荥阳城西南李泽，泽中有水。这泽就是古时的冯池。《地理志》说：荥阳县，冯池在县城西南面。水往东北流经敖山南面。《春秋》：晋、楚交战，在敖山前布置了伏兵。说的就是这座山。池水流经虢亭北面，又往东北流经荥阳县北面，穿过断山，往东北注入济水，世人称为砾石涧，就是《水经》所说的砾石溪。《水经》说济水流过溪南，其实不是。济水又东流，有索水注入。索水发源于京县西南的嵩渚山，与东关水同出一源，但分道而流，就是古时的旃然水。水往东北流，器难之水注入。《山海经》说：少陉之山，器难之水就发源在那里，北流注入侵水，说的就是这条水。水往北流经金亭，又往北流经京县老城西，注入旃然水。老城就是从前的郑邑。庄公把他的弟弟段迁到那里去住，号称京城大叔。祭仲说：京城太大了，超过三百雉，会成为国家的祸害的。城北有坛山冈。《赵世家》：成侯二十年（前355），魏国献出荥阳，于是在冈上筑坛建台。旃然水往北乱流，经小索亭西。京相璠说：京城有小索亭。《世语》以为索氏兄弟本来住在这地方，所以地名叫小索，水也就叫索水了。索水又往北流经大栅城东，晋时荥阳居民张卓、董迈等遭遇饥荒，集合了一批流民杂户坚守，称为大栅坞。到了太平真君八年（447），豫州刺史崔白把州治从虎牢迁到这里，又把旧城向东拓宽，加以重建。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邑，废州改郡。索水又折向西流，与梧桐涧水汇合。涧水发源于西南方的梧桐谷，往东北流，注入索水。这条水也时常有通有塞，不是长流不断的。索水又折向北边，往东流经大索城南。《春秋左传》说：郑子皮在索氏慰劳叔向，说的就是此城。《晋地道志》所谓京城有大索亭和小索亭，《汉书》中说的京、索之间，就指大索城。索水又往东流经虢亭南边。应劭说：荥阳是旧时虢公的国都，就是今天的虢亭。司马彪《郡国志》说：县

里有虢亭，俗称平桃城。城内有一座大坟，叫管叔冢；也有把城称为虢(号)咷城的，这不对。虢、虢字形相似，因而辗转传抄，以致失实。《风俗通》说：民间相传，说汉高祖与项羽在京、索作战，逃到薄中，项羽在后面追来，到处搜寻他。当时有鸠在他藏身处的丛莽上鸣叫，追捕的人们都以为下面一定无人，因而得以脱身。到了他即位以后，想到这只鸠觉得颇为神异，所以做了鸠杖送给老人支身。按《广志》，楚国的鸠又叫嗥啁，号咷城这地名，大概就是因鸠而取的吧，但也不大清楚。索水又往东北流，须水向右边流入。须水发源于京城东北二里的榆子沟，也叫柰榆沟，也有人叫小索水，往东北流，有木蓼沟水注入。木蓼沟水上流承接京城的南渊，人们称为车轮渊。渊水往东北流，叫木蓼沟，又往东北流，注入须水。须水又往东北流，在荥阳城西南，往北注入索水。索水又往东流经荥阳县老城南。汉王在荥阳被围困，纪信说：我给您做替身向楚诈降，大王您可以乘间逃出去。于是纪信坐着汉王的车从东门出城，宣称汉向楚投降了。楚军都欢呼祝贺，呼声震天动地。汉王和数十人马却从西门出城，逃脱了楚军包围。项羽一看原来是纪信，火冒三丈，就把纪信投到沸水锅中煮死。纪信墓在离城西北三里处。所以蔡伯喈《述征赋》说：经过汉高祖受困之处，在荥阳凭吊纪信。荥阳城跨于丘冈高地，坐落在山的南坡，王莽立为祈队，完全按照《周礼》六队的建制。魏正始三年(242)，正值甲子之年，照癸丑诏书，划出河南郡县，从巩县、伊阙以东的地方，创建荥阳郡，合共二万五千户。以南乡筑阳亭侯李胜为郡守。李胜，字公昭，曾为原武典农校尉，施政惠及地方，老百姓在城北五里为他立祠，号称李君祠。庙前有脚形石，上面有石箭靶，《石的铭》如今还在，大意是说：百姓欣然拥护他，大家都出于一片真心诚意。现在人们还来祭祀祈祷。索水又往东流经周苛墓北面。汉高祖出了荥阳，派御史大夫周苛去防守，项羽攻下荥阳，俘获周苛，对他说：我让你当上将军，封三万户侯，您能

够尽忠守节吗？周苛张大眼睛痛骂项羽，项羽大怒，把他投到沸水锅里煮了。索水又东流，北弯西转，往北流经荥阳城东面，然后北流注入济水。杜预说：旃然水发源于荥阳成皋县，东流注入汳水。《春秋》襄公十八年（前555），楚国攻打郑国，右翼军队涉过颍水，驻扎在旃然，说的就是此水。济渠水断了，汳沟就在这里承接此水，所以说：汳水承接旃然水。也叫鸿沟水，大概因为楚、汉划地分王，指定以此水为界的缘故。《郡国志》说：荥阳有鸿沟水。这些水名都是随所经的城池和地区而变，成为河流的异名的。济水又往东流经荥泽北面，这是先前荥水汇聚的地方。京相璠说：荥泽在荥阳县东南，与济隧汇合。济隧上流在卷县北河承接河水，往南流经卷县旧城东面，又往南流经衡雍城西面。《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前562），诸侯攻郑，在济隧渡水西进。杜预漏掉这地方，只说到水名。京相璠说：这是郑国地方。说济水从荥泽北流，到了衡雍以西，与从大河分出的济水相汇合，南距新郑一百里。这样看来，那么荥、播、河、济都是来往相通的了。从河水分出的济水，就是阴沟的上源。济隧在这里断了，所以世人也有把旧河道称为十字沟的。自从于岑在河水南岸筑八激堤后，水脉断流，旧河道也难以寻找了。又往南汇入荥泽。但水既已断流，于是人们就把那地方称为荥泽了。《春秋》卫侯与翟人在荥泽作战，杀掉懿公。弘演就在这里以身殉主，剖腹把懿公的肝放入自己体内。有垂陇城，济渎就发源于城北。《春秋》文公二年（前625），晋士縠在垂陇会盟。京相璠说：垂陇是郑国地方。现在荥阳以东二十里有垂陇老城，就是此城。世人称为都尉城，因为这是荥阳典农都尉的治所，所以改掉垂陇一名了。水边又有沙城，左边有济渎流过。《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九年（前361），惠成王在巫沙会见郑厘侯。水边有老城，世人称为水城。《史记》：秦昭王三十二年（前275），魏冉攻打魏国，取道芒卯，打进北宅，就是旧时的宅阳城。《竹书纪年》说：惠成王十三年（前357），惠成王

和郑厘侯在巫沙缔结盟约，以解宅阳之围，把厘归还郑国。《竹书纪年》晋出公六年(前469)，齐、郑合攻卫国，荀瑶在宅阳筑城。民间叫做水城，这就不对了。济水从沼泽往东流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王隐说：河水决口后形成荥水，济水承接荥水，所以有济堤，说的就是这条济水。济水又往东南流经厘城东边，《春秋经》记载，隐公在时来会见郑伯，这时来，就是《左传》里所说的厘。京相璠说：现在荥阳县东四十里有旧厘城。济水右边汇合黄水，黄水发源于京县的黄堆山，往东南流，叫祝龙泉，这道山泉流出时水势翻涌，正像大锅里的沸水一样。水往西南流，出山处叫龙项口，世人把水称为京水。又转弯向北奔流，有鱼子沟水注入。鱼子沟水出自石暗涧，往东北流，又往北与濋濋水汇合。濋濋水出自西溪，往东流，水上有连理树——是两棵柞栎树，南北对岸而生，凌空互相交合。溪水流经两树之间，往东注入鱼水，鱼水又折向西北流，注入黄水。黄水又往北流经高阳亭东边，又往北流到故市县，有重泉水注入。重泉水发源于京城西南的少陉山，往东北流，又往北流经高阳亭西边，往东北注入黄水。又往东北流经故市县老城南边。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阎泽赤，立为侯国，后来是河南郡的属县。黄水又往东北流，到荥泽南分成两条。一条往北流入荥泽，下游是船塘，俗称郏城陂，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书穆天子传》说：甲寅日，穆天子在荥水航行，奏起隆重盛大的音乐，就在这里。另一条水往东北流，就是黄雀沟。《穆天子传》说：壬寅日，穆天子往东来到雀梁。又往东北流，与靖水支流汇合，二水汇合处就是黄渊，北流注入济水。

又往东流过阳武县南边，

济水又往东南流，进入阳武县境内，经长城往东南流，蒗蕩渠从那里分出。济水又往东北流，就是南济。经过阳武县老城南边，王莽改县名为阳桓。又东流，就是白马渊，渊长东西二里，南北宽约一百五十步，渊中流出的水叫白马沟。又往东流经房城

北。《穆天子传》说：天子苦于沼泽地泥路难行，往东到了房，恐怕就是此城。郭璞《注》以为这就是赵郡的房子县。我以为穆王走的是郑国的沼泽地，而郭璞则以为在赵国的房邑境内，就更不对头了。济水又往东流经封丘县南面，又往东流经大梁城北面，又往东流经仓垣城，又往东流经小黄县老城北面。县里有黄亭，邻近济水，黄水就由此流出，又称黄沟。小黄县就是旧时阳武的东黄乡，是以水为县名的。沛公起兵后在原野作战，他的母亲死于黄乡，天下平定后，就派使者带了棺柩到这里的荒野招魂。有赤练蛇在水中洗澡，洗后爬进棺柩，它洗澡的地方还留着些头发。因而谥为昭灵夫人，并修建陵寝让她的神灵得到安身之处。济水又往东流经东昏县老城北面，这就是阳武县的户牖乡。汉朝丞相陈平的家就在这里。陈平少时在村社里杀猪，以善于均分猪肉而著称，现在老百姓还在社里为他立祠。陈平辅佐汉高祖有功，封为户牖侯，后来设置了东昏县。王莽时改名为东明。济水又往东流经济阳县老城南，这就是旧时的武父城。城在济水北面，所以叫济阳，王莽改为济前。光武帝降生于济阳宫时，有祥光照亮整个房间，就是在这地方。《东观汉记》说：光武帝于建平元年（前6）生于济阳县，那年长出一棵嘉禾，一根稻茎上长出九个稻穗，比普通的稻禾大得多，全县取得大丰收，因此把他取名为秀。

又往东流过封丘县北边，

这一条是北济水。水从荥泽往东流经荥阳卷县的武脩亭南。《春秋左传》：成公十年（前581），郑子然在脩泽会盟，这是郑国的地方。杜预说：卷县东边有武脩亭。济水又往东流经原武县老城南边，这就是《春秋》的原圃。《穆天子传》说：祭父从圃郑来拜见天子，夏天，庚午日，天子在洧上饮酒，就派祭父去圃郑。就是王莽的原桓。济渎又往东流经阳武县老城北边，又往东流过长城，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前358），龙贾领兵在西部边境筑了长城，从亥谷以南的一段，是郑修筑的。《竹书纪年》说：这

是梁惠成王十五年(前 355)筑的。《郡国志》说:长城从卷县经阳武到密县。济渎又往东流经酸枣县的乌巢泽,泽北有个旧市亭。《晋太康地记》说:乌巢泽在酸枣县东南。从前曹操采用了许攸的策略,就在这里破坏了袁绍的运输线。济渎又往东流经封丘县北边,就是南燕县的延乡,在《春秋》中称长丘。应劭说:《左传》:宋国在长丘打败了狄人,俘获长狄缘斯。汉高祖把这地方封给翟盱,立为侯国。濮水就发源在这里。济渎又往东流经大梁城的赤亭北面,往东流去。

又往东流过平丘县南边,

这是北济水。平丘县从前是卫国地方。《春秋》:鲁昭公十三年(前 529),诸侯在平丘会盟。县里有临济亭,田儋就死在这里,又有曲济亭,都在济水旁边。

又往东流过济阳县北边,

这是北济水,从武父城北面流过。阚骃说:武父城在济阳县西北,是郑国的城。水往东流,从济阳县老城北面流过。圈称《陈留风俗传》说:济阳县,从前是宋国的地方。《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前 340)修筑济阳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 144),封梁孝王的儿子明为济川王。应劭说:济川就是今天陈留郡的济阳县。

又往东流过冤朐县南边,又往东流过定陶县南边,

这是南济水。济渎从济阳县旧城南往东流经戎城北边。《春秋》:隐公二年(前 721),隐公在潜会见戎。杜预说:陈留郡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济水又往东北流,菏水往东分出。济水又往东北流经冤朐县老城南边。吕后元年(前 187),把这地方封给楚元王的儿子刘执,立为侯国,就是王莽时的济平亭。济水又往东流经秦国丞相魏冉墓南边。魏冉是秦宣太后的弟弟,代理客卿寿烛做丞相,封于穰,又加封于陶,号称穰侯,比王室还要富。范睢向秦王游说,秦王才警觉到他太专权,就罢免了他的相位。他出关去

他的封地时，运货的车子多达上千辆。魏冉死于陶，就葬在这里，世人称他的坟墓为东平陵，墓南的残碑还在。济水又往东北流经定陶恭王陵南边。恭王是哀帝的父亲，哀帝即位后，他母亲丁太后在建平二年（前5）死了。哀帝说：最好是在恭王的陵园内建陵。于是就送葬到定陶贵震山以东。王莽执政以后，把太后贬称丁姬，打开放置她的棺椁的墓门，这时里面忽然冒出四五丈的火焰，士兵用水把火浇熄，人才能进去。但棺中放的器物都烧坏了。公卿派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共十余万人，手持工具，帮助将作匠人掘平共王母亲傅太后及丁姬这两座坟墓，掘了二十天都掘平了。王莽又在四周种上荆棘，作为后世人的鉴戒。这时有燕群数千，衔泥投于丁姬的墓穴中。现在她的坟还高大壮丽，四角相连接，围墙好几重：正面开着几道大门，南门内道路两边有两块残碑，人们还称为丁昭仪墓，又叫长隧陵。原来破坏的是傅太后的陵墓，丁姬的墓事实上并未遭到太大的破坏，未必都像史籍上所载一样。坟的南面，就是魏郡治。世人称为左城，又名葬城，就是因为有恭王陵的缘故。济水又往东北流经定陶县老城南，沿着城边往东流去。定陶县就是旧时的三鬷国，汤追桀，攻打三鬷，就是这地方。周武王把弟弟叔振铎封于此邑，也就是旧时的曹国。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把济阴改为定陶国，王莽时称为济平。战国时期，范蠡雪了会稽之耻，就改姓更名，在陶定居，称为朱公。因为陶的位置在天下的中央，与各方的诸侯四通八达，是货物交易的集散地。他经商赚了很多的钱，很富有，却喜欢做好事。子孙成了百万富翁。所以人们谈富，都要说到陶朱公。

又转弯从县城东北流。

这是南济水。又往东北流，在右边汇合了菏水。菏水上流在济阳县东边承接济水，人们叫它五丈沟，又往东流经陶丘北面。《地理志》说：按《禹贡》陶丘在定陶西南。陶丘亭在南边，墨子以为就是釜丘。《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前300），薛侯来到釜

丘与王会面。《尚书》所谓从陶丘北面疏导菏水，就是指这地方。菏水在东北方发源于定陶县，折向北面，在左边与汜水汇合，汜水从济渎往西分出，往东北流经济阴郡南面。《尔雅》说：济水分支为濋水。吕忱说：水从河道溢出，重又汇入叫汜，异名很多。汜水又东流，与菏渎汇合。从前汉高祖平定了天下，在定陶汜水北岸即帝位。张晏说：汜水在济阴边界上，取它的汜爱博大，能滋润地下的意思。于是就有了汜水之名了。菏水又往东北流经定陶县南边，又往东北流，在右边与黄水支渠汇合。支渠上流承接黄沟，往东北流与菏水汇合，然后往北注入济渎。

水经注卷八

济　　水

【原文】

又东至乘氏县西，分为二：

《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分曹地东傅于济。济水自是东北流，出巨泽。

其一水东南流，其一水从县东北流，入巨野泽。

南为菏水，北为济渎，迳乘氏县与济渠、濮渠合。北济自济阳县北，东北迳煮枣城南。《郡国志》曰：冤朐县有煮枣城，即此也。汉高祖十二年，封革朱为侯国。北济又东北迳冤朐县故城北，又东北迳吕都县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也。又东北迳定陶县故城北。汉景帝中六年，以济水出其北，东注，分梁于定陶，置济阴国，指北济而定名也。又东北与濮水合。水上承济水于封丘县，即《地理志》所谓濮渠水首受济者也。阚骃曰：首受别济，即北济也。其故渎自济东北流，左迆为高梁陂，方三里。濮水

又东迳匡城北。孔子去卫适陈，遇难于匡者也。又东北，左会别濮水，受河于酸枣县。故杜预云：濮水出酸枣县，首受河。《竹书纪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汉世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枣野。今无水。其故渎东北迳南、北二棣城间。《左传》：襄公五年，楚子囊伐陈，公会于城棣以救之者也。濮渠又东北，迳酸枣县故城南，韩国矣。圈称曰：昔天子建国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树氏郡，酸枣以棘名邦，故曰酸枣也。《汉官仪》曰：旧河堤谒者居之。城西有韩王望气台，孙子荆《故台赋叙》曰：酸枣寺门外，夹道左右有两故台，访之故老云，韩王听讼观台，高十五仞，虽楼榭泯灭，然广基似于山岳。召公大贤，犹舍甘棠，区区小国，而台观隆崇，骄盈于世，以鉴来今。故作赋曰：蔑丘陵之逦迤，亚五岳之嵯峨，言壮观也。城北，韩之市地也。聂政为濮阳严仲子刺韩相侠累，遂皮面而死，其姊哭之于此。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濮水北积成陂，陂方五里，号曰同池陂。又东迳胙亭东注，故胙国也。富辰所谓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濮渠又东北迳燕城南，故南燕姞姓之国也。有北燕，故以南氏县。东为阳清湖，陂南北五里，东西三十里，亦曰燕城湖，迳桃城南，即《战国策》所谓酸枣、虚、桃者也。汉高帝十二年，封刘襄为侯国。而东注于濮，俗谓之朝平沟。濮渠又东北，又与酸水故渎会。酸渎首受河于酸枣县，东迳酸枣城北、延津南，谓之酸水。《竹书纪年》曰：秦苏胡率师伐

郑，韩襄败秦苏胡于酸水者也。酸渎水又东北，迳燕城北，又东迳滑台城南，又东南迳瓦亭南。《春秋》：定公八年，公会晋师于瓦，鲁尚执羔，自是会始也。又东南会于濮，世谓之百尺沟。濮渠之侧有漆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者也。或亦谓之宛濮亭。《春秋》：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杜预曰：长垣西南，近濮水也。京相璠曰：卫地也。似非关究，而不知其所。《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贾率师伐郑，韩明战于阳，我师败逋。泽北坛陵亭，亦或谓之大陵城，非所究也。又有桂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亦曰桂陵。案《史记》，齐威王使田忌击魏，败之桂陵，齐于是强，自称为王，以令天下。濮渠又东，迳蒲城北，故卫之蒲邑。孔子将之卫，子路出于蒲者也[①]。《韩子》曰：鲁以仲夏起长沟，子路为蒲宰，以私粟馈众。孔子使子贡毁其器焉。余案《家语》言仲由为郈宰，修沟渎，与之箪食瓢饮，夫子令赐止之，无鲁字。又入其境，三称其善。身为大夫，终死卫难。濮渠又东迳韦城南，即白马县之韦乡也。史迁记曰：夏伯豕韦之故国矣。城西出而不方。城中有六大井，皆隧道下，俗谓之江井也。有驰道，自城属于长垣。濮渠东绝驰道，东迳长垣县故城北，卫地也，故首垣矣。秦更从今名，王莽改为长固县。《陈留风俗传》曰：县有防垣，故县氏之。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为侯国。县有祭城，濮渠迳其北，郑大夫祭仲之邑也。杜预

曰:陈留长垣县东北有祭城者也。圈称又言长垣县有罗亭,故长罗县也。汉封后将军常惠为侯国。《地理志》曰:王莽更长罗为惠泽,后汉省并长垣。有长罗泽,即吴季英牧猪处也。又有长罗冈、蘧伯玉冈。《陈留风俗传》曰:长垣县有蘧伯乡,一名新乡,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东征赋》曰:到长垣之境界兮,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向其丘坟。惟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昔吴季札聘上国,至卫,观典府,宾亭父畴,以卫多君子也。濮渠又东,分为二渎,北濮出焉。濮渠又东,迳须城北,《卫诗》云:思须与曹也。毛云:须,卫邑矣。郑云:自卫而东,迳邑,故思。濮渠又北,迳襄丘亭南。《竹书纪年》曰:襄王七年,韩明率师伐襄丘;九年,楚庶章率师来会我,次于襄丘者也。濮水又东,迳濮阳县故城南。昔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而死矣。后卫灵公将之晋,而设舍于濮水之上,夜闻新声,召师涓受之于是水也。濮水又东,迳济阴,离狐县故城南,王莽之所谓瑞狐也。《郡国志》曰:故属东郡。濮水又东,迳葭密县故城北。《竹书纪年》:元公三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濮水又东北,迳鹿城南。《郡国志》曰:济阴乘氏县有鹿县乡。《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并谓此亭也。濮水又东与句渎合,渎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阳县,东南迳句阳县故城南,《春秋》之谷丘也,《左传》以为句渎之丘矣。县处其阳,故县

氏焉。又东入乘氏县，左会濮水，与济同入巨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阳南入巨野，亦《经》所谓济水自乘氏县两分，东北入于巨野也。济水故渎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巨野薛训渚，历泽西北，又北迳阚乡城西。《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经》书：公会宋公于阚。《郡国志》曰：东平陆有阚亭。《皇览》曰：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乡城中，冢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气出，如绛，民名为蚩尤旗。《十三州志》曰：寿张有蚩尤祠。又北，与济渎合。自渚迄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温以太和四年，率众北入，掘渠通济。至义熙十三年，刘武帝西入长安，又广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谓之桓公渎，济自是北注也。《春秋》：庄公十八年，《经》书，夏，公追戎于济西。京相璠曰：济水自巨野至济北是也。

又东北过寿张县西界，安民亭南，汶水从东北来注之。

济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谓清口也。郭缘生《述征记》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济。或谓清即济也。《禹贡》：济东北会于汶。今枯渠注巨泽，巨泽北则清口，清水与汶会也。李钦曰：汶水出太山莱芜县，西南入济是也。济水又北，迳梁山东。袁宏《北征赋》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处也。刘澄之引是山以证梁父，为不近情矣。山之西南，有吕仲悌墓。河东岸有石桥，桥本当河，河移，故厕岸也。古老言，此桥东海吕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吕母宅，宅东三里即济水。济水又北，迳须朐城西，城临侧济水，故须朐国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鱼

曰：任、宿、须朐、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杜预曰：须朐在须昌县西北，非也。《地理志》曰：寿张西北有朐城者是也。济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对安民山，东临济水，水东即无盐县界也。山西有冀州刺史王纷碑，汉中平四年立。济水又北迳微乡东，《春秋》：庄公二十八年，《经》书，冬筑郿。京相璠曰：《公羊传》谓之微。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故微乡，鲁邑也。杜预曰：有微子冢。济水又北，分为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谓之马颊水者也。

又北过须昌县西，

京相璠曰：须朐，一国二城两名。盖迁都须昌，朐是其本。秦以为县。汉高帝十一年，封赵衍为侯国。济水于县，赵沟水注之。济水又北迳鱼山东，左合马颊水。水首受济，西北流，历安民山北，又西流，赵沟出焉，东北注于济。马颊水又迳桃城东，《春秋》：桓公十年《经》书，公会卫侯于桃丘，卫地也。杜预曰：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即桃丘矣。马颊水又东北流迳鱼山南，山，即吾山也。汉武帝《瓠子歌》所谓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魏东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终焉之志。及其终也，葬山西，西去东阿城四十里。其水又东，注于济，谓之马颊口也。济水自鱼山北迳清亭东。《春秋》：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京相璠曰：今济北东阿东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谓清者也。是下济水通得清水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称矣。是故燕王曰：吾闻齐有清济、

浊河以为固。即此水也。

又北过谷城县西，

济水侧岸有尹卯垒。南去鱼山四十里，是谷城县界。故《春秋》之小谷城也。齐恒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魏土地记》曰：县有谷城山，山出文石。阳谷之地，《春秋》：齐侯、宋公会于阳谷者也。县有黄山台。黄石公与张子房期处也。又有狼水，出东南大槛山狼溪，西北迳谷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东近山，西北迳谷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济水。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题云项王之墓。《皇览》云：冢去县十五里，谬也。今彭城谷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冢，非也。余按史迁记，鲁为楚守，汉王示羽首，鲁乃降，遂以鲁公礼葬羽于谷城，宁得言彼也。济水又北，迳周首亭西。《春秋》：文公十有一年，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获长狄侨如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即是邑也。今世谓之卢子城，济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济北所治卢子城，故齐周首邑也。

又北过临邑县东，

《地理志》曰：县有济水祠，王莽之谷城亭也。水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水之门也。《春秋》：隐公五年，齐、郑会于石门，郑车偾济，即于此也。京相璠曰：石门，齐地。今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门，去水三百步，盖水渎流移，故侧岸也。济水又北，迳平阴城西。《春秋》：

襄公十八年，晋侯沈玉济河，会于鲁济，寻溴梁之盟，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者也。杜预曰：城在卢县故城东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阴，齐地也。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十里。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齐侯堑防门，即此也。其水引济，故渎尚存。今防门北有光里，齐人言广，音与光同，即《春秋》所谓守之广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阴东北，昔齐侯登望晋军，畏众而归。师旷、邢伯闻鸟乌之声，知齐师潜遁。人物咸沦，地理昭著，贤于杜氏东北之证矣。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济水右迤，遏为湄湖，方四十余里。济水又东北迳垣苗城西，故洛当城也。伏韬《北征记》曰：济水又与清河合流，至洛当者也。宋武帝西征长安，令垣苗镇此，故俗又有垣苗城之称。河水自四渎口东北流而为济。《魏土地记》曰：盟津河别流十里与清水合，乱流而东，迳洛当城北，黑白异流，泾、渭殊别，而东南流注也。

又东北过卢县北。

济水东北，与湄沟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济。《尔雅》曰：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犍为舍人曰：水中有草木交合也。郭景纯曰：微，水边通谷也。《释名》曰：湄，眉也，临水如眉临目也。济水又迳卢县故城北，济北郡治也。汉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盖以济水在北故也。济水又迳什城北，城际水湄，故郧阁也。祝阿人孙什，将家居之，以避时难，因谓之什城焉。济水又东北与中川水合。

水东南出山茌县之分水岭，溪一源两分，泉流半解，亦谓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茌县，西北流，迳东太原郡南，郡治山炉固，北与宾溪水合。水出南格马山宾溪谷，北迳卢县故城北、陈敦戍南，西北流与中川水合，谓之格马口。其水又北，迳卢县故城东，而北流入济，俗谓之为沙沟水。济水又东北，右会玉水。水导源太山朗公谷，旧名琨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故车频《秦书》云：苻坚时，沙门竺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累阁，虽素饰不同，并以静外致称，即此谷也，水亦谓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迳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迳猎山东，又西北枕祝阿县故城东，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经》书，齐侯唁公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诸侯盟于祝柯，《左传》所谓督阳者也。汉兴，改之曰阿矣。汉高帝十一年，封高邑为侯国，王莽之安成者也。故俗谓是水为祝阿涧水，北流注于济。建武五年，耿弇东击张步，从朝阳桥济渡兵，即是处也。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是也。俗谓之为娥姜水，以泉源舜妃娥英庙故也。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所未详也。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池

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湖水引渎东入西郭，东至历城西而侧城北注陂。水上承东城历祀下泉，泉源竞发，其水北流迳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燕，公私多萃其上。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迳历城北。西北为陂，谓之历水，与泺水会。又北，历水枝津首受历水于历城东，东北迳东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泺水。又北，听水出焉。泺水又北流注于济，谓之泺口也。济水又东北，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山下有华泉，故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华泉，华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齐顷公与晋郤克战于鞍，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矣。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即华水也。北绝听渎二十里，注于济。

又东北过台县北，

巨合水南出鸡山西北，北迳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讨张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营也，与费邑战，斩邑于此。巨合水又北合关卢水。水导源马耳山，北迳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与武原水合。水出谭城南平泽中，世谓之武原渊。北迳谭城东，

俗谓之布城也。又北，迳东平陵县故城西，故陵城也，后乃加平。谭，国也。齐桓之出，过谭，谭不礼焉。鲁庄公九年即位，又不朝，十年，灭之。城东门外，有乐安任照先碑，济南郡治也。汉文帝十六年置为王国，景帝二年为郡，王莽更名乐安。其水又北，迳巨合城东，汉武帝以封城阳顷王子刘发为侯国。其水合关卢水，西出注巨合水。巨合水西北迳台县故城南。汉高帝六年，封东郡尉戴野为侯国，王莽之台治也。其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出台城西南白野泉，北迳留山，西北流，而右注巨合水。巨合水又北，听水注之。水上承泺水，东流北屈，又东北流，注于巨合水，乱流又北，入于济。济水又东北，合芹沟水。水出台县故城东南，西北流，迳台城东，又西北，入于济水。

又东北过菅县南，

济水东迳县故城南。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罢军为侯国。右纳百脉水。水出土鼓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其水西北流，迳阳丘县故城中。汉孝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世谓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谓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迳黄巾固，盖贼所屯，故固得名焉。百脉水又东北流，注于济。济水又东，有杨渚沟水，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西北迳土鼓城东，又西北迳章丘城东，又北迳宁戚城西，而北流，注于济水也。

又东过梁邹县北，

陇水南出长城中，北流至般阳县故城西南，与般水会。水出县东南龙山，俗亦谓之为左阜水，西北迳其城南，王莽之济南亭也。应劭曰：县在般水之阳，故资名焉。其水又南屈，西入陇水。陇水北迳其县，西北流至萌水口，水出西南甲山，东北迳萌山西，东北入于陇水。陇水又西北，至梁邹东南与鱼子沟水合。水南出长白山东柳泉口。山，即陈仲子夫妻之所隐也。《孟子》曰：仲子，齐国之世家，兄戴，禄万钟，仲子非而不食，避兄离母，家于於陵，即此处也。其水又迳於陵县故城西，王莽之於陆也。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则乡侯侯霸之子昱为侯国。其水北流注于陇水，陇水，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济南梁邹县有袁水者也。陇水又西北，迳梁邹县故城南，又北，屈迳其城西，汉高祖六年，封武虎为侯国。其水北注济。城之东北，又有时水，西北注焉。

又东北过临济县南，

县，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汉记》：安帝永初二年，改从今名，以临济故。《地理风俗记》云：乐安太守治。晏谟《齐记》曰：有南北二城，隔济水，南城，即被阳县之故城也，北枕济水。《地理志》曰：侯国也。如淳曰：一作疲，音罢军之罢也。《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曰：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子敬侯刘燕之国也。今渤海侨郡治。济水又东北，迤为渊渚，谓之平州[2]。漯沃县侧有平安故城，俗谓之会城，非也。案《地理志》千乘郡有平

安县，侯国也，王莽曰鸿睦也。应劭曰：博昌县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县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济水又东北，迳高昌县故城西。案《地理志》：千乘郡有高昌县，汉宣帝地节四年，封董忠为侯国。世谓之马昌城，非也。济水又东北，迳乐安县故城南。伏琛《齐记》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时济二水。指此为博昌北城，非也。乐安与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齐城六十里，乐安越水差远，验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乐安县。应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汉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为侯国。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光是宛县人，不得为博昌明矣。济水又迳薄姑城北。《后汉・郡国志》曰：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史迁曰：献公徙薄姑。城内有高台，《春秋》：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饮于台上，曰：古而不死，何乐如之？晏平仲对曰：昔爽鸠氏始居之，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又因之，薄姑氏又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臣以为古若不死，爽鸠氏之乐，非君之乐。即于是台也。济水又东北迳狼牙固西而东北流也。

又东北过利县西，

《地理志》：齐郡有利县。王莽之利治也。晏谟曰：县在齐城北五十里也。

又东北过甲下邑，入于河。

济水东北至甲下邑南，东历琅槐县故城北。《地理风俗记》曰：博昌东北八十里有琅槐乡，故县也。《山海经》

曰:济水绝巨野注渤海,入齐琅槐东北者也。又东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经》以为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济,非济入河。又东北入海。郭景纯曰:济自荥阳至乐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济水仍流不绝,《经》言入河,二说并失。然河水于济、漯之北,别流注海。今所辍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为济注之,即实非也。寻经脉水,不如《山经》之为密矣。

其一水东南流者,过乘氏县南,

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东南右合黄沟枝流,俗谓之界沟也。北迳已氏县故城西,又北迳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迳楚丘城西。《郡国志》曰:成武县有楚丘亭。杜预云:楚丘在成武县西南。卫懿公为狄所灭,卫文公东徙渡河,野处曹邑,齐桓公城楚丘以迁之。故《春秋》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即《诗》所谓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故郑玄言,观其旁邑及山川也。又东北迳成武城西,又东北迳郈城东,疑郈徙也,所未详矣。又东北迳梁丘城西。《地理志》曰:昌邑县有梁丘乡。《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宋人、齐人会于梁丘者也。杜预曰:高平昌邑县西南有梁丘乡。又东北,于乘氏县西而北注菏水。菏水又东南,迳乘氏县故城南,县即《春秋》之乘丘也。故《地理风俗记》曰:济阴乘氏县,故宋乘丘邑也。汉孝景中五年,封梁孝王子买为侯国也。《地理志》曰:乘氏县,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郡国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菏泽也。

《尚书》有导菏泽之说，自陶丘北，东至于菏，无泗水之文。又曰：导菏泽，被孟猪。孟猪在睢阳县之东北。阚骃《十三州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泽水淼漫，俱钟淮泗，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终归泗水③，便得擅通称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其目，所未详也。

又东过昌邑县北，

菏水又东，迳昌邑县故城北。《地理志》曰：县，故梁也。汉景帝中六年，分梁为山阳国；武帝天汉四年，更为昌邑国，以封昌邑王髆。贺废，国除，以为山阳郡，王莽之巨野郡也。后更为高平郡，后汉沇州治。县令王密怀金谒东莱太守杨震，震不受，是其慎四知处也。大城东北有金城，城内有沇州刺史河东薛季像碑，以郎中拜剡令，甘露降园。熹平四年迁州，明年，甘露复降殿前树。从事冯巡、主簿华操等，相与褒树，表勒棠政。次西有沇州刺史茂陵杨叔恭碑，从事孙光等以建宁四年立。西北有东太山成人班孟坚碑，建和十年④，尚书右丞，拜沇州刺史。从事秦闰等，刊石颂德政，碑咸列焉。

又东过金乡县南，

《郡国志》曰：山阳有金乡县。菏水迳其故城南，世谓之故县城。北有金乡山也。

又东过东缗县北，

菏水又东迳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冢。墓北有石

庙。菏水又东，迳东缗县故城北，故宋地。《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十三州记》曰：山阳有东缗县。邹衍曰：余登缗城以望宋都者也。后汉世祖建武十一年，封冯异长子璋为侯国。

又东过方与县北，为菏水。

菏水东迳重乡城南，《左传》所谓臧文仲宿于重馆者也。菏水又东迳武棠亭北，《公羊》以为济上邑也。城有台，高二丈许，其下临水，昔鲁侯观鱼于棠，谓此也。在方与县故城北十里。《经》所谓菏水也。菏水又东迳泥母亭北，《春秋左传》：僖公七年秋，盟于宁母，谋伐郑也。菏水又东，与巨野黄水合，菏泽别名也。黄水上承巨泽诸陂。泽有濛淀、育陂、黄湖。水东流谓之黄水。又有薛训渚水，自渚历薛村前，分为二流，一水东注黄水，一水西北入泽，即洪水也。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刚字叔毅，山阳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见其碑。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黄水又东，迳巨野县北。何承天曰：巨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旧县故城正在泽中，故欲置戍于此城。城之所在，则巨野泽也。衍东北出为大野矣，昔西狩获麟于是处也。《皇览》曰：山阳巨野县，有肩髀冢，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蚩尤与黄帝战，克之于涿鹿之野，身体异处，故别葬焉。黄水又东迳咸亭北。《春秋》：桓公

七年，《经》书，焚咸丘者也。水南有金乡山，县之东界也。金乡数山皆空中穴口，谓之隧也。戴延之《西征记》曰：焦氏山北数里，汉司隶校尉鲁峻穿山得白蛇[5]、白龟，不葬，更葬山南，凿而得金，故曰金乡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又有石床，长八尺，磨莹鲜明，叩之，声闻远近。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谘议参军周安穆，拆败石床，各取去，为鲁氏之后所讼，二人并免官。焦氏山东即金乡山也。有冢，谓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堑深十丈，两壁峻峭，广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门。门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谓之白马空埏。门内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后，又得内堂。观者皆执烛而行。虽无他雕镂，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所未详也。东南有范巨卿冢，名件犹存。巨卿名式，山阳之金乡人，汉荆州刺史，与汝南张劭、长沙陈平子石交，号为死友矣。黄水又东南，迳任城郡之亢父县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国也。汉章帝元和元年，别为任城在北，王莽之延就亭也[6]。县有诗亭，《春秋》之诗国也。王莽更之曰顺父矣。《地理志》，东平属县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刘隆为侯国。其水谓之桓公沟，南至方与县，入于菏水。菏水又东，迳秦梁，夹岸积石一里，高二丈，言秦始皇东巡所造，因以名焉。

菏水又东过湖陆县南，东入于泗水。

泽水所钟也。《尚书》曰：浮于淮、泗，达于菏，是也。《东观汉记》曰：苏茂杀淮阳太守，得其郡，营广乐。大司马吴汉围茂，茂将其精兵突至湖陵，与刘永相会济阴山阳，济兵于此处也。

又东南过沛县东北，

济与泗乱，故济纳互称矣。《东观汉记》安平侯《盖延传》曰：延为虎牙大将军，与永等战，永军反走，溺水者半。复与战，连破之，遂平沛、楚，临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庙，置啬夫、祝宰、乐人，因斋戒祠高庙也。

又东南过留县北，

留县故城，翼佩泗济。宋邑也，《春秋左传》所谓侵宋吕、留也。故繁休伯《避地赋》曰：朝余发乎泗洲，夕余宿于留乡者也。张良委身汉祖，始自此矣，终亦取封焉。城内有张良庙也。

又东过彭城县北，获水从西来注之。

济水又南，迳彭城县故城东北隅，不东过也。获水自西注之，城北枕水湄。济水又南，迳彭城县故城东，不迳其北也。盖《经》误证。

又东南过徐县北，

《地理志》曰：临淮郡，汉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县。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故徐国也。《春秋》：昭公三十年，吴子执锺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遂灭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处之。张华《博物志》录著作令史茅温所为送⑦。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

之异，言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于水滨。孤独母有犬，名曰鹄仓，猎于水侧，得弃卵，衔以来归。孤独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成儿。生时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葬之徐中，今见有狗垄焉。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服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爱民，不斗，遂为楚败，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者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庙，有神灵，民人请祷焉。依文即事，似有符验，但世代绵远，难以详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剑于此，所谓不违心许也。

又东至下邳睢陵县南，入于淮。

济水与泗水浑涛东南流，至角城，同入淮。《经》书睢陵，误耳。

【注释】

①《疏》作“路出于蒲”，指出因下文提及子路事，后人遂因而致误，而在句前加“子”字。

②《疏》“平州”下有“坈”字。

③《疏》增“未”，作“未可以”。

④句中碑、年均有误。据杨守敬考，成县不属东太山郡，且桓帝建和仅三年。

⑤《疏》前后各增一字，作“有……鲁峻冢”。

⑥“亢父县故城西”后几句，《疏》作：“任城县东北，夏后氏之任国，王莽之

延就亭也。汉章帝元和元年，别为任城国。”

⑦“茅温”下有脱误，译文删去。

【译文】

又往东流到乘氏县西，分为两条：

《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分割了曹国的土地，东边直到济水。济水从这里往东北流，从巨泽流出去。

一条往东南流，一条从乘氏县往东北流，注入巨野泽。

南边的一条是菏水；北边的一条是济水，流经乘氏县，与济渠濮渠相汇合。北济水从济阳县北面往东北流经煮枣城南面。《郡国志》说：冤朐县有煮枣城，就是此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把这地方封给革朱，立为侯国。北济水又往东北流经冤朐县老城北面，又往东北流经吕都县老城南面，王莽改名为祁都。又往东北 流经定陶县老城北面。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因济水经城北东流，于是分割梁国土地，在定陶设置济阴国，这个王国是按北济水命名的。又往东北流，与濮水汇合。濮水上流在封丘县承接济水，就是《地理志》所说的濮渠上口接纳济水。阚骃说：上口接纳别济水，就是北济水。旧河道从济水往东北流，向左分流，积成高梁陂，方圆三里。濮水又往东流经匡城北面。孔子离开卫国去陈国，在匡遭到被扣之难。又往东北流，左边汇合了别濮，这条水在酸枣县承接河水。所以杜预说：濮水出自酸枣县，上口承接河水。《竹书纪年》说：魏襄王十年（前309）十月，狂风暴雨，河水泛滥冲进酸枣城墙。汉时堵住决口，所以班固说：文帝填补酸枣溃堤，濮水现在已经无水了。旧河道往东北通过南棣城与北棣城之间。《左传》襄公五年（前568），楚子囊攻陈，襄公会师于棣城，前来援救。濮渠又往东北流经酸枣老城南面。这是韩国地方。圈称说：从前天子建国，给国都命名时，有的选择美好的名字，有的按照山林，所以豫章以大樟（章）树作郡名，酸枣以多

刺的枣树为名号,《汉官仪》说:过去河堤谒者就驻在这里。城西有韩王望气台,孙子荆《故台赋叙》说:酸枣寺门外,道路两边有两座古台,访问老人们,说是韩王听讼观台,高十五仞,虽然楼榭都已荡然无存了,但宏伟的台基还像山岳一样高大。召公是大贤,还在甘棠树下住宿;而小小的韩国,却造了这么宏伟的台观,韩王的骄奢为举世瞩目,可以作为后人的鉴戒。所以作赋说:迤逦的丘陵微不足道,嵯峨的五岳也低了一截,极言其壮观。城北是韩国市场的所在地,聂政为濮阳严仲子刺杀韩国丞相侠累,接着就用刀割裂自己的面皮自杀了。他姐姐就在这里为他哀哭。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濮水北流,积潴成陂塘,陂塘方圆五里,叫同池陂;又东经胙亭往东流奔,这里原是从前的胙国,富辰所说的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后裔——胙就指这里。濮渠又往东北流经燕城南面。这是旧时南燕姞姓的封国。因为有个北燕,所以这里以南燕作县名。东边是阳清湖,此湖南北五里,东西三十里,又叫燕城湖。濮渠流经桃城以南。《战国策》中说的酸枣、虚、桃——桃,就是桃城。汉高帝十二年(前195),把这地方封给刘襄,立为侯国。湖水东流注入濮渠,俗称朝平沟。濮渠又往东北流,与酸水旧河道汇合。酸渎水上口在酸枣县承接河水,往东流经酸枣城以北,延津以南,称为酸水。《竹书纪年》说:秦国苏胡率兵攻打郑国,韩襄王在酸水打败秦国苏胡。酸渎水又往东北流经燕城北,又往东流经滑台城南,又往东南流经瓦亭南。《春秋》:定公八年(前502),定公在瓦与晋国军队相会,鲁国崇尚在会见时手执羔羊,就是从这次会见开始的。渎水又往东南流与濮渠汇合,世人称为百尺沟。濮渠旁有漆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前354),邯郸进攻卫国,夺取了漆国的富丘,在那里筑城。也有人叫它宛濮亭。《春秋》:宁武子与卫人在宛濮会盟。杜预说:宛濮在长垣西南,邻近濮水。京相璠说:宛濮是卫国地方。看来似乎不合,但不知道究竟在哪里。《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五年(前

365)，公子景贾率兵攻打郑国，韩明在阳打了一仗，我军败逃。泽北有坛陵亭，也有人叫大陵城，这也弄不清楚。又有桂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前353)，齐国田期进攻我国东部边境，在桂阳打了一仗，我军败逃。那地方也叫桂陵。按《史记》，齐威王派田忌去打魏国，在桂陵打败魏军，齐国于是强大起来，自称为王，号令天下。濮渠又往东流经蒲城北面，就是旧时卫国的蒲邑。孔子将要去卫国，路过蒲邑。《韩子》说：鲁国在夏天造长沟，子路在蒲当长官，拿他个人的米分给民工们。孔子派了子贡去砸了他的器皿。我按《家语》里说，仲由在郈当长官，修建沟渠。他拿着茶饭给民工们吃，夫子叫赐去阻止他，文中并未提到是鲁国。又进入他的辖境，三次称颂他的政绩。子路身为大夫，最后死于卫国的国难。濮渠又往东流经韦城南面，韦城就是白马县的韦乡。《史记》说：韦城是夏伯豕韦的故国。韦城向西突出，不成方形，城中有六口大井，都有隧道通到下面，俗称江井。有驰道，从韦城通到长垣。濮渠东流穿过驰道，往东流经长垣县老城北面，这里是卫国地方，旧时叫首垣。秦时改为今名，王莽又改为长固县。《陈留风俗传》说：县里有防垣所以就作为县名。孝安帝于建光元年(121)把这地方封给他的大舅宋俊，立为侯国。县里有祭城，濮渠流经城北，这是郑大夫祭仲的采邑。杜预说：陈留长垣县东北有祭城。阚称又说长垣县有罗亭，是旧时的长罗县，汉时把这地方封给后将军常惠，立为侯国。《地理志》说：王莽把长罗改名为惠泽，后汉时撤县，把它并入长垣县。县里有长罗泽，就是吴季英牧猪的地方。又有长罗冈，蘧伯玉冈。《陈留风俗传》说：长垣县有蘧伯乡，又名新乡，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墓。曹大家《东征赋》说：到了长垣县境以内，察看乡野农村的居民，眺望蒲城的丘冈，荆棘长得正茂盛。蘧氏葬在城的东南，人民也都向慕他的坟茔，美德万世永垂不朽，其人虽逝而令名永存。从前吴季札访问上国，到了卫国，参观了藏书楼和客舍，会见父老们，以为卫国

有很多才德出众的人士。濮渠又东流，分为两条，北濮于是分出。濮渠又往东流经项城北面。《卫诗》说：思念着须和曹。毛亨说：须是卫国的城邑。郑玄说：自卫东行，要经过此城，所以思念它。濮水又往北流经襄丘亭南面。《竹书纪年》说：襄王七年(前312)，韩明领兵去攻打襄丘；九年楚国庶章领兵来与我军会师，驻扎在襄丘。濮水又往东流经濮阳县老城南面。从前师延为纣王作淫靡的音乐，武王讨伐纣王时，师延逃往东方，最后投入濮水而死。以后卫灵公将去晋国，下榻于濮水上，夜里听到新奇的音乐，就把师涓叫来，在这条水上学会这支乐曲。濮水又东流，经济阴离狐县老城南面。这就是王莽所谓的瑞狐。《郡国志》说：离狐县，原属东郡。濮水又往东流经葭密县老城北面。《竹书纪年》：元公三年，鲁季孙在楚丘会见晋幽公，取得葭密，于是就去那里筑城。濮水又往东北流经鹿城南面。《郡国志》说：济阴乘氏县有鹿县乡。《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在鹿上会盟。京相璠、杜预都说就是此亭。濮水又东流，与句渎汇合。句渎上口在句阳县东南承接濮水支渠，流经句阳县老城南面，就是《春秋》中的谷丘。《左传》则以为是句渎之丘。句阳县在水北，所以就以渎取名。又往东流入乘氏县境，左边汇合了濮水，与济水一同流入巨野泽。所以《地理志》说：濮水从濮阳往南流入巨野泽。《水经》也说：济水从乘氏县分为两条，往东北流入巨野泽。济水旧渠又往北流，在右边汇合了洪水。洪水上流承接巨野的薛训渚，经沼泽往西北流，又往北流经阚乡城西面。《春秋》：桓公十一年(前701)，《经》文记载：桓公在阚会见宋公。《郡国志》说：东平陆有阚亭。《皇览》说：蚩尤墓在东郡寿张县阚乡城中，墓高七尺，常在十月间祭祀；墓上有赤色雾气冉冉升起，就像红绸一样，人们称为蚩尤旗。《十三州志》说：寿张有蚩尤祠。又北流与济渎汇合。从薛训渚到北口共一百二十里，名叫洪水。桓温于太和四年(369)率领大军北上，开了一条渠道与济水相通。到了义熙十三年

(417)，刘武帝西入长安，又拓宽了渠道。从洪口起的上流一段，又叫桓公渎，济水就是从这里往北流的。《春秋》：庄公十八年(前676)，《经》文载，夏天，庄公在济水西追击戎人。京相璠说：济水从巨野流到济北。

又往东北流过寿张县西界。安民亭以南，汶水从东北流来注入。

济水又北流，汶水注入。汇流处就是戴延之所谓清口。郭缘生《述征记》说：清河上口接纳洪水，北流注入济水，也有人说清河就是济水。《禹贡》：济水往东北流，与汶水汇合。现在枯渠注入巨泽，巨泽以北是清口，就是清水与汶水汇合的地方。李钦说：汶水发源于太山莱芜县，往西南流入济水。济水又往北流经梁山东面。袁宏《北征赋》说：背靠梁山，横截汶水波涛，就是这地方。刘澄之引梁山来论证梁父山，这是不近情理的。山的西南边有吕仲悌墓。河水东岸有一座石桥，本来在河上，以后河道移徙，于是桥就在岸边了。据老人们说，这座桥是东海吕母起兵时所造。山北三里有吕母的住宅，东边三里就是济水。济水又北流，经过须朐城西面。城在济水旁边，就是旧时的须朐国。《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子鱼说：任、宿、须朐、颛臾，都姓风，主持太皞和济水的祭祀事宜。杜预说：须朐在须昌县西北，不对。《地理志》说：寿张西北有朐城，指的就是须朐。济水西岸有安民亭，北与安民山相望，东濒济水，东岸就是无盐县边界。山的西边有冀州刺史王纷碑，立于汉中平四年(187)。济水又往北流经微乡东边。《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前666)，《经》文记载，冬天，在郿筑城。京相璠说：郿，《公羊传》称为微。东平郡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旧微乡，是鲁国的城邑。杜预说：微乡有微子墓，济水又北流，分为两条，支流往西北流出，称为马颊水。

又往北流过须昌县西面，

京相璠说：须朐，一国二城而有两个名字，这是因为该国迁都于须昌，而朐城则是本来的都城。秦时设置为县，汉高帝十一

年(前 196)把它封给赵衍,立为侯国。济水到了须昌县,有赵沟水注入。济水又往北流经鱼山东,左边汇合了马颊水。马颊水上口接纳了济水,往西北流经安民山北,又西流,有赵沟分出,往东北注入济水。马颊水又流经桃城东面。《春秋》桓公十年(前 702),《经》文记载:桓公在桃丘会见卫侯——桃丘是卫国地方。杜预说:济北郡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就是桃丘。马颊水又往东北流经鱼山南。鱼山就是吾山。汉武帝《瓠子歌》中说的吾山被掘平,就是这座山。山上有柳舒城,魏东阿王曹子建每次登山,心头就会浮起在这里长眠的念头;待到死后,就葬在山的西麓,西距东阿城四十里。马颊水又东流,注入济水,汇流处叫马颊口。济水从鱼山往北流经清亭东面。《春秋》:隐公四年(前 719),隐公与宋公在清相遇。京相璠说:现在济北郡东阿县东北四十里,有旧清亭,就是《春秋》中所说的清。从这里起,济水下流也通称清水了。水色确也很清深,这也是兼有此名的原因。所以燕王说:我听说齐国有清济、浊河可以坚守,说的就是这条水。

又往北流过谷城县西面,

济水岸边有尹卯垒,南离鱼山四十余里,在谷城县境内,就是从前《春秋》中的小谷城。齐桓公于鲁庄公二十三年(前 671)在这里筑城,作为管仲的采邑。城内有夷吾井。《魏土地记》说:县里有谷城山,山上出产文石。阳谷这地方就是《春秋》中说的齐侯、宋公会晤处的阳谷。县里有黄山台,是黄石公与张子房约见的地方。又有狼水,出自东南大檻山的狼溪,往西北流经谷城西面。又北流有西流泉,发源于城东邻近的山间,往西北流经谷城北面,西流注入狼水,因为它往西流,所以叫西流泉。又往西北流,注入济水。城的西北三里,有项羽墓,一半已经毁坏,但石碣还在,上面写着:项王之墓。《皇览》说:坟墓离城十五里,不对。现在彭城谷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墓,其实不是。我按《史记》说,鲁人为楚而守城,汉王拿了项羽的头颅让他们看,鲁人才投降了,于

是把项羽以鲁公的身分葬在谷城，怎么能说是在谷阳城呢：济水又往北流经周首亭西。《春秋》文公十一年（前 616），左丘明说：襄公二年（前 571）王子成父俘获长狄侨如的弟弟荣如，把他的头埋在周首的北门，说的就是此城。现在人们叫卢子城，是济北郡的治所。京相璠说：现在济北郡治所卢子城，就是旧时齐国的周首城。

又往北流过临邑县东面，

《地理志》说：临邑县有济水祠。临邑就是王莽的谷城亭。济水上有石门，用石块筑成，原是济水的门户。《春秋》：隐公五年（前 718），齐、郑在石门会盟，郑伯在济水边翻车，就是这里。京相璠说：石门是齐国地方。现在济北卢县老城西南六十里有古时的石门，离水三百步，这是因为水道移徙，所以石门也在岸边了。济水又往北流往平阴城西面。《春秋》：襄公十八年（前 555），晋侯沉玉祭河后渡水在鲁济会合，想照溴梁的盟约，和鲁一同攻打齐国，齐侯在平阴拒守。杜预说：城在卢县老城东北，不对。京相璠说：平阴是齐国地方，在济北卢县老城西南十里。平阴城南有长城，东到大海，西到济水；河道从长城通过处，名叫防门，离平阴三里。齐侯在防门掘濠，就是这地方。濠水是由济水引过来的，旧河道还存在。现在防门北边有个光里，齐语广字与光字读音相同，《春秋》说的在广里防守，广里就是光里。又说：巫山在平阴东北，从前齐侯登山观望晋军，看到晋军这么多，心中害怕起来，就回去了。师旷、邢伯听到乌鸦叫，知道齐军已偷偷逃走了。当时的人物早已逝去了，但地理情况还是清清楚楚，这些都比杜预认为城在卢县老城东北的说法要有力得多。现有巫山上有个石洞，人们称为孝子堂。济水从右岸分流，截流蓄水形成湄湖，方圆四十余里。济水又往东北流经垣苗城西面，就是旧时的洛当城。伏韬《北征记》说：济水又与清河合流，到洛当。宋武帝西征长安，命令垣苗镇守此城，所以民间又有垣苗城一名。河水从四渎口往东

北流，就是济水。《魏土地记》说：盟津河分流十里与清水汇合，往东乱流，从洛当城北面流过，泾渭分明，往东南奔去。

又往东北流过卢县北面。

济水往东北与湄沟汇合。湄沟上流承接湄湖，北流注入济水。《尔雅》说：水与草相交叫湄，水边与山谷相通叫微。犍为舍人说：湄就是水中有草木相交会。郭景纯说：微就是水边与山谷相通。《释名》说：湄就是眉，靠近水边，有如眉毛靠近眼睛。济水又流经卢县老城北面，这是济北郡的治所。汉和帝永元二年(90)，从泰山郡划地另置该郡，因在济水以北，所以叫济北。济水又流经什城北，此城靠近水边，是旧时的仓库。祝阿人孙什，带了一家人住在这里避难，所以叫什城。济水又往东北流，与中川水汇合。中川水发源于东南方山茌县的分水岭。溪流的源头一分为二，分水处也称分流交，一条南流出太山后注入汶水，另一条出了山茌县，经西北流经东太原郡南——郡治在山炉固——北流与宾溪水汇合。宾溪水发源于南格马山宾溪谷，往北流经卢县老城以北、陈敦戍以南，往西北流，与中川水汇合，汇流处叫格马口。水又往北流经卢县老城东面，北流注入济水，俗称沙沟水。济水又往东北流，右边与玉水汇合。玉水发源于太山朗公谷，旧名琨瑞溪。有个僧人叫竺僧朗，少年时拜佛图澄为师，学问渊博精通，对气和谶纬之学尤其有研究。这山谷他曾隐居过，因此叫朗公谷。所以车频《秦书》说：苻坚时，和尚竺僧朗曾与隐士张巨和同游，张巨和时常住在山洞里，但竺僧朗却住在琨瑞山，大规模兴建殿宇房舍，山间建起连片楼阁。他们两人虽然一个尚素朴，一个重华饰，生活作风迥然不同，但都以能与外界隔绝，闭门静修而受人称道。他们同游处就是此谷，水也叫琨瑞水。水往西北流经玉符山，又叫玉水。又往西北流经猎山以东，又往西北流经祝阿县旧城以东，野井亭以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前517)，《经》文记载：齐侯在野井慰问昭公。《春秋》：襄公十九年(前

554)，诸侯会盟于祝柯，也就是《左传》所说的督阳。汉朝建国后，改名为阿。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把这地方封给高邑，立为侯国，也就是王莽的安成。所以民间把这条水叫祝阿涧水，北流注入济水。建武五年(29)耿弇向东攻击张步，从朝阳架桥以供军队过河，就是这地方。济水又往东北流，泺水注入。泺水发源于历城县老城西南面，源泉上涌，水头滚滚有如车轮。《春秋》：桓公十八年(前694)，桓公在泺会见齐侯，就指此水。俗称娥姜水，这里因为有舜的妃子娥皇女英庙的缘故，此城南面向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个大石洞，叫舜井，或许也是茅山禹井之类。按《尚书》舜在历山耕种，也说是在这里，不大清楚。水往北流就是大明湖，西边接近大明寺，寺院东北两面临湖，这一泓湖水就成了净池了。池上有客亭，两边楸桐茂密，繁荫遮住阳光，仰视树上的小鸟，俯视水底的游鱼，湖水与岸树相照映，明净极了，秀丽极了。身临此境，真有如庄子在濠梁上那样，与整个自然环境和谐地融成一片了。湖水循着渠道支流，东流进入西边的城郭，往东到历城西面，沿城边往北注入陂塘。陂水上流承接东城历祠下的泉水，源泉从地下汩汩涌出，流势强劲。此水往北流经历城东面，又往北流，引水蓄成流杯池，州郡官吏设宴款待宾客，常常都在这里会聚。水分为两条：右边一条往北，左边一条往西流经历城北面。西北有一片陂塘，称为历水，与泺水汇合。又北流，这里有一条历水的支流，上口在历城东边承接历水，往东北流经东城西面，然后北流出城，又北流注入泺水；又北流，分出听水。泺水又北流，注入济水，汇流处称为泺口。济水又往东北流，华不注山冈峦秀丽光润，不与丘陵相连而独自高起，孤峰峭峻耸峙，有如虎牙矗立，刺向天空。青苍的石崖翠色郁然怒发，远望就像点上青黛似的。山下有华泉，所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说：华泉是华不注山下的泉水。《春秋左传》：成公二年(前589)，齐顷公与晋国郤克在鞍打仗，齐军败走，郤克随后追击，绕着华不注山接连兜

了三个圈子。丑父与顷公交换位置，快到华泉时，驾车的马被树绊住，停了下来。丑父叫顷公下车，去华泉打水，因此齐侯得以逃脱。韩厥抓了逢丑父献给郤克，郤克想要杀他。逢丑父高叫道：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人替他的君主受难了。这里有了一个，就要被杀了！郤克说：别人为君主免祸而毅然赴死，我把他杀了也是不好，不如饶了他，以勉励忠于君主的人吧。于是就放了他。这里说到的华泉，就是华水。华水北流，穿过听渎二十里，注入济水。

又往东北流过台县北面，

巨合水发源于南边的鸡山西北，往北流经巨合老城西面。耿弇讨伐张步，驻守在巨里，就是此城。巨合三面都有城墙，西边是深坑，西面就是耿弇扎营的地方。他与费邑打仗，就在这地方杀了费邑。巨合水又北流，汇合了关卢水。关卢水发源于马耳山。往北流经博亭城西面，往西北流到平陵城，与武源水汇合。武原水发源于谭城南面的平泽中，世人称为武原渊。往北流经谭城东面，俗称此城为布城。又往北流经东平陵老城西面，这里就是旧时的陵城，后来才加上平字，称为平陵。谭是个小国。齐桓公流亡时，经过谭国，谭国对他怠慢无礼。鲁庄公九年(前 685)，桓公即位，谭又不去朝见他，到了十年，桓公就把谭灭了。老城东门外，有乐安任照先碑。东平陵是济南郡的治所，汉文帝十六年(前 164)在这里设置王国，景帝二年(前 155)设郡，王莽改名乐安。武原水又往北流经巨合城东面，汉武帝把这地方封给城阳顷王的儿子刘发，立为侯国。此水与关卢水汇合后，西流注入巨合水。巨合水往西北流经台县老城南面。汉高帝六年(前 201)把这地方封给东郡尉戴野，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台治。水往西北流，白野泉水注入。白野泉水发源于台城西南的白野泉，往北流经留山，往西北流，然后往西注入巨合水；巨合水又北流，听水注入。听水上流承接泺水，往东流，折向北方，又往东北流，注入巨合

水，然后乱流往北注入济水。济水又往东北流，汇合了芹沟水。沟水发源于台县老城东南，往西北流经台城东面，又往西北流，注入济水。

又往东北流过菅县南面，

济水往东流经菅县老城南面。汉文帝四年(前176)，把这地方封给齐悼惠王的儿子罢军，立为侯国。济水右岸接纳了百脉水，此水发源于土鼓县老城西面，水源方圆百步，百道泉流一起滚滚涌出，所以叫百脉水。水往西北流经阳丘县老城内。汉孝文帝四年，把这地方封给齐悼惠王的儿子刘安，称为阳丘侯，世人称为章丘城是不对的。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称女郎祠，邻近一带人都去那里祭祀。百脉水往西北流出城外，北经黄巾固，因为黄巾贼曾在这里驻扎过，所以得名。百脉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济水。济水又东流，有杨渚沟水发源于逢陵老城西南二十里，往西北流经土鼓城东面，又往西北流经章丘城东面，又往北流经宁戚城西面，然后北流，注入济水。

又往东流过梁邹县北面，

陇水从南边长城中流出，往北流到般阳县老城西南，与般水汇合。般水发源于般阳县东南的龙山，民间也叫左阜水，往西流经城南，就是王莽的济南亭。应劭说：县城在般水的北边，所以取名般阳。水又向南转弯，西流注入陇水。陇水往北流经县城，往西北流到萌水口。萌水发源于西南的甲山，往东北流经萌山西面，往东北注入陇水。陇水又往西北流，到了梁邹县东南，与鱼子沟水汇合。鱼子沟水发源于南方长白山东麓的柳泉口。此山就是陈仲子夫妻隐居的地方。《孟子》说：陈仲子出身于齐国的仕宦之家，他的哥哥名戴，俸禄万钟，陈仲子以为不正当不肯吃他的饭，于是离开了母亲和哥哥，在于陵安下了家，就是这地方。水又流经于陵县老城西面，就是王莽的于陆。世祖建武十五年(39)，把这地方改封给则乡侯侯霸的儿子侯昱，立为侯国。水往北流，

注入陇水——陇水也就是古时的袁水。所以京相璠说：济南梁邹县有袁水。陇水又往西北流经梁邹县老城南面，又北转流经城西。汉高祖六年(前 201)把这地方封给武虎，立为侯国。陇水往北注入济水。县城东北又有时水往西北流去。

又往东北流过临济县南面，

临济县，就是旧时的狄邑，王莽改名为利居。按《汉记》，安帝永初二年(108)改为今名，这是因为此城濒临济水的缘故。《地理风俗记》说：临济是乐安太守的治所。晏谟《齐记》说：济水南北两岸有二城隔水相望，南城就是被阳县旧城，北边靠近济水。《地理志》说：这是个侯国。如淳说：被字也有写作疲字的，读作疲兵的疲。《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说：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这里是封给齐孝王的儿子敬侯刘燕的封国。现在是勃海侨郡治所。济水又往东北流，分支流出，积成一片深潭，叫平州坈。漯沃县旁有座平安老城，俗称会城。这不对。按《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县，是个侯国，王莽叫鸿睦。应劭说：博昌县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是个旧县城，世间还留有平州的这地名。济水又往东北流经高昌县旧城西面。按《地理志》，千乘郡有高昌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 66)，把这里封给董忠，立为侯国。世人称为马昌城是不对的。济水又往东北流经乐安县老城南。伏琛《齐记》说：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距三十里，中间隔着时水和济水。把乐安当作博昌北城却弄错了。乐安与博昌、薄姑中间有水分隔，都在西北，薄姑则离齐城六十里，乐安过去还要远些，由实地来验证，尤其清楚地看出这不是博昌。班固说：千乘郡有乐安县。应劭说：取了个美好的县名。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把这里封给李蔡，立为侯国。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墓。任光是宛县人，那末乐安不是博昌也就十分明白了。济水又流经薄姑城北面。《后汉书·郡国志》说：博昌县有薄姑城。《地理书》说：吕尚封于齐郡的薄姑。薄姑旧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邻近济水。史迁说：

献公迁移到薄姑。城内有高台。《春秋》：昭公二十年(前522)，齐景公在台上饮酒，说：老了假如能不死，多么快乐啊！晏平仲道：从前爽鸠开始住在这里，季荝接着他，有逢伯陵又接着住在这里，薄姑氏又接着住在这里，以后又传到了太公。我想，人老了假如不死，那享受快乐的该是爽鸠氏，不会是您了。他们这些话就是在这台上谈的。济水又往东北流经狼牙固以西，然后向东北流去。

又往东北流过利县西面，

据《地理志》，齐郡有利县，就是王莽的利治。晏谟说：利县在齐城以北五十里。

又往东北流过甲下邑，注入河水。

济水往东北流，到甲下邑南面，往东流经琅槐县老城北面。《地理风俗记》说：博昌东北八十里有琅槐乡，是个旧县址。《山海经》说：济水穿过巨野，注入渤海。在这一段流程中，进入齐境，流过琅槐东北。又往东北流，河水支流注入。《水经》以为济水流入大河，其实不是。事实上是河水注入济水，而不是济水流进河水。又往东北就流进大海了。郭景纯说：济水从荥阳到乐安博昌入海。现在河水已枯竭，而济水仍长流不断。而《水经》却说济水入河，与郭景纯一样都搞错了。但河水另有一支在济水、漯水以北注入大海。现在断流的只有漯水罢了，郭景纯也许以为济水注入河水，但从实地验证并非如此。考察水脉的具体情况，都不如《山海经》说得贴切了。

其中一条水往东南流过乘氏县南面，

菏水在定陶东北从济水分出，往东南流，右边汇合了黄沟支流——俗称界沟——往北流经已氏县老城西面，又往北流经景山东面，《卫诗》里说的景山和京冈，就指这地方。毛公说：景山是大山。又往北流经楚丘城西面。《郡国志》说：成武县有个楚丘亭。杜预说：楚丘在成武西南。卫懿公被狄所灭，卫文公东迁渡过大

河，住在曹邑村野里，齐桓公在楚丘筑城，把他迁到那里去。所以《春秋》说：刑人离乡背井他迁，就像回家一样，卫人有了安身之地，忘了亡国之痛。《诗经》说：爬到那边的高丘上，向着楚丘眺望，眺望那楚丘和堂水，眺望那景山和京冈。所以郑玄说：观望旁近的城邑和山川。又往东北流经成武城西面，又往东北流经郜城东面，推想起来是郜邑所迁的地方，但不大清楚。又往东北流经梁丘城西面。《地理志》说：昌邑县有梁丘乡。《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宋人、齐人在梁丘会盟。杜预说：高平昌邑县西南有梁丘乡。又往东北流，在乘氏县西面往北注入菏水。菏水又往东南流经乘氏县老城南面，就是《春秋》的乘丘。所以《地理风俗记》说：济阴乘氏县，就是旧时宋国的乘丘邑。汉孝景帝中五年（前145），把这里封给梁孝王的儿子买，立为侯国。《地理志》说：乘氏县有泗水往东南流到睢陵，注入淮水。《郡国志》说：乘氏县有泗水。就是菏泽。《尚书》有疏导菏泽的说法，从陶丘以北，东到菏泽，但没有说到泗水。又说疏导菏泽淹没孟猪。孟猪在睢阳县东北。阚骃《十三州志》说：不说流入，而说淹没，这是表示不是经常有水流入，水大时方才能淹没。泽中的水浩浩茫茫，都注入淮水和泗水。古书有从睢注入淮水的话，而把泗水也包括在内了。但注入泗水的水很多，并不止这一条，不能因为最后流入泗水，就可以滥用通称的。或者另外还有一条泗水，那还可说，但此水为何兼有泗水之名，却弄不清楚了。

又往东流过昌邑县北面，

菏水又往东流经昌邑县老城北面。《地理志》说：昌邑县就是旧时的梁国。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分梁地立山阳国。武帝天汉四年（前97），改为昌邑国，封给昌邑王刘髆，他的儿子贺被废后，封国也就撤消了，设为山阳郡，就是王莽的巨野郡。后来改为高平郡，后汉时是兖州的治所。县令王密，怀里藏着金子去拜望东莱太守杨震，杨震不受，这就是他表示要警惕“四知”的地

方。大城东北有金城,城内有沇州刺史河东薛季像碑。薛季以郎中的身份被任命为郯县县令,甘露降于他的园内。熹平四年(175)调到州里,次年,甘露又落在殿前树上。从事冯巡、主簿华操等一同立碑颂扬他的德政。稍往西,有沇州刺史茂陵杨叔恭碑,是建宁四年(171)从事孙光等所立。西北有东太山成人班孟坚碑。班孟坚于建和十年,以尚书右丞出任沇州刺史。从事秦闰等刻碑颂扬他的德政。这些都还存在。

又往东流过金乡县南面,

《郡国志》说:山阳有金乡县,菏水流经旧城南面,世人称为老县城。北边有金乡山。

又往东流过东缗县北面,

菏水又往东流经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墓。墓北有石庙。菏水又往东流经东缗县旧城北面,从前原是宋国地方。《春秋》:僖公二十三年(前637),齐侯攻宋,包围了缗。《十三州记》说:山阳有东缗县。邹衍说:我登上缗城,遥望着宋都。后汉世祖建武十一年(35),把这里封给冯异的长子冯璋,立为侯国。

又往东流过方与县北面,就是菏水。

菏水往东流经重乡城南,《左传》说的臧文仲宿于重馆,就指这地方。菏水又往东流经武棠亭北面,《公羊传》称为济上邑。城中有台,高二丈左右,台下临水。从前鲁侯在棠观鱼,就指这地方,在方与县老城以北十里。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菏水。菏水又往东流经泥母亭北面。《春秋左传》:僖公七年(前653)秋天,在宁母会盟,是为了策划攻打郑国。菏水又东流,与巨野黄水汇合,这是菏泽的别名。黄水上流承接巨泽的那些陂塘,其中有濛淀、盲陂、黄湖。水往东流,称为黄水。又有薛训渚水,自此渚流经薛村前,分为两条:一条往东注入黄水,一条往西北流入沼泽,这就是洪水。黄水往东南流,南岸有汉朝荆州刺史李刚墓。李刚字叔毅,山阳高平人,死于熹平元年(172),事迹见碑上所载。还有石

墓阙、祠堂、石屋三间，椽架高丈余，用石材雕成椽瓦形状，屋内顶上衬以平整的天花板，建成藻井，两侧的石柱支承着梁栋，四壁的雕刻隐约突起，镂成君臣官属、龟龙麟凤、飞禽走兽等像，工艺十分精致优美，没有受到多少破坏。黄水又往东流经巨野县北面。何承天说：巨野泽湖面广阔，南通洙水、泗水，北连清水、济水，从前的老县城正在湖中，所以想在这座城中设防驻军。城所在处是巨野泽，向东北延伸就是大野了，从前往西方狩猎，捕捉到一头麒麟，就在这地方。《皇览》说：山阳巨野县有肩髀墓，堆土的大小与阚乡城蚩尤墓一样。传说蚩尤与黄帝打仗，在涿鹿之野战败被杀，肢体被割裂，抛散在各处，所以就地分别埋葬。黄水又往东流经咸亭北面。《春秋》：桓公七年（前705），《经文》记载，纵火焚烧咸丘。南岸有金乡山，在金乡县东部边界。金乡的几座山，里面都是空的，外面有洞口，称为隧洞。戴延之《西征记》说：焦氏山以北数里，有汉朝司隶校尉鲁峻墓。在山上掘墓穴时，掘出了白蛇、白龟，因而不在这里安葬，而改葬山南，掘山时却掘出了金子，所以就把山叫金乡山。山势很峻峭，墓前有石祠、石庙，四壁都是青石，石上隐约有浮雕，记载从契以来的忠臣、孝子、贞妇，还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像边都刻有题记，字迹清楚。又有石床，长八尺，磨得晶莹光洁，敲击时会发出清越的声音，远近都可听到。当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谘议参军周安穆，拆毁石床，各人都拿去一部分，鲁氏后代控告了他们，二人都被革职。焦氏山东面就是金乡山，山上有墓，叫秦王陵。山上二百步有个通到墓内的洞口，掘了一道深达十丈的深沟，两壁峻峭，宽二丈，进洞走了七十步，就到墓道的门口。门外左右两侧都有挖空的洞厅，可以容纳五六十人，称为白马空埏。墓道门口二丈有外堂，外堂后面又有内堂。参观的人都拿着蜡烛进去，虽然没有什么雕刻，但石工极其精致。有人说这是汉朝昌邑哀王墓，不知是否属实。东南方有范巨卿墓，还留有遗物。范巨卿，名式，山阳金乡人，是汉

时荆州刺史。他和汝南张劭，长河陈平，字子石，交谊很深，号称死友。黄水又往东南流经任城郡亢父县旧城西面，任城县在老城以北，原是夏后氏的任国。王莽时叫延寿亭。汉章帝元和元年(84)分置为任城国。县里有诗亭，就是《春秋》的诗国，王莽改名为顺父，按《地理志》，是东平郡的属县。世祖建武二年(26)，把这里封给刘隆，立为侯国。这里的水称为桓公沟，南流到方与县，注入菏水，菏水又往东流经秦梁，两岸堆积了二丈高的石堆，长达一里，据说是秦始皇东巡时所造，因此名秦梁。

菏水又往东流过湖陆县南面，东流注入泗水。

菏水是泽水流积而成的。《尚书》说：在淮水、泗水航行，到达菏水。《东观汉记》说：苏茂杀了淮阳太守，取得了他所辖的郡，兴建起广乐堡。大司马吴汉包围了苏茂，苏茂带领精兵冲出包围圈来到湖陵，与刘永在济阴山阳相汇合，兵士就在此处渡水。

又往东南流过沛县东北，

济水与泗水相互横穿而过，所以济水也就与泗水互可通称了。《东观汉记》安平侯《盖延传》说：盖延当了虎牙大将军，与刘永等打仗，刘永的军队回头逃跑，半数在水中溺死，又打了一仗，接连把他打败，于是就平定了沛郡、楚郡及临淮也都投降了。盖延命令沛郡修建高祖庙，设置啬夫、祝宰、乐人，于是斋戒沐浴，祭祀了高祖庙。

又往东南流过留县北面，

留县老城靠近泗济，是宋国的城邑。《春秋左传》说到侵入宋国的吕、留二地，留，就是留县。所以繁休伯《避地赋》说：早上我从泗洲动身，傍晚我住宿在留乡。张良就是从这里开始投奔汉高祖的，最后也被封在这里。城内有张良庙。

又往东流过彭城县北面，获水从西方流来注入。

济水又往南流经彭城县老城东北角，不从东边流过。获水从西边流来，注入济水，县城北临水滨。济水又往南流经彭城县老

城东南，不从城北流过。《水经》却弄错了。

又往东南流过徐县北面，

《地理志》说：临淮郡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所置，治所在徐县，王莽改郡名为淮平，县叫徐调，原是旧时徐国地方。《春秋》昭公三十年(前 512)，吴子拘留了钟吾子，就去攻打徐国，拦截山水来淹城，于是就灭了徐国，徐子就逃到楚国。楚国赶去救援徐国，但已来不及了，只得在夷筑城，来安顿徐子。张华《博物志》记载著作令史茅温……。刘成国《徐州地理志》谈到徐偃王的奇事，说是徐君的宫人怀孕生了个肉蛋，以为不祥，就把它丢在水边。孤独母有一条狗，名叫鹄仓，在水边寻找猎物，看到那个肉蛋，就把它衔回家来。孤独母觉得这东西很稀奇，把它盖起来保暖，于是就变成一个婴儿，生时偃卧，所以名叫偃。徐君在宫中听到这消息，于是又把他收留了。孩子长大后又聪明又仁厚，继承徐国国君之位。后来鹄仓临死时，头上长角，并有九条尾巴，原来是条黄龙。偃王把它葬在徐中，现在还可以看到这座狗坟。偃王治理国家，以仁义闻名，他想乘船到上国，于是在陈蔡之间开通一条渠道，开渠时掘得红色的弓箭，以为是上天的祥瑞之征，于是就以自己名字取号，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三十六国都依附他。周王听到这消息，就派使者到楚国去，命令楚国出兵讨伐。偃王爱惜百姓，不肯叫他们去拚死打仗，于是就被楚打败，往北逃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跟着他走的数以万计。因此后来把那座山叫徐山，在山上建了石室庙，很有灵验，人们都去那里祈祷。按照文字记载，与实事相印证，似乎有相符之处，但时代久远，已很难考了。现在徐城外面，有徐君墓，从前延陵季子在坟前解下佩剑，所谓心里已经答应的事决不违背。

又往东流到下邳睢陵县南面。注入淮水。

济水与泗水前波后浪相混，往东南奔流，到了角城，一同注入淮水。《水经》却说到达睢陵，是搞错了。

水经注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荡水　洹水

【题解】

卷九所记载的五条河流，在汉魏以前，清水、沁水和淇水都是黄河支流，荡水和洹水则是漳水支流。后汉建安九年(204)，曹操为了进攻北方的袁尚，在淇水入黄处以大枋木筑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资军运。从此，清水和淇水均称白沟，成为海河水系的卫河(即南运河)的一段。在《清水》篇中，《水经》的最后一句说："又东入于河"，这就是曹操开白沟以前的情况。郦道元在注文中说明："曹公开白沟，遏水北注，方复故渎矣。"因为在郦道元的时代，清水已不入黄河了，所以注文作了修正。

沁水今名沁河，现在是上列五河中唯一一条注入黄河的河流。清水如上所述，已经不存在这条河名。淇水今称淇河。荡水也是白沟的支流，因为其水甚小，今地图上已经不标出此河。洹水今称安阳河，现在都是卫河的支流，北流注入海河。

关于洹水的河源，《水经》说："洹水出上党泫氏县。"《水经注》说："水出洹山，山在长子县也"。河南安阳市近年来曾组织力量，对

洹水上源作了实地考察，并进行论证，结果认为《水经》与《水经注》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孙晓奎的《洹河考述》(收入于安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安阳古都学会合编《安阳古都研究》)一文有较详说明：

“为了弄清洹河的源头所在，安阳市地名办公室于1986年10月21日和11月5日，组织安阳县、林县、安阳市郊区地名办公室的同志，在安阳市水利局的配合下，两次赴山西、林县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又于同年12月9日，邀请河南省地质一队工程师刘振江、安阳市水利局总工程师丘培佳、万金渠管理处工程师白雪村、林县水利局工程师林广栓等同志，就洹河发源地问题专门进行了学术讨论。经过充分论证，得出结论：洹河发源于林县林虑山。这是因为：

(一)从地表上看，在山西省高平县(古称泫氏县)、长子县，未发现有东西走向的古河床痕迹；河南省林县与山西省交界处，有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阻隔，洹河不可能由西向东穿山而过；且高平县地势北高南低，该县境内河流——丹河与沁河均由北而南流入黄河。长子县、黎城县境内诸河流，则属浊漳河水系，均注入漳河。从地表情况分析看，山西境内的高平县、长子县和黎城县不可能是洹河的发源地。

(二)从地质构造上看，林县境内的地质构造形态，以断裂为主，褶皱次之。太行山本身就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大背斜。林县恰在该背斜东翼，而山西省高平县、长子县、黎城县，均在该背斜西翼。此背斜轴部岩性，均为古老的变质岩系，隔水性能良好，在林县和长子诸水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挡水墙，山西高平、长子等县的地表水翻越太行山而进入林县，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从实地考察和卫星照片上看，均未发现太行山上有东西走向的古河床沉积物。这说明第四纪以后，太行山以西的地表水，没有进入过林县盆地。

(四)据在考察中访问的长子县地名办公室李裕民讲：‘在长子县境内进行地名普查时，没有发现有洹山，亦无带洹字的地方。’另

据高平县地名办公室魏清河说，他们亦无洹字的地名存在。上述两县地名办公室在编写本县地名辞条时，均未记载‘洹山’、‘洹水’辞条。

以上所述证明：洹河确实发源于林县林虑山。郦道元在《水经注》讲‘洹水出上党泫氏县。水出洹山，山在长子县’。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

【原文】

清水出河内脩武县之北黑山，

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赴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飞流，清泠洞观，谓之清水矣。溪曰瑶溪，又曰瑶涧。清水又南，与小瑶水合。水近出西北穷溪，东南流，注清水。清水又东南流，吴泽陂水注之。水上承吴陂于脩武县故城西北。脩武，故宁也，亦曰南阳矣。马季长曰：晋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为东阳，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故应劭《地理风俗记》云：河内，殷国也，周名之为南阳。又曰：晋始启南阳。今南阳城是也，秦始皇改曰脩武。徐广、王隐并言始皇改。瓒注《汉书》云：案韩非书，秦昭王越赵长平，西伐脩武。时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余案《韩诗外传》言，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宁曰脩武矣。魏献子田大陆，还卒于宁是也。汉高帝八年，封都尉魏遬为侯国。亦曰大

脩武，有小故称大。小脩武在东，汉祖与滕公济自玉门津而宿小脩武者也。大陆即吴泽矣。《魏土地记》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吴泽水。陂南北二十许里，东西三十里，西则长明沟入焉。水有二源。北水上承河内野王县东北界沟，分枝津为长明沟。东迳雍城南，寒泉水注之。水出雍城西北，泉流南注，迳雍城西。《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雍，文之昭也。京相璠曰：今河内山阳西有故雍城。又东南注长明沟，沟水又东，迳射犬城北。汉大司马张扬为将杨丑所害，眭固杀丑屯此，欲北合袁绍。《典略》曰：眭固，字白菟，或戒固曰，将军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见犬其势必惊，宜急去。固不从。汉建安四年，魏太祖斩之于此。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守之。沇州叛，太祖曰：惟种不弃孤。及走，太祖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射犬平，禽之。公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长明沟水东入石涧，东流，蔡沟水入焉。水上承州县北白马沟，东分，谓之蔡沟，东会长明沟水，又东，迳脩武县之吴亭北，东入吴陂。次北有苟泉水入焉。水出山阳县故脩武城西南，同源分派，裂为二水。南为苟泉，北则吴渎，二渎双导，俱东入陂。山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陆真阜，南有皇母、马鸣二泉，东南合注于吴陂也。次陆真阜之东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参差次合，南注于陂泉。陂在浊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浊鹿城即是公所居也。陂水之北，際泽侧有隤城。《春秋》：隐公十

一年，王以司寇苏忿生之田，攒茅、隤十二邑与郑者也。京相璠曰：河内脩武县北有故隤城，实中。今世俗谓之皮垣，方四百步，实中，高八丈。際陂北，隔水一十五里，俗所谓兰丘也，方二百步。西十里又有一丘际山，世谓之勑丘，方五百步，形状相类，疑即古攒茅也。杜预曰：二邑在脩武县北，所未详也。又东，长泉水注之，源出白鹿山东南，伏流，迳十三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世亦谓之重泉水也。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瑯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其水又南，迳邓城东，名之为邓渎，又谓之为白屋水也。昔司马懿征公孙渊，还，达白屋，即于此也。其水又东南流，迳隤城北，又东南，历泽注于陂。陂水东流，谓之八光沟，而东流注于清水，谓之长清河，而东周永丰坞，有丁公泉，发于焦泉之右。次东得焦泉，泉发于天门之左、天井固右。天门山石自空，状若门焉，广三丈，高两匹，深丈余，更无所出，世谓之天门也。东五百余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东南入，径至天井，直上三匹有余。扳蹑而升，至上平，东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险绝，无由升陟矣。上有比

丘，释僧训精舍。寺有十余僧，给养难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杂树疏颁，有一石泉，方丈余，清水湛然，常无增减，山居者资以给饮。北有石室二口，旧是隐者念一之所，今无人矣。泉发于北阜，南流成溪，世谓之焦泉也。次东得鱼鲍泉，次东得张波泉，次东得三渊泉，梗河参连，女宿相属。是四川在重门城西，并单川南注也。重门城，昔齐王芳为司马师废之，宫于此，即《魏志》所谓送齐王于河内重门者也。城在共县故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阳陂，次东又得卓水陂，次东有百门陂，陂方五百步，在共县故城西。汉高帝八年，封卢罢师为共侯，即共和之故国也。共伯既归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山在国北，所谓共北山也，仙者孙登之所处。袁彦伯《竹林七贤传》，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之于山。冬以被发自覆，夏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声和。其水三川南合，谓之清川。又南迳凡城东。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曰：共县有凡亭，周凡伯国。《春秋》：隐公七年《经》书，王使凡伯来聘是也。杜预曰：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今在西南。其水又西南与前四水总为一渎，又谓之陶水，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东 ，周新丰坞，又东注也。

东北过获嘉县北，

《汉书》称，越相吕嘉反，武帝元鼎六年，巡行于汲郡中乡，得吕嘉首，因以为获嘉县。后汉封侍中冯石为侯国。县故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彦善，县人也。累迁桂阳郡、五官将、尚书仆射，遭忧服阕，守

河南尹，建宁中卒。碑东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沦毁莫记。清水又东，周新乐城，城在获嘉县故城东北，即汲之新中乡也。

又东过汲县北，

县，故汲郡治，晋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太公，载在经传。今临此国，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义。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坛祀，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晋太康中，范阳卢无忌为汲令，立碑于其上。太公避纣之乱，屠隐市朝，遯钓鱼水，何必渭滨，然后磻溪？苟惬神心，曲渚则可，磻溪之名，斯无嫌矣。清水又东迳故石梁下，梁跨水上，桥石崩褫，余基尚存。清水又东与仓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山西有仓谷，谷有仓玉、珉石，故名焉。其水东南流，潜行地下，又东南复出，俗谓之雹水。东南历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郡国志》曰：朝歌县南有牧野。《竹书纪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诗》所谓坶野洋洋，檀车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铭，题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记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谁所志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

南巡，亲幸其坟而加吊焉，刊石树碑，列于墓隧矣。雹水又东南，入于清水。清水又东南迳合城南，故三会亭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迳凤皇台东北南注也。

又东入于河。

谓之清口，即淇河口也，盖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内黄县南，无清水可来，所有者惟钟是水耳。盖河徙南注，清水渎移，汇流迳绝，余目尚存。故东川有清河之称，相嗣不断。曹公开白沟，遏水北注，方复故渎矣。

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

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谷远县羊头山世靡谷，三源奇注，径泻一隍。又南会三水，历落出左右近溪，参差翼注之也。

南过谷远县东，又南过猗氏县东，

谷远县，王莽之谷近也。沁水又南，迳猗氏县故城东，刘聪以詹事鲁繇为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历猗氏关，又南与骉骉水合。水出东北巨骏山，乘高泻浪，触石流响，世人因声以纳称。西南流注于沁。沁水又南与秦川水合。水出巨骏山东，带引众溪，积以成川。又西南迳端氏县故城东。昔韩、赵、魏分晋，迁晋君于端氏县，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

又南过阳阿县东，

沁水南迳阳阿县故城西。《魏土地记》曰：建兴郡治阳阿

县。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与濩泽水合。水出濩泽城西白涧岭下,东迳濩泽。《墨子》曰:舜渔濩泽。应劭曰:泽在县西北。又东迳濩泽县故城南,盖以泽氏县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晋取玄武、濩泽者也。其水际城东注,又东合清渊水。水出其县北,东南迳濩泽城东,又南入于泽水。泽水又东得阳泉口,水出鹿台山。山上有水,渊而不流。其水东迳阳陵城南,即阳阿县之故城也。汉高帝七年,封卞䜣为侯国。水历嶕峣东,下与黑岭水合。水出西北黑岭下,即开隥也。其水东南流迳北乡亭下,又东南,迳阳陵城东,南注阳泉水。阳泉水又南注濩泽水。泽水又东南,有上涧水注之。水导源西北辅山,东迳铜于崖南,历析城山北。山在濩泽南,《禹贡》所谓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东浊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数十步外多细竹。其水自山阴东入濩泽水。濩泽水又东南注于沁水。沁水又东南,阳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阳阿川,南流迳建兴郡西。又东南流,迳午壁亭东,而南入山。其水沿波漱石,湍涧八丈,环涛毂转。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余里,沿流上下,步径裁通,小竹细笋,被于山渚,蒙茏茂密,奇为翳荟也。

又南出山,过沁水县北,

沁水南迳石门,谓之沁口。《魏土地记》曰:河内郡野王县西七十里,有沁水,左迳沁水城西,附城东南流也。石门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为魏野王典农中郎将之所造

也。按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沁水，源出铜鞮山，屈曲周回，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东，层岩高峻。天时霖雨，众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门朽败，稻田泛滥，岁功不成。臣辄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数万余枚。臣以为累方石为门，若天旸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臣孚言。诏书听许。于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故石门旧有枋口之称矣。溉田顷亩之数，间二岁月之功[1]，事见门侧石铭矣。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开，穴内石上，有车辙、牛迹。《耆旧传》云：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为二水，一水南出，为朱沟水。沁水又迳沁水县故城北，盖藉水以名县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晋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东，迳沁水亭北，世谓之小沁城。沁水又东，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台亭渊，南流为台渟水，东南入沁水。沁水又东，倍涧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水。

又东过野王县北，

沁水又东，刊水注之。水出太行之阜山，即五行之异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险固，德能覆也，内贡回矣。使吾暴乱，则伐我难矣。君子以为能持满。高诱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内野王县西

北下党关。诗所谓徒殆野王道，倾盖上党关，即此由矣。其水南流迳邘城西，故邘国也。城南有邘台，《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将伐郑，富辰谏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台是也。今故城当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汉武帝封李寿为侯国。邘水又东南，迳孔子庙东。庙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灵度等以旧宇毁落，上求修复。野王令范众爱，河内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表闻，立碑于庙。治中刘明，别驾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灵龟，以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焉，云，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铎，遂旋车而反。及其后也，晋人思之，于太行岭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余按诸子书及史籍之文，并言仲尼临河而叹曰：丘之不济，命也夫！是非太行回辕之言也。碑云：鲁国孔氏，官于洛阳，因居庙下，以奉蒸尝。斯言是矣。盖孔氏迁山下，追思圣祖，故立庙存飨耳。其犹刘累迁鲁，立尧祠于山矣，非谓回辕于此也。邘水东南迳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台西南三十里。今是亭在邘城东南七八里，盖京氏之谬耳。或更有之，余所不详。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东迳野王县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绝，而韩之野王降。始皇拔魏东地，置东郡。卫元君自濮阳徙野王，即此县也。汉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为河内郡，王莽之后队。县曰平野矣，魏怀州刺史治。皇都迁洛，省州复郡。水北有华岳庙。庙侧有攒柏数百根，对郭临川，负冈荫渚，青青弥望，奇可玩

也。怀州刺史顿丘李洪之之所经构也。庙有碑焉,是河内郡功曹山阳荀灵龟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东,朱沟枝津入焉。又东与丹水合,水出上党高都县故城东北阜下,俗谓之源源水。《山海经》曰:沁水之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丹水自源东北流,又屈而东注,左会绝水。《地理志》曰:高都县有莞谷,丹水所出,东南入绝水是也。绝水出泫氏县西北杨谷,故《地理志》曰:杨谷,绝水所出。东南流,左会长平水。水出长平县西北小山,东南流迳其县故城,泫氏之长平亭也。《史记》曰: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使廉颇为将,后遣马服君之子赵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万众降起,起坑之于此。《上党记》曰:长平城在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崔嵬桀起,今仍号之曰白起台。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汉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将军卫青为侯国。其水东南流,注绝水。绝水又东南流,迳泫氏县故城北。《竹书纪年》曰:晋烈公元年,赵献子城泫氏。绝水东南与泫水会,水导源县西北泫谷,东流迳一故城南,俗谓之都乡城。又东南迳泫氏县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万普为侯国。而东会绝水,乱流东南入高都县,右入丹水。《上党记》曰:长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长平北山,南流。秦坑赵众,流血丹川,由是俗名为丹水。斯为

不经矣。丹水又东南流，注于丹谷，即刘越石《扶风歌》所谓丹水者也。《晋书·地道记》曰：县有太行关，丹溪为关之东谷，途自此去，不复由关矣。丹水又迳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为河内，北曰上党。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东南历西岩下，岩下有大泉涌发，洪流巨输，渊深不测，蘋藻茭芹，竟川含绿，虽严辰肃月，无变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县故城西，所谓长平白水也。东南流历天井关。《地理志》曰：高都县有天井关。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关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刘歆《遂初赋》曰：驰太行之险峻，入天井之高关。太元十五年，晋征虏将军朱序，破慕容永于太行，遣军至白水，去长子百六十里。白水又东，天井溪水会焉。水出天井关，北流注白水，世谓之北流泉。白水又东南流，入丹水，谓之白水交。丹水又东南出山，迳郯城西，城在山际，俗谓之期城，非也。司马彪《郡国志》曰：山阳有郯城。京相璠曰：河内山阳西北六十里有郯城。《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懿侯若伐我葵，即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转，光沟水出焉。丹水又西，迳苑乡城北，南屈东转，迳其城南，东南流注于沁，谓之丹口。《竹书纪年》曰：晋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绝，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击。即此水也。沁水又东，光沟水注之，水首受丹水，东南流，界沟水出焉。又南入沁水。沁水又东南流，迳成乡城北，又东迳中都亭南，左合界沟水，水上承光沟，东南流，长明沟水出焉。又南迳中

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

又东过州县北，

县，故州也。《春秋左传》：隐公十有一年，周以赐郑公孙段；六国时，韩宣子徙居之②。有白马沟水注之。水首受白马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长明沟。湖水东南流，迳金亭西，分为二水：一水东出为蔡沟，一水南注于沁也。

又东过怀县之北，

《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怀。春秋时，赤翟伐晋，围怀是也。王莽以为河内，故河内郡治也。旧三河之地矣。韦昭曰：河南、河东、河内为三河也。县北有沁阳城，沁水迳其南而东注也。

又东过武德县南，又东南至荥阳县北，东入于河。

沁水于县南，水积为陂，通结数湖，有朱沟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县西北，自枋口东南流，奉沟水右出焉。又东南流，右泄为沙沟水也。其水又东南，于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以周城溉，东迳野王城南，又屈迳其城东，而北注沁水。朱沟自枝渠东南，迳州城南，又东迳怀城南，又东迳殷城北。郭缘生《述征记》曰：河之北岸，河内怀县有殷城。或谓楚、汉之际，殷王卬治之，非也。余按《竹书纪年》云：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即是城也。然则殷之为名久矣，知非从卬始。昔刘曜以郭默为殷州刺史，督缘河诸军事，治此。朱沟水又东南注于湖。湖水右纳沙沟水，水分朱沟南派，东南迳安昌城西。汉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张禹为侯国。今城之东南有古冢，时

人谓之张禹墓。余按《汉书》，禹，河内轵人，徙家莲勺。鸿嘉元年，禹以老乞骸骨，自治冢茔，起祠堂于平陵之肥牛亭，近延陵，奏请之，诏为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于彼。此则非也。沙沟水又东迳隰城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怀县西南。又迳殷城西，东南流入于陂。陂水又值武德县，南至荥阳县北，东南流入于河。先儒亦咸谓是沟为济渠。故班固及阚骃并言济水至武德入河。盖济水枝渎条分，所在布称，亦兼丹水之目矣。

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

《山海经》曰：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侧，颓波漰注，冲激横山。山上合下开，可减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积隍涧，倾澜漭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氛，暧若雾合。又东北，沾水注之。水出壶关县东沾台下，石壁崇高，昂藏隐天，泉流发于西北隅，与金谷水合，金谷即沾台之西溪也。东北会沾水，又东流注淇水，淇水又迳南罗川，又历三罗城北，东北与女台水合。水发西北三女台下，东北流注于淇。淇水又东北历淇阳川，迳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带涧枕淇。淇水又东北，西流水注之。水出东大岭下，西流迳石楼南，在北陵石上，练垂桀立，亭亭极峻。其水西流水也。又东迳冯都垒南，世谓之淇阳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左为菀水，右则淇水。自元甫城东南，迳朝歌县北。《竹书纪年》：晋定公十八年，淇绝于旧卫，即此也。淇水

又东，右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东南流。老人晨将渡水而沈吟难济。纣问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晨寒也。纣乃于此斮胫而视髓也。其水南流东屈，迳朝歌城南。《晋书·地道记》曰：本沬邑也。《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纣都在《禹贡》冀州大陆之野，即此矣。有糟丘酒池之事焉。有新声靡乐，号邑朝歌。晋灼曰：《史记·乐书》，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故墨子闻之，恶而回车，不迳其邑。《论语·比考谶》曰：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独顾，由蹷堕车。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顾视凶地，故以足蹷之，使堕车也。今城内有殷鹿台，纣昔自投于火处也。《竹书纪年》曰：武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南单之台，盖鹿台之异名也。武王以殷之遗民封纣子武庚于兹邑，分其地为三，曰邶、鄘、卫，使管叔、蔡叔、霍叔辅之，为三监。叛，周讨平以封康叔为卫。箕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箕子操》，迳其墟，父母之邦也，不胜悲，作《麦秀歌》。后乃属晋。地居河、淇之间，战国时皆属于赵。男女淫纵，有纣之余风。土险多寇。汉以虞诩为令，朋友以难治致吊。诩曰：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又东与左水合，谓之马沟水。水出朝歌城北，东流，南屈迳其城东。又东流与美沟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岭下，东流迳骆驼谷，于中逶迆九十曲，故俗有美沟之目矣。历十二崿，崿流相承，泉响不断，返水捍注，卷复深隍，隍间积石千

通，水穴万变，观者若思不周赏，情乏图状矣。其水东迳朝歌城北，又东南流，注马沟水，又东南注淇水，为肥泉也。故《卫诗》曰：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毛注》云：同出异归为肥泉。《尔雅》曰：归异出同曰肥。《释名》曰：本同出时，所浸润水少，所归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为舍人曰：水异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异出同归矣。《博物志》谓之澳水。《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刍也；竹，编竹也。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惟王刍编草，不异毛兴。又言，澳，隈也。郑亦不以为津源，而张司空专以为水流入于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诗》所谓泉源之水也。故《卫诗》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卫女思归，指以为喻；淇水左右，盖举水所入为左右也。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东至黎阳入河。《沟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是以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后遂废。魏熙平中复通之。故渠历枋城北，东出，今渎破故堨。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其故渎南迳枋城西。又南，分为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东流，迳枋城南，东与菀口合。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东、菀城西，

屈迳其城南，又东南流历土军东北，得旧石逗。故五水分流，世号五穴口，今惟通并为二水。一水西注淇水，谓之天井沟。一水迳土军东分为蓼沟，东入白祀陂。又南分，东入同山陂，溉田七十余顷。二陂所结，即台阴野矣。菀水东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故苏代曰：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即指是渎也。淇水又东北流，谓之白沟，迳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救晋，次于雍榆者也。淇水又北迳其城东，东北迳同山东，又东北迳帝喾冢西，世谓之顿丘台，非也。《皇览》曰：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者也。又北迳白祀山东，历广阳里，迳颛顼冢西，俗谓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纪》曰：颛顼葬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大冢者是也。淇水又北屈而西转，迳顿丘北。故阚骃云：顿丘在淇水南。《尔雅》曰：山一成谓之顿丘。《释名》谓一顿而成丘，无高下小大之杀也。《诗》所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军诸胡，置土军于丘侧，故其名亦曰土军也。又屈迳顿丘县故城西，《古文尚书》以为观地矣。盖太康弟五君之号曰五观者也。《竹书纪年》：晋定公三十一年，城顿丘。《皇览》曰：顿丘者，城门名顿丘道。世谓之殷，皆非也。盖因丘而为名，故曰顿丘矣。淇水东北迳枉人山东、牵城西。《春秋左传》：定公十四年，公会齐侯、卫侯于牵者也。杜预曰：黎阳东北有

牵城。即此城矣。淇水又东北迳石柱冈，东北注矣。

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

淇水又东北，迳并阳城西，世谓之辟阳城，非也。即《郡国志》所谓内黄县有并阳聚者也。白沟又北，左合荡水。又东北流，迳内黄县故城南。县右对黄泽。《郡国志》曰：县有黄泽者也。《地理风俗记》曰：陈留有外黄，故加内。《史记》曰：赵廉颇伐魏，取黄。即此县。

屈从县东北，与洹水合。

白沟自县北迳戏阳城东，世谓之羛阳聚。《春秋》：昭公十年，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卒戏阳是也。白沟又北，迳高城亭东，洹水从西南来注之。又北迳问亭东，即魏界也。魏县故城，应劭曰：魏武侯之别都也。城内有武侯台，王莽之魏城亭也。左与新河合，洹水枝流也。白沟又东北迳铜马城西，盖光武征铜马所筑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咸得通称也。

又东北过馆陶县北，又东北过清渊县西，

白沟水又东北，迳赵城西，又北，阿难河出焉。盖魏将阿难所导，以利衡渎，遂有阿难之称矣。白沟又东北，迳空陵城西，又北迳乔亭城西，东去馆陶县故城十五里，县即《春秋》所谓冠氏也，魏阳平郡治也。其水又屈迳其县北。又东北，迳平恩县故城东。《地理风俗记》曰：县，故馆陶之别乡也。汉宣帝地节三年置。以封后父许伯为侯国。《地理志》，王莽之延平县矣。其水又东过清渊县故

城西，又历县之西北为清渊，故县有清渊之名矣。世谓之鱼池城，非也。其水又东北迳榆阳城北，汉武帝封太常江德为侯国。文颖曰：邑在魏郡清渊，世谓之清渊城，非也。

又东北过广宗县东，为清河。

清河东北迳广宗县故城南。和帝永元五年，封皇太子万年为王国。田融言，赵立建兴郡于城内，置临清县于水东，自赵石始也。清河之右，有李云墓。云字行祖，甘陵人。好学，善阴阳，举孝廉，迁白马令。中常侍单超等立掖庭民女亳氏为后，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云上书，移副三府曰：孔子云，帝者，谛也。今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帝怒，下狱杀之。后冀州刺史贾琮使行部，过祠云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尚存，俗犹谓之李氏石柱。清河又东北，迳界城亭东。水上有大梁，谓之界城桥。《英雄记》曰：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袁本初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绍将麹义破瓒于界城桥，斩瓒。冀州刺史严纲，又破瓒殿兵于桥上，即此梁也。世谓之鬲城桥，盖传乎失实矣。清河又东北迳信乡西。《地理风俗记》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故县也。清河又北，迳信成县故城西。应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故县也。赵置水东县于此城，故亦曰水东城。清河又东北，迳清阳县故城西，汉高祖置清河郡，治此。景帝中三年，封皇子乘为王国，王莽之平河也。汉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作公

廨，未就而亡。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五官黄秉、功曹刘适言四百万钱。于是冀乃鬼见，白日道从入府，与高及秉等对共计校，定为适、秉所割匿。冀乃书表自理。其略言：高贵不尚节，亩垄之夫，而箕踞遗类，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显，偷窃很鄙，有辱天官。《易》讥负乘，诚高之谓。臣不胜鬼言，谨因千里驿闻，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车马皆灭，不复见。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状闻，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为差代，以弭幽中之讼。汉桓帝建和三年，改清河为甘陵王国，以王妖言徙，其年立甘陵郡，治此焉。

又东北过东武城县西，

清河又东北，迳陵乡西。应劭曰：东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乡，故县也。后汉封太仆梁松为侯国，故世谓之梁侯城，遂立侯城县治也。清河又东北，迳东武城县故城西。《史记》，赵公子胜，号平原君，以解邯郸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加东矣。清河又东北迳复阳县故城西。汉高祖七年，封右司马陈胥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乐岁。《地理风俗记》曰：东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复阳亭，故县也。世名曰槛城，非也。清河又东北流，迳枣强县故城西，《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云：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广川惠王子晏为侯国也。应劭《地理风俗记》曰：东武城县西北五十里，有枣强城，故县也。

又北过广川县东，

清河北迳广川县故城南。阚骃曰：县中有长河为流，故

曰广川也。水侧有羌垒，姚氏之故居也。今广川县治。清河又东北迳历县故城南。《地理志》，信都之属县也，王莽更名曰历宁也。应劭曰：广川县西北三十里，有历城亭，故县也。今亭在县东如北，水济尚谓之为历口渡也。

又东过脩县南，又东北过东光县西，

清河又东北，左与张甲屯绛故渎合，阻深堤高鄣，无复有水矣。又迳脩县故城南，屈迳其城东。脩音条，王莽更名之曰脩治，《郡国志》曰：故属信都。清河又东北，左与横漳枝津故渎合。又东北迳脩国故城东，汉文帝封周亚夫为侯国，故世谓之北脩城也。清河又东北，迳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脩县治。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清河又东，至东光县西，南迳胡苏亭。《地理志》，东光有胡苏亭者也。世谓之羌城，非也。又东北，右会大河故渎，又迳东光县故城西，后汉封耿纯为侯国。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人入渤海，公孙瓒破之于东光界，追奔是水，斩首三万，流血丹水，即是水也。

又东北过南皮县西，

清河又东北，无棣沟出焉。东迳南皮县故城南，又东迳乐亭北，《地理志》之临乐县故城也，王莽更名乐亭。《晋书・地道志》、《太康地记》：乐陵国有新乐县。即此城矣。又东迳新乡城北。即《地理志》高乐故城也，王莽更之曰为乡矣。无棣沟又东分为二渎。无棣沟又东迳乐陵郡北。又东屈而北出，又东转，迳苑乡县故城南；又东南，迳高成县故城南，与枝渎合。枝渎上承无棣沟，南迳

乐陵郡西，又东南迳千童县故城东。《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钟。汉武帝元朔四年，封河间献王子刘阴为侯国。应劭曰：汉灵帝改曰饶安也。沧州治。枝渎又南东屈，东北注无棣沟。无棣沟又东北迳一故城北，世谓之功城也。又东北，迳盐山东北入海。《春秋》：僖公四年，齐、楚之盟于召陵也。管仲曰：昔召康公赐命先君太公履，北至于无棣，盖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旧说无棣在辽西孤竹县。二说参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责楚，无棣在此，方之为近。既世传已久，且以闻见书之。清河又东北，迳南皮县故城西。《十三州志》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史记·惠景侯者年表》云：汉景帝后七年[3]，封孝文后兄子彭祖为侯国。建安中，魏武擒袁谭于此城也。清河又北，迳北皮城东，左会滹沱别河故渎，谓之合口，城谓之合城也。《地理风俗记》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即是城矣。

又东北过浮阳县西，

清河东北流，浮水故渎出焉。按《史记》，赵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阳之称者，盖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渎，河之旧道，浮水故迹，又自斯别，是县有浮阳之名也。首受清河于县界，东北迳高成县之苑乡城北，又东迳章武县之故城北。汉景帝后七年，封孝文后弟窦广国为侯国。王莽更名桓章。晋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渎，又东迳箧山北。《魏土地记》

曰：高成东北五十里有篋山，长七里。浮渎又东北，迳柳县故城南。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子刘阳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高成县东北五十里有柳亭，故县也。世谓之辟亭，非也。浮渎又东北，迳汉武帝望海台，又东注于海。应劭曰：浮阳县，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来日再。今沟无复有水也。清河又北，分为二渎，枝分东出，又谓之浮渎。清河又北，迳浮阳县故城西，王莽之浮城也。建武十五年，更封骁骑将军平乡侯刘歆为侯国。浮阳郡治。又东北，滹沱别渎注焉，谓之合口也。

又东北过涉邑北，

涉水出焉。

又东北过乡邑南，

清河又东，分为二水，枝津右出焉。东迳汉武帝故台北。《魏土地记》曰：章武县东百里有武帝台。南北有二台，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又东注于海。清河又东北，迳纻姑邑南，俗谓之新城，非也。

又东北过穷河邑南，

清河又东北，迳穷河邑南，俗谓之三女城，非也。东北至泉州县，北入滹沱。《水经》曰：笥沟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自下为派河尾也。又东，泉州渠出焉。

又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

清河又东，迳漂榆邑故城南，俗谓之角飞城。《赵记》云：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即城异名矣。《魏土地记》曰：

高城县东北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

荡水出河内荡阴县西山东，

荡水出县西石尚山，泉流迳其县故城南，县因水以取名也。晋伐成都王颖，败帝于是水之南。卢綝《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颖，战败，时举辇司马八人，辇犹在肩上，军人竞就杀举辇者，乘舆顿地，帝伤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绍扶帝，士将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众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斩之，血汙帝袂。将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此则嵇延祖殒命之所。

又东北至内黄县，入于黄泽。

羑水出荡阴西北韩大牛泉。《地理志》曰：县之西山，羑水所出也。羑水又东，迳韩附壁北，又东流迳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记音义》曰：牖里在荡阴县。《广雅》，牖，狱犴也。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昔殷纣纳崇侯虎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宜生、南宫括见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终之义焉。羑城北，水积成渊，方十余步，深一丈余，东至内黄，与防水会。水出西山马头涧，东迳防城北，卢谌《征艰赋》所谓越防者也。其水东南流，注于羑水，又东历黄泽入荡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内黄入荡者也。荡水又东，与长沙沟水合。其水导源黑山北谷，东流迳晋鄙故垒北，谓之晋鄙城，名之为魏将城。昔魏公子无忌矫夺晋鄙军于是处。故班叔皮《游

居赋》曰：过荡阴而吊晋鄙，责公子之不臣者也。其水又东，谓之宜师沟。又东，迳荡阴县南；又东，迳枉人山；东北至内黄县，右入荡水，亦谓之黄雀沟。是水，秋夏则泛，春冬则耗。荡水又迳内黄城南，陈留有外黄，故称内也。东注白沟。

洹水出上党泫氏县，

水出洹山，山在长子县也。

东过隆虑县北，

县北有隆虑山，昔帛仲理之所游神也。县因山以取名。汉高帝六年，封周灶为侯国。应劭曰：殇帝曰隆，故改从林也。县有黄华水，出于神囷之山黄华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门带，带即山之第三级也，去地七里。悬水东南注壑，直泻岩下，状若鸡翘，故谓之鸡翘洪，盖亦天台、赤城之流也。其水东流至谷口，潜入地下，东北十里复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黄华水重源再发也。东流，苇泉水注之，水出林虑山北泽中。东南流，与双泉合，水出鲁般门东，下流入苇泉水。苇泉水又东南流，注黄华水，谓之陵阳水。又东，入于洹水也。

又东北出山，过邺县南，

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竹书纪年》曰：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昔者项羽与章邯盟于此地矣。洹水又东，枝津出焉。东北流，迳邺城南，谓之新河。又东，分为二水，一水北迳东明观下。昔慕容儁梦石虎齧其臂，寤而恶之，购求其尸，而莫之知。后宫嬖妾言，虎葬东明观

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儁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阳约数其罪而鞭之。此盖虎始葬处也。又北迳建春门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旧桥首夹建两石柱，螭矩趺勒甚佳。乘舆南幸，以其作制华妙，致之平城 。东侧西阙，北对射堂。绿水平潭，碧林侧浦，可游憩矣。其水西迳魏武玄武故苑。苑旧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鱼梁钓台，竹木灌丛，今池林绝灭，略无遗迹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南水东北迳女亭城北，又东北迳高陵城南，东合垌沟，又东迳鸬鹚陂，北与台陂水合。陂东西三十里，南北注白沟河[④]。沟上承洹水[⑤]，北绝新河，北迳高陵城东，又北迳斥丘县故城西。县南角有斥丘，盖因丘以氏县。故乾侯矣。《春秋经》书，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也。汉高帝六年，封唐厉为侯国，王莽之利丘矣。又屈迳其城北，东北流注于白沟。洹水自邺，东迳安阳县故城北。徐广《晋纪》曰：石遵自李城北入，斩张豺于安阳，是也。《魏土地记》曰：邺城南四十里，有安阳城，城北有洹水东流者也。洹水又东至长乐县，左则枝沟出焉。洹水又东，迳长乐县故城南。按《晋书·地理志》曰：魏郡有长乐县也。

又东过内黄县北，东入于白沟。

洹水迳内黄县北，东流注于白沟，世谓之洹口也。许慎《说文》、吕忱《字林》并云：洹水出晋、鲁之间。昔声伯梦涉洹水，或与己琼瑰而食之，泣而又为琼瑰，盈其怀矣。

从而歌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后言之，之暮而卒。即是水也。

【注释】

①“间二”，朱谋玮以为当作“间关”。

②这几句有脱误。据《左传》隐公十一年，周桓王把州赐给郑，后为晋所有。至昭公三年夏，晋把州赐给公孙段。戴震指出：公孙段三字上有脱文，当云昭公三年，晋以州田赐郑公孙段；‘六国时’当改为‘其后’方合。译文按戴氏。

③景帝后元仅三年。《疏》作“汉文帝后七年”。以下《经》“过浮阳县西”一段注文同此。

④“南北”下有脱文，译文删去。

⑤熊氏以为“沟”系“坰沟”之误。

【译文】

清水发源于河内郡脩武县的北黑山，

黑山在脩武县北方白鹿山的东头，是清水的发源地。清水上流承接陂塘散流的水，汇集成为河流南流，转向西南；水流成为瀑布，乘岩而下，从二十余丈的高处直泻入深壑中，轰雷般的响声震动了整个山谷。两边的石壁层层叠叠极其幽深，连野兽的足迹也到不了那里，深涧中水流冲激飞溅，升腾起一层雾气，俯视深不见底。这一带远近各处的峰岭上，居住着不少修道幽居的人，岩谷间也散布着些寺院佛塔。清高绝俗的情怀，与神灵之心一样幽远，仁人志士们的至性，得山水之美而愈益深厚，这真是极其佳胜的地方。山水穿过幽涧飞流，澄澈见底，因而称为清水。溪叫瑶溪，又叫瑶涧。清水又南流，与小瑶水汇合。小瑶水发源于西北近处深山里的溪涧。往东南流，注入清水。清水又往东南流，有吴泽陂水注入。陂水上流在脩武县老城西北承接吴陂。脩武县就是旧时的宁，又叫南阳。马季长说：晋国地域从朝歌以北

到中山是东阳，朝歌到轵是南阳。所以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河内是殷国，周人称为南阳。又说：晋国开始开发南阳。指的就是现在的南阳城。秦始皇改名为脩武。徐广、王隐也都说是秦始皇改的。薛瓒注《汉书》说：按韩非的书，秦昭王越过赵国的长平，从西面进攻脩武，当时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脩武这地名早就有了。我按《韩诗外传》说：武王讨伐纣王，在宁练兵，把宁改名为脩武。魏献子在大陆打猎回来，死于宁。汉高帝八年（前199），把这里封给都尉魏遬，立为侯国，也叫大脩武。因为有个小脩武，所以这里叫大脩武。小脩武在东，汉高祖与滕公从玉门津渡水，夜宿小脩武，就是这地方。大陆就是吴泽。《魏土地记》说：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吴泽水。陂塘南北约二十里，东西三十里，西边有长明沟流入。此水有两个源头，北边一条上游承接河内野王县东北的界沟，分出支流就是长明沟，往东流经雍城南面，有寒泉水注入。寒泉水发源于雍城西北面，泉水往南流经雍城西面。《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周王打算调狄人去攻郑国。富辰劝阻道：雍是文王子孙的封国。京相璠说：现在河内山阳西面有旧雍城。又往东南注入长明沟，沟水又往东流经射犬城北面。汉朝大司马张扬被将军杨丑所害，眭固杀了驻在这里的杨丑，心想北进与袁绍会合。《典略》说：眭固字白菟。有人提醒眭固说：将军字菟，而这座城名叫犬，兔子见了狗势必惊吓，你还是赶快离开为好。但眭固不听。汉建安四年（199），魏太祖就在这里杀了他，派魏种去当河内太守，驻守在这里。兖州反叛时，太祖说：只有魏种不会背弃我。但他却逃走了，太祖生气地说：魏种不往南逃到南越，往北逃向胡人，我不会饶了你的！平定射犬后，就把他抓住了，曹操说：我只是看中他的才能，才免了他的罪加以使用的。长明沟水东流注入石涧，东流，有蔡沟水注入。蔡沟水上流承接州县北面的白马沟，向东分支流出，称为蔡沟，往东与长明沟水汇合，又往东流经脩武县吴亭北面，往东注入吴陂。稍北有苟泉水

注入。苟泉水出自山阳县脩武城西南，同一个源头分成两条水；南边是苟泉，北边是吴渎，两条水都往东流入陂塘中。山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陆真阜，南面有皇母、马鸣两条水泉，往东南合流注入吴陂。靠近陆真阜的东北面，有覆釜堆，覆釜堆南有三支泉水，相距各有四五里，参差地汇合，往南注入陂泉。陂泉在浊鹿城西边，建安二十五年(220)，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浊鹿城就是他所居的地方。陂水北面，靠近沼泽，旁边有隤城。《春秋》隐公十一年(前712)，周王把司寇苏忿生的田地——攒茅、隤等十二个城邑给与郑人。京相璠说：河内脩武县北面有老隤城，很坚固。现在俗称皮垣，很坚固，四百步见方，高八丈。靠近陂塘北岸，隔水十五里，就是民间所说的兰丘，方圆二百步。往西十里又有一座小丘，靠近山边，人们称为敕丘，方圆五百步，形状相似，想来可能就是古时的攒茅。杜预说：两座城都在脩武县北边，不知是否如此。又东流，有长泉水注入。长泉源出白鹿山东南，潜流地下十三里，又在邓城西北重新流出地面，世人也叫重泉水。又流经七贤祠东面，祠庙左右两边遍植翠竹，无论冬夏都是秀色葱茏。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瑯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都一同住在山阳，常结伴同游，逍遥自得，当时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这就是向子期所谓的山阳旧居。后人在那地方立庙，庙南有一条泉水，往东南流，注入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说，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因为当时还留有竹林才知道的。他指的就是这地方。水又往南流经邓城东边，名为邓渎，又称白屋水。从前司马懿攻打公孙渊，归来时到达白屋，就指这地方。水又往东南流经隤城北面，又往东南流过沼泽，注入陂塘中。陂水东流，称为八光沟；东流注入清水，又叫长清河。东周的永丰坞有丁公泉，从焦泉右边流出。稍东又有焦泉，此泉是从天门左边、天井固右边流出的，天门山的岩石天然形成空缺，形状像是门户，

宽三丈，高八丈，深约一丈余，此外没有别的出口，因此世人称为天门。往东五百余步，内有石洞，洞口朝西，只容得下一个人，从东南方进入，可直达天井；从这里一直往上爬了大约十二丈，手扳脚踏，直爬到上面，却是一片坦平的山顶，东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险峻陡峭极了，根本没有可攀登的地方。顶上有持戒僧人训修行的地方，寺内有僧徒十余人，衣食等生活必需品都要从下面的平原搬运上来，很难供应周全，所以只有修炼意志十分坚定的人才会来这里居住。寺院旁边杂树疏疏落落，有一洼石井泉，约莫丈余见方，一泓清泉平静不波，住在山上的人都靠这泉水饮用。北边有两个石室，从前是隐居的人静心修炼的地方，现在已经无人居住了。泉水从北阜涌出，南流成为溪涧，人们称为焦泉。稍东有鱼鲍泉，稍东有张波泉，稍东有三渊泉，这四条泉水正像梗河三星结合在一起，并与女宿遥相联系一样，在重门城西面汇合成为一条，往南流注。重门城是从前齐王芳被司马师废黜后，在这里居住之处。《魏志》说的遣送齐王到河内重门，就是这地方。城在共县老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阳陂，稍东又有卓水陂，稍东又有百门陂。百门陂方圆五百步，在共县老城西面。汉高帝八年(前 199)，封卢罢师为共侯，就是共和的故都。共伯还政于宣王，在共山上逍遥自在地过着隐居生活。山在都城北面，就是所谓共北山，仙人孙登就住在那里。袁彦伯《竹林七贤传》载，嵇叔夜曾在山林泽地采药，在山上遇到他，冬天散着头发来遮蔽自己的身体，夏天编草做衣裳，他用独弦琴弹奏，却能奏出和谐的五音。山上有三条水南流汇合成一条，称为清川。又往南流经凡城东。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说：共县有凡亭，是周时凡伯的封国。《春秋》：隐公七年(前 716)，《经》文记载，周王派遣凡伯前来访问。杜预说：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现在却在西南面。水又往西南流，与前面那四条水汇为一条，又叫陶水，南流注入清水。清水又东流，绕过新丰坞，然后又往东奔去。

往东北流过获嘉县北边，

《汉书》说越国丞相吕嘉谋反，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巡察汲县中乡，获得吕嘉的头颅，因此叫获嘉县。后汉时把这里封给侍中冯石，立为侯国。获嘉县老城西有汉时桂阳太守赵越墓，坟墓北面有石碑。赵越字彦善，本县人，历任桂阳郡太守，五官将，尚书仆射，因为父母丧亡，守孝三年期满后，任命为河南尹，建宁年间亡故。石碑东面又有一块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石羊、石虎，都破碎毁坏了，无可记述。清水又往东绕过新乐城，城在获嘉县老城东北，就是汲县的新中乡。

又往东流过汲县北边，

汲县是旧时汲郡的治所，晋太康年间(280～289)设置。城西北有石夹水，水深流急，人们也称为磻溪，说太公曾在这里垂钓过。城中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文上说：太公望是河内汲县人。县人前会稽太守杜宣告诉县令崔瑗说：太公本来生于汲，故居现在还保留着。您和高氏、国氏都是太公的后代，经传中都有记载，现在您来到这里，应当摆正太公位置，以宏扬尊祖的传统。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邠勤等都说：确实理当如此。就立坛建祠，安置神位。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旁高耸的丛林，秀丽的树木，郁郁葱葱非常茂盛，据当地相传，这里就是太公的故居。晋太康年间，范阳卢无忌在汲县当县令，曾在那里立碑。太公为避纣王乱国，隐于市上从事屠宰，躲到水边去钓鱼，何必非要渭水之滨，然后又是磻溪呢？只要能舒畅高远的情怀，一弯曲水也就够了。磻溪是指这里，那是无可置疑的了。清水又往东从一座老石桥下流过。石桥原来横跨于水面上，后来桥石崩塌，只留下一个遗址了。清水又东流，与仓水汇合。仓水发源于西北的方山，山的西边有仓谷，山谷里有仓玉、珉石，因而得名。水往东南流，潜入地下，又往东南重新冒出，俗称雹水，往东南流过坶野。从朝歌以南，南到清水，地势平坦，包括

大片的水田和沼泽，全都是坶野地区。《郡国志》说：朝歌以南有牧野。《竹书纪年》说：周武王率领西方夷族诸侯讨伐殷纣，在坶野打败了他。《诗经》里说：坶野宽广坦荡，檀木车呀多堂皇！那里有殷朝大夫比干墓，坟前刻石用隶书题着：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载就只有这么几个字，也不知是谁立的，现在碑也断了。太和年间(477～499)，高祖孝文皇帝到南方巡察，亲临比干墓，举行祭扫，并刻石立碑，放置在墓道上。雹水又往东南注入清水。清水又往东南流经合城南面，这就是旧时的三会亭，因为淇水、清水在这里与河水汇合，所以得名。清水又转弯往南流过凤皇台东北，往南流去。

又往东流注入河水。

清水入河处叫清口，也就是淇河口，这是因为两水互相通称的缘故。《地理志》说：清河水发源于内黄县南边，清河并没有水流到内黄来，流过来的实际上只有这条淇水。因为河水改道南流，清水的河道也移徙了，汇流的水路断了，但地名却留了下来，所以东川有清河的名称，相承不绝。曹操开凿白沟，阻挡水道使向北流。方才恢复了旧水道。

沁水发源于上党涅县谒戾山，

沁水就是涅水。也有人说是发源于谷远县羊头山世靡谷，有三个源头一同泻入深涧中。又南流，汇合了三条水，这些泉水淙淙地从左右近旁的山溪中流出，参差错落地从两边注入沁水。

往南流过谷远县东边，又往南流过陭氏县东边，

谷远县就是王莽的谷近。沁水又往南流经陭氏县老城东边。刘聪任命詹事鲁繇为冀州太守，治所就在这里。沁水又往南流过陭氏关，又往南与骉骉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东北的巨骏山，从高处滚滚地奔泻而下，冲着岩石发出轰响，人们就是以水声取名的。水往西南流，注入沁水。沁水又南流，与秦川水汇合，秦川水发源于巨骏山东麓，带引了许多山溪，积聚成一条川流。又往西

南流经端氏县旧城东边。从前韩、赵、魏分割了晋国，把晋国的国君贬迁到端氏县就是此县。水往南流，注入沁水。

又往南流过阳阿县东边，

沁水往南流经阳阿县老城西边。《魏土地记》说：建兴郡的治所在阳阿县。郡治西边四十里有沁水往南流。沁水又南流，与濩泽水汇合。濩泽水发源于濩泽城西的白涧岭下，往东流经濩泽。《墨子》说：舜在濩泽捕鱼。应劭说：濩泽在县城西北。又东流经濩泽县老城南面，县名就是因濩泽而来的。《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九年（前351），晋夺取玄武和濩泽。水傍城边往东奔流，又东流与清渊水汇合。清渊水发源于县北，往东南流经濩泽城东面，又往南流入泽水。濩泽水又东流，在阳泉口接纳了阳泉水。阳泉水出自鹿台山。山上有一泓泉水，渊深而不流动。水往东流经阳陵城南，也就是阳阿县的老城。汉高帝七年（前200），把这地方封给卞䜣，立为侯国。水流过嶕峣山东边，在山下与黑岭水汇合。黑岭水发源于西北的黑岭脚下，就是开隥。水往东南流经北乡亭下，又往东南流经阳陵城东面，往南注入阳泉水。阳泉水又南流，注入濩泽水。泽水又经东南流，有上涧水注入。上涧水发源于西北的辅山，东经铜于崖南边，流过析城山北边。析城山在濩泽南边，《禹贡》所谓砥柱、析城，直到王屋，就是指这座山。山极高峻，上面平坦，山下有两道泉水，东边那条浑浊，西边那条澄清，两岸草木不长，只在数十步外面才有许多细竹。水从山北往东注入濩泽水，濩泽水又往东南注入沁水。沁水又往东南流，阳阿水从东边注入。阳阿水发源于北方的阳阿川，往南流经建兴郡西边，又往东南流经午壁亭东面，然后往南流入山中。滚滚的水波冲着山石，沿着高达八丈的深涧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掀起卷着漩涡的怒涛，往西南流奔，注入沁水。沁水又往南流了五十余里，沿着水流上下一带，只有一条小径相通；山间水滨，蓊蓊郁郁的全是一行小竹细笋，长得非常茂密，绿荫沉沉，景色清奇。

又往南流出山间，流过沁水县北边，

沁水往南流经石门，人们也叫沁口，《魏土地记》说：河内郡野王县以西七十里有沁水，左边流经沁水城西面，傍着城边往东南流。这道石门是晋朝安平献王司马孚在魏当野王县的典农中郎将时主持修建的。他呈递给朝廷的奏表中说：我秉承诏谕来兴修河内的水利。我一到了这里，就去沁水视察了一番。沁水源出铜鞮山，萦回曲折，水道长达九百里。太行、王屋二山岩峰层沓，极其高峻，从太行以西，王屋以东，每逢久雨季节，条条山谷就都山水横流，小石块纷纷被卷走，木制的水门年久朽坏，稻田泛滥淹水，一年的辛劳就得不到收成。我立即去巡察，发现离堰五里外，可以取得好几万块方石。我以为用方石砌成水门，如逢天时晴旱，可以增堰引水灌溉；如逢天时久雨，陂塘湖泽都已水满，就关闸断水。那时切断上源的空渠，单凭排涝也足以成河了。这样云雨都可以由人力加以控制，实在是治国大计，一劳永逸，圣明君主应会赞许的。请陛下把我的奏表特别颁发下去，下令大司农府派给人工，不要拖延，以助成目前这件要事。朝廷下诏批准，于是在两岸砌筑成石门，以代替过去的木门枋，因有木枋，所以石门以前又有枋口之称。水门建成后灌溉田亩多少，在漫长的年月中历次重修的曲折经过，石门旁的碑刻上都有记载。水西有孔山，山上有石洞，洞口大开，洞内岩石上，有车辙印迹和牛的蹄痕。《耆旧传》说：这些都是天然形成，不是人工凿出的。水往南流，分成两条，一条往南分出，就是朱沟水。沁水又流经沁水县老城北面，该县就是以水来命名的。沁水就是《春秋》的少水。京相璠说：这里是晋国地方。又说：少水就是今天的沁水。沁水又东流，经沁水亭北，世人称之为小沁城。沁水又东流，在右边汇合了小沁水。小沁水发源于北山台渟渊，南流就是台渟水，往东南注入沁水。沁水又东流，倍涧水注入。倍涧水发源于北方的五行之山，南流注入沁水。

又往东流过野王县北边，

沁水又东流，邘水注入。邘水发源于太行的阜山——太行山是五行山的异名。《淮南子》说：武王想在五行之山建造宫室，周公说：五行形势险要而闭塞，如果我们修德可以保住它，那末天下来纳贡的道路却很曲折难行；如果我们有暴虐悖乱的行为，那末天下人要来讨伐我们又很困难了。有识之士认为周公很能保持成业。高诱说：五行之山就是今天的太行山，在河内野王县西北的下党关。有诗说：在野王路上走得困倦不堪，到上党关喜逢知友畅叙衷肠。说的就是这座山。沁水往南流经邘城西面，就是旧时的邘国。城南有邘台，《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周王打算讨伐郑国，富辰劝阻道：邘是武王的后代子孙。京相璠说：现在野王县西北三十里，有旧邘城，就是邘台。现在老城坐落在太行南路上，道路就通过城中。汉武帝把这里封给李寿，立为侯国。邘水又往东南流经孔子庙东面。庙内庭院里有碑。魏太和元年（477），孔灵度等鉴于旧殿宇破败零落，向上级申请修复。野王县县令范众爱、河内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向朝廷上表申请重修，在庙中立碑记载此事。治中刘明，别驾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灵龟，以为孔子是大圣人，碑颂之类形式是不相称的，应该立个碑记才对。说：仲尼因大道得不到推行而伤感，想北上去投赵鞅，可是却听到他杀了鸣铎，就掉过车头往回走。到后来，晋人追思他，就在太行岭南为他立庙，这大概就是从前孔子往回走的地方。我按诸子书及史籍中都说仲尼临河叹息，说：我不能过河，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的吧！并没有说在太行山掉转车头。碑文说：鲁国孔氏，在洛阳做官，居住在庙下，主持祭祀。这样说才对了。因孔氏迁居到山下，追思起先世的圣人，所以立庙维持祭祀。这也正像刘累迁移鲁地，就在山上建立尧祠一样，并不是说孔子在这里掉转车头。邘水往东南流经邘亭西边。京相璠说：又有亭在台的西南三十里，但现在此亭在邘城东南七八里，那是京相璠说

得不对；或者还有别的亭，那就不清楚了。水又南流，注入沁水。沁水往东流经野王县老城北面。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打太行，切断了道路，于是韩国的野王投降了。秦始皇攻占魏国东部土地，设置了东郡。卫元君从濮阳迁移到野王，指的就是此县。汉高帝元年(前206)，这里是殷国，二年是河内郡，王莽则称郡为后队，县叫平野，是魏怀州刺史的治所。皇都迁到洛阳后，又撤去了州，恢复河内郡。沁水北岸有华岳庙，庙旁柏树成丛，有数百株，面城临水，背依山冈，水岸上满眼一片青葱，是很可玩赏的美景。华岳庙是怀州刺史顿丘李洪之主持修建的。庙前有碑，是和平四年(463)河内郡功曹山阳荀灵龟所造，天安元年(466)所立。沁水又东流，朱沟支流注入；又东流与丹水汇合。丹水发源于上党高都县老城东北的山冈下，俗称源源水。《山海经》说：沁水东边有一片树林，名叫丹林，丹水发源在这里。说的就是这条水。丹水从源头往东北流，又转弯东流，左边与绝水汇合。《地理志》说：高都县有莞谷，是丹水的发源地，往东南流入绝水。绝水发源于泫氏县西北的杨谷，所以《地理志》说：杨谷，绝水发源在那里，往东南流，左边汇合了长平水。长平水发源于长平县西北的小山，往东南流经老县城，就是泫氏的长平亭。《史记》说：秦国派左庶长王龁去攻打韩国，夺取了上党，上党的百姓逃到赵国去。赵国驻军于长平，任廉颇为大将，后来又派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去替换他。秦国暗里派了武安君白起去进攻赵括，赵括的四十万军队都降了白起，白起就在这里把他们统统活埋了。《上党记》说：长平城在郡的南边，秦的营地在西边，两国军队都一起喝这条溪涧里的水，相距不过五里。秦军活埋了赵国兵众以后，又把他们的头颅收集起来在营地中筑起高台，高台利用山势而建，高高拔地而起，现在还叫它白起台。城的左右两边，沿着山边，横过低地，南北五十来里，东西二十余里的一带地方，全是秦赵的旧营垒，壁垒的遗址还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里封

给将军卫青，立为侯国。水往东南流，注入绝水。绝水又往东南流经泫氏县老城北面。《竹书纪年》说：晋烈公元年(前415)，赵献子在泫氏筑城。绝水往东南流，与泫水汇合。泫水发源于泫氏县西北的泫谷，往东流经一座老城南面，俗称都乡城。又往东南流经泫氏县老城南面。世祖建武六年(30)，把这里封给万普，立为侯国。泫水又东流汇合于绝水，往东南乱流进入高都县，在右边注入丹水。《上党记》说：长平城在郡治南边山中。丹水发源于长平的北山，往南流。秦军活埋了赵国兵士，流的血把水都染红了，因而俗名为丹水，这真是胡说八道。丹水又往东南流注入丹谷，这就是刘越石《扶风歌》中所说的丹水。《晋书·地道记》说：县里有太行关，丹溪就是太行关的东谷，道路由这里通出去，就不再从关那边走了。丹水又流经两个石人北边，石人各在一山，前后相望，南面是河内，北面是上党。二郡就以两山为分界。丹水又往东南流过西岩下面，岩下有一股强劲的泉流，大如巨轮，汹涌而出，深不可测，整条河中，萍藻茭芹之类水草绿油油的一片，即虽是严寒的冬天，也还是生意欣欣，毫无改变。丹水又南流，白水注入。白水发源于高都县老城西面，就是所谓长平白水，经东南流过天井关。《地理志》说：高都县有天井关，蔡邕说：太行山上有个天井，关口就在天井北面，于是就以天井为名了。所以刘歆《遂初赋》说：奔驰在险峻的太行山，进入那高高的天井关。太元十五年(390)，晋朝征虏将军朱序在太行山大败慕容永，派兵到白水，离长子一百六十里。白水又东流与天井溪水相汇合。溪水发源于天井关，北流注入白水，人们称为北流泉。白水又往东南流，注入丹水，汇流处称为白水交。丹水又往东南流出山间，流过郏城西面。郏城在山边，俗称期城，其实不对。司马彪《郡国志》说：山阳有郏城。京相璠说：河内山阳西北六十里有郏城。《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前369)，赵成侯偃、韩懿侯若，进攻我国的葵，说的就是此城。丹水又向南弯，向西转，分出一条光

沟水。丹水又往西流经苑乡城北面，向南弯又转回东边，流经城南，往东南注入沁水，汇流处称为丹口。《竹书纪年》说：晋出公五年(前470)，丹水断流三日，幽公九年(前425)，丹水涌出，互相冲激，说的就是这条水。沁水又东流，光沟水注入。光沟水上口承接丹水，往东南流，界沟水分支流出；又南流汇入沁水。沁水又往东南流经成乡城北面，又往东流往中都亭南面，在左边汇合了界沟水。界沟水上口承接光沟，往东南流，长明沟水分支流出，又往南流经中都亭西面，然后南流注入沁水。

又往东流过州县北边，

州县就是旧时的州。《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前712)，周王把州赐给郑国……昭公三年，晋以州田赐公孙段。后来韩宣子迁居到这里。有白马沟水注入。白马沟上口承接白马湖，白马湖又名朱管陂，陂湖上口承接长明沟，湖水往东南流经金亭西边，分成二条：一条往东分出，叫蔡沟；一条往南注入沁水。

又往东流过怀县北边，

《韩诗外传》说：武王讨伐纣王，到了邢丘，把邢丘改名为怀。春秋时，赤翟攻晋包围了怀。王莽改为河内，是旧河内郡的治所。从前属三河地方。韦昭说：河南、河东、河内合称三河。县北有沁阳城，沁水流经城南往东流去。

又往东流过武德县南边，又往东南流到荥阳县北边，东流注入河水。

沁水在县南积聚成为陂塘，把好几个湖泊都连结在一起，有朱沟水注入。朱沟水上流在沁水县西北承接沁水，从枋口往东南流，从右岸分支流出的是奉沟水；又往东南流，从右岸分支流出的是沙沟水。水又往东南流，在野王城西面，有支渠从左岸分出，以灌溉城边一带土地。支渠东流经野王城南面，又转弯流经城东，然后北流注入沁水。朱沟水从支渠往东南流经州城南面，又往东流经怀城南面，又往东流经殷城北面。郭缘生《述征记》说：

河水北岸，河内怀县有殷城。有人说楚汉对峙的时候，殷王司马卬的治所就设在这里，其实不是。我按《竹书纪年》说：秦军攻打郑国，驻扎于怀，在殷筑城，指的就是此城。那末殷这地名由来已久，可知不是司马卬开始的。从前刘曜指派郭默为殷州刺史，负责督察沿河各部队的事务，治所就设在这里。朱沟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湖中。湖水在西边接纳了沙沟水。沙沟水分出朱沟南支，往东南流经安昌城西边。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把安昌封给丞相张禹，立为侯国。现在城的东南有一座古墓，人们称为张禹墓。我按《汉书》，张禹是河内轵县人，一家人迁移到莲勺。鸿嘉元年(前20)，张禹年老，申请退休回家养老。他亲自营建坟墓，在平陵的肥牛亭修建祠堂，那地方与延陵相邻近。他向朝廷提出申请，皇帝下诏为他把亭移走。哀帝建平二年(前5)，张禹亡故，于是就葬在那里。那末这里就不是他的坟墓了。沙沟水又往东流经隰城北面。《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在温逮捕了大叔，就在隰城杀了他。京相璠说：隰城在怀县西南。沙沟水又流经殷城西面，往东南流入陂塘，陂水又一直流过武德县，往南流到荥阳县北边，往东南流，注入河水。从前学者也都说这条沟就是济渠，所以班固和阚骃也都说济水到武德注入河水。因为济水分出一条条的支流所到之处各有名称，也就兼有丹水的名目了。

淇水发源于河内隆虑县西边的大号山，

《山海经》说：淇水发源于沮洳山。水从山边流出，轰隆隆地奔泻直下，冲激着横山。这座山峰顶合拢，山下却分开，大约不到六七十步，深涧里错杂地堆满巨石，洪涛骇浪，猛冲过来，犹如雷电似的迅猛，激得水花飞迸，飘散成一片濛濛的水雾。又往东北流，沾水注入。沾水发源于壶关县东边的沾台下，高耸的石壁，遮蔽了天空，泉流就发源于西北角，汇合了金谷水——就是沾台的西溪，往东北流，汇合于沾水，又东流注入淇水。淇水又流经南罗川，又流过三罗城北面，往东北与女台水汇合。女台水发源于西

北方的三女台下，往东北流，注入淇水。淇水又往东北流过淇阳川，流经石城西北。城在平原上，旁边有涧水流过，同时也靠近淇水。淇水又往东北流，西流水注入，西流水发源于东大岭脚下，往西流经石楼南面，在北陵的岩石上直垂下来，有如从极高处挂下的白练。这条水就是西流水。又往东流经冯都垒南边，人们称为淇阳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东流出山，分为两条——在两水相会处建了一道石堰，拦水引入白沟——左边是菀水，右边是淇水。淇水从元甫城往东南流经朝歌县北面。《竹书纪年》：晋定公十八年（前 494），淇水在旧时的卫断流，就指这地方。淇水又东流，右边汇合了泉源水。泉源水有两个源头，一条出自朝歌城西北，往东南流。有个老人一大清早想涉水过河，却踌躇着怕下水。纣王询问随从，他为什么踌躇。随从说：老人骨髓枯干了，所以早晨怕冷。纣王于是就在这里砍断他的腿，要看看他的骨髓。水往南流，折向东边，流经朝歌城南。《晋书·地道记》说：朝歌是旧时的沬邑。《诗经》说：往哪儿采蒙莱？到沬的乡野。殷王武丁开始迁居到那里，成为殷的都城。纣王的都城在《禹贡·冀州》所说的大陆之野，就是这地方。纣王作过糟丘、酒池，又有靡靡之音的新乐曲，把城邑称为朝歌。晋灼说：《史记·乐书》载，纣王作《朝歌》的乐曲，所谓朝歌，就是唱歌不合时宜。所以墨子听到了，讨厌那歌声，掉转车头就往回走，不肯打那座城里经过。《论语·比考谶》说：城名叫朝歌，颜渊不肯在那里宿夜，七十弟子也把眼睛蒙起来，只有宰予一个人回头看，仲由踢了他一脚，使他跌下车来。宋均说：子路恼恨宰予回顾这不吉之地，所以用脚把他踢下车来。现在城内有殷时的鹿台，就是从前纣王自己投身于火窟的地方。《竹书纪年》说：武王亲自在南单之台俘获了帝受辛，接受了天之大命。南单之台就是鹿台的异名，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为殷的遗民封于此城，把他的领地分成三区，即是邶、鄘、卫；派管叔、蔡叔、霍叔去辅佐他，这就是所谓三监。三监后来反叛，

周镇压了他们，把那地方封给康叔，称为卫。箕子心中悲伤，假装疯狂，所以《琴操》中有一首《箕子操》，他经过故都废墟时——那是他的祖国啊！——不禁悲从中来，因此作了《麦秀歌》。后来朝歌旧地归属晋国，位置在河水与淇水之间，战国时都属于赵国。当地男女都很淫荡，还有纣王时的遗风。那里地势多险阻，盗寇很多，汉时派虞诩去当县令，朋友们都因那地方难治而去慰问他。虞诩说：要是不碰到盘曲的树根，错杂的枝节，怎么识别得出快刀来呢？水又东流，与左水汇合，称为马沟水。马沟水从朝歌城北流出，往东流，往南转弯，从城东流过。又东流与美沟汇合。美沟发源于朝歌西北的大岭脚下，东流穿过骆驼谷，在谷中曲曲折折地转了九十弯，所以民间有美沟的名目。沟水流经十二座崖，这些山崖间的泉流一处接着一处流下，淙淙的水声响个不停，与奔腾的水浪相激，回流又倒卷到深涧里。涧中堆积着成千成万的岩石，岩穴间水波激荡，变幻无穷，游人真会觉得目不暇接，无法描摹那奇幻的景象了。沟水往东流经朝歌城北边，又往东南流，注入马沟水，马沟水又往东南注入淇水，就是肥泉。所以《卫诗》说：我怀想着那肥泉，徒然发出长叹。毛亨《注》说：同出一个源头却流往不同的地方叫肥泉。《尔雅》说：流向相异而发源相同叫肥。《释名》说：起初一同流出时，水还很少，但流向不同去处的支流却分散而多，就像肥起来似的。犍为舍人说：水的发源不同，奔流汇合在一起叫肥。现在这条水就是发源相异而汇合为一水的。《博物志》称为澳水。《诗经》说：眺望着淇水的小湾，那菉竹是多么婀娜秀美！毛亨说：菉就是荩草，竹就是编竹。汉武帝砍了淇园的竹木来堵塞河水的决口。寇恂在河内做太守，在淇川砍竹，造了百余万支箭，以供应军用物资。现在找遍了淇川，却不再有这些东西了，只有荩草和编竹与毛亨所注无异。毛亨又说：澳就是水湾的意思。郑玄也不认为是水流的源头，而张司空却独以为是注入淇水的水名，不知是否如此。然而这条水也就是《诗

经》中所说的泉源之水。所以《卫诗》说：泉源在左边，淇水在右边。卫国的女子想回娘家，借水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说淇水的左右，是按水所注入的位置来定左右方向的。淇水又往南流过枋堰，就是旧淇水口；东流经黎阳县境，往南注入河水。《地理志》说：淇水发源于共县，东流到黎阳入河。《沟洫志》说：从遮害亭西流十八里到淇水口，汉朝建安九年(204)，魏武王在水口放下大枋木筑成堰坝，拦截淇水往东流入白沟，以便通航运粮，所以当时人们把那地方称为枋头。所以卢谌《征艰赋》说：后面靠着大枋巨堰，深渠高堤。以后废毁了，到了魏熙平年间(516～518)才重新使它通水。旧渠道通过枋城北面，往东流出；今天渠道中已拆去旧坝，改筑新堰全用铁柱打下，也夹着使用木石。旧渠往南流经枋城西面，又南流分为两条水：一条南流注入清水，水流向下向上都可流通，河清水大时，就从这里开始往北倒灌入旧渠。一条往东流经枋城南边，往东汇合于菀口。菀水上流在元甫城西北承接淇水，从石堰东边，菀城西边，转弯流过城南，又往东南流过土军东北，有石头砌的旧水沟。从前有五条水分流，世人称为五穴口，现已合并，只有两条了：一条往西注入淇水，叫天井沟，一条流经土军以东，分出蓼沟，东流注入白祀陂。又向南分支，东流注入同山陂，灌溉着七十余顷的田亩。这两片陂塘相接处，就是台阴野。菀水往东南流入淇水。淇水右岸汇合了宿胥旧渠，旧渠在黎山西北顿丘县遮害亭东边，接纳了河水。在与淇水的汇合处，筑了一道石堰拦截渠水，使渠水转向东北流。魏武帝开凿白沟，就是循着宿胥旧渠加工开成的。所以苏代说：在宿胥决个口，魏的虚和顿丘就完蛋了。指的就是此渠。淇水又往东北流，称为白沟，流经雍榆城南面。《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叔孙豹去援救晋国，屯兵在雍榆，就指这地方。淇水又往北流经城东，往东北流经同山东边，又往东北流经帝喾墓西边，世人称为顿丘台，其实不是。《皇览》说：帝喾墓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的台阴野。

又往北流经白祀山东边，流过广阳里，流经颛顼墓西边，俗称殷王陵，也不是。《帝王世纪》说：颛顼葬于东郡顿丘城南面，广阳里的大墓就是。淇水又向北弯，向西转，流经顿丘北边。所以阚骃说：顿丘在淇水以南。《尔雅》说：山只有一层的叫顿丘。《释名》说：一重就成为丘，上下没有大小的差别。《诗经》里说的：送你涉河过淇水，送到那顿丘的水边。魏把九原、西河、土军各地的胡人迁移出去，把土军胡人安置在顿丘旁边，所以地名也叫土军。又转弯流经顿丘县旧城西边，《古文尚书》以为这就是观的地方，因为太康的弟弟名为五观。《竹书纪年》：晋定公三十一年（前481），在顿丘筑城。《皇览》说：叫顿丘的来由，是因为城门名为顿丘道，世人又把它称为殷，这都不对。顿丘是因小丘而取名的，所以叫顿丘。淇水往东北流经枉人山以东，牵城以西。《春秋左传》：定公十四年（前496），定公在牵会见齐侯、卫侯。牵就指牵城。杜预说：黎阳东北有牵城，就是此城。淇水又往东北流经石柱冈，往东北流去。

往东流过内黄县南边称为白沟，

淇水又往东北流经并阳城西面，世人称为辟阳城是不对的。其实这地方就是《郡国志》所说的内黄县的并阳聚。白沟又北流，左边汇合了荡水。又往东北流经内黄县老城南面，县城右边朝向黄泽。《郡国志》说：县里有黄泽。《地理风俗记》说：陈留有个外黄，所以这里叫内黄。《史记》说：赵将廉颇攻魏，夺取了黄，指的就是此县。

转弯从县城往东北流与洹水汇合。

白沟从县城往北流经戏阳城东面，那地方世人称为羛阳聚。《春秋》：昭公十年（前532），晋国荀盈到齐国去迎接一个女子，回来时死于戏阳。白沟又往北流经高城亭东面，洹水从西南流来注入。又往北流经问亭东面，就是魏县地界了。魏县老城，据应劭说，是魏武侯的陪都。就是王莽的魏城亭，城内有武侯台。左

边与新河汇合，新河是洹水的支流。白沟又往东北流经铜马城西面，光武帝征讨铜马军时筑了此城，城也因而得名了。白沟又往东北流经罗勒城东面，又往东北流，漳水注入，汇流处称为利漕口。从这里起，下流都可用清漳、白沟或淇河作为通称了。

又往东北流过馆陶县北边，又往东北流过清渊县西边，

白沟水又往东北流经赵城西面，又往北流，分出了阿难河。魏将阿难疏导此河，以便利衡漳的通航，于是有了阿难河的名称。白沟又往东北流经空陵城西面；又往北流经乔亭城西面，乔亭城东距馆陶县老城十五里。馆陶县就是《春秋》所说的冠氏，是魏阳平郡的治所。水又转弯流过县北，又往东北流经平恩县老城东面。《地理风俗记》说：平恩县就是从前馆陶的一个分乡。汉宣帝地节三年(前 67)设县，把它封给皇后的父亲许伯，立为侯国。按《地理志》，这就是王莽的延平县。水又往东流过清渊县老城西面，又流过县城西北，就是清渊，所以县名也就叫清渊县。世人称为鱼池城，这是不对的。水又往东北流，经过榆阳城北面。汉武帝把这里封给太常江德，立为侯国。文颖说：城在魏郡清渊，世人称为清渊城，是不对的。

又往东北流过广宗县东边，叫清河。

清河往东北流经广宗县老城南面。和帝永元五年(93)把这里封给皇太子万年，立为王国。据田融说，赵在城内设置了建兴郡郡治，在水东设立临清县，这都是从石氏的赵国开始的。清河右岸有李云墓。李云，字行祖，甘陵人，喜欢读书，长于阴阳五行之学；他被举为孝廉，派去当白马县县令。中常侍单超等人，把后宫偏室的普通民间女子亳氏立为皇后，她家里受封的多达四人，赏赐的财物数以万计。李云向朝廷上书，并把复本交到三府，书中说：孔子道，帝就是谛，即审慎的意思。现在发个诏书就封官用人，不经过御省的同意，这么做您这位皇帝是否就不想谛一下——不愿慎重行事了呢？皇帝大怒，把他关进牢狱，并杀了他。后

来冀州刺史贾琮出来巡视下属，途中经过时祭扫了李云墓，并刻石表彰他，现在石柱还在，民间还称它为李氏石柱。清河又往东北流经界城亭东面。水上有座大桥叫界城桥。《英雄记》说：公孙瓒攻打青州的黄巾贼，把贼兵打垮了，回来时屯在广宗。袁本初亲自去打公孙瓒，会战于界桥以南二十里。袁绍的大将麹义在界城桥打垮公孙瓒，杀了他。冀州刺史严纲又在桥上打垮了公孙瓒的殿后部队，就是这座桥。世人称为鬲城桥，那是口传失实的结果。清河又往东北流经信乡西面。《地理风俗记》说：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原是个县。清河又往北流经信成县旧城西面。应劭说：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原是个县。赵在城中设立水东县，所以也叫水东城。清河又往东北流过清阳县旧城西面，汉高帝设清河郡，治所就在这里。景帝中元三年(前147)，把清阳这地方封给皇子乘，立为王国，就是王莽的平河。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西河鲜于冀当清河太守，他营建官署屋宇，工程尚未完竣就死了，后任太守赵高计算人工费用为二百万。而五官黄秉、功曹刘适却说是四百多万钱。于是鲜于冀鬼魂出现，白日带领着随从走进官府里，与赵高及黄秉等人核对帐目，作出结论，认定是刘适、黄秉两人隐瞒私分公款。鲜于冀于是写了奏表自己申述理由，大意说：赵高居官显贵却不重节操；他本是个乡野村夫，却傲慢自大。他未能及时审察下属的密谋，那些小人生来就是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谄媚求荣，偷窃的手段真是恶劣卑鄙。赵高失职，有辱朝廷命官的身份。《易经》讥笑那种居于君子之位的小人，真是赵高的写照。我做鬼不能尽所欲言，谨凭邮驿上书，交赵高呈上。于是他就往西北方驰去，三十里后，车马都不见了。黄秉等人俯伏在地上，都死了。赵高把情况报告朝廷，于是皇帝下诏把鲜于冀在西河的田亩住宅都发还给他的妻子，还派人代为管理，以平这场阴间的讼案。汉桓帝建和三年(149)把清河改为甘陵王国，后来清河王因为妖言被贬谪，当年立甘陵郡，而把治所设在

这里。

又往东北流过东武城县西边，

清河又往东北流经陵乡西面。应劭说：东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乡，原是个县。后汉时把陵乡封给太仆梁松，立为侯国，所以世人称为梁侯城，于是就设立了侯城县治所。清河又往东北流经东武城县老城西面。据《史记》，赵国公子胜，号为平原君，因为解除了邯郸之围有功，被封在这里。因为定襄郡有个武城，所以这里加上东字，叫东武城。清河又往北流经复阳县旧城西面。汉高祖七年（前200），把复阳封给右司马陈胥，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乐岁。《地理风俗记》说：东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复阳亭，原是个县。人们叫他槛城，这不对。清河又往东北流经枣强县老城西面。《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说：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枣强封给广川惠王的儿子刘晏，立为侯国。应劭《地理风俗记》说：东武城县西北五十里，有枣强城，是个旧县城。

又往北流过广川县东面，

清河往北流经广川县老城南面。阚骃说：县中有长河流水，所以叫广川。水边有羌垒，是姚氏的故居，现在是广川县的治所。清河又往东北流经历县老城南面。按《地理志》这是信都的属县，王莽改名为历宁。应劭说：广川县西北三十里有历城亭。是个旧县址，现在亭在县东偏北，渡口到今天还叫历口渡。

又往东流过脩县南边，又往东北流过东光县西边，

清河又往东北流，左边与张甲屯绛旧河道汇合，因被高堤所阻，不再有水了。又流经脩县老城南边，转弯流经城东。脩字读作条，王莽改名为脩治。《郡国志》说：脩县旧时属信都郡。清河又往东北流，左边与横漳支流旧水道汇合。又往东北流经脩国旧城东面，汉文帝把这地方封给周亚夫，立为侯国，所以世人称为北脩城。清河又往东北流经邸阁城东面，城濒清河边，晋时是脩县的治所。城内有县长鲁国孔明碑。清河又东流，到了东光县西

面，往南流胡苏亭。按《地理志》，东光县有胡苏亭。世人称为羌城，不对。又往东北流，右边与大河旧河道汇合，又流经东光县旧城西边，后汉时把这地方封给耿纯，立为侯国。初平二年(191)，黄巾三十万人侵入渤海，公孙瓒在东光边界打败了他们，追到这条水上，杀了三万人，流血把水都染红了，说的就是这条水。

又往东北流过南皮县西边，

清河又往东北流，无棣沟在这里分出。往东流经南皮县旧城南面，又往东流经乐亭北面，就是《地理志》的临乐旧城，王莽改名为乐亭。《晋书·地道志》、《太康地记》都说乐陵国有新乐县，就是这座城。又往东流经新乡城北面，就是《地理志》的高乐旧城，王莽改名叫为乡。无棣沟又东流，分为两条渠道。无棣沟又往东流经乐陵郡北面，又折向东边，往北流，又转而往东流经苑乡老城南面；又往东南流经高城县老城南面，与支渠相汇合。支渠上口承接无棣沟，往南流经乐陵郡西边，又往东南流经千童县旧城东边。《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说：千童就是旧时的重，又写作千钟。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把千童封给河间献王的儿子刘阴，立为侯国。应劭说：汉灵帝改名为饶安，是沧州的治所。支渠又往南流，转向东边，往东北注入无棣沟。无棣沟又往东北流经一座老城北面，人们称为功城；又往东北流经盐山，往东北注入大海。《春秋》：僖公四年(前656)，齐、楚二国在召陵会盟，管仲说：从前召康公给我们的先君太公划定征伐的范围，北边到无棣，是四方疆界所至的地方。京相璠说：旧的说法以为无棣在辽西孤竹县。两种说法互有出入，不知哪一个对。但管仲以周所定疆界责难楚国，无棣在这里，照位置看来，较为切近。但世上相传已久，姑且把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清河又往东北流经南皮县老城西面。《十三州志》说：章武有北皮亭，所以这里叫南皮亭，也就是王莽的迎河亭。《史记·惠景侯者年表》说：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把这里封给孝文帝皇后哥哥的儿子彭祖，立

为侯国。建安年间(196～220),魏武帝就在这城中俘获袁谭。清河又往北流经北皮城东面,在左边汇合滹沱别河旧道,汇流处叫合口。《地理风俗记》说: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就是此城。

又往东北流过浮阳县西边,

清河往东北流,浮水旧河道在这里分出。按《史记》这是赵国的南部边界,有浮水流出。浮水在南,但这里却叫浮阳,大概是因为浮水出入的水流,同流与逆流的水互相混并,清河和漳河这两条水,又循河水的旧道而流,浮水的遗迹又是从这里分出的,所以该县也就有了浮阳之名了。浮水上口在浮阳县境内引入清河水。往东北流经高城县苑乡城北面,又往东流经章武县老城北面,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把这里封给孝文帝皇后弟弟窦广国,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桓章,晋泰(太)始年间(265～274)设立章武郡,治所就在这里。浮水旧河又往东流经箧山北面。《魏土地记》说:高成东北五十里有箧山,长七里。浮水又往东北流经柳县老城南面。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把这里封给齐孝王的儿子刘阳,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说:高成县东北五十里有柳亭,从前是县。世人称为辟亭,不对。浮水又往东北流经汉武帝望海台,又东流注入大海。应劭说:浮阳县,浮水发源在这里,流入大海,潮汐涨落每天两次。现在沟里不再有水了。清河又北流,分为两条,往东分出的支流,又称为浮渎。清河又往北流经浮阳县老城西面,这就是王莽的浮城。建武十五年(39)把这里改封给骁骑将军平乡侯刘歆,立为侯国,是浮阳郡的治所。又往东北流,滹沱别渎注入,汇流处称为合口。

又往东北流过涉邑北边,

涉水由此流出。

又往东北流过乡邑南边,

清河又东流,分为两条。支流从右岸分出,往东流经汉武帝故台北面。《魏土地记》说:章武县东边一百里有武帝台,台有南

北两座，相距六十里。台基高六十丈，民间相传，这是汉武帝在东方巡察海上时所筑。又东流注入大海。清河又往东北流经纡姑邑南边，俗称新城，不对。

又往东北流过穷河邑南边，

清河又往东北流过穷河邑南边，俗称三女城，不对；往东北到了泉州县，北流注入滹沱水。《水经》说：笥沟往东南流到泉州县，与清河汇合，从这里起的下流是派河的尾端。又东流，泉州渠在这里分出。

又往东北流过漂榆邑，注入大海。

清河又往东流经漂榆邑老城南面，俗称角飞城。《赵记》说：石勒派王述在角飞煮盐，就是漂榆城的别名。《魏土地记》说：高城县东北一百里，北边到漂榆县为止，东边靠着大海，老百姓都用海水煮盐，以制盐为业，说的就是此城。清河就在这里流入大海。

荡水发源于河内荡阴县西山东边，

荡水发源于县西的石尚山，泉水流经老县城南面，该县就是按水来取名的。晋朝讨伐成都王颖，惠帝就在此水南岸打了败仗。卢綝《四王起事》说：惠帝征讨成都王颖，打了败仗，当时抬轿子的司马有八人，轿子还抬在肩上，兵士就一拥而上，把抬轿的人杀了。轿子落地，惠帝也中了三箭，受了伤，百官都纷纷逃散了，只有侍中嵇绍扶着惠帝。士兵向他举起刀枪。惠帝说：这是我的官员，不要伤害他。士兵们说：我们接受了皇太弟的命令，只是不能冒犯陛下一人罢了。于是就把他杀了，他的血溅污了惠帝的衣袖。后来人们要给他洗衣，惠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这地方就是嵇延祖丧命的地方。

又往东北流到内黄县，注入黄泽。

羑水发源于荡阴西北的韩大牛泉。《地理志》说：内黄县的西山，是羑水的发源地。羑水又往东流经韩附壁北面，又往东流经

羑城北面，这就是旧时的羑里。《史记音义》说：牖里在荡阴县。《广雅》：牖，就是牢狱。夏叫夏台，殷叫羑里，周叫囹圄，都是监狱。从前殷纣听了崇侯虎的话，把西伯拘禁在这里。散宜生、南宫括去见文王，文王于是发展了《易经》，借以卜知吉凶始终的道理。羑城北面，水流积聚成潭，方圆十余步，深一丈，东流到内黄，与防水汇合。防水发源于西山的马头涧，往东流经防城北面，卢谌《征艰赋》所说的越过了防，就是防城。水往东南流，注入羑水，又往东流过黄泽，注入荡水。《地理志》说：羑水到内黄注入荡水。荡水又东流，与长沙沟水汇合。长沙沟水发源于黑山的北谷，往东流经晋鄙老城堡北面，称为晋鄙城，又叫魏将城。从前魏公子无忌，就在这里虚托王命夺取了晋鄙的军权，所以班叔皮《游居赋》说：途经荡阴而凭吊晋鄙，责难公子有失臣节。水又往东流，称为宜师沟。又往东流过荡阴县南面；又往东流过枉人山，往东北流到内黄县，向右边注入荡水，又叫黄雀沟。这条水到了夏秋二季就会泛滥，冬春时又干涸。荡水又往东流经内黄城南面，往东注入白沟。陈留有外黄，所以这里称内黄。

洹水发源于上党泫氏县，

洹水发源于洹山，洹山在长子县。

往东流过隆虑县北，

隆虑县北边有隆虑山，是从前帛仲理仙游的地方。该县因山而取名。汉高帝六年(前201)，把它封给周灶，立为侯国。应劭说：殇帝名隆，因避讳改隆字为林字。县里有黄华水，发源于神囷之山，黄华谷的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从木门带流出——这是山的第三级，离地七里，悬崖上的水，往东南注入深壑，直泻到岩下，形状像鸡的长尾巴，所以叫鸡翘洪，这也正像天台、赤城之类的命名一样。水往东流到了谷口，潜入地下，在东北十里处重又冒出，名叫柳渚。柳渚周围四五里，是黄华水再次发源形成的。水往东流，苇泉水注入。苇泉水发源于林虑山北边的沼泽中，往东

南流，与双泉汇合。双泉发源于鲁般门东，往下注，流入苇泉水。苇泉水又往东南流，注入黄华水，称为陵阳水。又东流，注入洹水。

又往东北出山，流过邺县南边，

洹水出山后，往东流经殷墟北面，《竹书纪年》说：盘庚即位，从奄迁都到北蒙，国号叫殷。从前项羽与章邯就是在这里会盟的。洹水又东流，分出一条支流，往东北流经邺城南面，称为新河。又东流，分成两条。一条往北流过东明观下。从前慕容儁梦见石虎咬他的臂膊，醒后很恼恨，出赏榜征求石虎的尸体，但人们都不知道。后宫有个宠妾说：石虎葬于东明观下。于是掘地直到深处，找到了他的棺材。开棺拖出尸体，已经成为僵尸，没有腐烂。慕容儁骂道：这死胡，你怎么敢托梦给在生的天子！他叫御史中尉阳约列举他的罪状，举鞭痛打。这里就是石虎初葬的地方。又往北流经建春门石桥下。桥并不高大，但石工却十分细致，老桥头两边竖了两根石柱，柱上的盘龙和柱座都雕得很精美。皇帝南巡时，看到石柱制作华丽精妙，就把它移到平城。石桥东边，就是西城楼，朝北面对射堂，这里有绿水平潭，水滨长着一片青葱的林木，是个游憩的好地方。新河水往西流过旧时魏武帝的玄武苑，苑内从前有玄武池，可以学习划船，有鱼梁、钓台、竹木、灌丛，现在水池和丛林都已堙灭，不留一点痕迹了。水往西流，注入漳水。南边那一条水往东北流过女亭城北面，又往东北流过高陵城南面，往东与垌沟汇合，又往东流经鸬鹚陂，往北与台陂水汇合。陂塘东西三十里……注入白沟。垌沟上流承接洹水，往北横穿过新河，往北流经高陵城东面，又往北流经斥丘县老城西面。斥丘县南角有斥丘，是以丘名来取县名的，就是旧时的乾侯。《春秋经》载：昭公二十八年（前514），昭公到晋国去，在乾侯歇宿。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唐厉，立为侯国，这就是王莽的利丘。又转弯流过城北，往东北流，注入白沟。洹水从邺往东流

经安阳县老城北面。徐广《晋纪》说：石遵从李城向北方进军，在安阳杀了张豺。《魏土地记》说：邺城以南四十里，有安阳城，城北有洹水东流。洹水又往东流到长乐县，左边分出一条支沟。洹水又往东流过长乐县老城南面，按《晋书·地理志》说：魏郡有长乐县。

又往东流过内黄县北边，往东注入白沟。

洹水经过内黄县北面往东流，注入白沟，世人称汇流处为洹口。许慎《说文》、吕忱《字林》都说洹水发源于晋、鲁之间。从前声伯梦见涉过洹水，有人送给他玉石，他把玉石吃了，流下的眼泪又变成了玉石，装了满怀。于是唱道，涉过洹水，送给我玉石。回家吧，回家吧，玉石装满我的怀抱了！后来把梦中的事说了又说，到傍晚才死去。说的就是这条水。

水经注卷十

浊漳水　清漳水

【题解】

浊漳水今称浊漳河，清漳水今称清漳河。它们都发源于今山西省境内，进入今河北省境后汇合。在岳城以西今拦坝蓄水，即岳城水库。此后就称漳河，最后注入卫河。

在《浊漳水》篇中提及此水的支流中，有滏水、隅（湡）水和泜水；在《浊漳水》佚文中，又记及了洺水。清赵一清在他的《水经注释》中，卷十《浊漳水·清漳水》之下，又利用收辑的佚文，增补了《滏水》和《洺水》各一篇。滏水今名滏阳河，洺水今名洺河，东流和滹沱河汇合，称为子牙河，是海河的五大支流之一。滹沱河在《水经注》称为滹沱水，当《水经注》版本完整的时候，它可能是单独的一篇，但今本《水经注》中，这一篇已经亡佚。赵一清在卷十一《易水·滱水》之下，收辑佚文，增补了这一篇。

【原文】

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

漳水出鹿谷山，与发鸠连麓而在南。《淮南子》谓之发苞山，故异名互见也。左则阳泉水注之，右则繖盖水入焉。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为别耳。

东过其县南，

又东，尧水自西山东北流，迳尧庙北，又东，迳长子县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春秋》：襄公十八年，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即是县也。秦置上党郡，治此。其水东北流入漳水。漳水东会于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迳长子县故城南。《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涅，尚子，即长子之异名也。梁水又北入漳水。

屈从县东北流，

陶水南出陶乡，北流迳长子城东，西转迳其城北，东注于漳水。

又东过壶关县北，又东北过屯留县南，

漳水东迳屯留县南，又屈迳其城东，东北流，有绛水注之。水西出谷远县东发鸠之谷，谓之为滥水也。东迳屯留县故城南，故留吁国也。潞氏之属。《春秋》：襄公十八年，晋人执孙蒯于纯留是也。其水东北流，入于漳。故桑钦云：绛水出屯留西南，东入漳。漳水又东，涑水注之。水西出发鸠山，东迳余吾县故城南，汉光武建武六年，封景丹子尚为侯国。涑水又东迳屯留县故城北。《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史记》，赵肃侯夺晋君端氏而徙居之此矣。其水又

东流，注于漳。故许慎曰：水出发鸠山入漳，从水，东声也。漳水又东北，迳壶关县故城西，又迳其城北，故黎国也。有黎亭。县有壶口关，故曰壶关矣。吕后元年，立孝惠后宫子武为侯国。汉有壶关三老公乘兴上书讼卫太子，即邑人也。县在屯留东，不得先壶关而后屯留也。漳水历鹿台山与铜鞮水合。水出铜鞮县西北石隥山，东流与专池水合。水出八特山，东北流，入铜鞮水。铜鞮水又东南，合女谏水。水西北出好松山，东南流，北则苇池水与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则榆交水与皇后水合而左入焉。乱流东南，注于铜鞮水。铜鞮水又东迳李憙墓，墓前有碑，碑石破碎，故李氏以太和元年立之。其水又东迳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临岫壑，东、西、北三面，阻袤二里[①]，世谓之断梁城，即故县之上虒亭也。铜鞮水又东迳铜鞮县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晋大夫羊舌赤铜鞮伯华之邑也。汉高祖破韩王信于此县。铜鞮水又东南流，迳顷城西，即县之下虒聚也。《地理志》曰：县有上虒亭、下虒聚者也。铜鞮水又南，迳胡邑西，又东屈迳其城南，又东迳襄垣县，入于漳。漳水又东北流，迳襄垣县故城南，王莽之上党亭。

潞县北，

县，故赤翟潞子国也。其相丰舒，有俊才，而不以茂德。晋伯宗数其五罪，使荀林父灭之。阚骃曰：有潞水，为冀州浸，即漳水也。余按《燕书》，王猛与慕容评相遇于潞川也。评障锢山泉，鬻水与军，入绢匹，水二石。无佗大

川，可以为浸，所有巨浪长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谓浊漳为潞水矣。县北对故台壁，漳水迳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为台壁。慕容垂伐慕容永于长子，军次潞川。永率精兵拒战，阻河自固，垂阵台壁，一战破之，即是处也。漳水于是左合黄须水口。水出台壁西张讳岩下，世传岩赤则土罹兵害，故恶其变化无常，恒以石粉汙之令白，是以俗目之为张讳岩。其水南流迳台壁西，又南入于漳。漳水又东北，历望夫山，山之南有石人，伫于山上，状有怀于云表，因以名焉。有涅水，西出覆甑山，而东流与西汤溪水合。水出涅县西山汤谷，五泉俱会，谓之五会之泉。交东南流，谓之西汤水，又东南流，注涅水。涅水又东迳涅县故城南，县氏涅水也。东与白鸡水合，水出县之西山，东迳其县北，东南流入涅水。涅水又东南，武乡水会焉。水源出武山西南，迳武乡县故城西，而南得清谷口。水源出东北长山清谷，西南与鞞辂、白壁二水合，南入武乡水。又南得黄水口。黄水三源，同注一壑，东南流，与隐室水合。水源西北出隐室山，东南注黄水，又东入武乡水。武乡水又东南，注于涅水，涅水又东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东迳磻阳城北，仓谷水入焉。水出林虑县之仓谷溪，东北迳鲁班门西。双阙昂藏，石壁霞举，左右结石修防，崇基仍存。北迳偏桥东，即林虑之峤岭抱犊固也。石隥西陛，陟踵修上，五里余，崿路中断，四五丈中，以木为偏桥，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桥之名矣。自上犹须攀萝扪葛，方乃自津山顶，即庾衮眩坠

处也。仓谷溪水又北，合白木溪。溪水出壶关县东白木川，东迳百亩城北，尽同仇池百顷之称矣。又东，迳林虑县之石门谷，又注于仓溪水。仓溪水又北，迳磻阳城东，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东，迳葛公亭北而东注矣。

又东过武安县，

漳水于县东，清漳水自涉县东南来注之，世谓决入之所为交漳口也。

又东出山，过邺县西。

漳水又东，迳三户峡，为三户津。张晏曰：三户，地名也，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峡名也，在邺西四十里。又东，汙水注之。水出武安县山，东南流迳汙城北。昔项羽与蒲将军、英布济自三户，破章邯于是水。汙水东注于漳水。漳水又东迳武城南，世谓之梁期城。梁期在邺北，俗亦谓之两期城，皆为非也。司马彪《郡国志》曰：邺县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漳水又东北迳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征赋》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漳水右与枝水合。其水上承漳水于邯会西，而东别与邯水合。水发源邯山东北，迳邯会县故城西，北注枝水，故曰邯会也。张晏曰：漳水之别，自城西南与邯山之水会。今城旁犹有沟渠存焉。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赵敬肃王子刘仁为侯国。其水又东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水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

之。魏武王又堨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陆氏《邺中记》云:水所溉之处,名曰堰陵泽。故左思之赋魏都,谓墱流十二,同源异口者也。魏武之攻邺也,引漳水以围之。《献帝春秋》曰:司空邺城围,周四十里[②],初浅而狭,如或可越。审配不出争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修,广深二丈,引漳水以注之,遂拔邺。本齐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也。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汉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邺县,王莽更名魏城。后分魏郡,置东、西部都尉,故曰三魏。魏武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迳止车门下。魏武封于邺,为北宫,宫有文昌殿。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堰下,注之隍水。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明,灌街里。谓此渠也。石氏于文昌故殿处,造东、西太武二殿,于济北谷城之山,采文石为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卫。屈柱趺瓦,悉铸铜为之,金漆图饰焉。又徙长安、洛阳铜人,置诸宫前,以华国也。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尽。《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邺西三台是也。谓台已平,或更有见,意所未详。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台成,命诸子登之,并使为赋。陈思王下笔成章,美捷当时。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处也。昔严才与

其属攻掖门，修闻变，车马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太祖在铜雀台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相国钟繇曰：旧，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卿何来也？修曰：食其禄，焉避其难？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时人以为美谈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连栋接榱，弥覆其上，盘回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层楼，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铜雀于楼巅，舒翼若飞。南则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今窖上犹有石铭存焉。左思《魏都赋》曰：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城有七门：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东曰建春门，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西曰金明门，一曰白门。凤阳门三台洞开，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层观架其上，置铜凤，头高一丈六尺。东城上，石氏立东明观，观上加金博山，谓之锵天。北城上有齐斗楼，超出群榭，孤高特立。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西门豹祠北，迳赵阅马台西。基高五丈，列观其上。石虎每讲武于其下，升观以望之。虎

自台上放鸣镝之矢，以为军骑出入之节矣。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娶妇，幸来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诺。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巫妪年七十，从十女弟子。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并投于河。豹磬折曰：三老不来，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长趣之，皆叩头流血，乞不为河伯取妇。淫祀虽断，地留祭陌之称焉。又慕容俊投石虎尸处也。田融以为紫陌也。赵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桥于水上。为佛图澄先造生墓于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即此处也。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今地有遗桑，墉无尺雉矣。漳水又北，滏水入焉。漳水又东，迳梁期城南。《地理风俗记》曰：邺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县也。汉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胡为侯国。晋惠帝永兴元年，骠骑王浚遣乌丸渴末迳至梁期。候骑到邺，成都王颖遣将军石超讨末，为末所败于此也。又迳平阳城北。《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者也。司马彪《郡国志》曰：邺有平阳城。即此地也。

又东过列人县南，

漳水又东，右迳斥丘县北，即裴县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即是也。《地理风俗记》曰：列人县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故县也。漳水又东北，迳列人县故城南，王莽更名之为列治也。《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郸，取列人者也。于县右合白渠故渎。白渠水出魏郡武安县钦口山，东南流，迳邯郸县南，又东与拘涧水合。水导源武始东山白渠，北俗犹谓是为拘河也。拘涧水又东，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郸县西堵山，东流分为二水，洪湍双逝，澄映两川。汉景帝时，七国悖逆，命曲周侯郦寄攻赵，围邯郸，相捍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坏，王自杀。其水东入邯郸城，迳温明殿南，汉世祖擒王郎，幸邯郸，昼卧处也。其水又东迳丛台南。六国时，赵王之台也。《郡国志》曰：邯郸有丛台。故刘劭《赵都赋》曰：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者也。今遗基旧墉尚在。其水又东历邯郸阜，张晏所谓邯山在东城下者也。曰：单，尽也，城郭从邑，故加邑。邯郸之名，盖指此以立称矣。故赵郡治也。《长沙耆旧传》称，桓楷为赵郡太守，尝有遗囊粟于路者，行人挂囊粟于树，莫敢取之，即于是处也。其水又东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东，澄而为渚；渚水东南流，注拘涧水。又东，入白渠；又东，故渎出焉。一水东为泽渚，曲梁县之鸡泽也。《国语》所谓鸡丘矣。东北通澄湖。白渠故渎南出，所在枝分，右出即邯沟也。历邯沟县故城东，盖因沟以氏县也。《地理风俗记》曰：即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沟城，故县也。又东迳肥乡

县故城北。《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郸取肥者也。《晋书·地道记》曰：太康中立，以隶广平也。渠道交迳，互相缠縻，与白渠同归，径列人，右会漳津，今无水。《地理志》曰：白渠东至列人入漳是也。

又东北过斥漳县南，

应劭曰：其国斥卤，故曰斥漳。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渎水断，旧溪东北出，涓流濡注而已。《尚书》所谓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者也。孔安国曰：衡，横也，言漳水横流也。又东北迳平恩县故城西。应劭曰：县，故馆陶之别乡，汉宣帝地节三年置，以封后父许伯为侯国，王莽更曰延平也。

又东北过曲周县东，又东北过巨鹿县东，

衡漳故渎，东北迳南曲县故城西。《地理志》，广平有南曲县。应劭曰：平恩县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县也。又迳曲周县故城东。《地理志》曰：汉武帝建元四年置，王莽更名直周。余按《史记》，大将军郦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县为侯国。又考《汉书》同。是知曲周旧县，非始孝武。啸父，冀州人，在县市补履数十年，人奇其不老，求其术而不能得也。衡漳又北，迳巨桥邸阁西。旧有大梁横水，故有巨桥之称。昔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以赈殷之饥民。服虔曰：巨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状若丘墟，盖遗囤故窖处也。衡水又北，迳巨鹿县故城东。应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

《尚书》曰：尧将禅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致之以昭华之玉，而县取目焉。路温舒，县之东里人。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泽中，取蒲牒用写书，即此泽也。巨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灭赵以为巨鹿郡。汉景帝中元年为广平郡。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赵敬肃王子为平于国。世祖中兴，更为巨鹿也。郑玄注《尚书》，引《地说》云：大河东北流，过绛水千里，至大陆，为地腹。如《志》之言，大陆在巨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3]。巨鹿与信都，相去不容此数也。水土之名变易，世失其处，见降水则以为绛水，故依而废读，或作绛字，非也。今河内共北山，淇水出焉，东至魏郡黎阳入河，近所谓降水也。降读当如郕降于齐师之降，盖周时国于此地者，恶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从，去大陆远矣，馆陶北屯氏河，其故道与？余按郑玄据《尚书》，有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推次言之，故以淇水为降水，共城为降城，所未详也。稽之群书，共县本共和之故国，是有共名，不因恶降而更称。禹著《山经》，淇出沮洳。《淇澳》《卫诗》，列目又远，当非改绛革为今号。但是水导源共北山，玄欲成降义，故以淇水为降水耳。即如玄引《地说》，黎阳、巨鹿，非千里之迳，直信都于大陆者也[4]。惟屯氏北出馆陶，事近之矣。按《地理志》云：绛水发源屯留，下乱漳津，是乃与漳俱得通称，故水流间关，所在著目，信都复见绛名，而东入于海。寻其川脉，无他殊渎，而衡漳旧道，与屯氏相乱，乃《书》有过降之文，与

《地说》千里之志，即之途致，与《书》相邻，河之过降，当应此矣。下至大陆，不异《经》说。自宁迄于巨鹿，出于东北，皆为大陆。语之缠络，厥势眇矣。九河既播，八枝代绝。遗迹故称，往往时存。故鬲、般列于东北，徒骇渎联漳、绛，同逆之状粗分，陂障之会犹在，按《经》考渎，自安故目矣。漳水又历经县故城西，水有故津，谓之薄落津。昔袁本初还自易京，上已届此，率其宾从，禊饮于斯津矣。衡漳又迳沙丘台东，纣所成也，在巨鹿故城东北七十里。赵武灵王与秦始皇并死于此矣。又迳铜马祠东，汉光武庙也。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铜马于馆陶，大破之，遂降之。贼不自安，世祖令其归营，乃轻骑行其垒。贼乃相谓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将降人分配诸将，众数十万人，故关西号世祖曰铜马帝也，祠取名焉。庙侧有碑，述河内脩武县张导，字景明，以建和三年为巨鹿太守⑤。漳津泛滥，土不稼穑，导披按地图，与丞彭参、掾马道嵩等，原其逆顺，揆其表里，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绩有成，民用嘉赖。题云：《漳河神坛碑》。而俗老耆儒，犹揭斯庙为铜马刘神寺。是碑顷因震裂，余半不可复识矣。又迳南宫县故城西。汉惠帝元年，以封张越人子买为侯国，王莽之序中也，其水与隅醴通为衡津。又有长芦淫水之名，绛水之称矣。今漳水既断，绛水非复缠络矣。又北，绛渎出焉，今无水。故渎东南迳九门城南，又东南迳南宫城北，又东南迳缭城县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经县东五十里，有缭城，故县

也。左迳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乡也。更始二年，和戎卒正邳彤与上会信都南安城乡，上大悦，即此处也。故渎又东北，迳辟阳亭。汉高帝六年，封审食其为侯国，王莽之乐信也。《地理风俗记》曰：广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阳亭，故县也。绛渎又北迳信都城东，散入泽渚，西至于信都城，东连于广川县之张甲故渎，同归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贡》，绛水在信都东入于海也。

又北过堂阳县西，

衡水自县分为二水，其一水北出，迳县故城西，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阳降水者也。水上有梁，谓之旅津渡，商旅所济故也。其右水东北注，出石门。门石崩褫，余基殆在，谓之长芦水，盖变引葭之名也。长芦水东迳堂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堂水之阳。《谷梁传》曰：水北为阳也。今于县故城南，更无别水，惟是水东出，可以当之。斯水盖包堂水之兼称矣。长迳水又东迳九门城北，故县也。又东迳扶柳县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寇恂子损为侯国。又东屈，北迳信都县故城西，信都郡治也。汉高帝六年置。景帝中二年，为广川惠王越国，王莽更为新博，县曰新博亭。光武自蓟至信都是也。明帝永平十五年，更名乐成。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城内有汉冀州从事安平赵征碑，又有魏冀州刺史陈留丁绍碑，青龙三年立。城南有《献文帝南巡碑》。其水侧城北注，又北迳安阳城东，又北迳武阳城东。《十三州志》曰：扶柳县东北武阳城，故县也。又北为博广池，池多名蟹佳

虾，岁贡王朝，以充膳府。又北迳下博县故城东，而北流注于衡水也。

又东北过扶柳县北，又东北过信都县西，

扶柳县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迳其西，县有扶泽，泽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衡水又北，迳昌城县故城西。《地理志》：信都有昌城县。汉武帝以封城阳顷王子刘差为侯国。阚骃曰：昌城本名阜城矣。应劭曰：堂阳县北三十里有昌城，故县也。世祖之下堂阳，昌城人刘植率宗亲子弟据邑以奉世祖是也，又迳西梁县故城东。《地理风俗记》曰：扶柳县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故县也。世以为五梁城，盖字状致谬耳。衡漳又东北迳桃县故城北，汉高祖十二年，封刘襄为侯国，王莽改之曰桓分也。合斯洨故渎。斯洨水首受大白渠，大白渠首受绵蔓水，绵蔓水上承桃水。水出乐平郡之上艾县，东流，世谓之桃水。东迳靖阳亭南，故关城也。又北流，迳井陉关下，注泽发水，乱流东北迳常山蒲吾县西，而桃水出焉。南迳蒲吾县故城西，又东南流迳桑中县故城北，世谓之石勒城，盖赵氏增城之，故擅其目，俗又谓之高功城。《地理志》曰：侯国也。桃水又东南流，迳绵蔓县故城北，王莽之绵延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况为侯国，自下通谓之绵蔓水。绵蔓水又东流，迳乐阳县故城西，右合井陉山水。水出井陉山，世谓之鹿泉水，东北流，屈迳陈余垒西，俗谓之故壁城。昔在楚、汉，韩信东入，余拒之于此，不纳左车之计，悉众西战，信遣奇兵自间道出，立帜于其垒，师

奔失据，遂死泜上。其水又屈迳其垒南，又南迳城西，东注绵蔓水。绵蔓水又屈从城南，俗名曰临清城，非也。《地理志》曰：侯国矣。王莽更之曰畅苗者也。《东观汉记》曰：光武使邓禹发房子兵二千人，以铫期为偏将军，别攻真定、宋子余贼，拔乐阳、稾、肥垒者也。绵蔓水又东迳乌子堰，枝津出焉。又东谓之大白渠。《地理志》所谓首受绵蔓水者也。白渠水又东南迳关县故城北，《地理志》常山之属县也。又东为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谓之成郎桥。又东迳耿乡南，世祖封前将军耿纯为侯国，世谓之宜安城。又东迳宋子县故城北，又谓之宋子河。汉高帝八年，封许瘛为侯国，王莽更名宜子。昔高渐离击筑佣工，自此入秦。又东迳敬武县故城北。按《地理志》，巨鹿之属县也。汉元帝封女敬武公主为汤沐邑。阚骃《十三州记》曰：杨氏县北四十里有敬武亭，故县也。今其城实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敬武垒，即古邑也。白水渠又东，谓之斯洨水。《地理志》曰：大白渠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洨者也。东分为二水，枝津右出焉，东南流，谓之百尺沟。又东南，迳和城北，世谓之初丘城，非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郎中公孙昔为侯国。又东南迳贳城西。汉高帝六年，封吕博为侯国。百尺沟东南散流，迳历乡东，而南入泜湖，东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东迳贳城北，又东，积而为陂，谓之阳縻渊。渊水左纳白渠枝水，俗谓之泜水，水承白渠于藁城县之乌子堰。又东迳肥累县之故城南，又东迳陈台南。台甚宽广，今上阳台屯居之⑥。

又东迳新丰城北。按《地理志》云：巨鹿有新市县，侯国也。王莽更之曰乐市，而无新丰之目，所未详矣。其水又东迳昔阳城南，世谓之曰直阳城，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传》：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三月，鼓人请降。穆子曰：犹有食色，不许。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也？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也。有死义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既献而返之。鼓子又叛。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负甲息于门外，袭而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阳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故鼓子国也。白渠枝水又东迳下曲阳城北，又迳安乡县故城南。《地理志》曰：侯国也。又东迳贳县，入斯洨水。斯洨水又东迳西梁城南，又东北迳乐信县故城南。《地理志》：巨鹿属县，侯国也。又东入衡水。衡水又北为袁谭渡，盖谭自邺往还所由，故济得厥名。

又东北过下博县之西，

衡水又北，迳鄡县故城东。《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鄡，改名曰商。即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地理风俗记》曰：县北有鄡阜，盖县氏之。又右迳下博县故城西，王莽改曰闰博。应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汉光武自滹沱南出，至此失道，不知所以。遇白衣

老父曰：信都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世祖赴之，任光开门纳焉。汉氏中兴始基之矣。寻求老父不得，议者以为神。衡漳又东北历下博城西，逶迤东北注，谓之九竫。西迳乐乡县故城南，王莽更之曰乐丘也。又东，引葭水注之。

又东北过阜城县北，又东北至昌亭，与滹沱河会。

《经》叙阜城于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于事为同。勃海阜城又在东昌之东，故知非也。漳水又东北迳武邑郡南，魏所置也。又东迳武强县北，又东北迳武隧县故城南。按《史记》，秦破赵将扈辄于武隧，斩首十万，即于此处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马河注之。水上承滹沱，东迳乐乡县北，饶阳县南，又东南迳武邑郡北，而东入衡水，谓之交津口。衡漳又东迳武邑县故城北，王莽之顺桓也。晋武帝封子于县，以为王国，后分武邑、武隧、观津为武邑郡，治此。衡漳又东北，右合张平口故沟，上承武强渊，渊之西南，侧水有武强县故治，故渊得其名焉。《东观汉记》曰：光武拜王梁为大司空，以为侯国。耆宿云：邑人有行于途者，见一小蛇，疑其有灵，持而养之，名曰担生。长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系狱。担生负而奔，邑沦为湖，县长及吏咸为鱼矣。今县治东北半里许落水。渊水又东南，结而为湖，又谓之郎君渊。耆宿又言：县沦之日，其子东奔，又陷于此，故渊得郎君之目矣。渊水北通，谓之石虎口。又东北为张平泽，泽水所泛，北决堤口，谓之张刀沟。北注衡漳，谓之张平口，

亦曰张平沟。水溢则南注，水耗则辍流。衡漳又迳东昌县故城北，《经》所谓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东相，盖相、昌声韵合，故致兹误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为东昌矣。衡漳又东北，左会滹沱故渎，谓之合口。衡漳又东北，分为二川，当其水泆处，名之曰李聪涣。

又东北至乐成陵县北别出，

衡漳于县无别出之渎，出县北者，乃滹沱别水，分滹沱故渎之所缠络也。衡漳又东，分为二水，左出为向氏口，渎水自此决入也。衡漳又东，迳弓高县故城北。汉文帝封韩王信之子韩隤当为侯国，王莽之乐成亭也。衡漳又东北，右合柏梁淀。水上承李聪涣，东北为柏梁淀，东迳蒲领县故城南。汉武帝元朔三年，封广川惠王子刘嘉为侯国。《地理风俗记》云：脩县西北八十里有蒲领乡，故县也。又东北，会桑社枝津；又东北，迳弓高城北；又东，注衡漳，谓之柏梁口。衡漳又东北，右会桑社沟。沟上承从陂，世称卢达从薄，亦谓之摩诃河。东南通清河，西北达衡水。春秋雨泛，观津城北方二十里，尽为泽薮，盖水所钟也。其渎迳观津县故城北，乐毅自燕降赵，封之于此邑，号望诸君。王莽之朔定亭也。又南屈，东迳窦氏青山南，侧堤东出。青山即汉文帝窦后父少翁冢也。少翁是县人，遭秦之乱，渔钓隐身，坠渊而死。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坟于观津城东南，故民号曰青山也。又东迳董仲舒庙南。仲舒，广川人也。世犹谓之董府君祠，春秋祷祭不辍。旧沟又东迳脩市县故城北。汉

宣帝本始四年，封清河纲王子刘寅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居宁也，俗谓之温城，非也。《地理风俗记》曰：脩县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县也。又东会从陂。陂水南北十里，东西六十步，子午潭涨，渊而不流，亦谓之桑社渊。从陂南出，夹堤东派，迳脩县故城北，东合清漳。漳泛则北注，泽盛则南播，津流上下，互相迳通。从陂北出，东北分为二川：一川北迳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溠；一川东迳弓高城南。又东北，杨津沟水出焉。衡水东迳阜城县故城北、乐成县故城南，河间郡治。《地理志》曰：故赵也。汉文帝二年，别为国。应劭曰：在两河之间也。景帝九年[7]，封子德为河间王，是为献王。王莽更名郡曰朔定，县曰陆信。褚先生曰：汉宣帝地节三年，封大将军霍光兄子山为侯国也。章帝封子开于此。桓帝追尊祖父孝王开为孝穆王，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乐成陵也。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旧引衡水北入城注池。池北对层台，基隍荒芜，示存古意也。

又东北过成平县南，

衡漳又东迳建成县故城南。按《地理志》，故属勃海郡。褚先生曰：汉昭帝元凤三年，封丞相黄霸为侯国也。成平县故城在北，汉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间献王子刘礼为侯国，王莽之泽亭也。城南北相直。衡漳又东，右会杨津沟水，水自陂东迳阜城南。《地理志》，勃海有阜城县，王莽更名吾城者，非《经》所谓阜城也。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大司马王梁为侯国。杨津沟水又东北迳建成县，左

入衡水，谓之杨津口。衡漳又东，左会滹沱别河故渎，又东北入清河，谓之合口。又迳南皮县之北皮亭，而东北迳浮阳县西，东北注也。

又东北过章武县西，又东北过平舒县南，东入海。

清漳迳章武县故城西，故涉邑也。枝渎出焉，谓之涉水。东北迳参户亭，分为二渎。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世谓之平虏城。枝水又东注，谓之蔡伏沟。又东积而为淀。一水迳亭北，又迳东平舒县故城南。代郡有平舒城，故加东。《地理志》，勃海之属县也。《魏土地记》曰：章武郡治。故世以为章武故城，非也。又东北分为二水：一右出为淀，一水北注滹沱，谓之涉口。清漳乱流，而东注于海。

清漳水出上党沾县西北少山大要谷，南过县西，又从县南屈，

《淮南子》曰：清漳出谒戾山。高诱云：山在沾县。今清漳出沾县故城东北，俗谓之沾山。后汉分沾县为乐平郡，治沾县。水出乐平郡沾县界。故《晋太康地记》曰：乐平县旧名沾县。汉之故县矣。其山亦曰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迳沾县故城东，不历其西也。又南迳昔阳城。《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杜预曰：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者是也。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水有二源。北水东南流，迳其城东南，注于南水。南水亦出西山，东迳文当城北，又东北迳梁榆城南，即阏与故城也。秦伐赵

阏与，惠文王使赵奢救之。奢纳许历之说，破秦于阏与。谓此也。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并言涅县有阏与聚。卢谌《征艰赋》曰：访梁榆之虚郭，吊阏与之旧都。阚骃亦云：阏与，今梁榆城是也。汉高帝八年，封冯解散为侯国。其水左合北水，北水又东南入于清漳。清漳又东南，与辚水相得。辚水出辚阳县西北辚山，南流迳辚阳县故城西南，东流至粟城，注于清漳也。

东过涉县西，屈从县南，

按《地理志》，魏郡之属县也。漳水于此有涉河之称，盖名因地变也。

东至武安县南黍窖邑，入于浊漳。

【注释】

①《疏》补二字，作“阻涧，广袤二里”。

②据杨氏，此句应作“司空围邺城，为堑周四十里”。

③“为地腹”以下几句，《疏》作：“《地理志》曰：大陆在巨鹿，绛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

④《疏》“直”上增“岂”。

⑤据赵一清，“建和”系“建安”之误。

⑥此句有脱误，译文删去。

⑦据杨氏，“九年”当作“二年”。

【译文】

浊漳水发源于上党郡长子县西面的发鸠山，

漳水发源于鹿谷山，鹿谷山与发鸠山山麓相连而位置在南，《淮南子》称为发苞山，所以在诸书中常见互用异名。左边有阳泉水注入，右边有缴盖水流进来。这三个源头都出自同一座山，只

不过南北方向不同罢了。

往东流过县南，

又往东，尧水从西山往东北流经尧庙北面，又往东流经长子县老城南面，这里是周时史官辛甲所封的食邑。《春秋》：襄公十八年（前 555），晋人在长子俘虏了卫国的行人石买，就是此县。秦时设置上党郡，治所就在这里。水往东北流，注入漳水。漳水往东流，汇合于梁水。梁水发源于南梁山，往北流经长子县老城南面。《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二年（前 358），郑国夺取了屯留、尚子、涅——尚子就是长子的异名。梁水又往北注入漳水。

转弯从县城往东北流，

陶水发源于南面的陶乡，往北流经长子城的东面，向西转弯流经城北，东流注入漳水。

又往东流过壶关县北边，又往东北流过屯留县南边，

漳水往东流经屯留县南面，又转弯流过城东，往东北流，有绛水注入。绛水发源于西方谷远县东面的发鸠之谷，称为滥水；往东流经屯留县老城南面，就是旧时的留吁国，是潞氏的属国。《春秋》：襄公十八年（前 555），晋人在纯留俘虏了孙蒯，就是这地方。水往东北流，注入漳水。所以桑钦说：绛水发源于屯留西南，东流注入漳水。漳水又东流，涑水注入。涑水发源于西方的发鸠山，往东流经余吾县老城南面。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把余吾封给景丹的儿子景尚，立为侯国。涑水又往东流经屯留县老城北面。《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元年（前 369），韩共侯、赵成侯把晋桓公迁到屯留。《史记》载，赵肃侯在端氏剥夺了晋君权力，把他迁到这里。涑水又东流，注入漳水。所以许慎说：涑水发源于发鸠山，注入漳水，涑字偏旁从水，音东。漳水又往东北流经壶关县老城西面，又转弯流经城北。壶关，就是旧时的黎国，有黎亭。县里有壶口关，所以县名叫壶关。吕后元年（前 187）把这里封给孝惠帝后宫所生的儿子刘武，立为侯国。汉时有壶关三老公乘兴上

书控告卫太子，他就是本县人。壶关县在屯留东边，不可能先流经壶关然后才到屯留。漳水流过鹿台山与铜鞮水汇合。铜鞮水发源于铜鞮县西北的石隥山，东流与专池水汇合。专池水发源于八特山，往东北流，注入铜鞮水。铜鞮水又往东南流，与女谏水汇合。女谏水发源于西北的好松山，往东南流，北边有苇池水与公主水合流往西注入，南边有榆交水与皇后水合流往东汇进来，往东南乱流，注入铜鞮水。铜鞮水又往东流经李憙墓，墓前有碑，是太和元年(477)李氏所立，现在已经破碎了。水又往东流经老城北面；城在山冈上面，底下临着深谷；东、西、北三面都有深涧隔断，宽广约二里，世人称为断梁城，就是旧县的上虒亭。铜鞮水又往东流经铜鞮县老城北面，城在南岸山中，是晋时大夫羊舌赤——号铜鞮伯华的食邑。汉高祖就在这里打败韩王信。铜鞮水又往东南流过顷城西面，就是铜鞮县的下虒聚。《地理志》说：铜鞮县有上虒亭、下虒聚。铜鞮水又往南流经胡邑西面，又向东转，流过城南，又往东流经襄垣县，注入漳水。漳水又往东北流经襄垣县老城南面，就是王莽的上党亭。

潞县北边，

潞县就是从前赤翟的潞子国。潞子国的丞相丰舒很有才能，但没有德行，晋国伯宗列举了他的五条罪状，派荀林父去灭了潞子国。阚骃说：潞县有潞水，是冀州的大河流，就是漳水。我按《燕书》，王猛与慕容评在潞川相遇，慕容评堵截了山泉，卖水给军队，交上一匹绢就给二担水。这里没有别的大川可以灌溉，所有的长川大河，就只有漳水一条了。所以世人也把浊漳称为潞水。潞县北边与旧时的台壁相望。漳水流经壁南。此壁原是潞子所建，世人称为台壁。慕容垂在长子攻打慕容永，部队驻扎在潞水，慕容永率领精兵抵抗，凭河坚守，慕容垂在台壁摆好阵势，一仗就把慕容永打垮了，就是在这地方。漳水左岸在这里于黄须口汇合黄须水。黄须水发源于台壁西边张讳岩下。世上相传岩

石发红，就会遭到战祸，人们讨厌这岩石的变化无常，都用石粉把它涂成白色，所以民间把它叫张讳岩。水往南流经台壁西面，又南流注入漳水。漳水又往东北流过望夫山，山南有石人伫立在山上，姿态像是在盼望着云天外的远人，因而取名。有涅水发源于西边的覆甑山，东流与西汤溪水汇合。西汤溪水发源于涅县西山的汤谷，五条泉水汇合在一起，叫五会之泉；又往东南流，称为西汤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涅水。涅水又往东流经涅县老城南面，东流与白鸡水汇合。涅县就是以涅水命名的。白鸡水发源于涅县的西山，往东流经县北，往东南流入涅水。涅水又往东南流，武乡水汇入。武乡水源出武山，往西南流经武乡县老城西面，然后往南流到清谷口汇合清谷水。清谷水发源于东北方长山的清谷，往西南流与鞞辖水和白壁水汇合，南流注入武乡水；又南流有黄水口。黄水有三个源头，同流注入一条深涧，往东南流，与隐室水汇合。隐室水源出西北方的隐室山，往东南注入黄水。黄水又往东注入武乡水；武乡水又往东南注入涅水；涅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漳水。漳水又往东流经磻阳城北面，仓谷水注入。仓谷水发源于林虑县的仓谷溪，往东北流经鲁班门西面。这里两侧的山崖状如门户，石壁凌云高举，左右两岸用石块修筑成堤防，高高的基址至今还在。漳水往北流经偏桥东面，这就是林虑的峤岭抱犊固。循着石级向西往高处攀登，约五里余，到了崖边路就断了，中间一段约有四五丈，用木料架成偏桥，勉强可以通行，所以听说这里地名也叫偏桥。从这里上山，还要攀藤援葛，才能到达山顶，这就是庾衮眩晕坠崖的地方。仓谷溪水又北流，与白木溪汇合，溪水发源于壶关县东边的白木川，往东流经百亩城北面，这也和仇池百顷之类名称一样。又往东流经林虑县的石门谷，又注入仓溪水。仓溪水又往北流经磻阳城东面，往北流注入漳水。漳水又往东流经葛公亭北面，往东流去。

又往东流过武安县，

漳水在武安县东面，汇合了从涉县往东南流来的清漳水。世人把汇流处称为交漳口。

又往东出山，流过邺县西面，

漳水又往东流经三户峡，称为三户津。张晏说：三户是地名，在梁期西南。孟康说：三户津是一条山峡名，在邺县以西四十里。又东流，汙水注入。汙水发源于武安县山，往东南流经汙城北面。从前项羽与蒲将军、英布从三户渡水，就在这条水上打败了章邯。汙水往东注入漳水。漳水又往东流经武城南面，世人称为梁期城；梁期在邺城北面，民间又称为两期城，都是不正确的。司马彪《郡国志》说：邺县有武城，武城就是期城。漳水又往东北流经西门豹祠前面，祠的东边有石碑，隐约可以看出凸起的字迹。祠堂东端的石柱上刻有这些字样：赵建武年间(335～348)所建。魏文帝《述征赋》说：景慕西门豹感人的事迹，忽然远远望见他的祠庙。漳水右岸与支流汇合，支流上流在邯会西边承接漳水，向东分支与邯水汇合。邯水发源于邯山东北，流经邯会县老城西面，北流注入这条支流，所以称为邯会。张晏说：从漳水分出的支流，从西南流与邯山之水汇合，现在城旁还有沟渠留着。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把这里封给赵敬肃王的儿子刘仁，立为侯国。水又往东北流入漳水。从前魏文侯派西门豹去当邺令，引入漳水灌溉邺的田地，百姓都靠着这水用。以后到魏襄王时，派史起去当邺令，又在漳水上筑堰，来灌溉邺的田亩，田亩也都变成肥沃的良田，百姓都歌颂他。魏武王又在漳水拦河筑坝，称为天井堰，使水转向东流。在二十里的河段中，造了十二道坝级，每级相距三百步，使各级的水互相灌注，一个源头分为十二道水流，每道都建有水门。陆氏《邺中记》说：水所灌注之处叫堰陵泽。所以左思为魏都作赋，说分级渠道共十二条，引水注入各水口。魏武帝攻邺，引漳水来围困此城。《献帝春秋》说：司空曹操包围了邺城，在周围掘壕长四十里，开头浅而狭，看来似乎还可以走过去，审配

不出来争取有利时机，只望着他讪笑。但司空连夜赶修，就增至深宽达二丈的规模，引漳水注入，于是就攻下邺城。邺城原来是齐桓公所置，所以《管子》说：筑了五鹿、中牟和邺诸城来保卫诸夏。后来属晋国，魏文侯七年（前439）才开始封在这里，所以称魏。汉高帝十二年（前195），设置魏郡，治所在邺县，王莽改名为魏城。后来把魏郡分开，设立东部都尉和西部都尉，所以称为三魏。魏武帝又利用郡国旧水道，引漳水从城西东流，经过铜雀台下，从下水道入城东流，称为长明沟。渠水又往南流经止车门下。魏武帝封于邺时，曾修建北宫，宫里有文昌殿。沟水南北两边都是道路，以支流引水灌溉，往东从石窦堰下流出，注入城壕。所以魏武帝《登台赋》说：引了长明沟，灌入街巷，指的就是这条渠水。石氏在文昌殿旧址上，建造了东太武殿和西太武殿，在济北谷城山上开采文石来砌筑殿基。一座殿基下，布置了五百名武士值班警卫。弯曲的柱子和筒瓦全都用铸铜制成，还贴金涂漆，描图装饰。又把长安洛阳的铜人搬到宫前，把都城装点得堂皇瑰丽。城的西北面有三座高台，都利用城墙作台基，巍然耸峙，就像山一样高。这些高台是建安十五年（210）魏武帝所筑，现在已差不多削平了。《春秋古地》说：葵丘是地名，现在邺城西面的三座台，就是葵丘的所在地。现在台已削平，但当时也许另有所见，不很清楚。中间的叫铜雀台，高十丈，有房屋一百零一间。台建成后，魏武帝叫他的儿子们去登台，还要他们作赋。陈思王落笔成篇，文词的优美，才思的敏捷，当时无人可与他相比。铜雀台也是魏武帝望见奉常王叔治的地方。从前严才和他的部属攻打宫殿边门，王修（叔治）听到发生事变，没等到车马到来，就带领部属步行赶到宫门。太祖在铜雀台上远远看到了，说道：那赶来的人一定是王叔治了。相国钟繇说：过去京城里发生事变，九卿都留守在他们的官署，你为什么赶来啊？王修说：吃人家的俸禄，人家有危难时，怎能躲着呢？留守官署虽说是老规矩，但却没有蹈汤赴火，尽

救人急难的本分。当时人们把这件事传为美谈。石虎又把台加高了二丈，台上建了一座房屋，栋椽相连，把高台顶上全都盖住，在周围分隔开来，叫命子窟。又在屋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离地二十七丈；又在楼顶做了一只铜雀，张开翅膀，像在飞翔似的。南边是金虎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北边有冰井台，也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间，上面有冰室，室中有几口井，每口深十五丈，井中贮存冰和石墨。石墨可以写字，点着了火也不易烧尽，也叫石炭。还有藏谷和藏盐的地窖，以防意外。现在地窖上还留有石刻铭文。左思《魏都赋》说：三座高台罗列，高高地耸峙着。邺城有七座城门：南边叫凤阳门，中央叫中阳门，近边的叫广阳门，东边叫建春门，北边叫广德门，近边的叫厩门，西边的叫金明门，又叫白门。凤阳门上有三座台，城门大开，高三十五丈。石虎在上面建起层楼，楼顶上安放了一只铜凤，头高一丈六尺。他又在东城上建了东明观，观上装了一座金博山为饰，称为锵天。北城上有齐斗楼，高出周围的亭榭之上，显得分外突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用砖装饰表面，每百步有一座城楼。城内所有的宫殿、门台、边墙上面都加建观榭。层沓的屋栋，反仰的檐瓦，飞檐高接青云，描画上彩色和淡白色，在全盛时期，离邺城六七十里外，远远就可望见楼台高耸，就像仙宫一样。魏承袭汉朝政权，也建都在洛阳，因为谯是祖先的本国，许昌是汉朝所居，长安是西京遗迹，邺是建立王朝大业的基地，所以合称五都。现在邺城是相州刺史及魏郡的治所。漳水从西门豹祠往北流经后赵阅马台西面。台基高五丈，上面建了望楼，石虎每次在台下讲武，总要登楼眺望，他从台上放响箭，作为兵将出入的信号。漳水又往北流经祭陌西面。战国时民间的巫婆为河伯娶新娘，都是在这条陌上祭祀的。魏文侯时，西门豹当邺令，和三老相约说：为河伯娶新娘时，请来通知我，我也来送送那位姑娘。三老都说好的。到了那时候，三老、廷椽向百姓征税，征得百万钱。男巫女巫在乡里各处巡行，

看到有漂亮的姑娘，说是应当给河伯做新娘，就用了三万钱给她娘家做聘金，为她沐浴、涂脂抹粉，有如出嫁的样子。西门豹去赴会，三老、巫婆、廷椽和民众人山人海，赶去看热闹。巫婆七十岁了，跟她的女弟子十人。西门豹叫了新娘来看，说不够好，叫巫婆去报告河伯，就把她投到河中。等了一会儿，他说：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又叫三个弟子及三老去秉告，也都投入河中。西门豹恭恭敬敬地弯着腰说：三老还不回来，怎么办呢？想再叫廷椽豪长前去。他们都叩头求饶，直叩得头破血流，说不再给河伯娶新娘了。虽然这种荒唐的祭祀仪式取消了，但祭陌这个地名却留了下来。这里也是慕容俊把石虎尸体投入河水中的地方。田融把这地方叫紫陌。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在水上造紫陌浮桥，在紫陌为佛图澄建造寿圹，这位高僧死于建武十五年(349)，十二月安葬，就是在这地方。漳水又面对赵氏的临漳宫，宫殿在桑梓苑，多桑树，这个皇家园囿就因而得名。三月三日及开始养蚕的月份，石虎带了皇后及夫人来到这里采桑。现在还留下一些桑树，但连断墙残壁也荡然无存了。漳水又北流，滏水注入。漳水又往东流经梁期城南面。《地理风俗记》说：邺城以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是个旧县城。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把这里封给任破胡，立为侯国。晋惠帝永兴元年(304)，骠骑将军王浚派遣乌丸渴末直达梁朝，等候骑兵到邺城，成都王司马颖派遣将军石超去镇压渴末，却在这里被渴末打败。又流经平阳城北面。《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前369)邺城军队在平阳打败邯郸军队。司马彪《郡国志》说：邺县有平阳城，就是这座城。

又往东流过列人县南边，

漳水又东流，右边流经斥丘县北面，即裴县老城南面——王莽改即裴为即是。《地理风俗记》说：列人县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是个旧县城。漳水又往东北流经列人县旧城南面，王莽改名为列治。《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八年(前362)，惠成王攻打邯

郸，夺取了列人。漳水在县右汇合了白渠旧水道。白渠水发源于魏郡武安县钦口山，往东南流经邯郸县南，又东流与拘涧水汇合。拘涧水发源于武始县东山的白渠，北方民间仍把这条水称为拘河。拘涧水又东流，又有牛首水注入。牛首水发源于邯郸县西边的堵山，东流分为两条，急湍奔腾流过，两条澄澈的溪流照影如镜。汉景帝时，七国叛乱，命令曲周侯郦寄去打赵国，包围了邯郸，相持七月，引了牛首水和拘水去淹城，城被冲坏，赵王也自杀了。水往东流入邯郸城，流经温明殿南面。汉世祖俘获王郎，巡视邯郸时，曾在殿中午睡过。水又往东流经丛台南面，丛台是六国时期赵王的台。《郡国志》说：邯郸有丛台。所以刘劭《赵都赋》说：在南边造起云阁，在少阳山建立丛台。现在遗址上还有些老墙留下来。水又往东流经邯郸阜，就是张晏所说的东边城下的邯山，单，是尽头的意思；城郭从邑，所以偏旁加邑。邯郸这地名，大概就是依据此山命名的，是旧时赵郡的治所。《长沙耆旧传》说：桓楷当赵郡太守时，有人在路上丢了一袋米，过往行人把这袋米挂在树上，没有人敢拿，说的就是这地方。水又东流出城，重新汇合成一条；又东流，形成一片澄澈的水湾，水往东南流，注入拘涧水；又东流，注入白渠；又东流，分出一条旧渠。一条往东流，积成沼泽，就是曲梁县的鸡泽。《国语》有所谓鸡丘就是这地方。东北与澄湖相通。白渠旧道往南分出，所到之处分出许多支渠，向右边分出的就是邯沟，流过邯沟县旧城东边，县名就是因沟名而来的。《地理风俗记》说：即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沟城，是个旧县城。又往东流经肥乡县旧城北面。《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八年（前 362），攻打邯郸，夺取了肥。《晋书・地道记》说：太康年间设置肥乡县，属广平郡。渠道纵横交错，相互纠缠在一起，与白渠流到同一处，经过列人县，在右边汇合漳水，今天已枯涸无水了。《地理志》说：白渠东流到列人县，注入漳水。

又往东北流过斥漳县南面。

应劭说：那个地区是盐碱地，所以叫斥漳。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魏太祖开了一条渠道，引漳水往东流入清水、洹水，以便通航运粮，名为利漕渠。漳水旧河道断流后，旧溪通往东北，只是一缕细水，在涓涓地流渗罢了。《尚书》说，覃怀一带直到衡漳，治水也已卓有成效。孔安国说：衡是横的意思，就是说漳水横流。又往东北流经平恩县旧城西面。应劭说：平恩县原来是馆陶县的一个乡，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设置，把这地方封给皇后的父亲许伯，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延平。

又往东北流过曲周县东面，又往东北流过巨鹿县东面，

衡漳旧水道往东北流过南曲县旧城西面。按《地理志》，广平有南曲县。应劭说：平恩县以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是个旧县址。又流经曲周县旧城东面。《地理志》说：曲周县，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置，王莽时改名为直周。我按《史记》，大将军郦商，在高祖六年(前201)封于曲周县，立为侯国；考《汉书》记载也相同，因而知道曲周这个旧县，不是始于孝武帝。啸父是冀州人，在县城市场上补鞋补了数十年，人们都奇怪他不会老，想求他传授秘术却求不到。衡漳又往北流经巨桥仓储西面。旧时有一座大桥横架于水上，所以有巨桥之名。从前武王讨伐纣王，开出巨桥仓，把粮食发给殷商的饥民。服虔说：巨桥是粮仓名。许慎说：巨桥是巨鹿水上的大桥。现在靠近水边处，左右一二里方圆内，还有些像土丘似的隆起处，就是从前粮仓地窖留下的遗迹。衡水又往北流经巨鹿县旧城东面。应劭说：鹿就是大树林。《尚书》说：尧将把帝位让给舜的时候，在大麓之野迎接他，当时有暴风雷雨，但舜却不迷失方向，于是拿昭华之玉赠给他，县也因此取名了。路温舒，巨鹿县东里人，父亲在乡里当监门小吏，叫他到泽地去放羊，采了菖蒲叶写字，就是这片泽地。旧县城就是巨鹿郡的治所。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灭了赵国，设为巨鹿郡；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这里是广平郡。武帝征和二年(前91)，把这里封给

赵敬肃王的儿子，立为平于国；世祖复兴以后，改为巨鹿。郑玄给《尚书》作注，引了《地说》中的几句话：大河往东北流过了绛水后约一千里，到了大陆，这是大地的中央。《地理志》说：大陆在巨鹿，绛水在安平信都。按照《志》里的说法，巨鹿与信都中间的距离不应有这么长。水名地名随时代而改变了，世人弄不清它们的地点，看到降水，就以为即是绛水，于是就照着绛字来读，也有写作绛字的，这都不对。现在河内共北山，淇水就发源在那里，往东流到魏郡黎阳县入河，这条河倒与所谓降水比较切近，降字应当读作郕向齐军投降的降字，因周时在这里建国的人不愿说投降，所以改成共字。此外，现在河水所经的地方，离大陆已很远了，馆陶北面的屯氏河，是否就是旧河道呢？我按以上郑玄这番话大概是因《尚书》里有：往东流经洛汭到大伾，往北流经降水到大陆泽，就据此来推究所经次序，所以把淇水看作降水，共城看作降城的吧，不知是否这样。参考各种典籍，共县本来是共和时期的故都，那末原来的名字就叫共，不是因为不愿说投降才改名的。禹著《山经》说：淇水发源于沮洳之山。《卫诗·淇澳》篇所指的水名又很远，应当不是改为降水又变为今天的绛水的。但这条水发源于共北山，郑玄为使以降字来解释其意义的说法成立，所以就把淇水当成降水了。即使如郑玄所引的《地说》，黎阳、巨鹿之间也并没有千里之遥，岂但信都与大陆没有呢！只有屯氏河发源于北方的馆陶，看来还比较切近。按《地理志》说：绛水发源于屯留，往下流穿过漳水，因而与漳水都可通称，所以水流屈曲流奔，所到之处各有水名，在信都又有了绛水之名，最后东流入海。考察水道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别的河渠，而衡漳的旧水道，与屯氏河相互穿插，于是《尚书》里才有经过降水直到大陆这样的说法，《地说》中也有相距千里的记载，与水道流程对照起来，与《尚书》的记载还相近，河水流过降水，应当与这种情况合得起来了。下流直到大陆，都与《水经》所说无异，从宁直到巨鹿，向东北伸展

出去,都是大陆。说到水流屈曲的流势,确很远了。九河分道奔流,以后其中的八支都断流了,但遗迹和旧名却往往保留下来。所以鬲河、般河流布于东北,徒骇河的水道与漳水、绛水相联,流向相同和相异的情况大致上可以区分得出来,陂塘堤岸相交接的遗迹还在,按照《水经》来考察水道,旧名自然都有着落了。漳水又流经经县旧城西边。水边有个老渡口,叫薄落津。从前袁本初从易京回来,皇帝已经到了这里,带领了随从人员,正是三月三日修禊的日子,就在这个渡口欢饮。衡漳又流经沙丘台东面,台在巨鹿老城东北七十里,是纣王所建。赵武灵王与秦始皇都死在这里。又流经铜马祠东面,这是汉光武帝的祠庙。更始三年(25)秋天,光武帝追击铜马军,在馆陶把它打得大败,迫使它投降。但贼兵心中却惶惶不安,世祖让他们回到自己营中去,他亲自轻装骑马到他们的营垒中巡行。贼兵于是自相谈论道:萧王对我们真是推心置腹,如此至诚待人,我们怎能不为他舍命效劳呢?于是就把归降的数十万人,分配给部下诸将,所以关西称世祖为铜马帝,祠也因此得名。庙旁有碑,记述河内脩武县张导的治水事迹。张导,字景明,建安三年(198)当巨鹿太守。那时漳水泛滥,土地不能种庄稼。张导展阅地图,与府丞彭参、属吏马道嵩等,追溯水道流向的变动,估测河流内外的形势,修筑堤防,疏通水流,调整了水路,治水的功绩卓有成效,百姓因而受益。碑额题为《漳河神坛碑》。但民间老人和老学者还把这座祠庙称为铜马刘神寺。这块碑近来因受震碎裂,只留下一半,也已看不清了。漳水又流经南宫县老城西,汉惠帝元年(前194),把这地方封给张越人的儿子张买,立为侯国,这地就是王莽的序中。漳水与隅醴水相通,称为衡津,又有长芦淫水和绛水等名。现在漳水已经断流,绛水也不再绕弯流了。又北流,绛水分流而出,现在已经无水了。旧河道通往东南,流过九门城南面,又往东南流过南宫城北面,又往东南流过缭城县老城北面。《十三州志》说:经县以东五

十里，有缭城，是个旧县城。左边流经安城南面，就是旧时信都的安城乡。更始二年(24)和戎郡的卒正邳彤在信都南面的安城乡与光武帝会见，光武帝十分高兴，说的就是这地方。旧河道又往东北流经辟阳亭。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地方封给审食其，立为侯国，也就是王莽的乐信。《地理风俗记》说：广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阳亭，是个旧县城。绛渎往北流过信都城东面，散流注入沼泽中，西边通到信都城，东边与广川县的张甲故渎相连，一同流入大海。所以《地理志》说：《禹贡》记载，绛水在信都往东流入大海。

又往北流过堂阳县西边，

衡水自堂阳县分为两条，一条往北流经旧县城西面。世祖从信都以四千人先攻打堂阳降水，就指这条水。水上有桥，那地方叫旅津渡，这是因为商旅都从这里过河的缘故。右边一条往东北流，通过石门流出。现在石门的岩石已经崩塌，只留下残余的基址了。这条水称为长芦水，是引葭水的变名。长芦水往东流经堂阳县老城南面。应劭说：县城在堂水之阳。《谷梁传》说：水北称为阳。但现在旧县城的南面再也没有另外的河流，只有这条东流的水与此相当，现在它又兼有堂水的名称了。长芦水又往东流经九门城北面，是个旧县城；又往东流经扶柳县旧城南面。世祖建武三十年(54)，把扶柳封给寇恂的儿子寇损，立为侯国。又东流北转流经信都县旧城西面，这是信都郡的治所。信都郡设于汉高帝六年(前201)。景帝中元二年(前148)是广川惠王刘越的封国，王莽改为新博，县叫新博亭。光武帝从蓟到信都，就是这地方。明帝永平十五年(72)，改名为乐成，安帝延光年间(122～125)改为安平。城内有汉冀州从事安平赵征碑，又有魏冀州刺史陈留丁绍碑，是青龙三年(235)所立。城南有《献文帝南巡碑》。水沿城边往北流注，又往北流经安阳城东面，又往北流经武阳城东面。《十三州志》说：扶柳县东北有武阳城，是个旧县城。又北流，

就是博广池，池中多产虾蟹，以鲜美驰名，每年进贡朝廷，以充实府库的食品。又往北流经下博县老城东面，然后北流注入衡水。

又往东北流过扶柳县北面，又往东北流过信都县西面，

扶柳县旧城在信都城西面，衡水从城西流过。县里有个扶泽，泽中多生柳树，所以叫扶柳县。衡水又往北流经昌城县旧城西面。《地理志》：信都有昌城县。汉武帝把这地方封给城阳顷王的儿子刘差，立为侯国。阚骃说：昌城本叫阜城。应劭说：堂阳县北三十里有昌城，是个旧县城。世祖攻下堂阳，昌城人刘植率领宗族子弟据守城邑拥戴世祖。又流经西梁县老城东面。《地理风俗记》说：扶柳县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是个旧县城；而世人却以为叫五梁城，大概是因为字形近似而造成的错误。衡漳又往东北流经桃县旧城北面。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把这地方封给刘襄立为侯国；王莽改名叫桓分。衡漳在这里与斯洨旧河道汇合。斯洨水上口承接大白渠，大白渠上口承接绵蔓水，绵蔓水的上流又承接桃水。这条水发源于乐平郡的上艾县，往东流，世人称为桃水，流经靖阳亭南面，就是旧关城；又往北流经井陉关下，注入泽发水，往东北乱流经常山蒲吾县西面，分出桃水；往南流经蒲吾县老城西面，又往东南流过桑中县老城北面。世人称此城为石勒城，是因为后赵石勒增建了城墙，而得名，但民间又称为高功城。《地理志》说：这是个侯国。桃水又往东南流经绵蔓县旧城北面，就是王莽的绵延。世祖建武二年（26），把这地方封给郭况，立为侯国。自此以下，就通称绵蔓水了。绵蔓水又往东流经乐阳县旧城西面，右边汇合井陉山水。这条水发源于井陉山，世人称为鹿泉水，往东北流，转弯流过陈余垒西面，俗称故壁城。从前楚汉相峙时期，韩信往东进军，陈余就在这里抗拒韩信，但他不采取李左车的战略，却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西线作战。韩信派奇兵从小路杀出，在他的营垒上插上旗帜。陈余的队伍失却据点，慌乱奔逃，他本人也在泜水上被杀。水又转弯流经垒南，又往南流经城西，

往东注入绵蔓水。绵蔓水又转弯流过乐阳城南，民间名为临清城，是搞错了的。《地理志》说：乐阳是个侯国。王莽改名为畅苗。《东观汉记》说：光武帝派邓禹去调派房子县的军队二千人，以铫期为偏将军，分攻真定、宋子的残余贼兵，攻下乐阳、稾、肥垒。绵蔓水又往东流经乌子堰，在这里分出一条支流。又东流，称为大白渠，就是《地理志》所说的上口承接绵蔓水的那一条。白渠水又往东南流经关县老城北面，按《地理志》，这是常山郡的属县。又往东流，就是成郎河，水上有大桥，称为成郎桥。又往东流经耿乡南面，世祖把这里封给前将军耿纯，立为侯国，世人称为宜安城。又往东流经宋子县老城北面，这一段又称宋子河。汉高帝八年（前199）把宋子封给许瘛，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宜子。从前高渐离善于击筑，为人当仆役，就是从这里进入秦国的。水又往东流经敬武县旧城北面。按《地理志》敬武是巨鹿郡的属县。汉元帝把这地方封给他女儿敬武公主，作为汤沐邑。阚骃《十三州记》说：杨氏县北四十里有敬武亭，是个旧县城。现在此城还很坚固，只是个小城，所以俗名叫敬武垒，是个古城邑。白渠水又东流，叫斯洨水。《地理志》说：大白渠往东南流，到了下曲阳县注入斯洨水；东流分为两条，支流从右边伸出，往东南流，称为百尺沟；又往东南流过和城北面。世人称为初丘城，其实不对。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把这里封给郎中公孙昔，立为侯国。又往东南流过贳城西面。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吕博，立为侯国。百尺沟往东南散流，经过历乡东面，往南流进泜湖，东流注入衡水。斯洨水从支流分出处往东流经贳城北面，又东流，积潴为陂塘，称为阳縻渊。渊水左边接纳了白渠支流，俗称泜水。泜水在藁城县乌子堰承接白渠，又往东流经肥累县老城南面，又往东流经陈台南面。这座台很宽广……又往东流经新丰城北面。按《地理志》说：巨鹿有新市县，是个侯国，王莽改名为乐市，但却没有新丰这地名，那就不清楚了。水又往东流经昔阳城南面，世人

称为直阳城，这不对，这里本来是鼓聚。《春秋左传》：昭公十五年（前527），晋国荀吴领兵攻打鲜虞，把鼓城围困了三个月，鼓人请求投降。穆子说：城里人看起来还吃得饱。他不肯答应。军吏说：这城分明就可以到手了，你却不去拿，反而苦了军民，损了兵器，怎么能为君主效劳呢？穆子道：虽攻取了一座城，却教百姓懈怠，怎么去治理它呢？城虽拿到但换来的却是懈怠，这不会有好结果；抛弃老传统也是不祥的。鼓人能够为他们的君主效劳，我们也能够为我们的君主效劳。按正义行事不出差错；赏善罚恶没有失误，才能真正取得这座城。能为大义而献身，这难道还不好吗？鼓人宣称粮食告罄并且精疲力竭了，于是才来取城，晋军攻下后得胜而回，没有杀一个人，只俘虏了鼓子鸢鞮而归，把他上献后又放他回去。鼓子又反叛了，荀吴打下东阳，把兵士化装成买粮的人，背穿铠甲在城门外歇息，发起突击，灭了鼓国，俘获鼓子鸢鞮而归，派涉佗去驻守。《十三州志》说：鼓城就是现在的昔阳亭。京相璠说：鼓人是白狄的一个分支。下曲阳有鼓聚，就是旧时的鼓子国。白渠支流又往东流过下曲阳城北面，又流过安乡县老城南面——《地理志》说：这是个侯国——又往东流经贳县，注入斯洨水。斯洨水又往东流经西梁城南面，又往东北流经乐信县老城南面。《地理志》：这是巨鹿郡属县，是个侯国。又东流注入衡水，衡水又北流，就到袁谭渡。袁谭从邺往来都要经过这里，渡口也就因而得名了。

又往东北流过下博县西边，

衡水又往北流经鄡县老城东面。《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前340），秦把卫鞅封于鄡，改名为商，就是这地方。所以王莽把它改名秦聚。《地理风俗记》说：县北有鄡阜，鄡县大概就是依此阜命名的。王莽改名为闰博。应劭说：太山有博，所以这里，叫下博。汉武帝从滹沱河南行，到这里迷了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碰到一位白衣老人，说：现在信都是为汉而守城的，离这里有八

十里。世祖就到信都去，任光开了城门迎接他，汉室中兴的基业才自此奠定。以后去寻求这位老人，却找不到了，人们谈论这件事，以为他是神仙。衡漳又往东北流经下博城西面，弯弯曲曲地往东北奔流，称为九绛；西流经过乐乡县老城南面，王莽改名为乐丘。又东流，引葭水注入。

又往东北流过阜城县北边，又往东北到昌亭，与滹沱河汇合。

《水经》把阜城放在下博的下流，昌亭的上流来叙述，可是查考地址的位置，次序虽不对，但的确又事出有因。勃海郡的阜城又在东昌的东边，所以知道并非这地方。漳水又往东北流经武邑郡南面，那是魏时所置。又往东流经武强县北面，又往东北流经武隧县老城南面。按《史记》，秦军在武隧打败赵国将军扈辄，杀了十万人，就在这个地方。王莽改名为桓隧。白马河在这里注入漳水。白马河上流承接滹沱河，往东流经乐乡县北面、饶阳县南面，又往东南流经武邑郡北面，往东注入衡水，汇流处称为交津口。衡漳又往东流经武邑县老城北面，就是王莽的顺桓。晋武帝把他的儿子封在该县，立为王国。后来把武邑、武隧、观津都划归武邑郡，治所就设在这里。衡漳又往东北流，右边汇合了张平口旧沟，上流承接武强渊，武强渊西南，水边留有旧时武强县的治所，渊就因而得名。《东观汉记》说：光武帝派王梁当大司空，把武强立为侯国封给他。据老人们说：县里有个人走路时看见一条小蛇，心里觉得似乎有点灵异，于是就把它带回家饲养，取名担生。蛇长大后竟把人吃了，邻里中人都很发愁，就把养蛇者抓起来关进监牢。担生背着他逃走，县城沉陷成为湖泊，县长和官吏也都变成鱼鳖。现在县城东北大约半里的地方都没在水中。渊水往东南流，积聚成湖泊，又叫郎君渊。老人们又说：县城沉陷那天，那人的儿子向东奔逃，也在这里沉陷，所以这个深潭就叫郎君渊了。渊水通向北面，水口叫石虎口；又往东北流，就是张平泽。泽水泛滥，在北面冲垮堤口流出，叫张刀沟。往北注入衡漳，汇流处

叫张平口，沟水也叫张平沟。泽水涨溢时就南流，水枯时就断流。衡漳又流经东昌县老城北面，这就是《水经》里说的昌亭，也就是王莽的田昌，俗名叫东相，这是因为相、昌两字音韵相合，因而致误。西边有昌城，所以称此城为东昌。衡漳又往东北流，在左边汇合了滹沱河的旧水道，汇流处叫合口。衡漳又往东北流，分为两条，水流溢出处，叫李聪涣。

又往东北流到乐成郡陵县北面，分支流出，

在陵县，衡漳并没有分支流出的水，往县北分出的，是滹沱的支水，是从滹沱旧河道分出的。衡漳又东流分为两支：向左边分出处是向氏口，渠水就从此口引入。衡漳又往东流经弓高县老城北面。汉文帝把这里封给韩王信的儿子韩隤当，立为侯国，也就是王莽的乐成亭。衡漳水又往东北流，右边汇合了柏梁溠。这条水上流承接李聪涣，往东北流叫柏梁溠；往东流经蒲领县老城南面。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把这里封给广川惠王的儿子刘嘉，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说：脩县西北八十里有蒲领乡，是个旧址县。又往东北流，汇合了桑社沟的支流，又往东北流过弓高城北面，又往东注入衡漳，汇流处称为柏梁口。衡漳又往东北流，在右边汇合桑社沟。沟水上流承接从陂，世人称为卢达从薄，也叫摩诃河，东南与清河相通，西北到达衡水。春秋雨季涨水泛滥，观津城北面方圆二十里的地带，因为水流汇集，就都成为沼泽地了。水道通过观津县老城北面。乐毅离开燕国降于赵国，封于此城，号称望诸君；王莽时叫朔定亭。水又向南转弯往东流经窦氏青山南面。沿堤边往东流出，这青山就是汉文帝窦后父亲窦少翁的坟墓。窦少翁是本县人，秦时天下大乱，他就隐居山林钓鱼，不幸跌入深潭淹死。景帝立，窦后派使者把深潭填掉，安葬她的父亲，在观津东南筑起一座大坟，百姓把它叫做青山。水又往东流经董仲舒庙南。董仲舒是广川人，世人还把这座庙宇称为董府君祠，每年春秋两季到这里来祭祀祈祷，从未中断。旧沟又往东流

经脩市县老城北面，汉宣帝本始四年（前 70），把这里封给清河纲王的儿子刘寅，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居宁，俗称温城，其实不对。《地理风俗记》说：脩县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是个旧县城。又东流，汇入从陂，陂水南北十里，东西六十步，五月、十一月陂水升涨，水深不流，又称桑社渊。从陂的水往南流出，两岸筑堤，分支往东流经脩县旧城北面，往东与清漳水汇合。漳水泛滥时就北流注入陂泽，泽水盛涨时，就往南流泄，上下相通。从陂往北流出，向东北分成两条水。一条往北流经弓高城西面，往北注入柏梁湺；一条往东流经弓高城南面。又往东北流，杨津沟水在这里分出。衡水往东流经阜城县老城北面、乐成县老城南面——乐成是河间郡的治所。《地理志》说：旧时是赵国地方。汉文帝二年（前 178），分地设立为国。应劭说：地在两河之间。景帝二年（前 155）封他的儿子刘德为河间王，就是献王。王莽改名，郡称朔定，县叫陆信。褚先生说：汉宣帝地节三年（前 67），把这里封给大将军霍光哥哥的儿子霍山，立为侯国。章帝把他儿子刘开封在这里；桓帝追封他的祖父孝王刘开，加孝穆王的尊号，划出该县作为祭扫陵墓之用，所以把陵称为乐成陵。现在城中还有一口古池，方圆八十步，从前引了衡水北流入城，注入池中。池北面对一座高台，台基和沟堑都已荒芜了，只是留着表示保存古迹的意思罢了。

又往东北流过成平县南边，

衡漳又往东流经建成县旧城南边。按《地理志》该县旧属勃海郡。褚先生说：汉昭帝元凤三年（前 78），把建成封给丞相黄霸，立为侯国。成平县旧城在北边，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把成平封给河间献王的儿子刘礼，立为侯国，也就是王莽的泽亭。老城南北相直对。衡漳又东流，右边汇合了杨津沟水。沟水从陂塘往东流经阜城南面。《地理志》说：勃海有阜城县。王莽改名为吾城的那个阜城，并不是《水经》中所说的阜城。建武十五年

(39)，世祖把这里改封给大司马王梁，立为侯国。杨津沟水又往东北流，经过建成县向左边注入衡水，汇流处叫杨津口。衡漳又东流，左边汇合滹沱河的旧河道，又往东北流入清河，汇流处叫合口。又流经南皮县的北皮亭，然后往东北经浮阳县西面，往东北流去。

又往东北流过章武县西边，又往东北流过平舒县南边，东流入海。

清漳流经章武县旧城西面，就是旧时的涉邑。在这里分出支流，叫涉水。往东北流经参户亭，分成两条。应劭说：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是个旧县城。世人称为平虏城。支流又往东流奔，叫蔡伏沟，又东流积潴成为湖淀。一条流经亭北，又流经东平舒县旧城南面。代郡有平舒城，所以这里叫东平舒。按《地理志》，这是勃海郡的属县。《魏土地记》说：这是章武郡的治所。所以世人以为这就是章武县的旧城，但实际并不是。又往东北流，分成两条水：一条向右边流出成为湖淀，一条往北注入滹沱河，汇流处称为涉口。清漳水往东乱流，注入大海。

清漳水发源于上党郡沾县西北的少山大要谷，往南流过县西，又从县南转弯，

《淮南子》说：清漳水发源于谒戾山。高诱说：山在沾县。现在清漳水发源于沾县旧城东北面，俗称沾山。后汉把沾县划给乐平郡，郡治在沾县。清漳水就发源于乐平郡的沾县境内。所以《晋太康地记》说：乐平县，旧名沾县。是汉时的旧县。那座山也叫鹿谷山，水从大要谷流出，往南流经沾县旧城东面，并不流经西面。又往南流经昔阳城。《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晋朝荀吴假意说要去会见齐军，向鲜虞借路经过，于是就进入昔阳。杜预说：乐平沾县东面有昔阳城，就是此城。水又往南流，在梁榆水口汇合了一条水。此水发源于梁榆城西面的大嵰山，有两个源头：北面的水源往东南流经此城东南面，注入南面那条水源；南面的水源也从西山流出，往东流经文当城北面，又往东北流经梁

榆城南面，就是阏与旧城。秦军进攻赵国阏与，惠文王派赵奢去救援，赵奢采纳许历的意见在阏与打败了秦兵，指的就是这地方。司马彪、袁山松的《郡国志》都说涅县有阏与聚。卢谌《征艰赋》说：寻访梁榆空荒的城市，凭吊阏与旧时的都城。阚骃也说：阏与就是今天的梁榆城。汉高帝八年(前199)把这里封给冯解散，立为侯国。南水在左边汇合北水，北水又往东南流入清漳水。清漳水又往东南流与辚水相合流。辚水发源于辚阳县西北的辚山，往南流经辚阳县老城西南面，东流到粟城，注入清漳水。

往东流过涉县西面，又转向县南面，

按《地理志》，涉县是魏郡的属县。漳水在这里又有涉河之称，水名又随地名而变了。

往东流到武安县南边的黍窖邑，注入浊漳水。

水经注卷十一

易水　滱水

【题解】

易水今仍名易水，发源后从今河北省易县的安各庄水库东流，汇合南拒马河，然后注入大清河，成为海河水系的五大支流之一。滱水发源于今山西省境内，《水经注疏》熊会贞按："今浑源州南七里有翠屏山，为恒岳西麓，唐河源出此，即古滱水"。所以滱水今名唐河，东流经白洋淀注入大清河。

赵一清在《水经注释》卷十一之末，又收辑佚文，增补了《滹沱水》、《泒水》、《滋水》三篇。他认为此三水在《水经注》没有散佚前都各自成篇。滹沱水在《浊漳水》中已经述及，而泒水和滋水，赵一清认为与滱水有关，或是滱水支流，但现在由于河道变迁，地名消亡，都已无法考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50—51，北朝、魏《相、冀、幽、平等州图》中，绘有滋水和泒水，均是滹沱水的支流，可供参考。

【原文】

易水出涿郡故安县阎乡西山，

易水出西山宽中谷，东迳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谭，不从王莽之政，子兴，生五子，并避时乱，隐居此山，故其旧居，世以为五大夫城，即此。岳《赞》云：五王在中，庞葛连续者也。易水又东，左与子庄溪水合。水北出子庄关，南流迳五公城西，屈迳其城南。五公，即王兴之五子也。光武即帝位，封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憙侯；显才，蒲阴侯；仲才，新市侯；季才，为唐侯，所谓中山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二城并广一里许，俱在冈阜之上，上斜而下方。其水东南入于易水。易水又东，右会女思谷水。水出西南女思涧，东北流注于易，谓之三会口。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与樊石山水合。水源西出广昌县之樊石山，东流迳覆釜山下，东流注于易水。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迳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盖易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渎。武阳大城东南小城，即故安县之故城也。汉文帝封丞相申屠嘉为侯国。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诱云：易水迳故安城南城外东流。即斯水也。诱是涿人，事经明证。今水被城东南隅。世又谓易水为故安河。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傅逮《述游赋》曰：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芒。盖谓是处也。易水东流而出于范阳。

东过范阳县南，又东过容城县南，

易水迳范阳县故城南。秦末，张耳、陈余为陈胜略地燕、赵，命蒯通说之，范阳先下，是也。汉景帝中二年，封匈奴降王代为侯国，王莽之顺阴也。昔慕容垂之为范阳也[1]，戍之，即斯。意欲图还上京，阻于行旅，造次不获，遂中。易水又东与濡水合，水出故安县西北穷独山南谷，东流与源泉水合，水发北溪，东南流注濡水。濡水又东南，迳樊於期馆西，是其授首于荆轲处也。濡水又东南流，迳荆轲馆北，昔燕丹纳田生之言，尊轲上卿，馆之于此。二馆之城，涧曲泉清，山高林茂，风烟披薄，触可栖情，方外之士，尚凭依旧居，取畅林木。濡水又东迳武阳城西北，旧堨濡水枝流南入城，迳柏冢西。冢垣城侧，即水塘也。四周茔域深广，有若城焉。其水侧有数陵，坟高壮，望若青丘，询之古老，访之史籍，并无文证。以私情求之，当是燕都之前故坟也。或言燕之坟茔，斯不然矣。其水之故渎南出，屈而东转，又分为二渎。一水迳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其一水东出注金台陂，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侧陂西北有钓台，高丈余，方可四十步。陂北十余步有金台，台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北有小金台，台北有兰马台，并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咸沦，柱础尚存，是其基构，可得而寻。访诸耆旧，咸言昭王礼宾，广延方士，至如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

矣。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连下都，馆之南垂。言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故雕墙败馆，尚传镌刻之石，虽无经记可凭，察其古迹，似符宿传矣。濡水自堰又东，迳紫池堡西，屈而北流。又有浑塘沟水注之，水出遒县西白马山南溪中，东南流入濡水。濡水又东，至塞口，古累石堰水处也。濡水旧枝分南入城东大陂。陂方四里，今无水。陂内有泉，渊而不流，际池北侧，俗谓圣女泉。濡水又东，得白杨水口，水出遒县西山白杨岭下，东南流入濡水，时人谓之虎眼泉也。濡水东合檀水，水出遒县西北檀山西南，南流与石泉水会。水出石泉固东南隅，水广二十许步，深三丈。固在众山之内，平川之中，四周绝涧阻水，八丈有余；石高五丈，石上赤土，又高一匹，壁立直上，广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轨，仅通人马，谓之石泉固。固上宿有白杨寺，是白杨山神也。寺侧林木交荫，丛柯隐景，沙门释法澄建刹于其上，更为思玄之胜处也。其水南流，注于檀水，故俗有并沟之称焉。其水又东南流，历故安县北，而南注濡水。濡水又东南流，于容城县西北、大利亭东南，合易水而注巨马水也。故《地理志》曰：故安县阎乡，易水所出，至范阳入濡水。阚骃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许慎曰：濡水入涞。涞、渠二号，即巨马之异名。然二易俱出一乡，同入濡水，南濡[2]。北易至涿郡范阳县会北濡，又并乱流入涞，是则易水与诸水，互摄通称，东迳容城县故城北，浑涛东注，至勃海平舒县与易水合。阚骃曰：涿

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水，出代郡广昌县东南、郎山东北燕王仙台东。台有三峰，甚为崇峻，腾云冠峰，高霞翼岭，岫壑冲深，含烟罩雾。耆旧言：燕昭王求仙处。其东谓之石虎冈。范晔《汉书》云：中山简王焉之窆也。厚其葬，采涿郡山石，以树坟茔。陵隧碑兽，并出此山，有所遗二石虎，后人因以名冈。山之东麓，即泉源所导也。《经》所谓阎乡西山。其水东流，有崧水南会，浑波同注，俗谓之为雹河。司马彪《郡国志》曰：雹水出故安县。世祖令耿况击故安西山贼吴耐蠡，符雹上十余营，皆破之，即是水者也。易水又东迳孔山北，山下有钟乳穴，穴出佳乳，采者篝火寻沙，入穴里许，渡一水，潜流通注，其深可涉。于中众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于疑路，必有历记。返者乃寻孔以自达矣。上又有大孔，豁达洞开，故以孔山为名也。其水又东，迳西故安城南，即阎乡城也。历送荆陉北。耆旧云：燕丹饯荆轲于此，因而名焉。世代已远，非所详也。遗名旧传，不容不诠，庶广后人传闻之听。易水又东流，屈迳长城西，又东流，南迳武隧县南、新城县北。《史记》曰：赵将李牧伐燕，取武隧、方城是也。俗又谓是水为武隧津。津北对长城门，谓之汾门。《史记·赵世家》云：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与燕；燕以葛城、武阳与赵，即此也。亦曰汾水门，又谓之梁门矣。易水东分为梁门陂。易水又东，梁门陂水注之。水上承易水于梁门，东入长城，东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阳陂，陂在范阳城西十里，方十五里，

俗亦谓之为盐台陂。陂水南通梁门淀，方三里。淀水东南流，出长城注易，谓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东迳范阳县故城南，即应劭所谓范水之阳也。易水又东迳樊舆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刘条为侯国，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风俗记》曰：北新城县东二十里，有樊舆亭，故县也。易水又东迳容城故城南，汉高帝六年，封赵将夜于深泽，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卢于容城，皆为侯国，王莽更名深泽也。易水又东，垦水注之。水上承二陂于容城县东南，谓之大垦淀、小垦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谓之垦洞口。水侧有浑垦城，易水迳其南，东合滱水。故桑钦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称矣。易水又东，迳易京南。汉末，公孙瓒害刘虞于蓟下。时童谣云：燕南垂，赵北际，惟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地当之，故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赵建武四年，石虎自辽西南达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万人废坏之。今者，城壁夷平，其楼基尚存，犹高一匹余。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瓒所保也。故瓒与子书云：袁氏之攻，状若鬼神，冲梯舞于楼上，鼓角鸣于地中。即此楼也。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阚骃称：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与宾客知谋者祖道于易水上。《燕丹子》称，荆轲入秦，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为壮声，士发皆冲冠；

为哀声，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汉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仆黫为侯国也。

又东过安次县南，

易水迳县南、鄚县故城北，东至文安县与滹沱合。《史记》：苏秦曰，燕长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谓此水也。是以班固、阚骃之徒，咸以斯水谓之南易。

又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

《经》书水之所历，沿次注海也。

滱水出代郡灵丘县高氏山，

即沤夷之水也。出县西北高氏山。《山海经》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者也。其水东南流，山上有石铭。题言：冀州北界。故世谓之石铭陉也。其水又南迳候塘，川名也。又东合温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温热若汤，能愈百疾，故世谓之温泉焉。东南流迳兴豆亭北，亭在南原上，敧倾而不正，故世以敧城目之。水自原东南注于滱。滱水又东，莎泉水注之，水导源莎泉南流，水侧有莎泉亭，东南入于滱水。滱又东迳灵丘县故城南。应劭曰：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县，古属代，汉灵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上请别属也。瓒注《地理志》曰：灵丘之号，在武灵王之前矣。又按司马迁《史记》，赵敬侯九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武灵王事，如瓒《注》。滱水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

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溯，每出是所游艺焉。滱水西流，又南转东屈，迳北海王详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

东南过广昌县南，

滱水东迳嘉牙川，有一水南来注之。水出恒山北麓，稚川三合，迳嘉牙亭东而北流，注于滱水。水之北，山行即广昌县界。滱水又东迳倒马关。关山险隘，最为深峭势均，诗人高冈之病良马，傅险之困行轩，故关受其名焉。关水出西南长溪下，东北历关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于松园，建祇洹于东圃；东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峰隐日，水望澄明，渊无潜甲。行李所迳，鲜不徘徊忘返矣。

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

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岭下，东北流出峡，峡右山侧，有祇洹精庐，飞陆陵山，丹盘虹梁③，长津泛澜，萦带其下，东北流注于滱。滱水又屈而东合两岭溪水，水出恒山北阜，东北流历两岭间。北岭虽层陵云举，犹不若南峦峭秀。自水南步远峰，石苗逶迪，沿途九曲。历睇诸山，咸为劣矣。抑亦羊肠、邛崃之类者也。齐宋通和，路出其间。其水东北流，注于滱水。又东，左合悬水。水出山原岫盘谷，轻湍浚下，分石飞悬，一匹有余，直灌山际，白波奋流，自成潭渚。其水东南流，扬湍注于滱。滱水又东流，历鸿山，世谓是处为鸿头，疑即《晋书·地道记》所谓鸿上关者也。关尉治北

平，而画塞于望都东北，去北平不远，兼县土所极也。滱水于是左纳鸿上水，水出西北近溪，东南流注于滱水也。

又东过唐县南，

滱水又东迳左人城南。应劭曰：左人城在唐县西北四十里。县有雹水，亦或谓之为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记》所云，望都县有委粟关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唐水，因复谓之为广唐城也。《中山记》以为中人城，又以为鼓聚，殊为乖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东二十里，有故中人城。望都城东有一城，名尧姑城，本无中人之传，璠或以为中人，所未详也。《中山记》所言中人者，城东去望都故城十余里，二十里则减，但苦其不东。观夫异说，咸为爽矣。今此城于卢奴城北如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泉源所导，西迳郎山北。郎、唐音读近，实兼唐水之传。西流历左人亭，注滱水。滱水又东，左会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阜下，亦谓之唐水也。然于城非在西，俗又名之为雹水，又兼二名焉。西南流入滱，并所未详，盖传疑耳。滱水又东，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焉。即《禹贡》所谓恒、卫既从也。滱水又东，右苞马溺水。水出上曲阳城东北马溺山，东北流迳伏亭。《晋书·地道记》曰：望都县有马溺关。《中山记》曰：八渡、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二关势接，疑斯城即

是关尉宿治，异目之来，非所详矣。马溺水又东流注于滱。滱水又东，迳中人亭南。《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晋荀吴率师侵鲜虞，及中人，大获而归者也。滱水又东迳京丘北，世谓之京陵，南对汉中山顷王陵。滱水北对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宪王陵，坎下有泉源积水，亦曰泉上岸。滱水又东迳白土北，南即靖王子康王陵，三坟并列者是。滱水又东，迳乐羊城北。《史记》称，魏文侯使乐羊灭中山，盖其故城中山所造也[④]，故城得其名。滱水又东迳唐县故城南。此二城俱在滱水之阳，故曰滱水迳其南。城西又有一水，导源县之西北平地，泉涌而出，俗亦谓之为唐水也。东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为湖，俗谓之唐池。莲荷被水，嬉游多萃其上，信为胜处也。其水南入小沟，下注滱水，自上历下，通禅唐川之兼称焉。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唐县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于此城取中人乡，则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与应符合。又言尧山者在南，则无山以拟之，为非也。阚骃《十三州志》曰：中山治卢奴，唐县故城在国北七十五里。骃所说北则非也。《史记》曰：帝喾氏没，帝尧氏作，始封于唐。望都县在南，今此城南对卢奴故城，自外无城以应之。考古知今，事义全违。俗名望都故城则八十许里[⑤]，距中山城则七十里，验途推邑，宜为唐城。城北去尧山五里，与七十五里之说相符。然则俗谓之都山，即是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皇甫谧曰：尧山一名豆山。今山于城北如东，崭绝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尧庙，是即尧所登之山者也。

《地理志》曰:尧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无山以应之,是故先后论者,咸以《地理记》之说为失。又即俗说,以唐城为望都城者,自北无城以拟之。假复有之,途程纡远,山河之状,全乖古证,传为疏罔。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一泉源,东北流迳豆山下,合苏水,乱流转注东入滱。是岂唐水乎?所未详也。又于是城之南如东十余里,有一城,俗谓之高昌县城,或望都之故城也。县在唐南。皇甫谧曰:相去五十里。稽诸城地,犹十五里,盖书误耳。此城之东,有山孤峙,世以山不连陵,名之曰孤山。孤、都声相近,疑即所谓都山也。《帝王世纪》曰:尧母庆都所居。故县目曰望都。张晏曰: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尧山见都山,故望都县以为名也。唐亦中山城也,为武公之国,周同姓。周之衰也,国有赤狄之难,齐桓霸诸侯,疆理邑土,遣管仲攘戎狄,筑城以固之。其后,桓公不恤国政。周王问太史余曰:今之诸侯,孰先亡乎?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所以异禽兽也。今中山淫昏康乐,逞欲无度,其先亡矣。后二年果灭。魏文侯以封太子击也。汉高祖立中山郡,景帝三年为王国,王莽之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兴三年,改曰定州,治水南卢奴县之故城。昔耿伯昭归世祖于此处也。滱水之右,卢水注之。水上承城内黑水池。《地理志》曰:卢水出北平,疑为疏阔;阚骃、应劭之徒,咸亦言是矣。余按卢奴城内西北隅有水,渊而不流,南北百步,东西百余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卢,不

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池水东北，际水有汉中山王故宫处，台殿观榭，皆上国之制，简王尊贵，壮丽有加。始筑两宫，开四门，穿北城，累石为窦，通池流于城中，造鱼池、钓台、戏马之观。岁久颓毁，遗基尚存，今悉加土，为利刹灵图。池之四周，居民骈比。填褊秽陋，而泉源不绝，暨赵石建武七年，遣北中郎将始筑小城，兴起北榭，立宫造殿。后燕因其故宫，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筑隔城，兴复宫观。今府榭犹传故制。自汉及燕，池水迳石窦，石窦既毁，池道亦绝，水潜流出城，潭积微涨，涓水东北注于滱。滱水又东，迳汉哀王陵北，冢有二坟，故世谓之两女陵，非也。哀王是靖王之孙、康王之子也。滱水又东，右会长星沟，沟出上曲阳县西北长星渚。渚水东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沟，东入长星水，乱流东迳恒山下庙北。汉末丧乱，山道不通，此旧有下阶神殿，中世以来岁书法族焉。晋、魏改有东西二庙，庙前有碑阙，坛场列柏焉。其水又东迳上曲阳县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昭王南征不还，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罢井田，因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王莽之常山亭也。又东南流，胡泉水注之。水首受胡泉，迳上曲阳县南，又东迳平乐亭北，左会长星川，东南迳卢奴城南。又东北，川渠之左，有张氏墓冢，有汉上谷太守议郎张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东北合滱水。水有穷通，不常津注。

又东过安憙县南，

县，故安险也。其地临险，有井、涂之难。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刘应为侯国，王莽更名宁险，汉章帝改曰安憙。《中山记》曰：县在唐水之曲，山高岸险，故曰安险；邑丰民安，改曰安憙。秦氏建元中，唐水泛涨，高岸崩颓，城角之下，有大积木，交横如梁柱焉。后燕之初，此木尚在，未知所从。余考记稽疑，盖城地当初，山水渀荡，漂沦巨筏，阜积于斯，沙息壤加，渐以成地。板筑既兴，物固能久耳。滱水又东迳乡城北，旧卢奴之乡也。《中山记》曰：卢奴有三乡，斯其一焉，后隶安憙。城郭南有汉明帝时孝子王立碑。

又东过安国县北，

滱水历县东，分为二水；一水枝分，东南流迳解渎亭南。汉顺帝阳嘉元年，封河间孝王子淑于解渎亭，为侯国。孙宏，即灵帝也。又东南迳任丘城南，又东南迳安郭亭南。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刘传富为侯国。其水又东南流，入于滹沱。滱水又东北流，迳解渎亭北，而东北注。

又东过博陵县南，

滱水东北迳蠡吾县故城南。《地理风俗记》曰：县，故饶阳之下乡者也。自河间分属博陵。汉安帝元初七年，封河间王开子翼为都乡侯，顺帝永建五年更为侯国也。又东北迳博陵县故城南，即古陆成。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贞为侯国者也。《地理风俗记》曰：博陵

县，《史记》蠡吾故县矣。汉质帝本初元年，继孝冲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为县，又置郡焉。汉末，罢还安平。晋太始年复为郡，今谓是城为野城。滱水又东北，迳侯世县故城南，又东北迳陵阳亭东；又北，左会博水。水出望都县，东南流，迳其县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顺调矣。又东南，潜入地下。博水又东南循渎，重源涌发，东南迳三梁亭南，疑即古勺梁也。《竹书纪年》曰：燕人伐赵，围浊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浊鹿，败燕师于勺梁者也。今广昌东岭之东有山，俗名之曰浊鹿逻。城地不远，土势相邻，以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详也。博水又东南，迳榖梁亭南，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是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也。阳城县故城近在西北，故陂得其名焉。《郡国志》曰：蒲阴县有阳城者也。今城在县东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渎，屈清梁亭西北，重源又发。博水又东迳白堤亭南，又东迳广望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忠为侯国。又东合堀沟，沟上承清梁陂。又北迳清凉城东，即将梁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朝平为侯国。其水东北入博水。博水又东北，左则濡水注之。水出蒲阴县西昌安郭南。《中山记》曰：郭东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稽诸传记，无闻此处，世代云远，异说之来，于是乎在

矣。其水自源东，迳其县故城南，枉渚回湍，率多曲复，亦谓之为曲逆水也。张晏曰：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是受此名。故县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春秋左传》：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曲逆是也。汉高帝击韩王信，自代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宇甚多，曰：壮哉！吾行天下，惟洛阳与是耳。诏以封陈平为曲逆侯，王莽更名顺平。濡水又东与苏水合。水出县西南近山，东北流迳尧姑亭南，又东迳其县入濡。濡水又东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阳山，西南流，积水成渊，东西百步，南北百余步，深而不测。蒲水又东南流，水侧有古神祠，世谓之为百祠，亦曰蒲上祠，所未详也。又南迳阳安亭东。《晋书·地道记》曰：蒲阴县有阳安关，盖阳安关都尉治。世俗名斯川为阳安圹。蒲水又东南历圹，迳阳安关下，名关皋为唐头坂。出关北流，又东流，迳夏屋故城，实中险绝。《竹书纪年》曰：魏殷臣、赵公孙裒伐燕，还取夏屋，城曲逆者也。其城东侧，因阿仍墉，筑一城，世谓之寡妇城。贾复从光武追铜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转，故有是名矣。其水又东南流，迳蒲阴县故城北。《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阴。汉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阴焉。水右合鱼水。水出北平县西南鱼山，山石若巨鱼，水发其下，故世俗以物色名川。又东流注于蒲水，又东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苏水，并从县东入濡水。又东北迳乐城南，又东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称矣。《春秋》：昭公七年，齐与燕盟于濡

上。杜预曰：濡水出高阳县东北，至河间鄚县入易水，是濡水与滹沱、滱、易，互举通称矣。博水又东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谓之广昌岭。岭高四十余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达其上岭，故岭有五回之名。下望层山，盛若蚁蛭，实兼孤山之称，亦峻竦也。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崖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迳五回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徐水东北屈迳郎山，又屈迳其山南，众岑竞举，若竖鸟翅，立石崭岩，亦如剑杪，极地险之崇峭。汉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蛊出奔，其子远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其文。徐水又迳郎山君中子触锋将军庙南。庙前有碑，晋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发诏锡君父子法祠，其碑。刘曜光初七年，前顿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阳平邑振等，共修旧碑，刻石树颂焉。徐水又迳北平县县界，有汉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诏书，遣冀州从事王球、幽州从事张昭，郡县分境，立石标界，具揭石文矣。徐水又东南流，历石门中，世俗谓之龙门也。其山上合下开，开处高六丈，飞水历其间南出，乘崖倾涧，泄注七丈有余，㵾荡之音，奇为壮猛。触石成

井，水深不测，素波自激，涛襄四陆，瞰之者惊神，临之者骇魄矣。东南出山，迳其城中，有故碑，是太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其水又东流，汉光武追铜马、五幡于北平，破之于顺水北，乘胜追北，为其所败。短兵相接，光武自投崖下，遇突骑王丰，于是授马退保范阳。顺水盖徐州之别名也。徐水又东迳蒲城北，又东迳清苑城，又东南与卢水合。水出蒲城西，俗谓之泉头水也。《地理志》曰：北平县有卢水，即是水也。东迳其城，又东南，左入徐水。《地理志》曰：东至高阳入博，今不能也。徐水又东，左合曹水，水出西北朔宁县曹河泽，东南流，左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东迳邢安城北，又东南入曹河。曹水又东南，迳北新城县故城南，王莽之朔平县也。曹水又东，入于徐水。徐水又东南迳故城北，俗谓之祭隅城，所未详也。徐水又东注博水。《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东至高阳，入于博，又东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东至高阳，入于滱是也。

又东北入于易。

滱水又东北迳依城北，世谓之依城河。《地说》无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国志》曰：高阳有葛城，燕以与赵者也。滱水又东北迳阿陵县故城东，王莽之阿陆也。建武二年，更封左将军任光为侯国。滱水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者也。

【注释】

①《疏》"为"作"奔"。

②《疏》删"南濡"二字。

③这两句有错误，译者姑凭己意稍加变通。

④此句《疏》作："盖其城攻中山所造也。"

⑤依《疏》，此句下脱"此城"二字。

【译文】

易水发源于涿郡故安县阎乡的西山，

易水发源于西山宽中谷，往东流经五大夫城南边。从前北平侯王谭，不肯顺从王莽政权，他的儿子王兴生了五个儿子，也都跟他出来避乱，隐居这座山中。世人就把他们的旧居称为五大夫城。潘岳《赞》说：五王在城中，裙带相连，是个大族。易水又东流，左边与子庄溪水汇合。子庄溪水发源于北方的子庄关，往南流经五公城西，拐弯流经城南。五公，就是王兴的五个儿子。光武帝即位后，封他们为五侯：元才为北平侯，益才为安憙侯，显才为蒲阴侯，仲才为新市侯，季才为唐侯——这就是所谓中山五王。民间又称他们的居地为五公城。五大夫城和五公城方圆都有一里左右，都坐落在小山岗上，上方倾斜，下端方正，溪水往东南注入易水。易水又东流，右边与女思谷水汇合。女思谷水发源于西南的女思涧，往东北流，注入易水，汇流处称为三会口。易水又往东拐弯流到关门城西南——就是昔日燕国的长城门，与樊石山水汇合。樊石山水发源于西方广昌县的樊石山，往东流经覆釜山下，东流注入易水。易水又往东流经燕长城，又往东流经渐离城南，这是燕太子丹设馆安顿高渐离的地方。易水又往东流经武阳城南。因为易水从宽中经武夫关东流而出，于是就兼有武水之称，所以燕国下都也就得了武阳之名了。易水左边与濡水支流旧道汇合。武阳大城东南的小城，就是故安县的旧城，汉文帝把该

县封给丞相申屠嘉，立为侯国。旧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诱说：易水经故安城南城外往东流。指的就是这支水。高诱是涿郡人，他的记载是经过明确的查证的。今天水漫到城的东南角，世人又称易水为故安河。武阳城是燕昭王所筑，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因而傅逮《述游赋》说：出了北蓟，经过良乡，登上金台，眺望武阳，两座城空旷辽阔，旧遗迹渺渺茫茫。赋中写的就是这地方。易水往东流出范阳。

往东流过范阳县南边，又往东流过容城县南边，

易水流经范阳县旧城南边，秦朝末年，张耳、陈余替陈胜攻占燕、赵的土地，派蒯通去游说，首先攻下范阳。汉景帝中元二年（前 148)，把范阳封给降于汉的匈奴王代，立为侯国，就是王莽时的顺阴。从前慕容垂逃奔到范阳，设兵驻守，就是这地方。他本来打算到上京去，因行军途中受阻，仓促间未能如愿。易水又东流，与濡水汇合。濡水发源于故安县西北穷独山的南谷，东流与源泉水汇合。源泉水发源于北溪，往东南流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经樊於期馆西边，就是樊於期自刎，把头交给荆轲的地方。濡水又往东南流经荆轲馆北边，昔日燕丹采纳田生的建议，尊封荆轲为上卿，在此处修建馆舍安置他。两座馆舍所在的小城，溪涧曲折，泉水澄清，山高林茂，烟雾缭绕，眺望这景色，真令人心旷神怡；出家的僧道，还栖身于旧地，在山林清静的生活中自得其乐。濡水又往东流经武阳城西北。从前曾拦河筑坝，引出支流往南流入城中，流经柏冢西边。墓园的围墙在城旁，有个水塘。四周是森严庞大的墓地，有如城邑。水旁有几座陵墓，高大壮观，望去好像青色的山丘。询问老人，查阅史籍，却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按情理推想起来，应当是燕都以前的旧坟。有人说是燕的坟地，想来大概不是。濡水旧道往南流出，转向东边分为两条。一条流经故安城西，傍着城墙往南流入易水。两边堤高岸深，左右相隔百步，有两座钓台参差对峙，遥遥相望，风景更为秀丽。另

一条往东流，注入金台陂，这片陂塘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陂塘西北有钓台，高一丈余，方圆大约四十步，陂塘北岸十余步有个金台，台上东西八十多步，南北稍狭。北边有个小金台，台北又有个兰马台，都有几丈高，相对并峙，十分秀丽。台左右两边水流相通，有长庑阔檐，盘回曲折地披覆在水岸上。屋宇墙壁都已倒塌了，但柱础还在，所以建筑的基址和结构还可以看得出来。访问老人，都说昭王以礼厚待宾客，广泛招聘四方人才，如郭隗、乐毅、邹衍、剧辛之流，还有那些求官觅职，游说于诸侯之间的人们，都纷纷远道而来。但昭王为防备诸侯的门客到燕国来刺探虚实，所以又修建了下都，把他们安顿在南部边境的馆舍里。老人们还说，昭王开创于前，他的儿子丹又续建于后，所以雕墙破馆之间，还留有镌刻过的残石，虽然没有经籍记载可相印证，但细察这里的古迹，似乎与历来相传的说法颇相符合。濡水从堰坝又往东流经紫池堡以西，转向北流，又有浑塘沟水注入。浑塘沟水发源于遒县西边白马山的南溪，往东南流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流到塞口，是古时修筑石堰拦水的地方。濡水旧分支南流，注入城东大陂。陂塘方圆四里，现在已经无水了。陂塘内有泉水，水深不流，紧邻着水池的北边，俗称圣女泉。濡水又东流，在水口接纳了白杨水。白杨水发源于遒县西山的白杨岭下，往东南流入濡水，时人称为虎眼泉。濡水东流，与檀水汇合。檀水发源于遒县西北、檀山西南，南流与石泉水汇合。石泉水发源于石泉固东南角，水宽二十来步，深三丈。石泉固坐落在群山深处的平川之间，四周有山涧阻隔，涧岸高八丈有余，底部岩石高五丈，岩上又有一层红土，高四丈，陡峭直上，有如墙壁。涧宽四十五步。水不流到的地方，路极狭窄，容不下一辆车子，只有单人独马可以通过，地名叫石泉固。石泉固上古来就有一座白杨寺，寺庙里供奉的是白杨山神。寺旁林木茂密，枝柯交错，连片的绿荫把阳光都遮住了。僧人法澄在上面修建了一座佛寺，就更成为修道的胜地了。

水往南流，注入檀水，所以民间有并沟之称。水又往东南流经故安县北边，往南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在容城县西北、大利亭东南与易水汇合，注入巨马水。所以《地理志》说：故安县的阎乡，易水就发源在这里，到范阳注入濡水。阚骃也是这么说；又说：濡水与渠水汇合。许慎说：濡水注入涞水。涞水、渠水这两个称呼都是巨马水的别名。但两条易水都发源于一乡，一同注入濡水。北易水流到涿郡范阳县与北濡水汇合，又一起乱流注入涞水，于是北易水与诸水就都可相互通称了。北易水往东流经容城县老城北边，波涛滚滚地往东流，到勃海郡平舒县与南易水汇合。阚骃说：涿郡西部与代郡以易水为分界。这条易水是南易水，发源于代郡广昌县东南、郎山东北的燕王仙台东边。仙台有三座山峰，十分高峻，峰顶上飘着云霞，深谷中笼着烟雾，老人们说这是燕昭王求仙的地方。仙台的东面称石虎冈。范晔《后汉书》说：这里是中山简王焉墓穴的所在地，葬物非常丰厚，采了涿郡的山石来修筑坟墓。墓道上的墓碑和石兽都是用山上的岩石雕成的，还留下两只石虎，因此后人就称为石虎冈。山的东麓，就是泉源所出处，《水经》称为阎乡西山。水往东流，有崧水往南汇入，二水混合同流，俗称雹河。司马彪《郡国志》说：雹水发源于故安县。世祖命令耿况去攻打故安西山的贼兵吴耐蠡，沿雹水而上十余营，全都击溃，指的就是这条水。易水又往东流经孔山北麓，山下有钟乳溶洞，洞中出产很美的石钟乳。采石钟乳的人打着灯笼去寻觅，入洞约一里，渡过一条潜流的地下河，不太深，人可涉水过去。洞中又奇妙地分出许多石洞，使得出入的人迷失方向，不知该往哪里走；因此在容易迷路的地方，人们一定会留下标记，回来时才能找到出洞的通道。洞顶又有大孔，朝天敞开，所以叫孔山。易水又往东流经西故安城南，就是阎乡城；流过送荆陉北边。老人们说：燕丹就在这里为荆轲饯行，因而得名，但世代久远，也不大弄得清楚了。不过对从前留下的地名和传闻，也不得不作此

说明，以便让后人扩大见闻。易水又东流，转弯绕经长城西边，又东流，往南流经武隧县以南、新城县以北。《史记》说：赵国大将李牧攻打燕国，占领了武隧、方城，就指这两座城。民间又把这条水叫武隧津。水北朝着长城门，称为汾门。《史记·赵世家》说：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国与燕国交换土地，把龙兑、汾门给燕，燕则把葛城、武阳给赵。汾门也叫汾水门，又称梁门。易水往东分支流出，积成梁门陂；易水又东流，梁门陂水注入。这条水上口在梁门承接易水，往东流入长城，往东北流注入陂中。陂水在北方承接范阳陂，这片陂塘在范阳城西十里，方圆十五里，民间又称为盐台陂。陂水南通梁门淀，梁门淀方圆三里。淀水往东南流，出了长城，注入易水，称为范水。易水从这里起，下流通称为范水。又往东流经范阳县老城南边，就是应劭所说的范水之阳。易水又往东流经樊舆县老城北边。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把樊舆封给中山靖王的儿子刘条，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握符。《地理风俗记》说：北新城县以东二十里有樊舆亭，是个旧县。易水又往东流经容城县老城南。汉高帝六年(前201)，封赵将夜于深泽；景帝中元三年(前147)，把降于汉的匈奴王唯徐卢封于容城，都是侯国。王莽改名为深泽。易水又往东流，垩水注入。垩水上流，在容城县东南承接两个陂塘，称为大垩淀和小垩淀。水往南流，注入易水，汇流处叫垩洞口。水边有浑垩城，易水流经城南，往东与滱水汇合。所以桑钦说：易水发源于北新城西北，东流注入滱水。从此以下，滱水与易水都可通称了。易水又往东流经易京以南。汉朝末年，公孙瓒在蓟下杀害了刘虞。当时童谣说：燕的南疆，赵的北地，唯有这里可避乱世。公孙瓒以为这地方就是易水一带，所以从蓟迁到易水边，把他所驻的城称为易京城，在易城以西四五里。后赵建武四年(338)，石虎从辽西南下，到了易京，看到易京城墙极其坚固，就派了二万人把它破坏了。现在城墙已经毁为平地，但城楼基址还在，高度还有四丈多。废址上

有一口井，世人称这座城楼为易京楼，城就是公孙瓒所据守的易京城。所以公孙瓒给他儿子的信中说：袁氏攻城时，就像鬼神一样，冲梯在城楼上乱舞，鼓角在地上齐鸣，说的就是这里的城楼。易水又往东流经易县老城南。从前燕文公迁到易县，就是这座城。阚骃说：太子丹派荆轲去刺秦王，与知道这一密谋的宾客在易水上给他饯行。《燕丹子》说：荆轲动身到秦国去时，太子和知道密谋的人都穿了白衣，戴了白帽，在易水上给他送行。荆轲起身向他敬酒，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如意伴唱，唱到悲壮时，人们激动得头发直竖，把帽子都顶了起来；唱到凄哀时，人们都不禁涕泪纷纷。这次壮行处可能就是在这里。我按古时留下的遗迹认为，壮行处大多是在武阳，似乎不会在这里。汉景帝中元三年（前 147），把易县封给降于汉的匈奴王仆黜，立为侯国。

又往东流过安次县南边，

易水流经安次县南边、鄚县旧城北边，往东流到文安县，与滹沱河汇合。《史记》载，苏秦说：燕长城以北，易水以南，指的就是这条水。所以班固、阚骃等人都把这条水叫南易水。

又往东流过泉州县南边，往东注入大海。

《水经》记载易水依次所经地方，一路流去，注入大海。

滱水发源于代郡灵丘县高氏山，

滱水就是沤夷之水，发源于灵丘县西北的高氏山。《山海经》说：高氏之山，滱水发源在这里，东流注入河水。滱水往东南流，山上有摩崖石刻，题着冀州北界四字，因此人们称这里为石铭陉。滱水又往南流经侯塘，这是个川原名；又往东流，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发源于西北的暄谷，源头的水温热如汤，入水沐浴，能治愈百病，因此人们称为温泉。温泉水往东南流经兴豆亭北面。兴豆亭在南原上，亭身倾斜不正，因此世人把它称为敧城。水从南原往东南流，注入滱水。滱水又东流，莎泉水注入。这条水

发源于莎泉，往南流，水旁有莎泉亭；往东南流注入滱水。滱水又往东流经灵丘县旧城南，应劭说：赵武灵王葬在旧城东南二十里，所以取名灵丘县。灵丘县古时属于代郡，汉灵帝光和元年(178)，中山相臧旻上奏朝廷，请求把该县划归别郡。薛瓒注《地理志》说：灵丘县名称在赵武灵王前就有了。又据司马迁《史记》：赵敬侯九年(前378)，在灵丘打败了齐军。这样看来，灵丘这地名并不是由赵武灵王而来的。这与薛瓒《注》所说一致。滱水从灵丘县往南流入山峡，峡口称为隘门，那里设了关隘，用来稽查过往行人。滱水流经南山，这里高峰遮天，深溪沿着峡谷流下。滱水沿着山涧向西转，流经御射台南边。台在北面的山岗上，台南有一块御射石碑。水南奇峰高入云霄，层崖峭壁，直刺蓝天。山石险峻，壁立直上。皇上的车驾常沿河来来往往，到这里游乐和习射。滱水往西流，又向南转，往东弯，流经北海王详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然后往南流去。

往东南流过广昌县南边，

滱水往东流经嘉牙川，有一条水从南边流来注入。这条水发源于恒山北麓，由三条小水流汇合而成，流经嘉牙亭东，然后转向北流，注入滱水。滱水北岸从山路过去，就是广昌县界。滱水又往东流经倒马关，关口极深极远。诗人咏叹高冈崔巍，使良马疲惫不堪；傅岩峻险，使行车受阻不前；这里的山势也与此相仿，因而就有倒马关之名了。关水发源于西南的长溪下，往东北流经此关，注入滱水。滱水南边山上的松园里，建有帝王的御座，在东圃造了一所佛寺；东北两面，高峰深谷连绵不绝，高入云霞的山峰，荫天蔽日，山间流积的水潭清澈见底，深渊也藏不住鱼鳖。行旅途经此处，无不留连忘返。

又往东南流过中山郡上曲阳县北边，恒水从西方流来注入。

滱水从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汇合。大岭水发源于中山西南的大岭下，往东北流出峡谷，峡谷右边的山侧有一座佛寺，高翘

的飞檐上凌峰顶，艳丽的彩画绘遍梁上，长溪荡着碧波，从寺院脚下蜿蜒流过，往东北流，注入滱水。滱水又转弯往东流，与两岭溪水汇合。这条溪水发源于恒山北边的山冈，往东北流经两条山岭间。北岭虽然层峦高插云霄，但不如南岭峻峭秀丽。从滱水南岸攀登高峰，石级逶迤而上，一路上七转八弯。遍览群山，都与这座高峰相形见绌，可说也是羊肠、邛崃那样的高山了。齐、宋两朝交好期间，来往道路就是经过这里的。两岭溪水往东北流，注入滱水。滱水又往东流，在左边与悬水汇合。悬水发源于山原岫盘谷，轻流急下，在悬崖间飞泻成一挂瀑布，高四丈余，水从山边直灌下来，白浪汹涌，积成深潭。悬水往东南流，扬起急流，注入滱水。滱水又往东流经鸿山，世人把这里称为鸿头，可能就是《晋书·地道记》所说的鸿上关。关尉的治所在北平，却把疆界划到望都东北，距北平不远，县境辖地也到这里为止了。滱水在此从左边接纳了鸿上水，这条水发源于西北近溪，往东南流注入滱水。

又往东流过唐县南边，

滱水又往东流经左人城南。应劭说：左人城在唐县西北四十里。县里有雹水，也有人称为唐水。唐水发源于中山城以西偏北处，城内有一座小山，坐落在城西侧，山形尖削耸立，有如一堆积粟。《地道记》所说的望都县有委粟关，可能就指这里。因为山在城中，所以民间又称此城为中山城，又因城中有唐水，所以又称城为广唐城。《中山记》称为中人城，又称鼓聚，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又说城中有山，所以称为中山，是中山郡的治所。京相璠说：今天中山望都以东二十里有旧中人城。望都城东有一座城叫尧姑城。本来没有流传过中人城之名，京相璠却以为叫中人城，不知到底有何依据。《中山记》所说的中人城，城东距望都旧城十余里，二十里则不到，但却不在望都以东。纵观各种不同说法，都有错误的地方。今天这座城在卢奴城北偏西六十里，城的西北是源头所出处，往西流经郎山以北，郎、唐读音相近，雹水兼有唐水

之称，实际上就是由此而来的。唐水往西流经左人亭，注入滱水。滱水又往东流，在左边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中山城北边的郎阜下，也称唐水。但此水并不在城的西边，民间也称雹水，这条水又兼有两个名称了，往西南流，注入滱水。这些情况都不大清楚，无非录以存疑罢了。滱水又往东流，恒水从西方流来注入，从这里开始到下游，滱水又兼有恒川的通称了。《禹贡》所说的恒水、卫水都已疏导入海，这里的恒水就指这条水。滱水又往东流，在右边接纳了马溺水。马溺水发源于上曲阳城东北的马溺山，往东北流经伏亭。《晋书·地道记》说：望都县有个马溺关。《中山记》说：八渡、马溺，都是山弯里的险要之处，两个关口地势相接，说不定此城就是当年关尉的治所。但异名的由来却不清楚。马溺水又往东流注入滱水。滱水又往东流经中人亭南，《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前 529），晋国的荀吴率军侵入鲜虞，到了中人，带回了很多战利品。滱水又往东流经京丘北边，民间称为京陵，这里南与汉中山顷王陵相对，滱水北与君子岸相对，岸上有哀王的儿子宪王的陵墓，土坎下有泉源，积聚成水潭，因而又称泉上岸。滱水又往东流经白土以北，南边就是靖王儿子康王的陵墓，这三座坟墓并列在一起。滱水又往东流经乐羊城北边。《史记》说：魏文侯派乐羊灭了中山，乐羊城是在中山旧城上建造的，因而得名。滱水又往东流经唐县旧城南边。这两座城都在滱水以北，所以《水经》说，滱水流过唐县南边。城西又有一条水，发源于县城西北平地上，泉水从地下涌出，民间也称为唐水，往东流到唐城西北角，筑堰拦河形成一个湖泊，俗称唐池。水面上盖满了红荷绿叶，人们常会聚在湖上嬉游，这确是个风景佳胜之地。湖水往南流入小沟，往下注入滱水，这条水从上到下，又都兼有唐川之名了。应劭《地理风俗记》说：唐县西四十里有中人亭。现在试取此城作为中人乡，距县城也正好是四十里。唐水在西北边注入滱水，也与应劭的记载相符。又有人说尧山在南，但南边却

没有什么山，可见是弄错的。阚骃的《十三州志》说：中山国都在卢奴，唐县旧城在国都北方七十五里。阚骃说在北方却不对。《史记》说：帝喾死后，帝尧兴起，开始时封于唐。望都县在南边，今天唐城南与卢奴旧城相对，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相应的城了。考古可以知今，记载与实际情况完全对不上，民间说的望都旧城距中山城约八十多里，此城距中山城约七十里，根据距离推测，应该是唐城。唐城北距尧山五里，与上文相距七十五里的说法相符。那么民间所谓都山，也就是尧山了，其坐落位置则在唐城东北的望都边界上。皇甫谧说：尧山又名豆山。今天这座山在唐城以北偏东，山势高峻，孤峰独上，如虎牙矗立。山南有尧庙，尧曾登过这座山。《地理志》说：尧山在城南。今天考察此城南边，却没有相应的山，所以先后许多记述山水的学者，都认为《地理志》的说法有误。另据民间相传，以为唐城就是望都城，但此城以北却没有其他的城，假如说有，也是相距遥远，山河的地形与古人说的全然相反，民间流传的说法也是谬误的。此城西北，豆山西麓，有一条水源，往东北流经豆山下，与苏水汇合，乱流转注，往东流入滱水。这条水难道就是唐水吗？这也不大清楚。此外，此城南面偏东十余里，有座城，民间称为高昌县城，也就是望都旧城吧。高昌县在唐县南边。皇甫谧说：两县相距五十里。现在经核实，两城相距只有十五里，那么书上的记载是错误的。此城东边，有一座山孤零零地耸立着，世人因为此山不与别的山相连，所以取名为孤山，孤、都读音相近，可能就是所谓都山了。《帝王世纪》说：尧的母亲庆都居住在这里，因此取县名为望都。张晏说：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上尧山就能望见都山，所以就以望都县为名。唐城就是中山城，是武公的国都，武公与周王同姓。周王朝衰落后，国家受到北方赤狄的侵扰，当时齐桓公称霸诸侯，确立封疆加以治理，他派管仲去抗击戎狄，筑城巩固边防。后来桓公不理朝政，周王问太史余说：今天的诸侯，哪个将首先

灭亡？太史余答道：上天生了人又使他们各有所别，就是为了使他们与禽兽不同。今天中山的君主昏庸淫乐，纵欲无度，中山也许会先亡。两年以后，中山果然被灭。魏文侯把中山旧地封给太子击。汉高祖则在此设立中山郡，景帝三年（前154）立为王国，王莽改名为常山。北魏皇始二年（397），攻破中山，设立了安州，北魏天兴三年（400），改名为定州，州治设在滱水南的卢奴县旧城。从前耿伯昭就是在这里投奔世祖的。滱水右边有卢水注入。卢水上源承接城内的黑水池。《地理志》说：卢水发源于北平。我怀疑这太远了；阚骃、应劭也都这么说。我按卢奴城内西北角有一洼积水，深而不流，南北一百步，东西百余步，水色乌黑，俗称黑水池。有人说水呈黑色叫卢，静止不流叫奴，卢奴城是因水而得名的。池水东北角，水边有汉中山王故宫，殿堂台榭都按皇朝国都的规格修建，国王很倨傲，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建筑得甚至更为壮丽。起初造了两座宫，开了四门，穿过北城，用石头砌成下水道，引水通入城中，又造了鱼池、钓台和观看骑术表演的楼阁。这些建筑因年代久远都已塌毁了，但遗基还在，今天都填土加高，建了佛寺。池的周围，是密集的居民区，房屋破陋，肮脏不堪，而泉流却仍未断绝。到了后赵石虎建武七年（341），派遣北中郎将修筑小城，兴建北榭，建造宫殿。后燕也沿用这座旧宫，在中山建都，在小城南面，又加建隔城，重修宫观，今天这些建筑还保留着旧时的规制。从汉代到燕，池水都是经下水道而流的，下水道塌毁以后，池水的通道也断了，水从地下潜流出城，积水稍稍上涨时，一缕细流就往东北注入滱水。滱水又往东流经汉哀王陵北，共有两座坟，因此人们称为两女陵，其实不是。哀王是靖王的孙子、康王的儿子。滱水又往东流，在右边与长星沟汇合，长星沟发源于上曲阳县西北的长星渚。渚水往东流，又与洛光水汇合。洛光水源出洛光沟，往东流入长星水，往东乱流经恒山下庙北边。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山路不通。从前这里有下阶神殿，中世

以来，每年都在这里祭祀。晋、魏时改建，有东西两庙，庙前立着石碑石阙，坛场上柏树成行。洛光水又往东流经上曲阳县旧城北边，这里原是掌管政务及各方诸侯的四岳十二牧聚会住宿的城邑。古时天子出来巡视，常在每年十一月到北岳，山下有随从诸侯的汤沐邑，以便他们戒斋沐浴，洁净身心。周昭王南征未归，巡狩的礼仪也废了，但城墙还在。秦时废井田，就在那里立县。县城在山曲南边，所以叫曲阳，因为有下曲阳，所以这里就叫上曲阳了。王莽时叫常山亭。洛光水又往东南流，胡泉水注入。胡泉水上源承接胡泉，流经上曲阳县南边，又往东流经平乐亭北边，在左边与长星川汇合；往东南流经卢奴城南，又往东北流，左岸有张氏墓，坟前有汉上谷太守议郎张平仲碑，光和年间(178～183)立。长星川又往东北流，与滱水汇合，此渠有时无水，有时通水，不是长流不断的。

又往东流过安憙县南边，

安憙县过去叫安险县。这里地势险恶，有如井陉、三涂那样的险道。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把这地方封给中山靖王的儿子刘应，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宁险，汉章帝又改为安憙。《中山记》说：县在唐水的水湾上，山高岸险，因而称为安险；以后城富民安，改为安憙。前秦建元年间(365～384)，唐水泛涨，高岸崩塌，城角下有成堆的大木材，纵横交错，有如梁柱。后燕初年，这些木材还在，但不知是哪里来的。我查阅过从前的记载，想弄清这个问题，大概当初这里发过山洪，漂下大木筏，堆在这地方，后来沙土淤积，变成了陆地，又兴工筑起城来。因为木材埋在地下，所以能经久不腐。滱水又往东流经乡城北边，这里从前是卢奴县的一个乡。《中山记》说：卢奴县有三个乡，这是其中之一，后来又改属安憙县。外城南有汉明帝时孝子王立的墓碑。

又往东流过安国县北边，

滱水流经安国县东边，分为两条。一条支流往东南流经解渎

亭南边。汉顺帝阳嘉元年(132),把河间孝王的儿子刘淑封于解渎亭,立为侯国。他的孙子刘宏就是后来的灵帝。这条支流又往东南流经任丘城南边,又往东南流经安郭亭南边。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把这地方封给中山靖王的儿子刘传富,立为侯国。又往东南流,最后注入滹沱河。滱水又往东北流经解渎亭北边,然后往东北流去。

又往东流过博陵县南边,

滱水往东北流经蠡吾县旧城南边,《地理风俗记》说:蠡吾县是过去饶阳的下乡,从河间郡分出,属博陵郡。汉安帝元初七年(120),封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为都乡侯,顺帝永建五年(130),改为侯国。滱水又往东北流经博陵县旧城南边,就是古时的陆成。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地方封给中山靖王的儿子刘贞,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说:博陵县就是《史记》的蠡吾旧县。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因质帝继承孝冲帝为帝,追尊父亲的翼陵为博陵,所以把博陵作为县名,后来又设郡。汉末,又把郡治迁回安平县,晋泰(太)始年间(265~274)重又设郡。现在称此城为野城。滱水又往东北流经侯世县旧城南边,又往东北流经陵阳亭东边,又往北流,左边与博水汇合。博水发源于望都县,往东南流经旧城南边,王莽改名为顺调。博水又往东南流,潜入地下;接着又往东南沿着水道重新冒出,往东南流经三梁亭南边,这地方可能就是古时的勺梁。《竹书纪年》说:燕军进攻赵国,把浊鹿围困起来,赵武灵王和代人去援救浊鹿,在勺梁击败燕军。现在广昌东岭以东有一座山,俗称浊鹿逻,离浊鹿城不远,地势相邻,推想起来也许就是当年的勺梁,不知对否。博水又往东南流经穀梁亭南,又往东流经阳城县,散溢为湖泽,湖水上涨时,方圆数里,不但盛产香蒲和竹笋,而且菱角和莲藕也特别多。那些扎着双丫角的可爱儿童和年少哥儿,有的独自划着小舟采菱,有的几只船一起折菱,他们向着这三月阳春而欢唱,深深地爱着这悠悠

碧水，采菱的人们不感到疲倦，歌唱的人们吐出悠扬的清音，那时路过此处的行人，对着此情此景，他乡羁旅的心情，也会得到慰藉了。人们称此湖为阳城淀。阳城县旧城就在附近的西北方，湖也因而得名了。《郡国志》说：蒲阴县有阳城。而现在阳城在县城东南三十里。湖水又潜入地下沿水道而流，转到清梁亭西北，重又涌出地面。博水又往东流经白堤亭南边，又往东流经广望县旧城北边。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地方封给中山靖王的儿子刘忠，立为侯国。博水又往东流，与堀沟汇合。堀沟上源承接清梁陂。沟水又往北流经清凉城东边，也就是将梁，汉武帝元朔二年，把这地方封给中山靖王的儿子刘朝平，立为侯国。沟水往东北注入博水。博水又往东北流，濡水从左边注入。濡水发源于蒲阴县以西的昌安郭南边。《中山记》说：昌安郭东有舜氏甘泉，还有舜和二妃祠。查阅各种传记，都没有提到这地方。年代太久远了，于是各种传说也就产生了。濡水从源头往东流经旧县城南，奔腾曲折，急流卷着漩涡，弯曲回流处很多，因而也叫曲逆水。张晏说：濡水在城北拐弯向西流，因而得名，于是县也因水而名为曲逆县了。《春秋左传》：哀公四年（前491）夏，齐国攻打晋国，夺取了曲逆，就是这地方。汉高帝去打韩王信，从代出发途经曲逆，登上城头，望见城内房屋很多，说道：好大的城啊！我走遍天下，所见大城只有洛阳和这里了。于是下诏封陈平为曲逆侯。王莽改名为顺平。濡水又往东流与苏水汇合。苏水发源于县城西南近处山中，往东北流经尧姑亭南边，又往东流经该县，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流，到蒲水口接纳了蒲水。蒲水发源于西北方的蒲阳山，往西南流，积成深潭，水潭东西一百步，南北百余步，深不可测。蒲水又往东南流，水旁有个古神祠，人们称为百祠，也叫蒲上祠，这也不大清楚。蒲水又往南流经阳安亭东边。《晋书·地道记》说：蒲阴县有阳安关，是阳安关都尉的治所，民间称这一带的平川为阳安圹。蒲水又往东南流经阳安圹，经阳安关下，

把关前的高地叫唐头坂。蒲水出关往北流，又往东流经夏屋旧城，城很坚固，极其险要。《竹书纪年》说：魏国殷臣、赵国公孙裒讨伐燕国，回来时夺取了夏屋，修筑了曲逆城。旧城东侧，利用曲折的地势和城墙又筑了一座城，世人称为寡妇城。贾复在北平随从光武帝追击铜马、五幡二军时筑了此城。世俗音讹，因而把贾复城说成寡妇城了。蒲水又往东南流经蒲阴县旧城北边，《地理志》说：城在蒲水之南。汉章帝章和二年(88)巡视北岳，以为曲逆这地名不好，于是就因水改名为蒲阴。蒲水在右边与鱼水汇合。鱼水发源于北平县西南的鱼山，山上有巨石，形状像大鱼，水源从石下流出，因而民间就按物象来命名。鱼水又往东流，注入蒲水，蒲水又往东注入濡水。因此《地理志》说：蒲水、苏水都从县东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北流经乐城南，又往东注入博水，自此以下，博水也兼称濡水了。《春秋》：昭公七年(前535)，齐国与燕国在濡上会盟。杜预说：濡水发源于高阳县东北，流到河间鄚县注入易水，于是濡水与滹沱、滱、易诸水都可互相通称了。博水又往东北流，徐水注入。徐水发源于西方广昌县东南的大岭下，民间称为广昌岭。岭高四十余里，攀登到二十里时，曲曲折折，要转五个弯才能到达岭上，因此又名五回岭。从岭上俯眺重山，重重叠叠就像蚁穴一般，而这座峰岭却高高耸立，于是又兼有孤山之称。徐水有三处源头，一齐泻入一条山涧，东流北转，流经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曲，流经南崖下，水南又有一座石碑。徐水又随着山势南转，流经东崖下，水边又有一座石碑。这三座石碑都对立在两侧重叠的山岭上，岩壁高耸，上接云霞。石碑上刻着：皇帝在太延元年(435)十二月，车驾东巡，途经险峻的五回岭，看到崖岸巍然耸峙，于是停车路旁，弯弓搭箭向山崖射去，那箭高高地飞过山岩顶上，因而刻石称颂这一伟大事迹。三碑之间夹着两座层台，就是当年皇上射箭的地方。石碑背面都刻着立碑者的官名。徐水往东北转弯流经郎山，又转弯流经山南。

无数尖尖的山峰竞相高耸，就像鸟儿竖着翅膀，直立的巉岩仿佛出鞘的剑端，地势真是险峻高峭极了。汉武帝时代，戾太子因以巫术害人之罪逃跑，他的儿子远逃到这座山中，因此得了郎山之名。山南有郎山君碑，碑文记载了这件事。徐水又流经郎山君次子触锋将军庙南，庙前有块石碑，晋惠帝永康元年(291)八月十四日壬寅，下诏赐郎山君父子建祠，建了这块碑。刘曜光初七年(324)，原顿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阳平、邑振等人，共同整修旧碑，刻石作颂。徐水又流经北平县，县界有界碑，是汉熹平四年(175)所立。幽、冀二州遵照戊子日颁发的诏书，派了冀州从事王球、幽州从事张昭，去解决郡县分境的争端，于是立碑标界，将此事刻于碑上。徐水又往东南流经石门中，民间称为龙门。这座山上合下开，开口处高六丈，水流从石门间飞速地南流而出，循着山崖下泻七丈余，注入山涧，狂涛冲击之声雄豪威猛，在岩石间冲蚀成潭，深不可测，激起一片白浪，涌上了四岸。身临高岸俯视底下，不禁会胆战心惊，栗然生畏。水往东南流出山间，流经城中，有一座古碑叫太白君碑——太白君是郎山君的长子。水又往东流，汉光武帝在北平追击铜马军和五幡军，就在顺水以北打败了他们，于是乘胜追击，却反而被他们打败。两军短兵相接，光武帝慌忙跳到崖下，幸好碰到冲出敌阵的王丰，把马让给他骑，退回范阳坚守。顺水就是徐州的别名。徐水又往东流经蒲城以北，又往东流经清苑城，又往东南与卢水汇合。卢水发源于蒲城以西，俗称泉头水。《地理志》说：北平县有卢水，就是这条水。卢水往东流经城中，又往东南流，向左注入徐水。《地理志》说：往东流到高阳注入博水，现在水却流不到高阳了。徐水又往东流，左边与曹水汇合。曹水发源于西北方宁朔县的曹河泽，往东南流，左边与岐山之水汇合。岐山之水发源于岐山，往东流经邢安城北边，又往东南流入曹河。曹水又往东南流经北新城县老城南，就是王莽的朔平县。曹水又往东注入徐水。徐水又往东南流经老

城北边，俗称祭隅城，也不知城名是怎样来的。徐水又往东注入博水。《地理志》说：徐水发源于北平，往东流到高阳，注入博水；又往东流，注入滱水。《地理志》说：博水从望都往东流，到高阳注入滱水。

又往东北注入易水。

滱水又往东北流经依城北边，世人称为依城河。《地说》中没有依城的地名，其实就是古代的葛城。《郡国志》说：高阳有葛城，燕把此城让给赵国。滱水又往东北流经阿陵县老城东边，就是王莽的阿陆。建武二年(26)，改封给左将军任光，立为侯国。滱水往东北流，到长城注入易水。

水经注卷十二

圣水　巨马水

【题解】

圣水究竟指的什么河流，现在已经无法考实。不过它是巨马水(今拒马河)北岸的一条支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或许就是今白沟河。由于这个地区历史上河流交错，河流的袭夺现象甚多，古今河流已有很大改变，所以不易论定。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50—51，北朝、魏《相、冀、幽、平等州图》中，绘有圣水这条河流，其中有一段与今天定河重合，最后注入清河。谭图可供参考。

巨马水今名拒马河，发源于涞源县以西，东流经郦道元的家乡涿县。在经文"又东南过容城县北"之下有一段注文说：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遒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渔之赡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

这是《水经注》全书中的一段非常珍贵的文字，因为它描写了郦道元家乡的自然风光。

【原文】

圣水出上谷，

故燕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隐《晋书·地道志》曰：郡在谷之头，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调也。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迳大防岭之东首，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耆旧传言，昔有沙门释惠弥者，好精物隐，尝篝火寻之。傍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诣；一穴西南出，入穴经五六日方还，又不测穷深。其水夏冷冬温。春秋有白鱼出穴，数日而返，人有采捕食者，美珍常味，盖亦丙穴嘉鱼之类也。是水东北流入圣水。圣水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南流也。

东过良乡县南，

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迳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迳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又东与侠河合，水出良乡县西甘泉原东谷，东迳西乡县故城北，王莽之移风也，世谓之都乡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乡县，而无都乡城，盖世传之非也。又东迳良乡城南，又东北注圣水，

世谓之侠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沟也。

又东过阳乡县北，

圣水自涿县东，与桃水合。水首受涞水，于徐城东南良乡西，分垣水，世谓之南沙沟，即桃水也。东迳遒县北，又东迳涿县故城下，与涿水合，世以为涿水，又亦谓之桃水，出涿县故城西南奇沟东八里大坎下。数泉同发，东迳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则是桃水也；或曰终仁之故居，非桃仁也。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涞水，此水所发，不与《志》同，谓终为是。又东北与乐堆泉合，水出堆东，东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东北迳涿县故城西，注于桃。应劭曰：涿郡，故燕，汉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郡盖氏焉。阚骃亦言是矣。今于涿城南无水以应之，所有，惟西南有是水矣。应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县。余按涿水自涿鹿东注漯水。漯水东南迳广阳郡，与涿郡分水。汉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为名，当受涿水通称矣，故郡、县氏之。但物理潜通，所在分发，故在匈奴为涿耶水，山川阻阔，并无沿注之理，所在受名者，皆是经隐显相关，遥情受用，以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东，迳涿县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晋太始元年，改曰范阳郡。今郡理涿县故城。城内东北角有晋康王碑，城东有范阳王司马虓庙碑。桃水又东北，与垣水会。水上承涞水，于良乡县分桃水，世谓之北沙沟。故应劭曰：垣水出良乡，东迳垣县故城北。《史记音义》曰：河间有武垣县，涿有垣县。汉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赐

为侯国，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谓之顷城，非也。又东迳顷，亦地名也，故有顷上言，世名之顷前河。又东，洛水注之。水上承鸣泽渚，渚方十五里。汉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鸣泽者也。服虔曰：泽名，在遒县北界，即此泽矣。西则独树水注之。水出遒县北山，东入渚。北有甘泉水注之。水出良乡西山，东南迳西乡城西，而南注鸣泽渚。渚水东出为洛水，又东迳西乡城南，又东迳垣县而南入垣水。垣水又东，迳涿县北，东流注于桃。故应劭曰：垣水东入桃。阚骃曰：至阳乡注之。今按经脉而不能届也。桃水东迳阳乡，东注圣水。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迳广阳县故城北，又东，福禄水注焉。水出西山，东南迳广阳县故城南，东入广阳水，乱流东南，至阳乡县，右注圣水。圣水又东南，迳阳乡城西，不径其北矣。县，故涿之阳亭也。《地理风俗记》曰：涿县东五十里有阳乡亭，后分为县。王莽时，更名章武，即长乡县也。按《太康地记》，涿有长乡而无阳乡矣。圣水又东，迳长兴城南，又东迳方城县故城北，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刘放为侯国。圣水又东，左会白祀沟，沟水出广阳县之娄城东，东南流，左合娄城水。水出平地，导源东南流，右注白祀水，乱流东南迳常道城西。故乡亭也。西去长乡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又东南入圣水。圣水又东南，迳韩城东。《诗·韩奕》章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郑玄曰：周封韩侯，居韩城，为侯伯，言为猃夷所逼，稍稍东迁

也。王肃曰：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之寒号城，非也。圣水又东南流，右会清淀水，水发西淀，东流注圣水，谓之刘公口也。

又东过安次县南，东入于海。

圣水又东，迳勃海安次县故城南，汉灵帝中平三年，封荆州刺史王敏为侯国。又东南流，注于巨马河而不达于海也。

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

即涞水也，有二源，俱发涞山。东迳广昌县故城南，王莽之广屏矣。魏封乐进为侯国。涞水又东北，迳西射鱼城东南而东北流，又迳东射鱼城南，又屈迳其城东。《竹书纪年》曰：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穷（窮）、射字相类，疑即此城也，所未详矣。涞水又迳三女亭西，又迳楼亭北，左属白涧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积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东北流，谓之石槽水，伏流地下，溢则通津委注，谓之白涧口。涞水又东北，桑谷水注之。水南发桑溪，北注涞水。涞水又北迳小黉东，又东迳大黉南，盖霍原隐居教授处也。徐广云：原隐居广阳山，教授数千人，为王浚所害。虽千古世悬，犹表二黉之称，既无碑颂，竟不知定谁居也。涞水又东北历紫石溪口，与紫水合。水北出圣人城北大亘下，东南流，左会磊砢溪水，盖山崩委涧，积石沦隍，故溪涧受其名矣。水出东北，西南流注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迳圣人城东，又东南，右会檐车水，水出檐车硎，东南流迳圣人城南，南

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涞水。涞水又东南，迳榆城南，又屈迳其城东，谓之榆城河。涞水又南，迳藏刀山下，层岩壁立，直上干霄，远望崖侧，有若积刀，镮镮相比，咸悉西首。涞水东迳徐城北，故渎出焉，世谓之沙沟水。又东，督亢沟出焉。一水东南流，即督亢沟也；一水西南出，即涞水之故渎矣。水盛则长津宏注，水耗则通波潜伏，重源显于遒县，则旧川矣。

东过遒县北，

涞水上承故渎于县北垂，重源再发，结为长潭。潭广百许步，长数百步，左右翼带涓流，控引众水，自成渊渚。长川漫下十许里，东南流迳遒县故城东。汉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疆为侯国，王莽更名遒屏也。谓之巨马河，亦曰渠水也。又东南流，袁本初遣别将崔巨业攻固安不下，退还，公孙瓒追击之于巨马水，死者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东南迳范阳县故城北，易水注之。

又东南过容城县北，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遒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渔之赡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其水东南流，又名之为郦亭沟。其水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南入巨马水。又东迳容城县故城北。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南流迳遒县北，又东迳涿县郦

亭楼桑里南，即刘备之旧里也。又东迳督亢泽，泽苞方城县，县故属广阳，后隶于涿。《郡国志》曰：县有督亢亭。孙畅之《述画》有督亢地图，言燕太子丹使荆轲赍入秦，秦王杀轲，图亦绝灭。地理书《上古圣贤冢地记》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县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风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无涯际也。沆，泽之无水，斥卤之谓也。其水自泽枝分，东迳涿县故城南，又东迳汉侍中卢植墓南，又东，散为泽渚，督亢泽也。北屈注于桃水。督亢水又南，谓之白沟水，南迳广阳亭西，而南合枝沟。沟水西受巨马河，东出为枝沟，又东注白沟，白沟又南入于巨马河。巨马河又东南，迳益昌县，护淀水右注之，水上承护陂于临乡县故城西，东南迳临乡城南。汉封广阳顷王子云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方城南十里有临乡城，故县也。淀水又东南迳益昌县故城西南，入巨马水。巨马水东迳益昌县故城南，汉封广阳顷王子婴为侯国，王莽之有秩也。《地理风俗记》曰：方城县东八十里有益昌城，故县也。又东，八丈沟水注之。水出安次县东北平地，东南迳安次城东，东南迳泉州县故城西，又南，右合滹沱河枯沟。沟自安次西北，东迳常道城东、安次县故城西，晋司空刘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又东南至泉州县西南，东入八丈沟，又南入巨马河，乱流东注也。

又东过勃海东平舒县北，东入于海。

《地理志》曰：涞水东南至容城入于河。河，即濡水也。盖

互以明会矣。巨马水于平舒城北，南入于滹沱，而同归于海也。

【译文】

圣水发源于上谷，

上谷是旧时燕国的领土，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在这里设置上谷郡。王隐《晋书·地道志》说：郡治在河谷的上头，因此以上谷为郡名。王莽时改名朔调郡。圣水发源于该郡西南的圣水谷，往东南流经大防岭东端。山下有个石洞，洞口朝向东北，高、宽都有四五丈，进洞后变得更高了，直向纵深伸展，洞中有水。据老人相传，过去有个叫惠弥的和尚，对隐秘的事物喜欢寻根究底，曾举着火把去探寻。顺着水流走了三里多，洞穴一分为二：一个很小，向西北延伸，不知通到哪里；另一个通向西南，进去走了五六天还不见尽头，只好回来，也不知到底有多深。洞里的水冬暖夏凉，春秋季节洞内有白鱼游出，几天后又游回洞内，有人捕到这种鱼吃过，异常鲜美，大概也是丙穴嘉鱼一类。水往东北流，注入圣水。圣水又往东流经玉石山，那山口叫玉石口。因山上多珉玉、燕石，因此以玉石为名。圣水到了这里潜入地下流了一里多，又在东边流出地面。水继续向东流去，从一丈多高的山涧泻下，折向南流。

往东流过良乡县南面，

圣水往南流经良乡县，折向西边，又南流，从良乡县旧城西面流过——良乡县就是王莽时的广阳县——有防水注入。防水发源于良乡县西北的大防山南麓，往东南从羊头阜下流过，俗称羊头溪；又往东南流，到了县城往东注入圣水。圣水又往南流，与乐水汇合。乐水发源于良乡县西北的大防山南麓，往东南流经县西，流向东南注入圣水。圣水又往东流经旧县城南面，又往东流

经圣聚南面。圣聚就是因圣水而得名的。圣水又东流，与侠河汇合。侠河发源于良乡县西部的甘泉原东谷，往东流经西乡县旧城北面，就是王莽时的移风，世人称都乡城。据《地理志》，涿郡有个西乡县，却没有都乡城，这大概是世间口头相传造成的错误。侠河又往东流，经良乡城南，又往东北注入圣水，世人称为侠活河，又叫非理之沟。

又往东流过阳乡县北面，

圣水从涿县东流与桃水汇合。桃水上口承接涞水。涞水在徐城东南面、良乡西面分出一条垣水，世人称为南沙沟，这就是桃水。桃水往东流经遒县北面，又往东流经涿县旧城下与涿水汇合。世人把它叫涿水，又称桃水，发源于涿县旧城西南奇沟东八里的大坎下，几处源泉一同涌出，往东流经桃仁墟北面。有人说桃仁墟是因水而得名，那么此水就是桃水了；也有人说这原是终仁的故居，不是桃仁。我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涞水，但这条水发源与《地理志》所说不同，说终仁才对。此水又往东北流，与乐堆泉汇合。乐堆泉发源于乐堆东面，往东南注入涿水。涿水又往东北经过涿县旧城西流，注入桃水。应劭说：涿郡，原属燕国，汉高祖六年(前 201)在此设置涿郡，郡南有涿水，涿郡就是按水来命名的。阚骃也这样说。现在涿城南面却没有相应的水，只有西南面这条水。应劭又说：涿水发源于上谷涿鹿县，我查过涿水是在涿鹿县东边注入漯水的。漯水往东南流经广阳郡，与涿郡以水为分界。汉高祖六年(前 201)分出燕地另设涿郡。以涿字为郡名，应当是根据涿水，所以郡和县都是因水而得名的。但事物的联系往往是隐而不露却又暗中相通的，在有的地方显露出来，所以在匈奴境内就发而为涿耶水。但山川阻隔，地域辽阔，是不可能一路流注的，而在各地却得到同一个名称，这是因为隐伏的水和显露的水互有关联，所以相距虽远，却也得了同名。照此推断，也许出入不大，但究竟不是稳妥的说法。桃水又往东流经涿县老城北

面，王莽时改名为垣翰，晋泰(太)始元年(265)，改涿郡为范阳郡，现在郡治就在涿县老城。城内东北角有晋康王碑，城东有范阳王司马虓庙碑。桃水又往东北流，与垣水汇合。垣水上流承接涞水，在良乡县分出桃水，世人称为北沙沟。因此，应劭说：垣水从良乡分出，往东流经垣县老城北面。《史记音义》说：河间郡有武垣县，涿郡有垣县。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把垣县封给降于汉的匈奴王赐，立为侯国，就是王莽时的垣翰亭；世人把它称为顷城，这是不对的。垣水又往东流经顷，顷也是地名，因此有顷上的称呼。于是人们又把垣水称顷前河。垣水又东流，洛水注入。洛水上口承接鸣泽渚。这片沼泽方圆十五里，汉武帝在元封四年(前107)出巡鸣泽。服虔说：这是个泽名，在遒县北部边界，指的就是这片沼泽。鸣泽西面又有独树水注入，独树水发源于遒县北山，东流注入泽中；北有甘泉水注入，甘泉水发源于良乡县的西山，往东南流经西乡城西面，往南注入鸣泽渚。从鸣泽渚往东流出的叫洛水，往东流经西乡城南面，又往东流经垣县，往南注入垣水。垣水又往东流经涿县北面，东流注入桃水。因此应劭说：垣水东流注入桃水。阚骃也说：垣水流到阳乡注入桃水。现在按照典籍探寻水道，却不能到达阳乡。桃水往东流入阳乡，往东注入圣水。圣水又东流，汇合了广阳水。广阳水发源于小广阳西山，往东流经广阳县老城北面，又东流，福禄水注入。福禄水发源于西山，往东南流经广阳县老城南面，往东注入广阳水，乱流往东南到阳乡县，向右注入圣水。圣水又往东南流经阳乡县城西面，并不经过城北。阳乡县，原是旧时涿县的阳亭。《地理志风俗记》说：涿县东边五十里有阳乡亭，后来划分出来设置为县。王莽时改名为章武，就是长乡县。按照《太康地记》，涿郡有个长乡县，却没有阳乡县。圣水又往东流经长兴城南面，又往东流过方城县老城北面，这就是李牧伐燕时夺取的方城。魏时把这地方封给刘放，立为侯国。圣水继续东流，在左边与白祀沟汇合。白祀沟从

广阳县娄城东面流出，往东南流，在左边与娄城水汇合。娄城水从平地涌出，往东南流，从右边注入白祀水，乱流奔向东南，流经常道城西面——这就是原来的乡亭。常道城西距长乡城四十里，魏甘露三年(258)，少帝曹璜被封在这里。白祀水又往东南流注入圣水。圣水又往东南流经韩城东面。《诗·韩奕》一章说：那广大的韩城，是燕国军队所筑。周王封给韩侯，有追、貊等小国，拥有北方诸国领土。郑玄说：周朝分封韩侯，居留在韩城，称为侯伯，后为猃狁所逼，稍稍向东迁移。王肃说：现在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人称为寒号城，这是弄错了。圣水又往东南流，向右流与清淀水汇合。清淀水发源于西淀，东流注于圣水，汇流处叫刘公口。

又往东流过安次县南面，往东注入大海。

圣水往东流经勃海安次县老城南面。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把这里封给荆州刺史王敏，立为侯国。圣水又往东南流，注入巨马河，并不直接流入大海。

巨马河发源于代郡广昌县的涞山，

巨马河就是涞水，有两个源头，都出自涞山。往东流经广昌县老城南面，这就是王莽时的广屏。魏时把这些地方封给乐进，立为侯国。涞水又往东北流经西射鱼城东南，流向东北，又流经东射鱼城南面，又转弯流过城东。《竹书纪年》说：荀瑶讨伐中山，夺取穷鱼之丘。穷(窮)与射字形相似，可能就是此城，这也难说。涞水又流过三女亭西面，又流过楼亭北面，在左岸与白涧溪相通。溪水有两个源头，合流成为一溪，溪石呈白色，望去如同积雪一般，所以溪就以石色而得名了。水又向东北流，名叫石槽水，水到这里潜流到地下，只有水满时才能流通，注入涞水，汇流处叫白涧口。涞水又往东北流，有桑谷水注入。桑谷水发源于南方的桑溪，往北注入涞水。涞水又往北流经小黉岭东面，又东转，流经大黉岭南面。这里大概是霍原隐居教学的地方。徐广说：霍原隐

居广阳山，教授弟子数千人，后来被王浚所害。虽然时代已经很遥远，至今还留着大黉小黉(学校)的名称，但却没有留下碑文颂辞，也就无从肯定到底是谁在这里隐居过了。涞水又往东北流到紫石溪口，与紫水汇合。紫水发源于圣人城北边的大亘山下，往东南流，在左岸汇合磊砢溪水。大概从前此处发生山崩，塌下的乱石堆满溪涧，所以溪水也就因此而得名了。磊砢溪水发源于东北，流向西南注入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流经圣人城东，又往东南流，向右流与檐车水汇合。檐车水发源于檐车硎，往东南流经圣人城南面，南流注入紫石水。紫石水又南流注入涞水。涞水又往东南流经榆城县南，又转弯从城东绕过，叫榆城河。涞水又往南流经藏刀山下。藏刀山层岩陡峭耸立，直插云霄，远望好像无数的刀堆在一起，刀环靠着刀环一把把排列着，刀头都朝向西方。涞水往东流经徐城北面，有一条旧河道在这里分出，人们称为沙沟水；又东流，分出督亢沟。一条往东南流，就是督亢沟；一条往西南流，就是涞水的旧河道。涨水时就长流滚滚；干枯时就潜入地下，到遒县后又重新流出地面，这就是旧河道了。

往东流过遒县北面，

涞水在遒县北部边境承接旧河道，水源重新流出，积聚成为长潭，宽约一百步，长数百步，左右两边接纳了许多小支流，汇集成为深潭。潭水往下流十来里，往东南流经遒县老城东面。汉景帝中元三年(前 147)，将这地方封给投降汉朝的匈奴王隆疆，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遒屏。这条水称为巨马河，又叫渠水。涞水又往东南流，袁本初派遣别将崔巨业去攻打固安，但攻不下来。他退回时，公孙瓒追击到巨马水，死了六七千人，说的就是这条水。涞水又往东南流经范阳老城北面，易水注入。

又往东南流过容城县北面，

巨马水又东流，郦亭沟水注入。郦亭沟上流在遒县东面承接督亢沟水，往东南流经紫渊东边。我的六世祖是乐浪太守，从涿

县的先贤乡移到水南。住宅西边是巨马水，东面就是这条水，支流相通，弯弯曲曲地在田园间流过，不但有鱼米之富令人怀想，实在也是游览的胜地。这条水往东南流，又叫郦亭沟。又转向西南，经过大利亭，往南注入巨马水。巨马水又往东流经容城县老城北面，又东流，督亢沟水注入。督亢沟水上流在涞谷承接涞水，打开水口放水，便长流直下；堵住水口，就成为一缕细流以至断水。水性和顺，如何加以改造和利用，全靠我们自己。督亢沟水往东南流经遒县北面，又往东流经涿县郦亭楼桑里南面，这就是刘备的故乡。又往东流经督亢泽，这片沼泽把方城县环抱在里面。方城县原属广阳郡，后来划归涿郡。《郡国志》说：方城县有督亢亭。孙畅之的《述画》中有督亢地图，说到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献图，秦始皇杀了荆轲，图也从此亡佚了。地理书《上古圣贤冢地记》说：督亢在涿郡，现在的故安县南面有督亢陌，是幽州的南界。《风俗通》说：沆，就是浩森。有烟波浩淼无边无际的意思。无水的洼地叫沆，就是盐碱地。沟水从泽地分支流出，往东流经涿县老城南面，又往东流经汉侍中卢植墓南，又分散东流，形成沼泽，就是督亢泽，向北转弯注入桃水。督亢水又南流，叫白沟水，往南流经广阳亭西面，然后南流汇合了支沟。沟水西头引入巨马河水，向东分出成为支沟，又东流注入白沟。白沟又南流，汇入巨马河。巨马河又往东南流经益昌县，护淀水从右边注入，护淀水上流在临乡县老城西面承接护陂，往东南流经临乡城南。汉时把这地方封给广阳顷王的儿子云，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说：方城南面十里有临乡城，是一座旧县城。淀水又往东南流经益昌老城西南，流入巨马水。巨马水往东流经益昌县老城南面，汉朝把这里封给广阳顷王的儿子婴，立为侯国，就是王莽时的有秩。《地理风俗记》说：方城县东八十里有益昌城，是旧时的县城。巨马水又东流，八丈沟水注入。八丈沟水从安次县东北的平地上涌出，流向东南，经过安次城东面，往东南流经泉州县老城西面，

又南流，在右边汇合滹沱河的枯沟。枯沟从安次县西北往东流经常道城以东、安次县老城以西，晋时司空刘琨驻守这里抗击石勒。枯沟又往东南流，到了泉州县西南，往东注入八丈沟；八丈沟又往南注入巨马河，乱流往东奔去。

又往东流过勃海东平舒县北面，往东注入大海。

《地理志》说：涞水往东南流，到容城入河。这里所说的河就是濡水，两水相互汇合。巨马河从平舒城北面，往南注入滹沱河，合流奔向大海。

水经注卷十三

㶟　　水

【题解】

㶟水在《水经注》的不同版本中也有作湿水的。它发源于今山西省宁武县以南的管涔山，即注文所称的累头山，发源处今名阴方口。从山西流入河北，上游今名桑干河，经官厅水库，下游称为永定河，是海河水系的五大支流之一。不过《水经注》时代的㶟水与今永定河河道并不完全一致。郦道元所记的河道在今永定河河北，东南流至渔阳郡雍奴县西（今武清县附近）注入潞河（经文称为笥沟，是潞河的别名），也就是今北运河。

㶟水并非大河，但此篇不仅单独成为一卷，而且篇幅不小。在首句经文"㶟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之下的这篇注文，长达六千字左右，是《水经注》全书中的长篇之一。这是因为此水流经北魏旧都平城（今大同市东侧），附近有许多旧都文物，而且均为郦道元所亲见，所以记载特详。其中注文"又迳平城两郭内"以下一段，记载了许多平城及其近郊的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今天研究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资料。

读者如需进一步研究《㶟水》这一篇，可以参阅谢鸣喜《水经注

山西资料辑释》一书。

【原文】

灅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

灅水出于累头山，一曰治水。泉发于山侧，沿波历涧，东北流，出山，迳阴馆县故城西。县，故楼烦乡也，汉景帝后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魏皇兴三年，齐平，徙其民于县，立平齐郡。灅水又东北流，左会桑干水。县西北上平，洪源七轮，谓之桑干泉，即溹涫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潜通，承太原汾阳县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谓之天池，方里余。澄渟镜净，潭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渊也。清水流潭，皎焉冲照，池中尝无斥草，及其风箨有沦，辄有小鸟翠色，投渊衔出，若会稽之耘鸟也。其水阳熯不耗，阴霖不滥，无能测其渊深也。古老相传言，尝有人乘车于池侧，忽过大风，飘之于水，有人获其轮于桑干泉，故知二水潜流通注矣。池东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深镜洁，不异大池。桑干水自源东南流，右会马邑川水，水出马邑西川，俗谓之磨川矣。盖狄语音讹，马、磨声相近故尔。其水东迳马邑县故城南。干宝《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之为马邑。或以为代之马城也。诸记纷竞，未识所是。汉以斯邑封韩王信，后为匈奴所围，信遂降之。王莽更名之曰章昭。其水东注桑干水，桑干水又东南流，水南有故城，东北临河，又东

南，右合㶟水，乱流，枝水南分。桑干水又东，左合武州塞水。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迳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城故也。东有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在黄瓜阜北曲中。其水又东流，右注桑干水。桑干水又东南，迳黄瓜阜曲西，又屈迳其堆南。徐广曰：猗卢废嫡子曰利孙于黄瓜堆者也。又东，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干河，东南流，迳桑干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称焉。又东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东溪，西北流迳故城北，所未详也。又西北入桑干枝水。桑干枝水又东流，长津委浪，通结两湖，东湖西浦，渊潭相接，水至清深。晨凫夕雁，泛滥其上；黛甲素鳞，潜跃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鱼鸟，所寡惟良木耳。俗谓之南池，池北对湼陶县之故城，故曰南池也。南池水又东北注桑干水，为㶟水，自下并受通称矣。㶟水又东北，迳石亭西，盖皇魏天赐三年之所经建也。㶟水又东北，迳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于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纳称焉。阜上有故宫庙，楼榭基雉尚崇，每至鹰隼之秋，羽猎之日，肆阅清野，为升眺之逸地矣。㶟水又东流四十九里，东迳巨魏亭北，又东，崞川水注之。水南出崞县故城南，王莽之崞张也。县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处二山之中，故以崞张为名矣。其水又西出山，谓之崞口。北流迳繁畤县故城东，王莽之当要也。又北迳巨魏亭东，又北迳剧阳县故城西，王莽之善阳也。按《十三州志》曰：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其水又东注于㶟水。㶟水又东迳

班氏县南，如浑水注之。水出凉城旋鸿县西南五十余里，东流迳故城南，北俗谓之独谷孤城，水亦即名焉。东合旋鸿池水，水出旋鸿县东山下，水积成池。北引鱼水，水出鱼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纳川流，以成巨沼，东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对凉川城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虽隔越山阜，鸟道不远，云霞之间，常有[1]，西南流迳旋鸿县南，右合如浑水，是总二水之名矣。如浑水又东南流，迳永固县，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东转，迳燕昌城南。按《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垂自河西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轝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乱流迳方山南。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阙下斩山累结御路。下望灵泉宫池，皎若圆镜矣。如浑水又南至灵泉池，枝津东南注池，池东西百步，南北二百步。池渚旧

名白杨泉,泉上有白杨树,因以名焉,其犹长杨、五柞之流称矣。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左右山原,亭观绣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浑水又南迳北宫下,旧宫人作薄所在。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历诸池沼。又南迳虎圈东,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圣上亲御圈上,敕虎士效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兽,即《诗》所谓袒裼暴虎,献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图》也。又迳平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所城也[②]。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建兴四年立。其水又南,屈迳平城县故城南。《史记》曰:高帝先至平城。《史记音义》曰:在雁门,即此县矣。王莽之平顺也。魏天兴二年,迁都于此。太和十六年,破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东堂东接太和殿,殿之东阶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阳八风谷之缁石也。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堂南对白台。台甚高广,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国之图箓秘籍,悉积其下。台西即朱明阁,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其水夹御路南流迳蓬台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绮分,故世谓之白楼也。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侯,谓之戒

晨鼓也。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又南迳永宁七级浮图西，其制甚妙，工在寡双。又南远出郊郭，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长塘曲池，所在布濩，故不可得而论也。一水南迳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故《汉书》称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为匈奴所围处。孙畅之《述画》曰：汉高祖被围七日，陈平使能画作美女，送与冒顿阏氏，恐冒顿胜汉，其宠必衰，说冒顿解围于此矣。其水又迳宁先宫东。献文帝之为太上皇，所居故宫矣。宫之东次，下有两石柱，是石虎邺城东门石桥柱也。按柱勒赵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于此。余为尚书祠部，与宜都王穆罴同拜北郊，亲所经见。柱侧悉镂云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势，信为工巧，去《子丹碑》则远矣。其水又南迳平城县故城东，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阳以为恒州。水左有大道坛庙，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谦之所议建也。兼诸岳庙碑，亦多所署立。其庙阶三成，四周栏槛，上阶之上，以木为圆基，令互相枝梧，以版砌其上，栏陛承阿。上圆，制如明堂，而专室四户，室内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舆亲降，受箓灵坛，号曰天师。宣扬道式，暂重当时。坛之东北，旧有静轮宫，魏神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台榭高广，超出云间，欲令

上延霄客，下绝嚣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毁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继褫矣。水右有三层浮图，真容鹫架，悉结石也。装制丽质，亦尽美善也。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櫺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维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累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如浑水又南与武州川水会。水出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东北流，合成一川，北流迳武州县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又东北，右合黄水，水西出黄阜下，东北流，圣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东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注武州川，又东历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导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东方朔《神异传》云：南方有火山焉，长四十里，广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燃，得雨猛风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

如丝，色白，时时出外，以水逐而沃之则死。取其毛，绩以为布，谓之火浣布。是山亦其类也，但卉物则不能然。其山以火从地中出，故亦名荧台矣。火井东五六尺，又东有汤井，广轮与火井相状，热势又同，以草内之则不燃，皆沾濡露结，故俗以汤井为目。井东有火井祠，以时祀祭焉。井北百余步，有东西谷，广十许步。南崖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虽三伏盛暑，犹须袭裘。寒吹陵人，不可暂停。而其山出雏乌，形类雅乌，纯黑而姣好，音与之同，缋采绀发，觜若丹砂。性驯良而易附，丱童幼子捕而执之。赤觜乌，亦曰阿雏乌。按《小尔雅》，纯黑反哺，谓之慈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雅乌；白脰而群飞者，谓之燕乌；大而白脰者，谓之苍乌。《尔雅》曰：鷽斯，卑居也。孙炎曰：卑居，楚乌。犍为舍人以为壁居。《说文》谓之雅。雅，楚乌。《庄子》曰：雅，贾矣。马融亦曰：贾，乌也。又按《瑞应图》，有三足乌、赤乌、白乌之名，而无记于此乌，故书其异耳。自恒山已北，并有此矣。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东出入苑，溉诸园池。苑有洛阳殿，殿北有宫馆。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火山水注之。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

炭，火之，热同樵炭也。又东注武州川，迳平城县南，东流注如浑水。又南流，迳班氏县故城东，王莽之班副也。阚骃《十三州志》曰：班氏县在郡西南百里，北俗谓之去留城也。如浑水又东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东迳平邑县故城南。赵献侯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属代，王莽所谓平胡也。《十三州志》曰：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北俗谓之丑寅城。㶟水又东，迳沙陵南，魏金田之地也，事同曹武邺中定矣[③]。㶟水又东，迳狋氏县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狋聚也。《十三州志》曰：县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谓之苦力干城矣。㶟水又东，迳道人县故城南。《地理志》：王莽之道仁也。《地理风俗记》曰：初筑此城，有仙人游其地，故因以为城名矣。今城北有渊，潭而不流，故俗谓之为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东北八十里，所未详也。㶟水又东，迳阳原县故城南。《地理志》，代郡之属县也，北俗谓之比郍州城。㶟水又东，安阳水注之。水出县东北潭中，北俗谓之太拔回水，自潭东南流，注于㶟水。又东，迳东安阳县故城北，赵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此即章封邑，王莽之竟安也。《地理风俗记》曰：五原有西安阳，故此加东也。㶟水又东，迳昌平县，温水注之。水出南坟下，三源俱导，合而南流，东北注㶟水。㶟水又东，迳昌平县故城北，王莽之长昌也。昔牵招为魏鲜卑校尉，屯此。㶟水又东北，迳桑干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记》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干城。城

西渡桑干水，去城十里，有温汤，疗疾有验。《经》言出南，非也，盖误证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乌丸，入涿郡，逐北，遂至桑干，正于此也。㶟水又东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县，东迳平舒县之故城南泽中。《史记》：赵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门予燕，易平舒。徐广曰：平舒在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后汉世祖建武七年，封扬武将军马成为侯国。其水控引众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记》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东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东北，迳兰亭南，又东北，迳石门关北，旧道出中山故关也。又东北流，水侧有故池。按《魏土地记》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鱼池，池西北有代王台，东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东北，得飞狐谷，即广野君所谓杜飞狐之口也。苏林据郦公之说，言在上党，即实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晋建兴中，刘琨自代出飞狐口，奔于安次，即于此道也。《魏土地记》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关水面北流，迳南舍亭西，又迳句琐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流，迳代城西。卢植言：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圆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开九门，更名其故城曰东城。赵灭代，汉封孝文为代王。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厌狄亭。《魏土地记》曰：城内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门，一泉流出城北门，二泉

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东北，热水注之。水出绫罗泽，泽际有热水亭。其水东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谷水注之，水出昌平县故城南，又东北入祁夷水。祁夷水右会逆水，水导源将城东，西北流，迳将城北，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矣。而尚传将城之名。卢植曰：此城方就而板干自移。应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东城。或传书倒错，情用疑焉，而无以辨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为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东北迳青牛渊，水自渊东注之。耆彦云：有潜龙出于兹浦，形类青牛焉，故渊潭受名矣。潭深不测，而水周多莲藕生焉。祁夷水又北迳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东城，而非所详也。又迳昌平郡东，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连水入焉，水出雊瞀县东，西北流，迳雊瞀县故城南，又西迳广昌城南。《魏土地记》曰：代南二百里有广昌城，南通大岭，即实非也。《十三州记》曰：平舒城东九十里有广平城，疑是城也。寻其名状，忖理为非。又西迳王莽城南，又西，到刺山水注之。水出到刺山西，山甚层峻，未有升其巅者。《魏土地记》曰：代城东五十里有到刺山，山上有佳大黄也。其水北流，迳一故亭东，城北有石人，故世谓之石人城。西北注连水。连水又北，迳当城县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斩陈豨于当城，即此处也。应劭曰：当桓都山作城，故曰当城也。又迳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随山，山上有神庙，谓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

水又北，迳桑干故城东，而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县北，至桑干入㶟，是也。㶟水又东北迳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迳空侯城东。《魏土地记》曰：代城东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也。其水又东北流注㶟水。㶟水又东，迳潘县故城北，东合协阳关水，水出协溪。《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其水东北流，历笄头山。阚骃曰：笄头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迳潘县故城，左会潘泉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十三州记》曰：广平城东北百一十里，有潘县。《地理志》曰：王莽更名树武。其泉从广十数步，东出城，注协阳关水。雨盛则通注，阳旱则不流，惟洴泉而已。关水又东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东迳雍洛城南。《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有雍洛城，桑干水在城南东流者也。㶟水又东，迳下洛县故城南，王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广宁县，广宁郡治。《魏土地记》曰：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尧庙。㶟水又东，迳高邑亭北，又东迳三台北。㶟水又东迳无乡城北。《地理风俗记》曰：燕语呼毛为无，今改宜乡也。㶟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其下，炎凉代序，是水灼焉无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㶟水。㶟水又东，左得

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山海经》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东南流迳且如县故城南。应劭曰：当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县也。代称不拘，名号变改，校其城郭，相去远矣。《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即脩水也。脩水又东南迳马城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东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马城在高柳东二百四十里。俗谓是水为河头。河头出戎方，土俗变名耳。又东迳零丁城南，右合延乡水。水出县西山，东迳延陵县故城北。《地理风俗记》曰：当城西北有延陵乡故县也。俗指为琦城。又东迳罗亭，又东迳马城南，又东注脩水，又东南，于大宁郡北，右注雁门水。《山海经》曰：雁门之水，出于雁门之山，雁出其门。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峦叠巘，霞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辽塞。其水东南流，迳高柳县故城北，旧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虏赵王，迁以国为郡，王莽之所谓厌狄也。建武十九年，世祖封代相堪为侯国，昔牵招斩韩忠于此处。城在平城东南六七十里，于代为西北也。雁门水又东南流，屈迳一故城，背山面泽，北俗谓之叱险城。雁门水又东南流，屈而东北，积而为潭。其陂斜长而不方，东北可二十余里，广十五里，蒹葭藂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导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东流迳参合县故城南。《地理风俗记》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参合乡，故县也。敦水又东，澻水注之。水出东阜下，西北流迳故城北，俗谓之和堆城。又北合敦水，乱流

东北注雁门水。故《山海经》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郭景纯曰：水出雁门山，谓斯水也。雁门水又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与神泉水合。水出苇壁北，水有灵焉。及其密云不雨，阳旱愆期，多祷请焉。水有二流，世谓之比连泉。一水东北迳一故城东，世谓之石虎城，而东北流注阳门水，又东迳三会亭北，又东迳西伺道城北，又东，托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于苇壁北，东迳阳门山南托台谷，谓之托台水。汲引泉溪，浑涛东注，行者间十余渡，东迳三会城南，又东迳托台亭北，又东北迳马头亭北，东北注雁门水。雁门水又东迳大宁郡北，魏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脩水东流注于雁门水也。《地理志》有于延水而无雁门、脩水之名，《山海经》有雁门之目，而无说于延河。自下亦通谓之于延水矣。水侧有桑林，故时人亦谓是水为藁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此见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东迳冈城南。按《史记》，蔡泽，燕人也，谢病归相，秦号冈成君，疑即泽所邑也。世名武冈城。于延水又东，左与宁川水合，水出西北，东南流迳小宁县故城西。东南流，注于延水。于延水又东，迳小宁县故城南，《地理志》宁县也，西部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记》曰：大宁城西二十里有小宁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侧，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后地动宅坏，仲与里中数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收其药卖之。仲被裘从而诘之，此人失怖，叩头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

耳。去矣。后为夫余王驿使来宁，此方人谓之谪仙也。于延水又东，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源合注，总为一川，东南迳黑土城西，又东南流，迳大宁县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东，迳大宁县故城南。《地理志》云：广宁也，王莽曰广康矣。《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宁城。于延水又东南，迳茹县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谓之如口城。《魏土地记》曰：城在鸣鸡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达宁川。于延水又东南，迳鸣鸡山西。《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北三十里有延河，东流，北有鸣鸡山。《史记》曰：赵襄子杀代王于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于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将何归乎？遂磨笄于山而自杀。代人怜之，为立祠焉，因名其山为磨笄山。每夜有野鸡，群鸣于祠屋上，故亦谓之为鸣鸡山。《魏土地记》云：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其侧有钟乳穴。赵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义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杀。民怜之，为立神屋于山侧，因名之为磨笄之山。未详孰是。于延水又南，迳且居县故城南，王莽之所谓久居也。其水东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于延水东至广宁入沽。非矣。

又东过涿鹿县北，

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摘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

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涿水又东迳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侨郡，以统流杂。涿水又东北迳祚亭北，而东北入濛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谓之涿邪水。地理潜显，难以究昭，非所知者也。濛水又东南，左会清夷水，亦谓之沧河也。水出长亭南，西迳北城村故城北，又西北，平乡川水注之。水出平乡亭西，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北，迳阴莫亭，在居庸县南十里。清夷水又西会牧牛山水。《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山在县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耆旧云，山下亦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驳身，自山而降，下饮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导九十九泉，积以成川，西南流，谷水与浮图沟水注之。水出夷舆县故城西南，王莽以为朔调亭也。其水俱西南流，注于沧水。沧水又西南，右合地裂沟。古老云，晋世地裂分此界间成沟壑。有小水，俗谓之分界水，南流入沧河。沧河又西迳居庸县故城南，魏上谷郡治。昔刘虞攻公孙瓒不克，北保此城，为瓒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县下，城西枕水，又屈迳其县南，南注沧河。沧河又西，右与阳沟水合。水出县东北，西南流，迳居庸县故城北。西迳大翮、

小翮山南，高峦截云，层陵断雾，双阜共秀，竞举群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苍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次仲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首发于道，化为大鸟，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山屋东有温汤水口。其山在县西北二十里，峰举四十里，上庙则次仲庙也。右出温汤，疗治万病。泉所发之麓，俗谓之土亭山。此水炎热，倍甚诸汤，下足便烂人体。疗疾者要须别引，消息用之耳，不得言大翮山东。其水东南流，左会阳沟水，乱流南注沧河。沧河又左，得清夷水口。《魏土地记》曰：牧牛泉西流与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互受通称矣。清夷水又西，灵亭水注之。水出马兰西泽中，众泉泻溜归于泽，泽水所钟，以成沟渎。渎水又左，与马兰溪水会，水导源马兰城，城北负山势，因阿仍溪，民居所给，惟仗此水。南流出城，东南入泽水。泽水又南，迳灵亭北，又屈迳灵亭东，次仲落鸟翮于此。故是亭有灵亭之称矣。其水又南流，注于清夷水。清夷水又西与泉沟水会，水导源川南平地，北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盖齐桓公霸世，北伐山戎，过孤竹西征，束马悬车，上卑耳之西极，故水受斯名也。水源出沮阳县东，而西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迳沮阳县故城北，秦上谷郡治此。王莽

改郡曰朔调，县曰沮阴。阚骃曰：涿鹿东北至上谷城六十里。《魏土地记》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迳其城，西南流，注于灅水。灅水南至马陉山，谓之落马洪。

又东南出山，

灅水又南出山，瀑布飞梁，悬河注壑，湍湍十许丈，谓之落马洪，抑亦孟门之流也。灅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俗亦谓之曰千水，非也。灅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过广阳蓟县北，

灅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灅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代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俊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俊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

灅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灅水。灅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灅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灅水。

又东至渔阳雍奴县西，入笥沟。

汉光武建武二年，封颍川太守寇恂为雍奴侯。魏遣张郃、乐进围雍奴，即此城矣。笥沟，潞水之别名也。《魏土地记》曰：清泉河上承桑干河，东流与潞河合。灅水东入渔阳，所在枝分，故俗谚云：高梁无上源，清泉无下尾。盖以高梁微涓浅薄，裁足津通，凭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为微津，散漫难寻故也。

【注释】

①此句下有脱文，译文删去。

②北魏无太常年号，应为泰常。

③此句有脱误。据戴震考，曹操始置司金中郎将，"邺中定"当即指此。

【译文】

㶟水发源于雁门郡阴馆县，往东北流过代郡桑干县南，

㶟水发源于累头山，又名治水。泉水从山边涌出，扬着轻波流过山涧，往东北流出山间，从阴馆县老城西面流过。阴馆县，就是旧时的楼烦乡，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设置，王莽时改名为富臧。魏皇兴三年(469)，平定齐国，把齐国百姓迁到这里来，设置了平齐郡。㶟水又往东北流，左岸汇合了桑干水。在阴馆县西北的上平，有七道流量很大的山泉，称为桑干泉，也就是溹涫水。据老年人说：此水与太原汾阳县以北燕京山的大池有暗流相通。大池位于高山上，人们称为天池，方圆一里余，池水清澈平静如明镜，积聚不流，有如安定朝那的湫渊。清泉流入潭中，皎洁照映，池中绝无片叶寸草。轻风吹来，偶有竹箬沉入潭中，就有青色的水鸟潜入深渊把它衔出，和会稽的耘鸟有些相似。渊水久旱不干涸，洪涝不泛滥，无人能测出它的深度。老人相传，过去曾有人乘车经过池畔，忽然一阵狂风，把车卷入水中，后来有人在桑干泉中捡到车轮，才知道两处的水是有暗流相通的。天池东面山后又有一口石池，方圆五六十步。池水很深，明净如镜，与天池没有两样。桑干水自源头往东南流，右边汇合了马邑川水。马邑川水发源于马邑县的西川，俗称磨川。那是因为狄族语言马与磨读音相近，以致造成音讹的缘故。马邑川水往东流经马邑县老城南面。干宝《搜神记》说：过去秦国在武州边境内筑城，防备胡人进犯，城快要筑成时却崩塌了，接连好几次都是这样。后来有一匹马在一处奔跑，兜着圈儿跑了一圈又一圈，父老们很惊奇，就照马跑的路线筑城，城才不再崩塌，于是就把城叫做马邑。也有人以为这是代郡的马城。众说纷纭，不知哪一种正确。汉朝将此城分封给韩王信，后来他被匈奴围困，就投降了。王莽时将此城改名为章昭。马邑川水往东流注入桑干水。桑干水又往东南流，南岸有老城，东北边临河；又往东南流，右边汇合了㶟水，往南乱流

分出支流。桑干水又东流，左边汇合了武州塞水。这条水从老城流出，往东南流出山间，流过日没城南。军队车马行近此城时，就已日落西山，城就因此得名。东有日中城，日中城东又有早起城，也叫食时城，在黄瓜阜北面的山弯里。塞水又东流，向右注入桑干水。桑干水又往东南流经黄瓜阜山弯西面，又折向这座土丘的南面。徐广说：猗卢废黜了长子利孙，把他贬谪到黄瓜堆。桑干水又往东流，右边汇合了一条支流。这条支流上流承接桑干河，往东南流经桑干郡北边。大魏依水立郡，郡就因水得名。支水又往东北流，左边汇合了夏屋山水。夏屋山水发源于南方夏屋山的东溪，往西北流经老城北面，情况不太清楚。夏屋山水又往西北流，注入桑干支水。桑干支水又往东流，长流卷着细浪，把两个湖泊联结在一起；东湖与西浦相通，深潭与深潭相接，水质极清，也深极了。每天早晨、黄昏，野鸭和大雁在湖面上游来游去，鱼鳖在水下跳跃潜行。徘徊在湖畔，仰望蓝天，俯看碧水，仿佛与鱼鸟交融在一起，只可惜这里少了些荫荫绿树而已。此湖俗称南池，因为池北是湼陶县老城，因此叫南池。南池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桑干水。从这里起，下流就叫灅水，并且都可用通称。灅水又往东北流经石亭西面。亭是魏天赐三年(406)所建。灅水又往东北流经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帝在这里遇到白狼，认为是吉兆，所以就称这里为白狼堆。山上有一座旧宫庙，楼榭的台基和墙垣还相当高，到秋天带了鹰隼去打猎，放眼眺望空旷的原野，这里真是登高望远的胜地。灅水又往东流了四十九里，东经巨魏亭北边，又东流，有崞川水注入。崞川水发源于崞县老城南边，这就是王莽时的崞张。县城南面朝向玄岳山，右边靠着崞山，位于二山之间，因此以崞张为名。崞川水又西流出山——山口叫崞口——往北流经繁畤县老城东，这就是王莽时的当要。又往北流经巨魏亭东面，又往北流经剧阳县老城西面，这就是王莽时的善阳。《十三州志》说：剧阳县在阴馆县东北一百零三里。崞川水又往东流注

入灅水。灅水又往东流经班氏县城南，如浑水注入。如浑水发源于凉城郡旋鸿县西南五十多里，往东流经老城南，北方人俗称独谷孤城，水也以此为名。如浑水往东流与旋鸿池水汇合。旋鸿池水发源于旋鸿县东山下，积水成池。从北边接纳了鱼水。鱼水发源于鱼溪，南流注入池中。池水接纳了溪流，成为很大的池沼，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四里，北面与凉川城的南池相对。南池方圆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二池虽然有山相隔，但从崎岖的山径过去，也并不远。……水往西南流经旋鸿县南面，在右边与如浑水汇合，两条水都可称为如浑水。如浑水又往东南流经永固县。永固县是太和年间(477 ～499)按照一所山堂的名字来命名的。如浑水在右边汇合了羊水。羊水发源于平城县西苑外的武州塞，北流出塞，再向东转，流经燕昌城南面。据《燕书》载，建兴十年(395)，慕容垂从河西回来，全军在参合大败，死亡六万人。建兴十一年(396)，慕容垂的部队北上到参合，看到堆积如山的尸骨，于是设礼祭吊。死者的父兄都哀号哭泣，全军十分悲痛。慕容垂惭愧悲愤得口吐鲜血，因此就病倒了。车驾过了平城以北四十里，慕容垂病重，于是筑了燕昌城就回来了，当时筑的就是此城，北方人俗称老公城。羊水又东流，注入如浑水，乱流经过方山南面。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的陵墓，陵墓东北面有高祖的陵墓，这两座陵墓的南面是永固堂，堂的四周雉堞排列整齐，台榭、栏杆、门槛以及门窗、梁壁、椽瓦等等，全都用有花纹的石块建成的。檐前的四根柱子，是用洛阳八风谷的黑石制作，柱上雕镂的图案隐约凸起，用金银装饰云纹图案，像锦缎一样灿烂夺目。堂的里外四周，安放了两个石座，张着青石屏风，屏风用有花纹的石块镶边，上面雕着忠臣孝子的图像，题刻着节妇淑女的姓名。庙前有石碑、石兽，用的都是优质石料。左右两侧翠柏成行，周围的鸟群多得把阳光都遮住了。院外西侧有道教思远灵图，灵图西有斋堂，南门外建有两座石阙，石阙下面劈山修筑了御路。下望是灵泉宫

池，池水明亮得像一面圆圆的镜子。如浑水又往西流到灵泉池，分出一条支流，往东南注入池内。灵泉池东西宽一百步，南北长二百步。此池原名白杨泉，泉旁有白杨树，因此得名，正如长杨、五柞二宫，都是因树木而得名一样。池塘南朝旧都，北靠方岭，左右是山峦高地，亭阁楼观高耸如画，映入湖中，犹如三神山的倒影一般。如浑水又往南流经北宫下，过去这里原是宫人从事染织的地方。如浑水又南流，分为两条。一条往西分出，转向南方，流进北苑，穿过几个池沼，又往南流经虎圈东面，虎圈是魏太平真君五年(444)为关虎而建的。九月间皇上亲临虎圈之上，命令勇士在下面圈中奋力制伏猛虎，就同勇士高奔戎的事迹相仿。正如《诗经》所描写的：赤膊徒手把猛虎捉住，把它进献于公的住处。因此魏时有《捍虎图》。水又流经平城西侧城内，此城为魏泰常七年(422)所建。西边城郭外有郊天坛，天坛东边有郊天碑，是建兴四年(316)所立。水又往南转弯流经平城县旧城南面。《史记》说：汉高祖先到平城。《史记音义》说：平城县属雁门郡，就指此县。王莽时称为平顺。魏天兴二年(399)，迁都到这里。太和十六年(492)，拆掉安昌等几座宫殿，兴建太极殿、东西堂以及朝堂，两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等门，门上都配置了望楼。东堂东边与太和殿相连接，殿东的石阶下有一块石碑，是太和年间(477～499)所立，以洛阳八风谷的黑石琢成。太和殿东北面和紫宫寺相接，南对承贤门，门南就是皇信堂。皇信堂四周，绘有古代圣人、忠臣、烈士的肖像，旁边有题记，是辩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的手笔。皇信堂南面与白台相对，这座台又高又大，台基四周砌了墙壁，有阁道从里面上登，国家的图册和秘藏典籍，都存放在下面。白台的西面就是朱明阁，是值班的官员出入所经过的地方。水从御街两侧往南流经蓬台西面。魏神端三年(416)又建白楼，这座楼很高，上面还建有观榭，里外都涮着白石粉，在阳光的照耀下，赤白分明，因此世人叫

它白楼。后来在楼上放置大鼓，早晚定时击鼓，作为城门和街坊诸门开关的信号，叫戒晨鼓。这条水又往南流经皇舅寺西面，这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建，寺旁有五层佛塔，塔上佛像都用青石雕成，再用金银宝石装饰，色彩绚丽，闪闪发光。又往南流经永宁七层宝塔西面，宝塔建造得十分精美，工艺天下无双。水又往南远远流到郊外，路旁水滨绿柳成荫，柔枝拂水，人们竞相开渠引水，灌溉田园，到处布满了长塘曲池，真是说也说不完。另一条往南流经白登山西面。服虔说：白登是台名，距平城七里。如淳说：白登是平城旁边的高城，高大有如丘陵。现在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就是白登台。白登台南面与一座山冈相望，就是白登山。所以《汉书》说，高祖到了平城，登上白登山，这就是他被匈奴围困的地方。孙畅之《述画》说：汉高祖被围七天，陈平派画工画了美女像，送给冒顿的皇后，皇后怕冒顿战胜了汉，自己必然失宠，因此劝说冒顿，解了平城之围。水又流经宁先宫东面，这是献文帝做了太上皇时居住的故宫。故宫东边，下面有两根石柱，是后赵石虎邺城东门的石桥柱。按柱上刻的字，这是后赵建武年间(335～348)所造，因石柱制作精致美妙，才搬移到这里来的。我任尚书祠部时，与宜都王穆罴在北郊祭拜，曾亲眼看到过。柱侧雕刻云朵，上有蟠龙，气势磅礴，确实精巧，但与《子丹碑》相比却差得远了。水又往南流经平城县老城东西，这是司州代尹的治所。迁都洛阳后，把司州改为恒州。左岸有大道坛庙，这是始光二年(425)，少室道士寇谦之倡议修建的。还有其他诸岳的庙碑，也都是他所立，并亲笔题字。大道坛庙石阶有三层，四周围以栏槛，上层石阶之上，用木头做成圆形底基，一根根相抵支撑着，上面用木板铺砌，四角栏槛与石阶相连。上呈圆形，格式与明堂相似，小室有四门，室内有神座，神座的右边陈设玉磬。皇帝亲自来到灵坛上接受天书，尊寇谦之为天师。寇谦之宣扬道教，举行仪式，当时很受尊重。坛的东北面，从前有静轮宫，是魏神䴥四年(431)建

造，可与柏梁台媲美。台榭十分高大宽广，高耸云霄，就像要招引天上的神仙，远离尘世的纷扰。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又把它拆毁了。事物就是不停地变化着的，白登山上的宫殿接着也废圮了。右岸有三层佛塔，佛像及佛座都由石头雕刻而成。装饰制作极为富丽，也是尽美尽美的。东边城外，太和年间(477～499)，太监宕昌公钳耳庆时在东郊水滨建造佛寺，佛寺的椽瓦栋梁，台基石壁、栏杆石阶，庄严的神像，以及坐椅门帐等物，全用青石雕成。雕饰的图案相当精美，所遗憾的是四壁石块拼合得很草率，不够紧密。庭院中有祇洹碑，碑题用大篆书写，写得也不好。但京城帝都，佛法盛行，壮丽的宝塔，耸峙相望，佛法东传，这样的建筑也是上流的了。水从北苑南流而出，从京城内穿过。太和十年(486)，两岸水滨都砌了石块。两边堤塘上的杂树，枝叶交错。城南筑了两座石桥，横跨在河上。水又往南从御田和药圃西面、明堂东面流过。明堂上圆下方，四周有十二堂九室，不再在四角建造角屋。室外柱内的天花板下，装有旋转的机轮，装饰成淡青色，仰望就像天空一样，上面画着北道的星座，以象征天空。每月随着北斗星斗柄所指的位置而旋转，与天象相对应，这与古制不同。明堂上面高筑灵台，下面引水建成天子所设的大学——辟雍。水边用石块砌成堤塘，这些都是太和时期所建，是以古代的规制为依据的。如浑水又南流，与武州川水汇合。武州川水发源于武州县西南的山下，两个源头从两边流来，都是同出于一山，流向东北，汇合成一条河，往北流经武州县老城西南，就是王莽时的桓州。又往东北流，右岸汇合黄水。黄水发源于西面的黄阜山下，往东北流，有圣山之水注入。圣山之水发源于西山，东流注入黄水。黄水又往东流，注入武州川水。又往东流经故亭北面，在右边与火山西溪水汇合。西溪水发源于火山，往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长六七十步，宽度略小一尺左右，源头深不见底，热气腾腾，经常发出隐隐的轻雷声，将草放进去烧，即刻就会冒烟

起火。东方朔《神异传》说：南方有火山，长四十里，宽四五里，山中长遍不会烧成灰的树木，昼夜燃烧不息，即使括大风下大雨，也不熄灭，火中有一种鼠，重百斤，毛呈白色，长二尺余，如丝一般细。这种鼠经常出外；如果追上去用水浇它，即刻就会死掉。用鼠毛织成布，叫火浣布。这座山也是这一类吧，但草木却不会燃烧。这座山因为火从地中喷出，因此，又名荧台。火井以东五六尺有汤井，大小与火井相似，热势也相同，将草放进去，却不会燃烧，只是全都湿漉漉的沾满了露珠，因此民间取名为汤井。井东有火井祠，每年要按时到那里去祭祀。汤井以北一百多步，有东西谷，宽十几步。南面的悬崖下，有一个风洞，洞口的大小仅容一人进出，深不可测，洞中常有瑟瑟的微风，即使在三伏盛暑，也要穿上皮袄；寒气逼人，片刻也不能停留。山上有小鸦，形状很像乌鸦，鸣声也与乌鸦相同，绀青的毛色，闪闪有光。嘴红如丹砂，非常可爱。这种小鸟生性驯良，人很容易接近，常被小孩捉住。这种小鸦叫红嘴乌，又叫阿雏乌。按《小尔雅》，毛色纯黑能够反哺的，叫慈乌；体小、腹下白色、不会反哺的，叫作雅乌；白颈而群飞的，叫燕乌；大而白颈的，叫苍乌。《尔雅》说：鷽斯，就是鵯居。孙炎说：鵯居，是楚国境内的乌鸦。犍为舍人则把它叫做壁居。《说文》叫作雅。雅是楚国的乌鸦。《庄子》说：雅就是贾。马融也说：贾，就是乌鸦。又据《瑞应图》，有三足乌、赤乌、白乌等名，却没有记载这种乌鸦。因此我特地记下这种特别的乌鸦。在恒山以北一带，才有这种乌鸦。西溪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往东南流，水边有石砌的精舍和几个石窟，是尼姑居住的地方。武州川水又向东转弯，流经灵岩南面。那里开山凿石，依着岩壁建造石室，凿成的佛像庄严高大，为世间所少见。又依山临水建起一座座殿堂，和寺院相望。林中的水潭，明净如镜，满眼是一片清新的景象。川水又往东南流出山间。《魏土地记》说：平城以西三十里，有武州塞口。川水从山口分支往东流入林苑，注

入园内的水池中。苑内有洛阳殿，殿北有宫馆。有一条水从支渠南流，往东南流出，火山水注入。火山水发源于火山东溪，往东北流出山间，山上有石炭，烧着后和木炭一样热。水又东流，注入武州川。川水流经平城县南面，东流注入如浑水。如浑水又往南流经班氏县老城东面，就是王莽时的班副。阚骃《十三州志》说：班氏县在郡治西南一百里，北方人俗称去留城。如浑水又往东南流，注入㶟水。㶟水又往东流经平邑县老城南面。赵献侯十三年（前 411）在平邑筑城。《地理志》以为平邑属代郡，王莽时称为平胡。《十三州志》说：县城在高柳以南一百八十里，北方人俗称丑寅城。㶟水又往东流经沙陵南面。沙陵是魏时的银矿，同曹操在邺都所定机构相似。㶟水又往东流经狋氏县老城北面，王莽时更名狋聚。《十三州志》说：狋氏县在高柳以南一百三十里，俗称苦力干城。㶟水又往东流经道人县老城南面。《地理志》说：道人就是王莽时的道仁。《地理风俗记》说：开始筑城时，有仙人来这里嬉游，城就因此得名。现在城北有个深潭，潭水平静不流，因此俗称平湖。《十三州志》说：道人城在高柳东北八十里，不知是否如此。㶟水又往东流经阳原县老城南面。《地理志》以为阳原县是代郡的属县，北方人俗称比郍州城。㶟水又往东流，安阳水注入。安阳水发源于阳原县东北的一个水潭，北方人俗称太拔回水，水从潭中往东南流，注入㶟水。㶟水又往东流经东安阳县老城北面，赵惠文王三年（前 296），主父武灵王封长子章为代郡安阳君，东安阳就是章的封邑，王莽时叫竟安。《地理风俗记》说：五原有西安阳，因此，这里加东字叫东安阳。㶟水又往东流经昌平县，温水注入。温水发源于南坟下，三个源头齐发，汇合南流，往东北注入㶟水。㶟水又往东流经昌平县老城北面，就是王莽时的长昌。从前牵招任魏鲜卑校尉时，就屯驻在这里。㶟水又往东北流，经桑干县老城西面，又转弯流过城北，王莽时改名为安德。《魏土地记》说：代城以北九十里，有桑干城，从城西渡过桑干水，离城

十里有温泉;治病很有功效。《水经》说灅水流过桑干县南,不对,这里弄错了。魏任城王曹彰在建安二十三年(218)讨伐乌丸,进入涿郡,向北追击到桑干,就是这个地方。灅水又东流,有祁夷水注入。祁夷水发源于平舒县,往东流经平舒县老城南面的沼泽中。《史记》载,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以汾门来交换燕国的平舒。徐广说:平舒县在代郡,王莽改名为平葆。东汉世祖建武七年(31),把这地方封给扬武将军马成,立为侯国。祁夷水接纳了许多泉水,汇合成一条水。《魏土地记》说:代城以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是代水的发源地,往东北流。其实这就是祁夷水,说它代水是不对的。祁夷水又往东北流经兰亭南面,又往东北流经石门关北面,水的故道是从中山老关通过的。祁夷水又往东北流,水边有旧池,按《魏土地记》说: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鱼池,池的西北面有代王台,东距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往东北流,汇合了飞狐谷水,广野君说堵住飞狐口,指的就是这里。苏林根据郦食其的说法,以为飞狐谷在上党,其实不对。如淳说飞狐谷在代城,这才是正确的。晋建兴年间(313～317),刘琨从代城经飞狐口,直奔安次,走的就是这条路线。《魏土地记》说:代城以南四十里有飞狐关,关水往西北流经南舍亭西面,又流经句琐亭西面,往西北注入祁夷水。祁夷水又往东北流经代城西面。卢植说:初筑代城时,筑城的夹板和横木一夜之间竟自动移到旧代城西南五十里的大泽中,形成城墙自卫,并以芦苇结成九座城门,于是就在这里营建治所。新城呈圆形,不像一般的城那样方正,绕城一周四十七里,开了九座城门,将老城改名为东城。赵国灭了代国。汉时封孝文帝为代王。梅福在启奏皇帝议事时说:代谷这地方,可说是谷中之地:南有恒山,北有长城,东是上谷,西是代郡。说的就是这地方。王莽时改名为厌狄亭。《魏土地记》说:城内有两道泉水,一道流出西门,一道流出北门,两道泉水都往北注入代水。祁夷水又往东北流,有热水注入。热水发源于绫罗

泽，泽旁有热水亭。水往东北流，注入祁夷水。祁夷水又往东北流，有谷水注入。谷水发源于昌平县老城南面，又往东北注入祁夷水。祁夷水在右边汇合了逆水。逆水发源于将城东面，往西北流经将城北面。将城在代城东北十五里，可能就是东代，但还留传着将城的名称。卢植说：此城刚刚筑成，筑城的夹板和横木就自动搬移了。应劭说：此城移向西南，离老代城五十里，因此称代城为东城。这或许是传抄时写颠倒了的缘故，令人怀疑，但却无法辨明。逆水又西流，注入祁夷水，水以逆为名，是因为它西流的缘故。祁夷水往东北流经青牛渊，水从青牛渊的东面注入。老年人说：有一条潜伏在渊中的龙，曾在这里水边出现过，形状类似青牛，水潭就因此得名。潭水深不可测，四周长有许多荷藕。祁夷水又北流，从一座老城西南流过，往西五十里就是代城，这又使人怀疑就是代郡的东城了，但也搞不清楚。祁夷水又流经昌平郡东面，昌平郡在魏太和年间(477～499)设置，西南离老城六十里。水又北流，有连水注入。连水发源于雊瞀县东部，往西北流经雊瞀县老城南面，又往西流经广昌城南面。《魏土地记》说：代城以南二百里有广昌城，南通大岭。其实不是如此。《十三州记》说：平舒城东面九十里有广平城，可能就是此城。但从地名及实地情况来看，又似乎不像。祁夷水又往西流，经王莽城南面，又西流，有到刺山水注入。到刺山水发源于到刺山西面，山势高峻，没有人能攀上山顶。《魏土地记》说：代城东五十里有到刺山，山上生有优质大黄。到刺山水往北流经一个老亭东面，城北有石人，因此俗称石人城。到刺山水往西北流注入连水。连水又往北流经当城县老城西面。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周勃平定代国，在当城杀了陈豨，指的就是这里。应劭说：当着桓都山筑城，因此叫当城。连水又流经老代城东面，往西北流注入祁夷水。祁夷水西岸有随山，山上有神庙，叫女郎祠，是当地民间所奉的祠庙。祁夷水又往北流经桑干老城东面，北流注入㶟水。《地理志》说：祁

夷水发源于平舒县北面，到桑干注入㶟水。㶟水又经东北流经石山水口。石山水发源于南山，往北流经空侯城东面。《魏土地记》说：代城东北九十里有空侯城。石山水又往东北流，注入㶟水。㶟水又往东流经潘县老城北面，东流汇合协阳关水。协阳关水发源于协溪。《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协阳水往东北流经笄头山。阚骃说：笄头山在潘城南面，指的就是此山。协阳水又往北流经潘县老城，向左流汇合潘泉旧水道，旧水道从前在潘城内与潘泉相接，有人说，潘城就是舜时的京都。《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潘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十三州记》说：广平城东北一百一十里有潘县。《地理志》说：王莽时改名为树武。潘泉纵向宽十几步，东流出城，然后注入协阳关水，雨大就流通，旱天就断流，只留一洼可以洗涤的泉水而已。关水又向东北流，注入㶟水。㶟水又往东流经雍洛城南面。《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有雍洛城，桑干水在城南往东流。㶟水又往东流经下洛县老城南面，下洛就是王莽时的下忠，也是魏时燕州的广宁县，广宁郡治所就设在这里。《魏土地记》说：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尧庙。㶟水又往东流经高邑亭北面，又往东流经三台北面，又往东流经无乡城北面。《地理风俗记》说，燕语称毛为无。现在已改为宜乡了。㶟水又东流，有温泉水注入，温泉水上源在桥山下承接温泉。《魏土地记》说：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华丽的屋宇，伸出飞檐荫蔽着水滨，石池中的泉水，不停地翻滚，无论炎夏寒冬，泉水温热不变，能治百病。因此，到这里来的人川流不息。池水北流，注入㶟水。㶟水又东流，向左流到于延水口，于延水发源于塞外柔玄镇以西、长川城以南的小山。《山海经》说：梁渠之山，山上不长草木，但有许多金玉，脩水发源在这里。脩水往东南流经且如县老城南面。应劭说：当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是个老县城。姑且不去管城的别称和地名

的变更，但考察城郭的地理位置，距离却太远了。《地理志》说：这是中部都尉治。于延水发源于该县以北的塞外，就是脩水。脩水又往东南流经马城县老城北面。《地理志》说：这是东部都尉治。《十三州志》说：马城在高柳以东二百四十里。俗称脩水为河头，河头发源于戎人地区，不过是地方上的变名罢了。又往东流经零丁城南，在右边汇合延乡水。延乡水发源于该县西山，往东流经延陵县老城北面。《地理风俗记》说：当城西北有延陵乡，是老县治。民间称为琦城。延乡水又往东流经罗亭，又往东流经马城南面，又往东流注入脩水。脩水又往东南流，在大宁郡北向右流，注入雁门水。《山海经》说：雁门之水，发源于雁门之山，雁群就从山门飞出。雁门在高柳北面，高柳在代中。雁门山重峦叠嶂，高入云霞，连绵的山脉隐隐约约，向东延伸到塞外的辽东。雁门水往东南流经高柳县老城北边，这就是从前代郡的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前 224)俘虏了赵王，就把赵国改设为郡。王莽时称厌狄。建武十九年(43)，世祖把这地方封给代国宰相堪，立为侯国，过去牵招就在这里杀掉韩忠。此城在平城东南六七十里，对代城来说是在西北面。雁门水又往东南流，转弯流过一座老城，老城背靠山冈，面对沼泽，北方人俗称叱险城。雁门水又往东南流，折向东北，积成一片湖荡。湖形斜长而不方正，东北向长约 二十多里，宽十五里，芦苇丛生。有敦水注入。敦水发源于西北少咸山南麓，往东流经参合县老城南。《地理风俗记》说：道人城以北五十里有参合乡，从前是县。敦水又东流，有澻水注入。澻水发源于东阜山下，往西北流经老城北面，民间称为和堆城。又北流，汇合敦水，往东北乱流，注入雁门水。因此《山海经》说：敦水发源于少咸之山，东流注入雁门之水。郭景纯说：雁门水发源于雁门山，说的就是这条水。雁门水又往东北流进阳门山，称为阳门水，与神泉水汇合。神泉水发源于苇壁山北麓，水很灵验。碰到浓云密布，却不降雨，久旱无雨的时候，人们常来求雨。神泉水有两条，

人们称为比连泉。一条往东北流经一座老城东面，人们称为石虎城，往东北流，注入阳门水。又往东流经三会亭北面，又往东流，经西伺道城北面，又往东流，托台谷水注入。托台谷水上流在苇壁北面承接神泉，往东流经阳门山南的托台谷，称为托台水。这条水汇合了山泉小溪，波滔滚滚地向东流去，中间行人要经过十多个渡口，往东流经三会亭南面，又往东流经托台亭北面，又往东北流，经马头亭北面，往东北注入雁门水。雁门水又往东流，经大宁郡北面。大宁郡是魏太和年间所置。有脩水注入。《山海经》所说的脩水东流注入雁门水，就指这条水。《地理志》有于延水，而没有雁门水、脩水等名；《山海经》有雁门水的名目，而没有述及于延河。自大宁郡以下，这条水也就通称于延水了。水边有桑林，因此，当时人们也把它称为藁桑河。这是因为北方很少有桑，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的桑树，因而就以藁桑为水名了。于延水又往东流经冈城南面。据《史记》载，蔡泽是燕国人，因病辞去相位，被秦国封为冈成君。这里可能就是蔡泽的封邑，人们称为武冈城。于延水又东流，向左流与宁川水汇合。宁川水发源于西北，往东南流经小宁县老城西面，往东南流，注入于延水。于延水又往东流经小宁县老城南面，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宁县，是西部都尉治所，王莽时称为博康。《魏土地记》说：大宁城以西二十里有小宁城。过去本城人班丘仲家住水滨，在宁城一带卖药，活到一百多岁，人们都以为他很长寿。后来在一次地震中房屋倒塌，班丘仲和邻居几十家都被压死了。有个乡民将他的尸体丢到于延水中，拿了他的药去卖。班丘仲穿着皮衣跟上来责问他，那人吓坏了，叩头哀求宽恕。班丘仲说：我并不恨你，只是特地要让人们知道我罢了。我去了！后来他做了夫余王的使者来到宁城，这一带人称他为谪仙。于延水又东流，有黑城川水注入。这条水有三个源头，发源于黑土城的西北，三源合为一流，往东南流经黑土城西面，又往东南流经大宁县西边，往南注入延河。延河又往

东流，经大宁县老城南面。《地理志》说：大宁就是广宁，王莽时叫广康。《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北一百三十里有大宁城。于延水又往东南流经茹县老城北面，就是王莽时的穀武，世人称为如口城。《魏土地记》说：如口城在鸣鸡山以西十里，南面有一条大路，西面直达宁川。于延水又往东南流经鸣鸡山西面。《魏土地记》说：下洛城东北三十里有延河，往东流，北有鸣鸡山。《史记》说：赵襄子在夏屋杀掉代王，吞并了他的国土。襄子派人到代城接回自己的姐姐。他的姐姐是代王的夫人，她到了这里，说道：代国已经灭亡了，我到哪里去呢？就拔下头上的簪子在山石上磨利自杀了。代国百姓同情她，在这里为她立祠，因此把这座山叫磨笄山。每夜有成群的野鸡在祠庙上鸣叫，所以又称鸣鸡山。《魏土地记》说：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山边有钟乳石溶洞。赵襄子杀害了代王，派人接回姐姐。他的姐姐是代王的夫人。夫人说：为了弟弟而怠慢丈夫，是不仁；为了丈夫而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就磨簪自杀了。派去的使者也自杀了。老百姓同情她，就在山边为她立庙，因此名为磨笄之山。不知哪一种说法正确。于延水又往南流经且居县老城南面，就是王莽时的久居。于延水往东南流，注入㶟水。《地理志》说：于延水东流到广宁才注入沽水，这是弄错了。

又往东流过涿鹿县北面，

涿水发源于涿鹿山，世人称为张公泉，往东北流经涿鹿县老城南面，就是王莽时的抪陆。黄帝与蚩尤在涿鹿的郊野交战，黄帝战败蚩尤后，将他的百姓安置在涿鹿的山边，说的就是这里。涿水又往东北流，与阪泉汇合，这条水发源于县内的东泉。《魏土地记》说：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理记》说：阪泉也是地名。泉水往东北流，与蚩尤泉汇合。蚩尤泉出自蚩尤城，东面没有城墙。《魏土地记》说：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很深，但不外流，大雨连

绵，泉水满溢就注入阪泉，往东北乱流注入涿水。涿水又往东流经平原郡南面，魏时将平原居民迁过来安顿在这里，所以设立侨郡，用来收留流民杂户。涿水又往东北流经祚亭北面，往东北注入漯水。也有说涿水分支流入匈奴的叫涿邪水的，但地理情况有隐有显，很难搞清楚，这就不知道了。漯水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清夷水，又称沧河。清夷水发源于长亭南面，往西流经北城村老城北面，又往西北流，有平乡川水注入。平乡川水发源于平乡亭西面，往西北流，注入清夷水。清夷水又往西北流经阴莫亭，亭在居庸县以南十里。清夷水又往西流，汇合了牧牛山水。《魏土地记》说：在沮阳城东面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这就是沧河的源头。牧牛山在居庸县城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老年人说，山下也有许多泉眼同时并涌而出，有一头毛色斑驳的神牛，下山喝干了泉水，山也因此得名。现在山下流出的九十九泉汇成一溪，往西南流，有谷水与浮图沟水注入。这两条水都发源于夷舆县老城的西南面，王莽时称为朔调亭。两水都经西南流，注入沧水。沧水又往西南流，在右边汇合地裂沟。据老人说，晋时发生地裂，这里就形成了沟壑。有一条小溪，俗称分界水，往南流入沧河。沧河又往西流经居庸县老城南面，那就是魏时的上谷郡治。从前刘虞攻打公孙瓒不能取胜，向北撤退坚守此城，为公孙瓒所擒。沧河到这里又汇合了粟水，粟水发源于居庸县境，县城西面濒水，又转弯流经县南，往南注入沧河。沧河又西流，向右流与阳沟水汇合。阳沟水发源于居庸县东北面，往西南流经居庸县老城北面，往西流经大翮山和小翮山南面。高耸的峰峦拦住飞云；层沓的丘陵，隔断朝雾，这两座高峰风姿秀丽，凌驾于群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年少时就胸怀大志，到了二十来岁，将苍颉的古文字改为现今的隶书。秦始皇时，政务繁忙，因为王次仲所改的文字简易，便于书写，以为他是个奇才，下令召他入朝。然而接连召了三次他都不去。王次仲遵循着真性，怀藏着道心，

研究数术到了最完美的境地。秦始皇对次仲的不恭非常恼怒，下令用囚车押送他前来。囚车刚刚上路，王次仲便化作一只大鸟奋飞而去。他掉下两片羽毛，落在这座山上，所以山峰就有大翮、小翮的名字了。《魏土地记》说：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翮山和小翮山，山上的神祇叫大翮神，神庙以东有温汤水口。这座山在居庸县西北二十里，山峰高达四十里，山上的庙就是王次仲庙。山的右面有温泉，可治百病，涌出温泉的山麓，俗称土亭山。这里要比其他各地的温泉加倍烫热，把脚踏进去便会烫烂。治病的人必须先把泉水引到别处，待稍凉后再用。说温泉在大翮山以东是弄错了。温泉水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了阳沟水，往南乱流注入沧河。沧河的左边有清夷水口。《魏土地记》说：牧牛泉往西流，与清夷水汇合。自此以下两水可以互相通称。清夷水又西流，灵亭水注入。灵亭水来自马兰西泽，许多山泉汇集到西泽中来，泽中的水形成沟渠流出。渠水又在左边与马兰溪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马兰城，城北背山，依着山弯，靠近小溪，城内居民饮用的水全是来自溪中。溪水从城南流出，往东南注入泽水。泽水又往南流经灵亭北面，又转弯流经灵亭东面，王次仲就在这里落下鸟毛，所以这座亭有灵亭之称。马兰溪水又南流，注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流，与泉沟水汇合，泉沟水来自川南平地，往北注入清夷水。清夷水又往西南流，汇合了桓公泉。齐桓公称霸时，曾北伐山戎，西征时又途经孤竹，停车从崎岖险阻的山径登上卑耳山最西的山峰，所以水就得到这个名字。桓公泉发源于沮阳县以东，往西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往西流经沮阳县老城北面，秦时的上谷郡，治所就设在这里，王莽时改郡名为朔调，县名为沮阴。阚骃说：涿鹿县东北到上谷城六十里。《魏土地记》说：城北有清夷水，往西流。这条水又转弯流过城边，往西南流注入漯水。漯水南流到马陉山，又叫落马洪。

又往东南流出山间，

灅水又南流出山，瀑布从高崖飞流直下，注入深壑，轰鸣的急流下泻十几丈，称为落马洪，也和孟门这样的险流差不多。灅水从南边出山后，叫清泉河，民间也称千水，其实不对。灅水又往东南流经良乡县北面，流过梁山南面，高梁水就从这里流出。

流过广阳郡蓟县北面，

灅水又往东流经广阳县老城北面，谢承《后汉书》说：光武帝与铫期从蓟县出发到广阳，想往南边去，指的就是此城，叫小广阳。灅水又往东北流经蓟县老城南面。《魏土地记》说：蓟城以南七里有清泉河，河水并不流过城北，《水经》弄错了。从前周武王将蓟分封给尧的后裔，现在城内西北角有蓟丘，就是按丘名来取城名的，正像鲁国的曲阜，齐国的营丘一样。这里就是周武王封给召公的诸侯国。秦始皇二十三年(前 224)灭了燕国，设立广阳郡；汉高祖把这地方封给卢绾，号为燕王，改名为燕国；王莽时改为广有，县名叫代戎。城内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面，是从前慕容儁设立铜马像的地方。过去慕容廆有一匹骏马，毛色红白相间，相貌奇特有神力。到光寿元年(357)，已有四十九岁了，但奔跑起来仍不减当年。慕容儁把它看成奇物，比作鲍宣的骢马，下令为它铸造铜像，并亲自写了赞词，刻在旁边，可是铜像铸成，马却死了。大城东门内道路左边，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晋时司隶校尉王密上表，称颂刘靖有功于人民，应立祠供奉，于是在元康四年(294)九月二十日刻石立碑，扬名于后世。灅水又东流，与洗马沟水汇合，洗马沟水上流承接蓟水，往西注入大湖。大湖有两条水源，都出自蓟县西北面的平地，泉水流积形成西湖，湖东西宽二里，南北长三里，是燕国的古池。湖中绿水澄碧，轻波荡漾，登亭望远，也是游览观光的好去处。湖水往东流出称洗马沟，沿着南门城边往东流注，从前铫期骑马奋戟驱赶聚观的百姓，就在这地方。洗马沟又往东流，注入灅水。灅水又往东流经燕王陵南面。陵墓有条暗道，向西北通到蓟城外。景明年间

(500～503)，建造佛寺及佛塔，挖地基时发现了这条暗道。这里是王府的禁地，没人会来寻找。暗道通向蓟城西北的大陵，这是两座坟墓。墓基庞大坚固，至今还很高大，竟不知是哪一位帝王的陵墓。灅水又往东南流，有高梁之水注入，高梁之水发源于蓟城西北平地，泉水往东流经燕王陵北面，又往东流经蓟城北面，又往东南流。《魏土地记》说：蓟城东面十里有高梁之水。高梁之水又往东南流，注入灅水。

又往东流到渔阳郡雍奴县西面，注入笥沟。

汉光武建武二年(26)，封颍川太守寇恂为雍奴侯。魏国派遣张郃、乐进围攻雍奴，指的就是此城。笥沟是潞水的别名。《魏土地记》说：清泉河上流承接桑干河，往东流与潞河汇合。灅水往东流入渔阳，到处分流四散，因此俗谚说：高梁水没有上源，清泉河没有下流。因为高梁水流小浅，只够流通，凭着涓涓的细流才形成田间的沟渠。清泉水流到潞县，分流四散，水流更细，以至找都找不到了。

水经注卷十四

湿余水　沽河　鲍丘水　濡水
大辽水　小辽水　浿水

【题解】

卷十四记载了湿余水、沽河、鲍丘水、濡水、大辽水、小辽水、浿水七条河流。其中湿余水、沽河、鲍丘水三水，均是今潮白河及蓟运河的上游；濡水即今滦河；大辽水、小辽水即今运河；浿水今在朝鲜境内。

湿余水在《水经注》的不同版本中作瀔余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及《郑德坤重绘水经注图》也均作瀔余水。在我国其他古籍中，此水也有作温水、温余水、温榆河等名称的。现在的潮白河在密云水库以北，支流众多，如潮河、汤河、黑河、白河等，都是《水经注》所记载的。其中最清楚的是湿余水，在比例尺较大的地图上，仍然绘有此河。例如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 年出版)第 17 页，北朝《北魏》的 1∶80 万图上。作为一条现代河流，湿余水今名温榆河，其上游有北沙河、蔺沟等交流，南流东折，在通县以东汇合潮白河。

鲍丘水即今汤河，有关此水的注文记及："又东南流与温泉水合，水出北山温溪，即温源也。养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过灼故

也。”至今沿汤河，仍有不少温泉。

沽河即今白河，因为注文说：“沽河出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北魏御夷镇，在今沽源以南，赤城以北，正是今白河所经之处。

濡水今名滦河，与上述湿余水系诸河无关，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水经注》记载的濡水，其中有不少错误，清乾隆帝曾为此派人实地考察，并自己动手写了《热河考》、《乐河濡水源考证》等文字，以纠正《水经注》的错误。戴震在武英殿本《水经注》的《校上案语》中特别指：“至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故于滦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阳之建置，俱不免附会乖错。……自我皇上命使履视，尽得其脉络曲之详。”所以殿本在卷首附载了乾隆撰写的这些考证文章。

大辽水就是今辽河，小辽水就是今浑河，现在，辽河从盘山以南入海，而浑河则从营口附近入海，各不相干，而在古代，大、小辽水汇合以后，从今浑河下游河道入海。古今水道变化，特别是河流的下游，变化更为频繁，这是常见的事。

浿水是《水经注》记载的当时的域外河流。在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浿水当今朝鲜何水，历来曾有不同见解。但《水经》所说“浿水出乐浪镂方县，东南过临浿县，东入于海”，这肯定是错误的。中国大陆的主要河流，都是西、东流向而东入于海。但朝鲜恰恰相反，主要大河都是东、西流向而西入于海。《水经》的作者按中国的情况想当然地看待朝鲜河流，所以铸成大错。郦道元在注文中驳斥了经文的错误。为了弄清事实，他特地访问了当时朝鲜到北魏聘问的使节。注文说：“余访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阳。”从这一句中可以断定，此浿水即今大同江。

【原文】

湿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

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故关名矣。更始使者入

上谷，耿况迎之于居庸关，即是关也。其水导源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候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其水历山南，迳军都县界，又谓之军都关。《续汉书》曰：尚书卢植隐上谷军都山是也。其水南流出关，谓之下口，水流潜伏十许里也。

东流过军都县南，又东流过蓟县北，

湿余水故渎东迳军都县故城南，又东，重源潜发，积而为潭，谓之湿余潭。又东流，易荆水注之。其水导源西北千蓼泉，亦曰丁蓼水。东南流迳郁山西，谓之易荆水。公孙瓒之败于鲍丘也，走保易荆，疑阻此水也。易荆水又东，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东南流入易荆水。又东南与孤山之水合。水发川左导源孤山，东南流入易荆水，谓之塔界水。又东迳蓟城，又东迳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东流注湿余水。湿余水又东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迳芹城，东南流注湿余水。湿余水又东南流，迳安乐故城西。更始使谒者韩鸿北徇，承制拜吴汉为安乐令，即此城也。

又北屈，东南至狐奴县西，入于沽河。

昔彭宠使狐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兵，自是县矣。湿余水于县西南，东入沽河。故《地理志》曰：湿余水自军都

县东，至潞，南入沽是也。

沽河从塞外来，

沽河出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东南流，大谷水注之。水发镇北大谷溪，西南流，迳独石北界。石孤生，不因阿而自峙。又南，九源水注之。水导北川，左右翼注，八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源之称。其水南流至独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迳独石西，又南迳御夷镇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东南，尖谷水注之。水源出镇城东北尖溪，西南流，迳镇城东，西南流，注大谷水，乱流南注沽水。又南出峡，夹岸有二城，世谓之独固门，以其藉险凭固，易为依据。岩壁升耸，疏通若门，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干溪水，引北川西南，迳一故亭东，又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迳赤城东。赵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为燕所败，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溪水之名，藉以变称，故河有赤城之号矣。沽水又东南与鹊谷水合。水有二源，南即阳乐水也。出且居县。《地理志》曰：水出县东。南流迳大翮山、小翮山北，历女祁县故城南。《地理志》曰：东部都尉治，王莽之祁县也。世谓之横水，又谓之阳田河。又东南迳一故亭，又东，左与候卤水合。水出西北山，东南流迳候卤城北，城在居庸县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卤；太和中，更名御夷镇。又东南流注阳乐水。阳乐水又东南傍狼山南，山石白色特上，亭亭孤立，超出群山之表。又东南迳温泉东，泉在山曲之中，又迳赤城西，屈迳其城南，东南入赤城河。河水

又东南，右合高峰水。水出高峰戍东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东南，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迳渔阳县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黄颁谷，故亦谓之黄颁水，东南流注于沽水。沽水又南，渔水注之。水出县东南平地，泉流西迳渔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在渔水之阳也。考诸地说则无闻，脉水寻川则有自。今城在斯水之阳，有符应说，渔阳之名当属此。秦发闾左戍渔阳，即是城也。渔水又西南入沽水。沽水又南与螺山之水合。水出渔阳城南小山。《魏土地记》曰：城南五里有螺山，其水面南入沽水。沽水又南迳安乐县故城东。《晋书·地道记》曰：晋封刘禅为公国。俗谓之西潞水也。

南过渔阳狐奴县北，西南与湿余水合，为潞河；

沽水西南流，迳狐奴山西，又南迳狐奴县故城西。渔阳太守张堪，于县开稻田，教民种殖，百姓得以殷富。童谣歌曰：桑无附枝，麦秀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水又南，阳重沟水注之。水出狐奴山，南转迳狐奴城西，王莽之所谓举符也。侧城南注，右会沽水。沽水又南，湿余水注之。沽水又南，左会鲍丘水，世所谓东潞也。沽水又南迳潞县，为潞河。《魏土地记》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

又东南至雍奴县西，为笥沟。

漯水入焉，俗谓之合口也。又东，鲍丘水于县西北而东出。

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濡河合，东入于海。濡河者，派河尾

也。

沽河又东南迳泉州县故城东，王莽之泉调也。沽水又东南合清河，今无水。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故《经》曰派河尾也。

鲍丘水从塞外来，南过渔阳县东，

鲍丘水出御夷北塞中，南流迳九庄岭东，俗谓之大揄河。又南迳镇东南九十里西密云戍西。又南，左合道人溪水。水出北川，南流迳孔山西，又历密云戍东，左合孟广崌水。水出崌下，崌甚层峻，峨峨冠众山之表。其水西迳孔山南，上有洞穴开明，故土俗以孔山流称。崌水又西南至密云戍东，西注道人水，乱流西南迳密云戍城南，右会大揄河。有东密云，故是城言西矣。大揄河又东南流，白杨泉水注之。北发白杨溪、望离，右注大揄河。又东南，龙刍溪水自坎注之。大揄河又东南出峡，迳安州旧渔阳郡之滑盐县南，左合县之北溪水。水出县北广长堑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迳滑盐县故城东，王莽更名匡德也。汉明帝改曰盐田。右承治，世谓之斛盐城，西北去御夷镇二百里。南注鲍丘水。又南迳傂奚县故城东，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鲍丘水又西南，迳犷平县故城东，王莽之所谓平犷也。又南合三城水，水出臼里山，西迳三城，谓之三城水。又迳香陉山，山上悉生槁木香，世故名焉。又西迳石窟南。窟内宽广，行者依焉。窟内有水，渊而不流，栖薄者取给焉。又西北迳伏凌山南，与石门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岩鄣寒深，阴

崖积雪，凝冰夏结，事同《离骚》峨峨之咏，故世人因以名山也。一水西南流注之，是水有桑谷之名，盖沿出桑溪故也。又西南迳犷平城东南，而右注鲍丘水。鲍丘水又东南，迳渔阳县故城南，渔阳郡治也。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潞，县曰得渔。鲍丘水又西南流，公孙瓒既害刘虞，乌丸思刘氏之德，迎其子和，合众十万，破瓒于是水之上。斩首一万。鲍丘水又西南历狐奴城东，又西南流注于沽河，乱流而南。

又南过潞县西，

鲍丘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瀔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成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瀔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 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废不赡。遣遏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

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弘，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勋，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逄恽，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余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缰负而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经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事见其碑辞。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又南迳潞县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汉光武遣吴汉、耿弇等破铜马、五幡于潞东，谓是县也。屈而东南流，迳潞城南，世祖拜彭宠为渔阳太守，治此。宠叛，光武遣游击将军邓隆伐之，军于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败，果为宠所破。遗壁故垒存焉。鲍丘水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

又南至雍奴县北，屈东入于海。

鲍丘水自雍奴县故城西北旧分笥沟水东出。今笥沟水

断，众川东注，混同一渎，东迳其县北。又东与洵河合，水出右北平无终县西山白杨谷。西北流迳平谷县，屈西南流，独乐水入焉。水出北抱犊固，南迳平谷县故城东。后汉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将追大枪、五幡及平谷，大破之于是县也。其水南流入于洵。洵水又左合盘山水。水出山上，其山峻险，人迹罕交。去山三十许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余里，素湍皓然，颓波历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转注于洵水。洵水又东南，迳平谷县故城，东南与泇河会。水出北山，山在傂奚县故城东南。东南流迳博陆故城北，又屈迳其城东，世谓之平陆城，非也。汉武帝玺书封大司马霍光为侯国。文颖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而无其县。食邑北海河东。薛瓒曰：按渔阳有博陆城，谓此也。今城在且居山之阳，处平陆之上，匝带川流，面据四水，文氏所谓无县目、嘉美名也。泇水又东南流，迳平谷县故城西，而东南流注于洵河。洵河又南迳泱城东，而南合五百沟水。水出七山北，东迳平谷县之泱城南，东入于洵河。洵河又东南，迳临洵城北，屈而历其城东，侧城南出。《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齐师及燕战于洵水，齐师遁。即是水也。洵水又南入鲍丘水。鲍丘水又东，合泉州渠口，故渎上承滹沱水于泉州县，故以泉州为名。北迳泉州县东，又北，迳雍奴县东，西去雍奴故城百二十里。自滹沱北入，其下历水泽百八十里，入鲍丘河，谓之泉州口。陈寿《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顿扰边，将征之，从洵口凿渠，迳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

也。今无水。鲍丘水又东，庚水注之。水出右北平徐无县北塞中，而南流，历徐无山，得黑牛谷水，又得沙谷水；并西出山，东流注庚水。昔田子泰避难居之，众至五千家。《开山图》曰：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按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无叶，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则火发，以燃无灰之木，可以终身[①]，今则无之。其水又迳徐无县故城东，王莽之北顺亭也。《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东北百一十里有徐无城。其水又西南与周卢溪水合。水出徐无山，东南流，注庚水。庚水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县，王莽之俊麻也。东南流，世谓之车斧水。又东南流与温泉水合，水出北山温溪，即温源也。养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过灼故也。《魏土地记》曰：徐无城东有温汤，即此也。其水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则通注灅水。又东南流迳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汉中平四年，渔阳张纯反，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纮。中平五年，诏中郎将孟益率公孙瓒讨纯，战于石门，大破之。灅水又东南流，谓之北黄水，又屈而为南黄水，又西南迳无终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处也，又于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有阳翁伯玉田，在县西北；有阳公坛社，即阳公之故居也。《搜神记》曰：雍伯，洛阳人，至性笃孝。父母终殁，葬之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而上无水，雍伯置饮焉。有人就饮，与石一斗，令种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双。媒者致命，伯至玉

田，求得五双。徐氏妻之，遂即家焉。《阳氏谱叙》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孙，食采阳樊。春秋之末，爰宅无终，因阳樊而易氏焉。爱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县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后潞徙于西山之下，阳公又迁居焉，而受玉田之赐。情不好宝，玉田自去。今犹谓之为玉田阳。干宝曰：于种石处，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顷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传云，玉田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谱叙》自去文矣。蓝水注之。水出北山，东流屈而南，迳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子国也。《春秋》：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绛纳虎豹之皮，请和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右北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谓北顺也。汉世李广为郡，出遇伏石，谓虎也，射之饮羽，即此处矣。《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其水又南入濡水，濡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濡水出俊靡县南，至无终，东入庚水。庚水，世亦谓之为柘水也。南迳燕山下，悬岩之侧有石鼓，去地百余丈，望若数百石囷，有石梁贯之。鼓之东南，有石援桴，状同击势。耆旧言，燕山石鼓鸣则土有兵。庚水又南，迳北平城西，而南入鲍丘水，谓之柘口。鲍丘水又东，迳右北平郡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鲍丘水又东，巨梁水注之。水出土垠县北陈宫山，西南流迳观鸡山，谓之观鸡水。水东有观鸡寺，寺内起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 。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疏通，

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盖以此土寒严，霜气肃猛，出家沙门，率皆贫薄，施主虑阙道业，故崇斯构，是以志道者多栖托焉。其水又西南流，右合区落水。水出县北山，东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南，迳土垠县故城西，左会寒渡水。水出县东北，西南流至县，右注梁河。梁河又南，涧于水注之。水出东北山，西南流，迳土垠县故城东，西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东南，右合五里水。水发北平城东北五里山，故世以五里名沟，一名田继泉。西流，南屈迳北平城东，东南流注巨梁河，乱流入于鲍丘水。自是水之南，南极滹沱，西至泉州、雍奴，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薮。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条分，往往迳通，非惟梁河、鲍丘归海者也。

濡水从塞外来，东南过辽西令支县北，

濡水出御夷镇东南，其水二源双引，夹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又西北迳御夷故城东、镇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则连渊水注之。水出故城东，西北流，迳故城南，又西北迳绿水池南。池水渊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东迳故城北，连结两沼，谓之连渊浦。又东北注难河。难河右则汙水入焉。水出东坞南，西北流迳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镇东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难河。濡、难声相近，狄俗语讹耳。濡水又北迳沙野西，又北迳箕安山东，屈而东北流，迳沙野北，东北流迳林山北。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又东北流，迳孤山南，东北流，吕泉水注之。水出吕泉坞西，东南流，屈而东迳坞南，东北

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雁次合为一水，镇东北四百里，东南注吕泉水。吕泉水又东，迳孤山北，又东北，逆流水注之。水出东南，导泉西流，右屈而东北注，木林山水会之。水出山南，东注逆水，乱流东北，注濡河。濡河又东，盘泉入焉。水自西北，东南流，注濡河。濡河又东南，水流回曲，谓之曲河。镇东北三百里，又东出峡，入安州界，东南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县北蛮中。汉景帝诏李广曰：将军其帅师东辕，弭节白檀者也。又东南流，右与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并导，谓之大要水也。东南流，迳要阳县故城东，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术矣。要水又东南流，迳白檀县，而东南流入于濡。濡水又东南，索头水注之，水北出索头川，南流，迳广阳侨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东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为溪水，亦曰西藏水，东南流出溪，与蟠泉水合。泉发州东十五里，东流九十里，东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东藏水注之。水出东溪，一曰东藏水，西南流出谷，与中藏水合。水导中溪，南流出谷，南注东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东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乱流右会龙泉水。水出东山下，渊深不测。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水又东南流，与龙刍水合。西出于龙刍之溪，东流入三藏水，又东南流迳武列溪，谓之武列水，东南历石挺下。挺在层峦之上，孤石云举，临崖危峻，可高百余仞。牧守所经，命选练之士，弯张弧矢，

无能届其崇标者。其水东合流入濡。濡水又东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乐县丁原山，南流迳其县故城西，本三会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于其川也，流纡曲溯，涉者频济，故川塘取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与高石水合。水东出安乐县东山，西流历三会城南，西入五渡川②，下注濡水。濡水又东南迳卢龙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清陉。卢龙之险，峻坂萦折，故有九峥之名矣。燕景昭元玺二年，遣将军步浑治卢龙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轨，刻石岭上，以记事功，其铭尚存。而庾杲之注《扬都赋》，言卢龙山在平冈城北，殊为孟浪，远失事实。余按，卢龙东越清陉，至凡城二百许里。自凡城东北出，趣平冈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则五百里。故陈寿《魏志》，田畴引军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余里，迳白檀，历平冈，登白狼，望柳城。平冈在卢龙东北远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东南迳卢龙故城东，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顿所筑也。濡水又南，黄洛水注之。水北出卢龙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东南，洛水合焉。水出卢龙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左得去润水，又合敖水，二水并自卢龙西注濡水。濡水又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辽西郡，令支隶焉。《魏土地记》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世谓之小濡水，非也。水出肥如县东北玄溪，西南流迳其县东，东屈，南转，西回，迳肥如县故城南，俗又谓之肥如

水。故城，肥子国。应劭曰：晋灭肥，肥子奔燕，燕封于此，故曰肥如也。汉高帝六年，封蔡寅为侯国。西南流，右会卢水。水出县东北沮溪，南流，谓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阳乐水。水出东北阳乐县溪。《地理风俗记》曰：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土地记》曰：海阳城西南有阳乐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谓之阳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水发冷溪，世谓之冷池。又南得温泉水口，水出东北温溪，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与大沮水合而为卢水也。桑钦说卢子之书，言晋既灭肥，迁其族于卢水。卢水有二渠，号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水。又南与温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卢水南入玄。玄水又西南迳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东入濡，盖自东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国也。《史记》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让国于此，而饿死于首阳。汉灵帝时，辽西太守廉翻梦人谓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辽海漂吾棺椁，闻君仁善，愿见藏覆。明日视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无疾而死。于是改葬之。《晋书·地道志》曰：辽西人见辽水有浮棺，欲破之。语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为？因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水之会也。

又东南过海阳县，西南入于海。

濡水自孤竹城东南，迳西乡北，瓠沟水注之。水出城东

南，东流注濡水。濡水又迳故城南，分为二水。北水枝出，世谓之小濡水也。东迳乐安亭北，东南入海。濡水东南流，迳乐安亭南，东与新河故渎合。渎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陈寿《魏志》云：以通海也。新河又东北绝庚水，又东北出，迳右北平，绝泃渠之水；又东北迳昌城县故城北，王莽之淑武也。新河又东，分为二水，枝渎东南入海。新河自枝渠东出，合封大水，谓之交流口。水出新安平县，西南流迳新安平县故城西，《地理志》，辽西之属县也。又东南流，龙鲜水注之。水出县西北，世谓之马头水，二源俱导，南合一川，东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龙鲜水东入封大水者也。乱流南会新河，南注于海。《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阳县南入海。新河又东出海阳县与缓虚水会。水出新安平县东北，世谓之大笼川，东南流迳令支城西，西南流与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地理志》曰：缓虚水与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东与素河会，谓之白水口，水出令支县之蓝山，南合新河，又东南入海。新河又东至九濄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东迳海阳县故城南，汉高祖六年，封摇毋余为侯国。《魏土地记》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者也。新河又东，与清水会。水出海阳县，东南流迳海阳城东，又南合新河，又南流十许里，西入九濄，注海。新河东绝清水，又东，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东，左迆为北阳孤淀，淀水右绝新河，南注海。新河又东会于濡。濡水又东南，至絫

县碣石山。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王莽之选武也。絫县并属临渝,王莽更临渝为冯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三齐略记》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求与相见。神曰:我形丑,莫图我形,当与帝相见。乃入海四十里,见海神。左右莫动手,工人潜以脚画其状。神怒曰:帝负约,速去。始皇转马还,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画者溺死于海。众山之石皆倾注。今犹岌岌东趣,疑即是也。濡水于此南入海,而不迳海阳县西也。盖《经》误证耳。又按《管子》: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阚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发,谓左右曰:见前乎?左右对曰:不见。公曰:寡人见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岂有人若此乎?管仲对曰:臣闻岂山之神,有偷儿,长尺,人物具。霸王之君兴,则岂山之神见。且走马前,走,导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从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济. 桓公拜曰:仲父之圣至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则巨海矣,而沧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赞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汉世,海

水波襄，吞食地广，当同碣石，苞沦洪波也。

大辽水出塞外卫白平山，东南入塞，过辽东襄平县西，

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王莽之长说也。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辽东郡，治此。汉高帝八年，封纪通为侯国，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又南迳辽队县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顺睦也。公孙渊遣将军毕衍拒司马懿于辽队，即是处也。

又东南过房县西，

《地理志》：房，故辽东之属县也。辽水右会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北流西北屈，迳广成县故城南，王莽之平虏也，俗谓之广都城。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迳石城县故城南。《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县。北屈迳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魏书·国志》曰：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氏所厚，故袁尚归之，数入为害。公出卢龙，堑土堙谷五百余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与蹋顿将数万骑逆战。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与虏遇，乘其不整，纵兵击之，虏众大崩，斩蹋顿，胡、汉降者二十万口。《英雄记》曰：曹操于是击马鞍，于马上作十片③，即于此也。《博物志》曰：魏武于马上逢狮子，使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吼呼奋越，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上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而还。未至洛阳四十

里，洛中鸡狗皆无鸣吠者也。其水又东北入广成县，东注白狼水。白狼水北迳白狼县故城东，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东，方城川水注之。水发源西南山下，东流，北屈迳一故城西，世谓之雀目城；东屈迳方城北，东入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迳昌黎县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东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虏也，应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东流迳倭城北，盖倭地人徙之。又东南迳乳楼城北，盖径迳戎乡，邑兼夷称也。又东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自鲁水注之。水导西北远山，东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迳龙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地也，使阳裕筑龙城，改柳城为龙城县。十二年，黑龙、白龙见于龙山，皝亲观龙，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悦，大赦，号新宫曰和龙宫，立龙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迳黄龙城东。《十三州志》曰：辽东属国都尉治，昌辽道有黄龙亭者也。魏营州刺史治。《魏土地记》曰：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东北流附城东北下，即是也。又东北，滥真水出西北塞外，东南历重山，东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出，东流，分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迳一故城西，世以为河连城，疑是临渝县之故城，王莽曰冯德者矣。渝水南流东屈，与一水会，世名之曰槛伦水，盖戎方之变名耳。疑即《地理志》所谓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盖言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

注于渝。渝水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女罗城。又南迳营丘城西。营丘在齐，而名之于辽、燕之间者，盖燕、齐辽迥，侨分所在。其水东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一水东北出塞为白狼水，又东南流至房县，注于辽。《魏土地记》曰：白狼水下入辽也。

又东过安市县西南，入于海。

《十三州志》曰：大辽水自塞外西南至安市，入于海。

又玄菟高句丽县有辽山，小辽水所出。

县，故高句丽胡之国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平右渠，置玄菟郡于此，王莽之下句丽。水出辽山，西南流迳辽阳县与大梁水会。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辽阳入小辽水。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郡国志》曰：县故属辽东，后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谓之为梁水也。小辽水又西南，迳襄平县，为淡渊。晋永嘉三年涸。小辽水又迳辽队县入大辽水。司马宣王之平辽东也，斩公孙渊于斯水之上者也。

西南至辽队县，入于大辽水也。

浿水出乐浪镂方县，东南过临浿县，东入于海。

许慎云：浿水出镂方，东入海。一曰出浿水县。《十三州志》曰：浿水县在乐浪东北，镂方县在郡东。盖出其县南迳镂方也。昔燕人卫满自浿水西至朝鲜。朝鲜，故箕子国也。箕子教民以义，田织信厚，约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礼俗。战国时，满乃王之，都王险城，地方数千里，至其孙右渠。汉武帝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

军荀彘讨右渠,破渠于溴水,遂灭之。若溴水东流,无渡溴之理。其地今高句丽之国治。余访蕃使,言城在溴水之阳,其水西流,迳故乐浪朝鲜县,即乐浪郡治,汉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溴水西至增地县入海。又汉兴,以朝鲜为远,循辽东故塞,至溴水为界。考之今古,于事差谬,盖《经》误证也。

【注释】

①据杨守敬考,《一统志》引此,"终身"作"终日"。

②上文已叙五渡水注入濡水,则不可能又与高石水汇合了。此五字系衍文,译文删去。

③据杨守敬考,"十片"系"忭舞"之误。

【译文】

湿余水发源于上谷郡居庸关东面,

居庸关位于沮阳城东南六十里的居庸县界,所以叫居庸关。更始帝派使者来到上谷,耿况到居庸关去迎接他,说的就是此关。湿余水源于关山,往南流经居庸关下。溪水东岸,有一座三层石室,石室的门窗、框架全是岩石做的,这就是古关的瞭望台。瞭望台南面是深谷,关隘的城墙都用石块砌成,墙高壁峭,可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程。这里峰峦层叠,绝谷渊深,山道狭窄,仅容得下一辆车。又有深林的阻障,地形极其险要。早晨的山鸟,黄昏的野兽,在寒风中哀鸣,互相应和,旅人听了无不感到伤怀,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湿余水流过山南,流经军都县界,这里也有个关,叫军都关。《续汉书》说:尚书卢植隐居于上谷军都山,就是这里。湿余水南流出关,那地方叫下口,水流潜入地下十余里。

往东流过军都县南面,又往东流过蓟县北面,

湿余水旧道东经军都县老城南面，又往东，水流又从地下冒出来，积成水潭，称为湿余潭。湿余水又东流，易荆水注入。易荆水发源于西北的千蓼泉，又称丁蓼水，往东南流经郁山西面，才称易荆水。公孙瓒在鲍丘打了败仗，想退回易荆固守，可能就被这条水所阻挡。易荆水又东流，在左边汇合了虎眼泉，虎眼泉源出平川，往东南流入易荆水。易荆水又往东南流，与孤山水汇合。孤山水发源于平川的东边，从孤山流出，往东南流入易荆水，又称塔界水，塔界水又往东流经蓟城，又往东流经昌平县老城南面，又称昌平水。《魏土地记》说：蓟城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昌平河又往东流，注入湿余水。湿余水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芹城水。芹城水发源于北山，往南流经芹城，往东南流，注入湿余水。湿余水又往东南流经安乐老城西面。更始派谒者韩鸿去北方巡视，奉命授吴汉为安乐令，说的就是此城。

又向北转弯，往东南流到狐奴县西面，注入沽河。

从前彭宠派狐奴县令王梁，往南帮助光武帝起兵，就是从该县前去的。湿余水从该县西南，往东注入沽河。因此《地理志》说：湿余水自军都县东面流到潞县，往南注入沽水。

沽河从塞外流过来，

沽河发源于御夷镇西北九十里的丹花岭下，往东南流，大谷水注入。大谷水发源于镇北大谷溪，往西南流经独石北界。这块巨石四面没有山峦依附，孤零零地矗立于平地上。大谷水又南流，九源水注入。九源水来自北川，左右两边有八条小溪汇入，合成一条，因此有九源之称。水往南流，到独石注入大谷水。大谷水又往南流经独石西面，又往南流经御夷镇西面。御夷镇是魏太和时为防北狄而设。大谷水又往东南流，尖谷水注入。尖谷水源出御夷镇东北的尖溪，往西南流经镇城东面，往西南流，注入大谷水，乱流往南注入沽水。沽水又往南流出峡谷，这里有两座城夹岸时峙，人们称为独固门。因为这里有险要难攻的地形可以依

靠，易于固守。两旁岩石壁立高耸，而中间则可以通过，犹如门户，因而得名。沽水又往南流，在左边汇合干溪水。干溪水引北川往西南流，经一个老亭东面，又往西南注入沽水。沽水又往西南流经赤城东面。赵建武年间(335～348)，并州刺史王霸被燕国打败，退回此城坚守。赤城位于山丘上，城下便是深涧，溪名也因城名而改变，因此又有赤城河之称。沽水又往东南流，与鹊谷水汇合。鹊谷水有两个源头，南面是阳乐水，发源于且居县。《地理志》说：阳乐水发源于县东。往南流经大翮山、小翮山以北，流过女祁县老城南面。《地理志》说：这是东部都尉治，也就是王莽时的祁县。阳乐水世人称为横水，又称阳田河。阳乐水又往东南流经一个古亭，又东流，在左与候卤水汇合。候卤水发源于西北山，往东南流经候卤城北面。城在居庸县西北二百里，因此名叫候卤，太和年间(477～499)改名为御夷镇。候卤水又往东南流，注入阳乐水。阳乐水又往东南沿着狼山南麓流过。山上的岩石呈白色，孤峰亭亭耸峙，高出众山之上。阳乐水又往东南流经温泉东面，温泉在一处山弯里。又流经赤城西面，折向城南，往东南流入赤城河。赤城河又往东南流，向右流汇合高峰水。高峰水发源于高峰戍东南面，这座城堡位于山上。水往西南流，又折向东南，注入沽水。沽水又往西南流出山间，流经渔阳县老城西面，南流汇合了七度水。七度水发源于北山黄颁谷，因此又称黄颁水，往东南流，注入沽水。沽水又往南流，渔水注入。渔水发源于渔阳县东南的平地上，泉水往西流经渔阳县老城南面。应劭说：渔阳县在渔水之阳。查阅其它地理著作，都没有这个说法，但沿着河流探寻，却又确实从那里流过。如今渔阳在渔水之阳，与应劭说法相符，渔阳的地名应是由此而来的。秦调派乡里贫民驻守渔阳，指的就是此城。渔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沽水。沽水又南流，与螺山之水汇合，此水发源于渔阳城以南的小山。《魏土地记》说：城南五里有螺山，水往西南注入沽水。沽水又往南流经安乐县老

城东面。《晋书·地道记》说：晋把这里封给刘禅，立为公国。沽水，俗称西潞水。

往南流过渔阳郡狐奴县北面，往西南与湿余水汇合，称为潞河；

沽水往西南流经狐奴山西面，又往南流经狐奴县老城西面。渔阳太守张堪，带领狐奴县百姓开垦农田，并指导他们种植水稻，百姓从此才富裕起来。有童谣唱道：桑树没有弱枝，双穗的麦子旺长，张太守爱民施政，老百姓喜气洋洋。张堪在渔阳任职八年，匈奴不敢进犯边塞。沽水又南流，阳重沟水注入。阳重沟水发源于狐奴山，转弯往南流经狐奴城西面，这就是王莽时的举符。阳重沟水傍着城边南流，在右边与沽水汇合。沽水又往南流，湿余水注入。沽水又往南流，在左边与鲍丘水汇合，世人称为东潞水。沽水又往南流经潞县，称为潞河。《魏土地记》说：城西三十里有潞河。

又往东南流到雍奴县西面，称为笥沟。

㶟水在这里注入，汇流处俗称合口。沽水又东流，鲍丘水在雍奴县西北往东流出。

又往东南流到泉州县，与清河汇合，往东流入大海。清河是众河的末尾。

沽水又往东南流经泉州县老城东面。泉州就是王莽时的泉调。沽水又往东南流，汇合了清河，现在已经无水了。沽水又汇合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等水，一同归入大海。因此《水经》说：清河是众河的末尾。

鲍丘水从塞外流来，往南流过渔阳县东面，

鲍丘水发源于御夷镇北塞，往南流经九庄岭东面，俗称大榆河。又往南流，从御夷镇东南九十里的西密云戍以西流过，又往南流，在左边汇合道人溪水。道人溪水发源于北川，往南流经孔山西面，又流经密云戍东面，在左边汇合孟广岬水。孟广岬水发源于岬下，山极峭峻，高高地超出众山之上。这条水往西流经孔

山南面，山上有石洞，洞顶开口透光，因此，当地民间称为孔山。蛐水又往西南流到了密云戍以东，往西注入道人水，往西南乱流，经过密云戍城南，在右边汇合大榆河。因为有个东密云，所以称此城为西密云，大榆河又往东南流，有白杨泉水注入。白杨泉水发源北方的白杨溪、望离，在右边入大榆河。又往东南流，有龙刍溪水从北方流来注入。大榆河又往东南流出峡谷，流经安州旧渔阳郡的滑盐县南面，向左流汇合了该县的北溪水。北溪水发源于县北的广长堑南面，太和年间(477～499)挖掘此堑，目的在于防御北狄。溪水往南流经滑盐县老城东面。王莽时改名为匡德，汉明帝又改为盐田，是盐官右丞的治所，世人称为斛盐城，西北离御夷镇二百里。溪水南流注入鲍丘水。鲍丘水又往南流经傂奚县老城东，王莽时更名为敦德。鲍丘水又往西南流经犷平县老城东面——就是王莽时的平犷——又往南流，汇合了三城水。三城水发源于臼里山，往西流经三城，称为三城水；又流经香陉山，山上遍长槁木香，因而得名。又往西流经石窟南面。窟内很宽广，过往行人常在此歇息。里面有个深潭，但不外流，留宿的人就靠潭水饮用。溪水又往西北流经伏凌山南面，与石门水汇合。石门水发源于伏凌山，山很高峻，岩壑间很冷，背阴一面的山崖，积雪不消，夏天也还结冰，正如《离骚》所吟诵的一样。因此世人就称为伏凌山，有一条水往西南流，注入石门水，称为桑谷水，因为溪水从桑林旁流过，才有此名。又往西南流经犷平城东南，向右注入鲍丘水。鲍丘水又往东南流经渔阳县老城南面，渔阳郡的治所就在这里。渔阳郡是秦始皇二十二年(前 225)所置，王莽时改郡名为通潞，县名为得渔。鲍丘水又往西南流。公孙瓒杀害了刘虞，乌丸王感念刘虞的恩德，就去迎他的儿子刘和，合兵十万，在这条水上大败公孙瓒，斩首一万。鲍丘水又往西南流经狐奴城东面，又往西南流，注入沽河，往南乱流而去。

又往南流过潞县西面，

鲍丘水进入潞县境内，统称潞河，有高梁水注入。高梁水上流在戾陵堰从㶟水分流而出，北岸有梁山，山上有燕国剌王旦的陵墓，因此称堰为戾陵堰。这条水从戾陵堰分出后，往东流经梁山南面，又往东北流经刘靖碑北面。碑文道：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成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上梁山观望㶟水河道勘察地形地势，他赞扬武安君凿通水渠，羡慕秦国人民的富裕。于是派部下丁鸿率领一千多士兵，于嘉平二年（250）拦河筑坝，疏通了高梁河，建造了戾陵堰，开凿了车箱渠。修堰所立石碑的碑文说：高梁水出自并州，是潞河的分支。一条牢固的长堤，截断水流，以石笼为主坝，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宽七十多步。在北岸建了一道水门，宽四丈，又筑了一条长十丈的堰坝。山洪暴发时，水就漫过水坝东流而去，平常流量稳定时，就从北门流来。每年可灌溉农田二千顷。全部封地有一百多万亩。到了景元三年（262）辛酉日，诏书中说，人民所需粮食增多，陆路运粮供应不上，派遣谒者樊晨改建水闸，把每年的农田限制在一千顷，从封地中划出四千三百一十六顷转交给郡县，改定封地为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沿着车箱渠，自蓟县西北流经昌平县，东至渔阳潞县为止，其间渠道所经四五百里，溉农田一万多顷。无论高处低处，都受其利。引水导流就可以灌溉，开口放水就会流散。打开渠口就涌进水浪，放出水流就成为甘泽；不但受益于当时，而且造福于后世。晋元康四年（294），刘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刘弘，被任命持节，监幽州诸军事的职务，领有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的职衔。筑堰后三十六年，到了元康五年（295）六月，洪水暴发，堰坝被冲毁四分之三，只留下北岸的七十多丈。上段的车箱渠，到处水流横溢。他追思先人筑堰的功绩，于是亲临现场，指导制订规划，命令司马关内侯逄恽，率领内外将士二千人，砌造堤岸、建立石渠、修筑主堰、安装水闸，闸门宽四丈，高五尺，兴修这项水利工程时，凡有关疏导壅塞，便利灌溉的办法，都以原

来的制度为准。整个工程耗费了四万多工。各部王侯，不召自来，连背着婴儿的妇女也来参加，人数多达几千。《诗经》说：动工了，莫急躁。《周易》说：人民忘记了劳累。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于是丞相御史官署里的文武官员，联想到秦国人民追思郑国开渠的功绩，魏国人民为西门豹立祠的举动，因而也十分钦仰这件利民的善政，觉得应当追述这项工程的成就。于是，于元康五年(295)十月十一日，刻石立表，纪述这件重大的功绩，并记载护堰的制度，作为后人遵守的准则。详情见碑文。高梁水又往东南流经蓟县北面，又往东流到潞县，注入鲍丘水。鲍丘水又往南流经潞县老城西面，就是王莽时的通潞亭。汉光武帝派吴汉、耿弇等在潞县东部大败铜马、五幡等部，说的就是此县。鲍丘水又折向东南，流经潞城南面。世祖任彭宠为渔阳太守，郡治就设在这里。彭宠反叛，光武帝派游击将军邓隆去讨伐，他的军队就驻扎在这条水的南岸。光武帝占卜得知邓隆一定要失败，果然被彭宠打垮。那里还留有营垒的遗迹。鲍丘水又往东南注入夏泽。夏泽南岸弯弯曲曲长达十余里，北面是谦泽，水面辽阔，一眼望去无边无际。

又往南流到雍奴到县面，向东转弯，注入大海。

鲍丘水从前在雍奴县老城西北分出笥沟往东流，如今笥沟水已断流，许多东流的水就都合成一条了。鲍丘水又往东流经雍奴县北面，又往东流，与泃河汇合。泃河发源于右北平无终县西山的白杨谷，往西北流经平谷县，折向西南流，有独乐水注入。独乐水发源于北抱犊固，往南流经平谷县老城东面。后汉建武元年(25)，光武帝派出十二位大将，追击大枪、五幡诸部，直到平谷县，就在该县把他们打得大败。独乐水往南流入泃水。泃水又在左边汇合了盘山水。盘山水发源于盘山上，山势险峻，人迹罕至。离山三十多里，远远望去，从二十多里高的山上，泻下一道白练般的飞瀑，山泉沿着溪涧顺流而下，从西北注入泃水。泃水又往

东南流经平谷县老城，往东南与泇河汇合。泇河发源于北山——山在傂奚县老城东南——往东南流经博陆老城北面，又折向城东，有人称为平陆城，这是不对的。汉武帝下了诏书，把博陆封给大司马霍光，立为侯国。文颖说：博大而高平，取个美好的名字，但没有这么一个县。霍光的封地在北海河东。薛瓒说：渔阳有博陆城，说的就是此城。现在城在且居山以南平坦的高地上，四面环水，文颖所说的，只取美称，实无县名，就指这个地方。泇水又往东南流经平谷县老城西面，往东南流，注入洵河。洵河又往南流经独城以东，往南汇合了五百沟水。五百沟水发源于七山北麓，往东流经平谷县的独城南面，往东注入洵河。洵河又往东南流经临洵城北面，转弯流过城东，沿着城边往南流去。《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六年(前354)，齐军和燕军在洵水开战，齐军战败逃遁，说的就是这条水。洵水又往南流，注入鲍丘水。鲍丘水又东流，汇合了泉州渠，泉州渠的旧道上流在泉州县承接滹沱水，因此以泉州来命名。渠水往北流经泉州县东面，又往北流经雍奴县东面，这里西距雍奴老城一百二十里。渠水从滹沱河分出往北流，经过一百八十里的水泽，注入鲍丘河，汇流处叫泉州口。陈寿《魏志》说：曹太祖因为蹋顿侵扰边境，准备出兵讨伐，于是以洵口为起点开渠，经过雍奴、泉州直通河海。现在这条渠道已经无水了。鲍丘水又东流，有庚水注入。庚水发源于右北平徐无县北方的边塞，往南流经徐无山，接纳了黑牛谷水，又接纳了沙谷水。这两条水都发源于西方的山谷，往东流注入庚水。从前田子泰来这里避难，人数逐渐增至五千户。《开山图》说：山上长有一种树木，燃烧后无灰；有一种石头，可以打火。按注说：这种树木呈黑色，样子像炭，没有树叶；石头红色如朱砂，两块石头相磨擦，就能发出火花，把无灰的木头点着，可以终日燃烧不灭。现在这种树木早已绝迹了。庚水又流过徐无县老城东面，徐无县就是王莽时的北顺亭。《魏土地记》说：右北平城东北一百一十里有徐

无城。庚水又往西南流，与周卢溪水汇合。周卢溪水发源于徐无山，往东南流，注入庚水。庚水又往西南流，有灅水水注入。灅水发源于右北平俊靡县，就是王莽时的俊麻。水往东南流，人们称为车軬水；又往东南流，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发源于北山温溪，就是温泉的水源。但治病的人不能在泉水涌出处洗澡，因为太热的缘故。《魏土地记》说：徐无城东面有温汤，指的就是此泉。温泉水往南流了百步，就潜入地下，水大时就畅流注入灅水。灅水又往东南流经石门峡。这里山极险峻，山峡两边陡峭如壁，中间开了个口，俗称石门口。汉中平四年(187)，渔阳张纯谋反，杀了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纮。中平五年(188)，下诏命中郎将孟益率领公孙瓒讨伐张纯，两军在石门交战，大败张纯。灅水又往东南流，叫北黄水；又折向南流，称为南黄水，又往西南流经无终山，就是帛仲理配制神丹的地方。他又在这座山上炼制出五千斤黄金救济百姓。山上有阳翁伯的玉田，在县城西北，有阳公坛社，就是阳公的故居。《搜神记》说：雍伯，洛阳人，性孝顺，父母死后，埋葬在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山上无水，雍伯常常在坟前放上水，有一个过路人喝了他的水，就送他一斗石头，叫他种到田里，不久，田里长出许多玉来。北平徐家有一个女儿，雍伯请媒人去求婚，徐家要他送一双白璧来定亲。媒人将徐家的要求告诉雍伯，雍伯到玉田收来五双白璧送去，徐家就把女儿嫁给他，从此雍伯就在无终山安家。《阳氏谱叙》说：翁伯是周景王的孙子，封于阳樊，春秋末年，迁居到无终山，因阳樊而改姓为阳。他怀着仁爱之心，普施众人，天帝因而将玉田赐给他。碑文说：阳公原来居住在县北六十里的翁同山，后来潞人迁居到西山下，阳公又迁居到这里，得到天帝所赐的玉田。阳公生性不贪财宝，玉田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地方如今仍叫玉田阳。干宝说：在种石的地方，四角竖着四根大石柱，各长一丈，石柱中央那块地广一顷，名叫玉田，至今还留传着这个称呼，玉田立的标志，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但如今已不知所在了。干宝的记载与《谱叙》玉田自然消失的说法相同。灅水到了这里，有蓝水注入。蓝水发源于北山，往东流，又转弯往南流经无终县老城东面，老城原属无终子国。《春秋》记载：襄公四年(前569)，无终子嘉父派孟乐出使晋国，通过魏绛献上虎豹皮，请求晋侯与戎族各部议和。这一带原属燕国领地，秦始皇二十二年(225)，灭了燕国，设置右北平郡，郡治就在这里，王莽时称为北顺。汉时李广任郡守，一次出行，看到一块半隐半现的岩石，误以为虎，一箭射去，羽箭深深地穿进岩石中，就是在这地方。《魏土地记》说：右北平城西北面一百三十里有无终城。蓝水又南流，注入灅水。灅水又往西南流，注入庚水。《地理志》说：灅水发源于俊靡县以南，到无终县往东注入庚水。庚水，世人又称柘水，往南流经燕山下。一处悬崖旁有石鼓，离地一百多丈，望去有如可装数百石粮食的圆形大粮仓，底下横搁着一根石梁；东南面有块岩石如人举着鼓槌击鼓的样子。老人传说，燕山上的石鼓响起来，就有兵灾。庚水又往南流经北平城以西，往南注入鲍丘水，汇流处叫柘口。鲍丘水又往东流，经右北平郡老城南。《魏土地记》说：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鲍丘水又东流，有巨梁水注入。巨梁水发源于土垠县以北的陈宫山，往西南流经观鸡山下，称为观鸡水。观鸡水的东面有观鸡寺，寺内的殿堂高大宽敞，可以容纳一千名僧人。地面全由石板铺成，屋顶的缝隙都涂了泥，地基下面布满通道，犹如经脉分布于四面八方，室外殿基四面有灶口可烧火，热气从灶口流进通道，整个堂内就都暖和了。因为这一带气候寒冷，霜气逼人，出家的僧人大都贫穷，施主只怕影响他们修道，所以把这座殿堂造得特别高大，因而有心修道的人很多都到这里来栖身。观鸡水又往西南流，向右流汇合了区落水。区落水发源于土垠县北山，往东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往南流经土垠县老城西面，在左边汇合了寒渡水。寒渡水发源于土垠县东北，往西南流到县城，在右边注入梁河。

梁河又往南流，有涧于水注入。涧于水发源于东北山，往西南流经土垠县老城东面，往西南流，注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五里水。五里水发源于北平城东北面的五里山，因此世人就称为五里水，又名田继泉，往西流，又转弯往南流经北平城东面，往东南注入巨梁河，乱流注入鲍丘水。自鲍丘水以南，南到滹沱河，西至泉州、雍奴，东到大海，叫做雍奴薮。原野间沼泽相连，有九十九个湖荡，支流纵横交错，处处相通。流到大海的，并非只有梁河和鲍丘水。

濡水从塞外流来，往东南流过辽西郡令支县北面，

濡水发源于御夷镇东南，有两个源头在山的两边往西北并流，出山后合成一流。又往西北流经御夷老城以东、御夷镇以北一百四十里，又往北流，向左流有连渊水注入。连渊水发源于老城以东，往西北流经老城南面，又往西北流经绿水池南。池水渊深不流。连渊水又往西，然后转弯北流，又往东流经老城北面，把两个池沼连结在一起，叫作连渊浦。又往东北注入难河。难河右岸有汙水注入。汙水发源于东坞以南，往西北流经沙野南面，北方人叫沙野。水在镇东北二百三十里，往西北注入难河。濡、难二字读音相近，是北狄语讹所致。濡水又往北流经沙野以西，又往北流经箕安山以东，折向东北，流经沙野北面，又往东北流经林山北麓。濡水北面有个水池，池水静止不流。濡水又往东北流经孤山以南，往东北流，有吕泉水注入。吕泉水发源于吕泉坞西麓，往东南流，折向东边流过山坞以南，往东北流，有三泉水注入。三泉水有三个源头，依次汇合为一条水流，在御夷镇东北四百里，往东南注入吕泉水。吕泉水又往东流经孤山北面，又往东北流，有逆流水注入。逆流水发源于东南方，水往西流，向右转弯然后往东南流奔，与木林山水汇合。木林山水发源于山南，往东注入逆水，乱流往东北注入濡河。濡河又往东流，有盘泉注入。盘泉水来自西北方，往东南流，注入濡河。濡河又往东南流，河道迂

曲回环，称为曲河，在御夷镇东北三百里，东流出峡，进入安州境内，往东南流经渔阳郡白檀县老城。《地理志》说：濡水发源于白檀县北方的蛮族地区。汉景帝给李广的诏书说：着令将军率领大军东进，在白檀县歇息。濡水又往东南流，向右流与要水汇合。要水发源于塞外，三条河水并流，称为大要水，往东南流经要阳县老城东面，老城原是都尉治，王莽时改名为要术。要水又往东南流经白檀县，往东南流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有索头水注入。索头水源出索头川，往南流经广阳侨郡西面，这个侨郡是魏时从右北平郡分出，郡治也就是今天安州的州治。索头水又往南流，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有武列水注入。武列水三源合流。西源的右边是一条溪水，又称西藏水，往东南流出溪，与蟠泉水汇合。蟠泉水发源于安州城以东十五里，东流九十里，注入西藏水。西藏水又往西南流，有东藏水注入，这条水出自东溪，又称东藏水，往西南流出谷，与中藏水汇合。中藏水出自中溪，南流出谷，往南注入东藏水。因此把这三条溪流称为三藏川，汇合后就叫三藏水。东藏水又往南流，向右注入西藏水，乱流向左流汇入龙泉水。龙泉水发源于东山下，深不可测，往西南流，注入三藏水。三藏水又往东南流，与龙刍水汇合。龙刍水出自西方的龙刍溪，往东流入三藏水。三藏水又往东南流经武列溪，称为武列水，往东南流经石挺下。石挺高据于群山之上，孤峰直插云霄，陡崖极其险峻，高达百余仞。州牧太守经过这里时，常叫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弓箭手张弓射箭，但没有一个人射得到这样的高度。水往东流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有五渡水注入。五渡水发源于北方的安乐县丁原山，往南流经该县老城西面，就是原来的三会城。五渡水往南注入五渡塘，这条水萦纡曲折，行人要接二连三地过渡，溪和塘都因此得名。水又南流，注入濡水。濡水又与高石水汇合。高石水发源于东方的安乐县东山，往西流经三会城南面，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经卢龙塞。到这里的道路是从

无终县向东通过来的，渡过濡水，经过林兰陉，往东直达清陉。卢龙地势峻险，陡坡七转八弯，因此有九峥之名。燕景昭元玺二年(353)，派遣将军步浑修筑卢龙塞道，他焚山劈石，拓宽山道，可容两车并行，并在岭上刻石，记述筑路的工程，石碑至今还在。但庾杲之注《扬都赋》，却说卢龙山在平冈城以北，实在太粗忽，与事实相去太远了。我按：从卢龙往东越过清陉，到凡城约二百里；从凡城往东北走，去平冈老城约一百八十里，去向黄龙则有五百里。所以陈寿《魏志》说：田畴率军取道卢龙塞，劈山填谷五百余里，经白檀，过平冈，登上白狼山，直指柳城。平冈在卢龙东北很远，而庾仲初却说在南面，是不对的。濡水又往东南流经卢龙老城东面。老城是汉建安十二年(207)魏武帝出征蹋顿时所建。濡水又南流，有黄洛水注入。黄洛水发源于北面的卢龙山，往南流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与洛水汇合。洛水发源于卢龙塞，往西南流，注入濡水。濡水又转弯继续奔流，左边接纳了去润水，又汇合了敖水，这两条水都从卢龙往西注入濡水。濡水又往东南流，经令支县老城东面，这就是王莽时的令氏亭。秦始皇二十二年(前 225)，分燕国的部分土地设置辽西郡，令支县隶属于该郡。《魏土地记》说：肥如城以西十里，有濡水，往南流经孤竹城以西，右边流汇合了玄水，人们称为小濡水，这不对。玄水源出肥如县东北方的玄溪，往西南流经县东，先转向东边，再转向南边，然后折回西边，从肥如县老城南面流过，民间又叫肥如水。老城原属肥子国。应劭说：晋灭了肥，肥子投奔到燕国，燕王将他分封在这里，所以叫肥如。汉高帝六年(前 201)，把这地方封给蔡寅，立为侯国。玄水往西南流，右边汇合了卢水。卢水发源于肥如县东北的沮溪，往南流，称为大沮水；又往南流，左边汇合了阳乐水。阳乐水发源于东北方的阳乐县溪。《地理风俗记》说：阳乐原是燕地，秦始皇二十二年(前 225)设辽西郡，郡治就在这里。《魏土地记》说：海阳城西南有阳乐城。阳乐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沮水，汇

流处叫阳口。沮水又往西南流，有小沮水注入。小沮水发源于冷溪，人们称为冷池。又往南流，汇合了温泉水，温泉水出自东北方的温溪，往西南流，注入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与大沮水汇合，称为卢水。桑钦提到卢子的书中说：晋灭肥后，把那一族人迁到卢水一带。卢水有两条渠道，称为小沮水和大沮水，二渠汇合注入玄水。卢水又往南流，与温水汇合。温水发源于肥如城以北，往西流，注入玄水。《地理志》说：卢水往南注入玄水。玄水又往西南流经孤竹城北面，往西注入濡水。因此《地理志》说：玄水东流注入濡水，是从东边流来的。《地理志》说：令支有孤竹城，就是旧时的孤竹国。《史记》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为了辞让王位，在首阳山饿死。汉灵帝时，辽西太守廉翻梦见有人对他说：我是孤竹君的儿子，伯夷的弟弟。我的棺椁在辽海漂浮，听说您是个行善的人，希望您替我掩埋一下。第二天果然看到海上有浮棺，那些嗤笑他的小吏都无疾而死，于是就改地安葬。《晋书·地道记》说：辽西人看到辽水上有浮棺，想把它打开，却听到有声音说，我是孤竹君，你为什么要开我的棺椁呢？因此人们就为他立祠。祠在山上，城在山边。肥如县城南十二里，就是两水汇合的地方。

又往东南流过海阳县，往西南注入大海。

濡水从孤竹城东南流经西乡北面，瓠沟水注入。瓠沟水发源于孤竹城东南方，往东流注入濡水。濡水又从老城南面流过，分为两条，北边分支流出的，人们称为小濡水，往东流经乐安亭北面，往东南注入大海。濡水往东南流经乐安亭南面，往东与新河旧道汇合。旧河道在雍奴县承接鲍丘水，往东流出，称为盐关口。魏太祖征伐蹋顿时，同时疏导了洵口，所开的渠道，人们称为新河。陈寿《魏志》说：开新河通大海。新河又往东北穿过庚水，又往东北流出，经右北平穿过洵渠水，又往东北流经昌城县老城北面，就是王莽时的淑武。新河又往东流，分为两条，支流往东南注

入大海。新河从支渠口往东流，汇合了封大水，汇流处叫交流口。水道从新安平县出来，往西南流经新安平县老城西面，按《地理志》，这是辽西郡的属县。又往东南流，有龙鲜水注入。龙鲜水发源于新安平县的西北方，人们称为马头水。马头水有两个源头，往南流汇合为一座，往东注入封大水。《地理志》说：龙鲜水往东注入封大水。乱流往南汇入新河，往南注入大海。《地理志》说：封大水从海阳县南面注入大海。新河又往东流出海阳县，与缓虚水汇合，缓虚水发源于新安平县东北方，世人称为大笼川，往东南流经令支城以西，往西南流，与新河汇合，南流注入大海。《地理志》说：缓虚水与封大水都往南注入大海。新河又东流，与素河汇合，汇流处称为白水口。素河发源于令支县的蓝山，南流汇入新河，又往东南注入大海。新河又往东流到九濄口，分支往南注入大海。新河又往东流经海阳县老城南面。汉高祖六年（前201），把该县封给摇毋余，立为侯国。《魏土地记》说：令支城以南六十里有海阳城。新河又东流，与清水汇合。清水发源于海阳县，往东南流经海阳城东面，又南流与新河汇合，又南流了十里左右，往西流入九濄，注入大海。新河东流穿过清水，又东流，木究水流出，南流注入大海。新河又东流，从左边曲折流出，成为北阳孤淀，淀水向右穿过新河，往南注入大海。新河又东流，与濡水汇合。濡水又往东南流到絫县碣石山。文颖说：碣石在辽西絫县，王莽时称为选武。絫县隶属于临渝，王莽时把临渝改为冯德。《地理志》说：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成县西南，王莽时改名为揭石。汉武帝也曾登山观望大海，并在这里刻石题字。如今海滨有一座岩石，样子很像甬道，长数十里，在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常常露出水面，立在大海之中，潮水大涨时就淹没，退潮时，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人称为天桥柱。石柱的样子仿佛是人所建造，但实际上却不是人力造成的，韦昭也认为这就是碣石。《三齐略记》说：秦始皇在海中建造石桥，海神替他竖起石柱。秦始皇请求

海神出来相见。海神说：我生得丑陋，不要把我的样子画下来，才可以和您相见。于是秦始皇入海四十里，见到了海神，随从没有人动手，但有个画工却偷偷用脚来画海神的长相。海神发怒道：您不守约，赶快给我走！秦始皇掉转马头回岸，前脚还站着，后脚地就崩了，侥幸脱身登岸，画工就被淹死在海里，周围群山的岩石都泻入海里，至今还向东陡斜，可能就是这地方。濡水从这里南流入海，并不经过海阳县以西。《水经》是搞错了。又据《管子》，齐桓公二十年(前666)，出征孤竹，离卑耳溪还有十里，突然停了下来，吃惊地瞪着两眼，拉弓准备射箭了，但又没有射出，对随从们说：看到前面那东西吗？随从们回答说：没看到。齐桓公说：我看到那东西，只有一尺长，但却完全是人的样子，戴着帽，右边袒开衣襟，走在马前，哪有像这种样子的人！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岂山有个山神叫偷儿，只有一尺长，形状像人。称霸天下的国君兴起时，岂山之神就会显现。而且他走在马前，就是引路；袒开衣襟，就是告诉前面有水；右边袒开，就是告诉你从右面渡水。到了卑耳溪，过水的向导从左边过水，水深与帽相平，从右面过水，水深只到膝盖。军队就全都过河了。齐桓公拱手说：仲父，您真是无所不晓啊！失敬得很，我是早该受罚的了。如今从孤竹往南，就是大海了，在沧茫的大海之中，辨认得出的山多得很，但涉水向导领渡的那条卑耳溪却不知又在哪里。早在汉朝时，大海的波浪就吞没了大片的陆地，想来也同碣石一起沉没在大海里了。

大辽水发源于塞外卫白平山，往东南流入塞，流过辽东郡襄平县西面，

也有人说辽水发源于砥石山，从塞外往东流，直到辽东望平县以西——就是王莽时的长说，折向西南，流经襄平县老城西面。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灭了燕国，设置了辽东郡，郡治就设在这里。汉高帝八年(前199)，将这地方封给纪通，立为侯国，

王莽时称为昌平，是旧时平州的治所。水又往南流经辽队县老城西面，王莽时改名为顺睦。公孙渊派将军毕衍在辽队抵御司马懿，说的就是这里。

又往东南流过房县西面，

《地理志》：房县原是辽东郡的属县。辽水在右汇合白狼水。白狼水发源于右北平白狼县东南，往北流，再折向西北，流经广成县老城南面，就是王莽时的平虏，俗称广都城。白狼水又往西北流，石城川水注入。石城川水发源于西南方的石城山，往东流经石城县老城南面。按《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县。水折向北方，流经白鹿山西面。就是白狼山。《魏书·国志》说：辽西单于蹋顿尤其强盛，受到袁氏的优遇，所以袁尚去投靠他，这个部族屡次入关骚扰。曹公取道卢龙，劈山填谷五百余里。离柳城还有二百里时，袁尚与蹋顿率领数万军队前来迎战。曹公登上白狼山，遥望柳城，突然与敌兵相遇，趁着他们队伍不整，向他们发起进攻，敌军被击溃了，杀了蹋顿，胡人和汉人投降的达二十万人。《英雄记》说：曹操于是拍着马鞍，在马上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就是在这地方。《博物志》说：魏武帝在马上遇到狮子，叫部下去打死它，但被狮子伤了许多人，武帝于是亲自率领数百亲兵去打它，狮子怒吼着猛跳起来，随从的人都吓坏了。忽然看见有个东西从树林中冲出来，样子像只狸，跳到曹操的车轭上。狮子快到时，怪兽便跳到它的头上，狮子即刻伏下不敢起来，于是才把它杀掉，抬着死狮子回来。离洛阳还有四十里，这个地区的鸡狗都不鸣不吠。水又往东北流入广成县，往东注入白狼水。白狼水往北流经白狼县老城东面，王莽时改名伏狄。白狼水又往东流，方城川水注入。方城川水发源于西南山下，往东流，再折向北方，流经一座老城西面——人们叫雀目城——向东转弯流经方城北面，往东注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往东北流经昌黎县老城西面。《地理志》称为交黎，是东部都尉治所，就是王莽时的禽虏。应劭说：交黎就是现在

的昌黎。高平川水在这里注入白狼水。这条水发源于西北方的平原上，往东流经倭城北面，是倭人移民所建。水又往东南流经乳楼城北面，因为直接流经戎人地区，所以城也得了戎人的地名。水又往东南流，注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往东北流，自鲁水注入。自鲁水从西北远山流来，往东南注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往东北流经龙山西面。燕慕容皝认为柳城以北、龙山以南是个福地，派阳裕去建筑龙城，把柳城县改名为龙城县。十二年(345)，黑龙与白龙在龙山显现，慕容皝亲自去观看，在离开龙二百步以外的地方，用猪牛羊三牲致祭。两条龙头挨着头嬉闹飞翔，脱下龙角飞去。慕容皝高兴得很，就下诏大赦，把新宫改为和龙宫，并在山上建筑龙翔祠。白狼水又往北流经黄龙城东面。《十三州志》说：这是辽东属国都尉治，昌辽道有黄龙亭，就指这地方，也是魏时营州刺史的治所。《魏土地记》说：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沿着城东北边往东北流，这里指的就是白狼水。又往东北流，滥真水发源于西北方的塞外，往东南流经重山，往东南注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往东北流出，又往东分为两条，右边那条可能就是渝水。《地理志》说：渝水上流承接白狼水，往西南沿着山边流经一座老城西面，世人认为这是河连城，可能就是临渝县的老城，王莽时叫冯德。渝水往南流，折向东边，与一条水汇合，人们称为櫹伦水，那是戎人地区的变名。可能就是《地理志》所说的北入渝水的侯水。《十三州志》说：侯水往南注入渝水。《地理志》大概是说自北而南的意思。又往西南流，注入渝水。渝水又往东南流经一座老城东面，俗称女罗城。又往南流经营丘城西面。营丘在齐国，却把它的名字挂到辽、燕之间，原因就在于燕、齐两地相隔遥远，齐人侨居在这里的缘故。渝水往东南注入大海。《地理志》说：渝水从塞外往南注入大海。一条水往东北流出塞外，就是白狼水，又往东南流到房县，注入辽水。《魏土地记》说：白狼水下流注入辽水。

又往东流过安市县西南，注入大海。

《十三州志》说：大辽水从塞外往西南流，到安市注入大海。

又玄菟高句丽县有辽山，是小辽水的发源地。

高句丽县就是旧时的高句丽，是个胡人的国家。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平定右渠，在这里设置玄菟郡，就是王莽时的下句丽。小辽水发源于辽山，往西南流经辽阳县，与大梁水汇合。大梁水发源于塞外，往西南流到辽阳，注入小辽水。因此《地理志》说：大梁水往西南流到辽阳，注入辽水。《郡国志》说：辽阳县旧属辽东郡，后来划入玄菟郡。水往西南流，因此称为梁水。小辽水又往西南流经襄平县，称为淡渊，晋永嘉三年（309）干涸。小辽水又流经辽队县，注入大辽水。司马宣王平定辽东时，就在这条水上杀了公孙渊。

往西南流到辽队县，注入大辽水。

浿水发源于乐浪郡镂方县，往东南流过临浿县，东流入海。

许慎说：浿水发源于镂方县，东流注入大海。还有个说法，以为发源于浿水县。《十三州志》说：浿水县在乐浪郡东北，镂方县在郡东，浿水是发源于县南而流经镂方县的。从前燕国有个人叫卫满，从浿水往西去朝鲜。朝鲜就是旧时箕子的封国。箕子教老百姓要好好做人，他们耕田织布，风俗淳厚；他立了八条约法。下民也都知道禁令，于是就形成礼俗。战国时，卫满在朝鲜称王，建都在王险城，国土几千里。王位传到他的子孙右渠.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派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前去讨伐，在浿水大败右渠，灭了朝鲜。假如浿水往东流，就不会去横渡浿水了。那地方现在是高句丽的国都。我曾询访过番国的使者，说此城在浿水北岸。浿水往西流经旧乐浪郡朝鲜县，往西北流去。朝鲜县是乐浪郡的治所，汉武帝时设置。所以《地理志》说：浿水往西流到增地县，注入大海。汉朝兴起后，因朝鲜太远，就沿着辽东原来的边疆通到浿水，定为国界。考查今天和古代的情况，与所叙的事相差很大，那是《水经》搞错了。

水经注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涧水

【题解】

卷十五记载的四条河流，洛水是黄河的支流，而伊、瀍、涧三水都是洛水的支流。

洛水今称洛河。由于渭水有一条支流在古代也称洛水(今也称洛河)，故习惯上把渭水支流洛水冠以“北”字，以示与此洛水的区别。此洛河发源于今陕西省，流经河南省西部，在巩县以北注入黄河。伊水是洛水的最大支流，今称伊河，它发源于豫西伏牛山地，东北流至偃师南与洛河汇合。洛、伊二河汇合后到入黄这一段，现在常称伊洛河。

涧水今称涧河，发源于渑池以西，东流在洛阳附近入洛。在1979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第72图《洛阳图》中，涧河从王城公园南流注入洛河。

瀍水今称瀍河，是洛水的一条小支流。因为它流经洛阳城注入洛水，所以显得重要。在1979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第72图《洛阳图》中，瀍河从洛阳东站南流注入洛河。

【原文】

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

《地理志》曰：洛出冢岭山。《山海经》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举之山，洛水出焉。东与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东，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尸水注之。水北发尸山，南流入洛。洛水又东得乳水，水北出良余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会于龙余之水。水出蛊尾之山，东流入洛。洛水又东，至阳虚山，合玄扈之水。《山海经》曰：洛水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与讙举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经》曰：此二山者，洛间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盖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迳于阳虚之下。《山海经》又曰：阳虚之山，临于玄扈之水。是为洛汭也。《河图·玉版》曰：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洛水又东，历清池山，东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东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门水出焉。《尔雅》所谓洛别为波也。洛水又东，要水入焉。水南出三要山，东北迳拒阳城西，而东北流，入于洛。洛水又东与获水合。水南出获舆山，俗谓之备水也。东北迳获舆川，世名之为却川。东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迳熊耳山北。《禹贡》所谓导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盖开其源者是也。

东北过卢氏县南，

洛水迳鸤渠关北。鸤渠水南出鸤渠山，即荀渠山也。其

水一源两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东北，入于洛。《山海经》曰：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即是水也。荀渠，盖熊耳之殊称，若太行之归山也。故《地说》曰：熊耳之山，地门也。洛水出其间。是亦总名矣。其一水东北迳鸬渠城西，故关城也。其水东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迳卢氏县故城南。《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九年，晋韩龙取卢氏城。王莽之昌富也。有卢氏川水注之。水北出卢氏山，东南流，迳卢氏城东，东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翼合三川，并出县之南山，东北注洛。《开山图》曰：卢氏山宜五谷，可避水灾，亦通谓之石城山。山在宜阳山西南，千名之山，咸处其内，陵阜原隰，易以度身者也。又有葛蔓谷水，自南山流，注洛水。洛水又东，迳高门城南，即《宋书》所谓后军外兵庞季明入卢氏，进达高门木城者也。洛水东与高门水合。水出北山，东南流，合洛水枝津，水上承洛水，东北流，迳石勒城北，又东迳高门城北，东入高门水，乱流南注洛。洛水又东，松阳溪水注之。水出松阳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迳黄亭南；又东，合黄亭溪水。水出鹈鹕山，山有二峰，峻极于天，高崖云举，亢石无阶，猿徒丧其捷巧，鼯族谢其轻工；及其长霄冒岭，层霞冠峰，方乃就辨优劣耳。故有大、小鹈鹕之名矣。溪水东南流，历亭下，谓之黄亭溪水；又东南，入于洛水。洛水又东，得荀公溪口。水出南山荀公涧，即庞季明所入荀公谷者也。其水历谷东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东，迳檀山南，其山四绝

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洛水又东，库谷水注之。水自宜阳山南，三川并发，合为一溪，东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得鹈鹕水口，水北发鹈鹕涧，东南流，入于洛。洛水又迳仆谷亭北，左合北水。水出北山，东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侯谷水出南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东迳龙骧城北。龙骧将军王镇恶，从刘公西入长安，陆行所由，故城得其名。洛水又东，左合宜阳北山水。水自北溪南流注洛。洛水又东，广由涧水注之。水出南山由溪，北流迳龙骧城东，而北流入于洛。洛水又东，右得直谷水。水出南山，北迳屯城西，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东北过蠡城邑之南，

城西有坞水，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黾池县治。南对金门坞，水南五里，旧宜阳县治也。洛水右会金门溪水，水南出金门山，北迳金门坞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东合款水，其水二源并发，两川迳引，谓之大款水也。合而东南入于洛。洛水又东，黍良谷水入焉。水南出金门山。《开山图》曰：山多重，固在韩①。建武二年，强弩大将军陈俊，转击金门、白马，皆破之，即此也。而东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左合北溪，南流入于洛也。

又东过阳市邑南，又东北，过于父邑之南，

太阴谷水，南出太阴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合白马

溪水，水出宜阳山，涧有大石，厥状似马，故溪涧以物色受名也。溪水东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有昌涧水注之。水出西北宜阳山，而东南流，迳宜阳故郡南，旧阳市邑也。故洛阳都典农治此，后改为郡。其水又南注于洛。洛水又东，迳一合坞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一合之名，起于是矣。刘曜之将攻河南也，晋将军魏该奔于此，故于父邑也。洛水又东，合杜阳涧水。水出西北杜阳溪，东南迳一合坞，东与槃谷水合，乱流东南入洛。洛水又东，渠谷水出宜阳县南女儿山，东北流迳云中坞左，上迢遰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故坞受其名。渠谷水又东北，入洛水。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炭人见之，与语，登不应。作炭者觉其情神非常，咸共传说。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登笑曰：复作向声。又为啸，求与俱出，登不肯。籍因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孙绰之叙《高士传》，言在苏门山，又别作《登传》。孙盛《魏春秋》亦言在苏门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论》，言吾不知其人，既神游自得，不与物交。阮氏尚不能动其英操，复不识何人而能得其姓名。

又东北过宜阳县南，

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此自别山，不

与《禹贡》导洛自熊耳同也。昔汉光武破赤眉樊崇，积甲仗与熊耳平，即是山也。山际有池，池水东南流，水侧有一池，世谓之渑池矣。又东南迳宜阳县故城西，谓之西度水。又东南流入于洛。洛水又东，迳宜阳县故城南。秦武王以甘茂为左丞相，曰：寡人欲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朽矣！茂请约魏以攻韩，斩首六万，遂拔宜阳城。故韩地也，后乃县之。汉哀帝封息夫躬为侯国。城之西门，赤眉樊崇与盆子及大将等，奉玺绶剑璧处。世祖不即见。明日，陈兵于洛水，见盆子等，谓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叹曰：卿庸中皦皦，铁中铮铮也。洛水又东与厌染之水合。水出县北傅山大陂。山无草木，其水自陂北流，屈而东南注，世谓之五延水。又东南流迳宜阳县故城东，东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南，黄中涧水出北阜，二源奇发，总成一川，东流注于洛。洛水又东，禄泉水注之，其水北出近溪。洛水又东，共水入焉。水北出长石之山，山无草木，其西有谷焉，厥名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溪口，水出西北尹谷，东南注之。共水又西南，与左涧水会。水东出近川，西流注于共水。共水又南与李谷水合，水出西北李溪，东南注蓁水。蓁水发源蓁谷，西南流与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水。共水，世谓之石头泉，而南流注于洛。洛水又东，黑涧水南出陆浑西山，历于黑涧，西北入洛。洛水又东，临亭川水注之。水出西北近溪，东南与长涧水会。水出北山南入临亭水，又东南历九曲西，而南入洛水也。

又东北出散关南，

洛水东迳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传》所谓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东，与豪水会。水出新安县密山，南流，历九曲东，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侧有石墨山，山石尽黑，可以书疏，故以石墨名山矣，洛水又东，枝渎左出焉。东出关，绝惠水。又迳清女冢南，冢在北山上。耆旧传云：斯女清贞秀古，迹表来今矣。枝渎又东迳周山，上有周灵王冢。《皇览》曰：周灵王葬于河南城西南周山上。盖以王生而神，故谥曰灵。其冢，人祠之不绝。又东北，迳柏亭南。《皇览》曰：周山在柏亭西北，谓斯亭也。又东北，迳三王陵，东北出。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赋》云：定当为敬。子朝作难，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与景王俱葬于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纪》曰：景王葬于翟泉，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而复传言在此，所未详矣。又悼、敬二王，稽诸史传，复无葬处。今陵东有石碑，录赧王以上世王名号，考之碑记，周墓明矣。枝渎东北历制乡，迳河南县王城西，历郏鄏陌。杜预《释地》曰：县西有郏鄏陌，谓此也。枝渎又北入榖，盖经始周启，渎久废不修矣。洛水自枝渎，又东出关，惠水右注之，世谓之八关水。戴延之《西征记》谓之八关泽，即《经》所谓散关。鄣自南山，横洛水，北属于河，皆关塞也，即杨仆家僮所筑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阳，东南流，与瞻水合。水东出娄涿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水又东南，

谢水北出瞻诸之山；东南流，又有交触之水，北出庬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迳关城北，二十里者也[②]。其城西阻塞垣，东枕惠水。灵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五营士屯都亭，置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关，都尉官治此。函谷为之首，在八关之限，故世人总其统目，有八关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山海经》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阳，而南流注于洛。谓是水也。洛水又与虢水会。水出扶猪之山，北流注于洛水。之南，则鹿蹄之山也，世谓之非山。其山，阴则峻绝百仞，阳则原阜隆平。甘水发于东麓，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东北过河南县南，

《周书》称周公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孝经援神契》曰：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竹书纪年》，晋定公二十年，洛绝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国者》所谓甘城也。《地记》曰：洛水东北过五零陪尾北，与涧、瀍合，是二水，东入千金渠，故渎存焉。

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

洛阳，周公所营洛邑也。故《洛诰》曰：我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凑。方六百里，因西八百里，为千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

也。司马迁《自序》云：太史公留滞周南。挚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汉高祖始欲都之，感娄敬之言，不日而驾行矣。属光武中兴，宸居洛邑；逮于魏、晋，咸两宅焉。故《魏略》曰：汉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隹。魏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隹加水。《长沙耆旧传》云：祝良，字召卿，为洛阳令。岁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身曝阶庭，告诚引罪，自晨至中，紫云水起，甘雨登降。人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应，滂沱下雨。则县司及河南尹治③，司隶，周官也。汉武帝使领徒隶，董督京畿，后因名司州焉。《地记》曰：洛水东入于中提山间，东流会于伊是也。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昔王子晋好吹凤笙，招延道士，与浮丘同游伊洛之浦，含始又受玉鸡之瑞于此水，亦洛神宓妃之所在也。洛水又东，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迳合水坞，而东北流，注于公路涧，但世俗音讹，号之曰光禄涧，非也。上有袁术固，四周绝涧，迢递百仞，广四五里，有一水，渊而不流，故溪涧即其名也。合水北与刘水合。水出半石东山，西北流迳刘聚，三面临涧，在缑氏西南。周畿内刘子国，故谓之刘涧。其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东过偃师县南，

洛水东迳计素渚，中朝时，百国贡计所顿，故渚得其名。

又直偃师故县南，与缑氏分水。又东，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导源少室山，西流迳穴山南，而北与少室山水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又左会南溪水，水发大穴南山，北流入休水。休水又西南，北屈，潜流地下，其故渎北屈出峡，谓之大穴口。北历覆釜堆东，盖以物象受名矣。又东届零星坞，水流潜通，重源又发，侧缑氏原，《开山图》谓之缑氏山也。亦云，仙者升焉。言王子晋控鹄斯阜，灵王望而不得近，举手谢而去。其家得遗屣，俗亦谓之为抚父堆，堆上有子晋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远，莫能辨之。刘向《列仙传》云：世有箫管之声焉。休水又迳延寿城南，缑氏县治，故滑费，《春秋》滑国所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缑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谓之仙人观。休水又西转北屈，迳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郑袤庙碑，文缺不可复识。又有晋城门校尉昌原恭侯郑仲林碑，晋泰始六年立。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东，迳百谷坞北。戴延之《西征记》曰：坞在川南，因高为坞，高十余丈。刘武王西入长安，舟师所保也。洛水又北，阳渠水注之。《竹书纪年》：晋襄公六年，洛绝于泂。即此处也。洛水又北，迳偃师城东，东北历鄩中，水南谓之南鄩，亦曰上鄩也。迳訾城西，司马彪所谓訾聚也。而鄩水注之。水出北山鄩溪，其水南流，世谓之温泉水。水侧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从刘武王《西征记》曰：有此尸，尸今犹在。夫物无不化之理，魄无不迁之道，而此尸无神识，事同木偶之状，喻其推移，未

若正形之速迁矣。鄩水又东南，于訾城西北，东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巩洛渡北，有鄩谷水，东入洛，谓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谓之北鄩，于是有南鄩、北鄩之称矣。又有鄩城，盖周大夫鄩肸之旧邑。洛水又东，迳訾城北，又东，罗水注之。水出方山罗川，西北流，蒲池水注之，水南出蒲陂，西北流，合罗水，谓之长罗川。亦曰罗中也，盖肸子鄩罗之宿居，故川得其名耳。罗水又西北，白马溪水注之。水出嵩山北麓，迳白马坞东，而北入罗水。西北流，白桐涧水注之。水出嵩麓桐溪，北流迳九山东，又北，九山溪水入焉。水出百称山东谷。其山孤峰秀出，嶕峣分立。仲长统曰：昔密有卜成者，身游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谓是山也。山际有九山庙，庙前有碑云：九显灵府君者。太华之元子，阳九列名，号曰九山府君也。南据嵩岳，北带洛瀍。晋元康二年九月，太岁在戊，帝遣殿中中郎将关内侯樊广、缑氏令王与、主簿傅演，奉宣诏命，兴立庙殿焉。又有百虫将军显灵碑，碑云：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敳，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晋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顺人吴义等建立堂庙。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颂，赞示后贤矣。其水东北流，入白桐涧，又北迳袁公坞东，盖公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北流注于罗水。罗水又西北，迳袁公坞北，又西北，迳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父芘，琅琊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败。岳碑题云：给事黄门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孙秀之难，阖门受祸。故门生感覆醢以增恸，

乃树碑以记事。太常潘尼之辞也。罗水又于訾城东北，入于洛水也。

又东北过巩县东，又北入于河。

洛水又东，明乐泉水注之。水出南原下，三泉并导[④]，故世谓之五道泉，即古明溪泉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师次于明溪者也。洛水又东，迳巩县故城南，东周所居也。本周之畿内巩伯国也。《春秋左传》所谓尹文父涉于巩，即于此也。洛水又东，浊水注之，即古黄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黄亭，即此亭也。《春秋》所谓次于黄者也。洛水又东北，洞水发南溪石泉，世亦名之为石泉水也。京相璠曰：巩东地名坎欿，在洞水东，疑即此水也。又迳盘谷坞东，世又名之曰盘谷水。司马彪《郡国志》，巩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出，及坎欿。服虔亦以为巩东邑名也。今考厥文，若状焉而不能精辨耳。《晋太康地记》、《晋书·地道记》，并言在巩西，非也。其水北入洛。洛水又东北流，入于河。《山海经》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谓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张仪说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谓此川也。《史记音义》曰：巩县有鄩谷水者也。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沈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帝又修坛河、洛，择良即沈，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逝，赤文绿色，广袤九尺，负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⑤]，帝王录记兴亡之数，以授之尧。又东沈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背甲赤文成字，遂禅于舜。舜

又习尧礼，沈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至于稷下，荣光休至，黄龙卷甲，舒图坛畔，赤文绿错，以授舜。舜以禅禹。殷汤东观于洛，习礼尧坛，降璧三沈，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乌以浴，随鱼亦上，化为黑玉赤勒之书。黑龟赤文之题也。汤以伐桀。故《春秋说题辞》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⑥。王者沈礼焉。《竹书纪年》曰：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盖洛水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为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于是地矣。

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西蔓渠山，

《山海经》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峦互别耳。伊水自熊耳东北，迳鸾川亭北。荔水出荔山，北流，际其城东而北入伊水。世人谓伊水为鸾水，荔水为交水，故名斯川为鸾川也。又东为渊潭，潭浑若沸，亦不测其深浅也。伊水又东北，迳东亭城南，又屈迳其亭东，东北流者也。

东北过郭落山，

阳水出阳山阳溪，世人谓之太阳谷，水亦取名焉。东流入伊水。伊水又东北，鲜水入焉。水出鲜山，北流注于伊。伊水又与蛮水合。水出卢氏县之蛮谷，东流入于伊。

又东北，过陆浑县南，

《山海经》曰：滽滽之水，出于厘山，南流注于伊水。今水出陆浑县之西南王母涧，涧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

名溪。东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伊水历崖口，山峡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阙。崖上有坞，伊水迳其下，历峡北流，即古三涂山也。杜预《释地》曰：山在县南。阚骃《十三州志》云：山在东南。今是山在陆浑故城东南八十许里。《周书》，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春秋》：昭公四年，司马侯曰：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服虔曰：三涂、太行、轘辕、崤、渑，非南望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说，涂，道也。准《周书》南望之文，或言宜为轘辕、大谷、伊阙，皆为非也。《春秋》，晋伐陆浑，请有事于三涂。知是山明矣。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几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东南流注于伊水。又北，蚤谷水注之，水出女几山之东谷，东迳故亭南，东流入于伊水。伊水又东北迳伏流岭东，岭上有昆仑祠，民犹祈焉。刘澄之《永初记》称：陆浑县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县南崖口北三十里许，西则非也。北与温水合。水出新城县之狼皋山西南阜下，西南流，会于伊水。伊水又东北迳伏睹岭，左纳焦涧水，水西出鹿髆山，东流迳孤山南，其山介立丰上，单秀孤峙，故世谓之方山。即刘中书澄之所谓县有孤山者也。东历伏睹岭南，东流注于伊。伊水又东北，涓水注之。水出陆浑西山，即陆浑都也。寻郭文之故居，访胡昭之遗像，世去不停，莫识所在。其水有二源俱导，而东注虢略，在陆浑县西九十里也。司马彪《郡国志》曰：县西虢略地，《春

秋》所谓东尽虢略者也。北水东流合侯涧水，水出西北侯溪，东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东，迳陆浑县故城北。平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有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故县氏之也。涓水东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谓之七谷水。阻涧东逝，历其县南。又东南，左会北水，乱流左合禅渚水。水上承陆浑县东禅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饶鱼苇，即《山海经》所谓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纯注云：禅，一音暖，鲧化羽渊而复在此，然已变怪，亦无往而不化矣。世谓此泽为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东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母明视而见臼水出焉。告其邻居而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庖，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

又东北过新城县南，

马怀桥长水出新城西山，东迳晋使持节征南将军宗均碑南。均字文平，县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东流入于伊。又有明水，出梁县西狼皋山，俗谓之石涧水也。西北流迳杨亮垒南，西北合康水，水亦出狼皋山。东北流，迳范坞北与明水合。又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经》曰：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与大戟水会。水出梁县西，有二源，北水出广成

泽，西南迳杨志坞北与南水合。水源南出广成泽，西流迳陆浑县南。《河南十二县境簿》曰：广成泽在新城县界黄阜。西北流，屈而东，迳扬志坞南，又北屈迳其坞东，又迳坞北，同注老倒涧，俗谓之老倒涧水，西流入于伊。伊水又北迳新城东，与吴涧水会。水出县之西山，东流，南屈，迳其县故城西，又东转，迳其县南，故蛮子国也。县有鄤聚，今名蛮中是也。汉惠帝四年置县。其水又东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迳当阶城西，大狂水入焉。水东出阳城县之大訾山。《山海经》曰：大訾之山多㻬琈之玉，其阳，狂水出焉，西南流，其中多三足龟，人食之者无大疾，可以已肿。狂水又西，迳纶氏县故城南。《竹书纪年》曰：楚吾得帅师及秦伐郑，围纶氏者也。左与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迳黄城西，又南迳纶氏县故城东，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八风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风山，南流，迳纶氏县故城西，西南流，入于狂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三源，各导一溪，并出山南合舍，故世有三交之名也。石上菖蒲，一寸九节，为药最妙，服久化仙。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迳缶高山北，西南与湮水合。水出东北湮谷，西南流迳武林亭东北，又屈迳其亭南；其水又西南迳湮阳亭东，盖藉水以名亭也。又东南流入于狂。狂水又西，迳湮阳城南；又西，迳当阶城南，而西流注于伊。伊水又北，土沟水出玄望山西，东迳玄望山南；又东，迳新城县故城北，东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板桥水入焉。水出西山，东流

入于伊水。伊水又北会厌涧水，水出西山，东流迳郕垂亭南。《春秋左传》：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败戎于郕垂者也。服虔曰：郕垂在高都南。杜预《释地》曰：河南新城县北有郕垂亭。司马彪《郡国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遗基存焉。京相璠曰：旧说言郕垂在高都南，今上党有高都县。余谓京论疏远，未足以证，无如虔说之指密矣。其水又东，注于伊水。伊水又北迳高都城东，徐广《史记音义》曰：今河南新城县有高都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东周与郑高都利者也⑦。又来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迳斌轮城北，西历艾涧，以其水西流，又谓之小狂水也。其水又西南迳大石岭南，《开山图》所谓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岭碑。河南隐士通明，以汉灵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于山堂立碑，文字浅鄙，殆不可寻。魏文帝猎于此山，虎超乘舆，孙礼拔剑投虎于是山。山在洛阳南。而刘澄之言在洛东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隐《晋书》曰：惠帝使校尉陈总仲元诣洛阳山请雨，总尽除小祀，惟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来儒之水又西南迳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东，西入伊水，谓之曲水也。

又东北过伊阙中，

伊水迳前亭西。《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晋箕遗、乐征、右行诡济师，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今洛阳西南五十里伊阙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读为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阙。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

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春秋》之阙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赵鞅使女宽守阙塞是也。陆机云：洛有四阙，斯其一焉。东岩西岭，并镌石开轩，高甍架峰。西侧灵岩下，泉流东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赋》曰：因龙门以畅化，开伊阙以达聪也。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盖记水之涨减也。右壁又有石铭云：元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轨，部督邮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监作掾董猗、李褒，斩岸开石，平通伊阙。石文尚存也。

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

伊水自阙东北流，枝津右出焉。东北引溉，东会合水，同注公路涧，入于洛。今无水。《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田，西周不下水。苏子见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民皆种他种[8]。欲贫之，不如下水以病之，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是东周受命于君矣。西周遂下水。即是水之故渠也。伊水又东北，枝渠左出焉。水积成湖，北流注于洛，今无水。伊水又东北，至洛阳县南，迳圜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建之。《后汉书·郊祀志》曰：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为圜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坛，上为五帝位，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按《礼》，天子大裘而冕，祭皞天上帝于此。今衮冕也，坛壝无复紫矣。伊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广志》曰：鲵鱼声如小儿啼，有四足，形如鲮鳢，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马迁谓之人鱼，

故其著《史记》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鱼膏为烛。徐广曰：人鱼似鲇而四足，即鲵鱼也。

瀍水出河南穀城县北山，

县北有晉亭，瀍水出其北梓泽中。梓泽，地名也。泽北对原阜，即裴氏墓茔所在，碑阙存焉。其水历泽东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晉亭之处也。即潘安仁《西征赋》所谓越街邮者也。

东与千金渠合。

《周书》曰：我卜瀍水西，谓斯水也。东南流。水西南有帛仲理墓，墓前有碑，题云：真人帛君之表。仲理名护，益州巴郡人，晋永宁二年十一月立。瀍水又东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东注，谓之千金渠也。

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偃师县，又东入于洛。

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

《山海经》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东南注于洛，涧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穀。世谓是山曰广阳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涧。《地理志》曰：涧水在新安县，东南入洛，是为密矣。东北流历函谷东坂东，谓之八特坂。

东南入于洛。

孔安国曰：涧水出渑池山。今新安县西北有一水，北出渑池界，东南流，迳新安县，而东南流入于穀水。安国所言，当斯水也。然穀水出渑池，下合涧水，得其通称，或亦指之为涧水也。并未之详耳。今孝水东十里有水，世谓之慈涧，又谓之涧水。按《山海经》则少水也，而非涧

水，盖习俗之误耳。又按河南有离山水，谓之为涧水。水西北出离山，东南流，历郏山，于縠城东，而南流注于縠。旧与縠水乱流，南入于洛。今縠水东入千金渠，涧水与之俱东入洛矣。或以是水并为周公之所相卜也。吕忱曰：今河南死水，疑其是此水也。然意所未详，故并书存之耳。

【注释】

①此句不可解。据熊会贞考，此系“山出竹，可为律管”之误。

②此句有脱误，译文删去。

③《疏》作：“县则司州及河南尹治。”

④“三”，《疏》作“五”，从下句“五道泉”一名看，“三”系误刻。

⑤据杨守敬考，“回风逝”应作“回风摇”，下脱“龙马衔甲”四字；“负理”应作“圆理”；“七政”应作“斗政”。

⑥《疏》作“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⑦《竹书》无“利”字，疑衍。

⑧《疏》作“民皆种麦，无他种”。

【译文】

洛水发源于京兆郡上洛县的讙举山，

《地理志》说：洛水发源于冢岭山。《山海经》说：发源于上洛西山。还有一说：洛水发源于讙举之山，东流与丹水汇合。丹水发源于西北方竹山的东面，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尸水注入。尸水发源于北方的尸山，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汇合了乳水。乳水发源于北方的良余山，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汇合了龙余之水，这条水发源于蛊尾之山，东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到阳虚山汇合玄扈之水。《山海经》说：洛水往东北流，注入玄扈之水。又说：从鹿蹄之山到玄扈之山，共有九座山。玄

扈也是山名，与谨举山一同构成九山的序列。因此《山海经》说：这两座山夹着洛水。可知玄扈之水发源于玄扈之山，山和水就都得了这个名称了。洛水流经阳虚山下。《山海经》又说：阳虚之山俯临玄扈之水，这就是洛汭。《河图·玉版》说：仓颉为黄帝南巡时，登上阳虚之山，来到了玄扈和洛汭的水滨。一只灵龟背着宝书交给他，在红甲上以青文写成。就是在这条水上。洛水又往东流经清池山旁，往东流汇合了武里水。武里水发源于南方的武里山，往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门水分支流出。《尔雅》所说的从洛水分出成为波水，就指此水。洛水又东流，要水注入。要水发源于南方的三要山，往东北流经拒阳城西面，然后往东北流入洛水。洛水又东流，与获水汇合。获水发源于南方的获舆山，俗称备水，往东北流经获舆川，世人称为却川，往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熊耳山北面。《禹贡》说，从熊耳山疏导洛水。《博物志》说：洛水发源于熊耳山，是指开通它的源头。

往东北流过卢氏县南面，

洛水流经鸣渠关北面，鸣渠水发源于南方的鸣渠山，也就是荀渠山。鸣渠水一个源头分为两条，一条往西北流，折向东北，注入洛水。《山海经》说：浮豪之水发源于熊耳之山，往西北流，注入洛水，说的可能就是此水。荀渠山就是熊耳山的别名，正如太行山也叫归山一样。因此《地说》说：熊耳之山是地门。洛水从这里流出，所以也是个总名。另一条往东北流经鸣渠城西面，这是个老关城。此水往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卢氏县老城南面。《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九年(前456)，晋韩龙夺取卢氏城，就是王莽时的昌富。卢氏川水在这里注入。川水发源于北面的卢氏山，往东南流经卢氏城东面，往东南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两边汇合三条小溪，这些小溪都发源于卢氏县的南山，往东北注入洛水。《开山图》说：卢氏山也通称石城山。适宜种五谷，可免遭水灾。此山位于宜阳山西南，其中包括着许许多多的山名。这

片丘陵高地和低湿地带，是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的。说的就是这地方。又有葛蔓谷水从南山流来，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高门城南面，《宋书》所说后军外兵庞季明入卢氏县，进抵高门木城，指的就是这地方。洛水又东流，与高门水汇合。高门水发源于北山，往东南流，汇合了洛水的支流，这条支流的上流承接洛水，往东北流经石勒城北面，又往东流经高门城北面，往东注入高门水，乱流往南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有松阳溪水注入。溪水发源于松阳山，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黄亭南面，又往东流，汇合了黄亭溪水。这条溪水发源于鹈鹕山，山上有两座险峰，陡峻地耸入天际，高崖直上云霄，绝无立足之地，即使矫捷如猿猴，轻巧如鼯鼠，也难以施展它们飞腾跳跃的本领；到了云气蒸腾，升上山巅，彩霞缤纷，笼罩着峰顶的时候，才能见出它们的高低。因此有大鹈鹕和小鹈鹕之称。溪水往东南流过亭下，称为黄亭溪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到了荀公溪口，这里的溪流发源于南山荀公涧，就是庞季明进兵时所经的荀公谷。溪水穿过峡谷往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檀山南面。这座山四周没有丘陵相连，独自耸立着，山上有个村庄，俗称檀山坞。义熙年间(405～418)，刘裕西入长安，率领水军驻扎在洛阳，命令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乘船溯流而上，考察洛水的上下流，想查明水军船只能到达的地方。戴延之到了这里就回去了，竟没有到达源头。洛水又东流，库谷水注入。库谷水出自宜阳山南麓，三条溪涧同流而出，汇合成一流，往东北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到了鹈鹕水口。鹈鹕水发源于北面的鹈鹕涧，往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流经仆谷亭北面，左边汇合北水，北水发源于北山，往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侯谷水出自南山，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龙骧城北面。龙骧将军王镇恶，跟随刘裕西入长安，从陆路经过这里，因而得名。洛水又东流，左边汇合宜阳北山水。这条水出自北溪，南流注入洛水。洛

水又东流，广由涧水注入。涧水发源于南山由溪，往北流经龙骧城东面，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右边汇合了直谷水。直谷水发源于南山，往北流经屯城西面，北流注入洛水。

又往东北流经蠡城邑南面，

蠡城西面有坞水，发源于北面四里的山上，山高二十五丈。旧时黾池县治就设在蠡城，南面与金门坞相望。坞水以南五里是旧宜阳县治所。洛水右边汇合金门溪，溪水发源于南面的金门山，往北流经金门坞西面，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汇合了款水。款水有两个源头一齐流出，称为大款水，汇合后往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黍良谷水汇入。这条水发源于南面的金门山。《开山图》说：山上多竹，可制箫笛。建武二年(26)，强弩大将军陈俊回军攻打金门，白马，都攻下了。说的就是这地方。水往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左边汇合北溪，南流注入洛水。

又往东流过阳市邑南面，又往东北流过于父邑南面，

太阴谷水发源于南方的太阴溪，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与白马溪水汇合。白马溪水发源于宜阳山，溪中有一块大石，形状像马，所以这条溪涧是因了岩石的形状而得名的。溪水往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有昌涧水注入。昌涧水发源于西北方的宜阳山，往东南流经旧时的宜阳郡南面，就是旧阳市邑。从前洛阳都典农的治所就设在这里，后来才改为郡。水又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一合坞南面，这是一座小城堡，位于洛水北岸的高地上，高二十丈，是一处天险，南、北、东三面都是极陡峻的峭壁，只要在西面筑一道城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了，一合之名就是这样来的。刘曜将要攻打河南时，晋朝将军魏该赶到这里，这座城就是旧时的于父邑。洛水又东流，汇合了杜阳涧水。杜阳涧水发源于西北方的杜阳溪，往东南流经一合坞，东流与槃谷水汇合，往东南乱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有渠谷水发源于宜阳县南面的女几山，往东北流经云中坞的左面。这里

地势高峻，山腰烟雾缭绕，因此有云中坞之称。渠谷水又往东北注入洛水。臧荣绪《晋书》说：孙登曾经过宜阳山，烧炭人见了他，想和他说话，孙登却不答话。烧炭人觉得他神态不同常人，就纷纷传开了。晋太祖听到后，派阮籍前去看个究竟。阮籍向他招呼，他也不答话。阮籍于是高声长啸起来。孙登笑着说：再啸一下看看。阮籍又长啸起来，并请他一起出山，但孙登不肯。阮籍于是和他作别而去。孙登向山顶走去，边走边长啸，有如箫管笙簧齐奏，响声震荡着山谷。阮籍很惊奇，去问烧炭人，烧炭人说：那人先前也是发出这样的声音的。阮籍再去寻他，却不知去向了，四处打听，才知道他的姓名。我按孙绰写作《高士传》，说孙登隐于苏门山；又另有一篇《孙登传》。孙盛《魏春秋》也说是在苏门山，但没有举出姓名。阮嗣宗心有所感，就撰写了《大人先生论》，说我不知道那人是谁。他既神游自得，不与人交往，连阮籍也不能动摇他超拔绝俗的情操，不知道还有谁能得知他的姓名。

又往东北流过宜阳县南面，

洛水的北岸有熊耳山，双峰并起，样子像熊的耳朵。这与《禹贡》所说从熊耳山疏导洛水的那座山不同，而是另一座山。从前汉光武帝大败樊崇的赤眉军，缴获的铠甲兵器堆得与熊耳山一样高，讲的就是这座山。山边有池，池水往东南流，旁边还有一个水池，人们称为渑池。又往东南流经宜阳县老城西南，叫西度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宜阳县老城南面。秦武王以甘茂为左丞相，说：我想打通三川，窥伺周朝王室，这样死了也会不朽了。甘茂请他联合魏国攻打韩国，一战杀敌六万，就攻下了宜阳城。宜阳原属韩国，后来才设县。汉哀帝将这地方封给息夫躬，立为侯国。城的西门，就是赤眉军首领樊崇与刘盆子以及各大将军等，捧着王印、兵器、玉璧来投降的地方。光武帝不立即见他们，第二天，集合兵士，列队于洛水之滨，才来接见刘盆子等人。他对刘盆子的丞相徐宣说：你不后悔吗？徐宣说：不后悔。

光武帝感叹地说：你真是庸夫中的佼佼者，硬汉中的铮铮者。洛水又东流，与厌染之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县北傅山一个很大的陂湖中。山上不生草木，水自湖中往北流，然后折向东南流去，世人称为五延水。又往东南流经宜阳县老城东面，往东南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南流，黄中涧水发源于北阜，两个源头合成一流，往东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禄泉水注入。禄泉水出自北面附近的小溪。洛水又东流，共水注入。共水发源于北面的长石山，山上不长草木，西边有个山谷，名叫共谷，共水就在这里流出。共水往南流，到了尹溪口。溪水发源于西北的尹谷，往东南注入共水。共水又往西南流，和左涧水汇合。左涧水发源于东边附近的小溪，西流注入共水。共水又南流，与李谷水汇合。李谷水出自西北方的李溪，往东南注入蓁水。蓁水发源于蓁谷，往西南流，与李谷水汇合，然后往西南流入共水。共水，人们也叫石头泉，往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黑涧水源出南方的陆浑西山，流经黑涧，往西北注入洛水。洛水又东流，临亭川水注入。临亭川水出自西北附近的小溪，往东南流，与长涧水汇合。长涧水源出北山，往南注入临亭水，又往东南流经九曲西面，南流注入洛水。

又往东北流，从散关南面流出，

洛水往东流经九曲南面，那地方十里之间有一条山坡，曲曲折折共有九道弯子。《穆天子传》所说的天子西行时登上九阿，指的就是这地方。洛水又东流，与豪水汇合。豪水出自新安县密山，往南流经九曲东，又往南注入洛水。洛水旁有石墨山，山上岩石都是黑的，可以当墨写字，因此称山为石墨山。洛水又东流，左边分出一条支渠，东流出关，穿过惠水，又流经清女墓南面，墓在北山上。据老人们传说：这个女子坚贞纯洁，为古代的精英，她的事迹可作当今和后世的表率。支渠又往东流经周山，山上有周灵王墓。《皇览》说：周灵王葬在河南城西南的周山上。因为这位君王生来就有点神异，所以用灵字作为谥号，到他的坟前来祭祀的人

络绎不绝。支流又往东北流经柏亭南面。《皇览》说：周山在柏亭西北，说的就是此亭。又往东北流经三王陵，往东北流去。三王，有人说是指周朝的景王、悼王、定王。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赋》说：定王应为敬王。子朝作乱时，西周政权衰落，人才短缺，悼王、敬王与景王都葬在这里，因此世人称为三王陵。《帝王世纪》说：景王葬于翟泉，现在洛阳太仓中的大坟就是景王冢。可是又有传说以为陵在这里，那就不清楚了。此外，关于悼王和敬王，查考史籍和传记都没有提到所葬何处。现在王陵东面有石碑，载有赧王以上各代君主的名号，考证碑记，很清楚，那是周朝的坟墓。支渠往东北流经制乡，流过河南县王城西面，流过郏鄏陌。杜预《释地》说：县城西面有郏鄏陌，说的就是这里。支渠又往北注入穀水，但自周朝开始开凿这条渠道以来，久已废弃，没有浚治过了。洛水从支渠分出处又东流出关，惠水从右边注入，世人称为八关水。戴延之《西征记》叫八关泽，就是《水经》所说的散关。城墙从南山横跨洛水，往北直到黄河，这一带都是关隘要塞，是杨仆家的僮仆所筑。惠水发源于白石山南麓，往东南流，与瞻水汇合。瞻水发源于东面的娄涿之山，往南流，注入惠水。惠水又往东南流，谢水发源于北方的瞻诸之山，往东南流；又有交触之水发源于北方的庞山，往南流，这两条水一齐汇入惠水。惠水又往南流经关城以北……。关城西面有关塞城墙的阻隔，东边临近惠水。灵帝中平元年(184)，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领五营部队驻扎在都亭，设置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及孟津等八关，都尉官的治所就设在这里。函谷关是第一关，在八关之列，因此人们就将它作为八关的总称。惠水又南流注入洛水。《山海经》说：惠水发源于白石之山的南麓，南流注入洛水。说的就是此水。洛水又与虢水汇合。虢水发源于扶猪之山，北流注入洛水。南边就是鹿蹄之山，世人称为非山。山的北坡异常险峻，绝壁百仞，南坡则是平缓的高地丘陵。甘水发源于东麓，北流注入洛水。

又往东北流过河南县南面，

《周书》说：周公将把政权交还成王的时候，就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大城成周，南临洛水，北接郏山，作为天下的中枢。《孝经援神契》说：天下八方极其广大，周洛则是中心点，称为洛邑。《竹书纪年》：晋定公二十年（前492），洛水在周境断流。魏襄王九年（前310），山洪暴发，洛水漫入成周城。南面有甘洛城，就是《郡国志》所说的甘城。《地记》说：洛水往东北流经五零陪尾北面，与涧水及瀍水汇合。这两条水往东注入千金渠，旧河道至今仍在。

又往东流过洛阳县南面，伊水从西面流来注入。

洛阳就是周公时所建的洛邑。因此《洛诰》说：我在瀍水东岸占卜，也只有洛邑可以定都。洛邑城方七百二十丈，南临洛水。北连郏山，作为天下的中枢。周朝天下方圆六百里，连西部八百里，则是千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晋联合诸侯大夫防守成周城，因此又称成周。司马迁《自序》说：太史公滞留在周南。挚仲治说：古代的周南，就是今天的洛阳。汉高祖开始想在这里建都，听了娄敬的话，不久就动身走了。光武中兴时，才定都洛邑，直到魏、晋也都建都洛阳。因此《魏略》说：汉在五行中属火忌水，因此将洛字去掉水旁而加隹字。魏朝属土，土是水的依托，水有了土才会流动，土有了水才会变柔，于是又去掉隹旁而加水旁。《长沙耆旧传》说：祝良字召卿，他当洛阳令时，有一年大旱，天子去求雨却没求到，祝良顶着烈日，赤膊站在阶下的庭院里，诚心诚意地向天公请罪，从早晨直到中午。于是紫云团团涌起，顷刻降下一阵甘霖。有人编了一首歌谣：天公久晴不雨，百姓流离失所，天子亲自出马，祝令更是辛苦，精诚感应上天，降下滂沱大雨。洛阳县是司州和河南尹的治所，司隶是周时的官职，汉武帝时，以司隶统领役夫囚犯，巡察京城，后世称司州。《地记》说：洛水往东流进中提山里，东流汇合伊水。古代黄帝时，连续三天大雾，黄帝在洛水上游览，看到一条大鱼，于是杀了五牲来祭祀，

天就连下七天七夜大雨，大鱼能游动了才得到图书，这就是今天的《河图·视萌篇》。从前王子晋喜欢吹凤笙，招纳道士，与浮丘公一起在伊水、洛水之滨同游。汉高帝的母亲含始也在洛水上接受了玉鸡衔来的吉祥物，同时这也是洛神宓妃所在的地方。洛水又东流，合水发源于南方的半石之山，往北流经合水坞，然后往东北流，注入公路涧。袁术，字公路，所以山涧是袁术而得名的，但民间口传音讹，称为光禄涧，其实不对。上面有个堡垒，叫袁术固，堡垒四周围绕着深涧，地势险峻，高达百仞，方圆四五里；有一条水，积聚不流，因此溪涧也因这座堡垒而得名了。合水北流与刘水汇合。刘水发源于半石东山，往西北流经刘聚。刘聚三面临涧，在缑氏西南面，是周时王畿以内的刘子国，因此叫刘涧。水往西北流，注入合水；合水又往北流，注入洛水。

又往东流过偃师县南面，

洛水又往东流经计素渚。中朝时，各国计官进京朝贡，途中都要在这里留宿，因而得名。又流经偃师老县城南面，偃师与缑氏二县就以此水为分界。洛水又东流，休水从南方流来注入。休水发源于少室山，往西流经穴山南面，北流与少室山水汇合。少室山水源出少室北溪，往西南流，注入休水。休水又在左边汇合南溪水。南溪水发源于大穴南山，北流注入休水。休水又往西南流，转向北方，潜入地下，旧河道向北转弯出峡，出口处称为大穴口，往北流经覆釜堆东，这地方是因岩石形状而得名的。又往东流到零星坞，地下水流到缑氏原的旁边，又重新冒出地面。缑氏原，《开山图》称为缑氏山，又说，有仙人在这里升天。说是王子晋乘鹄停驻在这座山顶，灵王遥望着他却不能接近，他向灵王挥手告别飞升而去了。他的家人拾到了他留下的一双鞋子，民间又把这地方叫做抚父堆，堆上有子晋祠。有人说祠在九山，不在这里，但因年代久远，已搞不清了。刘向《列仙传》说：这里时常有箫管的声音。休水又流经延寿城南，缑氏县的治所就在这里；也是古

时的滑费，《春秋》里的滑国在这里建都。王莽时改名为中亭，就是缑氏城。城内有仙人祠，称仙人观。休水又向西转、向北弯，流经城西。休水的西南面有司空密陵元侯郑袤庙碑，但碑文已风蚀残缺，无法辨认了。又有晋城门校尉昌原恭侯郑仲林碑，是晋泰始六年(270)所立。休水又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流经百谷坞北面。戴延之《西征记》说：这座城堡在水南，是利用这块高地的地势而筑的，高十余丈。刘武王西入长安时，水军就驻守在这里。洛水又北流，阳渠水注入。《竹书纪年》，晋襄公六年(前622)，洛水至洄断流。指的就是这地方。洛水又往北流经偃师城东面，往东北流过鄩中，洛水南岸称南鄩，又叫上鄩；流经訾城西——就是司马彪所说的訾聚，鄩水在这里注入。鄩水发源于北山的鄩溪，水往南流，世人称为温泉水，水边有僵人洞，洞中有僵尸。戴延之跟随刘武王，作《西征记》说：洞中确有僵尸，至今仍在。事物没有不灭的道理，魂魄没有不散的理由，然而这具僵尸并无精神和知觉，情况就同木偶差不多，它的变化也不像正常的躯体那样迅速腐朽了。鄩水又往东南流，到了訾城西北，往东注入洛水。因此京相璠说：现在从巩洛渡水向北去，有鄩谷水，东流注入洛水，那地方称为下鄩，于是就有了上鄩、下鄩的地名；这里又叫北鄩，于是又有了南鄩、北鄩的名称。又有鄩城，是从前周朝大夫鄩肸的封邑。洛水又往东流经訾城北面，又东流，罗水注入。罗水源出方山罗川，往西北流，有蒲池水注入。蒲池水源出南方的蒲陂，往西北流，与罗水汇合，叫长罗川，又名罗中。那是肸子鄩罗的故居，水也因他而得名了。罗水又往西北流，白马溪水注入。白马溪水发源于嵩山北麓，流经白马坞东面，往北注入罗水。罗水又往西北流，白桐涧水注入。白桐涧水出自嵩麓桐溪，往北流经九山东，又往北流，九山溪水注入。九山溪水发源于百称山东谷，这座山孤峰挺秀，高峭峻险，不与众山相连。仲长统说：古代密县有个叫卜成的人，他身在九山上游览，精神则在无拘无束

的境界里驰骋，说的就是这座山。山边有九山庙，庙前有一块石碑，碑文说：九显灵府君，是太华山的长子，阳九列名，号称九山府君。南方凭依着嵩岳，北方环绕着洛澨。晋元康二年(292)九月，太岁在戌，皇上派遣殿中中郎将关内侯樊广、缑氏令王与、主簿傅演，奉命颁布诏令，建造祠庙殿宇。又有百虫将军显灵碑，碑文说：将军姓伊，名益，字隤敳，是高阳帝的二子伯益。晋元康五年(295)七月七日，顺人吴义等建立庙堂。永平元年(291)二月二十日，刻碑立颂，以示后世贤者。溪水往东北流，注入白桐涧。白桐涧水又往北流经袁公坞东，因为袁公路开始筑堡时占有这地方，所以有袁公坞之名。涧水北流，注入罗水，罗水又往西北流经袁公坞北面，又往西北流经潘岳父子墓前。墓前有石碑，潘岳的父亲名茈，做过琅琊太守。但碑石破败，文字已残缺了。潘岳碑的标题是：给事黄门侍郎潘君之碑。碑文说：先生惨遭孙秀陷害，以致全家被杀。门下学生追思惨祸，倍加悲痛，因而立碑记述这一事件。碑文是太常潘尼所写。罗水又在訾城东北注入洛水。

又往东北流过巩县东面，又北流注入河水。

洛水又东流，明乐泉水注入。泉水发源于南原下，五道山泉并流，因此世人称为五道泉，就是古时的明溪泉。《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军队驻扎在明溪。洛水又往东流经巩县老城南面，此城为东周王室所居的地方，原是周时王畿以内的巩伯国。《春秋左传》说，尹文父在巩涉水，指的就是这里。洛水又东流，浊水注入，这就是古时的黄水，黄水发源于南原。京相璠说：訾城以北三里有黄亭。指的就是此亭。《春秋》说在黄屯宿，就指这地方。洛水又往东北流，涧水发源于南溪石泉，世人也把它叫做石泉水。京相璠说：巩东有个地方名叫坎欿，位于涧水以东，可能就指此水。涧水又流经盘谷坞以东，世人又称为盘谷水。按司马彪《郡国志》：巩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前636)：襄王出走，到了坎欿。服虔也以为巩东是城名。如今考证这条记载，情

况倒有点相符，但还不能精确地分辨清楚。《晋太康地记》、《晋书·地道记》都说在巩西，这是不对的。洞水又往北注入洛水。洛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河水。《山海经》说：洛水从成皋以西流入河水。汇流处称为洛汭，就是什谷。因此张仪游说秦王说：向三川进兵，把什谷之口封锁起来，就指此山。《史记音义》说：巩县有鄩谷水。黄帝到大河一带东巡，经过洛水，他修筑祭坛，沉璧入水致祭，在河上得到《龙图》，在洛水得到《龟书》，有红色的纹理，绿色的文字。尧帝又在河水、洛水修筑祭坛，选了个吉日，商议沉璧致祭。那天河中现出一派五色祥光，四周瑞气弥漫，白云升起，旋风上扬，龙马衔甲从河中出来，红的纹理，绿的颜色，里圆上平，宽达九尺，上有各星座的分布，治理天下的大法，以及关于帝王的记载和兴亡的定数。龙马就把这件神物交给尧。尧帝又往东来到日稷，将刻了字的玉璧沉入洛水中，于是水中升起一道红光，一只黑龟背着图出来，甲上红纹理组合成字，于是就将帝位禅让给舜。后来，舜又遵照尧的礼仪，在日稷沉下刻字的玉璧，于是红光升起，黑龟背着图卷出来，游到稷下，五色祥光灿烂夺目，黄龙卷甲，在坛畔把图展开，上有红的字，绿的花纹，把它交给舜。于是舜又将帝位禅让给禹。殷汤往东去洛水视察，仿效尧设坛祭祀的礼仪，连续将三块璧玉沉入水中，但没有五色祥光升起，只见一对黄色的鱼成双跳跃，出水跳到坛前；还有一只黑乌鸦入水沐浴，也随着那鱼飞上来，化作一块刻着红字的黑玉和题着红文的黑龟甲。于是汤就凭着这些讨伐夏桀。因此《春秋说题辞》说：河因与乾相通而推出天的秘藏，洛因在坤流动而吐出地的符命。所以帝王沉璧为祭礼。《竹书纪年》说：洛伯用因而与河伯冯夷相斗。这洛伯就是洛水的神灵。古时夏朝太康不理朝政，为羿所驱逐，他的五个兄弟来到洛汭等着，在这里作《五子之歌》。

伊水发源于南阳郡鲁阳县西面的蔓渠山，

《山海经》说：蔓渠之山是伊水的发源地。《淮南子》说：伊水

源出上魏山。《地理志》说：出自熊耳山。以上诸山山麓相连大致相同，不过峰峦互有区别而已。伊水从熊耳山东北流经鸾川亭以北。荔水发源荔山，往北流，沿着城东往北注入伊水。世人称伊水为鸾水，荔水为交水，因此将这条川流称为鸾川。伊水又东流，积成深潭，潭水喷涌如沸，也不知道深浅。伊水又往东北流经东亭城南，又转弯流经亭东，往东北流去。

往东北流过郭落山，

阳水发源于阳山的阳溪，世人称为太阳谷，水也依此取名，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往东北流，鲜水注入。鲜水发源于鲜山，北流注入伊水。伊水又与蛮水汇合。蛮水发源于卢氏县的蛮谷，东流注入伊水。

又往东北流过陆浑县南面，

《山海经》说：滽滽水发源于厘山，南流注入伊水。如今这条水出自陆浑县西南的王母涧，涧北山上有王母祠，因此人们就把这条溪叫王母涧。水往东流，注入伊水，就是滽滽之水。伊水流经崖口，这里是个山峡。山峡两侧是很高的削壁，就像门户一般。崖上有一座城堡，伊水从下面流过，穿过山峡往北流——这就是古时的三涂山。杜预《释地》说：三涂山在县南。阚骃《十三州志》说：山在县城东面。但实际上三涂山位于陆浑县老城东南八十多里。《周书》载，武王问太公道：我将承袭夏朝的旧都，朝南可祭三涂山，朝北可祭大河。《春秋》：昭公四年（前538），司马侯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这些都是九州险要的地方。服虔说：三涂、太行、轘辕、崤、渑都不能朝南望祭。京相璠著的《春秋土地名》也说三涂是山名。根据服虔的说法，涂就是道路。照《周书》朝南望祭的话看，有人就说应当是轘辕、大谷、伊阙三条路，其实这都不对。《春秋》载，晋攻打陆浑时，先在三涂致祭，可见分明是山了。有七谷水在这里注入伊水。七谷水出自西方女几山以南的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水往东南流，注入伊水。

伊水又北流，蚤谷水注入。蚤谷水出自女几山东谷，往东流经老亭南面，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往东北流经伏流岭东面，岭上有昆仑祠，人们至今还到这里来祈祷。刘澄之《永初记》说：陆浑县以西有伏流坂。但实际上这座山却在县南崖口以北三十里左右，说在县西那就不对了。伊水又北流，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发源于新城县狼皋山西南的山下，往西南流，与伊水汇合。伊水又往东北流经伏睹岭，左边接纳了焦涧水。焦涧水发源于西面的鹿髆山，往东流经孤山南，此山顶上很宽广，孤峰秀丽而独立耸峙，因此世人称它为方山。就是中书刘澄之所讲的县内有孤山。涧水往东流经伏睹岭南麓，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往东北流，有涓水注入。涓水发源于陆浑西山，就是陆浑都。寻觅郭文的故居，探访胡昭的遗迹，但都因年代久远，不知究竟在什么地方了。涓水有两个源头并流，往东流到虢略，虢略位于陆浑县以西九十里。司马彪《郡国志》说：县西有虢略地区，《春秋》所说的东到虢略为止，就指这地方。涓水北支往东流，汇合侯涧水。侯涧水出自西北的侯溪，往东南流，注入涓水。涓水又往东流经陆浑县老城北面。周平王东迁时，辛有到了伊川，看见一个人披头散发在郊野祭祀，于是说：不到一百年，这里将是戎人的地方了吧？鲁僖公二十二年(前 638)，秦国和晋国把陆浑一带的戎人迁到伊川，因此县也就以陆浑为名了。涓水往东南流，左边汇合南水。南水源出西山七谷，又称七谷水，由于水流受阻，因而往东流经县城南面。又往东南流，左边汇合北水，乱流左边汇合禅渚水。禅渚水上流承接陆浑县以东的禅渚，这是一片沼泽，位于高地上，方圆十里，鱼类和芦苇很多。《山海经》说，南望禅渚，就是禹的父亲变化的地方。郭景纯《注》说：禅，音暖，鲧是在羽渊化为黄熊的，可是又说是在这里，但既已变成精怪，那就不论到哪里都会变化了。世人把这片沼泽称为慎望陂。泽水南流，注入涓水。涓水又往东南流，注入伊水。古代有莘氏的姑娘，在伊川采桑，在空心桑树洞中

捡到一个婴儿。传说婴儿的母亲在伊水之滨怀了孕，梦见神告诉她说：看见石臼里漫出水来，你就向东走。第二天母亲果然见到石臼里漫出水来，告诉邻居后就跑了，回头一看，自己原来的家园，已成为一片汪洋了。母亲也就化为一棵空心桑树，婴儿就在树洞中。姑娘将婴儿抱回献给国王，国王把他交给厨子抚养，孩子长大后很有贤德，殷汤就任命他为尹，名叫伊尹。

又往东北流过新城县南面，

马怀桥长水发源于新城县西山，往东流经晋使持节征南将军宗均碑南面。宗均字文平，新城县人。碑是泰(太)始三年(267)十二月所立。长水又东流，注入伊水。又有一条明水发源于梁县西的狼皋山，俗称石涧水，往西北流经杨亮垒以南，又往西北流，汇合了康水。康水也发源于狼皋山，往东北流经范坞以北，与明水汇合。明水又往西南流，注入伊水。《山海经》说：放皋之山是明水的发源地，南流注入伊水。伊水又与大戟水汇合。大戟水发源于梁县西面，有两个源头，北边一条源出广成泽，往西南流经杨志坞以北，与南边的一条汇合。南支出自南面的广成泽，往西流经陆浑县南面。《河南十二县境簿》说：广成泽位于新城县境内的黄阜，往西北流，转弯往东流经杨志坞南面，又向北转弯流经坞东，又流经坞北，注入老倒涧，俗称老倒涧水，西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往北流经新城东，和吴涧水汇合。吴涧水发源于新城县的西山，往东流，折向南方流经新城县老城西面，又向东转弯，流经县城南。这里原是旧时的蛮子国，县内有鄤聚，现在叫蛮中的就是那地方。汉惠帝四年(前191)设县。吴涧水又往东北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往北流经当阶城西，大狂水注入。大狂水发源于东方阳城县的大䳒山。《山海经》说：大䳒之山多产琘琈之玉，狂水发源于山的南麓，往西南流，水中有很多三足龟，人吃了就不会生大病，也可以消肿。狂水又往西流经纶氏县老城南面。《竹书纪年》说：楚国吾得率领军队和秦军一起攻打郑国，包围了

纶氏。狂水向左流与倚薄山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北方的倚薄之山，往南流经黄城西面，又往南流经纶氏县老城东面，然后南流注入狂水。狂水又西流，八风溪水注入。这条水发源于北方的八风山，往南流经纶氏县老城西面，往西南注入狂水。狂水又西流，汇合三交水口。这条水有三个源头，各自从一条溪涧流过，出山后南流合为一条，因此有三交之名。这一带有一种生长在岩石上的菖蒲，一寸有九节，有很好的药用价值，长期服用可以成仙。水往西南流，注入狂水。狂水又往西流经缶高山以北，往西南流与湮水汇合。湮水发源于东北方的湮谷，往西南流经武林亭东北，又转弯流过亭南；湮水又往西南流经湮阳亭东，亭是因水而得名的。湮水又往东南流，注入狂水。狂水又往西流经湮阳城南，又往西流经当阶城南，然后西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北流，土沟水源出玄望山以西，往东流经玄望山南面，又往东流经新城县老城北面，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北流，板桥水注入。板桥水出自西山，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北流，汇合了厌涧水。厌涧水出自西山，往东流经郕垂亭南面。《春秋左传》：文公十七年(前 610)秋，周甘歜在郕垂大败戎人。服虔说：郕垂在高都以南。杜预《释地》说：河南新城县北面，有个郕垂亭。司马彪《郡国志》说：新城县有个高都城。现在此亭在城南七里，遗址还在。京相璠说：照旧的说法，郕垂在高都南面，而现在上党却有个高都县。我认为京说不够缜密，不能引以为证，不如服虔的说法正确。厌涧水又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往北流经高都城东面。徐广《史记音义》说：现在河南新城县有高都城。《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前 353)，东周把高都给与郑国。又有来儒水发源于半石之山，往西南流经斌轮城以北，西经艾涧，因为这条水往西流，又称小狂水。来儒水又往西南流经大石岭南面，就是《开山图》所说的大石山。山下有大石岭碑。河南隐士通明于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八月戊辰日在山堂立碑，碑文肤浅粗俗，已模糊不可辨认

了。魏文帝在山上打猎，一只老虎跳上文帝的乘车，孙礼拔剑刺死老虎，就在这座山上。山在洛阳以南，但刘澄之却说在洛阳东北，他搞错了。山弯里有魏明帝的高平陵。王隐《晋书》说：惠帝派了校尉陈总仲元到洛阳山求雨，陈总把山上所有的小神庙一概废除，只留下一块大石，向它祈祷，七天以后果然下起大雨。说的就是此山。来儒之水又往西南流经赤眉城南面，又往西流到高都城东面，西流注入伊水，称为曲水。

又往东北流过伊阙中间，

伊水流经前亭西面。《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前 520），晋国的箕遗、乐征、右行诡渡过伊水，夺取了前城。京相璠说：现在洛阳西南五十里，伊阙外面的前亭，就是前城。服虔说：前，读作泉，是周的领地。伊水又往北流入伊阙。古时大禹在这里疏浚河道通水，两座山峰两边相对，望去就像门阙一般，伊水通过两山之间往北流，因此称为伊阙。这就是《春秋》所说的阙塞。昭公二十六年（前 516），赵鞅派女宽防守阙塞，就指这里。陆机说：洛阳有四阙，伊阙是其中之一。东西两边的山岭上，凿石开出窗户，在山峰高建起窟室。西侧灵岩下，有一条泉水往东注入伊水。傅毅《反都赋》说：通过龙门来发扬教化，开启伊阙来通达听闻。伊阙左边石壁上刻着：黄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日辛巳，涨大水，水位升高了四丈五尺，与此线相平。这是水位涨退的记录。右边石壁上也刻着：元康五年（295），河南府尹遵从大禹治水的法度，率领督邮辛曜，新城县令王琨，部监作掾董猗、李褒，开凿两岸岩石，使伊阙水流畅通无阻。石上的文字都还在。

又往东北流，到了洛阳县南面，往北注入洛水。

伊水出了伊阙往东北流，右岸分出一条支渠，引水流向东北灌溉农田，东流与合水汇合，一同注入公路涧，流进洛水。现在这条支渠已经断水了。《战国策》说：东周想种稻，西周不肯给下流放水。苏子去见西周国君说：现在不给下流放水，正好富了东周，

那里的农民就都种麦,不种别的东西了。若要叫他们贫穷,不如放下水去进行破坏。这一来东周必定又会种稻,待他们种了稻,我们又不给他们水,那东周就会听您摆布了。于是西周就放水。水就是经过这条水的旧渠放的。伊水又往东北流,一条支渠从左岸分出。水积成湖,北流注入洛水。现在已断水了。伊水又往东北流,到洛阳县南,流经圜丘东面。这是大魏祭天的地方。是依照汉朝的旧例建造的。《后汉书·郊祀志》说:建武二年(26),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划定郊坛界址,修筑成一座圆形祭坛,共八道台阶,中央又建了双层祭坛,上面安放着天地的神位,都是坐北朝南,外层坛上是五帝的神位。坛外是围墙,围墙共两层,都涂成紫色,象征紫宫。按照礼制:天子身穿大皮衣,头戴冠冕,在这里祭祀昊天上帝。如今穿戴的是龙衣和冠冕,祭坛的围墙也不再是紫色的了。伊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洛水。《广志》说:鲵鱼的声音很像小儿啼哭,有四只脚,形状像穿山甲,可以医治牛的瘟疫。这种鱼产于伊水。司马迁称它为人鱼,因此他撰著《史记》时说:秦始皇下葬时,用人鱼膏做蜡烛。徐广说:人鱼像鲇鱼,有四条脚,就是鲵鱼。

瀍水发源于河南郡穀城县北山,

县北有个晉亭,瀍水出自亭北的梓泽。梓泽是地名。梓泽北面朝向山丘高地,裴氏的坟墓就在那里,墓碑和墓阙都还在。瀍水经过梓泽往东南流,西岸有一片高地,上面开阔平坦,就是古时晉亭所在的地方。潘安仁《西征赋》中所说的走过街邮,就指晉亭。

东流与千金渠汇合。

《周书》说:我在瀍水西岸占卜,说的就是这条水。往东南流,水的西南面有帛仲理墓,墓前有一块石碑,题着:真人帛君墓表。仲理名护,益州巴郡人。晋永宁二年(302)十一月立。瀍水又往东南流,注入穀水。穀水自千金堨东流,称为千金渠。

又往东流过洛阳县南面，又往东流经偃师县，又往东注入洛水。

涧水发源于新安县以南的白石山，

《山海经》说：白石之山，惠水发源于它的南坡，往东南注入洛水，涧水发源于北坡，北流注入穀水。世人称山为广阳山，称水为赤岸水，又叫石子涧。《地理志》说：涧水在新安县往东南注入洛水，说得很正确。涧水往东北流经函谷关东坂的东面，这道山坡称为八特坂。

往东南注入洛水。

孔安国说：涧水发源于渑池山。现在新安县西北有一条水，发源于北方的渑池县境，往东南流经新安县，往东南流入穀水。孔安国所说的应当就是这条水。然而穀水出自渑池，下游与涧水汇合，可以通称，于是有的人也就把它叫做涧水了，却没有搞清楚。现在孝水以东十里有一条水，人们称为慈涧，又叫涧水。照《山海经》，那么应是少水，而不是涧水了，那是习俗的误称。又按河南有离山水，也称为涧水。这条水发源于西北的离山，往东南流，在穀城东面，流经郏山，然后南流注入穀水。从前与穀水乱流，往南注入洛水。现在穀水往东流入千金渠，涧水就和它一起注入洛水。有人认为这条水也是周公来考察和占卜过的。吕忱说：现在河南的死水，可能就是这条水。然而倒底没有搞清楚，所以这里都记下来存查罢了。

水经注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浐水　沮水

【题解】

卷十六记载了五条河流，其中包括两个流域，穀水和甘水都是洛水的支流，而漆、浐、沮三水则是渭水的支流。

穀水是洛水的支流，它的上流发源于渑池县，称为渑水，下流其实就是卷十五记载的涧水，所以它是一条很小的河流。但《穀水》却是《水经注》中的一个长篇，其中经文"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之下的一篇注文，长达七千余言，是全书的第一长注。小水大注，这是因为穀水流经北魏首都洛阳城，人文景观复杂，所以注文的内容特别丰富。按照河流的流向，穀水原来从北魏洛阳城西北流向东南，注入洛水，但由于人工的修治，穀水在北魏洛阳城西北又分出一条阳渠水，也称穀水，绕城一周，成为洛阳城的城河。而城内又有许多渠道，其中较大的一条西入阊阖门，横城而过，东出东阳门；另一条西入西明门，东出青阳门。水源都来自穀水，在杨守敬的《水经注图》中绘得非常详细。穀水主流是西、东流向的洛水支流，从洛水以北注入洛水。穀水因源流短小，不见于现代地图集，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46～47，北朝，魏，《司、豫、荆、洛

等川图》的附图《洛阳附近图》中，尚将此河绘入。至于另一条从洛水以南注入洛水的更小支流甘水，不要说现代地图中不见此河，谭图也不予绘入了。

浐水今称浐河，发源于秦岭北麓，北流在西安东北注入灞河。至于漆水和沮水，是很古老的河流，常常见于《诗经》。《诗·大雅·绵》："自土漆沮"。《诗·周颂·潜》："猗与漆沮。"所以这是今陕西周原一带，即西周发祥地的河流。但究竟是今何水，历来甚有争论。北魏阚骃在其《十三州志》中，认为漆沮是一条河流，即今北洛河的下游。此外，如宋程大昌，清胡渭，也都有他们的说法。一般认为，漆水即今麟游县东南的漆水河，沮水则是今富平县一带的石川河。

【原文】

穀水出弘农黾池县南墦冢林穀阳谷，

《山海经》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东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千崤东马头山穀阳谷，东北流，历黾池川，本中乡地也。汉景帝中二年，初城，徙万户为县，因崤黾之池以目县焉。亦或谓之彭池。故徐广《史记音义》曰：黾，或作彭，穀水出处也。穀水又东，迳秦、赵二城南，司马彪《续汉书》曰：赤眉从黾池自利阳南，欲赴宜阳者也。世谓之俱利城。耆彦曰：昔秦、赵之会，各据一城。秦王使赵王鼓瑟，蔺相如令秦王击缶处也。冯异又破赤眉于是川矣。故光武《玺书》曰：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嵎，收之桑榆矣。穀水又东，迳土崤北，所谓三崤也。穀水又东，左会北溪，溪水北出黾池山，东南流，注于穀。疑即孔安国所谓涧水也。穀水又东迳新安县故城，南北夹流，而西接

崤黾。昔项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万于此。国灭身亡，宜矣！穀水又东迳千秋亭南，其亭累石为垣，世谓之千秋城也。潘岳《西征赋》曰：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谓是亭也。又东迳雍谷溪，回岫萦纡，石路阻峡，故亦有峡石之称矣。穀水历侧，左与北川水合。水有二源，并导北山，东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穀水又东迳缺门山，山阜之不接者里余，故得是名矣。二壁争高，斗耸相乱。西瞻双阜，右望如砥。穀水自门而东，广阳川水注之。水出广阳北山。东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云峰相乱。穀水又迳白超垒南，戴延之《西征记》云：次至白超垒，去函谷十五里，筑垒当大道，左右有山夹立，相去百余步，从中出北，乃故关城，非所谓白超垒也。是垒在缺门东十五里，垒侧旧有坞，故冶官所在。魏晋之日，引穀水为水冶，以经国用，遗迹尚存。穀水又东，石默溪水出微山东麓，石默溪东北流，入于穀。穀水又东，宋水北流，注于穀。穀水又东，迳魏将作大匠毌丘兴墓南，二碑存焉。俭父也。《管辂别传》曰：辂尝随军西征，过其墓而叹，谓士友曰：玄武藏头，青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应灭族。果如其言。穀水又东，迳函谷关南，东北流，皂涧水注之。水出新安县，东南流，迳毌丘兴墓东，又南迳函谷关西。关高险陿，路出廛郭。汉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居关外，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即此处也。昔郭丹西入关，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驷马高车，终不出此关也。去家十

二年，果如志焉。皂涧水又东流入于穀。穀水又东北，迳函谷关城东，右合爽水。《山海经》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世谓之纻麻涧，北流注于穀，其中多碧绿。穀水又东，涧水注之。《山海经》曰：娄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涧水出焉，北流注于穀。挚仲治《三辅决录注》云：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涧、穀二水之交，作五门客，因舍以为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经》推校，里数不殊仲治所记，水会尚有故居处。斯则涧水也，即《周书》所谓我卜涧水东。言是水也。自下通谓涧水，为穀水之兼称焉。故《尚书》曰：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而无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称矣。刘澄之云：新安有涧水，源出县北，又有渊水，未知其源。余考诸地记，并无渊水；但渊、涧字相似，时有字错为渊也。故阚骃《地理志》曰：《禹贡》之渊水，是以知传写书误，字缪舛真，澄之不思所致耳。既无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东，波水注之。《山海经》曰：瞻诸山西三十里娄涿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阴。世谓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东，少水注之。《山海经》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诸之山，其阳多金，其阴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阴，控引众溪，积以成川。东流注于穀，世谓之慈涧也。穀水又东，俞随之水注之。《山海经》曰：平蓬山西十里廆山，其阳多瑀琈之玉，俞随之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穀。世谓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赋》曰：澡孝水以濯缨，嘉美名之在兹。是水在河

南城西十余里，故吕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关西。刘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阳县西，在榖水南，无南入之理[①]。考寻兹说，当承缘生《述征》谬志耳。缘生从戍行旅，征途讯访，既非旧土，故无所究。今川澜北注，澄映泥泞，何得言枯涸也[②]？皆为疏僻矣。

东北过榖城县北，

城西临榖水，故县取名焉。榖水又东，迳榖城南，不历其北。又东，洛水枝流入焉，今无水也。

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

河南王城西北，榖水之右有石碛，碛南出为死榖，北出为湖沟。魏太和四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沟以通水，东西十里，决湖以注瀍水。榖水又迳河南王城西北，所谓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县，故郏、鄏地也。京相璠曰：郏，山也；鄏，地邑也。卜年定鼎，为王之东都，谓之新邑，是为王城。其城东南，名曰鼎门，盖九鼎所从入也，故谓是地为鼎中。楚子伐陆浑之戎，问鼎于此。《述征记》曰：榖、洛二水，本于王城东北合流，所谓榖、洛斗也。今城之东南缺千步，世又谓之榖、洛斗处，俱为非也。余按史传，周灵王之时，榖、洛二水斗，毁王宫。王将堨之，太子晋谏，王不听。遗堰三堤尚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人城郏，穆叔如周贺。韦昭曰：洛水在王城南，榖水在王城北，东入于瀍。至灵王时，榖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

合于洛，两水相格，有似于斗，而毁王城西南也。颖容著《春秋条例》言，西城梁门枯水处，世谓之死穀是也。始知缘生行中造次，入关经究，故事与实违矣。考王封周桓公于是为西周，及其孙惠公，封少子于巩，为东周，故有东西之名矣。秦灭周，以为三川郡。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汉以为河南郡，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卿。光武都洛阳，以为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东流，迳乾祭门北，子朝之乱，晋所开也。东至千金堨。《河南十二县境簿》曰：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穀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筑此堨，更开沟渠，此水衡渠，上其水③，助其坚也，必经年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记之云尔。盖魏明帝修王、张故绩也。堨是都水使者陈协所造。《语林》曰：陈协数进阮步兵酒，后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举协，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逮于晋世，大水暴注，沟渎泄坏，又广功焉。石人东胁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荡坏二堨。五龙泄水，南注泻下，加岁久漱啮，每涝即坏，历载消弃大功；今故无令遏，更于西开泄，名曰代龙渠。地形正平，诚得为泄至理。千金不与水势激争，无缘当坏，由其卑下，水得逾上漱啮故也。今增高千金于旧一丈四尺，五龙自然必历世

无患。若五龙岁久复坏，可转于西，更开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代龙渠即九龙渠也。后张方入洛，破千金堨。永嘉初，汝阴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之，以利漕运，公私赖之。水积年[④]，渠堨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胁下文云：若沟渠久，疏深引水者，当于河南城北、石碛西，更开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沟东下，因故易就，碛坚便时，事业已讫，然后见之。加边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于水，是以不敢预修通之。若于后当复兴功者，宜就西碛。故书之于石，以遗后贤矣。虽石碛沦败，故迹可凭，准之于文，北引渠，东合旧渎。旧渎又东，晋惠帝造石梁于水上，按桥西门之南颊文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门，除竖枋，更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后辟级续石障，使南北入岸，筑治漱处，破石以为杀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毕讫。并纪列门广长深浅于左右，巷东西长七尺，南北龙尾广十二丈，巷渎口高三丈，谓之皋门桥。潘岳《西征赋》曰：驻马皋门。即此处也。穀水又东，又结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穀水又东，左会金谷水。水出太白原，东南流，历金谷，谓之金谷水。东南流，迳晋卫尉卿石崇之故居。石季伦《金谷诗集叙》曰：余以元康七年，从太仆出为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备具。金谷水又东南流，入于穀。穀水又东，

迳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起层楼于东北隅。《晋宫阁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木为榭，故白楼矣。皇居创徙，宫极未就，止跸于此。搆宵榭于故台，所谓台以停停也。南曰乾光门，夹建两观，观下列朱桁于堑，以为御路。东曰含春门，北有𨗉门，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一睥睨，屋台置一钟，以和漏鼓。西北连庑函荫，墉比广榭。炎夏之日，高视常以避暑⑤。为绿水池一所，在金墉者也。穀水迳洛阳小城北，因阿旧城，凭结金墉，故向城也。永嘉之乱，结以为垒，号洛阳垒。故《洛阳记》曰：陵云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对洛阳垒者也。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门内东侧，际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阳山，余基尚存。孙盛《魏春秋》曰：景初元年，明帝愈崇宫殿雕饰观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已下，莫不展力。山之东，旧有九江。陆机《洛阳记》曰：九江直作圆水。水中作圆坛三破之，夹水得相迳通。《东京赋》曰：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今也，山则块阜独立，江无复仿佛矣。穀水又东，枝分南入华林园，历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为之，以缁石为口，工作精密，犹不变古，璨焉如新。又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结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

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实为神居矣。其水东注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九华台，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钓台于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渊池东，出华林园，迳听讼观南，故平望观也。魏明帝常言，狱，天下之命也。每断大狱，恒幸观听之。以太和三年，更从今名。观西北接华林隶簿，昔刘桢磨石处也。《文士传》曰：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出拜，坐者咸伏，惟刘桢平视之。太祖以为不敬，送徒隶簿。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阅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拒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玄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池水又东流，入洛阳县之南池，池，即故翟泉也，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皇甫谧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晋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盟城周⑥。班固、服虔、皇甫谧咸言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今按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翟泉在两冢之间，侧广莫门道东，建春门路北；路，即东宫街也，于洛阳为东北。后秦封吕不

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晋永嘉元年，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苍色者飞翔冲天，白色者止焉。陈留孝廉董养曰：步广，周之翟泉，盟会之地。今色苍，胡象矣，其可尽言乎？后五年，刘曜、王弥入洛，帝居平阳。陆机《洛阳记》曰：步广里在洛阳城内宫东，是翟泉所在，不得于太仓西南也。京相璠与裴司空彦季，修《晋舆地图》，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仓西南池水名翟泉。又曰：旧说言翟泉本自在洛阳北，苌弘城成周，乃绕之。杜预因其一证，谓必是翟泉，而即实非也。后遂为东宫池。晋《中州记》曰：惠帝为太子，出闻虾蟆声，问人，为是官虾蟆、私虾蟆？侍臣贾胤对曰：在官地为官虾蟆，在私地为私虾蟆。令曰：若官虾蟆，可给廪。先是有谶云：虾蟆当贵。昔晋朝收愍怀太子于后池，即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门，东迳宣武观，凭城结构，不更增墉。左右夹列步廊，参差翼跂，南望天渊池，北瞩宣武场。《竹林七贤论》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与之搏，纵百姓观之。戎年七岁，亦往观焉。虎乘间薄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亭然不动。帝于门上见之，使问姓名而异之。场西故贾充宅地。榖水又东，迳广莫门北，汉之榖门也。北对芒阜，连岭修亘，苞总众山，始自洛口，西逾平阴，悉芒垅也。《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台见孟津。侍中辛毗谏曰：若九河溢涌，洪水为害，丘陵皆夷，何以御之？帝乃止。榖水又东，屈南，迳建

春门石桥下，即上东门也。阮嗣宗《咏怀诗》曰：步出上东门者也。一曰上升门，晋曰建阳门。《百官志》曰：洛阳十二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东观汉记》曰：郅恽为上东门候。光武尝出，夜还，诏开门，欲入，恽不内。上令从门间识面。恽曰：火明辽远。遂拒不开，由是上益重之。亦袁本初挂节处也。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河南尹邳崇陇、丞渤海重合双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荫、史赵兴、将作吏睢阳申翔、道桥掾成皋卑国、洛阳令江双、丞平阳降监掾王腾之、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毕成。其水依柱，又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北而返。水南即马市，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亦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北则白社故里，昔孙子荆会董威辇于白社，谓此矣。以同载为荣，故有《威辇图》。又东迳马市石桥。桥南有二石柱，并无文刻也。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是渠今引穀水，盖纯之创也。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言，城之西面，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偪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不韦，以是推之，非专周公可知矣。亦谓之

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簿》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又按傅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狼凿运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是以阮嗣宗《咏怀诗》所谓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岑;又言遥遥九曲间,裴徊欲何之者也。阳渠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者也。《汉宫记》曰:上西门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厄于戌,故以丹镂之。太和迁都,徙门南侧。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历故石桥东,入城,迳望先寺,中有碑,碑侧法《子丹碑》作龙矩势,于今作则佳,方古犹劣。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右宫门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魏太和中,皇都迁洛阳,经构宫极,修理街渠,务穷隐,发石视之,曾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知所拟,亦奇为精至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门南流,迳神虎门下,东对云龙门。二门衡栿之上,皆刻云龙风虎之状,以火齐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辉,霜文翠照,陆离眩目。又南迳通门、掖门西。又南流东转,迳阊阖门南。案《礼》:王有五门:谓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路门一曰毕门,亦曰虎门也。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阊阖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牓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

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周官》：太宰以正月悬治法于象魏。《广雅》曰：阙，谓之象魏。《风俗通》曰：鲁昭公设两观于门，是谓之阙，从门，欮声。《尔雅》曰：观谓之阙。《说文》曰：阙，门观也。《汉官典职》曰：偃师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然与天连，是明峻极矣。《洛阳故宫名》有朱雀阙、白虎阙、苍龙阙、北阙、南宫阙也。《东观汉记》曰：更始发洛阳，李松奉引，车马奔，触北阙铁柱门，三马皆死，即斯阙也。《白虎通》曰：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今阊阖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犹象而魏之，上加罘思，以易观矣。《广雅》曰：罘思谓之屏。《释名》曰：屏，自障屏也；罘思在门外，罘，复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汉末兵起，坏园陵罘思，曰：无使民复思汉也。故《盐铁论》曰：垣阙罘思。言树屏隅角所架也。颖容又曰：阙者，上有所失，下得书之于阙，所以求论誉于人，故谓之阙矣。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昔黄帝立明堂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讯，汤有总街之诽，武王有灵台之复，皆所以广设过误之备也。渠水又枝分，夹路南出，迳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

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搆。按《释法显行传》，西国有爵离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经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许，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难复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犊，信矣。渠左是魏、晋故庙地，今悉民居，无复遗墉也。渠水又西历庙社之间，南注南渠。庙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礼》：庙及路寝，皆如明堂，而有燕寝焉。惟祧庙则无。后代通为一庙，列正室于下，无复燕寝之制。《礼》：天子建国，左庙右社，以石为主，祭则希冕。今多王公摄事，王者不亲拜焉。咸宁元年，洛阳大风，帝社树折，青气属天，元王东渡，魏社代昌矣。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惟坏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阳门，经纬通达，皆列驰道，往来之禁，一同两汉。曹子建尝行御街，犯门禁，以此见薄。渠水又东，迳杜元凯所谓翟泉北，今无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余，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是验非之一证也。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泉源既塞，明无故处，是验非之二证也。杜预言：翟泉在太仓西南，既言西南，于洛阳不得为东北，是验非之三证也。稽之地说，事几明矣，不得为翟泉也。渠水历司空府前，迳太仓南，出东阳门石桥下，注阳渠。榖水自

阊阖门而南，迳土山东。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汉大将军梁冀所成，筑土为山，植木成苑。张璠《汉记》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积金玉，采捕禽兽，以充其中。有人杀苑兔者，迭相寻逐，死者十三人。南出迳西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亦曰雍门矣。旧门在南，太和中，以故门邪出，故徙是门，东对东阳门。榖水又南，迳白马寺东。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欓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此榆欓后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近世复迁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轮东转，创自此矣。榖水又南，迳平乐观东。李尤《平乐观赋》曰：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伟之奇珍。华峤《后汉书》曰：灵帝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奇兵骑士数万人，天子住大盖下。礼毕，天子躬擐甲，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设秘戏以示远人。故《东京赋》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古人以良金铸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巍然广秀，疑即平乐观也。又言皇女稚殇，埋于台侧，故复名之曰皇女台。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于建始殿东阶下。胡军丧乱，此象遂沦。

穀水又南迳西明门，故广阳门也。门左枝渠东派入城，迳太社前，又东迳太庙南，又东于青阳门右下注阳渠。穀水又南，东屈迳津阳门南，故津门也。昔洛水泛泆，漂害者众，津阳城门校尉将筑以遏水。谏议大夫陈宣止之曰：王尊，臣也。水绝其足，朝廷中兴，必不入矣。水乃造门而退。穀水又东迳宣阳门南，故苑门也。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阊阖门，南直洛水浮桁。故《东京赋》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夫洛阳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实为神也[⑦]。门左即洛阳池处也。池东，旧平城门所在矣。今塞。北对洛阳南宫。故蔡邕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洛阳诸宫名》曰：南宫有谚台，临照台。《东京赋》曰：其南则有谚门曲榭，邪阻城洫。《注》云：谚门，冰室门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皆屈曲邪行，依城池为道。故《说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矣。谚门，即宣阳门也，门内有宣阳冰室。《周礼》有冰人。日在北陆而藏之，西陆，朝觌而出之。冰室旧在宣阳门内，故得是名。门既拥塞，冰室又罢。穀水又迳灵台北，望云物也。汉光武所筑，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尝宴于此台，得鼷鼠于台上。亦谏议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伦少子也，以清正[⑧]。洛阳无主人，乡里无田宅，寄止灵台，或十日不炊。司隶校尉南阳左雄、尚书庐江朱孟兴等，皆伦故孝廉、功曹，各致礼饷并辞不受。永建中卒。穀水又东，迳平昌门南，故平门也。又迳明堂北，汉光武中元元年立。寻其基构，上圆下

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于其下为辟雝也。榖水又东，迳开阳门南。《晋宫阁名》曰：故建阳门也。《汉官》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琅琊开阳县上言：县南城门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良是，遂坚缚之，因刻记年、月、日以名焉。何汤，字仲弓，尝为门候。上微行，夜还，汤闭门不内，朝廷嘉之。又东迳国子太学石经北。《周礼》有国学，教成均之法。《学记》曰：古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东序、西序，殷人之左学、右学，周人之东胶、虞庠。《王制》云：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故有太学、小学，教国之子弟焉，谓之国子。汉魏以来，置太学于国子堂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蔡邕以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母敬，又改籀

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言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下列石龟，碑载蔡邕、韩说、堂谿典等名。《太学弟子赞》复一碑，在外门中。今二碑并无。《石经》东有一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书修太学。刻石记年，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阳嘉元年八月作毕。碑南面刻颂，表里镂字，犹存不破。汉《石经》北，有晋《辟雝行礼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经》沦缺，存半毁几，驾言永久，惊用怃焉。考古有三雝之文，今灵台、太学，并无辟雝处。晋永嘉中，王弥、刘曜入洛，焚毁二学，尚仿佛前基矣。穀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迳青阳门东，故清明门也，亦曰税门，亦曰芒门。又北迳东阳门东，故中东门也。又北迳故太仓西。《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又北入洛阳沟。穀水又东，左迤为池；又东，右出为方湖，东

西百九十步，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东，南转，屈而东注，谓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穀水又东，注鸿池陂。《百官志》曰：鸿池，池名也。在洛阳东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东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东西横塘，水溜径通，故李尤《鸿池陂铭》曰：鸿泽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晋《后略》曰：成都王颖，使吴人陆机为前锋都督，伐京师，轻进，为洛军所乘，大败于鹿苑，人相登躡，死于堑中及七里涧，涧为之满，即是涧也。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昔孙登不欲久居洛阳，知杨氏荣不保终，思欲遁迹林乡，隐沦妄死，杨骏埋之于此桥之东。骏后寻亡矣。《搜神记》曰，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辞。骏后被诛，太后幽死，《折杨》之应也。凡是数桥，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制作甚佳，虽以时往损功，而不废行旅。朱超石《与兄书》云：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题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万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桥经破落，复更修补，今无复文字。阳渠水又东流，迳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庙在北山上，成公绥所谓偃师西山也。山上旧基尚存，庙宇东向，门有两石人对倚。北石人胸前铭云：门亭长。石人西有二石阙，虽经颓毁，犹高丈余。阙西，即庙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剥缺，不复可识。子安仰澄芬于万古，赞清徽于庙像，文字厥集矣。阳渠水又东，迳亳殷南，昔盘庚所

迁，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乡，故殷汤所都者也。故亦曰汤亭。薛瓒《汉书注》、皇甫谧《帝王世纪》，并以为非，以为帝喾都矣。《晋太康记》、《地道记》，并言田横死于是亭，故改曰尸乡，非也。余按司马彪《郡国志》，以为春秋之尸氏也。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陇焉。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袁氏《王陆诗叙》：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致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曰：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攒木蔽日，知所遇者，审王弼也。此山即祝鸡翁之故居也。《搜神记》曰：祝鸡翁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年余，鸡至千余头，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则种别而至。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榖水又东迳偃师城南。皇甫谧曰：帝喾作都于亳，偃师是也。王莽之所谓师氏者也。榖水又东流注于洛水矣。

甘水出弘农宜阳县鹿蹄山，

山在河南陆浑县故城西北，俗谓之纵山。水之所导，发于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所为甘掌焉。

东北至河南县南，北入洛。

甘水发源东北流，北屈迳一故城东，在非山上，世谓之石城也。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夷汙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指谓是城也。余按甘水东十

许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对河南故城，世谓之鉴洛城，鉴、甘声相近，即故甘城也。为王子带之故邑矣。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称焉。甘水又与非山水会，水出非山东谷，东流入于甘水。甘水又于河南城西，北入洛。《经》言县南，非也。京相璠曰：今河南县西南有甘水，北入洛。斯得之矣。

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

《山海经》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盖自北而南矣。《尚书·禹贡》、太史公《禹本纪》云：导渭水东北至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孔安国曰：漆沮，一水名矣，亦曰洛水也，出冯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逾梁山，止岐下。故《诗》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是符《禹贡》、《本纪》之说。许慎《说文》称，漆水出右扶风杜阳县岐山，东入渭，从水，桼声。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关中记》曰：关中有泾、渭、灞、浐、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长安西南鄠县，漆、沮皆南注，酆、鄗水北注。《开山图》曰：丽山西北有温池。温池西南八十里，岐山在杜阳北。长安西有渠，谓之漆渠。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在漆县西。阚骃《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县西北至岐山，东入渭。今有水出杜阳县岐山北漆溪，谓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异，今说互出，考之经史，各有所据，识浅见浮，无以辨之矣。

浐水出京兆蓝田谷，北入于灞。

《地理志》曰：浐水出南陵县之蓝田谷，西北流与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东北流注浐水。浐水又北历蓝田川，北流注于灞水。《地理志》曰：浐水北至霸陵入霸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过冯诩祋祤县北，东入于洛。

《地理志》曰：沮出直路县西，东入洛。今水自直路县东南，迳谯石山东南流，历檀台川，俗谓之檀台水。屈而夹山西流，又西南迳宜君川，世又谓之宜君水。又得黄嵚水口。水西北出云阳县石门山黄嵚谷，东南流注宜君水。又东南流迳祋祤县故城西，县以汉景帝二年置。其水南合铜官水。水出县东北，西南迳铜官川，谓之铜官水。又西南流迳祋祤县东，西南流迳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宜君水又南出土门山西，又谓之沮水。又东南，历土门南原下，东迳怀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东迳汉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东注郑渠。昔韩欲令秦无东伐，使水工郑国间秦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所谓瓠中也。《尔雅》以为周焦获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命曰郑渠。渠渎东迳宜秋城北，又东迳中山南。《河渠书》曰：凿泾水自中山西。《封禅书》，汉武帝获宝鼎于汾阴，将荐之甘泉。鼎至中山，氤氲有黄云盖焉。徐广《史记音义》曰：关中有中山，非冀州者也。指证此山，

俗谓之仲山,非也。郑渠又东,迳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迳巀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迳北原下,浊水注焉。自浊水以上,今无水。浊水上承云阳县东大黑泉,东南流谓之浊谷水。又东南,出原注郑渠。又东,历原迳曲梁城北,又东迳太上陵南原下,北屈迳原东与沮水合,分为二水。一水东南出,即浊水也,至白渠与泽泉合,俗谓之漆水,又谓之为漆沮水。绝白渠,东迳万年县故城北,为栎阳渠,城,即栎阳宫也。汉高帝葬皇考于是县,起坟陵,署邑号,改曰万年也。《地理志》曰:冯翊万年县,高帝置,王莽曰异赤也。故徐广《史记音义》曰:栎阳,今万年矣。阚骃曰:县西有泾、渭,北有小河,谓此水也。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迳郭獂城西,与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其一水东出,即沮水也,东与泽泉合。水出沮东泽中,与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谓是水为漆水也。东流迳薄昭墓南,冢在北原上。又迳怀德城北,东南注郑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绝注浊水,至白渠合焉,故浊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城在频阳县故城南,频阳宫也,秦厉公置。城北有频山,山有汉武帝殿,以石架之。县在山南,故曰频阳也。应劭曰:县在频水之阳,今县之左右,无水以应之,所可当者,惟郑渠与沮水。又东迳莲芍县故城北。《十三州志》曰:县以草受名也。沮水又东,迳汉光武故城北,又东,迳粟邑县故城北,王莽更名粟城也。后汉封骑都尉耿夔为侯国。其水又东北流,

注于洛水也。

【注释】

①此处批驳"孝水南入"的错误，而上无引文，当系传抄时脱漏。

②此句以上亦当有脱文，因引文中也没有提到水已枯涸。

③《疏》作："冲渠，止其水。"

④杨守敬以为当删"水"字。

⑤"高视"系"高祖"之误。

⑥据熊会贞考，"盟城周"，系"城成周"之误。

⑦《疏》作"实为神都也"。

⑧《疏》作"以清正称"。

【译文】

穀水发源于弘农郡黾池县南边的墦塚林穀阳谷，

《山海经》说：傅山西边有一片森林，叫墦塚林，穀水就发源在那里，东流注入洛水，沿溪一带多产珚玉。现在穀水发源于千崤山以东的马头山穀阳谷，往东北流经黾池川，这里原来是中乡地区。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首次筑城，迁移了一万户过去，设立为县，就依崤黾之池来取县名。也有人把它叫彭池。所以徐广《史记音义》说：黾字也有写作彭字的，彭池是穀水的发源地。穀水又往东流经秦、赵两城以南。司马彪《续汉书》说：赤眉军从黾池取道利阳南下，打算去宜阳。世人称为俱利城。老人们说：从前秦国和赵国会盟，两方都占有一城。秦王叫赵王弹瑟，蔺相如则要秦王击缶，就在这地方。冯异也是在这片平原上打败赤眉军的。所以光武帝的《玺书》说：开头虽然在回溪垂头丧气，最后却在黾池奋翅高飞，可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穀水又往东流经土崤北面，就是所谓三崤。穀水又东流，在左边汇合了北溪。溪水发源于北方的黾池山，往东南流，注入穀水。可能这就是孔

安国所谓的涧水。縠水又往东流经新安县旧城，从城南北两边穿过，西边与崤黾池相接。从前项羽往西打进秦境，就在这里活埋了二十万投降的秦兵。这位霸王落得国灭身亡，实在罪有应得。縠水又往东流经千秋亭南边，亭的四周用石块砌垒成城墙，世人称为千秋城。潘岳《西征赋》说：这亭虽有千秋的名号，孩子却活不了七十天时间！指的就是此亭。縠水又往东流经雍谷溪，山谷回环曲折，石路为峡谷所阻，所以又有峡石之称。縠水从一边流过，在左边与北川水汇合。北川水有两个源头，都从北山流出，往东南流，汇合成一条水，从西北往东南注入縠水。縠水又往东流经缺门山，山冈中间约有一里多的一段断而不连，所以得了缺门之名。两边的岩壁竞相争高，陡峭耸峙，难分高下；西望两山，就像两块巨大的磨石。縠水从缺门东流，广阳川水注入。广阳川水发源于广阳北山，往东南流，注入縠水。南望微山，群峰云雾缭绕，縠水又流经白超垒南边。戴延之《西征记》说：接着到了白超垒，这里离函谷关十五里。城堡就筑在大道上，两边山岗耸立，相距百余步，道路就从中间通向北方。其实这是从前的关城，并不是什么白超垒。真正的白超垒在缺门东边十五里，堡垒旁边从前有个土城，当时冶官就驻在这里。魏晋时期，引了縠水利用水力鼓风冶炼，以供国家需用，今天还留有遗迹。縠水又东流，石默溪水源出微山的东麓，往东北流，注入縠水。縠水又东流，宋水北流注于縠水。縠水又往东流经魏时将作大匠毌丘兴墓南，如今还留着两块墓碑。毌丘兴是毌丘俭的父亲。《管辂别传》说：管辂曾随军西征，经过他的墓旁，看到四面的雕刻，不觉叹了一口气，对朋友说：玄武缩着头，青龙断了足，白虎衔死尸，朱雀在悲哭：四种危象齐全，按理应当灭族。他真的说中了。縠水又往东流经函谷关南，往东北流，皂涧水注入。皂涧水发源于新安县，往东南流经毌丘兴墓东面，又往南流经函谷关西面。函谷关又高又险，道路就从关城通出。汉朝元鼎三年（前114），楼船将军杨仆，屡建大

功，觉得住在关外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申请以七百名僮仆来修筑要塞，把关口迁到新安去，就是这地方。从前郭丹从西方入关，在关下慷慨地说：如果我不能乘坐驷马高车，就永远不从这关口出去！他离家十二年，果然实现了自己的志愿。皂涧水又东流，注入榖水。榖水又往东北流经函谷关城东，在右边汇合了爽水。《山海经》说：白石山以西五十里有山叫榖山，山上多榖，山下多桑树，爽水就发源在这里。世人叫它纻麻涧，北流注于榖水，水中多产孔雀石。榖水又东流，涧水注入。《山海经》说：娄涿山以西四十里，有山叫白石之山，涧水就发源在这里，北流注入榖水。挚仲治《三辅决录注》说：马氏兄弟五人，一起住在涧水与榖水的汇流处，建了一座有五道门的客舍，因而就以五门为名，地点就在河南以西四十里。用《山海经》来核对，里数与挚仲治所记并无不同，两水汇合处还留有马氏故居的旧址。这就是涧水，《周书》所谓我在涧水东岸占卜，说的就是这条水。从这里起，下流也都称为涧水了，是榖水的兼称。所以《尚书》说：伊、洛、瀍、涧四条水，都注入河水，但却没有提到榖水，可知涧水也是通称了。刘澄之说：新安有涧水，发源于县北；又有渊水，不知源头在哪里。我查阅过各种地理著作，都没有提到渊水，但渊与涧字形相近，有些涧字就时常错成渊字。所以阚骃《地理志》说：《禹贡》的渊水，可知是由于传抄时写错的，刘澄之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受惑了。既然没有这么一条水，又哪有什么源头可找呢？榖水又往东流，波水注入。《山海经》说：瞻诸山以西三十里有娄涿之山，山上没有草木，却多金玉，波水就发源山北。世人称波水为百答水，北流注入榖水，沿渠多紫石和纹石。榖水又东流，少水注入。《山海经》说：庞山以西三十里叫瞻诸之山，山南多金，山北多纹石，少水就发源于北麓。这条水汇合了许多溪涧，聚集成一条川流，往东注入榖水，世人称为慈涧。榖水又东流，俞随之水注入。《山海经》说：平蓬山以西十里有庞山，山南多琈琈之玉，俞随之水就发

源于北麓，北流注入穀水，世人称为孝水。潘岳《西征赋》说：在孝水洗涤帽带，称道这里有个美名。这条水在河南城西十多里，所以吕忱说：孝水在河南。但戴延之却说在函谷关西面，刘澄之又说发源于檀山，而檀山在宜阳县西面，宜阳县又在穀水以南，那么孝水就不可能往南注入穀水了。推想起来，这一说法一定是由郭缘生《征述记》的错误而来的。郭缘生随军行进，沿途查访，但所到之处都不是他旧时熟悉的地方，所以也无法查清了。现在溪水荡着碧波往北奔流，澄清得可以看见水底的淤泥，怎能说水已干枯呢！他这些记述都很草率。

往东北流过穀城县北面，

县城西濒穀水，所以县也因水取名了。穀水又往东流经穀城南面，并不流过城北；又东流，洛水支流注入，现在已经无水了。

又往东流过河南县北面，往东南注入洛水。

河南王城西北，穀水右边有石滩，滩水南流就是死穀，北流就是湖沟。魏太和四年(480)发大水，水高三丈，这里地势低洼，就积成湖泊，于是开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十里长沟，疏导湖水注入瀍水。穀水又流经河南王城西北，这就是所谓成周。《公羊传》说：什么是成周呢？就是东周。何休说：取名成周，是因为周朝政制刚刚成立，这是周王建都的地方。《地理志》说：河南郡的河南县，是旧时郏、鄏地方。京相璠说：郏是山名，鄏是城邑。占卜传国的年数，择地安放九鼎，成为周王的东都，称为新邑，这就是王城。城东南面城门为鼎门，就是九鼎搬运所经处，所以把这地方叫鼎中。楚子讨伐陆浑之戎时，探听放在这里的宝鼎。《述征记》说：穀水和洛水原在王城东北合流，就是所谓穀、洛相斗。现在城的东南方不到一千步处，世人又说就是从前穀、洛二水斗合的地点，这些说法都不正确。我按史传，周灵王时穀水与洛水改道遇合，冲毁了王宫，灵王打算筑堤拦阻，太子晋谏阻灵王，灵王不听，当时所筑的三道堤堰都还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

548),齐人在郏筑城,穆叔到周去庆贺。韦昭说:洛水在王城以南,穀水在王城以北,东流注入瀍水。到了灵王时,穀水猛涨,在王城西面毁岸而出,南流汇入洛水;两水相冲激,就像相斗似的,把王城的西南角也冲毁了。颖容著《春秋条例》说:西城梁门枯涸无水的地方,人们称为死穀。这样看来,可知郭缘生旅途匆匆,入关时所调查到的史迹,与实际情况是颇有出入的。考王把周桓公封在这里,称为西周,到了他的孙子惠公时,又把小儿子封于巩,称为东周,所以就有了东、西二周的称呼,秦灭周,把这地方设为三川郡;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汉时则立为河南郡;王莽又把它叫保忠信卿。光武帝建都洛阳,又改郡为尹。尹,就是正的意思,意在匡正京畿,对天下百郡起带头作用。穀水又往东流经乾祭门北面——子朝作乱时,晋国开了这座城门。又往东流到千金堨。《河南十二县境簿》说: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阳记》说:千金堨从前是为拦截穀水而筑,魏时重修此堰,称为千金堨。当时用石块筑堰,开了五处沟渠,称为五龙渠,渠上造堰,堰的东端安放了一座石人,石人腹部刻着:太和五年(231)二月八日庚戌,筑成此堰,又开凿沟渠。当水冲沟渠时,就拦截水流,以保渠道牢固,经久不坏,因而立此石人记事。这是魏明帝重修王梁、张纯的旧堰时所立。堰是都水使者陈协所造。《语林》说:陈协多次送酒给阮步兵,后来晋文王想修建九龙堰,阮步兵推荐了陈协,文王也任用他。在动工掘地时,掘出了六枚古代的接水铜龙,堰也于是筑成了。水经此堰往东流注,称为千金渠。到了晋朝,大水猛涨冲击,渠道也被冲坏了,于是又扩大重建。石人东边胁下刻的字是:泰(太)始七年(271)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奔腾汹涌,高出正常水位三丈,把两道堰坝也冲坏了,五龙渠泄出的水,往南奔泻而下,加以年久逐渐受到侵蚀,每有水涝就被冲坏,历年的巨大工程全都枉费了,所以现在要使水流不再受阻,又在西边开渠泄水,名叫代龙渠。这里地形平正,开凿此渠确实是掌握了溢

洪泻泄的正确规律了。千金堨并不正面迎着凶猛的水势，原当不会被冲坏的，但由于地势低洼，水就会漫到堰上，逐渐侵蚀的缘故。现在把千金堨比过去加高一丈四尺，五龙渠自然也定会长期不闹水灾了。假如五龙渠年久以后又毁坏了，可以转向西边再筑两道堰。开两条渠道，工程共耗费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工，在当年十月二十三日开工，因工程浩大，人力不足，到八年(272)四月二十日竣工。代龙渠就是九龙渠。后来张方攻入洛阳，破坏了千金堨。永嘉(307～313)初，汝阴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复了这条堰，以便运输，官府和百姓都要依靠它。年积月累，渠道和堰坝又塌毁了，砌堰的石块差不多都冲走了，只有遗址还留着。朝廷在太和年间(477～499)修复了这条旧堰。按千金堨石人西边胁下刻的是：假如沟渠年久荒废，进行深浚引水工程的人，应当在河南南城以北、石滩以西另开沟渠通往北面，与旧渠道汇合。旧沟通往东方，循旧道施工较为容易，石滩也牢固又省时。工程完成后，就可以看到效益。但因边境多事，苦于人力不足，而且渠道和堰坝刚刚建成，尚未受到水灾的威胁，所以也不敢预先把它修通。以后如果要重新动工，以在西边石滩处施工为妥。因此把这些意见刻在石上，留给后世贤者参考。现在虽然石滩也淹没了，但遗迹还依稀可辨。照石人铭文看来，引渠北出，是往东与旧渠道相汇合的。旧渠又东流，晋惠帝在水上造了一座石桥，石桥西门朝南一面刻的是：晋元康二年(292)十一月二十日，改建石巷、水门；拆除了竖式枋柱，改为卷洞式枋门，又在上面造桥屋遮盖，在屋前后两面加砌石级与堤岸相接，使南北两头都伸入岸上。又把冲蚀的地方修好，以减煞水势。工程于三年(293)三月十五日完成，并在左右记明各门的长宽深浅。桥洞东西宽七尺，南北桥头龙尾道宽十二丈，桥洞通水口高三丈。这座石桥称为皋门桥。潘岳《西征赋》说，驻马于皋门，指的就是这地方。穀水又东流，又建了一条石桥，横跨水上，以制约入城水流，这就是

西梁。穀水又东流，在左边汇合金谷水。金谷水发源于太白原，往东南流经金谷，叫金谷水，往东南流经晋卫尉卿石崇的故居。石季伦《金谷诗集叙》说：元康七年(297)，我任征虏将军随太仆出征。在河南境内金谷涧中有一座别墅，周围有清冽的流泉，繁茂的树丛，还有各种果树、修竹、翠柏和药草等。金谷水又往东南流，注入穀水。穀水又往东流经金墉城北面。魏明帝在洛阳城西北角筑了这座城，叫金墉城，在东北角建起层楼。《晋宫阁名》说：金墉有崇天堂，就在这地方。在城上筑起台榭，这就是旧时的白楼。刚开始迁都的时候，宫殿尚未建成，皇上就临时在这里暂住。在旧台上建起小榭，真所谓楼台高耸了。南面叫乾光门，两边建了楼观，在底下的护城河上架设红漆浮桥，专供皇帝行走。东面叫含春门，北面有䦆门。城上西面建楼观，五十步有一道女墙，屋台上放着一口钟，配合鼓声报时，西北有连廊荫蔽，宽敞的台榭紧靠着城墙。在夏天酷热难当的日子，高祖常到这里避暑，在金墉城造了一口绿水池。穀水流经洛阳小城北面。小城傍着旧城，与金墉城相连，是旧时向城的故址。永嘉之乱时，把这几座城连结起来，成为城防堡垒，号称洛阳垒。所以《洛阳记》说：陵云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对洛阳垒。又往东流过大夏门下，就是旧时的夏门。陆机《与弟书》说：大夏门有一座三层楼，高百尺。是魏明帝所造。门内东边，靠近城旁有魏明帝所筑的景阳山，基址还在。孙盛《魏春秋》说：景初元年(237)，明帝把宫殿造得更高，把观阁雕饰得富丽堂皇，在太行山和穀城山采掘白石英、紫石英和五色大石，在芳林园中筑成景阳山，山上种植松竹草木，又捕珍禽异兽放到里面。当时百工纷纷同时进行，明帝亲自掘土，带领群臣参加建筑工程，三公以下无人不来出力。景阳山东边，从前有九江。陆机《洛阳记》说：九江汇成一口圆形水池，池心造了个圆坛，三条堤道把水池一分为三，从岸上通到圆坛。《东京赋》说：有濯龙园、芳林园、九谷池、八溪池，红荷遮满水面，秋兰长遍水滨。如今

景阳山已成了一座荒寂的孤丘，九江则不留痕迹了。縠水又东流，分支往南流入华林园，流过疏圃南边。园中有古玉井，全用珉玉砌成，井口则以黑石制作，做工非常精致。这口井还像古时一样，风貌依然未改，光彩璀璨，仿佛是新造似的。又流经瑶华宫南面，流过景阳山北面。山边有都亭，殿堂与方湖相接，湖中结石筑成御座，座前造起蓬莱山。弯弯曲曲的池岸座席相接，飞流下泻的池泉水花飘散。南面座席两边摆着箭靶，依山森然竖立着。殿堂上方是高低不平的石路和高险陡峻的岩峰，高台观榭上拂飞云，山峦丘阜萦回环抱，游人从楼阁上上下下，从曲阶进进出出，远远望去，就像鹅鸭潜水，鸾凤翔空一样。又引水从高峰飞流而下，成为瀑布；一弯曲水旁，泉流不停地传来淙淙清响；绿竹翠柏在岩上投下浓荫，繁花盛草在岸边聚成锦簇，微风吹拂，到处飘散着阵阵芳香，这真是神仙所住的地方了。水往东流入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的九华台，殿基全用洛阳一带的旧碑砌叠而成，现在台上又造了一座钓台。池南正对魏文帝的茅茨堂。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年间(220～226)所立。水从天渊池往东流出华林园，流经听讼观南面，也就是先前的平望观。魏明帝常常说，讼案是天下人命交关的大事，每次审判大案，他常常亲自到这里听审。从太和三年(229)起，这里改成听讼观。听讼观西北与华林隶簿相邻接，是从前刘桢磨石的地方。《文士传》说：文帝在东宫时，设宴款待各位文学官，酒喝得正高兴时，叫甄后出来与各人行礼相见，在座的人都低着头不敢抬起来看，只有刘桢正视着她。太祖以为他无礼，就把他送到囚犯服劳役的地方。后来太祖下车步行登城，随后下来视察囚犯劳作的场所，犯人们个个都恭恭敬敬地行礼，但刘桢却照样坐在那里磨石头，动也不动。太祖说：那不是刘桢吗？这石头质地怎么样？刘桢说：这石头是从荆山黑岩下采来的，外观上五彩花纹，光辉灿烂，骨子里则秉性坚贞，志不可夺；给它雕琢，也加不上多少美观，把它研磨，也添不

了多少光泽。它的气质天生就是坚贞刚正，性格就是朴质自然。太祖说：真是名不虚传！于是又恢复了他的文学之职。池水又往东流入洛阳县的南池，这口池就是从前的翟泉，南北一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皇甫谧说：悼王把景王葬在翟泉，就是现在洛阳太仓中的大坟。《春秋》：定公元年（前509），晋国魏献子在翟泉与诸侯的大夫会合，开始为成周筑城。班固、服虔、皇甫谧都说翟泉在洛阳东北，是周的墓地。按：周威烈王葬在洛阳城内东北角，景王墓在洛阳太仓中，而翟泉则在两墓之间，靠广莫门路东，建春门路北。这条路就是东宫街，就洛阳而言，位置在东北。后来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把城的范围加以扩大，景王墓也就给围进来了，那就是他的墓地。到了晋朝永嘉元年（307），洛阳东北步广里地层下陷，地里出来两只鹅，一只苍色，直上青天飞去；一只白色，却停了下来。陈留孝廉董养说：步广，就是周时的翟泉，是盟会的地址；鹅呈苍色，是象征胡人呀，这可不得了，是说也说不得的呀！五年以后，刘曜、王弥侵入洛阳，晋帝于是迁都于平阳。陆机《洛阳记》说：步广里在洛阳城内宫东，就是翟泉所在的地方，不可能在太仓的西南。京相璠与裴彦季司空编绘《晋舆地图》，著《春秋地名》，也说现在京都太仓西南的池水叫翟泉。又说：按旧说，翟泉原在洛阳北面，苌弘筑成周城时，才把这地方围了进来。杜预按这条资料来作证，说这一定是翟泉了，但实际上却不是。以后就成为东宫中的水池。晋《中州记》说：惠帝还是太子时，出去听到青蛙叫，他问人们，这些到底是官家的青蛙还是私人的青蛙？侍臣贾胤答道：在官地上的是官家的青蛙，在私人地上的就是私人的青蛙。于是惠帝下令道：如果是官家青蛙，就拨些粮食给它。早先曾流行着一句预言：青蛙要变尊贵。从前晋朝在后池拘捕了愍怀太子，就是这个水池。另一条水从大夏门往东流经宣武观。此观依城建筑，不再增建围墙，两边都造了步廊，参差地在两侧伸出。这里朝南望得到天渊池，朝北看得见宣武

场。《竹林七贤论》说：王戎小时长得眉清目秀。魏明帝在宣武场上做了栅栏，敲断老虎的牙齿，叫勇士赤膊与虎搏斗，让百姓前去观看。当时王戎只有七岁，也去看斗虎，老虎伺机扑向栅栏大吼一声，声音响得连地都震动起来，观众吓得纷纷后退，乱跌乱撞，只有王戎却安然不动。明帝在阁上看到了，差人去问他的姓名；觉得这孩子非同寻常。宣武场西边是从前贾充的宅地。穀水又往东流经广莫门北边，就是汉时的穀门。此门北面与芒阜相对，连绵的山岭伸得长长的，起自洛口，往西通过平阴，总括起来叫芒垅。《魏志》说：明帝想铲平北芒，以便登台眺望孟津。侍中辛毗谏阻道：假使九河泛滥，洪水成灾，把丘陵都淹没了，又能凭什么去阻挡呢？明帝这才作罢。穀水又东流南转，流经建春门——就是上东门——石桥下面。阮嗣宗《咏怀诗》说：走出上东门，就指此门。又称上升门，晋时叫建阳门。《百官志》说：洛阳有十二座城门，每座城门各有一人守门，薪俸每年六百石。《东观汉记》说：郅恽当上东门的守门人，光武帝一次出门，到夜里才回来，下令开门，想要进城，郅恽却不放他进来。光武帝叫他从门隙间认一认他的面孔，郅恽说，火光太远了。就是不开。因此光武帝更加看重他。这里也是袁本初挂节辞官的地方。桥头立着两根石柱，桥右石柱上的铭文说：阳嘉四年(135)乙酉、壬申两次诏书，指出城下运粮水道东通河水、济水，南引江水、淮水，各方纳贡运输都要到这里来，因此指派中谒者魏郡清渊县马宪监建石桥和梁柱，敦促工匠们施展出他们最巧妙的技艺，把很重的石块拼合起来，把卷门砌得高高的。桥梁务必精美，道路务必宽阔，才能通行万里，如此等等。河南尹邳郡崇隗、丞渤海郡重合县双福、水曹椽中牟县任防、史官王荫及赵兴、将作吏睢阳县申翔，道桥椽成皋县卑国、洛阳令江双、丞平阳县降监椽王腾之、主石作右北平郡山仲。三月开工，八月建成。水高到柱边，又从乐里道转弯往东从阳渠流出去。从前陆机为成都王颖进军洛阳，却打了败

仗回来。南岸就是马市，从前洛阳有三个市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这里也是嵇叔夜被司马昭杀害的地方。北边是白社旧地，从前孙子荆在白社会见董威辇，就是这地方。孙子荆以能与董威辇同车为荣，所以有《威辇图》。又往东流经马市石桥，桥南有两根石柱，都没有刻字。汉司空渔阳王梁当河南尹，准备引穀水灌溉京都，但渠道开成后却不能通水，因此被免职。后来张纯在洛水筑堰以通水运，洛阳一带官民都获利。这条河渠今天引入穀水，就是张纯所开创的。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说：城的西面有阳渠，是周公所开。从前周把殷商的百姓迁到洛邑，当时洛邑城很狭小局促，不过是个卑陋的小城。晋国从前给成周筑城，让敬王去居住；秦时又扩大了城区，封给吕不韦。照此推断起来，可想而知，河渠并非全是周公所开。阳渠又叫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簿》说：九曲渎在河南巩县以西，往西通到洛阳。又按傅畅《晋书》说：都水使者陈狼开凿运渠，从洛口引水流经九曲，直到东阳门。所以阮嗣宗《咏怀诗》说：早上出来上东门，遥望高高的首阳山；又说：迢遥的九曲之间，徘徊着想往哪里走？阳渠水往南通到阊阖门，就是汉时的上西门。《汉宫记》说：上西门没有涂成纯白色，是因为汉朝天子曾在西北被困，所以用红色来涂漆雕刻。太和年间(477～499)迁都，把这座城门迁到南边去，渠水从北边乘着渠道地势较高，分成上下两条，经过旧石桥往东流入城中，流过望先寺。寺中有一块石碑，石碑边上，仿效《子丹碑》雕成蟠龙模样，就今天所作而论还算不错，但从仿古的角度看那就差了。渠水又往东流经旧金市南边，正对千秋门，就是右边的宫门。支流又流入石砌的下水道，注入灵芝九龙池。魏太和年间(477～499)迁都洛阳，规划修建宫殿，修理街道沟渠，要求探查所有隐蔽的处所，于是把盖在上面的石板打开来看，发现这条下水道完好无损。而且石工非常细致严密，不是今天所可比拟，真是出奇地精良，于是就照旧留下使用。另一条从千秋门往南流经神虎门

下，此门东对云龙门，两门的横梁上都雕刻着云龙风虎的图案，以玫瑰石装饰。每当朝阳初出、夕照西斜的时候，白色的图案中闪耀着绚丽的光彩，斑驳灿烂，令人眼花缭乱。又往南流经通门、掖门西面，又南流，转向东方流经阊阖门南面。按照《礼记》，帝王有五座门：叫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路门别名毕门，又叫虎门。魏明帝在洛阳南宫仿效太极而在汉崇德殿故址上建造太极殿，把雉门改为阊阖门。从前汉朝时候，洛阳宫殿门上的题字大多是大篆，据说是蔡邕等人所书。自从董卓焚烧了宫殿，魏太祖平定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擅长师宜官的八分体，请求以书法免他一死。太祖赏识他的书法，时常把他的字挂在帐中玩赏，以为胜过师宜官。北宫的题字，都是梁鹄的手笔。南宫建成后，明帝叫侍中京兆韦诞用古篆来题字。迁都洛阳后，才叫中书舍人沈含馨用隶书来题字；景明(500～503)、正始年间(504～508)，又下令符节令江式用大篆来替换。现在殿内梁上的匾额，都是江式题的字。《周官》：太宰正月在象魏上张贴法令。《广雅》说：宫外的门阙叫象魏。《风俗通》说：鲁昭公在门口造了两座楼观，叫做阙。阙字从门，音欮(quē)。《尔雅》说：楼观称为阙。《说文》说：阙，就是门口的楼观。《汉官典职》说：偃师离洛阳四十五里，远望朱雀阙，一派蓬蓬勃勃的气象，就像与天相连似的，真是高大极了。《洛阳故宫名》有朱雀阙、白虎阙、苍龙阙、北阙、南宫阙等。《东观汉记》说：更始帝从洛阳出发，李松导引车驾，拉车的马忽然狂奔起来，撞到北阙的铁柱门上，三匹马都死了，指的就是此阙。《白虎通》说：门为什么一定要有阙呢？阙是门的一种装饰。是用以区分地位尊卑之别的。现在阊阖门外两边建造了巨阙，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虽然没有依照礼法的规定，但也在这里颁布法令，上面加建罘思，以代替楼观。《广雅》说：罘思，指的是围屏。《释名》说：屏是用来遮蔽自己的。罘思立在门外，罘，就是复，臣子要进去报告时，到了这里可以再好好想一想。汉朝

末年四处纷纷起兵，把陵园的罘思都砸了，说是不使百姓复思汉朝。《盐铁论》说：垣阙罘思，这是说在边角上立屏风，架设起来的就是罘思。颖容又说：立阙的用意是，在上的如有错失，臣下可以写在阙上，是征求人们的批评的，所以叫阙。今天则在阙前水南的道路右边放了一面登闻鼓来听取下面的批评意见。从前黄帝曾商议建立明堂，尧在大路边造屋以广谘询，舜有旌旗持以宣告善事，禹设鼓征求民间意见，汤在大街倾听百姓非议政事，武王在灵台接见秉报者：这些都是为了广泛征求批评意见而采取的措施。渠水又分支沿御道两旁往南流，从太尉、司徒两坊间流过，那条街叫铜驼街。从前魏明帝在阊阖南街放置了铜驼等兽的铸像。陆机说：铜驼高九尺，脊背高出太尉坊。水西有永宁寺，创建于熙平年间(516～518)，造了一座九层宝塔，塔基方十四丈，从塔顶的金露盘到地面高四十九丈，是仿照代都的七层宝塔建造，但造得更高大，虽然繁华如二京，富饶如五都，但那些都城里的寺院宝塔，却都不及这里雄伟。按《释法显行传》，西域有爵离浮图，高与此塔相仿，那么东都与西域二塔，风姿的庄严精妙是可相媲美了。那地方原是曹爽的故居，开工那一天，在寺院西南角掘出了曹爽的地下室，筑在地下一丈左右，四壁都用方整的石块砌叠而成，石工细致精密，一点都没有毁坏。这些石块就都拿来作为造塔之用。要不是曹爽，平庸的匠人也是难以复制的。因而桓氏有句话说：曹子丹生了这没出息的畜牲！确实不错。水渠左边是魏晋时的庙宇旧址，现在全都成了民居，连断垣残壁也不留了。渠水又往西流经太庙与社坛之间，往南注入南渠。太庙和社坛都凭各种事物来辨别方向。《周礼》：太庙和听政的路寝都和明堂一样，设有叫燕寝的内室，只有奉祀远祖的祧庙里没有。后代就笼统地只设一庙，在下方设置正室，不再有设燕寝的规制。《礼》：天子建都，左边设宗庙，右边立社坛，神位以石雕成，祭祀时穿葛衣、戴礼冠。现在多由王公来主持，帝王本人一般不亲自

去祭拜了。咸宁元年(275)洛阳刮大风,社坛的树折断了,一股青气直透天庭,于是元帝东渡,魏就取代晋室而昌盛起来了。渠水从铜驼街往东流经司马门南边。魏明帝开始筑阙时,门阙崩塌下来,压死了数百人,于是就不再建筑,所以没有阙。门南屏风内从前放着铜翁仲,以后铜人被移走,旧址也废圮了,只留下一堆乱石。从这里往南直通宣阳门,道路纵横通达,都铺了驰道,往来通行的规定,完全与两汉时一样。曹子建曾从御街行走,违犯了门禁,因而受到冷落。渠水又往东流经杜元凯所谓翟泉的北面,现在已经无水了。那地方的坑洼方圆九丈六尺,深二丈余,看来像是人工挖掘成的,不像泉穴。表明不是翟泉,这是第一个证据。此外王甫谧《帝王世纪》说:皇室安定下来以后就迁都到成周,因成周太小,容纳不下皇家的都城,所以毁掉翟泉加以扩大。泉水已经填塞了,原来的地点分明早就不存在了,表明那不是翟泉。这是第二个证据。杜预说:翟泉在太仓西南。既说是西南,对洛阳说来就不应在东北,表明那不是翟泉,这是第三个证据。据地理典籍来考证,事情大致上可以搞清楚了:那不可能是翟泉。渠水流过司空府前,流经太仓南面,从东阳门石桥下流出,注入阳渠。縠水从阊阖门往南流经土山东边。水西三里有一道山坡,坡上有土山,是汉朝大将军梁冀所造。梁冀积土成山,植树建造园林。张璠《汉记》说:山岭陡坡很多,就拿它来象征东、西两座崤山,在里面积聚了许多金银珠玉。又捕捉了各种飞禽走兽饲养在里面。有人杀了苑里的兔子,就不断地搜寻追捕,被杀的达十三人。水往南流,经西阳门流出。西阳门就是汉时的西明门,也叫雍门。旧门原在南面,太和年间(477～499)因旧门斜出,所以把这座城门迁走,东边与东阳门相对。縠水又往南流经白马寺东边。从前汉明帝梦见个金色巨人,颈上佩戴着白光。他询问诸大臣,有人回答道:西方有个大神,名叫佛,样子就同陛下梦见的一样,说不定就是佛呢?于是就遣使去天竺,抄写佛经、描绘佛像带回。起初

用榆木盒子装经卷，以白马载负佛像，在中夏予以宣扬。所以就拿白马作为寺名。这些榆木经盒后来移到城内愍怀太子的宝塔中存放，近世又迁回到白马寺中。金光流照、法轮东转，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穀水又往南流经平乐观东边。李尤《平乐观赋》说：于是建立了显赫的平乐观，把秘藏的奇珍公之于世。华峤《后汉书》说：灵帝在平乐观下筑了个大坛，坛上竖起十二重五彩华盖，高十丈；在大坛东北又筑了个小坛，又竖起九重华盖，高九丈。又调动了奇兵骑士数万人排成队伍，皇帝则坐在大华盖底下。典礼完毕之后，皇帝亲自身穿铠甲，号称无上将军，在列阵中走了三圈然后回去，并演戏招待远方客人。所以《东京赋》说：西边有平乐会场，有神兽龙雀蟠绕，大宛天马腾空，给远方来客观看。应劭说：飞廉神禽能刮风，古人用优质金属给它铸像。明帝永平五年(62)，长安迎取飞廉和铜马，放在上西门外的平乐观里。现在上西门外并没有别的楼观基址，只有西明门外留有这座土台，显得高大巍峨，也许就是平乐观了。又说皇帝的女儿幼时就夭折了，埋葬以台旁，所以又叫皇女台。晋灼说：飞廉，身子是鹿，头却像雀，有角，长着蛇的尾巴，豹的斑纹。董卓把它熔化了，铸成钱币使用，而把铜马搬到建始殿东阶下。胡军入侵，战乱中铜马也丧失了。穀水又往南流经西明门，就是旧时的广阳门。此门左边，一条支渠往东分出，流入城中，经过太社前面，又往东流经太庙南面，又往东流，在青阳门右边注入阳渠。穀水又南流，转向东边流经津阳门南。这就是旧时的津门。从前洛水泛滥，被洪水冲走淹死的人很多，津阳城门校尉打算筑堤防水，谏议大夫陈宣劝阻他说：王尊是臣子，水漫到他的脚上就停止了，朝廷也就振兴起来，水一定不会入城的。果然水到城门就退了。穀水又往东流经宣阳门南，这就是旧时的苑门。迁都洛阳后，把城门移到这里，与阊阖门相望，南面正对洛水浮桥，所以《东京赋》说：上溯洛水，背靠河水，左有伊水，右有瀍水。洛阳这地方，在中原地区进行考

察，占卜时只有洛邑为吉，实在是个有神灵祐护的京都。门的左边就是洛阳池旧址，池东就是旧时平城门所在的地方，现在已经堵塞了。此门北对洛阳南宫，所以蔡邕说：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殿相连通，皇帝去郊外祭天地时，车驾都是从此门出去的，在诸门中最为尊贵。《洛阳诸宫名》说：南宫有谚台与照台相对。《东京赋》说：其南则有谚门曲榭，邪阻城洫。《注》说：谚门是藏冰室的门；阻，是依傍的意思；洫，就是城墙底下的护城河。谚门的台榭，都是弯弯曲曲地偏斜伸展，依傍着护城河铺路。《说文》说：隍，就是护城河；有水称池，无水称隍。谚门就是宣阳门，门内有宣阳冰室。《周礼》中有掌管冰室的人。太阳的轨道移到北方虚宿的位置时，就采冰入藏；移到西方昴宿的位置，黎明看到星星出现时，就取出藏冰。冰室从前在宣阳门内，所以叫宣阳冰室。宣阳门早已封死，冰室也取消了。榖水又流经灵台北边，这座台是用以观测天文气象的。灵台是汉光武帝所筑，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曾在台上开设宴会，捉住一只鼮鼠；谏议大夫第五子陵也曾住过这里。第五子陵是第五伦的小儿子，以清廉刚正闻名。他的妻子不在洛阳，在家乡也没有田园宅第，就栖身于灵台，有时甚至接连十日不烧饭。司隶校尉南阳左雄，尚书庐江朱孟兴等，都是第五伦从前所推荐 的孝廉和功曹，两人都送了礼品和食物给他，他都辞谢了，没有接受。他死于永建年间（126～132）。榖水又往东流经平昌门南面，就是旧时的平门。又流经明堂北面，明堂建于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它的结构是上圆下方，内有九室、角屋和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说法也相同。从前引水到堂下，建成辟雍。榖水又往东流经开阳门南面。《晋宫阁名》说：这就是从前的建阳门。《汉官》说：开阳门初建成时，还没有命名，忽然有一根柱子在楼上出现。琅琊开阳县上报：县南城门一根柱子飞去了。光武帝叫他们来辨认，果然就是那根飞走的柱子，于是就把它牢牢地捆住，并刻上年月日，名为开阳门。何汤字仲弓，

曾当过守门人。皇上微服出行到夜间回来，何汤紧闭城门不让他进来，朝廷因而嘉奖他。榖水又往东流经国子太学石经北面。《周礼》有国学，教授礼仪法度。《学记》说：古时家庭有私塾，一党之中有庠，一遂之中有序，国家则有国学。也就是虞舜时代的大学上庠和小学下庠，夏禹时的大学东序和小学西序，殷商时的大学右学和小学左学，周朝时的大学东胶和小学虞庠。《王制》说：把退休的卿大夫供养在上庠，把士人的老者供养在下庠，所以有太学、小学来教公卿大夫的子弟，称为国子。汉魏以来，在国子堂东边设置太学。汉灵帝光和六年(183)，把五经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讲堂前面，都在偏东的一侧。熹平四年(175)，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上书请求订正六经文字，得到灵帝的批准。于是蔡邕亲笔用朱砂写在碑上，叫石匠去刻，碑成后就立在太学门外。于是后辈的儒生学者，就都以此作为订正经文的标准。碑刚立下时，人们纷纷前来观看和抄写，每天来的车子多达千余辆，把街巷都堵塞了。现在碑上都刻着蔡邕等人的姓名。魏正始年间(240～249)，又立了古文、篆书和隶书三种字体的《三字石经》。古文是黄帝时创造出来的，仓颉依照鸟的足迹造字，加以发展变化，所以文字有六书的造字规律。自从秦朝采用篆书，焚烧了前朝的典籍以来，古文就失传了。鲁恭王在孔子故宅里发现一批古代经书，当时不知道有古文，把它称为蝌蚪文，大概是因形状像蝌蚪所以取名的，于是就仿照这种字体来书写。据说大篆起于周宣王时，是史籀所创。平王东迁后，文字错乱反常，秦时李斯和胡毋敬又把史籀文字加以改造，称为小篆，于是有了大篆和小篆。但许慎的《字说》，专门解释篆文，而不以古文为依据。古代隶书起源于秦代，篆文笔划繁复，不适应于繁忙的政务，所以就采用隶人的简笔字体，称为隶书。也有人说这就是程邈在云阳增减笔划整理而成的，称为隶书，是篆文的简化。孙畅之曾听到青

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掘古墓,掘出了一口桐棺,桐棺前端外侧刻有隶字,说是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的棺椁,只有三个字是古文,其余都与今文相同。这证明了隶书自古就有了,并非创始于秦时。魏初,传习古文的人是邯郸淳培养出来的。但《石经》的古文却不依邯郸淳的笔法。《石经》碑文立于厅堂西边,碑长八尺,宽四尺,排列在下面。碑共四十八块。从头到尾排开长达三十丈。魏明帝又刻了六块《典论》碑文,附在旁边。陆机说:又有一块《太学赞碑》在讲堂西头。碑下有石龟碑座,刻着蔡邕、韩说、堂谿典等人姓名。又有一块《太学弟子赞碑》,在外门中间。现在这两块碑都不存了。《石经》以东有一块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132)所立,碑文说:建武二十七年(51)创建太学,年久逐渐毁坏。永建六年(131)九月,诏书修建太学,刻碑记年,共费人工十一万二千,阳嘉元年八月竣工。碑的南面刻了颂词。正反两面刻的字都还完好无损。汉《石经》北面,有晋《辟雝行礼碑》,是泰(太)始二年(266)所立,已经拦腰折断了。但时代已变,物换星移,《石经》也已残缺不齐了,至今所存不过半数,要想把它永远留传下去,实在不免令人失望了!查考典籍,古代有辟雝、明堂、灵台,即所谓三雝,但今天有灵台、太学,却没有辟雝所在之处。晋永嘉年间(307~313),王弥、刘曜打进洛阳,焚毁了二学,但遗址依稀仍在。穀水在城东南角分支北流,经过青阳门东面,就是旧时的清明门,又称税门,也叫芒门。又往北流经东阳门东边,就是旧时的中东门。又往北流经旧时的太仓西边。《洛阳地记》说: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粮船只常以千计,说的就是此处。又往北流入洛阳沟。穀水又东流,向左边流出积成池沼,又东流,向右边流出成为方湖。方湖东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从前水衡署就在这里。穀水又东流,向南转弯,然后折回往东流,这一段叫阮曲,据说是阮嗣宗故居的所在地。穀水又往东注入鸿池陂。《百官志》说:鸿池是池名,在洛阳以东二十里,有丞一人,薪俸二百石。池东西一

千步，南北一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东西走向的横塘，水流可以相通。所以李尤《鸿池陂铭》说：鸿泽的陂塘，是圣王所筑，引水往东流注，从城池中流出。水又东流，在左边汇合七里涧。晋《后略》说：成都王颖派吴人陆机为前锋都督，出兵讨伐京师。因为他轻率冒进，被洛阳军队乘机攻击，在鹿苑打了个大败仗，士兵自相践踏，在护城河和七里涧死了很多人。把涧都填满了。指的就是这条涧。涧上有石桥，就是旅人桥。从前孙登不想在洛阳久住，他知道杨氏眼前虽然荣华富贵，但不会有好结果，因而想退隐到乡野山林里去，终于没没无闻地死去了，杨骏把他埋葬在这座石桥的东边。不久以后杨骏也死了。《搜神记》说：太康(280～289)末年，京城洛阳开始唱《折杨》的歌，歌中有描写战争之苦的词句。杨骏后来被杀，太后也被幽禁而死，《折杨》真的应验了。这里的几座桥都是用石块砌成的，巍峨壮丽，石工制作也极好，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略有损毁，但行人来往仍然无碍。朱超石在《与兄书》说：桥离洛阳宫六七里，全用大石筑成，下面砌成圆拱门，以通水流，可容大船通过。桥上题字说：太康三年(282)十一月初开工，每日需用七万五千人工，到次年四月底结束。这座桥曾崩了几丈，以后重新进行了修补，现在所刻文字已经不存了。阳渠水又往东流，经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庙在北山上，就是成公绥所谓偃师西山。山上还留有旧庙基，庙宇朝东，门前有两尊石人相对而立，北侧石人胸前刻的字是：门亭长。石人西面有两座石阙，虽然已经破毁，但还有一丈多高。石阙西边就是庙宇的旧基。庙基前面有石碑，文字已剥蚀缺损，看也看不清楚了。子安景仰郦食其万古不朽的令名，对神像赞美他高洁坚贞的节操，但这篇碑文却残缺了。阳渠水又往东流经亳殷以南，从前盘庚迁都于此，把商改名为殷就是由此开始的。班固说：就是尸乡，从前曾是殷汤建都的地方，所以又称汤亭。薛瓒《汉书注》、皇甫谧《帝王世纪》都以为不是殷汤，而是帝喾建都的地方。《晋太康

记》、《地道记》都说田横死在此亭，所以改名尸乡，这说法并不正确。我按司马彪《郡国志》，以为这就是春秋的尸氏，那里的沼泽荒野背依高地，城郭两边坟墓很多，就是陆士衡与王辅嗣相遇的地方。袁氏《王陆诗叙》：陆机初到洛阳时，途中在河南偃师过夜。当时忽然阴云密布，看见道路左边好像有人家，于是就去投宿。他看见一个少年，风姿神态端庄而有点深不可测的样子。他与陆机谈论玄学，陆机很佩服他的才能，而无法驳倒他，于是提出一个论辩题目。陆机列举了古往今来的许多史事，从名实上进行检讨，这位少年却不很喜欢，也不很理解。天将破晓时，陆机就告别上路了，在一家旅店里歇息。老板娘问道：您昨晚在哪里住宿的？这里往东好几十里都没有村庄，只有山阳王家的坟墓呀！陆机于是感到又惊异又惆怅，回头遥望昨日走过来的道路，只见一片空荒的原野和惨戚的阴云，高高的树丛荫天蔽日，知道昨晚所遇的定是王弼了。这座山就是祝鸡翁的故居。《搜神记》说：祝鸡翁是洛阳人，住在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数达到一千余只，每只鸡都有名字，要想捉鸡时，只要叫它的名字，就会从鸡群里走到他面前。后来他到了吴山，就不知去向了。榖水又往东流经偃师城南面。皇甫谧说：帝喾建都于亳，就是偃师。王莽称为师氏，榖水又东流，注入洛水。

甘水发源于弘农郡宜阳县鹿蹄山，

鹿蹄山在河南陆浑县老城西北，俗称纵山。水从山弯中流出，所以世人把那地方称为甘掌。

往东北流，到河南县以南，往北注入洛水。

甘水发源后往东北流，向北转弯流经一座老城东边。城在非山上，世人称为石城。京相璠说：有人说，甘水所出的西山上面，凹陷而平坦，有旧甘城，在河南城以西二十五里，指的就是这座城。我按甘水东面十来里的洛城南面有旧甘城，北与河南旧城相望，世人称为鉴洛城。鉴、甘读音相近，就是旧甘城，是从前王子

带的食邑，所以昭叔有甘公之称。甘水又与非山水汇合。非山水发源于非山东麓的山谷，东流注入甘水。甘水又在河南城西北注入洛水。《水经》说从县南入洛，是搞错了。京相璠说：现在河南县西南有甘水，北流注入洛水。这就说对了。

漆水发源于扶风郡杜阳县俞山，东北流注入渭水。

《山海经》说：羭次之山，漆水就发源在这里。北流注入渭水。这里是说从北往南流。《尚书·禹贡》、太史公《禹本纪》说：疏导渭水往东北流到泾水，又往东流过漆沮，注入河水。孔安国说：漆沮是水名，又叫洛水，发源于冯翊以北。周太王离开邠，度过漆水，翻过梁山，就在岐山脚下停下来。所以《诗经》说：先人初创事业，从土水来到漆水滨。又说：从邠西的岸边，来到岐山脚下。这些话都与《禹贡》、《本纪》的说法相符。许慎《说文》说：漆水发源于右扶风郡杜阳县的岐山，东流注入渭水。漆字偏旁从水。音桼(qī)。又说：又名漆城池。潘岳《关中记》说：关中有泾、渭、灞、浐、酆、鄗、漆、沮等水。酆、鄗、漆、沮四条水，在长安西南的鄠县，漆水、沮水都往南流奔，酆水、鄗水则北注。《开山图》说：丽山西北有温池。温池西南八十里，岐山在杜阳北边。长安西面有一条渠道，叫漆渠。班固《地理志》说：漆水在漆县西边。阚骃《十三州志》又说：漆水在漆县西边，北流到岐山，往东注入渭水。现在有一条水，发源于杜阳县岐山北麓的漆溪，称为漆渠，往西南流，注入岐水。但川流与地区差异很大，诸说纷纭，查核经史，又人人都有依据。我本人见识浅陋，也无从鉴别它们的是非了。

浐水发源于京兆郡蓝田谷，北流注入灞水。

《地理志》说：浐水发源于南陵县的蓝田谷，往西北流，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西南方的莽谷，往东北流，注入浐水。浐水又往北流过蓝田川，北流注入灞水。《地理志》说：浐水往北流，到霸陵注入灞水。

沮水发源于北地郡直路县，往东流过冯翊郡祋祤县北面，往东注入

洛水。

《地理志》说：沮水发源于直路县西边，往东注入洛水。现在沮水从直路县东南流经谯石山，往东南流经檀台川，俗称檀台水；转弯沿山两边往西流，又往西南流经宜君川，世人又称为宜君水。又流到黄嵚水口，黄嵚水在西北方发源于云阳县石门山的黄嵚谷，往东南流，注入宜君水。又往东南流经祋祤县老城西边——祋祤县置于汉景帝二年（前155）——南流与铜官水汇合。铜官水发源于县城东北，往西南流经铜官川，称为铜官水；又往西南流经祋祤县东边，往西南流经县城南原下面，然后往西南注入宜君水。宜君水往南从土门山西边流出，又称沮水。又往东南流过土门南原下，往东流经怀德城南，城在北原上面。又往东流经汉太上皇陵北面，陵墓在南原上。沮水往东注入郑渠。从前韩国想让秦国不打到东方来，派了水利工程人员郑国去侦察秦国，他开渠引泾水注入，称为郑渠。水渠上口在中山西面的邸瓠口承接泾水，就是所谓瓠中。《尔雅》以为这是周的焦获。他傍着北山开渠，往东注入洛水，长三百余里，说是可以靠它来灌溉田地。工程进行期间，被秦发现了。秦人想杀掉郑国，郑国说：我当初虽然是来做间谍，但开了这条渠道对秦国也有利。于是秦就让他把渠道开好。渠道完工之后，引了带有淤泥的水来灌溉盐碱地四万余顷，每亩收获高达一钟，关中成为一片沃野，不再有荒年，秦国因而富强起来，最后吞并了诸侯。于是这条水渠就被命名为郑渠。渠道往东通过宜秋城北面，又往东通过中山南面。《河渠书》说：从中山以西开凿泾水。《封禅书》：汉武帝在汾阴得到宝鼎，想送到甘泉宫去献祭，到了中山时，升起一片黄云，弥漫笼罩在鼎上。徐广《史记音义》说：关中有中山，这不是冀州的中山。这里指的就是此山，俗称仲山，是弄错了的。郑渠又往东流经舍车宫南面，穿过冶谷水。郑渠旧道又往东流经嶻嶭山南面、池阳县旧城北面，又往东穿过清水，又往东流经北原下，有浊水注入。从浊水入

口处起，上流现在已经无水了。浊水上流承接云阳县以东的大黑泉，往东南流称为浊谷水，又往东南流出高地，注入郑渠。又往东通过高地，流经曲梁城北面，又往东流经太上陵南原下面，向北转弯流经高地以东，与沮水汇合。水又分成两条。一条往东南分出，就是浊水，到了白渠与泽泉汇合，俗称漆水，又称漆沮水，横穿过白渠，往东流经万年县旧城北面，叫栎阳渠，这座城就是栎阳宫所在地。汉高帝把他父亲葬在栎阳县，建造了陵墓，并把城名改为万年。《地理志》说：冯翊郡万年县，汉高帝时设置，王莽称为异赤。所以徐广《史记音义》说：栎阳，就是现在的万年。阚骃说：县西有泾水、渭水，北面有小河，指的就是此水。水又向南转弯，改名为石川水，又往西南流经郭�城西面，与白渠的支渠汇合，又往南注入渭水。另一条往东流，就是沮水，东流与泽泉汇合。泽泉发源于沮水东边的沼泽中，与沮水隔着一片高地，相距十五里，俗称此水为漆水。水往东流经薄昭墓南，墓在北原上。又流经怀德城北面，往东南注入郑渠，与沮水汇合。又从沮水直穿而过，注入浊水，到白渠相汇合，所以浊水得了漆沮这个名称。沮水循着郑渠，往东流经当道城南边。当道城在频阳县老城南边，是频阳宫的所在地，秦厉公所置。城北有频山，山上有汉武帝殿，是用石材构架而成。县城在山南，所以叫频阳。应劭说：县城在频水以北。现在县城附近一带没有一条相应的水，有的只有郑渠与沮水罢了。水又往东流经莲芍县老城北面。《十三州志》说：该县是以草得名的。沮水又往东流经汉光武帝老城北面，又往东流经粟邑县老城北面，王莽把它改名为粟城。后汉把粟邑封给骑都尉耿夔，立为侯国。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洛水。

水经注卷十七

渭　　水

【题解】

现在通行的几种主要《水经注》版本中，《河水》分为五卷，《渭水》、《沔水》、《江水》均分为三卷，《济水》分为二卷，其余各水，或一水一卷，或数水合为一卷。所以渭水虽然只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却是《水经注》中的重要一篇。渭水今称渭河。

《水经注》由于北宋初期以后的散失，在渭水及其支流中，发现了不少亡佚的卷篇。大的支流如泾水和（北）洛水，或许都能自成一卷，却都不见于今本。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支流，如丰水、香川水、乌川水、交水、汭水、泥水、蒲谷水等，现在都可在其他古籍中看到有关这些河流的《水经注》佚文。清赵一清根据古籍中散见的佚文，补写了《（北）洛水》、《泾水》、《丰水》、《汭水》四篇，收入于他的《水经注释》。清谢钟英也补写了《（北）洛水》和《泾水》二篇，收入于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之中。

【原文】

渭水出陇西首阳县渭谷亭南鸟鼠山，

渭水出首阳县首阳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此县有高城岭，岭上有城，号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东北流迳首阳县西，与别源合。水南出鸟鼠山渭水谷，《尚书·禹贡》所谓渭出鸟鼠者也。《地说》曰：鸟鼠山，同穴之枝干也。渭水出其中，东北过同穴枝间。既言其过，明非一山也。又东北流而会于殊源也。渭水东南流，迳首阳县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广相溪水，次东得共谷水，左则天马溪水，次南则伯阳谷水，并参差翼注，乱流东南出矣。

东北过襄武县北，

广阳水出西山，二源合注，共成一川，东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南迳襄武县东北，荆头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鸟鼠山荆谷，东北迳襄武县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汉护羌校尉温序行部，为隗嚣部将苟宇所拘，衔须自刎处也。其水东北流，注于渭。渭水常若东南，不东北也。又东，枲水注之。水出西南雀富谷，东北迳襄武县南，东北流入于渭。《魏志》称，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见，身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巾，拄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十二月，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遂迁魏而事晋。

又东过獂道县南，

右则岑溪水，次则同水，俱左注之。次则过水右注之。渭

水又东南迳獂道县故城西。昔秦孝公西斩戎之獂王。应劭曰：獂，戎邑也。汉灵帝中平五年，别为南安郡。赤亭水出郡之东山赤谷，西流迳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迳城南，得粟水，水出西南安都谷，东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新兴川水出西南鸟鼠山，二源合舍，东北流与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东北至彰县南，本属故道候尉治，后汉县之，永元元年，和帝封耿秉为侯国也。万年川水出南山，东北流注之。又东北注新兴川。又东北迳新兴县北，《晋书·地道记》，南安之属县也。其水又东北与南川水合。水出西南山下，东北合北水，又东北注于渭水。渭水又东迳武城县西，武城川水入焉。津源所导，出鹿部西山，两源合注，东北流迳鹿部南，亦谓之鹿部水。又东北，昌丘水出西南丘下，东北注武城水，乱流东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入武阳川，又有关城川水出南，安城谷水出北，两川参差注渭水。渭水又东，有落门西山东流，三谷水注之①，三川统一，东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门聚，昔冯异攻落门，未拔而薨。建武十年，来歙又攻之，擒隗嚣子纯，陇右平。渭水自落门东至黑水峡，左右六水夹注：左则武阳溪水，次东得土门谷水，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则温谷水，次东有故城溪水，次东有闾里溪水，亦名习溪水，次东有黑水，并出南山，北流入渭。渭水又东出黑水峡，历冀川。

又东过冀县北，

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

导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迳平襄县故城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谓平相矣。其水东南流，历三堆南。又东流南屈，历黄槐川，梗津渠，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次则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长堑谷水，次东有安蒲溪水，次东有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汉成帝鸿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鸣，声隐隐如雷，有顷止，闻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鸡皆鸣。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著崖胁，去地百余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则有兵。是岁，广汉钳子攻死囚，盗库兵，略吏民，衣绣衣，自号为仙君，党与漫广。明年冬，伏诛，自归者三千余人。信而有征矣。其水北迳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镇戎，县曰冀治。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汉阳郡。城，即隗嚣称西伯所居也。后汉马超之围冀也，凉州别驾阎伯俭潜出水中，将告急夏侯渊，为超所擒，令告城无救。伯俭曰：大军方至，咸称万岁。超怒，数之。伯俭曰：卿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遂杀之。渭水又东合冀水，水出冀谷。次东有浊谷水，次东有当里溪水，次东有托里水，次东有渠谷水，次东有黄土川水，俱出南山，北迳冀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出岑峡，入新阳川，迳新阳下城南，溪谷、赤蒿二水，并出南山，东北入渭水。渭水又东与新阳崖水合，即陇水也，东北出陇山。其水西流，右迳瓦亭南。隗嚣闻略阳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一水亦出陇山，东南流，历瓦亭北，又西

南，合为一水，谓之瓦亭川。西南流，迳清宾溪北，又西南，与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迳黑城西，西南流，莫吾南川水注之。水东北出陇垂，西南流，历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悬镜峡，又西南入瓦亭水。又有澌水，自西来会，世谓之鹿角口。又南迳阿阳县故城东。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侵陇右，汉阳长史盖勋屯阿阳以拒贼，即此城也。其水又南与燕无水合。水源延发东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会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为天水郡，县，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又东，潜源隐发，通入成纪水，东南入瓦亭水。瓦亭水又东南，与受渠水相会，水东出大陇山，西迳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流，历僵人峡。路侧岩上，有死人，僵尸峦穴，故岫壑取名焉。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无肤发而已。访其川居之士，云，其乡中父老作童儿时，已闻其长旧传此，当是数百年骸矣。其水又西南与略阳川水合。水出陇山香谷西，西流，右则单溪西注，左则阁川水入焉。其水又西历蒲池郊，石鲁水出东南石鲁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历略阳川，西得破社谷水，次西得平相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蹄谷水，并出南山，北流，于略阳城东扬波北注川水。又西迳略阳道故城北。堲渠

水出南山，北迳峚峡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宠，将二千人，皆持卤刀斧，自安民县之杨城。元始二年，平帝罢安定滹沱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夜袭击嚣拒守将金梁等，皆杀之，因保其城。隗嚣闻略阳陷，悉众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亲将救之，嚣走西城，世祖与来歙会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盖嚣所堨以灌略阳也。川水西得白杨泉，又西得蒲谷水，又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龙尾溪水，与蒲谷水合，俱出南山，飞清北入川水。川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东导陇山，西迳水洛亭，西南流，又得犊奴水口。水出陇山，西迳犊奴川，又西迳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乱流西南，迳石门峡，谓之石门水，西南注略阳川。略阳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羲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其水南流，注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迳显亲县故城东南，汉封大鸿胪窦固为侯国。自石宕，次得虾蟆溪水，次得金黑水，又得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参差相入瓦亭水。又东南合安夷川口。水源东出胡谷，西北流历夷水川，与东阳川水会，谓之取阳交。又西得何宕川水，又西得罗汉水。并自东北、西南注夷水。夷水又西迳显亲县南，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东南，得大华谷水。又东南得折里溪水，又东，得六谷水，皆出近溪湍峡，注瓦亭水。又东南出新阳峡，崖岫壁立，水出其间，

谓之新阳崖水。又东南注于渭也。

又东过上邽县，

渭水东历县北邽山之阴，流迳固岭东北，东南流，兰渠川水出自北山，带佩众溪，南流注于渭。渭水东南，与神涧水合。《开山图》所谓灵泉池也，俗名之为万石湾。渊深不测，实为灵异，先后漫游者，多罹其毙。渭水又东南，得历泉水。水北出历泉溪，东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涧声流，总成一川，东历当亭川，即当亭县治也。左则当亭水，右则曾席水注之。又东与大弁川水合。水出西山，二源合注，东历大弁川，东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东南流与竹岭水合。水出南山竹岭，二源同泻，东北入藉水。藉水又东北迳上邽县，左佩四水：东会占溪水，次东有大鲁谷水，次东得小鲁谷水，次东有杨反谷水，咸自北山，流注藉水。藉水右带四水：竹岭东得乱石溪水，次东得木门谷水，次东得罗城溪水，次东得山谷水，皆导源南山，北流入藉水。藉水又东，黄瓜水注之。其水发源黄瓜西谷，东流迳黄瓜县北，又东，清溪、白水左右夹注。又东北，大旱谷水南出旱溪，历涧北流，泉溪委漾，同注黄瓜水。黄瓜水又东北历赤谷，咸归于藉。藉水又东得毛泉谷水，又东迳上邽城南，得窍泉水，并出南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迳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

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经》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谓是水也。藉水又东，得阳谷水，又得宕谷水，并自南山，北入于藉。藉水又东，合段溪水。水出西南马门溪，东北流，合藉水。藉水又东入于渭。渭水又历桥亭南，而迳绵诸县东，与东亭水合，亦谓之为桥水也。清水又或为通称矣。水源东发小陇山，众川泻注，统成一水，西入东亭川，为东亭水，与小祇、大祇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并出东南，差池泻注。又有埋蒲水，翼带二川，与延水并西南注东亭水。东亭水又西，右则叹沟水，次西得麴谷水，水出东南，二溪西北流，注东亭川。东亭川水，右则温谷水出小陇山，又西，莎谷水出南山莎溪，西南注东亭川水。东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水导源东北陇山，二源俱发，西南出陇口，合成一水，西南流历细野峡，迳清池谷，又迳清水县故城东，王莽之识睦县矣。其水西南合东亭川，自下亦通之清水矣。又迳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秦水西迳降陇县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陇山，合而西南流，迳降陇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历陇川，迳六槃口，过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又西，羌水注焉。水北出羌谷，引纳众

流，合以成溪。濋水星会，谓之小羌水。西南流，左则长谷水西南注之，右则东部水东南入焉。羌水又南入清水。清水又西南得绵诸水口。其水导源西北绵诸溪，东南有长思水，北出长思溪，南入绵诸水。又东南，历绵诸道故城北，东南入清水。清水东南注渭。渭水又东南合泾谷水。水出西南泾谷之山，东北流与横水合。水出东南横谷。西北迳横水圹，又西北入泾谷水，乱流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其水北流，注泾谷水。泾谷水又西北，白城溪东北流，白娥泉水出其西，东注白城水。白城水又东北，入泾谷水。泾谷水又东北，历董亭下。杨难当使兄子保宗镇董亭，即是亭也。其水东北流，注于渭。《山海经》曰：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之山伯阳谷，北流，白水出东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阳水。伯阳水又西北历谷，引控群流，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马山，北历平作西北，迳苗谷，屈而东迳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盖李耳西入，往迳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东南流，众川泻浪，雁次鸣注：左则伯阳东溪水注之，次东得望松水，次东得毛六溪水，次东得皮周谷水，次东得黄杜东溪水，出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则明谷水，次东得丘谷水，次东得丘谷东溪水，次东有钳岩谷

水，并出南山，东北注渭。渭水又东南，出石门，度小陇山，迳南由县南，东与楚水合，世所谓长蛇水。水出汧县之数历山也，南流迳长蛇戍东，魏和平三年筑，徙诸流民以遏陇寇。楚水又南流注于渭。阚骃以是水为汧水焉。渭水又东，汧、汙二水入焉。余按诸地志，汧水出汧县西北。阚骃《十三州志》与此同，复以汧水为龙鱼水，尽以其津流迳通，而更摄其通称矣。渭水东入散关。《抱朴子·神仙传》曰：老子西出关，关令尹喜候气，知真人将有西游者，遇老子，强令之著书，耳不得已，为著《道德二经》，谓之《老子书》也。有老子庙。干宝《搜神记》云：老子将西入关，关令尹喜，好道之士，睹真人当西，乃要之途也。皇甫士安《高士传》云：老子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官隐，为周守藏室史，积八十余年，好无名接，而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然幽王失道，平王东迁，关以捍移，人以职徙，尹喜候气，非此明矣。往迳所由，兹焉或可。渭水又东，迳西武功北，俗以为散关城，非也。褚先生乃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蜀口栈道，近山，无他豪易高者是也[②]。渭水又与扞水合。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故道县有怒特祠，《列异传》曰：武都故道县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树疮随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犹不断。疲士一人，伤足不能去，卧树下，闻鬼相与言曰：劳攻战乎？其一曰：足为劳矣。又曰：秦公必

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于子，何如？乃默无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随所斫以灰跋，树断，化为牛，入水。故秦为立祠。其水又东北历大散关而入渭水也。渭水又东南，右合南山五溪水，夹涧流注之。

又东过陈仓县西。

县有陈仓山，山上有陈宝鸡鸣祠。昔秦文公感伯阳之言，游猎于陈仓，遇之于此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归而宝祠之，故曰陈宝。其来也自东南，晖晖声若雷，野鸡皆鸣，故曰鸡鸣神也。《地理志》曰：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祠。有羽阳宫，秦武王起。应劭曰：县氏陈山。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非陈国所建也。魏明帝遣将军太原郝昭筑陈仓城，成，诸葛亮围之。亮使昭乡人靳祥说之，不下。亮以数万攻昭千余人，以云梯、冲车、地道逼射昭；昭以火射连石拒之。亮不利而还。今汧水对亮城，是与昭相御处也。陈仓水出于陈仓山下，东南流注于渭水。渭水又东与绥阳溪水合，其水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绥阳溪，北届陈仓，入渭。故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今使前车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败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渭水又东迳郁夷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郁平也。《东观汉记》曰：隗嚣围来歙于略阳。世祖诏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陈仓，分部而进者也。汧水入焉。水出汧县

之蒲谷乡弦中谷，决为弦蒲薮。《尔雅》曰：水决之泽为汧。汧之为名，实兼斯举，水有二源。一水出县西山，世谓之小陇山，岩嶂高险，不通轨辙。故张衡《四愁诗》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其水东北流，历涧，注以成渊，潭涨不测。出五色鱼，俗以为灵，而莫敢采捕，因谓是水为龙鱼水，自下亦通谓之龙鱼川。川水东迳汧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又东历泽，乱流为一。右得白龙泉，泉径五尺，源穴奋通，沦漪四泄，东北流，注于汧。汧水又东，会一水，水发南山西侧。俗以此山为吴山。三峰霞举，迭秀云天，崩峦倾返，山顶相捍，望之恒有落势。《地理志》曰：吴山在县西，《古文》以为汧山也。《国语》所谓虞矣。山下石穴广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悬波侧注，漰渀震荡，发源成川，北流注于汧。自水会上下，咸谓之为龙鱼川。汧水又东南，迳隃麋县故城南。王莽之扶亭也。昔郭歙耻王莽之征，而遁迹于斯。建武四年，光武封耿况为侯国矣。汧水东南历慈山，东南迳郁夷县平阳故城南。《史记》，秦宁公二年，徙平阳。徐广曰：故郿之平阳亭也。城北有汉邠州刺史赵融碑，灵帝建安元年立。汧水又东流注于渭。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今人谓之丸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迹罕交。东南隅有一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

也。其投竿跽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其水清泠神异，北流十二里，注于渭，北去维堆城七十里。渭水又东迳积石原，即北原也。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司马懿屯渭南。雍州刺史郭淮策亮必争北原而屯，遂先据之。亮至，果不得上。渭水又东迳五丈原北。《魏氏春秋》曰：诸葛亮据渭水南原，司马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东转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诸君无事矣。亮果屯此原，与懿相御。渭水又东迳郿县故城南。《地理志》曰：右辅都尉治。《魏春秋》诸葛亮寇郿，司马懿据郿拒亮，即此县也。渭水又东迳郿坞南。《汉献帝传》曰：董卓发卒筑郿坞，高与长安城等，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其愚如此。

【注释】

①此句有错误，杨氏以为当作："渭水又东，三府谷水注之，水出落门西山，东流。"

②此句不可解，译者姑依己意处理。

【译文】

渭水发源于陇西郡首阳县渭谷亭南边的鸟鼠山，

渭水发源于首阳县首阳山的渭首亭南谷，首阳山在鸟鼠山西北。首阳县有高城岭，岭上有城，叫渭源城，渭水就发源在这里。渭水由三个源头合流而成，往东北流经首阳县西，又与另一个源头汇合。这个源头出自南边的鸟鼠山渭水谷，就是《尚书·禹贡》所说的渭水发源于鸟鼠山。《地说》说：鸟鼠山是同穴山的

主脉。渭水发源于其间，往东北流过同穴山支脉之间。既然说流过，显然就不是一座山了。又往东北流，与另一个源头汇合。渭水往东南流过首阳县南，在右边汇合了封溪水，稍南，汇合了广相溪水；稍东，汇合了共谷水；左边又有了天马水；稍南，有伯阳谷水。诸水参差地从两旁注入，乱流奔向东南。

往东北流过襄武县北边，

广阳水发源于西山，由两个源头合流成为一水，往东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南流经襄武县东北，有荆头川水注入，荆头川水发源于襄武西南的鸟鼠山荆谷，往东北流经襄武县老城北边，王莽改名为相桓。汉护羌校尉温序视察下属，被隗嚣部将苟宇所扣留，就在此处衔须自刎。此水往东北流，注入渭水。渭水总是往东南流，而不是流向东北的。又往东流，有臬水注入。臬水发源于西南的雀富谷，往东北流经襄武县南，往东北注入渭水。《魏志》说，咸熙二年(265)襄武县上书说，有巨人出现，身长三丈余，足迹长三尺二寸，满头白发，身穿黄色单衣，戴着黄头巾，拄杖呼叫了几声民王，方才说道：如今天下会太平了，到十二月，天位就此永远终结，要由晋朝来继承了。于是就废魏而奉晋。

又往东流过獂道县南边，

渭水右边有岑溪水，接着是同水，都从左边注入；接着有过水，从右边注入。渭水又往东南流经獂道县老城西。从前秦孝公西征，杀了戎族的獂王。应劭说：獂是戎族的都邑。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分地设立南安郡。赤亭水发源于该郡东山的赤谷，往西流过城北，往南注入渭水。渭水又流经城南，接纳了粟水。粟水发源于西南的安都谷，往东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东流，新兴川水发源于西南的鸟鼠山，两条水源汇合后，流经东北与彰川汇合。彰川发源于西南方的溪下，往东北流到彰县南边。彰县原属故道候尉治所，后汉时立为县。永元元年(89)，和帝将彰县封给耿秉，立为侯国。万年川水发源于南山，往东北流，注入彰川；又

往东北流，注入新兴川。又往东北流经新兴县北。按《晋书·地道记》，新兴县是南安郡的属县。水又往东北流，与南川水汇合。南川水发源于西南山下，往东北流与北水汇合；又往东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武城县西，有武城川水注入。武城川水源出鹿部的西山，两条水源汇合后，往东北流经鹿部南，也叫鹿部水。又往东北流，昌丘水发源于西南的丘岗下，往东北注入武城水，然后往东北乱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进入武阳川，又有关城川水自南而来，安城谷水自北而来，错落地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三府谷水注入，三府谷水源出落门西山，往东流，三水合为一流后，往东北注入渭水。水边有个落门聚。从前冯异攻打落门，没有攻下就死了。建武十年(34)，来歙又去攻打，俘获隗嚣的儿子隗纯，平定了陇右。渭水从落门往东流到黑水峡，左右两边有六条水注入：左边有武阳溪水，稍东又接纳了土门谷水，两条水都发源于北山，南流注入渭水；右边则有温谷水，稍东有故城溪水，稍东有闾里溪水——又名刁溪，稍东有黑水，都发源于南山，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黑水峡而出，流过冀川。

又往东流过冀县北边，

渭水从黑水峡到岑峡之间，南北两边共有十一条水注入。北面有温谷水，导源于平襄县南山的温溪，往东北流经平襄县老城南边。平襄就是旧时的襄戎邑，王莽称为平相。此水往南流过三堆南；又东流南转，流入黄槐川。水道梗塞不畅，冬季断流，春夏水大时才能畅通，注入渭水。接着是牛谷水，南流注入渭水。南面有长堑谷水，稍东有安蒲溪水，稍东有衣谷水，都发源于南方的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敲自会发响，鼓响就有战事。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行发响，声音隐隐有如雷鸣，响了一阵才停止。这声音一直传到平襄，远达二百四十里，连野鸡都叫起来。大石长一丈三尺，宽度和厚度约略相等。它搁在悬崖裂隙间，离地百余丈，民间俗称石鼓，石鼓发声就

有战事。那年广汉钳子攻打监狱，劫走死刑犯，盗窃武器库里的兵器，劫掠官民。他身穿绣花衣服，自称仙君，党羽众多，次年冬天被正法，自首的三千余人。可见传说不但可信，而且确实应验了。水往北流经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前688)，讨伐冀戎，在那里设县，这里也是旧时天水郡的治所。王莽改郡名为镇戎，县名叫冀治。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改名为汉阳郡，郡城就是隗嚣自封为西伯时所居的地方。后汉时马超围攻冀城，凉州别驾阎伯俭潜水出去，打算去向夏侯渊告急，结果被马超所俘，要他回去报告城已无人救援。伯俭说：大军正要来到，大家都欢呼庆贺。马超发怒责骂他，伯俭说：您想叫长者口出不义的话吗？于是马超就把他杀了。渭水又往东流，与冀水汇合。冀水发源于冀谷。稍东有浊谷水，稍东有当里溪水，稍东有托里水，稍东有渠谷水，稍东有黄土川水——诸水都发源于南山，往北流经冀城东，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穿过岑峡出山，进入新阳川，流经新阳下城南；发源于南山的溪谷水和赤蒿水，往东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汇合了新阳崖水——就是陇水，发源于东北方的陇山。水往西流，右边流经瓦亭南。隗嚣听说略阳失守，就派牛邯去守瓦亭，就是此亭。另一条水也发源于陇山，往东南流经瓦亭北面，又往西南流，汇合为一水，叫瓦亭川。瓦亭川往西南流经清宾溪北面，又往西南流，与黑水汇合。黑水发源于黑城北面，往西南流，经黑城西面，往西南流，有莫吾南川水注入。莫吾南川水发源于东北方的陇垂，往西南流过黑城，往南注入黑水。黑水往西南穿过悬镜峡流出，又往西南注入瓦亭水。又有濫水从西边流来相汇合，人们把汇流处称为鹿角口。瓦亭水又往南流，经过阿阳县老城东边。中平元年(184)北地羌胡与边章侵犯陇右，汉阳长史盖勋驻兵于阿阳，抵抗敌兵，就是此城。瓦亭水又往南流，与燕无水汇合，燕无水源头远出于东山，往西流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南流，左边与方城川汇合，往西流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南流，

经过成纪县东边，流过长离川，称为长离水，右边与成纪水汇合。成纪水发源于西北的当亭川，东经破石峡流出，水流就断了。旧水道东经成纪县，汉时立为天水郡。古代帝王太皞、庖牺就降生在这里。成纪县是王莽阿阳郡的治所。又往东，地下的伏流又冒出来了，通入成纪水，往东南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东南流，与受渠水汇合。受渠水发源于东方的大陇山，往西流经受渠亭北边，又往西南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西南流，穿过僵人峡。路旁岩上一个山洞里有人死后成为僵尸，所以峡谷以僵人为名。下马一直朝山洞攀登约百余仞，石径弯弯曲曲，勉强可容一人通行。僵尸倚着洞壁，尸骸还完好，只是没有皮肤头发而已。访问在水边居住的人，说是乡中老人小时就早已听到长辈说起了。那么僵尸应当是数百年前的骸骨了。瓦亭水又往西南流，与略阳川水汇合。略阳川水发源于陇山香谷西，往西流，右边有单溪往西注入，左边有阁川水流进来。水又往西流，经蒲池郊，发源于东南方石鲁溪的石鲁水，往西北注入。水又往西流经略阳川，往西流接纳了破社谷水，稍西又接纳了平相谷水，又西接纳了金里谷水，又西接纳了南室水，又西接纳了蹄谷水——诸水都发源于南山，北流到略阳城东，扬着轻波往北注入川水。川水又往西流，经过略阳道老城北面，垩渠水发源于南山，往北流经垩峡北面，流入城中。建武八年(32)，中郎将来歙与祭遵部下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宠，率领二千人，都持着刀斧，从安民县去到杨城。安民县是元始二年(2)，平帝撤废安定滹沱苑后所立，当时修建官署和街市里巷。他们从番须、回中砍掉树木，开辟了一条到略阳的山路，对隗嚣的守将金梁等发起夜袭，把他们都杀了。占领了此城。隗嚣听说略阳失陷就调动了所有的军队去进攻来歙，并决水灌城。光武帝亲自领兵去援救，隗嚣逃往西城，世祖与来歙在此会师。垩渠水从城北注入川中，一水分成两条，大概就是隗嚣拦河引水淹略阳城时形成的。川水往西流，接纳了白杨泉；又往西流，

接纳了蒲谷水；又往西流，接纳了蒲谷西川；又往西流，接纳了龙尾溪水，与蒲谷水汇合。诸水都发源于南山，清流飞溅，往北注入川水。川水又往西南流，就到水洛口。此口的水源出东方的陇山，西经水洛亭，往西南流，又到犊奴水口。此口的水发源于陇山，往西流过犊奴川，又往西流经水洛亭南，往西北注入川水，乱流往西南穿过石门峡，称为石门水，往西南注入略阳川。略阳川水又往西北流，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西南流出显亲峡，有石宕水注入。石宕水发源于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羲以后有女娲，与神农合称三皇。水往南流，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西南流，经过显亲县老城东南，汉时将该县封给大鸿胪窦固，立为侯国。从石宕以下，接着有虾蟆溪水，接着有金黑水，接着又有宜都溪水，都是从左右两边流来，参差地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东南流，汇合于安夷溪川口，安夷溪水源出东边的胡谷，往西北流经夷水川，与东阳川水汇合，汇流处叫取阳交。又往西流，汇合了何宕川水；又往西流，汇合了罗汉水——二水都从东北流来，往西南注入夷水。夷水又往西流过显亲县南，往西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东南流，接纳了大华谷水；又往东南流，接纳了折里溪水；又往东流，接纳了六谷水——诸水都发源于附近峡谷的急流，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往东南流出新阳峡，两边崖岸陡峭如壁，水流经过其间，称为新阳崖水；又往东南注入渭水。

又往东流过上邽县，

渭水往东流，经过上邽县北面的邽山北麓，流经固岭东北，往东南流，有发源于北山的兰渠川水，带同诸溪南流注入渭水。渭水往东南流，与神涧水汇合，就是《开山图》所谓的灵泉池，俗名万石湾，深不可测，非常灵异，先后有不少游人在这里淹死。渭水又往东南流，接纳了历泉水，历泉水发源于北边的历泉溪，往东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南流，从桥亭西边流出；又往南流，就到藉水口。此口的水发源于西山，成百条山涧水淙淙流泻，汇集

成一条山溪，往东流经当亭川，当亭县的治所就在这里。左边有当亭水，右边有曾席水注入。又往东流，与大弁川水汇合，川水发源于西山，二源汇合后，东经大弁川，往东南流注入藉水。藉水又往东南流，与竹岭水汇合。竹岭水发源于南山竹岭，二源同流，往东北注入藉水。藉水又往东北流经上邽县，左边流来四条水：往东先汇合了占溪水，稍东有大鲁谷水，稍东是小鲁谷水，稍东有杨反谷水——诸水都从北山流来，注入藉水。藉水右边也流来四条水：在竹岭东，汇合了乱石溪水，稍东有木门谷水，稍东有罗城溪水，稍东有山谷水，都发源于南山，北流注入藉水。藉水又往东流，有黄瓜水注入。黄瓜水发源于黄瓜西谷，往东流经黄瓜县北；又往东流，清溪和白水从左右两边注入。又往东北流，大旱谷水发源于南边的旱溪，经山涧北流，溪流逶迤长流，一同注入黄瓜水。黄瓜水又往东北流，穿过赤谷，都汇集于藉水。藉水又往东流，接纳了毛泉谷水；又往东流经上邽城南，接纳了窍泉水——二水都发源于南山，北流注入藉水。藉水就是洋水。北有濛水注入。濛水发源于上邽县西北的邽山，两边汇合了许多涧水，汇集成为溪流，东流南转，流经上邽县老城西，傍着城边往南流出上邽县境。上邽就是古时的邽，是个戎族小国。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设置为县，是旧天水郡的治所。这里有五城相连接，北城中有湖水，湖中曾出现过白龙，随着就是一阵风雨，所以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把它改名为天水郡。郡中乡间的民房都用木板盖成，就是《诗经》里的所谓西戎板屋。濛水又南流注入藉水。《山海经》说：邽山，濛水就发源在这里，南流注入洋水，指的就是此水。藉水又往东流，接纳了阳谷水，又接纳了宕谷水，都从南山北流，注入藉水。藉水又往东流，汇合了段溪水。段溪水发源于西南方的马门溪，往东北流，汇合于藉水。藉水又往东流，注入渭水。渭水又经过桥亭南，流经绵诸县东边，与东亭水汇合，又称桥水，清水或者也是通称。水源出自东方的小陇山，诸涧流泻，

合成一水，往西流入东亭川，就是东亭水，与小祇、大祇二水汇合。又往西北流，接纳了南神谷水。这三条水都发源于东南方，参差错落地流泻着。又有埋蒲水，带着侧翼的两条川流，与延水一同往西南注入东亭水。东亭水又往西流，右边有叹沟水，稍西又有麴谷水，发源于东南方，二溪都往西北流，注入东亭川。东亭川水的右边，有温谷水发源于小陇山；又西，有莎谷水发源于南山莎溪，往西南注入东亭川水。东亭川水又往西流，到了清水口。清水发源于东北方的陇山，两个源头齐发，往西南流出陇口，汇合成为一条水，往西南流经细野峡，流过清池谷，又流过清水县老城东，这就是王莽的识睦县。水往西南流，与东亭川汇合，自此以下也通称为清水了。又流经清水城南边，又往西流与秦水汇合。秦水发源于东北大陇山的秦谷，两个源头齐发，经过三泉汇合成一条，流过秦川。秦川旧时有秦亭，是秦仲所封的地方，秦的国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秦水往西流过降陇县老城南边，又往西南流，与发源于陇山的自亥水和松多水汇合，往西南流过降陇城北面，又往西南注入秦水。秦水又往西南流，穿过陇川，流经六槃口，流过清水城，往西南注入清水。清水上下游一带都叫秦川。又往西流，有羌水注入。羌水就发源于羌谷，接纳了众多的涧水，汇合成一条溪流，又有濋水注入。濋水称为小羌水。羌水往西南流，左有长谷水往西南注入，右有东部水往东南注入。羌水又往南流注入清水。清水又往西南流，就到绵诸水口。绵诸水发源于西北的绵诸溪，往东南流，与长思水汇合。长思水发源于北方的长思溪，南流注入绵诸水。又往东南流经绵诸道老城北边，往东南注入清水。清水往东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南流，汇合了泾谷水。泾谷水发源于西南方的泾谷之山，往东北流，与横水汇合。横水发源于东南方的横谷，往西北流经横水圹，又往西北流，注入泾谷水，然后往西北乱流，穿过泾谷峡流出。又往西北流，有轩辕谷水注入。轩辕谷水发源于南山的轩辕溪。南安姚瞻认为黄帝

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的轩辕谷。皇甫谧说：黄帝生于寿丘，丘在鲁东门北面。不知哪个说法正确。轩辕谷水北流注入泾谷水。泾谷水又往西北流，有白城溪往东北流，白娥泉西来，东注白城水，白城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泾谷水。泾谷水又往东北流过董亭下。杨难当派他哥哥的儿子保宗镇守董亭，就是此亭。水往东北流，注入渭水。《山海经》说：泾谷之山是泾水的发源地，往东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有伯阳谷水注入。伯阳谷水发源于刑马之山的伯阳谷，往北流，有白水发源于东南的白水溪，往西北注入伯阳水。伯阳水又往西北穿过山谷，汇集诸涧水流，往北注入渭水。渭水又东经大利，又往东南流，有苗谷水注入。苗谷水南发源于刑马山，往北流经平作西北，穿过苗谷，折向东边流经伯阳城南，称为伯阳川。李耳(字伯阳)西行，沿途所经的山峰、原野、山谷，往往都留有他的名字。渭水往东南流，许多河流带着滚滚的波浪奔泻，依次潺潺注入：左边先有伯阳东溪水注入，稍东有望松水，稍东有毛六溪水，稍东有皮周谷水，稍东有黄杜东溪水——诸水都发源于北山，南流注入渭水；右边有明谷水，稍东有丘谷水，稍东有丘谷东溪水，稍东有钳岩谷水——诸水都发源于南山，往东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南从石门流出，流过小陇山，流经南由县南边，往东与楚水汇合。楚水，世人称为长蛇水，发源于汧县数历山，往南流过长蛇戍东。这个这防城堡是魏和平三年(462)所筑，把流民迁到这里，以阻挡陇寇的进犯。楚水又往南流，注入渭水。阚骃以为这条水就是汧水。渭水又往东流，有汧水和汙水注入。我按各种地理书籍，汧水发源于汧县西北。阚骃《十三州志》也持同样的说法，又以为汧水就是龙鱼水，都是因诸水干流、支流相通，于是就兼有通称了。渭水往东流，进入散关。《抱扑子·神仙传》说：老子西行出关，关令尹喜望气，知道将有真人西游，碰到老子，就留住他非要他著书。李耳不得已，为他著了《道德二经》，称为《老子书》。那里还有老子庙。干

宝《搜神记》说：老子将西行入关，关令尹喜是个好道的人，看到真人要来西方了，于是就在路上强留住他。皇甫士安《高士传》说：老子在周朝做柱下史的官，到周衰微以后，就借做官而隐居。他在周做藏室史一连八十余年，追求无名，重修炼接纳，世人都不知道他是真人。到周景王十年（前535），孔子刚十七岁，就往周去见老聃。但幽王无道，平王东迁，关址因所守卫疆域的改变而改变了，人也因职务的关系而调动了，尹喜望气显然不在这里；但老子经过这里倒还是可能的。渭水又往东流过西武功北，民间叫做散关城，却弄错了。褚少孙先生于是说：武功是扶风西部边境的小城。谷口蜀栈道近处的山峰，再也没有别的大山比它们更高的了。渭水又与扞水汇合。扞水发源于周道谷，往北流过武都故道县老城西，王莽改名为善治。故道县有怒特祠。《列异传》说：武都故道县有怒特祠。说是祠中神原是南山的大梓树。从前秦文公二十七年（前739）砍过这棵大树，但树上伤口随砍随合。于是秦文公派了四十人持斧去砍，还是砍不断。有个人砍得精疲力尽，脚受了伤，走不动了，就躺在树下，听到鬼和树神在谈话。一个问道：这一仗打得够累了吧？一个说：够累的了。又说：秦公一定会干到底，不肯就此罢休的。一个回答道：他又能把我怎样呢？又问道：拿火红的灰把你围起来又如何？树神于是沉默无言了。躺在树下的人把听到的话报告文公，文公就叫伐木人都穿上红衣，一边砍，一边拿灰围上，树就被砍断了，变成一条牛跳到水里去，所以秦给树神立祠。扞水又往东北流过大散关，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南山五溪水。溪水在山涧两边奔流，注入渭水。

又往东流过陈仓县西。

陈仓县有陈仓山，山上有陈宝鸡鸣祠。从前秦文公因听了伯阳的话而心动，到陈仓去打猎，就在山坡上得到一块宝石，颜色就像肝一样。他回来后把它当作宝物供奉起来，所以叫陈宝。石

头是从东南方来的，光辉熠熠，声如雷鸣，野鸡也都叫起来，所以叫鸡鸣神。《地理志》说：有上公、明星、黄帝孙及舜妻盲的坟墓和祠堂；还有羽阳宫，是秦武王所建。应劭说：陈仓县因陈山而得名。姚睦说：黄帝建都于陈，说是就在这地方。荣氏《开山图注》说：伏牺生成纪，把治所迁到陈仓，陈仓并非陈国所建。魏明帝派遣将军太原郝昭筑陈仓城，建成后，诸葛亮包围了此城。诸葛亮叫郝昭的老乡靳祥去游说他，但没有成功，于是就以数万的兵力去进攻郝昭的千余人，用云梯、冲车、地道攻城，向城上放箭；郝昭则用火射连石来抵抗。诸葛亮失利，就退兵而回。现在汧水上的对亮城，就是诸葛亮与郝昭对抗的地方。陈仓水发源于陈仓山下，往东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与绥阳溪水汇合。溪水上流承接斜水，斜水从斜谷分流，注入绥阳溪，北流到陈仓，注入渭水。所以诸葛亮《与兄瑾书》中说：有绥阳小谷，虽然山崖极其险峻，溪水纵横交错，行军有很大困难，但从前巡逻守望，来来往往，有要道通向谷内。现在派先头部队去修筑这条道路，逼向陈仓，就足以牵制敌人的兵势，使他们不能分兵东进了。渭水又往东流，经过郁夷县老城南面。《地理志》说：郁夷县有汧水祠。王莽改名为郁平。《东观汉记》说：隗嚣把来歙包围于略阳，世祖下诏说：桃花水涨，船桨都可通向郁夷、陈仓。可分兵前进。汧水在这里注入渭水。汧水发源于汧县的蒲谷乡弦中谷，积成弦蒲薮。《尔雅》说水流积成沼泽叫汧，汧水一名，实际上就兼有这一意义。汧水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县西山，人们称为小陇山，山高峰险，车马不通，所以张衡《四愁诗》说：我所想念的人在汉阳，想去依从他，怎奈陇坂太长。水往东北流，穿过山涧，积成深渊，潭水升涨，深不可测，水中有五色鱼，民间以为神灵，不敢去捕捉，因而把这条溪流称为龙鱼水；自此以下，也通称龙鱼川。川水往东流经汧县老城北面。《史记》载，秦文公往东边的汧田去打猎，于是就在那里建都。又往东流过沼泽，乱流合并成一条溪流，右边

接纳了白龙泉。泉源口径五尺，泉水从洞穴中涌出，水波荡漾四散，往东北流注于汧水。汧水又往东流，汇合了一条溪水，溪水发源于南山西侧，俗称此山为吴山。三座峰峦层迭高起，秀色上与云霞相接；危崖斜欹着，山顶仿佛靠在一起，望去像要塌下来似的。《地理志》说：吴山在县西，《古文》以为这就是汧山，《国语》却叫虞山。山下石洞宽四尺，高七尺；水从石洞涌出，从悬崖上直泻而下，轰隆之声震动山谷。水从源头下来，成为一条溪流，往北流注入汧水。从两水汇合处起，上下流都可叫龙鱼川。汧水又往东南流，经过隃麋县老城南。隃麋就是王莽的扶亭，从前郭歙以王莽的征召为耻，避世隐居在这里。建武四年(28)，光武帝将这地方封给耿况，立为侯国。汧水往东南流经慈山，往东南流经郁夷县平阳旧城南。据《史记》，秦宁公二年(前 714)，迁都平阳。徐广说：平阳就是旧时郿县的平阳亭。城北有汉郯州刺史赵融碑，是灵帝建安元年(196)所立。汧水又往东流，注入渭水。渭水右岸，有磻溪水注入。磻溪水发源于南山兹谷，水从高处流泻而下，注入溪中。溪中有泉，称为兹泉。泉水积成深潭，就是《吕氏春秋》中所说的太公垂钓处的兹泉。现在人们叫那里的山谷为丸谷，谷中石壁又高又险，幽静的竹林又深又密，有深林和高山阻隔，人迹很少到这样的地方。东南角有个石洞，传说是太公住过的地方。水边有一块平坦的岩石，就是太公垂钓处。他放钓竿，跪着装鱼饵，两膝的印痕还在，所以有磻溪之称。溪水清凉异常，北流十二里注入渭水，这里北距维堆城七十里。渭水又往东流，经过积石原，就是北原。青龙二年(234)，诸葛亮取道斜谷进兵，此时司马懿屯兵于渭南。雍州刺史郭淮料定诸葛亮必定会夺取北原屯兵，于是先去占领。诸葛亮到时，果然就上不去了。渭水又往东流，经过五丈原北面。《魏氏春秋》说：诸葛亮占据了渭水的南原。司马懿对诸将说：诸葛亮若从武功出兵，依山势转向东边，那就是他的胆略了；如果他西上五丈原，诸位就都平安无事了。诸

葛亮果然屯兵于五丈原，与司马懿相对抗。渭水又往东流，经过郿县老城南边。《地理志》说：这是右辅都尉的治所。《魏氏春秋》载，诸葛亮侵犯郿，司马懿据守于郿，抗击诸葛亮，说的就是此县。渭水又往东流经郿坞以南。《汉献帝传》说：董卓调兵去修筑郿坞城。筑得和长安城一样高，城内贮粮可供三十年食用。他自己这样说：事情如果成功，就可以称雄于天下；不成功，守住这里也足以安度晚年了。真是愚蠢极了！

水经注卷十八

渭　水

【原文】

又东过武功县北，

渭水于县，斜水自南来注之。水出县西南衙岭山，北历斜谷，迳五丈原东。诸葛亮《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水出武功县，故亦谓之武功水也。是以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岭北，至郿注渭。渭水又东，迳马冢北，诸葛亮《与步骘书》曰：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渭水又迳武功县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理志》曰：县有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杜预以为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几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

雨至。杜彦达曰：太白山南连武功山，于诸山最为秀杰，冬夏积雪，望之皓然。山上有谷春祠。春，栎阳人，成帝时病死，而尸不寒，后忽出栎南门及光门上，而入太白山。民为立祠于山岭，春秋来祠，中上宿焉[①]。山下有太白祠，民所祀也。刘曜之世，是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②]！时群官毕贺。中书监刘均进曰：此国灭之象，其可贺乎？终如言矣。渭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汤。杜彦达曰：可治百病，世清则疾愈，世浊则无验。其水下合溪流，北注十三里，入渭。渭水又东，迳斄县故城南，旧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诗》所谓即有邰家室也。城东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郿之斄亭也。王少林之为郿县也。路迳此亭。亭长曰：亭凶杀人。少林曰：仁胜凶邪，何鬼敢忤？遂宿。夜中，闻女子称冤之声。少林曰：可前来理。女子曰：无衣，不敢进。少林投衣与之。女子前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为亭长所杀。少林曰：当为理寝冤，勿复害良善也。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见。明告亭长，遂服其事，亭遂清安。渭水又东，迳雍县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山，东南流，历中牢溪，世谓之中牢水，亦曰冰井水。南流迳胡城东，俗名也。盖秦惠公之故居，所谓祈年宫也。孝公又谓之为橐泉宫。按《地理志》曰：在雍。崔骃曰：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皇览》亦言是矣。刘向曰：穆公葬无丘

垄处也。《史记》曰：穆公之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车氏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赋《黄鸟》焉。余谓崔骃及《皇览》，谬志也。惠公、孝公，并是穆公之后，继世之君矣，子孙无由起宫于祖宗之坟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证之非实也。雍水又东，左会左阳水，世名之西水。水北出左阳溪，南流迳岐州城西，魏置岐州刺史治。左阳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与东水合，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南流，右会南源，世谓之返眼泉。乱流南迳岐州城东，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之中，南则两川之交会也。世亦名之为淬空水。东流，邓公泉注之。水出邓艾祠北，故名曰邓公泉。数源俱发于雍县故城南。县，故秦德公所居也。《晋书·地道记》以为西虢地也。《汉书·地理志》以为西虢县。《太康地记》曰：虢叔之国矣，有虢宫，平王东迁，叔自此之上阳，为南虢矣。雍有五畤祠，以上祠祀五帝。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间，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以为上帝之神，于是作鄜畤，祀白帝焉。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祀青帝焉。灵公又于吴阳作上畤，祀黄帝，作下畤，祀炎帝焉。献公作畦畤于栎阳而祀白帝。汉高帝问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博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畤，祀黑帝焉。应劭曰：四面积高曰雍。阚骃曰：宜为神明之隩，故立群祠焉。又有凤台、凤女祠。秦穆公时，有箫史者，善吹箫，能致白鹄、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为作凤台以居之。积数十年，一旦随凤去。云雍

宫世有箫管之声焉。今台倾祠毁,不复然矣。邓泉东流注于雍,自下虽会他津,犹得通称,故《禹贡》有雍、沮会同之文矣[3]。雍水又东迳召亭南,世谓之树亭川,盖召、树声相近,误耳。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后汉·郡国志》曰:郿县有召亭,谓此也。雍水又东南流,与横水合,水出杜阳山。其水南流,谓之杜阳川。东南流,左会漆水,水出杜阳县之漆溪,谓之漆渠。故徐广曰:漆水出杜阳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峦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东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桥山,东南流。相如《封禅书》曰:收龟于岐。《汉书音义》曰:岐,水名也。谓斯水矣。二川并逝,俱为一水,南与横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俗谓之小横水,亦或名之米流川。迳岐山西,又屈迳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所谓居岐之阳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称矣。又历周原下,北则中水乡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昔秦盗食穆公马处也。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雍水又南,迳美阳县之中亭川,合武水。水发杜阳县大岭侧,东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世谓之赤泥岘,沿波历涧,俗名大横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东南流,东迳杜阳县故城,世谓之故县川。又故虢县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极,在天柱山南。故县取名焉,亦

指是水而摄目矣。即王莽之通杜也。故《地理志》曰:县有杜水。杜水又东,二坑水注之。水有二源,一水出西北,与渎雝水合,而东历五将山,又合乡谷水,水出乡溪,东南流入杜水,谓之乡谷川。又南,莫水注之。水出好畤县梁山大岭东,南迳梁山宫西,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宫,秦始皇起。水东有好畤县故城,王莽之好邑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将军耿弇为侯国。又南迳美阳县之中亭川,注雍水,谓之中亭水。雍水又南迳美阳县西。章和二年,更封彰侯耿秉为侯国。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迳长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维出洛谷,围长城,即斯地也。

又东,芒水从南来流注之。

芒水出南山芒谷,北流迳玉女房,水侧山际有石室,世谓之玉女房。芒水又北迳盩厔县之竹圃中,分为二水。汉冲帝诏曰:翟义作乱于东,霍鸿负倚盩厔芒竹。即此也。其水分为二流,一水东北为枝流,一水北流注于渭也。

【注释】

①“上”,《疏》作“止”。

②这几句属于谶语一类,含意晦涩神秘,故有以为吉,有以为凶。翻译时难以处理,只得照录原文。

③全祖望、杨宋敬皆以为此处误引《禹贡》,杨氏又疑此系后人误插于此。

【译文】

又往东流过武功县北边，

渭水到了武功县，斜水从南方流来注入。斜水发源于武功县西南的衙岭山，往北流经斜谷，流过五丈原东边。诸葛亮《与步骘书》说：我的先头部队在五丈原，那地方在武功西十里余。斜水发源于武功县，因此也叫武功水。所以诸葛亮《表》说：我派虎步监孟琰占据武功水东岸，司马懿趁着水涨，进攻孟琰的营地。我建造竹桥，隔水放箭射他们，桥建成后，敌兵也就逃走了。斜水北流，注入渭水。《地理志》说：斜水发源于衙岭北，流到郿，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马冢北边。诸葛亮《与步骘书》说：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地势较高，不易攻取，所以把它留着。渭水又流经武功县老城北边，就是王莽的新光。《地理志》说：县里有太一山，《古文》里称为终南，杜预称为中南，又名太白山，在武功县南边，离长安二百里，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高。俗语说：武功太白，离天三百。山下行军，不可用鼓角；如用鼓角，就会有急风暴雨。杜彦达说：太白山南连武功山，非常高峻秀丽，在群山中最为突出；山上冬夏都积雪不化，望去一片皜白。山上有谷春祠。谷春，栎阳人，成帝时病死，但尸体仍保持温暖，后来忽然走出栎阳南门，又出现在光门上，到太白山里去了。人们在山岭上为他立祠。每年春秋二季，都到祠中来住宿。山下有太白祠，也是民众常来祭祀的地方。刘曜统治时期，太白山崩，长安人刘终在山崩的地方捡到一块白玉，大小约一尺见方，玉上刻着几行字：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酉小衰困嚣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靷其尽乎！当时群官都来庆贺，但中书监刘均却说：这是国家将亡的预兆，有什么可以庆贺呢？结果他真的说中了。渭水又东流，有温泉水注入。温泉水发源于太一山，一泓清泉像开水似的沸腾翻涌。杜彦达说：那泉水可治百病。时世清明，病就可以治好；时世恶浊，治病就无效。水在下流与溪流汇合，往北奔流十三里注入

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斄县老城南，老城就是古时的邰城——后稷的封邑。《诗经》说的：到邰去成家，就指此城。城内东北边有姜嫄祠，西南边百步有稷祠，就是郿县的斄亭。王少林去郿县做县令，路上曾经过此亭。亭长说：这亭里有妖孽，会害死人。王少林说：仁德会战胜凶邪，什么鬼魅胆敢侵犯我！就在里面住宿。夜里听到女人喊冤的声音，王少林说：上来申诉吧！女人说：我没穿衣服，不敢上来。王少林丢了一件衣服给她，那女人于是上前诉说道：我丈夫当涪县县令，上任时途经这里，晚上宿在亭内，被亭长谋杀了。王少林说：我会替你伸雪这件沉冤的，以后不要再伤害好人了。那女人于是脱下衣裳，放在地上，忽然不见了。明日审问亭长，亭长只得服罪，亭也不再闹鬼了。渭水又往东流经雍县南边，有雍水注入。雍水发源于雍山，往东南流经中牢溪，人们称为中牢水，又叫冰井水；又往南流经胡城东边。胡城是俗名，原为秦惠公的故居，即所谓祈年宫，孝公又称为橐泉宫。《地理志》说此宫在雍，崔骃说：穆公墓在橐泉宫祈年观下。《皇览》也这样说。刘向说：穆公葬处没有坟垄。《史记》说：穆公死后，殉葬者多达一百七十七人，贤臣车氏的儿子奄息、仲行、鍼虎等都在殉葬之列，秦人哀悼他们，作了《黄鸟》一诗。我以为崔骃和《皇览》的记载是荒唐的。惠公、孝公都是穆公的后代，是世代继承下来的国君，子孙是不会在祖宗的坟墓上建造宫殿的，从这一点来推理，就可以知道这两条引证是不确实的。雍水又东流，在左边汇合了左阳水，世人称为西水。左阳水发源于北方的左阳溪，往南流经岐州城西边，魏在此城设置岐州刺史治所。左阳水又南流，注入雍水。雍水又与东水汇合。东水也是俗名，发源于北方的河桃谷，往南流，在右边汇合了南源，人们称为返眼泉，往南乱流，经过岐州城东边，又南流与雍水汇合。岐州城在二水之间，城南就是两川的汇流处，人们也把这条水叫涬空水。雍水东流，邓公泉注入。邓公泉发源于邓艾祠北，所以叫邓公泉，几个源头都从

雍县老城南边流出。雍县是从前秦德公居住的地方。《晋书·地道记》认为是西虢的地方。《汉书·地理志》认为是西虢县。《太康地记》则说是虢叔之国。那里有虢宫，周平王东迁后，虢叔就从这里去上阳，就是南虢。雍县有五畤祠，以奉祀五帝。从前秦文公在汧水、渭水之间打猎，梦见黄蛇从天上直拖到地下，蛇口搁在鄜衍，认为这是上帝的神灵，于是修建鄜畤来奉祀白帝。秦宣公在渭南修建密畤，奉祀青帝。灵公又在吴阳建上畤，奉祀黄帝；建下畤，奉祀炎帝。献公在栎阳建畦畤，奉祀白帝。汉高帝问道：天上有五帝，但现在只有四帝，这是什么道理呢？博士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高帝说：我知道了，等到我来时，就有五帝了。于是修建北畤来奉祀黑帝。应劭说：把四面堆高，叫做雍。阚骃说：这里适宜作神明的居处，所以建造了一批祠庙。还有凤台和凤女祠。秦穆公时，有个叫箫史的人，善于吹箫，他的箫声能招致白天鹅和孔雀。穆公的女儿弄玉爱上了他，穆公就造了一座凤台，让他们居住。他们在那里住了数十年，一天随着凤凰飞去了。据说雍宫常有箫管的声音。现在凤台已塌，凤女祠也毁了，再也听不到箫声了。邓泉东流，注入雍水，自此以下虽然也汇合了别的支流，但还是保存了这个通称，所以《禹贡》里有雍水、沮水汇合在一起的文句。雍水又往东流经召亭南边，世人称为树亭川，大概是由于召、树二字音近致误的。召亭是古时召公的采邑。京相璠说：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后汉书·郡国志》说：郿县有召亭，说的就是这地方。雍水又往东南流，与横水汇合。横水发源于杜阳山，水往南流，称为杜阳川。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了漆水。漆水发源于杜阳县的漆溪，称为漆渠。所以徐广说：漆水发源于杜阳的岐山。漆渠水南流，有大峦水注入。大峦水发源于西北方的大道川，往东南流，注入漆水，就是旧时的岐水。《淮南子》说：岐水发源于石桥山，往东南流。司马相如《封禅书》说：在岐水捕龟。《汉书音义》说：岐是水名，说的就是这条水。两水同流，合为一水，南

流与横水汇合，从此以下也有了岐水这个通称了，民间则称为小横水，也有人叫米流川。此水流经岐山西边，又折向周城以南。周城在岐山以南而偏西，所谓居岐之阳，就指周城。这地名不但是因山而来，同时也是因水而来的。又流经周原境，北岸是中水乡的成周聚，所以叫有周。水北就是岐山，从前秦国的村夫，就在这里偷吃掉穆公的马。岐水又往东流经姜氏城南边，称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姓姜。《帝王世纪》说：炎帝就是神农氏，姓姜。他的母亲女登游华阳，与神发生感应，于是生了炎帝；炎帝在姜水长大，就是这地方。姜水往东注入雍水，雍水又往南流经美阳县的中亭川，与武水汇合。武水发源于杜阳县的大岭旁。大岭东西长三百步，南北宽二百步，人们称为赤泥岘；清波流经山涧，俗名大横水，可能就是杜水。水往东南流，向东经杜阳县老城，人们称为故县川。此外，旧虢县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谷中有个地洞，向北通进去，也不知尽头在哪里，地点在天柱山以南。所以杜阳县的取名，既是来自山名，同时也是因水而得名的。杜阳，就是王莽的通杜。所以《地理志》说：县里有杜水。水又往东流，有二坑水注入。二坑水有两个源头，一个发源于西北，与渎雒水汇合，往东流经五将山，又汇合了乡谷水。乡谷水发源于乡溪，往东南流，注入杜水，称为乡谷川。又往南流，有莫水注入。莫水发源于好畤县梁山大岭东麓，往南流经梁山宫西，所以《地理志》说：好畤有梁山宫，是秦始皇所建。水东有好畤县老城，就是王莽的好邑。世祖建武二年(26)，把这地方封给建威大将军耿弇，立为侯国。莫水又往南流经美阳县中亭川，注入雍水，称为中亭水。雍水又往南流经美阳县西边。章和二年(88)，把这地方改封给彰侯耿秉，立为侯国。雍水又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东流，洛谷之水发源于南山洛谷，往北流经长城以西。魏甘露三年(258)，蜀汉派姜维出兵洛谷，围长城，就是这地方。

又往东流，芒水从南方流来注入。

芒水发源于南山芒谷，往北流经玉女房。水边山麓有个石室，人们叫玉女房。芒水又往北流经盩厔县的竹圃中，分成两条水。汉冲帝诏令说：翟义在东方作乱，霍鸿依恃盩厔的芒竹据守，就是指这地方。芒水分成两条：一条往东北流去，是支流；一条北流注入渭水。

水经注卷十九

渭　　水

【原文】

又东过槐里县南，又东，涝水从南来注之。

渭水迳县之故城南。《汉书集注》，李奇谓之小槐里，县之西城也。又东，与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于竹圃，东北流，又屈而北入于渭。渭水又东北迳黄山宫南，即《地理志》所云县有黄山宫，惠帝二年起者也。《东方朔传》曰：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宫。故世谓之游城也。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迳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昔李耳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事非经证。然庄周著书云：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禀五行之精气，阴阳有终变，亦无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复如传。古人许以传疑，故两存耳。就水历竹圃北，与黑水合。水上承三泉，就水之右，三泉奇发，言归一渎，北流，左注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合田溪水。

水出南山田谷，北流迳长杨宫西，又北，迳盩厔县故城西。又东北与一水合。水上承盩厔县南源，北迳其县东，又北迳思乡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又北流，注于渭水也。县北有蒙茏渠，上承渭水于郿县，东迳武功县为成林渠。东迳县北，亦曰灵轵渠，《河渠书》以为引堵水。徐广曰：一作诸川是也。渭水又东迳槐里县故城南。县，古大丘邑也，周懿王都之。秦以为废丘，亦曰舒丘。中平元年，灵帝封左中郎将皇甫嵩为侯国。县南对渭水，北背通渠。《史记·秦本纪》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洪范五行传》云：赤者，火色也，水尽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阴阳乱，秦用严刑，败乱之象。后项羽入秦，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为三秦。汉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灭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谓之为大槐里，晋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递带防陆，旧渠尚存，即《汉书》所谓槐里环堤者也。东有漏水，出南山赤谷。东北流迳长杨宫东，宫有长杨树，因以为名。漏水又北历苇圃西，亦谓之仙泽。又北迳望仙宫。又东北，耿谷水注之。水发南山耿谷，北流与柳泉合。东北迳五柞宫西。长杨、五柞二宫，相去八里，并以树名宫，亦犹陶氏以五柳立称。故张晏曰：宫有五柞树，在盩厔县西。其水北迳仙泽东，又北迳望仙宫东，又北与赤水会，又北迳思乡城东，又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迳秦文王萯

阳宫西，又北迳五柞宫东，又北迳甘亭西，在水东鄠县。昔夏启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故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东得涝水口。水出南山涝谷，北迳汉宜春观东，又北迳鄠县故城西。涝水际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观北，东北流注涝水。涝水北注甘水，而乱流入于渭。即上林故地也。东方朔称：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夜漏十刻乃出，与侍中、常待、武骑、待诏及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下，故有期门之号。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上大驩乐之。上乃使大中大夫虞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属之南山以为上林苑。东方朔谏，秦起阿房而天下乱，因陈泰阶六符之事。上乃拜大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称乌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

又东，丰水从南来注之。

丰水出丰溪，西北流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为枝津，一水西北流，又北，交水自东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迳灵台西，又北至石墩注于渭。《地说》云：渭水又东与丰水会于短阴山内，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水上旧有便门桥与便门对直，武帝建元三年造。张昌曰：桥在长安西北茂陵东。如淳曰：去长安四十里。渭水又迳太公庙北，庙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无可寻。渭水又东北与鄗水合，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

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诗》云：考卜维王，宅是鄗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構沦褫，今无可究。《春秋后传》曰：使者郑容入柏谷关，至平舒置，见华山有素车白马，问郑容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君使，愿托书致鄗池君。子之咸阳过鄗池，见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当有应者，以书与之。勿妄发，致之得所欲。郑容行至鄗池。见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应曰：诺。郑容如睡，觉而见宫阙，若王者之居焉。谒者出，受书，入。有顷，闻语声言：祖龙死。神道芒昧，理难辨测，故无以精其幽致矣。鄗水又北流，西北注，与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西北流入于鄗。《毛诗》云：滮，流浪也。而世传以为水名矣。郑玄曰：丰、鄗之间，水北流也。鄗水北迳清泠台西，又迳磁石门西。门在阿房前，悉以磁石为之，故专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入门而胁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门也。鄗水又北，注于渭。渭水北有杜邮亭，去咸阳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嗟呼，有制胜之功，惭尹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剑处也。渭水又东北迳渭城南，文颖以为故咸阳矣。秦孝公之所居离宫也。献公都栎阳，天雨金。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出。至孝公作咸阳、筑冀阙而徙都之。故《西京赋》曰：秦里其朔，实为咸阳。太史公曰：长安，故咸阳也。汉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别为渭城，在长安西北，渭水之阳。王莽之京城也。始隶扶风，后并长

安。南有泬水注之。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其地即杜之樊乡也。汉祖至栎阳，以将军樊哙灌废丘，最，赐邑于此乡也。其水西北流，迳杜县之杜京西，西北流迳杜伯冢南。杜伯与其友左儒仕宣王，儒无罪见害，杜伯死之，终能报恨于宣王。故成公子安《五言诗》曰：谁谓鬼无知？杜伯射宣王。泬水又西北迳下杜城，即杜伯国也。泬水又西北，枝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于高阳原，而北迳河池陂东，而北注泬水。泬水又北与昆明故池会，又北迳秦通六基东，又北迳堨水陂东，又北得陂水。水上承其陂，东北流入于泬水。泬水又北迳长安城，西与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于昆明台，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谭《新论》称：元帝被病，广求方士。汉中送道士王仲都。诏问所能。对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载驷马于上林昆明池上，环冰而驰。御者厚衣狐裘寒战，而仲都独无变色，卧于池台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环以十炉火。不言热，又身不汗。池水北迳鄗京东，秦阿房宫西。《史记》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小，乃作朝宫于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山巅为阙。为复道自阿房度渭，属之咸阳，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关中记》曰：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其水又屈而迳其北，东北流注堨水陂。陂水北出，迳汉武帝建章宫东，于凤阙南，东注泬水。泬水又

北迳凤阙东。《三辅黄图》曰：建章宫，汉武帝造，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七丈五尺，俗言贞女楼，非也。《汉武帝故事》云：阙高二十丈。《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凤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故繁钦《建章凤阙赋》曰：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泬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一水北迳神明台东。《傅子·宫室》曰：上于建章中作神明台、井干楼，咸高五十余丈，皆作悬阁，辇道相属焉。《三辅黄图》曰：神明台在建章宫中，上有九室，今人谓之九子台，即实非也。泬水又迳渐台东。《汉武帝故事》曰：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三十丈。渐，浸也，为池水所渐。一说，星名也。南有壁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门也。泬水又北流注渭，亦谓是水为潏水也。故吕忱曰：潏水出杜陵县。《汉书音义》曰：潏，水声，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汉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引泬水入长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竟连五杜，土山、渐台，像西白虎。即是水也。

又东过长安县北，

渭水东分为二水。《广雅》曰：水自渭出为洸，其犹河之有雍也。此渎东北流，迳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东南合一水，迳两石人北。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镦乃可移动也。又东迳阳侯祠

北，涨辄祠之。此神能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后人以为邓艾祠。悲哉！谗胜道消，专忠受害矣。此水又东注渭水，水上有梁，谓之渭桥，秦制也，亦曰便门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旧有忖留神像。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丑，卿善图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与言曰：出头见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画地，忖留觉之，便还没水。故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更修之，桥广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马见之，惊，又命下之。《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乃求归。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丹过之桥，不为发。又一说，交龙扶轝而机不发。但言[①]，今不知其故处也。渭水又东与沉水枝津合，水上承沉水，东北流迳邓艾祠南，又东分为二水。一水东入逍遥园，注藕池。池中有台观，莲荷被浦，秀实可玩。其一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迳长安城北。汉惠帝元年筑，六年成，即咸阳也。秦离宫无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门，东出北头第一门，本名宣平门，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一曰东都门；其郭门亦曰东都

门，即逄萌挂冠处也。第二门本名清明门，一曰凯门，王莽更名宣德门、布恩亭。内有藉田仓，亦曰藉田门。第三门本名霸城门，王莽更名仁寿门、无疆亭。民见门色青，又名青城门，或曰青绮门，亦曰青门。门外旧出好瓜。昔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此门，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是以阮籍《咏怀诗》云：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拒阡陌，子母相钩带。指谓此门也。南出东头第一门，本名覆盎门，王莽更名永清门、长茂亭。其南有下杜城。应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门。又曰端门，北对长乐宫。第二门，本名安门，亦曰鼎路门。王莽更名光礼门、显乐亭。北对武库。第三门本名平门，又曰便门。王莽更名信平门、诚正亭。一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西出南头第一门，本名章门，王莽更名万秋门、亿年亭，亦曰光华门也。第二门本名直门，王莽更名直道门、端路亭，故龙楼门也。张晏曰；门楼有铜龙。《三辅黄图》曰：长安西出第二门，即此门也。第三门本名西城门，亦曰雍门，王莽更名章义门、著义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门，亦曰突门。北出西头第一门，本名横门，王莽更名霸都门、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门。其外郭有都门、有棘门。徐广曰：棘门在渭北。孟康曰：在长安北，秦时宫门也。如淳曰：《三辅黄图》曰：棘门在横门外。按《汉书》，徐厉军于此，备匈奴。又有通门、亥门也。第二门本名厨门，又曰朝门。王莽更名建子门、广世亭，一曰高门。苏林曰：高门，长安城北

门也。其内有长安厨官在东，故名曰厨门也。如淳曰：今名广门也。第三门本名杜门，亦曰利城门。王莽更名进和门、临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又曰洛门也。凡此诸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汉成帝之为太子，元帝尝急召之。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方乃得度。上怪迟，问其故，以状对。上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也。渭水东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迳河池陂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沉水，亦曰漕渠；又东迳长安县南，东迳明堂南。旧引水为辟雍处，在鼎路门东南七里。其制上圆下方，九宫十二堂，四向五室。堂北三百步有灵台，是汉平帝元始四年立。渠南有汉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罢雍五畤。始祀皇天上帝于长安南郊。应劭曰：天郊在长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汉武帝为太子立，使通宾客，从所好也。太子巫蛊事发，斫杜门东出。史良娣死，葬于苑北。宣帝以为戾园，以倡优千人乐思后园庙，故亦曰千乡。故渠又东而北屈，迳青门外，与沉水枝渠会。渠上承沉水于章门西。飞渠引水入城。东为仓池，池在未央宫西。池中有渐台。汉兵起，王莽死于此台。又东迳未央宫北。高祖在关东，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长六十余里，头临渭水，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坚。云昔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迹，山即基，阙不假筑，

高出长安城。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阊阖、止车诸门。未央殿东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凤皇、朱雀、鹓鸾、昭阳诸殿，天禄、石渠、麒麟三阁。未央宫北，即桂宫也。周十余里，内明光殿、走狗台、柏梁台，旧乘复道，用相迳通。故张衡《西京赋》曰：钩陈之外，阁道穹隆，属长乐与明光，迳北通于桂宫。故渠出二宫之间，谓之明渠也。又东历武库北。旧樗里子葬于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异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葬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云：我百岁后，是有天子之宫夹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葬于渭南章台东。至汉，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是也。明渠又东，迳汉高祖长乐宫北，本秦之长乐宫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铜人，殿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昌诸殿。殿之东北有池，池北有层台，俗谓是池为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楼，竖汉京兆尹司马文预碑。故渠又东出城，分为二渠，即汉书所谓王渠者也。苏林曰：王渠，官渠也。犹今御沟矣。晋灼曰：渠名也，在城东覆盎门外。一水迳杨桥下，即青门桥也。侧城北迳邓艾祠西，而北注渭，今无水。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东迳奉明县广城乡之廉明苑南。史皇孙及王夫人葬于郭北，宣帝迁苑南，卜以为悼园，益园民千六百家，立奉明县以奉二园。园在东都门，昌邑王贺自霸御法驾，郎中令龚遂骖乘，至广明东都门是也。故渠东北迳汉太尉夏侯婴冢西。葬日，柩马

悲鸣，轻车罔进，下得石椁，铭曰：于嗟滕公居此室！故遂葬焉。冢在城东八里，饮马桥南四里，故时人谓之马冢。故渠又北分为二渠：东迳虎圈南，而东入霸；一水北合渭，今无水。

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

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水出蓝田县蓝田谷。所谓多玉者也。西北有铜谷水，次东有辋谷水，二水合而西注，又西流入浥水。浥水又西迳峣关，北历峣柳城，东西有二城，魏置青浥军于城内，世亦谓之青浥城也。秦二世三年，汉祖入，自武关攻秦，赵高遣将距于峣关者也。《土地记》曰：蓝田县南有峣关，地名峣柳，道通荆州。《晋地道记》曰：关当上洛县西北。浥水又西北流入霸。霸水又北历蓝田川，迳蓝田县东。《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为蓝君。盖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汉临江王荣冢。景帝以罪征之，将行，祖于江陵北门，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荣至，中尉郅都急切责王，王年少，恐而自杀，葬于是川。有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矜之。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于芷阳者是也。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泻水，在长安东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赋诗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汉文帝尝欲从霸陵上，西驰下峻坂。袁盎揽辔于此处。上曰：将军怯也？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

衡。圣人不乘危。今驰不测，如马惊车败，奈高庙何？上乃止。霸水又北，长水注之。水出杜县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谓之荆溪。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磈山之斫槃谷，次东有苦谷，二水合，而东北流，迳风凉原西。《关中图》曰：丽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风凉原，在磈山之阴，雍州之福地。即是原也。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汉武帝祠。其水右合东川。水出南山之石门谷，次东有孟谷，次东有大谷，次东有雀谷，次东有土门谷，五水北出谷，西北历风凉原东，又北与西川会。原为二水之会，乱流北迳宣帝许后陵东北，去杜陵十里。斯川于是有狗枷之名。川东亦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记》曰：丽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大狗来，下有贼则狗吠之，一堡无患，故川得厥目焉。川水又北迳杜陵东。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长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县故城，秦武公十一年县之。汉宣帝元康元年，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王莽之饶安也。其水又北注荆溪，荆溪水又北迳霸县，又有温泉入焉。水发自原下，入荆溪水，乱流注于霸，俗谓之浐水，非也。《史记音义》，文帝出安门。注云：在霸陵县。有故亭，即《郡国志》所谓长门亭也。《史记》云：霸、浐，长水也，虽不在祠典，以近咸阳秦、汉都，泾、渭、长水，尽得比大川之礼。昔文帝居霸陵，北临厕，指新丰路示慎夫人曰：此走邯郸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以北山石为椁

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韦昭曰：高岸夹水为厕。今斯原夹二水也。霸水又北会两川，又北，故渠右出焉。霸水又北迳王莽九庙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征天下工匠，坏撤西苑、建章诸宫馆十余所，取材瓦以起九庙，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成九庙。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褫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卒死者万数。霸水又北迳枳道，在长安县东十三里。王莽九庙在其南。汉世有白蛾群飞，自东都门过枳道。吕后祓除于霸上，还见仓狗，戟胁于斯道也。水上有桥，谓之霸桥。地皇三年，霸桥木灾自东起，卒数千以水泛沃救不灭，晨焚夕尽。王莽恶之，下书曰：甲午火桥，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圣祖，黄虞道统受命，至于地皇四年，为十五年，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一长存之道。其名霸桥为长存桥。霸水又北，左纳漕渠，绝霸，右出焉。东迳霸城北，又东迳子楚陵北。皇甫谧曰：秦庄王葬于芷阳之丽山。京兆东南霸陵山，刘向曰：庄王大其名，立坟者也。《战国策》曰：庄王字异人，更名子楚，故世人犹以子楚名陵。又东迳新丰县，右会故渠。渠上承霸水，东北迳霸城县故城南，汉文帝之霸陵县也，王莽更之曰水章。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见蓟子训与父老共摩铜人

曰：正见铸此时，计尔日已近五百年矣。故渠又东北迳刘更始冢西。更始二年，为赤眉所杀，故侍中刘恭，夜往，取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邓禹收葬于霸陵县。更始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鲍永，持节安集河东，闻更始死，归世祖，累迁司隶校尉，行县迳更始墓，遂下拜哭，尽哀而去。帝问公卿，大中大夫张湛曰：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释。又东北迳新丰县，右合漕渠，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也。以渭难漕，命齐水工徐伯发卒穿渠引渭。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为便。今无水。霸水又北迳秦虎圈东。《列士传》曰：秦昭王会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视虎，眥裂，血出溅虎，虎不敢动，即是处也。霸水又北，入于渭水。渭水又东会成国故渠。渠，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蜀所开也，号成国渠，引以浇田。其渎上承汧水于陈仓东。东迳郿及武功、槐里县北。渠左有安定梁严冢。碑碣尚存。又东迳汉武帝茂陵南，故槐里之茂乡也。应劭曰：帝自为陵，在长安西北八十余里。《汉武帝故事》曰：帝崩后，见形谓陵令薛平曰：吾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自今以后，可禁之。平顿首谢，因不见。推问陵傍，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霍光欲斩之。张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乃止。故阮公《咏怀诗》曰：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陵之西而北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谓之英陵。夫人兄延年知音，尤善歌舞，帝

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常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上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见之，妖丽，善歌舞，得幸，早卒。上悯念之，以后礼葬，非思不已，赋诗悼伤。故渠又东迳茂陵县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县焉。王莽之宣成也。故渠又东迳龙泉北，今人谓之温泉，非也。渠北故坂北，即龙渊庙。如淳曰：《三辅黄图》有龙渊宫，今长安城西有其庙处，盖宫之遗也。故渠又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迳平陵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广利也。故渠之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又东迳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迳成帝延陵南。陵之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东，迳渭陵南。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寿陵亭原上为初陵，诏不立县邑。又东迳哀帝义陵南。又东迳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侧有杜邮亭。又东迳渭城北。《地理志》曰；县有兰池宫。秦始皇微行，逢盗于兰池，今不知所在。又东迳长陵南，亦曰长山也。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风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坟垅称陵。《春秋左传》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说题辞》曰：丘者，墓也；冢者，种也，种墓也[②]。罗倚于山，分卑尊之名者也。故渠又东迳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谓之周氏

曲。又东南迳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渭水又东，迳霸城县北，与高陵分水，水南有定陶恭王庙，傅太后陵。元帝崩，傅昭仪随王归国，称定陶太后。后十年，恭王薨，子代为王。征为太子，太子即帝位，立恭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寿元年，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关中记》，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共陵也，诸侯皆如之。恭王庙在霸城西北，庙西北，即傅太后陵。不与元帝同茔。渭陵，非谓元帝陵也。盖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与元帝齐者，谓同十二丈也。王莽奏毁傅太后冢，冢崩，压杀数百人。开棺，臭闻数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今其处积土犹高，世谓之增墀，又亦谓之增阜，俗亦谓之成帝初陵处，所未详也。渭水又迳平阿侯王谭墓北，冢次有碑。左则泾水注之。渭水又东迳郭县西，盖陇西郡之郭徙也。渭水又东得白渠枝口，又东与五丈渠合。水出云阳县石门山，谓之清水。东南流迳黄嵚山西，又南入祋祤县，历原南出，谓之清水口。东南流，绝郑渠；又东南入高陵县，迳黄白城西，本曲梁宫也。南绝白渠，屈而东流，谓之曲梁水。又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东南绝白渠渎；又东南入万年县，谓之五丈渠。又迳藕原东，东南流，注于渭。渭水右迳新丰县故城北，东与鱼池水会。水出丽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

汙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在秦始皇陵东北五里，周围四里，池水西北流，迳始皇冢北。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甚众。坟高五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而周章百万之师，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领作者以御难，弗能禁。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北对鸿门十里。池水又西北流，水之西南有温泉，世以疗疾。《三秦记》曰：丽山西北有温水，祭则得入，不祭则烂人肉。俗云：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疮；始皇谢之，神女为出温水，后人因以浇洗疮。张衡《温泉赋·序》曰：余出丽山，观温泉，浴神井，嘉洪泽之普施，乃为之赋云。此汤也，不使灼人形体矣。池水又迳鸿门西，又迳新丰县故城东，故丽戎地也。高祖王关中，太上皇思东归，故象旧里，制兹新邑，立城社，树枌榆，令街庭若一，分置丰民，以实兹邑，故名之为新丰也。汉灵帝建宁三年，改为都乡，封段颎为侯国。后立阴槃城。其水际城北出，世谓是水为阴槃水；又北绝漕渠，北注于渭。渭水又东，迳鸿门北，旧大道北下坂口名也。

右有鸿亭。《汉书》，高祖将见项羽。《楚汉春秋》曰：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采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高祖会项羽，范增目羽，羽不应。樊哙杖盾撞人入，食豕肩于此，羽壮之。《郡国志》曰：新丰县东有鸿门亭者也。郭缘生《述征记》，或云，霸城南门曰鸿门也。项羽将因会危高祖，羽仁而弗断。范增谋而不纳，项伯终护高祖以获免。既抵霸上，遂封汉王。按《汉书注》，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则霸上应百里。按《史记》，项伯夜驰告张良，良与俱见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尔。今父老传在霸城南门数十里，于理为得。按缘生此记，虽历览《史》、《汉》，述行涂经见，可谓学而不思矣。今新丰县故城东三里有坂，长二里余，堑原通道，南北洞开，有同门状，谓之鸿门。孟康言，在新丰东十七里，无之。盖指县治而言，非谓城也。自新丰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旧停军处，东去新丰既远，何由项伯夜与张良共见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缘生此记乖矣。渭水又东，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东，戏水注之。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丽戎城东。《春秋》：晋献公五年伐之，获丽姬于是邑。丽戎，男国也，姬姓；秦之丽邑矣。又北，右总三川，迳鸿门东，又北迳戏亭东。应劭曰：戏，弘农湖县西界也。地隔诸县，不得为湖县西。苏林曰：戏，邑名，在新丰东南四十里。孟康曰：

乃水名也，今戏亭是也。昔周幽王悦褒姒，姒不笑，王乃击鼓举烽，以征诸侯，诸侯至，无寇，褒姒乃笑，王甚悦之。及犬戎至，王又举烽以征诸侯，诸侯不至，遂败幽王于戏水之上，身死于丽山之北。故《国语》曰幽灭者也。汉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为初陵，以为非吉，于霸曲亭南更营之。鸿嘉元年，于新丰戏乡为昌陵县，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诏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恶，不可为万岁居，其罢陵作，令吏民反故，徙将作大匠解万年燉煌。《关中记》曰：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取土东山，与粟同价，所费巨万，积年无成。即此处也。戏水又北分为二水，并注渭水。渭水又东，泠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盖丽山连麓而异名也。北会三川，统归一壑，历阴槃、新丰两原之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酋水南出倒虎山，西总五水，单流迳秦步高宫东，世名市丘城。历新丰原东而北迳步寿宫西，又北入渭。渭水又东得西阳水，又东得东阳水，并南出广乡原北垂，俱北入渭。渭水又东迳下邽县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于此。有上邽，故加下也。渭水又东与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迳媚加谷，历广乡原东，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得白渠口。大始二年，赵国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出于郑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即水所始也。东迳宜春城南，又东南迳池阳城北，枝渎出焉。东南历藕原下，又东迳鄣县故城北，东南入渭。今无水。白渠又东，枝渠出焉。

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辅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记》谓之曰高陆也。车频《秦书》曰：苻坚建元十四年，高陆县民穿井，得龟，大二尺六寸，背文负八卦古字。坚以石为池，养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问吉凶，名为客龟。大卜佐高鲁梦客龟言：我将归江南，不遇，死于秦。鲁于梦中自解曰：龟三万六千岁而终，终必亡国之征也。为谢玄破于淮肥，自缢新城浮图中。秦祚因即沦矣。又东迳栎阳城北。《史记》，秦献公二年，城栎阳，自雍徙居之。十八年，雨金于是处也。项羽以封司马欣为塞王。按《汉书》，高帝克关中，始都之，王莽之师亭也。后汉建武二年，封骠骑大将军景丹为侯国。丹让，世祖曰：富贵不还故乡，如衣锦夜行，故以封卿。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又东南迳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陂，又东南注于渭。故《汉书·沟洫志》曰：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是也，今无水。

又东过郑县北，

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苻健入秦，据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经》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迳萧加谷于孤柏原西，东北流与禺水合。水出英山，北流与招水相得，乱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渭水又东，西石桥水南出马岭山，积石据其东，丽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悬流数十，与华岳同体。其水北迳郑城西，水上有

桥，桥虽崩褫，旧迹犹存，东去郑城十里，故世以桥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阚骃谓之新郑水。渭水又东迳郑县故城北。《史记》，秦武公十年，县之。郑桓公友之故邑也。《汉书》薛瓒《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余按迁《史记》，考《春秋》、《国语》、《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以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侩之间。幽王霣于戏，郑桓公死之。平王东迁，郑武公辅王室，灭虢、侩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乃迁封于彼。《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谓公孙获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与许争乎？是指新郑为言矣。然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颇、王隐、阚骃及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赤眉樊崇于郭北设坛，祀城阳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刘侠卿牧牛儿盆子为帝，年十五，被发徒跣，为具绛单衣，半头赤帻，直綦履。顾见众人拜，恐畏欲啼。号年建世。后月余，乘白盖小车，与崇及尚书一人，相随向郑，北渡渭水，即此处也。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庙，东南向华岳。庙前有碑，后汉光和四年，郑县令河东裴毕字君先立。渭水又东与东石桥水会，故沈水也。水南出马岭山，北流迳武平城东。按《地理志》，左冯翊有武城县，王莽之桓城也。石桥水又迳郑城东，水有故石梁。《述征记》

曰：郑城东西十四里，各有石梁者也。又北迳沈阳城北，注于渭。《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有沈阳县，王莽更之曰制昌也。盖藉水以取称矣。渭水又东，敷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敷谷，北迳告平城东。耆旧所传，言武王伐纣，告太平于此，故城得厥名，非所详也。敷水又北迳集灵宫西。《地理志》曰：华阴县有集灵宫，武帝起。故张昶《华岳碑》称，汉武慕其灵，筑宫在其后。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粮余水注之。水南出粮余山之阴，北流入于渭，俗谓之宣水也。渭水又东合黄酸之水，世名之为千渠水。水南出升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迳平舒城北。城侧枕渭滨，半破沦水，南面通衢。昔秦始皇之将亡也，江神素车白马，道华山下，返璧于华阴平舒道，曰：为遗镐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即江神返璧处也。渭水之阳，即怀德县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怀德县故城也。世谓之高阳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贡》北条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即夏后铸九鼎处也。王莽更县曰德驩。渭水又东，迳长城北，长涧水注之。水南出太华之山，侧长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记》秦孝公元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者也。

又东过华阴县北，

洛水入焉，阚骃以为漆沮之水也。《曹瞒传》曰：操与马超隔渭水，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地多沙，不可筑城。娄子伯说：今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

操乃多作缣囊以堙水，夜汲作城，比明城立于是水之次也。渭水迳县故城北，《春秋》之阴晋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宁秦。汉高帝八年，更名华阴，王莽之华坛也。县有华山。《山海经》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远而望之，又若华状；西南有小华山也。韩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钩梯，上华山，以节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是。《神仙传》曰：中山卫叔卿尝乘云车，驾白鹿，见汉武帝。帝将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华山，见父与数人博于石上，敕度世令还。山层云秀，故能怀灵抱异耳。山上有二泉，东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洒，挂溜腾虚，直泻山下。有汉文帝庙，庙有石阙数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汉镇远将军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汉给事黄门侍郎张昶造，昶自书之；文帝又刊其二十余字。二书存，垂名海内。又刊侍中司隶校尉钟繇、弘农太守毌丘俭姓名，广六行，郁然修平。是太康八年，弘农太守河东卫叔始为华阴令，河东裴仲恂，役其逸力[③]，修立坛庙，夹道树柏，迄于山阴，事见永兴元年，华百石所造碑。渭水又东，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长城。城自华山北达于河。《华岳铭》曰：秦、晋争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著《述征记》指证魏之立长城，长城在后，不得在斯，斯为非矣。渠水又北注于渭。《三秦记》曰：长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渭水又东迳定城北。《西征记》曰：城因原立。《述征

记》曰：定城去潼关三十里，夹道各一城。渭水又东，泥泉水注之。水出南山灵谷，而北流注于渭水也。渭水又东合沙渠水，水即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石。又迳符禺之山，北流入于渭。

东入于河。

《春秋》之渭汭也。《左传》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队。服虔曰：队，谓汭也。杜预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肃云：汭，入也。吕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会，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东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县名，都官④。《三辅黄图》有船库官，后改为县。王莽之船利者也。

【注释】

①下有脱文。译文删"但言"二字。

②据熊会贞考，二"种"字系"肿"之误。

③据《疏·校记》段熙仲考，卫叔始为宏农太守，裴仲恂为华阴令，衍"为"字，"华阴令"三字当连下句读。

④此处有脱误，杨氏以为"都官"应作"有都司空官"。

【译文】

又往东流过槐里县南边，又往东流，涝水从南方流来注入。

渭水流经槐里县老城南边。按《汉书集注》，李奇称为小槐里，是槐里县的西城。又往东流，与芒水的支流汇合。这条支流在竹圃承接芒水，往东北流，又转弯向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北流经黄山宫南边，《地理志》说：县里有黄山宫，建于惠帝二年（前193），就指那座宫殿。《东方朔传》说：武帝微服出游，西至黄山宫，所以人们称为游城。就水注入渭水。就水发源于南山就谷，

往北流经大陵西边，人们称为老子陵。从前李耳在周当柱史，因为世道衰微，避世进入戎族地区，因此这里有他的坟。关于这一点并无确实证据，但庄周著书说：老聃死后，秦失去吊悼他，号哭了三次方才出来。这里没有说他不死；而且人承受了五行的精气，阴阳也总有终结的变化，当然也没有不死的道理。照此推断，或许流传下来的说法是可信的。古人容许存疑，所以把两种说法都记下来备查。就水流经竹圃北边，与黑水汇合。黑水上流承接三泉，在就水右边，三条源泉一齐涌出，合为一条，北流向左注入就水；就水又往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汇合了田溪水。田溪水发源于南山田谷，往北流经长杨宫西边，又往北流经盩厔县老城西边，又往东北流，与一水汇合。这条水上流承接盩厔县南源，往北流经县东，又往北流经思乡城西边，又往北流注入田溪。田溪水又往北流，注入渭水。县北有蒙茏渠，上流在郿县承接渭水，往东流经武功县，就是成林渠；往东流经县北，又叫灵轵渠。《河渠书》以为是从堵水引水的。徐广说，此渠又叫诸川。渭水又往东流经槐里县老城南边。槐里县，就是古时的大丘邑，周懿王曾建都于此；秦时称为废丘，又叫舒丘。中平元年(184)，灵帝把这地方封给左中郎将皇甫嵩，立为侯国。槐里县南对渭水，北靠通渠。《史记·秦本纪》说：秦武王三年(前 308)，渭水发红了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前 273)，渭水又大红了三日。《洪范五行传》说：红是火的颜色，水完全变红，是火克水的表现。渭水是秦的一条大河，阴阳错乱，这是秦用严刑导致败乱的征兆。后来项羽入秦，封司马欣为塞王，定都于栎阳；封董翳为翟王，定都高奴；封章邯为雍王，定都废丘。这就是三秦。汉高祖北征，平定三秦，引水灌城，于是灭了章邯。三年(前 204)，改名为槐里，王莽又改为槐治，世人都叫大槐里；晋太康年间(280～289)，这是始平郡的治所。槐里城有环绕如带的堤道，旧渠至今仍在，就是《汉书》所谓槐里环堤。东有漏水，发源于南山赤谷，往东北流经长杨

宫东边。宫中有长杨树，于是就以树命名了。潏水又往北流经苇圃西边，也叫仙泽。又往北流经望仙宫；又往东北流，有耿谷水注入。耿谷水发源于南山耿谷，往北流与柳泉汇合，往东北流经五柞宫西边。长杨宫与五柞宫相距八里，都是以树为名，正像陶渊明以五柳为名一样。所以张宴说：宫里有五柞树，宫在盩厔县西边。耿谷水往北流经仙泽东边，又往北流经望仙宫东边，又往北流与赤水汇合，又往北流经思乡城东边，又往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东流，汇合了甘水。甘水发源于南山甘谷，往北流经秦文王萯阳宫西边，又往北流经五柞宫东边。又往北流经甘亭西边，亭在甘水东岸的鄠县。从前夏启讨伐有扈，就在此亭宣誓。所以马融说：甘是有扈南郊的地名。甘水又往东流，到了涝水口。涝水发源于南山涝谷，往北流经汉宜春观东边，又往北流经鄠县老城西边，涝水沿着城边北流，与美陂水汇合。美陂水从宜春观北面流出，往东北流，注入涝水。涝水北流，注入甘水，然后乱流注入渭水。这就是上林苑的故址。东方朔说，武帝在建元年间(前 140～前 135)微服巡行，北到池阳，西到黄山，南在长杨狩猎，东在宜春游览。夜间漏下十刻，就出去和侍中、常侍、武骑、待诏及陇西、北地能骑射的良家子弟约会(期)于殿下，所以有期门之名。天明后，就在山下乘马奔驰，射猎鹿、野猪、狐和兔，又徒手与熊罴格斗，皇上非常高兴。于是皇上派遣大中大夫虞丘寿王和能运算的待诏，登记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所辖田亩及其售价，把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与南山连在一起。东方朔以秦建阿房宫而天下大乱的历史教训来进谏，陈述了按泰阶六符观察天象预卜吉凶变化的道理，皇上于是封他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赏赐黄金百斤。最后造了上林苑。因而司马相如做了一篇天子游猎的赋，托称乌有先生、亡是公，在上林苑呈递给武帝。

又东流，丰水从南方流来注入。

丰水源出丰溪，往西北流，分成两条：一条往东北流，是支

流；一条往西北流，接着又往北流，有交水从东边注入；又往北流，有昆明池水注入；又往北流经灵台西；又往北流，到石墩注入渭水。《地理志》说：渭水又东流，与丰水汇合于短阴山内，二水汇合处并无别的高山奇岭，唯有原野丘陵和石堤而已。水上旧时有便门桥，正对便门，建于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张昌说：桥在长安西北，茂陵东边。如淳说：桥离长安四十里。渭水又流经太公庙北，庙前有太公碑，文字残缺，现在已无法辨认了。渭水又往东北流，与鄗水汇合。鄗水上流在昆明池北承接鄗池，就是周武王建都的地方。所以《诗经》说：武王前来卜卦，建都选定镐京，灵龟昭示大吉，武王都城建成。自从汉武帝在这里开凿昆明池，周都基址已遭毁坏，现在已无处探寻了。《春秋后传》说：使者郑容进了柏谷关，到平舒置时，看见华山有素车白马，车上人问郑容到哪里去，郑容答道：去咸阳。车上人说：我是华山君的使者，想请你带封信给鄗池君。你到咸阳去，要经过鄗池。看到大梓树下面有块有花纹的石头，你去拿来敲一下梓树，就会有人来迎接你的。你把信交给他，但切勿乱拆。信交到后，你可以得到你所想望的东西。郑容到了鄗池，看见一棵梓树下果然有一块有花纹的石头。他拿起石头敲了一下梓树，有人回答道：来了！郑容就恍如睡梦中一般，清醒过来时，他看到一座宫阙，样子像是帝王的住所。一个侍者出来了，接过信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听到里面有说话声，说是祖龙死了。神明的事暗昧渺茫，是难以照常理来推想的，所以也无从细究它的秘奥了。鄗水又北流，往西北与滮池汇合。滮池的水是从鄗池西边出来的，西北流注入鄗水。《毛诗》说：滮，是水流动时的波浪。但世人相传，却以为是水名。郑玄说：丰、鄗之间，水往北流。鄗水往北流经清泠台西边，又流经磁石门西边。磁石门在阿房宫前，全都用磁石砌成，所以就以磁石为门名。四方外族入朝的人，如果身上暗藏着刀剑铠甲进门，就会觉察到，可以责令他出示神明，所以也叫却胡门。鄗水又

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北岸有杜邮亭，离咸阳十七里，现在叫孝里亭，里面有白起祠。白起作战有克敌制胜的本领，却愧无尹商的仁德，这里就是他自刎的地方，岂不可悲！渭水又往东北流经渭城南边，文颖以为就是旧时的咸阳，是秦孝公所居住的离宫。献公建都栎阳，天上纷纷落下金子。周太史儋去见献公，说：从前周与秦国由合而分，分后五百年又合，合后七十年才出霸王。到孝公建咸阳，筑冀阙，才迁都到这里来。所以《西京赋》说：秦的居处在北方，就是咸阳。太史公说：长安，就是旧时的咸阳。汉高帝改名为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另建渭城，城在长安西北渭水的北岸，就是王莽的京城。渭城开始时隶属扶风，以后并入长安。渭水南边有泬水注入。泬水上流在樊川承接皇子陂，那地方就是杜县的樊乡。汉高祖到了栎阳，因将军樊哙以水淹废丘城功劳最为卓著，就以此乡赐给他作食邑。泬水往西北流经杜县的杜京西边；往西北流经杜伯墓南。杜伯和他的朋友左儒在宣王朝中做官，左儒无罪被杀，杜伯也为他而死，最后向宣王报了仇。所以成公子安《五言诗》说：谁谓鬼无知？杜伯射宣王。泬水又往西北流经下杜城，就是杜伯国。泬水又往西北流，与旧渠相汇合。旧渠有两条水，上流承接交水，在高阳原汇合，往北流经河池陂东边，往北注入泬水。泬水又北流，与昆明故池汇合，又往北流经秦通六基东边，又往北流经堨水陂东边，又往北流，接纳了陂水。陂水上流承接该陂，往东北流，注入泬水。泬水又往北流经长安城，西流与昆明池水汇合。池水上流在昆明台承接昆明池，从前王仲都就住在昆明台上。桓谭《新论》提到元帝患病，征求天下方士，于是汉中送来道士王仲都。元帝下诏问他有什么本领，答道：能经得起冷热。于是在严冬极冷的日子，叫他赤膊坐在马车上，在上林昆明池上环绕结冰的池水奔驰。驾车人穿着厚厚的狐皮衣还冷得发抖，只有王仲都一人却面不改色，躺在池台上若无其事似的。夏天酷热的日子，叫他坐在太阳底下晒，四面围上十只火

炉，他也不说热，而且身上不出汗。池水往北流经鄗京东边，秦阿房宫西边，《史记》说：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因咸阳人多，先王的宫殿小，于是在渭南建筑朝宫，也叫阿城。秦始皇先修建了前殿阿房宫，殿上可坐一万人，殿下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四周绕以阁道，从殿里一直通到南山；在山巅建阙，从阿房宫修建复道跨过渭水，与咸阳相连；以咸阳象征天极，阁道则表示跨过天汉，通到营室星。《关中记》说：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东西长一千步，南北宽三百步，庭中可容十万人。昆明池水又转向阿房宫北面流过，往东北流注入堨水陂。陂水从北面流出，经汉武帝建章宫东，在凤阙南边往东注入泬水。泬水又往北流经凤阙东边。《三辅黄图》说：建章宫，汉武帝建，周围二十余里，宫内有成千上万的门窗。东边是凤阙，高七丈五尺，俗名贞女楼，其实不是。《汉武帝故事》说：阙高二十丈。《关中记》说：建章宫圆形的门阙，面对北道，上面有金凤，高丈余，所以叫凤阙。繁钦《建章凤阙赋》说：秦汉时的规模，已荡然无存了，只有建章宫的凤阙，还独自屹立着，虽然不是宫外张贴告示的象魏的规制，但也可算是一代伟大的楼观了。泬水又北流，分为两条：一条往东北流，一条往北流经神明台东边。《傅子·宫室》说：皇上在建章宫中筑了神明台、井干楼，高度都有五十余丈，上面都建了悬阁，下面有车路相通。《三辅黄图》说：神明台在建章宫里面，台上有九个房间，现在人们称为九子台，其实不是。泬水又流经渐台东。《汉武帝故事》说：建章宫北有太掖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渐，是浸的意思，就是就被池水所浸；还有一个说法，以为渐是星名。南有璧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台阶都用玉砌成。铸了铜凤一只，高五丈，以黄金作为装饰；楼屋上方的椽头上贴着玉璧，因此叫璧玉门。泬水又往北流，注入渭水。泬水又名潏水，所以吕忱说：潏水发源于杜陵县。《汉书音义》说：潏是水声，并不是水名。此水又叫高都水。前汉末年，王氏五侯大规模开池建宅，把泬水

引入长安城。所以老百姓的歌谣道：五侯开始兴起，曲阳最为盛富。毁堤毁去高都，水流连结五杜。筑成土山、渐台，象征西方白虎。说的就是这条水。

又往东流过长安县北边，

渭水东流，分成两条。《广雅》说：从渭水分出的支流就是泚水，正像河有雍水一样。这条水渠往东北流经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边，又往东南流，汇合了一条水，流经两座石人的北面。秦始皇造桥时，千斤椎太重，拿都拿不动，因而用石块雕刻成大力士孟贲等人像，向他们致祭，这样，千斤椎才拿得动了。水又往东流经阳侯祠北边，水涨时就要去祭祀。这位水神能掀起大浪，所以与河伯一起享祭。但后世人们却错当成是邓艾祠，真是可悲！谗人得志，世道沦亡，忠良就要受害了！水又东流，注入渭水。水上有桥，称为渭桥，秦时所建，也叫便门桥。秦始皇在渭水南北都建了离宫，以象征天宫，所以《三辅黄图》说：渭水穿过都城，象征天汉；跨河建桥通往南岸，以仿牵牛星。南岸有长乐宫，北岸有咸阳宫，为使两宫间可以相通，因此建造了这座桥。桥宽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桥上建屋六十八间，有柱七百五十根，有梁一百二十二条。桥的南北两头有堤，立石柱。柱南由京兆尹主管，柱北由左冯翊主管；设有令丞等官，各带役徒一千五百人。桥的北端，在水中堆垒石块，所以叫石柱桥。旧时有忖留神像。此神曾和鲁班谈话，鲁班叫他出来。忖留说：我的相貌很丑陋，你善于描画人物容貌，我不能出来。鲁班于是拱手作揖，对他说：请你把头露出来和我相见吧。于是忖留露出头来，鲁班就以脚画地。忖留觉察到了，就重新没入水中。所以他的像是放在水上的，只有背部以上露出水面。后来董卓入关，烧掉这座桥梁；魏武帝重修，桥宽三丈六尺。忖留的像，因曹公骑马时看到吃了一惊，又命令把它拿掉。《燕丹子》说：燕太子丹留秦作人质，秦王待他无礼，就要求回国。秦王造了一座装了机关的桥，想用来谋害他，但在太子丹过桥

时，机关却没有触发。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两龙相交，抬起他的车子，所以机关不发。但现在已弄不清原来的地点了。渭水又东流，与泬水支流汇合。这条支流上流承接泬水，往东北流经邓艾祠南边，又东流分成二条。一条往东流入逍遥园，注入藕池。池中有高台和楼阁，水上盖满碧荷，荷花和莲实可供玩赏。另一条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长安城北边。长安城于汉惠帝元年(前194)开始修筑，六年(前189)建成，这就是咸阳城。秦时的离宫是没有城的，所以给它造城。王莽改名为常安。长安城有十二座城门。从东边出城，北端第一门原名宣平门，王莽改名春王门、正月亭，又名东都门；外城城门也叫东都门，就是逢萌挂冠弃官而去的地方。第二门原名清明门，又叫凯门，王莽改名为宣德门、布恩亭；内有藉田仓，又称藉田门。第三门原名霸城门，王莽改名为仁寿门、无疆亭；人们看到城门是青色的，又叫青城门，或名青绮门，又叫青门。旧时门外出产好瓜。从前广陵人邵平是秦时的东陵侯，秦亡后做了平民百姓，在这座城门外种瓜，瓜很甜美，所以人们称为东陵瓜。阮籍《咏怀诗》说：从前听说有东陵瓜，就在青门外近畔。瓜田一畦接着一畦，大瓜小瓜相连成串。诗里说的就是此门。从南边出城，东端第一门原名覆盎门，王莽改名为永清门、长茂亭。此门以南有下杜城。应劭说：下杜城就是旧时杜陵的下聚落，所以叫下杜门，又叫端门，北与长乐宫相望。第二门原名安门，又称鼎路门，王莽改名为光礼门、显乐亭，北对武库。第三门原名平门，又叫便门，王莽改名为信平门、诚正亭。又叫西安门，北与未央宫相望。从西边出城，南端第一门原名章门，王莽改名为万秋门、亿年亭，又叫光华门。第二门原名直门，王莽改名直道门、端路亭，就是旧时的龙楼门。张宴说：门楼上有铜龙。《三辅黄图》说：这是长安西出第二门，说的就是此门。第三门原名西城门，又叫雍门，王莽改名为章义门、著义亭。水从城北流入，有函里，人们称为函里门，又叫突门。从北边出城，西端第一

门原名横门，王莽改名霸都门、左幽亭。横，如淳说：音光，所以叫光门。外城有都门、棘门。徐广说：棘门在渭北。孟康说；在长安北，是秦时的宫门。如淳说：《三辅黄图》称，棘门在横门外。按《汉书》，徐厉曾驻军于此，以防匈奴。又有通门、亥门。第二门原名厨门，又叫朝门，王莽改名为建子门、广世亭，又叫高门。苏林说：高门是长安城北门。门内有长安厨官在东边，所以叫厨门。如淳说：现在叫广门。第三门原名杜门，又叫利城门，王莽改名为进和门、临水亭。城门外有客舍，所以人们称为客舍门，又叫洛门。所有这些城门都有通衢大道四通八达，每座大开的城门各有三条大路穿过。修建大路时以大铁锤夯土，两边种植林木。左边出门，右边进门，往来有一定的路径；行人出入，有上行道和下行道的分别。汉成帝做太子时，元帝曾有急事要他速去，太子出龙楼门，不敢横穿御道，就一直往西到直城门才得过去。他这么久才到，皇上心里觉得奇怪，问他是什么缘故。太子把情况讲给他听，皇上很高兴，于是下了诏令，特许太子可以横穿御道。渭水往东流，与昆明旧渠汇合。旧渠上流承接昆明池东口，往东流经河池陂北——也叫女观陂，又往东流，与泬水汇合，此渠又叫漕渠。渠水又往东流经长安县南边，往东流经明堂南边。明堂就是从前引水围绕最高学府辟雍处，地址在鼎路门东南七里。辟雍的规范建筑形式上圆下方，内有九宫十二堂，四向有五个房间。堂北三百步，有观察天象的灵台，是汉平帝元始四年(4)所建。水渠南岸有汉时原来祭天的圜丘，成帝建始二年(前31)，废除了雍五畤，才开始在长安南郊祭祀皇天上帝。应劭说：天郊在长安南面，就是这个圜丘。旧渠北有白亭、博望苑，是汉武帝为太子而建的，依他的爱好，让他在那里可与宾客交游。太子弄巫术害人一案被揭发后，砍开杜门向东出逃，史良娣被杀，葬开苑北，宣帝称为戾园；又因有戏子千人在思后的园庙里作乐，所以又叫千乡。旧渠又东流，接着北转流经青门外，与泬水的支渠汇合。支渠上流在章门

西承按沇水，渠道引水入城，东边是仓池。池在未央宫西，池中有渐台，汉兵兴起后，王莽死于此台。渠水又往东流经未央宫北边。高祖在关东时，命令萧何去兴建未央宫，萧何就开辟龙首山来营建这座宫殿。山长六十余里，山头俯临渭水，山尾伸到樊川；山头高二十丈，山尾渐低，高五六丈；土壤呈红色，很坚硬。传说从前有黑龙从南山出来，去饮渭水，所经过的路线依山而形成痕迹。建宫依山为基，门阙也不须再筑台址，就已高出长安城之上了。北有玄武阙，就是北阙。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阊阖、止车诸门。未央殿东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凤凰、朱雀、鹓鸾、昭阳诸殿，天禄、石渠、麒麟三阁。未央宫以北，就是桂宫，周围十余里，里面有明光殿、走狗台、柏梁台，从前有复道相通。所以张衡《西京赋》说：后宫之外，漫长的阁道弯弯曲曲，通往长乐宫和明光殿，往北通到桂宫。旧渠在二宫之间流过，称为明渠。又东经武库北，从前樗里子葬在这里。樗里子名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为人滑稽而富于智谋，秦人称他为智囊。他葬在昭王庙西边，即渭南阴乡的樗里，所以民间称他为樗里子。他曾说：我百年之后，在我坟墓西边会夹建起天子的宫殿。嬴疾死于昭王七年(前300)，葬于渭南章台东边。到了汉时，长乐宫在他墓东，未央宫在他墓西相继修建起来，武库则正对着他的坟墓。秦人谚语说：力气要数任鄙，智慧要数樗里。明渠又往东流经汉高祖长乐宫北边，就是原来秦时的长乐宫。此宫周围二十里，殿前排列着铜人，殿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昌诸殿；宫殿东北有池，池北有层台，民间称此池为酒池，实则不是。旧渠北面有楼，立着汉京兆司马文预碑。旧渠又东流出城，分为两条，就是《汉书》所说的王渠。苏林说：王渠就是官渠，正如现在所说的御沟。晋灼说：王渠是渠名，在城东覆盎门处。一条流经杨桥下——就是青门桥，傍着城边往北流经邓艾祠西边，往北注入渭水，现在已经无水了；另一条向右边注入昆明旧渠，往东流经奉明县广城乡的廉明苑南边。史皇

孙及王夫人葬在城北，宣帝把他们迁葬到苑南，经占卜选为修建悼园的地址，迁了一千六百家民户进来，以补充人口，并设置奉明县以照管两座墓园。墓园在东都门。昌邑王贺自霸驾驭着皇帝的车驾，郎中令龚遂陪乘，到广明东都门，就是此门。旧渠往东北流经汉太尉夏侯婴墓西边。夏侯婴殡葬那天，驾柩车的马悲鸣，轻车不能前进。地下掘出石椁，铭文说：唉！让滕公就住在这间房子里吧！于是就在这里安葬。墓在城东八里，饮马桥以南四里，所以当时人称为马冢。旧渠又北流，分成两条：一条往东流经虎圈南边，往东注入霸水；一条往北流与渭水汇合，现在已经无水了。

又往东流过霸陵县北边，霸水从县城西北流来注入。

霸，是水上地名，这条水古时叫滋水。秦穆公称霸于世时，把滋水改名为霸水，以显耀他称霸的功业。霸水发源于蓝田县的蓝田谷，就是以多玉而闻名的地方。西北有铜谷水，稍东有辋谷水，二水汇合后西流，又往西注入浐水。浐水又往西流经峣关，往北流经峣柳城，东西有两城并峙，魏在城内部署了青浐军，所以人们又称为青浐城。秦二世三年（前 207），汉高祖从武关进来攻秦，赵高派遣大将在峣关抵抗。《土地记》说：蓝田县南有峣关，地名峣柳，有道路通荆州。《晋地道记》说：关在上洛县西北。浐水又往西北流，注入霸水。霸水又往北流经蓝田川，流过蓝田县东边。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年（前 367），秦子向赐名为蓝君，蓝田就是子向旧时的食邑。蓝田川有汉临江王刘荣墓。景帝因他有罪征召他，临行时在江陵北门饯别，车轴忽然断了，父老们哭泣道：我们的大王不会回来了！刘荣一到，中尉郅都就严厉地把他斥责了一顿，他年纪轻，胆子小，心里害怕，就自杀了，葬在这里。葬后有几万只燕子衔泥放在坟上，百姓都很怜悯他。霸水又在左边汇合了浐水，流经白鹿原东边，与霸川西岸相邻近，就是旧时的芷阳。按《史记》，秦襄王葬在芷阳，称为霸上；汉文帝葬

在这里，称为霸陵，在长安东三十里。陵上有四条排水道用以排水。所以王仲宣赋诗道：往南登上霸陵的高冈，回头遥望着长安。汉文帝曾想从霸陵上向西跑下陡坡，袁盎在这里勒住车驾的缰绳。文帝说：将军胆子也太小了！袁盎说：我听说，家有千金的人，不在堂前的檐下安坐，家有百金的人，不倚着楼殿的栏干站立，圣人是不会去冒险的。现在从这里下坡，难保不出事故，假使马惊车覆，怎么对得起高祖呢？于是文帝才作罢。霸水又北流，有长水注入。长水发源于杜县的白鹿原，水往西北流，称为荆溪；又往西北流，左边汇合了狗枷川水。狗枷川水有两个源头，西川上流承接魄山的斫槃谷，稍东，有苦谷，两条水汇合后，往东北流经风凉原西边。《关中图》说：丽山以西，一片平川中有个山丘，名叫风凉原，位于魄山北面，是雍州的福地。这里说的就是这片高地。此水沿着溪边北流，原上有汉武帝祠。水在右边汇合东川。东川发源于南山石门谷，稍东有孟谷，稍东有大谷，稍乐有雀谷，稍东有土门谷——这五条水北流出谷，往西北流经风凉原东边，又北流与西川汇合。风凉原是二水的汇流处，汇合后又往北乱流，经过宣帝许后陵东北。许后陵离杜陵十里，水流到这里名为狗枷川；川东又名白鹿原，上有狗枷堡。《三秦记》说：丽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大狗来到这里，下面有贼，狗就向他狂吠，一堡赖以平安，所以川也因而得名了。川水又往北流经杜陵东边。元帝初元元年（前48），把宣帝葬在杜陵，北距长安五十里。杜陵西北有杜县老城，秦武公十一年（前687）设县，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把杜东原上作为初陵，于是把杜县改名为杜陵，就是王莽的饶安。狗枷川水又北流注入荆溪，荆溪水又往北流入霸县，有温泉注入。温泉水自原下流出，注入荆溪水后，就乱流注入霸水，俗称浐水是搞错了。《史记音义》，文帝出安门，《注》说：在霸陵县。有旧亭，就是《郡国志》所说的长门亭。《史记》说：霸水、浐水，就是长水，虽然没有列入祭祀的典籍之内，但

因离秦汉都城咸阳很近，泾、渭、长水也都受到可与大川相比的祭祀。从前文帝途中在霸陵休息，向北站在高岸边，指着去新丰的路告诉慎夫人说：这就是去邯郸的路。于是叫慎夫人鼓瑟，文帝亲自伴着乐曲歌唱，心里很感凄怆悲凉。他环顾着群臣说：以北山石做棺椁，用纻麻棉絮浸了陈漆塞入缝间，难道撬得开吗？张释之说：如果墓内藏有人们所想的东西，即使把整座南山封得严严的，也还是有缝隙的；如果没有人们所想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棺，又愁什么呢！文帝说：说得不错，就封他当廷尉。韦昭说：高岸两边夹水，叫厕；现在这片高地就夹在两水之间。霸水又北流，汇合了两条川流，又北流，旧渠从右边流出。霸水又往北流经王莽九庙南边。王莽地皇元年(20)，广泛征集天下工匠，把西苑、建章等十余处宫馆拆毁，拿拆下的木材砖瓦来建造九庙，下吏百姓都要纳人头税，用捐献来的钱谷，以资助建成九庙。庙殿都是双层的，上古始祖的祠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余的祠庙减半；做了铜的斗栱，用金银雕花装饰，把百工绝顶精巧的技艺全都使上了。截高补低，工程费用高达数百万，民伕死者以万计。霸水又往北流经枳道。枳道在长安东十三里，王莽的九庙在枳道的南边。汉朝有白蛾成群而飞，从东都门飞过枳道。吕后在霸上禳灾祈福，回来时看见一只青灰色的狗，扑上来用爪子抓她的胳肢窝。水上有桥，称为霸桥。地皇三年(22)，霸桥遭火灾，东头先起火，兵卒数千人用水来浇，都不能扑灭；火从早晨烧起，到晚间整座桥都烧光了。王莽讨厌这场火灾，就下了一纸诏书说；甲午那天大火焚毁霸桥，乙未那天就是立春之日。我以神明的圣祖黄帝和虞舜后裔的身份受命作天子，到地皇四年(23)已有十五年了。正好在三年冬尽的时日，毁去这座不正的桥梁，正是要振兴新朝，促进统一长存之道，就将霸桥改名为长存桥。霸水又北流，左边接纳了漕渠，水流穿过霸水，从右边流出。往东流经霸城北边，又往东流经子楚陵北边。皇甫谧说：秦庄王葬于芷

阳的丽山。京兆东南的霸陵山，刘向说：庄王因山的名气大，就在那里筑墓。《战国策》说：庄王字异人，改名子楚，所以世人至今还称为子楚陵。又往东流经新丰县，在右边汇合了旧渠。旧渠上流承接霸水，往东北流经霸城县旧城南边。霸城县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县，王莽改名为水章。魏明帝景初元年(237)，想把长安的铜人搬过来，但因铜人太重，无法搬运，只得留在霸城以南。有人看见蓟子训和父老一起在抚摩铜人，说：我正好看到铸造铜人，算起来已近五百年了！旧渠又往东北流经刘更始墓西面。更始帝于二年(24)被赤眉所杀，前侍中刘恭乘夜去把他的尸体运回掩埋了，光武派遣司徒邓禹把他安葬于霸陵县。更始帝的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鲍永，受命把军队结集在河东，听说更始帝已死，就投向世祖，一再升官，当上司隶校尉。他巡察京畿时经过更始帝墓，就下马拜哭，吊悼完毕，方才离去。光武帝去问公卿，大中大夫张湛说：仁爱的人不遗弃旧友，忠贞的人不忘记君主，这是德行崇高的人啊！于是光武帝心中的疑虑才消除了。又往东北流经新丰县，又向右流汇合了漕渠，此渠是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他因渭水难以运粮，就叫齐国的水利专家徐伯调派兵丁开渠，把渭水引进来。渠道从昆明池起，南边沿着山脚，往东通到大河，既有助于耕作，又可以运粮，利处很多，但现在已经无水了。霸水又往北流经秦虎圈东边。《列士传》：秦昭王约魏王会见，魏王不去，只派朱亥送了一对璧给他。秦王大怒，把朱亥关到虎栏里去。朱亥对着老虎怒目圆睁，眼角都睁裂了，血滴溅到老虎身上，老虎怕得动也不敢动，就是在这地方。霸水又往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与成国旧渠汇合。这条渠道是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蜀时所开，号为成国渠，用以引水灌溉田亩。渠道上流在陈仓以东承接汧水，往东流经郿、武功、槐里县以北，渠左有安定梁严墓，现在还有碑碣存在。水又往东流经汉武帝茂陵南边，就是从前槐里的茂乡。应劭说：武帝亲自在长安西北八十余里建陵。

《汉武帝故事》说：武帝死后，显灵对陵令薛平说：我虽已失势，但到底还是你的君主，怎么可以让下吏兵卒之辈到我陵上来磨刀剑呢？从今以后，你要禁止他们。薛平叩头请罪，武帝忽然不见了。他去查问，果然陵墓旁边有一块方石，可以当磨石用，下吏兵卒常常偷偷地在那里磨刀剑。霍光想把那些人杀了，张安世说：神道之事幽渺难知，不宜作为执法的依据。于是才作罢。所以阮公《咏怀诗》说：片刻间就失去权势，让人们带剑走上我坟墓。陵墓西边偏北一里，就是李夫人墓，有三层，人们叫英陵。李夫人兄李延年懂音律，尤其善于歌舞，武帝很喜欢他；每当制作了新曲，听众无不受到感动。他常常在侍候武帝时跳舞，唱道：北方有一位美人，有举世无双绝色。看一眼会毁一座城，再一眼就亡一个国。难道你不知道毁城又亡国，绝世美人难再得！皇上说：世界上难道会有这样的人吗？平阳主说：有，就是李延年的妹妹。武帝召她进宫，见她艳丽迷人，善于歌舞，大为宠爱，但她不幸早死；武帝怜悯她，就以皇后之礼安葬她。武帝心里悲伤，时时刻刻思念着她，并作诗悼亡。旧渠往东流经茂陵县老城南边，茂陵县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设置。《地理志》说：宣帝设置为县，就是王莽的宣成。旧渠又往东流经龙泉北边，现在人们称为温泉，其实不对。渠北旧堤北边，就是龙渊庙。如淳说：《三辅黄图》有龙渊宫，现在长安城西有龙渊庙所在的地点，就是龙渊宫的遗址。旧渠又往东流经姜原以北，渠北有汉昭帝陵墓，东南距长安七十里。又往东流经平陵县老城南边。《地理志》说：平陵县是昭帝所置，就是王莽的广利。旧渠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又往东流经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墓南边；又往东流经成帝延陵南边。延陵东北五里，就是平帝康陵所在的山坡。旧渠又往东流经渭陵南边。元帝永光四年(前40)，以渭城寿陵亭原上作为初陵，下诏不设县城。又往东流经哀帝义陵南边；又往东流经惠帝安陵南边，陵北有安陵县旧城。《地理志》说：安陵县，惠帝置，就是王莽

的嘉平。渠旁有杜邮亭。又往东流经渭城北边。《地理志》说：县里有兰池宫。秦始皇微服出行，在兰池遇到强盗，但现在已不知道在哪里了。又往东流经长陵南边，也叫长山。秦时称皇帝坟墓为山，汉时称陵，所以通称山陵。《风俗通》说：陵是天然生成的，现在王公坟墓称为陵。《春秋左传》说：南陵，是夏帝皋的坟墓。《春秋说题辞》说：丘，就是墓；冢，就是肿，就是隆起的坟，依山罗列，分出尊卑的名分。旧渠又往东流经汉丞相周勃墓南边，墓北又有周亚夫墓。旧渠东南称为周氏曲。又往东南流经汉景帝阳陵南边；又往东南流，注入渭水，现在已经无水了。渭水又往东流经霸城县北边，与高陵水为分界；水南有定陶恭王庙、傅太后陵。元帝死后，傅昭仪随恭王返回封国，称为定陶太后。十年后恭王死了，他的儿子嗣位为王，后来被征召为太子。太子即帝位后，参照宣帝父悼皇的先例，在京师建立恭王宗庙。元寿元年(前2)，傅后死，合葬于渭陵。据潘岳《关中记》，汉代皇帝皇后同墓地，就是合葬，但不共陵，诸侯也都援此例。恭王庙在霸城西北，庙的西北面就是傅太后陵。傅太后不与元帝同葬一墓，称渭陵，并不是说元帝陵，因在渭水以南，所以叫渭陵。太后陵与元帝陵平级，这是说高度都是十二丈。王莽上书拆毁傅太后墓，坟墓崩塌，压死数百人；开棺时臭气远扬，几里以外都能闻到。在位的公卿都迎合王莽的心意，送来钱币缣帛，并派了子弟、诸生、四夷共十余万人，手持掘坟工具，帮助将作大匠去掘傅后墓，连掘二十天方才掘平，在周围种植荆棘，作为天下的戒鉴。现在那里泥土堆得还很高，人们称为增墀，又叫增阜，民间又说是成帝初陵处，这些也弄不清楚。渭水又流经平阿侯王谭墓北，墓旁有碑，泾水从左边注入。渭水又往东流经彰县西边，这是从陇西郡的彰县迁徙过来的。渭水又往东流，到了白渠枝口；又往东流，与五丈渠汇合。渠水发源于云阳县石门山，称为清水，往东南流经黄嵚山西又往南流到祋祤县，经平原往南流，称为清水口。水往东南流，穿过郑

渠；又往东南流入高陵县，流经黄白城西——旧时的曲梁宫就在这里——往南穿过白渠，转弯往东流，称为曲梁水。又往东南流经高陵县老城北边，往东南穿过白渠渎，又往东南流入万年县，称为五丈渠。又流经藕原东边，往东南流，注入渭水。渭水右边流经新丰县老城以北，东流与鱼池汇合。鱼池水发源于丽山东北，原来引水北流，后来秦始皇葬在山北，水到这里就绕弯前进，东流北转。秦始皇造陵时在那里取土，挖成很深的洼地，于是积水成池，称为鱼池。池在秦皇陵东北五里，周围四里，池水往西北流经秦始皇墓北。秦始皇大搞厚葬，在丽戎之山——又名蓝田——营建墓地。山北多金，山南多玉，秦始皇贪它的美名，因而葬在这里。他劈山凿石，在墓穴下面堵死三条地下水，用铜铸造棺椁；墓地周围三十余里，墓室上面画了天文星宿的图象，下面用水银模拟天下的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地理形势无不具备。墓内还置宫观百官，堆满奇器珍宝。又令工匠制作装置了机关的弩，有人入内行近，就发弩射死他。墓内用人鱼膏作灯烛，取其能久燃不灭。后宫没有生过儿子的妃嫔，殉葬的极多。坟高五丈，周围五里余，筑陵动用了七十万人，接连好几年方才告成。但周章百万大军却已打到陵下了，于是派章邯率领筑陵役夫去抵抗，却约束不住这批人。项羽入关，掘开陵墓，用三十万人搬运墓内葬品，接连三十日还搬不完。关东盗贼熔化铜棺来取铜，牧人寻羊放火烧陵，大火延烧了九十日不能扑灭。陵墓北面与鸿门遥遥相对，相距十里。池水又往西北流，西南面有温泉，人们用以治病。《三秦记》说：丽山西北有温泉，致祭之后才可入水，不祭就会烫烂皮肉。民间传说称：秦始皇与神女同游，不听她的话，神女唾他，使他生疮；于是秦始皇向她谢罪，神女就为他变出温泉，因而后人就用它来洗疮。张衡《温泉赋·序》说：我经过丽山，参观了温泉，沐浴于神井，赞美这广大福泽遍施于人，于是为温泉作赋。这温泉，是不会烫坏人的身体了。池水又流经鸿门西面，又流经

新丰县旧城东面，这里从前是丽戎的地区。高祖在关中称王，太上皇想回东方去，所以仿照故乡的风貌，来建造这座新城，建立土地庙，种植松树、榆树，使街道庭院，看来就和家乡一模一样；又把一部分丰县民众迁过来，补充城内人口，所以名为新丰。汉灵帝建宁三年(170)，改为都乡，封给段颎，立为侯国。以后设立阴槃城。水沿城边北流，人们称为阴槃水；又往北穿过漕渠，往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鸿门北边，这是旧时北下大道所经山坡缺口的地名，右边有鸿亭。《汉书》载，高祖将见项羽。《楚汉春秋》说：项羽在鸿门，亚父说：我叫人望沛公，他头上有一股气直冲天庭，五彩错杂相间，有的像龙，有的像云，这不是做臣子者的气，还是先杀了他好。高祖去会见项羽，范增向项羽使了个眼色，但项羽没有理会他。樊哙带了盾推开门卫闯了进来，在这里吃猪肘子，项羽夸他豪壮。《郡国志》说：新丰县东有鸿门亭。郭缘生《述征记》说：有人说霸城南门叫鸿门。项羽将利用与高祖的会见来加害他，但项羽心肠软，下不了决心；范增为他策划，却未被采纳，项伯终于护卫高祖，使他得免于难。高祖到了霸上后，就封为汉王。按《汉书注》，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那么离霸上就应有一百里了。按《史记》，项伯乘夜骑马去告诉张良，张良带他去见高祖，仍让他连夜回去。推究其间的里程，不可能这么远。现在父老相传，鸿门在霸城南门外数十里，从情理上是说得通的。郭缘生写这篇记虽然遍读《史记》、《汉书》，但叙述一路所见，却可说读书不用脑子。现在新丰县老城东三里有一道山坡，长二里余，把它掘开以通道路，南北大开，有如门户，称为鸿门。孟康说：鸿门在新丰东十七里，但事实上却没有；大概他是指县治而言，不是说新丰城。从新丰老城西到霸城是五十里。霸城西十里是霸水，西二十里则是长安城。应劭说：霸，是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二十里，就是霸城。高祖过去屯兵的地方，东距新丰既然很远，项伯又怎能连夜与张良同见高祖呢？依此推断，可知缘生此记的谬误

了。渭水又东流，有石川水南流注入。渭水又东流，有戏水注入。戏水发源于丽山冯公谷，往东北流，又往北流经丽戎城东。《春秋》：献公五年（前672）伐丽戎，就在此城得到丽姬。丽戎是男爵一级的封国，姓姬，就是秦时的丽邑。戏水又北流，右边汇集了三条溪水，流经鸿门东边，又往北流经戏亭东边。应劭说：戏，是弘农湖县的西部边界。但这里和湖县隔了好几个县，不可能是湖县的西部。苏林说：戏是城名，在新丰东南四十里，孟康说：戏是水名，就是现在的戏亭水。从前周幽王想取悦褒姒，褒姒不笑，幽王就敲起鼓，点起烽火来征召诸侯。诸侯都来了，但并没有敌人打进来，褒姒这才笑起来，幽王也非常高兴。后来犬戎真的来了，幽王又点起烽火征召诸侯，诸侯都不来，幽王就在戏水上打了败仗，在丽山以北被杀。所以《国语》说：幽王灭亡。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兴建延陵作为初陵，以为不吉，又在霸曲亭南改建。鸿嘉元年（前20），在新丰戏乡立昌陵县，以照管初陵。永始元年（前16），下诏说：昌陵地势低洼，地处偏远，环境恶劣，不可作为帝王安眠地方，着即停止建设工程，撤回官民，并把将作大匠解万年贬谪到燉煌。《关中记》说：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筑陵时要从东山运土，按运费计算，运到的泥土与稻谷等价，耗资巨万，接连多年还是建不起来。昌陵就在这地方。戏水又往北流，分为两条，都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有泠水注入。泠水发源于南方的肺浮山，山麓与丽山相连，但山名不同。泠水又往北流，汇合了三条溪流，并成一条，流经阴槃、新丰两平原之间，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酋水发源于南方的倒虎山，西流汇集了五条溪水，并成一条，流经秦步高宫以东——世人称为市丘城，经新丰原东边，往北流经步寿宫西边，又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接纳了西阳水；又往东流，接纳了东阳水；二水都发源于南方的广乡原北境，一同往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下邽县老城南边，秦伐邽，把邽戎安置在这里。因为有个上邽，所以称这里为

下邽。渭水又往东流，与竹水汇合。竹水发源于南方的竹山，往北流经媚加谷，流过广乡原东边，民间称为大赤水，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东流，就到白渠口。太(大)始二年(前95)，赵国中大夫白公上书建议开渠。引导泾水，上端从谷口开始，从郑渠南边流出，名叫白渠。民间歌谣道：在哪里耕田？在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开凿在后。民谣说的池阳谷口，就是白渠的起端。渠水往东流经宜春城南边，又往东南流经池阳城北边，有支渠流出。支渠往东南流经藕原下，又往东流经鄣县老城北边，往东南注入渭水，现在已经无水了。白渠又东流，有支渠分出，往东南流经高陵县旧城北边。《地理志》说：高陵县是左辅都尉治所，就是王莽的千春。《太康地记》称为高陆。车频《秦书》说：苻坚建元十四年(378)，高陆县有人挖井，捉到一只大乌龟，长二尺六寸，背上有八卦古字，苻坚用石块砌成水池来养。十六年后龟死，取龟骨来占卜吉凶，名为客龟。大卜佐高鲁梦见客龟说：我将回江南，但机遇不好，以致死于秦。高鲁梦中自己解梦说：龟活到三万六千岁才死，龟死必定是亡国的预兆。苻坚在淝水被谢玄打得大败，在新城佛塔内自缢而死，前秦于是也亡了。又往东流经栎阳城北。按《史记》，秦献公二年(前383)，在栎阳建城，从雍迁居到那里，十八年(前367)，这里天降金雨。项羽把这里封给司马欣，号为塞王。按《汉书》，高帝攻下关中才建都于此，就是王莽的师亭。后汉建武二年(26)，把这里封给骠骑大将军景丹，立为侯国。景丹谦让，世祖说：做人有了荣华富贵而不回家乡，正如枉穿了漂亮的锦缎在黑夜里行走一样，所以把这桑梓之地封给你。白渠又往东流经秦孝公陵北，又往东南流经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往东流，注入金氏陂，最后往东南注入渭水。所以《汉书·沟洫志》说：白渠首端起于谷口，终端流入栎阳，现在此渠也已无水了。

又往东流过郑县北边，

渭水又往东流经峦都城北边，就是旧时的蕃邑，殷契就住在那里。《世本》说：契居于蕃。阚骃说：蕃在郑的西边。这样说来，那就是现在的峦城了。民间称为赤城，水叫赤水，都不对。苻健入秦，守住此城抵抗杜洪。小赤水就是《山海经》的灌水，发源于石脆之山，在孤柏原西面往北流经萧加谷，又往东北流，与禺水汇合。禺水发源于英山，北流与招水相汇合，往西北乱流注入灌水。灌水又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东流，西石桥水发源于南方的马岭山，积石山盘踞于水东，丽山对峙于水西，源泉自山上直通而下，泻为数十条瀑布，山与华山连成一体。水往北流经郑城西边。水上原来有桥，虽然早已坍毁，但遗迹还在。此桥东距郑城十里，所以人们以桥为水名。水往北流，注入渭水，阚骃称为新郑水。渭水又往东流经郑县旧城北边。按《史记》，秦武公十年（前688）立县，这地方原来是郑桓公姬友的食邑。《汉书》薛瓒《注》说：周从穆王以后就建都于西郑，不可能封给桓公。幽王既已败亡，虢、侩也都被灭了，迁居到那里，建都于郑父之丘的，就是郑桓公。没有封于京兆的说法。我查过司马迁的《史记》，参考过《春秋》、《国语》、《世本》的说法，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封异母弟姬友于郑。此外，《春秋》、《国语》都说桓公是周的司徒，因王室将乱，和史伯商议策划，把金库里所藏的钱帛货财寄存于虢、侩之间。幽王在戏水被杀，郑桓公也死了。平王东迁，郑武公辅佐王室，灭了虢、侩，兼并了两国的土地。所以周桓公对平王说：我们周室东迁，是依靠着晋、郑的。于是改封给两国。《左传》：隐公十一年（前712），郑伯对公孙获说：我祖先的新都在这里，能与许相争吗？这里是指新郑说的。但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颇、王隐、阚骃等作者，都以为西郑是姬友的初封之地，这些都比薛瓒独家的说法来得可靠。不应违背正史而以一些私家的记载为依据。赤眉樊崇在城北设坛，祭祀城阳景王，把右校卒史刘侠卿的放牛娃盆子尊奉为帝。盆子十五岁，披发赤脚，给他准备

了红单衣、红头巾、绣花鞋。他看到许多人拜他，害怕得要哭了。于是建王朝，立年号。月余后他乘着白盖小车，与樊崇及随从的尚书一人，向郑而去，北渡渭水，就是这地方。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庙，朝东南向着华岳；庙前有碑，是后汉光和四年(181)郑县县令河东裴毕——字君先——所立。渭水又东流，与东石桥水汇合。这条水就是从前的沈水，发源于南方的马岭山，往北流经武平城东边。按《地理志》，左冯翊有武城县，就是王莽的桓城。石桥水又流经郑城东边，水上有古石桥。《述征记》说郑城东西两边十四里都有石桥，此桥就是其中一座。又往北流经沈阳城北，注入渭水。据《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有沈阳县——王莽改名为制昌——是以水命名的。渭水又东流，有敷水注入。敷水发源于南边石山的敷谷，往北流经告平城东边。据老人们相传，说是武王伐纣，在这里祭天，祝告天下太平，所以城就得了告平的名字，事实如何不大清楚。敷水又往北流经集灵宫西边。《地理志》说：华阳县有集灵宫，武帝建，所以张昶《华岳碑》说：汉武帝仰慕此山神灵，就在山后建宫。敷水又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东流，有粮余水注入。粮余水发源于南方的粮余山北麓，北流注入渭水，俗称宣水。渭水又东流，汇合了黄酸之水，世人称为千渠水，发源于南方的升山，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往东流经平舒城北边，城濒渭水之滨，城墙一半已经崩塌淹水，南边是通衢大道。从前秦始皇将死时，江神驾着素车白马，途经华山之下，把璧送回华阴平舒道，说道：请替我带给镐池君。使者把璧送去，原来是二十八年(前219)渡江时所沉的璧。平舒城就是江神送璧归还的地方。渭水北岸就是怀德县的边界。城在渭水以北、沙苑以南，就是怀德县旧城。人们称为高阳城，这不对。《地理志》说：《禹贡》北条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就是夏禹铸九鼎的地方。王莽改县名为德骥。渭水又往东流经长城北边，有长涧水注入。长涧水发源于南方的太华山，沿着长城东侧北流，注入渭水。据《史记》，秦孝公元

年(前 361),楚、魏与秦接界,魏从郑开始,沿着洛水之滨修筑长城。

又往东流过华阴县北边,

洛水流入华阴县,阚骃以为是漆沮之水。《曹瞒传》说:曹操与马超隔着渭水,每次渡渭水,就受到马超骑兵的冲击。那地方多沙,不能筑城。娄子伯说:现在天气很冷,可以堆沙浇水造城,一夜之间就可以筑成了。于是曹操做了许多绢袋来堵水,夜里汲水造城,到了天明,城就在水边赫然耸立起来了。渭水流经华阴县老城北边,这就是《春秋》的阴晋。秦惠文王五年(前 333),改名宁秦;汉高帝八年(前 199),改名华阴,就是王莽的华坛。县里有华山,《山海经》说:山高五千仞,好像斧削而成,四面呈方形,远远望去却又像花,西南边有小华山。韩子说:秦昭王叫工匠用钩梯登上华山,用节柏的树心做成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在上面刻道:昭王曾与天神在此博奕。《神仙传》说:中山卫叔卿曾乘云车、驾白鹿,去见汉武帝。武帝将把他当差役使用,卫叔卿不发一言就走了。武帝后悔,去寻他的儿子度世,要他把他父亲追回来。度世登上华山,看见他父亲和几人在岩头玩博戏,叫他回去。华山峰峦层沓,秀色映于云霄,所以能蕴藏灵异之气。山上有二泉,向东西两面分流,每逢山雨滂沱,山洪猛涨,瀑布也腾空飞洒,向山下奔泻。山中有汉文帝庙,庙前有石阙和几块石碑,其中一块是建安年间(196～220)所立;载汉镇远将军段煨重修祠堂;碑文是汉给事黄门侍郎张昶所作,并由张昶亲自书写。文帝又刻了二十余字。这两种题刻都还在,海内享有盛名。又刻了侍中司隶校尉钟繇、弘农太守毌丘俭姓名,宽六行,书法酣畅淋漓,匀称优美。太康八年(287)弘农太守河东卫叔始、华阴县令河东裴仲恂大力修筑坛庙,道路两旁都种上翠柏,直通到山北。关于这件事,在永兴元年(304)华百石所立碑中有所记载。渭水又东流,有沙渠水注入。沙渠水发源于南山,往北流,又往西北流入长城

——长城从华山往北直通到河水。《华岳铭》说：秦晋争祠，筑城立于祠左。郭著《述征记》指证魏造的长城在后面，不可能在这里，这说法却不对。渠水又北流，注入渭水。《三秦记》说：长城北有平原，广袤数百里，居民从井里汲水，在窑洞里居住，井深五十尺。渭水又往东流经定城北边。《西征记》说：城因平原而建立。《述征记》说：定城离潼关三十里，道路两边各有一城。渭水又东流，有泥泉水注入。泥泉水发源于南山灵谷，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东流，汇合了沙渠水，也就是符禺之水，发源于南方的符石。又流经符禺之山，北流注入渭水。

往东流注入河水。

入河处就是《春秋》中的渭汭。《左传》：闵公二年（前 660），虢公在渭队打败犬戎。服虔说：队，就是汭。杜预说：水的转弯处叫汭。王肃说：汭，就是入。吕忱说：汭是水相互注入的意思。两水汇合之处，就是船司空的所在地。《地理志》说：渭水东流到了船司空，注入河水。服虔说：船司空是县名，有都司空官驻在这里。《三辅黄图》有船库官，后来改为县，就是王莽的船利。

水经注卷二十

漾水　　丹水

【题解】

《禹贡》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话，这实际上是《禹贡》的错误，因为它把漾水作为汉水的上源。《水经》继承了《禹贡》的错误，它开头就说：“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其实，东至武都沮县的不是汉水，而是西汉水。西汉水和汉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但古人误以为西汉水就是汉水的上源，所以才有这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同样也发生在郦道元的注文中，他说：“常琚《华阳国志》曰，汉水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县漾山，为漾水，《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嶓冢山，会白水迳葭萌入汉，始源曰沔。”郦道元引《华阳国志》和《禹贡》作注，认为西汉水就是汉水的西源，东、西两源汇合，称为沔水，沔水就是汉水的古称。郦道元说：“会白水迳葭萌入汉。”“会白水(今白龙江)”是不错的，但“迳葭萌入汉”却全是附会。葭萌是南朝益州之地，郦道元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所以他无法纠正古人的错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水经》和《水经注》所称的漾水，就是今西汉水，是四川境内的长江支流嘉陵江的上流。

丹水今称丹江，发源陕西省东南，从荆紫关流入河南省。原来在河南丹江县(李官桥)以南进入湖北省与汉江汇合(丹江县后来划归湖北省，并改名均县)。今已在丹江入汉处建筑水利枢纽工程，在丹江和汉江形成一个蓄水量达210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经文说："又东南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注文说："又南合均水，谓之析口。"这里经文和注文所说的"均水"，是一条河流的古代名称，现在早无此名。至于此水究系何水？历来也有不同看法，参阅卷二十九《均水》篇题解。

【原文】

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

常璩《华阳国志》曰：汉水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县漾山，为漾水，《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嶓冢山，会白水迳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按沔水出东狼谷，迳沮县入汉。《汉中记》曰：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势源流所归，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即此推沔水无西入之理。刘澄之云：有水从阿阳县南至梓潼汉寿入大穴，暗通冈山。郭景纯亦言是矣。冈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泽而流与汉合。庾仲雍又言，汉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迳至关城合西汉水。故诸言汉者，多言西汉水至葭萌入汉。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经》云：漾水出氐道县，东至沮县为汉水，东南至广魏白水。诊其沿注，似与三说相符，而未极西汉之源矣。然东西两川，俱受沔、汉之名者，义或在兹矣。班固《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并言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西县之嶓冢山。阚骃云：汉或为

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又言：陇西西县嶓冢山在西，西汉水所出，南入广魏白水。又云：漾水出豲道，东至武都入汉。许慎、吕忱并言：漾水出陇西豲道，东至武都为汉水；不言氐道。然豲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诸川，无水南入，疑出豲道之为谬矣。又云：汉，漾也，东沧浪水。《山海经》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江。然东、西两川，俱出嶓冢而同为汉水者也。孔安国曰：泉始出为漾，其犹濛耳。而常璩专为漾山、漾水，当是作者附而为山水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经》，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而南流注于丑涂之水。《穆天子传》曰：天子自舂山西征，至于赤乌氏；己卯，北征；庚辰，济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献良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逄固受之。天子乃赐之黄金之鹿，戏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从高祖北巡，狄人犹有此献。虽古今世殊，而所贡不异。然川流隐伏，卒难详照，地理潜闷，变通无方，复不可全言阚氏之非也。虽津流派别，枝渠势悬，原始要终，潜流或一，故俱受汉、漾之名，纳方土之称，是其有汉川、汉阳、广汉、汉寿之号，或因其始，或据其终。纵异名互见，犹为汉、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导也，然微涓细注，若通幂历，津注而已。西流与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余里，谓之龙渊水，言神马出水，事同余吾、来渊之异，故因名焉。《开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谓之马

池川。又西流入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流，左得兰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铁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并出南山，扬湍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黄花谷水，咸出北山，飞波南入西汉水。又西南，资水注之。水北出资川，导源四壑，南至资峡，总为一水，出峡西南流，注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得峡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峡石口，合为一渎，东南流，屈而南注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至阿阳，窦融等悉会，天水震动。隗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广死，嚣愁穷城守。时颍川贼起，车驾东归，留吴汉、岑彭围嚣。岑等壅西谷水，以缣幔盛土为堤，灌城。城未没丈余。水穿壅不行，地中数丈涌出，故城不坏。王元请蜀救至，汉等退还上邽。但廣（广）、廉字相状，后人因以人名名之，故习讹为杨廉也，置杨廉县焉。又东南流，右会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东北流，迳戎丘城南。吴汉之围西城，王捷登城，向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将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刎颈而死。又东北流，注西谷水，乱流东南，入于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迳始昌峡。《晋书·地道记》曰：天水始昌县，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峡。西汉水又西南，迳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

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其水东南迳宕备戍西，东南入汉水。汉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穷溪，北注汉水。又西南，兰皋水出西北五交谷，东南历祁山军，东南入汉水。汉水又西南，迳祁山军南。鸡水南出鸡谷，北迳水南县西，北流注于汉。汉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导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东南，二源合注，东迳建威城南。又东与兰坑水会。水出西南近溪，东北迳兰坑城西，东北流注建安水。建安水东迳兰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县之历城也。杨定自陇古徙治历城，即此处也，去仇池百二十里，后改为建安城。其水又东合错水。水出错水戍东南，而东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东北，有雉尾谷水；又东北，有太谷水；又北，有小祁山水，并出东溪，扬波西注。又北，左会胡谷水。水西出胡谷，东迳金盘、历城二军北，军在水南层山上。其水又东注建安水。建安水又东北迳塞峡。元嘉十九年，宋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伐杨难当，难当将妻子北奔，安西参军鲁尚期追出塞峡，即是峡矣。左山侧有石穴洞，人言潜通下辨，所未详也。其水出峡，西北流注汉水。汉水北，连山秀举，罗峰竞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岩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迳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垒之左右犹丰茂宿草，盖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

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众阜之中，亦非为杰矣。汉水又西南与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东北流注汉水。汉水又西迳南岈、北岈中，上下二城相对，左右坟垄低昂，亘山被阜。古谚云：南岈、北岈，万有余家。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汉水西南迳武植戍南。武植戍水发北山，二源奇发，合于安民戍南，又南迳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于汉水。汉水又西南迳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迳其戍西，南入汉水。汉水又西迳兰仓城南，又南，右会两溪，俱出西山，东流注于汉水。张华《博物志》云：温水出鸟鼠山，下注汉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详也。汉水又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世俗名之为阶陵水，非也。汉水又东南得北谷水，又东南，得武街水，又东南得仓谷水。右三水，并出西溪，东流注汉水。汉水又东南迳瞿堆西，又屈迳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嵚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汉武帝元鼎六年开，以为武都郡，天池大泽在西，故以都为目矣。王莽更名乐平郡，县曰循虏。常璩、范晔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顷，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马氐矣。汉献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杨腾者，世居陇右，为氐大帅。子驹，勇健多计，徙居仇池。魏拜为百顷氐王。汉水又东合洛谷水，水有二源，同注一壑。

迳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驯良，不为物毒。洛谷水又南迳虎馗戍东，又南迳仇池郡西、瞿堆东，西南入汉水。汉水又东合洛溪水，水北发洛谷，南迳威武戍南，又西南与龙门水合。水出西北龙门谷，东流与横水会，东北穷溪，即水源也。又南迳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修源浚导，迳引北溪，南总两川，单流纳汉。汉水又东南迳浊水城南，又东南会平乐水。水出武街东北四十五里，更驰南溪，导源东北流，山侧有甘泉，涌波飞清，下注平乐水。又迳甘泉戍南，又东迳平乐戍南，又东入汉，谓之会口。汉水东南迳脩城道南，与脩水合。水总二源，东北合汉。汉水又东南于槃头郡南，与浊水合。水出浊城北，东流，与丁令溪水会。其水北出丁令谷，南迳武街城西，东南入浊水。浊水又东迳武街城南，故下辨县治也。李瑨、李稚以氐王杨难敌妻死葬阴平，袭武街，为氐所杀于此矣。今广业郡治。浊水又东，宏休水注之。水出北溪，南迳武街城东，而南流注于浊水。浊水又东，迳白石县南。《续汉书》曰：虞诩为武都太守，下辩东三十余里有峡，峡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辄溃溢，败坏城郭。诩使烧石，以醯灌之，石皆碎裂，因镌去焉，遂无泛溢之害。浊水即白水之异名也。浊水又东南，涅阳水北出涅谷，南迳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迳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迳河池

戍东，西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两当水注之。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西南迳故道城东。魏征仇池，筑以置戍。与马鞍山水合。水东出马鞍山，历谷西流，至故道城东，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櫎山南，南流迳唐仓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历广香交，合广香川水。水出南田县利乔山，南流至广香川，谓之广香川水；又南注故道水，谓之广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冈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云，远望增状，若岭纡曦轩，峰枉月驾矣。悬崖之侧，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图，指状妇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圣女神，至于福应愆违，方俗是祈。水源北出利乔山，南迳尚婆川，谓之尚婆水。历两当县之尚婆城南，魏故道郡治也。西南至秦冈山，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右会黄卢山水，水出西北天水郡黄卢山腹。历谷南流，交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东益州之广业郡界，与沮水枝津合，谓之两当溪。水上承武都沮县之沮水渎，西南流，注于两当溪。虞诩为郡，漕谷布在沮，从沮县至下辨，山道险绝，水中多石，舟车不通，驴马负运，僦五致一。诩乃于沮受僦直，约自致之。即将吏民按行，皆烧石櫎木，开漕船道。水运通利，岁省万计，以其僦廪与吏士，年四十余万也。又西南，注于浊水。浊水南迳槃头郡东，而南合凤溪水。水上承浊水于广业郡，南迳凤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阙，汉世有凤凰止焉，故谓之凤凰台，北去郡三里。水出台下，东南流，左

注浊水。浊水又南注汉水。汉水又东南历汉曲，迳挟崖与挟崖水合。水西出担潭交，东流入汉水。汉水又东，迳武兴城南，又东南与北谷水合。水出武兴东北，而西南迳武兴城北，谓之北谷水。南转迳其城东，西南与一水合。水出东溪，西流注北谷水。又南流，注汉水。汉水又西南，迳关城北，除水出西北除溪，东南流入于汉。汉水又西南迳通谷，通谷水出东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为西汉水。汉水又西南，寒水注之。水东出寒川，西流入汉。汉水又西迳石亭戍；广平水西出百顷川，东南流注汉。又有平阿水出东山，西流注汉水。汉水又迳晋寿城西，而南合汉寿水。水源出东山，西迳东晋寿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汉水也。

又东南至广魏白水县西，又东南至葭萌县东北，与羌水合。

白水西北出于临洮县西南西倾山，水色白浊，东南流与黑水合。水出羌中，西南迳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东迳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东北流，迳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东南迳邓至城南。又东南与大夷祝水合。水出夷祝城西南穷溪，北注夷水。又东北，合羊洪水。水出东南羊溪，西北迳夷祝城东；又西北流，屈而东北，注于夷水。夷水又东北入白水。白水又东，与安昌水会。水源发卫大西溪，东南迳邓至、安昌郡南；又东南，合无累水。无累水出东北近溪，西南入安昌水。安昌水又东南，入白水。白水又东南，入阴平，得东

维水。水出西北维谷，东南迳维城西，东南入白水。白水又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又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东北迳长松县北，而东北注白水。白水又东迳阴平大城北，盖其渠帅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东，偃溪水出西南偃溪，东北流迳偃城西，而东北流入白水。白水又东，迳偃城北；又东北，迳桥头。昔姜维之将还蜀也，雍州刺史诸葛绪邀之于此，后期不及，故维得保剑阁，而钟会不能入也。白水又与羌水合，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称矣。白水又东迳郭公城南，昔郭淮之攻廖化于阴平也，筑之，故因名焉。白水又东，雍川水出西南雍溪。东北注白水。白水又东，合空泠水，傍溪西南穷谷，即川源也。白水又东南，与南五部水会。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东南流；东源出郎谷，西南合注白水。白水又东南，迳建昌郡东，而北与一水合。二源同注，共成一溪，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东南，迳白水县故城东，即白水郡治也。《经》云：汉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东南与西谷水相得。水出西溪，东流迳白水城南，东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会东流水，东入极溪，便即水源也。白水又南迳武兴城东，又东南，左得刺稽水口。溪东北出，便水源矣。白水又东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祁山来，合白水。斯为孟浪也。水出于平武郡东北，矚累亘下，南迳平武城东，屈迳其城南，又西历平洛郡东南；屈而南，迳南阳侨郡东北；又东

南，迳新巴县东北；又东南，迳始平侨郡南；又东南，迳小剑戍北。西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张载《铭》曰：一人守险，万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剑阁而叹曰：刘氏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小剑水西南出剑谷，东北流迳其戍下，入清水。清水又东南，注白水。白水又东南，于吐费城南，即西晋寿之东北也。东南流，注汉水。西晋寿，即蜀王弟葭萌所封，为苴侯邑，故遂名城为葭萌矣。刘备改曰汉寿；太康中，又曰晋寿。水有津关。段元章善风角，弟子归，元章封筒药授之，曰：路有急难，开之。生到葭萌，从者与津吏诤，打伤，开筒得书，言：其破头者，可以此药裹之。生乃叹服，还卒业焉。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沉处也。

又东南过巴郡阆中县，

巴西郡治也。刘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阚骃曰：强水出阴平西北强山，一曰强川。姜维之还也，邓艾遣天水太守王颀败之于强川，即是水也。其水东北，迳武都、阴平、梓潼、南安入汉水。汉水又东南，迳津渠戍东，又南迳阆中县东，阆水出阆阳县，而东迳其县南，又东注汉水。昔刘璋之攻霍峻于葭萌也，自此水上。张达、范强害张飞于此县。汉水又东南得东水口。水出巴岭，南历獠中，谓之东游水。李寿之时，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其水西南迳宋熙郡东，又东南迳始平城东，又东南迳巴西郡东，又东入汉水。汉水又东与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谓之为清水也。东南流注汉水。汉水

又东南，迳宕渠县东，又东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南郑县巴岭，与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谓之北水，东南流，与难江水合。水出东北小巴山，西南注之。又东南流，迳宕渠县，谓之宕渠水；又东南，入于汉。

又东南过江州县东，东南入于江。

涪水注之。庾仲雍所谓涪内水者也。

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

一名高猪岭也。丹水东南流，与清池水合。水源东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

东南过其县南，

县，故属京兆，晋分为郡。《地道记》曰：郡在洛上，故以为名。《竹书纪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两源合舍于四皓庙东，又东迳高车岭南，翼带众流，北转入丹水。岭上有四皓庙。丹水自仓野，又东历兔和山，即《春秋》所谓左师军于兔和，右师军于仓野者也。

又东南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

契始封商。鲁连子曰：在太华之阳。皇甫谧、阚骃并以为上洛商县也。殷商之名，起于此矣。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应劭曰：秦之南关也，通南阳郡。《春秋左传》：哀公四年，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汉祖下析郦，攻武关。

文颖曰：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弘农界也。丹水又东南流入臼口，历其戍下。又东南，析水出析县西北弘农卢氏县大蒿山，南流迳脩阳县故城北。县，即析之北乡也。又东入析县，流结成潭，谓之龙渊，清深神异。《耆旧传》云：汉祖入关，迳观是潭，其下若有府舍焉。事即非恒，难以详矣。其水又东迳其县故城北，盖《春秋》之白羽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胜迁许于析是也。郭仲产云：相承言此城汉高所筑，非也。余按《史记》，楚襄王元年，秦出武关，斩众五万，取析十五城。汉祖入关，亦言下析郦，非无城之言，修之则可矣。析水又历其县东，王莽更名，县为君亭也。而南流入丹水县，注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丹水又东南迳一故城南，名曰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丹水又迳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竹书纪年》曰：壬寅，孙何侵楚，入三户郛者是也。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网而取之，割其血以涂足，可以步行水上，长居渊中。丹水东南流，至其县南。黄水北出芬山黄谷，南迳丹水县，南注丹水。黄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缋彩奋发，黝焉若墨，故谓之墨山。今河南新安县有石墨山，斯其类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赪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为殊观矣。丹水又南，迳南乡县故城东北。汉建安中，割南阳右壤为南乡郡。

逮晋封宣帝孙畅为顺阳王，因立为顺阳郡，而南乡为县，旧治酇城。永嘉中，丹水浸没；至永和中，徙治南乡故城。城南门外，旧有郡社柏树，大三十围。萧欣为郡，伐之。言有大蛇从树腹中坠下，大数围，长三丈，群小蛇数十，随入南山，声如风雨。伐树之前，见梦于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丹水又东，迳南乡县北。兴宁末，太守王靡之改筑今城。城北半据在水中，左右夹涧深长，及春夏水涨，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晋顺阳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宁立之。丹水迳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水也。又南合均水，谓之析口。

【译文】

漾水发源于陇西郡氐道县的嶓冢山，往东流到武都郡沮县，称为汉水。

常璩《华阳国志》说：汉水有两个源头，东边的源头出自武都氐道县的漾山，称为漾水。《禹贡》说：疏导漾水往东流是汉水，就指此水。西面的源头出自陇西郡西县嶓冢山，汇合白水，流往葭萌注入汉水，上源称为沔水。按沔水发源于东狼谷，流经沮县注入汉水。《汉中记》说：嶓冢山以东，水都往东流；嶓冢山以西，水就往西流。水源是循着地势而流的，因此民间都把嶓冢山作为分水岭。据此推断，沔水是没有向西流的道理的。刘澄之说：有一条水从阿阳县南流到梓潼郡的汉寿县，注入一个大山洞，山洞暗通冈山。郭景纯也有这样的说法。冈山的洞小，本来就容不了多少水，于是水就积成一片汪洋大泽，流出去与汉水汇合。庚仲雍

又说：汉水从武遂川往南流入蔓葛谷，穿过野牛，流到关城，汇合西汉水。所以诸家谈到汉水时，大都说西汉水流到葭萌注入汉水。又有人说上源叫沔水，所以《水经》说：漾水发源于氐道县，东流到沮县称为汉水，往东南流到广魏白水县。考察水道的流向，似乎与上述三种说法相符，但都没有穷究到西汉水的源头，不过东西两条水，都有沔水和汉水的名称，道理或许就在这里吧。班固的《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的《郡国志》都说汉水有两个源头，东源出自氐道县，西源出自西县的嶓冢山。阚骃说：汉水有人称为漾水，漾水发源于昆仑山西北角，流到氐道，潜流于地下的源头才重新冒出地面，称为漾水。又说，陇西郡西县嶓冢山在西边，西汉水就发源在那里，往南流入广魏白水。又有人说漾水发源于豲道县，往东流到武都注入汉水。许慎、吕忱都说漾水发源于陇西豲道县，往东流到武都称为汉水，并没有提到氐道。豲道县在冀县的西北，又隔着几条河流，没有南流的水，发源于豲道的说法想来是错误的。又说：汉水就是漾水，东边是沧浪水。《山海经》说：嶓冢之山是汉水的发源地，往东南流注入江水。然而，东西两条水都发源于嶓冢山，也都同样称为汉水。孔安国说：泉水开始流出叫漾，意思是说水流很细。而常璩却擅自提出漾山、漾水等名，这一定是作者把山水牵连在一起而造出的异名。我查过《山海经》，漾水发源于昆仑山西北角，南流注入丑涂之水。《穆天子传》说：穆天子从春山出发西行，到达赤乌氏；己卯日北行；庚辰日渡过洋水；辛巳日进入曹奴。曹奴有个人名戏，在洋水上宴请天子，献上良马九百匹，牛羊七千头；天子派逄固去接受馈赠，于是回赠他黄金鹿一只，戏也恭敬地跪拜接受了。我在太和年间（477～499）曾跟从高祖北巡，狄人也有此类贡献。虽然古今时代不同，但所贡献的东西却没有差别。然而，川流隐伏在地下，很难详细搞清楚，地形地貌隐蔽幽深，变化莫测，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也不能完全责怪阚氏的错误了。虽然水流有分支，

支渠相隔遥远，但探究它们的源头和归宿，隐蔽的地下潜流，有时却是同属一条水的。因此，都有了汉水、漾水之名，同时又采用了一些地方名称，于是就有了汉川、汉阳、广汉、汉寿等名，有的是根据起点，有的是根据终点。纵然各书中可以看到各种异名，但指的还是汉水和漾水。同一条川流，而名称各异，原因或许就在这里吧。今天的西县嶓冢山是西汉水的发源地，然而水流细弱，只是遍布于四面八方的细水缕缕相通，汇集在一起罢了。西汉水往西流，与马池水汇合。马池水发源于上邽西南六十多里，叫龙渊水，据说有神马从渊里出来，与余吾、来渊出现过的奇迹相类似，因而得名。《开山图》说：陇西神马山有个深潭，出生过龙马，说的就是这条水。水往西流，称为马池川，再往西流，注入西汉水。西汉水又往西南流，左边接纳了兰渠溪水；往西依次有山黎谷水、铁谷水、石耽谷水和南谷水——这几条水都发源于南山，急流奔腾，往北流去。右面接纳了高望谷水，往西，有西溪水，再往西，有黄花谷水，都发源于北山，浪花飞溅，南流注入西汉水。西汉水继续往西南流，资水注入。资水发源于北方的资川、源头从四面山谷中流出，南流到资峡，合并为一条，出峡后往西南流，最后注入西汉水。西汉水又往西南流，到了峡石水口，峡石水发源于苑亭、西草、黑谷三条小溪，往西南流到峡石口，汇合成一条，然后往东南流，拐弯南流注入西汉水。西汉水又往西南流，汇合了杨廉川水。杨廉川发源于西谷，许多条山涧流泻下来，汇合成一条，往东南流经西县旧城北面。秦庄公讨伐西戎，把西戎击溃。周宣王把犬丘赐给庄公祖先大骆作为封地，称为西垂大夫，西垂宫就在这里。这也就是王莽时的西治。建武八年（32年）世祖到阿阳，窦融等人都来会合，因此天水人心动摇。隗嚣带着妻子儿女逃奔西城，去投靠杨广。杨广死后，隗嚣因守城陷入困境，十分忧愁。当时颍川盗贼蜂起，世祖车驾东归，留下吴汉、岑彭围困隗嚣，岑彭等人堵住了西谷水，用帐幕装上泥土，筑堤

淹城。但城墙还有一丈多没有淹没，水却冲破堤坝，从地下数丈处涌出来，因而城也没有毁坏。再加上王元请到了蜀地的救兵，吴汉的军队只得退回上邽。后人常用人名给地方命名，廣（广）、廉两字因字形相似误作杨廉，以讹传讹，于是设置了杨廉县。杨廉川水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茅川水。茅川水发源于西南的戎溪，往东北流经戎丘城南面，吴汉等人围困西城的时候，守将王捷登上城头向汉军将士们说：我们这些为隗王守城的人都作了必死的准备，决无二心，希望诸位将领马上退兵。请让我们用自杀来表明我们的决心。说罢就刎颈而死。茅川水又往东北流，注入西谷水，于是往东南乱流，注入西汉水。西汉水继续往西南流往始昌峡。《晋书·地道记》说：天水始昌县，在旧城西面。始昌峡也叫清崖峡。西汉水又往西南流，经宕备戍南面，左边有宕备水，来自东南，往西北注入；右边有盐官水往南流汇合进来。盐官水的北面有个地方叫盐官，在嶓冢山西面约五十里。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煮盐，从未停歇过，煮的盐咸味与海盐相同。所以《地理志》说：西县有盐官。盐官水往东南流经宕备戍西面，往东南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南流，汇合了左谷水。左谷水发源于南山深处的溪涧，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南流，有兰皋水发源于西北五交谷，往东南流经祁山军，往东南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南流经祁山军南面，有鸡水发源于南方的鸡谷，往北流经水南县西，往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流，有建安川水注入。建安川水发源于建威西北山间的白石戍东南，由两个源头汇合而成，往东流经建威城南面。又东流与兰坑水汇合。兰坑水发源于西南近处的溪涧，往东北流经兰坑城西，又东北流注入建安水。建安水又往东流经兰坑城北、建安城南，这里是旧时西县的历城地方。杨定把治所从陇右迁到历城，就是这个地方。这里离仇池一百二十里，后来改名为建安城。建安水又东流，汇合了错水。错水发源于错水戍东南面，往东北流，注入建安水。建安水又往东北流，有

雉尾谷水，又往东北流，有太谷水，又往北流，有小祁山水，这几条水都发源于东溪，带着跳跃的水波，往西注入建安水。又往北流，左边汇合了胡谷水，胡谷水发源于西方的胡谷，往东流经金盘、历城两个军事据点北面，这两个据点都在水南层沓的山岭上。胡谷水又往东流，注入建安水。建安水又往东北流经塞峡。元嘉十九年(442年)，宋太祖派遣龙骧将军裴方明讨伐杨难当，杨难当带着妻子儿女向北逃奔，安西参军鲁尚期追出塞峡，指的就是这个山峡。山峡左边山侧有个石洞，传说暗通下辨，不知是否真的如此。建安水出峡后往西北流，注入汉水。汉水北面群山重峦叠嶂，险峰高高耸峙，祁山就在嶓冢山西约七十里，山上有城，十分坚固险要，从前诸葛亮进攻祁山，就是这座城。汉水就从城南流过。城南三里有诸葛亮军营的遗址，至今荒草还很茂盛，那是诸葛亮当年种植的。那地方位于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说：汉阳西南有祁山，山径盘回曲折，山高岩险，是九州著名的险要之地，天下罕见的高山峻岭。但今天看来，此山在群丘之中，也看不出特别了不起。汉水又往西南流，与甲谷水汇合。甲谷水发源于西南的甲谷，往东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流经南岈与北岈之间，上下两城相对，左右尽是高低起伏的坟墓，连绵不断地布满山陵冈阜。古语说：南岈北岈，万有余家。诸葛亮《表》说：祁山距沮县五百里，有居民万余家。看看那一片坟地，可以看出这地方实在是很殷富的了。汉水往西南流经武植戍南面，武植戍水发源于北山，有两个源头一齐涌出，在安民戍南汇合，往南流经武植戍西面，然后往西南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南流经平夷戍南面，又往西南流，夷水注入。夷水发源于北山，往南流经平夷戍西，往南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流经兰仓城南面，又往南流，在右边汇合了两条溪流，溪流都发源于西山，往东流注入汉水。张华《博物志》说：温水发源于鸟鼠山，往下流注入汉水。可能就是这条水，但也不大清楚。汉水又往南流入嘉陵道，称为嘉

陵水，但民间却叫阶陵水，这是搞错的。汉水又往东南流，接纳了北谷水，又往东南流，接纳了武街水；又往东南流，接纳了仓谷水。右面这三条水都发源于西溪，东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南流经瞿堆西面，接着拐弯流经瞿堆南面。这里断崖绝壁陡峭耸峙，险峻的孤峰高入云霄，看上去好像倒置的痰盂。山高二十余里，羊肠小道盘桓曲折，有三十六弯，《开山图》称为仇夷，所谓层岩高峻巍峨，高峰遮蔽山弯，就是描写这地方。顶上有平坦的田地百顷，泥土可以煮盐，因而就用百顷作为地名。山上水源十分丰富，正像人们所说，清泉喷涌，湿气升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立为武都郡。因为西面是天池大泽，水泽所聚叫都，因而就以都字为名。王莽改名为乐平郡。县名叫循虏。常璩、范晔说：郡治设在河池，又称仇池，方圆百顷，指的就是此池。这一带住的都是白马氐族人。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天水氐族、有一个名杨腾的人，世居陇右，做了氐族的首领，他的儿子杨驹，勇健多谋，后来迁居到仇池，魏封他为百顷氐王。汉水往东流，汇合了洛谷水。洛谷水有两个源头，一同注入一条山沟，流经神蛇戍西面。这一带溪旁有许多五色蛇，生性驯良，无毒。洛水又往南流经虎馗戍东面，又往南流经仇池郡西面、瞿堆东面，往西南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汇合了洛溪水。洛溪水发源于北方的洛谷，往南流经威武戍南面，又转向西南与龙门水汇合。龙门水发源于西北的龙门谷，东流与横水汇合，东北方僻远的山溪就是它的源头。龙门水又往南流经龙门戍东面，又往东南流，注入洛溪水。洛溪水又往东南流经上禄县旧城西南，洛溪源长水深，引入北溪的水，往南汇合了两条川流，合为一条，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南流经浊水城南面，又往东南流，汇合了平乐水。平乐水发源于武街东北四十五里，向前滚滚奔流至南溪。南溪发源后往东北流，山边有一条甘冽的山泉，清波飞流，往下注入平乐水。平乐水又流经甘泉戍南面，又往东流经平乐戍南面，又往东注入汉

水。汇流处称为会口。汉水往东南流经脩城道南，与脩水汇合。脩水汇合了两条源流，往东北流，汇合于汉水。汉水又往东南流，在槃头郡南与浊水汇合。浊水发源于浊城北面，东流与丁令溪水汇合。丁令溪水发源于北方的丁令谷，往南流经武街城西面，往东南注入浊水。浊水又往东流经武街城南，这是旧下辨县的治所。李琀、李稚因为氐王杨难敌的妻子死后葬在阴平，率兵去偷袭武街，结果在此处被氐人所杀。今天，这里是广业郡的治所。浊水又东流，宏休水注入。宏休水发源于北溪，往南流经武街城东面，然后南流注入浊水。浊水又往东流经白石县南。《续汉书》说：虞诩任武都太守时，下辨以东三十余里有一条山峡，山峡里的白水中有一块巨石，阻塞了水流，每年春夏洪水泛滥，冲毁城墙。虞诩派人用火来烧巨石，再用醋浇注，巨石碎裂，然后把它凿去，从此以后就不再有洪水泛滥之灾了。浊水就是白水的别名。浊水又往东南流。埿阳水发源于北方的埿谷，往南流经白石县东面，往南注入浊水。浊水又往东南流，与仇鸠水汇合。仇鸠水发源于鸠溪，往南流经河池县旧城西面——就是王莽时的乐平亭——往西南流，注入浊水。浊水又往东南流，与河池水汇合。河池水发源于河池县北谷，往南流经河池戍东面，然后往西南注入浊水。浊水又往东南流，有两当水注入。两当水发源于陈仓县的大散岭，往西南流入故道川，称为故道水，又往西南流经故道城东面。魏征讨仇池时，修筑此城驻防。故道水与马鞍山水汇合。马鞍山水发源于东方的马鞍山，穿过山谷往西流到故道城东面，往西流注入故道水，故道水往西南流，有北川水注入。北川水发源于北洛櫖山南，往南流经唐仓城下，往南流到困豖川，注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往西南流经广香交，汇合了广香川水。广香川水发源于南田县利乔山，往南流到广香川，称为广香川水；又往南注入故道水，汇流处称为广香交。故道水又往西南流入秦冈山，尚婆水注入。秦冈山高入云霄，远远望去，峰峦层层叠叠，仿佛日神

和月神的车驾都要绕过这些高峰峻岭才能通过似的。悬崖旁边的石壁上，有个仿佛画成的神像，形状像个女人的面容，上身红色，下身白色，人们称为圣女神。地方民众常到此处祭祀祈祷。尚婆水发源于北 方的利乔山，往南流经尚婆川，称为尚婆水，流经两当县的尚婆城南面，这是魏故道郡的治所。尚婆水往西南流到秦冈山，注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在右边汇合了黄卢山水。黄卢山水发源于西北天水郡黄卢山中，穿过山谷南流，注入故道水。故道水往南流入东益州的广业郡边界，与沮水支流汇合，称为两当溪，溪流上口承接武都沮县的沮水渎，往西南流，注入两当溪。虞诩当郡守时，要把沮县的粮食和布匹转运到下辨。这条山路险峻难行，水道中礁石很多，车船都不通行。用驴马驮运，运费高昂，运到时所得只有五分之一。于是虞诩就在沮县与民伕议定运费，约定由各人自己送到。他就率领属吏和百姓，巡行督察，点燃柴火，烧裂水中礁石，开辟出一条漕运的水道。于是水运畅通，每年节省运费数以万计。他就把作为运费的存粮分给下属官吏和兵丁，年达四十余万。两当溪又往西南流，注入浊水。浊水往南流经槃头郡东面，然后又往南流与凤溪水汇合。凤溪水上流在广业郡承接浊水，往南流经凤溪，水中有两块并峙的巨石，形状像城阙，汉朝时有凤凰飞到这里栖息，所以称为凤凰台。此台北距郡治约三里，溪水从台下流出，往东南流，向左边注入浊水。浊水又往南流，注入汉水。汉水继续往东南流经汉曲，流过挟崖，与挟崖水汇合。挟崖水发源于西方的担潭交，东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经武兴城南面，又往东南，与北谷水汇合。北谷水发源于武兴东北，往西南流经武兴城北，称为北谷水。水流转向南边，流经武兴城东面，往西南流与一条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东溪，西流注入北谷水，北谷水又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南流经关城北面，除水发源于西北的除溪，往东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南流经通谷，通谷水发源于东北的通溪，上流承接漾水，向西南

流，就是西汉水。汉水又往西南流，有寒水注入。寒水发源于东方的寒川，西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西流经石亭戍。广平水发源于西方的百顷川，往东南流注入汉水；又有一条平阿水，发源于东山，西流注入汉水。汉水又流经晋寿城西面，南流与汉寿水汇合。汉寿水发源于东山，往西流经东晋寿旧城南面，往西南注入汉水。

又往东南流到广魏郡白水县西面，又往东南流到葭萌县东北，与羌水汇合。

白水发源于西北临洮县西南的西倾山，水色白浊，往东南流，与黑水汇合。黑水发源于羌中，往西南流经黑水城西面，又往西南流，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流经洛和城南面，洛和水发源于西南的和溪，往东北流经南黑水城西面，然后北流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南流经邓至城南面，又往东南流，与大夷祝水汇合。大夷祝水发源于夷祝城西南深山里的溪流，北流注入夷水。又往东北流，汇合了羊洪水。羊洪水发源于东南的羊溪，往西北流经夷祝城东面，又往西北流，然后转向东北，注入夷水。夷水又往东北流，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流，与安昌水汇合。安昌水发源于卫大西溪，往东南流经邓至、安昌郡南面，又往东南流，汇合了无累水。无累水发源于东北附近的溪流，往西南注入安昌水。安昌水又往东南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南流入阴平境内，接纳了东维水。东维水发源于西北的维谷，往东南流经维城西面，往东南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南流经阴平道旧城南面。阴平道，王莽改名为摧虏，是广汉郡的北部，也是广汉属国都尉治。广汉属国都尉是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从广汉蛮夷分出来设置的。又有白马水，发源于长松县西南的白马溪，往东北流经长松县北面，然后往东北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流经阴平大城北面，土人首领从旧城迁居到这里来。白水又往东流，偃溪水发源于西南的偃溪，往东北流经偃城西面，然后往东北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流经偃

城北面，又往东北流经桥头。从前姜维将要回蜀时，雍州刺史诸葛绪在这里拦截他，诸葛绪迟来一步没有追上，因此姜维得以保住剑阁，使钟会不能攻入。白水又与羌水汇合，从此以下，羌水又有了白水的通称了。白水又往东流经郭公城南，从前郭淮在阴平进攻廖化时，筑了这个城堡，因此得名。白水又往东流，雍川水发源于西南的雍溪，往东北流注入白水。白水继续东流，汇合了空泠水，沿着溪边往西南走，到了深谷的尽头，就是它的源头了。白水又往东南流，与南五部水汇合。此水有两个源头，西源出自五部溪，往东南流；东源出自郎谷，往西南流，两水汇合后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南流经建昌郡东面，然后北转，与一条水汇合。此水由两个源头合成一溪，往西南流入白水。白水继续往东南流，经过白水县旧城东面，这就是白水郡的治所。《水经》说，汉水从县西流出，这是不对的。白水又往东南流，与西谷水相汇合。西谷水发源于西溪，往东流经白水城南，往东南注入白水。白水又往南流，左边汇合了东流水，往东走，直到溪流的尽头，便是水源了。白水又往南流经武兴城东面，又往东南流，左边到刺稽水口，刺稽水从东北方流来，小溪就是它的源头。白水又往东南流，清水向左边注入，庾仲雍说：清水从祁山流来与白水汇合，这话说得太轻率了。清水发源于平武郡东北的矚累亘下，往南流经平武城东面，拐弯流经城南，又往西流经平洛郡东南；转弯向南，流经南阳侨郡东北，又往东南流经新巴县东北；往东南流经始平侨郡南面，又往东南流经小剑戍北面。这里西距大剑三十里，连绵的山脉极其险峻，凌空架设的栈道四通八达，因而称为剑阁。张载的《剑阁铭》说：一人守住险处，千军万马也上不来。确实如此。怪不得李特到剑阁后叹道：刘氏有这样的好地方，却向人束手求降，岂不是太不中用了！小剑水发源于西南的剑谷，往东北流经边防营垒下面，注入清水。清水又往东南流，注入白水。白水又往东南流经吐费城南面，就是西晋寿的东北。往东南注入汉水。

蜀王弟葭萌封为苴侯，西晋寿就是他的封邑，所以城也就命名为葭萌了。刘备把它改名为汉寿，太康年间(280～289)又称为晋寿。白水上有个关口。段元章善于看风占卜，他有个弟子要回家去，段元章装了一盒药交给他说：路上遇有急难时，可以打开。弟子到了葭萌，随从与关吏发生争执，被打伤了。他打开小盒，见一张字条上写道：打破了头的人，可用此药敷上。弟子这才倾心佩服，就回去完成了学业。这里也是廉叔度抱着父亲灵柩自沉的地方。

又往东南流过巴郡阆中县，

阆中县是巴西郡的治所。刘璋分划三巴，这是其中之一。阚骃说：强水发源于阴平县西北的强山，又叫强川。姜维回蜀时，邓艾曾派天水太守王欣在强川击败姜维，指的就是这条水。水往东北流经武都、阴平、梓潼、南安，然后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南流经津渠戍东面，又往南流经阆中县东面。阆水发源于阆阳县，往东流经县南，又往东注入汉水。从前刘璋在葭萌进攻霍峻，就是沿这条水上来的。张达、范强杀害张飞也在此县。汉水又往东南流，到了东水口。东水发源于巴岭，往南流经獠人地区，叫东游水。李寿时，獠人曾从牂柯北上，所到的几个郡，獠人布满山谷。水往西南流经宋熙郡东面，又往东南流经始平城东面，又往东南流经巴西郡东面，又往东流，注入汉水。汉水又东流，与蒦溪水汇合。蒦溪水发源于獠中，世人也称为清水，往东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南流经宕渠县东面，又往东南流，汇合了宕渠水。宕渠水发源于西北方南郑县的巴岭，与槃余水同出一源，分支后南流，称为北水；往东南流，与难江水汇合。难江水发源于东北的小巴山，往西南注入北水。北水又东南流经宕渠县，称为宕渠水，又往东南注入汉水。

又往东南流过江州县东面，往东南注入江水。

有涪水注入。涪水就是庾仲雍所说的涪内水。

丹水发源于京兆郡上洛县西北的冢岭山，

冢岭山又名高猪岭。丹水往东南流，与清池水汇合。清池水发源于东北方的清池山，往西南流，注入丹水。

往东南流过上洛县南，

上洛县，过去隶属于京兆，晋朝时划分为郡。《地道记》说：郡治在洛上，因此作为郡名。《竹书纪年》记载，晋烈公三年（前413），楚人进攻我国南方的边境，到了上洛。楚水在这里注入。楚水发源于上洛县西南面的楚山，昔日四皓隐居在楚山，就是这座山。楚水有两条源流，汇合于四皓庙东，又往东流经高车岭南面，两边带同许多小支流，北转注入丹水。岭上有四皓庙。丹水从仓野又往东流经兔和山。《春秋》所说的左师驻扎在兔和，右师驻扎在仓野，指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又往东南流过商县南面，又往东南流到丹水县，注入均水。

契最初封于商。鲁连子说：商在太华山的南面。而皇甫谧、阚骃都认为在上洛商县。殷商这个名称，就起源于这里。丹水从商县往东南奔流，经过少习，流出武关。应劭说：武关就是秦时的南关，通南阳郡。《春秋左传》：哀公四年（前491），楚国左司马派遣使者对阴地的命大夫士蔑说：晋、楚是结盟国家，爱憎都是相同的。如果背信的话，我们就只好往少习山那边去，听候秦国的吩咐了。京相璠说：武关是楚国通上洛的险路。汉祖攻下析郦，又去攻打武关。文颖说：武关在析县西一百七十里，与弘农交界。丹水又往东南流入臼口，经过边防营垒下；又往东南流，析水发源于析县西北弘农卢氏县的大嵩山，往南流经脩阳县旧城北面。脩阳县就是析县的北乡。析水往东流入析县境内，形成一个大水潭，称为龙渊，潭水清澈幽深，颇有灵异。《耆旧传》说：汉高祖入关后，经过这里观看水潭，见到水下仿佛有房屋。事情不是永久不变的，也就难以弄清楚了。析水又往东流经析县旧城北面，大概就是《春秋》里提到的白羽。《左传》：昭公十八年（前524）楚派

遣王子胜把许迁到析，就指这个地方。郭仲产说：相传此城是汉高祖修筑的，其实不是。我查考过《史记》，楚襄王元年(前298)秦军出武关，杀了敌兵五万人，夺取了析十五个城。又提到汉高祖入关后，也曾攻下析郦，并没有说以前没有城，但汉高祖修过城却是可能的。析水又流经县城东面，王莽改名为君亭。析水往南流入丹水县，注入丹水，所以丹水与均水汇合处有析口的地名。丹水又往东南流经一个旧城南，叫三户城。从前汉高祖入关时，王陵在丹水起兵，投奔高祖，这个城可能是王陵修筑的。丹水又流经丹水县旧城西南，该县有个密阳乡，是古代商密的地方，从前楚国申息的军队就驻守在这里，也是《春秋》说到的三户。杜预说：县北面有个三户亭。《竹书纪年》说：壬寅日，孙何侵犯楚国，打进三户城，说的就是这地方。丹水里有一种红色的鱼，夏至前十天，夜里去守候，鱼在水岸边浮上来，红光四射像火一样，撒网捕捉，剖鱼用血涂在脚上，可以在水里行走，长期呆在深潭中。丹水又从东南流到县南，黄水发源于北方芬山的黄谷，往南流经丹水县，往南注入丹水。黄水北有墨山，山上岩石全都呈黑色，光彩四射，黑如墨染，所以称为墨山。如今河南新安县有石墨山，也属于这一类。丹水南有丹崖山，山上全是浅红色的崖壁，巍然高耸，好像红霞映照天际。两山一黑一红，相映更为奇观了。丹水又往南流经南乡县旧城东北。汉朝建安年间(196～219)，把南阳右边的辖地划为南乡郡。到晋朝时，封宣帝的孙子司马畅为顺阳王，就以旧地立为顺阳郡。南乡则是一个县，旧县治在酂城。永嘉年间(307～313)，丹水淹没酂城，到永和年间(345～356)，就把县治迁到南乡旧城。城南门外，从前在社庙旁原有一棵柏树，大三十围，萧欣当郡守时把它砍掉了。据说当时有一条大蛇从树洞中坠下，蛇身大数围，长三丈，一群小蛇约数十条跟着它爬进南山里，声音有如风雨。砍树以前，大蛇曾经托梦萧欣，但萧欣并不在意；待砍倒树后，过不了几天，萧欣果然死了。丹水又往东流

经南乡县北面。兴宁末年(365),太守王靡之改筑了今天这座城。城的北半部建在水中,左右两边夹在深深的溪涧之间,到了春夏水涨时,看上去就像一座孤洲。城的前面有晋朝顺阳太守丁穆碑,是郡民范宁所立。丹水流经两县之间,流过于中北面,就是所谓商于,昔日张仪劝说楚国与齐国绝交,答应将商于地区六百里割让给楚国,说的就是这里。《吕氏春秋》说:尧经过丹水之战,征服了南蛮,说的就是这支水。丹水又往南流,汇合了均水,汇流处称为析口。

水经注卷二十一

汝　水

【题解】

汝水今称汝河，是发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淮河支流之一。淮河是一条支流极多的河流，发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淮河支流，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超过260条。从现代的汝河来看，它在淮河各支流中，不过是一条小支流，从伏牛山东麓发源以后，东流到新蔡县以东就注入淮河的另一支流洪河，流程不出河南省境。

但是在古代却不同，汝水是淮水的最大支流之一。《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汝水："过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确实是条大河，所以《水经注》为它单独立卷。《水经》说："又东至原鹿县，南入于淮。"《水经》是三国时代的著作，当时这个地区属魏，原鹿县的位置在今安徽省阜南县南、河南省淮滨县东，地当今属安徽省的地理城附近。注文说："所谓汝口，侧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会也。"在南北朝齐代，北魏与南齐以淮水为界，汝水入淮在北魏辖境之内。到了梁代，北魏的南疆北缩，汝水入淮已在南梁境内。但不管怎样，郦道元所说的汝口，总在今洪河入淮之处，在今河南省淮滨县的谷堆附近。

【原文】

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

《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阳鲁阳县之大盂山，又言出弘农卢氏县还归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并异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鲁阳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此等既非学徒，难以取悉，即在迳见，不容不述。今汝水西出鲁阳县之大盂山蒙柏谷，岩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西即卢氏界也。其水东北流，迳太和城西，又东流迳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筠柏交荫，尹公度之所栖神处也。又东届尧山西岭下，水流两分，一水东迳尧山南，为滍水也，即《经》所言滍水出尧山矣。一水东北出为汝水，历蒙柏谷。左右岫壑争深，山阜竞高，夹水层松茂柏，倾山荫渚，故世人以名也。津流不已，北历长白沙口，狐白溪水注之。夹岸沙涨若雪，因以取名。其水南出狐白川，北流注汝水，汝水又东北趣狼皋山者也。

东南过其县北，

汝水自狼皋山东出峡，谓之汝阨也。东历麻解城北，故鄤乡城也，谓之蛮中。《左传》所谓单浮余围蛮氏，蛮氏溃者也。杜预曰：城在河南新城县之东南，伊洛之戎、陆浑蛮氏城也。俗以为麻解城，盖蛮、麻读声近故也。汝水又迳周平城南。京相璠曰：霍阳山在周平城东南者也。汝水又东，与三屯谷水合。水出南山，北流，迳石碣东。柱侧刊云：河南界。又有一碣，题言：洛阳南界。碑柱相

对，既无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东与广成泽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泽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广成游猎地假与贫民。元初二年，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寝搜狩之礼，息战阵之法。于时，马融以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材之用，无或可废，作《广成颂》云：大汉之初基也，揆厥灵囿，营于南郊。右矕三涂，左枕嵩岳，面据衡阴，背箕王屋；浸以波、溠，演以荥、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侧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桓帝延熹元年，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其水自泽东南流，迳温泉南，与温泉水合。温水数源，扬波于川左泉上，华宇连荫，茨甍交拒，方塘石沼，错落其间，颐道者多归之。其水东南流，注广成泽水。泽水又东南入于汝水。汝水又东，得鲁公水口。水上承阳人城东鲁公陂。城，古梁之阳人聚也，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陂水东南流，合于涧水。水出北山，南流注之；又乱流，注于汝水。汝水之右，有霍阳聚。汝水迳其北，东合霍阳山水。水出南山。杜预曰：河南梁县有霍山者也。其水东北流，迳霍阳聚东，世谓之华浮城，非也。《春秋左传》：哀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虏将军祭遵攻蛮中山贼张满，时，厌新、柏华余贼合，攻得霍阳聚，即此。霍阳山水又迳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于战国为南梁矣。故《经》云，汝水迳其县北。俗谓之治城，非也，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

县，治霍阳山。水又东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水北出梁县西北，而东南流，迳其县故城西，故鄤狐聚也。《地理志》云：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因乃县之。杜预曰：河南县西南有梁城，即是县也。水又东南迳注城南。司马彪曰：河南梁县有注城。《史记》，魏文侯三十二年，败秦于注者也。又与一水合。水发注城东坂下，东南流注三里水，三里水又乱流入于汝。汝水又东迳成安县故城北。按《地理志》，颍川郡有成安县，侯国也。《史记·建元以来功臣侯者年表》曰：汉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韩千秋击南越，死，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即此邑矣。世谓之白泉城，非也，俗谬耳。汝水又东，为周公渡；藉承休之徽号，而有周公之嘉称也。汝水又东，黄水注之。水出梁山，东南迳周承休县故城东，为承休水。县，故子南国也。汉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阳，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封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劲。《纪年》，劲朝于魏，后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秦并六国，卫最后灭。疑嘉是卫后，故氏子南而称君也。初元五年，为周承休邑。《地理志》曰：侯国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郑公。王莽之嘉美也。故汝渡有周公之名，盖藉邑以纳称，世谓之黄城，水曰黄水，皆非也。其水又东南，迳白茅台东，又南迳梁瞿乡西，世谓之期城，非也。按《后汉书》，世祖自颍川往梁瞿乡，冯鲂先诣行所，即是邑也。水积为陂，世谓之黄陂。东转迳

其城南，东流，右合汝水。

又东南过颍川郏县南，

汝水又东与张磨泉合。水发北阜，春夏水盛，则南注汝水。汝水又东，分为西长湖，湖水南北五十余步，东西三百步。汝水又东，扈涧水北出大刘山，南迳木蓼堆东、郏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迤为湖。湖水南北八九十步，东西四五百步，俗谓之东长湖；湖水下入汝，古养水也。水出鲁阳县北将孤山北长冈下。数泉俱发，东历永仁三堆南。又东迳沙川，世谓之沙水，历山符垒北，又东迳沙亭南，故养阴里也。司马彪《郡国志》曰：襄城有养阴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郏县西南。养，水名也。俗以是水为沙水，故亦名之为沙城，非也。又城处水之阳，而以阴为称，更用惑焉。但流襍闲居，裂溉互移，致令川渠异容，津途改状，故物望疑焉。又右会堇沟水。水出沛公垒西六十许步。盖汉祖入关，往征是由，故地擅斯目矣。其水东北注养水。养水又东北入东长湖，乱流注汝水也。汝水又迳郏县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滶水注之。水出鲁阳县之将孤山，东南流。许慎云：水出南阳鲁阳，入父城，从水，敖声。吕忱《字林》亦言在鲁阳。滶水东入父城县，与桓水会。水出鲁阳北山，水有二源奇导，于贾复城合为一渎。迳贾复城北，复南击郾所筑也。俗语讹谬，谓之寡妇城，水曰寡妇水。此渎水有穷通，故有枯渠之称焉。其水东北流至父城县北，右注滶水，乱流又东北至郏，入汝。汝水又东南，左

合蓝水。水出阳翟县重岭山，东南流，迳纪氏城西，有层台，谓之纪氏台。《续汉书》曰：世祖车驾西征，盗贼群起。郏令冯鲂为贼延裒所攻，力屈。上诣纪氏，群贼自降，即是处，在郏城东北十余里。其水又东南流，迳黄阜东，而南入汝水。汝水又东南流，与白沟水合。水出夏亭城西，又南迳龙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纵广可十五里。魏青龙元年，有龙见于郏之摩陂，明帝幸陂观龙，于是改摩陂曰龙陂，其城曰龙城。其水又南入于汝水。汝水又东南与龙山水会。水出龙山龙溪，北流际父城县故城东。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故杜预曰：即襄城之父县城也。冯异据之，以降世祖，用报巾车之恩也。其水又东北流，与二水合。俱出龙山，北流注之，又东北入于汝水。汝水又东南，迳襄城县故城南。王隐《晋书·地道记》曰：楚灵王筑。刘向《说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衣，带玉佩，徙倚于流水之上，即是水也。楚大夫庄辛所说处，后乃县之。吕后元年，立孝惠后宫子义为侯国，王莽更名相成也。黄帝尝遇牧童于其野。故嵇叔夜赞曰：奇矣难测，襄城小童，倦游六合，来憩兹邦也。其城南对汜城，周襄王出郑居汜，即是此城也。《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楚伐郑，涉汜而归。杜预曰：涉汝水于汜城下也。晋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关于其下。汝水又东南流，迳西不羹城南。《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东观

汉记》曰：车骑马防以前参药，勤劳省闼，增封侯国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户。即此亭也。汝水又东南迳繁丘城南，而东南出也。

又东南，过定陵县北，

湛水出犨县北鱼齿山西北，东南流，历鱼齿山下为湛浦，方五十余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晋伐楚，报杨梁之役。楚公子格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东南、湛水之北，山有长陂，盖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湛水又东南迳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阳县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湛水又东，于汝水九曲北，东入汝。杜预亦以是水为湛水矣。《周礼》：荆州，其浸颍、湛。郑玄云未闻，盖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则不乖其土，言水则有符经文矣。汝水又东南，迳定陵县故城北。汉成帝元延三年，封侍中卫尉淳于长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定城矣。《东观汉记》曰：光武击王莽二公，还，到汝水上，于涯，以手饮水，澡颊尘垢，谓傅俊曰：今日疲倦，诸君宁惫也？即是水也。水右则滍水左入焉，左则百尺沟出矣。沟水夹岸层崇，亦谓之为百尺堤也。自定陵城北，通颍水于襄城县，颍盛则南播，汝泆则北注。沟之东有澄潭，号曰龙渊，在汝北四里许，南北百步，东西二百步，水至清深，常不耗竭，佳饶鱼笋。湖溢，则东注濦水矣。汝水又东南，昆水注之。水出鲁阳县唐山，东南流，迳昆阳县故城西。更始元年，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

旗辎重，千里不绝。又驱诸犷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世祖以数千兵徼之阳关，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入昆阳。世祖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夜与十三骑出城南门，收兵于郾。寻、邑围城数十重，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人负户而汲。王凤请降，不许。世祖帅营部俱进，频破之。乘胜，以敢死三千人，迳冲寻、邑兵，败其中坚于是水之上，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会大雷风，屋瓦皆飞，莽兵大溃。昆水又屈迳其城南，世祖建武中，封侍中傅俊为侯国。故《后汉·郡国志》有昆阳县，盖藉水以氏县也。昆水又东，迳定陵城南，又东，注汝水。汝水又东南，迳奇额城西北，今南颍川郡治也。濆水出焉。世亦谓之大㶏水。《尔雅》曰：河有雍，汝有濆。然则濆者，汝别也。故其下夹水之邑，犹流汝阳之名，是或濆、㶏之声相近矣，亦或下合㶏、颍，兼统厥称耳。

又东南过郾县北，

汝水迳奇额城西，东南流，其城衿带两水，侧背双流。汝水又东南流，迳郾县故城北，故魏下邑也。《史记》，楚昭阳伐魏，取郾是也。汝水又东，得醴水口。水出南阳雉县，亦云：导源雉衡山，即《山海经》云衡山也。郭景纯以为南岳，非也。马融《广成颂》曰：面据衡阴，指谓是山，在雉县界，故世谓之雉衡山。依《山海经》，不言有水。然醴水东流，历唐山下，即高凤所隐之山也。醴水又东南，

与皋水合，水发皋山。郭景纯言或作章山，东流注于醴水。醴水又东南，迳唐城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城盖因山以即称矣。醴水又屈而东南流，迳叶县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许迁于叶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论》曰：我是楚也[①]。世霸南土，自越以至叶，垂弘境万里，故号曰万城也。余按《春秋》，屈完之在召陵，对齐侯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杜预曰：方城，山名也，在叶南。未详孰是。楚惠王以封诸梁子高，号曰叶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叶公好龙，神龙下之。河东王乔之为叶令也，每月望，常自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显宗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下玉棺于堂前，吏民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吏民祈祷，无不如应；若有违犯，亦立能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焉。或云：即古仙人王乔也。是以干氏书之于神化。醴水又迳其城东，与烧车水合。水西出苦菜山，东流侧叶城南，而下注醴水。醴水又东，迳叶公庙北。庙前有沈子高诸梁碑。旧秦汉之世，庙道有双阙、几筵。黄巾

之乱，残毁颓阙。魏太和、景初中，令长修饰旧宇。后长汝南陈晞，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遗文殆存，事见其碑。醴水又东，与叶西陂水会。县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也。山有涌泉，北流，畜之以为陂，陂塘方二里。陂水散流，又东，迳叶城南，而东北注醴水。醴水又东，注叶陂。陂东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并诸梁之所堨也。陂水又东，迳㳽阳县故城北；又东迳定陵城南，东与芹沟水合。其水导源叶县，东迳㳽阳城北，又东，迳定陵县南，又东南流注醴。其水迳流昆、醴之间，缠络四县之中，疑即吕忱所谓㵐水也。今于定陵更无别水，惟是水可当之。醴水东迳郾县故城南，左入汝。《山海经》曰：醴水东流注于浝水也。汝水又东南流，迳邓城西。《春秋左传》：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者也。汝水又东南流，㳽水注之。

又东南，过汝南上蔡县西，

汝南郡，楚之别也[②]。汉高祖四年置，王莽改郡曰汝汾。县，故蔡国，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世本》曰：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称上。《竹书纪年》曰：魏章率师及郑师伐楚，取上蔡者也。永初元年，安帝封邓骘为侯国。汝水又东，迳悬瓠城北。王智深云：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别左出，西北流，又屈西东转，又西南会汝，形若垂瓠。耆彦云：城北名马湾，中有地数顷，上有栗园，栗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然岁贡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

栗州也。树木高茂，望若屯云积气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闲敞，牧宰及英彦，多所游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悬瓠，平南王肃起高台于小城，建层楼于隅阿，下际水湄，降眺栗渚，左右列榭，四周参差竞跱，奇为佳观也。

又东南，过平舆县南，

溱水出浮石岭北青衣山，亦谓之青衣水也，东南迳朗陵县故城西。应劭曰：西南有朗陵山，县以氏焉。世祖建武中，封城门校尉臧宫为侯国也。溱水又南屈迳其县南，又东北，迳北宜春县故城北，王莽更名之为宣孱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元初三年，安帝封后父侍中阎畅为侯国。溱水又东北，迳马香城北，又东北，入汝。汝水又东南，迳平舆县南、安成县故城北，王莽更名至成也。汉武帝元光六年，封长沙定王子刘苍为侯国矣。汝水又东南，陂水注之。水首受慎水于慎阳县故城南陂。陂水两分，一水自陂北，绕慎阳城四周城堑。颍川荀淑遇县人黄叔度于逆旅，与语移日，曰：子，吾师表也。范奕论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疵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得而称乎？堑水又自渎东北流，注北陂。一水自陂东北流，积为鲖陂；陂水又东北，又结而为陂，世谓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阳县北陂，东北流，积而为土陂。陂水又东为窖陂。陂水又东南流，注壁陂。陂水又东北为太陂。陂水又东入汝。汝水又东南，迳平陵亭北，又东南，迳阳遂乡北。汝水又东，迳栎亭

北。《春秋》之棘栎也。杜预曰：汝阴新蔡县东北有栎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半沦水。汝水又东南，迳新蔡县故城南。昔管、蔡间王室，放蔡叔而迁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举之为卿士，以见于王。王命之以蔡，申吕地也，以奉叔度祀，是为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为新蔡。王莽所谓新迁者也。世祖建武二十八年，封吴国为侯国。《汝南先贤传》曰：新蔡郑敬，字次都，为郡功曹。都尉高懿厅事前有槐树，白露类甘露者。懿问掾属，皆言是甘露。敬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树汁耳。懿不悦，托疾而去。汝水又东南，左会澺水。水上承汝水别流于奇额城东，东南流为练沟；迳召陵县西，东南流注，至上蔡西冈北，为黄陵陂。陂水东流，于上蔡冈东为蔡塘。又东迳平舆县故城南，为澺水。县，旧沈国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灭沈，以沈子嘉归。后楚以为县。《史记》曰：秦将李信攻平舆，败之者也。建武三十年，世祖封铫统为侯国。本汝南郡治。昔费长房为市吏，见王壶公，悬壶郡市；长房从之，因而自远，同入此壶，隐沦仙路，骨谢怀灵，无会而返。虽能役使鬼神，而终同物化。城南里余有神庙，世谓之张明府祠，水旱之不节，则祷之。庙前有圭碑，文字紊碎，不可复寻。碑侧有小石函。按《桂阳先贤画赞》，临武张熹，字季智，为平舆令。时天大旱，熹躬祷雩，未获嘉应，乃积薪自焚。主簿侯崇、小吏张化，从熹焚焉。火既燎，天灵感应，即澍雨。此熹自焚处也。澺水又东南，左迆为葛陂。陂方数十里，水

物含灵，多所苞育，昔费长房投杖于陂，而龙变所在也。又劾东海君于是陂矣。陂水东出为鲖水，俗谓之三丈陂，亦曰三严水。水迳鲖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鲖水之阳，汉明帝永平中，封卫尉阴兴子庆为侯国也。县有葛陵城，建武十五年，更封安成侯铫丹为侯国。城之东北有楚武王冢，民谓之楚王琴。城北祝社里下，土中得铜鼎，铭曰：楚武王。是知武王隧也。鲖陂东注为富水，水积之处，谓之陂塘，津渠交络，枝布川隰矣。澺水自葛陂东南，迳新蔡县故城东，而东南流注于汝。汝水又东南迳下桑里，左迆为横塘陂，又东北为青陂者也。汝水又东南，迳壶丘城北，故陈地。《春秋左传》：文公九年，楚侵陈，克壶丘，以其服于晋是也。汝水又东，与青陂合。水上承慎水于慎阳县之上慎陂，右沟北注马城陂，陂西有黄丘亭。陂水又东，迳新息亭北，又东为绸陂。陂水又东，迳新息县，结为墙陂。陂水又东，迳遂乡东南而为壁陂。又东为青陂，陂东对大吕亭。《春秋外传》曰：当成周时，南有荆蛮、申、吕，姜姓矣，蔡平侯始封也。西南有小吕亭，故此称大也。侧陂南有青陂庙，庙前有陂。汉灵帝建宁三年，新蔡长河南缑氏李言，上请修复青陂，司徒臣训、尚书臣袭，奏可洛阳宫，于青陂东塘南树碑。碑称青陂在县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别流入于潺湲。迳新息墙陂，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余顷。陂水又东，分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东南迳白亭北，又东，迳吴城南。《史记》，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胜于吴，胜

入居之，故曰吴城也。又东北屈，迳壶丘东而北流，注于汝水，世谓之薄溪水。汝水又东，迳褒信县故城北而东注矣。

又东至原鹿县，

汝水又东南，迳县故城西。杜预《释地》曰：汝阴有原鹿县也。

南入于淮。

所谓汝口，侧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会也。

【注释】

①此句有误，译文稍加变通。

②此句亦颇费解，始稍加变通译出。

【译文】

汝水发源于河南郡梁县勉乡西面的天息山，

《地理志》说：汝水发源于高陵山，就是猛山。也有人说发源于南阳鲁阳县大盂山，又说是发源于弘农卢氏县的还归山。《博物志》说：汝水发源于燕泉山。这都是一山的异名。我在永平年间(508～512)受命出任鲁阳太守，上任时正逢上级长官下来，要求展示各地《山川图》，因地方志说法各不相同，就命我们探寻诸水的源流。参加工作的如不是专家，就很难获得详尽正确的情况；本人既是亲眼所见，就不得不作些具体的叙述了。汝水发源于西面鲁阳县大盂山的蒙柏谷，那一带重峦叠嶂，山高谷深，石径崎岖，人迹罕至，西边靠近卢氏县边界。汝水往东北流经太和城西，又往东流经城北，左右两岸青松成行，绿竹和翠柏枝叶相接，这是尹公度栖息修炼过的地方。汝水又往东流到尧山西岭下，分为两条。一条往东流往尧山南，叫滍水。《水经》说：滍水发

源于尧山，指的就是这条水。另一条往东北流，就是汝水，流经蒙柏谷。两边幽谷争深，山峰竞高，溪流两岸都是密层层的青松，和绿沉沉的翠柏，浓荫覆盖着山上和水滨，因而人们称为蒙柏谷。山上的泉流滔滔不绝，往北流经长白沙口时，狐白溪水注入。溪水两岸流沙冲积洁白如雪，因而得名。狐白溪水发源于南面的狐白川，北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北流向狼皋山。

往东南流过县北，

汝水从狼皋山东流出峡，山口称为汝陀。又往东流经麻解城北面，这就是旧时的鄤乡城，叫蛮中。《左传》说：单浮余围困蛮氏，蛮氏被击溃，就指这里。杜预说：城在河南新城县东南，就是伊洛之戎、陆浑蛮氏所居的城。俗称麻解城，是因为蛮、麻两字读音相近，以致音讹的缘故。汝水又流经周平城南。京相璠说：霍阳山在周平城东南。汝水又往东流，与三屯谷水汇合。三屯谷水发源于南山，往北流经石碣东边，石柱边上刻着：河南界。另有一块石碣题着：洛阳南界。碑柱相对而立，未署年月，也不知是哪个朝代所立。水又北流，注入汝水。汝水继续东流，与广成泽水汇合。此水发源于狼皋山北面的沼泽中。安帝永初元年(107)，把广成这块游猎地给予平民。元初二年(115)，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天下士人认为文治将会兴起，武功应当废弃，皇家狩猎的礼仪、列阵作战的方法，都可束之高阁了。那时，马融却认为：文武之道，圣贤从未偏废过，金、木、水、火、土五材各有所用，缺一不可，于是作了《广成颂》说：大汉建国初期，划定这个秀丽的园林，营建于南郊。园林右望三涂，左依嵩岳，前对衡山之阴，背负王屋之麓；有港汊灌溉，有荥、洛长流。金山、石林，在中央高高耸起，神泉在旁边涌出，形成丹水、涅池，浮磬般的怪石在陂塘中熠熠生辉。桓帝延熹元年(158)，驾临广成围猎，后又巡游函谷关。水从泽中往东南流经温泉南面，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有好几个源头，在川流左岸扬波奔流。温泉上，华丽的屋宇连成一片，

屋脊纵横交错，其间错落地散布着一些方整的石砌池塘，很多修道者都喜欢到这里来。温水往东南流，注入广成泽水，泽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流，在鲁公水口接纳了一条水，这条水上源承接阳人城东面的鲁公陂。阳人城，是古代梁国的阳人聚，秦灭东周后，将周王迁到此城。陂水往东南流，与涧水汇合。涧水发源于北山，往南流，注入陂水，又乱流注入汝水。汝水右岸有霍阳聚，汝水流经这个聚落的北面，往东流汇合了霍阳山水。霍阳山水发源于南山。杜预说：河南县有霍山。水往东北流经霍阳聚东面，人们把这个聚落称为华浮城，其实不对。《春秋左传》：哀公四年（前491），楚国入侵梁和霍。服虔说，梁和霍是周的南部边境。建武二年（26），世祖派遣征虏将军祭遵进攻蛮中山寇张满，当时厌新、柏华等余寇配合进攻，占领了霍阳聚，指的就是这地方。霍阳山水又流经梁城西面。按《春秋》：梁城是周朝的一个小城，到战国时叫南梁。所以《水经》说：汝水流经县北。民间称为治城，其实不是，大概是因为北面有个注城的缘故。今天设置了治城县，治所在霍阳山。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在左边汇合了三里水。三里水发源于北方的梁县西北，往东南流经该县老城西面，就是旧时的畧狐聚。《地理志》说：秦灭西周后，将周王迁到这里，因而设立为县。杜预说：河南县西南有梁城，就是这个县。水又往东南流经注城南面。司马彪说：河南梁县有注城。《史记》：魏文侯三十二年（前414），在注城打败了秦。三里水又汇合了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注城东边的山坡下，往东南流，注入三里水；三里水又乱流注入汝水。汝水又东经成安县老城北面。按《地理志》，颍川郡有成安县，是个侯国。《史记·建元以来功臣侯者年表》说：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校尉韩千秋打南越时战死，朝廷封他的儿子韩延年为成安侯，就是此城。人们称为白泉城，其实不对，这是民间讹传的结果。汝水又东流，就到周公渡。因为这里过去是承休侯国，凭着这个嘉号，才有周公这个

美名。汝水又往东流，黄水注入，黄水发源于梁山，往东南流经周承休县老城东面，叫承休水。周承休县是旧时的子南国。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临幸洛阳，巡察豫州，他看到周朝王族因年代久远，无人祭祀祖先。询问老者，结果查得周后裔庶子嘉，于是封为周子南君，让他掌管对周室宗庙的祭祀。按《汲冢古文》，说卫国将军文子，叫子南弥牟，他的后代有子南劲。《纪年》里提到，子南劲向魏朝觐。后来惠成王到卫，封子南为侯。秦并六国时，卫最后被灭，嘉可能是卫的后代，因此以子南为姓氏，并且称君的。初元五年(前44)，这里是周承休邑。《地理志》说，这是元帝设置的侯国。元始二年(2)，改名为郑公，就是王莽时的嘉美。因此，汝水的渡口叫周公渡，大概就是因城而得名的。世人称城为黄城，水为黄水，都是不对的。承休水又往东南流经白茅台东面，又往南流注梁瞿乡西面，人们称为期城，也是不对的。按《后汉书》，世祖从颍川前往梁瞿乡，冯鲂先到行宫，就是此城。水流积聚为陂塘，人们称为黄陂；水往东转，经过城南往东流，在右边汇合汝水。

又往东南流过颍川郡郏县南面，

汝水继续东流，与张磨泉汇合。此水发源于北面的山陵，春夏水涨时，就南流注入汝水。汝水又东流，分为西长湖，湖水南北五十余步，东西三百步。汝水又东流，扈涧水发源于北方的大刘山，往南流经木蓼堆以东、郏城以西，往南注入汝水。汝水又向右岸旁出成为湖泊。湖水南北八九十步，东西四五百步，俗称东长湖。湖水往下流，注入汝水，就是古时的养水。此水发源于鲁阳县北将孤山北面的长冈下，几条山泉一起流出，往东流经永仁三堆南面，又往东流经沙川，人们称为沙水，流经山符垒北面，又往东流经沙亭南面，这就是旧时的养阴里。司马彪《郡国志》说：襄城有养阴里。京相璠说：养阴里在襄城郏县西南。养是水名。民间把这条水称为沙水，因而也把养阴里称为沙城，这是不对的。

此外，此城座落在水北，却以阴为地名，这更令人困惑不解了。然而，当时许多流民杂户杂居在这里，耕种时，开沟引水，位置常有移动，使得这一带沟渠面貌、河道形状发生改变，因此后世学者也弄不清楚了。养水又在右边汇合了堇沟水。堇沟水发源于沛公垒以西约六十步。汉高祖入关时，出征是从这里经过的，因此取名为沛公垒。堇沟水往东北流，注入养水。养水又往东北流，注入东长湖，然后乱流注入汝水。汝水又流经郏县老城南面。《春秋》：昭公十九年（前523），楚国令尹子瑕所筑。滶水在这里注入。滶水发源于鲁阳县的将孤山，往东南流。许慎说：滶水发源于南阳郡鲁阳县，流入父城。滶字偏旁从水，音敖。吕忱《字林》也说滶水在鲁阳。滶水往东流进父城县后，与桓水汇合。桓水发源于鲁阳北山，有两个源头，在贾复城汇合成一条，流经贾复城北面。此城是贾复南下攻郾时所筑。民间音讹，称为寡妇城，水称寡妇水。这条水有时会干涸，因此有枯渠之称。水往东北流到父城县北面，向右边注入滶水，乱流往东北到郏县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了蓝水，蓝水发源于阳翟县重岭山，往东南流经纪氏城西面，有层台，称为纪氏台。《续汉书》说：世祖亲自西征，当时盗贼群起，郏县县令冯鲂被盗贼延裒所攻，力竭计穷。这时光武帝驾临纪氏，群贼自动投降，就是这地方，约在郏城东北十余里。蓝水又往东南流经黄阜东面，然后南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南流，与白沟水汇合。百沟水发源于夏亭城西面，又往南流经龙城西面。龙城西北，就是摩陂，纵宽约十五里。魏青龙元年（233），郏县的摩陂有龙出现，明帝去陂湖观龙，于是把摩陂改名为龙陂，把城称为龙城。水又往南注入汝水。汝水往东南流，与龙山水汇合。龙山水发源于龙山的龙溪，傍着父城县老城东面往北流。从前楚平王大兴土木修筑城父城，打算让太子建居住。所以杜预说：城父城就是襄城的父县城。冯异据有此城，投降世祖，以报答他在巾车乡开释之恩。龙山水又往东北流，汇

合了两条水，这两条水都发源于龙山，北流注入龙山水。龙山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南流经襄城县老城南面。王隐《晋书·地道记》说：此城是楚灵王所筑。刘向《说苑》说：襄城君刚受封的那天，穿着翠绿色的衣服，戴着玉佩，徘徊在流水上，就是指此水。楚国大夫庄辛曾在此劝说过他，后来就在这里设县。吕后元年（前187），把孝惠帝后宫所生的儿子义封在这里，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相成。黄帝曾在襄城郊野遇见一个牧童，所以嵇叔夜的赞里说：黄帝倦游四方，奇事往往难测，迷路时遇襄城小童，才到这里来歇息。襄城南对氾城，周襄王离郑，居于氾，就是此城。《春秋》：襄公二十六年（前547），楚军伐郑，在氾涉水而归。杜预说：楚军是在氾城下涉过汝水。晋时襄城郡的治所就在这里。京相璠说：周襄王留居于此城，因此称为襄城。现今在城下设关。汝水又往东南流经西不羹城南面，《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楚灵王说：昔日诸侯因我地区偏僻遥远而畏惧晋国，今天我大兴土木，修筑陈、蔡、不羹等城，这里都各有兵车千乘，现在，诸侯难道不畏惧我吗？《东观汉记》说：车骑马防因为进奉参药，进宫探病很勤，以襄城羹亭一个二百五十户增封给他的侯国。说的就是此亭。汝水往东南流经繁丘城南面，然后往东南流去。

又往东南流过定陵县北面，

湛水发源于犨县北面的鱼齿山西北，往东南流经鱼齿山下，就是湛浦，湛浦方圆五十余步。《春秋》：襄公十六年（前557），晋国伐楚，以报复杨梁之役。楚国公子格的军队与晋军遭遇，在湛阪交战，楚军战败，晋军于是就侵入到方城之外。今天看来，湛水以北，全是一片山丘，在父城东南、湛水以北的山地间，有一条漫长的山坡，就是按湛水来命名的，因此有湛阪之称。湛水又往东南流经蒲城北面。京相璠说：昆阳县北面有蒲城，蒲城北面有湛水。湛水又东流，在汝水九曲北面往东注入汝水。杜预也认为此

水是湛水。《周礼》说：荆州，大川有颍水、湛水。郑玄却说没有听到过，偶然也有疏失的地方。今天作实地考察，许多记载与当地情况并无不合之处，所记的川流也是与《水经》相一致的。汝水又往东南流经定陵县老城北面，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将定陵封给侍中卫尉淳于长，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定城。《东观汉记》说：光武帝攻打王莽的两个大臣，返回时走到汝水岸边，用手捧水痛饮，洗涤脸上的尘垢。他对傅俊说：今天确是有点疲倦了，但诸位难道真的累垮了吗？他这话就是在这条水上说的。汝水右边，有滍水向左注入，左边有百尺沟流出。沟水两岸有高高的河堤，也叫百尺堤，沟水从定陵城以北在襄城县与颍水相通，颍水上涨时就向南流，汝水泛滥时就向北流。沟水东面有个清澈的水潭，叫龙渊，在汝水北岸约四里；水潭南北百步，东西二百步，水极清澈幽深，常年不涸。这一带盛产鱼类和竹笋。潭水满溢时就往东注入濦水。汝水又往东南流，昆水注入。昆水发源于鲁阳县的唐山，往东南流经昆阳县老城西面。更始元年(23)，王莽征召天下擅长兵法的军事人才，选拔训练武卫部队，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作战时又驱使各种猛兽，如虎、豹、犀、象之类以助军威。从秦汉以来，出兵时的这种盛况是前所未有的。世祖派数千兵马在阳关拦截敌军，诸将见王寻、王邑兵多势盛，就退回昆阳。于是世祖就派遣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昆阳，连夜带领十三名轻骑从南门出城，到郾县去调集军队。王寻、王邑把昆阳城围了数十重，靠近城边布置了高达十余丈的云车，居高临下地窥视着城中，并用弓弩向城中乱射，箭如雨下，城中人只得背负着门板去汲水。王凤请求投降，但王寻等不许。世祖率各部军队一同进攻，屡次打败敌军，继而又乘胜组织了敢死队三千人，直冲王寻、王邑军队，在昆水上大败敌军主力，杀了王寻。此时城中守军也击鼓呐喊，冲出城外，内外夹击，喊杀声震天动地。当时正逢大雷雨，狂风大作，刮得屋上瓦片乱飞，王莽军

大败。昆水又转弯流经昆阳城南面。世祖建武年间(25～56),把昆阳封给侍中傅俊,立为侯国。所以《后汉书·郡国志》有昆阳县,是因水而取县名的。昆水又往东流经定陵城南,水往东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南流经奇额城西北,现在这是南颍川郡的治所。渍水就在这里流出,人们也称为大隐水。《尔雅》说:河水有雍水,汝水有渍水。那么渍水其实就是汝水的分支了,因而下游两水之间的城邑,今天还留下汝阳的地名。或许是因为渍、隐两字读音相近,或许也是因为汝水下游与隐水、颍水汇合,于是也就笼统兼用这个名称吧。

又往东南流过郾县北面,

汝水经奇额城西往东南流,城在两水之间,侧面和背后都濒临两水。汝水又往东南流经郾县老城北面,这是旧时魏的下邑。《史记》说到楚国昭阳伐魏取郾,就指此城。汝水又往东流,到了醴水口,醴水发源于南阳雉县,也有人说导源于雉衡山,就是《山海经》里说的衡山。郭景纯以为这就是南岳,但其实不是。马融《广成颂》说:前朝衡山之北,指的就是此山。山在雉县边界,所以人们叫雉衡山。按《山海经》,没有提到衡山有水,但醴水往东流经唐山下,就是高凤隐居过的山。醴水又往东南流,与皋水汇合。皋水发源于皋山,东流注入醴水。郭景纯说,皋山,有人称为章山。醴水又往东南流经唐城北面,南流入城,然后西流出城,城就是因山而得名的。醴水又折向东南流,经过叶县老城北面。《春秋》:昭公十五年(前527),把许迁到叶,就指叶县。当时楚国强盛,周室衰弱,楚国称霸于南方,还想在中国争强,因此在北方修筑了许多城邑,来进逼华夏,因称此城为万城——万字也有写作方字的。唐勒《奏土论》说:我们楚国世代称霸南方,从越到叶,国境辽阔万里,因此号称万城。我按《春秋》,屈完在召陵,对齐侯说:楚国以方城为城。杜预说:方城是山名,在叶县南面。不知谁的说法正确。楚惠王把此城封给诸梁沈子高,号为叶公。叶县老

城就是子高的封邑。叶公好龙，神龙于是下凡。河东王乔当叶县县令，每月十五常亲自赴京朝见皇帝，皇帝见他常常来，却没有看到过车马，感到十分奇怪，就暗里叫太史监视他。太史报告说，他每次将到时，就有一对野鸭从东南方飞来。于是他们等候野鸭飞到时，就张开罗网去捉，但被网住的却是一只鞋子。于是皇帝叫尚方令仔细查验，发现这是近四年来赐给尚书属吏的鞋子。每当朝见皇帝时，叶县衙门下大鼓不击自鸣，京城都能听到。后来，天上在县堂前降下一口玉棺，无论人们怎样用力推都推不动。王乔说：天帝单单想召我去吧？于是就沐浴更衣，穿戴齐整躺入棺中，棺盖就马上自动盖上了。他立即被安葬在城东，泥土自动堆筑成坟。当天晚上，县里的牛都大汗淋漓，喘息力乏，人们都不知什么缘故。后来，百姓们为他立庙，称为叶君祠，州郡长官每当封爵授官时，都要先来庙里谒拜，官吏和民众前来祈祷，有求必应，如有违犯，也立即会有灾祸降临。后来，皇帝来迎取那面鼓，把它放在都亭下，但从此再也不响了。有人说：这就是古代仙人王乔，所以后来干宝把这件事写入《搜神记·神化篇》。醴水又流经城东与烧车水汇合。烧车水发源于西方的苦菜山，往东沿叶城南边流去，注入醴水。醴又往东流经叶公庙北面，庙前有沈子高诸梁碑。从前秦汉时候，庙道上有两座门阙和祭席等物，黄巾之乱后，庙宇遭受破坏损毁了，魏太和(477～499)、景初年间，县令重新修葺了旧庙，后任县官汝南陈晞于正始元年(504)立碑，现在碑上的字迹已有几处破损，但遗文基本上还在，所记事迹可从碑上看到。醴水又往东流，与叶县的西陂水汇合，县南有座方城山，就是屈完所说楚国以方城为城的那座山。山上有泉水涌出，往北流，积聚成陂塘，陂塘方圆二里。陂水散流，又往东流经叶城南面，然后往东北注入醴水。醴水又往东流注入叶陂。这个陂塘东西十里，南北七里。两个陂塘都是叶公诸梁所筑。陂水又往东流经沅阳县老城北面，又往东流经定陵城南面，东流与芹沟水汇

合。芹沟水导源于叶县，往东流经沅阳城北面，又往东流经定陵县南面，然后往东南流，注入醴水。这支水流经昆水、醴水之间，弯弯曲曲地流过四县，可能就是吕忱所说的岘水。今天看来，在定陵再没有别的河流了，只有此水才可视为与岘水相当。醴水往东流经郾县老城南面，向左流注入汝水。《山海经》说：醴水往东流，注入涀水。汝水又往东流经邓城西面。《春秋左传》：桓公二年(前710)，蔡侯、郑伯在邓相会，就是这个邓城。汝水又往东南流，沅水注入。

又往东南流过汝南郡上蔡县西面，

汝南郡原属楚国的领域，汉高祖四年(前203)设置该郡，王莽时改郡名为汝汾。上蔡县就是旧时的蔡国，周武王征服殷后，把蔡封给他的弟弟叔度。《世本》说：就是上蔡；因为九江有个下蔡，所以称上蔡。《竹书纪年》说：魏章率军并联合郑军攻楚，夺取上蔡。永初元年(107)，安帝将上蔡封给邓骘，立为侯国。汝水又往东流经悬瓠城北面。王智深说：汝南太守周矜在悬瓠起义，就是这地方。今天，上蔡是豫州刺史和汝南郡的治所。城的西北面，汝水的一条支流从左边分出，往西北流，又西折东转，又往西南流，与汝水汇合，河道弯曲状如倒挂的葫芦。老年人说：城北名叫马湾，湾中有土地数顷，还有个栗园，栗子很小，与固安的栗子相比差得远了，但每年上贡三百石，以充实朝廷的府库。这个水渚就是栗洲，渚上树木参天，树荫茂密，望去好像一片绿云。树林中有个栗堂、靶场，十分幽静宽敞，当地州县长官和名人常来这里游乐。高祖在太和年间，曾巡幸悬瓠城，平南将军王肃在小城上的西北角修筑高台，建造层楼，下临水滨，俯眺栗渚。左右两边是水榭，四周景物参差竞峙，堪称胜景了。

又往东南流过平舆县南面，

溱水发源于浮石岭北面的青衣山，又称为青衣水，往东南流经朗陵县老城西面。应劭说：西南有朗陵山，朗陵就是因山而得

名的。世祖建武年间(25～56),将该县封给城门校尉臧宫,立为侯国。溱水又向南转弯流往县南,又往东北流经北宜春县老城北面,王莽时改名为宣孱。豫章也有个宜春,因此这里加上北字,叫北宜春。元初三年(116),安帝将这地方封给皇后之父侍中阎畅,立为侯国。溱水又往东北流经马香城北面,又往东北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南流经平舆县南面、安城县老城北面——安城,王莽时改名为至成。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将安成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刘苍,立为侯国。汝水又往东南流,陂水注入。陂水上口在慎阳县老城旁的南陂引入慎水。陂水分为两条,一条从陂北流出,环绕慎阳城四周的城濠。颍川荀淑曾在客舍里遇到本县同乡黄叔度,与他交谈了很久,对他说:您真是可以做我的表率啊!范奕评论说:黄宪言论中的意旨,没有流传下来。但凡见过他的有才德之士,无不佩服他思想的深远,并借以克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使道更加周全,使性更加完美,这不是值得称颂的吗?城壕水又从渠中流向东北,注入北陂。另一条水从陂塘东北流出,积聚成鲖陂。陂水又往东北流,又积聚成一个陂塘,人们称为窖陂。陂水上流承接慎阳县的北陂,往东北流,积聚成土陂。陂水又往东流,就是窖陂;陂水又往东南流,注入壁陂。陂水又往东北流,是太陂;陂水又往东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南流经平陵亭北面,又往东南流经阳遂乡北面。汝水又往东流经栎亭北面。栎亭,《春秋》称为棘栎。杜预说:汝阴郡新蔡县东北有栎亭。今天此城在新蔡县老城西北,城北一半已沉入水中。汝水又往东南流经新蔡县老城南面。从前管、蔡二国离间周王室,蔡叔被放逐,迁到这里。他的儿子胡,规规矩矩地改变行为,周公推荐他做卿士,带他朝见成王,成王以原属申吕的蔡封他,让他掌管对叔度的祭祀,这就是蔡仲。宋忠说:因为这缘故,所以把这地方称作新蔡。也就是王莽时的新迁。世祖建武二十八年(52),将新蔡封给吴国,立为侯国。《汝南先贤传》说:新蔡郑敬,字次都,当郡功曹。都

尉高懿官署厅前有槐树，树上的白露看来有点像甘露。高懿同下属，都说是甘露，只有郑敬一人却说：您的政绩还不能使天降甘露，这只不过是树汁罢了。高懿很不高兴，借口身体不适离开了。汝水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了潕水。潕水上流在奇额城东承接汝水分支，往东南流，叫练沟；经过召陵县西面，往东南流到上蔡西冈北面，就是黄陵陂；陂水往东流，在上蔡冈东积成蔡塘，又往东流经平舆县老城南面，才叫潕水。平舆县是昔日的沈国，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前506），蔡灭沈，把沈子嘉掳去，后来楚国把这一地方设立为县。《史记》说：秦将李信攻平舆，击败守军。建武三十年（54），世祖把这地方封给铫统，立为侯国。这里本来是汝南郡的治所。从前，费长房当市吏，看见王壶公把壶挂在郡里的市场上，费长房就跟着他，因而从远处和他一同进入壶中，从此他就隐遁修仙，脱胎换骨，身怀灵气，但未学成就返回人间，虽然能遣使鬼神，但最后还是死了。城南一里余有神庙，人们称为张明府祠，每逢水旱失常，人们就在那里祈祷。庙前有一块上尖下方的石碑，碑上文字剥落破损，已看不清楚了，碑旁有一个小石匣。按《桂阳先贤画赞》，临武张熹，字季智，当平舆县令。当时天正大旱，张熹亲自设祭祈求降雨，但并无灵验，于是他就堆了柴垛自焚；主簿侯崇、小吏张化也跟他一起自焚。大火熊熊烧起来时，上天的神灵受了感动，立即降了一场大雨，这里就是张熹自焚的地方。潕水又往东南流，左边分支流出，就是葛陂，这个陂湖方圆数十里，水生的动物都含有灵气，湖里所藏所生的东西很多，这里就是费长房把手杖投到湖里变成了龙的地方；他又在这里弹劾东海君。湖水往东流出叫鲖水，俗称三丈陂，也叫三严水，流经鲖阳县老城南面。应劭说：鲖阳县在鲖水北边。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把鲖阳封给卫尉阴兴的儿子阴庆，立为侯国。鲖阳县有葛陵城，建武十五年（39），把这地方改封给安成侯铫丹，立为侯国。城的东北有楚武王墓，民间称为楚王琴。在城

北祝社里下的土中，挖出了一只铜鼎，上有铭文题着：楚武王。由此可知这是武王墓的隧道。鲖陂水往东流叫富水，流水积聚之处叫陂塘，这里的沟渠交错，遍布这一片低洼地。澺水从葛陂往东南流经新蔡县老城东面，往东南流，注入汝水。汝水又往东南流经下桑里，向左分支流出是横塘陂，又往东北流是青陂。汝水又往东南流经壶丘城北面，这里旧时是陈的地方。《春秋左传》：文公九年（前 618），楚国入侵陈，攻下壶丘，这里因为陈臣服于晋。汝水又往东流，与青陂汇合。青陂水上流在慎阳县的上慎陂承接慎水，右沟往北流，注入马城陂。马城陂西有个黄丘亭。陂水又往东流经新息亭北面，又往东流是鲖陂；陂水又往东流经新息县，积成墙陂；陂水又往东流经遂乡东南，形成壁陂；又往东流积成青陂，青陂东对大吕亭。《春秋外传》说：成周的时候，南面有荆蛮、申、吕，都姓姜，最初受封在这里的是蔡平侯。因西南有小吕亭，所以这里称为大吕亭。陂塘旁边，南有青陂庙，庙前有池塘。汉灵帝建宁三年（170），河南缑氏李言当新蔡县官，向朝廷请求修复青陂，司徒许训、尚书闻人袭在洛阳宫向皇帝上奏获准，在青陂东塘南面立碑，碑文说青陂座落在该县西南，发源于桐柏山的淮川，一条分支汇入潺湲水，流经新息县的墙陂，延伸流入褒信边界，灌溉田地五百余顷。陂水又往东流，分成两条，一条往南流注入淮水，另一条往东南流经白亭北面，又往东流经吴城南面。《史记》说：楚惠王二年（前 487），子西把太子建的儿子胜召到吴国，胜来后就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吴城。水又向东北转弯，经过壶丘东面往北流，注入汝水。人们称为薄溪水。汝水又往东流经褒信县老城北面，然后又向东流去。

又往东流到原鹿县，

汝水又往东南流经原鹿县老城西面。杜预《释地》说：汝阴郡有原鹿县。

往南注入淮水。

入淮处就是所谓汝口，水边有汝口戍，位于淮水和汝水的汇流处。

水经注卷二十二

颍水　洧水　溵水
㶟水　渠沙水

【题解】

卷二十二记载了五条河流。颍水即今颍河，至今仍是淮河的最大支流之一，独流入淮。《水经》说它"又东南至慎县东，南入于淮。"三国魏慎县属南郡，在今安徽省颍上县以北。注文说："颍水又东南迳蜩蟟郭东，俗谓之郑城矣。又东南入于淮。"这个郑城，就在今安徽省颍上县附近。

这一卷的另外三水，即洧水、溵水和㶟水。其中溵水和洧水都是颍水的支流，而㶟水则是洧水的支流。洧水即今河南省的双洎河，在彭店以东注入贾鲁河，但从洧川到彭店一段，雨季有水，干季枯水，形成一种季节河的现象。溵水今称溵河，在安徽省境内的逍遥镇附近汇合清流河而成为颍河的一支。㶟水是条很小的支流，由于这个地区历史上河流泛滥袭夺现象频繁，现在已找不到这条河流。其实，《水经注》的经文和注文对此河说法就不相同，以后的郦学家如清全祖望等，也都弄不清这条河流。

渠是淮河的另一条支流，这条河流很有一些问题。武英殿本《水经注》在卷首目录中只用一个"渠"字，但在卷二十二标题中，在

“渠”字下，又用小一号字加“沙水”二字。总目录与分卷目录不统一，殿本仅此一处。赵一清《水经注释》称为“渠水”。朱谋㙔《水经注笺》总目录和分卷标题都没有此水名称，但卷内紧接潧水之后仍叙此水并无缺漏。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的总目录和分卷标题都作“沙渠水”。从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和殿本在总目录和分卷标题之间的差异来看，说明这条河流比较复杂。有人认为殿本总目录作“渠”，这是受的《水经》的影响，因为《水经》第一句就作“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并无“渠水”或“沙渠水”字样。但有人则认为经文原为“蒗荡（亦作狼汤，殿本作蒗蕩）渠出荥阳北河”，传钞时脱去“蒗荡”二字。《水经注释》作“渠水”，是因为郦道元在注文中使用此名。注文开头在引用了《风俗通》的“渠者，水所居也”以后，接着就称，“渠水自河与济乱流”，此后一直称“渠水”，不称“渠”。殿本卷二十二标题在“渠”字下用小一号字加上“沙水”二字，则是因为在经文“又东至浚仪县”下，注文在最后提出了“沙水”这个名称，注文说：“新沟又东北流迳牛首乡北，谓之牛建城。又东北注渠，即沙水也。”从此以后，注文再不提渠水，只说沙水，直到最后说：“沙水东流注于淮，谓之沙汭。”由于这条河流名称多，历来变化也多，所以比较复杂。此河实为古代鸿沟，后称蒗荡渠，又称沙水，又称蔡水，总之是古代沟通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一片水系。现在河道变迁，已经找不到这些河流了。

【原文】

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

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汉高帝二年，以为韩国。王莽之左队也。《山海经》曰：颍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阳城县阳乾山。今颍水有三源奇发，右水出阳乾山之颍谷。春秋颍考叔

为其封人。其水东北流。中水导源少室通阜，东南流迳负黍亭东。《春秋》：定公六年，郑伐冯、滑、负黍者也。冯敬通《显志赋》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许由于负黍。京相璠曰：负黍在颍川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世谓之黄城也。亦或谓是水为滍水，东与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东合颍水，故作者互举二山，言水所发也。《吕氏春秋》曰：卞随耻受汤让，自投此水而死。张显《逸民传》、嵇叔夜《高士传》并言，投洞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

东南过其县南，

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导源嵩高县东北太室东溪。县，汉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谓之崧阳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顶迭相灌澍，崿流相承，为二十八浦也。旸旱辍津，而石潭不耗，道路游憩者，惟得餐饮而已，无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数日不豫，是以行者惮之。山下大潭，周数里，而清深肃洁。水中有立石，高十余丈，广二十许步，上甚平整。缁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畅幽情。其水东南迳阳城西，石溜萦委，溯者五涉，故亦谓之五渡水。东南流入颍水。颍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汉成帝永始元年，封赵临为侯国也。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尧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墓焉。山下有牵牛墟。侧颍水有犊泉，是巢父还牛处也。石上犊迹存焉。又有许由庙，碑阙尚存，是汉颍川太守朱宠所立。颍水迳其北，东与龙渊水合，其水导源

龙渊，东南流迳阳城北，又东南入于颍。颍水又东，平洛溪水注之。水发玉女台下平洛涧，世谓之平洛水。吕忱所谓勺水出阳城山，盖斯水也。又东南流，注于颍。颍水又东出阳关，历康城南，魏明帝封尚书右仆射卫臻为康乡侯，此即臻封邑也。

又东南过阳翟县北，

颍水东南流迳阳关聚，聚夹水相对，俗谓之东、西二土城也。颍水又迳上棘城西，又屈迳其城南。《春秋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师伐郑，城上棘以涉颍者也。县西有故堰，堰石崩褫，颓基尚存，旧遏颍水枝流所出也。其故渎东南迳三封山北，今无水。渠中又有泉流出焉，时人谓之嵎水，东迳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春秋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飨是也。杜预曰：河南阳翟县有钧台。其水又东南流，水积为陂，陂方十里，俗谓之钧台陂，盖陂指台取名也。又西南流迳夏亭城西，又屈而东南，为郏之靡陂。颍水自堨东迳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徐广曰：河南阳城，阳翟则夏地也。《春秋经》书：秋，郑伯突入于栎。《左传》桓公十五年，突杀檀伯而居之。服虔曰：檀伯，郑守栎大夫；栎，郑之大都。宋忠曰：今阳翟也。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都之。王隐曰：阳翟本栎也。故颍川郡治也。城西有郭奉孝碑，侧水有九山祠碑，丛柏犹茂，北枕川流也。

又东南过颍阳县西，又东南过颍阴县西南，

应劭曰：县在颍水之阳，故邑氏之。按《东观汉记》，汉封车骑将军马防为侯国。防城门校尉，位在九卿上，绝席。颍水又南迳颍乡城西。颍阴县故城在东北，旧许昌典农都尉治也。后改为县，魏明帝封侍中辛毗为侯国也。颍水又东南迳柏祠曲东，历冈丘城南，故汾丘城也。《春秋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司马彪曰：襄城县有汾丘。杜预曰：在襄城县之东北也。迳繁昌故县北，曲蠡之繁阳亭也。《魏书·国志》曰：文帝以汉献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坛受禅于是地，改元黄初。其年，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城内有三台，时人谓之繁昌台。坛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禅于此，自坛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铭曰：遂于繁昌筑灵坛也。于后其碑六字生金，论者以为司马金行，故曹氏六世迁魏而事晋也。颍水又东南流，迳青陵亭城北。北对青陵陂，陂纵广二十里，颍水迳其北，枝入为陂。陂西则濄水注之。水出襄城县之邑城下，东流注于陂。陂水又东，入临颍县之狼陂。颍水又东南流而历临颍县也。

又东南过临颍县南，又东南过汝南瀙强县北，洧水从河南密县东流注之。

临颍，旧县也。颍水自县西注，小瀙水出焉。《尔雅》曰：颍别为沙。郭景纯曰：皆大水溢出，别为小水之名也。亦犹江别为沱也。颍水又东南迳皋城北[①]，即古皋城亭矣。《春秋经》书，公及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泽字相似，名

与字乖耳。颍水又东迳濦阳城南。《竹书纪年》曰：孙何取濦阳。濦强城在东北，颍水不得迳其北也。颍水又东南，溟水入焉，非洧水也。

又东过西华县北，

王莽更名之曰华望也，有东，故言西矣。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邓晨为侯国。汉济北戴封，字平仲，为西华令，遇天旱，慨治功无感，乃积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远近叹服。永元十三年，征太常焉。县北有习阳城，颍水迳其南，《经》所谓洧水流注之也。

又南过女阳县北，

县故城南有汝水枝流，故县得厥称矣。阚骃曰：本汝水别流，其后枯竭，号曰死汝水，故其字无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随读改，未必一如阚氏之说，以穷通损字也。颍水又东，大濦水注之，又东南迳博阳故城东。城在南顿县北四十里，汉宣帝封邴吉为侯国，王莽更名乐嘉。

又东南过南顿县北，濦水从西来注之。

濦水于乐嘉县入颍，不至于顿。顿，故顿子国也，周之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伐陈，纳顿子于顿是也。俗谓之颍阴城，非也。颍水又东南迳陈县南，又东南，左会交口者也。

又东南至新阳县北，蒗荡渠水从西北来注之。

《经》云：蒗荡渠者，百尺沟之别名也。颍水南合交口，新沟自是东出。颍上有堰，谓之新阳堰，俗谓之山阳堨，非

也。新沟自颍北东出，县在水北，故应劭曰：县在新水之阳。今县故城在东，明颍水不出其北，盖《经》误耳。颍水自堰东南流，迳项县故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鲁灭项是矣。颍水又东，右合谷水，水上承平乡诸陂，东北迳南顿县故城南，侧城东注。《春秋左传》所谓顿迫于陈而奔楚，自顿徙南，故曰南顿也。今其城在顿南三十余里。又东迳项城中，楚襄王所郭，以为别都。都内西南小城，项县故城也，旧颍州治。谷水迳小城北，又东迳魏豫州刺史贾逵祠北。王隐言，祠在城北，非也。庙在小城东。昔王凌为宣王司马懿所执，届庙而叹曰：贾梁道，王凌魏之忠臣，惟汝有灵知之。遂仰鸩而死。庙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宝曰：黄金可采，为晋中兴之瑞。谷水又东流，出城东注颍。颍水又东，侧颍有公路城，袁术所筑也，故世因以术字名城矣。颍水又东，迳临颍城北。城临水，阙南面。又东迳云阳二城间，南北翼水，并非所具。又东迳丘头。丘头南枕水，《魏书·郡国志》曰：宣王军次丘头，王凌面缚水次，故号武丘矣。颍水又东南流，于故城北，细水注之。水上承阳都陂。陂水枝分，东南出为细水，东迳新阳县故城北，又东南迳宋县故城北。县即所谓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谓是邑矣。汉成帝绥和元年，诏封殷后于沛，以存三统。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邑于此，故号新郪，为宋公国也，王莽之新延矣。细水又南迳细阳县，新沟水注之。沟首受交口，东北迳新阳县故城南。汉高帝六年，封吕青为侯国，王莽更

名曰新明也。故应劭曰：县在新水之阳。今无水，故渠旧道而已。东入泽渚而散流入细。细水又东南迳细阳县故城南，王莽更之曰乐庆也。世祖建武中，封岑彭子遵为侯国，细水又东南，积而为陂，谓之次塘，公私引裂，以供田溉。又东南流，屈而西南入颍。《地理志》曰：细水出细阳县，东南入颍。颍水又东南流，迳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水上承汝水别渎于奇洛城东三十里，世谓之大滤水也。东南迳召陵县故城南，《春秋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师于召陵，责楚贡不入，即此处也。城内有大井，迳数丈，水至清深。阚骃曰：召者，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数丈，故以名焉。又东南迳征羌县，故召陵县之安陵乡，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年，以封中郎将来歙。歙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阚骃引《战国策》以为：秦昭王欲易地，谓此，非也。汝水别渎又东迳公路台北，台临水，方百步，袁术所筑也。汝水别沟又东迳西门城，即南利也。汉宣帝封广陵厉王子刘昌为侯国。县北三十里有孰城，号曰北利。故渎出于二利之间，间关女阳之县，世名之死汝。县，取水名，故曰女阳也。又东迳南顿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鲖阳城北，又东迳邸乡城北，又东迳固始县故城北。《地理志》，县，故寝也。寝丘在南，故藉丘名县矣。王莽更名之曰闰治。孙叔敖以土浸薄，取而为封，故能绵嗣。城北犹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

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别汝又东迳蔡冈北，冈上有平阳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后稷之胄。冢有石阙，阙前有二碑，碑字沦碎，不可复识，羊虎倾低，殆存而已。枝汝又东北流迳胡城南，而东历女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颍水又东迳女阴县故城北。《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高祖六年，封夏侯婴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汝濆也。县在汝水之阴，故以汝水纳称。城西有一城，故陶丘乡也，汝阴郡治。城外东北隅有旧台，翼城若丘，俗谓之女郎台，虽经颓毁，犹自广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乡，所未详。

又东南至慎县东，南入于淮。

颍水东南流，左合上吴、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细陂，南流注于颍。颍水又东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漴陂，陂水南流，积为江陂，南迳慎城西，侧城南流入于颍。颍水又迳慎县故城南。县，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吴。《春秋左传》：哀公十六年，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王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刘赐为侯国。颍水又东南迳蜩蟟郭东，俗谓之郑城矣。又东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盖颍水之会淮也。

洧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领山，

水出山下，亦言出颍川阳城山，山在阳城县之东北，盖马领之统目焉。洧水东南流，迳一故台南，俗谓之阳子台。又东迳马领坞北，坞在山上，坞下泉流北注，亦谓洧别源也，而入于洧水。洧水东流，绥水会焉。水出方山绥

溪，即《山海经》所谓浮戏之山也。东南流，迳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别于绥水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旧引绥水南入茔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蠩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楼。石庙前又翼列诸兽。但物谢时沦，凋毁殆尽。夫富而非义，比之浮云，况复此乎？王孙、士安，斯为达矣。绥水又东南流，迳上郭亭南，东南注洧。洧水又东，襄荷水注之。水出北山子节溪，亦谓之子节水，东南流，注于洧。洧水又东会沥滴泉，水出深溪之侧，泉流丈余，悬水散注。故世士以沥滴称，南流入洧水也。

东南过其县南，

洧水又东南流，与承云二水合，俱出承云山，二源双导，东南流注于洧。世谓之东、西承云水。洧水又东，微水注之。水出微山，东北流入于洧。洧水又东迳密县故城南，《春秋》谓之新城。《左传》：僖公六年，会诸侯伐郑，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今县城东门南侧，有汉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阳宛人，温仁宽雅，恭而有礼。人有认其马者，茂与之，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遂挽车而去。后马主得马，谢而还之。任汉黄门郎，迁密令，举善而教，口无恶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蝗不入境，百姓为之立祠，享祀不辍矣。洧水又左会璅泉水。水出玉亭西，北流注于洧水。洧水又东南与马关水合，水出

玉亭下，东北流历马关，谓之马关水。又东北注于洧。洧水又东合武定水，水北出武定冈，西南流，又屈而东南，流迳零鸟坞西，侧坞东南流，坞侧有水，悬流赴壑，一匹有余，直注涧下，沦积成渊。嬉游者瞩望，奇为佳观。俗人睹此水挂于坞侧，遂目之为零鸟水，东南流入于洧。洧水又东，与虎牍山水合。水发南山虎牍溪，东北流入洧。洧水又东南，赤涧水注之。水出武定冈，东南流，迳皇台冈下，又历冈东，东南流注于洧。洧水又东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东南迳郐城南，《世本》曰：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破其右胁，三人出焉。其四曰莱，言是为郐人。郐人者，郑是也。郑桓公问于史伯，曰：王室多难，予安逃死乎？史伯曰：虢、郐，公之民，迁之可也。郑氏东迁，虢、郐献十邑焉。刘桢云，郐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邻于虢，都荥之南，左济右洛，居两水之间，食溱、洧焉。徐广曰：郐在密县，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洧水又东迳阴坂北，水有梁焉，俗谓是济为参辰口。《左传》：襄公九年，晋伐郑，济于阴坂，次于阴口而还是也。杜预曰：阴坂，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阴。口者，水口也。参、阴声相近，盖传乎之谬耳。又晋居参之分，实沈之土。郑处大辰之野，阏伯之地。军师所次，故济得其名也。

又东过郑县南，潧水从西北来注之。

洧水又东迳新郑县故城中。《左传》：襄公元年，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是也。《竹书

纪年》：晋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城内有遗祠，名曰章乘是也。洧水又东为洧渊水。《春秋传》曰：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即此潭也。今洧水自郑城西北入，而东南流，迳郑城南。城之南门内，旧外蛇与内蛇斗，内蛇死。六年，大夫傅瑕杀郑子，纳厉公，是其征也。水南有郑庄公望母台。庄姜恶公寤生，与段京居。段不弟，姜氏无训。庄公居夫人于城颍。誓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故成台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赋，泄泄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洧水又东与黄水合，《经》所谓澮水，非也。黄水出太山南黄泉，东南流迳华城西。史伯谓郑桓公曰：华，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矣。《史记》，秦昭王三十三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斩首十五万。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嵇叔夜常采药于山泽，学琴于古人，即此亭也。黄水东南流，又与一水合。水出华城南冈，一源两分，泉流派别，东为七虎涧水，西流即是水也。其水西南流注于黄水。黄，即《春秋》之所谓黄崖也。故杜预云：苑陵县西有黄水者也。又东南流，水侧有二台，谓之积粟台，台东，即二水之会也。捕獐山水注之，水东出捕獐山，西流注于黄水。黄水又南至郑城北，东转于城之东北，与黄沟合。水出捕獐山，东南流至郑城东，北入黄水。黄水又东南迳龙渊东南，七里沟水注之。水出隙候

亭东南平地，东注，又屈而南流，迳升城东，又南历烛城西，即郑大夫烛之武邑也。又南流注于洧水也。

又东南过长社县北，

洧水东南流，南濮、北濮二水入焉。濮音仆。洧水又东南与龙渊水合，水出长社县西北。有故沟，上承洧水，水盛则通注龙渊，水减则津渠辍流。其渎中澂泉，南注东转为渊，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矣，所谓渊无潜鳞也。又东迳长社县故城北，郑之长葛邑也。《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是也。后社树暴长，故曰长社。魏颍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兹郡，于南城西侧，修立客馆。版筑既兴，于土下得一树根，甚壮大，疑是故社怪长暴茂者也。稽之故说，县无龙渊水名，盖出近世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长社北界有禀水。但是水导于隍壍之中，非北界之所谓。又按京、杜《地名》，并云：长社县北有长葛乡。斯乃县徙于南矣。然则是水即禀水也。其水又东南迳棘城北，《左传》所谓楚子伐郑，救齐，次于棘泽者也。禀水又东，左注洧水。洧水又东南，分为二水。其枝水东北流注沙，一水东迳许昌县，故许男国也，姜姓，四岳之后矣。《穆天子传》所谓天子见许男于洧上者也。汉章帝建初四年，封马光为侯国。《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也。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余万。洧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是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洧水之邸阁耳。洧水又东，迳鄢陵县

城南。李奇曰：六国为安陵也。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于此。汉高帝十二年，封都尉朱濞为侯国。王莽更名左亭。洧水又东，鄢陵陂水注之。水出鄢陵南陂东，西南流注于洧水也。

又东南过新汲县东北，

洧水自鄢陵东迳桐丘南，俗谓之天井陵，又曰冈，非也。洧水又屈而南流，水上有梁，谓之桐门桥，藉桐丘以取称，亦言取桐门亭而著目焉，然不知亭之所在，未之详也。洧水又东南迳桐丘城，《春秋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伐郑，郑人将奔桐丘。即此城也。杜预《春秋释地》曰：颍川许昌城东北。京相璠曰：郑地也。今图无而城见存，西南去许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其城南即长堤，固洧水之北防也。西面桐丘，其城邪长而不方，盖凭丘之称，即城之名矣。洧水又东迳新汲县故城北。汉宣帝神雀二年，置于许之汲乡曲洧城，以河内有汲县，故加新也。城在洧水南堤上。又东，洧水右迤为濩陂。洧水又迳匡城南，扶沟之匡亭也。又东，洧水左迤为鸭子陂，谓之大穴口也。

又东南过茅城邑之东北，

洧水自大穴口东南迳洧阳城西，南迳茅城东北，又南，左合甲庚沟。沟水上承洧水于大穴口，东北枝分，东迳洧阳故城南，俗谓之复阳城，非也。盖洧、复字类音读变。汉建安中，封司空祭酒郭奉孝为侯国。其水又东南为鸭子陂，陂广十五里，余波南入甲庚沟，西注洧，东北

泻沙。洧水又南迳一故城西，世谓之思乡城，西去洧水十五里。洧水又右合濩陂水。水上承洧水于新汲县，南迳新汲县故城东，又南积而为陂。陂之西北即长社城。陂水东翼洧堤，西面茅邑，自城北门列筑堤道，迄于此冈。世尚谓之茅冈，即《经》所谓茅城邑也。陂水北出，东入洧津，西纳北异流[2]。

又东过习阳城西，折入于颍。

洧水又东南迳辰亭东，俗谓之田城，非也。盖田、辰声相近，城、亭音韵联故也。《经》书，鲁宣公十一年，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颍川长平有故辰亭。杜预曰：长平县东南有辰亭。今此城在长平城西北，长平城在东南，或杜氏之谬，《传》书之误耳。长平东南淋陂北畔，有一阜，东西减里，南北五十许步，俗谓之新亭台。又疑是杜氏所谓辰亭而未之详也。洧水又南迳长平县故城西，王莽之长正也。洧水又南分为二水，枝分东出，谓之五梁沟。迳习阳城北，又东迳赭丘南，丘上有故城。《郡国志》曰：长平故属汝南，县有赭丘南，即此城也。又东迳长平城南，东注涝陂。洧水南出，谓之鸡笼水，故水会有笼口之名矣。洧水又东迳习阳城西，西南折入颍。《地理志》曰：洧水东南至长平县入颍者也。

溑水出河南密县大騩山，

大騩，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山也。溑水出其阿，流而为陂，俗谓之玉女池。东迳陉山北，《史记》魏襄王六年，败

楚于陉山者也。山上有郑祭仲冢。冢西有子产墓，累石为方坟。坟东有庙，并东北向郑城。杜元凯言不忘本。际庙旧有一枯柏树，其尘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成林，列秀青青，望之奇可嘉矣。溟水又东南迳长社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刘澄之著《永初记》云：《水经》濮水，源出大騩山，东北流注泗，卫灵闻音于水上。殊为乖矣。余按《水经》为溟水不为濮也。是水首受溟水，川渠双引，俱东注洧。洧与之过沙，枝流派乱，互得通称。是以《春秋》：昭公九年，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预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与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也。且字类音同，津澜邈别，不得为北濮上源。师氏传音于其上矣。溟水又南迳钟亭西，又东南迳皇台西，又东南迳关亭西，又东南迳宛亭西，郑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溟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南出迳胡城东，故颍阴县之狐人亭也。其水南结为陂，谓之胡城陂。溟水自枝渠东迳曲强城东，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台七女冈北，皇陂即古长社县之浊泽也。《史记》，魏惠王元年，韩懿侯与赵成侯合军伐魏，战于浊泽是也。其陂北对鸡鸣城，即长社县之浊城也。陂水东南流迳胡泉城北，故颍阴县之狐宗乡也。又东合胡城陂水，水上承皇陂，而东南流注于黄水，谓之合作口。而东迳曲强城北，东流入溟水。时人谓敕水，非也。敕、溟音相类，故字从声变耳。溟水又迳东、西武亭间，两城相对，疑是古之岸门。史迁所谓走犀首于岸门者

也。徐广曰：颍阴有岸亭，未知是否。溴水又南迳射犬城东，即郑公孙射犬城也，盖俗谬耳③。溴水又南迳颍阴县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陈群为侯国。其水又东南迳许昌城南，又东南与宣梁陂水合。陂上承狼陂于颍阴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东西十里。《春秋左传》曰：楚子伐郑师于狼渊是也。其水东南入许昌县，迳巨陵城北，郑地也。《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四年，郑厉公获傅瑕于大陵。京相璠曰：颍川临颍县东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其水又东积而为陂，谓之宣梁陂也。陂水又东南入溴水。溴水又西南流迳陶城西，又东南迳陶陂东。

东南入于颍。

潧水出郑县西北平地，

潧水出郐城西北鸡络坞下。东南流迳贾复城西，东南流，左合潩水。水出贾复城东，南流注于潧。潧水又南，左会承云山水。水出西北承云山，东南历浑子冈东注，世谓冈峡为五鸣口，东南流注于潧。潧水又东南流，历下田川，迳郐城西，谓之为柳泉水也。故史伯答桓公曰：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若克虢、郐，君之土也。如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潧洧，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即谓此矣。潧水又南，悬流奔壑，崩注丈余，其下积水成潭，广四十许步，渊深难测。又南注于洧。《诗》所谓溱与洧者也。世亦谓之为郐水也。

东过其县北，又东南过其县东，又南入于洧水。

自郐、潧东南，更无别渎，不得迳新郑而会洧也。郑城东

入洧者，黄崖水也，盖《经》误证耳。

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

《风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与济乱流，东迳荥泽北，东南分济，历中牟县之圃田泽，北与阳武分水。泽多麻黄草，故《述征记》曰：践县境便睹斯卉，穷则知逾界。今虽不能，然谅亦非谬。《诗》所谓东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渐、小渐、大灰、小灰、义鲁、练秋、大白杨、小白杨、散吓、禺中、羊圈、大鹄、小鹄、龙泽、蜜罗、大哀、小哀、大长、小长、大缩、小缩、伯丘、大盖、牛眼等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 。故《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又有一渎，自酸枣受河，导自濮渎，历酸枣，迳阳武县南出。世谓之十字沟而属于渠。或谓是渎为梁惠之年所开，而不能详也。斯浦乃水泽之所锺，为郑隰之渊薮矣。渠水右合五池沟。沟上承泽水，下流注渠，谓之五池口。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帅中军讨太尉王凌于寿春，自彼而还，帝使侍中韦诞劳军于五池者也。今其地为五池乡矣。渠水又东，不家沟水注之。水出京县东南梅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楚芳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右回梅山。杜预曰：在密东北，即是山也。其水自溪东北流，迳管城西，故管国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成王幼弱，周

公摄政，管叔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公赋《鸱鸮》以伐之，即东山之师是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师救郑，楚次管以待之。杜预曰：京县东北有管城者是也。俗谓之为管水。又东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注黄雀沟，谓之黄渊，渊周百步；其一水东越长城，东北流，水积为渊，南北二里，东西百步，谓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泽，分为二水。一水东北迳东武强城北。《汉书·曹参传》，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强，因至荥阳。薛瓒云：按武强城在阳武县，即斯城也。汉高帝六年，封骑将庄不识为侯国。又东北流，左注于渠，为不家水口也。一水东流，又屈而南，转东南注白沟也。渠水又东，清池水注之。水出清阳亭西南平地，东北流迳清阳亭南，东流，即故清人城也。《诗》所谓清人有彭。彭为高克邑也。故杜预《春秋释地》云：中牟县西有清阳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泽，七虎涧水注之。水出华城南冈，一源两派，津川趣别，西入黄雀沟，东为七虎溪，亦谓之为华水也。又东北流，紫光沟水注之。水出华阳城东北而东流，俗名曰紫光涧。又东北注华水。华水又东迳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与郑伯宴于棐林[4]，子家赋鸿雁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诸侯会于棐林以伐郑，楚救郑，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郑南地也。京相璠曰：今荥阳苑陵县有故林乡，在新郑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乡故城，在新郑东如北七十许里，苑陵故城，在东南五十许里[5]，不得在新郑北也。考京、服之说，并为疏矣。杜预

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今是亭南去新郑县故城四十许里。盖以南有林乡亭，故杜预据是为北林，最为密矣。又以林乡为棐，亦或疑焉。诸侯会棐，楚遇于此，宁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处也？积古之传，事或不谬矣。又东北迳鹿台南冈，北出为七虎涧，东流，期水注之。水出期城西北平地，世号龙渊水。东北流，又北迳期城西，又北与七虎涧合，谓之虎溪水，乱流东注，迳期城北，东会清口水。司马彪《郡国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清水又东北，白沟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东南，而东迳靖城南，与南水合。南水出太山，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经》曰：承水出太山之阴，东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谓之靖涧水。又东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东平地。《山海经》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阳，而东南流注于役水。世谓之礼水也。东北迳武陵城西，东北流注于承水。承水又东北入黄瓮涧，北迳中阳城西。城内有旧台甚秀。台侧有陂池，池水清深。涧水又东，屈迳其城北。《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郑厘侯来朝中阳者也。其水东北流为白沟，又东北迳伯禽城北，盖伯禽之鲁，往迳所由也。屈而南流，东注于清水，即潘岳《都乡碑》所谓自中牟故县以西，西至于清沟。指是水也。乱流东迳中牟宰鲁恭祠南。汉和帝时，右扶风鲁恭，字仲康，以太尉掾迁中牟令。政专德化，不任刑罚，吏民敬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实，使部掾肥亲按行之。恭随亲行阡陌，坐桑

树下，雉止其旁。有小儿，亲曰：儿何不击雉？曰：将雏。亲起曰：虫不入境，一异；化及鸟兽，二异；竖子怀仁，三异。久留非优贤，请还。是年，嘉禾生县庭。安美其治，以状上之。征博士、侍中。车驾每出恭常陪乘。上顾问民政，无所隐讳。故能遗爱自古，祠享来今矣。清沟水又东北迳沈清亭，疑即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阳武南地名也，今有亭，所未详也。历博浪泽，昔张良为韩报仇于秦，以金椎击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车于此。又北分为二水，枝津东注清水。清水自枝流北注渠，谓之清沟口。渠水又左迳阳武县故城南，东为官渡水，又迳曹太祖垒北，有高台，谓之官渡台，渡在中牟，故世又谓之中牟台。建安五年，太祖营官渡。袁绍保阳武。绍连营稍前，依沙堆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相御，合战不利。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垒。公亦起高台以捍之，即中牟台也。今台北土山犹在，山之东悉绍旧营，遗基并存。渠水又东迳田丰祠北。袁本初惭不纳其言，害之。时人嘉其诚谋，无辜见戮，故立祠于是，用表袁氏覆灭之宜矣。又东，役水注之。水出苑陵县西、隙候亭东，世谓此亭为却城，非也。盖隙、却声相近耳。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即古役水矣。《山海经》曰：役山，役水所出，北流注于河。疑是水也。东北流迳苑陵县故城北，东北流迳焦城东、阳丘亭西，世谓之焦沟水。《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孙壮率师伐郑，围焦城，不克。即此城也。俗谓之驿城，非也。役水自阳丘亭东流，迳山民城

北，为高榆渊。《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孙壮率师城上枳、安陵、山民者也。又东北为酢沟，又东北，鲁沟水出焉。役水又东北，埿沟水出焉。又东北为八丈沟。又东，清水枝津注之，水自沈城东派，注于役水。役水又东迳曹公垒南，东与沫水合。《山海经》云：沫山，沫水所出，北流注于役。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疑即沫水也。东北流迳中牟县故城西，昔赵献侯自耿都此。班固云：赵自邯郸徙焉。赵襄子时，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不与已者烹之，田英将褰裳赴鼎处也。薛瓒注《汉书》云：中牟在春秋之时，为郑之堰也[6]，及三卿分晋，则在魏之邦土，赵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传》曰：卫侯如晋过中牟。非卫适晋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此中牟不在赵之东也。按中牟当在漯水之上矣。按《春秋》，齐伐晋夷仪，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固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未可胜也。齐师克城而骄，遇之必败。乃败齐师。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预曰：今荥阳有中牟，回远，疑为非也。然地理参差，土无常域，随其强弱，自相吞并，疆里流移，宁可一也？兵车所指，迳纡难知。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赵之南界，极于浮水，匪直专漳也。赵自西取后止中牟。齐师伐其东鄙，于宜无嫌。而瓒径指漯水，空言中牟所在，非论证也。汉高帝十一年，封单父圣为侯国。沫水又东北，注于役水。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间行出中牟，为亭长所录。郭长公《世语》云：

为县所拘，功曹请释焉。役水又东北迳中牟泽，即郑太叔攻萑蒲之盗于是泽也。其水东流，北屈注渠。《续述征记》所谓自酱魁城到酢沟十里者也。渠水又东流而左会渊水，其水上承圣女陂，陂周二百余步，水无耗竭，湛然清满，而南流注于渠。渠水又东南而注大梁也。

又东至浚仪县，

渠水东南迳赤城北，戴延之所谓西北有大梁亭，非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即此城也。左则故渎出焉，秦始皇二十年，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出以灌大梁，谓之梁沟。又东迳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也，于战国为大梁，周梁伯之故居矣。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后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秦灭魏以为县。汉文帝封孝王于梁，孝王以土地下濕，东都睢阳，又改曰梁。自是置县，以大梁城广，居其东城夷门之东。夷门，即侯嬴抱关处也。《续述征记》以此城为师旷城，言郭缘生曾游此邑，践夷门，升吹台，终古之迹，缅焉尽在。余谓此乃梁氏之台门，魏惠之都居，非吹台也，当是误证耳。《西征记》论仪封人即此县，又非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陈留风俗传》曰：县北有浚水，像而仪之，故曰浚仪。余谓故汳沙为阴沟矣。浚之，故曰浚，其犹《春秋》之浚洙乎？汉氏之浚仪水，无他也，皆变

名矣。其国多池沼，时池中出神剑，到今其民像而作之，号大梁氏之剑也。渠水又北屈，分为二水，《续述征记》曰：汳沙到浚仪而分也。汳东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迳梁王吹台东。《陈留风俗传》曰：县有苍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北有牧泽，泽中出兰蒲，上多俊髦⑦，衿带牧泽，方十五里，俗谓之蒲关泽，即谓此矣。梁王增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迹。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百许步，即阮嗣宗《咏怀诗》所谓驾车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晋世丧乱，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上基犹方四五十步，高一丈余，世谓之乞活台，又谓之繁台城。渠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焉。项羽与汉高分王，指是水以为东西之别。苏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是也。故尉氏县有波乡、波亭、鸿沟乡、鸿沟亭，皆藉水以立称也。今萧县西亦有鸿沟亭，梁国睢阳县东有鸿口亭，先后谈者，亦指此以为楚、汉之分王，非也。盖《春秋》之所谓红泽者矣。渠水右与氾水合，水上承役水于苑陵县，县故郑都也。王莽之左亭县也。役水枝津东派为氾水者也，而世俗谓之垩沟水也。《春秋左传》：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晋军函陵，秦军氾南，所谓东氾者也。其水又东北迳中牟县南，又东北迳中牟泽与渊水合。水出中牟县故城北。城有层台。按郭长公《世语》及干宝《晋纪》，并言：中牟县故魏任城玉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正月朔自正。以为晋

氏中兴之瑞，而今不知所在。或言在中阳城池台。未知焉是。渊水自池西出，屈迳其城西，而东南流注于汜。汜水又东迳大梁亭南，又东迳梁台南东注渠。渠水又东南流迳开封县，睢、涣二水出焉。右则新沟注之。其水出逢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县，别为鲁沟水，东南流迳开封县故城北。汉高帝十一年，封陶舍为侯国也。《陈留志》称：阮简，字茂弘，为开封令。县侧有劫贼，外白甚急数，简方围棋长啸。吏云：劫急。简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乐如是。故《语林》曰：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或亦谓之为手谈，又谓之为棋圣。鲁沟南际富城，东南入百尺陂，即古之逢泽也。徐广《史记音义》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汲郡墓《竹书纪年》作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斯其处也。故应德琏《西征赋》曰：鸾衡东指，弭节逢泽。其水东北流为新沟。新沟又东北流迳牛首乡北，谓之牛建城。又东北注渠，即沙水也。音蔡，许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从水少，水少沙见矣。楚东有沙水，谓此水也。

又屈南至扶沟县北，

沙水又东南迳牛首乡东南，鲁沟水出焉。亦谓之宋沟也。又迳陈留县故城南。孟康曰：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矣。鲁沟水又东南迳圉县故城北。县苦楚难，修其干戈，以圉其患，故曰圉也。或曰边陲之号矣。历万人散。王莽之篡也，东郡太守翟义兴兵讨莽，莽遣奋威将军孙建，击之于圉北，义师大败，尸积万数，血流

溢道，号其处为万人散，百姓哀而祠之。又历鲁沟亭，又东南至阳夏县故城西。汉高祖六年，封陈豨为侯国。鲁沟又南入涡，今无水也。沙水又东南迳斗城西。《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殡伯有尸，其臣葬之于是也。沙水又东南迳牛首亭东。《左传》桓公十四年，宋人与诸侯伐郑东郊，取牛首者也，俗谓之车牛城矣。沙水又东南，八里沟水出焉。又东南，迳陈留县裘氏乡裘氏亭西，又迳澹台子羽冢东，与八里沟合。按《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县裘氏乡有澹台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祷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未知孰是。因其方志所叙，就记缠络焉。沟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迳牛首亭南，与百尺陂水合。其水自陂南迳开封城东三里冈，左屈而西流南转，注八里沟。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郑地也。《春秋传》云：郑伯劳屈生于兔氏者也。陂水东北入八里沟，八里沟水又南迳石仓城西，又南迳兔氏亭东，又南迳召陵亭西，东入沙水。沙水南迳扶沟县故城东，县即颍川之谷平乡也。有扶亭，又有洧水沟，故县有扶沟之名焉。建武元年，汉光武封平狄将军朱鲔为侯国。沙水又东与康沟水合。水首受洧水于长社县东，东北迳向冈西，即郑之向乡也。后人遏其上口，今水盛则北注，水耗则辍流。又有长明沟水注之。水出苑陵县故城西北，县有二城，此则西城也。二城以东，悉多陂泽，即古制泽也。京相璠曰：郑地。杜预曰：泽在荥阳苑陵县东，即《春秋》之制田也。

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谓之龙渊泉。泉水流迳陵丘亭西，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城西北平地。泉涌南流，迳陵丘亭西，西南注龙渊水。龙渊水又东南迳凡阳亭西，而南入白雁陂。陂在长社县东北，东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乡之西南。司马彪《郡国志》曰：苑陵有林乡亭。白雁陂又引渎南流，谓之长明沟，东转北屈，又东迳向城北，城侧有向冈。《左传》：襄公十一年，诸侯伐郑，师于向者也。又东，右迆为染泽陂，而东注于蔡泽陂。长明沟水又东迳尉氏县故城南。圈称云：尉氏，郑国之东鄙。弊狱官名也，郑大夫尉氏之邑。故栾盈曰：盈将归死于尉氏也。沟渎自是三分，北分为康沟，东迳平陆县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礼为侯国。建武元年以户不满三千，罢为尉氏县之陵树乡。又有陵树亭，汉建安中，封尚书荀攸为陵树乡侯。故《陈留风俗传》曰：陵树乡，故平陆县也。北有大泽，名曰长乐厩。康沟又东迳扶沟县之白亭北。《陈留风俗传》曰：扶沟县有帛乡、帛亭，名在七乡十二亭中。康沟又东迳少曲亭。《陈留风俗传》曰：尉氏县有少曲亭，俗谓之小城也。又东南迳扶沟县故城东，而东南注沙水。沙水又南会南水，其水南流，又分为二水。一水南迳关亭东，又东南流，与左水合。其水自枝渎南迳召陵亭西，疑即扶沟之亭也。而东南合右水。世以是水与鄢陵陂水双导，亦谓之双沟。又东南入沙水。沙水南与蔡泽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晋、楚相遇于鄢陵，吕锜射中共王目，王召养由基

使射杀之。亦子反醉酒自毙处也。陂东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东迳匡城北，城在新汲县之东北，即扶沟之匡亭也。亭在匡城乡。《春秋》：文公元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即此邑也。今陈留长垣县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然匡居陈、卫之间，亦往往有异邑矣。陂水又东南至扶沟城北，又东南入沙水。沙水又南迳小扶城西，而东南流也。城即扶沟县之平周亭。东汉和帝永元中，封陈敬王子参为侯国。沙水又东南迳大扶城西，城即扶乐故城也。城北二里有袁良碑云：良，陈国扶乐人。后汉世祖建武十七年，更封刘隆为扶乐侯，即此城也。涡水于是分焉，不得在扶沟北便分为二水也。

其一者，东南过陈县北，

沙水又东南迳东华城西，又东南，沙水枝渎西南达洧，谓之甲庚沟，今无水。沙水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废兴，沟渎尚夥。昔贾逵为魏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里余，亦所谓贾侯渠也。而川渠迳复，交错畛陌，无以辨之。沙水又东迳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舜后妫满，为周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诗》所谓坎其击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陈城南道东。王隐云：渐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讨陈，杀夏征舒于栗门，以为夏州后[8]。城之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

步，南北八十许步，水至清洁，而不耗竭，不生鱼草。水中有故台处，《诗》所谓东门之池也。城内有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文字剥缺，不可悉识。其略曰：惟兹陈国，故曰淮阳郡云云。清惠著闻，为百姓畏爱，求贤养士，千有余人，赐与田宅吏舍，自损俸钱，助之成邸。五官掾西华、陈骐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故其颂曰：修德立功，四县回附。今碑之左右，遗墉尚存，基础犹在。时人不复寻其碑证，云孔子庙学，非也。后楚襄王为秦所灭，徙都于此。文颖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城南郭里，又有一城，名曰淮阳城，子产所置也。汉高祖十一年以为淮阳国。王莽更名，郡为新平，县曰陈陵，故豫治。王隐《晋书·地道记》云：城北有故沙，名之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运所由矣。沙水又东而南屈，迳陈城东，谓之百尺沟。又南分为二水，新沟水出焉。沟水东南流，谷水注之。水源上承涝陂。陂在陈城西北，南暨荦城，皆为陂矣。陂水东流，谓之谷水，东迳涝城北。王隐曰：荦北有谷水是也。荦即柽矣。《经》书公会齐、宋于柽者也。杜预曰：柽即荦也，在陈县西北为非。柽，小城也，在陈郡西南。谷水又东迳陈城南，又东流入于新沟水，又东南注于颍，谓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书·国志》曰：司马宣王讨太尉王凌，大军掩至百尺堨，即此堨也。今俗呼之为山阳堰，非也。盖新水首受颍于百尺沟，故堰兼有新阳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谓之非矣。

又东南至汝南新阳县北，

沙水自百尺沟，东迳宁平县之故城南。《晋阳秋》称：晋太傅东海王越之东奔也，石勒追之，焚尸于此，数十万众，敛手受害。勒纵骑围射，尸积如山。王夷甫死焉。余谓俊者所以智胜群情，辨者所以文身祛惑，夷甫虽体荷俊令，口擅雌黄，汙辱君亲，获罪羯勒，史官方之华、王，谅为褒矣。沙水又东，积而为陂，谓之阳都陂，明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枝津，东出迳汝南郡之宜禄县故城北，王莽之赏都亭也。明水又东北流注于陂。陂水东南流，谓之细水。又东迳新阳县北，又东，高陂水东出焉。沙水又东，分为二水，即《春秋》所谓夷濮之水也。枝津北迳谯县故城西，侧城入涡。沙水东南迳城父县西南，枝津出焉，俗谓之章水。一水东注，即濮水也，俗谓之艾水。东迳城父县之故城南，东流注也。

又东南过山桑县北，

山桑故城在涡水北，沙水不得迳其北明矣。《经》言过北，误也。

又东南过龙亢县南，

沙水迳故城北，又东南迳白鹿城北而东注也。

又东南过义成县西，南入于淮。

义成县故属沛，后隶九江。沙水东流注于淮，谓之沙汭。京相璠曰：楚东地也。《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杜预曰：沙，水名也。

【注释】

①《疏》“皋城”作“泽城”。杨守敬以为下文说“名与字乖”，意即指“泽”之误。

②此句有脱误，译文删去。

③据熊会贞，上句原当作“犬城”，“射”字系后人妄加。民间误称“犬城”，故郦氏加以驳正，如称“射犬城”，则何用批驳？

④《疏》无“林”字。

⑤《疏》无“在”字。据熊氏考，林乡在苑陵东南。句中“在”字置于“苑陵”前尚可，置于其后，则变成在新郑东南，方向就不对了。

⑥《疏》“堰”作“疆”。

⑦据熊氏，“上”似当作“土”。

⑧赵一清以为此句下有脱文，且与史实不合。译文按原文。

【译文】

颍水发源于颍川郡阳城县西北方的少室山，

秦始皇十七年(前230)灭了韩国，在那里设置颍川郡，是以水来命名的。汉高帝二年(前205)，立为韩国，王莽时改名为左队。《山海经》说：颍水发源于少室山。《地理志》说：发源于阳城县阳乾山。颍水有三个源头，右边的一条发源于阳乾山的颍谷。《春秋》记载，颍考叔任颍谷封人之职。水往东北流。中间一条发源于少室山的通阜，往东南流经负黍亭东边。《春秋》：定公六年(前504)，郑国攻打冯、滑、负黍等地。冯敬通《显志赋》说：寻求高士善卷所在的地方，在负黍遇到许由。京相璠说：负黍在颍川郡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人们称为黄城。也有人称这条水为瀗水，东流与右边那条水汇合。左边的一条发源于少室山的南溪，东流与颍水汇合。因此，各家作者在提到颍水的发源地时，都互举上述这两座山。《吕氏春秋》说：卞随以接受汤的让位为耻，自投颍水而死。张显《逸民传》、嵇叔夜《高士传》都说卞随投洞水而死，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

往东南流过县南，

颍水又往东流，五渡水注入。五渡水发源于嵩高县东北的太室山东溪。嵩高县是汉武帝时为奉祀太室山而设置，俗称崧阳城。每逢春夏多雨时，一条又一条的山泉从山顶流泻而下，崖水和溪流相接，形成二十八浦。干旱季节山涧溪流断水，但石潭仍不干涸，过路行人游客在此歇息，只能舀点水喝罢了，没有人敢在潭水洗澡或洗手，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个规矩，一定有好几天不得安宁，因此行人都有点畏惧。山下有个大潭，周围数里，潭水清深洁净，水中有一块屹立的巨石，高十余丈，顶端非常平整，宽广二十来步。僧俗人士常划船到那里，爬到顶岩上，情怀为之一畅。五渡水往东南流经阳城西边，石涧萦回曲折，过往行人要反复涉水，因此也叫五渡水。水往东南流，注入颍水。颍水流经嵩高县旧城南边，从前舜让位给禹，禹避让商均，伯益又避让启，都是在这里；这里也是周公用土圭测日影的地方。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把这地方封给赵临，立为侯国。县城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墓，是尧时筑的。因此太史公说：我登箕山，山上有许由墓。山下有牵牛墟。在颍水旁有一条犊泉，是巢父还牛的地方，岩石上牛的足迹还在。还有许由庙，石碑墓阙都还在，是汉朝颍川太守朱宠建立的。颍水流经庙北，东流与龙渊水汇合。龙渊水发源于龙渊，往东南流经阳城北边，又往东南注入颍水。颍水又东流，平洛溪水注入。溪水发源于玉女台下的平洛涧，世人称为平洛水。吕忱所说的勺水发源于阳城山，就是这条水。又往东南流，注入颍水。颍水又往东流出阳关，流经康城南边，魏明帝封尚书右仆射卫臻为康乡侯，这里就是他的封邑。

又往东南流过阳翟县北边，

颍水往东南流经阳关聚，阳关聚夹水相对，俗称东土城和西土城。颍水又流经上棘城西边，又拐弯流经城南。《春秋左传》：襄公十八年(前555)，楚国军队攻打郑国，修筑了上棘城，以便

渡过颍水。县西有旧堰，堰石已崩毁，但残破的堰基还在，从前这道堤堰是拦截颍水、引水由支流分出处。旧水道往东南通过三封山北边，今天已无水了。渠道中又有泉流涌出，当时人们称为㟃水，往东流经三封山东边，往东南流经大陵西面的连山，又称启筮亭。启在大陵上祭神，那就是钧台。《春秋左传》说：夏启在钧台祭神。杜预说：河南阳翟县有钧台。水往东南流，水流积聚成陂塘，方圆十里，俗称钧台陂，就是以台来取名的。又往西南流经夏亭城西边，又拐弯转向东南，形成郏县的靡陂。颍水从堰坝往东流经阳翟县旧城北边，夏禹最初封在这里，称夏国，所以武王到周时说：我还是住到夏的老家去好吧？于是，就开始营建洛邑。徐广说：夏住在河南阳城，阳翟是夏的地方。《春秋经》记载；秋天，郑伯突进入栎。《左传》说：桓公十五年（前 697），突杀了檀柏，就在栎居住下来。服虔说：檀柏是郑国守卫栎的大夫，栎是郑国的大都。宋忠说：栎就是今天的阳翟。周朝末年，韩景侯自新郑迁都到这里。王隐说：阳翟原来是栎的地方，是旧时颍川郡的治所。城西有郭奉孝碑，水旁有九山祠碑，柏树丛林还很茂密，北面紧靠川流。

又往东南流过颍阳县西边，又往东南流过颍阴县西南，

应劭说：县城在颍水之阳，因此以颍阳作为县名。根据《东观汉记》，汉朝时把这里封给车骑将军马防，立为侯国。马防当城门校尉，地位在九卿之上，不与人同席。颍水又往南流经颍乡城西边。颍阴县旧城在东北，过去是许昌典农都尉的治所。后来改为县，魏明帝时把这地方封给侍中辛毗，立为侯国。颍水又往东南流经柏祠曲东边，流过冈丘城南，这就是过去的汾丘城。《春秋左传》：襄公十八年（前 555），楚子庚在汾练兵。司马彪说：襄城县有汾丘。杜预说：汾在襄城县东北。颍水流经繁昌旧县城北边，就是曲蠡的繁阳亭。《魏书·国志》说：文帝在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巡行到曲蠡，在此地登坛接受了帝位，改元黄初。同年，把

颍阴的繁阳亭改为繁昌县。城内有三座台，当时人称为繁昌台。坛前有两块石碑。当年魏文帝在此受禅，从坛上走下来说：舜、禹的事情我知道了。所以石碑上的铭文说：于是就在繁昌修筑了灵坛。后来石碑上的六个字长了金，评论者认为司马氏五行属金，所以曹氏六世而魏亡晋立。颍水又往东南流经青陵亭城北边，此城北对青陵陂，陂塘南北宽二十里，颍水流经陂北，支流注入成为陂塘。陂西有潕水注入。潕水发源于襄城县的邑城下，东流注入陂中。陂水又往东流，注入临颍县的狼陂。颍水又往东南流经临颍县。

又往东南流过临颍县南边，又往东南流过汝南郡濦强县北边，洧水从河南郡密县东流注入。

临颍是个旧县。颍水从县西流过，小濦水在这里流出。《尔雅》说：颍水分支为沙水。郭景纯说：都是大河溢出，分为小支流的名称。也正如江水分支成为沱水一样。颍水又往东南流经泽城北边，就是古时的皋城亭。《春秋经》记载：定公和诸侯会盟于皋鼬。皋、泽字形相似，因而造成了名与字不相一致。颍水又往东流经濦阳城南边。《竹书纪年》说：孙何攻取濦阳。濦强城在东北，颍水是不可能流经此城以北的。颍水又往东南流，潩水注入，并非洧水。

又往东流过西华县北边，

西华县，王莽改名为华望。因为有东华，所以此城称西华。世祖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把这地方封给邓晨，立为侯国。汉朝济北戴封，字平仲，当西华县县令，有一年天大旱，他慨叹自己政绩平庸，没有感动上天，就堆起柴垛，坐在上面自焚，火点燃后暴雨骤降，远近都赞叹佩服他。永元十三年(101)，他被朝廷征召担任太常之职。县北有习阳城，颍水流经城南，这就是《水经》中所说的洧水流注于颍水的地方。

又往南流过女阳县北边，

女阳县旧城南边有汝水支流，因此该县得到女阳的县名。阚骃说：这条水原是汝水支流，后来枯竭了，称为死汝水，因而女阳的女字偏旁无水。按：汝、女方言读音相近，所以字也随着读音而改了，未必就像阚氏所说的那样，因水枯不通而削去原字偏旁的。颍水又东流，大滍水注入；又往东南流过博阳县旧城东边，此城在南顿县以北四十里，汉宣帝把它封给邴吉，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乐嘉。

又往东南流过南顿县北边，滍水从西方流来注入。

滍水在乐嘉县注入颍水，并没有流到南顿县。顿，从前是顿子国，与周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前635），楚国讨伐陈国，把顿子送回到顿去。俗称顿为颍阴城，其实不对。颍水又往东南流经陈县南边，又往东南流，向左边在交口汇合一条水。

又往东南流到新阳县北边，蒗荡渠水从西北流来注入。

《水经》说：蒗荡渠是百尺沟的别名。颍水往南流，汇合交口，新沟从这里向东分支流出。颍水上有堰，称为新阳堰，俗称山阳堨，是错误的。新沟从颍水北岸向东流出。新阳县在新沟水以北，所以应劭说：新阳县在新水之阳。今天旧县城在东边，显然颍水不可能流经该县北边，《水经》是搞错了。颍水从新阳堰往东南流经项县旧城北边。《春秋》：僖公十七年（前643），鲁国灭了项国。颍水又东流，右边与谷水汇合，谷水上源承接平乡诸陂，往东北流经南顿县旧城南边，从城旁向东流去。《春秋左传》说，顿受到陈的胁迫而投奔楚国，从顿南迁，所以称南顿。现在此城在顿南三十余里。水又往东流经项城中，楚襄王修筑外城，把项城作为别都，都内西南的小城就是项县的旧城，从前是颍州的治所。谷水流经小城北边，又往东流经魏豫州刺史贾逵祠北。王隐说：祠在城北。说得不对。庙在小城东面。从前王凌被宣王司马懿抓住，到了此庙叹息道：贾梁道啊，王凌是魏的忠臣，只有你有灵才知道我啊！于是就饮毒酒而死。庙前有一块石碑，碑石上生出黄

金。干宝说：黄金能采下来，这是晋朝中兴的吉祥征兆。谷水又东流出城，往东注入颍水。颍水又东流，岸边有公路城，是袁术所筑，所以世人用袁术的字——公路来命名。颍水又往东流经临颍城北边，此城濒水，南面没有城墙。又往东流经云阳二城之间，二城位于颍水南北两岸，城墙都不完全。颍水继续往东流经丘头，丘头南面濒水。《魏书·郡国志》说：宣王军队驻扎丘头，王凌在颍水旁自缚投降，所以又称武丘。颍水又往东南流，在旧城北边，细水注入。细水上流承接阳都陂。陂水分支流出，往东南流的就是细水，往东流经新阳县旧城北边，又往东南流经宋县旧城北边。宋县就是所谓郪丘，秦国进攻魏国，夺取了郪丘，说的就是这座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下诏将沛封给殷的后代，以便保存三统。平帝元始四年(4)，改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79)，把封邑迁到这里，因此称新郪，是宋公国，就是王莽时的新延。细水又往南流经细阳县，新沟水在此注入。新沟水上口承接交口，往东北流经新阳县旧城南边。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地方封给吕青，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新明。所以应劭说：新阳县在新水之阳，现在已经无水，只不过还留有旧渠道而已。新沟水往东注入沼泽，然后散流汇入细水。细水又往东南流经细阳县旧城南边，王莽改名为乐庆。世祖建武年间(25～56)，把这地方封给岑彭的儿子岑遵，立为侯国。细水又往东南流，积水成为陂塘，称为次塘，公田和私田都开渠引水灌溉。又往东南流，拐弯转向西南注入颍水。《地理志》说：细水发源于细阳县，往东南注入颍水。颍水又往东南流经胡城东边，这里从前是胡子国。《春秋》：定公十五年(前495)，楚国灭了胡子国，俘获胡子豹回来。杜预《释地》说：汝阴县西北有胡城。颍水又往东南流，汝水支流注入，这条支流上流承接奇洛城东三十里的汝水分支，世人称为大濦水。此水往东南流经召陵县旧城南边，《春秋左传》：僖公四年(前656)，齐桓公率军到了召陵，责问楚国不纳贡赋，就在这里。城内有一

口大井，直径数丈，水极清幽。阚骃说：召，是高的意思。这一带空寂荒凉，有数丈深的大井，所以名为召陵。此水又往东南流经征羌县，这是从前召陵县的安陵乡，就是安陵亭。世祖建武十一年(35)，把这里封给中郎将来歙，来歙因出征定西羌有功，所以改地名为征羌。阚骃引《战国策》认为：秦昭王想调换土地而改名，其实不是如此。汝水支流又往东流经公路台北边，此台临水，方圆百步，是袁术所筑。汝水支流又往东流经西门城，就是南利。汉宣帝将这地方封给广陵厉王的儿子刘昌，立为侯国。县北三十里有孰城，又称北利。旧河道穿过南利和北利之间，辗转流经女阳县，世人称为死汝。该县是因水取名的，所以叫女阳。又往东流经南顿县旧城北边，又往东南流经鲖阳城北边，又往东流经邸乡城北边，又往东流经固始县旧城北边。《地理志》说：固始县是从前的寝。因为寝丘在县南，所以按丘名来取县名。王莽时改名为闰治。孙叔敖因为这里土地潮湿贫瘠，领了它作为封地，所以能使后代绵延不绝。城北还有叔敖碑。建武二年(26)，司空李通也敬慕孙叔敖，领受这地方为封邑，所以光武帝嘉奖他，并改地名为固始。汝水支流又往东流经蔡冈北边，冈上有平阳侯宰相蔡昭的坟墓。蔡昭字叔明，是周朝先祖后稷的后代。坟墓有石阙，石阙前有两块石碑，碑上文字已剥蚀破碎，不能辨认了，墓前的石羊石虎也已倾倒，只不过还留着罢了。汝水支流又往东北流经胡城南边，又往东流经女阴县旧城西北，往东注入颍水。颍水又往东流经女阴县旧城北边，《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高祖六年(前201)，把这地方封给夏侯婴，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汝濆。该县在汝水南面，是因汝水而得名的。城西有一座城，是从前的陶丘乡，也是汝阴郡的治所。城外东北角有座旧台，靠着城边，像小丘一样，俗称女郎台，虽然已经颓毁，但旧基还很高大，上面还有一口井。推想起来可能这就是以前的陶丘乡，但不很清楚。

又往东南流，到了慎县东面，往南注入淮水。

颍水往东南流，左边汇合了上吴、百尺两条水，这两条水都承接次塘细陂，往南流注入颍水。颍水又往东南流，江陂水注入。江陂水接纳了大不潦陂，陂水往南流，积聚成江陂，往南流经慎城西边，沿着城旁南流注入颍水。颍水又流经慎县旧城南边，慎县是从前的楚邑，白公据守在这里，抗拒吴国。《春秋左传》：哀公十六年（前479），吴人攻慎，白公打败了他们。王莽时叫慎治。世祖建武年间（25～56），把这地方封给刘赐，立为侯国。颍水又往东南流经蜩蟟郭东边，民间称为郑城；又往东南流，注入淮水。《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楚子在州来狩猎，在颍尾住宿，这是颍水和淮水的汇流处。

洧水发源于河南郡密县西南的马领山，

洧水发源于马领山下，也有说发源于颍川阳城山，阳城山在阳城县东北，是包括马领山在内的总山名。洧水往东南流经一座旧台南边，俗称阳子台；又往东流经马领坞北边，这个坞在山上，坞下的山泉往北流，有人说这是洧水的另一个源头，注入洧水。洧水东流，绥水汇入。绥水发源于方山绥溪，就是《山海经》所说的浮戏之山。水往东南流经汉时弘农太守张伯雅墓，墓地四周用石块砌成围墙，沿山坡迤逦而下，坐落在绥水的南岸。西门有两座石阙，石阙两边有两只石兽，墓前有石庙，排着三块石碑。碑文上说：张德字伯雅，河南密县人。碑旁立着两座石人，还有几根石柱和一些石兽。从前引了绥水往南流入墓园，蓄水造成池沼，池在墓园中央，池上有石雕蛤蟆吐水，泻入石池中。池沼南面又建了石楼。石庙前面两旁排列着各种石兽，但因年代久远，物换星移，差不多都已风化剥蚀了。不义而来的富贵，正如烟云过眼，好景不常，更何况这些东西呢？杨王孙裸葬，皇甫士安以竹席裹尸，可说旷达了。绥水又往东南流经上郭亭南，往东南注入洧水。洧水又东流，襄荷水注入。襄荷水发源于北山子节溪，也称子节水，

往东南流，注入洧水。洧水又往东流，汇合了沥滴泉水。此水从深溪旁流出，从一丈多高的岩头散流而下，所以文人把它称为沥滴泉，南流注入洧水。

往东南流过县南，

洧水又往东南流，与从承云山流出的两条山泉汇合，这两条山泉都往东南流，注入洧水，世人称为东承云水与西承云水。洧水又往东流，微水注入。微水发源于微山，往东北流，注入洧水。洧水又往东流经密县老城南边。密县，《春秋》称为新城。《左传》：僖公六年(前654)，与诸侯会师讨伐郑国，围困了新密，因郑兴工筑城不得其时，所以兴师讨伐。现在县城东门南侧，有汉时密县县令卓茂祠。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人，为人温雅宽厚，待人谦恭有礼。一次，有个人误认他的马是自己的，卓茂就把马给他，说：这马如果不是您的，请您送到丞相府还我。说罢拉着车就走了。后来那个人找回了自己的马，就把马送还了卓茂，并向他道歉。卓茂曾任汉朝黄门郎，调任密县县令，他以美德来教育人，口里不出恶言，于是社会风气大为改良，道不拾遗，连蝗虫也不侵入境内。百姓为他立祠，享受祭祀从没有停止过。洧水又在左边与瑓泉汇合。瑓泉水发源于玉亭西边，北流注入洧水。洧水又往东南流，与马关水汇合。马关水发源于玉亭下，往东北流经马关，称为马关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洧水。洧水又东流，与武定水汇合。武定水发源于北方的武定冈，往西南流，又拐弯转向东南，流经零鸟坞西边，沿着坞边往东南流。坞旁有一挂瀑布，凌空飞泻而下，高达四丈余，直注山涧下，积成一个大深潭。游人眺望，无不称为奇观；当地百姓见此水挂在坞侧，就把它称为零鸟水，水往东南流，注入洧水。洧水又东流，与虎牍山水汇合。此水发源于南山的虎牍溪，往东北流注入洧水。洧水又往东南流，赤涧水注入，此水发源于武定冈，往东南流经皇台冈下，又流经冈东，往东南流注入洧水。洧水又往东南流，潧水注入。洧水又往东南流

经郐城南边，《世本》说：陆终娶了鬼方氏的妹妹女陨为妻，女陨怀孕三年生了六个儿子：打开她的左腋生出三个婴孩，打开右腋又生出三个婴孩。第四个儿子名莱，就是郐人的祖先，郐人的居地就是郑。郑桓公问史伯：王室多患难，我能到那里去逃命呢？史伯说：虢、郐两地都是您的百姓，您可以迁到那边去。于是郑氏东迁，虢、郐献出了十座城。刘桢说：郐在豫州外方以北，北面与虢相邻，都城在荥泽南面，左边有济水，右边是洛水，居于两水之间，以溱、洧为封地。徐广说：郐在密县，郐人姓妘，不可能在外方以北。洧水又往东流经阴坂北边，水上有桥，民间称这渡口为参辰口。《左传》：襄公九年（前 564），晋攻郑，在阴坂渡水，在阴口驻扎了几天退回。杜预说：阴坂是洧水上的渡口。服虔说：水的南面称阴，口是指水口，参、阴音相近，是由于口头相传的错误。此外，晋国地处商宿和参宿的分野，属于实沈之星的地域；郑国地处大辰星的分野，是阏伯的土地。晋军在这里驻扎过，渡口因此得名。

又往东流过郑县南边，潧水从西北流来注入。

洧水又往东流经新郑县旧城中。《左传》：襄公元年（前 572），晋国的韩厥、荀偃率领诸侯军攻打郑国，攻入城中，在洧水上打败了郑国的步兵。《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前 779），周惠王的儿子多父伐郐，攻克后就住在郑父之丘，取名为郑，这就是郑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纪》说：有人说该县的有熊氏之墟，是黄帝的都城，郑氏移居到那里，所以称新郑。城内还留有一座祠庙，名叫章乘。洧水又东流，称为洧渊水，《春秋传》说：龙在时门外的洧渊相斗，就是这个水潭。今天洧水从郑城西北流入，往东南流经郑城南边，城的南门内，从前外蛇与内蛇曾在这里相斗，内蛇斗死。六年，大夫傅瑕杀了郑子，接纳了厉公，蛇斗就是这件事的征兆。水南有郑庄公的望母台。庄姜十分讨厌庄公，因为庄姜生庄公时难产。她与段一起居住在京城里。段对待长兄庄公

不好，姜氏又不管教，于是庄公把姜氏迁往城颍去居住，发誓说：不到黄泉，决不与她相见。后来庄公悔悟，所以筑台望母，表示自己内心的思念。他听了颍考叔一席话，于是在隧道中与母亲相见。母子作赋，表达了融融泄泄的慈母之情和孝子之心，母子关系得以恢复，值得称颂。洧水又东流，与黄水汇合，《水经》说是潧水，其实不对。黄水发源于太山南麓的黄泉，往东南流经华城西边。史伯对郑桓公说：华城原是您的土地。韦昭说：华是国名。《史记》：秦昭王三十三年（前274），白起进攻魏国，攻克华阳，直趋芒卯，杀了十五万人。司马彪说：华阳是亭名，在密县。嵇叔夜常在山间和泽地采药，曾在这个亭里向古人的神灵学琴。黄水往东南流，又与一水汇合。这水发源于华城南冈，一条源流分为两条，东边一条叫七虎涧水，西边的就是这条水。水往西南流，注入黄水。黄，就是《春秋》所说的黄崖。所以杜预说：苑陵县西有一条黄水。黄水又往东南流，水旁有两座台，称为积粟台，台东就是这两条水的汇流处。接着，捕獐山水又注入，这水发源于东方的捕獐山，西流注入黄水。黄水又往南流到郑城北边，向东转，在郑城东北与黄沟汇合。黄沟发源于捕獐山，往东南流到郑城东边，往北注入黄水。黄水又往东南流经龙渊东南，七里沟水注入。这条水发源于隙候亭东南的平地，往东流，又转弯向南流经升城东边，又往南流经烛城西边，就是郑国大夫烛之武的封邑。又往南流注入洧水。

又往东南流过长社县北边，

洧水往东南流，南濮、北濮两水注入。濮音仆。洧水又往东南流，与龙渊水汇合。龙渊水发源于长社县西北，有一条旧沟，上口承接洧水，水大时就与龙渊相通，水浅时沟渠就断流。这条旧沟中间有一条濫泉，南流东转，形成一片深潭，绿水平波，澄洁深沉，俯视游鱼，有如在空中游动，所谓深潭里没有深藏不露的鱼，就指这情况。龙渊水又往东流经长社县旧城北边，这里原是郑国

的长葛邑。《春秋》:隐公五年(前718),宋人攻打郑国,围困长葛,就指这里。后来社庙前有一株树突然长高了,所以称为长社。魏时,这里是颍川郡的治所。我于景明年间(500～503),出任该郡太守,在南城西侧修建客馆,正当兴工挖土筑墙时,从地下挖出一条树根,十分粗大,想来可能就是过去社庙前那棵暴长的怪树的根。查考旧时的有关记载,该县没有龙渊的水名,那是近代才出现的,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说:长社北界有禀水,但这条水流过深沟之中,并不是说在北界。又按京、杜《地名》都说,长社县北面有长葛乡,这表明县是向南迁移了。这样看来,这条水就是禀水了。水又往东南流经棘城北边,《左传》说:楚子伐郑救齐,驻兵于棘泽,指的就是这里。禀水又往东流,从左边注入洧水。洧水又往东南流,分为两条水:支流往东北流,注入沙水;另一条往东流经许昌县。许昌从前是男爵的封国,姓姜,是四岳的后代。《穆天子传》说:天子在洧上会见许男。汉章帝建初四年(79),把这里封给马光,立为侯国。《春秋佐助期》说:汉因为许失了天下,到魏继汉而立,就改名为许昌。城内有景福殿旧基,景福殿建于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造价达八百多万。洧水又往东流入汶仓城内,民间把这条水叫汶水,所以有汶仓的名称,其实不对。那是洧水的仓储城。洧水又往东南流经鄢陵县旧城南边。李奇说:六国时称安陵,昔日秦国要求调换土地,唐且接受使命曾到过这里。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将这里封给都尉朱濞,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左亭。洧水又东流,鄢陵陂水注入。此水出自鄢陵南陂东边,往西南流,注入洧水。

又往东南流经新汲县东北,

洧水从鄢陵往东流经桐丘南,俗称天井陵,又称天井冈,都不对。洧水又转弯向南流,水上有桥,称为桐门桥,是按桐丘取名;也有人说是因桐门亭得名,但不知这亭在什么地方,这些也弄不清楚。洧水又往东南流经桐丘城。《春秋左传》:庄公二十八

年(前 666),楚国攻打郑国,郑人逃奔到桐丘,就是此城。杜预《春秋释地》说:桐丘城在颍川许昌城东北。京相璠说:桐丘是郑的地方。今天地图上没有城,实际上却还在,西南距许昌旧城约三十五里,民间叫堤。城南就是长堤,是原来洧水北岸的堤防。西边面对桐丘,城就是按此丘而取名的,城形呈斜长状,而不方正。洧水又往东流经新汲县旧城北边。汉宣帝神雀二年(前 60),在许的汲乡曲洧城设县,因为河内已有汲县,所以称新汲。城座落在洧水的南堤上。洧水又东流,向右分支流出,形成濩陂。洧水又流经匡城南边,就是扶沟的匡亭。又往东流,洧水向左分支流出,形成鸭子陂,出水口称为大穴口。

又往东南流过茅城邑东北,

洧水从大穴口往东南流经洧阳城西边,往南流经茅城东北;又南流,在左边与甲庚沟汇合。沟水上流在大穴口承接洧水,往东北分出支流,往东流经洧阳旧城南边。洧阳城民间叫复阳城,其实不是,因为洧、复两字形近而误,读音也就随着字而改变了。汉朝建安年间(196～220),把这里封给司空祭酒郭奉孝,立为侯国。沟水又往东南流,形成了鸭子陂,陂宽广十五里,陂水向南注入甲庚沟;甲庚沟从东北导入沙水,往西注入洧水。洧水又往南流经一座旧城西边,世人称为思乡城,西距洧水十五里。洧水又在右边与濩陂水汇合。此水上口在新汲县承接洧水,往南流经新汲县旧城东边,又往南流,积水成为陂塘,陂塘西北就是长社城。陂水的东边有洧水堤防翼护,西边面对茅邑。从城北门开始修筑堤道,直到山冈边,人们还称为茅冈。茅邑就是《水经》里所说的茅城邑。陂水从北面流出,东流注入洧水……

又往东流过习阳城西边,转弯注入颍水。

洧水又往东南流经辰亭东边,俗称田城,说得不对。大概是田、辰音近,城、亭韵同而音讹的缘故。《春秋经》载,鲁宣公十一年(前 598),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会盟。京相璠说:颍川长平

有旧辰亭。杜预说：长平县东南有辰亭。今天此城在长平城西北，长平城在东南，也许杜氏的差错是因《传》里记载失误引起的吧。长平东南淋陂北岸有一座土丘，东西长近一里，南北宽五十来步，俗称新亭台，也许就是杜氏所说的辰亭了，但不大清楚。洧水又往南流经长平县旧城西边，王莽时称为长正。洧水又南流分为两条，向东分流的称为五梁沟，流经习阳城北边，又往东流经赭丘南边，丘上有旧城。《郡国志》说：长平从前属汝南郡，县里有赭丘城，就指此城。洧水又往东流经长平城南边，往东注入涝陂。洧水向南流出，称为鸡笼水，所以汇流处有笼口的地名。洧水又往东流经习阳城西边，转向西南注入颍水。《地理志》说：洧水往东南流到长平县注入颍水。

溴水发源于河南郡密县的大騩山，

大騩山就是具茨山。黄帝登上具茨山，爬到洪堤上，从华盖童子手里接受了《神芝图》，就是在这座山上。溴水发源于山弯里，流出后积聚成陂，俗称玉女池。池水往东流经陉山以北，《史记》载，魏襄王六年(前 313)，在陉山打败了楚军。山上有郑祭仲墓，墓西有子产墓，用石块垒砌成方坟，坟东有一座庙，都面向东北，朝着郑城。杜元凯说这是不忘本。庙旁原来有一株枯柏树，在它的旧根残株上，长出许多小柏树，郁然成丛，满眼青翠欲滴，可称是一种奇妙的美景。溴水又往东南流经长社城西北，南濮、北濮两条水都从这里流出。刘澄之著的《永初记》说：《水经》记载的濮水，发源于大騩山，往东北流，注入泗水。卫灵公曾在水上听到音乐。这是完全搞错了。我按《水经》，发源于大騩山的是溴水而不是濮水。南、北濮水的上口都承接溴水，二渠并流，往东都注入洧水。洧水与濮水合流，又注入沙水，支流交错凌乱，所以可互相通称。《春秋》昭公九年(前 533)，把城父人迁到陈，划了一些夷濮以西的田亩添补给他们。京相璠说：以夷的濮西田亩添补给他们。杜预也说：把夷在濮水西的田地划给城父人。服虔说：濮

是水名。师氏作靡靡之音的濮水与这条濮水，虽然字合音同，但此濮与彼濮互不相涉，它不是北濮的上源。淏水又往南流经钟亭西边，又往东南流经皇台西边，又往东南流经关亭西边，又往东南流经苑亭西边，这是郑国大夫宛射犬的旧邑。淏水又南流分为两条。一条向南流出，经过胡城东边，就是旧颍阴县的狐人亭。水往南流，积聚成为陂塘，称为胡城陂。淏水从支渠往东流经曲强城东边，皇陂水注入。皇陂水发源于西北的皇台七女冈北麓——皇陂就是古时长社县的浊泽。《史记》载，魏惠王元年（前369），韩懿侯和赵成侯合兵进攻魏国，在浊泽开战。此陂北面直对鸡鸣城，就是长社县的浊城。陂水往东南流经胡泉城北边，这里是旧颍阴县的狐宗乡。又往东流，与胡城陂水汇合。陂水上口承接皇陂，往东南流，注入黄水，汇流处称合作口。汇合后往东流经曲强城北边，往东流注入淏水。当时人称为敕水，这是不对的。敕、淏二字音近，因此字就随音而变了。淏水又流经东武亭和西武亭之间，两城相对，这里可能就是古时的岸门，即史迁所说的，犀首在岸门败走的地方。徐广说：颍阴有岸亭，不知是否就是此处。淏水又往南流经犬城东边，就是郑公孙的射犬城，称犬城是民间的误传。淏水又往南流经颍阴县旧城西边，魏明帝把这里封给司空陈群，立为侯国。淏水又往东南流经许昌城南；又往东南流与宣梁陂水汇合。陂水上口在颍阴城西南承接狼陂，狼陂南北二十里，东西十里。《春秋左传》说：楚子在狼渊攻打郑军。狼渊水往东南流入许昌县，流经巨陵城北边，这是郑的地域。《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四年（前680），郑厉公在大陵俘获傅瑕。京相璠说：颍川临颍县东北二十五里有旧巨陵亭，就是古时的大陵。狼陂水又东流，积水成陂，称为宣梁陂。陂水又往东南注入淏水。淏水又往西南流经陶城西边，又往东南流经陶陂东边。

往东南注入颍水。

潧水发源于郑县西北的平地上，

潧水发源于郐城西北鸡络坞下，往东南流经贾复城西边，往东南流，在左边与濋水汇合。濋水发源于贾复城东边，往南流，注入潧水。潧水又往南流，左边与承云山水汇合。承云山水发源于西北方的承云山，往东南流过浑子冈，往东流去。人们把冈峡叫做五鸣口，往东南流，注入潧水。潧水又往东南流经下田川，流过郐城西边，称为柳泉水。史伯回答桓公道：您就凭着成周的兵力，伸张正义，讨伐有罪，如果攻克虢、郐，那地方就是您的土地了。到那时前有华山，后有河水，左据济水，右拥洛水，以芣騩山为家，靠潧、洧二水养活；制订典章刑律来治理，国家就巩固了。说的就是这里。潧水又南流，从悬崖上奔泻入岩壑，崖高丈余，水声轰鸣，下面积水成潭，宽约四十步，水深莫测。此水又南流注入洧水。这就是《诗经》所说的溱水与洧水。世人也称为郐水。

往东流过县北，又往东南流过县东，又往南注入洧水。

郐水、潧水的东南方，再也没有别的河流了，潧水不可能流经新郑再与洧水汇合的。在郑城往东注入洧水的是黄崖水，《水经》的记载是错误的。

渠水出自荥阳北河，往东流过中牟县北边，

《风俗通》说：渠就是水所存积的地方。渠水从河水分出与济水乱流，往东流经荥泽北边，往东南从济水分支而出，流经中牟县圃田泽，北边与阳武县以水为分界。泽中多麻黄草，所以《述征记》说：一踏进县境，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草，待到草完了时，就知道过了县界了。今天虽然不能分得这样清楚，但想来这话也不是乱说的。《诗经》里说的东有圃草，就指这种麻黄草。皇武子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圃田泽在中牟县西边，西界长城，东到官渡，北连渠水，东西约四十里，南北约二十里。泽中有沙冈，上下有二十四浦，河渠相通，深潭相接，各浦都有名称：有大渐、小渐、大灰、小灰、义鲁、练秋、大白杨、小白杨、散吓、禹中、羊圈、大鹄、小鹄、龙泽、蜜罗、大哀、小哀、大长、小长、大缩、

小缩、伯丘、大盖、牛眼等等。水涨时就向北流注，渠水满溢就向南宣泄，所以《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年（前 360），把河水引入甫田，又开凿大沟引入甫水。另一条渠道，经濮渎从酸枣引入河水，经酸枣、阳武县向南流出，世人称为十字沟，而与渠水相连。有人说这条渠是在梁惠王时开凿的，但也弄不清楚。此浦是水泽汇聚的地方，是郑国低洼的丛林沼泽地带。渠水又在右边与五池沟汇合。五池沟上口承接泽水，往下注入渠水，汇流处称为五池口。魏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率中军在寿春讨伐太尉王凌，回师途中，皇帝派侍中韦诞在五池慰劳军队。今天这里已成为五池乡了。渠水又东流，不家沟水注入。此水发源于京县东南的梅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前 524），楚芳子冯，公子格率领精兵侵费，从右边绕过梅山。杜预说：梅山在密县东北，指的就是这座山。水从溪中往东北流经管城西边，这里是从前的管国，周武王把它封给管叔。当时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散布流言道：周公掌政将不利于幼王。周公作《鸱鸮》，讨伐管叔，就是东山的军队。《左传》：宣公十二年（前 597），晋军救郑，楚军屯驻于管，严阵以待。杜预说：京县东北有管城。就指此城。民间称这条水为管水。又往东北流，分为两条，一条往东北流，注入黄雀沟，称为黄渊，渊潭周围百步；另一条往东流，越过长城往东北流，积聚成渊，南北二里，东西百步，称为百尺水。北流注入圃田泽，又分为两条。一条往东北流经东武强城北边。《汉书·曹参传》说：曹参在昆阳攻打羽婴，追到叶，又折回攻打武强，由此到荥阳。薛瓒说：按武强城在阳武县，就是这座城。汉高帝六年（前 201），把这里封给骑将庄不识，立为侯国。水又往东北流，在左边注入渠水，汇流处称为不家水口。另一条东流，又向南转弯，往东南注入白沟。渠水又往东流，清池水注入。清池水发源于清阳亭西南平地上，往东北流经清阳亭南边，往东流，这里就是过去的清人城。《诗经》说到清人在彭。彭就是高克邑。因此杜预《春秋释地》说：

中牟县西有清阳亭。清水又转弯往北流，到清口泽，七虎涧水注入。此水发源于华城南冈，一个源头分成两道水流，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西流的注入黄雀沟，东流的叫七虎溪，也称华水。华水又往东北流，紫光沟水注入。紫光沟水出自华阳城东北，往东流，俗称紫光涧。又往东北流，注入华水。华水又往东流经棐城北边，就是北林亭。《春秋》：文公与郑伯在棐会宴，子家作《鸿雁》赋，就是这地方。《春秋》：宣公元年（前608），诸侯为伐郑在棐会合；楚国去援救郑，在北林与诸侯军相遇。服虔说：北林是郑国南部地方。京相璠说：今天荥阳苑陵县有旧时的林乡，因地处新郑以北，所以称北林。我按林乡旧城在新郑东偏北七十来里，在苑陵旧城东南五十来里，不可能在新郑北面。这样看来，京相璠、服虔的说法都有错误。杜预说：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部。今天此亭南距新郑县旧城四十来里，因为南面有林乡亭，所以杜预根据这一点以为是北林，这说法最为确切。又认为林乡就是棐，这又值得怀疑了。诸侯在棐会师，楚军在此与诸侯军相遇，哪里知道不在这里而另指别处呢？自古流传下来的记载，也许是不错的。华水又往东北流经鹿台南冈，往北流出后称为七虎涧；往东流，有期水注入。期水发源于期城西北的平地，世人称为龙渊水。往东北流，又往北流经期城西边，又北流与七虎涧水汇合，称为虎溪水，乱流往东奔泻，经过期城北边，东流与清口水汇合。司马彪《郡国志》说：中牟县有清口水，指的就是这条水。清水又往东北流，白沟水注入。白沟水有两个源头；北水发源于密县的梅山东南，往东流经靖城南与南水汇合。南水发源于太山，往西北流到靖城南，向左边注入北水，就是承水。《山海经》说：承水发源于太山北麓，往东北流，注入役水，世人称为靖涧水。又往东北流，太水注入。太水发源于太山东面的平地。《山海经》说：太水发源于太山南麓，往东南流，注入役水，世人称为礼水。往东北流经武陵城西边，往东北流注入承水。承水又往东北流，注入黄瓮涧，往

北流经中阳城西边。城内有一座旧台，十分秀丽，台旁有池，池水清澈幽深。涧水又东流，转弯流经城北。《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前353)，郑厘侯来中阳城朝见。此水往东北流，称为白沟。又往东北流经伯禽城北边，那是伯禽赴鲁时所经过的地方。白沟水拐弯向南流，往东注入清水。潘岳《都乡碑》所说的，从中牟旧县以西到清沟。指的就是这条水。清沟水乱流东经中牟县县令鲁恭祠南边。汉和帝时，右扶风鲁恭，字仲康，从太尉掾调任中牟令，他致力于政事，以德进行教化，不轻施刑罚，官吏百姓都十分尊敬信仰他，连蝗虫都不飞入县境。河南府尹袁安怀疑所闻不实，派部属肥亲去巡察，鲁恭跟着肥亲走过田间小路，坐在一棵桑树下，这时有一只雉鸡停息在树旁，还有一个小孩也在。肥亲问小孩道：你为什么不去打这只雉鸡呢？小孩回答道：它正带着一群小雉呢。肥亲站起来说：蝗虫不入县境，是一奇；教化及到鸟兽，是二奇；儿童怀有仁心，是三奇。久留并不是优待贤人的做法，让我回去吧。这一年县府庭院里长出一棵茎壮穗长的嘉禾，袁安赞赏他的政绩，写了奏状上呈朝廷，鲁恭被征聘为博士、侍中。皇上每次车驾出门，鲁恭常在旁陪伴，皇上问及民政诸事，他都直言不讳。所以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民间的爱戴，立祠享祭，至今从未中断过。清沟水又往东北流经沈清亭，可能就是博浪亭。服虔说：博浪是阳武以南的地名。今天有亭，但不知是否就是这个亭。清沟水流经博浪泽，从前张良为韩国向秦报仇，用铁锤投击秦始皇，没有击中，却击中了侍从的车，此事就发生在这里。清沟水又北流，分为两条，支流往东注入清水，清水从支流往北注入渠水，汇流处称清沟口。渠水左边流经阳武县旧城南边，东流称为官渡水；又流经曹太祖垒北边，这里有一座高台，称为官渡台，渡口在中牟，所以人们又称为中牟台。建安五年(200)，太祖在官渡扎营，袁绍守在阳武，连营结寨逐渐向前推进，依傍沙堆为营地，东西连营达数十里。曹操也分兵抵御，交战失利。袁绍

兵向东推进逼近官渡，筑土山，挖地道进逼曹操营垒；曹操也筑起高台来捍卫，这就是中牟台。今天台北的土山还在，山的东边都是袁绍的旧营垒，遗基也都还留着。渠水又往东流经田丰祠北边。袁本初(绍)不听田丰意见，以致战败，羞愤交加，竟把田丰杀了。当时人们赞赏田丰真心为袁绍谋划，却无辜被杀，特在此为他立祠，用以表示袁氏的覆灭是咎由自取。渠水又往东流，役水注入。役水发源于苑陵县以西、隙候亭以东，世人称此亭为却城，是不对的，那是由于隙、却两字读音相近而致误。中平陂，世人称为垩泉，就是古时的役水。《山海经》说：役山是役水的发源地，北流注入河水。指的可能就是这条水。役水往东北流经苑陵县旧城北边，往东北流经焦城东边、阳丘亭西边，世人称为焦沟水。《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前 354)，秦国公孙壮率军攻郑，包围了焦城，却没有攻下。指的就是此城。民间称为驿城，是不对的。役水从阳丘亭往东流经山民城北边，就到高榆渊。《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孙壮率军修筑了上枳、安陵、山民等城。役水又往东北流是酢沟。又往东北流，鲁沟水分支流出；又往东北流，分出垩沟水；又往东北流是八丈沟；又往东流，清水支流注入。这条支流从沈城分出，往东注入役水。役水又往东流经曹公垒南边，东流与沫水汇合。《山海经》说：沫山是沫水的发源地，北流注入役水。今天这条水发源于中牟城西南，可能就是沫水。役水往东北流经中牟县旧城西边，从前赵献侯从耿迁都到这里。班固说：赵从邯郸迁到这里。赵襄子的时候，佛肸在中牟反叛，把大锅放在庭院中，不跟他走的就投入大锅里煮，这里就是田英提起衣襟走向大锅的地方。薛瓒注《汉书》说：中牟在春秋时是郑国的疆域，到三卿分晋时，则在魏的国境内；赵在漯水以北，国界不到这里。《春秋传》说：卫侯去晋，经过中牟，但不是说在从卫去晋的路上。《汲郡古文》说：齐国军队攻打赵国东部边境，围困中牟。这里的中牟不在赵国东边。按中牟应在漯水上。

按《春秋》，齐国攻打晋国夷仪，晋军千余辆兵车聚集在中牟；卫侯经过中牟的时候，中牟人想攻击他。卫国有个褚师固早先逃亡到中牟，他对中牟人说：卫国虽然是小国，但君主在，是不能取胜的。齐军攻克城邑，已经骄傲起来了，一交战就要打败仗。后来果然打败齐军。服虔没有指出中牟在什么地方。杜预说：今天荥阳有个中牟，路途迂回遥远，想来不是那个中牟。但地理状况很不一致，地域的范围又变化无常，随着各国力量的强弱消长，自相吞并，疆界也变动不定，怎么可以看作一成不变呢？当年兵车开往何处，故意迂回曲折地绕道走，也很难说。自从魏迁移到大梁后，赵用中牟与魏交换土地，所以赵的南疆直到浮水为止，而不止到漳水。赵国自从向西扩张后，到中牟为止，齐军侵犯它的东部边境，该是无可怀疑的。而薛瓒却直捷地推定是在漯水，凭空断言中牟所在之处，这不是论证的方法。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把这里封给单父圣，立为侯国。沫水又往东北流，注入役水。从前魏太祖离开董卓，抄小路逃出中牟，被亭长捉住。郭长公《世语》说：被县官拘捕，功曹请求释放他。役水又往东流经中牟泽，郑太叔就在这片泽地中进攻萑蒲的盗贼。水往东流，折向北方，注入渠水。《续述征记》说从酱魁城到酢沟路程十里，这里的酢沟就指渠水。渠水又东流，在左面与渊水汇合。渊水上口承接圣女陂，此陂周围二百多步，陂水从不干涸，常是清泉满池。池水南流注入渠水。渠水又往东南向着大梁流去。

又往东流到浚仪县，

渠水往东南流经赤城北边，戴延之以为西北的大梁亭就是赤城，这是搞错了。《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前342），魏将穰疵率兵与郑将孔夜在梁赫打了一仗，郑军败逃。就指此城。左边有旧渠道从这里流出。秦始皇二十年（前227），王贲堵住这条旧渠道，引水流向东南，去淹大梁，形成的渠道叫梁沟。渠水又往东流经大梁城南边。这里原是《春秋》中说的阳武高阳乡，到战

国时称为大梁，是周朝梁伯的故居。梁伯喜欢大兴土木，扩大此城的范围，称为新里。百姓不胜劳苦，纷纷逃亡，于是秦国就乘机夺取了此城。后来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到这里，所以也称为梁。《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六年（前364）四月甲寅日，迁都到大梁。秦灭魏后立为县。汉文帝把梁封给孝王，孝王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潮湿，把都城移到东面的睢阳，又改称梁。自此以后，就在这里立县。因为大梁城范围很大，就把县治设在东城夷门的东边。夷门就是当年侯嬴守关的地方。《续述征记》以为此城就是师旷城，说郭缘生曾经游历过此城，到过夷门，登上吹台，这些从遥远的古代留下的遗迹，今天都还在。我以为这是梁氏的台门，魏惠王居住的地方，并不是吹台，郭氏是弄错了。《西征记》提到仪城封人，以为仪城就是此县，也不对。《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前339），在北边外城开凿了大沟，以引圃田旧泽的水。《陈留风俗传》说：县北有浚水，以仪象测定位置，因此称为浚仪。我以为从前的汳沙水就是阴沟水，因为疏浚过，所以称为浚水，这也许就像《春秋》中的浚洙吧？汉朝的浚仪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都是异名罢了。这一带地方遍布池塘沼泽，当时池中捞出一把神剑，到今天当地人还仿它的式样制剑，称为大梁氏之剑。渠水又转向北流，分为二水。《续述征记》说：汳沙到浚仪而分流：汳水东注，沙水南流。渠水往南流经梁王吹台东边。《陈留风俗传》说：县有苍颉、师旷城，城上有仙人们的吹台，北边有牧泽，泽中出产兰草和香蒲，这一带人才辈出。牧泽方圆十五里，俗称蒲关泽，就是指这里。梁王扩建了吹台。城墙和护城河都已平毁了，只留下一点遗迹。现在那座层台还孤零零地耸立在牧泽的右边。层台大小约一百步见方，就是阮嗣宗《咏怀诗》里所写的：从魏都乘车出发，向南眺望着吹台。箫管的声音还能听到，可是梁王如今何在？晋朝战祸频仍，流民（乞活）聚居在这里，台基被挖掘破坏，于是就成为两层，上层还有四五十步见方，高一

丈多，民间称为乞活台，又叫繁台城。渠水到这里，有阴沟、鸿沟之称。项羽与汉高祖分地称王，就以这条水作为东西两边的分界。苏秦游说魏襄王说：大王的土地南面有鸿沟。指的就是这里。旧尉氏县有波乡、波亭、鸿沟乡、鸿沟亭，都是以水命名的。今天萧县西也有鸿沟亭，梁国睢阳县东有鸿口亭，古今许多谈及鸿沟的人，也有认为此水是楚汉的分界，这是搞错了的。实际上这是《春秋》所说的红泽。渠水在西与氾水汇合，氾水上流在苑陵县承接役水。苑陵县是以前郑国的都城，就是王莽时的左亭县。役水支流向东分出称为氾水，民间则称为垩沟水。《春秋左传》：僖公三十年（前630），晋侯、秦伯包围了郑，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南——氾南就是所谓东氾。水又往东北流经中牟县南边，又往东北流经中牟泽与渊水汇合。渊水发源于中牟县旧城北边，城里有层台，按郭长公《世语》和干宝《晋纪》，都说中牟县从前魏时任城玉台下的池中，有一把汉时的铁锥，长六尺，陷入地下三尺，锥头指向西南，扳也扳不动，但到正月初一，锥头却自动指正了方向。人们认为这是晋朝中兴的吉兆。但今天不知道这铁锥在什么地方了。有人说在中阳城池台，不知真否。渊水从池西流出，拐弯流经城西，往东南流，注入氾水。氾水又往东流经大梁亭南边，又往东流经梁台南边，往东注入渠水。渠水又往东南流经开封县，睢水和涣水在这里分出。右边有新沟水注入。新沟水从逢池流出，池水上源在苑陵县承接役水，分支流出，叫鲁沟水，往东南流经开封县旧城北边。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把这里封给陶舍，立为侯国。《陈留志》说：阮简，字茂弘，当开封县令。县旁有强盗抢劫，外面多次报告十分紧急，阮简正在下围棋，还长声吟啸。县吏说：抢劫情况紧急啊！阮简回答说：棋局上有劫，也很紧急啊！这位县令沉溺于娱乐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语林》说：王中郎把下围棋称为“坐隐”。也有人把它叫做手谈，又称善奕者为棋圣。鲁沟南面紧靠富城，往东南流，注入百尺陂，就是古

时的逢泽。徐广《史记音义》说：秦国派遣公子少官率领军队在逢泽与诸侯相会。汲郡坟墓里发掘出来的《竹书纪年》则载：秦孝公在逢泽与诸侯相会。所说的就是这地方。所以应德琏的《西征赋》说：皇上车驾东行，停车逗留于逢泽。这条水往东北流称为新沟，新沟又往东北流经牛首乡北边，有城叫牛建城；又往东北注入渠水，也就是沙水。沙，音蔡，许慎正音读作沙，意思是说中流冲散石子，偏旁从水，从少，水少沙也露出来了。楚国东部有沙水，就指这条水。

又转弯南流到扶沟县北边，

沙水又往东南流经牛首山东南，鲁沟水从这里分出。鲁沟也称宋沟，又流经陈留县旧城南边。孟康说：留是郑国城邑，后来被陈国兼并，所以叫陈留。鲁沟水又往东南流经圉县旧城北边。圉县人民深受楚国侵扰之苦，打造兵器以防御（圉）入侵，因此取名为圉。也有人说圉就是边陲的意思。鲁沟水又流经万人散。王莽篡位时，东郡太守翟义兴兵讨伐王莽，王莽派遣奋威将军孙建在圉县北拦击翟义。翟义的军队大败，被杀了万余人，道路上血流成河，因而把那地方叫万人散，百姓哀悼死难者，就为他们立祠。鲁沟水又流经鲁沟亭，又往东南流，到阳夏县旧城西边。汉高祖六年（前201），把这地方封给陈豨，立为侯国。鲁沟又往南注入涡水，今天已经没有水了。沙水又往东南流经斗城西边。《左传》：襄公三十年（前543），子产停放好伯有的尸体，又把伯有的臣僚葬在这里。沙水又往东南流经牛首亭东边。《左传》：桓公十四年（前698），宋人与诸侯攻打郑国东郊，攻占牛首，俗称牛车城。沙水又往东南流，八里沟水在这里分出；又往东南流经陈留县裘氏乡裘氏亭西边，又流经澹台子羽墓东边，与八里沟水汇合。按《陈留风俗传》说：陈留县裘氏乡有澹台子羽墓，又有子羽祠，百姓都到祠里祈祷。京相璠说：现在泰山南边的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墓，子羽是本县人。不知哪一说法正确。这里只是根据

地方志上的记载，把纠缠不清之处摘下来罢了。沟水上流承接沙河，往西南流经过牛首亭南边，与百尺陂水汇合。百尺陂水从陂南流经开封城东面的三里冈，向左拐弯而西流南转，注入八里沟。八里沟水又南流，在野兔水口接纳了一条水。这条水上源承接西南方兔氏亭以北的野兔陂，那是郑国地方。《春秋传》说：郑伯在兔氏慰劳屈生。陂水往东北注入八里沟。八里沟水又往南流经石仓城西边，又往南流经兔氏亭东边，又往南流经召陵亭西边，往东注入沙水。沙水往南流经扶沟县旧城东边。扶沟县就是颍川的谷平乡，有扶亭，又有洧水沟，所以有扶沟县的名称。建武元年(25)，汉光武帝把这里封给平狄将军朱鲔，立为侯国。沙水又往东流，与康沟水汇合。康沟水上口在长社县东面引入洧水，往东北流经向冈西边，就是郑的向乡。后人堵塞了这条水的上口，现在水涨时就往北流，水浅时就断流。又有长明沟水注入。长明沟水发源于苑陵县旧城西北。苑陵县有两座城，旧城是西城。两座城以东一带，有很多陂泽，这就是古时的制泽。京相璠说：这是郑国地方。杜预说：泽在荥阳苑陵县东边，就是《春秋》中说的制田。旧城西北平地涌出泉水，称为龙渊泉。泉水流经陵丘亭西边，又西流，重泉水注入。重泉水发源于旧城西北的平地，泉水涌出，往南流经陵丘亭西边，往西南注入龙渊水。龙渊水又往东南流经凡阳亭西边，然后往南注入白雁陂。白雁陂在长社县东北，东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乡西南。司马彪《郡国志》说：苑陵有林乡亭。白雁陂又有一条渠道引水南流，称为长明沟，沟水向东拐弯，又向北转，然后又往东流经向城北边。城旁有向冈。《左传》襄公十一年(前562)，诸侯讨伐郑国，兵临于向。长明沟又东流，向右分流积成染泽陂，往东注入蔡泽陂。长明沟水又往东流经尉氏县旧城南边。圈称说：尉氏县是郑国东部边境。尉氏是执掌刑狱的官名，是郑大夫尉氏的封邑。所以栾盈说：我回去将死于尉氏之手了。长明沟在这里分为三条，北支叫康沟，往东流经平陆

县旧城北边。高后元年(前187),把这里封给楚元王的儿子礼,立为侯国。建武元年(25),因平陆县人口不满三千户,撤县改为尉氏县的陵树乡。又有陵树亭,汉朝建安年间(196~220),封尚书荀攸为陵树乡侯。因此《陈留风俗传》说:陵树乡是过去的平陆县。北边有大泽,名为长乐厩。康沟水又往东流经扶沟县的白亭北边。《陈留风俗传》说:扶沟县有帛乡、帛亭。地名在七乡十二亭之列。康沟水又往东流经少曲亭。《陈留风俗传》说:尉氏县有少曲亭,民间称为小城。又往东南流经扶沟县旧城东边,往东南注入沙水。沙水又往南流,与南水汇合。此水南流又分为两条。一条往南流经关亭东边,又往东南流,与左水汇合。这条水从支渠往南流经召陵亭西——召陵亭可能就是扶沟亭,往东南流,与右水汇合。世人因此水与鄢陵陂水并流,所以也称双沟。此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沙水。沙水南流与蔡泽陂水汇合。陂水出自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前575),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吕锜射中共王的眼睛,共王把养由基召来,要他将吕锜射死。这里也是子反醉酒而死的地方。蔡泽陂东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往东流经匡城北边;城在新汲县东北,就是扶沟的匡亭。亭在匡城乡。《春秋》:文公元年(前626),诸侯到晋国朝见,卫成公却不去朝见,还派遣孔达入侵郑国,攻打绵訾和匡——匡,就是匡城。现在陈留郡长垣县南有匡城,就是平丘的匡亭。襄邑又有承匡城。然而匡在陈、卫之间,又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的城。陂水又往东南流到扶沟城北,又往东南注入沙水。沙水又往南流经小扶城西边,然后转向东南流。小扶城就是扶沟县的平周亭,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把这里封给陈敬王的儿子参,立为侯国。沙水又往东南流经大扶城西边,这座城就是扶乐旧城。城北二里有袁良碑,碑上刻着:袁良,陈国扶乐人。后汉世祖建武十七年(41),改封刘隆为扶乐侯,就是这座城。涡水在这里分出,不是在扶沟以北就分为两条支流的。

其中一条往东南流过陈县北边，

沙水又往东南流经东华城西边；又往东南流，沙水的一条支流往西南流到洧水，称为甲庚沟，现在已经无水了。沙水又南流，与广漕渠汇合。广漕渠上源承接庞官陂，据说是邓艾开凿的。虽然水流时断时通，沟渠还是很多的。从前贾逵当魏豫州刺史，疏通了这条渠道二百余里，于是也叫贾侯渠。然而河流渠道像田间阡陌似的纵横交错，很难辨别哪些是他疏浚过的。沙水又往东流经长平县旧城北边，又往东南流经陈城北边，这里就是从前的陈国。伏羲、神农都在这里建都过。城东北三十来里，还有一座羲城，十分坚固。舜的后代妫满，当周朝的陶正，武王使用他所做的陶器，因而把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并把陈封给他为食邑，这样，武王分封前三朝帝王后裔这件事——即所谓三恪——就都办妥了。太姬喜欢祭祀，所以《诗经》里写道：苑丘之下，鼓声咚咚。苑丘在陈城南边的路东。王隐说：苑丘逐渐被削平了，今天已不知它在什么地方了。楚国攻陈，在栗门杀了夏征舒，在陈设置夏州。城的东门内有个水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约八十步，池水十分清净，从不干涸，而且也不生鱼虾水草，池心留有旧时亭台的遗址——这就是《诗经》里所说的东门之池。城内有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碑上文字已剥落残缺，有些已看不清楚，大致意思是：现在的陈国，过去叫淮阳郡。又说：王君以清廉仁爱著称，受到百姓的敬畏爱戴。他求贤养士千余人，赐给他们田地住宅。他自己削减薪俸，帮助吏属修建房舍。五官椽西华、陈骐等二百零五人于延熹二年(159)，等等。所以对他的颂词说：他修仁德，立功勋，四方各县百姓都来归附。今天碑的左右还遗留着断垣残壁，基础还在。当今人们不去寻遗碑为证，却说这是孔子庙学校，这是弄错了。后来楚襄王被秦国灭掉，迁都到这里来。文颍说：这就是西楚。所谓三楚，这就是其中之一。城南城郭里面，又有一座城，名叫淮阳城，是子产修筑的。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立为淮阳国，王莽时改名，郡称新平，县叫陈陵，是先前豫州的治所。王隐《晋书·地道记》说：城北有从前的沙水旧道，名叫死沙，但今天水流畅通，是漕运经过的地方。沙水又东流，转而向南，流经陈城东，称为百尺沟，又南流分为两条水，新沟水就在这里流出。沟水往东南流，谷水注入。谷水上流承接涝陂，陂在陈城西北，南达苹城，这一片都是湖泽。陂水东流称为谷水，往东流经涝城北边。王隐说：苹城北有谷水。苹就是柽。《春秋经》载，僖公在柽与齐宋会盟。杜预说：柽就是苹，说在是陈县西北，却弄错了。柽是小城，在陈郡西南。谷水又往东流经陈城南边，又往东流注入新沟水，又往东南注入颍水，汇流处称为交口。水旁有一条大堤堰，就是古时的百尺堰。《魏书·国志》说：司马宣王讨伐太尉王凌，大军出其不意来到百尺堨，指的就是这条堤堰。今天俗称山阳堰，其实不是，因新水上口在百尺沟接纳了颍水，所以这条堰又兼有新阳堰的名称。根据这一点推断，可以明白民间的称呼是错误的。

又往东南流，到了汝南郡新阳县北边，

沙水从百尺沟往东流经宁平县旧城南边。《晋阳秋》说：晋朝太傅东海王越向东逃奔，石勒在后追击，在这里焚烧了他的尸体，部下数十万人都被围困在此，束手受戮。石勒纵马围射，尸积如山，王夷甫也死在这里。我想，才智出众的人是凭着机智胜过普通人，能言善辩的人长于文饰自己，祛除迷惑。王夷甫虽然身负英才俊士的美名，但嘴巴长于颠倒黑白，污辱君王，得罪了石勒，史官把他与华歆、王朗相比，实在还是抬高了他。沙水又东流，积水成陂，称为阳都陂，明水注入。明水上口承接沙水支流，往东流经汝南郡宜禄县旧城北边。宜禄县就是王莽时的赏都亭。明水又往东北流，注入陂中。陂水往东南流，称为细水。又往东流经新阳县北边，又往东流，高陂水从东流出。沙水又往东流，分为两条，就是《春秋》所说的夷濮水。支流往北流经谯县旧城西

边，在城旁流过，注入涡水。沙水往东南流经城父县西南，又有一条支流在此分出，俗称章水。另一条水往东流，就是濮水，俗称艾水。往东流经城父县旧城南边，往东流去。

又往东南流过山桑县北边，

山桑县旧城在涡水以北，沙水不可能流经城北，这是明明白白的。《水经》却说流过县北，是搞错了。

又往东南流过龙亢县南边，

沙水流经旧城北边，又往东南流经白鹿城北边，然后往东流去。

又往东南流过义城县西边，往南注入淮水。

义成县从前属于沛郡，后来属于九江郡。沙水往东流，注入淮水，称为沙汭。京相璠说：这里是楚国东部地域。《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前 515），楚国令尹子常把水军开到沙汭后又退了回去。杜预说：沙，是水名。

水经注卷二十三

阴沟水　汳水　获水

【题解】

阴沟水、汳水和获水，也都是古代淮河水系的河流，是淮河的支流。经文说："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蒗荡渠。"蒗荡渠即卷二十二的渠水，说明它是从渠水分流而出的。但经文后来又说："东南至沛，为濄水。"则它的下流注入濄水。从这一句经文以下，注文记载的全是濄水及濄水的其他支流。最后写的一条支流是北肥水，一直写到濄水入淮。北肥水和濄水现在仍然存在，称为北肥河和涡河，但历史上这一带水道变迁甚大，现在的北肥河和涡河，与《水经注》的北肥水和濄水并不完全相同。

汳水也是鸿沟水系中的一条古代河流。从《水经》来看，"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说明三国时代的汳水是从阴沟水分出来的一支。郦道元解释这一句经文："阴沟，即蒗荡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乱流，于武德绝河，南入荥阳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称。"说明在北魏时代，尽管浚仪（今开封）、荥阳（今荥阳附近）都在郦道元可以亲自考察的北魏疆域之内，但是由于河道迁徙，别名众多，他也已经分辨不清楚了。晋代以后，人们把汳水作为汴水的下流，汳

水之名从此废弃不用。甚至有人认为“汳”字是“汴”字的古字，魏晋人怕“反”，所以改“反”为“卞”。这些说法并不可靠，却也反映了这个地区水道复杂多变的情况。

获水据《水经》原文：“（汳水）又东至梁郡蒙县，为获水，余波南入睢阳城中。”又说：“获水出汳水于梁郡蒙县北。”由此看来，古代获水是汳水的下流。获水最后注入泗水，这是经文与注文都一致的，但注文在最后描写彭城县的彭祖楼时说：“其楼之侧，襟汳带泗，东北为二水之会也。”说明即使获水会泗之处，古时仍有称汳水的。

从卷二十一起，连续三卷，记载的都是古代淮河水系河流，由于河道甚多，河名亦多，变迁频繁，许多河道和河名早已消失，要辨明古今，十分困难。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各种地图集以外，水利部治淮委员会编有《淮河水利史》一书（1990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可资参考。

【原文】

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蒗蕩渠，

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故渎东南迳卷县故城南，又东迳蒙城北。《史记》：秦庄襄王元年，蒙骜击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疑即骜所筑也，于事未详。故渎东分为二，世谓之阴沟水。京相璠以为出河之济，又非所究。俱东绝济隧。右渎东南迳阳武城北，东南绝长城，迳安亭北，又东北会左渎。左渎又东绝长城，迳垣雍城南。昔晋文公战胜于楚，周襄王劳之于此。故《春秋》书：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吕氏春秋》曰：尊天子于衡雍者也。《郡国志》曰：卷县有垣雍城，即《史记》所记韩献秦

垣雍是也。又东迳开光亭南，又东迳清阳亭南，又东合右渎。又东南迳封丘县，绝济渎。东南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沟既开，蒗蕩渠故渎实兼阴沟、浚仪之称，故云出阳武矣。东南迳大梁城北，左屈与梁沟合。俱东南流，同受鸿沟、沙水之目。其川流之会左渎东导者，即汳水也。盖津源之变名矣。故《经》云：阴沟出蒗蕩渠也。

东南至沛，为濄水。

阴沟始乱蒗蕩，终别于沙，而濄水出焉。濄水受沙水于扶沟县。许慎又曰：濄水首受淮阳扶沟县蒗蕩渠，不得至沛方为濄水也。《尔雅》曰：濄为洵。郭景纯曰：大水泆为小水也。吕忱曰：洵，濄水也。濄水迳大扶城西，城之东北，悉诸袁旧墓，碑宇倾低，羊虎碎折，惟司徒滂、蜀郡太守腾、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自余殆不可寻。濄水又东南迳阳夏县西，又东迳邈城北，城实中而西有隙郭。濄水又东迳大棘城南，故鄢之大棘乡也。《春秋》：宣公二年，宋华元与郑公子归生战于大棘，获华元。《左传》曰：华元杀羊食士，不及其御。将战，羊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遂御入郑，故见获焉。后其地为楚庄所并。故圈称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之坟及伍员钓台、池沼具存。濄水又东迳安平县故城北，《陈留风俗传》曰：大棘乡，故安平县也。士人敦悫，易以统御。濄水又东迳鹿邑城北，世谓之虎乡城，非也。《春秋》之鸣鹿矣。杜预曰：陈国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晋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濄水之北有

汉温令许续碑，续字嗣公，陈国人也，举贤良，拜议郎，迁温令。延熹中立。濄水又东迳武平县故城北。城之西南七里许，有汉尚书令虞诩碑，碑题云：虞君之碑。讳诩，字定安，虞仲之后。为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多缺，不复可寻。按范晔《汉书》，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祖为县狱吏，治存宽恕，尝曰：于公为里门，子为丞相，吾虽不及于公，子孙不必不为九卿。故字诩曰升卿。定安，盖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于此，终以武平、华夏矣。濄水又东迳广乡城北，圈称曰：襄邑有蛇丘亭，故广乡矣。改曰广世。后汉顺帝阳嘉四年，封侍中挚填为侯国，即广乡也。濄水又东迳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濄也。濄水又东南屈，迳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城之四门，列筑驰道，东起赖乡，南自南门，越水直指故台，西面南门，列道径趣广乡道西门驰道。西届武平北门驰道，暨于北台。濄水又东北屈，至赖乡西，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涣水于襄邑县东，东迳承匡城东。《春秋经》书：夏，叔仲、彭生会晋郤缺于承匡。《左传》曰：谋诸侯之从楚者。京相璠曰：今陈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谷水又东南迳巳吾县故城西。《陈留风俗传》曰：县，故宋也，杂以陈、楚之地，故梁国宁陵县之徙种龙乡也[①]。以成、哀之世，户至八九千，冠带之徒求置县矣。永元十一年，陈王削地，以大棘乡、直阳乡，十二年，自鄢隶之，命以嘉名曰巳吾，犹有陈、楚之俗焉。谷水又东迳柘县故

城东。《地理志》，淮阳之属县也。城内有柘令许君《清德颂》，石碎字紊，惟此文见碑。城西南里许，有汉阳台令许叔种碑，光和中立；又有汉故乐成陵令太尉掾许婴碑，婴字虞卿，司隶校尉之子，建宁元年立。余碑文字碎灭，不复可观，当似司隶诸碑也。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水泛则四周隍堑，耗则孤津独逝。谷水又东迳赖乡城南，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非也。谷水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碑北有双石阙，甚整顿。石阙南侧，魏文帝黄初三年经谯所勒；阙北东侧，有孔子庙，庙前有一碑，西面，是陈相鲁国孔畴建和三年立。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涡水又屈东，迳相县故城南，其城卑小实中。边韶《老子碑》文云：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疑即此城也。自是无郭以应之。涡水又东，迳谯县故城北。《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遂取谯，城顿而还是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谯郡，沇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迳谯城西，而北注涡。涡水四周城侧，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余基尚存，柱础仍在。庙北有二石阙双峙，高一丈六尺，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矩，上罘罳已

碎。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阴又刊诏策,二碑文同。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有腾兄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树碑岁月。坟北有其元子炽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历大中大夫、司马、长史、侍中,迁长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炽弟胤冢。冢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魏书》曰:太祖作议郎,告疾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以自娱乐。文帝以汉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云如车盖,终日乃解。即是处也。后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坛前树碑,碑题云:大飨之碑。碑之东北、涡水南,有谯定王司马士会冢。冢前有碑,晋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许步,有两石柱,高丈余,半下为束竹交文,作制极工。石榜云:晋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扬州、江州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谯定王,河内温司马公墓之神道。涡水又东迳朱龟墓北,东南流。冢南枕道,有碑,碑题云汉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龟字伯灵,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别驾从事史、右北平无终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阴刊故吏姓名,悉蓟、涿及上谷、北平等人。涡水东南迳层丘北,丘阜独秀,巍然介立,故壁垒所在也。涡水又东南,迳城父县故城北,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于思善县,世谓之章水,故有章

头之名也。东北流迳城父县故城西，侧城东北流入于濄。濄水又东迳下城父北。《郡国志》曰：山桑县有下城父聚者也。濄水又屈迳其聚东郎山西，又东南屈，迳郎山南。山东有垂惠聚，世谓之礼城。袁山松《郡国志》曰：山桑县有垂惠聚。即此城也。濄水又东南，迳濄阳城北，临侧濄水，魏太和中为濄州治，以盖表为刺史。后罢州立郡，衿带遏戍。濄水又东南迳龙亢县故城南，汉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傅昌为侯国。故语曰：沛国龙亢至山桑者也。濄水又屈而南流，出石梁，梁石崩褫，夹岸积石，高二丈，水历其间。又东南流，迳荆山北而东流注也。

又东南至下邳淮陵县，入于淮。

濄水又东，左合北肥水。北肥水出山桑县西北泽薮，东南流，左右翼佩数源，异出同归，盖微脉涓注耳。东南流迳山桑邑南，俗谓之北平城。昔文钦之封山桑侯，疑食邑于此城。东南有一碑，碑文悉破无验，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元年义士门生沛国萧刘定兴立。北肥水又东迳山桑县故城南，俗谓之都亭，非也。今城内东侧，犹有山亭桀立，陵阜高峻，非洪台所拟。《十三州志》所谓山生于邑，其亭有桑，因以氏县者也。郭城东有文穆冢碑，三世二千石，穆郡户曹史、征试博士、太常丞，以明气候，擢拜侍中、右中郎将，迁九江、彭城、陈留三郡，光和中卒。故吏涿郡太守彭城吕虔等立。北肥水又东，积而为陂，谓之瑕陂。陂水又东南，迳瑕城南。《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师还及瑕，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

瑕，楚地。北肥水又东南迳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杜预曰：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即此城也。俗谓之圆城，非。又东南迳义成南，世谓之槠城，非。又东，入于濄，濄水又东注淮。《经》言下邳淮陵入淮，误矣。

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

阴沟，即蒗荡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乱流，于武德绝河，南入荥阳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称。河、济水断，汳承旃然而东。自王贲灌大梁，水出县南，而不迳其北，夏水洪泛，则是渎津通，故渠即阴沟也。于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圈称著《陈留风俗传》曰：浚水迳其北者也。又东，汳水出焉。故《经》云：汳出阴沟于浚仪县北也。汳水东迳仓垣城南，即浚仪县之仓垣亭也。城临汳水，陈留相毕邈治此。征东将军荀晞之西也，邈走归京，晞使司马东莱王谠代据仓垣，断留运漕。汳水又东迳陈留县之钘乡亭北。《陈留风俗传》所谓县有钘乡亭，即斯亭也。汳水又迳小黄县故城南。《神仙传》称灵寿光，扶风人，死于江陵胡罔家，罔殡埋之。后百余日，人有见光于此县，寄书与罔。罔发视之，惟有履存。汳水又东迳鸣雁亭南。《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卫侯伐郑，至于鸣雁者也。杜预《释地》云：在雍丘县西北。今俗人尚谓之为白雁亭。汳水又东迳雍丘县故城北，迳阳乐城南。《西征

记》曰：城在汳北一里，周五里，雍丘县界。汳水又东，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谓之董生决。或言，董氏作乱，引水南通睢水，故斯水受名焉。今无水。汳水又东，枝津出焉，俗名之为落架口。《西征记》曰：落架，水名也。《续述征记》曰：在董生决下二里。汳水又迳外黄县南，又东迳莠仓城北。《续述征记》曰：莠仓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东迳大齐城南。《陈留风俗传》曰：外黄县有大齐亭。又东迳科城北。《陈留风俗传》曰：县有科禀亭。是则科禀亭也。汳水又东迳小齐城南。汳水又南迳利望亭南。《风俗传》曰：故成安也。《地理志》，陈留，县名。汉武帝以封韩延年为侯国。汳水又东，龙门故渎出焉。渎旧通睢水，故《西征记》曰：龙门，水名也。门北有土台，高三丈余，上方数十步。汳水又东迳济阳考城县故城南，为菑获渠。考城县，周之采邑也，于春秋为戴国矣。《左传》：隐公十年，秋，宋、卫、蔡伐戴是也。汉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为侯国。《陈留风俗传》曰：秦之穀县也。后遭汉兵起，邑多灾年，故改曰菑县。王莽更名嘉穀。章帝东巡过县，诏曰：陈留菑县，其名不善。高祖鄗柏人之邑，世宗休闻喜而显获嘉，应亨吉元符，嘉皇灵之顾，赐越有光，列考武皇[②]，其改菑县曰考城。是渎盖因县以获名矣。汳水又东迳宁陵县之沙阳亭北，故沙随国矣。《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杜预《释地》曰：在梁国宁陵县北沙阳亭是也。世以为堂城，非也。汳水又东迳黄蒿坞北。《续述征记》曰：堂城至黄蒿

二十里。汳水又东迳斜城下。《续述征记》曰：黄蒿到斜城五里。《陈留风俗传》曰：考城县有斜亭。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泊于此。故兹坞流称矣。汳水又东迳葛城北，故葛伯之国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汤问曰：何为不祀？称：无以供祠祭。遗葛伯。葛伯又不祀。汤又问之，曰：无以供牺牲。汤又遗之，又不祀。汤又问之，曰：无以供粢盛。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又率民夺之，不授者则杀之。汤乃伐葛。葛于六国属魏，魏安釐王以封公子无忌，号信陵君，其地葛乡，即是城也，在宁陵县西十里。汳水又东迳神坑坞，又东迳夏侯长坞。《续述征记》曰：夏侯坞至周坞，各相距五里。汳水又东迳梁国睢阳县故城北，而东历襄乡坞南。《续述征记》曰：西去夏侯坞二十里，东一里，即襄乡浮图也。汳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狮子、天鹿，累砖作百达柱八所，荒芜颓毁，凋落略尽矣。

又东至梁郡蒙县，为获水，余波南入睢阳城中。

汳水又东迳贳城南，俗谓之薄城，非也。阚骃《十三州志》以为贯城也，在蒙县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黄盟于贯。杜预以为贳也。云：贳，贯字相似。贯在齐，谓贯泽也，是矣。非此也。今于此地，更无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考文准地，贳邑明矣，非亳可知。

汳水又东迳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西征记》，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园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汳水自县南出，今无复有水。惟睢阳城南侧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汉太傅掾桥载墓碑。载字元宾，梁国睢阳人也。睢阳公子熹平五年立。城东百步有石室，刊云：汉鸿胪桥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无碑志，不知何时建也。汳水又东迳大蒙城北。自古不闻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谓景薄为北亳矣。椒举云：商汤有景亳之命者也。阚骃曰：汤都也。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皇甫谧以为考之事实，学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汤居亳，与葛为邻，是即亳与葛比也。汤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宁陵去偃师八百里，不得童子馈饷而为之耕。今梁国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师也。古文《仲虺之诰》曰：葛伯仇饷，征自葛始。即孟子之言是也。崔骃曰：汤冢在济阴薄县北。《皇览》曰：薄城北郭东三里平地有汤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在汉属扶风，今征之回渠亭，有汤池，征陌是也。然不经见，难得而详。按《秦宁公本纪》云：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然则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国，葬于征者也，非殷汤矣。刘向言，殷汤无葬处为疑。杜预曰：梁

国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内有古冢方坟，疑即杜元凯之所谓汤冢者也。而世谓之王子乔冢。冢侧有碑，题云：仙人王子乔。碑曰：王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闻其仙，不知兴何代也。博问道家，或言颍川，或言产蒙，初建此城，则有斯丘。传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当腊之时。夜，上有哭声，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则祭而察焉。时天鸿雪下，无人径，有大鸟迹在祭祀处，左右咸以为神。其后有人著大冠，绛单衣，杖竹，立冢前，呼采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乔也，勿得取吾坟上树也。忽然不见。时令泰山万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应，乃造灵庙，以休厥神。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方集，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丘，知至德之宅兆，实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致礼，祠濯之敬，肃如也。国相东莱王璋，字伯仪，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乃与长史边乾遂树之立石，纪颂遗烈。观其碑文，意似非远，既在迳见，不能不书存耳。

获水出汳水于梁郡蒙县北，

《汉书·地理志》曰：获水首受甾获渠，亦兼丹水之称也。《竹书纪年》曰：宋杀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盖汳水之变名也。获水自蒙东出，水南有汉故绎幕令匡碑，匡字公辅，鲁府君之少子也。碑字碎落，不可寻识，竟不知所立岁月也。获水又东迳长乐固北、巳氏县南，东南流迳于蒙泽。《十三州志》曰：

蒙泽在县东，《春秋》：庄公十二年，宋万与公争博，杀闵公于斯泽矣。获水又东，迳虞县故城北，古虞国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者也。王莽之陈定亭也。城东有汉司徒盛允墓碑。允字伯世，梁国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汉中叶，避孝元皇帝讳，改姓曰盛。世济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除郎，累迁司空、司徒，延熹中立。墓有石庙，庙宇倾颓，基构可寻。获水又东南迳空桐泽北。泽在虞城东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宋景公游于空泽；辛巳，卒于连中，大尹、左师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者矣。获水又东迳龙谯固，又东合黄水口，水上承黄陂，下注获水。获水又东入栎林，世谓之九里柞。获水又东南迳下邑县故城北，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下邑。又楚、汉彭城之战，吕后兄泽军于下邑。高祖败，还从泽军。子房肇捐地之策，收垓下之师，陆机所谓即下邑者也[③]。王莽更名下治矣。获水又东迳砀县故城北。应劭曰：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秦立砀郡，盖取山之名也。王莽之节砀县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斩山作郭，穿石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数尺水，水有大鲤鱼。黎民谓藏有神，不敢犯神。凡到藏，皆洁斋而进，不斋者至藏，辄有兽噬其足。兽难得见，见者云似狗，所未详也。山上有梁孝王祠。获水又东，縠水注入。上承砀陂。陂中有香城，陂在四水之中，承诸陂散流，为零水、瀤水、清水也，积而成潭，谓之砀水。赵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

术，浮游砀郡间，二百余年，后入砀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旁，设屋祠。果乘赤鲤鱼出，入坐祠中。砀中有可万人观之，留月余，复入水也。陂水东注，谓之穀水，东迳安山北，即砀北山也。山有陈胜墓。秦乱，首兵伐秦，弗终厥谋，死葬于砀，谥曰隐王也。穀水又东北注入获水。获水又东历蓝田乡郭，又东迳梁国杼秋县故城南，王莽之予秋也。获水又东，历洪沟东注，南北各一沟，沟首对获，世谓之鸿沟，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红。杜预曰：沛国萧县西有红亭，即《地理志》之虵县也。景帝三年，封楚元王子富为侯国，王莽之所谓贡矣。盖沟名音同，非楚汉所分也。

又东过萧县南，睢水北流注之。

萧县南对山，世谓之萧城南山也。戴延之谓之同孝山，云：取汉阳城侯刘德所居里名目山也。刘澄之云：县南有冒山。未详孰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获，世谓之西流水，言水上承梧桐陂，陂水西流，因以为名也。余尝迳萧邑，城右惟是水北注获水，更无别水，疑即《经》所谓睢水也。城东、西及南三面临侧获水，故沛郡治，县亦同居矣。城南旧有石桥耗处，积石为梁，高二丈，今荒毁殆尽，亦不具谁所造也。县本萧叔国，宋附庸，楚灭之。《春秋》：宣公十二年，楚伐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抚之，士同挟纩。盖恩使之然矣。萧女聘齐，为顷公之母。郤克所谓萧同叔子也。获水又东历龙城，不知谁所创筑也。获水又东迳同孝山北。山阴有楚

元王冢，上圆下方，累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许步，经十余坟，悉结石也。获水又东，净净沟水注之。水上承梧桐陂，西北流，即刘中书澄之所谓白沟水也。又北入于获，俗名之曰净净沟也。

又东至彭城县北，东入于泗。

获水自净净沟东，迳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详也。盖导育王之遗法，因以名焉。与安陂水合。水上承安陂余波，北迳阿育王寺侧。水上有梁，谓之玄注桥；水旁有石墓，宿经开发，石作工奇，殊为壮构，而不知谁冢，疑即澄之所谓凌冢也。水北流注于获。获水又东迳弥黎城北。刘澄之《永初记》所谓城之西南有弥黎城也。获水于彭城西南，回而北流，迳彭城。城西北旧有楚大夫龚胜宅，即楚老哭胜处也。获水又东转，迳城北而东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开，传言楚元王之孙刘向冢，未详是否。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国也。于春秋为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鱼石。崔子季珪《述初赋》曰：想黄公于邳圯，勤鱼石于彭城[④]，即是县也。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陈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文颖曰：彭城，故东楚也。项羽都焉，谓之西楚。汉祖定天下，以为楚郡，封弟交为楚王，都之。宣帝地节元年，更为彭城郡。王莽更之曰和乐郡也，徐州治。城内有汉司徒袁安、魏中郎将徐庶等数碑，并列植于街右，咸曾为楚相也。大城之内有金城。东北小城，刘公更开广之，皆垒石高四丈，列堑环之。小城西又有一城，是大司马琅邪王所修，因项羽故

台，经始即构，宫观门阁，惟新厥制。义熙十二年。霖雨骤澍，汳水暴长。城遂崩坏。冠军将军，彭城刘公之子也，登更筑之。悉以砖垒，宏壮坚峻，楼橹赫奕，南北所无。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河东薛安都，举城归魏，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阳公孔伯恭援之，邑阁如初，观不异昔。自后毁撤，一时俱尽。间遗工雕镂尚存，龙云逞势，奇为精妙矣。城之东北角，起层楼于其上，号曰彭祖楼。《地理志》曰：彭城县，古彭祖国也。《世本》曰：陆终之子，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长年八百，绵寿永世，于此有冢，盖亦元极之化矣。其楼之侧，襟汳带泗，东北为二水之会也。耸望川原，极目清野，斯为佳处矣。

【注释】

①“徙”字衍。

②这几句文字恐有错误。据全祖望、熊会贞等意见，当作：“应亨吉之符，嘉皇灵之赐。越乃光烈考武王。”

③《疏》此句作“即谋下邑者也。”

④《疏》作“封鱼石于彭城。”

【译文】

阴沟水源出河南郡阳武县的蒗荡渠，

阴沟水的上口在卷县由大河给水，老渠道往东南流经卷县老城南面，又往东流经蒙城北面。据《史记》载，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蒙骜攻占成皋、荥阳，首先设置了三川郡。蒙城大概就是蒙骜修筑的，但不大清楚。老渠道往东流，分为两条，俗称阴沟水。

京相璠认为是从河水分出的济水，也没有细究。这两条支渠都向东穿过济隧，右渠往东南流经阳武城北面，往东南穿过长城，流经安亭北面，又往东北流，与左渠汇合。左渠又东流，穿过长城，流经垣雍城南面。从前晋文公战胜楚国，周襄王在这里慰劳晋军。所以《春秋》记载：甲午年晋文公到了衡雍，在践土修建了王宫。《吕氏春秋》说：在衡雍尊奉周天子。《郡国志》说：卷县有座垣雍城，就是《史记》里所说韩国献给秦国的那座垣雍城。左渠又往东流经开光亭南面，又往东流经清阳亭南面，又东流与右渠汇合。阴沟水又往东南流经封丘县，横穿过济渎，往东南流，到大梁与蒗荡渠汇合。梁沟开凿后，蒗荡渠老渠道实际上兼有阴沟和浚仪水两个名称，因此，《水经》说阴沟水发源于阳武县。阴沟水往东南流经大梁城北面，向左拐弯与梁沟汇合。两条水都往东南流，也都有鸿沟和沙水的名称。那条往东流相汇合的左渠就是汳水，这是这条支流源头部分的异名。因此《水经》说阴沟水源出蒗荡渠。

往东南流，到沛县分出過水，

阴沟水先流入蒗荡渠，最后又从沙水分出，成为過水。過水在扶沟县承接沙水。许慎又说：過水上流接纳了淮阳扶沟县的蒗荡渠，不可能到沛县才成为過水的。《尔雅》说：過水就是洵水。郭景纯说：这是大水溢出而形成的支流。吕忱说：洵水，就是過水。過水流经大扶城西面，此城的东北边，全是袁氏的旧墓，不少墓室都塌陷了，墓碑倾倒了，石羊石虎也破碎断折了，只有司徒袁滂、蜀郡太守袁腾、博平县令袁光的墓碑还在。除此之外，就都不知是谁的墓了。過水又往东南流经阳夏县西面，又往东流经邈城北面，城墙十分坚实，西头有城郭。過水又往东流经大棘城南面，这是过去鄢县的大棘乡。《春秋》：宣公二年(前 607)，宋国华元与郑国公子归生在大棘会战，华元被俘。《左传》说：华元在出阵前杀羊慰劳将士，但没有把羊肉分给他的驾车人。将要开战时，

驾车人羊斟说：过去的羊肉由您支配，今天的事情要由我支配了。就驾车闯入郑军阵中，所以华元被俘。后来这一带被楚庄王所兼并。因而圈称说：大棘是楚国地方，有楚太子建的坟墓及伍员的钓台、池塘，如今都还在。濄水又往东流经安平县老城北面。《陈留风俗传》说：大棘乡就是从前的安平县，人民敦厚愚拙，容易统治。濄水又往东流经鹿邑城北面，人们称虎乡城，是不对的，这就是《春秋》时的鸣鹿。杜预说：陈国武平西南有个鹿邑亭，就指这地方。城南十里有晋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298)立。濄水以北有汉温令许续碑。许续字嗣公，陈国人，被推举为贤良，授官议郎，以后调到温县当县令。墓碑是延熹年间(158～167)所立。濄水又往东流经武平县老城北面，城西南面约七里有汉尚书令虞诩碑，碑上题字是：虞君之碑。虞君名诩，字定安，是虞仲的后代，当过朝歌令和武都太守。碑上文字残缺很多，不能辨认了。按范晔的《汉书》：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祖父在县里当狱吏，管理犯人较为宽厚。他曾说：于公当里门的小吏，但他的儿子却做丞相；我虽比不上于公，但子孙未必不当九卿，因此给虞诩取字叫升卿。定安是他的小名。魏武王最初被封在这里，最后，又以武平、华夏作为他的封地。濄水又往东流经广乡城北面。圈称说：襄邑有个蛇丘亭，就是过去的广乡，后来改称广世。后汉顺帝阳嘉四年(135)，将这地方封给侍中挚填，立为侯国，就是广乡。濄水又往东流经苦县西南，分为两条水，支流向东北流，在赖城流入山谷，称为死濄。濄水又向东南拐弯，流经苦县老城南面。《郡国志》说：这里就是春秋时的相，王莽改名为赖陵。苦县老城四面的城门，修筑了几条宽阔的驰道，东面从赖乡开始；南面从南门穿过濄水，直通故台，故台西面朝向南门。另一条大道直通向广乡道西门的驰道。西边通到武平北门的驰道，直达北台。濄水又向东北拐弯，流到赖乡西面，谷水注入。谷水的上口承接襄邑县东面的涣水，向东流经承匡城东面。《春秋经》记载：夏天，叔

仲、彭生在承匡会见了晋国郤缺。《左传》说：商量对付投靠楚国的诸侯。京相璠说：今天，在陈留襄邑西面三十里有旧时的承匡城。谷水又往东南流经巳吾县老城西面。《陈留风俗传》说：巳吾县从前属于宋国，兼有陈、楚的部分土地，是过去梁国的宁陵县种龙乡。成帝、哀帝时这里的居民发展到八九千户，于是当地的士族、官吏要求设县。永元十一年(99)，陈王封地被削，十二年(100)自鄢划出大赖乡、直阳乡隶属于该县，取了个美名叫巳吾。这里还有陈、楚两地的旧习俗。谷水又往东流经柘县老城东面，据《地理志》，这是淮阳的属县。城内有柘县县令许君撰写的《清德颂碑》，别的石碑都破碎了，碑文也已模糊不清，只有此文的碑刻还看得出。城西南约一里左右，有汉阳台令许叔种碑，是光和年间(178～184)所立；又有汉故乐成陵令太尉掾许婴碑。许婴，字虞卿，是司隶校尉的儿子。碑是建宁元年(168)所立。其余的石碑，文字都剥蚀不清，无可辨认了，看来应当也是像司隶等差不多的碑。谷水又往东流经苦县老城中，水大泛滥时，就流遍四周的护城河；水小时，就只有一水独流了。谷水又往东流经赖乡城南面。这座城非常坚实，东北隅有台，显得较高。民间以为此台在谷水北面，因此又称此城为谷阳台，其实是不对的。谷水在这里东流注入涡水。涡水又往北流经老子庙东面，庙前有两块石碑，在南门外。汉桓帝派遣宦官管霸去祭祀老子，命陈国丞相边韶撰写碑文。碑的北面有两座很整齐的石阙，石阙南侧，是魏文帝黄初三年(222)经过谯县时刻的，石阙北边东侧，有孔子庙，庙前有一块石碑，石碑朝西，是陈国丞相鲁国的孔畴在建和三年(149)所立。北面就是老君庙，庙东的院子里有九口井。又往北，在涡水的旁边又有李母庙，在老子庙的北边，庙前有李母墓，墓的东边有块石碑，是永兴元年(153)谯县令长沙王阜所立。碑文说：老子生在曲水、涡水之间。涡水又向东拐弯，流经相县老城南面，此城虽很小却很坚固，边韶撰的《老子碑》说：老子是楚国相

县人。相县虚空荒凉，今天属于苦县，老城至今还在，在赖乡的东边，濄水流过城南。说的可能就是此城，但却没有城郭了。濄水又往东流经谯县老城北面。《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前638），楚国成得臣率领军队讨伐陈国，结果攻取了谯，在顿筑城，然后还师。王莽时叫延成亭，魏时设立了谯郡，是沇州的治所。沙水从南面分支流出，往北流经谯城西面，往北注入濄水。濄水四面环绕城边，城南有曹嵩墓，墓北有一块石碑，碑北有一座庙堂，今天在遗址上还能看到石柱和石础。庙北有两座石阙，互相对峙，高一丈六尺，顶椽、斗栱及立柱都雕刻着云纹，上面的围屏已经破碎，石阙北边有一块圭形碑，碑上题着：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160）立。碑的背面又刻着诏书，两面碑文相同。石碑东西两边，相对立着两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雕粗糙拙劣，比不上光武帝墓道上的石像石马。附近有曹腾兄墓，墓东有石碑，题着：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166）卒。而未刻立碑年月。墓北有他的长子曹炽的墓，墓东有石碑，题着：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曹君历任大中大夫、司马、长史、侍中等职，调任长水，三十九岁死，熹平六年（177）造。曹炽弟曹胤的墓也在这里。墓东有碑，题着：汉谒者曹君之墓，熹平六年（177）立。城东有曹太祖的故居，故居背靠城墙，面对民房，旁边是城壕，面临流水。《魏书》说：太祖当过议郎，后因病辞官还乡，在城外建了房屋，春夏研读诗书经传，秋冬到郊外射猎娱乐。文帝于汉中平四年（187）出生在这里，当时天上青云像车盖一样笼罩着，到天晚才散去，指的就是此处。后来文帝在延康元年（220）驾临谯县，大摆筵席宴请乡里父老，并在故居设立祭坛，坛前立碑，碑题叫大飨之碑。碑的东北面、濄水南面，有谯定王司马士会墓。墓前有块石碑，是晋永嘉三年（309）所立，碑南约二百来步。有两根石柱，高一丈多，下半部有成束的竹子互相交叉的花纹，雕刻非常精致。石碑上写着：晋朝前使者持节散骑常侍都督

扬州、江州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谯定王，河内郡温县司马公墓之墓道。濄水又往东流经朱龟墓北面，往东南流。墓南靠近道路，有块石碑，碑上题着：汉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朱龟字伯灵，光和六年(183)死于在任期间，旧属别驾从事史、右北平无终县年化，中平二年(185)造。碑的背面刻着旧时属吏的姓名，都是蓟、涿及上谷、北平等地人。濄水往东南流经层丘北面，丘岗特别秀美，巍然独立，这是从前军营所在的地方。濄水又往东南流经城父县老城北面，沙水的支流在这里注入濄水。此水上流在思善县承接沙水，世人称为章水，因此有章头的地名。章水往东北流经城父县老城西面，靠着城旁往东北流入濄水。濄水又往东流经下城父北面。《郡国志》说：山桑县有个村子叫下城父聚。濄水又拐弯流经村东的郎山西面，又往东南拐弯流经郎山南面，山东有个垂惠聚，人们称为礼城。袁山松《郡国志》说：山桑县有垂惠聚，指的就是此城。濄水又往东南流经濄阳城北面，城濒濄水，魏太和年间(477～499)是濄州的治所，派盖表任刺史。后来废州立郡，有濄水天险为屏护。濄水又往东南流经龙亢县老城南面，汉建武十三年(37)，光武帝把这地方封给傅昌，立为侯国。所以俗语说：沛国龙亢到山桑。濄水又拐弯向南流出石桥，石桥已毁，崩塌下来的石块堆积在两岸，高达二丈，水从其间流过。又往东南流经荆山北，往东流去。

又往东南流，到下邳郡淮陵县，注入淮水。

濄水又东流，在左边与北肥水汇合。北肥水发源于山桑县西北的大泽，往东南流，左右两边引来了好几条细流，这些水源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汇聚于一水。北肥水往东南流经山桑邑南面，俗称北平城。从前文钦受封为山桑侯，食邑大概就在这里。城东南有一块石碑，碑文已经完全剥蚀得无法辨认了，只有石碑背面所刻的属吏姓名还能看清：熹平元年(172)义士门生沛国萧县刘定兴立。北肥水又往东流经山桑县老城南面，俗称都亭，这是

不对的。今天城内东侧小山岗上还有一座亭子高高地矗立着，山岗很高峻，不是一般大台所能相比。《十三州志》说：城内有座山，山上的亭子旁有桑树，因此取名山桑县。外城东有文穆墓碑，大意说：文穆祖上三代都官至二千石。文穆初任郡户曹史，召试为博士、太常丞，因懂得气象变化的规律，升任侍中、右中郎将，调任九江、彭城、陈留三郡太守，光和年间(178～184)亡故。属吏涿郡太守彭城吕虔等人立碑。北肥水又往东流，积聚成陂塘，叫做瑕陂。塘水又往东南流经瑕城南面。《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前575)，楚军回返到瑕，就指此城。所以京相璠说：瑕是楚国的地方。北肥水又往东南流经向县老城南面。《地理志》说：向县是从前的向国。《世本》说：许、州、向、申，都姓姜，是炎帝的后代。京相璠说：向是沛国的一个县，今天并入谯国龙亢县了。杜预说：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37)，将向城改封给富波侯王霸，立为侯国，就是此城。俗称圆城，不对。北肥水又向东南流经义成南面，人们称楮城，也是不对的。北肥水又往东注入濄水，濄水又往东注入淮水。《水经》说濄水到下邳淮陵县注入淮水，是搞错了。

汳水从浚仪县北边阴沟流出，

阴沟就是蒗蕩渠，有的说汳水接纳了旃然水，又说丹水、沁水乱流，在武德横穿河水，向南流入荥阳与汳水汇合，因此汳水又兼有丹水的名称。后来，河水、济水断流，汳水就承接旃然水往东流。自从王贲引水淹大梁城后，汳水就从县南流出，而不经县北。夏天洪水泛滥时，这条河就和老渠道相通，老渠道就是阴沟，在大梁北又叫浚水。因此圈称著的《陈留风俗传》说：浚水流经大梁北。又往东流，汳水就从这里流出。所以《水经》说：汳水是从浚仪县北面的阴沟流出的。汳水往东流经仓垣城南面，这就是浚仪县的仓垣亭。此城面临汳水，陈留丞相毕邈的治所就在这里。当时，征东将军荀晞往西边走，毕邈逃回京城，荀晞派司马东莱

王赞代为据守仓垣，并断绝了陈留运粮的水路。汳水又往东流经陈留县的饼乡亭北面。《陈留风俗传》提到陈留县有饼乡亭，就是这个亭。汳水又流经小黄县老城南，《神仙传》说：灵寿光，扶风人，死于江陵胡罔家，胡罔把他安葬了。过了一百多天，却有人在小黄县看见灵寿光，就写信告诉胡罔。胡罔掘开坟墓一看，只留下一双鞋子。汳水又往东流经鸣雁亭南面。《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前 575），卫侯讨伐郑国，到了鸣雁。杜预《释地》说：鸣雁亭在雍丘县西北，现在民间还称作白雁亭。汳水又往东流经雍丘县老城北面，又流经阳乐城南面。《西征记》说：阳乐城在汳水北面一里，城周长五里，在雍丘县边界。汳水又东流，有一条老渠道从这里分出，南通睢水，叫作董生决。有人说董氏作乱时，引汳水南流与睢水相通，水就因此得名。今天已无水了。汳水又东流，有支流分出，分水口俗名叫落架口。《西征记》说：落架是水名。《续述征记》说：在董生决下流二里。汳水又流经外黄县南面，又往东流经莠仓城北面。《续述征记》说：莠仓城离大游墓二十里。又往东流经大齐城南面。《陈留风俗传》说：外黄县有个大齐亭。又往东流经科城北面。《陈留风俗传》说：县里有个科禀亭，那么这就是科禀亭了。汳水又往东流经小齐城南面。汳水又往南流经利望亭南面。《风俗传》说：这就是过去的成安。《地理志》说，这是陈留的一个县名，汉武帝把这地方封给韩延年，立为侯国。汳水又东流，龙门老河道在这里流出，河道以前与睢水相通，因此《西征记》说：龙门，是水名。龙门北面有个土台，高三丈余，顶上面积数十步见方。汳水又往东流经济阳考城县老城南面，这一段叫菑获渠。考城县是周朝时的采邑，春秋时叫戴国。《左传》：隐公十年（前 713）秋，宋、卫、蔡三国讨伐戴国，指的就是这里。汉高帝十一年（前 196）秋，将这地方封给彭祖，立为侯国。《陈留风俗传》说：这是秦时的榖县。后来汉兵起事，遭到战祸，县里连年灾荒，因而改名为菑县；王莽时又改名嘉榖。章帝东巡时经过此县，

下诏说：陈留菑县，县名不好，高祖讨厌柏人这县名太恶劣，世宗（武帝）改闻喜、获嘉的县名，以纪念吉庆的喜事。为感激先皇英灵的眷顾，把荣耀归于历代武功显赫的先皇，特此把菑县改为考城。这条渠道大概是因菑县而得名的。汳水又往东流经宁陵县沙阳亭北面，这就是从前的沙随国。《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前575）秋天，在沙随会合，谋划讨伐郑国。杜预《释地》说：在梁国宁陵县北面有沙阳亭，民间称为堂城，是不对的。汳水又往东流经黄蒿坞北面。《续述征记》说：堂城到黄蒿二十里。汳水又往东流经斜城下。《续述征记》说：黄蒿到斜城五里。《陈留风俗传》说：考城县有科亭。汳水又往东流经周坞旁。《续述征记》说：周坞在斜城东边三里。晋朝义熙年间（405～418），刘裕派遣周超之从彭城沿着汳水老渠道，砍树开路七百多里，开通了水路，船只停泊在这里，因此这个船坞留下了周坞的名称。汳水又往东流经葛城北面，葛城是过去葛伯的封国。孟子说：葛伯不祭祀。汤问道：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回答说：没有供品可以祭祀。汤给葛伯送去供品，葛伯又不祭祀。汤又问他。葛伯回答说：没有牛羊供祭。汤又送给他牛羊，葛伯还是不祭祀。汤又问他。葛伯答道：没有谷物供祭。汤就派了亳的民众去为他耕种，让老弱的人去送饭。葛伯又领了一批人去夺取饭食，不肯给他的人，就把他们杀掉。于是汤才出兵伐葛。葛在六国时属于魏国。魏安釐王把这地方封给公子无忌，号为信陵君，封地在葛乡，就是这个葛城，位于宁陵县西边四十里。汳水又往东流经神坑坞，又往东流经夏侯长坞。《续述征记》说：从夏侯坞到周坞，相距五里。汳水又往东流经梁国睢阳县旧城北面，然后又往东流经襄乡坞南面。《续述征记》说：襄乡坞西距夏侯坞二十里；向东一里就是襄乡塔。汳水流经塔南，这座塔是汉朝熹平年间（172～178）某君所建。某君死后被葬在这里，他的弟弟刻石立碑，表彰他的功德。墓道前有狮子、天鹿，用砖砌筑了百达柱八处，现在大多荒废颓败，崩塌毁坏得差

不多了。

又往东流，到梁郡蒙县分出获水，主流往南流入睢阳城中。

汳水又往东流经贳城南面，此城俗称薄城，是不对的。阚骃《十三州志》说是贳城，位于蒙县西北。《春秋》：僖公二年（前658），齐侯、宋公、江、黄在贯会盟。杜预却说是贳，他说：贳、贯两字字形相似，容易混淆。贯在齐，指的是贯泽，他说得很对，所以不是指这里。现在，这一带没有别的城，在蒙西北，只有这座城。考查文献，与实地核对，这里指的是贳邑已经十分清楚，可见不是指亳城了。汳水又往东流经蒙县老城北面，俗称小蒙城。按《西征记》：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就是庄周的家乡，他曾当过蒙的漆园吏。郭景纯所说的漆园有个高傲的小吏就指他。他为悼念惠施之死，在此城闭门不出。汳水从县南流出来，今天已没有水了。只有睢阳城南边有一条小水流，往南流入睢水。城南二里有汉太傅掾桥载墓碑，桥载字元宾，梁国睢阳人，睢阳公子于熹平五年（176）立。城东百步有石室，门口刻着几个大字：汉鸿胪桥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却没有石碑，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的。汳水又往东流经大蒙城北面。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有两个蒙城，这里也许就是蒙亳了，而所谓景薄则是北亳。椒举说：商汤曾在景亳发布诏令。阚骃说：景亳是商的都城。亳原本是帝喾的故都，在《禹贡》所载豫州境内的河水与洛水之间，就是今天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的尸乡亭。皇甫谧以为考证起史实来，学者都常常弄错。例如孟子说，汤住在亳，与葛相邻，那么亳与葛就是近邻了。汤的领地七十里，葛的爵位又不过是伯，封地有限，而宁陵与偃师相距却远达八百里，不可能让儿童送饭、青壮年替他们耕田的。现在梁国有两个叫亳的地方，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而不是偃师。古文《仲虺之诰》说：因为葛伯杀人夺取饭食，于是征伐就从葛开始。这是孟子的说法。崔骃说：汤墓在济阴薄县北面。《皇览》说：薄城城北以东三里，平地上有汤墓，墓呈方形，每边各

长十步，高七尺，墓顶平。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大司空史郤长卿巡视水灾，也去视察了汤墓。汉朝时属于扶风；现在征县回渠亭还有汤池，就是征陌。但没有亲眼看到，难以知道详情。按《秦宁公本纪》说：二年(前714)伐汤，三年(前713)与亳打仗，亳王逃到戎国，就灭了汤。那么周桓王时也有个亳王名汤，被秦所灭的了。这是西戎一个小国的国王，死后葬于征，并不是殷汤。刘向说：殷汤没有葬处使人怀疑。杜预说：梁国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汤墓，西边还有箕子墓。现在城中有一座方形古墓，可能就是杜元凯所说的汤墓了，但人们却叫王子乔墓。墓旁有碑，题着：仙人王子乔，碑文说：王子乔是上古时代的真人，只听说他成了仙，但不知生在哪个朝代。问了许多道家，有人说他生于颍川，有人说他生于蒙。初时修建此城时，就已有了这座坟墓了，据古人相传，说是王氏墓。到永和元年(345)冬十二月，正值祭祖的日子，夜里坟上有哭声，哭得很悲哀，住在旁边的王伯觉得很奇怪，明日去祭祀时仔细地察看。当时天下大雪，没有人行走，在祭祀处只看到大鸟的足迹，邻近的人都认为这是神灵留下的，以后有人戴着一顶大帽，穿着红袍，手持竹杖站在墓前，对着砍柴的孩子伊永昌说：我是王子乔，你不可砍我坟上的树呀。说完忽然不见。当时的县令泰山万熹，考究了先前老人的话，又看到有神灵显应的吉兆，于是修建了灵庙，使神灵可以在此止息。于是喜欢学道的人纷纷从远方而来，有的弹琴歌颂太一，有的沉思冥想，神游于奇幻的丹丘仙境，知道这神圣的墓地，葬的实在就是真人的祖先。延熹八年(165)秋八月，皇帝派遣了使者来以牛羊献祭，怀着敬畏的心情，祭礼非常庄严肃穆。宰相东莱王璋，字伯仪，以为神灵和圣人所出的地方，必须有铭刻加以表彰，于是就和长史边乾遂一同树碑立石，来颂扬仙人的事迹。读这篇碑文，内容似乎也并不怎么深刻，但我既然亲目所睹，也不能不记录下来，留作参考罢了。

获水在梁郡蒙县以北由汳水分出，

《汉书·地理志》说：获水上流承接甾获渠，又兼有丹水之称。又说，《竹书纪年》说：宋国在丹水上杀了它的大夫皇瑗。又说，宋国发大水，使丹水壅塞不通，丹水大概就是汳水的异名。获水从蒙县向东流出，水南有汉故绎幕令匡碑。匡字公辅，是鲁府君的小儿子。墓碑上的字迹已破损剥落，不能辨识，看不出立碑的年月了。获水又往东流经长乐固以北、巳氏县以南，往东南流经蒙泽。《十三州志》说：蒙泽在县东，《春秋》：庄公十二年（前682），宋万与闵公赌博时相争，在蒙泽杀了闵公。获水又往东流经虞县老城北面，虞县是古时的虞国。从前夏朝少康逃奔到虞氏那里，做了管理膳食的小官，于是虞思把两位姓姚的女子嫁给他做妻子。这就是王莽时的陈定亭。城东有汉司徒盛允碑。盛允字伯世，梁国虞人。他的祖上姓奭，到了汉朝中期，为避孝元皇帝讳，改姓盛。盛氏世代继承祖上的美德，到了盛允，被举荐为孝廉，授官为郎，历任司空、司徒。墓碑立于延熹年间（158～166），墓地还建有一座石庙，庙宇已经倒塌了，但庙基还可以找到。获水又往东南流经空桐泽北面，空桐泽座落在虞城东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冬天，宋景公在空泽游览，辛巳，在连中逝世。大尹、左师组织了空泽的千名甲士，将景公的灵柩从空桐护送到沃宫。获水又往东流经龙谯固，又往东与黄水口汇合，黄水上流承接黄陂，注入获水。获水又往东流入栎林，世人称为九里柞。获水又往东南流经下邑县老城北面，楚考烈王灭了鲁国，顷公逃走，迁居到下邑。楚、汉彭城之战时，吕后的哥哥吕泽，把军队驻扎在下邑，高祖战败退回，来到吕泽的军中。张子房首创捐地的策略，招收了垓下的军队，陆机所谓就在下邑谋划，就指这件事。下邑，王莽改名为下治。获水又往东流经砀县老城北。应劭说：砀县东面有座砀山，出产纹石，秦朝时设立了砀郡，这是以山来命名的，就是王莽时的节砀县。山上有梁孝王墓。这座坟

墓，开山凿石作为棺椁和墓室。走一里路，才到墓室里。那地方有积水，深数尺，水中有大鲤鱼。民众都说这里有神明，不敢触犯他。到这里来的人都要斋戒沐浴才敢进来，如果不举行斋戒，一到这里就有野兽出来咬他的脚，这野兽不易看见，有些人偶然看见，都说形状像狗，也不知究竟怎样。山上有梁孝王祠。获水又往东流，穀水注入，穀水上流承接砀陂，陂中有座香城，此城四面环水，陂塘接纳了各条散流的水，有零水、瀤水、清水，积聚成深潭，叫做砀水。赵国有个人名叫琴高，因擅长鼓琴，成为康王的门客，他掌握了仙人彭祖、涓子的仙术，在砀郡漫游了二百余年，后来要潜入砀水中取龙子，与弟子们约定说：大家都洁身斋戒，设立屋祠，在水旁等待。不久，他果然乘坐红鲤鱼从水中出来，进入祠中坐着。砀郡一带约有上万人来观看，他在祠中逗留了一个多月，后又重新潜入水中。陂水东流，称为穀水，往东流经安山北面，安山就是砀北山。山上有陈胜墓。秦朝末年大乱，陈胜最先起兵伐秦，结果却战败身死，葬于砀县，谥号称隐王。穀水又往东北流，最后注入获水。获水又往东流经蓝田乡的城郭，又往东流经梁国杼秋县老城南面，这就是王莽时的予秋。获水又往东流经洪沟，往东流去。洪沟南北各有一条，沟的上端与获水相对，人们叫它鸿沟，其实不是。《春秋》：昭公八年（前534）秋天，在红打猎。杜预说：沛国萧县西有红亭，就是《地理志》上说的虹县。景帝三年（前154），把这地方封给楚元王的儿子富，立为侯国，王莽时叫贡。大概沟名因音同而误，这并不是楚、汉分界的鸿沟。

又往东流过萧县南面，睢水往北流注入。

萧县南面对山，人们叫萧城南山。戴延之称它同孝山，说是以汉阳城侯刘德居住的乡里名来取山名的。刘澄之说：县南有冒山。不知道谁的说法对。山里有箕谷，谷水往北流注入获水，人们叫它西流水，说此水的上流承接梧桐陂，因陂水向西流而得名。我曾经途经萧邑，城的右面只有这条水向北注入获水，再没

有其他的水了，推想起来就是《水经》里所说的睢水。萧城东、西、南三面濒临获水，旧时的沛郡治所及县治都同在此城。城南从前有一座石桥，用石块垒砌而成，高二丈，也未署建造者的名字，现在已荒废毁坏得差不多了。萧县原来是萧叔国，是宋国的附庸，被楚国所灭。《春秋》：宣公十二年（前 597），楚国征伐萧国，萧国被击溃，申公巫臣说：战士大多衣单身寒，请君王巡视三军，抚慰将士，他们就像穿上棉衣一样温暖了。这是统帅施恩于部下的结果。萧女嫁往齐国，后来成为顷公的母亲，就是郤克所说的萧同叔子。获水又往东流经龙城，这座城不知是谁首先修筑的。获水又往东流经同孝山北面，山的北麓有楚元王墓，上圆下方，用石块垒砌而成，高十余丈，宽约百来步，南北向并列有十几座坟墓，都是石块垒结的。获水又东流，净净沟水注入，沟水上流承接梧桐陂，往西北流，就是中书刘澄之所说的白沟水，又往北注入获水，俗名净净沟。

又往东流到彭城县北面，往东注入泗水。

获水从净净沟往东流经阿育王寺北面，有人说这座寺院是楚王英建造的，但不很清楚。因为寺里倡导阿育王的遗法因而得名。获水与安陂水汇合。安陂水上流承接安陂的余水，往北流经阿育王寺旁。水上有一座桥，叫做玄注桥，岸边有一座石墓，早年被开掘过，墓石雕砌得很精致奇巧，是一座十分壮观的建筑，但不知是谁的坟墓，也许就是刘澄之所说的凌冢吧。安陂水往北流，注入获水。获水又往东流经弥黎城北面，刘澄之《永初记》提到，城的西南有弥黎城。获水在彭城西南转弯往北流，经过彭城，城西北从前有楚大夫龚胜故居，就是楚国老父哭吊龚胜的地方。获水又向东转，流经城北，向东注入泗水。城北三里有座石墓被掘过，传说是楚元王孙刘向墓，不知是否确实。彭城就是殷大夫老彭的封国。春秋时是宋国的地方。楚国征伐宋国，兼并了此城，把它封给鱼石。崔季珪《述初赋》说：在下邳圯桥怀想黄石公，把

彭城封给鱼石。指的就是这个县城。孟康说:过去称江陵为南楚,陈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文颖说:彭城,过去属东楚。项羽在这里建都后称为西楚。汉高祖平定天下,把这里立为楚郡,封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建都彭城。宣帝地节元年(前69),改为彭城郡,王莽时又改名为和乐郡,是徐州的治所。城内有汉朝司徒袁安、魏中郎将徐庶等几座石碑,在街道的右面排成一行,他们都曾当过楚国的丞相。大城里有一座金城,东北面有一座小城,刘公改建扩大了范围,城墙都用石块垒砌,高四丈,周围城濠环绕。小城西面又有一座城,是大司马琅邪王所修建,此城利用从前项羽的老台经营构筑,建造了宫殿和门阁,重新恢复建筑的规模。义熙十二年(46),忽然下了一场大雨,汳水暴涨,城也崩塌毁坏了。冠军将军是彭城刘公的儿子,又重新修筑了城墙。新修的城墙全都用砖垒砌,宏伟壮观,十分坚固,城头的瞭望台瑰丽堂皇,无论南方北方都没有看到过。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河东薛安都,率全城军民归降于魏,魏派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阳公孔伯恭援助他,全城完好无损,和先前一样壮丽。但以后却被拆毁,昔日的雄姿,也一旦化为乌有,只有局部地方留下一些精致的雕刻,龙腾云飞气势不凡,真雕得十分精妙。东北角城上建造了一座城楼,叫彭祖楼。《地理志》说:彭城县就是古时彭祖的封国。《世本》说:陆终的第三个儿子名叫篯,就是彭祖。他之所以被称为彭祖,是因为封于彭城的缘故。楼下是彭祖墓。彭祖活到八百岁,是极长寿的了,但这里有他的坟墓,大概也是无穷天地间的一种物化现象。汳水和泗水流过彭祖楼旁,楼的东北面,就是这两条水的汇流处。登楼眺望,蜿蜒的川流,坦荡的原野一望无际,是一个登高揽胜的好地方。

水经注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题解】

卷二十四记载了三条河流。睢水是淮河的支流，瓠子河和汶水则是古代济水的支流。但在这一带，许多河流是互相沟通的，卷八《济水》经文“又东南过徐县北”下注文记。“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

这里的“偃王”指徐偃王，传说是徐戎的始祖，时当西周。说明早在西周，这一带的水道已有运河互相沟通，这些运河虽然长度不大，但比一般据《左传》哀公九年(前486)记载的“吴城邗，沟通江淮”，即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要早得多。所以《济水》篇的“通沟陈、蔡之间”，可以认为是世界上有史记载的最早运河。由于黄河的多次决口、泛滥和改道，济水早已不复存在，古代鸿沟水系及其附近河流都有很大的变化，从卷二十一《汝水》起直到本卷的所有河流，有的现在已无此河名，有的河名虽存，但河道与《水经注》记载的已有很大变化。

睢水今称濉河，但河道已有很大变化。仅在《水经》与《水经注》二书的三百年之间，变化也已不小。《水经》说：“(睢水)又东过

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于陂。”但注文却说：“睢水又左合白沟水，水上承梧桐陂，陂侧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迳相城东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则北流入于陂，陂溢则西北注于睢。”这里经文和注文的差别，不一定是经文的错误，很可能是河流和水文的变化。《水经注》记载的睢水，最后是“东南流入于泗，谓之睢口。”但现在的濉河，包括南面的新濉河，都从泗洪县注入洪泽湖。

瓠子河原是古代在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南)从黄河分出的一条小河，循黄河往南东流，经今山东省梁山北折，注入济水。汉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口，河水借瓠子河河道东流，进入巨野泽，造成淮水、泗水一带的连年灾难。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现场，调集兵卒数万人堵黄河入瓠子口。汉武帝在工地所作《瓠子之歌》二首，收入于注文之中。黄河纳入故道后，瓠子河逐渐枯竭，以后就不复存在。

汶水在《水经》和《水经注》中各有两条，这一条是古代济水的支流，另一条收入于卷二十六，在今山东半岛，是潍水的支流。此汶水，经文说“入于济”，注文说“汶水又西流入济”。所以在古代确系济水支流，济水湮废后，水道有很大变化。现在，汶水称为大汶河，其下流分成两条，北支叫大清河，经东平湖注入黄河；南支从南旺镇附近注入运河，但1960年已筑坝堵塞。所以大汶河目前已成为一条黄河水系的河流。

《水经注》记载的今山东省境内诸水，包括本卷及卷二十四、二十六在内，河流多而变迁大，读者需要古今对照。除前面已经介绍的各种地图集外，《中国地理丛书》的《山东省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水文》一章叙述较详，可以参阅。

【原文】

睢水出梁郡鄢县，

睢水出陈留县西蒗荡渠，东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

受陈留浚仪狼汤水也。《经》言出鄢，非矣。又东迳高阳故亭北。俗谓之陈留北城，非也。苏林曰：高阳者，陈留北县也。按在留，故乡聚名也。有汉广野君庙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余徽于千载，遵茂美于绝代，命县人长照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略云：辍洗分餐，谘谋帝猷，陈郑有涿鹿之功，海岱无牧野之战，大康华夏，绥静黎物，生民以来，功盛莫崇。今故宇无闻，而单碑介立矣。《陈留风俗传》曰：郦氏居于高阳，沛公攻陈留县，郦食其有功，封高阳侯。有郦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将军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陈留徙涿。县有鉼亭、鉼乡。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为侯国也。睢水又东迳雍丘县故城北。县，旧杞国也。殷汤、周武以封夏后，继禹之嗣。楚灭杞，秦以为县。圈称曰：县有五陵之名[①]，故以氏县矣。城内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辍。秦始皇因筑其表为大城，而以县焉。睢水又东，水积成湖，俗谓之白羊陂。陂方四十里，右则奸梁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东北迳雍丘城北，又东分为两渎，谓之双沟，俱入白羊陂。陂水东合洛架口，水上承汳水，谓之洛架水，东南流入于睢水。睢水又东迳襄邑县故城北，又东迳雍丘城北。睢水又东迳宁陵县故城南，故葛伯国也，王莽改曰康善矣。历鄢县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经》有出鄢之文。城东七里水次，有单父令杨彦、尚书郎杨禅，字文节，兄弟二碑，汉光和中立也。

东过睢阳县南，

睢水又东迳横城北。《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乐大心御华向于横。杜预曰：梁国睢阳县南有横亭。今在睢阳县西南，世谓之光城，盖光、横声相近，习传之非也。睢水又迳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四年，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东迳高乡亭北，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昔宋元君梦江使乘辎车，被绣衣，而谒于元君。元君感卫平之言，而求之于泉阳，男子余且献神龟于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为砀郡。汉高祖尝以沛公为砀郡长，天下既定，五年为梁国。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太后之爱子、景帝宠弟也。是以警卫貂侍，饰同天子，藏珍积宝，多拟京师，招延豪杰，士咸归之，长卿之徒，免官来游。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观，台苑屏榭，势并皇居，其所经构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阳曲》，创传由此始也。城西门即寇先鼓琴处也。先好钓，居睢水旁。宋景公问道，不告，杀之。后十年，止此门，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门曰卢门也。《春秋》：华氏居卢门里叛。杜预曰：卢门，宋城南门也。司马彪《郡国志》曰：睢阳县有卢门亭。城内有高台，甚秀广，巍然介立，超焉独上，谓之蠡台，亦曰升台焉。当昔全盛之时，故与云霞竞远矣。《续述征记》曰：回道似蠡，故谓之蠡台，非也。余按《阙子》，称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对曰：臣

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矢逾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余势逸劲，犹饮羽于石梁。然则蠡台即是虎圈台也，盖宋世牢虎所在矣。晋太和中，大司马桓温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开石门。鲜卑坚戍此台，真顿甲坚城之下，不果而还。蠡台如西，又有一台，俗谓之女郎台。台之西北城中，有凉马台。台东有曲池，池北列两钓台，水周六七百步。蠡台直东，又有一台，世谓之雀台也。城内东西道，北有晋梁王妃王氏陵表，并列二碑，碑云：妃讳粲，字女仪，东莱曲城人也。齐北海府君之孙，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嫔于司马氏，泰始二年妃于国。太康五年薨。营陵于新蒙之[②]，太康九年立。碑东即梁王之吹台也。基陛阶础尚在，今建追明寺，故宫东，即安梁之旧地也。齐周五六百步，水列钓台。池东又一台，世谓之清泠台。北城凭隅，又结一池台。晋灼曰：或说平台在城中东北角，亦或言兔园在平台侧。如淳曰：平台，离宫所在。今城东二十里有台，宽广而不甚极高，俗谓之平台。余按《汉书·梁孝王传》称：王以功亲为大国，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复道自宫东出杨之门左。阳门，即睢阳东门也。连属于平台则近矣，属之城隅则不能，是知平台不在城中也。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故齐随郡王《山居序》所谓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

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谢氏《赋雪》亦曰：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今也歌堂沦宇，律管埋音，孤基块立，无复曩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孟德亲酹处。操本微素，尝候于玄。玄曰：天下将乱，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后经玄墓，祭云：操以顽质，见纳君子，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约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言，非至亲笃好，胡肯为此辞哉？凄怆致祭，以申宿怀。冢列数碑，一是汉朝群儒、英才、哲士，感桥氏德行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后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列、廷尉河南吴整等，以为至德在己，扬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陇西枹罕北次阳砀守长骘为左尉汉阳豲道赵冯孝高，以桥公尝牧凉州，感三纲之义，慕将顺之节，以为公之勋美，宜宣旧邦，乃树碑颂，以昭令德。光和七年，主记掾李友，字仲僚，作碑文。碑阴有《右鼎文》，建宁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宁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铭文曰：故臣门人，相与述公之行，咨度体则，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钺，书于碑阴，以昭光懿。又有《钺文》称，是用镂石假象，作兹征钺、军鼓，陈之于东阶，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勋焉。庙南列二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皆高大，亦不甚凋毁。惟庙颓构，粗传遗墉，石鼓仍存，

钺今不知所在。睢水于城之阳，积而为逢洪陂。陂之西南有陂，又东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会睢，谓之明水，绝睢注涣。睢水又东南流，历于竹圃。水次绿竹荫渚，菁菁实望，世人言梁王竹园也。睢水又东迳榖熟县故城北。睢水又东，蕲水出焉。睢水又东迳粟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国也。王莽曰成富。睢水又东，迳太丘县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汉武帝元朔三年，封鲁恭王子节侯刘政为侯国。汉明帝更从今名。《列仙传》曰：仙人文宾，邑人，卖靴履为业。以正月朔日会故妪于乡亭西社，教令服食不老，即此处矣。睢水又东迳芒县故城北。汉高帝六年，封彨跖为侯国，王莽之传治。世祖改曰临睢。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从事皇毓碑，殒身州牧阴君之罪，时年二十五。临睢长平舆李君，二千石丞纶氏夏文则高其行而悼其殒，州国咨嗟，旌闾表墓，昭叙令德，式示后人。城内有临睢长左冯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迁广汉属国都尉，吏民思德。县人公府掾陈盛孙，郎中儿定兴、刘伯鄺等，共立石表政，以刊远绩。县北与砀县分水。有砀山。芒、砀二县之间，山泽深固，多怀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并隐砀山得道。汉高祖隐之，吕后望气知之，即于是处也。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贤人隐？师曰：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贤人隐矣。

又东过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于陂。

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

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汉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睢水东迳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伏波将军马援墓。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焚死处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郑浑为沛郡太守，于萧、相二县兴陂堰，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睢水又左合白沟水，水上承梧桐陂，陂则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迳相城东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则北流入于陂，陂溢则西北注于睢。出入回环，更相通注，故《经》有入陂之文。睢水又东迳彭城郡之灵壁东，东南流。《汉书》，项羽败汉王于灵壁东，即此处也。又云：东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国相界。未详。睢水迳穀熟，两分睢水而为蕲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谓兼称，穀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穀水即睢水也。又云：汉军之败也，睢水为之不流。睢水又东南迳竹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笃亭也。李奇曰：今竹邑县也。睢水又东与泮湖水合。水上承甾丘县之渒陂，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里，东至朝解亭，西届彭城甾丘县之故城东。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又东，睢水南，八丈故沟水注之。水上承蕲水而北会睢水，又东迳符离县故城北。汉武帝元狩四年，封路博德为侯国，王莽之符合也。睢水又东，迳临淮郡之取虑县故城北。昔汝南步游张少失其

母，及为县令，遇母于此，乃使良马踟躕，轻轩罔进，顾访病妪，乃其母也。诚愿宿凭，而冥感昭征矣。睢水又东合乌慈水，水出县西南乌慈渚，潭涨东北流，与长直故渎合。渎旧上承蕲水，北流八十五里，注乌慈水。乌慈水又东迳取虑县南，又东屈迳其城东，而北流注于睢。睢水又东迳睢陵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刘楚为侯国，王莽之睢陆也。睢水又东与潼水故渎会。旧上承潼县西南潼陂，东北流迳潼县故城北，又东北迳睢陵县，下会睢水。睢水又东南流，迳下相县故城南。高祖十二年，封庄侯泠耳为侯国。应劭曰：相水出沛国相县，故此加下也。然则相又是睢水之别名也。东南流入于泗，谓之睢口。《经》止萧县，非也。所谓得其一而亡其二矣。

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

县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书·禹贡》，雷夏既泽，雍、沮会同。《尔雅》曰：水自河出为雍。许慎曰：雍者，河雍水也。暨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泆，漂害民居。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自万里沙还，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令群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

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茭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竹林兮楗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于是卒塞瓠子口，筑宫于其上，名曰宣房宫，故亦谓瓠子堰为宣防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已后，未及修理，河水东浸，日月弥广。永平十二年，显宗诏乐浪人王景治渠。筑堤起自荥阳，东至千乘，一千余里。景乃防遏冲要，疏决壅积，瓠子之水，绝而不通，惟沟渎存焉。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卫成公自楚丘迁此，秦始皇徙卫君角于野王，置东郡，治濮阳县。濮水迳其南，故曰濮阳也。章邯守濮阳，环之以水。张晏曰：依河水自固。又东迳咸城南。《春秋》：僖公十三年，夏，会于咸。杜预曰：东郡濮阳县东南，有咸城者是也。瓠子故渎又东迳桃城南。《春秋传》曰：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渭之洮也。瓠渎又东南迳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经》书，楚灭萧。晋人、宋、卫、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东郡濮阳县东南三十里，魏东都尉治。

东至济阴句阳县为新沟，

瓠河故渎又东迳句阳县之小成阳，城北侧渎。《帝王世

纪》曰: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穀林。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二说各殊,以为成阳近是尧冢也。余按小成阳在成阳西北半里许,实中,俗谚以为囚尧城,士安盖以是为尧冢也。瓠子北有都关县故城,县有羊里亭,瓠河迳其南,为羊里水,盖资城地而变名,犹《经》有新沟之异称矣。黄初中,贾逵为豫州刺史,与诸将征吴于洞浦,有功,魏封逵为羊里亭侯,邑四百户,即斯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盖韵近字转耳。又东,右会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东迳沮丘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阳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国时沮、楚同音,以为楚丘,非也。又东迳浚城南,西北去濮阳三十五里,城侧有寒泉冈,即《诗》所谓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谓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阳南者也。又东迳句阳县西,句渎出焉。濮水枝渠又东北迳句阳县之小成阳东垂亭西,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泲于封丘县,东北至都关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阳郡有都关县,今其城在廪丘城西。考《地志》,句阳、廪丘,俱属济阴,则都关无隶山阳理。又按《地理志》,郕都亦是山阳之属县矣。而京、杜考地验城,又并言在廪丘城南,推此而论,似《地理志》之误矣。或亦疆理参差,所未详。瓠渎又东迳垂亭北。《春秋》: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犬丘。《经》书垂也。京相璠曰:今济阴句阳县小成阳东五里有故垂亭者也。

又东北过廪丘县为濮水。

瓠河又左迳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泽之东南即成阳县，故《史记》曰：武王封弟叔武于成。应劭曰：其后乃迁于成之阳，故曰成阳也。《地理志》曰：成阳有尧冢、灵台，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曰灵台，乡曰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鱼笋，不敢采捕。前并列数碑。栝柏数株，檀马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迳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中山夫人祠，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余。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倾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按郭缘生《述征记》：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于尧妃祠，见汉建宁五年五月，成阳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尧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间有伍员祠，晋大安中立。一碑是永兴中建，今碑祠并无处所。又言尧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东南六里，尧母庆都冢；尧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验状，咸为疏僻，盖闻疑书疑耳。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池泽之东北。有陶墟。缘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郑玄曰：历山在河东，今有舜井。皇甫

謐或言，今济阴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余谓郑玄之言为然。故扬雄《河水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岩。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图纬，于事为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舜所陶处也。不言在此，缘生为失。瓠河之北，即廪丘县也。王隐《晋书·地道记》曰：廪丘者，《春秋》之所谓齐邑矣，实表东海者也。《竹书纪年》：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孙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师败逋是也。瓠河与濮水俱东流，《经》所谓过廪丘为濮水者也。县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传》曰：乌余取卫羊角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窦入，介于其库。登其城，克而取之者也。京相璠曰：卫邑也。今东郡廪丘县南有羊角城。高鱼，鲁邑也，今廪丘东北有故高鱼城。俗谓之交鱼城，谓羊角为角逐城，皆非也。瓠河又迳阳晋城南。《史记》，苏秦说齐曰：过卫阳晋之道，迳于亢父之险者也。今阳晋城在廪丘城东南十余里，与都关为左右也。张仪曰：秦下甲攻卫阳晋，大关天下之匈。徐广《史记音义》云：关一作开。东之亢父，则其道矣。瓠河之北，又有郕都城。《春秋》：隐公五年，郕侵卫。京相璠曰：东郡廪丘县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褚先生曰：汉封金安上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东，迳黎县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阳也。薛瓒言：按黎阳在魏郡，非黎县也。世谓黎侯城，昔黎侯寓于卫。《诗》所谓胡为乎泥中？毛云：泥

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污下，城居小阜，魏濮阳郡治也。瓠河又东迳庑县故城南，《地理志》，济阴之属县也。褚老生曰：汉武帝封金日磾为侯国，王莽之万岁矣，世犹谓之为万岁亭也。瓠河又东迳郓城南。《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随还，待于郓。京相璠曰：《公羊》作运字。今东郡廪丘县东八十里有故运城，即此城也。

又北过东郡范县东北，为济渠，与将渠合，

瓠河自运城东北，迳范县与济、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济渎于乘氏县，北迳范县，左纳瓠渎，故《经》有济渠之称。又北与将渠合。渠受河于范县西北，东南迳秦亭南。杜预《释地》曰：东平范县西北有秦亭者也。又东南迳范县故城南，王莽更名建睦也。汉兴平中，靳允为范令。曹太祖东征陶谦于徐州，张邈迎吕布，郡县响应。程昱说允曰：君必固范，我守东阿，田单之功可立，即斯邑也。将渠又东会济渠，自下通谓之将渠，北迳范城东，俗又谓之赵沟，非也。

又东北过东阿县东，

瓠河故渎又东北，左合将渠枝渎。枝渎上承将渠于范县，东北迳范县北，又东北迳东阿城南，而东入瓠河故渎。又北迳东阿县故城东。《春秋经》书：冬及齐侯盟于柯。《左传》曰：冬盟于柯，始及齐平。杜预曰：东阿即柯邑也。按《国语》，曹沫挟匕首，劫齐桓公返，遂邑于此矣。

又东北过临邑县西，又东北过茌平县东，为邓里渠。

自宣防已下，将渠已上，无复有水。将渠下水首受河，自北为邓里渠。

又东北过祝阿县，为济渠。

河水自四渎口出为济水。济水二渎合而东注于祝阿也。

又东北至梁邹县西，分为二：

脉水寻梁邹，济无二流，盖《经》之误。

其东北者为济河，其东者为时水。又东北至济西，济河东北入于海。时水东至临淄县西屈，南过太山华县东。又南至费县，东入于沂。

时，即耏水也，音而。《春秋》：襄公三年，齐、晋盟于耏者也。京相璠曰：今临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济。即《地理志》之如水矣。耏、如声相似，然则澅水即耏水也。盖以澅与时合，得通称矣。时水自西安城西南，分为二水，枝津别出，西流，德会水注之。水出昌国县黄山，西北流迳昌国县故城南。昔乐毅攻齐，有功，燕昭王以是县封之，为昌国君。德会水又西北，五里泉水注之。水出县南黄阜，北流迳城西，北入德会，又西北，世谓之沧浪沟。又北流注时水。《地理志》曰：德会水出昌国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时水又西迳东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遏令侧城南注，又屈迳其城南。《史记》汉文帝十五年，分齐为胶西王国，都高苑。徐广《音义》曰：乐安有高苑城，故俗谓之东高苑也。其水又北注故渎，又西，盖野沟水注之。源导延乡城东北，平地出泉。西北迳延乡城北。《地理志》，千乘有延乡县，世人谓故城为从城，延，从（從）

字相似，读随字改，所未详也。西北流，世谓之盖野沟，又西北流，迳高苑县北，注时水。时水又西迳西高苑县故城南。汉高帝六年，封丙倩为侯国，王莽之常乡也，其水侧城西注。京相璠曰：今乐安博昌县南界有时水，西通济，其源上出盘阳，北至高苑，下有死时，中无水。杜预亦云，时水于乐安枝流，旱则竭涸，为《春秋》之乾时也。《左传》：庄公九年，齐鲁战地，鲁师败处也。时水西北至梁邹城，入于济。非济入时，盖时来注济。若济分东流，明不得以时为名。寻时、济更无别流南延华、费之所，斯为谬矣。

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其县南，

莱芜县在齐城西南，原山又在县西南六十许里。《地理志》，汶水与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济。故不得过其县南也。《从征记》曰：汶水出县西南流；又言自入莱芜谷，夹路连山百数里。水隍多行石涧中，出药草，饶松柏，林藿绵濛，崖壁相望，或倾岑阻径，或回岩绝谷。清风鸣条，山壑俱响，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惧，危蹊断径，过悬度之艰。未出谷十余里，有别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数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余，高九尺许，广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处，薪爨烟墨犹存。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鲜有能至矣。又有少许山田，引灌之踪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种麦。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麦，齐人相承以殖之。意谓麦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托业怡生如此也！余时迳此，为之踌躕，

为之屡眷矣，余按麦丘愚公在齐，川谷犹传其名；不在鲁，盖志者之谬耳。汶水又西南迳嬴县故城南。《春秋左传》：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嬴，成婚于齐也。

又西南过奉高县北，

奉高县，汉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之祀。泰山郡治也。县北有吴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国也，丧子于嬴、博之间，即此处也。《从征记》曰：嬴县西六十里，有季札儿冢，冢圆，其高可隐也。前有石铭一所，汉末奉高令所立。无所述叙，标志而已。自昔恒蠲民户洒扫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遗矣，惟故趺存焉。

屈从县西南流，

汶出牟县故城西南阜下，俗谓之胡卢堆。《淮南子》曰：汶出弗其。高诱曰：山名也。或斯阜矣。牟县故城在东北，古牟国也。春秋时，牟人朝鲁。故应劭曰：鲁附庸也。俗谓是水为牟汶也。又西南迳奉高县故城西，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水出分水溪，源与中川分水，东南流迳泰山东，右合天门下溪水。水出泰山天门下谷，东流。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水上往往有石窍存焉，盖古设舍所跨处也。马第伯书云：光武封泰山，第伯从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极望，无不睹；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遥望其人，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乃知是人。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如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

尺。直上七里天门，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矣。应劭《汉宫仪》云：泰山东南山顶，名曰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许，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东，浚波注壑，东南流，迳龟阴之田。龟山在博县北十五里，昔夫子伤政道之陵迟，望山而怀操，故《琴操》有《龟山操》焉。山北即龟阴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龟阴之田是也。又合环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历中、下两庙间。《从征记》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庙，墙阙严整，庙中柏树夹两阶，大二十余围，盖汉武所植也。赤眉尝斫一树，见血而止，今斧创犹存。门阁三重，楼榭四所，三层坛一所，高丈余，广八尺。树前有大井，极香冷，异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减。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又有石虎，建武十三年永贵侯张余上金马一匹，高二尺余，形制甚精。中庙去下庙五里，屋宇又崇丽于下庙。庙东西夹涧。上庙在山顶，即封禅处也。其水又屈而东流，又东南迳明堂下。汉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于山之东北阯。武帝以古处险狭而不显也，欲治明堂于奉高傍，而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之，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如带图也。古引水为辟雍处，基渎存焉，世谓此水为石汶。《山海经》曰：环水出泰山，东流注于汶。即此水也。环水又左入于汶水。汶水

数川合注，又西南流，迳徂徕山西。山多松柏，《诗》所谓徂徕之松也。《广雅》曰：道梓松也。《抱朴子》称《玉策记》曰：千岁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寿万岁。又称天陵有偃盖之松也，所谓楼松也。《鲁连子》曰：松枞高十仞而无枝，非忧正室之无柱也。《尔雅》曰：松叶柏身曰枞。《邹山记》曰：徂徕山在梁甫、奉高、博三县界，犹有美松，亦曰尤徕之山也。赤眉渠师樊崇所保也，故崇自号尤徕三老矣。山东有巢父庙，山高十里，山下有陂水，方百许步，三道流注。一水东北沿溪而下，屈迳县南，西北流入于汶；一水北流历涧，西流入于汶；一水南流迳阳关亭南。《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纥自阳关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

过博县西北，

汶水南迳博县故城东，《春秋》：哀公十一年，会吴伐齐取博者也。灌婴破田横于城下。屈从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也。汶水又西南迳龙乡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齐侯围龙，龙囚顷公嬖人卢蒲就魁，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取龙者也。汉高帝八年，封谒者陈署为侯国。汶水又西南迳亭亭山东，黄帝所禅也。山有神庙，水上有石门，旧分水下溉处也。汶水又西南迳阳关故城西，本巨平县之阳关亭矣。阳虎据之以叛，伐之，虎焚莱门而奔齐者也。汶水又南，左会淄水。水出泰山梁父县东，西南流迳菟裘城北。《春秋》：隐公十一年，营之。公谓羽父曰：吾将归老焉。故《郡国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

迳梁父县故城南，县北有梁父山。《开山图》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者封泰山，禅梁父，故县取名焉。淄水又西南迳柴县故城北。《地理志》，泰山之属县也，世谓之柴汶矣。淄水又迳郕县北。汉高帝六年，封董渫为侯国。《春秋》，齐师围郕，郕人伐齐，饮马于斯水也。昔孔子行于郕之野，遇荣启期于是，衣鹿裘，被发，琴歌三乐之欢，夫子善其能宽矣。淄水又西迳阳关城南，西流于汶水。汶水又南迳巨平县故城东，而西南流。城东有鲁道，《诗》所谓鲁道有荡，齐子由归者也。今汶上夹水有文姜台。汶水又西南流。《诗》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狢渡汶则死。天地之性，倚伏难寻，固不可以情理穷也。汶水又西南迳鲁国汶阳县北，王莽之汶亭也。县北有曲水亭。《春秋》桓公十二年《经》书：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左传》曰：平杞、莒也。故杜预曰：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汉章帝元和二年，东巡泰山，立行宫于汶阳，执金吾耿恭屯于汶上，城门基堑存焉，世谓之阙陵城也。汶水又西迳汶阳县故城北而西注。

又西南过蛇丘县南，

汶水又西，洸水注焉。又西迳蛇丘县南。县有铸乡城。《春秋左传》，宣叔娶于铸。杜预曰：济北蛇丘县所治铸乡城者也。

又西南过刚县北，

《地理志》，刚，故阐也。王莽更之曰柔。应劭曰：《春秋

经》书，齐人取讙及阐，今阐亭是也。杜预《春秋释地》曰：阐在刚县北，刚城东有一小亭，今刚县治，俗人又谓之阐亭。京相璠曰：刚县西四十里有阐亭。未知孰是。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县东北泰山，西南流迳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僖公以赐季友。蛇水又西南迳铸城西，《左传》所谓蛇渊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济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鲁囿也。俗谓之浊须水，非矣。蛇水又西南迳夏晖城南。《经》书：公会齐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谓之夏晖城。盖《春秋左传》：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齐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礼也。世有夏晖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汶水又西，沟水注之。水出东北马山，西南流迳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经》书，秋，叔孙侨如帅师围棘。《左传》曰：取汶阳之田，棘不服，围之。南去汶水八十里。又西南迳遂城东。《地理志》曰：蛇丘遂乡，故遂国也。《春秋》：庄公十三年，齐灭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东北十里。杜预亦以为然。然县东北无城以拟之。今城在蛇丘西北，盖杜预传疑之非也。又西迳下讙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迳春亭北，考古无春名，惟平陆县有崇阳亭，然是亭东去刚城四十里，推璠所注则符，并所未详也。

又西南过东平章县南，

《地理志》曰：东平国，故梁也。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王莽之有盐也。章县，按《世本》任姓之国也。齐人降

章者也。故城在无盐县东北五十里。汶水又西南，有泌水注之。水出肥成县东白原，西南流迳肥成县故城南。乐正子春谓其弟子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左迳句窳亭北。章帝元和二年，凤凰集肥成句窳亭，复其租而巡泰山，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迳富成县故城西，王莽之成富也。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南迳桃乡县故城西，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为鄣城，非，盖因巨新之故目耳。

又西南过无盐县南，又西南过寿张县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济。

汶水自桃乡四分，当其派别之处，谓之四汶口。其左，二水双流，西南至无盐郈县之郈乡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祸起斗鸡矣。《春秋左传》：定公十二年，叔孙氏堕郈。今其城无南面。汶水又西南迳东平陆县故城北。应劭曰：古厥国也。今有厥亭。汶水又西迳危山南，世谓之龙山也。《汉书·宣元六王传》曰：哀帝时，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晋灼曰：《汉注》作报山，山胁石一枚，转侧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广四尺。东平王云及后谒，曰：汉世石立，宣帝起之表也。自之石所祭，治石象报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杀，后谒弃市，国除。汶水又西，合为一水，西南入茂都淀。淀，陂水之异名也。淀水西南出，谓之巨野沟。又西南迳致密城南。《郡国志》曰：须昌县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

养生送死之节，长幼男女之礼，路不拾遗，器不雕伪矣。巨野沟又西南入桓公河。北水西出淀，谓之巨良水，西南迳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渎。次一汶，西径郈亭北，又西至寿张故城东，瀦为泽渚。初平三年，曹公击黄巾于寿张东，鲍信战死于此。其右一汶，西流迳无盐县之故城南，旧宿国也。齐宣后之故邑，所谓无盐丑女也。汉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阳共王子刘庆为东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盐亭。汶水又西径郈乡城南，《地理志》所谓无盐有郈乡者也。汶水西南流，迳寿张县故城北，《春秋》之良县也。县有寿聚，汉曰寿良。应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故光武改曰寿张也。建武十二年，世祖封樊宏为侯国。汶水又西南，长直沟水注之。水出须昌城东北穀阳山南。迳须昌城东，又南，漆沟水注焉。水出无盐城东北五里阜山下，西迳无盐县故城北。水侧有东平宪王仓冢。碑阙存焉。元和二年，章帝幸东平，祀以太牢，亲拜祠坐，赐御剑于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长直沟。沟水奇分为二，一水西迳须昌城南入济，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济，故《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济。高诱云：弗其，山名，在朱虚县东。余按诱说是，乃东汶，非《经》所谓入济者也。盖其误证耳。

【注释】

①《疏》作“五陵之丘”，释雍丘县名较合。

②下有脱文。

【译文】

睢水发源于梁郡鄢县，

睢水发源于陈留县西边的蒗蔼渠，往东北流。《地理志》说：睢水上口承接陈留县浚仪的狼汤水。《水经》说发源于鄢县，显然是错误的。睢水又往东流经高阳故亭北面，俗称陈留北城，其实不是。苏林说：高阳是陈留北面的县。按高阳在留，是从前的乡村名，那里有汉广野君庙碑。延熹六年(163)十二月，雍丘县令董生仰慕广野君遗留于千载的高风，崇奉他优美的典范于万世之后，因此嘱县人长照撰文，以表彰他不朽的美德。文中大意说：高祖礼贤下士，广野君也尽心为他出谋划策。袭陈留，得秦积粟，建立了卓著的功勋；青徐等地，不战而定，使国家大大地富盛起来，人民也得以安宁地生活。自古以来，没有更高的功勋了。现在原来的祠庙已不再有人知道了，只有这块庙碑还孤零零地竖立着。《陈留风俗传》说：郦氏居住在高阳，沛公攻陈留时，郦食其因献计有功，后来被封为高阳侯。族人郦峻，字文山，曾任公府掾。大将军郦商有功，受封以涿为食邑，因此他从陈留迁往涿。高阳县有饼亭、饼乡。建武二年(26)世祖把这地方封给王常，立为侯国。睢水又往东流经雍丘县旧城北面。雍丘县是从前的杞国，殷汤和周武王曾把此地封给夏的子孙，以维续禹的后嗣。后来楚灭了杞，秦时设置为县。圈称说：县里有五陵之丘，所以县名叫雍丘。城内有夏后祠。从前商周二代，从未停止过祭祀。到了秦始皇时，在外围修筑了大城墙，并设置为县。睢水又往东流，水流积蓄成湖，俗称白羊陂，方圆四十里。睢水右边有妊梁陂水注入，这条水上流承接陂水，往东北流经雍丘城北面，又往东流，分为两条水，称为双沟，一同注入白羊陂。白羊陂水往东流，汇合洛架口。此口的水上流承接汳水，称为洛架水，往东南流，注入睢水。睢水又往东流经襄邑县老城北面，又往东流经雍丘城北面。睢水又继续往东流经宁陵县老城南面，这里是从前的葛伯国，王莽时改名为

康善。睢水流经鄢县北面，鄢县与宁陵县两城南北相距五十里，所以《水经》里有睢水发源于鄢县的记载。鄢县城东七里，水边有单父县令杨彦、尚书郎杨禅(字文节)兄弟的两块墓碑，立于汉光和年间(178～184)。

往东流过睢阳县南面，

睢水又往东流经横城北面。《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521)，乐大心在横抵御华向的进攻。杜预说：梁国睢阳县南有横亭。现在横亭在睢阳县西南，世人称为光城，大概是光、横两字读音相近，用惯了因而造成的错误。睢水又流经新城北面，这就是宋国的新城亭。《春秋左传》：文公十四年(前613)，文公在新城与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等会盟。睢水又往东流经高乡亭北面，又往东流经亳城北面，就是南亳，是商汤的都城。睢水又往东流经睢阳县旧城南面，周成王把微子启封于宋，让他接续殷的后代，睢阳县就是宋的都城。从前宋元君梦见江国使者坐着有帷盖的车、披着绣衣前来拜见，元君听了卫平王的一席话，就去泉阳寻求，男子余且在这里献上神龟。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在此设置砀郡。汉高祖为沛公时曾当过砀郡长，天下平定后，到五年(前202)就以此地为梁国。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封小儿子刘武为梁王。刘武是太后的爱子、景帝的宠弟。梁王有警卫和太监，他自己的穿戴与装饰同天子一样，储藏的金银珠宝多得可与京师相比。他招收天下豪杰，四方贤士纷至沓来，甚至司马长卿之辈也弃官来投奔他。他扩建睢阳城七十里，在城内大兴土木，修建宫观园囿、亭台屏榭，建得就像帝王的居处一样富丽堂皇。营建宫苑时，民夫们都传唱着《睢阳曲》，这首曲子就是从那时开始流传下来的。城西门就是寇先弹琴的地方。寇先喜欢钓鱼，住在睢水岸边。宋景公向他询问道术，他不肯说，被宋景公杀了。十年后，他来到这座城门前，停下来弹了一会琴，方才走开。宋人家家户户都奉祀他。南门叫卢门。《春

秋》记载：华氏居住在卢门里，后来反叛了。杜预说：卢门是宋城南门。司马彪《郡国志》说：睢阳县有卢门亭，城内有一座高台，十分秀美宽广，高高地矗立着，超然独上，称为蠡台，又叫升台，从前在它极盛的时期，真可与云霞争高呢。《续述征记》说：登台的梯级回旋而上，像螺（蠡）一样，因而称为蠡台。其实不然。我按《阙子》说宋景公叫工人为他制弓，九年才制成。景公问：为什么做得那么久？工人回答道：我不能再见到您了，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花在这张弓上了。那工人献了弓回家去，三天后就死了。景公登上虎圈台，拉弓搭箭向东方射去，箭飞过孟霜山，最后落在彭城东边，余势仍很强劲，箭头深深穿进石桥中。那么蠡台就是虎圈台了，这是宋时关虎的地方。晋太和年间（366～371），大司马桓温抵达大河之滨，命令豫州刺史袁真去凿开石门。鲜卑人坚守此台，袁真屯兵于坚城之下，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只好撤兵而回。蠡台之西，又有一台，俗称女郎台；台的西北面，在城内有凉马台；台的东面有曲池。池北有两个并列的钓台，池周围约六七百步。蠡台正东，又有一台，世人称为雀台。城内有一条东西向大道，北端有晋朝梁王妃王氏墓表，墓前并列着两块墓碑，碑上刻着：王妃名粲，字女仪，东莱曲城人。齐北海府君的孙女，司空东武景侯的四女儿，咸熙元年（264），嫁给司马氏，泰始二年（266），立为妃，太康五年（284）逝世。在新蒙营建陵墓，太康九年（288）立碑。碑的东面就是梁王的吹台。基址和台阶柱础还在，现在在故宫东边建了追明寺，是安梁旧地，周围五六百步，池边有钓台。池东又有一台，世人称为清泠台。北城靠城角，又建有一处池台。晋灼说：有人说平台在城中东北角，也有人说兔园在平台旁边。如淳说：平台是梁王离宫所在的地方，现在城东二十里处有一座台，相当宽广，但不很高，俗称平台。按《汉书·梁孝王传》说：梁王凭着功劳和皇亲关系受封大国，他修建的东苑方圆三百里，扩建睢阳城七十里，大兴土木，建造宫室，修筑天桥，

从王宫与平台相连，长达三十余里，这条天桥从王宫东出杨之门左边。阳门就是睢阳东门。说天桥连接到平台大致上差不多，说连接到城的东北角就不可能了，由此可知平台不在城中。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等人常在平台上尽情游乐，因此正如齐时随郡王《山居序》中所说的：西园有很多士人，平台则常大会宾客，邹、马等名流都在，他们常唱《伐木》之歌，借以追思昔日的欢娱，神游于千古，所以也是一时的盛事。谢氏《赋雪》也说：梁王不高兴时，常到兔园散心。今天当年歌舞之地已经湮灭，管弦之声已经绝响，只留下一片寂寞荒凉的遗址，不再有昔日灯红酒绿的盛况了。城北五六里处，有汉朝太尉桥玄墓，墓东有一座庙宇，就是当年曹孟德亲自在此洒酒的地方。曹操本来地位低微，曾在桥玄手下做小官。有一次桥玄对他说：天下将要大乱，能定国安邦的人也许就是您吧？曹操感激知遇之恩，后来经过桥玄墓时，亲自祭奠他。祭文说：我本来愚顽，却蒙您接纳；士为知己者死，我心里一直记念着您的殊遇，从未忘记。您曾和我有约。您说：我死之后，您路过我墓地，如不用斗酒只鸡相祭，车过三步，肚子痛不要埋怨呀！当时虽是玩笑，但如果不是亲密的知己朋友，哪肯说这些话呢！我满怀着凄怆悲凉之情向您致祭，以表达我平素的怀念之情。墓前排着几块石碑，一块是汉朝一群儒生和有才学的贤能人士，仰慕桥玄高尚的德行，共同刻石所立，用以昭示后人的。另一块是桥玄旧日的属吏——如司徒博陵人崔列、廷尉河南人吴整等所立。他们认为极崇高的美德虽然靠自己的修养，但褒扬这种美德却要靠别人，如不明确地记述下来，公之于世，后人怎会知道呢？于是共同刻石立碑，表彰他的光辉的事迹。还有一碑是陇西枹罕北次陌砀守长骘为左尉汉阳貆道县赵冯孝高所立。他们想到桥公曾当过凉州牧，有感于三纲的义理，仰慕他的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认为桥公的功业和美德应在他家乡发扬光大，于是树碑称颂。光和七年(184)，主记掾李友，字仲僚，撰写了碑文，

在碑的背面刻着《右鼎文》:建宁三年(170)授官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宁四年(171)授官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178)授官太尉。铭中说:旧时的下属和门人,相互讲述桥公的事迹,商讨如何用合宜的规格来纪念他,决定把他的文德刻在三只鼎上,武功刻在斧钺上,并写在碑的背面,以昭示他光辉的美德。又有《钺文》说,凭这石头雕琢的形状,制成斧钺、军鼓,陈列于东阶,也是用以昭示桥公的文武功勋。庙南置有二柱,柱东有两头石羊,石羊北有两只石虎,庙前东北有石驼,石驼西北有两匹石马,都很高大,也没有怎么损毁。只是庙宇已经颓圮,留下一些断壁残垣;石鼓现在也还在,但钺却已不知去向了。睢水在城南积成逢洪陂,陂塘的西南又有一个陂塘。睢水又东流与明水汇合。明水上源承接城南的大池,池的周围千步,池水南流与睢水汇合,称为明水;明水横穿过睢水,注入涣水。睢水又往东南流经竹圃,水边是一片茂密青翠的竹林,绿荫笼罩着水滨,满眼一片郁郁葱葱,人们说这是梁王的竹园。睢水又往东流经穀熟县旧城北面;睢水又东流,分出一条蕲水;睢水又往东流经粟县旧城北面。《地理志》说:这是个侯国,王莽时称为成富。睢水又往东流经太丘县旧城北面。《地理志》说:这就是过去的敬丘。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把这地方封给鲁恭王的儿子节侯刘政,立为侯国;汉明帝时改为今名。《列仙传》说:仙人文宾是本县人,以卖靴为业,正月初一在乡亭西社与旧日的妻子相会,教她服食不老之法,就在此处。睢水又往东流经芒县旧城北边,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地方封给耏跖,立为侯国,这就是王莽时的传治。世祖改名为临睢。城西二里,睢水南岸有豫州从事皇毓碑,皇毓因州牧阴君之罪而死,当时只有二十五岁。临睢长平舆李君,二千石丞纶氏县夏文则,敬佩他的崇高精神,对他的死深表哀悼,州国上下也叹息不已,于是在他的家乡旌表他,并在墓前立碑表扬他的美德,为后人树立榜样。城内有临睢长左冯翊王君碑,他善于治理,功

绩卓著，多次升迁，官至广汉属国都尉，官吏、百姓都思念他的恩德，同县人公府掾陈盛孙、郎中儿定兴及刘伯鄜等，共同立碑表彰他的政绩。县北与砀县以睢水为分界，有砀山。芒县与砀县之间，有很多高山大泽，孕育了一批聪明才智之士。仙人涓子、主柱都是一起隐居在砀山修炼得道的。汉高祖也曾在山上隐居，吕后观望云气就知道他的行踪，也是在这里。京房《易候》说：怎么知道贤人的隐居之地呢？大师说：看到四方常有五色大云出现，但不下雨，就可以知道下面必有贤人隐居了。

又往东流过相县南边，转弯从城北东流，在萧县以南注入陂湖中。

相县是旧时宋国的土地。秦始皇二十三年(前 224)，立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前 203)，改为沛郡，郡治就在这里。汉武帝元狩六年(前 117)，把这地方封给南越桂林监居翁，立为侯国，称为湘成。王莽时改郡名为吾符，县名为吾符亭。睢水往东流经石马亭，亭西有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墓。睢水又往东流经相县旧城南边；宋共公曾建都在这里，国府园中，还留着伯姬黄堂的遗址。厅堂夜里失火，左右侍者对伯姬说：夫人请稍避一避。伯姬说：做妇女的规矩，太傅太保如果不在，夜里就不能离开厅堂。于是就被火烧死。这厅堂就是伯姬被烧死的地方。城西有伯姬墓。从前郑浑任沛郡太守的时候，在萧、相二县兴建堰塘，百姓深受其利，刻石称颂，称为郑陂。睢木又在左边汇合了白沟水。白沟水上源承接梧桐陂，陂旁有梧桐山，水向西南流经相城东边，然后南流注入睢水。睢水涨时就北流，注入陂塘，陂水满时就往西北流，注入睢水，循环出入，交互流通，因此《水经》有睢水入陂的说法。睢水又往东流经彭城郡的灵壁东边，往东南流。《汉书》记载，项羽在灵壁以东打败汉王，就是此处。又说，睢水东通榖泗水。服虔说：榖泗是水名。大概在沛国相县边界，但也不很清楚。睢水流经榖熟，分为两条水，一条就是蕲水，两水分流各兼通称。榖水的名称是因地而变的，那么榖水也就是睢水了。又说：汉军打了败

仗，睢水因积尸而不流。睢水又往东南流经竹县旧城南边。《地理志》说：这就是王莽时的笃亭。李奇说：就是今天的竹邑县。睢水又往东流，与泮湖水汇合。泮湖水上源承接甾丘县的渒陂，渒陂南北长百余里，东西宽四十里。东边到朝解亭，西边到彭城甾丘县旧城东边。王莽把甾丘改名为善丘。泮湖水从渒陂南与睢水相通。睢水又往东流，在南边八丈故沟水注入，此水上源承接蕲水，北流与睢水汇合。睢水又往东流经符离县旧城北边。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把这地方封给路博德，立为侯国。这就是王莽时的符合。睢水又往东流经临淮郡取虑县旧城北边，从前，汝南郡步游张少年时与母亲失散了，到当了县令后在此与母亲相遇。当时他乘马车经过这里，好马忽然停步踌躇不再前进了，平素他思念心诚，这次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预感在向他召唤。他下车访问路旁有病的老妇人，竟就是他的母亲。睢水又东流，与乌慈水汇合，乌慈水发源于县城西南的乌慈渚，潭水上涨时向东北流，与长直故渎汇合，此渎从前上源接蕲水，北流八十五里，注入乌慈水。乌慈水又往东流经取虑县南边，又往东流，拐弯流经城东，然后北流注入睢水。睢水又往东流经睢陵县旧城北边，汉武帝元朔元年（前 128），把这地方封给江都易王的儿子刘楚，立为侯国，就是王莽时的睢陆。睢水又往东流，与潼水故渎汇合。过去此水上源承接潼县西南的潼陂，往东北流经潼县旧城北边，又往东北流经睢陵县，下流与睢水汇合。睢水又往东南流，经过下相县旧城南边。高祖十二年（前 195），把这地方封给庄侯泠耳，立为侯国。应劭说：相水发源于沛国相县，所以此处加下字，称为下相。那么相水又是睢水的异名了。睢水往东南流，注入泗水，汇流处称为睢口，《水经》说睢水流到萧县为止，这不对，真是所谓得其一而失其二了。

瓠子河出自东郡濮阳县的北河，

濮阳县北十里处，就是瓠河口。《尚书・禹贡》说，雷夏已积

成大泽，雍水、沮水汇合在一起。《尔雅》说：从河水分流出来的是雍水。许慎说：雍水就是大河堵水的意思。到了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向南泛滥，冲毁民房。元封二年（前109），武帝派遣汲仁、郭昌征发役卒数万人，堵塞了瓠子河的决口。于是武帝从万里沙回来，亲临决河的地点，把白马、玉璧沉入水中，并令群臣自将军以下都去背木柴堵塞决口。武帝悲叹堵塞决口没有成功，于是作歌道：瓠子决口了，怎么办啊？滚滚洪涛，只怕遍地全成江河！全成江河呵，大地不安宁，治河永无尽时呵，连吾山也掘平！吾山掘平呵，巨野洪流横溢，鱼群不安地翻腾呵，水天已相接！河道已废呵，河水乱流，无羁的蛟龙呵，恣意远游！神灵的大水呵！快回旧河来！不登山祭天呵，又哪知远近内外！河神呵，你怎么如此不仁？你无休无止地泛滥呵，真愁死人！啮桑可以行船呵，淮、泗也已高涨，大水迟迟不退呵，人也久不回乡！另一首歌是：大河滚滚奔腾呵，激起一片涛声，急流难以北渡呵，只好回舟暂停。拉起长竹索呵，把美玉下沉，木柴接不上呵，尽管河神已答应！木柴接不上呵！是卫人的罪，草木都烧光了呵，拿什么来抵挡洪水？拿枯树石头来堵呵，再去砍竹林，堤防都填好了呵，幸福就来临！于是终于堵塞了瓠子口，就在口上建了一座宫殿，称为宣房宫，因此，也称瓠子堰为宣房堰，水也就以瓠子命名了。平帝以后，未及时修理河堰，河水向东漫淹，受淹的范围愈来愈大。永平十二年（69），显宗命令乐浪人王景，从荥阳开始，向东直至千乘，在一千多里的范围内，筑堤治理河渠。于是王景在那些水道要冲作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并疏通壅塞的河道，瓠子河的水从此就不通了，只留下沟渠。河水过去决口东流时，流经濮阳城东北，这地方就是从前的卫国，也是古代帝王颛顼的旧城。从前，颛顼从穷桑迁移到这里，称为商丘，也有人称为帝丘，本来是陶唐氏掌火官阏伯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夏伯昆吾的都邑，殷朝相土也定都于此。因此《春秋传》说：阏伯居住在商丘，后来相土也接着

在这里居住。卫成公从楚丘迁到这里，秦始皇把卫君角迁徙到野王，设置了东郡，治所在濮阳县。濮水在南面流过，所以称为濮阳。章邯守濮阳时，开了护城河，使城周环水。张宴说：依靠河水使城防巩固。旧河道又东经咸城南。《春秋》：僖公十三年（前647）夏，在咸会盟。杜预说：东郡濮阳县东南，有咸城。瓠子河旧道又东经桃城南，《春秋传》说：把曹国的土地分掉，从洮水以南，东到济水，都是曹国的土地。现在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有人称为洮城。瓠渎又往东南流经清丘北边，《春秋》：宣公十二年（前597），《经》中提到楚灭萧，晋人、宋、卫、曹等在清丘会盟。京相璠说：清丘在今东郡濮阳县东南三十里，是魏东都尉治所。

往东到济阴郡句阳县，就是新沟，

瓠河旧道又东经句阳县的小成阳，城的北面临近河道。《帝王世纪》说：尧葬在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那地方叫榖林。墨子认为尧堂高三尺，有三级土阶。尧曾去北方教导八狄，死于途中，葬在蛩山的北坡。《山海经》说：尧葬在狄山的南坡，狄山又名崇山。两种说法互不相同，认为成阳是尧墓所在地较接近事实。我查考过，小成阳在成阳西北约半里，很坚固，俗称囚尧城，士安认为大概就是尧墓。瓠子河北有都关县旧城，该县有羊里亭，瓠子河流经亭南，称羊里水，这是随着水流所经的城或地点而来的变名，就如同《水经》中有新沟这异名一样。黄初年间（220～226），贾逵任豫州刺史，率诸将在洞浦征讨吴军，立了功劳，魏封他为羊里亭侯，食邑四万户，就是这个羊里亭。俗称羊子城，其实不是。这是由于字音相近而致误的缘故。瓠子河又东流，右面与濮水支流汇合，支流的上流承接濮渠，往东流经沮丘城南。京相璠说：现在濮阳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国时沮、楚二字同音，以为这是楚丘，是不对的。濮水支流又往东流经浚城南边，浚城西北距濮阳三十五里，城旁有寒泉冈。《诗经》说：于是有寒泉，在浚邑城下。就指此泉。人们将这条支流称为高平渠是不对的。京相璠

说:濮水旧河道在濮阳南边。濮水支流又往东流经句阳县西边,句渎在这里分出。濮水支渠又往东北流,经过句阳县小成阳东垂亭西边,往北注入瓠河。《地理志》说:濮水上口在封丘县承接泲水,往东北流到都关,注入羊里水。又据《地理志》山阳郡有都关县,今天此城在廪丘城西边,查考《地志》,句阳、廪丘都属济阴,那么都关决无属于山阳的道理。又据《地理志》,郕都也是山阳郡的属县。而京相璠、杜预对地域和城邑作了一番考证后,都说郕都在廪丘城南,据此推论,似乎《地理志》记载有误。或者是划分疆界地域不一致,这就不清楚了。瓠渎又往东流经垂亭北边,《春秋》:隐公八年(前715),宋公、卫侯在犬丘相会。犬丘在《经》里写作垂。京相璠说:今天,济阴句阳县小成阳以东五里有旧时的垂亭。

又往东北流过廪丘县,称为濮水。

瓠河又向左流经雷泽北边,这个大泽在大成阳县旧城西北十余里,就是从前华胥踩着巨人足迹而受孕的地方。这一片大泽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就是舜捕过鱼的地方。大泽的东南面,就是成阳县,因此《史记》说,武王把成封给他的弟弟叔武。应劭说:他的后裔就迁到成国的南方,所以称为成阳。《地理志》说:成阳有尧墓、灵台,现在成阳城西面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处有尧母庆都陵,在成阳城的西南方,称为灵台。乡叫崇仁,城名脩义,都立了庙,四周环水;水静不流,与泽水相通,泉水从不枯竭。这一带鱼类和竹笋很丰富,但人们不敢去采捕。庙前并列着几块石碑,还有几株桧树和柏树,檀木梓榆成林。两座陵墓一南一北,有驰道相通,路面都用砖砌成,至今还平整完好。尧陵东边,城的西边五十余步,有尧妃中山夫人祠。石壁石阶仍然如旧,南、西、北三面,高大的麻栎树绿荫连成一片,绵延里余。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墓,墓西有一座石庙,石羊石虎已经沉陷,差不多都破碎了。石庙在成阳城西南,灵台的东北面。据郭缘生《述征记》记

载，从汉朝到晋朝，俸禄二千石一级的官吏及丞尉，大多有刻石记述，从尧即位直至永嘉三年(309)，共二千七百二十一年，都记于尧妃祠，这从汉朝建宁五年(172)五月成阳县令管遵所立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在尧陵北边，仲山甫墓南边，两墓间有伍员祠，是晋朝太安年间(302～303)建立。一块碑是永兴年间(304～305)立。今天碑、祠都无处可寻了。又说：尧陵在成阳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城东南六里是尧母庆都墓；尧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察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都不对头，上述诸说大概都是不可靠的传闻和记述吧。雷泽西南约十里有一座小山，这是一座孤山，山峰高峻，亭亭独立，称为历山。山北有一座小丘，南连雷泽东北。那里有陶墟。郭缘生说：这是舜耕种和制陶的地方。陶墟和小丘连在一起，座落在瓠河岸边。郑玄说：历山在河东，现在那里还有舜井。皇甫谧又说：这是现在济阴的历山，与雷泽相近，我认为郑玄的说法是对的。因而扬雄的《河水赋》说：登上历观纵目远望，姑且在大河崖岸漫游。现在雷首山西靠大河，对照地图，陶墟在此较为可信。士安又说：定陶西南陶丘，是舜制陶的地方。他们都不说陶墟在此地，可见缘生的说法是错误的。瓠河以北就是廪丘县。王隐的《晋书·地道记》说：廪丘就是《春秋》所说的齐邑，靠近东海。《竹书纪年》说：晋烈公十一年(前405)，田悼子死了，田布杀了大夫公孙孙，公孙会占据廪丘，叛齐投赵，田布于是包围了廪丘。翟角、赵国孙屑和韩的军队援救廪丘，与田布的军队在龙泽作战，田军被击败溃逃。瓠河与濮水都往东流，就是《水经》所说的：瓠河流过廪丘称濮水。县城以南瓠河以北有羊角城。《春秋传》说：乌余攻取了卫国的羊角城，就袭击我国高鱼，此时天下大雨，他从水道中偷偷进来，到了仓库旁边，登上城头，攻取了高鱼。京相璠说：高鱼是卫邑。现在东郡廪丘县南有羊角城，高鱼是鲁邑。现在廪丘东北有旧高鱼城。俗称交鱼城，称羊角城为角逐城，这都不对。瓠河又流经阳晋城南边。《史

记》载，苏秦去游说齐国说：过了卫国阳晋这条路，行经亢父的险要之地。就是指这个阳晋。现在阳晋城在廪丘城东南十余里，与都关左右相对。张仪说：秦出兵攻打卫国阳晋，把天下的要道封锁起来。徐广《史记音义》说：关字也有写作开字的，东到亢父就是那条路。瓠河之北又有郕都城。《春秋》隐公五年（前718），郕入侵卫国。京相璠说：东郡廪丘县南三十里有郕都旧城。褚先生说：汉时把这地方封给金安上，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城穀。瓠河又往东流经黎县旧城南边，王莽改名为黎治。孟康说：今天叫黎阳。薛瓒说：按黎阳在魏郡，不是黎县。人们称为黎侯城，从前黎侯寄寓于卫。《诗经》所谓：为什么在泥中？毛亨说：泥中，是城邑名，可能就是此城。土地低洼，城建在小土丘上，是魏濮阳郡的治所。瓠河又往东流经秺县旧城南边，据《地理志》，这是济阴郡的属县。褚先生说：汉武帝将这地方封给金日磾，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万岁。人们现在还称万岁亭。瓠河又往东流经郓城南边，《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前575），成公从沙随回来，逗留在郓城。京相璠说：《公羊传》写作运字，现在东郡廪丘县东八十里有旧运城，就是此城。

又往北流过东郡范县东北，称为济渠，与将渠汇合，

瓠河从运城开始向东北流，经过范县，与济、濮支渠汇合。旧渠道上流在乘氏县承接济渎，往北流经范县，从左面接纳了瓠渎，因此《水经》里有济渠的名称。瓠河又北流，与将渠汇合。将渠上流在范县西北引入河水，往东南流经秦亭南边。杜预《释地》说：东平范县西北有个秦亭。将渠又往东南流经范县旧城南边，王莽改名为建睦。汉朝兴平年间（194～195），靳允任范令，曹太祖东征，在徐州攻打陶谦，张邈去迎接吕布，郡县都起来响应。程昱劝靳允说：您必须固守范县，我守东阿，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像田单那样的功业了。指的就是此城。将渠又往东流，与济渠汇合。自此以下，渠道通称将渠，往北流经范城东边，民间又称赵

沟，这是不对的。

又往东北流过东阿县东边，

瓠河旧道又往东北流，左边与将渠支渎汇合，支渎上源在范县承接将渠，往东北流经范县北边，又往东北流经东阿城南边，然后东流注入瓠河旧道。旧河道又往北流经东阿县旧城东边。《春秋经》记载，冬天，和齐侯在柯会盟。《左传》说：冬天，在柯会盟才与齐讲和。杜预说：东阿就是柯邑。按《国语》，曹沫手持匕首，要挟齐桓公，就在这里收回遂邑。

又往东北流过临邑县西边，又往东北流过茌平县东边，称为邓里渠。

从宣房以下，将渠以上不再有水。将渠以下的水，上口由河水导入，从此以北，称邓里渠。

又往东北流过祝阿县，称为济渠。

河水从四渎口分支流出，叫济水。济水二渎汇合，然后东流注入祝阿县。

又往东北流，到了梁邹县西边，分为两条：

探寻水脉，济水并没有两条水流，这是《水经》的错误。

往东北流的一条是济河，东流的是时水。济河又往东北流到济西，往东北注入大海。时水往东流到临淄县西边转弯，往南流过太山郡华县东边，又往南流到费县，往东注入沂水。

时水就是耏水，耏音而。《春秋》：襄公三年（前570），齐、晋在耏会盟。京相璠说：现在临淄只有澅水，往西北注入济水，就是《地理志》中的如水。澅、如读音相似，那么澅水就是耏水了。澅水和时水因相汇合，所以也都得了通称。时水从西安城往西南流，分为两条水，支流分出后向西流，德会水注入。德会水发源于昌国县黄山，往西北流经昌国县旧城南。从前乐毅进攻齐国，为燕昭王立了功，昭王就把此县封给他，号为昌国君。德会水又往西北流，五里泉水注入。此水发源于县南的黄阜，往北流经城西，

北注德会水。德会水又往西北流，民间称为沧浪沟。又北流注入时水，《地理志》说：德会水发源于昌国西北，流到西安注入如水。时水又往西流经东高苑城中而后继续西流。民间堵截水道，使水沿城南流，于是又拐弯流经城南。《史记》载，汉文帝十五年（前165）从齐国划地设置胶西王国，建都高苑。徐广《音义》说：乐安有高苑城，因此俗称东高苑。时水又往北流，注入旧河道，又往西流，盖野沟水注入。盖野沟水源出延乡城东北，平地涌出泉水，往西北流经延乡城北边。据《地理志》，千乘有延乡县，民间称旧城为从城，也许因为延、从（從）字形相近，读音也随着字而改变的缘故吧，这也不清楚。水又往西北流，世人称为盖野沟，又往西北流经高苑县北边，注入时水。时水又往西流经高苑县旧城南边。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地方封给丙倩，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常乡，时水沿着城旁继续往西流。京相璠说：现在乐安博昌县南界有时水，西流与济水相通，源头出自盘阳，北流到高苑，下游有死时，河道无水。杜预也说：时水流到乐安分出支流，天旱时就枯涸，就是《春秋》里提到的乾时。《左传》：庄公九年（前685），齐鲁交战，鲁军在此处战败。时水往西北流，到梁邹城注入济水——不是济水注入时水，而是时水注入济水。如果济水分支东流，显然不会以时水为名。探究时水和济水，再没有别的水流向南延伸到华县和费县地界了。这是经文的错误。

汶水发源于泰山郡莱芜县原山，往西南流过县南，

莱芜县在齐城西南，原山又在县西南约六十里。据《地理志》，汶水与淄水都发源于原山，往西南注入济水，因此不可能流经莱芜县南边。《从征记》说：汶水发源于莱芜县，往西南流；又说，流入莱芜谷后，道路两边山峦连绵百余里。水道大都经过乱石嶙峋的山涧。这一带盛产药草，遍地松柏，林莽茂密，断崖峭壁，遥相对望。有的地方，险峻的小山挡住去路；有的地方，岩壁回环，通入山谷，山风吹动，枝梢鸣声响彻幽谷。攀登高峻的山

峰，爬下幽深的山谷，令人心惊胆战；有时路绝崖断，就只能靠绳索引渡，真是艰险极了。出谷还有十余里，在一座孤峰下另有一处山谷，山谷里有清泉，泉上数丈有个石洞，有两个洞口，能容人行走。进入洞口丈余，洞内高约九尺，宽广四五丈，据说是古人穴居之处，洞里还留有柴灶、残灰和烟痕。山谷中树木茂密，行人很少能到这里来。但还能见到少许山田，留有引水灌溉的痕迹。出了山谷有一片平缓的丘陵，面山傍水，当地土人都在那里种麦。人们说，这丘陵地不宜种植高粱，只适于种麦。齐人世代相承，都在这里种麦。想来这就是麦丘愚公所住的山谷了。谷里怎么会这样深幽，这样蓊蓊郁郁；人们在这里又怎么会这样安居乐业，怡然自得地生活呀！我当时经过这里，看到这么远离尘俗的好地方，真是徘徊不舍，离去时还屡屡回头呢！我按麦丘愚公在齐境的川谷，至今还流传着这个地名；那地方并不在鲁，这是著作家记述时弄错的。汶水又向西南流经嬴县老城南。《春秋左传》：桓公三年（前 709），桓公在嬴会见齐侯，在齐结了婚。

又往西南流过奉高县北边，

奉高县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设置，以供祭祀泰山之需，是泰山郡的治所。县北有吴季札儿子的坟墓，座落在汶水南面的水湾里。吴季札受聘于中原上国，在嬴、博之间死了儿子，就是这地方。《从征记》说：嬴县西六十里，有季札儿子的坟，呈圆形，墓在高处，可以凭依眺望。墓前有一座石铭，是汉末奉高县令所立，上面没有记述什么，只不过作为标志而已。从前都指派民户去扫墓，现在已不能这样做了；石碑都已剥蚀破碎，没有留下什么了，只有石碑的基座还在。

转弯从县城西南流过，

汶水发源于牟县旧城西南的山岗下，俗称胡卢堆。《淮南子》说：汶水发源于弗其。高诱说：弗其是山名。也许就是这座小山吧。牟县旧城在东北，古代这里是牟国。春秋时，牟国人要去

朝拜鲁国，因此应劭说：牟国是鲁国的附庸。俗称这条水为牟汶。又往西南流经奉高县旧城西边，往西南流，注入汶水。汶水又南流，在右边汇合了北汶水，北汶水发源于分水溪，源头流出后又分出中川水，往东南流经泰山东边，右边与天门下溪水汇合。下溪水发源于泰山天门下谷，往东流。古时，帝王登山祭天，都在这条水边歇息。水上随处有石洞，那是古时人们搭棚架舍时留下的。马第伯写道：光武帝来泰山封禅，第伯跟随着一起登山。离平地二十里时，向南极目望去，山下景物一览无遗。泰山确实很高，可与浮云相比；泰山也很险峻；那悬崖绝壁，深不见底，像是没有通路可上。遥望那些登山的人，有的像白石，有的像雪，看得久了，那白的在移动，才知道是人。仰视山上的岩石松树，郁郁苍苍，仿佛是在云中；俯视底下，到处是千姿百态的岩石，却看不到丈尺的溪流。一直登上七里，到了天门，抬头仰视天门，就好像在石洞中观天似的。应劭《汉宫仪》说：泰山东南面的山顶，名叫日观。日观这地方，第一遍鸡啼时，就可以来看日出，太阳刚出来时，长约三丈，因而称为日观。下溪水沿溪东流，翻着滚滚的波浪，注入岩壑，接着往东南流经龟阴之田。龟山在博县北十五里，从前孔夫子哀叹时政世道的衰落，望龟山有感而赋诗作曲，所以后来的《琴操》中有《龟山操》。龟山北面就是龟阴之田。《春秋》：定公十年（前500），齐人交还龟阴之田。下溪水又与环水汇合，环水发源于泰山南溪，往南流经中、下两庙之间。《从征记》说：泰山有下、中、上三座庙，庙墙和殿宇非常严整，庙中台阶两边，古柏参天，大的有二十多围，是汉武帝种植的。赤眉军曾砍过一棵树，砍时看见树中出血，因而停止，今天那树上还留有斧痕。庙门三重，楼榭四所，还有一座三层坛，高一丈余，宽广八尺。大树前有一口大井，井水极香冷，与普通的水不同，不知是哪个朝代掘的。这口大井并不常常挖泥除污，但大旱时井水却不减少。庙中仓库里有汉朝的旧乐器和神车、木偶等物，制作都十分精巧华

丽。还有石虎，建武十三年(37)，永贵侯张余贡献的一匹金马，高二尺余，制作极其精致。中庙离下庙五里，庙宇比下庙还要高大壮丽，庙的东西两侧都有山涧。上庙在山顶，就是帝王祭天的地方。环水又拐弯东流，又往东南流经明堂下。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来泰山筑坛祭天，祭毕下山，坐于东北边山麓的明堂中。汉武帝觉得古时所建明堂的地址狭隘而不开敞，想在奉高县旁重建一座明堂，但不知道这种建筑的格局和形式。济南人公玉带献上了黄帝时的《明堂图》，图中有一座殿宇，四面都没有墙壁，用茅草盖顶，引水流过；环绕着四面宫墙外又建了天桥复道，上面有楼，名叫昆仑，入口在西南；天子从这里进入，就在里面祭祀礼拜上帝。于是武帝就命令奉高县在汶上修建明堂。古时引水作辟雍的地方，墙基和环形水道的遗迹都还存在，人们称此水为石汶水。《山海经》说：环水发源于泰山，东流注入汶水。指的就是这条水。环水又从左边注入汶水。汶水有几条水流一起注入，又往西南流经徂徕山西边。山上松柏很多，就是《诗经》里所谓的徂徕之松。《广雅》说：就是梓松。《抱朴子》提到《玉策记》的话，说：千年的老松，里面有种怪物，形状或是像青牛，或是像青狗，或是像人，寿命都有一万岁。又说天子陵墓上有斜欹的老松，就是所谓楼松。《鲁连子》说：松树枞树高达十仞，但没有树枝，并不是怕正室没有柱子。《尔雅》说：叶子如松，枝干如柏，这种树叫枞树。《邹山记》说：徂徕山又称尤徕之山，在梁甫、奉高、博三县的边境，现在还有美松。赤眉军的头目樊崇曾据守此山，所以他自称尤徕三老。徂徕山东边有巢父庙，山高十里，山下有个池塘，方圆百步左右，有三条溪涧注入。一条从东北沿溪流下，转弯流经县南，往西北流，注入汶水；一条往北流经溪涧，西流注入汶水；一条往南流经阳关亭南。《春秋》：襄公十七年(前 556)，迎臧纥于阳关。又西流注入汶水。

流过博县西北，

汶水往南流经博县老城东边。《春秋》：哀公十一年（前484）与吴联合伐齐，夺取了博。灌婴在城下大败了田横。汶水转弯从城南往西流，并不流过博县西北。汶水又往西南流经龙乡旧城南面。《春秋》：成公二年（前589），齐侯围龙，龙人把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关起来，杀了他并在城上把他肢解。齐侯亲自击鼓，攻占了龙。汉高帝八年（前199），把这地方封给谒者陈署，立为侯国。汶水又往西南流经亭亭山东边，那就是黄帝祭地的地方。山上有神庙，水上有石门，从前是放水灌溉的地方。汶水又往西南流经阳关旧城西面，这里原来是巨平县的阳关亭，阳虎占据此亭反叛，遭到讨伐，就烧掉莱门逃向齐国。汶水又南流，在左边汇合了淄水。淄水发源于泰山梁父县东面，往西南流经菟裘城北面。《春秋》：隐公十一年（前712）营建此城，隐公对羽父说：我将到这里来安度晚年。所以《郡国志》说：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流经梁父县旧城南面，县北有梁父山。《开山图》说：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管出生，梁父管死亡。皇帝来泰山祭天，来梁父祭地，所以县就取名梁父。淄水又往西南流经柴县旧城北面。按《地理志》，柴县是泰山郡的属县，人们称为柴汶。淄水又流经郕县北面。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董渫，立为侯国。《春秋》：齐军包围郕，郕人伐齐国，就在这条水边放马饮水。从前孔子在郕的旷野走路，就在这里碰到荣启期。荣启期身穿鹿皮衣，披散着头发，弹琴唱歌，以三件乐事自喜，孔夫子赞他的仁厚。淄水又往西流经阳关城南面，西流注入汶水。汶水又往南流经巨平县旧城东面，然后往西南流。城东有鲁道，就是《诗经》所谓鲁道宽阔平坦，齐子由此归来。现在汶上水边有文姜台。汶水又往西南流。《诗经》说：汶水滔滔。《淮南子》说：狢渡过汶水就会死。天地万物的生性，祸福的相互关系探究起来相当困难，原来就不可能按普通的情理搞得清楚的。汶水又往西南流经鲁国汶阳县北面，这就是王莽的汶亭。县北有曲水亭，《春秋》：桓公十二年（前700），

桓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会盟。《左传》说：这是与杞、莒媾和。所以杜预说：鲁国汶阳县北面有曲水亭。汉章帝元和二年(85)，东巡泰山，在汶阳建立行宫，执金吾耿恭驻在汶上，城门遗址和城壕至今还在，人们称为阙陵城。汶水又往西流经汶阳县旧城北面，然后往西流去。

又往西南流过蛇丘县南面，

汶水又西流，洸水注入。又往西流经蛇丘县南面，县里有个铸乡城。《春秋左传》：宣叔在铸娶亲。杜预说：铸，就是济北蛇丘县所属的铸乡城。

又往西南流过刚县北面，

据《地理志》，刚，就是以前的阐；王莽改名为柔。应劭说：《春秋经》记载，齐人侵占了讙和阐。阐就是现在的阐亭。杜预《春秋释地》说：阐在刚县北，刚城东面有个小亭。现在是刚县的治所，俗人又叫阐亭。京相璠说：刚县西四十里有阐亭。诸说不同，不知哪一个正确。汶水又西流，蛇水注入。蛇水发源于刚县东北的泰山，往西南流经汶阳之田，这是齐侵占过的地方。汶水以北，极目望去，是一片旷阔的平原，僖公把它赐给季友。蛇水又往西南流经铸城西面，这就是《左传》所谓的蛇渊囿。所以京相璠说：现在济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这就是鲁囿。民间把这条水叫浊须水，这是不对的。蛇水又向西南流经夏晖城南。《春秋经》载，公在下讙与齐侯会见。现在俗称夏晖城。《春秋左传》：桓公三年(前709)，公子翚到齐，齐侯送姜氏到下讙，这是不合礼法的。这就有了夏晖这个地名了。蛇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汶水。汶水又西流，沟水注入。沟水发源于东北边的马山，向西南流经棘亭南面。《春秋》：成公三年(前588)《经》记载，叔孙侨如率兵包围棘。《左传》说：齐侵占了汶阳之田，棘不服，于是就把它包围起来。棘亭南离汶水八十里。沟水又往西南流经遂城东面。《地理志》说：遂城是蛇丘遂乡，就是从前的遂国。《春秋》：庄公十三年(前681)，

齐灭了遂，就在那里设城堡屯兵驻防。京相璠说：遂在蛇丘东北十里。杜预也认为这说法正确。可是县城东北没有一座城对得上号，现在的城是在蛇丘西北，这是杜预存疑造成的错误。沟水又往西流经下讙城西面，然后注入汶水。汶水又往西流经春亭北面，据查考，古时没有春这个地名，只有平陆县有个崇阳亭，但此亭东距刚城四十里，以京相璠所注来推断倒是符合的，但实际如何却不清楚。

又往西流过东平郡章县南面，

《地理志》说：东平国，就是从前的梁。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又分出济东国；武帝元鼎元年（前116），这里是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前52），是东平国；王莽时叫有盐。章县，按《世本》，是任姓之国，是投降于章的齐人的居地。旧城在无盐县东北五十里。汶水又往西南流，有泌水注入。泌水发源于肥成县东边的白原，往西南流经肥成县旧城南面。乐正子春对他的弟子说：你去齐国要经过肥，肥这地方有一些贤能的人。泌水左边流过句窳亭北面。章帝元和二年（85），凤凰飞集到肥成的句窳亭，于是豁免了当地的地租，并去巡游泰山。说的就是此亭。泌水又往西南流经富成县旧城西面，这就是王莽时的成富。又往西南流，注入汶水。汶水又往西南流经桃乡县旧城西面，这就是王莽时的鄣亭。人们把它叫做鄣城，这是不对的，那只是把新朝的旧地名加以扩大罢了。

又往西南流过无盐县南面，又往西南流过寿张县北面，又往西南流到安民亭，注入济水。

汶水自桃乡分为四条，四水分流处，称为四汶口。左边分出两条，向西南流，到无盐县的郈乡城南。郈乡是昭伯的封邑，祸事起于斗鸡。《春秋左传》：定公十二年（前498），叔孙氏毁去郈城。现在郈城南面仍没有城墙。汶水又往西南流经东平陆县旧城北面。应劭说：这是古时的厥国；现在有厥亭。汶水又往西流经危

山南面，人们称为龙山。《汉书·宣元六王传》说：哀帝时，无盐危山的泥土自行隆起，上面盖了草，好像驰道的样子；此外瓠山的岩石也转了方向。晋灼说：《汉书注》把瓠山写成报山，说山边有一块巨石，转身立起，高九尺六寸，旁移了一丈，宽四尺。东平王云及王后谒说：汉朝岩石立起，这是表明有新皇帝将兴起的征兆。于是亲自到岩石所在之处致祭，又造了一块类似于报山石的岩石，束倍草，还为它立祠。建平三年(前4)，息夫躬告发了他，东平王于是自杀，王后谒被杀头示众，封国也被撤除了。汶水又西流，汇合为一条水，向西南流入茂都淀。茂都淀是陂水的异名。淀水向西南流出，称为巨野沟，又向西南流经致密城南面。《郡国志》说：须昌县有致密城，就是古时的中都，也就是孔夫子当过宰的城邑。孔夫子制定了养生送死的仪式，长幼男女之间的礼度，于是路上丢了东西没有人捡，器物也不作虚浮的雕饰。巨野沟又往西南注入桓公河。北边的水往西流出茂都淀，叫巨良水；往西南流经致密城北面；往西南流，注入洪渎。另一条汶水往西流经郈亭北面，又往西流到寿张旧城东面，积聚成为沼泽。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寿张东部攻打黄巾，鲍信就在这里战死。右边一条汶水，往西流经无盐县旧城南面。这地方原是从前的宿国，又是齐宣后的故都。她就是所谓无盐丑女。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封城阳共王的儿子刘庆为东平侯，就是此城。王莽改名为有盐亭。汶水又往西流经郈乡城南面。《地理志》所谓无盐有郈乡，就指这地方。汶水往西南流经寿张县旧城北面，就是《春秋》中的良县。县里有寿聚，汉时叫寿良。应劭说：世祖的叔父叫刘良，所以光武帝把地名改为寿张。建武十二年(36)，世祖把这地方封给樊宏，立为侯国。汶水又往西南流，长直沟水注入。长直沟水发源于须昌城东北的穀阳山南面，流过须昌城东；又往南流，漆沟水注入。漆沟水发源于无盐城东北五里的阜山下，往西流经无盐县旧城北面，水边有东平宪王仓墓，墓碑和墓阙都还

在。元和二年(85),章帝临幸东平,以太牢致祭,亲自在祠座上跪拜。并在陵前赐赠御剑。漆沟水又西流,注入长直沟。沟水分成两条:一条往西流经须昌城南面,注入济水,一条南流,注入汶水。汶水又西流注入济水。所以《淮南子》说:汶水发源于弗其,西流与济水汇合。高诱说:弗其是山名,在朱虚县东面。我以为高诱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东汶,并不是《水经》所谓注入济水的那一条。这里引证错了。

水经注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题解】

卷二十五记载了三条河流。泗水原是淮河下游最长的支流，它发源于今山东省中部，沿途接纳洙水、睢水、沂水、沭水等，直到今淮阴市以东注入淮水，全长一千数百里。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在阳武决口，夺泗注淮入海。泗水的流路受阻，水流长期阻滞在今济宁和徐州之间，逐渐形成了长达120余公里的所谓南四湖(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古代泗水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沂水是泗水支流，汇泗水入淮。由于泗水湮废，今水道已完全改变。今沂河从山东省进入江苏省后注入骆马湖，下游已疏凿了一条新沂河，循新沂河从燕尾港注入黄海。

洙水是泗水的支流，因为流经鲁县(今曲阜)附近，所以古来常以“洙泗”一词称颂孔子。

【原文】

泗水出鲁卞县北山，

《地理志》曰：出济阴乘氏县，又云：出卞县北，《经》言北山，皆为非矣。《山海经》曰：泗水出鲁东北。余昔因公事，沿历徐、沇，路迳洙、泗，因令寻其源流。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谢息纳季孙之言，以孟氏成邑与晋而迁于桃。杜预曰：鲁国卞县东南有桃墟。世谓之曰陶墟，舜所陶处也，井曰舜井，皆为非也。墟有漏泽，方十五里，渌水澄渟，三丈如减。泽西际阜，俗谓之妫亭山，盖有陶虚、舜井之言，因复有妫亭之名矣。阜侧有三石穴。广圆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陂竭泽矣。左右民居，识其将漏，预以木为曲洑，约障穴口，鱼鳖暴鳞，不可胜载矣。自此连冈通阜，西北四十许里，冈之西际，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盖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导，泉穴各径尺余。水源南侧有一庙，栝柏成林，时人谓之原泉祠，非所究也。泗水西迳其县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闻守卞者将叛，臣率徒以讨之是也。南有姑蔑城。《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间，西迳郚城北。《春秋》：文公七年《经》书，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须句，遂城郚。杜预曰：鲁邑也。卞县南有郚城，备邾难也。泗水自卞而会于洙水也。

西南过鲁县北，

泗水又西南流，迳鲁县分为二流，水侧有一城，为二水之分会也。北为洙渎。《春秋》：庄公九年《经》书，冬浚

洙。京相璠、服虔、杜预并言：洙水在鲁城北，浚深之为齐备也。南则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间，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领徒之所也。《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背洙面泗，南北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北门去洙水百步余。后汉初，阙里荆棘自辟，从讲堂至九里。鲍永为相，因修飨祠，以诛鲁贼彭丰等。郭缘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国语》：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罟弃之。韦昭云：泗在鲁城北。《史记》、《冢记》、王隐《地道记》咸言，葬孔子于鲁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图》曰：乌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衔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说题辞》曰：孔子卒，以所受黄玉葬鲁城北，即子贡庐墓处也。谯周云：孔子死后，鲁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余家，命曰孔里。《孔丛》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氏封五十余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皇览》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诸异树，不生棘木、刺草，今则无复遗条矣。泗水自城北，南迳鲁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颜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东十里，有颜母庙。山南数里，孔子父葬处。《礼》所谓防墓崩者也。平地发泉，流迳鲁县故城南。水北东门外，即爰居所止处也。《国语》曰：海鸟曰爰居，止于鲁城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讥焉。故庄子曰：海鸟止郊，鲁侯觞之，奏以广乐，具以太牢，三

日而死，此养非所养矣。门郭之外，亦戎夷死处。《吕氏春秋》曰：昔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宿于郭门外。寒俞甚，谓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我与子衣，子活。我国士也，为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爱。弟子曰：不肖人，恶能与国士并衣哉？戎叹曰：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对稷门。昔圉人荦有力，能投盖于此门。服虔曰：能投千钧之重，过门之上也。杜预谓走接屋之桷，反覆门上也。《春秋》：僖公二十年《经》书，春，新作南门。《左传》曰：书不时也。杜预曰：本名稷门，僖公更高大之，今犹不与诸门同，改名高门也。其遗基犹在，地八丈余矣。亦曰雩门。《春秋左传》：庄公十年，公子偃请击宋师，窃从雩门蒙皋比而出者也。门南隔水，有雩坛。坛高三丈，曾点所欲风舞处也。高门一里余道西，有道儿君碑，是鲁相陈君立。昔曾参居此，枭不入郭。县，即曲阜之地，少昊之虚。有大庭氏之库，《春秋》，竖牛之所攻也。故刘公幹《鲁都赋》曰：戢武器于有炎之库，放戎马于巨野之垧。周成王封姬旦于曲阜，曰鲁。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薛郡，汉高后元年为鲁国。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台，今虽崩夷，犹高数丈。台西百步有大井，广三丈，深十余丈，以石垒之，石似磬制。《春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帅费人攻鲁，公入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也。台之西北二里，有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台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汉高祖十三年过鲁，以太牢祀

孔子。自秦烧《诗》《书》，经典沦缺。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之，希有见者。于时闻堂有上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面；夫人隔东一间，东向。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时物也。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永平中，钟离意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䜣，治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寝堂床首有悬瓮。意召孔䜣问：何等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勿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悬示后贤耳。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伯，果服焉。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石吏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汉、魏以来，庙列七碑，二碑无字。栝柏犹茂。庙之西北二里，有颜母庙，庙像犹严，有修栝五株。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即灵光之南阙，北百余步即灵光殿基，东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余。东西廊庑别舍，中间方七百余步。阙之东北有浴池，方四十许步。池中有钓台，方十步，台之基岸，悉石也。遗基尚整，故王延寿赋曰：周行数里，仰不见日者也。是汉景帝程姬子

鲁恭王之所造也。殿之东南,即泮宫也。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台南水东西百步,南北六十步;台西水南北四百步,东西六十步。台池咸结石为之,《诗》所谓思乐泮水也。沂水又西迳圜丘北,丘高四丈余,沂水又西流,昔韩雉射龙于斯水之上。《尸子》曰:韩雉见申羊于鲁,有龙饮于沂。韩雉曰:吾闻之,出见虎,搏之;见龙,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闻也。遂射之。沂水又西,右注泗水也。

又西过瑕丘县东,屈从县东南流,漷水从东来注之。

瑕丘,鲁邑,《春秋》之负瑕矣。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诸负瑕是也。应劭曰:瑕丘在县西南。昔卫大夫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死则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刺其欲害民良田也。瑕丘之名,盖因斯以表称矣。曾子吊诸负夏,郑玄、皇甫谧并言卫地,鲁、卫虽殊,土则一也。漷水出东海合乡县。汉安帝永初七年,封马光子朗为侯国。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公二年,季孙斯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是也。漷水又迳鲁国邹山东南,而西南流,《春秋左传》所谓峄山也,邾文公所迁。今城在邹山之阳,依岩阻以墉固,故邾娄之国,曹姓也。叔梁纥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后乃县之,因邹山之名以氏县也。王莽之邹亭矣。京相璠曰:《地理志》,峄山在邹县北,绎邑之所依以为名也。山东西二十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屋处,其俗谓之峄

孔。遭乱，辄将家入峄，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晋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保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山北有绝岩。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岭，名曰昼门，《诗》所谓保有凫峄者也。漷水又西南迳蕃县故城南。又西迳薛县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车正奚仲之国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晋《太康地记》曰：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谓之神灵也。齐封田文于此，号孟尝君，有惠喻[1]，今郭侧犹有文冢，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行人往还，莫不迳观，以为异见矣。漷水又西迳仲虺城北。晋《太康地记》曰：奚仲迁于邳，仲虺居之以为汤左相，其后当周，爵称侯，后见侵削，霸者所绌为伯，任姓也。应劭曰：邳在薛。徐广《史记音义》曰：楚元王子郢客，以吕后二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此为上矣。《晋书·地道记》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西至湖陆县，入于泗。故京相璠曰：薛县漷水，首受蕃县，西注山阳湖陆是也。《经》言瑕丘东，误耳。

又南过平阳县西，

县，即山阳郡之南平阳县也。《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者也。王莽改之曰黾平矣。泗水又南迳故城西，世谓之漆乡。应劭《十三州记》曰：漆乡，邾邑也。杜预曰：平阳东北有漆乡。今见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详也。

又南过高平县西，洸水从西北来流注之。

泗水南迳高平山，山东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与众山相连，其山最高，顶上方平，故谓之高平山。县亦取名焉。泗水又南迳高平县故城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封丞相魏相为侯国。高帝七年，封将军陈锴为橐侯。《地理志》，山阳之属县也。王莽改曰高平。应劭曰：章帝改。按本志曰：王莽改名，章帝因之矣。所谓洸水者，洙水也，盖洸、洙相入，互受通称矣。

又南过方与县东，

汉哀帝建平四年，县女子田无啬生子。先未生二月，儿啼腹中；及生，不举，葬之陌上。三日，人过闻啼声，母掘养之。

菏水从西来注之。

菏水，即济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泽也。而东与泗水合于湖陵县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谓之黄水口。黄水西北通巨野泽，盖以黄水沿注于菏，故因以名焉。

又屈东南，过湖陆县南，涓涓水从东北来流注之。

《地理志》，故湖陵县也。菏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陆。应劭曰：一名湖陵，章帝封东平王苍子为湖陆侯，更名湖陆也。泗水又东迳郗鉴所筑城北，又东迳湖陵城东南。昔桓温之北入也，范懽擒慕容忠于此。城东有度尚碑。泗水又左会南梁水。《地理志》曰：水出蕃县。今县之东北，平泽出泉若轮焉。发源成川，西南流分为二水。北水枝出，西迳蕃县北，西迳滕城北。《春秋左传》：隐公十一

年，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薛侯曰：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者也。汉高祖封夏侯婴为侯国，号曰滕公。邓晨曰：今沛郡公丘也。其水又溉于丘焉。县故城在滕西北，城周二十里，内有子城。按《地理志》，即滕也。周懿王子错叔绣文公所封也。齐灭之，秦以为县。汉武帝元朔三年，封鲁恭王子刘顺为侯国。世以此水溉我良田，遂及百秭，故有两沟之名焉。南梁水自枝渠西南，迳鲁国蕃县故城东，俗以南邻于漷，亦谓之西漷水。南梁水又屈迳城南。应劭曰：县，古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济渠。济在湖陆西而左注泗，泗、济合流，故地记或言济入泗，泗亦言入济，互受通称，故有入济之文。阚骃《十三州志》曰：西至湖陆入泗是也。《经》无南梁之名，而有涓涓之称，疑即是水也。戴延之《西征记》亦言湖陆县之东南，有涓涓水，亦无记于南梁，谓是吴王所道之渎也。余按湖陆西南，止有是水。延之盖以《国语》云，吴王夫差起师，将北会黄池，掘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于济。以是言之，故谓是水为吴王所掘。非也。余以水路求之，止有泗川耳。盖北达沂，西北迳于商、鲁，而接于济矣，吴所浚广耳。非谓起自东北，受沂西南注济也。假之有通，非吴所趣，年载诚眇，人情

则近，以今忖古，益知延之之不通情理矣。泗水又南，漷水注之，又迳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

又东过沛县东，

昔许由隐于沛泽，即是县也。县盖取泽为名。宋灭属楚，在泗水之滨，于秦为泗水郡治，黄水注之。黄水出小黄县黄乡黄沟。《国语》曰：吴子会诸侯于黄池者也。黄水东流迳外黄县故城南。张晏曰：魏郡有内黄县，故加外也。薛瓒曰：县有黄沟，故县氏焉。圈称《陈留风俗传》曰：县南有渠水，于春秋为宋之曲棘里，故宋这别都矣。《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华元居于稷里。宣公十五年，楚、郑围宋，晋解扬违楚，致命于此。宋人惧，使华元乘闉，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子反退一舍，宋、楚乃平。今城东闉上，犹有华元祠，祠之不辍。城北有华元冢。黄沟自城南，东迳葵丘下。《春秋》：僖公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宰孔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即此地也。黄沟又东注大泽，蒹葭萑苇生焉，即世所谓大荠陂也。陂水东北流迳定陶县南，又东迳山阳郡成武县之楚丘亭北。黄沟又东迳成武县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黄沟又东北迳部城北。《春秋》：桓公二年《经》书，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左传》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杀殇公而立公子冯，

以郜大鼎赂公。臧哀伯谏为非礼。《十三州志》曰：今成武县东南有郜城，俗谓之北郜者也。黄沟又东迳平乐县故城南，又东，右合泡水，即丰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荠陂，东迳贳城北，又东迳已氏县故城北，王莽之巳善也。县有伊尹冢。崔骃曰：殷帝沃丁之时，伊尹卒，葬于薄。《皇览》曰：伊尹冢在济阴巳氏平利乡。皇甫谧曰：伊尹年百余岁而卒，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亲自临丧，以报大德焉。又东迳孟诸泽。杜预曰：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又东迳郜成县故城南。《地理志》，山阳县也，王莽更名之曰告成矣。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论也。又东迳单父县故城南，昔宓子贱之治也。孔子使巫马期观政，入其境，见夜渔者，问曰：子得鱼辄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长育之故也。子闻之曰：诚彼形此，子贱得之，善矣。惜哉！不齐所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斯县为利父矣。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刘茂为侯国。又东迳平乐县，右合泡水。水上承睢水于下邑县界，东北注，一水上承睢水于杼秋县界北流，世又谓之瓠卢沟，水积为渚。渚水东北流，二渠双引，左合沣水，俗谓之二泡也。自下沣、泡并得通称矣。故《地理志》曰：平乐，侯国也。泡水所出。又迳丰西泽，谓之丰水。《汉书》称高祖送徒丽山，徒多亡。到丰西泽，有大蛇当径，拔剑斩之。此即汉高祖斩蛇处也。又东迳大堰，水分为二；又东迳丰县故城南，王莽之吾丰也。水侧城东北流，右合枝水，上承丰西大堰，派流东北迳丰城北，东注沣水。沣水又东合黄水，时人谓

之狂水，盖狂、黄声相近，俗传失实也。自下黄水又兼通称矣。水上旧有梁，谓之泡桥。王智深《宋史》云：宋太尉刘义恭于彭城，遣军主嵇玄敬北至城，觇候魏军。魏军于清西望见玄敬士众。魏南康侯杜道俊引趣泡桥，沛县民逆烧泡桥，又于林中打鼓。俊谓宋军大至，争渡泡水。水深酷寒，冻溺死者殆半。清水即泡水之别名也。沈约《宋书》称，魏军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东迳沛县故城南。秦末兵起，萧何、曹参迎汉祖于此城。高帝十一年，封合阳侯刘仲子为侯国。城内有汉高祖庙。庙前有三碑，后汉立。庙基以青石为之，阶陛尚存。刘备之为徐州也，治此。袁术遣纪灵攻备，备求救吕布，布救之，屯小沛，招灵，请备共饮。布谓灵曰：玄德，布弟也，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乃植戟于门，布弯弓曰：观布射戟小枝，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一发中之，遂解。此即布射戟枝处也。《述征记》曰：城极大，四周壍通丰水。丰水于城南东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乐县东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迳小沛县东，县治故城南垞上。东岸有泗水亭，汉祖为泗水亭长，即此亭也。故亭今有高祖庙，庙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庙阙崩褫，略无全者。水中有故石梁处，遗石尚存。高祖之破黥布也，过之，置酒沛宫，酒酣歌舞，慷慨伤怀，曰：游子思故乡也。泗水又东南流，迳广戚县故城南。汉武帝元朔元年，封刘择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力聚也。泗水又迳留县，而南迳垞城东。城西南有崇侯虎庙，道沦遗爱，不知何因

而远有此图。泗水又南迳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泗水，西上尽石，凿而为冢，今人谓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巧。夫子以为不如死之速朽也。

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

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基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泗水又南，获水入焉，而南迳彭城县故城东。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故语曰：称乐大早绝鼎系。当是孟浪之传耳。泗水又迳龚胜墓南，墓碣尚存。又经亚父冢东。《皇览》曰：亚父冢在庐江县郭东，居巢亭中，有亚父井。吏民亲事皆祭亚父于居巢厅上。后更造祠于郭东，至今祠之。按《汉书·项羽传》，历阳人范增，未至彭城而发疽死，不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项羽凉马台。台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增不慕范蠡之举，而自绝于斯，可谓褊矣。推考书事，墓近于此也。

又东南过吕县南，

吕，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晋师伐郑及陈，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是也。县对泗水。汉景帝三年，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于县，白颈乌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时有吴、楚

之反。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弯弧东射，矢集彭城之东，饮羽于石梁，即斯梁也。悬涛漰渀，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又云，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则不能也。盖惟岳之喻，未便极天，明矣。《晋太康地记》曰：水出磬石，《书》所谓泗滨浮磬者也。泗水又东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吕县，东南流，北带广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从此溪。即陆机《行思赋》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积沙者也。晋太元九年，左将军谢玄于吕梁，遣督护闻人奭，用工九万，拥水立七挖②，以利运漕者。

又东南过下邳县西，

泗水历县，迳葛峄山东，即奚仲所迁邳峄者也。泗水又东南迳下邳县故城西，东南流，沂水流注焉，故东海属县也。应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汉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之。后乃县焉，王莽之闰俭矣。东阳郡治。文颖曰：秦嘉，东阳郡人，今下邳是也。晋灼曰：东阳县本属临淮郡，明帝分属下邳，后分属广陵。故张晏曰：东阳郡，今广陵郡也。汉明帝置下邳郡矣。城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大司马石苞、镇东将军胡质、司徒王浑、监军石崇四碑。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处矣。中城，吕布所守也。小城，晋中兴，北中郎将荀羡、郗昙所治也。昔泰山吴伯武少孤，与弟文章相失二十余年，遇于县市。文章欲殴伯武，心神悲恸，因相寻问，乃兄弟也。

县为沂、泗之会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县西北，会注陂南，迳其城西，王莽之和乐亭也。县东有徐庙山，山因徐徙，即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庙也。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谓之泇水。南迳刚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谓之武原水口也。又有桐水出西北东海容丘县东南，至下邳入泗。泗水东南迳下相县故城东，王莽之从德也。城之西北，有汉太尉陈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宁、华歆等所造。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虑、睢陵、夏丘等县，以其父避难，被害于此，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自是数县人无行迹，亦为暴矣！泗水又东南得睢水口。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王莽更名之曰康义矣。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后省为戍，梁将张惠绍北入，水军所次，凭固斯城，更增修郭，堑其四面，引水环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

又东南入于淮。

泗水又东迳陵栅南。《西征记》曰：旧陵县之治也。泗水又东南迳淮阳城北，城临泗水。昔菑丘䜣饮马斩蛟，眇目于此处也。泗水又东南迳魏阳城北，城枕泗川。陆机《行思赋》曰：行魏阳之枉渚。故无魏阳，疑即泗阳县故城也。王莽之所谓淮平亭矣。盖魏文帝幸广陵所由，或因变之，未详也。泗水又东迳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考诸地说，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实录也。

沂水出泰山盖县艾山，

郑玄云：出沂山，亦或云临乐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导，世谓之柞泉；北水所发，俗谓之鱼穷泉，俱东南流，合成一川，右会洛预水。水出洛预山，东北流注之。沂水东南流，左合桑预水。水北出桑预山，东注于沂水。沂水又东南，螳蜋水入焉。水出鲁山，东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东迳盖县故城南，东会连绵之水。水发连绵山，南流迳盖城东而南入沂。沂水又东迳浮来之山。《春秋经》书：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者也。即公来山也，在邳乡西，故号曰邳来之间也。浮来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会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迳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双峦齐秀，圆峙若一。沂水又东南，迳东莞县故城西，与小沂水合。孟康曰：县，故郓邑，今郓亭是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共王子吉为东莞侯。魏文帝黄初中，立为东莞郡，《东燕录》谓之团城。刘武帝北伐广固，登之以望王难[③]，魏南青州治。《左氏传》曰：莒、鲁争郓，为日久矣。今城北郓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故鲁郓邑，世变其字，非也。《郡国志》，东莞有郓亭。今在团城东北四十里，犹谓之故东莞城矣。小沂水出黄孤山，西南流迳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与间山水合。水出间山，东南流，右佩二水，总归于沂。沂水南迳东安县故城东，而南合时密水。水出时密山，春秋时莒地。《左传》：莒人归共仲于鲁，及密而死是也。时密水东流，迳东安城南。汉封鲁孝王子强为东安

侯。时密水又东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桑泉水北出五女山,东南流,巨围水注之。水出巨围之山,东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东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导源堂阜。《春秋》:庄公九年,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杜预曰: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东南注桑泉水。桑泉水又东南迳蒙阴县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东南与叟崮水合。水有二源双会,东导一川,俗谓之汶水也。东迳蒙阴县注桑泉水。又东南卢川水注之。水出鹿岭山,东南流,左则二川臻凑,右则诸葛泉源斯奔,乱流迳城阳之卢县,故盖县之卢上里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共王子刘豨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东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东南,右合蒙阴水。水出蒙山之阴,东北流。昔琅邪承宫避乱此山,立性好仁,不与物竞。人有认其黍者,舍之而去。其水东北流,入于沂。沂水又南迳阳都县故城东,县,故阳国也。齐同盟,齐利其地而迁之者也。汉高帝六年,封将军丁复为侯国。沂水又南与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阴,东流迳阳都县南,东注沂水。沂水又左合温水,水上承温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

南过琅邪临沂县东,又南过开阳县东,

沂水南迳中丘城西。《春秋》:隐公七年,夏,城中丘。《左传》曰:书不时也。沂水又南迳临沂县故城东。《郡国志》曰:琅邪有临沂县,故属东海郡。有治水注之。水出泰山南武阳县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

出。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武水出焉。盖水异名也。东流迳蒙山下，有祠。治水又东南迳颛臾城北。《郡国志》曰：县有颛臾城。季氏将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社稷之臣，何以伐之为？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便，近于费者也。治水又东南流，迳费县故城南。《地理志》，东海之属县也，为鲁季孙之邑。子路将堕之。公山弗扰师袭鲁弗克。后季氏为阳虎所执，弗扰以费畔，即是邑也。汉高帝六年，封陈贺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顺从也。许慎《说文》云：沂水出东海费县东，西入泗，从水，斤声。吕忱《字林》亦言是矣。斯水东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东南趣也④，皆为谬矣。故世俗谓此水为小沂水。治水又东南迳祊城南。《春秋》：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归泰山之祊而易许田。杜预《释地》曰：祊，郑祀泰山之邑也，在琅邪费县东南。治水又东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迳开阳县故城东，县，故鄅国也。《春秋左传》：昭公十八年，邾人袭鄅，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孥于邾是也，后更名开阳矣。《春秋》：哀公三年《经》书，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者是矣。县，故琅邪郡治也。

又东过襄贲县东，屈从县南西流，又屈南过郯县西，

《鲁连子》称：陆子谓齐湣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者也。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国也，少昊之后。《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公与之宴。昭子叔孙婼问曰：少昊鸟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黄

帝、炎帝以云火纪官，太皞以龙纪。少皞瑞凤鸟，统历鸟官之司，议政斯在。孔子从而学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者也。《竹书纪年》，晋烈公四年，越子朱句灭郯，以郯子鸪归。县，故旧鲁也，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汉高帝二年，更从今名，即王莽之沂平者也。

又南过良城县西，又南过下邳县西，南入于泗。

《春秋左传》曰：昭公十三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吴子辞水道不可以行，晋乃还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水于下邳县北西流，分为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迳城东，屈从县南，亦注泗，谓之小沂水。水上有桥，徐、泗间以为圯。昔张子房遇黄石公于圯上，即此处也。建安二年，曹操围吕布于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

洙水出泰山盖县临乐山，

《地理志》曰：临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盖，入泗水，或作池字，盖字误也。洙水自山西北迳盖县，汉景帝中五年，封后兄王信为侯国。又西迳泰山东平阳县。《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阳。杜预曰：今泰山平阳县是也。河东有平阳，故此加东矣。晋武帝元康九年，改为新泰县也。

西南至卞县，入于泗。

洙水西南流，盗泉水注之。泉出卞城东北、卞山之阴。《尸子》曰：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盗泉[5]，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故《论语比考谶》曰：水名盗泉，仲尼不

漱。即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水。洙水又西南流于下城西，西南入泗水乱流。西南至鲁县东北，又分为二水。水侧有故城，两水之分会也。洙水西北流迳孔里北，是谓洙、泗之间矣。《春秋》之浚洙，非谓始导矣，盖深广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迳瑕丘城东，而南入石门，古结石为水门，跨于水上也。西南流，世谓之杜武沟。洙水又西南，迳南平阳县之显闾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经》书，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者也。杜预曰：平阳北有显闾亭。《十三州记》曰：山阳南平阳县又有闾丘乡。《从征记》曰：杜谓显闾，闾丘也。今按漆乡在县东北，漆乡东北十里，见有闾丘乡，显闾非也。然则显闾自是别亭，未知孰是。又南，洸水注之。吕沈曰：洸水出东平阳，上承汶水于刚县西、阐亭东。《尔雅》曰：汶别为阐，其犹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迳盛乡城西。京相璠曰：刚县西南有盛乡城者也。又南迳泰山宁阳县故城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封鲁共王子刘恬为侯国。王莽改之曰宁顺也。又南，洙水枝津注之。水首受洙，西南流迳瑕丘城北，又西迳宁阳城南，又西南入于洸水。洸水又西南，迳泰山郡乘丘县故城东。赵肃侯二十年，韩将举与齐、魏战于乘丘，即此县也。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刘将夜为侯国也。洸水又东南流，注于洙。洙水又南至高平县，南入于泗水。西有茅乡城，东去高平三十里。京相璠曰：今高平县西三十里有故茅乡城者也。

【注释】

①《疏》作“惠誉”。

②“七挖”,《疏》作“七埭”。

③朱谋㙔以为“王难”系“王龙”之误。

④熊氏指出这几句有脱误。他以为《说文》原谓沂水“东南入泗”,后人将“南”误作“西”;又“在西”上原有“泗字,意谓泗水在西,而《说文》则谓沂水“东南入泗”,故驳其错误。

⑤这两《疏》作:孔子至于胜母,暮矣而不宿;过盗泉,渴矣而不饮。

【译文】

泗水发源于鲁郡卞县的北山,

《地理志》说:泗水发源于济阴乘氏县,又说:发源于卞县北面,《水经》则说发源于北山,这些说法都不对。《山海经》说:泗水发源于鲁东北。我过去因公事,曾沿徐水、沇水走过,又曾路经洙水、泗水,当时我派人去探寻过泗水的源头。查明泗水发源于卞县老城东南,桃墟的西北。《春秋》:昭公七年(前535),谢息采纳了季孙的建议,把孟氏的成邑给晋,把居民迁移到桃。杜预说:鲁国卞县东南有个桃墟,世人称为陶墟,说是舜制陶的地方;那里有个井叫舜井,其实都不是。桃墟有个漏泽,方圆十五里,泽水清澈澄碧,平静如镜,水深近三丈,泽西紧靠一座小土山,俗称妫亭山,大概是因为有了陶墟、舜井,因而又有了妫亭的名称的。小山旁有三个石洞,洞口大小约三四尺,石洞有通有塞,泽水有时积得满满的,有时又漏掉,一漏水几天之间就会泽底朝天。附近民众看出将要漏水了,就预先用木料做成鱼留,挡在洞口,水涸之后,泽底鱼鳖全都暴露出来,运也运不完了。从此处的小丘向西北方走,山冈绵延四十余里,山冈的西边便是泗水的源头。《博物志》说:泗水发源于陪尾,就指这座小丘。这里有五个石洞向外涌水,各洞口直径大约都有一尺余,五股泉水涌出后就汇合同流。水源南侧有一座庙,那里有成片的桧树和柏树林,当时人们称它

为原泉祠，但我没有考证过。泗水往西流经卞县旧城南面，《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武子攻取了卞，说：听说据守卞的军队要反叛，我率兵前去讨伐。卞县南有姑蔑城，《春秋》：隐公元年（前722），隐公和邾仪父在蔑会盟。泗水发源于卞县旧城和姑蔑城之间，往西流经郚城北面。《春秋》：文公七年（前620）《经》记载，文公讨伐邾，三月甲戌日攻取须句，于是就在郚筑城。杜预说：这是鲁国的城邑。卞县南有郚城，这是为防备邾有外患时而修筑的。泗水在卞县与邾水汇合。

往西南流过鲁县北面，

泗水又往西南流，经过鲁县分为两条，水旁有一座城，是两水分流之处。北面的一条就是洙渎。《春秋》：庄公九年（前685）《经》记载，那年冬天，疏浚河道。京相璠、服虔、杜预都说洙水在鲁城北面，疏浚河道是为防备齐国，南支叫泗水。孔夫子在洙水和泗水之间执教，今天城北两水中间，就是当年孔夫子带领学生的地方。《从征记》说：洙水和泗水在鲁城东北十七里处相汇，阙里背靠洙水，面临泗水，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面城门都有石门槛，北门离洙水百余步。后汉初期，阙里的荆棘开始被清除，从孔夫子的讲堂到九里。当时鲍永任宰相，于是在阙里修建了飨祠，将鲁贼彭丰等人处死。郭缘生说泗水在城南，这是错误的。我查考过《国语》，夏天宣公在泗渊撒网捕鱼，里革割断鱼网，把它丢了。韦昭说：泗水在鲁城北面。《史记》、《冢记》、王隐《地道记》都说孔子安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上。今天泗水南面有孔子墓。《春秋孔演图》说：鸟变成了书，孔子捧着书向上天祷告，有一只红雀飞到书上，变成一块黄玉，上面刻着：孔子受命于天，编制法规，确定制度。《说题辞》说：孔子死后，人们把他得到的那块黄玉一起陪葬在鲁城北面，就是子贡守墓的小屋所在的地方。谯周说：孔子死后，鲁国人在孔子墓边居住的有百余家，以后这里就称为孔里。《孔丛》说：孔夫子的墓地方圆一里，在鲁城北面

六里的泗水畔。孔氏宗族的坟墓共五十余座，人名辈份已辨别不清，有墓碑三块，各种石兽石碣还在。《皇览》说：孔子的弟子们从各地把珍奇的树苗带来种植，因而墓地上有许多异树，不生荆棘和刺草，但今天，那些树木一棵也没有了。泗水从城北往南流经鲁城西南，与沂水会合。沂水发源于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颜母曾在此山祈祷，于是生了孔子。山的东面十里，有颜母庙，山的南面数里，是孔子父亲安葬处，《礼》所说的防山之墓已崩塌，就指这地方。这里平地冒出泉水，流经鲁县旧城南面。溪水北岸、旧城东门外，就是爰居所停息过的地方。《国语》说：海鸟叫爰居，停息在鲁城东门外三天，臧文仲去祭它，被展禽所讥讽。所以庄子说：海鸟停息在郊外，鲁侯拿酒给它喝，准备了三牲，奏起广乐，三日后海鸟死了，这是因为奉养的方式不适合所奉养的对象。城门外是戎夷死的地方，《吕氏春秋》说：昔日戎夷离开齐国投奔鲁国，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到鲁时，城门已经关闭了，就与弟子宿在城门外。夜里越来越冷了，戎夷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穿，我活；我把衣服给你穿，你活。我是国家的人才，受到天下人的珍惜；你是没有用的人，不值得怜爱。弟子说：没用的人怎能与国家的人才共穿衣服呢？戎夷叹道：哎，不成了！就解下衣服给弟子穿，自己在半夜里冻死了。沂水北对稷门。从前有个养马人名荦，力气很大，能把车盖投过此门。服虔说：能把千斤重物从门上投过。杜预说：能把架屋顶的木椽反复从城门上掷过。《春秋》：僖公二十年（前640）《经》记载，春，新建了南门。《左传》说：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兴工不合时宜。杜预说：原名叫稷门，僖公把门改造得更高大，今天此门还是与各门都不相同，改名叫高门。城门的遗址还在，占地八丈余。也称雩门。《春秋左传》：庄公十年（前684），公子偃要求攻击宋军，蒙着虎皮偷偷从雩门出城。雩门的南面，隔水有个祭坛，坛高三丈，就是曾点想唱歌乘凉的地方。距高门一里余的大路西边，有道儿君碑，是鲁国宰相陈君所立。从

前曾参住在这里，坏人都不入城了。鲁县就在曲阜一带，是少昊都城所在之处，有大庭氏的仓库，是《春秋》竖牛进攻的地方。所以刘公幹《鲁都赋》说：收起武器藏在炎帝之库，放牧战马在巨野之郊。周成王把曲阜封给姬旦，称为鲁。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立为薛郡。汉高后元年（前187），这里是鲁国。小丘上有季氏的住宅，宅里有一个武子台，今天虽已崩塌，但还高数丈。台的西面一百步有一口大井，宽三丈，深十余丈，用石块垒砌，石块都好像磬的形状。《春秋》：定公十二年（前498），公山不狃率领费人进攻鲁国，定公进入季氏之宫，登上武子之台。台的西北面二里处有周公台，高五丈，周围五十步，台的南面约四里就是孔庙，就是孔夫子的故居。故居范围约一顷，他住过的厅堂后世改建成庙。汉高祖十三年（前194）经过鲁，用三牲祭祀孔子。自从秦始皇焚烧《诗经》、《尚书》后，经典散失残缺，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获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书。当时人们已不知道还有古文，称为蝌蚪书。汉时把它秘藏起来，很少有人见过这种文字。当时从堂上传来钟磬管弦之音，于是就停止拆屋。庙屋有三间：孔夫子住在西间，朝东；颜母在中间，朝南；夫人在东面隔一间，朝东。孔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制作很简朴。据说是他生时常用之物。鲁人把孔子乘过的车藏在庙中，就是颜路请求给颜回做棺材的车。汉献帝时，庙遭火灾烧毁了。永平年间（291），钟离意当鲁国宰相，上任时，拿出自己的钱一万三千文，付给户曹孔䜣，要他整修孔子的车，他亲自入庙，擦拭孔夫子的旧物：几、席、佩剑和鞋子。有个汉子叫张伯在堂下割草时，在土中发现玉璧七枚，把一枚藏在怀里，拿了六枚去禀告钟离意。钟离意叫主簿把玉璧放在几前。孔子卧室床头挂着一只瓮。钟离意叫来孔䜣问：这瓮是干么的？孔䜣回答：这是夫子的瓮，背后有朱砂写的红字，人们都不敢打开。钟离意说：夫子是圣人，他之所以留下这个瓮，是想启示后世的贤人。开瓮后，里面有一块白绢，

上面写着：后世编纂我的书的，是董仲舒；保护我的车，擦我的鞋、开我的箱的，是会稽钟离意；玉璧有七枚，张伯藏了一枚。钟离意立即叫来张伯询问，张伯果然供认了。魏黄初元年(220)，文帝令郡国修建孔子旧庙，设置年俸百石的吏卒，专门负责管理。庙里有孔夫子像，旁边有两个弟子，手执书卷，站着侍候他，神色肃穆恭敬，似乎在向他请教的样子。汉、魏以来，庙里立有七块碑，两块碑无字，庙旁桧树柏树至今还很茂盛。庙的西北二里处，有颜母庙，庙像还很严整，庙里有五株长长的桧树。孔子庙东南面五百步，有一对石阙，就是灵光殿的南阙，北面百余步就是灵光殿旧址，东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一丈余；东西两边是廊屋，中间方七百余步；石阙东北面有一个浴池，方约四十步；池中有个钓台，方十步，台基和岸边都是用石头砌成，遗基还较完整。所以王延寿作赋说：绕行数里，仰头不见天日。这是汉景帝程姬的儿子鲁恭王修筑的。殿的东南面，就是泮宫，在高门正北的大路西边。宫中有台，高八十尺，台南水池东西一百步，南北五十步，台西水池南北四百步，东西六十步，台池都用石块结砌，这就是《诗经》所谓的：在泮水之畔多么快乐！沂水又往西流经圜丘北面，丘高四丈余。沂水又往西流，从前韩雉在这条水上射过龙。《尸子》说：韩雉在鲁与申羊见面，有一条龙在沂水上饮水。韩雉说：我听人们说过，出外见到虎，就打死它；见到龙，就用箭射，今天如果不射，就是没有照我听到的做了。说着就用箭射龙。沂水又往西流，从右面注入泗水。

又往西流过瑕丘县东边，转弯从县城往东南流，漷水从东方流来注入。

瑕丘是鲁国的城邑，也就是《春秋》的负瑕。哀公七年(前488)，季康子攻打邾国，把邾的国君囚禁在负瑕。应劭说：瑕丘在县西南，从前卫国大夫公叔文子登上瑕丘，蘧伯玉跟从着他。文子说：在这里多么快乐呀！我死后真想葬在这里。伯玉说：你喜

欢葬在这里，那还是让我先葬吧！伯玉是讽刺他想糟蹋百姓的良田。瑕丘的名称，就是因这件事而来的。曾子到负夏吊慰，郑玄、皇甫谧都说那是卫国的地域，鲁、卫虽然是不同的国家，但土地却还是同一块土地。漷水发源于东海合乡县，汉安帝永初七年(113)，把这里封给马光的儿子马朗，立为侯国。漷水往西南流，注入洙水。《春秋》：哀公二年(前493)，季孙斯攻打邾国，夺取了漷水东岸的田和沂水西岸的田。漷水又流经鲁国邹山东南，然后转向西南流。邹山就是《春秋左传》所说的峄山。邾文公迁到这里，今天城建在邹山的南面，依山傍岩筑城，非常坚固。从前是邾娄之国，姓曹，也是叔梁纥的封邑。孔子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在这里立县，用邹山的山名来作县名，也就是王莽时的邹亭。京相璠说：据《地理志》，峄山在邹县北面，绎邑就是根据这座山而命名的。峄山东西二十里，山很高峻，孤峰独起，全由岩石堆积而成，几乎没有土壤；岩石间有许多洞穴，互相连通，有的洞穴有数间房屋那么大，民间称为峄孔，遇上乱世兵祸，就带全家进入山洞，敌寇虽然众多，也无法加害了。晋朝永嘉年间(307～313)太尉郗鉴率领乡民保卫这座山，胡贼进攻未能得手。今天山南有大峄，称为郗公峄，山北有绝壁。秦始皇到鲁国观礼，登上峄山，命丞相李斯用大篆字体在山岭上刻写铭文，名叫昼门。《诗经》所说的保有凫峄，就指这里。漷水又往西南流经蕃县旧城南面，又往西流经薛县旧城北面。《地理志》说：这是夏朝车正奚仲的封国。《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三十一年(前339)，邳人迁徙到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墓。晋《太康地记》说：奚仲墓在城南二十五里的山上，百姓认为很神灵。齐国把这地方封给田文。田文号孟尝君，以仁爱闻名，今天城旁还有田文墓，四面用石块砌成，制作严密坚固，光洁美丽，过往行人没有不来此观看的，认为这是世上罕见的建筑。漷水又往西流经仲虺城北，晋《太康地记》说：奚仲迁徙到邳，仲虺居住在这里，做了商汤的左丞相，到了周

朝，他的后裔所封的爵位是侯。后来封地被侵占缩小，称霸的诸侯将他贬降为伯，姓任。应劭说：邳就在薛。徐广《史记音义》说：楚元王的儿子郢客，在吕后二年（前186）时被封为上邳侯。因为有下邳，所以这里称上邳。《晋书·地道记》说：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往西流到湖陆县注入泗水。所以京相璠说：薛县的漷水，上口在蕃县接纳了水流，向西流注于山阳湖陆。《水经》说流经瑕丘东，是弄错了。

又往南流过平阳县西面，

平阳县就是山阳郡的南平阳县。《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二十九年（前341），齐国田肸和宋国军队进攻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平阳。王莽时改称黾平。泗水又往南流经旧城西，世人称为漆乡。应劭《十三州记》说：漆乡是邾的城邑。杜预说：平阳东北有漆乡。今天在平阳西南，也有旧城，方圆二里。到底是否漆乡故城，不很清楚。

又往南流过高平县西面，洸水从西北流过来注入。

泗水往南流经高平山，此山东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与众山相连，而以这座山为最高，山顶呈方形而平坦，所以称为高平山。县也取名为高平县。泗水又往南流经高平县旧城西面。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把这地方封给丞相魏相，立为侯国。高帝七年（前200）封将军陈锴为橐侯。据《地理志》，高平县是山阳郡的属县。王莽时改称高平郡。应劭说：是章帝改的。据《地理志》：王莽先改名，章帝予以沿用。所谓洸水，其实就是洙水，因为洸水、洙水互相汇合，也就互可通称了。

又往南流过方与县东面，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4），县里有个女子名叫田无啬要临产，儿子出生前两个月，就已在腹中啼哭了，等到生下来后却不中用了。她把孩子葬在陌上，过了三天，有人经过，听见哭声，母亲又把他掘出来抚养。

菏水从西方流过来注入。

菏水就是由济水流注、积聚成的湖泽。往东流，在湖陵县西六十里的榖庭城下与泗水汇合，俗称黄水口。黄水西北通巨野泽，因为黄水注入菏水，可相通称。所以水口也叫黄水口。

又转弯往东南流过湖陆县南面，涓涓水从东北方流过来注入。

按《地理志》，湖陆县就是从前的湖陵县。菏水在南面，王莽改名为湖陆。应劭说：又名湖陵，章帝封东平王苍的儿子为湖陆侯，改名叫湖陆。泗水又往东流，经过郗鉴所筑城的北面，又往东流经湖陵城东南。从前桓温北上，范懽在这里俘获了慕容忠。城东有度尚碑。泗水又在左边汇合了南梁水。《地理志》说：南梁水发源于蕃县。今天该县的东北面平泽冒出泉水，有车轮那么大小，发源后成为川流，向西南流分为二条，北支往西流经蕃县北面；又往西流经滕城北面。《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前712)，滕侯、薛侯来朝见，两人互争尊长。薛侯说：我先受封应当为长。滕侯说：我是周天子的卜正官，薛与周天子异姓，我的位置不能居他之后。隐公命羽父把薛侯请来，对他说：承你前来问候我，周有一句谚语说：山上有树木，须工匠去量；客人有礼物，让主人去挑。周天子与诸侯会盟时异姓居后。如果我到薛来朝见您，是不敢与任姓诸侯争排行的。如果承蒙您照顾，那么我想为滕君请求您这次让他一下。薛侯同意了，于是滕侯居长。汉高祖把此地封给夏侯婴，立为侯国，夏侯婴就称滕公。邓晨说：滕城就是今天沛郡的公丘。此水灌溉这一带的土地。该县旧城在滕的西北，城周围二十里，城内有子城，据《地理志》，这座旧城就是滕，是周懿王儿子错叔绣文公的封邑。后来被齐灭掉，秦时立为县，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把这地方封给鲁恭王儿子刘顺，立为侯国。世人因为此水灌溉良田，到达百秭，所以有两沟的名称。南梁水从支渠向西南流，经过鲁国蕃县旧城东，因为它南面与漷水相邻，民间也称为西漷水。南梁水又拐弯流经城南，应劭说：蕃县就是

古时的小郏邑。《地理志》说:这条水往西流注入济渠。济水在湖陆西面,在左边注入泗水,泗水和济水合流,所以记述地理一类书中,有的地方说济水注入泗水,也有说泗水注入济水,因为相互可以通称,所以有入济的说法。阚骃《十三州志》说:西流到湖陆注入泗水。《水经》里没有南梁水,却有涓涓水,大概就是这条水。戴延之《西征记》也说,湖陆县的东南有涓涓水,也没有记载南梁水,说涓涓水是吴王所开的渠道。我查考过,湖陆西南只有这条水,戴延之大概是根据《国语》所说,吴王夫差起兵,将北上黄池,在商鲁之间开掘渠道,北面与沂水连接,西面通济水。凭这点记载,所以说这条水是吴王开掘的,其实不是如此。我根据水路探察,此处只有泗水。北通沂水,西北流经商、鲁,而与济水相接的就是泗水。吴王只是疏浚过,并拓宽了原水道,不是说从东北起开掘,引入沂水,往西南注入济水。涓涓水只是利用原有水道开成,并不是吴一气凿通的。此事年代确实已很久远了,但人情物理却还是相近的。以今天来推想古代,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戴延之实在不通情理了。泗水又往南流,漷水注入,又流经薛的上邳城西,然后向南流去。

又往东流过沛县东边,

从前许由隐居在沛泽,那就在沛县,沛县是按沛泽命名的,宋国被灭后属楚,秦时是泗水郡的治所。沛县在泗水之滨,黄水注入。黄水出自小黄县黄乡的黄沟。《国语》说:吴子与诸侯在黄池会盟,就是这地方。黄水往东流经外黄县旧城南。张晏说:魏郡有内黄县,所以这里加上外字。薛瓒说:县有黄沟,所以县称黄县。圈称《陈留风俗传》说:县南有渠水,春秋时,这里是宋国的曲棘里,是从前宋国的别都。《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宋元公死于曲棘。宋华元住在稷里,宣公十五年(前 594),楚、郑围攻宋国,晋国解扬违背楚国之约,在此向宋人传达了国君的信息。宋人十分惧怕,就派华元连夜登越城门外的曲城,潜入楚军营

地，坐在子反床上说：君王派我来向你说明我们的困难，我方城内已到了交换子女来吃，拆开人骨来烧的地步，但要逼我们结城下之盟，这是办不到的。子反退兵三十里，宋、楚就讲和了。现在城东外曲城上，还有华元祠，祭祀从没间断；城北有华元墓。黄沟从城南往东流经葵丘下。《春秋》：僖公九年(前 651)，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会盟，宰孔说：齐侯不致力于改良内政，却热衷于侵略远邻，北方攻打山戎，南方攻楚，西方举行了此次盟会，东方要入侵哪个国家呢，现在还不得而知，西方看来不会去打了，恐怕国内就要乱了吧？你要以平乱为己任，不要匆匆前去了。于是晋侯就回去了。这里提到的葵丘就是这地方。黄海又往东流注入大泽，泽里长满芦苇，即人们所说的大荠陂。陂水往东北流经定陶县南面，又往东流经山阳郡成武县的楚丘亭北面。黄沟又往东流经成武县旧城南面，王莽改名为成安。黄沟又往东北流经郜城北面。《春秋》：桓公二年(前 710)《经》载，从宋拿来郜城的大鼎，戊申日送进大庙。《左传》说：宋督进攻孔父，夺了他的妻子，又杀了殇公，而立了公子冯，用郜的大鼎贿赂桓公，臧哀伯谴责这种违反礼法的行为。《十三州志》说：现在成武县东南有郜城，俗称北郜。黄沟又往东流经平乐县旧城南面，又往东流，在右面汇合了泡水，泡水即丰水的上源。此水上口承接大荠陂，往东流经贯城北，又往东流经巳氏县旧城北面，王莽叫巳善。该县有伊尹墓。崔骃说：殷帝沃丁的时候，伊尹死了，葬在薄。《皇览》说：伊尹墓在济阴巳氏县平利乡。皇甫谧说：伊尹活到百余岁而死，死后发了三天大雾，沃丁以天子的礼仪安葬他，亲自治丧，来报答他的大恩大德。此水又往东流经孟诸泽。杜预说：孟诸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又往东流经郜城县旧城南面。按《地理志》，郜城就是山阳县，王莽改名为告城县，所以世间有南郜、北郜的说法。又往东流经单父县旧城南面，从前这里是宓子贱管辖的。孔子派巫马期到各地视察政事，巫马期进入宓子贱的辖区，看见一个渔夫夜里

还在捕鱼，问道：你捕得鱼为什么又马上放了？渔夫回答道：因为那是小鱼，我们大夫要使它们长大后再捕。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以至诚施治于近，则教化推行于远，子贱已经掌握这窍门了。可惜呵，不齐（子贱名）所管辖的地方太小了！王莽把该县改名为利父。世祖建武十三年（37），把这里封给刘茂，立为侯国。水又往东流经平乐县，在右边与泡水汇合。泡水上流在下邑县边界承接睢水，往东北流；一条水上流在杼秋县边界承接睢水，向北流，世人称作瓠卢沟，积水成湖沼。沼水往东北流，二渠同流，左面与沣水汇合，俗称二泡，自此往下，沣水、泡水互相通称了，所以《地理志》说：平乐是个侯国，泡水发源于这里。又流经丰西泽，称为丰水。《汉书》说：高祖送囚徒去丽山，囚徒很多逃跑了，到了丰西泽，有一条大蛇挡住去路，高祖拔剑斩了它。这里就是汉高祖斩蛇的地方。丰水又往东流经大堰，分为二条，又往东流经丰县老城南面，王莽改名为吾丰。水经过城旁东北流，右面与支水汇合，支水上口承接丰西大堰，分流向东北流经丰城北面，往东流注入沣水。沣水又往东流与黄水汇合，当时人们称黄水为狂水。那是因为狂、黄读音相近，以致民间流传失实的缘故。自此以下，这条水又有黄水的通称了。水上过去有桥，称为泡桥。王智深《宋史》说：宋太尉刘义恭在彭城派遣主将嵇玄敬北上到了丰城，侦察魏军，魏军在清水西望见玄敬的军队众多，魏南康侯杜道俊引军直奔泡桥，沛县百姓纵火焚烧泡桥，又在树林里击鼓助威，杜道俊以为宋军大队人马到了，就争先恐后地抢渡泡水，水又深，天气又极冷，杜道俊的兵几乎半数冻死溺死。清水就是泡水的别名。沈约《宋书》说，魏军想渡到清水西岸去，其实并非如此。泡水又往东流经沛县旧城南面，秦末四方起兵，萧何、曹参在此城迎接汉高祖。高帝十一年（前196）把这地方封给合阳侯刘仲子，立为侯国。城内有汉高祖庙，庙前有三座碑，后汉时立。庙基用青石垒砌，台阶还在。刘备占据徐州时，此城是治所。袁术派遣

纪灵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吕布赶来援助，驻扎在小沛，邀了纪灵，又请刘备一起饮酒。吕布对纪灵说：玄德是我的义弟，我生性不喜欢相斗，只喜欢解斗。说完就把戟插在门口，然后拉弓搭箭，说道：看我射戟的小枝。射中，你们就收兵；射不中，你们可留下来决斗。说完一箭射中，于是双方收兵。这里就是吕布当年射戟的地方。《述征记》说：城很大，四周城壕通丰水，丰水从城南往东流，注入泗水，也就是泡水。《地理志》说：泡水从平乐县往东北流，到沛县注入泗水。泗水往南流经小沛县东，县治旧城在南丘上。东岸有泗水亭，汉高祖当泗水亭长时，就是这个亭。所以今天这里有高祖庙。庙前有碑，延熹十年(167)立。庙宇门阙现在都已崩塌，没有完整的东西了。水中有旧石桥的遗迹，只留下些石块还在。高祖打败黥布后，经过这里，在沛宫摆酒设宴，歌舞畅饮，慷慨伤怀，叹道：游子思念故乡呵！泗水又往东南流经广戚县旧城南。汉武帝元朔元年(前 128)把这地方封给刘择，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力聚。泗水又流经留县，而后往南流经垞城东面，城西南有崇侯虎庙。不知此人的庙，为何会远远立到这里。泗水又往南流经宋大夫桓魋墓西面。山紧临泗水，西面上去都是岩石，凿成坟墓，今天人们称为石椁。椁有两重，石匠的制作十分细致精巧。孔夫子认为，人死了还是迅速腐朽为好。

又往东南流过彭城县东北，

泗水西岸有龙华寺。僧人法显远赴西域，渡海东归，手持《龙华图》，首创了佛寺的形制，以后传遍中国，就是从法显开始的。当时他带来的两块天竺石，今天还在南面路东那片高地东边的基础中，这两块石还十分光洁可爱。泗水又往南流，获水注入，往南流经彭城县旧城东面。周显王四十二年(前 327)，九鼎沉没于泗水的深潭中，秦始皇时鼎在此水出现，他以为自己的贤德已可与三代媲美了，非常高兴，就派了数千人去水下打捞，结果没有捞到，这就是所谓鼎伏——沉没隐藏起来了。也有人说是用绳索

系住鼎往上拉，但没有拉上来，绳索就被龙齿咬断了。所以谚语说：高兴得太早，拉鼎断了绳。这是荒唐的传说。泗水又流经龚胜墓南面，墓碑今天还在；又流经亚父墓东面。《皇览》说：亚父墓在庐江县城东居巢亭中，那里有亚父井。官吏任职办公事，都在居巢厅上祭祀亚父。后来又在城东建祠，人们至今还在祭祀他。据《汉书·项羽传》载：历阳人范增，还没有到彭城，就患毒疮而死，没有说他到居巢。今天彭城南有项羽的凉马台，台西南的山麓上，就是他的墓地。范增不仰慕范蠡的行为，却离开项羽来到这里，可说胸怀太偏狭了。根据记载推想起来，他的墓以在这里较为近情。

又往东南流过吕县南面，

吕县原是宋国的城邑。《春秋》：襄公元年（前572），晋军进攻郑及陈，楚子辛去援救郑，侵入宋国的吕、留。吕县正对泗水。汉景帝三年（前154），有白颈乌鸦及黑乌鸦在该县相斗，白颈乌鸦斗败，坠入泗水而死达数千只。京房《易传》说：违反了亲属相亲之理，于是出现了黑白相斗的妖异，那时即有吴、楚谋反。泗水上有桥梁，所以称吕梁，从前宋景公拉开弓匠制作的弓，搭箭向东射去，箭都聚集在彭城之东，深深射进石桥里，说的就是这座桥。这里狂涛急流奔腾澎湃，是泗水上的险地，正像孔子所说的，连鱼鳖也不能游。又说，飞瀑三十丈，浪花飞迸九十里。今天已看不见古时的情景了。但这些说法也有点夸张，正像以插天描写山高，并不是真的就高到天上了。《晋太康地记》说：泗水出产磬石，就是《尚书》所说的泗水岸边有浮磬。泗水又往东南流，丁溪水注入。溪水上口在吕县承接泗水，水往东南流，从一片辽阔的低地北面绕过，又流经高山脚下而注入泗水。泗水冬春两季经常水浅流滞，常常须排去积沙以保持水道畅通，旅人大多从此溪过往。正如陆机《行思赋》所说的，利用丁水近捷的水岸，来排除泗水的积沙。晋太元九年（384），左将军谢玄派遣督护闻人奭，在吕

梁动用民工九万，在水上筑了七条坝，以利于运粮船只的通航。

又往东南流过下邳县西面，

泗水流经下邳县，经过葛峄山东面，就是奚仲迁居的邳峄。泗水又往东南流经下邳县旧城西面，往东南流，沂水流来注入。下邳是过去东海郡的属县。应劭说：奚仲从薛迁居到这里，所以称为下邳。汉时把齐王韩信迁到这里为楚王，建都在这里，后来设立为县。王莽时改名为闰俭，是东阳郡的治所。文颖说：秦嘉，东阳郡人。指的就是今天的下邳，晋灼说：东阳县本属临淮郡，明帝时把它划归下邳，后来又划归广陵。因此张晏说：东阳郡是今天的广陵郡，汉明帝时设置了下邳郡。城有三重，大城中有大司马石苞、镇东将军胡质、司徒王浑、监军石崇的四座碑。南门称为白门，魏武帝就在这里俘获了陈宫。中城是吕布守卫的。小城是晋中兴时，北中郎将荀羡、郗昙驻管的地方。从前泰山的吴伯武，少年时成了孤儿，与弟弟文章失散二十多年，后来在该县市上相遇。文章想打伯武，但心情悲痛，因此互相询问才知道原是兄弟。该县是沂水和泗水的汇流处。又有武原水注入。武原水发源于彭城武原县西北，注入陂南，流经城西，此城就是王莽时的和乐亭。县东有徐庙山，是因为徐人迁徙到这里而得名。山上有个石室，就是徐庙。武原水又南流与武水汇合，称为洳水，往南流经刚亭城，又往南流到下邳注入泗水，汇流处称为武原水口。又有一条水叫桐水，发源于西北方东海容丘县东南，到下邳汇入泗水。泗水往东南流经下相县旧城东面，王莽时改名为从德。城的西北面有汉朝太尉陈球墓，墓前有三块碑，是他的弟子管宁、华歆等人修造的。初平四年(193)，曹操进攻徐州，破城后又连克取虑、睢陵、夏丘等县。因曹操父亲曾在此避难被害，他就屠杀了男女十万余人泄愤，泗水因此堵塞不流，从此以后，这几县行人绝迹，这也太残暴了！泗水又往东南流到睢水口。泗水又流经宿预城西面，又流经城南。宿预原是下邳的宿留县，王莽时改名为康义。

晋元帝任安东将军的时候，在此督运军用物资，这里是仓库。魏太和年间，这里是南徐州的治所，后来撤消州治改设边防营垒。梁将张惠绍北侵，利用此城的险固，就把水军驻扎在这里，又增修外城，挖掘城壕，引水环绕城的四面，今天城已在泗水之中了。

又往东南流，注入淮水。

泗水又往东流经陵栅南面，《西征记》说：这里是旧陵县的治所。泗水又往东南流经淮阳城北面，城临泗水，昔日菑丘䜣在泗水放马饮水，入水斩蛟瞎了眼，就在此处。泗水又往东南流经魏阳城北面，城紧靠泗水，陆机《行思赋》说：到了魏阳的水弯边。过去没有魏阳，可能就是泗阳县的旧城，王莽时叫淮平亭。也许因为魏文帝临幸广陵时经过这里，因此改变了地名，这就不清楚了。泗水又往东流经角城北面，然后往东南流，注入淮水。查阅各种地理书，有的说泗水在睢陵注入淮水，也有说在下相注入淮水，都不是确实可靠的说法。

沂水发源于泰山郡盖县的艾山，

郑玄说：沂水发源于沂山，也有说发源于临乐山。沂水有两个源头，南源民间称为柞泉，北源民间称为鱼穷泉。两条水都往东南流，汇合成一条，在右边与洛预水汇合。洛预水发源于洛预山，往东北流，注入沂水。沂水往东南流，左边汇合了桑预水。此水发源于北面的桑预山，东流注入沂水。沂水又往东南流，螳蜋水注入。此水发源于鲁山，往东南流，在右边注入沂水。沂水又往东流经盖县旧城南面，往东流与连绵之水汇合。此水发源于连绵山，往南流经盖城东南，而后南流注入沂水。沂水又往东流经浮来山。《春秋经》载，公和莒人在浮来会盟。浮来山就是公来山，在邳乡西，所以称邳来之间。浮来水又注入沂水，浮来水左面接纳了三条水，右面与甘水汇合，而后注入沂水。沂水又往南流经爆山西面，爆山有两座山峰，相距一里，双峰都很秀美，浑圆的山形看来一模一样。沂水又往东南流经东莞县旧城西面，与小沂水

汇合。孟康说：东莞县是从前的郓邑，就是今天的郓亭。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封城阳共王的儿子吉为东莞侯。魏文帝黄初年间(220～226)，立为东莞郡。《东燕录》称为团城。刘武帝北伐广固时，登上城关遥望王龙，魏时，这里是南青州的治所。《左氏传》说：莒、鲁争夺郓，由来已久。今天城北的郓亭就是当时的郓。京相璠说：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有员亭，就是过去鲁国的郓邑。世人把字改了，是写错的。据《郡国志》东莞有郓亭，今天在团城东北四十里，还把它称为旧东莞城。小沂水发源于黄孤山，往西南流经城北，往西南注入沂水。沂水又往南流与间山水汇合，间山水发源于间山，往东南流，右面引入两条水，一起汇合入沂水。沂水往南流经东安县旧城东面，又南流与时密水汇合。时密水发源于时密山，春秋时属莒地。《左传》：莒人把共仲送回鲁国，到密时却死了。时密水往东流经东安城南，汉封鲁孝王的儿子强为东安侯。时密水又往东南流入沂水。沂水又往南流，桑泉水发源于北方的五女山，往东南流，巨围水注入。巨围水发源于巨围之山，往东南流注入桑泉水。桑泉水又往东南流，堂阜水注入，此水发源于堂阜。《春秋》：庄公九年(前685)，管仲请求鲍叔把他关起来，鲍叔就把他囚禁了，但到堂阜就把他释放了。杜预说：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就是这地方。堂阜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桑泉山，桑泉水又往东南流经蒙阴县旧城北面，王莽时称为蒙恩。桑泉水又往东南流与叟崮水汇合，此水有两条源流，东流合为一条，俗称汶水。往东流经蒙阴后注入桑泉水。桑泉水又往东南流，卢川水注入。卢川水发源于鹿岭山，往东南流，左边有二条水汇入，右边有诸葛泉流来，乱流经过城阳的卢县，这里是从前盖县的卢上里。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里封给城阳共王的儿子刘豨，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著善。卢川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桑泉水；桑泉水又往东南流，右边与蒙阴水汇合。蒙阴水发源于蒙山北麓，往东北流。从前琅邪承宫在此避乱，他生性仁厚，不

和人争，有人冒认他所种的黍，他也就丢掉离开了。蒙阴水往东北流，注入沂水。沂水又往南流经阳都县旧城东面，阳都县就是从前的阳国。阳国是齐国的盟国，齐国贪图那片土地肥美，就把阳人迁走。汉高帝六年（前 201），把这里封给将军丁复，立为侯国。沂水又往南流与蒙山水汇合。蒙山水发源于蒙山的北面，往东流经阳都县南面，又往东注入沂水。沂水又在左面与温水汇合。温水上口承接温泉陂，往西南注入沂水。

往南流过琅邪郡临沂县东面，又往南流过开阳县东面，

沂水往南流经中丘城西面，《春秋》：隐公七年（前 716）夏天，修筑中丘城。《左传》说：记录这件事是因为这项工程不合时宜。沂水又往南流经临沂县旧城东面，《郡国志》说：琅邪有临沂县，从前属于东海郡，有治水在此注入沂水。治水发源于泰山南武阳县的冠石山。《地理志》说：冠石山是治水的发源地。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武水发源于冠石山，那大概是治水的异名吧。治水往东流经蒙山下，那里有一个祠庙。治水又往东南流经颛臾城北面，《郡国志》说：临沂县有颛臾城。季氏打算征伐颛臾，孔子说：昔日先王封他为东蒙主，是国家的重臣，为什么要征伐他呢？冉有说：因为颛臾城坚兵利，而且又与费相邻近，不攻下它，恐有后患。治水又往东南流经费县旧城南面。据《地理志》，费县是东海郡的属县，是鲁国季孙氏的封邑，子路要毁掉它。公山弗扰的军队袭鲁，没有攻克，后来季氏被阳虎拘捕，公山弗扰在费反叛，说的就是这城邑。汉高帝六年（前 201），把这里封给陈贺，立为侯国，王莽改为顺从。许慎《说文》说：沂水发源于东海费县，往东南流，注入泗水。沂字偏旁从水，音斤。吕忱《字林》也这样说。治水往东南注入的是沂水，泗水在西边，不能说向东南流注入泗水，两人都说得不对。所以民间称这条水为小沂水。治水又往东南流经祊城南面。《春秋》：隐公八年（前 715），郑伯要求废弃对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让宛交还泰山的祊城，而以近许的田作

为交换。杜预《释地》说：祊是郑国祭祀泰山的城邑，在琅邪费县东南。治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沂水。沂水又往南流经开阳县旧城东面，开阳县是从前的鄅国。《春秋左传》：昭公十八年（前524），邾人袭击鄅，把鄅人全都抓起来带回，鄅子说：我已无处可归了。于是就随着妻子儿女去邾。后来鄅改名为开阳。《春秋》：哀公三年（前492）《经》载，季孙斯、叔孙州仇率军修筑启阳城，就是这座城。开阳县是过去琅邪郡的治所。

又往东流过襄贲县东面，转弯从县南往西流，又转弯向南流过郯县西面，

《鲁连子》说：陆子对齐湣王说：鲁国费的家臣们，在襄贲建造宅第。襄贲，王莽时改名章信，是从前郯的封国，少昊的后代住在这里。《春秋》：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朝拜鲁国，鲁公宴请他。昭公的儿子叔孙婼问他：少昊以鸟为官名，那是什么缘故？郯子答道：少昊是我的祖先，我知道这件事。黄帝、炎帝以云、火为官名，太皞以龙为官名。少皞立时有凤鸟出现的祥瑞，就以凤鸟掌管历法，并规定了各种鸟官的职司，商议政事都靠他们。孔子也在这里向郯子学习。不久他对人说：天子把典章制度都丢了，关于职官的学问现在反而向四夷学习。《竹书纪年》：晋烈公四年（前412），越子朱句灭掉郯国，俘虏了郯子鸪回来。襄贲县是从前鲁国地方，是东海郡的治所，秦始皇立为郯郡，汉高帝二年（前205），改为今名，就是王莽时的沂平。

又往南流过良城县西面，又往南流过下邳县西面，往南注入泗水。

《春秋左传》说：昭公十三年（前529）秋，晋侯在良与吴子会晤，吴子以水路不通为借口推辞了，晋侯就回去了。《地理志》说：良城，王莽时改名为承翰。沂水在下邳县北面向西流，分为两条水，一条在城北向西南注入泗水，另一条流经城东再拐弯流过县南，也注入泗水，称为小沂水。水上有一座桥，徐、泗一带称桥为圯，从前张子房在圯上遇黄石公，就是这地方。建安二年（197），

曹操在这里围困吕布，引沂、泗之水灌城，而擒了他。

洙水发源于泰山郡盖县的临乐山，

《地理志》说：临乐山是洙水的发源地，洙水往西北流到盖，注入泗水，有人把泗字写作池字，把字写错了。洙水从山间往西北流经盖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 145)，把这里封给皇后之兄王信，立为侯国。洙水又往西流经泰山东平阳县。《春秋》：宣公八年(前 601)冬，修筑平阳城。杜预说：平阳就是今天泰山郡的平阳县。河东也有平阳县，所以此处加了东字。晋武帝元康九年(299)改名为新泰县。

往西南流到卞县，注入泗水。

洙水往西南流，盗泉水注入。泉水发源于卞城东北、卞山的北面。《尸子》说：孔子走到胜母县，天晚了，却不愿住宿；经过盗泉，口渴了，却不肯饮水，那是因为他讨厌这两个名字的缘故。所以《论语比考谶》说：水名盗泉，仲尼不漱，指的就是这泉水。盗泉水往西北流，注入洙水。洙水又往西南流到卞城西面，往西南注入泗水，往西南乱流到鲁县东北，又分为两条水。水旁有旧城，是两条水的分水处。洙水往西北流经孔里北面，这就是所谓洙、泗之间。《春秋》说的浚洙，不是说那时开始开凿，而是进行了加深拓宽的疏浚工程。洙水又往西南流，分出了支流，又往南流经瑕丘城东面，而后南流进入石门，古时候用石块结成水门，横跨在水上。洙水往西南流，世人称为杜武沟。洙水又往西南流，经过南平阳县的显闾亭西面，那就是邾邑。《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前552)《经》载，邾庶其带了漆和闾丘二邑前来投奔。杜预说：平阳以北有显闾亭。《十三州志》说：山阳南平阳县又有闾丘乡。《从征记》说：杜预所说的显闾，就是闾丘。按漆乡在该县东北，漆乡东北十里，有一个闾丘乡，显闾不是闾丘，那么显闾自然该是另外的亭了。但不知哪个说法正确。洙水又往南流，洸水注入。吕忱说：洸水发源于东平阳，上流在刚县西面、阐亭东面承接汶水。

《尔雅》说:汶水的分支称阐水,正如洛水有波水之称一样。洸水往西南流经盛乡城西面。京相璠说:刚县西南有盛乡城。洸水又往南流经泰山宁阳县旧城西面,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把这里封给鲁共王的儿子刘恬,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宁顺。洸水又往南流,洙水的支流注入,此水上口承接洙水,往西南流经瑕丘城北面,又往西流经宁阳城南面,又往西南流,注入洸水。洸水又往西南流,经过泰山郡乘丘县旧城东面,赵肃侯二十年(前330),韩国大将与齐国、魏国在乘丘大战,就是此县。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把这里封给中山靖王的儿子刘将夜,立为侯国。洸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洙水。洙水又往南流到高平县,往南注入泗水。这里西有茅乡城,东距高平三十里。京相璠说:今高平县西三十里有旧茅乡城。

水经注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潍水　胶水

【题解】

卷二十六共记载河流六条，除了沭水在古代是淮河水系的河流以外，其余五水都是从今山东半岛北流注入渤海的小河。其中汶水是潍水的支流，此外各水均独流入海。

沭水今称沭河，在山东省境内从北向南，与沂河平行，进入江苏省境后，水道紊乱，水灾频仍。今已在山东南部曹庄开凿新沭河，引沭河东流经石梁河水库从连云港以北的临洪口注入黄海。

在注入渤海诸水中，巨洋水今称弥河；淄水今称淄河，下流与小清河汇合，在羊角沟注入渤海；潍水今称潍河；汶水今称汶河，是潍水的支流之一，在南流镇以东注入潍河。胶水今称胶河，它的下流河道，在元代已经过人工疏凿，即今胶莱河。元代曾经利用海运向其首都大都（今北京）运送粮食，为了缩短航程和避开成山角之险，计划利用流入胶州湾的大沽河和流入渤海莱州湾的胶河疏凿胶莱运河。工程从至元十七年进行到二十二年（1280～1285），但仍然未能通航。

【原文】

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

大弁山与小泰山连麓而异名也。引控众流，积以成川。东南流迳邳乡南，南去县八十许里。城有三面，而不周于南，故俗谓之半城。沭水又东南流，左合岘水。水北出大岘山，东南流迳邳乡东，东南流注于沭水也。

东南过其县东，

沭水左与箕山之水合。水东出诸县西箕山，刘澄之以为许由之所隐也，更为巨谬矣。其水西南流注于沭水也。

又东南过莒县东，

《地理志》曰：莒子之国，盈姓也，少昊后。《列女传》曰：齐人杞梁殖袭莒，战死。其妻将赴之，道逢齐庄公，公将吊之。杞梁妻曰：如殖死有罪，君何辱命焉？如殖无罪，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敢与郊吊。公旋车吊诸室。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哀感皇天，城为之堕，即是城也。其城三重，并悉崇峻，惟南开一门。内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许里。《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国亡。无知之难，小白奔焉。乐毅攻齐，守险全国。秦始皇县之，汉兴以为城阳国，封朱虚侯章，治莒。王莽之莒陵也。光武合城阳国为琅邪国，以封皇子京，雅好宫室，穷极伎巧，壁带饰以金银。明帝时，京不安莒，移治开阳矣。沭水又南，袁公水东出清山，遵坤维而注沭。沭水又南，浔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旧堨以溉

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浔水又西南流入沭。沭水又南与葛陂水会。水发三柱山，西南流迳辟土城南，世谓之辟阳城。《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曰：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阳共王子节侯刘壮为侯国也。其水于邑积以为陂，谓之辟阳湖，西南流，注于沭水也。

又南过阳都县东，入于沂。

沭水自阳都县，又南，会武阳沟水。水东出仓山，山上有故城，世谓之监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汉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阳共王子刘钉为侯国也。其城因山为基，水导山下，西北流，谓之武阳沟。又西至即丘县，注于沭。沭水又南迳东海郡即丘县，故《春秋》之祝丘也。桓公五年《经》书，齐侯、郑伯如纪城祝丘。《左传》曰：齐、郑朝纪，欲袭之。汉立为县，王莽更之曰就信也。《郡国志》曰：自东海分属琅邪。阚骃曰：即、祝，鲁之音，盖字承读变矣。沭水又南迳东海厚丘县，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分为二渎：一渎西南出，今无水，世谓之枯沭。一渎南迳建陵县故城东。汉景帝六年，封卫绾为侯国，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沭水又南迳建陵山西。魏正光中，齐王之镇徐州也，立大堨遏水水西流，两渎之会，置城防之曰曲沭戍。自堨流三十里，西注沭水旧渎，谓之新渠。旧渎自厚丘西南出，左会新渠，南入淮阳宿预县注泗水。《地理志》所谓至下邳注泗者也。《经》言于阳都入沂，非矣。沭水左渎自大堰水断，故渎东南出，桑堰水注之。水出襄贲县，泉流东注沭渎，又南，左会横沟水。水发渎右，东

入沭之故渎。又南暨于遏。其水西南流迳司吾山东，又迳司吾县故城西。《春秋左传》，楚执钟吾子以为司吾县，王莽更之曰息吾也。又西南至宿预注泗水也。沭水故渎自下堰东南迳司吾城东，又东南历柤口城中。柤水出于楚之柤地。《春秋》：襄公十年《经》书，公与晋及诸侯会吴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阳县西北有柤水沟，去偪阳八十里。东南流迳偪阳县故城东北。《地理志》曰：故偪阳国也。《春秋左传》：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会于柤。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狄虒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县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坠；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诸侯之师，久于偪阳，请归。智伯怒曰：七日不克，尔乎取之，以谢罪也。荀偃、士匄攻之，亲受矢石，遂灭之。以偪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偪阳，妘姓也。汉以为县。汉武帝元朔三年，封齐孝王子刘就为侯国。王莽更之曰辅阳也。《郡国志》曰：偪阳有柤水。柤水又东南，乱于沂而注于沭，谓之柤口，城得其名矣。东南至朐县入游注海也。

巨洋水出朱虚县泰山，北过其县西，

泰山，即东小泰山也。巨洋水，即《国语》所谓具水矣。袁

宏谓之巨昧，王韶之以为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而广其目焉。其水北流迳朱虚县故城西。汉惠帝二年，封齐悼惠王子刘章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东入海。丹水由朱虚丘阜矣。故言朱虚城西有长坂远峻，名为破车岘。城东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谓之凡山，县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类，音从字变也。丹水有二源，各导一山，世谓之东丹、西丹水也。西丹水自凡山北流，迳剧县故城东，东丹水注之。水出方山，山有二水，一水即东丹水也。北迳县合西丹水而乱流，又东北出，迳渏薄涧北。渏水亦出方山，流入平寿县，积而为渚。水盛则北注，东南流，屈而东北流，迳平寿县故城西，而北入丹水，谓之鱼合口。丹水又东北迳望海台东，东北注海，盖亦县所氏者也。

又北过临朐县东，

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侧，有一祠，目之为冶泉祠。按《广雅》，金神谓之清明，斯地盖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称焉。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①]，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小东有一湖，佳饶鲜笋，匪直芳齐芍药，实亦洁并飞鳞。其水东北流入巨

洋，谓之熏冶泉。又迳临朐县故城东。城，古伯氏骈邑也。汉武帝元朔元年，封菑川懿王子刘奴为侯国。应劭曰：临朐，山名也。故县氏之。朐，亦水名。其城侧临朐川；是以王莽用表厥称焉。城上下沿水，悉是刘武皇北伐广固营垒所在矣。巨洋又东北，迳委粟山东，孤阜秀立，形若委粟。又东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迳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即石膏山也。山麓三成，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鸣则年凶。郭缘生《续述征记》曰：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声闻数十里。洋水历其阴而东北流，世谓之石沟水；东北流出于委粟山北，而东注于巨洋，谓之石沟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时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澜无辍，亦或谓之为龙泉水。《地理志》，石膏山，洋水所出是也。今于此县，惟是渎当之，似符群证矣。巨洋水又东北得邳泉口，泉源西出平地，东流注于巨洋水。巨洋水又北会建德水。水西发逢山阜，而东流入巨洋水也。

又北过剧县西，

巨洋水又东北合康浪水。水发县西南峨山，无事树木，而圆峭孤峙，巑岏分立。左思《齐都赋》曰：峨岭镇其左是也。康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又东北迳剧县故城西，古纪国也。《春秋》：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弟季，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后改曰剧。故《鲁连子》曰：朐剧之人，辩者也。汉文帝十八年，别为菑川国，后并北

海。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刘错为侯国，王莽更之曰俞县也。城之北侧有故台，台西有方池。晏谟曰：西去齐城九十七里。耿弇破张步于临淄，追至巨洋水上，僵尸相属，即是水也。巨洋又东北迳晋龙骧将军、幽州刺史辟闾浑墓东，而东北流。墓侧有一坟，甚高大，时人咸谓之为马陵，而不知谁之丘垄也。巨洋水又东北迳益县故城东。王莽更之曰涤荡也。晏谟曰：南去齐城五十里。司马宣王伐公孙渊，北徙丰人，住于此城，遂改名为南丰城也。又东北积而为潭，枝津出焉，谓之百尺沟。西北流迳北益都城。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刘胡为侯国。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

又东北过寿光县西，

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迳县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汉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鲤为侯国。城之西南，水东有孔子石室，故庙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巨洋又东北流，尧水注之，水出剧县南角崩山，即故义山也。俗人以其山角若崩，因名为角崩山，亦名为角林山，皆世俗音讹也。水即蕤水矣。《地理志》曰：剧县有义山，蕤水所出也。北迳峚山东，俗亦名之为青山矣。尧水又东北迳东、西寿光二城间。应劭曰：寿光县有灌亭。杜预曰：在县东南，斟灌国也。又言：斟亭在平寿县东南。平寿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营陵县之下流。东北迳城东，西入别画湖，亦曰朕怀湖。湖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东北入海。斟亭在

溉水东，水出桑犊亭东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谓之故郡城，山谓之塔山，水曰鹿孟水，亦曰戾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桑犊，北海之属县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迳斟亭西北合白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县。京相璠曰：故斟寻国，禹后，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溉水又北迳寒亭西而入别画湖。《郡国志》曰：平寿有斟城、有寒亭。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后，改曰卫。斟寻在河南，非平寿也。又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书·序》曰：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徯于河汭。此即太康之居，为近洛也。余考瓒所据，今河南有寻地，卫国有观土。《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皇甫谧曰：卫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即《汲冢书》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寻，明斟寻非一居矣。穷后既仗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逄蒙弑羿。即其居以生浇，因其室而有豷。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绛曰：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是以伍员言于吴子曰：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是也。有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今鬲县也。收斟灌、斟寻二国之余烬，杀寒浞而立少康，灭之，有穷遂亡也。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业而表其邑，纵遗文沿褫，亭郭有传，未可以彼有灌目，谓专此为非；舍此寻名，而专彼为是。以土推传，应氏之据亦可按矣。尧水又东北注巨洋。伏琛、晏谟并言，尧尝顿驾于

此，故受名焉。非也。《地理志》曰：蕤水自剧东北，至寿光入海。沿其迳趣，即是水也。

又东北入于海。

巨洋水东北迳望海台西，东北流。伏琛、晏谟并以为平望亭在平寿县故城西北八十里，古县；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台，未详也。按《史记》，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刘赏为侯国。又东北注于海也。

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

淄水出县西南山下，世谓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经》有原山之论矣。《淮南子》曰：水出自饴山，盖山别名也。东北流迳莱芜谷，屈而西北流，迳其县故城南。《从征记》曰：城在莱芜谷，当路阻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汉末有范史云为莱芜令，言莱芜在齐，非鲁所得引。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余按泰、无、莱、柞，并山名也，郡县取目焉，汉高祖置。《左传》曰：与之无山及莱、柞是也。应劭《十三州记》曰：太山莱芜县，鲁之莱柞邑。淄水又西北转迳城西，又东北流与一水合。水出县东南，俗谓之家桑谷水。《从征记》名曰圣水。《列仙传》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为府小史，才巧，举手成器。山岑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史白府君，请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转轮，造县阁，意思横生。数十日，梯道成。上其巅，作祠屋，留止其旁。其二间以自固，食芝

草，饮神泉，七十余年。淄水来山下，呼宗族得六十余人，命上山，半，水出，尽漂一郡，没者万计。小史辞遣家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阁而去。后百余年，下卖药齐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谓之莱芜口，东北流者也。

东北过临淄县东，

淄水自山东北流，迳牛山西，又东迳临淄县故城南，东得天齐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谓之天齐渊。五泉并出，南北三百步，广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齐都赋》曰：牛岭镇其南者也。水在齐八祠中，齐之为名，起于此矣。《地理风俗记》曰：齐所以为齐者，即天齐渊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淄水又东迳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圆坟，咸高七尺，东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东北迳荡阴里西。水东有冢，一基三坟，东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之坟也。晏子恶其勇而无礼，投桃以毙之，死葬阳里，即此也。淄水又北迳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王莽之齐陵县也。《尔雅》曰：水出其前左为营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史记》，周成王封师尚父于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莱侯与之争营丘。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至营丘。陵，亦丘也。献公自营丘徙临淄。余按营陵城南无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谓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谓凡山也，东北流。由《尔雅》出前左之

文，不得以为营丘矣。营丘者，山名也。《诗》所谓子之营兮，遭我乎猛之间兮。作者多以丘陵号同，缘陵又去莱差近，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经》书，诸侯城缘陵。《左传》曰：迁杞也。《毛诗》郑注，并无营字，瓒以为非，近之。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城对天齐渊，故城有齐城之称。是以晏子言：始爽鸠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季札观风，闻齐音，曰：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田巴入齐，过淄自镜。郭景纯言：齐之营丘，淄水迳其南及东也。非营陵明矣。献公之徙，其犹晋氏深翼名绛，非谓自营陵而之也。其外郭，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也，世谓之虏城，言齐湣王伐燕，燕王哙死，虏其民，实诸郭，因以名之。秦始皇三十四年，灭齐为郡，治临淄。汉高帝六年，封子肥于齐，为王国。王莽更名济南也。《战国策》曰：田单为齐相，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单乃解裘于斯水之上也。

又东过利县东，

淄水自县东北流，迳东安平城北，又东迳巨淀县故城南。征和四年，汉武帝幸东莱，临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县东南则巨淀湖，盖以水受名也。淄水又东北迳广饶县故城南。汉武帝元鼎中，封菑川靖王子刘国为侯国。淄水又东北，马车渎水注之，受巨淀，淀即浊水所注也。吕忱曰：浊水一名溷水，出广县为山，世谓之冶岭

山，东北流迳广固城西，城在广县西北四里，四周绝涧，阻水深隍。晋永嘉中，东莱人曹嶷所造也。水侧山际有五龙口。义熙五年，刘武帝伐慕容超于广固也，以藉险难攻，兵力劳弊。河间人玄文说裕云：昔赵攻曹嶷，望气者以为渑水带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龙口，城当必陷。石虎从之，嶷请降。降后五日，大雨雷电，震开。后慕容恪之攻段龛，十旬不拔，塞口而龛降。降后无几，又震开之。今旧基犹存。宜试修筑。裕塞之，超及城内男女皆悉脚弱，病者大半，超遂出奔，为晋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实凭地险，其不可固城者在此。浊水东北流，迳尧山东。《从征记》曰：广固城北三里有尧山祠，尧因巡狩登此山，后人遂以名山。庙在山之左麓，庙像东面，华宇修整，帝图严饰，轩冕之容穆然。山之上顶，旧有上祠，今也毁废，无复遗式。盘石上尚有人马之迹，徒黄石而已，惟刀剑之踪逼真矣。至于燕锋代锷，魏铗齐铓，与今剑莫殊，以密模写，知人功所制矣。西望胡公陵。孙畅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铜棺隶书处。浊水又东北流，迳东阳城北，东北流合长沙水。水出逄山北阜，世谓之阳水也。东北流，迳广县故城西，旧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阳水又东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山顶洞开，望若门焉，俗谓是山为劈头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际广城东侧，三面积石，高深一匹有余。长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赑之音，惊川聒谷；漰渀之势，状同洪河，北流入阳水。余生长东齐，极游其下。于中阔绝，乃积绵载。后

因王事，复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赋诗言意，弥日嬉娱，尤慰羁心，但恨此水时有通塞耳。阳水东迳故七级寺禅房南。水北则长庑徧驾，回阁承阿，林之际，则绳坐疏班，锡钵闲设，所谓修修释子，眇眇禅栖者也。阳水又东迳东阳城东南。义熙中，晋青州刺史羊穆之筑此。以在阳水之阳，即谓之东阳城。世以浊水为西阳水故也。水流亦有时穷通，信为灵矣。昔在宋世，是水绝而复流，刘晃赋《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复竭，辍流积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期是水复通，澄映盈川，所谓幽谷枯而更溢，穷泉辍而复流矣。海岱之士，又颂通津焉。平昌龙民孙道相颂曰：惟彼渑泉，竭逾三龄，祈尽珪璧，谒穷斯牲，道从隆替，降由圣明。耋民河间赵嶷颂云：敷化未期，元泽潜施，枯源扬澜，涸川涤陂。北海郭钦曰：先政辍津，我后通洋。但颂广文烦，难以具载。阳水又北屈，迳汉城阳景王刘章庙东，东注于巨洋。后人堨断，令北注浊水，时人通谓浊水为阳水，故有南阳，北阳水之论。二水浑流，世谓之为长沙水也，亦或通名之为渑水。故晏谟、伏琛为《齐记》，并云：东阳城既在渑水之阳，宜为渑阳城。非也。世又谓阳水为洋水。余按群书，盛言洋水出临朐县，而阳水导源广县，两县虽邻，川土不同，于事疑焉。浊水又北迳臧氏台西，又北迳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淀。《地理志》曰：广县为山，浊水所出，东北至广饶入巨淀。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东安平县之蛇头山。《从征记》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余

丈，高四丈，圆坟围二十余丈，高七丈。余一墓方七丈。二坟，晏谟曰：依《陵记》非葬礼，如承世故，与其母同墓而异坟。伏琛所未详也。冢东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齐郊，瞻望桓公坟垄，在南山之阿，请为立祀，为块然之主。郭缘生《述征记》曰：齐桓公冢在齐城南二十里，因山为坟。大冢东有女水。或云：齐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导川东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则水生，政薄则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恶之，寝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恶之，燕祚遂沦。女水东北流，迳东安平县故城南。《续述征记》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里，然后更流，北注阳水。城，故酅亭也。《春秋》：鲁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齐。《公羊传》曰：季者何？纪侯弟也。贤其服罪，请酅以奉五祀。田成子单之故邑也。后以为县。博陵有安平，故此加东也。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刘茂为侯国。又迳东安平城东，东北迳垄丘东，东北入巨淀。《地理志》曰：菟头山，女水所出，东北至临淄入巨淀。又北为马车渎，北合淄水。又北，时、渑之水注之。时水出齐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谓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为黑水。西北迳黄山东，又北历愚山，东有愚公冢。时水又屈而迳杜山北，有愚公谷。齐桓公时，公隐于谷。邻有认其驹者，公以与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状愚，故谓之愚公。水有石梁，亦谓之为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

八里，所谓澅中也。俗以澅水为宿留水，西北入于时水。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澅，故世以此而变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乐毅伐齐，贤而封之，歜不受，自缢而死。水侧有田，引水溉迹尚存。时水又西北迳西安县故城南，本渠丘也。齐大夫雍廪之邑矣。王莽更之曰东宁。时水又西至石洋堰，分为二水，谓之石洋口，枝津西北至梁邹入济。时水又北迳西安城西，又北，京水、系水注之。水出齐城西南，世谓之寒泉也。东北流直申门西，京相璠、杜预并言：申门即齐城南面西第一门矣。为申池。昔齐懿公游申池，邴歜、阎职二人害公于竹中。今池无复仿佛，然水侧尚有小小竹木，以时遗生也。左思《齐都赋》注：申池在海滨，齐薮也。余按《春秋》：襄公十八年，晋伐齐；戊戌，伐雍门之萩；己亥，焚雍门；壬寅，焚东北二郭；甲辰，东侵及潍，南及沂。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晋献子尚不辞死以逞志，何容对仇敌而不惩，暴草木于海嵎乎？又炎夏火流，非远游之辰，懿公见弑，盖是白龙鱼服，见困近郊矣。左氏舍近举远，考古非矣。杜预之言，有推据耳。系水傍城北流，迳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当战国之时，以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论议。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十人。刘向《别录》以稷为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门下，故曰稷下也。《郑志》，张逸问《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玄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

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余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齐,盟于稷门之外。汉以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音义》曰:欲以继踪齐稷下之风矣。然棘下又是鲁城内地名。《左传》:定公八年,阳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东门,战于南门之内,又战于棘下者也。盖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张逸疑而发问,郑玄释而辩之。虽异名互见,大归一也。城内有故台,有营丘,有故景王祠,即朱虚侯章庙矣。《晋起居注》云:齐有大蛇,长三百步,负小蛇长百余步,迳于市中,市人悉观,自北门所入处也。北门外东北二百步,有齐相晏婴冢、宅。《左传》: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婴弗更,为诫曰:吾生则近市,死岂易志。乃葬故宅,后人名之曰清节里。系水又北迳临淄城西门北,而西流迳梧宫南。昔楚使聘齐,齐王飨之梧宫,即是宫矣。其地犹名梧台里。台甚层秀,东西百余步,南北如减,即古梧宫之台。台东即阙子所谓宋愚人得燕石处。台西有石社碑,犹存,汉灵帝熹平五年立,其题云:梧台里。系水又西迳葵丘北。《春秋》:庄公八年,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齐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无庸戍之。僖公九年,齐桓会诸侯于葵丘。宰孔曰:齐侯不务修德而勤远略。明葵丘不在齐也。引河东汾阴葵丘,山阳西北葵城宜在此,非也。余原《左传》连称、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时为往还之期。请代弗许,将为齐乱,故令无宠之妹候公于宫。因无知之绌,遂害襄公。若出远无代,宁得谋及妇人,而

为公室之乱乎？是以杜预稽《春秋》之旨，即《传》安之，《注》于临淄西[②]。不得舍近托远，苟成己异，于异可殊，即义为负。然则葵丘之戍，即此地也。系水西，左迆为潭，又西，迳高阳侨郡南，魏所立也。又西北流，注于时。时水又东北流，渑水注之。水出营城东，世谓之汉溱水也。西北流迳营城北，汉景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渑水又西迳乐安博昌县故城南。应劭曰：昌水出东莱昌阳县，道远不至，取其嘉名。阚骃曰：县处势平，故曰博昌。渑水西历贝丘。京相璠曰：博昌县南近渑水，有地名贝丘，在齐城西北四十里。《春秋》：庄公八年，齐侯田于贝丘，见公子彭生，豕立而泣，齐侯坠车伤足于是处也。渑水又西北入时水。《从征记》又曰：水出临淄县，北迳乐安、博昌南界，西入时水者也。自下通谓之为渑也。昔晋侯与齐侯宴，齐侯曰：有酒如渑。指喻此水也。时水又屈而东北，迳博昌城北，时水又东北迳齐利县故城北，又东北迳巨淀县故城北，又东北迳广饶县故城北，东北入淄水。《地理风俗记》曰：淄入濡。《淮南子》曰：白公问微言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谓斯水矣。

又东北入于海。

淄水入马车渎，乱流东北，迳琅槐故城南，又东北迳马井城北，与时、渑之水互受通称，故邑流其号。又东北至皮丘坑，入于海。故晏谟、伏琛并言：淄、渑之水合于皮丘坑西。《地理志》曰：马车渎至琅槐入于海，盖举县言

也。

汶水出朱虚县泰山，

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邪，巨海千有余里，盖田氏之所造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竹书》又云：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史记》所谓齐威王越赵侵我，伐长城者也。伏琛、晏谟并言：水出县东南峿山，山在小泰山东者也。

北过其县东，

汶水自县东北迳郚城北。《地理风俗记》曰：朱虚县东四十里有郚城亭，故县也。又东北迳管宁冢东。故晏谟言，柴阜西南，有魏独行君子管宁墓，墓前有碑。又东北迳柴阜山北，山之东有征士邴原冢，碑志存焉。汶水又东北迳汉青州刺史孙嵩墓西，有碑碣。汶水又东迳安丘县故城北。汉高帝八年，封将军张说为侯国。《地理志》曰：王莽之诛郅也。孟康曰：今渠丘亭是也。伏琛、晏谟《齐记》并言，莒渠丘亭在安丘城东北十里。非矣。城对牟山，山之西南有孙宾硕兄弟墓，碑志并在也。

又北过淳于县西，又东北入于潍。

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传》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也。其城东北，则两川交会也。

潍水出琅邪箕县潍山，

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

国，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之所筑也。遂登琅邪大乐之山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邪台。台在城东南十里，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余，傍滨巨海。秦王乐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于琅邪山下，复十二年。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台上有神渊，渊至灵焉。人汙之则竭，斋洁则通。神庙在齐八祠中，汉武帝亦尝登之。汉高帝吕后七年，以为王国。文帝三年，更名为郡。王莽改曰填夷矣。潍水导源潍山。许慎、吕忱云：潍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潍水出覆舟山。盖广异名也。东北迳箕县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县北松山，东南流迳析泉县东，又东南迳仲固山，东北流入于潍。《地理志》曰：至箕县北入潍者也。潍水又东北迳诸县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城诸及郓。《传》曰：城其下邑也。王莽更名诸并矣。潍水又东北，涓水注之。水出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东去常山三十里，涓水发于其阴，北迳娄乡城东。《春秋》：昭公五年《经》书，夏，莒牟夷以牟、娄、防、兹来奔者也。又分诸县之东为海曲县，故俗人谓此城为东诸城。涓水又北注于潍水。

东北过东武县西，

县因冈为城，城周三十里。汉高帝六年，封郭蒙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

常山，东北流注潍。晏、伏并以潍水为扶淇之水。以扶淇之水为潍水，非也。按《经》脉志，潍自箕县北迳东武县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谟、伏琛云：东武城西北二里，潍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潍水又北，右合卢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横县故山，王莽之令丘也。山在东武县故城东南，世谓之卢山也。西北流迳昌县故城西，东北流。《齐地记》曰：东武城东南有卢水，水侧有胜火木。方俗音曰柽子，其木经野火烧死，炭不灭。故东方朔云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东北流，迳东武县故城东，而西北入潍。《地理志》曰：久台水东南至东武入潍者也。《尚书》所谓潍、淄其道矣。

又北过平昌县东，

潍水又北迳石泉县故城西，王莽之养信也。《地理风俗记》曰：平昌县东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县也。潍水又北迳平昌县故城东，荆水注之。水出县南荆山阜，东北流迳平昌县故城东，汉文帝封齐悼惠王肥子卬为侯国。城之东南角有台，台下有井，与荆水通。物坠于井，则取之荆水。昔常有龙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谓之龙台城也。荆水又东北流注于潍。潍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浯山，世谓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灵门县有高厈山、壶山，浯水所出，东北入潍。今是山西接浯山。许慎《说文》言，水出灵门山，世谓之浯汶矣。其水东北迳姑幕县故城东。县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诸侯，随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国也。阚骃曰：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作乱，周公灭之，

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王莽曰季睦矣。应劭曰：《左传》曰，薄姑氏国，太公封焉。薛瓒《汉书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浯水又东北迳平昌县故城北，古堨此水，以溉溉田，南注荆水。浯水又东北流，而注于潍水也。

又北过高密县西，

应劭曰：县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谓百尺水者，盖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鄣日山。山势高峻，隔绝阳曦。晏谟曰：山状鄣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鄣日，故名鄣日山也。其水东北流。东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泻一壑，俗谓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数十顷，北流迳高密县西，下注潍水，自下亦兼通称焉。乱流历县西碑产山西。又东北，水有故堰，旧凿石竖柱断潍水，广六十许步，掘东岸，激通长渠，东北迳高密县故城南。明帝永平中，封邓震为侯国。县南十里，蓄以为塘，方二十余里，古所谓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顷许。陂水散流，下注夷安泽。潍水自堰北迳高密县故城西。汉文帝十六年，别为胶西国。宣帝本始元年，更为高密国。王莽之章牟也。潍水又北。昔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而阵于此。信夜令为万余囊，盛沙以遏潍水，引军击且，伪退；且追北，信决水，水大至，且军半不得渡，遂斩龙且于是水。水西有厉阜，阜上有汉司农卿郑康成冢，石碑犹存。又北迳昌安县故城东。汉明帝永平中，封邓袭为侯国也。《郡国志》曰：汉安帝延光元年复也。

又北过淳于县东，

潍水又北，左会汶水，北迳平城亭西，又东北迳密乡亭西。《郡国志》曰：淳于县有密乡。《地理志》，皆北海之属县也。应劭曰：淳于县东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乡亭，故县也。潍水又东北，迳下密县故城西，城东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户山祠。余按应劭曰：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称。俗以之名阜，非也。

又东北过都昌县东，

潍水东北迳逢萌墓。萌，县人也。少有大节，耻给事县亭，遂浮海至辽东，复还，在不其山隐学。明帝安车征，萌以佯狂免。又北迳都昌县故城东。汉高帝六年，封朱轸为侯国。北海相孔融为黄巾贼管亥所围于都昌也。太史慈为融求救刘备，持的突围其处也。

又东北入于海。

胶水出黔陬县胶山北，过其县西，

《齐记》曰：胶水出五弩山，盖胶山之殊名也。北迳祝兹县故城东。汉武帝元鼎中，封胶东康王子延为侯国。又迳征扶县故城西。《地理志》，琅邪之属县也。汉文帝元年，封吕平为侯国。胶水又北迳黔陬故城西。袁山松《郡国志》曰：县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国也。《春秋》：僖公九年，介葛卢来朝，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问之，果然。晏谟、伏琛并云：县有东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胶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县西南拒艾山，即《齐记》所谓黔艾山也。东北流迳柜县故城西，王莽之祓

同也。世谓之王城，又谓是水为洋水矣。又东北流，晏、伏所谓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胶水者也。又东入海。《地理志》，琅邪有柜县，根艾水出焉。东入海，即斯水也。今胶水北流，迳西黔陬城东，晏、伏所谓高密郡侧有黔陬县。《地理志》曰：胶水出邦县，王莽更之纯德矣，疑即是县，所未详也。

又北过夷安县东，

县，故王莽更名之原亭也。应劭曰：故莱夷维邑也。太史公曰：晏平仲，莱之夷维之人也。汉明帝永平中，封邓珍为侯国。西去潍水四十里。胶水又北迳胶阳县东。晏、伏并谓之东亭。自亭结路，南通夷安。《地理风俗记》曰：淳于县东南五十里有胶阳亭，故县也。又东北流，左会一水，世谓之张奴水。水发夷安县东南阜下，西北流，历胶阳县注于胶。胶水之左为泽渚，东北百许里，谓之夷安潭，潭周四十里，亦潍水枝津之所注也。胶水又东北迳下密县故城东，又东北迳胶东县故城西。汉高帝元年，别为国。景帝封子寄为王国，王莽更之郁秩也，今长广郡治。伏琛、晏谟言，胶水东北回达于胶东城北百里，流注于海。

又北过当利县西北，入于海。

县，故王莽更名之为东莱亭也。又北迳平度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刘衍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利卢也。县有土山，胶水北历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盐坑，相承修煮不辍。北眺巨海，杳冥无极，天际

两分，白黑方别，所谓溟海者也。故《地理志》曰：胶水北至平度入海也。

【注释】

①朱谋㙔以为当作“桂擢寻波”。

②此句有错误。译文姑依原句。

【译文】

沭水发源于琅邪郡东莞县西北的山中，

大弁山与小泰山山麓相连而山名不同，山间许多小涧汇集起来，成为一条川流，往东南流经邳乡南面。邳乡南距县城约八十来里。县城三面筑了城墙，但南面没有围进来，所以俗称半城。沭水又往东南流，在左边与岘水汇合。岘水发源于北方的大岘山，往东南流经邳乡东面，往东南注入沭水。

往东南流过县东，

沭水在左边与箕山之水汇合。此水发源于东方诸县以西的箕山。刘澄之认为许由曾隐居在这里，这更是大错特错了。水往西南流，注入沭水。

又往东南流过莒县东边，

《地理志》说：莒县从前是莒子之国，姓盈，是少昊的后代。《列女传》说：齐国人杞梁殖在袭击莒城时战死，他的妻子前去迎丧，路上碰到齐庄公，庄公正要去为杞梁殖吊丧。杞梁妻说：如果殖死得有罪，怎敢劳驾您来吊唁呢？如果他死得无罪，他还有祖先留给他的旧宅在，我不敢在郊外为他吊丧。齐庄公立即回车，在他家里举行了丧礼。杞梁妻在莒城下哀哭，哭了七日，把城都哭崩了。所以《琴操》说：杞梁殖死后，他的妻子持琴歌唱道：人间的欢乐呀，哪有胜过相逢新知己；人间的悲痛呀，哪有甚于死别生离！她深沉的悲哀感动了上天，城也因此而崩塌了。说的就是

此城。城有三重，城墙都很高峻，只有南面开了一道城门，内城方圆十二里，外城周围四十里。《尸子》说：莒君喜欢神鬼巫术之事因而亡国。无知作乱，小白投奔莒城。乐毅进攻齐国时，齐军据险守住莒城而保住了国家。秦始皇时把莒设立为县，汉朝兴起后，把这里立为城阳国，封给朱虚侯章，治所设在莒城。王莽时叫莒陵。光武帝把城阳国合并为琅邪国，封给皇子刘京，刘京很喜欢修建宫室，把百工的技艺和巧思发挥到极致，连墙壁的横木上都装饰着金银。明帝时，刘京在莒城感到不能安心，就迁到开阳。沭水又往南流，有袁公水发源于东方的清山，往西南流，注入沭水。沭水又往南流，浔水注入。浔水发源于巨公之山，往西南流。过去在水上筑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内的田地，都由此堰灌溉。浔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沭水。沭水又往南流，与葛陂水汇合，葛陂水发源于三柱山，往西南流经辟土城南面，世人称为辟阳城。《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说：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里封给城阳共王的儿子节侯刘壮，立为侯国。此水在城旁积聚成陂湖，称为辟阳湖，水向西南流，注入沭水。

又往南流过阳都县东，注入沂水。

沭水从阳都县又往南流，与武阳沟水汇合。武阳沟水发源于东方的仓山，山上有一座旧城，世人称为监官城，其实不是，那是从前的有利城。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把这里封给城阳共王的儿子刘钉，立为侯国。城以山为城基，水就发源于山下，往西北流，称为武阳沟，又往西流到即丘县，注入沭水。沭水又往南流经东海郡即丘县，这里原是《春秋》的祝丘。桓公五年（前707），《经》载，齐侯、郑伯到纪，修筑了祝丘城。《左传》说：齐、郑去会见纪国国君，想袭击纪国。汉时把这地方设立为县，王莽改名就信。《郡国志》说：祝丘从东海郡分出，改属琅邪郡。阚骃说：即、祝二字鲁地方言读音相同，所以字也跟着变了。沭水又往南流经东海郡厚丘县，王莽改名为祝其亭，沭水在这里分为两条。一条向西

南流出，今天已经无水了，民间称为枯沭；另一条往南流经建陵县旧城东面，汉景帝六年(前151)，把这里封给卫绾，立为侯国，王莽把它改名为付亭。沭水又往南流经建陵山西面。魏正光年间(520～525)，齐王镇守徐州的时候，修筑了一条大堰，拦阻沭水使它西流，在这两条水的汇流处筑城防守，称为曲沭戍。沭水从堰坝流了三十里，向西流入沭水旧河道，称为新渠。旧河道从厚丘向西南流出，左面与新渠汇合，向南流入淮阳宿预县，注入泗水。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流到下邳注入泗水。《水经》说在阳都注入沂水，这是弄错了。沭水左面那条河道，从大堰起水就断流了，旧河道伸向东南，桑堰水注入。桑堰水发源于襄贲县，泉流向东注入沭水。又往南流，左面与横沟水汇合。横沟水发源于沭水右面，往东流，注入沭水旧河道，又往南流到大堰，转向西南，流经司吾山东面，又流经司吾县旧城西面。《春秋左传》说：楚国拘捕了钟吾子，把他的封国立为司吾县，王莽又改名息吾。水又往西南流，到宿预注入泗水。沭水的另一条旧水道，从下堰往东南流经司吾城东面，又往东南流经柤口城中。柤水发源于楚国的柤地。《春秋》：襄公十年(前563)《经》载，襄公和晋及诸侯在柤与吴会晤。京相璠说：柤是宋地。现在彭城偪阳县西北有一条柤水沟，离偪阳八十里，往东南流经偪阳县旧城东北。《地理志》说：这里过去是偪阳国。《春秋左传》：襄公十年(前563)夏，四月戊午日，诸侯在柤会合。晋国的荀偃、士匄要求攻打偪阳，把这座城封给宋国的向戌。荀罃说：这座城虽小但很坚固，打胜了不足以显示威武，打败了被人耻笑。荀偃、士匄一再请求攻城，于是就在丙寅日包围了偪阳，但却打不进去。孟氏的家臣秦堇父拉着辎重车随从作战。偪阳人打开城门，诸侯的兵士就乘机攻门。城上骤然放下悬门，鄹人纥使劲托起悬门，把被闸在里面的人放出来。狄虒弥造大车的轮盘，蒙上铁甲，当作大盾牌，左手执盾，右手持戟，组成一队。孟献子说：他们就像《诗经》里所谓有力如虎

的人。守城的主将从城上把布放下，堇父拉着布登城，快攀到城头的矮墙时，守将割断了布，堇父掉了下去。上面又放下布，堇父苏醒过来，重又攀登，这样连登了三次。守将向堇父道歉，他才回去，带着断布在军中夸耀，接连三日。诸侯的军队围困偪阳时间已久，都要求回去，智伯发怒道：七天攻不下偪阳，就要你们的脑袋！荀偃、士匄又发起进攻，亲自冒着箭雨擂石指挥攻城，终于灭了偪阳国。他们俘虏了偪阳子带回，把他献到武宫，称为夷俘。偪阳人都是姓妘的。汉朝时立为县，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把这里封给齐孝王的儿子刘就，立为侯国，王莽时改名为辅阳。《郡国志》说：偪阳有柤水。柤水又往东南流，与沂水混流后又注入沭水，汇流处称为柤口。城也因而得名。沭水往东南流，到朐县汇合游水，注入大海。

巨洋水发源于朱虚县泰山，往北流过县西，

泰山就是东小泰山。巨洋水就是《国语》所说的具水。袁宏把它称为巨昧，王韶之把它叫做巨蔑，也有人叫朐㳲，说的都是同一条水，只不过名称不一罢了。水往北流经朱虚县旧城西面。汉惠帝二年（前193），把这里封给齐悼惠王儿子刘章，立为侯国。《地理风俗记》说：丹山在西南面，丹水发源在那里，东流入海。丹水流经朱虚县丘陵地带。所以有人说到朱虚城西有一条漫长高峻的山坡，名叫破车岘。城东北二十里有丹山，世人称为凡山，县城在丹山西南，而不是山在城的西南。丹、凡字形相近，于是读音也随字而变了。丹水有两个源头，各发源于一山，世人称为东丹水和西丹水。西丹水从凡山北流，经过剧县旧城东面，东丹水注入。东丹水发源于方山，山上有两条水，东丹水就是其中的一条。东丹水往北流，经剧县与西丹水汇合，成为乱流，又往东北流去，经过渏薄涧北面。渏水也发源于方山，流入平寿县，积聚成水湾。水大时就北注，转向东南流，又折向东北，流经平寿县旧城西面，然后北流注入丹水，汇流处称为鱼合口。丹水又往东

北流经望海台东面，往东北注入大海，县就是依照台命名的。

又往北流过临朐县东面，

巨洋水从朱虚向北流入临朐县，熏冶泉水在此注入。此水源出西溪，飞奔的泉水在深坑下面流泻，在溪岸上，源头的山麓近旁，有一座祠庙，名为冶泉祠。据《广雅》，金属之神叫做清明，此处是古时冶官的驻地，水就因此取名。熏冶泉水色澄清透明，而且特别清凉，深渊底下岩石历历可数，浅处的沙上水流荡出的波痕就像雕成一样。中间有古坛，与祠参差相对，后人稍加修饰，把它作为嬉游的处所。南北两侧高岸凌空而起，古树枝柯交错。太和年间(477～499)先父镇守海岱，当时我还年幼，跟着父亲到东方来。每当骄阳如火的炎夏，困倦无聊时，就携了琴儿，邀了好友，整天地尽情嬉游。我们荡着一叶扁舟，逐浪飘流，在岸边林木的轻荫底下，穿过低垂拂水的柔枝，我们弹琴唱歌，互相应和，彼此都十分愉快。寄身在这清幽可爱的林泉间，我们真是乐而忘返了。稍东有一口湖，湖边出产鲜美的竹笋，不但气味芳香可与芍药相比，而且也像鱼儿一般洁白清净。溪水往东北流入巨洋，称为熏冶泉。巨洋水又流经临朐县旧城东面，此城是古时伯氏的骈邑，汉武帝元朔元年(前 128)，把这里封给菑川懿王的儿子刘奴，立为侯国。应劭说：临朐原是山名，县也以山命名。朐，又是水名。此城侧面紧临朐川，所以王莽就用作为县名。城外沿江上下，都是刘武皇北伐广固时营垒所在的地方。巨洋水又往东北流经委粟山东边，这是一座秀美的山丘，孤零零地耸立着，形状像一堆倒在地上的积粟。巨洋水又往东北流，洋水注入。洋水发源于西方石膏山西北的石涧口，往东南流经逄山祠西面。洋水又往东南流经逄山下，逄山就是石膏山。山麓有三重，峭壁陡峻直上，山上有石鼓，鼓响就预兆着那年有灾祸。郭缘生《续述征记》说：逄山座落在广固南三十里。山上有祠庙和石鼓，齐地将乱时，石人就敲起石鼓，数十里内都能听到。洋水流经山北，转向东北流，

世人称为石沟水，往东北流出委粟山北面，然后东流注入巨洋水，汇流处称为石沟口。然而这条水下流，有时畅通有时阻塞。到了每年春夏水涨时，浪涛滚滚奔流不息，也有人称为龙泉水。《地理志》说：石膏山是洋水的发源地。今天在临朐县只有这条水可以对得上，似乎与各书的记载相符。巨洋水又往东北流到邳泉口。邳泉的源头出自西方的平地，东流注入巨洋水。巨洋水又北流，与建德水汇合。建德水发源于西方逢山的丘冈下，东流注入巨洋水。

又往北流过剧县西面，

巨洋水又往东北流，与康浪水汇合。康浪水发源于剧县西南面的峨山，山上不长树木，浑圆而峻峭的山峰互相分开，相对屹立着。左思《齐都赋》说：峨岭雄踞于齐都左边。康浪水往北流，注入巨洋水。巨洋水又往东北流经剧县旧城西面，这里是古时的纪国。《春秋》：庄公四年(前690)，纪侯不愿降服于齐国，把纪国交给弟弟季，为躲避齐国入侵的灾难，就离开纪国出走。后来纪就改名为剧。所以《鲁连子》说：朐、剧的人都能言善辩。汉文帝十八年(前162)，把这地方分出来，立为菑川国，后来又并入北海。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里封给菑川懿王的儿子刘错，立为侯国，王莽则改名为俞县。城的北边有旧台，台的西面有方池。晏谟说：这里离齐城九十七里。耿弇在临淄打败了张步，一直追击到巨洋，水上的浮尸连成一片，说的这是这条水。巨洋水又往东北流，经过晋龙骧将军、幽州刺史辟闾浑墓东，然后又往东北流。墓旁又有一座坟，非常高大，当时人们都称为马陵，但不知道是谁的坟墓。巨洋水又往东北流经益县旧城东面，王莽改名为涤荡。晏谟说：这里南面离齐城五十里。司马宣王攻打公孙渊，从北面迁来丰人居住在这座城中，于是就改名为南丰城。巨洋水又往东北流，积水成潭，支流从这里分出，称为百尺沟，往西北流经北益都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里封给菑川懿王的

儿子刘胡，立为侯国。又往西北流，注入巨淀。

又往东北流过寿光县西面，

巨洋水从巨淀湖往东北流经寿光县旧城西面，王莽时称翼平亭。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把这里封给更始帝的儿子刘鲤，立为侯国。县城西南面、巨洋水东面，有孔子石室，是旧时的庙堂。庙中有孔子像，还有弟子问经的画像，但找不到碑文，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巨洋水又往东北流，尧水注入。尧水发源于剧县南面的角崩山，就是过去的义山，因为山角看去像崩塌了似的，因此当地乡人称为角崩山，也称角林山，这都是民间音讹的缘故。尧水就是蕘水。《地理志》说：剧县有义山，蕘水就发源在那里。水往北流经峡山东，民间又称峡山为青山。尧水又往东北流经东寿光城和西寿光城之间。应劭说：寿光县有灌亭。杜预说：灌亭在寿光县东南，是从前的斟灌国。又说：斟亭在平寿县东南。平寿旧城在白狼水西，今天是北海郡的治所。白狼水上源在营陵县，往东北流经平寿城东边，西流注入别画湖，也称朕怀湖，湖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水往东北流入大海。斟亭在溉水东，溉水发源于桑犊亭东面的覆甑山，斟亭是过去高密郡的治所，人们称为故郡城，把覆甑山称为塔山，把水称为鹿孟水，也称戾孟水，这都不对。《地理志》载，桑犊是北海郡的属县，有覆甑山，溉水发源于此，往北流经斟亭西北与白狼水汇合。据《地理志》，北海有斟县。京相璠说：斟县是从前的斟寻国，大禹的后代居住在这里，西北距灌亭九十里。溉水又往北流经寒亭西边，而后注入别画湖。《郡国志》说：平寿县有斟城和寒亭。薛瓒《汉书集注》说：据《汲郡古文》，相居住在斟灌，就是东郡的灌。明帝把这里封给周的后裔，改称为卫。斟寻在河南，不在平寿。又说：太康居住在斟寻，羿也住在这里，后来桀又住在这里。《尚书·序》说：太康失位，兄弟五人在河汭等待着。这里就是太康居住的地方，与洛水相距不远。我考证过薛瓒所依据的典籍，现在河南还有叫寻的的

地方，卫国还有观的旧地。《国语》说：启有个儿子叫五观，被称为逆子，五观是他的名字，他所居的城邑称观。皇甫谧说：观是卫国地方。又说：夏相迁到帝丘，依附同姓诸侯斟寻氏。就是《汲冢书》所说的：相居住在斟灌。相既然依附斟寻，那么斟灌、斟寻显然不是同一地方了。有穷氏依仗善射的本领篡夺相的帝位，寒浞也利用逢蒙杀了羿。寒浞就占了羿的住所和妻妾而生了浇和豷。《春秋》：襄公四年(前 569)，魏绛说：寒浞令浇率军灭了斟灌和斟寻氏，把浇封于过，把豷封于戈。所以伍员对吴子说：过浇杀斟灌又攻斟寻。夏朝有一位旧臣叫靡，在羿手下做事，羿死后投奔鬲氏，就是今天的鬲县。他召集了斟灌、斟寻两国的残余力量，杀了寒浞，拥立少康，灭了浇和豷的封国，有穷就此灭亡了。寒浞寓居于有穷氏的住宅，也就承袭了有穷的称号；占有他的产业，就以他的城邑为名，纵使留下来的文字记录，长期以来逐渐散佚，但亭和城郭还有留传至今的；不可因为那地方带有灌的地名，就以为这地方不是；撇开这地方去寻查地名，就以为只有那地方才是。按实地来推断文字记载，应劭的说法也就可以验证了。尧水又向东北注入巨洋。伏琛、晏谟都说尧曾经在此处逗留过，水就因此得名，其实不是这样的。《地理志》说：蕤水从剧往东北流到寿光注入大海。按蕤水的流程和流向看，就是尧水了。

又往东北注入大海。

巨洋水往东北流经望海台西，往东北流。伏琛、晏谟都认为平望亭在平寿县旧城西北八十里，是一个古县城。又有人说秦始皇登台望海，因此称为望海台，事实如何不大清楚。据《史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把这里封给菑川懿王的儿子刘赏，立为侯国。巨洋水又往东北流，注入大海。

淄水发源于泰山郡莱芜县的原山，

淄水发源于莱芜县西南山下，人们称为原泉。《地理志》说：原山是淄水的发源地。因此《水经》有水出原山的说法。《淮南

子》说：淄水发源于饴山，那是原山的别名。淄水往东北流经莱芜谷，拐弯转向西北，流经莱芜县旧城南。《从征记》说：县城座落在莱芜谷，挡住过往大道，两山之间的小路，经由南北门出入。汉朝末年范史云任莱芜县令，说莱芜属齐国，鲁国是不能引为己有的。从前有个说法：齐灵公灭掉了莱，莱的百姓流散到这个山谷，城镇村落都荒芜了，所以称为莱芜。《禹贡》所说的莱夷就指这里。齐、鲁在夹谷相会，齐侯叫莱人以兵力来威逼鲁侯。孔子说：夷人是不到华夏中原来作乱的。我查考过，泰、无、莱、柞，都是山名，郡县都按这些山来取名，是汉高祖时所置。《左传》说：把无山及莱、柞给他，就是指这些山。应劭《十三州志》说：太山莱芜县就是鲁国的莱柞邑。淄水又往西北流，转弯流经城西，又往东北流，与一条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莱芜县东南面，俗称家桑谷水。《从征记》称为圣水。《列仙记》说：鹿皮公是淄川人，年轻时在府里当小史，他才能出众，技艺高超，一动手就能制成用具。附近山崖上有神泉，人们都爬不上去。小史去报告府君，要求派给他三十个木工。他们制作了转车、悬阁，别出心裁，几十天后做好了梯道。他们登上崖顶建造祠屋，小史就在祠旁住下，自己安居在里面，每天吃山上的灵芝草，喝崖边的神泉水，住了七十多年。淄水流到山下，小史召集宗族六十多人，叫他们上山，到了半山，水忽然急涌而出，淹没了全郡，被溺死的人数以万计。小史遣散家室。叫他们下山，自己穿上鹿皮衣，登上悬阁而去。百余年后，他下山在齐市卖药。家桑谷水往西北流，注入淄水。淄水又北流出山，山口称为莱芜口，出山后水向东北流去。

往东北流过临淄县东面，

淄水从山里往东北流经牛山西面，又往东流经临淄县旧城南面，往东流到天齐水口。此口的水发源于南郊山下，称为天齐渊。这里有五条源泉一起涌出，南北三百步，宽十步。这山就是牛山。左思《齐都赋》说：牛岭雄踞于南边。水流经齐地八处神祠

之间，齐这个国名，就起源于此。《地理风俗记》说：齐国之所以名齐，就是取名于天齐渊。水往北流注入淄水。淄水又往东流经四豪墓北。水南山下有四座坟墓，墓基方形，坟垄却呈圆形，都有七尺来高，四座墓东西方向一字排列，这是田氏四王的坟墓。淄水又往东北流经荡阴里西，东岸有墓，一片墓基上筑了三座坟，东西约八十步，这就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位壮士的坟墓。晏子讨厌他们蛮勇而无礼，送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自相残杀，三人死后葬在阳里，就是这个地方。淄水又往北流经临淄县城东，城因面临淄水，所以名叫临淄，王莽时改名为齐陵县。《尔雅》说：水从县城左前方流出，就是营丘，武王把这地方封给太公望，赐予四至疆界，建都营丘，称为齐，有的说建都营陵。《史记》载，周成王把营丘封给师尚父，师尚父东行前往自己的封国，因路上歇宿，所以到达迟了，莱侯就和他争营丘。客店里的人说：我听说机会难得却容易失掉，这位客人睡得很安宁，大概不是去接受封地的吧。太公听到了，就连夜起来赶路，到了营丘。陵也就是丘。献公从营丘迁移到临淄。按营陵城南没有河流，只在城北有一条水，世人称为白狼水，发源于西边的丹山，俗称凡山，往东北流。从《尔雅》中水从县城左前方流出那句话看，就不能认为这就是营丘了。营丘，其实是山名。《诗经》所说的：你到营丘来，和我在猛山之间相遇。作者大多以为丘、陵同名，缘陵又与莱相距较近。这些地方据说都是太公的封地。根据《春秋经》记载，诸侯修筑缘陵城。《左传》说：后来迁到了杞。《毛诗》郑玄注也都没有营字，薛瓒认为不是，这说法较为正确。今天临淄城中有一座小丘，坐落在小城内，周围三百步，高九丈，北边降低一丈五尺，淄水在丘前流出，因此有营丘这名称，与《尔雅》所记相符。此城面对天齐渊，所以有齐城之称，因此晏子说，最初爽鸠氏住在这里，逢伯陵，太公也住在这里。又说：先君太公，修筑了营丘。季札来齐观察民情风俗，听到齐国的音乐，不禁赞美道：多么沉雄壮美

啊，真像是一阵大风！能作为东海诸国的表率的，大概就是太公了吧！田巴到了齐国，经过淄水时，从水中照见自己的面影。郭景纯说：齐国的营丘，淄水流经它的南面和东面。由此可见营丘分明不是营陵了。献公的迁都，也正如晋迁到翼后又改名绛一样，并不是说从营陵迁到这里来，现在的临淄外城，就是献公当年所迁的临淄城，世人称为虏城，据说齐湣王攻燕，燕王哙死，湣王俘掳了燕的百姓，让他们居住在外城，因此名为虏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灭了齐国，设立为郡，郡治在临淄。汉高帝六年(前201)，把齐封给王子肥，立为王国。王莽改名为济南。《战国策》说：田单当齐国宰相，经过淄水时，有个老人淌过淄水，出水后冻得不能行走了，坐在沙中，田单就在水边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穿。

又往东流过利县东边，

淄水从利县往东北流经东安平城北边，又往东流经巨淀县旧城南边。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临幸东莱，来到海边，三月，亲自在巨淀耕田，指的就是这地方。县的东南面是巨淀湖，该县就是以水来命名的。淄水又往东北流经广饶县旧城南边，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把这里封给菑川靖王的儿子刘国，立为侯国。淄水又往东北流，马车渎水注入，此水上口由巨淀给水，巨淀有浊水注入。吕忱说：浊水又名溷水，发源于广县为山，世人称为冶岭山，往东北流经广固城西。广固城在广县西北四里处，四周有山涧深壕环绕。此城是晋朝永嘉年间(307～313)，东莱人曹嶷所筑。水旁山边有个五龙口，义熙五年(409)，刘武帝在广固讨伐慕容超，因敌方凭险据守，难以攻克，弄得兵士很劳顿。河间人玄文向刘裕建议：从前赵国进攻曹嶷，有个望气的人认为渑水流过此城，城是攻不下的，如果堵塞了五龙口，城就一定可以攻陷了。石虎听从了这个建议，曹嶷就求降了。投降后五天，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堵塞的水口又被震开了。后来慕容恪进攻

段龛，攻城一百天仍未攻下，堵塞了五龙口后，段龛就投降了。投降后不久，堵塞的水口又被震开了。今天旧基还在，应当试试看，把它再修筑起来。刘裕堵塞了五龙口，慕容超及城内男女老少都双脚无力，大半患病，慕容超就出城逃走，被晋人擒获。然而城所筑的地方，完全是凭着地势之险，城不能固守，原因就在于脚弱之病。浊水往东北流经尧山东。《从征记》说：广固城北面三里有尧山祠。尧巡察四方路过这里，登过此山，后人因而称为尧山。庙建在左边山脚下，庙内神像朝东，殿宇华丽整饬，帝尧的画像装束整齐，戴着冠冕的仪容显得庄严肃穆。山顶上从前有座尧祠，现在已毁废了，原来的格局再也看不到了，只有一块巨石上还留有人马的痕迹，但也只是光光的黄石而已，只有刀剑的痕迹还十分逼真。至于天子之剑，所谓以燕为锋，以代为刃，以魏为柄，以齐为铓，其实与今天的剑并没有什么不同，用蜡把剑痕印下来，一看就知道是人工制作的。在这里向西可以看见胡公陵，就是孙畅之所说的，青州刺史傅弘仁声称发现铜棺隶书的地方。浊水又往东北流经东阳城北面，往东北流，与长沙水汇合。长沙水发源于逢山北面的小土山上，世人称为阳水，往东北流经广县旧城西面，这里过去是青州刺史的治所，也称青州城。阳水又往东北流，石井水注入。石井水发源于南山，山顶敞开，望去像门似的，俗称此山为礕头山。水往北流，注入一口大井，此井靠近广城东侧，三面石块堆垒，深达四丈有余。水流汹涌成为瀑布一泻而下，轰隆的声音震撼山谷。这种惊天动地的水势，如同大河一样，北流注入阳水。我生长在东齐，曾远游于瀑布下面，中间阔别多年，后来又因公事重到海岱，与郭金、紫惠一起游石井，赋诗抒怀，整日嬉游。作客他乡，能偕好友畅游真是莫大的慰藉了。只是此水时通时断，令人遗憾而已。阳水往东流经旧七级寺禅房南，水北佛殿周围遍布长廊，楼阁弯弯曲曲地相连接。林边疏疏落落地排列着些蒲团，摆着些锡杖钵盂。这就是所谓严谨持重的僧人，远遁山

林的禅栖生活。阳水又往东流经东阳城东南，此城是义熙年间(405～418)，晋朝青州刺史羊穆之所筑。因为城在阳水之北，所以称为东阳城，这是因为人们把浊水称为西阳水的缘故。水流也时常有断有通，确实很灵。从前宋时，这条水断后重又通了，刘晃为此作了一篇《通津赋》。魏太和年间(477～499)，水又干涸了，断流了好几年，先父升任青州刺史，上任不到一年，水又畅通了，一江碧水映着山的倒影，真是所谓幽谷水涸又满，枯泉断后再流了。海岱的文士又赞颂起水流复通了。平昌老人孙道相作颂词说：那条渑泉水呀，枯竭已超过三年。献尽璧玉祈祷，供尽牛羊祭天，水因圣明天子而来，天道随盛衰而变。又有一位河间的老人赵嶷也作颂词说：推行教化还不满一年，恩泽已遍及四方，枯竭的源流把波澜扬起，干涸的死河把陂塘涤荡。北海郭钦说：前朝暴政河断流，我皇英明水满江。但颂词很多，文字烦冗，难以一一抄录。阳水又转而北流，经过汉朝城阳景王刘章庙东，向东注入巨洋。后来人们把水堵断，使它北流注入浊水，当时人们通称浊水为阳水，所以又有南阳水，北阳水的说法。两条水混流后，世人称为长沙水，也有人通称为渑水的。所以晏谟、伏琛写的《齐记》都说：东阳城既然在渑水之阳，那就应称渑阳城了。这说法是不对的。世人又称阳水为洋水，我查考过许多典籍，都说洋水发源于临朐县，而阳水却发源于广县，两县虽然相邻，但山川土地是不同的，实际如何，还是个疑问。浊水又往北流经臧士台西面，又往北流经益城西面，最后往北注入巨淀。《地理志》说：广县的为山是浊水的发源地，往东北流，到广饶注入巨淀。巨淀右边，又有女水注入，女水发源于东安平县的蛇头山。《从征记》说：女水西面有桓公墓，非常高大，周围七十余丈，高四丈，中间的圆形坟垄周围二十余丈，高七丈，另一座小墓周围七丈。这两座坟，晏谟说：根据《陵记》规定，是不合葬礼的，桓公是是按照传统礼仪安葬的，与他母亲同墓而异坟，伏琛也不清楚。墓东山下的女水原

有桓公祠，是侍其衡奏请魏武王而修建的。他说：近日路过齐国城郊，瞻仰桓公坟墓，墓在南山边，请为他立祠，让孤魂有所依托。郭缘生《续征记》说：齐桓公墓在齐城南二十里，坟墓顺山势而筑，大墓东边有女水，有人说齐桓公女儿的坟墓在此水上，因此有女水之名。女水引水往东北流，非常神灵。教化大兴就会有水，政治苛酷水源就枯竭。南燕建平六年(405)，水突然干涸，玄明(慕容德字)很厌恶这不吉之兆，卧病而死。南燕太上四年(408)，女水又枯竭了，慕容超也很感厌恶，燕于是亡国。女水往东北流经东安平县旧城南面。《续述征记》说：女水流到安平城南，潜入地下流了十五里，然后又流出，向北注入阳水。安平城是从前的酅亭。《春秋》，鲁庄公三年(前691)，纪季从酅到了齐国。《公羊传》说：纪季是什么人？是纪侯的弟弟。因他能坦诚认罪，请求以酅供奉五座祠庙的祭祀。这里是田成子单的旧城邑。后来立为县。因博陵有个安平县，所以把这里称东安平。世祖建武七年(31)，把这里封给菑川王的儿子刘茂，立为侯国。女水又流经东安平县东面，往东北流经垄丘东面，往东北注入巨淀。《地理志》说：菟头山是女水的发源地，往东北流到临淄注入巨淀。又往北流，叫马车渎，北流与淄水汇合，又往北流，时、渑水注入。时水发源于齐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涌出泉水，就是如水，也称源水，因水色黑，民间又称为黑水。时水往西北流经黄山东面，又往北流经愚山东面，有愚公墓。时水又拐弯流经杜山北面，有愚公谷。齐桓公时，愚公隐居在这山谷中，有个邻居认为他的马是自己的，愚公就把马给他。这座山就是与杜山相连的山冈，因为这人样子傻乎乎的，所以称他为愚公。时水上有一座石桥，因而也称水为石梁水。这里又有澅水注入。澅水出自时水以东，距临淄城十八里，这地方就是所谓澅中，民间把澅水称为宿留水，往西北流，注入时水。孟子离开齐国时，住宿三夜后才走出澅地，因此民间改名为宿留水。水的南面、山的西面有王歜墓，从前乐毅攻打

齐国，因王歜有德而封他，王歜不肯接受，自缢而死。水旁有一片农田，引水灌溉的痕迹还看得出来。时水又往西北流经西安县旧城南面，这里原是渠丘，是齐国大夫雍廪的封邑。王莽时改名为东宁。时水又往西流，到石洋堰分为两条，分水口称为石洋口，支流往西北流，到梁邹注入济水。时水又往北流经西安城西面，又往北流，京水、系水注入。系水发源于齐城西南，民间称为寒泉，往东北流过申门西。京相璠、杜预都说：申门就是齐城南面西头的第一道城门。那里有个申池。从前齐懿公游申池，邴歜、阎职两人在竹林中杀害了他，今天的申池已不像当年的样子了，但水旁还有一小片竹木林，是当年遗留下来的，左思《齐都赋》注说：申池在海滨，是齐国的大泽。我查考过《春秋》：襄公十八年（前555），晋国进攻齐国，十二月戊戌日，砍伐了雍门外的蒿草；己亥日，焚烧了雍门；壬寅日，焚烧东北两边的外城；甲辰日，向东侵入到潍水，向南侵入到沂水，却未提及向北攻掠到大海。况且晋献子是个逞强斗勇而不怕死的人，怎么可能只在海湾糟蹋一片草木，却不去惩罚仇敌呢？此外当时正值炎夏酷暑，不是远游的时节，懿公被杀，是由于他微服出行在近郊遇害。左氏舍近举远，查考史实，他弄错了。杜预的话却有依据。系水沿着城旁向北流经阳门西面，水岸上有一处从前筑土隆起的地方，就是所谓齐国的稷下。战国的时候，因为齐宣王喜爱文学，游说之士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赐给宅第，并封为上大夫。他们不管政事，而专事著作立论。因此齐国稷下学士重又兴盛起来，人数达几百人。刘向《别录》认为，稷是齐都城门名，高谈阔论的文士定期会聚在稷门下，所以称稷下。《郑志》说：张逸读了《书赞》问郑玄道：我们的先师棘下生是什么时候人？郑玄回答说：棘下是齐国田氏时有学问的人会聚的地方。齐国人所称的棘下生，是没有一定的人的。我查考过《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前520），莒子到了齐国，在稷门外会盟。汉朝把叔孙通封为博士，称

为稷嗣君。《史记音义》说：想让他继承齐国稷下的遗风。然而，棘下又是鲁城内的地名。《左传》，定公八年(前502)，阳虎威逼定公征伐孟氏，从上东门攻入城内，两军在南门内交战，又在棘下交战。棘下也是儒生聚集的地方。因此，张逸疑惑发问，郑玄作了解释，辨清了这个问题。虽然史籍中可以看到互用稷、棘两个不同的地名，但指的都是同一处。城内有旧台，有营丘，有旧景王祠，就是朱虚侯章的祠庙。《晋起居注》说：齐国有一条大蛇长三百步，背负着一条小蛇长一百余步，爬过市中，市上的人都去观看，庙就在蛇从北门爬入城中的地方。北门外东北二百步，有齐国宰相晏婴的坟墓和住宅。《左传》载：晏子的住宅靠近街市，景公想给他换个地方，晏子却不肯换。他嘱咐说：我在世时居住在街市附近，死后难道就改变心意吗？于是他死后就葬在自己的故居，后人称为清节里。系水又往北流经临淄城西门北面，又往西流经梧宫南面。从前楚国派使者来齐国访问，齐王在梧宫宴请他，就是此宫，那地方现在还叫梧台里。台有好几层，十分壮观，东西一百多步，南北略减几步，这就是古时的梧宫台。台东就是阚子所说宋国愚人得到燕石的地方。台的西面有一座石社碑，现在还在，是汉灵帝熹平五年(176)所立，碑上题着梧台里三字。系水又往西流经葵丘北面。《春秋》：庄公八年(前686)，襄公派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京相璠说：齐城以西五十里有葵丘。如果这么近，那就用不到驻守了。僖公九年(前651)，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会盟。宰孔说：齐侯不致力于行施德政，却积极远侵邻国。很明显，葵丘不在齐地。援引河东汾阴葵丘，山阳西北葵城应在这里，这是错误的。我查考《左传》原文，连称、管至父驻防于葵丘，以瓜熟为往返的期限。到期请求派人接替，齐襄公却不批准，于是二人就准备作乱。连称妹在宫中不受宠爱，于是叫她去侦察襄公。因为襄公废逐无知，就把襄公谋害了。如果派遣到远方去而无人接替，怎么能找女人同谋，而酿成公侯宗族内部的祸乱

呢？所以杜预查考了《春秋》之后，就根据《左传》来推定，在《注》中指出是在临淄西。不能舍近就远，轻率地提出自己的异说；标新立异虽可显得与众不同，但按《左传》文义来看，却又不合。那么二人所驻守的葵丘，就是这地方了。系水往西流，向左边分出一条支流，积水成潭；系水又往西流经高阳侨郡南，该郡是魏时所立。系水又往西北流，注入时水。时水又往东北流，渑水注入。渑水发源于营城以东，世人称为汉溱水，水向西北流经营城北。汉景帝四年(前153)把这里封给齐悼惠王的儿子刘信都，立为侯国。渑水又往西流，经过乐安博昌县旧城南边。应劭说：昌水发源于东莱昌阳县，因昌阳县路远不易到达，取了这个美名。阚骃说：博昌县地势平旷，所以称博昌。渑水往西流经贝丘。京相璠说：博昌县南面临近渑水，有个地方叫贝丘，在齐城西北四十里。《春秋》：庄公八年(前686)，齐侯在贝丘打猎，看见公子彭生像猪一样直立起来啼哭，齐侯吓得从车上掉下来，跌伤了脚，就在这地方。渑水又往西北流，注入时水。《从征记》又说：渑水发源于临淄县，往北流经乐安、博昌南面边界，往西注入时水。从这里至下游也通称为渑水。从前晋侯和齐侯会宴，齐侯说：有酒如渑水。比喻中指的就是这条水。时水又折向东北，流经博昌城北面；又往东北流经齐利县旧城北面，又往东北流经巨淀县旧城北面，又往东北流经广饶县旧城北面，往东北注入淄水。《地理风俗记》说：淄水注入濡水。《淮南子》说：白公问孔子对含义至深的隐微之言的看法，说：如果把水倒入水中，又会怎么样？孔子说：淄水、渑水混合，易牙只要尝一尝就会知道。说的就是这条水。

又往东北流，注入大海。

淄水注入马车渎，往东北乱流，经琅槐旧城南面，又往东北流经马井城北，与时水、渑水互相通称，所以城以水为名传下来了。淄水又往东北流，到皮丘坑注入大海。因此晏谟、伏琛都说：淄水、渑水在皮丘坑西面汇合。《地理志》说：马车渎流到琅槐注

入大海，这是指县而言。

汶水发源于朱虚县的泰山，

泰山上有长城，西面连接岱山，东面延伸到琅邪大海，全长千余里，是田氏所筑。《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二十年(前350)，齐国修筑防御工事，造了长城。《竹书》又说：晋烈公十二年(前404)，派韩景子，赵烈子、翟员讨伐齐国，侵入长城。《史记》所谓齐威王经过赵国侵犯我国，攻打长城，就指此事。伏琛、晏谟都说：汶水发源于朱虚县东南面的峿山，峿山在小泰山的东边。

往北流过县东，

汶水从朱虚县东北流经郚城北面。《地理风俗记》说：朱虚县东面四十里有个郚城亭，是旧县城。又往东北流经管宁墓东面，所以晏谟说，柴阜西南有魏管宁墓。管宁是一位品德高尚不随俗浮沉的人。他的墓前有一座石碑。汶水又往东北流经柴阜山北面，山的东面有邴原墓，邴原是个有才德而不受征聘的人，他墓前的碑记还在。汶水又往东北流经汉朝青州刺史孙嵩墓西边，有墓碑。汶水又往东流经安丘县旧城北面，汉高帝八年(前199)，把这里封给将军张说，立为侯国。《地理志》说：这就是王莽时的诛郅。孟康说：就是今天的渠丘亭。伏琛、晏谟的《齐记》都说，莒县的渠丘亭在安丘城东北十里。都弄错了。城面对牟山，山的西南面有孙宾硕兄弟墓。碑文都还在。

又往北流过淳于县西面，又往东北注入潍水。

淳于县是从前夏后氏的斟灌国。周武王把它封给淳于公，称为淳于国。《春秋》，桓公六年(前706)冬天，州公到曹。《左传》说：淳于公到了曹，估计国内形势危险，就没有回去。城的东北面，是汶水与潍水的汇流处。

潍水发源于琅邪郡箕县的潍山，

琅邪是山名，原属越王句践的国土。句践吞并吴国后，想称霸中国，就迁都到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灭了齐国，就

把琅邪设立为郡。城是秦始皇所筑。秦始皇登上琅邪的大乐之山，在山上修筑了层台，称为琅邪台。台在城东南十里，孤零零地耸立着，在众山之中显得格外突出。山周围二十里有余，靠近海滨。秦始王很高兴，因此在这里逗留了三个月，他把三万户平民迁移到琅邪山下，豁免赋税十二年。他修筑的高台，台基有三层，每层高三丈，上层平坦宽敞，二百余步见方，宽广五里。又刻石立碑，记载秦始皇的功德。台上有个神渊，非常灵验，如有人将水弄脏，它就会枯竭；如诚心诚意，保持洁净，水就畅通。这里的神庙是齐地八祠之一，汉武帝也曾登临此台。汉高帝吕后七年（前181），把这里立为王国，文帝三年（前177），改名为郡，王莽时又改称填夷。潍水发源于潍山。许慎、吕忱都说：潍水发源于箕屋山。《淮南子》说：潍水发源于覆舟山。这些都是此山的异名。潍水往东北流经箕县旧城西，又往西流，析泉水注入。析泉水发源于析泉县北面的松山，往东南流经析泉县东，又往东南流经仲固山，往东北注入潍水。《地理志》说：析泉水流到箕县往北注入潍水。潍水又往东北流经诸县旧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前615），季孙行父修筑了诸城和郓城。《左传》说：修筑了下邑城。王莽改名为诸并。潍水又往东北流，涓水注入。涓水发源于马耳山，山高百丈，山顶有两块岩石相对并峙，望去像马耳一样，因此世人取名为马耳山。此山东距常山三十里，涓水发源于山的北面，往北流经娄乡城东面。《春秋》：昭公五年（前537），《经》载，夏天，莒牟夷带了牟、娄、防、兹前来投奔。又把诸县的东部划分出来立为海曲县，所以民间称此城为东诸城，涓水又往北注入潍水。

往东北流过东武县西边，

东武县利用山冈地势筑城，周围三十里。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郭蒙，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祥善。潍水又北流，左面与扶淇水汇合，扶淇水发源于西南面的常山，往东北流，

注入潍水。晏谟、伏琛都以为潍水就是扶淇水，把扶淇水当作潍水，都弄错了。根据《水经》的水脉记载，潍水从箕县往北流经东武县，往西北流，与扶淇水汇合。晏谟、伏琛说：东武城西北二里的潍水，就是扶淇水。潍水又往北流，在右边与卢水汇合，卢水就是久台水。《地理志》说：卢水发源于琅邪横县故山，横县就是王莽时的令丘。山在东武县旧城东南，世人称为卢山。卢水往西北流经昌县旧城西面，转而往东北流。《齐地记》说：东武城东南有卢水，水旁有胜火木，当地方言称柽子，这些树木经野火烧死，变成了炭都不消灭，因此东方朔称为不会成灰的树木。卢水又往东北流经东武县旧城东面，往西北流，注入潍水。《地理志》说：久台水往东南流，到东武注入潍水。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潍水、淄水都已疏通。

又往北流过平昌县东边，

潍水又往北流经石泉县旧城西边，就是王莽时的养信。《地理风俗说》说：平昌县东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是旧县。潍水又往北流经平昌县旧城东边，荆水注入。荆水发源于县南的荆山阜，往东北流经平昌县旧城东边。汉文帝把这里封给齐悼惠王肥的儿子卬，立为侯国。城的东南角有一座台，台下有井，与荆水相通，有什么掉到井里，可在荆水取回。过去常有龙出入其中，所以民间又称为龙台城。荆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潍水。潍水又往北流，浯水注入。浯水发源于浯山，世人称为巨平山。《地理志》说：灵门县有高屎山、壶山，浯水发源于此，往东北流，注入潍水。今天此山西面和浯山连接。许慎《说文》说：浯水发源于灵门山，世人称为浯汶水。浯水往东北流经姑幕县旧城东边，该县有五色土，帝王分封诸侯时，包起不同颜色的泥土，按方位授给诸侯。这里是从前薄姑氏之国。阚骃说：周成王时，薄姑和四国叛乱，周公灭了它，封给太公。因此《地理志》说：姑幕县也称薄姑，王莽时称季睦。应劭说：《左传》记载，薄姑氏国是太公的封地。薛瓒《汉书

注》说：博昌有薄姑城。不知谁的说法正确。浯水又往东北流经平昌县旧城北面，古时在此筑堰截流，用来灌溉农田，南流注入荆水。浯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潍水。

又往北流过高密县西边，

应劭说：县里有密水，因此有高密之名。现在所说的百尺水就是密水。密水有两个源头。西源出自奕山，也称鄣日山，山势高峻，挡住了阳光。晏谟说：山形蔽障了日光，因有此名。伏琛说：山峰蔽障了太阳，所以称鄣日山。此水往东北流。东源水出自五弩山，往西北流，与源水一同流泻入一条山谷，俗称百尺水，古人在此拦河筑堰，灌溉田地数十顷。百尺水往北流经高密县西，注入潍水，自此以下，两条水互兼通称。潍水乱流往县西碑产山西，又往东北流，水上有旧堰，从前凿石竖柱阻断潍水，堰宽六十多步，掘开东岸，引水通长渠。潍水又往东北流经高密县旧城南。明帝永平年间(58～75)，把这里封给邓震，立为侯国。县南十里，蓄水为塘，塘方圆二十里，就是古时所说的高密南都，灌溉农田约一顷。塘水散流，向下注入夷安泽。潍水从堤堰往北流经高密县旧城西面，汉文帝十六年(前164)，把这里划出来立为胶西国，宣帝本始元年(前73)，又改名为高密国，王莽时称为章牟。潍水又往北流，从前韩信与楚将龙且在此处隔着潍水列阵。夜里韩信命部下准备了一万多只袋子，装满沙子堵住潍水，然后率军攻击龙且，假装败退。龙且向北追击，韩信决水，大水突然冲下，龙且的部队一半渡不过来，于是就在此水上杀了龙且。水的西面有厉阜，这座小山上有汉朝司农卿郑康成墓，石碑还在。潍水又往北流经昌安县旧城东面，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把这地方封给邓袭，立为侯国。《郡国志》说：汉安帝延光元年(122)恢复为县。

又往北流过淳于县东面，

潍水又往北流，左边与汶水汇合，往北流经平城亭西面，又转向东北流经密乡亭西面。《郡国志》说：淳于县有密乡。《地理

志》说，都是北海的属县。应劭说：淳于县东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乡亭，从前是县。潍水又往东北流经下密县旧城西，城东有密阜。《地理志》说：有三户山祠。按应劭说：密是水名，确有下密之称，但民间用这名字来称呼小山岗，这就不对了。

又往东北流过都昌县东面，

潍水往东北流经逄萌墓。逄萌，都昌县人，少年时就很有骨气，以在县亭供职为耻，就渡海到辽东，回来后在不其山隐居读书。明帝备车征聘，逄萌假装癫狂，没有应聘。潍水又往北流经都昌县旧城东面，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这里封给朱轸，立为侯国。北海宰相孔融曾被黄巾贼管亥围困在都昌。太史慈替孔融去向刘备求救，手持挡箭牌突围，就是这地方。

又往东北流注入大海。

胶水发源于黔陬县胶山北面，流过县西，

《齐记》说：胶水发源于五弩山，就是胶山的别名。胶水往北流经祝兹县旧城东面，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把这里封给胶东康王的儿子延，立为侯国。又流经征扶县旧城西面。据《地理志》，这是琅邪的属县。汉文帝元年（前179），把这地方封给吕平，立为侯国。胶水又往北流经黔陬县旧城西南，袁山松《郡国志》说：黔陬县有介亭。《地理志》说：这里是从前的介国。《春秋》：僖公九年（前651），介国葛卢来朝见，听到牛鸣声，说：这头牛生了三头纯色的牛犊，都已用来祭祀了，经查问果然如此。晏谟、伏琛都说：黔陬县有东西两座城，相距四十里，有胶水。这话不对，那是拒艾水。拒艾水发源于黔陬县西南面的拒艾山，就是《齐记》所说的黔艾山。往东北流经柜县旧城西面，这就是王莽时的被同，人们称为王城，又称这条水为洋水。拒艾水又往东北流，晏谟、伏琛说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胶水，就指此水。拒艾水又东流入海。《地理志》：琅邪郡有柜县，根艾水发源于此，东流入海。指的就是此水。现在胶水向北流经西黔陬城东面，晏谟、伏

琛说：高密郡城旁有黔陬县城，就指此城。《地理志》说：胶水发源于邞县，王莽改名为纯德，可能就是黔陬县，但不清楚。

又往北流过夷安县东面，

夷安县就是过去王莽改名为原亭的地方。应劭说：夷安县是从前莱国的夷维邑。太史公说：晏平仲是莱国夷维人。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把这里封给邓珍，立为侯国，这里西距潍水四十里。胶水又往北流经胶阳县东，晏谟、伏琛都称此地为东亭。此亭有路南通夷安。《地理风俗记》说：淳于县东南五十里有胶阳亭，是旧县。胶水又往东北流，左面与一条水汇合，世人称为张奴水，发源于夷安县东南面的山岗下，往西北流经胶阳县，注入胶水。胶水的左面是泽渚，往东北流约一百来里，称为夷安潭，潭周围四十里，潍水支流也注入此潭。胶水又往东北流经下密县旧城东面，又往东北流经胶东县旧城西面。汉高帝元年（前206），把它另立为国，景帝把它封给儿子刘寄，立为王国；王莽改名为郁袟；今天是长广郡的治所。伏琛、晏谟说，胶水向东北迂回流到胶东城北面一百里，注入大海。

又往北流过当利县西北，注入大海。

当利县是从前王莽改名为东莱亭的旧地。胶水又往北流经平度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这里封给菑川懿王的儿子刘衍，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利卢。县里有土山，胶水往北流经土山，注入大海。大海以南、土山以北，都是盐场，盐民们在此世世代代煮盐，从未中断。在这里向北眺望，大海渺远苍茫，杳无边际，水天相接，界线分明，这就是所谓溟海。因此《地理志》说：胶水北流到平度注入大海。

水经注卷二十七

沔　　水

【题解】

卷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卷为《沔水》(卷二十九除沔水外还有其他几条小水)。沔水是全书中占三卷篇幅的大河之一,即汉水,今称汉江,是长江的支流之一。中国最早的地理书之一《禹贡》说,“浮于潜,逾于沔”,所以汉水很早就被称为沔水。《汉书·地理志》说:“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始知“沔”、“汉”是同水异名。但《水经》只称沔水,不称汉水,《水经注》则“沔”、“汉”共见。

沔水作为长江的支流,在《水经》中有明白的描述:“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郦道元在注文中引《禹贡》和《地说》,也指出汉水南至大别入江。但是经文和注文都没有因沔水入江而结束《沔水》这一篇。卷二十八的最后一句经文说,“南入于江”,而卷二十九的首句经文又说:“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这样,长江从今武汉以下的一段,就都并入《沔水》篇中,一直写到“东入于海”为止。

《沔水》的第三篇,也就是长江从彭蠡泽(今鄱阳湖)向东这一段,《水经》和《水经注》都有极大的错误。清初黄宗羲在他的《今水

经序》中指出了这一篇的重要错误，“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阴县，具区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入海，皆错误之大者。”这种错误首先是由《水经》造成的。《水经》的最后一句是：“（沔水）又东至会稽余姚县，东入于海。”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沔水至余姚入海”二大错误的来由。其他几个错误，“以曹娥江为浦阳江”，“苕水（太湖的支流）出山阴县（今绍兴）”，“具区（今太湖）在余姚县”，则出于《水经注》。不过郦道元大概也知道这一篇中免不了许多错误，因为他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所以他在全篇的最后说：“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伙，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他的这一番话，倒是写出了江南这个水乡泽国的地理面貌。

【原文】

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

沔水一名沮水。阚骃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县亦受名焉。导源南流，泉街水注之。水出河池县，东南流入沮县，会于沔。沔水又东南，迳沮水戍而东南，流注汉，曰沮口。所谓沔汉者也。《尚书》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山海经》所谓汉出鲋嵎山也。东北流得献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关城，合西汉水。汉水又东北，合沮口，同为汉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谓汉水为沔水。孔安国曰：漾水东流为沔，盖与沔合也。至汉中为汉水，是互相通称矣。沔水又东迳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迳张鲁城东。鲁，沛国张陵孙。陵学道于蜀鹤鸣山，传业衡，衡传于鲁。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

供道之费，米限五斗，故世号五斗米道。初平中，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道，用远城治，因即崤岭[1]，周回五里，东临浚谷，杳然百寻。西北二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从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尽水又南，迳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浕水南流入沔，谓之浕口。其城西带浕水，南面沔川，城侧二水之交，故亦曰浕口城矣。沔水又东迳武侯垒南，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垒，背山向水，中有小城，回隔难解。沔水又东迳沔阳县故城南。城，旧言汉祖在汉中，萧何所筑也。汉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并刘璋，北定汉中，始立坛，即汉中王位于此。其城南临汉水，北带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观其遗略，厥状时传。南对定军山，曹公南征汉中，张鲁降，乃命夏侯渊等守之。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遂斩渊首，保有汉中。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势，不起坟垄，惟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莫知墓茔所在。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有亮庙。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共表云：臣闻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怀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亮德轨遐迩，勋盖来世。王室之不坏，实赖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黩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谓宜近其墓，立之沔阳，断其私祀，以崇正礼。始听立祀。

斯庙盖所启置也。钟士季征蜀，枉驾设祠。茔东，即八阵图也。遗基略在，崩褫难识。沔水又东迳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诸葛亮筑以防遏。梁州刺史杨亮，以即险之固，保而居之，为苻坚所败。后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守此城。城东，容裘溪水注之，俗谓之洛水也。水南导巴岭山，东北流。水左有故城，凭山即险，四面阻绝，昔先主遣黄忠据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迳西乐城东，而北流注于汉。汉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阳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检，出佳鳠。一曰浊检，出好鲋。常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迳阳平县故城东，又南迳沔阳县故城东，西南流注于汉水。汉水又东，右会温泉水口，水发山北平地，方数十步，泉源沸涌，冬夏汤汤，望之则白气浩然。言能瘥百病云，洗浴者皆有硫磺气，赴集者常有百数。池水通注汉水。汉水又东，黄沙水左注之。水北出远山，山谷邃险，人迹罕交，溪曰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其水南注汉。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远望山坟，嵬嵬状高，及即其所，裁有坟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谓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庙及捣衣石，言张鲁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汉，谓之女郎水。汉水又东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岭山，东南迳大石门，历故栈道下谷，俗谓千梁无柱也。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

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自后按旧修路者，悉无复水中柱，迳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褒水又东南迳三交城，城在三水之会故也。一水北出长安，一水西北出仇池，一水东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褒水又东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鱼，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广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有泉悬注。鱼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称：嘉鱼出于丙穴，良木攒于褒谷矣。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言：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犍为杨厥之所开。逮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开凿之功，琢石颂德，以为石牛道。来敏《本蜀论》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厥盖因而广之矣。《蜀都赋》曰：阻以石门。其斯之谓也。门在汉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东南历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谓北出褒斜。褒水又南迳褒县故城东，褒中县也，本褒国矣。汉昭帝元凤六年置。褒水又南流入于汉。汉水又东迳万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余丈，四面临平，形若覆瓮。水南遏水为阻，西北并带汉水。其城宿是流杂聚居，故世亦谓之流

杂城。汉水又东迳汉庙堆下。昔汉女所游，侧水为钓台，后人立庙于台上。世人睹其颓基崇广，因谓之汉庙堆。传呼乖实，又名之为汉武堆。非也。

东过南郑县南，

县，故褒之附庸也。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至六国，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汉中郡，因水名也。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即汉中郡治也。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内有小城，南凭津流，北结环雉，金墉漆井，皆汉所修筑。地沃川险，魏武方之鸡肋。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绪镇南郑而还。晋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马勋，断小城东面三分之一，以为梁州汉中郡南郑县治也。自齐、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即汉阴城也。相承言吕后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岭山，北流迳廉川，故水得其名矣。廉水又北注汉水。汉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盖社主之流，百姓四时祈祷焉。俗谓之獠子水，夹溉诸田，散流左注汉水。汉水又东，得长柳渡，长柳，村名也。汉太尉李固墓，碑铭尚存，文字剥落，不可复识。汉水又东迳胡城南。义熙十五年②，城上有密云细雨，五色昭彰，人相与谓之庆云，休符当出。晓而云霁，乃觉城崩，半许沦水，出铜钟十二枚。刺史索邈奉送洛阳，归之宋公府。南对扁鹊城，当是越人旧所迳涉，故

邑流其名耳。汉水出于二城之间,右会磐余水,水出南山巴岭上,泉流两分,飞清派注,南入蜀水,北注汉津,谓之磐余口。庾仲雍曰:磐余去胡城二十里。汉水又左会文水,水即门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长老云:杜阳有仙人宫,石穴,宫之前门。故号其川为门川,水为门水。东南流迳胡城北,三城奇对,隔谷罗布,深沟固垒,高台相距。门水右注汉水,谓之高桥溪口。汉水又东,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汉。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桥三十里。诸葛亮《笺》云: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谓是水也,道则百里也。

又东过成固县南,又东,过魏兴安阳县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常璩《华阳国志》曰:蜀以成固为乐城县也。安阳县故隶汉中,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安阳隶焉。涔水出西南而东北入汉。左谷水出西北,即壻水也。北发听山,山下有穴水,穴水东南流,历平川中,谓之壻乡,水曰壻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学道得仙,入云台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鸡鸣天上,狗吠云中,惟以鼠恶,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肠胃更生,故时人谓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行未还,不获同阶云路,约以此川为居,言无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为信然。因号为壻乡,故水亦即名焉。百姓为之立庙于其处也,刊石立碑,表述灵异。壻水南历壻乡溪,出山东南流,迳通关势南。山高百余丈,上有匈奴城,方五里,浚堑三重。高祖北定

三秦，萧何守汉中。欲修北道，通关中，故名为通关势。壻水又东迳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得一砖，刻云：项氏伯无子，七女造墢，世人疑是项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壻水迳樊哙台南，台高五六丈，上容百许人。又东南迳大成固北。城乘高势，北临壻水。水北有韩信台，高十余丈，上容百许人，相传高祖斋七日，置坛，设九宾礼，以礼拜信也。壻水东回南转，又迳其城东，而南入汉水，谓之三水口也。汉水又东会益口水，出北山益谷，东南流注于汉水。汉水又东至涚城南，与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长安。其水南流，右则涚水注之。水发西溪，东南流合为一水，乱流南出，际其城西，南注汉水。汉水又东迳小成固南，州治大成固，移县北[3]，故曰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兴势坂，诸葛亮出洛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通照汉水。东历上涛，而迳于龙下，盖伏石惊湍，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涛之名。龙下，地名也。有丘墢坟墟，旧谓此馆为龙下亭。自白马迄此，则平川夹势，水丰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从汉，为山行之始。汉水又东迳石门滩，山峡也，东会酉水。水出秦岭酉谷，南历重山，与寒泉合。水东出寒泉岭。泉涌山顶，望之交横，似若瀑布，颓波激石，散若雨洒，势同厌原风雨之池。其水西流入于酉水。酉水又南注汉，谓之酉口。汉水又东迳妫墟滩。《世本》曰：舜居妫

汭，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墟。故后或姓姚，或姓妫，妫、姚之异，是安未知所从。余按应劭之言，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汉水又东迳猴径滩，山多猴猿，好乘危缀饮，故滩受斯名焉。汉水又东迳小、大黄金南。山有黄金峭，水北对黄金谷。有黄金戍，傍山依峭，险折七里。氐掠汉中，阻此为戍，与铁城相对。一城在山上，容百余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许人。言其险峻，故以金、铁制名矣。昔杨难当令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姜宝据铁城。宋遣秦州刺史萧思话西讨。话令阴平太守萧垣攻拔之。贼退西水矣。汉水又东合蘧蒢溪口。水北出就谷，在长安西南。其水南流迳巴溪戍西，又南迳阳都坂东。坂自上及下，盘折十九曲，西连寒泉岭。《汉中记》曰：自西城涉黄金峭、寒泉岭、阳都坂，峻崿百重，绝壁万寻，既造其峰，谓已逾松、岱；复瞻前岭，又倍过之。言陟羊肠，超烟云之际，顾看向涂，杳然有不测之险。山丰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触突树木，十围皆倒。山殚艮阻，地穷坎势矣。其水南历蘧蒢溪，谓之蘧蒢水，而南流注于汉，谓之蒢口。汉水又东，右会洋水，川流漫阔，广几里许。洋水导源巴山，东北流迳平阳城。《汉中记》曰：本西乡县治也。自成固南入三百八十里，距南郑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汉戚夫人之所生处也。高祖得而宠之，夫人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帝为驿致长安。蠲复其乡，更名曰县。故又目其地为祥川，用表夫人载诞之休祥也。城即定远矣。汉顺帝永光七

年[④]，封班超以汉中郡南郑县之西乡，为定远侯，即此也。洋水又东北流入汉，谓之城阳水口也。汉水又东历敖头，旧立仓储之所，傍山通道，水陆险凑。魏兴安康县治，有戍，统领流杂。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南迳莼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又东南历直谷，迳直城西，而南流注汉。汉水又东迳直城南，又东迳千渡而至虾蟆頧，历汉阳、洸口而届于彭溪、龙灶矣。并溪涧滩碛之名也。汉水又东迳晋昌郡之宁都县南，县治松溪口。又东迳魏兴郡广城县，县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盐井，食之令人瘿疾。汉水又东迳鱼脯谷口，旧西城、广城二县，指此谷而分界也。

又东过西城县南。

汉水又东迳鳖池南鲸滩。鲸，大也。《蜀都赋》曰：流汉汤汤，惊浪雷奔，望之天迥，即之云昏者也。汉水又东迳岚谷北口，嶂远溪深，涧峡险邃，气萧萧以瑟瑟，风飕飕而飀飀，故川谷擅其目矣。汉水又东，右得大势；势阻急溪，故亦曰急势也。依山为城，城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护吉挹所治。苻坚遣偏军韦钟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无援遂陷。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汉水又东，迳西城县故城南，《地理志》：汉中郡之属县也。汉末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以申仪为西城太守。仪据郡降魏，魏文帝改为

魏兴郡，治故西城县之故城也。氐略汉川，梁州移治于此。城内有舜祠、汉高帝庙，置民九户，岁时奉祠焉。汉水又东为鳣湍，洪波涛荡，漰浪云颓。古耆旧言，有鳣鱼奋鳍溯流，望涛直上，至此则暴鳃失济，故因名湍矣。汉水又东合旬水，水北出旬山，东南流迳平阳戍下，与直水枝分东注，迳平阳戍入旬水。旬水又东南迳旬阳县，与柞水合。水西出柞溪，南流迳重岩堡西，屈而东流，迳其堡南，东南注于旬水。旬水又东南迳旬阳县南，县北山有悬书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山下有石坛，上有马迹五所，名曰马迹山。旬水东南注汉，谓之旬口。汉水又东迳木兰寨南，右岸有城，名伎陵城，周回数里，左岸垒石数十行，重垒数十里，中谓是处为木兰寨。云：吴朝遣军救孟达于此矣。汉水又东，左得育溪，兴晋、旬阳二县，分界于是谷。汉水又东合甲水口，水出秦岭山，东南流，迳金井城南，又东迳上庸郡北，与关衬水合。水出上洛阳亭县北青泥西山，南迳阳亭聚西，俗谓之平阳水；南合丰乡川水。水出弘农丰乡东山，西南流迳丰乡故城南。京相璠曰：南乡淅县有故酆乡，《春秋》所谓丰淅也。于《地理志》属弘农，今属南乡。又西南合关衬水。关衬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甲水又东南迳魏兴郡之兴晋县南，晋武帝太康中立。甲水又东，右入汉水。汉水又东为龙渊，渊上有胡鼻山，石类胡人鼻故也。下临龙井渚，渊深数丈。汉水又东迳魏兴郡之锡县故城北，为白石滩。县，故《春秋》之锡穴地也，

故属汉中，王莽之锡治也。县有锡义山，方圆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门，上有石坛，长数十丈，世传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发饵术，恒数十人。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风不偃，无风独摇。汉水又东迳长利谷南，入谷，有长利故城，旧县也。汉水又东历姚方，盖舜后枝居是处，故地留姚称也。

【注释】

①据杨守敬，此句当作："鲁建城治，因即峭岭。"

②晋安帝义熙仅十四年。据杨守敬考，此当为十三年。

③熊会贞以为这三字有脱误，当作"移县治此"。

④杨氏以为应作"和帝永元七年"。

【译文】

沔水发源于武都郡沮县的东狼谷中，

沔水又名沮水。阚骃说：因为此水初发源处是一片湿漉漉的洼地（沮洳），因而称为沮水，县也跟着叫沮县。发源后往南流，泉街水注入。泉街水发源于河池县，往东南流入沮县，与沔水汇合。沔水又往东南流经沮水戍，又往东南注入汉水，汇流处叫沮口，这就是所谓沔汉。《尚书》说：漾水发源于嶓冢山，东流称汉水。《山海经》说：汉水发源于鲋嵎山。往东北流有献水口。庾仲雍说：此水南流至关城与西汉水汇合。汉水又往东北流，汇合沮口，这都是汉水的上源。因此如淳说：这一带地方的人称汉水为沔水。孔安国说：漾水东流称为沔水，是因为它与沔水汇合。流到汉中又称汉水，水名可互相通用。沔水又向东流经白马戍南面，浕水注入。浕水发源于北面的武都氐中，向南流经张鲁城东面。张鲁，是沛国张陵的孙子，张陵曾在蜀郡鹤鸣山学道，把他的道术传给

张衡，张衡又传给张鲁。张鲁到了这里，待人仁厚，四方百姓都来归附他，学道所供给的费用，以五斗米为限，所以称为五斗米道。初平年间(190～193)，刘焉封张鲁为督义司马。张鲁深居汉中，断绝了阁道，靠近峭岭修建城邑，周围五里，东边频临深谷，谷深百丈，西北两面都是连绵的山峰和崖壁，无穷无尽地伸展向远方；往南是盘旋的山径，上登约二里有余。浕水又往南流经张鲁治东面，浕水西边的山上有个张天师堂，至今百姓仍在信奉。庾仲雍称此山为白马塞，称此堂为张鲁治，东边面对白马城，又名阳平关。浕水往南流，注入沔水，汇流处叫浕口。此城西边环绕着浕水，南边面临沔川，城旁两水交汇，因而又称为浕口城。沔水又往东流经武侯垒南面，这是昔日诸葛武侯屯驻过的地方，南临沔水，南岸有诸葛亮昔日的营垒，背山面水，其中有个小城，有山川纡回阻隔，很难到达。沔水又往东流经沔阳县老城南面，按老的说法，这座城是汉高祖在汉中时萧何修筑的。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兼并了刘璋，北定汉中，开始设立祭坛，在此登上汉中王之位。此城南面靠近汉水，北面是通衢大道，南面靠水岸一边，至今已崩塌了三分之一。就从这留下来的部分来看，此城当时的风貌大体上还看得出来。此城南面正对定军山。曹操南征汉中时，张鲁投降，于是命令夏侯渊守城。刘备从阳平关向南渡过沔水，杀了夏侯渊，占有了汉中。诸葛亮死后，遗嘱把他葬在定军山上，安葬时依山形地势，而不高筑坟垄，现在那里唯有一片蓊翳的松柏，一丛丛的浓荫布满山野，而他的坟墓却不知究竟在何处。山的东面叫高平，是当年诸葛亮宿营的地点，建有诸葛亮庙。诸葛亮死后，百姓在野外致祭。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共同上表说：我们听说周朝人思念召伯的恩德，就不砍伐那棵他曾在下面休息过的甘棠树；越王为了怀念范蠡的功绩，铸了一尊金像纪念他。诸葛亮的德行可以作为天下的典范，功勋空前绝后，今天王室之所以能不衰败下去，靠的全是他。而今让百姓在

街巷里祭奠，戎夷在野外祭祀，这不是纪念他的德行和功勋，追思他节操的办法。今天若要完全顺从民心，那么就会流于淫滥而违反典章制度；如将祠庙建于京城，又势必侵逼宗庙，这正是圣上心里犹疑不定的原因。我们以为最好是在墓地近旁，就在沔阳立祠，这样就可以断绝民间的私祭，尊重正规的礼仪。这座祠庙就是在习隆、向充启奏后修建的。钟士季征伐蜀国时，曾亲自来此祭祀。坟地东面，就是诸葛亮摆八阵图的地方，遗址还在，但崩塌荒废，很难辨认了。沔水又往东流经西乐城北面。城在山上，周围三十里，十分险要坚固，城侧有个山谷，叫客裘谷，有道路通益州。山上有很多獠人居住着，诸葛亮修筑此城以防他们骚扰。梁州刺史杨亮，凭借这天险和坚固的城防，想要守城安居，却被苻坚攻破。后任刺史姜守、潘猛也相继守卫此城。城的东面，容裘溪水注入沔水，这条水俗称洛水，发源于南方的巴岭山，向东北流，水的左面有一座老城，利用山势险处而建，四面阻绝。昔日先主派遣黄忠据守于此，以抗拒曹公。溪水又向北流经西乐城东面，向北注入汉水。汉水在左边流到度口。度水发源于阳平北山，有两个源头：一条叫清检，出产鲜美的鲶鱼；另一条叫浊检，出产顶瓜瓜的鲫鱼。通常在二月、八月钓捕，能尝到这些水产的美味。度水往西南流经阳平县老城东面，又往南流经沔阳县老城东面，然后往西南流，注入汉水。汉水继续东流，右边流汇合温泉水口。此口的水发源于山北的平地，那里有个方圆数十步的温泉，泉源腾涌如沸，冬夏都是滔滔滚滚，看上去一片水汽弥漫，据说能治百病。人们沐浴后，身上都留有硫磺气味，赶去沐浴的常有上百的人。池水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黄沙水从左边注入。此水发源于北方的远山，那里山谷深幽险阻，人迹罕至。有溪叫五丈溪，水边有个黄沙屯，是诸葛亮所开。溪水南流注入汉水。汉水南面有座女郎山，山上有座女郎墓，远远望那山坟，只见巍峨高起的样子，走近那地方，才显出坟墓的形状。山上有一条直路

通往山下，不长草木，民间称为女郎道。山下有女郎庙和捣衣石，据说这位女郎就是张鲁的女儿。有一条小溪涧往北流入汉水，叫女郎水。汉水又往东流，汇合了褒水。褒水发源于西北面的衙岭山，往东南流经大石门，流过旧时的栈道下谷，俗称千梁无柱。诸葛亮《与兄瑾书》说：先前赵子龙退兵时，烧坏了赤崖以北沿着山谷周围的阁道百余里，阁梁一头通入山中，另一头在水中立柱。现在山水大而急，已无法立柱，困难已到了极点，不能勉强了。又说：近时山洪暴发，赤崖以南的桥梁阁道全都冲毁了，当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个在赤崖驻防屯田，一个驻于赤崖口，双方只能沿崖互相呼叫，还能听到而已。后来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首先撤退，焚了栈道，就指这条栈道。自此以后，那些按照旧道修路的人，都不再在水中立柱了。过往行人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经过，无不提心吊胆，头晕目眩。褒水又向东南流经三交城，因为此城坐落在三条水的汇合处，所以得名。这三条水，一条发源于北方的长安，一条发源于西北方的仇池，一条发源于东北方的太白山。城名就是因此而来的。褒水又向东南流，有丙水口。丙水上源承接丙穴，穴中出产嘉鱼，通常在三月出穴，十月入穴。穴口宽五六尺，离平地七八尺。有一条泉水从上而下注入，鱼从穴下钻进来，游入这条水中。穴口向南，丙属南，因而叫丙穴，穴水向下注入褒水。所以左思说：嘉鱼出于丙穴，良木集于褒谷。褒水又往东南流经小石门，石门凿山开出通路，长六丈有余，门口刻着：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司隶校尉犍为杨厥所开。到了桓帝建和二年(148)，杨厥的同郡老乡、汉中太守王升为了表彰他开凿通道之功，刻石颂扬他的功绩，这条路就是石牛道。来敏《本蜀论》说：秦惠王想攻打蜀国，但不知路怎么走，于是做了五头石牛，把黄金放在尾巴下，扬言说石牛能拉出金子。蜀王命令五位壮士凭力气一路将石牛拖到蜀国。秦国派遣张仪、司马错循路尾随灭了蜀国，因而把这条路称石牛道。这条路大概就是把石牛道

拓宽而成的。《蜀都赋》说：为石门所阻，就指这地方。石门在汉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往东南流经褒口，就是褒谷南面的山口。北面的山口叫斜谷，所谓北出褒斜，就指这地方。褒水又往南流经褒县老城东面，就是褒中县，过去原是褒国。褒中县于汉昭帝元凤六年（前75年）设置。褒水又往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经万石城下，城在高原上，高原高十余丈，四周邻接平原，形状好像倒置的瓮。南面有水阻隔，西北两边都濒临汉水。此城向来是流民杂户所居的地方，因此人们又称为流杂城。汉水又往东流经汉庙堆下，是过去汉女游过的地方。水旁有个钓台，后人在台上建庙，人们见那倒塌的庙基又高又大，就称它为汉庙堆。以后因讹传，又叫汉武堆，其实是错误的。

往东流过南郑县南，

南郑县是从前褒国的附庸。周显王时，蜀国据有褒汉之地，到六国时，楚国兼并了褒汉。楚怀王时国力衰弱，褒就被秦夺取了。周赧王二年（前313），秦惠王在此设置汉中郡，是根据汉水来命名的。据老人相传：南郑这名称，始于郑桓公。桓公被犬戎所杀，他的百姓向南逃奔，因此称为南郑。南郑也是汉中郡的治所。汉高祖入秦后，项羽封他为汉王，萧何说：天汉，是美好的名称。于是就建都于南郑。南郑大城周围四十二里，城内有个小城，南面临水，北面围筑城墙雉堞，坚固的城墙和深井，都是汉时修建的。汉中土地肥沃，江流险恶，魏武把它比作鸡肋。他说：抛下了良马不去骑，还匆匆忙忙去另找什么呢？于是留下杜子绪镇守南郑，自己就回去了。晋咸康年间（335～342），梁州刺史司马勋把小城东面三分之一隔断，作为梁州汉中郡南郑县的治所，自此以后，宋、齐、魏都照此相承下来。汉水南面就是汉阴城，相传吕后居住在这里。有一条廉水，发源于巴岭山，往北流经廉川，所以就得了廉水之名。廉水又往北注入汉水。汉水在右面汇合了池水。池水发源于旱山，山下有祠，罗列着十二座石雕，也不知道它

们的来历,大概是社神之类,老百姓四时都到这里来祈祷。池水俗称獠子水,灌溉着两岸田地,下游散流从左面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经长柳渡,长柳是村名。这里有汉朝太尉李固墓,碑铭还在,但文字剥落,不能辨认了。汉水又往东流经胡城南,义熙十三年(417),胡城上空布满密云,细雨绵绵,现出明亮耀眼的五彩灵光。人们相互谈论,说这是祥云,是吉兆,天明云散以后,只觉城崩地陷,半个城已沉没在水中了。崩陷处出现铜钟十二口,刺史索邈将钟送到洛阳,为宋公府所有。胡城南与扁鹊城相望。扁鹊从前一定来过这里,所以这座城就以他的名字流传下来了。汉水从两城之间流出,在右面汇合了磐余水。磐余水发源于南山巴岭上,分作两条,清泉带着晶莹的浪花飞流,向南的一条注入蜀水,向北的一条流注汉水,分流处叫作磐余口。庾仲雍说:磐余距胡城二十里。汉水又在左面汇合了文水,文水就是门水,发源于胡城北山的石洞中。老人说:杜阳有仙人宫,宫的门前有石洞,所以称那里的平川为门川,流水为门水。门水往东南流经胡城北面,那一带有三座城隔着山谷分布着,都有很深的护城河和坚固的城墙,高台相望,形成鼎立之势。门水向右注入汉水,汇流处称高桥溪口。汉水又往东流,黑水注入,黑水发源于北山,南流注入汉水。庾仲雍说:黑水离高桥三十里。诸葛亮《笺》说:早晨从南郑出发,晚上到黑水投宿,水路约四五十里,指的就是这条水;陆路则有百里。

又往东流过成固县南面,又往东流过魏兴郡安阳县南面,涔水发源于旱山,北流注入。

常璩《华阳国志》说:蜀国以成固为乐城县。安阳县从前隶属于汉中,魏把汉中的土地分出来,设置了魏兴郡,安阳县隶属于魏兴。涔水发源于西南,往东北注入汉水。左谷水从西北流来,就是壻水,壻水发源于北方的听山,山下有穴水,穴水往东南流经平原中部,那地方叫壻乡,水就称壻水了。平原中有个唐公祠,

唐君字公房，是成固人，得道成仙，进入云台山，炼丹服食，白日升天。跟着他上天的鸡在天上啼，狗在云中吠，只有老鼠因为可恶，被留在地上，老鼠愤恨极了，在月光晦暗的夜晚，气得把肠胃都吐了出来，但随后又会生出新的肠胃，所以当时人们称为唐鼠。唐公房升仙那天，他女婿远行尚未回来，不能一同登上云头，来往于天上，相约在这片平原居住，说是无须担心老是降霜和蛟龙老虎之害。当地百姓以为确实如此。因而称这地方为壻乡，把水也称为壻水了。后来百姓又在此处为唐公房建庙，刻石立碑，表述灵异的事迹。壻水往南流经壻乡溪，出山后往东南流经通关势南面。通关势山高百余丈，山上有一座匈奴城，周围五里，环城有三道深沟。汉高祖北定三秦后，萧何据守汉中，他想往北修一条通往关中的道路，因而名为通关势。壻水又往东流经七女墓，七座坟墓散布于壻水两岸，罗列有如七星。墓高十余丈，墓地周围数亩。元嘉六年(429)，洪水冲破了坟墓，坟中取出的铜不计其数，还发现一块砖，上面刻着：项氏伯无子，七女造棺椁等字，当时人们猜测这是项伯的坟墓。壻水北面有个七女池，池东有个明月池，形状仿佛半弦月，水流都可相通，通水渠道称张良渠，是张良所凿的。壻水又流经樊哙台南，台高五六丈，台上能容纳百余人。壻水又往东南流经大成固北面，此城地势很高，北临壻水。壻水北面有个韩信台，高十余丈，顶上能容纳百余人，相传汉高祖斋戒七日，在这里置坛设九宾礼，隆重地任命韩信为大将军。壻水向东弯，向南转，又流经大成固城东，然后向南注入汉水，汇流处叫三水口。汉水又东流与益口水汇合。益口水发源于北山益谷，往东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到涗城南面，与洛谷水汇合。洛谷水发源于北方的洛谷，洛谷北边通长安，水往南流，右面有涗水注入。涗水发源于西溪，往东南流，与洛谷水汇合后成为乱流，往南流过涗城西边，往南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经小成固南，州治是大城固，以后把县治移到这里，因称小成固城。小成

固城以北一百二十里，有个地方叫兴势坂。诸葛亮率兵出洛谷，在兴势驻军防守，置烽火楼，点燃烽火处，把汉水照得一片通明。汉水又往东流经上涛，又流经龙下，这一段溪中多乱石，水流湍急，惊涛怒吼，因此有上涛、下涛的名称。龙下是地名，那里有许多坟墓，从前称此处的馆舍为龙下亭。从白马到此地，汉水两岸平川，水源丰富，土地肥沃，三蜀受益。过了这里，从汉水逆流而上，就开始走山路了。汉水又往东流经石门滩——是一条山峡，东流与酉水汇合。酉水发源于秦岭酉谷，往南流经重山与寒泉汇合。寒泉发源于东面的寒泉岭，源头的泉水在山顶上喷涌而出，望去相互交错，仿佛瀑布一样，水流急泻而下，冲激岩石，水花飞溅，像雨点似的纷纷洒下，此种情景十分类似厌原的风雨之池。水往西流，注入酉水。酉水又往南流注入汉水，汇流处称为酉口。汉水又往东流经妫墟滩，《世本》说：舜居住在妫汭，在汉中西城县。有人说：妫墟在西北，是舜居住的地方，也称姚墟，因此舜的后代有姓姚的，也有姓妫的，妫、姚二姓不同，不知究竟应当依哪一个才对。我查考了应劭的有关说法，妫墟是在西城的西北面。汉水又往东流经猴径滩。这里山上有许多猿猴，它们喜欢从险处下来饮水，溪滩就因此而得名。汉水又往东流经小黄金和大黄金南面，山上有个黄金峭，与水北的黄金谷隔江相望，那里有个黄金戍，背倚山边的峭壁，凭险曲折长达七里。因氐族攻掠汉中，所以在此据险驻防，建立堡垒，与铁城相对。一城建在山上，可容百余人，一城筑在山下，能安顿百来人。因为地势险峻，所以用金、铁命名。从前杨难当命令魏兴太守薛健据守黄金戍，姜宝据守铁城，宋派遣秦州刺史萧思话西征，萧思话命令阴平太守萧垣攻克两城，敌兵退到酉水。汉水又往东流，与蘧蒢溪口汇合。蘧蒢水发源于北方的就谷，谷在长安西南。水往南流经巴溪戍西面，又往南流经阳都坂东面。此处山坡从上到下东盘西转，共有十九道弯，西面连接寒泉岭。《汉中记》说：从西城翻越黄金峭、寒泉岭、

阳都坂，高山峻岭，层层叠叠，绝壁万丈，攀上一座山峰，以为已经翻过崧山、泰山那样的高峰了，可是抬头再看前面的山岭，都比过来的山还要加倍高峻。攀登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之间，置身于缥缈的云雾之上，回头瞻望走过来的路，迷蒙深杳，到处隐伏着不可测的凶险。山上有很多野牛、野羊，翻崖越岭，奔跑如飞，那些巨兽一撞到树木，周长二三尺的树也会被撞倒。山势的险峻，地形的起伏，真到了极点。水往南流经蘧蒢溪，称为蘧蒢水，往南流注入汉水，汇流处称为蒢口。汉水又往东流，在右面与洋水汇合，这里河面宽阔，约有几里。洋水源出巴山，向东北流经平阳城。《汉中记》说：平阳城原是西乡县的治所，从成固南行是三百八十里，距南郑四百八十里。洋川是汉朝戚夫人的诞生地。汉高祖得了她，对她十分宠爱。戚夫人思念家乡，想吃洋川米，汉高祖特设驿站，从洋川到长安。并免除当地的赋税和徭役，改名为县。为了纪念戚夫人诞生这件祥瑞的喜事，于是把那地方改名为祥川。此城就是定远城。汉和帝永元七年(95)封班超为定远侯，把汉中郡南郑县的西乡封给他，就是这地方。洋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汉水，汇流处称为城阳水口。汉水又往东流经敖头，从前这是建立过粮仓的地方，敖头的路沿山而过，是水陆交通枢纽，魏兴郡安康县的治所就在这里。建有驻防堡垒，管理流民杂户。汉水又往东流与直水汇合。直水发源于北面的子午谷岩岭下，往南流分出一条支流，往东注入旬水；又往南流经蓰阁下，有一座边防城堡，筑在高高的山头上，下临深渊。张子房把山上的栈道全部烧毁，以表示决不后退的决心。直水又往南流经直谷，经过直城西，而后南流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经直城南，又往东流经千渡到虾蟆頧，流过汉阳、沅口直到彭溪、龙灶，这两处都是溪涧沙滩名。汉水又往东流经晋昌郡的宁都县南面，县治在松溪口。又往东流经魏兴郡广城县，县治在王谷。谷道向南通巴獠，那里有盐井，吃了会使人患咽喉病。汉水又往东流经鱼脯谷口，从前西

城、广城两县从此谷为分界。

又往东流过西城县南面。

汉水又往东流经鳖池南面的鲸滩。鲸，是大的意思。《蜀都赋》说：奔流不息的汉水浪涛滚滚，发出惊雷似的轰鸣，远望水天相连，无边无际；近观云雾迷茫，昏昏濛濛。东流经岚谷北口，这一带重峦叠嶂，溪涧幽深，断崖峡谷，深沓险峻；山风飕飕，山岚缭绕，所以峡谷得了这个名字。汉水又往东流，右岸有大势，因有急流阻隔，所以又称为急势。这里依山筑了一座小城，周围二里，属梁州督护吉挹所管辖。苻坚派遣偏军韦钟进攻吉挹，吉挹坚守了二年，攻不下来；最后由于没有援军，才被攻陷。汉水右面正对月谷口，山里有个坂月川，这片黄土川原，肥沃而平坦，水田很多，到处种满桑麻。所以孟达《与诸葛亮书》里，赞美这片平川土壤的肥美。汉水又往东流经西城县旧城南，《地理志》说：西城是汉中郡的属县。汉末则是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任命申仪为西城太守，后来申仪据有该郡投降了魏国，魏文帝把它改为魏兴郡，郡治在西城县旧城。氐族攻略汉川时，梁州把治所移到这里。城内有舜祠、汉高帝庙，安排了九户百姓，每年按时祭祀。汉水又东流，就到鳣湍，急流奔腾，水浪滔天。古时老人们传说，有一条鳣鱼迎着浪涛奋力逆流而上，游到此处则鱼鳃破裂，力竭而上，因而名为鳣湍。汉水又往东流与旬水汇合，旬水发源于北面的旬山，往东南流经平阳戍下，与直水的支流汇合，往东流经平阳戍注入旬水。旬水又往东南流，经过旬阳县与柞水汇合，柞水发源于西方的柞溪，往南流经重岩堡西面，又转向东流，经堡南往东南注入旬水。旬水又往东南流经旬阳县南，该县北山有个悬书崖，高五十丈，崖壁上刻着字，人不能上，不知刻的是什么。山下有个石坛，坛上有五处马脚印，所以把山叫马迹山。旬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汉水，汇流处叫旬口。汉水又往东流经木兰寨南面，右岸有一座城，名叫伎陵城，周围数里；左岸有几十道用

石块堆砌成的壁垒,重重叠叠的营垒延绵几十里,这就是木兰寨。据说吴国派军队到这里援救孟达。汉水又往东流,左面接纳了育溪,兴晋、旬阳两县,就以这条溪谷为分界。汉水又往东流与甲水口汇合,此水发源于秦岭山,往东南流经金井城南,又往东流经上庸郡北面,与关衻水汇合。关衻水发源于上洛郡阳亭县北面的青泥西山,往南流经阳亭聚西。这条水俗称平阳水,南流与丰乡川水汇合。丰乡川水发源于弘农县丰乡东山,往西南流经丰乡旧城南。京相璠说:南乡浙县有旧酆乡,就是《春秋》所说的丰淅。在《地理志》里,属于弘农郡,现在属于南乡郡。丰乡川水又往西南流,与关衻水汇合。关衻水又往南流,到上津注入甲水。甲水又往东南流经魏兴郡兴晋县南面,该县是在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设置。甲水又往东流,在右面注入汉水。汉水又往东流,有龙渊,渊上有山,山上岩石像胡人的鼻子,所以称为胡鼻山;下临龙井渚,水深数丈。汉水又往东流经魏兴郡锡县旧城北面,就到白石滩。锡县从前是《春秋》里所说的锡穴地方,过去属汉中,就是王莽时的锡治。该县有锡义山,方圆百里,山形如城,四面有门,山上有石坛,长数十丈,民间传说:这是众仙居住的地方。现在常有道士数十人住在那里,他们披着头发,吃的是术。这座山很高峻,峡谷深幽,遍地长着薇蘅草。这种草风吹不倒伏,无风却会自行摇摆。汉水又往东流经长利谷南边,进入山谷,有一座旧县城,就是长利旧城。汉水又往东流经姚方,是舜后裔的一个分支居住的地方,因而地名中带有姚字。

水经注卷二十八

沔　　水

【原文】

又东过堵阳县，堵水出自上粉县，北流注之。

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东历新城郡。郡，故汉中之房陵县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邓晨为侯国。汉末以为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为新城郡，以孟达为太守，治房陵故县。有粉水，县居其上，故曰上粉县也。堵水之旁有别溪，岸侧土色鲜黄，乃云可噉。有言饮此水者，令人无病而寿，岂其信乎？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侧水谓之白马塞。孟达为守，登之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音韵哀切，有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又东北迳上庸郡，故庸国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汉末又分为上庸郡，城三面际水。堵

水又东迳方城亭南，东北历嵾山下，而北迳堵阳县南，北流注于汉，谓之堵口。汉水又东，谓之涝滩，冬则水浅，而下多大石。又东为净滩，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谚曰：冬涝夏净，断官使命。言二滩阻碍。

又东过郧乡南，

汉水又东迳郧乡县南之西山，上有石虾蟆，仓卒看之与真不别。汉水又东迳郧乡县故城南，谓之郧乡滩。县故黎也，即长利之郧乡矣。《地理志》曰：有郧关。李奇以为郧子国。晋太康五年，立以为县。汉水又东迳琵琶谷口，梁、益二州分境于此，故谓之琵琶界也。

又东北流，又屈东南，过武当县东北，

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书·禹贡》言：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言过而言为者，明非他水决入也。盖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耳。缠络鄢、郢，地连纪、都，咸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考按经传，宜以《尚书》为正耳。汉水又东为伥子潭，潭中有石碛洲，长六十丈，广十八丈，世亦以此洲为伥子葬父于斯，故潭得厥目焉，所未详也。汉水又东南迳武当县故城北，世祖封邓晨子棠为侯国。内有一碑，文字磨灭，不可复识，俗相传言，是《华君铭》，亦不详华君何代之士。汉水又东，平阳

川水注之。水出县北伏亲山，南历平阳川，迳平阳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沔水又东南迳武当县故城东，又东，曾水注之。水导源县南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荆州图副记》曰：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亭亭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中，历阳谢允，舍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焉。曾水发源山麓，迳越山阴，东北流注于沔，谓之曾口。沔水又东迳龙巢山下。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广员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其上秀林茂木，隆冬不凋。

又东南过涉都城东北，

故乡名也。按《郡国志》，筑阳县有涉乡者也。汉武帝元封元年，封南海守降侯子嘉为侯国。均水于县入沔，谓之均口也。

又东南过酂县之西南，

县治故城，南临沔水，谓之酂头。汉高帝五年，封萧何为侯国也。薛瓒曰：今南乡酂头是也。《茂陵书》曰：在南阳，王莽更名南庚者也。

又南过穀城东，又南过阴县之西，

沔水东迳穀城南，而不迳其东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绥之邑也。墉阓颓毁，基堑亦存。沔水又东南迳阴县故城西，故下阴也。《春秋》：昭公十九年，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是也。县东有冢。县令济南刘熹，字德怡，魏时宰县，雅好博古，教学立碑，载生徒百有余人，不终业而

夭者，因葬其地，号曰生坟。沔水又东南得洛溪口，水出县西北集池陂，东南流迳洛阳城，北枕洛溪，溪水东南注沔水也。

又南过筑阳县东。筑水出自房陵县，东过其县，南流注之。

沔水又南，汎水注之。水出梁州阆阳县。魏遣夏侯渊与张郃下巴西，进军宕渠。刘备军汎口，即是水所出也。张飞自别道袭张郃于此水，郃败，弃马升山，走还汉中。汎水又东迳巴西，历巴渠北新城、上庸，东迳汎阳县故城南，晋分筑阳立。自县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崩湍，水陆径绝。又东迳学城南，梁州大路所由也。旧说，昔者有人立学都于此，值世荒乱，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御难，故城得厥名矣。汎水又东流注于沔，谓之汎口也。沔水又南迳阙林山东，本郡陆道之所由。山东有二碑。其一即记阙林山。文曰：君国者不跻高堙下。先时或断山冈，以通平道，民多病，守长冠军张仲瑜乃与邦人筑断故山道，作此铭。其一郭先生碑。先生名辅，字甫成，有孝友悦学之美。其女为立碑于此，并无年号，皆不知何代人也。沔水又南迳筑阳县东，又南，筑水注之。杜预以为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县界，县以黄初中分房陵立。筑水东南流迳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根而黄色，见者多凶，相与号为承受石，所未详也。筑水又东迳筑阳县故城南，县，故楚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为县。王莽更名之曰宜禾也。建武二十八年，世祖封吴盱为侯国。筑水又东流注于沔，

谓之筑口。沔水又南迳高亭山东，山有灵焉，士民奉之，所请有验。沔水又东为漆滩，新野郡山都县与顺阳筑阳，分界于其滩矣。

又东过山都县东北，

沔南有固城，城侧沔川，即新野山都县治也。旧南阳之赤乡矣，秦以为县。汉高后四年，封卫将军王恬启为侯国。沔北有和城，即《郡国志》所谓武当县之和城聚。山都县旧尝治此，故亦谓是处为故县滩。沔水北岸数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为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复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沦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将为水毁。其人五女无男，皆悉巨富，共修此激以全坟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嫁为阴县佷子妇，家赀万金，而自少小不从父语。父临亡，意欲葬山上，恐儿不从，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今从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积土绕之，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石皆如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汉人。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补塞堤决，民赖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石铭之，树碑于此。沔水又东，偏浅，冬月可涉渡，谓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济。晋太康中得鸣石于此水，撞之，声闻数里。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

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又东过襄阳县北，

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山上有邹恢碑，鲁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凯碑，元凯好尚后名，作两碑，并述己功，一碑沈之岘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曰：百年之后，何知不深谷为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万山之异名也。沔水又东合檀溪水，水出县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湖在马鞍山东北，武陵王爱其峰秀，改曰望楚山。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北迳汉阴台西，临流望远，按眺农圃，情邈灌蔬，意寄汉阴，故因名台矣。又北迳檀溪，谓之檀溪水，水侧有沙门释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 溪之阳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每省家舅，纵目檀溪，念崔、徐之交，未尝不抚膺踌躇，惆怅终日矣。溪水傍城北注，昔刘备为景升所谋，乘的颅马西走，坠于斯溪。西去城里余，北流注于沔。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其土，古鄢、鄀、卢、罗之地。秦灭楚，置南郡，号此为北部。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城

南门道东有三碑：一碑是晋太傅羊祜碑，一碑是镇南将军杜预碑，一碑是安南将军刘俨碑，并是学生所立。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阳太守邓遐，负其气果，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挥剑斩蛟，流血丹水，自后患除，无复蛟难矣。昔张公遇害，亦亡剑于是水。后雷氏为建安从事，迳践濑溪，所留之剑，忽于其怀跃出落水，初犹是剑，后变为龙。故吴均《剑骑诗》云：剑是两蛟龙，张华之言，不孤为验矣。沔水又迳平鲁城南。城，鲁宗之所筑也，故城得厥名矣。东对樊城。樊，仲山甫所封也。《汉晋春秋》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有一老父，独耕不辍。议郎张温使问焉。父笑而不答。温因与之言，问其姓名，不告而去。城周四里，南半沦水。建安中，关羽围于禁于此城，会沔水泛溢三丈有余，城陷，禁降。庞德奋剑乘舟，投命于东冈。魏武曰：吾知于禁三十余载，至临危授命，更不如庞德矣。城西南有曹仁《记水碑》，杜元凯重刊其后，书伐吴之事也。

又从县东屈西南，淯水从北来注之。

襄阳城东有东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世故谓是地为白沙曲矣。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岂待

还桂柁于千里，贡深心于永思哉！水南有层台，号曰景升台，盖刘表治襄阳之所筑也。言表盛游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鹰，尝登此台，歌《野鹰来曲》，其声韵似孟达《上堵吟》矣。沔水又迳桃林亭东，又迳岘山东，山上有桓宣所筑城，孙坚死于此。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镇襄阳也，与邹润甫尝登之。及祜薨，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山上又有征南将军胡罴碑，又有征西将军周访碑，山下水中，杜元凯沉碑处。沔水又东南，迳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东岸西有洄湖，停水数十亩，长数里，广减百步，水色常绿。杨仪居上洄，杨颙居下洄，与蔡洲相对，在岘山南有广昌里，又与襄阳湖水合。水上承鸭湖，东南流，迳岘山西，又东南流，注白马陂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台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广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边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山季伦之镇襄阳，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恒言此是我高阳池。故时人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其水下入沔。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亲无倦，亲没之后，负土成坟，常泣血墓侧，人有咏《蓼莪》者，氏为泣涕，悲不自胜。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余日卒。今林木幽茂，号曰孝

子墓也。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东南迳邑城北,习郁襄阳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东合洞口,水出安昌县故城东北大父山,西南流,谓之白水。又南迳安昌故城东,屈迳其县南。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以长沙卑濕,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光武即帝位,改为章陵县,置园庙焉。魏黄初二年,更从今名,故义阳郡治也。白水又西南流,而左会昆水。水导源城东南小山,西流迳金山北,又西南流迳县南,西流注于白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阳有汉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谓白水乡也。苏伯阿望气处也。光武之征秦丰,幸旧邑,置酒极欢,张平子以为真人南巡,观旧里焉。《东观汉记》曰:明帝幸南阳,祀旧宅,召校官子弟作雅乐,奏《鹿鸣》,上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宾客,又于此宅矣。白水又西合涢水,水出于襄乡县东北阳中山,西迳襄乡县之故城北。按《郡国志》是南阳之属县也。涢水又西迳蔡阳县故城东,西南流注于白水。又西迳其城南。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城阳王祉世子本为侯国。应劭曰:蔡水出蔡阳,东入淮。今于此城南更无别水,惟是水可以当之。川流西注,苦其不东,且淮源阻碍,山河无相入之理,盖应氏之误耳。洞水又西南流注于沔水。

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

县,即《春秋》庐戎之国也。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马,谓之马穴山。汉时有数百匹马出其中,马形

小，似巴、滇马。三国时，陆逊攻襄阳，于此穴又得马数十匹，送建业。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识其马毛色，云：其父所乘马，对之流涕。其水东流百四十里迳城南，名曰浴马港，言初得此马，洗之于此，因以名之。亦云：乘出沔次浴之，又曰洗马厩。渡沔宿处，名之曰骑亭。然候水诸蛮北遏是水，南壅维川，以周田溉，下流入沔。沔水东南流，迳犁丘故城西，其城下对缮洲，秦丰居之，故更名秦洲。王莽之败也，秦丰阻兵于犁丘。犁丘城在观城西二里。建武三年，光武遣征南岑彭击丰；四年，朱祐自观城擒丰于犁丘是也。沔水又南与疏水合，水出中庐县西南，东流至邵县北界，东入沔水，谓之疏口也。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鲮鲤，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碛上自曝。膝头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皋厌，可小小使，名为水虎者也。

又南过邵县东北，

沔水之左有骑城，周回二里余，高一丈六尺，即骑亭也。县，故楚邑也。秦以为县，汉高帝十一年，封黄极忠为侯国。县南有黄家墓，墓前有双石阙，雕制甚工，俗谓之黄公阙。黄公名尚，为汉司徒。沔水又东迳猪兰桥，桥本名木兰桥，桥之左右，丰蒿荻，于桥东刘季和大养猪。襄阳太守曰：此中作猪屎臭，可易名猪兰桥，百姓遂以为名矣。桥北有习郁宅，宅侧有鱼池，池不假功，自然通洫，长六七十步，广十丈，常出名鱼。沔水又南得木里水会，

楚时，于宜城东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汉南郡太守王宠又凿之，引蛮水灌田，谓之木里沟。迳宜城东而东北入于沔，谓之木里水口也。

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

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迳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春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夷水又东南流，与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没阳县之默城山，司马懿出沮之所由。其水东迳新城郡之沶乡县，县分房陵立，谓之沶水。又东历轸乡，谓之轸水。晋武帝平吴，割临沮之北乡、中庐之南乡，立上黄县，治轸乡。沶水又东历宜城西山，谓之沶溪。东流合于夷水，谓之沶口也。与夷水乱流东出，谓之淇水，迳蛮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春秋》莫敖自罗败退，及鄢，乱次以济淇水是也。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堨去城百许里，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后人因其渠流，以结陂田。城西陂谓之新陂，覆地数十顷。西北又为土门陂，从平路渠以北、木兰桥以南，西极土门山，东跨大道，水流周通。其水自新陂东入城。城，古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历大城中，迳汉南阳太守秦颉墓北。墓前有二碑，颉，鄀人也，以江夏都尉出为南

阳太守，迳宜城中，见一家东向，颉住车视之，曰：此居处可作冢。后卒于南阳，丧还至昔住车处，车不肯进，故吏为市此宅葬之，孤坟尚整。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其水又迳金城前，县南门有古碑，犹存。其水又东出城，东注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余水又下入木里沟，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县有太山，山下有庙。汉末名士居其中[①]。刺史、二千石卿长数十人，朱轩华盖，同会于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号为冠盖里，而刻石铭之。此碑于永嘉始为人所毁，其余文尚有可传者。其辞曰：峨峨南岳，烈烈离明，实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汉之英，德为龙光，声化鹤鸣。此山以建安三年崩，声闻五六十里，雉皆屋雊，县人恶之，以问侍中庞季。季云：山崩川竭，国土将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荆州，沔南雕散。沔水又迳都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鄀、卢、罗之地也，秦以为县。沔水又东，敖水注之，水出新市县东北，又西南迳太阳山西，南流迳新市县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迳襄阳都县界，西南迳狄城东南，左注敖水。敖水又西南流注于沔，实曰敖口。沔水又南迳石城西，城

因山为固，晋太傅羊祜镇荆州立。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东南与臼水合，水出竟陵县东北聊屈山，一名卢屈山，西流注于沔。鲁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济于成臼，谓是水者也。

又东过荆城东，

沔水自荆城东南流，迳当阳县之章山东。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筑也。《禹贡》所谓内方至于大别者也。既滨带沔流，实会《尚书》之文矣。沔水又东，右会权口。水出章山，东南流迳权城北，古之权国也。《春秋》：鲁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权，权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是也。东南有那口城。权水又东入于沔。沔水又东南与扬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谓之西京湖。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古天井水也，广圆二百余步，在灵溪东江堤内。水至渊深，有龙见于其中，故曰龙陂。陂北有楚庄王钓台，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东西九丈。陂水又迳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扬水。又东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昬官湖，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春秋传》曰：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谓此处也。春夏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北迳方城西。方城，即南蛮府也。又北与三湖会，故盛弘之曰：南蛮府东有三湖，源同一水，盖徙治西

府也。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注扬水，以广运漕。扬水又东历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余，广圆二里，其深不测。井有潜室，见辄兵。西岸有天井台，因基旧堤，临际水湄，游憩之佳处也。扬水又东北流，东得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湖东北有大暑台，高六丈余，纵广八尺，一名清暑台，秀宇层明，通望周博，游者登之，以畅远情。扬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又有子胥渎，盖入郢所开也。水东入离湖，湖在县东七十五里，《国语》所谓楚灵王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者也。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筑台于章华之上。韦昭以为：章华亦地名也。王与伍举登之，举曰：台高不过望国之氛祥，大不过容宴之俎豆。盖讥其奢而谏其失也。言此渎，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其水北流注于扬水。扬水又东北与柞溪水合。水出江陵县北，盖诸池散流，咸所会合，积以成川。东流迳鲁宗之垒南，当驿路，水上有大桥。隆安三年，桓玄袭殷仲堪于江陵，仲堪北奔，缢于此桥。柞溪又东注船官湖，湖水又东北入女观湖，湖水又东入于扬水。扬水又北迳竟陵县西，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扬水也。巾水出县东百九十里，西迳巾城。城下置巾水戍。晋元熙二年，竟陵郡巾水戍得铜钟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西迳竟陵县北，西注扬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郧国也。郧公辛所治，所谓郧乡矣。昔白起拔郢，东至竟

陵，即此也。秦以为县，王莽之守平矣。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刘隆为侯国。城旁有甘鱼陂，《左传》：昭公十三年，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者也。扬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刘备于当阳也，张飞按矛于长坂，备得与数骑斜趋汉津，遂济夏口是也。沔水又东得浐口，其水承大浐、马骨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来同，渺若沧海，洪潭巨浪，萦连江、沔，故郭景纯《江赋》云：其旁则有朱、浐、丹、漅是也。

又东南过江夏云杜县东，夏水从西来注之。

即堵口也，为中夏水。县，故邧亭。《左传》，若敖娶于邧是也。《禹贡》所谓云土梦作乂，故县取名焉。县有云梦城，城在东北。沔水又东迳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没，死于是水。齐、楚之会，齐侯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屈完曰：君其问诸水滨。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丧事于此，成礼而行，故曰佐丧。佐桑，字失体耳。沔水又东合巨亮水口，水北承巨亮湖，南达于沔。沔水又东得合驿口。庾仲雍言：须导村耆旧云，朝廷驿使，合王丧于是，因以名焉。今须导村正有大敛口，言昭王于此殡敛矣。沔水又东，谓之横桑，言得昭王丧处也。沔水又东谓之郑公潭，言郑武公与王同溺水于是。余谓世数既悬，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郑乡，守邑大夫僭言公。故世以为郑公潭耳。沔水又东得死沔，言昭王济沔自是死，故有死沔之称。王尸岂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难以昭知，推其事类，似是

而非矣。沔水又东与力口合，有溾水，出竟陵郡新阳县西南池河山，东流迳新阳县南，县治云杜故城，分云杜立。溾水又东南，流注宵城县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力口。沔水又东南，涢水入焉。沔水又东迳沌水口，水南通县之太白湖，湖水东南通江，又谓之沌口。沔水又东迳沌阳县北，处沌水之阳也。沔水又东迳临嶂故城北，晋建兴二年，太尉陶侃为荆州，镇此也。

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

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尚书·禹贡》云：汉水南至大别入江。《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师伐郢，楚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汉东山名也，在安丰县南。杜预《释地》曰：二别近汉之名，无缘乃在安丰也。案《地说》言，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阪，南与江合，则与《尚书》、杜预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

【注释】

①此句《疏》作："汉末多士，其中刺史……"

【译文】

又往东流过堵阳县，堵水发源于上粉县，北流注入。

堵水发源于建平郡边界的故亭谷，往东流注新城郡。新城郡是从前汉中的房陵县。世祖建武元年(25)把这地方封给邓晨，立为侯国。汉朝末年立为房陵郡，魏文帝把房陵、上庸、西城合并起来，立为新城郡，派孟达去当太守，郡治设在房陵县旧城。有粉水，县城就在它的上游，所以称为上粉县。堵水旁边另有一条溪，

岸边的泥土颜色鲜黄，据说可以吃。有人说饮了这条溪里的水，能使人无病而且长寿，难道这是真的吗？附近又有白马山，山上有块岩石，形状像马，远远望去非常逼真。水旁有个白马塞，孟达当太守时，曾登临塞上慨叹道：刘封、申耽据有坚城，地方千里，难道可以又丢失吗？于是作《上堵吟》，音韵哀婉凄切，听了使人怆然。现在水旁还有人歌唱。堵水又往东北流经上庸郡，这里是从前的庸国。《春秋》：文公十六年（前611），楚人、秦人、巴人灭掉庸国。庸是小国，原来依附于楚国；楚有灾难时，它不但不去援救，反而率领各蛮族反叛，因此被灭，设立为县，属汉中郡。汉末时又从汉中郡分出，立为上庸郡。郡城三面临水。堵水又往东流经方城亭南面，往东北流经嵾山下，而后往北流经堵阳县南，北流注入汉水，汇流处称为堵口。汉水又往东流经涝滩，这里冬天水浅，河床里有很多大石块。又往东流经净滩，夏天溪水盛涨，水流湍急，激流中有很多漩涡，这就苦了过往行人。因此谚语说：冬涝夏净，官差送命。这是说两滩对交通的阻碍。

又往东流过郧乡南面，

汉水又往东流经郧乡县南面的西山，山上有石蛙，乍一看来，与真蛙没有什么区别。汉水又往东流经郧乡县旧城南面，有滩称郧乡滩。郧乡县从前是黎国，就是长利县的郧乡。《地理志》说：有郧关，李奇认为这就是古时的郧子国。晋太康五年（284）设立为县。汉水又往东流经琵琶谷口，梁州、益州在此分界，因而又称为琵琶界。

又往东北流，又转向东南，流过武当县东北，

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一个沙洲，名叫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称为千龄洲，是不对的；这是民间口头相传造成的语讹，音与字都改变了的结果。《地说》说：水发源于荆山，往东南流，称为沧浪之水，这里临近楚国都城，因此《渔父歌》唱道：沧浪之水很澄清，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很混浊，可以洗我的脚。

按《尚书·禹贡》说：疏导漾水，往东流称为汉水，再往东流称为沧浪水。这里不说经过而说称为，说明不是其他的水注入，而是汉沔水从这里以下有沧浪水的通称。水流绕过鄀、郢，两地与纪、郡相连，都是楚国的都城。渔人唱的歌，与河流和地点都没有违背，查考经传，我认为应当以《尚书》为准。汉水又往东流，有佷子潭，潭里有石碛洲，长六十丈，宽十八丈，世人都认为这是佷子葬父的地方。因此潭就得了佷子潭的名称，不知是否如此。汉水又往东南流经武当县老城北面，世祖把这里封给邓晨的儿子邓棠，立为侯国。城内有一块石碑，文字已模糊不清，不能辨认了。民间相传是《华君铭》，却又不知华君是哪个朝代的人。汉水又向东流，平阳川水注入。川水发源于县北的伏亲山，向南流经平阳川，流过平阳老城下，再往南流注入沔水。沔水又向东南流，经过武当县老城东面，又往东流，曾水注入。曾水发源于县南的武当山，又名太和山，或叫嵾上山，山形秀美独特，又有仙室之称。《荆州图副记》说：山形秀美独特，不同于群峰，峰顶的形状像博山香炉，亭亭独立，远出众山之上，那些希望服药以延年益寿的人，都聚集在山上。晋朝咸和年间(326～334)，历阳的谢允，辞去罗邑的官职，隐居此山，因此又称谢罗山。曾水发源于山麓，流过山北，往东北流，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曾口。沔水又往东流经龙巢山下，山在沔水之中，高十五丈，方圆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山上林木茂密青翠，即使到了严冬也不凋零。

又往东南流过涉都城东北，

涉都城是从前的乡名。据《郡国志》，筑阳县有个涉都乡。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把这里封给南海守降侯的儿子嘉，立为侯国。均水在该县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均口。

又往东南流过酂县西南，

旧县城南濒沔水，称为酂头，汉高帝五年(前202)，把这里封给萧何，立为侯国。薛瓒说：就是今天南乡的酂头。《茂陵书》

说：鄀县在南阳，王莽改名为南庚。

又往南流过穀城东面，又往南流过阴县西面，

沔水往东流经穀城南而不是流经东面，城筑在穀城山上，是《春秋》穀伯绥的封邑。现在城墙城门都已倾倒塌毁，而墙基和护城河仍还存在。沔水又往东南流经阴县旧城西面，这里是从前的下阴，《春秋》昭公十九年（前523），楚国的工尹赤把阴的戎人迁到下阴。该县东面有座坟墓。县令刘熹，字德怡，济南人，魏时治理此县。他极其爱好博通古事，亲自教授学生，立了一块石碑，碑上载着一百多个学生的名字，他们都是未完成学业而夭折的人，就安葬在这里，称为"生坟"。沔水又往东南流，有洛溪口。洛溪水发源于该县西北面的集池陂，向东南流经洛阳城。洛阳城北面紧靠洛溪，溪水向东南流，注入沔水。

又向南流过筑阳县东面，筑水发源于房陵县，往东流过县城，南流注入。

沔水又向南流，汎水注入。汎水发源于梁州阆阳县。魏国派遣夏侯渊和张郃南下巴西，进军宕渠，刘备的军队驻扎在汎口，就是这条水的出口。张飞走了另一条路，就在这条水上袭击张郃；张郃战败，抛弃了战马，爬山逃回汉中。汎水又向东流经巴西，经过巴渠北面的新城、上庸，又向东流经汎阳县老城南面。该县是晋朝时从筑阳分出来设立的。从汎阳县起，汎水上游山深水急，水岸曲折，激流飞溅，水路陆路都断了。又往东流经学城南，这是梁州水路所经之地。旧时传说，从前有人在此设立学府，当时正遇上世道荒乱，学生无依无靠，就共同建立此城来防御盗寇，因此名为学城。汎水又往东流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汎口。沔水又向南流经阙林山东面，这里本来是郡中陆路所经过的地方；山的东面有两块石碑，其中一块就是记述厥林山的。碑文说：身负治国重任的君主，不登高，也不履深。从前，有人挖断山冈以通平路，当地很多百姓因此得病，地方长官冠军张仲瑜和当地人一

起把山冈缺口重新填筑起来，堵断了旧山道，因而作此铭文。另一块是郭先生碑。郭先生名辅，字甫成，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喜好学习的美德，他女儿为他在此处立碑。这两块碑都没有年号，不知两人是哪个朝代人。沔水又向南流经筑阳县东面，又往南流，筑水注入。杜预以为这条水是彭水。筑水发源于梁州新城郡魏昌县边界。该县是黄初年间(220～226)从房陵划分出来而设立的。筑水向东南流经筑阳县，水中有一块孤石拔起，下面是个清澈的水潭，有时会看见石根像黄色的竹根一样，看见的人大多会碰到灾祸，就都把它号为承受石，不知是否确实。筑水又往东流经筑县旧城南面，这里原是从前楚国的附庸，秦国平定鄢郢后，把这地方设立为县，王莽时改名为宜禾。建武二十八年(52)，世祖把这地方封给吴盱，立为侯国。筑水又往东流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筑口。沔水又往南流经高亭山东面，此山有神灵，士大夫和庶民都敬奉它。向山神有所祈求都很灵验。沔水又东流，有漆滩，新野郡山都县和顺阳郡筑阳县，就以漆滩为分界。

又往东流过山都县东北，

沔水南面有固城，城在沔水旁边，是新野郡山都县的治所。这里从前是南阳的赤乡，秦朝时把它设立为县，汉高后四年(前184)，把这地方封给卫将军王恬启，立为侯国。沔水北面有和城，就是《郡国志》所说的武当县和城聚。山都县过去曾在这里设立治所，因此又称故县滩。沔水北岸数里处有一条大石堤，名叫五女激。据说五女的父亲被人谋害，仇人住在固城。五女一心想报父仇，因此修筑了这条石堤激水攻城。现在城北已沉陷于水中。又传说有人葬在沔水北岸，墓地将要被水冲毁，此人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却都是巨富，她们共同筑了这条石堤来保护墓地。石堤的制作十分精细。还有一种说法，有人把女儿嫁给阴县佷子为妻，佷子家财万金，但从小起就一直不听父亲的话。父亲临死前希望自己葬在山上，又怕儿子不听他，故意反说希望儿子

把他葬在水岸下面的石滩上。佷子说：我从来不听父亲的话，今天一定听了。于是就散尽家财，用以修建石墓。他在石墓四周积土筑成一个洲渚，长数百步，元康年间(291～299)才被水冲坏。现在还能看到数百块像半张床那么大的巨石，堆集在水中。佷子是前汉人。襄阳太守胡烈以仁爱教化百姓，他堵塞了石堤的缺口，百姓都赖以受益，景元四年(263)九月，百姓为纪念他，在此刻石立碑。沔水又往东流，水渐变浅，冬季这里可以涉水过河，称为交湖，作战时军队大多从这里过河。晋朝太康年间(280～289)，在这里捡到一块响石，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数里外都能听到。沔水又向东流经乐山北面。从前诸葛亮喜欢唱《梁甫吟》，常来此登山游乐，所以民间称为乐山。沔水又往东流经隆中，流过孔明故居北面。诸葛亮曾对刘禅说：先帝三次到了我的草舍中来探望我，向我询问当时的大事。指的就是这座房子。车骑将军刘季和，沛国人，他镇守襄阳时，与犍为人李安一起来参观故居，他叫李安作宅铭，文中说：天子在沔水之北指示我，要倾听战鼓的声音，永远思虑不息，以求把先哲的遗泽发扬光大。过了六十多年，到永平五年(62)，习凿齿又为该宅作了铭文。

又往东流过襄阳县北面，

沔水又往东流经万山北面，山上有鲁宗之所立的邹恢碑。山下水潭中有杜元凯碑。杜元凯喜欢身后留名，刻了两块石碑，记述自己的功绩，一块石碑沉在岘山水中，另一块沉在这个水潭中。他说：过了一百年后，怎么知道低谷不会变成山陵呢？山下水边，据说是从前汉女嬉游过的地方。因此张衡《南都赋》说：汉水上出游的姑娘在汉皋山的水弯玩珠子。汉皋山就是万山的异名。沔水又东流，与檀溪水汇合，檀溪水发源于县西的柳子山下，往东流到鸭湖，湖在马鞍山东北面。武陵王喜欢此山峰峦秀丽，改名为望楚山。溪水从鸭湖分成两条，北边的分支就是溪水流过来的。此水向北流经汉阴台西面。台在水边；登台远望，俯视眼

下那一片片园圃，就会有心飞到了汉阴，神往于种瓜浇菜的田园生活的感受，因此就名为汉阴台。又往北流经檀溪，称为檀溪水，水旁有和尚道安的寺院，就用溪名来作寺名。溪水北面有徐元直、崔州平的故居，现在都住着人，因而习凿齿在《与谢安书》中说：每次去探望家舅，纵目眺望檀溪，想起崔、徐二人的交情，都情不自禁地停步踌躇，感慨万端，甚至终日惆怅不已。溪水经城旁往北流去，昔日刘备被刘景升暗算，乘的颀马向西逃，跌落在这条溪中，这里西距襄阳城一里多。溪水北流注入沔水。另一条水往东南流出。应劭说：城在襄水之阳，所以叫襄阳，这条水该就是襄水了。城北濒沔水，就是襄阳县的旧城，王莽时改名为相阳；这也是楚国的北津戍，就是今天大城西边的堡垒。襄阳的疆域，古代是鄢、鄀、卢、罗等小国的地方，秦灭楚后，设置了南郡，把这一带称为北部。建安十三年(208)，魏武帝平定了荆州，分出南郡的一部分设立襄阳郡，也是荆州刺史的治所。襄阳居民非常殷富，车马络绎不绝，是整个州郡的中心。城南门的路东有三块石碑，一块是晋太傅羊祜碑，另一块是镇南将军杜预碑，还有一块是安南将军刘俨碑，都是他们的学生立的。城东门外约二百步处有刘表墓，太康年间(280～289)被盗掘，看到刘表夫妻俩的尸体完好无损，容颜肤色与生时无异．墓中香气袭人，三四里外都能闻到，接连一整个月，还是余香不断。今天坟墓祠堂还完好地高高耸立着。城北濒沔水，常苦于水中蛟龙为害．襄阳太守邓遐自恃胆气和刚勇，拔剑跳入水中，蛟龙把他的脚紧紧缠住，邓遐挥剑斩蛟，流血染红了沔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蛟龙为害了。从前张华遇害，也是在这条水中失去宝剑的，后来雷氏当建安从事，涉水经过一片浅滩时，所带的宝剑忽然从他怀里跳出，落入水中，刚掉到水里时还是剑，过了一会儿忽然变成龙。因此吴均的《剑骑诗》说：剑是两蛟龙。张华的话应验不止一个证据了。沔水又流经平鲁城南，此城是鲁宗之修筑的，所以有此名。平鲁城东

面与樊城相对，樊城是仲山甫的封邑。《汉晋春秋》说：桓帝临幸樊城，全城百姓没有不来观看的，只有一个老头子独自在耕田不歇。议郎张温派人问他，老头子笑而不答。张温因此与他攀谈，问他姓名，老头子不告诉他就走了。此城周围四里，南面一半已沉入水中。建安年间(196～220)，关羽把于禁围困在此城，当时正逢沔水泛滥外溢，水深三丈余，城被攻陷，于禁投降，庞德挥剑奋战，乘船至东冈不屈而死。魏武帝说：我认识于禁已三十多年，到了生死关头，却远不如庞德了。城西南面有曹仁《记水碑》，是杜元凯重刻的，里面记载了有关攻打吴国的事。

又从县东转向西南，淯水从北方流来注入。

襄阳城东有东白沙，白沙北面有三洲，东北面有宛口，就是淯水的入口处。沔水中有鱼梁洲，是庞德公居住的地方。庞士元住在汉水的南面，在南白沙。所以世人称这地方为白沙曲，司马德操居住在洲的南面。屋宇隔水相望，自然常常欢聚，荡舟或涉水相访，无牵无挂地自得安闲之乐，哪里会想远道奔走于千里之外，殚精竭虑为君主尽忠效命呢！南岸有层台，称作景升台，是刘表治理襄阳时修筑的。据说刘表很喜欢到这里游玩，常在这里逗留休息。刘表生性爱鹰，曾登上此台，高歌《野鹰来曲》。这首曲子声韵与孟达的《上堵吟》很相似。沔水又流经桃林亭东面，又流经岘山东面，山上有一座桓宣修筑的城，孙坚就死在这里。又有一块桓宣碑，羊祜镇守襄阳的时候，曾与邹润甫登临山上。羊祜死后，后人在他旧游之处立了一块石碑，游人看到石碑，往往会感慨悲思，所以杜元凯称它为堕泪碑。山上还有征南将军胡罴碑及征西将军周访碑。山下的水中，就是杜元凯沉碑处。沔水又向东南流经蔡洲，汉时长水校尉蔡瑁住在这里，所以取名蔡洲。洲东岸西有个洄湖，积水面积数十亩，长数里，宽不到百步，水色常绿。杨仪住在上洄，杨颙住在下洄，与蔡洲相对。沔水在岘山南的广昌里，又与襄阳湖水汇合，此水上流承接鸭湖，往东南流经

岘山西，又往东南流，注入白马陂水。接着又往东流，注入侍中襄阳侯习郁的鱼池。习郁根据范蠡的养鱼法，选了个大池塘，塘长六十步，宽四十步，池中筑了钓台。池北的亭子，就是习郁墓所在的地方。在池边的沔水岸边种了一片松林和竹林，这就是习郁的住处。他用石块砌了一条弯曲的暗沟，把大池中的水引到住宅北面，造了个小鱼池。小鱼池长七十步，宽二十步，西边紧靠大路，东北两边筑了高堤，堤岸两边种遍楸树和翠竹，池中莲芡覆盖着水面，真是游乐宴饮的好去处。山季伦镇守襄阳的时候，每次来到这里游乐，没有不喝得大醉才回去的。并且还经常说：这是我的高阳池。因此当时人作歌说：山公出门哪里去？去到高阳池。天晚倒载着回来，醉得什么也不知。水往下流，注入沔水。沔水西岸，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生性极为孝顺，侍奉双亲从不知厌倦。父母亡故后，亲自背土筑坟，经常在墓旁悲哭。有人吟咏《蓼莪》，秦氏听了涕泪交流，悲伤不已。他在墓地得了病，吃不下东西，有一只老虎常用乳来喂他，一百多天后他就死了。现在墓地林木幽深茂盛，人们称它为孝子墓。墓南有蔡瑁墓，墓前有一头石刻巨鹿像，很大，头高九尺，制作极其精致。沔水又往东南流经邑城北面，是习郁襄阳侯的封邑，因此称邑城，沔水又往东流与洞口汇合。洞水发源于安昌县旧城东北的大父山，向西南流，称为白水。又向南流经安昌旧城东面，拐弯向南流经县南，安昌县是从前蔡阳的白水乡，汉元帝以为长沙土地低洼潮湿，划分出白水、上唐两乡，设立了舂陵县。光武帝即位后，改名为章陵县，在那里修筑了陵墓宗庙，魏黄初二年(221)，又改为今名，是旧义阳郡的治所。白水又向西南流，在左面汇合了昆水。昆水发源于县城东南的小山，向西流经金山北，又向西南经县南，西流注入白水。白水北面有白水陂，陂北有汉光武帝故居，今天遗址还在。这就是所谓白水乡，是苏伯阿望气的地方。光武帝征讨秦丰的时候，临幸故乡，大摆酒宴，极其高兴。张平子把这件事描写成真人

南巡来看看故乡。《东观汉记》说：明帝巡幸南阳，祭祀旧宅，召集校官子弟来助雅乐，演奏《鹿鸣》，皇上亲自吹埙篪伴奏，以娱宾客，也是在这旧宅里。白水又往西流与浕水汇合。浕水发源于襄乡县东北的阳中山，向西流经襄乡县旧城北面。据《郡国志》，这是南阳的属县。浕水又往西流经蔡阳县旧城东面，往西南流注入白水。白水又向西流经蔡阳城南边。建武十三年(37)世祖把这里封给城阳王祉的嫡长子本为侯国。应劭说：蔡水发源于蔡阳，往东流注入淮水。今天，在此城南没有其它的水，只有这条水可以对得上。川流只向西流，就是不向东流，况且淮水的源流受地形的阻碍，山脉和河流也没有互相穿透的道理，这是应氏弄错了。洞水又向西南流，注入沔水。

又往东流过中庐县东面，维水从房陵县的维山东流注入。

中庐县就是《春秋》的庐戎之国。该县旧城南有一条水，发源于西山，山里有个石洞曾跑出马来，称为马穴山。汉朝时洞里跑出数百匹马，这些马体型小，很像巴、滇的马。三国时，陆逊进攻襄阳，在这个石洞中又得了数十匹马送到建业。后来蜀使到了建业，其中有个家住滇池的人，认得他家那匹马的毛色，说这是他父亲所骑的马，因而对马落泪。这条水东流一百四十里经过城南，叫做浴马港，据说刚得到这些马时，在这里洗马，因此得名。也有说骑着这些马到沔水岸边洗澡的，又名为洗马厩。渡沔水时留宿之处名为骑亭。但当地蛮族在北面堵了这条水，在南面又截断维川，引水来灌溉田亩。下流注入沔水。沔水往东南流经犁丘旧城西面，旧城下对缮洲，秦丰居住在这里，所以又改名为秦洲。王莽战败，秦丰拥兵于犁丘。犁丘城在观城西二里。建武三年(27)，光武帝派遣征南将军岑彭攻打秦丰。四年(28)朱祐从观城进兵，在犁丘擒获了秦丰.沔水又向南流，与疏水汇合，疏水发源于中庐县西南，向东流到邔县北界，东流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疏口。水中有一种动物，像三四岁的小孩，身上有类似穿山甲的

鳞，箭也射不进去，七八月间，喜欢在沙滩上晒太阳，膝头像虎，脚掌和爪子常没在水中，只露出膝头。小孩子不知道，想去拿来玩，它便会把人弄死。有人说，如果能捉住一只活的，把它的鼻子割下，就可以驯服它。这种动物叫水虎。

又往南流过邔县东北，

沔水的左边有一座骑城，周围二里余，高一丈六尺，就是骑亭，邔县是从前楚国的城邑，秦时立为县。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把这地方封给黄极忠，立为侯国，县南有黄家墓，墓前有一对石阙，雕刻极为精致，俗称黄公阙。黄公名尚，是汉朝的司徒。沔水又往东流经猪兰桥，原名木兰桥，桥的左右两边青蒿芦荻很多。刘季和在桥东养了很多猪。襄阳太守说：这里猪屎很臭，可改名为猪兰桥。于是百姓也就这么叫了。桥北有习郁的住宅，屋旁有一个鱼池，这口池没有耗费人工，沟水自然流通。池长六七十步，宽十丈，常出产名鱼。沔水又往南流，与木里水汇合，楚时在宜城东开凿了一条水渠，水渠上口距离宜城三里。汉朝南郡太守王宠又继续开凿，引过了蛮水来灌溉农田。这条水渠叫木里沟。沟水流经宜城东，而后往东北注入沔水，汇流处叫木里水口。

又往南流过宜城县东，夷水发源于房陵县，往东流注入。

夷水就是蛮水，桓温的父亲名夷，为避讳改名为蛮水。夷水发源于庐县边界的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水往东南流，经过宜城西山，称为夷溪，又往东南流经罗川城，这里从前是罗国。夷溪也称为鄢水，《春秋》里所说的楚人伐罗，渡过鄢水，就是这条水。夷水又往东南流，与零水汇合，零水就是沶水，上源通梁州没阳县的默城山，司马懿出沮水就取道于此山。沶水往东流经新城郡的沶乡县，该县是从房陵县分出来而设立的，因而称此水为沶水。沶水又往东流经轸乡，称为轸水。晋武帝平定吴国，把临沮的北乡、中卢的南乡分出来设立上黄县，县治在轸乡。沶水又往东流经宜城西山，称为沶溪；又东流与夷水汇合，汇流处称为沶

口。沶溪与夷水汇合后乱流东出，称为淇水，流经蛮城南，蛮城在宜城南面三十里。《春秋》莫敖在罗打了败仗，退到了鄢，队伍混乱，渡过淇水。夷水又往东流，注入沔水。从前白起进攻楚国，引西山长谷水灌城，就是这条水。旧堰离城约百里，当时水从城西向东灌入城中，流注形成深潭，就是今天的熨斗陂。水冲毁了城的东北角，百姓随水漂流，淹死在城东的有数十万。城东一带臭气熏天，因此把这片陂塘称为臭池。后人就沿用这条渠道，筑成陂塘，来浇灌城西的田亩。这个陂塘称为新陂，占地数十顷；西北又形成土门陂。从平路渠以北、木兰桥以南，西到土门山，东跨大路，水流四通八达，水从新陂东流入城。此城是从前鄢郢的旧都，秦立为县。汉惠帝三年(192)改名为宜城。新陂水从大城中流过，经汉朝南阳太守秦颉墓北，墓前有两块石碑。秦颉是郡人，从江夏都尉升任南阳太守，上任时经过宜城城内，看见一家朝东的房子，他停车观看，说：这个住人的地方可以筑墓。后来他死于南阳，运送灵柩回乡，到了昔日停车处，车子不肯前进。他的属吏购买了那所住宅，把他安葬了，现在那座孤坟还很完整。水南有宋玉的住宅。宋玉是本城人，才智出众，能言善辩，擅长写作而又精通音乐。这条水又流经金城前，县南门有一块古碑还在。水又往东流，出城后注入臭池。臭池灌溉农田，陂水散流，又注入朱湖陂。朱湖陂引水灌溉各处农田，多余的水又排入木里沟。木里沟是汉朝南郡太守王宠开凿的旧渠道，引来鄢水灌溉农田七百顷。白起渠灌溉三千顷，都是良田沃野，土壤更加肥美。该县有座太山，山下有庙。汉朝末年有很多士人，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长数十人，乘坐着豪华的车马，纷纷来庙下会聚。荆州刺史巡行时看到这种情景，对当时的盛况赞叹不已，就把这地方取名为冠盖里，而且刻石纪念。这块石碑到永嘉年间(307～313)才被人毁坏，但留下的文章还有值得传诵的地方。赞辞说：那巍峨的南山，在南天浮起巨影。这里英才济济，人杰应运而生。只有这些人杰呵，

是大汉的精英！德行受君王宠遇，声音化作九霄鹤鸣。这座山于建安三年(198)崩塌，轰鸣声传到五六十里以外，雉鸡都叫起来，当地百姓以为不吉而感到讨厌，就去询问侍中庞季。庞季说：山崩河干，这是国家将亡的征兆。十三年(208)魏武帝平定了荆州，沔南衰落下去，人民也逃散了。沔水又流经鄀县旧城南面，这里是古时的鄀子国。鄀子国在秦、楚之间，是从商、密迁到这里的，起初做楚的附庸，后来楚灭了它，成为楚邑。鄀县南临沔水，水南有一座石山，山上有古时的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被楚所迫，从纪郢迁都到这里。这就是所谓鄢、鄀、庐、罗之地，秦朝时设立为县。沔水又东流，敖水注入。敖水发源于新市县东北，又往西南流经太阳山西面，向南流经新市县北面。又往西南流，在右面汇合了一条支流，这条支流发源于大洪山，往西南流经襄阳郡县边界，往西南流经狄城东南，从左面注入敖水。敖水又往东西南流，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敖口。沔水又往南流经石城西面，石城依山而筑，非常坚固，是晋太傅羊祜镇守荆州时所筑。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划分出江夏西部设置了竟陵郡，郡治就在此城。沔水又往东南流，与臼水汇合，臼水发源于竟陵县东北的聊屈山，又名卢屈山，向西流注于沔水。鲁定公四年(前506)，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楚昭王逃奔到随，渡过成臼，就是指这条水。

又往东流过荆城东面，

沔水从荆城向东南流，经过当阳县章山东面，山上有旧城，是太尉陶侃征伐杜曾时所筑。《禹贡》所说的内方山，至大别山，这里的内方山就是章山。沔水既流经章山，那么与《尚书》的记载是相符的了。沔水又东流，在右面与权口汇合。权水发源于章山，往东南流经权城北面，这里是古时的权国。《春秋》：鲁庄公十八年(前676)，楚武王攻克权国，权国反叛，武王包围了权国，杀了反叛者，并把权人迁到那处。东南有那口城。权水又往东流注入沔水，沔水又往东南流，与扬口汇合。扬水上流承接江陵县赤湖，

江陵县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从丹阳迁到这里，平王修筑了这座城。班固说，这是楚国的郢都。城西南有赤板冈，冈下有一条水渠，往东北流入城内，名叫子胥渎。是吴国军队入郢时开凿的，称为西京湖。渠水又向东北流出城外，向西南注入龙陂。龙坡是古时的天井水，周围二百余步，在灵溪东边的江堤内，水极深，有龙出现在陂塘中，因此称为龙陂。陂塘的北面有楚庄王的钓台，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东西九丈。陂水又流经郢城南，向东北流，叫扬水。又向东北流，路白湖水注入。湖在大港北面，港南叫中湖，南堤下叫昬官湖，三湖汇合成一条水，东面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座冶父城，《春秋传》说：莫敖缢死于荒谷，诸将帅被囚禁在冶父，说的就是此处。春夏水盛时，水就与南面的大江相通，否则，在南面水就到江堤为止，在北面则流经方城以西。方城就是南蛮府。又北流与三湖汇合，因此盛弘之说：南蛮府东有三湖，水源同属一条水，而方位不同，这是因为治所迁到西府的缘故。宋元嘉年间(424～453)，开通了路白湖，湖水流注入扬水，扩大了运粮河道。扬水又往东流经天井北面，井在方城北面一里余处，周围二里，深不可测，井水底下有房屋，出现时就有战祸。西岸有天井台，以旧堤作台基筑成，台临水岸，是游乐休息的好地方。扬水又往东北流，东面有赤湖水口，湖的周围五十里，城下的陂池，都汇合到这里。湖东北有大暑台，高六丈余，长宽各八尺，又名清暑台，楼台秀丽明亮，视野开阔，遐远的情怀为之一畅。扬水又往东流入华容县境，有一条灵溪水，西通赤湖水口，下流湖泊很多，周围五十里，城下的陂池都汇合到这里。又有一条子胥渎，是伍子胥入郢时开凿的。扬水东流注入离湖，湖在县东七十五里。《国语》说：楚灵王为自己凿石椁、堵汉水，使水绕墓地旋转，就像舜墓那样，指的就是此湖。离湖旁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台基宽十五丈。左丘明说：楚国在章华上建筑了一座高台。韦昭认为章华也是地名。有一次，楚灵王与伍举一起登上章华台，伍举说：台高度

不过可望国家的凶吉之气;大小不过可放宴会的杯盘。他这样说,实际上是讥讽楚灵王的奢侈,规谏他的过失。据说这条渠道,在楚灵王造台时,是运粮所经的航道。渠水北流,注入扬水。扬水又向东北流,与柞溪水汇合,柞溪水发源于江陵县北面,是由各坡塘散流出的水汇集而成为一条溪流的。向东流经鲁宗之堡垒南面,这里正好是驿路所经,水上有大桥。隆安三年(399),桓玄在江陵袭击殷仲堪,殷仲堪向北逃奔,最后在这座桥上自缢。柞溪又往东流注入船官湖,湖水又往东北注入女观湖;湖水又往东注入扬水。扬水又往北流经竟陵县西面,又往北流,汇入巾水,分出柘水——柘水就是下扬水。巾水发源于竟陵县东面一百九十里,往西流经巾城,城下设置了巾水戍。晋朝元熙二年(420),在竟陵郡的巾水戍得到七口铜钟,报告了朝廷的府库。巾水又往西流经竟陵县北,向西注入扬水,汇流处称为巾口。扬水的西面有古时的竟陵大城,这是古代的郧国,是郧公辛所管辖的地方,就是所谓郧乡。从前白起攻克郢都,东面直打到竟陵,就是这里。秦时立为县,王莽时名为守平。世祖建武十三年(37),把这里改封给刘隆,立为侯国。城旁有个甘鱼陂。《左传》:昭公十三年(前529),公子黑肱当令尹,在鱼陂留宿,就指此陂。扬水又北流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扬口,也就是中夏口。曹太祖在当阳追刘备,张飞横矛立马于长坂坡,刘备才得以和几个随从骑马斜插到汉津,渡过了夏口。沔水又往东流,有浐口,这条水承接大浐、马骨等湖水,周围三四百里,到了夏水汇流进来,就变得像大海似的一片汪洋,水深浪阔,与江、沔萦回曲折地连在一起了。所以郭景纯《江赋》说:旁近则有朱、浐、丹、漅渚水。

又往东南流过江夏郡云杜县东面,夏水从西方流来注入。

夏水注入处就是堵口,这条水也叫中夏水。云杜县就是过去的邧亭。《左传》说:若敖在邧娶妻。《禹贡》说:云梦泽一带也都可耕种了。所以取名为云杜县。该县东北有云梦城。沔水又往

东流经左桑。从前周昭王南征，船夫把用胶粘合起来的船进献给他，昭王乘船渡沔水，船到中流就沉没了，于是死于水中。齐、楚会盟时，齐侯说：昭王南征却没有回来，我要追查这件事的。屈完说：你们还是去追查水滨吧！庾仲雍说：村里的老人说，当地百姓在这里帮助料理昭王的丧事，丧礼完成后就启程，因此称为佐丧。左桑是把字写错的结果。沔水又往东流，与巨亮水口汇合，这条水承接北面的巨亮湖，南流到沔水。沔水又往东流到合驿口。庾仲雍说：须导村的老人说，朝廷驿使到这里会合，参加昭王的丧事，因此得了合驿的地名。今天须导村有大敛口，据说昭王就是在这里殡敛的。沔水又往东流，有一处叫横桑，据说是找到昭王遗体的地方。沔水又往东流到郑公潭，据说郑武公与昭王一同溺死在这里。我想武公与昭王时代相距很远，这说法太不近情理了。这里是楚的郑乡，守城大夫自封为公，所以民间把这地方称为郑公潭了。沔水又往东流到死沔，据说昭王渡沔时在这里溺死，所以有死沔的名称。难道昭王的尸体会逆流而上吗？远古的事渺茫得很，也很难弄得清楚；如果根据事理来推断，就令人觉得似是而非了。沔水又往东流，与力口汇合，有溾水发源于竟陵郡新阳县西南的池河山，往东流经新阳县南，县治在云杜旧城，是从云杜县分出来设置的。溾水又往东南流，注入宵城县南面的大湖，又往南流注入沔水，汇流处叫力口。沔水又往东南流，郧水注入。沔水又往东流经沌水口，沌水南通县内的太白湖，湖水往东南注入江水，又称沌口，沔水又往东流经沌阳县北面，沌阳县坐落在沌水的北面。沔水又往东流经临嶂旧城北，晋朝建兴二年(314)，太尉陶侃任荆州刺史，镇守在这里。

又往南流到江夏郡沙羡县北面，南流注入江水。

庾仲雍说：夏口又名沔口。《尚书·禹贡》说：汉水往南流到大别山注入江水。《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前506)，吴国军队攻郢，楚子常渡过汉水布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京相璠《春秋土地

名》说：大别是汉水东面的山名，在安丰县南。杜预《释地》说：大、小二别是由于靠近汉水而来的山名，不可能在安丰。按《地说》的说法，汉水东流触到大别山坡，南流与江水汇合。这和《尚书》、杜预的说法是相符的。但今天却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了。

水经注卷二十九

沔水　潜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题解】

卷二十九除《沔水》第三篇外，尚有潜、湍、均、粉、白、比六水。其中除潜水是今嘉陵江的支流外，其余各水都是沔水的支流。

潜水一名，《禹贡·荆州》提及："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但《禹贡·梁州》也提及："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则在今湖北和四川两省境内，都各有一条沱水和潜水。不过《水经》说："潜出巴郡宕渠县。"宕渠县在今渠县东北，则此潜水当然在四川，为嘉陵江的支流之一。但《水经》的潜水和《水经注》的潜水又有所不同，因为《水经》既然说"潜水出巴郡宕渠县"，则此水当是古代的宕渠水，是嘉陵江的东支，今称南江。《水经注》则说："刘澄之称白水入潜，然白水与羌水合入汉，是犹汉水也。"注文所说的白水是西汉水的支流，在今广元县以西注入西汉水；而注文所说的汉水，即西汉水。所以注文的潜水，是今嘉陵江的干流。郦学家郑德坤在三十年代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郑德坤重编水经注图》中，绘上两条潜水，一条作"经潜水"，另一条作"注潜水"。

湍水今称湍河。《水经》说，"（湍水）东入于淯"，淯水今称白河，

从今河南省南阳盆地南流，在今湖北省襄樊市以东注入汉江。

均水，现在不知是何水。《水经注疏》在此篇下按云：“《通鉴》齐永元元年注引此亦作‘淅’，说见《丹水》篇。《汉志》析县下无钧水，而丹水下有水东至析入钧之文，知本有钧水也。然诊其川流，除《汉志》卢氏之育水外，别无可以当钧水者，故《水经》于淅县变称均（《书》‘厥罪惟钧’，钧、均同）水以通之，而郦氏遂于下文明揭之。”杨守敬在此所说的“郦氏于下文明揭之”，指《均水》经文“又南当涉都邑北，南入于沔”之下的注文说：“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谓之均口者也。故《地理志》谓之淯水，言熊耳之山，淯水出焉。”说明郦道元和杨守敬都同意《汉书·地理志》之说，认为《水经》均水，就是淯（育）水。

但《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杨守敬等的看法，或许也值得商榷。按行政区划的设置来看，唐朝才在今陕西白河和湖北均县之间的汉江两岸地区设置均州（包括今郧西、郧县、十堰等地）。《水经》既已有均水，说明唐代的均州之名是因均水而来。从地理位置来看，淯水是今唐白河水系的河流，距均州甚远，而且《水经注》另有《淯水》篇，所以均水绝不可能是淯水。据《水经》“均水出析县北山”，注文说：“县即析县之北乡，故言出析县之北山也。”按南朝齐的析阳郡，在今河南省西峡县，正是淅川沿岸之地。所以均水应为现在的淅川。

粉水今称粉青河，它发源于神农架，下流今称南河。注文说：“粉水至筑阳县西，而下注沔水，谓之粉口。”从现在的水道来看，注文完全不错。从三国到南北朝，筑阳县的位置不变，即今湖北省的谷城，今南河也从此注入汉江。

白水，《水经》说“白水出朝阳县西，东流过其县南”，又说“又东至新野县南，东入于淯”。所以按《水经》，白水也是淯水的支流之一。三国魏朝阳县，在今河南省新野县西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经说不清这条河流，只是说：“邑郭沦移，川渠状改，故名旧传，遗

称在今也。”从今天的地图上看，在新野县附近西面注入白河（《水经注》淯水）的支流不少，例如刀河即是其中之一，但无法肯定哪一条是古代白水。

比水即今唐河，按今天的地图核对，经文和注文都无不符之处。但经文中有一句“泄水从南来注之”的话，郦道元在注文中指出并无此水，是经文误引了寿阳的沘泄。郦道元曾于延昌四年（515）出任过北魏的东荆州刺史，在这个地区作过实地考察，所以不致有误。

【原文】

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

《尚书·禹贡》，汇泽也。郑玄曰：汇，回也。汉与江斗，转东成其泽矣。

又东北出居巢县南，

古巢国也。汤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泽也。《尚书》周有巢伯来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围巢。巢，群舒国也。舒叛，故围之。永平元年，汉明帝更封菑丘侯刘般为侯国也。江水自濡须口又东，左会栅口，水导巢湖，东迳乌上城北，又东迳南谯侨郡城南，又东绝塘迳附农山北，又东，左会清溪水，水出东北马子砚之清溪也。东迳清溪城南，屈而西南，历山西南流，注栅水，谓之清溪口。栅水又东，左会白石山水。水发白石山，西迳李鹊城南，西南注栅水。栅水又东南，积而为窦湖，中有洲，湖东有韩综山，山上有城。山北湖水东出，为后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颍川侨郡故城也。窦湖水东出，谓之窦湖口。东迳刺史山北，历韩综山南，迳流二山之间，出

王武子城北，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东迳右塘穴北，为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并故东关城也。昔诸葛恪帅师作东兴堤以遏巢湖，傍山筑城，使将军全端、留略等，各以千人守之。魏遣司马昭督镇东诸葛诞，率众攻东关三城，将毁堤遏，诸军作浮梁，陈于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军丁奉等登塘鼓噪奋击，朱异等以水军攻浮梁。魏征东胡遵军士争渡，梁坏，投水而死者数千。塘即东兴堤，城亦关城也。栅水又东南迳高江产城南、胡景略城北，又东南迳张祖禧城南，东南流，屈而北，迳郑卫尉城西。魏事已久，难以取悉，推旧访新，略究如此。又北委折，蒲浦出焉。栅水又东南流注于大江，谓之栅口。

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

《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熟、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迳牛渚而方届石城也？盖《经》之谬误也。

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

《地理志》，毗陵县，会稽之属县也。丹徒县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旧去江三里，岸稍毁，遂至城下。城北有扬州刺史刘繇墓，沦于江。江即北江也。《经》书为北江则可，又言东至余姚则非。考其迳流，知《经》之误矣。《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东出，迳吴国南，为南江。江水自石城东入为贵口，东迳石城县北，晋太康元年立，隶宣城郡。东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迳其县故城

东，又北入南江。南江又东，与贵长池水合。水出县南郎山，北流为贵长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东，迳宣城之临城县南，又东合泾水。南江又东，与桐水合。又东迳安吴县，号曰安吴溪。又东，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阳山下，迳陵阳县西，为旋溪水。昔县人阳子明钓得白龙处。后三年，龙迎子明上陵阳山，山去地千余丈。后百余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与语溪中。子安问子明钓车所在。后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黄鹤栖其冢树，鸣常呼子安，故县取名焉。晋咸康四年，改曰广阳县。溪水又北，合东溪水。水出南里山，北迳其县东。桑钦曰：淮水出县之东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历蜀由山，又北，左合旋溪，北迳安吴县东。晋太康元年，分宛陵立。县南有落星山，山有悬水，五十余丈，下为深潭，潭水东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之北，即宛陵县界也。南江又东迳宁国县南，晋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东迳故鄣县南、安吉县北。光和之末，天下大乱，此乡保险守节，汉朝嘉之。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乡以为安吉县，县南有钓头泉，悬涌一仞，乃流于川。川水下合南江。南江又东北为长渎，历湖口。南江东注于具区，谓之五湖口。五湖，谓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滆湖也。郭景纯《江赋》曰：注五湖以漫漭。盖言江水经纬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国语》曰：越伐吴，战于五湖是也。又云：范蠡灭吴，返至五湖而辞越。斯乃太湖之兼摄通称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韦昭曰：五湖，今太湖也。

《尚书》谓之震泽,《尔雅》以为具区,方圆五百里。湖有苞山,《春秋》谓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潜行,北通琅邪东武县,俗谓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潜通洞庭。山上有石鼓,长丈余,鸣则有兵。故《吴记》曰:太湖有苞山,在国西百余里,居者数百家,出弓弩材。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远莫知所极。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今宫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对鼓蠡,则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俱以洞庭为目者,亦分为左右也。但以趣瞩为方耳。既据三苗,宜以湘江为正。是以郭景纯之《江赋》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达旁通,幽岫窈窕。《山海经》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谢康乐云:《山海经》浮玉之山在句余东五百里,便是句余县之东山,乃应入海。句余今在余姚鸟道山西北,何由北望具区也?以为郭于地理甚昧矣。言洞庭南口有罗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东石楼下,有两石鼓,叩之清越,所谓神钲者也。事备《罗浮山记》。会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阴溪水入焉。山阴西四十里,有二溪:东溪广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广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广五丈余,而温凉又杂①,盖《山海经》所谓苕水也。北迳罗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阴,入于具区也。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谓之三山湖,又谓之洞庭湖。杨泉《五湖赋》:头首无锡,足蹄松江,负乌程于背上,怀太吴以当胸,岞岭崔嵬,穹隆纡曲。大雷、小

雷，湍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极也。太湖之东，吴国西十八里，有岞岭山。俗说此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进近吴。又东及西南有两小山，皆有石如卷笮，俗云禹所用牵山也。太湖中有浅地，长老云是笮岭山蹠，自此以东差深，言是牵山之沟，此山去太湖三十余里，东则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迳笠泽[②]，在吴南松江左右也。《国语》：越伐吴，吴御之笠泽，越军江南，吴军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余、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坛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也。松江自湖东北流迳七十里，江水歧分，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称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别有三江、五湖，虽名称相乱，不与《职方》同。庾仲初《扬都赋・注》曰：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吴记》曰：一江东南行七十里，入小湖，为次溪，自湖东南出，谓之谷水。谷水出吴小湖，迳由卷县故城下。《神异传》曰：由卷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老妪闻之，忧惧，旦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妪言其故。妪去后，门侍杀犬，以血涂门。妪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

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陷为谷矣。因目长水城水曰谷水也。《吴记》曰:谷中有城,故由卷县治也。即吴之柴辟亭,故就李乡槜李之地。秦始皇恶其势王,令囚徒十余万人汙其土,表以汙恶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吴黄龙三年,有嘉禾生卷县,改曰禾兴。后太子讳和,改为嘉兴。《春秋》之槜李城也。谷水又东南迳嘉兴县城西。谷水又东南迳盐官县故城南,旧吴海昌都尉治。晋太康中,分嘉兴立。《太康地道记》:吴有盐官县。乐资《九州志》曰:县有秦延山。秦始皇迳此,美人死,葬于山上,山下有美人庙。谷水之右有马皋城,故司盐都尉城,吴王濞煮海为盐,于此县也。是以《汉书·地理志》曰:县有盐官,东出五十里有武原乡,故越地也,秦于其地置海盐县。《地理志》曰:县故武原乡也。后县沦为柘湖,又徙治武原乡,改曰武原县。王莽名之展武。汉安帝时,武原之地又沦为湖,今之当湖也,后乃移此。县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东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于县出为澉浦,以通巨海。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于县,盖泛于风也。

又东至会稽余姚县,东入于海。

谢灵运云:具区在余暨。然则余暨是余姚之别名也。今余暨之南,余姚西北,浙江与浦阳江同会归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谓南江也。郭景纯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蛮中,不与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阴为浙江。今江南枝分,历乌程县,南通

余杭县，则与浙江合。故阚骃《十三州志》曰：江水至会稽与浙江合。浙江自临平湖，南通浦阳江，又于余暨东，合浦阳江，自秦望分派，东至余姚县，又为江也。东与车箱水合，水出车箱山，乘高瀑布，四十余丈。虽有水旱，而澍无增减。江水又东迳黄桥下。临江有汉蜀郡太守黄昌宅，桥本昌创建也。昌为州书佐，妻遇贼相失，后会于蜀，复修旧好。江水又东迳赭山南。虞翻尝登此山四望，诫子孙可居江北，世有禄位，居江南则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继代兴，时在江南者，辄多沦替。仲翔之言为有征矣。江水又经官仓，仓即日南太守虞国旧宅，号曰西虞，以其兄光居县东故也。是地即其双雁送故处。江水又东迳余姚县故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南临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谓沧海浩浩，万里之渊也。县西去会稽百四十里，因句余山以名县，山在余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东迳穴湖塘，湖水沃其一县，并为良畴矣。江水又东注于海。是所谓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吴、越之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矣。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伙，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

潜水出巴郡宕渠县，

潜水，盖汉水枝分潜出，故受其称耳。今爰有大穴，潜水入焉。通冈山下，西南潜出谓之伏水，或以为古之潜水。郑玄曰：汉别为潜，其穴本小，水积成泽，流与汉合。大

禹自导汉疏通，即为西汉水也。故《书》曰：沱、潜既道。刘澄之称白水入潜，然白水与羌水合入汉，是犹汉水也。县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盖古賨国也。今有賨城。县有渝水，夹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汉祖入关，从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爱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县西北有余曹水，南迳其县，下注潜水。县有车骑将军冯绲、桂阳太守李温冢。二子之灵，常以三月还乡，汉水暴长，郡县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今所谓冯李也[③]。

又南入于江。

庾仲雍云：垫江有别江，出晋寿县，即潜水也。其南源取道巴西，是西汉水也。

湍水出郦县北芬山，南流过其县东，又南过冠军县东，

湍水出弘农界翼望山，水甚清澈，东南流迳南阳郦县故城东，《史记》所谓下郦析也。汉武帝元朔元年，封左将黄同为侯国。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司空王畅、太傅袁隗、太尉胡广，并汲饮此水，以自绥养。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东南流入于湍。湍水又迳其县东南，历冠军县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泽润不穷。湍水又迳冠军县故城东，县，本穰县之卢阳乡，宛之临駣聚，汉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诸军，故立冠军县以封之。水西有汉太尉长史邑人张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军司张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

椁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自后古坟旧冢，莫不夷毁，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见发。六年大水，蛮饥，始被发掘。说者言：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漆雕刻之饰烂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帘，隐以金钉。墓不甚高，而内极宽大，虚设白椁之言，空负黄金之实。虽意锢南山，宁同寿乎？湍水又迳穰县为六门陂。汉孝元之世，南阳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断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开三门为六石门，故号六门堨也。溉穰、新野、昆阳三县五千余顷，汉末毁废，遂不修理。晋太康三年，镇南将军杜预复更开广，利加于民，今废不修矣。六门侧又有六门碑，是部曲主安阳亭侯邓达等，以太康五年立。湍水又迳穰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张绣之所筑也。

又东过白牛邑南，

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刘嵩为侯国。东南迳安众县故城南。县，本宛之西乡，汉长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湍水东南流，涅水注之。水出涅阳县西北岐棘山，东南迳涅阳县故城西。汉武帝元朔四年，封路最为侯国。王莽之所谓前亭也。应劭曰：在涅水之阳矣。县南有二碑，碑字紊灭，不可复识，云是左伯豪碑。涅水又东南迳安众县，堨而为陂，谓之安众港。魏太祖破张绣于是处，与荀彧书曰：绣遏吾归师，迫我死地。盖于二水之间，以为沿涉之艰阻也。涅水又东南流，注于湍水。

又东南至新野县，

湍水至县西北，东分为邓氏陂。汉太傅邓禹故宅，与奉朝请华西侯邓晨故宅隔陂，邓飚谓晨宅略存焉。

东入于淯。

均水出析县北山，南流过其县之东，

均水发源弘农郡之卢氏县熊耳山，山南即脩阳、葛阳二县界也。双峰齐秀，望若熊耳，因以为名。齐桓公召陵之会，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马迁皆尝登之，县即析县之北乡，故言出析县北山也。均水又东南流迳其县下，南越南乡县，又南流与丹水合。

又南当涉都邑北，南入于沔。

均水南迳顺阳县西，汉哀帝更为博山县，明帝复曰顺阳。应劭曰：县在顺水之阳。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章帝建初四年，封卫尉马廖为侯国。晋太康中，立为顺阳郡。县西有石山，南临均水。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谓之均口者也。故《地理志》谓之淯水，言熊耳之山，淯水出焉。又东南至顺阳入于沔。

粉水出房陵县，东流过郢邑南，

粉水导源东流，迳上粉县，取此水以渍粉，则皓耀鲜洁，有异众流，故县、水皆取名焉。

又东过縠邑南，东入于沔。

粉水至筑阳县西，而下注于沔水，谓之粉口。粉水旁有文将军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丽。闻丘羡之为南阳，葬妇墓侧，将平其域，夕忽梦文谏止，羡之不从。后

羡之为杨佺期所害，论者以为文将军之祟也。

白水出朝阳县西，东流过其县南，

王莽更名朝阳为厉信县。应劭曰：县在朝水之阳。今朝水迳其北，而不出其南也。盖邑郭沦移，川渠状改，故名旧传，遗称在今也。

又东至新野县南，东入于淯。

比水出比阳东北太胡山，东南流过其县南，泄水从南来注之。

太胡山在比阳北如东三十余里，广圆五六十里。张衡赋南都，所谓天封太狐者也。应劭曰：比水出比阳县，东入蔡。《经》云：泄水从南来注之，然比阳无泄水，盖误引寿春之沘泄耳。余以延昌四年蒙除东荆州刺史，州治比阳县故城，城南有蔡水，出南磐石山，故亦曰磐石川，西北流注于比，非泄水也。《吕氏春秋》曰：齐令章子与韩、魏攻荆，荆使唐蔑应之，夹比而军，欲视水之深浅，荆人射之而莫知也。有刍者曰：兵盛则水浅矣。章子夜袭之，斩蔑于是水之上也。比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东流屈出南转，又南入于比水。按《山海经》云：澳水又北入视，不注比水。余按吕忱《字林》及《难字》、《尔雅》并言：澩水在比阳。脉其川流所会，诊其水土津注，宜是澩水，音药也。比水又西南历长冈旧月城北。比水右会马仁陂水。水出沇阴北山，泉流竞凑，水积成湖，盖地百顷，谓之马仁陂。陂水历其县下，西南堨之以溉田畴。公私引裂，水流遂断，故渎尚存。比水又南迳会口，与堵水

枝津合，比水又南与澧水会。澧水源出于桐柏山，与淮同源而别流西注，故亦谓水为派水。澧水西北，流迳平氏县故城东北，王莽更名其县曰平善。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澧水又西北合溲水。水出湖阳北山，西流北屈，迳平氏城西，而北入澧水。澧水又西注比水。比水自下，亦通谓之为派水。昔汉光武破甄阜、梁丘赐于比水西，斩之于斯水也。比水又南，赵、醴二渠出焉。比水又西南流，谢水注之。水出谢城北，其源微小，至城渐大。城周回侧水，申伯之都邑，《诗》所谓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为谢阳侯，即其国也。然则是水即谢水也。高岸下深，浚流徐平，时人目之为渟湇水，城戍又以渟湇为目，非也。其城之西，旧棘阳县治，故亦谓之棘阳城也。谢水又东南迳新都县，左注比水。比水又西南流，迳新都县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国志》以为新野之东乡，故新都者也。

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

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珍之玄孙桂阳太守玚，以延熹四年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勒铭于梁。石宇倾颓，而梁字无毁。盛弘之以为樊重之母畏雷室，盖传疑之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作制甚工，信为妙

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国也。《竹书纪年》曰：楚共王会宋平公于湖阳者矣。东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载故吏人名。司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国焉。爰自宅阳徙居湖阳，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嬴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世祖之少，数归外氏，及之长安受业，赍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敬侯，诏湖阳为重立庙，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其水四周城溉，城之东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城南有数碑，无字。又有石庙数间，依于墓侧，栋宇崩毁，惟石壁而已，亦不知谁之胄族矣。其水南入大湖，湖阳之名县，藉兹而纳称也。湖水西南流，又与湖阳诸陂散水合，谓之板桥水。又西南与醴渠合，又有赵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南迳新都县故城东，两渎双引，南合板桥水。板桥水又西南与南长水会，水上承唐子、襄乡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汉光武自新野屠唐子乡，杀湖阳尉于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后以为神渊。西南流于新野县，与板桥水合，西南注于比水。比水又西南流，注于淯水也。

【注释】

①“又杂”，《疏》作“不杂”。

②“更迳”，《疏》作“东迳”。

③下有脱文。杨守敬以为可能脱"冢"字。

【译文】

沔水与江水合流，又往东流过彭蠡泽。

彭蠡泽就是《尚书·禹贡》里的汇泽。郑玄说：汇就是回的意思。汉水与江水相遇，转向东边形成沼泽。

又往东北从居巢县南边流出，

居巢县是古代的巢国，商汤讨伐夏桀，桀逃奔南巢，就是巢泽。《尚书》记载，周朝有巢伯来朝拜。《春秋》：文公十二年（前615）夏天，楚人围困了巢国。巢是群舒的国家，因为舒人反叛，所以包围了它。永平元年（58），汉明帝把巢封给菑丘侯刘般，立为侯国。江水从濡须口又往东流，在左面汇合栅口。栅水从巢湖流出，往东流经乌上城北，又往东流经南谯侨郡城南边，接着往东穿过一个水塘，流经附农山北面，又往东流，在左面汇合了清溪水。清溪水发源于东北面马子砚的清溪，往东流经清溪城南，然后拐弯转向西南，通过山间往西南流，注入栅水，汇流处称为清溪口。栅水又往东流，在左面汇合了白石山水。这条水发源于白石山，往西流经李鹊城南，往西南注入栅水。栅水又往东南流，积聚成为窦湖，湖中有个小洲，湖东有韩综山，山上有城。山北的湖水向东流出，形成后塘北湖，湖的南面就是塘，塘上有颍川侨郡旧城。窦湖水向东流出，水口称为窦湖口，向东流经刺史山北、韩综山南，流过两山之间，从王武子城北流出。这座城就建在刺史山上。湖水又往东流过右塘穴北，就是中塘，塘的四面都有水。此水发源于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和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这几座城都是旧时的东关城。从前诸葛恪率领军队修筑了东兴堤，以防巢湖的水，又依山筑城，派将军全端、留略等，各率军千人把守。魏派遣司马昭督战，由镇东将军诸葛诞率众军攻东关三城，将要毁堤时，各军制造浮桥，排列在堤上，分兵攻城。诸葛

恪派遣冠军丁奉等登上堤岸，呐喊奋力进攻；朱异等率水军进攻浮桥。魏征东将军胡遵的士兵争先恐后地过桥，浮桥毁坏，落水而死的数千人。这条堤岸就是东兴堤，被攻的城就是关城。栅水又往东南流经高江产城南、胡景略城北；又往东南流经张祖禧城南；往东南流，转而向北，流经郑卫尉城西。魏时的史迹，已很久远，现在很难弄得清楚了，但查考前朝历史资料，研究当今近事，情况大致如此。栅水又曲折地往北流，蒲浦从这里分支流出；栅水又往东南流，注入大江，汇流处称为栅口。

又往东流过牛渚县南面，又往东流到石城县。

《水经》所说的石城县，就是宣城郡的石城县。牛渚在姑熟、乌江两县边界上，距石城东北不到五百里，怎么会流经牛渚然后才流到石城呢？《水经》是搞错了。

分为两条：其中一条往东北流，另一条又流过毗陵县北面，就是北江，

按《地理志》，毗陵县是会稽郡的属县。丹徒县城北二百步有一座旧城，本来是毗陵郡的治所，过去距江岸约三里，江岸逐渐崩塌，江流就移到城下了。城北有扬州刺史刘繇墓，现在已沉陷在江中，这条江就是北江。《水经》说北江是可以的，又说江水东流到余姚，这却不对了。考察江流所经的地方，就可知《水经》的错误了。《地理志》说：江水从石城东流而出，经吴国南，称为南江。江水从石城东流而入，入口处叫贵口，往东流经石城县北。石城县在晋太康元年(280)设立，属宣城郡。江水往东流与大溪汇合。溪水上口引入江水，往北流经石城县旧城东面。又往北流注入南江。南江又往东流，与贵长池水汇合。此水发源于县南的郎山，往北流形成贵长池，池水又往北注入南江。南江又往东流经宣城郡临城县南，又往东流与泾水汇合。南江又往东流与桐水汇合，又往东流经安吴县，称为安吴溪；又往东流，旋溪水注入。旋溪水发源于陵阳山下，流经陵阳县西称为旋溪水。从前县人阳子

明钓得一条白龙，就是这地方。三年后。白龙迎接子明上了陵阳山，山离地面千余丈。过了一百多年，子明叫山下人上半山来，在溪水中与他说话，子安问子明当年的钓车在什么地方。又过了二十年，子安死了，葬在山下，他坟头的树上栖着一只黄鹤，鸣叫时常呼子安的名字，该县因此得名。晋朝咸康四年(338)，改称广阳县。溪水又往北流，与东溪水汇合。东溪水发源于南里山，往北流经该县东面。桑钦说：淮水发源于该县东南，往北流注入大江。溪水又往北流经蜀由山，又往北流，在左面与旋溪水汇合，往北流经安吴县东面，该县是晋太康元年(280)，从宛陵分出来设立的。县南有落星山，山上有一条五十余丈的瀑布，下面形成一个深潭，潭水往东北流，从左面流入旋溪，一同注入南江。南江的北面，就是宛陵县边界。南江又往东流经宁国县南，这是晋太康元年从宛陵分出来的。南江又往东流经故鄣县南边、安吉县北边，光和(178～184)末年，天下大乱，这个乡凭险固守，保持气节，受到汉朝的表彰，中平二年(185)，划分故彰的南乡立为安吉县，县南有一条钓头泉，泉水凌空涌出一仞，然后流到溪里，溪水向下流与南江汇合。南江又往东北流，称为长渎，流经湖口；南江又往东注入具区，水口称为五湖口——五湖是指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滆湖。郭景纯《江赋》说：注入五湖，一片茫茫，说的是江水连接五湖而后注入太湖。因此左丘明撰述《国语》时说：越国进攻吴国，在五湖交战。又说：范蠡灭掉吴国后，回来到了五湖，就离开越国。这表明太湖兼有五湖的通称。虞翻说：这个湖有五个水湾，所以称五湖。韦昭说：五湖就是今天的太湖。《尚书》称为震泽，《尔雅》叫做具区，方圆五百里。湖里有苞山，《春秋》称为夫椒山。有个洞穴，入洞经地下行走，北面通琅邪东武县，民间称为洞庭。旁边有青山，又名夏架山，山上有洞穴，暗通洞庭山。山上有石鼓，长一丈多，鼓响就有战事。所以《吴记》说：太湖有苞山，在吴县西面百余里，居民有几百家，那里出产制造弓弩的材料。旁

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个石洞，南通洞庭，极深，不知尽头在哪里。三苗之国，左面有洞庭湖，右面有彭蠡湖，就是今天的宫亭湖。如果把太湖的洞庭与鼓蠡对照起来看，那么它们位置的左右就可知道了。我按二湖都以洞庭为名，也可分出左方右方，这完全由你面朝哪个方向看而定。既然以三苗作为基点，那就应该以湘江为准了。因此郭景纯的《江赋》说：有包山的洞庭，巴陵的地道，暗经地下旁通，洞穴幽远深杳。《山海经》说：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发源于山北，北流注入具区。谢康乐说：《山海经》浮玉之山在句余东面五百里，就是句余县的东山，这么远就该在大海里了。句余今天在余姚鸟道山西北，怎么可能北望具区呢？他认为郭景纯对于地理情况是很无知的。据说洞庭湖南口有罗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东面的石楼下，有两个石鼓，敲击时，声音清脆激越，这就是所说的神钲。这件事在《罗浮山记》里有详细记载。会稽山应在太湖正南，又有山阴溪水流入太湖。山阴西四十里有两条溪，东溪宽一丈九尺，溪水冬暖夏冷；西溪宽三丈五尺，溪水冬冷夏暖。两条溪向北流出三里，到徐村汇合成一条溪，宽五丈多，溪水冷暖不相混和，这条水就是《山海经》里所说的苕水。往北流经罗浮山而后往下注入太湖，所以说引苕水流过山阴，注入具区。湖中有大雷、小雷等三座山，也称为三山湖，又叫洞庭湖。杨泉《五湖赋》说：头对无锡，脚踏松江，把太吴抱在怀里，把乌程驮在背上，岞岭巍峨耸立，穹隆山迂回曲折，大雷、小雷汹涌流急。这里说的是太湖范围的辽阔。太湖东面、吴国西面十八里，有一座岞岭山。民间传说，这座山本来在太湖中，大禹治水时把它移进来靠近吴国。太湖东面和西南面，有两座小山，山上都有像绞成竹索似的岩石，民间传说，这是大禹用来牵山的大缆。太湖中有一片低洼地，老人们说：从笮岭山脚开始，这片低地向东逐渐加深，据说是牵山时留下的地沟。这座山离太湖三十余里，松江就在东面流去。松江上口承接太湖水，往东流经笠泽，泽在吴南，

是松江水浸淹南北两岸形成的。《国语》说：越国进攻吴国，吴国在笠泽抵御，越军驻扎在江南，吴军驻扎在江北。虞氏说：松江北距吴国五十里，江边有丞山和胥山，山上各有一座庙。鲁哀公十三年（前482），越国派遣畴无余、讴阳两位大夫去攻打吴国，吴军打败了他们，俘虏了两位大夫，两位大夫死后，人们在山上给他们立庙，称为丞、胥二王。胥山上今有一块坛石，老人说：这是胥神管理的，下面有一条九曲路，南通太湖，是阖闾所筑，以便游览姑胥台，眺望太湖。松江从太湖往东北流了七十里后，江水分流，称为三江口。《吴越春秋》说，范蠡离开越国，乘船从三江口出去，进入五湖中。这里又另外提出三江、五湖，虽然名称混淆，但与《职方》的三江则不同。庾仲初《扬都赋·注》说：现在太湖向东流出称松江，下游七十里处有水口，水分流，今流向东北入海的称娄江，向东南入海的称东江，加上松江就有三条。《吴记》说：一条江向东南流七十里，注入小湖，称为次溪，从湖东南流出的称为谷水。谷水从吴小湖流出后，经由卷县旧城下。《神异传》说：由卷县就是秦时的长水县。秦始皇时，县里有童谣道：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一个老太婆听了很害怕，大清早就偷偷去观看城门，城门卫兵要把她绑起来，老太婆说明了缘由。老太婆去后，城门卫兵杀了一只狗，把狗血涂在城门上，老太婆又来了，一见有血就头也不回地逃走了，忽然大水上涨，眼看要淹没县城了，有个名叫干的主簿令进府去禀告县令，县令看见干说：你为什么忽然变成鱼了？干说：您也变成鱼了。于是城就陷落变为深谷了。因此就把长水城的水称为谷水了。《吴记》说：谷中有一座城，是旧由卷县的县城，就是吴的柴辟亭，从前属于就李乡槜李地方。秦始皇憎恶这里有王气，命令十多万囚徒来此掘土，并给这地方取了个丑名，改称为囚卷，也叫由卷。吴黄龙三年（231），由卷县长出穗长粒粗的嘉禾，因此，改县名为禾兴。后因太子名和，为避讳，又改为嘉兴，就是《春秋》的槜李城。谷水又往东南流

经嘉兴县城西面，又往东南流经盐官县旧城南面，过去这是吴郡海昌都尉治，盐官县是晋朝太康年间（280～289）从嘉兴划分出来设立的。据《太康地道记》，吴郡有盐官县。乐资《九州志》说：县里有秦延山。秦始皇经过这里，美人死了，安葬在山上，山下有一座美人庙。谷水右边有马皋城，过去是司盐都尉城，吴王濞在该县煮海水制盐。因此《汉书·地理志》说：县里有盐官，往东出城五十里有武原乡，是从前越国的地方。秦在这里设置了海盐县。《地理志》说：海盐县是从前的武原乡，后来县城沉陷为柘湖，又把县治迁到武原乡，改名为武原县，王莽改名为展武。汉安帝时，武原的地面又沉陷为湖了，这就是今天的当湖，后来就把县治移到这里。县南有秦望山，秦始皇在这里登山观望东海，山就因此得名。谷水流出该县后称为澉浦，通到大海。光熙元年（306），有三个满身生毛的所谓毛民一起来到该县，他们是乘船从海上被风吹来的。

又往东流到会稽郡余姚县，东流入海。

谢灵运说：具区在余暨。那么余暨就是余姚的别名了，今天余暨的南面，余姚的西北，浙江与浦阳江汇合同归大海，但水名已不同，不是班固所说的南江了。郭景纯说：三江就是岷江、松江、浙江。然而浙江发源于南蛮中，不同于岷江，作者著述的方志，都说江水流到山阴称为浙江。今天江水南面的分支，流经乌程县，南面通余杭县，就与浙江相符合了。所以阚骃《十三州志》说：江水流到会稽与浙江汇合。浙江从临平湖南通浦阳江，又在余暨东与浦阳江汇合，从秦望山分流后，东流到余姚县，又是一条江了。江水东流与车箱水汇合。车箱水发源于车箱山，山上瀑布乘高而下，四十余丈。虽然有雨季或旱季，流量却不会增减，江水又往东流经黄桥下，临江有汉朝蜀郡太守黄昌的住宅，黄桥本是黄昌创建的。黄昌当州书佐，妻子遇盗贼与他失散，后来在蜀相逢，又重修旧好。江水又往东流经赭山南，虞翻曾登上此山观

望四方，告诫子孙要住在江北，那么世世代代都会享有俸禄爵位；如果住在江南，家族就不会昌盛。于是住江北的，一代接一代兴旺发达；当时住在江南的，就大多没落衰败。仲翔的预言确是应验了。江水又流经官仓，官仓靠近日南太守虞国的旧宅，称为西虞，是因为他的哥哥虞光居住在县东的缘故。这地方就是他的两只雁为他送葬的地方。江水又往东流经余姚县旧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修筑的，南临江水，北背大海，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沧海浩浩茫茫，是辽阔万里的深渊。县西距会稽一百四十里，以句余山名为县名，山在余姚南面，句章北面。江水又往东流经穴湖塘。湖水灌溉全县，都成为一片良田。江水又往东注入大海。这就是所谓三江。所以伍子胥说：吴国越国有三江环绕，百姓没有地方迁移了。但东南方地势较低，千万条河流都汇集到这里，江湖泛滥决口，流到哪里都会变成河流，支流渠道纵横交错，豪门大族伙同分割，因此原来的旧河道很难完全搞清楚了。虽然大致上按照县的范围来理清河网，也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

潜水发源于巴郡宕渠县，

潜水是汉水的分支，通过地下潜流而出，所以叫潜水。现在有一个水洞，潜水流入洞内，通过冈山下，向西南潜流涌出，称为伏水，有人认为就是古代的潜水。郑玄说：汉水的分支叫潜水。潜水原来的洞穴较小，水流积成一个大泽，泽水外流与汉水汇合，自从大禹把汉水疏通后，这条水就称为西汉水。所以《尚书》说：沱水、潜水疏通了。刘澄之说白水注入潜水，然而白水与羌水汇合后注入汉水，那么也还是汉水。宕渠县于延熙年间（238～257），从巴郡分出立为宕渠郡，这里是古代的賨国，现在还有賨城。县里有渝水，渝水上下流两岸都居住着賨民。汉高祖入关时，賨民随从他去平定三秦，賨人勇敢健壮，爱好歌舞，汉高祖也喜欢学习，今天流传下来的《巴渝舞》就是。宕渠县西北有一条余曹水，往南流经县城下注入潜水。县内有车骑将军冯绲、桂阳太守

李温的坟墓。他们两人的灵魂，常在每年三月还乡，那时汉水暴涨，郡县的官吏百姓无不在水上祭祀他们。这两座坟就是今天所说的冯李墓。

又往南注入江水。

庾仲雍说：垫江在晋寿县分出一条支流，就是潜水。它的南源流经巴西，这就是西汉水。

湍水发源于郦县北芬山，往南流过县东，又往南流过冠军县东，

湍水发源于弘农边界的翼望山，水异常清澈，往东南流经南郦县旧城东面，就是《史记》所说的下郦析。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把这地方封给左将黄同，立为侯国。湍水又往南流，菊水注入。菊水发源于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也有说发源于析谷的，是溪涧的异名。源头旁长遍了菊草，由于涧水的滋润，菊花长得非常茂盛甘美。据说这山谷中的水长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于是司空王畅、太傅袁隗，太尉胡广都汲饮此水来保养自己。因此上流人士都很关注此水，喜爱它的气味，这种风气也流传已久了。菊水往东南流入湍水。湍水又流经该县东南，流经冠军县西面。北边有楚堨，八道堰坝高下相承，蓄水于方塘里，周围十里的田地，都靠这里的水灌溉，源源不绝。湍水又流经冠军县旧城东边，该县原是穰县的卢阳乡，宛县的临駣聚，汉武帝因为霍去病功高冠于诸军，所以设立冠军县封给他。水的西面有汉太尉长史邑人张敏碑，碑的西面有魏征南军司张詹墓，墓前有碑，墓碑背面刻着：没漆过的楸木棺材，容易腐朽的衣裳，铜器铁器都不放入，红漆的器皿也不入藏。嗳哟，后世的人啊！请别把我毁伤！自那以后古坟旧墓没有免遭平毁之难的，而这座墓到元嘉（424～453）初年还没被盗掘过。六年（429）发大水，蛮夷闹饥荒，才被发掘出来。据人们说：坟墓刚打开时，金银铜锡之类器具，涂着红漆，雕着各种花纹，光彩灿烂夺目。有两口红漆棺材，棺前挂着竹帘，棺上钉着金钉。坟墓不很高，但墓内极宽敞。墓碑上假意写了白楸棺材

之类的虚言虚语，来掩盖以金银财宝厚葬的事实，虽然主意是想密封得像南山似的牢固，难道这就能和它一样长久了吗？湍水又流经穰县，形成六门陂。汉朝孝元帝时，南阳太守邵信臣在建昭五年（前 34）堵断了湍水，修筑了穰西石堰，到了元始五年（5），又开了三道水门，成为六石门，所以称为六门堨。这项水利工程已灌溉穰、新野、昆阳三县五千余顷农田。汉朝末年石塘毁废，就没有再修复了。晋太康三年（282），镇南将军杜预又重新扩建，百姓受益更大；今天又废弃不修了。六门旁边又有六门碑，是部曲主安阳亭侯邓达等人在太康五年（284）所立。湍水又流经穰县旧城北面，又往东南流经魏武旧城西南，这是建安三年（198）曹操攻张绣时修筑的。

又往东流过白牛邑南面，

湍水从白牛邑往南流。建武年间（25～56），世祖将这里封给刘嵩，立为侯国。往东南经安众县老城南面。安众县原来是宛县的西乡，是汉朝长沙定王的儿子康侯丹的封邑。湍水往东南流，涅水注入。涅水发源于涅阳县西北的岐棘山，往东南流经涅阳县旧城西面。汉武帝元朔四年（前 125），把这地方封给路最，立为侯国，王莽时称为前亭。应劭说：此城在涅水的北面。县南有两块碑，碑上文字磨灭，已经不可辨认了。据说是左伯豪碑。涅水又往东南流经安众县，人们在此筑堰成陂，称为安众港。魏太祖在这里大破张绣，他在给荀彧的信中说：张绣阻挡我军归路，想迫我于死地。因为有两条水阻隔着，过河涉水十分困难。涅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湍水。

又往东南流到新野县，

湍水流到新野县西北，向东分流形成邓氏陂。汉朝太傅邓禹故宅和奉朝请华西侯邓晨故宅隔陂相对。邓飏说，邓晨故宅墓址现在还保存着。

往东注人淯水。

均水发源于析县北山，往南流过县东，

均水发源于弘农郡卢氏县的熊耳山，山的南面就是脩阳、葛阳二县的边界。熊耳山上双峰并峙，远远望去很像一对熊耳，因而得名。齐桓公会盟召陵，向西遥望熊耳，就是此山。太史公司马迁也曾登临过。卢氏县就是析县的北乡，所以经文说均水发源析县北山。均水又往东南流经该县，往南流经南乡县，又往南流与丹水汇合。

又往南流，到涉都邑北面，往南注入沔水。

均水往南流经顺阳县西南，汉哀帝改名为博山县，明帝又称顺阳。应劭说：顺阳县在顺水之北。今天却没听说过顺阳县有一条顺水。章帝建初四年(79)，把这里封给卫尉马廖，立为侯国。晋太康年间(280～289)，立为顺阳郡。顺阳县西有石山，南临均水。均水又南流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均口。《地理志》称均水为淯水，说熊耳山是淯水的发源地。又往东南流到顺阳注入沔水。

粉水发源于房陵县，往东流过郢邑南面，

粉水发源后往东流经上粉县，人们用这溪水来浸麦磨粉就雪白光亮，鲜洁耀眼，与用别的水浸出的完全不同，所以县、水都以粉取名。

又往东流过縠邑南面，往东注入沔水。

粉水流到筑阳县西面，注入沔水，汇流处称为粉口。粉水旁边有文将军墓，墓道前有石虎、石柱，装饰美丽，闾丘羡之在南阳做太守时，把妻子葬在文将军墓侧，要把墓地平掉，夜里忽然梦见文将军劝阻他，羡之不听。后来羡之被杨佺期谋害，后人说及此事，认为这是文将军在作祟。

白水发源于朝阳县西，往东流过县南，

王莽把朝阳县改名为厉信县。应劭说：朝阳县在朝水之北。但今天的朝水流经县北，而不是从县南流过。那大概是城邑迁移，河渠改道，而旧名却遗留至今的缘故吧。

又往东流到新野县南面，往东注入清水。

比水发源于比阳县东北的太胡山，往东南流过县南，泄水从南方流来注入。

太胡山在比阳北偏东三十多里处，周围五六十里。张衡作《南都赋》，所谓天封太狐即指此山。应劭说：比水发源于比阳县，东流注入蔡水。《水经》说：泄水从南方流来注入。但比阳没有泄水，大概是误引了寿春的沘泄吧。我在延昌四年(515)被任命为东荆州刺史，州治在比阳旧城，城南有蔡水，发源于南磐石山，所以也称磐石川，往西北流，注入比水，而不是泄水。《吕氏春秋》说：齐国令章子和韩、魏一起攻打荆国，荆国派唐蔑应战，唐蔑在比水两岸驻扎军队，想了解水的深浅，用箭射水却无法知道，有个割草的人说：兵多水就浅了。章子夜里来偷袭，在比水岸边斩了唐蔑。比水又往西流，澳水注入，澳水发源于北边的茈丘山，往东流拐弯转向南流，又往南注入比水。按《山海经》说：澳水又往北流注入视水，而不注入比水。我按吕忱的《字林》及《难字》、《尔雅》都说：汋水在比阳。考察当地诸水汇合、水道流注的状况，应是汋水，汋音药。比水又往西南流经长冈旧月城北面。比水在右面与马仁陂水汇合。马仁陂水发源于沅阴北山，泉流竞相汇集，水积成湖，面积百顷，称为马仁陂，陂水流经比阳县境，在西南面筑了堤坝，用以灌溉农田，但公私争相引水灌田，水就因此断流了，不过旧河道还在。比水又往南流经会口，与堵水支流汇合。比水又往南流，与澧水汇合。澧水发源于桐柏山，与淮水同源而分道西流，所以也称为派水。澧水往西北流经平氏县老城东北，王莽把县名改为平善。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澧水又往西北流，与溲水汇合。溲水发源于湖阳北山，西流北转，流经平氏城西而后北注澧水。澧水又往西流注入比水。比水从此以下也通称派水了。昔日东汉光武帝在比水西大破甄阜、梁丘赐，并在比水上杀了他们。比水又往南流，赵渠、澧渠就在这里通出；比水又

往西南流，谢水注入。谢水从谢城北方流出，源头水流细小，流到谢城水流渐大。城四周傍水，过去是申伯的都城。《诗经》里所谓：勇武的申伯，来到了谢，就指这地方。世祖建武十三年(37)，封樊重的小儿子樊丹为谢阳侯，这里就是他的封国。那么这条水也就是谢水了。谢水岸高水深，水流平缓，当时人们称为渟澘水，边防城堡又以渟澘为名，都是不对的。谢城西边，是旧棘阳县治所，所以也称为棘阳城。谢水又往东南流经新都县，向左面注入比水。比水又往西南流，经过新都县旧城西面，王莽改名为新林。《郡国志》认为这是新野县的东乡，也就是旧时的新都。

又往西流到新野县，往南注入清水。

比水流到冈南，向西南流，边防城堡就筑在冈上。比水又往西南流，与南长水和坂门水汇合。这两条水发源于东北方湖阳东边的隆山，山的西面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他的儿子骑都尉胡珍，娶湖阳长公主，即光武帝的大姐。庙堂里的台阶都用青石砌成，庙北有石堂，胡珍的玄孙桂阳太守胡玚，延熹四年(161)母亡居丧，在墓旁立了一个石祠，在石梁上刻了铭文。石祠现在已经颓圮，而石梁上的字还完好无损。盛弘之认为这是樊重母亲因怕雷而修的石室，这大概是传闻造成的错误。隆山南有一座小山，山坡上有两只石虎，面对面地站在墓道两旁，虽处于荒僻遥远的地方，却完好无损，而且制作十分精致，确实可称美妙，世人因此称这座山为石虎山。水往西南流经湖阳县旧城南面。《地理志》说：这里过去是廖国。《竹书纪年》说：楚共王与宋平公在湖阳会晤。东城中有两块石碑，好像是樊重碑，碑上记着许多旧时官吏的姓名。司马彪说：仲山甫封于樊，就以国为姓氏。于是从宅阳迁居到湖阳，耕种农田三百多顷，扩建了许多房屋，高楼连阁，有湖池灌溉之利，竹木成林，六畜兴旺，又盛产鱼蚌梨果，檀枣桑麻，即使与世隔绝，也可自成一个市场。就连兵器弓箭也是无所不有，资产积聚到百余万。他兴工大搞建设，后效无穷，制作的东

西都极精巧，财富可与封君相比。世祖少年时，多次去投靠外祖父家，直到在长安就学，外祖父还大量地接济他，世祖即位后，追封他为敬侯，下诏湖阳为外祖父樊重立庙，设官吏专管祠堂的祭祀。每当世祖巡视章陵祖祠，总要亲自去看看樊重的墓地。此水灌溉湖阳城四周田地。城的东南面，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城南也有几块无字的碑。又有几间石庙，建在墓侧，庙宇栋梁都已崩塌，只留下光光的石壁了，也不知是哪个公侯世族后裔的祠庙。此水南流注入大湖，湖阳这县名就是因此湖而来的。湖水往西南流，又与湖阳各陂池散流出来的水汇合，称为板桥水。板桥水又往西南流，与醴渠汇合。又有赵渠注入。这两条水的上口承接派水，往南流经新都县旧城东面，两条水渠并流南与板桥水汇合。板桥水又往西南流，与南长水汇合。南长水上口承接唐子、襄乡各陂池散流的水。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汉光武帝从新野打过来，在唐子乡杀了很多人，湖阳尉也是在这里被杀的。陂水又清又深，光武帝后来认为这是个神渊。南长水往西南流到新野县，与板桥水汇合，往西南注入比水。比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淯水。

水经注卷三十

淮　　水

【题解】

古人称江、淮、河、济为四渎。但《河水》有五卷，《江水》有三卷（其实还应该加上《沔水》的最后一卷），《济水》也有两卷，唯独《淮水》仅一卷。其实，《水经》对淮水的记载尚称详细。《水经》记淮水有 194 字，记渭水仅 130 字，而《渭水》分成三篇。《沔水》也分成三篇，其实《水经》记沔水到沔水入江，即卷二十七、二十八，也仅 243 字。只比淮水多 49 字。所以《水经注》的卷次编辑，完全是郦道元个人的安排。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卷二十一《汝水》，卷二十二《颍水、洧水、潩水、潧水、渠》，卷二十三《阴沟水、汳水、获水》，卷二十四《睢水》，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卷二十六《沭水》，在古代都是淮水支流，所以《淮水》的篇幅，在《水经注》中还是很大的。

《水经》与《水经注》的淮水，就是现在的淮河，但干支流的情况，古今已有较大变化。支流的变化情况已见以上各卷《题解》，对于淮河干流，古今情况也很不相同。《水经》记载淮水："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三国魏淮浦县即今涟水县，淮水当时在此入海。《水经注》认可了《水经》的说法，无非再加上了入海处的一条北支

游水。但现在的淮河已很不相同，淮河从源地到豫、皖二省间的洪河口为上游，从洪河口到洪泽湖为中游。洪泽湖以下，大部分水量通过洪泽湖南端的三河闸，经高邮、邵伯二湖，从扬州市南的三江营入长江，这一段是淮河的下游。另一部分水量经洪泽大堤北端的高良闸，循苏北灌溉总渠，从扁担港注入黄海。

读者如需要进一步了解淮河情况，可以参阅水利部治淮委员会编的《淮河水利史》，1990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原文】

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

《山海经》曰：淮出余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尚书》导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阳平氏县，王莽之平善也。《风俗通》曰：南阳平氏县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说题辞》曰：淮者，均其势也。《释名》曰：淮，韦也。韦绕扬州北界，东至于海也。《尔雅》曰：淮为浒。然淮水与醴水同源俱导，西流为醴，东流为淮。潜流地下三十许里，东出桐柏之大复山南，谓之阳口。水南即复阳县也。阚骃言：复阳县胡阳之乐乡也，元帝元延二年置①，在桐柏大复山之阳，故曰复阳也。《东观汉记》曰：朱祐小孤，归外家复阳刘氏。山南有淮源庙，庙前有碑，是南阳郭苞立。又二碑，并是汉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辞鄙拙，殆不可观。故《经》云：东北过桐柏也。淮水又东迳义阳县，县南对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数丈，洪涛灌山，遂成巨井，谓之石泉水，北流注于淮。淮水又迳义阳县故城南，义阳郡治也。世谓之白茅城，其

城圆而不方。阚骃言，晋太始中，割南阳东鄙之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四县，置义阳郡于安昌城。又《太康记》、《晋书·地道记》并有义阳郡，以南阳属县为名。汉武帝元狩四年，封北地都尉卫山为侯国也。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鸡翅山，溪涧潆委，沿溯九渡矣。其犹零阳之九渡水，故亦谓之为九渡焉。于溪之东山有一水，发自山椒下数丈，素湍直注，颓波委壑，可数百丈，望之若霏幅练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

又东过江夏平春县北，

淮水又东，油水注之。水出县西南油溪，东北流迳平春县故城南。汉章帝建初四年，封子全为王国。油水又东曲，岸北有一土穴，径尺，泉流下注，沿波三丈，入于油水，乱流南屈，又东北注于淮。淮水又东北，迳城阳县故城南。汉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为侯国。王莽之新利也。魏城阳郡治。淮水又东北与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山即晋车骑将军祖逖自陈留将家避难所居也。其水东迳城阳县北，而东入于淮。淮水又东北流，左会湖水，傍川西南出，穷溪得其源也。淮水又东迳安阳县故城南，江国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汉乃县之。文帝八年，封淮南厉王子刘勃为侯国，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东，得浉口，水源南出大潰山，东北流，翼带三川，乱流北注浉水。又北迳贤首山西，又北出，东南屈，迳仁顺城南，故义阳郡治，分南阳置也。晋

太始初，以封安平献王孚长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此城。梁司州刺史马仙琕不守，魏置郢州也。昔常珍奇自悬瓠遣三千骑援义阳行事庞定光，屯于浉水者也。浉水东南流，历金山北，山无树木，峻峭层峙。浉水又东迳义阳故城北，城在山上，因倚陵岭，周回三里，是郡昔所旧治城。城南十五步，对门有天井，周百余步，深一丈。东迳钟武县故城南，本江夏之属县也，王莽之当利县矣。又东迳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记》曰：魏攻冥阸。《音义》曰：冥阸，或言在鄳县葙山也。按《吕氏春秋》，九塞其一也。浉水迳鄳县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邓邯为鄳侯。按苏林曰：音盲。浉水又东迳七井冈南，又东北注于淮。淮水又东至谷口。谷水南出鲜金山，北流，瑟水注之。水出西南具山，东北迳光淹城东，而北迳青山东、罗山西，俗谓之仙居水，东北流注于谷水。谷水东北入于淮。

又东过新息县南，

淮水东迳故息城南。《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败之者也。淮水又东迳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阳山也，出名玉及黑石，堪为碁。其山俯映长淮，每有光辉。淮水又东，迳新息县故城南。应劭曰：息后徙东，故加新也。王莽之新德也。光武十九年，封马援为侯国。外城北门内有新息长贾彪庙。庙前有碑。面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晓碑。魏太和中，蛮田益宗效诚，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淮水又东合慎水。水出

慎阳县西，而东迳慎阳县故城南，县取名焉。汉高帝十一年，封栾说为侯国。颍阴刘陶为县长，政化大行，道不拾遗，以病去官。童谣歌曰：悒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见思如此。应劭曰：慎水所出，东北入淮。淮水又东流，积为燋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南为下慎陂，皆与鸿却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汉成帝时，翟方进奏毁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邓晨欲修复之，知许伟君晓知水脉，召与议之。伟君言：成帝用方进言毁之，寻而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敢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时有童谣曰：败我陂，翟子威。反乎覆，陂当复。明府兴复废业。童谣之言，将有征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余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东南迳息城北，又东南入淮，谓之慎口。淮水又东与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于新息县北，东南流，分为二水：一水迳深丘西，又屈迳其南，南派为莲湖水，南流注于淮。淮水又左迆，流结两湖，谓之东、西莲湖矣。淮水又东，右合壑水。水出台沙山，东北迳柴亭西，俗谓之柴水。又东北流，与潭溪水合。水发潭谷，东北流，右会柴水。柴水又东迳黄城西，故弋阳县也。城内有二城，西即黄城也。柴水又东北入于淮，谓之柴口也。淮水又东北，申陂枝水注之。水首受陂水于深丘北，东迳钓台南，台在水曲之中，台北有琴台。又东迳阳亭南，东南合淮。淮水又东迳淮阴亭北，又东迳白城南，楚白公胜之邑也，东北去白亭十里。淮水又东迳长陵戍

南，又东，青陂水注之。分青陂东渎，东南迳白亭西，又南，于长陵戍东，东南入于淮。淮水又东北合黄水。水出黄武山，东北流，木陵关水注之。水导源木陵山，西北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迳晋西阳城南，又东迳光城南，光城左郡治。又东北迳高城南，故弦国也。又东北迳弋阳郡东，有虞丘，郭南有子胥庙。黄水又东北入于淮，谓之黄口。淮水又东北迳褒信县故城南，而东流注也。

又东过期思县北，

县，故蒋国，周公之后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诸，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楚灭之以为县。汉高帝十二年，以封贲赫为侯国。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孙叔敖庙，庙前有碑。淮水又东北，淠水注之。水出弋阳县南垂山。西北流历阴山关，迳二城间，旧有贼难，军所顿防。西北出山，又东北流，迳新城戍东。又东北，得诏虞水口，西北去弋阳虞丘郭二十五里。水出南山，东北流，迳诏虞亭东，而北入淠水。又东北注淮，俗曰白鹭水。

又东过原鹿县南，汝水从西北来注之。

县，即《春秋》之鹿上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执金吾阴乡侯阴识为侯国者也。

又东过庐江安丰县东北，决水从北来注之。

庐江，故淮南也。汉文帝十六年，别以为国。应劭曰：故庐子国也。决水自舒蓼北注，不于北来也。安丰东北注淮者，穷水矣，又非决水，皆误耳。淮水又东，谷水入焉。

水上承富水，东南流，世谓之谷水也。东迳原鹿县故城北，城侧水南。谷水又东迳富陂县故城北，俗谓之成闾亭，非也。《地理志》：汝南郡有富陂县。建武二年，世祖改封平乡侯王霸为富陂侯。《十三州志》曰：汉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阴置，多陂塘以灌稻，故曰富陂县也。谷水又东于汝阴城东南注淮。淮水又东北，左会润水。水首受富陂，东南流为高塘陂，又东，积而为陂，水东注焦陵陂。陂水北出为鲖陂。陂水潭涨，引渎北注汝阴。四周隍堑，下注颍水。焦湖东注，谓之润水，迳汝阴县东，迳荆亭北而东入淮。淮水又东北，穷水入焉。水出六安国安风县穷谷。《春秋左传》：楚救灊，司马沈尹戌与吴师遇于穷者也。川流泄注于决水之右，北灌安风之左，世谓之安风水，亦曰穷水。音戎，并声相近，字随读转。流结为陂，谓之穷陂。塘堰虽沦，犹用不辍，陂水四分，农事用康。北流注于淮。京相璠曰：今安风有穷水，北入淮。淮水又东为安风津，水南有城，故安风都尉治，后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号关洲，盖津关所在，故斯洲纳称焉。《魏书·国志》有曰：司马景王征毌丘俭，使镇东将军、豫州刺史诸葛诞从安风津先至寿春。俭败，与小弟秀藏水草中，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斩之，传首京都，即斯津也。

又东北至九江寿春县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又东，颍水从西北来流注之。

淮水又东，左合沘口，又东迳中阳亭北，为中阳渡，水流

浅碛，可以厉也。淮水又东流与颍口会。东南迳苍陵城北，又东北流迳寿春县故城西。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庐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汉高帝四年，为淮南国，孝武元狩六年，复为九江焉。文颖曰：《史记·货殖列传》曰：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是为三楚者也。淮水又北，左合椒水，水上承淮水，东北流迳虵城南，又历其城东，亦谓之清水，东北流，注于淮水，谓之清水口者，是此水焉。

又东过寿春县北，肥水从县东北流注之。

淮水于寿阳县西北，肥水从城西而北入于淮，谓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县，右出东南流，迳城父县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县，故焦夷之地。《春秋左传》：昭公九年，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矣。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杜预曰：此时改城父为夷，故《傅》实之者也。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则濮水即沙水兼称，得夏肥之通目矣。汉桓帝永寿元年，封大将军梁冀孙桃为侯国也。夏肥水自县，又东迳思善县之故城南，汉章帝章和三年②，分城父立。夏肥水又东为高陂，又东为大漴陂。水出分为二流：南为夏肥水，北为鸡陂。夏肥水东流，左合鸡水，水出鸡陂，东流为黄陂，又东南流积为茅陂，又东为鸡水。《吕氏春秋》曰：宋人

有取道者，其马不进，投之鸡水是也。鸡水右会夏肥水，而乱流东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迳山硖中，谓之硖石。对岸山上结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马迹，世传淮南王乘马升仙所在也。今山之东南石上，有大小马迹十余所，仍今存焉。淮水又北迳下蔡县故城东，本州来之城也。吴季札始封延陵，后邑州来，故曰延州来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迁于州来，谓之下蔡也。淮之东岸，又有一城，即下蔡新城也。二城对据，翼带淮渍。淮水东迳八公山北，山上有老子庙。淮水历潘城南，置潘溪戍，戍东侧潘溪，吐川纳淮，更相引注。又东迳梁城，临侧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迤为湄湖。淮水又右纳洛川于西曲阳县北，水分阎溪，北绝横塘，又北迳萧亭东。又北，鹊甫溪水入焉。水出东鹊甫谷，西北流迳鹊甫亭南，西北流注于洛水。北迳西曲阳县故城东，王莽之延平亭也。应劭曰：县在淮曲之阳，下邳有曲阳，故是加西也。洛涧北历秦墟，下注淮，谓之洛口。《经》所谓淮水迳寿春县北，肥水从县东北注者也。盖《经》之谬矣。考川定土，即实为非，是曰洛涧，非肥水也。淮水又北迳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汉高祖五年，项羽自垓下从数百骑，夜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左陷大泽，汉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及之于斯县者也。按《地理志》，王莽之阴陆也。后汉九江郡治。时多虎灾，百姓苦之。南阳宗均为守，退贪残，进忠良，虎悉东渡江。

又东过当涂县北，過水从西北来注之。

淮水自莫邪山，东北迳马头城北，魏马头郡治也，故当涂县之故城也。《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县即其地也。《地理志》曰：当涂，侯国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阳反者公孙勇等，汉以封之，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东北，濠水注之。水出莫邪山东北溪。溪水西北引渎，迳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经》所谓蒗𦳝渠也。淮之西有平阿县故城，王莽之平宁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为侯国。《郡国志》曰：平阿县有涂山，淮出于荆山之左，当涂之右，奔流二山之间，而扬涛北注也。《春秋左传》：哀公十年，大夫对孟孙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曰：涂山在寿春东北。非也。余按《国语》曰：吴伐楚，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聘，且问之。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其骨专车，此为大也。盖丘明亲承圣旨，录为实证矣。又按刘向《说苑·辨物》，王肃之叙孔子廿二世孙孔猛所出先人书《家语》，并出此事。故涂山有会稽之名。考校群书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盖周穆之所会矣。淮水于荆山北，過水东南注之。又东北迳沛郡义城县东。司马彪曰：后隶九江也。

又东过钟离县北，

《世本》曰：钟离，嬴姓也。应劭曰：县，故钟离子国也，楚

灭之以为县。《春秋左传》所谓吴公子光伐楚，拔钟离者也。王莽之蚕富也。豪水出阴陵县之阳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测所穷，言穴也钟乳，所未详也。豪水东北流迳其县西，又屈而南，转东，迳其城南，又北历其城东，迳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东，迳夏丘县南。又东，涣水入焉。水首受蒗𦼮渠于开封县。《史记》：韩厘王二十一年，使暴戴救魏，为秦所败，戴走开封者也。东南流迳陈留北，又东南，西入九里注之[3]。涣水又东南流，迳雍丘县故城南，又东迳承匡城，又东迳襄邑县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葬，故号襄陵矣。《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即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会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湿，徙县于襄陵，更为襄邑。王莽以为襄平也。汉桓帝建和元年，封梁冀子胡狗为侯国。《陈留风俗传》曰：县南有涣水，故《传》曰：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尚书》所谓厥篚织文者也。涣水又东南迳巳吾县故城南，又东迳鄫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经》书，晋韩厥帅师伐郑，鲁仲孙蔑会齐、曹、邾、杞，次于鄫。杜预曰：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鄫城。涣水又东南迳鄢城北、新城南，又东南，左合明沟，沟水自蓬洪陂东南流，谓之明沟，下入涣水。又迳亳城北，《帝王世纪》曰：穀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十三州志》曰：汉武帝分穀熟置。《春秋》：庄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说

奔亳者也。涣水东迳穀熟城南，汉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为侯国。又东迳杨亭北。《春秋左氏传》：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师于杨梁，以报晋之取郑也。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阳东南三十里，有故杨梁城，今曰阳亭也。俗名之曰缘城，非矣。西北去梁国八十里。涣水又东迳沛郡之建平县故城南。汉武帝元凤元年④，封杜延年为侯国，王莽之田平也。又东迳酂县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会诸侯及齐世子光于鄌。今其地鄌聚是也。王莽之酂治矣。涣水又东南迳费亭南，汉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国曹腾为侯国。腾字季兴，谯人也。永初中，定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涣水又东迳铚县故城南，昔吴广之起兵也，使葛婴下之。涣水又东，苞水注之，水出谯城北白汀陂。陂水东流迳酂县南，又东迳郸县故城南。汉景帝中元年，封周应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单城也，音多。又东迳嵇山北，嵇氏故居。嵇康本姓奚，会稽人也。先人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以为姓，盖志本也。《嵇氏谱》曰：谯有嵇山，家于其侧，遂以为氏。县，魏黄初中，文帝以酂、城父、山桑、铚置谯郡，故隶谯焉。苞水东流入涣。涣水又东南迳蕲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甀乡也。汉高帝破黥布于此，县，旧都尉治，王莽之蕲城也。水上有古石梁处，遗基尚存。涣水又东迳穀阳县，左会八丈故渎。渎上承洨水，南流注于涣。涣水又东迳穀阳戍南，又东南迳穀阳故城东北，右与解水会。水上承县西南解

塘。东北流迳穀阳城南，即穀水也。应劭曰：城在穀水之阳。又东北流注于涣。涣水又东南迳白石戍南。又迳虹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蕲水于蕲县，东南流迳穀阳县，八丈故渎出焉。又东合长直故沟，沟上承蕲水，南会于洨。洨水又东南流迳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县曰育城。应劭曰：洨水所出，音绞，经之绞也。洨水又东南，与涣水乱流而入于淮。故应劭曰：洨水南入淮。淮水又东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县西南潼陂，县故临淮郡之属县，王莽改曰成信矣。南迳沛国夏丘县，绝蕲水。又南迳夏丘县故城西，王莽改曰归思也。又东南流，迳临潼戍西，又东南至巉石西，南入淮。淮水又东迳浮山，山北对巉石山。梁氏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淮水又东迳徐县南，历涧水注之。导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绝蕲水，迳历涧戍西，东南流注于淮。淮水又东，池水注之。水出东城县，东北流，迳东城县故城南。汉以数千骑追羽，羽帅二十八骑引东城，因四隤山，斩将而去，即此处也。《史记》：孝文帝八年，封淮南厉王子刘良为侯国。《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池水又东北流历二山间，东北入于淮，谓之池河口也。淮水又东，蕲水注之。水首受睢水于穀熟城东北，东迳建城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长沙定王子刘拾为侯国。王莽之多聚也。蕲水又东南，迳蕲县，县有大泽乡。陈涉起兵于此，篝火为狐鸣处也。南则洨水出焉。

蕲水又东南，北八丈故渎出焉；又东流，长直故沟出焉。又东入夏丘县，东绝潼水，迳夏丘县故城北，又东南迳潼县南，又东流入徐县，东绝历涧，又东迳大徐县故城南，又东注于淮。淮水又东历客山，迳盱眙县故城南。《地理志》曰：都尉治。汉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刘蒙之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匡武。淮水又东迳广陵淮阳城南，城北临泗水，阻于二水之间。《述征记》，淮阳太守治，自后置戍，县亦有时废兴也。

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

淮、泗之会，即角城也。左右两川，翼夹二水，决入之所，所谓泗水也。

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

淮水右岸即淮阴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术向九江，将东奔袁谭，路出斯浦，因以为名焉，又东迳淮阴县故城北，北临淮水。汉高帝六年，封韩信为侯国。王莽之嘉信也。昔韩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处也。城东有两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回数百步，高十余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阴，信王下邳，盖投金增陵以报母矣。东一陵即信母冢也。县有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县城临江。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县为一都之会，故曰江都也。县有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也。子胥但配食耳，岁三祭，与五岳同。旧江水道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

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楚、汉之间为东阳郡。高祖六年为荆国，十一年为吴城，即吴王濞所筑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广陵。王莽更名，郡曰江平，县曰定安。城东水上有梁，谓之洛桥。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故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敏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者也。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迳山阳城西，即射阳县之故城也。应劭曰：在射水之阳。汉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项缠为侯国也。王莽更之曰监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为山阳公，治此，十七年为王国。城，本北中郎将庾希所镇。中渎水又东，谓之山阳浦；又东入淮，谓之山阳口者也。

又东，两小水流注之。

淮水左迳泗水国南，故东海郡也。徐广《史记音义》曰：泗水，国名，汉武帝元鼎四年初置，都凌。封常山宪王子思王商为国。《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为水顺，凌县为生凌。凌水注之。水出凌县，东流迳其县故城东，而东南流注于淮，实曰凌口也。应劭曰：凌水出县西南入淮，

即《经》之所谓小水者也。

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

应劭曰：淮崖也。盖临侧淮渎，故受此名。淮水迳县故城东，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淮水于县枝分，北为游水，历朐县与沭合。又迳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之东门。崔琰《述初赋》曰：倚高舻以周眄兮，观秦门之将将者也。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苍梧徙此，云山上犹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叙《述初赋》，言郁洲者，故苍梧之山也。心悦而怪之。闻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观焉。见一道人独处，休休然不谈不对，顾非已及也。即其《赋》所云：吾夕济于郁洲者也。游水又北迳东海利成县故城东，故利乡也。汉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阳共王子婴为侯国，王莽更之曰流泉。游水又北历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县东南。《尚书》曰：尧畴咨四岳得舜，进十六族，殛鲧于羽山，是为梼杌，与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谓之四凶。鲧既死，其神化为黄熊，入于羽渊，是为夏郊，三代祀之。故《连山易》曰：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游水又北迳祝其县故城西。《春秋经》书：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左传》：定公十年，公及齐平，会于祝其，实夹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犹亭。县之东有夹口浦。游水左迳琅邪计斤县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后徙莒，有盐官，故世谓之南莒也。

游水又东北迳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所见东北倾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游水又东北迳纪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齐伐莒，莒子奔纪鄣。莒之妇人，怒莒子之害其夫，老而托纺焉。取其纑而夜縋，縋绝，鼓噪，城上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齐遂入纪。故纪子帛之国。《穀梁传》曰：吾伯姬归于纪者也。杜预曰：纪鄣，地二名。东海赣榆县东北有故纪城，即此城也。游水东北入海，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由是出。《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北入海。《尔雅》曰：淮别为浒。游水亦枝称者也。

【注释】

①元帝无元延年号。据熊会贞考，复阳置县在宣帝元康元年。

②查章帝章和仅二年，此处错误待考。

③此句有脱误。

④元凤系昭帝年号，武帝误。

【译文】

淮水发源于南阳郡平氏县胎簪山，往东北流过桐柏山，

《山海经》说：淮水发源于余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尚书》提到在桐柏山疏导淮水。《地理志》说：南阳平氏县，就是王莽的平善。《风俗通》说：南阳平氏县的桐柏山，大复山在它的东南，是淮水的发源地。淮，是均衡的意思。《春秋说题辞》说：淮，就是使水势保持均衡。《释名》说：淮，意思是围，就是说围绕扬州北界，往

东直达大海。《尔雅》说:浐,就是水滨。但淮水和醴水都从同一个源头流出,西流就是醴水,东流就是淮水。水在地下潜流了三十余里,从桐柏山的大复山南麓东流而出,山口就叫阳口,水南就是复阳县。阚骃说:复阳县就是胡阳的乐乡,宣帝元康元年(前65)设县,因位于桐柏山、大复山之南,所以称为复阳。《东观汉记》说:朱祐少时是孤儿,被送回复阳刘氏外公家抚养。山南有淮源庙,庙前有石碑,是南阳郭苞所立;此处还有两块碑,都是汉延熹年间(158～167)的太守和县令所造,文辞粗鄙拙劣,几乎令人不能卒读。《水经》说:往东北流过桐柏山。淮水又往东流经义阳县。县城南对固成山,山上有水,奔泻直下数丈,波涛滚滚,倾注于山坞间,形成一口巨井,称为石泉水,北流注入淮水。淮水又流经义阳县老城南边,这是义阳郡的治所,世人称为白茅城,城呈圆形而不方正。阚骃说:晋泰(太)始年间(265～274),划出南阳郡东部边邑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四县设置义阳郡,郡治在安昌城。《太康记》、《晋书·地道记》也都有义阳郡,就以南阳属县义阳为郡名。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把这地方封给北地都尉卫山,立为侯国,有九渡水注入。九渡水发源于鸡翅山,溪涧弯弯曲曲,沿溪有九个渡口。很像零阳的九渡水,所以也叫九渡。溪东山上有一条水,从山顶下流出,宽约数丈的急流,从几百丈的高崖一泻而下,注入深渊,远望像是飞动的白绢。涧水往下注入九渡水;九渡水又往北流,注入淮水。

往东流过江夏郡平春县北边,

淮水继续往东流,汇合了油水。油水发源于县境西南的油溪,往东北流经平春县老城南边。汉章帝建初四年(79),把这地方封给他的儿子刘全,立为王国。油水又转弯往东流,岸北有个土洞,口径约一尺,一道泉流滔滔地向下奔泻了三丈,流入油水;乱流折向南方,然后又往东北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北流,经过城阳县老城南边。汉高帝十二年(前195),把城阳封给定侯奚

意，立为侯国，这就是王莽的新利，也就是魏城阳郡的治所。淮水又往东北流，与大木水汇合，大木水发源于西北的大木山，晋车骑将军祖逖从陈留携带家眷来避难，就住在这里。水往东流，经过城阳县北边，往东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北流，在左边汇合了湖水。沿着水边溯流往西南走，到山溪尽处，就是它的源头了。淮水又往东流，经过安阳县老城南边。古时这里是江国，姓嬴，现在那地方还有个江亭。《春秋》：文公四年（前 623），楚人灭了江国，秦伯穿上白衣，搬出宫室住到郊外去，说道：盟国灭亡了，虽然不能相救，怎敢不起怜悯之心呢？到了汉时才设县。文帝八年（前 172），把那地方封给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勃，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均夏。淮水又往东流，到浉口汇合浉水。浉水发源于南方的大溃山，往东北流，两边汇合三条支流，乱流往北注入浉水。浉水又往北流，经过贤首山西边，又往北流，折向东南，流经仁顺城南边，此城旧时是义阳郡的治所——义阳郡是从南阳郡分出来的。晋泰（太）始（265～274）初年，把它封给安平献王司马孚的长子司马望。原治所在石城山上，因为梁害怕外敌侵逼才迁到这里。梁司州刺史马仙琕没有守住，被魏夺取，置为郢州。从前常珍奇从悬瓠派了三千兵马来援救义阳行事庞定光，屯兵于浉水。浉水往东南流经金山北边；金山上树木不生，峰峦层沓峻峭。浉水继续往东流，经过义阳老城北边，城在山上，凭倚山岭而建，周围三里，是该郡昔时的治所。城南十五步，城门对面有一泓天然井泉，周围百余步，深一丈。浉水往东流经钟武县老城南边，这原是江夏的属县，就是王莽的当利县。又往东流经石城山北边，山极高峻。《史记》说：魏进攻冥阨；《音义》说：冥阨，有人说在鄳县葙山；按《吕氏春秋》，冥阨是九塞之一。浉水流经鄳县老城南边。建武年间（25～56），世祖封邓邯为鄳侯。按苏林说：鄳，音盲。浉水又往东流经七井冈南边，又往东北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流，到了谷口。谷水发源于南方的鲜金山，往北流，有瑟水注入。瑟水发

源于西南方的具山，往北流经光淹城东边，然后往北流经青山以东、罗山以西——民间叫仙居水——往东北流，注入谷水。谷水往东北流，注入淮水。

又往东流过新息县南边，

淮水往东流，经过旧时的息城南边。《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前712），郑、息不睦，息侯伐郑，被郑伯打败。淮水又往东流经浮光山北边。浮光山又名扶光山，就是弋阳山，出产名贵的宝玉及黑石，可以做棋子。山峰倒映于长淮，常有光辉。淮水又往东流，经过新息县老城南边。应劭说：息后来向东方迁徙，所以加新字叫新息，就是王莽的新德，光武帝十九年（43）把这地方封给马援，立为侯国。外城北门内，有新息长贾彪庙，庙前有石碑：朝南还有魏汝南太守程晓碑。魏太和年间（477～499），蛮人田益宗归顺效忠，于是就设置东豫州，任命田益宗为刺史。淮水继续往东流，汇合了慎水。慎水发源于慎阳县西边，往东流经慎阳县老城南边，慎阳就是因水而得名的。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将慎阳封给栾说，立为侯国。颍阴刘陶当县长时，大力推行政事和教化，因而道不拾遗。后来刘陶因病辞官，童谣唱道：心里郁郁不乐，怀念我们的刘君。他什么时候再来呵？使我们百姓安宁！他是如此受到人民的怀念。应劭说：慎水发源于此，往东北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流，汇聚成燋陂；陂水又往东南流，就是上慎陂；又往东流是中慎陂；又往东南流是下慎陂，都同鸿却陂的水一起散流。这片陂塘上口引入淮水，左边连结鸿陂。汉成帝时，翟方进上奏朝廷毁去此陂。建武年间（25～56），汝南太守邓晨立意修复，知道许伟君熟悉水脉，就请他来商议。许伟君说：成帝采纳翟方进建议毁堤后，不久就梦见自己上了天，天帝发怒道：你怎敢毁坏我洗龙的深潭！从此老百姓就得不到水利的好处了。当时童谣说：有个翟子威，毁坏我塘堤。一反又一覆，塘堤该修复。贤明的知府兴工修复废弃的陂塘，童谣里的话就要应验了。于是指派了

都水掾筑塘四百余里，百姓都受到水利之益。塘水散流，往下与慎水汇合，然后往东南流经息城北边，又往东南注入淮水，汇流处叫慎口。淮水继续往东流，与申陂水汇合。此水上口在新息县承接申陂，往东南流，分成两条：一条流经深丘西边，然后转弯流经丘南；南支即莲湖水，往南流注入淮水。淮水又向左岸分支流出，把两口湖连结起来，称为东莲湖和西莲湖。淮水又往东流，在右边汇合了壑水。壑水发源于台沙山，往东北流过柴亭西边，俗称柴水；又往东北流，与潭溪水汇合。潭溪水发源于潭谷，往东北流，在右边与柴水汇合。柴水又往东流经黄城西边，就是旧时的弋阳县。城内又有二城，西边就是黄城。柴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淮水，汇流处叫柴口。淮水又往东北流，有申陂的支流注入。这条支流上口在深丘以北引入陂水，往东流经钓台南边，钓台就在水湾中间，北面是琴台。又往东流经阳亭南边，往东南与淮水汇合。淮水又往东流过淮阴亭北边；又往东流经白城南边，这里原是楚国白胜公的食邑，东北离白亭十里。淮水又往东流经长陵戍南边，又往东流，有青陂水注入。陂水分出青陂东渎，往东南流经白亭西边，又往南流，在长陵戍东边往东南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北流，汇合了黄水。黄水发源于黄武山，往东北流，有木陵关水注入；木陵关水发源于木陵山，往西北流，注入黄水。黄水又往东流经晋西阳城南边，又往东流经光城南边，这是光城左郡的治所。又往东北流经高城南边，这里是昔时的弦国。又往东北流经弋阳郡东边，这里有虞丘，城南有子胥庙。黄水又往东北注入淮水，汇流处叫黄口。淮水又往东北流，经过褒信县旧城南边，往东方流去。

又往东流过期思县北边，

期思县就是旧时的蒋国，是周公后裔的居地。《春秋》：文公十年(前 617)，楚王在孟诸打猎，期思公复遂当右司马。楚国并吞了蒋国，设置为县。汉高帝十二年(前 195)，把这地方封给贲

赫，立为侯国。城内西北角，有楚国宰相孙叔敖庙，庙前有碑。淮水又往东北流，有淠水注入，淠水发源于弋阳县南垂山，往西北流经阴山关，流过二城中间。从前因盗匪为患，有军队在这里驻防。溪涧往西北流出山间，然后转向东北，流经新城戍东边；又往东北流，有诏虞水口，水口西北距弋阳虞丘郭二十五里。诏虞水发源于南山，往东北流经诏虞亭东边，往北注入淠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淮水，俗称白鹭水。

又往东流过原鹿县南边，汝水从西北流来注入。

原鹿县就是《春秋》所说的鹿上。《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宋人召集鹿上之盟，要求楚国同意诸侯参加。建武十五年(39)，世祖将该县改封给侍中、执金吾阴乡侯阴识，立为侯国。

又往东流过庐江郡安丰县东北，决水从北方流来注入。

庐江，就是旧时的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分立为国。应劭说：就是旧时的庐子国。决水是从舒蓼往北流注，而不是从北方流来的。在安丰往东北注入淮水的是穷水，也不是决水，《水经》都弄错了。淮水又往东流，谷水注入。谷水上流承接富水，往东南流，世人称为谷水。往东流经原鹿县老城北边，城在南岸水滨。谷水又往东流，经过富陂县老城北边，俗称成间亭，是搞错了的。按《地理志》，汝南郡有富陂县，建武二年(26)，世祖改封平乡侯王霸为富陂侯。《十三州志》说：汉和帝永元九年(97)，分汝阴而置，因为陂塘很多，可以灌溉水稻，所以称为富陂县。谷水又往东流，在汝阴城东南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北流，在左边汇合了润水。润水上口引入富陂的水，往东南流就是高塘陂，又往东流，积聚成陂塘。水流往东注入焦陵陂，陂水北出就是鲖陂。陂水上涨时，循水渠往北流向汝阴，流经四周的护城河，然后注入颍水。焦湖往东流，称为润水，流经汝阴县东边，流过荆亭北边，往东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北流，有穷水注入。穷水发源于六安国安风县的穷谷。《春秋左传》：楚国援救灊，司马沈尹戌与吴军在穷相

遇。川流泄注于决水的右岸，往北灌溉安风县左边，世人称为安风水，又叫穷水。穷，音戎，读音相近，于是字也随读音而转了。水流积聚成陂塘，称为穷陂。堤塘虽然湮没了，但水仍在发挥作用。陂水四方分用，耕作农田带来丰收。塘水往北流，注入淮水。京相璠说：现在安风有穷水，往北流入淮水。淮水又往东流，就是安风津。水南有城，是旧时安风都尉的治所，后来建立了霍丘戍。淮水中央有个沙洲，俗称关洲，因为设有水路关口，洲也因而得名。《魏书·国志》有一段话说：司马景王征讨毌丘俭，派遣镇东将军、豫州刺史诸葛诞从安风津先到寿春。毌丘俭战败，和小弟秀躲藏在水草里。安风津都尉管区平民张属杀了他，把首级传送到京城。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渡口。

又往东北到九江郡寿春县西边，沘水、泄水汇合后往北注入。又往东流，颍水从西北方流来注入。

淮水继续往东流，左岸在沘口汇合了沘水；又往东流经中阳亭北边，就是中阳渡，石滩水浅，可以涉水过河。淮水又往东流，汇合于颍口，往东南流经苍陵城北边，又往东北流经寿春县老城西边。楚考烈王就是从陈迁到这里的。秦始皇设置九江郡，治所就在寿春县，因为还有庐江、豫章等地划入该郡，因而以九江为郡名。汉高帝四年(前 203)，这里是淮南国；孝武帝元狩六年(前 117)，又恢复为九江。文颖说：《史记·货殖列传》说：淮水以北，沛、陈、汝南、南郡是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是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这就是三楚。淮水又往北流，在左边汇合了椒水。椒水上流承接淮水，往东北流经虵城南边，又流过城东，也叫清水，然后往东北流去，注入淮水。清水口一名，就是因此而来的。

又往东流过寿春县北边，肥水从该县东北流来注入。

淮水流到寿阳县西北，肥水从城西而来，往北注入淮水，汇流处叫肥口。淮水又往北流，夏肥水注入。夏肥水上流从城父县

承接沙水，向右边流出，往东南流经城父县老城南边。城父就是王莽的思善。城父县从前是焦夷的地区。《春秋左传》：昭公九年（前533），楚公子弃疾把许人迁徙到夷，以充实城父的人口。他划过州来、淮北的田来添补城父，伍举把田分给许男。杜预说：那时把城父改名为夷，所以《左传》要交代一下。然丹把城父人迁到陈，划过夷濮西的田来添补它——这里说的是夷在濮水以西的田亩。照此看来，濮水也就是沙水的别名，而夏肥则是通称了。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将城父封给大将军梁冀的孙子梁桃，立为侯国。夏肥水又从城父县往东流，经过思善县老城南边，思善县是汉章帝章和三年从城父分出设县的。夏肥水又往东流是高陂，又往东流是大漴陂，出陂后水流分为两条：南流是夏肥水，北流是鸡陂。夏肥水往东流，在左边汇合了鸡水。鸡水出自鸡陂，往东流就是黄陂，又往东南流，积聚成为茅陂，又往东流就是鸡水。《吕氏春秋》说：宋人有个过路的，所乘的马不肯前进，就把它投入鸡水。鸡水在右边与夏肥水汇合，乱流往东奔泻，都注入淮水。淮水继续往北流，穿过山峡，称为硖石。两边对岸山上，筑了两座城来防守这航道上的要地。西岸山上有马脚印，民间传说这是淮南王乘马升仙的地方。如今山岭东南岩上，有大大小小的马脚印十多处仍然存在。淮水又往北流，经过下蔡县老城东边，这本是州来的城。吴季札初封于延陵，以后又封于州来，所以叫延州来。《春秋》哀公二年（前493），蔡昭侯自新蔡迁到州来，于是又叫下蔡。淮水东岸还有一座城，就是下蔡新城。这两座城互相对峙，各据于淮水的两岸。淮水往东流经八公山北边，山上有老子庙。淮水流经潘城南边，设有潘城戍。这个边防城堡东濒潘溪，潘溪下注淮水，淮水升涨则倒灌，顺逆往来交互相通。又往东流经梁城，城在淮水旁，水左有湄城；淮水向左分支流出就是湄湖。到西曲阳县北，淮水又在右边接纳了洛川。川流分出一条叫阎溪，北流穿过横塘，又往北流经萧亭东面，又往北流，有鹊甫溪水注入。

鹊甫溪水发源于东鹊甫谷，往西北流经鹊甫亭南边，往西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往北流经西曲阳县老城东边，就是王莽的延平亭。应劭说：西曲阳县是在淮曲之阳；因为下邳也有曲阳，所以称为西曲阳。洛涧往北流经秦墟，往下注入淮水，汇流处叫洛口。《水经》说淮水流经寿春县北边，肥水从县城东北注入，却弄错了。核查河流及其所经的地域，与实地相对照并非如此——这是洛涧，不是肥水。淮水又往北流经莫邪山西边，山南有阴陵县老城。汉高祖五年(前202)，项羽从垓下带了几百人马连夜奔驰渡淮，到阴陵迷了路，往左行陷入大泽。汉将灌婴带了五千人马直追到该县方才追上。按《地理志》，这就是王莽的阴陆，也是后汉九江郡的治所。当时多虎灾，百姓深以为苦。南阳宗均当太守，赶走贪官暴吏，任用忠良之士，于是老虎全都渡江东去。

又往东流过当涂县北边，濄水从西北流来注入。

淮水从莫邪山往东北流经马头城北，这是魏马头郡的治所，也是旧时当涂的老城。《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的女儿，不以私事妨碍公事，自辛至甲，一连四日为治水而往来奔走。所以江淮一带的风俗，以辛、壬、癸、甲这四日作为嫁女娶亲的日子。禹墟在山的西南面，当涂县就在那地方。《地理志》说：当涂是侯国，魏不害在圉当守尉，追捕淮阳谋反的公孙勇等人，汉就把这地方封给他；王莽改名为山聚。淮水又往东北流，有濠水注入，濠水发源于莫邪山东北的溪涧，溪水往西北引入沟水，流经禹墟北面，又往西流，注入淮水。淮水继续往北流，有沙水注入，就是《水经》所说的蒗荡渠。淮水西有平阿县老城，就是王莽的平宁。建武十三年(37)，世祖把这地方改封给耿阜，立为侯国。《郡国志》说：平阿县有涂山，淮水从荆山左边、当涂右边流出，在两山之间奔流，激起滚滚波涛往北流去。《春秋左传》：哀公十年(前485)，大夫对孟孙说：禹在涂山大会诸侯，手执玉帛的与会者多达万国。杜预说：涂山在寿春东北。他弄错了。我按《国语》说：吴攻

楚，掘毁会稽，获得大骨，骨节可以装一辆车子。吴子的使者前来修好和问候，客人握着骨头问道：请问哪种骨头最大？仲尼说：我听说古时禹在会稽山召集群神，防风氏迟到，禹把他杀了，他的骨头可以装满一辆车子，这骨头算是很大了。左丘明亲耳听到圣人的话，他的记载是确凿的证据。又按刘向《说苑·辨物》，王肃叙述孔子廿二世孙孔猛出示祖先的《家语》，也提到这件事。所以涂山也有会稽这名字，但考证各种典籍及地方上的土名，又怀疑并非此地。这可能是周穆王会战的地方。淮水流到荆山北面，濄水往东南注入淮水。又往东北流，经过沛郡义城县东边。司马彪说：义城县以后隶属九江郡。

又往东流过钟离县北边，

《世本》说：钟离，姓嬴。应劭说：钟离县是旧时钟离子国，楚把它灭了，设置为县。《春秋左传》就说到吴公子光伐楚，攻下钟离。钟离也就是王莽的蚕富。豪水发源于阴陵县的阳亭北边，小弯处有个石洞，深不可测，听说洞中有钟乳，详情不清楚。豪水往东北流经钟离县西边，又转向南方，往东流经城南，又往北流经城东，经过小城，北流注入淮水。淮水继续往东流，经过夏丘县南边；又往东流，有涣水注入，涣水上流在开封县承接蒗荡渠。《史记》：韩厘王二十一年（前 275），派遣暴鸢去援魏，被秦打败，暴鸢逃向开封。涣水往东南流经陈留北边，又往东南流，又有一条支流……注入。涣水又往东南流，经过雍丘县老城南边，又往东流经承匡城，又往东流经襄邑县老城南边。从前这是宋承匡、襄牛一带地方，宋襄公就葬在这里，所以叫襄陵。《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前 353），宋景敾、卫公孙仓联合齐军包围我国襄陵。十八年（前 352），惠成王因韩军在襄陵打败诸侯军，齐侯派遣楚景舍来求和，就是这地方。西边有承匡城，就是《春秋》所说的在承匡会合。秦始皇因承匡地势低洼潮湿，把县治迁到襄陵，改名为襄邑。王莽时称为襄平。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把襄陵

封给梁冀的儿子胡狗，立为侯国。《陈留风俗传》说；县南有涣水。所以该书又说：睢水、涣水之间是创制礼乐法度的地方，皇帝的郊坛、宗庙、御服都是在这里制定出来的。就是《尚书》里所说的：竹篮里装的绫绵编织成花纹入贡。涣水又往东南流，经过巳吾县老城南边，又往东流过鄫城北边。《春秋》：襄公元年（前 572）《经》文里记载，晋国韩厥率兵征讨郑国，鲁国仲孙篾与齐、曹、邾、杞诸侯军相会合，就在鄫歇宿。杜预说：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鄫城。涣水又往东南流过鄢城北边、新城南边，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明沟——沟水从蓬洪陂往东南流，称为明沟——往下注入涣水。又流经亳城北边。《帝王世纪》说：穀熟即南亳，是商汤的国都。南亳，《十三州志》说：汉武帝分穀熟而设置。《春秋》：庄公十二年（前 682），宋公子御说逃奔到亳，涣水往东流经穀熟城南。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把穀熟封给更始帝之子歆，立为侯国。又往东流过杨亭北边。《春秋左氏传》：襄公十二年（前 561），楚子囊、秦庶长无地伐宋，进军杨梁，以报复晋国攻郑国。京相璠说：这是宋的地方。现在睢阳东南三十里还有杨梁旧城，今名阳亭。俗称缘城是不对的。此城西北距梁国八十里。涣水又往东流，经过沛郡建平县老城南边。汉昭帝元凤元年（前 80），把建平封给杜延年，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田平。又往东流过酇县老城南边。《春秋》：襄公十年（前 563），襄公在鄌会见诸侯和齐世子光，那地方就是今天的鄌聚，也就是王莽的酇治。涣水又往东南流经费亭南。汉建和元年（147），把这地方封给中常侍沛国曹腾，立为侯国。曹腾字季兴，谯人。永初年间（107～113），确定桓帝的政策，封亭侯，此城就是他的食邑。涣水又往东流经铚县老城南边。从前吴广起兵，派遣葛婴攻下此城。涣水又往东流，有苞水注入。苞水发源于谯城北面的白汀陂，陂水往东流经酇县南边，又往东流经郸县老城南边。汉景帝中元元年（前 149），将这地方封给周应，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单城——单，读作多。又往

东流经嵇山北边，这是嵇氏的故居。嵇康本姓奚，会稽人。嵇氏祖先从会稽迁徙到谯郡的铚县，改姓为嵇，以稽字上部作为姓氏，以表示其原籍。《嵇氏谱》说：谯有嵇山，在山边定居下来，就以山为姓氏。魏黄初年间(220～226)，文帝以酂、城父、山桑、铚设置谯郡，所以铚县隶属于谯。苞水往东流注入涣水后，涣水继续往东南流，经过蕲县老城的南边。蕲县，《地理志》说：就是旧时的甀乡。汉高帝在这里打败了黥布。蕲县从前是都尉治所，就是王莽的蕲城。古时水上有石桥，遗址还在。涣水又往东流经穀阳县，在左边汇合了八丈故读，此渠上承洨水，往南注入涣水。涣水又往东流经穀阳戍南，又往东南流经穀阳老城东北，在右边与解水汇合。解水上流承接穀阳县西南的解塘，往东北流经穀阳城南边，就是穀水。应劭说：城在穀水之阳。又往东北流，注入涣水。涣水又往东南流经白石戍南边，又流经虹城南边，汇合了洨水。洨水上流在蕲县承接蕲水，往东南流经穀阳县。八丈故渎就从这里分支流出。又往东流，汇合了长直故沟。故沟上承蕲水，南流与洨水汇合。洨水又往东南流过洨县老城北边。县内有垓下聚，就是汉高祖大败项羽的地方。王莽改县名为肴城。应劭说；这是洨水的发源地。洨，音绞，把经纱绞合的绞。洨水再往东南流，与涣水一同乱流注入淮水。所以应劭说：洨水南流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流到巉石山，有潼水注入。潼水上口承接潼县西南的潼陂。潼县旧时是临淮郡的属县，王莽改名为成信。南流经沛国的夏丘县，横穿过蕲水，又南流经夏丘县老城西边，王莽改名为归思。又往东南流经临潼戍西边；又往东南流到巉石西边，然后南流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流过浮山。浮山北对巉石山。梁氏天监年间(502～519)，在两山间筑堰，违逆了天地的心意，背离了人神的愿望，当然要被洪水冲垮了。淮水又往东流经徐县南边，有历涧水注入。历涧水自徐城西北的徐陂引出，南流横穿过蕲水，经历涧戍西，往东南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流，有池水注入。

池水发源于东城县，往东北流经东城县老城南边。汉军以骑兵数千追击项羽，项羽率领二十八名骑兵去东城，利用四隤山地势杀了几名汉将突围而去，就是这地方。《史记》孝文帝八年(前172)，将它封给淮南厉王的儿子刘良，立为侯国。《地理志》：王莽将它改名为武城。池水往东北流经二山间，往东北注入淮水，汇流处叫池河口。淮水继续往东流，有蕲水注入。蕲水在穀熟城东北上承睢水，往东流经建城县老城北边。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将这地方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刘拾，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多聚。蕲水又往东南流经蕲县，县内有大泽乡，陈涉在这里起兵，就是篝火发出狐鸣的地方。南面是洨水所出处。蕲水又往东南流，北八丈故渎从这里流出。又往东流，长直故沟从这里流出；又往东流入夏丘县，往东穿过潼水，流过夏丘老城北边，又转向东南流经潼县南边，又往东流进入徐县，东穿历涧，然后往东流经大徐县老城南边，往东注入淮水。淮水又往东流经客山，流过盱眙县老城南边。《地理志》说：盱眙是都尉治所。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封给江都易王的儿子刘蒙之，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匡武。淮水又往东流，经过广陵淮阳城南边。此城北濒泗水，被阻隔于二水之间。《述征记》说：这是淮阳太守治所，以后设置边防城堡，县也时立时废。

又往东北流，到下邳郡淮阴县西边，泗水从西北流来注入。

淮水与泗水汇合的地方有城，就是角城。川流在角城左右两侧流过，城被夹在两水中间；泗水入淮的地方，就是所谓泗口。

又往东流过淮阴县北边，中渎水出自白马湖，往东北注入淮水。

淮阴坐落在淮水右岸，城西二里有公路浦。从前袁术(字公路)去九江，即将往东投奔袁谭，途经此浦，因而得名。又往东流经淮阴县老城北边，此城北濒淮水。汉高帝六年(前201)，将淮阴封给韩信，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嘉信。从前韩信去下乡，曾在这里钓鱼。城东有两座坟，西面就是漂母坟，周围几百步，高十余

丈。从前漂母在淮阴送饭给韩信吃，韩信封王于下邳时，赠金给漂母，又扩建她的坟墓，以报她的一饭之恩。东边是韩信母亲墓，县内有中渎水，上口在广陵郡江都县承接江水，县城濒江。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江都县是一都中人文荟萃之地，所以叫江都。县内有江水祠，俗称伍相庙，不过伍子胥在庙中只是处于附带享祭的地位。祭祀每年三次，与五岳相同。这是大江的旧水道。从前吴将伐齐，在北方称霸中国，就从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在城下掘深沟，称为韩江，又叫邗溟沟，从大江往东北通射阳湖，就是《地理志》所渭渠水。此沟往西北流向末口，注入淮水。永和(345～356)以后，江都水断流了。此水上流承接欧阳埭，把江水引入堰中，由此去广陵城六十里。广陵在楚、汉对峙时是东阳郡，高祖六年(前201)是荆国，十一年(前196)是吴城，城是吴王濞所筑。景帝四年(前153)改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又改为广陵，王莽再次改名，郡称江平，县名定安。城东水上有桥，叫洛桥。中渎水从广陵北面的武广湖东边、陆阳湖西边流过，两湖东西相距五里，水就从两湖中间流出，下注樊梁湖。旧水道向东北伸展，到博芝、射阳二湖，往西北从夹邪直通到山阳。到了永和年间(345～356)，苦于湖中水路多风，因此陈敏凿穿樊梁湖北口，往下注入津湖过渡，渡湖十二里，才到津湖北口，由此可直达夹邪。兴宁年间(363～365)又因津湖多风，又从湖的南口沿东岸二十里凿渠通北口，自此以后，行旅就不再从湖里走了。所以蒋济《三州论》说：淮水离津湖曲折而遥远，水行陆行道路不同，不能到达山阳，陈敏因而开凿运河，又凿马濑，百里渡湖。从广陵取道山阳白马湖，经过山阳城西边，就是射阳县老城。应劭说：城在射水北边。汉高祖元年(前206)，将该县封给楚左令尹项缠，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监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39)，封他的儿子刘荆为山阳公，治所就在这里，十七年升格为王国。此城原由北中郎将庾希镇守。中渎水又往东流，经过一处地方叫山阳浦，又往东注入淮

水，汇流处叫山阳口。

又往东流，有两条小水流来注入。

淮水左边流经泗水国南，就是旧时的东海郡。徐广《史记音义》说：泗水是国名，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开始设置，定都于凌，封给常山宪王的儿子思王商，立为王国。《地理志》说：王莽把泗水郡改名为水顺，把凌县改名为生凌。凌水在这里注入。凌水发源于凌县，往东流经老城东边，然后往东南注入淮水，汇流处叫凌口。应劭说：凌水发源于凌县西南部，流注入淮水，就是《水经》里说的小水。

又往东流到广陵郡淮浦县，注入大海。

应劭说：淮浦就是淮水岸边，因为濒临淮水，所以叫淮浦。淮水流经淮浦县老城东边，王莽改名为淮敬。淮水在县内分出支流，北流的是游水，流过朐县与沭水汇合，又流经朐山西边，山旁有朐县老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在朐县海上立石，作为秦的东门。崔琰《述初赋》说：凭倚着高高的船头环顾四方，眺望着巍峨雄伟的秦门。东北方海中有个大岛，称为郁洲。《山海经》说郁山坐落在大海之中，说此山是从苍梧移到这里来的，山上还有南方的草木。现在是郁州的治所，所以崔季珪在《述初赋》的序中，说郁洲从前是苍梧的山峰，心里喜欢它又感到好奇，闻说山上有修仙者的石室，于是就前往参观。看到有个道人悠然独处，不开口也不答话，看来是无法接近他的。这就是赋中所说的：晚间我渡海到郁洲。游水又往北流，经过东海郡利成县老城东边，就是旧时的利乡。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将该县封给城阳共王的儿子婴，立为侯国，王莽改名流泉。游水又往北流经羽山西。《地理志》说：羽山在祝其县东南。《尚书》说：从前尧征询四岳，才得到舜，他起用十六族，在羽山杀了鲧——就是梼杌。鲧与驩兜、三苗、共工罪状相同，所以世人称为四凶。鲧死后灵魂化作黄熊，投入羽渊，是夏代郊祭的地方，三代都祭祀他。所以

《连山易》说：有崇伯鲧潜伏在羽山的荒野。游水又往北流经祝其县老城西边。《春秋经》载：夏天，定公在夹谷会见齐侯。《左传》：定公十年（前500），定公与齐议和，在祝其相会晤——祝其就是夹谷。服虔说：这个地方有两个地名。王莽改名为犹亭。县东有夹口浦。游水左岸流经琅玡计斤县老城西边。《地理志》说：莒子开始时是在这里兴起的，后来迁到莒，那里驻有盐官，所以世人称为南莒。游水又往东北流过赣榆县北边，县城东濒大海。山上有秦始皇碑，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来时，涨到石碑上方三丈，潮退时降为三尺。看得见一块向东倾斜的石碑，长一丈八尺，宽五尺，厚三尺八寸，碑上刻有十二字，排成一行。游水又往东北流经纪鄣老城南边。《春秋》昭公十九年（前523），齐伐莒，莒子逃奔到纪鄣。莒有个女人愤恨莒子害了她的丈夫，到了老年，她寄身纪鄣纺织，拿了麻，乘夜从城头放下，放到了头就呐喊起来，城上的人也跟着呐喊。莒共公吓得打开西门逃走，于是齐军就进入纪鄣城内。纪鄣就是旧时纪子帛的封国。《穀梁传》说：我们的伯姬出嫁于纪。杜预说：纪鄣，这地方有两个地名。东海赣榆县东北有个老纪城，就是这座城。游水往东北流，注入大海。从前吴国的燕岱常在大海划船，害怕波涛险恶，转而沿河来往，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地理志》说：游水从淮浦北边入海。《尔雅》说：淮水分支流出是浒水。游水也是支流名。

水经注卷三十一

滍水　淯水　㶏水　瀙水
溱水　洸水　涢水

【题解】

卷三十一记载了七条河流，包括两个水系，淯水和涢水为今汉江水系，其余滍、㶏、瀙、溱、洸五水均为淮河水系。

淯水在卷二十九《均水》的《题解》中已经说明，此水即从南阳盆地南流的白水。经文说："南过邓县东，南入于沔。"三国魏荆州邓县在今襄樊市之北，所以古今河道尚未大变。

涢水今仍称涢水，它从大洪山源地南流，在刘家隔附近汇合北河，在新沟注入汉江。《水经》说它"又东南入于夏"，并不直接入汉。郦道元在注文中解释它最后分成两条："东通溠水，西入于沔。"但这个地区的河湖，古今变化甚大，夏水到底是什么河流也存在疑问，所以古代的具体情况已无法论证。

洸水是汝水的支流，现在称为洪河。经文和注文都说它在定颍县注入汝水。定颍县即今河南省西平县。

溱水也是汝水的支流，现在已成为汝河的正源。瀙水是溱水的北支，原来在瀙阳（今河南省遂平县以东）与溱水汇合，但现在这里建有宿鸭湖水库，河道已有变化。

㶏水是颍水的支流,《水经》说它发源于㶏强县南泽中,三国㶏强县在今临颍县以东的瓦店一带,与今颍河正源相去甚远,但郦道元在注文中纠正《水经》"㶏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这是正确的。㶏水实际上就是今颍河正源。

滍水今名沙河,也是颍水支流,它发源于伏牛山和外方山之间,东流经漯河市,到周口市注入颍河。

【原文】

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

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故张衡《南都赋》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尧山。尧山在太和川太和城东北,滍水出焉。张衡《南都赋》曰:其川渎则滍、澧、藥、涢,发源岩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总括急趣,箭驰风疾者也。滍水又历太和川,东迳小和川。又东,温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源奇发,炎热特甚。阚骃曰:县有汤水,可以疗疾。汤侧又有寒泉焉,地势不殊,而炎凉异致,虽隆火盛日,肃若冰谷矣。浑流同溪,南注滍水。滍水又东迳胡木山,东流又会温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势奇毒,痾疾之徒,无能澡其冲漂,救痒者咸去汤十许步别池,然后可入。汤侧有石铭云:皇女汤,可以疗万疾者也。故杜彦达云:然如沸汤,可以熟米,饮之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饮,多少自在。四十日后,身中万病愈,三虫死。学道遭难逢危,终无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赋》所谓汤谷涌其后者也。然宛县有紫

山,山东有一水,东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湛然冲满,无所通会,冬夏常温,世亦谓之汤谷也。非鲁阳及南阳之县故也①。张平子广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滍水又东,房阳川水注之。水出南阳雉县西房阳川,北流注于滍。滍水之北,有积石焉,世谓女灵山。其山平地介立,不连冈以成高;峻石孤峙,不托势以自远。四面壁绝,极能灵举,远望亭亭,状若单楹插霄矣。北面有如颓落,劣得通步,好事者时有扳陟耳。滍水又与波水合。水出霍阳西川大岭东谷,俗谓之歇马岭,川曰广阳川,非也。即应劭所谓孤山,波水所出也。马融《广成颂》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迳蛮城下,盖蛮别邑也。俗谓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于白亭东,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称也。是故阚骃有东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滍水又东迳鲁阳县故城南,城即刘累之故邑也。有鲁山,县居其阳,故因名焉。王莽之鲁山也。昔在于楚,文子守之,与韩遘战,有返景之诚。内有南阳都乡正卫为碑。滍水右合鲁阳关水,水出鲁阳关外分头山横岭下夹谷,东北出,入滍。滍水又东北合牛兰水。水发县北牛兰山,东南迳鲁阳城东,水侧有汉阳侯焦立碑。牛兰水又东南与柏树溪水合。水出鲁山北峡谷中,东南流迳鲁山西,而南合牛兰水。又东南迳鲁山南。阚骃曰:鲁阳县,今其地鲁山是也。水南注于滍。滍水东迳应城南,故应乡也,应侯之国。《诗》所谓应侯顺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谓之小滍水。水出鲁阳县南彭山蚁坞东麓,北流迳彭

山西。下有彭山庙，庙前有彭山碑，汉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长立。彭水迳其西北、汉安邑长尹俭墓东。冢西有石庙，庙前有两石阙，阙东有碑，阙南有二狮子相对，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两石羊，中平四年立。彭水又东北流，直应城南而入滍。滍水又左合桥水，水出鲁阳县北恃山，东南迳应山北，又南迳应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县之应乡也。周武王封其弟为侯国。应劭曰：《韩诗外传》称，周成王与弟戏，以桐叶为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无戏言。王乃应时而封，故曰应侯乡，亦曰应乡。按《吕氏春秋》云：成王以桐叶为圭，封叔虞，非应侯也。《汲郡古文》，殷时已有应国，非成王矣。战国范睢所封邑也，谓之应水。滍水又东迳犨县故城北。《左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出于鱼齿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郑，次于鱼陵，涉于鱼齿之下，甚雨，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矣。所涉即滍水也。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冈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门表壍上起石桥，历时不毁。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谘是诹。盖仕自安帝，没于桓后。于时阍阉擅权，五侯暴世，割剥公私，以事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颂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许为？石至千春，不若速朽，

苞墓万古，只彰诮辱。呜呼，愚亦甚矣！滍水又东，犨水注之，俗谓之秋水，非也。水有二源。东源出其县西南践犊山东崖下，水方五十许步，不测其深，东北流迳犨县南，又东北屈迳其县东，而北合西源水。西源出县西南颇山北阜下，东北迳犨城西，又屈迳其县北，东合右水，乱流北注于滍。汉高祖入关，破南阳太守吕齮于犨东，即于是地，滍水之阴也。滍水又东南迳昆阳县故城北。昔汉光武与王寻、王邑战昆阳，败之。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皆乘尸而度矣。

东北过颍川定陵县西北，又东过郾县南，东入于汝。

滍水东迳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于定陵城北，东入汝。郾县在南，不得过。

淯水出弘农卢氏县支离山，东南过南阳西鄂县西北，又东过宛县南，

淯水导源，东流迳郦县故城北。郭仲产曰：郦县故城在支离山东南。郦，旧县也。《三仓》曰：樊、邓、郦。郦有二城，北郦也，汉祖入关，下淅郦，即此县也。淯水又东南流历雉县之衡山，东迳百章郭北。又东，鲁阳关水注之。水出鲁阳县南分水岭，南水自岭南流，北水从岭北注，故世俗谓此岭为分头也。其水南流迳鲁阳关，左右连山插汉，秀木干云，是以张景阳诗云：朝登鲁阳关，峡路峭且深。亦司马芝与母遇贼处也。关水历雉衡山西南，迳

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节迎光烈皇后于淯阳。俊发兵三百余人，宿卫皇后道路，归京师。盖税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饰洁，相传名皇后浴室，又所幸也。关水又西南迳雉县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阳者，逢二童，曰舀、曰被。二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飞，化为双雉。光武获雉于此山，以为中兴之祥，故置县以名焉。关水又屈而东南流，注于淯。淯水又东南流，迳博望县故城东。郭仲产曰：在郡东北百二十里，汉武帝置。校尉张骞，随大将军卫青西征，为军前导，相望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骞为侯国。《地理志》南阳有博望县，王莽改之曰宜乐也。淯水又东南迳西鄂故城东。应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昔刘表之攻杜子绪于西鄂也。功曹柏孝长闻战鼓之音，惧而闭户，蒙被自覆，渐登城而观，言勇可习也。淯水又南，洱水注之。水出弘农郡卢氏县之熊耳山。东南迳郦县北，东南迳房阳城北。汉哀帝四年，封南阳太守孙宠为侯国。俗谓之房阳川。又迳西鄂县南，水北有张平子墓。墓之东，侧坟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文，篆额是崔瑗之辞。盛弘之、郭仲产并云：夏侯孝若为郡，薄其文，复刊碑阴为铭。然碑阴二铭，乃是崔子玉及陈翕耳，而非孝若，悉是隶字，二首并存，尝无毁坏。又言墓次有二碑，今惟见一碑，或是余夏景驿途，疲而莫究矣。水南道侧有二石楼，相去六七丈，双跱齐竦，高可丈七八，柱圆围二丈有余，石质青绿，光可以鉴。其上栾栌承栱，雕

檐四注,穷巧绮刻,妙绝人工。题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阳西鄂人,有三女无男,而家累千金。父没当葬,女自相谓曰:先君生我姊妹,无男兄弟,今当安神玄宅,翳灵后土,冥冥绝后,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钱五百万,一女筑墓,二女建楼,以表孝思。铭云:墓楼东,平林下,近坟墓。而不能测其处所矣。洱水又东南流,注于淯水,世谓之肄水。肄、洱声相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三水,洱水其一焉,东南至鲁阳入沔是也。淯水又南迳预山东,山上有神庙,俗名之为独山也。山南有魏车骑将军黄权夫妻二冢,地道潜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树者也。淯水又西南迳史定伯碑南,又西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谓之瓜里渡。自宛道途,东出堵阳,西道方城。建武三年,世祖自堵阳西入,破虏将军邓奉怨汉掠新野,拒瓜里,上亲搏战,降之夕阳下,遂斩奉。《郡国志》所谓宛有瓜里津、夕阳聚者也。阻桥,即桓温故垒处。温以升平五年与范汪众军北讨所营。淯水又西南迳晋蜀郡太守邓义山墓南,又南迳宛城东。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灭申以为县也。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刘善曰: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荆州刺史治,故亦谓之荆州城。今南阳郡,治大城。其东城内有旧殿基,周二百步,高八尺,陛阶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殿基,周百步,高五尺,盖更始所起

也。城西三里，有古台，高三丈余，文帝黄初中，南巡行所筑也。淯水又屈而迳其县南，故《南都赋》所言，淯水荡其胸者也。王莽地皇二年，朱鲔等共于城南会诸将，设坛燔燎，立圣公为天子于斯水上。《世语》曰：张绣反，公与战，败，子昂不能骑，进马于公，而昂遇害。《魏书》曰：公南征至宛，临淯水，祠阵亡将士，歔欷流涕，众皆哀恸。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县北紫山，南迳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于秦为贤大夫，所谓迷虞智秦者也。梅溪又迳宛西吕城东。《史记》曰：吕尚先祖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受封于吕，故因氏为吕尚也。徐广《史记音义》曰：吕在宛县，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吕忿为吕城侯，疑即此也。又按新蔡县有大吕、小吕亭，而未知所是也。梅溪又南迳杜衍县东，故城在西。汉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为侯国，王莽更之曰闰衍矣。土地垫下，湍溪是注，古人于安众堨之，令游水是潴。谓之安众港。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颍阳侯祭遵西击邓奉弟终，破之于杜衍，进兵涅阳者也。梅溪又南，谓之石桥水，又谓之女溪，而左注淯水。淯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国志》所谓南阳宛县有南就聚者也。郭仲产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汉时邓禹等归乡饯离处也。盛弘之著《荆州记》，以为三公置。余按淯水左右旧有二澨，所谓南澨、北澨者，水侧之渍。聚在淯阳之东北，考古推地则近矣。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后汉末有范曾，字子闵，为大将军司

马，讨黄巾贼，至此祠，为蠡立碑，文勒可寻。夏侯湛之为南阳，又为立庙焉。城东有大将军何进故宅，城西有孔嵩旧居。嵩字仲山，宛人，与山阳范式有断金契。贫无养亲，赁为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车把臂曰：子怀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贱役晨门，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赞曰：仲山通达，卷舒无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

又屈南过淯阳县东，

淯水又南入县，迳小长安。司马彪《郡国志》曰：县有小长安聚。谢沈《汉书》称：光武攻淯阳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长安，与甄阜战，败于此。淯水又西南迳其县故城南。桓帝延熹七年，封邓秉为侯国。县，故南阳典农治，后以为淯阳郡，省郡复县，避晋简文讳，更名云阳焉。淯水又迳安乐郡北。汉桓帝建和元年，封司徒胡广为淯阳县安乐乡侯。今于其国立乐宅戍。郭仲产《襄阳记》曰：南阳城南九十里，有晋尚书令乐广故宅。广字彦辅，善清言，见重当时。成都王，广女婿，长沙王猜之。广曰：宁以一女而易五男？犹疑之，终以忧殒。其故居今置戍，因以为名。

又南过新野县西，

淯水又南入新野县，枝津分派，东南出，隰衍苞注，左积为陂，东西九里，南北十五里。陂水所溉，咸为良沃。淯水又南与湍水会，又南迳新野县故城西。世祖之败小长安也，姊元遇害。上即位，感悼姊没，追谥元为新野节义

长公主，即此邑也。晋咸宁二年，封大司马扶风武王少子歆为新野郡公，割南阳五属——棘阳、蔡阳、穰、邓、山都封焉。王文舒更立中隔，西即郡治，东则民居，城西傍淯水。又东与朝水合。水出西北赤石山，而东南迳冠军县界，地名沙渠。又东南迳穰县故城南，楚别邑也。秦拔鄢郢，即以为县。秦昭王封相魏冉为侯邑，王莽更名曰农穰也。魏荆州刺史治。朝水又东南，分为二水。一水枝分东北，为樊氏陂，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昔在晋世，杜预继信臣之业，复六门陂，遏六门之水，下结二十九陂。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见六门碑。六门既陂，诸陂遂断。朝水又东迳朝阳县故城北，而东南注于淯水。又东南与棘水合，水上承堵水。堵水出棘阳县北山，数源并发，南流迳小堵乡，谓之小堵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宫从上击堵乡。东源方七八步，腾涌若沸，故世名之腾沸水。南流迳于堵乡，谓之堵水。建武三年，祭遵引兵南击董䜣于堵乡。以水氏县，故有堵阳之名也。《地理志》曰：县有堵水，王莽曰阳城也。汉哀帝改为顺阳。建武二年，更封安阳侯朱祐为堵阳侯。堵水于县，堨以为陂，东西夹冈，水相去五六里，古今断冈两舌，都水潭涨，南北十余里，水决南溃，下注为湾。湾分为二，西为堵水，东为荥源。堵水参差，流结两湖。故有东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导，其水枝分，东南至会口入比。是以《地理志》，比

水、堵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称故也。二湖流注，合为黄水，惟所受焉。迳棘阳县之黄淳聚，又谓之为黄淳水者也。谢沈《后汉书》：甄阜等攻光武于小长安东，乘胜南渡黄淳水，前营背阻两川，谓临比水，绝后桥，示无还心。汉兵击之，三军溃，溺死黄淳水者二万人。又南迳棘阳县故城西。应劭曰：县在棘水之阳，是知斯水为棘水也。汉高帝七年，封杜得臣为侯国。后汉兵起，击唐子乡，杀湖阳尉，进拔棘阳。邓晨将宾客会光武于此县也。棘水又南迳新野县，历黄邮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进击秦丰，先拔黄邮者也，谓之黄邮水，大司马吴汉破秦丰于斯水之上。其聚落悉为蛮居，犹名之为黄邮蛮。棘水自新野县东，而南流入于淯水，谓之为力口也。棘、力声相近，当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从读变，若世以棘子木为力子木是也。淯水又东南，迳士林东，戍名也，戍有邸阁。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畴三千许顷也。

南过邓县东，

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淯水右合浊水，俗谓之弱沟。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南流迳邓县故城南。习凿齿《襄阳记》曰：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又东迳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方俗名之为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迳邓塞东，又迳鄾城东，古鄾子国也。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鄾人

夺其币，即是邑也。司马彪以为邓之鄾聚矣。

南入于沔。

㶏水出㶏强县南泽中，东入颍。

㶏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东流注于颍水，而乱流东南，迳临颍县西北，小㶏水出焉。东迳临颍县故城北。㶏水又东迳㶏阳城北，又东迳㶏强县故城南，建武二年，世祖封扬化将军坚镡为侯国。㶏水东为陶枢陂。余按㶏阳城在㶏水南，然则此城正应为㶏阴城；而有㶏阳之名者，明在南犹有㶏水，故此城以阳为名矣。颍水之南有二渎。其南渎东南流，历临颍亭西，东南入汝，今无水也，疑即㶏水之故渎矣。汝水于奇雒城西，别东派，时人谓之大㶏水。东北流，枝渎右出，世谓之死汝也。别汝又东北迳召陵城北，练沟出焉。别汝又东，汾沟出焉。别汝又东，迳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俗音粪。汾水自别汝东注，而为此陂。水积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许。渎左合小㶏水。水上承狼陂南流，名曰巩水。青陵陂水自陂东注之。东回又谓之小㶏水，而南流注于大㶏水。大㶏水取称，盖藉㶏沿注，而总受其目矣。又东迳西华县故城南，又东迳汝阳县故城北，东注于颍。

濯水出汝南吴房县西北奥山，东过其县北，入于汝。

县西北有棠谿城，故房子国。《春秋》：定公五年，吴王阖闾弟夫槩奔楚，封之于棠谿，故曰吴房世。汉高帝八年，封庄侯杨武为侯国。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歙子煇为棠谿侯。山溪有白羊渊，渊水旧出山羊，汉武帝元封二年，

白羊出此渊，畜牧者祷祀之。俗禁拍手，尝有羊出水，野母惊拍，自此绝焉。渊水下合瀷水。瀷水东迳瀷阳县故城西，东流入滍水，乱流迳其县南。世祖建武二十八年，封吴汉孙旦为侯国。其水又东入于汝水。

滍水出㵐阴县东上界山，

《山海经》谓之视水也。郭景纯《注》，或曰，视宜为滍，出葴山。许慎云：出中阳山，皆山之殊目也。而东与泌水合，水出㵐阴县旱山，东北流注滍。滍水又东北，杀水出西南大熟之山，东北流入于滍。滍水又东，沦水注之，水出宣山，东南流注滍水。滍水又东得奥水口。水西出奥山，东入于滍水也。

东过吴房县南，又东过瀷阳县南，

应劭曰：瀷水出吴房县，东入滍。县之西北，即两川之交会也。

又东过上蔡县南，东入汝。

㵐水出㵐阴县西北扶予山，东过其县南，

《山海经》曰：朝歌之山，㵐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荥。《经》书扶予者，其山之异名乎？荥水上承堵水，东流，左与西辽水合，又东，东辽水注之。俱导北山，而南流注于荥。荥水又东北，于㵐阴县北，左会㵐水，其道稍西，不出其县南。其故城在山之阳，汉光武建武中，封岑彭为侯国。汉以为阳山县。魏武与张绣战于宛，马名绝景，为流矢所中，公伤右臂，引还㵐阴，即是地也。城之东有马仁陂。郭仲产曰：陂在比阳县西五十里，盖地百顷，其所周

溉田万顷，随年变种，境无俭岁。陂水三周其隍，故渎自隍西南而会于比，沅水不得复迳其南也。且邑号沅阴，故无出南之理，出南则为也阳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沅水又东北，澧水注之。水出雉衡山，东南迳建城东。建，当为卷，字读误耳。《郡国志》云：叶县在卷城，其水又东流入于沅。沅水东北迳于东山西，西流入沅[②]。沅水之左即黄城山也。有溪水出黄城山，东北迳方城。《郡国志》曰：叶县有方城。郭仲产曰：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黄城也，及于东，通为方城矣。世谓之方城山水，东流注沅水。故《圣贤冢墓记》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盖于此也。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滍水，达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山曰方城，指此城也。沅水又东北历舞阳县故城南，汉高祖六年，封樊哙为侯国也。

又东过西平县北，

县，故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方睦于齐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汉宣帝甘露三年，封丞相于定国为侯国。王莽更

之曰新亭。《晋太康地记》曰:县有龙泉水,可以砥砺刀剑,特坚利,故有坚白之论矣。是以龙泉之剑,为楚宝也。县出名金,古有铁官。

又东过郾县南,

郾县故城,去此远矣,不得过。

又东过定颍县北,东入于汝。

汉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县,置定颍县。顺帝永建元年,以阳翟郭镇为尚书令,封定颍侯,即此邑也。

涢水出蔡阳县,

涢水出县东南大洪山,山在随郡之西南,竟陵之东北。槃基所跨,广圆百余里。峰曰悬钩,处平原众阜之中,为诸岭之秀。山下有石门。夹鄣层峻,岩高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又得钟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钟乳,凝膏下垂,望齐冰雪。微津细液,滴沥不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穷深,以穴内常有风热,无能经久故也③。涢水出于其阴,初流浅狭,远乃广厚,可以浮舟栰,巨川矣。时人以涢水所导,故亦谓之为涢山矣。涢水东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东北流经于涢,谓之小涢水。而乱流东北,迳上唐县故城南,本蔡阳之上唐乡,旧唐侯国。《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两肃霜马,子常欲之,弗与,止之三年。唐人窃马而献之,子常归唐侯是也。涢水又东,均水注之。水出大洪山,东北流迳土山北,又东北流入于涢水。涢水又屈而东南流。

东南过随县西,

县，故随国矣。《春秋左传》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者也。楚灭之以为县，晋武帝太康中，立为郡。有溠水出县西北黄山，南迳瀙西县西，又东南，瀙水入焉。瀙水出桐柏山之阳。吕忱曰：水在义阳。瀙水东南迳瀙西县西，又东南注于溠。溠水又东南迳随县故城西，《春秋》：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随，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军临于随，谓此水也。水侧有断蛇丘，随侯出而见大蛇中断，因举而药之，故谓之断蛇丘。后蛇衔明珠报德，世谓之随侯珠，亦曰灵蛇珠。丘南有随季梁大夫池，其水又南与义井水合。水出随城东南，井泉尝涌溢而津注，冬夏不异，相承谓之义井，下流合溠。溠水又南流注于涢。涢水又会于支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东流注于涢。涢水又迳随县南、随城山北而东南注。

又南过江夏安陆县西，

随水出随郡永阳县东石龙山，西北流，南回，迳永阳县西，历横尾山，即《禹贡》之陪尾山也。随水又西南至安陆县故城，西入于涢，故郧城也。因冈为墉，峻不假筑。涢水又南迳石岩山北，昔张昌作乱，于其下笼彩凤以惑众。晋太安二年，镇南将军刘弘遣牙门皮初，与张昌战于清水。昌败，追斩于江涘。即《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败楚于柏举，从之，及于清发。盖涢水兼清水之目矣。又东南流而右会富水。水出竟陵郡新市县东北大阳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阳，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东，而南迳三王城东。前汉末，王匡、王凤、王常所

屯，故谓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文字阙落，不可复识。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谓之大泌水也。又西南流迳杜城西，新市县治也。《郡国志》以为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陆县立。又王匡中兴初，举兵于县，号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东南流，于安陆界左合土山水，世谓之章水。水出土山，南迳随郡平林县故城西，俗谓之将陂城，与新市接界，故中兴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号。又南流，右入富水；富水又东入于涢。涢水又迳新城南。永和五年，晋大司马桓温筑。涢水又会温水，温水出竟陵之新阳县东泽中。口径二丈五尺，垠岸重沙，端净可爱。靖以察之，则渊泉如镜；闻人声，则扬汤奋发，无所复见矣。其热可以烰鸡。洪测百余步，冷若寒泉。东南流注于涢水。又右得潼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县西北潼山，东南流迳其县南，县治石潼故城，城圆而不方。东入安陆，注于涢水。

又东南入于夏。

涢水又南分为二水，东通溳水，西入于沔，谓之涢口也。

【注释】

①此句颇为费解。宛与鲁阳同为南阳郡属县，怎能说“非鲁阳及南阳之县”？文中可能有脱误，姑变通译出。

②此句上有脱文，译者姑按己意补足之。

③“风热”，《疏》作“风势”，又下有“火”字。

【译文】

滍水发源于南阳郡鲁阳县西边的尧山，

尧的后代子孙刘累，拿了龙肉给帝孔甲吃，孔甲又向他要龙，而龙却没有了；刘累害怕，就迁徙到鲁县去。他在西山建立尧祠，山就叫尧山。所以张衡《南都赋》说：遵循孝道，奉祀先帝，在尧山建立唐祠。尧山在太和川太和城东北，滍水就发源在这里。张衡《南都赋》说：此处的水有滍、澧、蒳、涢，发源于岩穴之间，分布很广，河阔水盛，汇成巨流，湍急奔腾，势如疾风飞箭。滍水又流过太和川，东经小和川；又往东流，有温泉水注入。温泉水出自北山阜，水源很奇特，七道山泉一齐涌出，热不可挡。阚骃说：县里有汤水，可以治病。温泉旁边又有寒泉，地势并无不同，而一热一冷却迥然互异，虽然在赤日炎炎的酷暑，却寒气森然，有如冰谷一般。二泉混合同流于一溪，南流注入滍水。滍水又东经胡木山，往东流，又在温泉口汇合一水。此水发源于北山阜，烫得出奇，有皮肤病的人去洗澡治疮，在滚烫的泉水涌出处是吃不消的，须到离温泉十来步的另一口池中，才能入水。温泉旁有碑文说：皇女汤，可以治百病。所以杜彦达说：像火烧沸汤，煮得熟米饭，喝了能愈百病。道士在这里清身沐浴，一日喝三次水——喝多少随各人心意——四十日后，身上百病俱愈，三虫死尽。温泉还能坚定人们的精神和意志，学道时碰到种种危难，也不会懊悔了。这就是《南都赋》中说的：后面有温泉在谷中腾涌。但宛县有紫山，紫山东边有一条水，东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水静而满，没有别的支流汇合和相通，温度冬夏不变，人们也称为汤谷。但这汤谷不在鲁阳，而是在南阳的属县宛县。张平子是浮泛地描述这地区所见的事物，显然指的不是这里。滍水又往东流，有房阳川水注入。房阳川水发源于南阳雉县西面的房阳川，北流注入滍水。滍水以北有一座山，岩石层层叠叠，人们称为女灵山，此山在平地上孤峰屹立，不凭借连冈之助而巍然高入天际；峭峻的石峰孑然耸峙，不依托山势而独自远上重霄。石山四面都是绝壁，姿态极其轻灵地拔起，远望亭亭玉立，宛如一根擎天巨柱。北面好

像要崩塌似的，勉强才可侧足，喜欢冒险的人常有去攀登的。滍水又与波水汇合，波水发源于霍阳西川大岭东面的山谷，俗称此岭为歇马岭，称平原为广阳川，这都不对。这座山岭即应劭所谓的孤山，波水就发源在这里。马融《广成颂》说：以波水的小港汊来浸灌。水又往南流经蛮城下，这是蛮人的别邑，俗称麻城，其实不对。波水又往南流，在白亭以东分为三条水流，往南注入滍水。滍水自此以下也兼有波水的通称。所以阚骃有往东北到定陵注入汝水这样的文句。滍水又往东流，经过鲁阳县老城南边，此城就是刘累的旧城。有鲁山，鲁阳县就在山南，所以叫鲁阳，也就是王莽的鲁山县。鲁阳从前在楚国境内，文子守城，与韩国交战，斗志昂扬，他挥舞干戈，竟使西斜的太阳返回中天。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为碑。滍水在右边汇合了鲁阳关水，此水发源于鲁阳关外分头山横岭下的峡谷，往东北出谷，注入滍水。滍水又往东北流，汇合了牛兰水。牛兰水发源于县北的牛兰山，往东南流经鲁阳城东面，水边有汉阳侯焦立碑。牛兰水又往东南流，与柏树溪水汇合。柏树溪水发源于鲁山北面的峡谷中，往东南流经鲁山西面，然后南流与牛兰水汇合。牛兰水又往东南流经鲁山南边。阚骃说：鲁阳县，地点就在今天的鲁山。水往南流，注入滍水。滍水往东流经应城南面，就是旧时的应乡，应侯的封国。《诗经》说的应侯顺德，就指这里。彭水在这里注入滍水，彭水俗称小滍水，发源于鲁阳县以南彭山蚁坞东麓，往北流经彭山西，山下有彭山庙，庙前有彭山碑，是汉桓帝元嘉三年(153)杜仲长所立。彭水流经彭山庙西北边、汉安邑长尹俭墓东边。墓西有石庙，庙前有两座石阙，阙东有碑，阙南有两只石狮在两旁对坐，南面有石碣两块，石柱西南有两只石羊，是中平四年(187)所立。彭水又往东北流，经过应城南注入滍水。滍水又在左边汇合了桥水。桥水发源于鲁阳县北面恃山，往东南流经应山北面，又往南流经应城西面。《地理志》说：这就是从前父城县的应乡，周武王把这里封给他的

弟弟，立为侯国。应劭说：《韩诗外传》里谈到周成王和弟弟做游戏，用桐叶作圭，说：我把它封给你。周公说：天子说话不能开玩笑，于是成王就应时而受封了，所以那地方就叫应侯乡，也叫应乡。按《吕氏春秋》说：成王以桐叶作圭，所封的是叔虞，而不是应侯。《汲郡古文》载，殷时就已有应国，那就不是成王时才有的了。战国时这是范雎的封邑，水称应水。滍水又往东流经犨县老城北边。《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冬，楚公子围派伯州犁在犨建城，就是这地方。水从鱼齿山下流出。《春秋》：襄公十八年（前555），楚国讨伐郑国，在鱼陵歇宿，在鱼齿山下涉水过河。当时正下大雨，楚军很多人都冻坏了，民伕几乎死尽。晋人听说楚军来了，师旷说：没关系，我蓦然唱起《北风》，接着又唱《南风》，《南风》不强劲，多含死声，楚军必定不会得手的。当时楚军所涉的就是滍水。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墓，墓前还留有墓碑，墓址西边靠着冈城，开了四座门，门口有两头石兽。墓已坍毁，墓碑和石兽也已沉埋或流失了。有人曾掘出一头石兽，还完好无损，样子十分高大雄壮，头部离地大约不到一丈，雕得十分精致。石兽左前腿上刻了辟邪字样。墓门外壕堑上建了石桥，经历漫长的岁月未曾毁坏。墓碑上说：六位皇帝，四位皇后，都来谘询，听取意见。从安帝时开始任职，到桓后时亡故。当时宦官专权，五侯凌虐百姓，掠夺公私财物来满足自己在生或死后的贪欲。封侯为的是表彰有德，立碑是颂扬有功；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又哪里用得着这样做？这样的墓碑与其千载长存，倒不如早点毁掉的好。州苞墓保存到千秋万代，只不过更显得可笑可耻罢了。啊，真也太愚蠢了！滍水继续往东流，汇合了犨水，俗称秋水，这是不对的。犨水有两个源头。东源出自县境西南践犊山东崖下面，水源方圆五十余步，深不可测，往东北流经犨县南，又往东北转弯流经县东，北流与西源水汇合。西源则出自县境西南颇山北面的丘陵下，往东北流经犨城西，然后转弯流经县北，东流与右边的水汇

合，乱流往北注入滍水。汉高祖入关，在犨城东打败南阳太守吕齮，就是在这里，地点在滍水南岸。滍水又往东南流，经过昆阳县老城北面。从前汉光武帝在昆阳与王寻、王邑作战，打败了他们；败兵奔逃时互相践踏，百余里间尽是倒毙的兵卒。这时适逢大雨，滍水猛涨泛滥，连虎豹都怕得发抖，士兵争先恐后地奔向河里渡水，溺死了好几万人，把河水都堵塞了。王邑、严尤、陈茂都是骑马踏着尸体过河的。

往东北流过颍川郡定陵县西北，又往东流过郾县南面，东流注入汝水。

滍水往东流过西不羹亭南面——亭北濒汝水——在定陵城北边东流注入汝水。郾县在南边，不可能从那里流过。

淯水发源于弘农郡卢氏县支离山，往东南流过南阳郡西鄂县西北，又往东流过宛县南面，

淯水发源后往东流，经过郦县老城北面。郭仲产说：郦县老城在支离山东南，这是个旧县址。《三仓》说：樊、邓、郦。郦有二城，这里说的是北郦。汉高祖入关，攻下淅郦，就是此县。淯水又往东南流，经过雉县的衡山，往东流经百章郭北面，又往东流，鲁阳关水注入。鲁阳关水发源于鲁阳县以南的分水岭，南边的水从岭南流，北边的水从岭北流，所以民间把此岭称为分头。南流的水经过鲁阳关，两边峰峦连绵。高耸于天际，茏葱的树木上接云霄，所以张景阳的诗写道：清晨攀登鲁阳关，山峡小径陡又深。这也是司马芝和他的母亲碰到贼兵的地方。关水流过雉衡山西南，流经皇后城西。建武元年(25)，世祖派遣侍中傅俊，持着符节在淯阳迎接光烈皇后，傅俊调兵三百余，一路为皇后警卫，送她回到京城。皇后途中曾在这里歇息过，城也因而得名。山上有个石洞，非常整洁，相传称为皇后浴室，也是她曾到过的地方。关水又往西南流，经过雉县老城南。从前秦文公时，有个叫伯阳的人，碰到两个小孩，一个叫舀，一个叫被。这两个孩子其实是两只雉鸡，

得到雌的可以称霸，得到雄的可以称王。两个孩子蓦然飞了起来，化作两只雉鸡。光武帝在这山上获得雉鸡，以为是中兴的吉兆，所以在这里设县，名为雉县。关水又转向东南，注入淯水。淯水又往东南流，经过博望县老城东边。郭仲产说：博望县在郡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是汉武帝所置。校尉张骞随大将军卫青西征，在前面为大军引路，察看水草，因而水草都不缺乏。元光六年（前129），把博望封给张骞，立为侯国。按《地理志》，南阳有博望县，王莽改名为宜乐。淯水又往东南流，经过西鄂老城东边。应劭说：江夏也有鄂城，所以这里加上西字称西鄂。从前刘表在西鄂攻打杜子绪，功曹柏孝长听到战鼓声，害怕得关上门，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但慢慢地也敢上城观战了，这说明勇气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淯水又往南流，洱水注入。洱水发源于弘农郡卢氏县的熊耳山，往东南流经郦县北边；往东南流经房阳城北边。汉哀帝四年（前 3），把房阳封给南阳太守孙宠，立为侯国。俗称此水为房阳川。洱水又流经西鄂县南边，北岸有张平子墓，墓东靠着坟边有平子碑，碑上文字都是古文，篆文碑额是崔瑗题辞。盛弘之、郭仲产都说：夏侯孝若当太守，觉得碑文粗俗不堪，又在背面刻上铭文。但背面两篇铭文的作者却是崔子玉和陈翕，而不是夏侯孝若，字体都是隶书。两面的碑文都还在，并未毁坏。又说墓旁有两块碑，现在却只见到一块，也许是因我炎夏长途跋涉，困倦不堪，所以没有查明的缘故。洱水南岸路旁有两座石楼，相距六七丈，并肩耸峙，高约一丈七八尺，柱子环绕成圆周，长二丈余。石质青绿，光泽照人。石柱上端的承托支着斗栱，雕檐向四方倾斜，繁雕盛饰，纤丽工巧达到了极点。题记说：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阳西鄂人，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而家里却积聚了千金的资产。父亲死后要安葬时，女儿们商量道：父亲只生了我们三个姐妹，没有兄弟。现在他的灵魂要在墓室里安息，靠后土来庇护了，死后冥冥，用什么来表彰我们已故父亲的德行呢？因此每

人出钱五百万，一个筑墓，两个建楼，来表示自己的孝心。碑铭题着：墓楼东边的树林下，与坟墓邻近。但墓址所在之处已找不到了。洱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淯水，人们称为肄水。肄、洱音近，但字却不对。《地理志》说：发源于熊耳之山的有三条水，洱水就是其中之一，往东南流，到鲁阳注入沔水。淯水又往南流经预山东面，预山俗称独山，山上有神庙，山南有魏车骑将军黄权夫妻的两座坟墓，有地道暗通，坟前有四块墓碑，两块是魏明帝所立，另外两块是他的儿子及下属官吏所立。淯水又往西南流，经过史定伯碑南面，又往西流，是瓜里津。水上有三座古桥，称为瓜里渡。道路从宛东去堵阳，西通方城，建武三年(27)，世祖从堵阳西入，破虏将军邓奉，怨恨汉军掠夺新野，而在瓜里渡抗拒。光武帝亲自出战，终于在夕阳聚打败邓奉，并杀了他。这就是《郡国志》中说的，宛有瓜里津、夕阳聚。阻桥就是旧时桓温营垒的所在地，是升平五年(361)桓温与范汪等人的军队北征时屯驻过的地方。淯水又往西南流，经过晋蜀郡太守邓义山墓南面，又往南流经宛城东面。宛城是从前申伯的都城，楚文王灭申后设立为县。秦昭襄王任命白起做大将，进攻楚国，夺取了郢都，就把这地方设立为南阳郡，改县名为宛。王莽改名，郡称前队，县名南阳。刘善说：这地区在中原南部，地理上居阳位，所以叫南阳。大城西南角，就是古时的宛城；这是荆州刺史的治所，所以也叫荆州城。今天的南阳郡，治所在大城。东城内有旧殿遗址，周围二百步，高八尺，台阶都用青石砌成；大城西北角也有殿基，周围一百步，高五尺，是更始帝所造。城西三里有一座古台，高三丈余，是文帝黄初年间(220～226)南巡时行宫的建筑。淯水又转弯流经县南，所以《南都赋》说：淯水涤荡它的胸怀。王莽地皇二年(21)，朱鲔等人同在城南会见诸将，设坛焚柴祭天，在淯水上立圣公为天子。《世语》说：张绣反，曹操同他作战，打了败仗。他的儿子昂不能骑马，把马献给曹操，他本人于是被杀。《魏书》说：曹公南征至宛，到了

淯水边，祭奠阵亡将士，呜咽涕泣，众人也都很悲恸，淯水又往南流，汇合了梅溪水。梅溪水发源于县北紫山，南流经百里奚故居。百里奚，宛人，在秦国是一位贤良的大夫，所谓在虞胡涂，在秦贤明。梅溪又流经宛西吕城东。《史记》说：吕尚的祖先是四岳，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在虞、夏时受封于吕，因而作为姓氏，名叫吕尚。徐广《史记音义》说：吕在宛县。高后四年(前184)，封她兄弟的儿子吕忿为吕城侯，可能就是这地方。又按新蔡县有大吕亭和小吕亭，不知究竟该是哪一处。梅溪又往南流经杜衍县东边，老城在西边。汉高帝七年(前200)，以杜衍封给郎中王翳，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闰衍。这一带土地低洼，湍急的溪水就向这里流。古人在安众筑堰截流，使流水在这里蓄积起来，叫安众港。世祖建武三年(27)，皇上从宛派遣颍阳侯祭遵西进，攻打邓奉弟邓终，在杜衍把他打得大败，于是向涅阳进军。梅溪又往南流，称为石桥水，又叫女溪，在左边注入淯水。淯水以南，又有南就聚，《郡国志》里所谓南阳宛县有南就聚，就是这地方。郭仲产说：宛城南三十里有个非常卑陋的小城，相沿称为三公城，是汉时邓禹等回乡时饯别的地方。盛弘之著《荆州记》认为是三公所置。我按淯水两岸旧时有二溠，即所谓南溠和北溠，都是水边高地。南就聚在淯阳东北，查考古籍，推定地址，大致上相近。城边有范蠡祠。范蠡，宛人，祠就是他的故居。后汉末年，有个范曾，字子闵，任大将军司马，他征讨黄巾贼时曾到过此祠，并为范蠡立碑，文字还依稀可辨。夏侯湛当南阳太守时，又为他立庙。城东有大将军何进故宅，城西有孔嵩旧居。孔嵩字仲山，宛人，和山阳范式交谊很深。孔嵩很穷，无力供养父母，被雇用为喝道的兵丁，派去迎接范式。范式下车挽着他的胳膊说：你心怀大道，却沦落与兵卒为伍，多么令人痛惜啊！孔嵩说：侯嬴曾当监门的贱役，对于卑下的职位，古人不以为耻，有什么可痛惜的呢？所以对孔嵩的赞词说：仲山豁达不拘，为人能屈能伸；屈身甘当仆役，高风卓异不群。

又转弯往南流过淯阳县东边，

淯水又南流，进入县境，流经小长安。司马彪《郡国志》说：县里有小长安聚。谢沈《汉书》说：光武帝进攻淯阳却攻不进去，带兵想去攻宛，到了小长安，与甄阜交战，却打了败仗。淯水又往西南流，经过淯阳县老城南面。桓帝延熹七年(164)，把淯阳封给邓秉，立为侯国。淯阳县是旧时南阳典农的治所，后来改为淯阳郡，接着又废郡复县，因避晋简文帝讳，改名云阳。淯水又流经安乐郡北面。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封司徒胡广为淯阳县安乐乡侯，现在就在当时的侯国设立乐宅戍。郭仲产《襄阳记》说：南阳城南九十里，有晋尚书令乐广故居。乐广字彦辅，善于清淡，当时很受人尊重。成都王是乐广女婿，长沙王对他颇为猜忌。乐广说：难道我会用五个儿子来换一个女儿吗?长沙王还是猜忌他，乐广终于在他的故居里愁忧而死。现在设置边防城堡，因而就以乐宅命名。

又往南流过新野县西边，

淯水又往南流，进入新野县后，分出一条支流，向东南平坦的低地流去，在左边蓄积成陂塘，东西宽九里，南北长十五里。塘水灌溉得到的田亩，都成为肥沃的良田。淯水又往南流，与湍水汇合；又往南流经新野县老城西边。世祖在小长安打了败仗，他的姐姐刘元被杀害了。他即位后，悼念姐姐的死，就追谥她为新野节义长公主；新野就是此城。晋咸宁二年(276)，封大司马扶风武王的小儿子歆为新野郡公，划出南阳的五个属县——棘阳、蔡阳、穰、邓、山都封给他。王文舒又在中间另筑了一道隔城，把城中分成两部分：西部是郡治，东部是居民区；郡城西濒淯水。淯水又往东流，与朝水汇合。朝水发源于西北方的赤石山，往东南流经冠军县边界，地名叫沙渠，又往东南流经穰县老城南面，这里原来是楚国的陪都，秦攻下鄢郢，就设置为县，秦昭王把这地方封给他的宰相魏冉为侯邑，王莽改名为农穰，也是魏荆州刺史的

治所。朝水又往东南流，分成两条水，一条向东北分流，成为樊氏陂。这片陂塘东西长十里，南北宽五里，俗称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居，樊氏灭绝后，庚氏取得他们的陂塘。所以民谚说：陂塘一片汪洋，下边土肥田良。樊子丢了产业，庚公于是兴旺。从前在晋时，杜预继承了信臣的产业，恢复了六门陂。他堵住六门的水，在下游蓄积成二十九个陂塘，这些陂塘的水分散流泄，都注入朝水。这些情况在六门碑里都有记载。六门筑塘之后，诸陂就都断水了。朝水又往东流经朝阳县老城北面，往东南注入淯水；淯水又往东南流，与棘水汇合。棘水上流承接堵水。堵水发源于棘阳县北山，几个源头同时并发，往南流经小堵乡，叫小堵水。世祖建武二年(26)，成安侯臧宫跟随皇上攻击堵乡。东边的源头方圆七八步，翻腾上涌好像沸水一般，所以人们称为腾沸水；往南流经堵乡，名叫堵水。建武三年(27)，祭遵率兵南下，在堵乡进攻董䜣。县以水命名，所以有堵阳之名。《地理志》说：县里有堵水，王莽称为阳城，汉哀帝时改名顺阳。建武二年(26)，改封安阳侯朱祐为堵阳侯。堵水在县境内筑堰造陂，陂水东西两边都是山冈，两岸相距五六里；截断山冈两边的山舌，积水涨满以后，南北长十余里。陂水冲出堤塘向南溃决，下注成为水湾，水湾又分成两部分，西边就是堵水，东边是荥源。堵水水道凌乱不齐，水流汇聚成两个湖泊，所以有东陂、西陂之名。从两个陂塘引出的水流分成几条，往东南流到会口，注入比水，所以《地理志》提到比水和堵水，都说注入蔡水，那是相互通称的缘故。二湖湖水外流，汇成黄水。黄水流经棘阳县的黄淳聚，又叫黄淳水。谢沈《后汉书》：甄阜等在小长安东打败光武帝后，就乘胜南渡黄淳水，先头部队背后隔了两条水，以为到了比水，断去背后的桥梁，表示决心死战，就可以取胜。汉兵发动进攻，三军溃败，溺死于黄淳水的达两万人。水又往南流经棘阳县老城西面。应劭说：县在棘水之阳。由此可见这条水就是棘水。汉高帝七年(前200)把棘阳封给杜

得臣，立为侯国。后汉起兵进攻唐子乡，杀了湖阳尉，往前推进，攻下棘阳。邓晨率领宾客，就在此县会见光武帝。棘水又往南流经新野县，流过黄邮聚。世祖建武三年(27)，傅俊、岑彭进攻秦丰，首先攻下的就是黄邮，这条水就叫黄邮水；大司马吴汉也在这条水上大败秦丰。那个地区的聚落都是蛮人所居，现在还叫黄邮蛮。棘水从新野县东边往南流，注入淯水，汇流处叫力口。棘、力二字因音近而误，原当称为棘口才对。民间照方言的读音，所以字也随音而变，正像民间把棘子木叫做力子木一样。淯水又往东南流经士林东边。士林是边防城堡名，内有仓库。淯水左边有豫章大陂，能灌溉下游良田三千余顷。

往南流过邓县东边，

邓县，从前是邓侯吾离的封国，楚文王灭邓，秦时设置为县。淯水在右边汇合了浊水，俗称弱沟。弱沟上流在朝阳县承接白水，往东南流经邓县老城南边。习凿齿《襄阳记》说：楚王到了邓的浊水，距襄阳二十里，说的就是这条水。浊水又往东流经邓塞北边。邓塞是当地的土名，就是邓城东南的小山，从前孙文台曾在山下击溃黄祖的兵。浊水又东流，注入淯水。淯水又往南流经邓塞东边，又流经鄾城东边。鄾城就是古时的鄾子国，在邓县的南部边境。从前巴子请楚与邓修好，鄾人夺取了他的钱币，就是此城；司马彪则以为就是邓县的鄾聚。

往南流注入沔水。

㶏水发源于㶏强县南边的沼泽中，往东流注入颍水。

㶏水发源于颍川阳城县少室山，东流注入颍水。㶏水往东南乱流，经过临颍县西北；小㶏水发源在这里，往东流经临颍县老城北边。㶏水又往东流经㶏阳城北边；又往东流过㶏强县老城南边。建武二年(26)，世祖把㶏阳封给扬化将军坚镡，立为侯国。㶏水往东流就是陶枢陂。我按㶏阳城在㶏水以南，那么此城就应当叫㶏阴城才对，可是却得了㶏阳之名，这说明在南边还有一条㶏

水，所以此城就以阳为名了。颍水以南有两条水渠，南渠往东南流经颍亭西边，往东南注入汝水，现在无水了，想来可能就是濦水的旧渠道。汝水在奇雒城西边分出东支，当时人们称为大濦水；大濦水往东北流，在右边分出一条支渠，人们称为死汝。别汝又往东北流经召陵城北边，练沟从那里分出；别汝又往东流，有汾沟流出。别汝又往东流经征羌城北边，水南有汾陂——汾，俗语读作粪。汾水从别汝东流，形成这个陂塘，水在征羌城北四五里处蓄积起来，方圆三十余里。水渠在左边汇合了小濦水。小濦水上流承接狼陂，往南流，名为巩水，青陵陂水从陂东注入，转回东边，又称为小濦水了，然后南流注入大濦水。大濦水的取名，大概是依濦水沿途流注，给它冠以这个总名的。又往东流经西华县老城南边；又往东流经汝阳县老城北边，东流注入颍水。

濯水发源于汝南郡吴房县西北的奥山，往东流过县北，注入汝水。

吴房县西北有棠谿城，就是旧时的房子国。《春秋》：定公五年（前 505），吴王阖闾弟夫槩逃奔到楚国，楚把棠谿封给他，所以叫吴房。汉高祖八年（前 199），把这地方封给庄侯杨武，立为侯国；建武年间（25～56），世祖封泗水王刘歙的儿子刘煇为棠谿侯。山溪里有个白羊渊，渊水里从前现过山羊。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白羊从渊里出来，牧人都来向它祈祷和祭祀。这里的风俗禁止拍手。一次有羊从渊水中出现，有个乡下老太婆吃惊地拍手，从此白羊就绝迹了。渊水下流与濯水汇合，濯水往东流经濯阳县老城西面，往东注入潕水，从县南乱流而过。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把濯阳封给吴汉孙吴旦，立为侯国。水又往东流，注入汝水。

潕水发源于沅阴县东边的上界山，

潕水，《山海经》叫视水。郭景纯注，有人说视字应当是潕字。潕水发源于葴山，许慎却说发源于中阳山，这都是山的异名。潕水往东流与泌水汇合。泌水发源于沅阴县的旱山，往东北流，注

入溹水。溹水又往东北流，有杀水发源于西南的大熟之山，往东北流，注入溹水。溹水又往东流，有沦水注入。沦水发源于宣山，往东南流，注入溹水。溹水又往东流，到奥水口又接纳了一条水，此水发源于西方的奥山，东流注入溹水。

往东流过吴房县南面，又往东流过灈阳县南面，

应劭说：灈水发源于吴房县，往东流注入溹水。吴房县西北，就是两水汇合的地方。

又往东流过上蔡县南面，东流注入汝水。

沅水发源于沅阴县西北方的扶予山，往东流过县南，

《山海经》说：朝歌之山是沅水的发源地，往东南流，注入荥水。《水经》写作扶予，也许是山的别名吧？荥水上流承接堵水，往东流，在左边与西辽水汇合；又往东流，有东辽水注入。这两条水都出自北山，南流注入荥水。荥水又往东北流，在沅阴县以北向左汇合了沅水；水道稍偏西，并不流经县南，老城则在山南。东汉光武年间(25～56)，把沅阴封给岑彭，立为侯国，汉时称为阳山县。魏武帝在宛与张绣作战，有一匹马名叫绝景，被乱箭射中，他的右臂也受了伤。只得率兵回到沅阴，就是这地方。城东有马仁陂。郭仲产说：陂塘在比阳县以西五十里，占地百顷，周围受到灌溉的田亩达万顷，按年轮种，境内没有荒年。陂水三面围绕护城河，旧渠从护城河往西南流，汇合于比水。沅水是不可能又从它南面流过的。而且城名沅阴，所以也没有从南边流过的道理；如果从南边流过，那就该叫沅阳了。《水经》不但没有细究，而且也不动脑筋去想想。沅水又往东北流，有澧水注入。澧水发源于雉衡山，往东南流经建城东边。建字应当是卷字，是由于读音错误造成的。《郡国志》说：叶县有卷城。水又东流，注入沅水。沅水往东北流经东山西边，有溪水从山中流出，西流注入沅水。沅水左边是黄城山，有溪水发源于此山，往东北流经方城。《郡国志》说：叶县有方城。郭仲产说：在苦菜、于东之间有个小城，名叫

方城，东濒溪水。探究这个小城得名的缘由，想当是按山命名的。苦菜山就是黄城山，由此直到于东，通称方城山，水就叫方城山水，往东流，注入沅水。所以《圣贤冢墓记》说：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两人一起耕田的地方；有东流水，则是子路问津之处。尸子说：楚狂接舆在方城耕田，大概就是这里。盛弘之说：叶县东部边界有一道旧城，起于犨县东边，延至滍水，直达比阳边界，南北连绵数百里，称为方城，又叫长城。郦县有一道老城，号称长城，但里数不详，就是此城西端的一角。中间相距六百里；北面虽然没有城墙，但都有连山相接，汉水就在南面流过。所以屈完回答齐桓公说：楚国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郡国志》说：叶县有长山，称为方城，就指这道城。沅水继续往东北流，经过舞阳县老城南边。汉高祖六年(前 201)，把舞阳封给樊哙，立为侯国。

又往东流过西平县北边，

西平县就是从前的柏国。《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正与齐交好，就指这个柏国。汉时叫西平，西面的吕墟就是西陵亭。西陵地势平坦，所以叫西平。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把西平封给丞相于定国，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新亭。《晋太康地记》说：县里有龙泉水，用来磨刀剑，刀剑就特别坚硬锋利，因此有坚白之论。所以龙泉的剑是楚国的宝物。县里出产优质的金属，古时有铁官。

又往东流过郾县南边，

郾县老城离这里很远，不可能经过。

又往东流过定颍县北边，东流注入汝水。

汉安帝永初二年(108)，从汝南郡上蔡县分地设置定颍县，顺帝永建元年(126)，任命阳翟郭镇为尚书令，封他为定颍侯，就是此城。

潕水发源于蔡阳县，

涢水发源于蔡阳县东南的大洪山。大洪山在随郡的西南、竟陵的东北。山脚盘踞的地面，方圆百余里。有一座高峰叫悬钩峰，在平原上许多丘陵中，显得分外秀丽突出。山下有石门，两边山崖层沓，极其险峻，岩高都有数百仞。进了石门，又有个钟乳石溶洞，山洞上方，断崖如壁，草木不生，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洞中钟乳石很多，如膏汁凝结而成，自洞顶下垂，看来就像雪白的冰锥；岩中渗出的水，滴滴答答地滴个不停。洞穴极深邃，没有人曾走到尽头，因为洞里常有强风，火把不久就会熄灭。涢水发源于山北，开头水流浅而狭，流远后才渐阔渐深，可以撑船放筏，成为一条大河了。当时人们因涢水发源在这里，所以叫它涢山。涢水往东北流，与石水汇合。石水发源于大洪山，往东北流，注入涢水，又叫小涢水，乱流往东北奔泻。经过上唐县老城南边。上唐县本来是蔡阳的上唐乡，即旧时唐侯的封国。《春秋》：定公三年（前 507），唐成公到楚国，他有两匹肃霜马，子常想要，但唐成公不肯给他，因而被扣留了三年。以后唐人偷了马献给子常，才放唐侯回去。涢水又往东流，有均水注入。均水发源于大洪山，往东北流经土山北，又往东北流，注入涢水。涢水又转弯往东南流去。

往东南流过随县西边，

随县就是古时的随国。《春秋左传》说，汉水以东各国，以随国为最大。楚灭随，设立为县；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又设立为郡。有漨水，发源于随县西北的黄山，往南流经瀙西县西边，又往东流，有瀙水注入。瀙水发源于桐柏山南麓。吕忱说：水在义阳。瀙水往东南流经瀙西县西边，又往东南流注入漨水。漨水又往东南流，经过随县老城西边。《春秋》：鲁庄公四年（前 690），楚武王攻打随国，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修筑道路，架桥于漨水上，把军队开到随，说的就是此水。水边有断蛇丘。随侯出门，看见一条大蛇被拦腰砍断，就把它捧起来，给它敷药，所以叫断蛇

丘。后来蛇衔了明珠来报恩，世人称为随侯珠，又叫灵蛇珠。山丘南有随季梁大夫池，池水南流与义井水汇合。义井水发源于随城东南，井泉上涌泛溢，源源不断地外流，冬夏无异，世代相传称为义井，下流与溠水汇合。溠水又往南流，注入涢水。涢水又汇合了一条支水，水源也出自大洪山，东流注入涢水。涢水又流经随县以南、随城山北边，往东南流去。

又往南流过江夏郡安陆县西边，

随水发源于随郡永阳县东边的石龙山，往西北流，然后折回南边，流经永阳县西，流过横尾山，就是《禹贡》的陪尾山。随水又往西南流到安陆县老城，西流注入涢水，古时的郧城就在那里。郧城利用山冈作城墙，山极陡峻，用不着再筑城了。涢水又往南流经石岩山北面，从前张昌作乱在山下，用笼子关了一只彩凤来蒙骗民众。晋太安二年(303)，镇南将军刘弘派遣牙门皮初在清水与张昌作战，打败了张昌，追到江边把他杀了。《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前 506)，吴在柏举打败了楚，紧跟在后面直追到清发水。看来涢水大概又兼有清水之名了。涢水又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富水。富水发源于竟陵郡新市县东北的大阳山，有两个源头：大富水发源于山南，往南流，在左边汇合了小富水；小富水发源于山东，往南流经三王城东面。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王常曾屯兵于此，所以叫三王城。城中有古碑，文字缺损剥落，不能再辨认了。小富水折向西南流，在右边汇合了大富水，俗称大泌水；又往西南流经杜城西边，这是新市县的治所。《郡国志》里叫南新市，因为中山也有新市，所以称此城为南新市。新市县是从安陆县划分出来的。此外，王匡中兴的初期，也曾在此县起兵，号称新市兵。富水又往东南流，到了安陆边界，左边汇合了土山水，人们称为章水。章水发源于土山，往南流经随郡平林县老城西边——俗称将陂城——与新市接界，所以中兴初期，兵有新市、平林的称号。又往南流，在右边注入富水。富水又往东流，注入涢水。涢

水又流经新城南边，永和五年(349)，晋大司马桓温筑。涢水又汇合了温水。温水发源于竟陵新阳县东边的沼泽中，口径二丈五尺，水岸是一层层的沙，明净可爱；静立在岸边细看，深沉的泉水就像一面镜子似的；一听到人声就翻腾起浪，什么也看不到了。泉水极热，甚至可以煮鸡，而百余步外的清泉，却冷得像冰水一样。水往东南流，注入涢水。涢水又在右边汇合了潼水。潼水发源于江夏郡曲陵县西北的潼山，往东南流经县南。县治在石潼旧城，城墙呈圆形而不方正。潼水东流进入安陆境，注入涢水。

又往东南流注入夏水。

涢水又往南流，分成两条：东边的一条通溳水，西边的一条注入沔水，汇流处叫涢口。

水经注卷三十二

漻水　蕲水　决水　沘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题解】

卷三十二标题下共有十四水，是《水经注》全书各卷中标题记载河流最多的一卷。但所有这些河流都是小河，有些河流今天已经很难考实。十四条河流分成四个水系：羌水、梓潼水、涪水属于今嘉陵江水系；涔水、漻水属于今汉江水系；沮水、夏水属于今长江水系，所以沮水也见于卷三十五《江水》篇；决水、沘水、泄水、肥水属于今淮河水系；而蕲水和施水在今湖北和安徽二省分别注入长江。

羌水即今嘉陵江上流白龙江，梓潼水今称梓潼江，在今射洪县注涪江。涪江即《水经注》涪水，是嘉陵江的南支。

涔水在卷二十七《沔水》篇中已见于经文："（沔水）又东过成固县南，又东过魏兴安阳县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这条经文之

下，注文长达1500余字，但对于涔水，郦道元除“涔水出西南而东北入汉”一句外，没有其他任何解释。现在，卷三十二中涔水专立一篇，经文仍说：“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南旱山，北至安阳县，南入于沔。”郦道元对它的解释比《沔水》篇为多，如“涔水即黄水也”，“（成固）城北水旧有桁，北渡涔水”，“黄水右岸有悦归馆，涔水历其北”，“（涔水）北至安阳，左入沔，为涔水口也”。按魏晋安阳县在今陕西石泉县南，在这一带却找不到可以和涔水或称黄水相当的河流。郦道元在《沔水》篇和《涔水》篇中，只字不提《水经》两度指出的涔水发源地旱山。熊会贞在《水经注疏》的《沔水》篇中作了一条按语：“郦氏置旱山不论，隐有不从经文之意，正其矜慎处。”所以郦道元对《水经》涔水可能是存在怀疑的。现在的地图上，在西乡、石泉二县间，汉江的较大支流有牧马河和泾洋河，是否《水经》涔水，不得而知。

溠水是涢水的支流，今其上游已建成先觉庙水库，下流在今随州市以南的淅河注入涢水。

夏水按《水经》也是沔水支流，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与夏水相当的河流有大富水和漶水两条，都是北河支流，北河东流与涢水汇合，然后入沔。但郦道元的说法与《水经》不同，他说：“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当其决入之所，谓之堵口焉。”又说：“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会于江，谓之夏汭也。”按照郦道元的说法，夏水只不过是沔水入江的若干汊道中的一条而已。

漳水和沮水都是长江的支流，均发源于荆山南麓，漳水在西，沮水在东，南流在当阳以南的河汇合，称为沮漳河，在江陵以南注入长江。

蕲水今仍名蕲水，从鄂、皖边境南流，在蕲春县以南注入长江。

施水发源于今合肥市以西，上游已建成董铺水库。东流经合肥市而南折，注入巢湖。注文说：“施水又东迳湖口戍，东注巢湖，谓之

施口也。"现在施口这个地名仍然不变。巢湖因通过裕溪河与长江沟通，所以施水也是长江的支流。

决、泄、沘、肥四水，均是古代淮水支流，决水在注文中说得很清楚："(决水)世谓之史水，决水又西北，灌水注之。"所以决水就是今天的史河，在河南省固始以北与灌河汇合，东流在豫、皖边界入淮。泄水今称汲河，北流经城东湖入淮。沘水即今淠河，北流在正阳关附近入淮。肥水即今东肥河，北流经瓦埠湖，从寿县北、八公山南入淮。

【原文】

漻水出江夏平春县西，

漻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堙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漻，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随，又注漻。漻水又南迳随县，注安陆也。

南过安陆，入于涢。

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

山，即蕲柳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历蕲山，出蛮中，故以此蛮为五水蛮。五水：谓巴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蕲水其一焉。蛮左凭居，阻藉山川，世为抄暴。宋世，沈庆之于西阳上下，诛伐蛮夷，即五水蛮也。

南过其县西，

晋改为蕲阳县，县徙江洲，置大阳戍，后齐齐昌郡移治于此也。

又南至蕲口，南入于江。

蕲水南对蕲阳洲，入于大江，谓之蕲口。洲上有蕲阳县徙。

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

俗谓之为檀公岘，盖大别之异名也。其水历山委注而络其县矣。

北过其县东，

县，故吴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是也。《晋书·地道记》云：在安丰县之西南，即其界也。故《地理志》曰：决水出雩娄。

又北过安丰县东，

决水自雩娄县北，迳鸡备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吴败诸侯之师于鸡父者也。安丰县故城，今边城郡治也。王莽之美丰也。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将军、凉州牧窦融为侯国，晋立安丰郡。决水自县西北流，迳蓼县故城东，又迳其北。汉高帝六年，封孔藂为侯国。世谓之史水。决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即淮水也。许慎曰：出雩娄县。俗谓之浍水。褚先生所谓神龟出于江、灌之间，嘉林之中。盖谓此水也。灌水东北迳蓼县故城西，而北注决水。故《地理志》曰：决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至蓼入决。《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灭舒蓼。臧文仲闻之曰：皋陶庭坚，不祀忽

诸，德之不逮，民之无援，哀哉！决水又北，右会阳泉水，水受决水，东北流迳阳泉县故城东，故阳泉乡也。汉献帝中，封太尉黄琬为侯国。又西北流，左入决水，谓之阳泉口也。

又北入于淮。

俗谓之浍口，非也，斯决、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车所届，次于决水。访其民宰，与古名全违。脉水寻《经》，方知决口。盖灌、浍声相伦，习俗害真耳。

沘水出庐江灊县西南、霍山东北，

灊者，山、水名也。《开山图》，灊山围绕大山为霍山。郭景纯曰：灊水出焉。县即其称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吴因楚丧，围灊是也。《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淠。淠水又东北迳博安县，泄水出焉。

东北过六县东，

淠水东北，右会蹹鼓川水。水出东南蹹鼓川，西北流，左注淠水。淠水又西北迳马亭城西，又西北迳六安县故城西。县，故皋陶国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县都陂中有大冢，民传曰公琴者，即皋陶冢也。楚人谓冢为琴矣。汉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文帝十六年，复为衡山国；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王莽之安风也。《汉书》所谓以舒屠六。晋太康三年，庐江郡治。淠水又西北分为二水，芍陂出焉。又北迳五门亭西，西北流迳安丰县故城西。《晋书·地道记》，安丰郡之属县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会濡水，乱流西北注也。

北入于淮。

水之决会，谓之沘口也。

泄水出博安县，

博安县，《地理志》之博乡县也，王莽以为扬陆矣。泄水自县，上承沘水于麻步川，西北出，历濡溪，谓之濡水也。

北过芍陂，西与沘水合，

泄水自濡溪迳安丰县，北流注于淠，亦谓之濡须口。

西北入于淮。

乱流同归也。

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

吕忱《字林》曰：肥水出良余山，俗谓之连枷山，亦或以为独山也。北流分为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迳获城东，又北迳获丘东，右会施水枝津，水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西流迳成德县，注于肥水也。

北过其县西，北入芍陂，

肥水自获丘北，迳成德县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迳芍陂东，又北迳死虎塘东，芍陂渎上承井门，与芍陂更相通注，故《经》言入芍陂矣。肥水又北，右合阎涧水。上承施水于合肥县，北流迳浚遒县西，水积为阳湖。阳湖水自塘西北，迳死虎亭南，夹横塘西注。宋泰始初，豫州司马刘顺，帅众八千，据其城地，以拒刘勔，赵叔宝以精兵五千，送粮死虎，刘勔破之。此塘水分为二，洛涧出焉，黎浆水注之。水受芍陂，陂水上承涧水于五

门亭南，别为断神水；又东北迳五门亭东，亭为二水之会也。断神水又东北迳神迹亭东，又北谓之豪水，虽广异名，事实一水。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黎浆水。黎浆水东迳黎浆亭南。文钦之叛，吴军北入，诸葛绪拒之于黎浆，即此水也。东注肥水，谓之黎浆水口。

又北过寿春县东，

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津侧有谢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陆舟车，是焉萃止。又西北，右合东溪。溪水引渎北出，西南流迳导公寺西。寺侧因溪建刹五层，室宇闲敞，崇虚携觉也[①]。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又西迳东台下，台即寿春外郭东北隅阿之榭也。东侧有一湖，三春九夏，红荷覆水，引渎城隍，水积成潭，谓之东台湖，亦肥南播也。肥水西迳寿春县故城北，右合北溪，水导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颓隍，水上长林插天，高柯负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渊寺左。道俗嬉游，多萃其下。内外引汲，泉同七净。溪水沿注西南，迳陆道士解南，精庐临侧川溪，大不为广，小足闲居，亦胜境也。溪水西南注于肥水。

北入于淮。

肥水又西分为二水，右即肥之故渎，遏为船官湖，以置

舟舰也。肥水左渎又西迳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设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炜，是萧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苍兕都水，是营是作。湖北对八公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刘安是汉高帝之孙，厉王长子也。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养方术之徒数十人，皆为俊异焉。多神仙秘法鸿宝之道。忽有八公，皆须眉皓素，诣门希见。门者曰：吾王好长生，今先生无住衰之术，未敢相闻。八公咸变成童，王甚敬之。八士并能炼金化丹，出入无间，乃与安登山，薶金于地，白日升天。余药在器，鸡犬舐之者，俱得上升。其所升之处，践石皆陷，人马迹存焉。故山即以八公为目。余登其上，人马之迹无闻矣，惟庙像存焉。庙中图安及八士像，皆坐床帐如平生。被服纤丽，咸羽扇裙帔，巾壶枕物，一如常居。庙前有碑，齐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隐室石井，即崔琰所谓：余下寿春，登北岭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吴与王春、傅生等寻安，同诣玄洲。还有著记，号曰《八公记》，都不列其鸡犬升空之事矣。按《汉书》，安反，伏诛，葛洪明其得道，事备《抱朴子》及《神仙传》。肥水又左纳芍陂渎。渎水自黎浆分水，引渎寿春城北，迳芍陂门右，北入城。昔巨鹿时苗为县长，是其留犊处也。渎东有东都街，街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刘勔庙。宋元徽二年，建于东乡孝义里。庙前有碑，时年碑功方创，齐永明元年方立。沈约《宋书》言，泰始元年，豫州刺史殷琰

反，明帝假勔辅国将军讨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来苏，生为立碑，文过其实。建元四年，故吏颜幼明为其庙铭，故佐庞珽为庙赞，夏侯敬友为庙颂，并附刊于碑侧。渎水又北迳相国城东，刘武帝伐长安所筑也。堂宇厅馆仍故，以相国为名。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迳金城北，又西，左合羊头溪水。水受芍陂，西北历羊头溪，谓之羊头涧水。北迳熨湖，左会烽水渎。渎受淮于烽村南，下注羊头溪，侧迳寿春城西，又北历象门，自沙门北出金城西门逍遥楼下，北注肥渎。肥水北注旧渎之横塘，为玄康南路驰道，左通船官坊也。肥水迳玄康城，西北流，北出，水际有曲水堂，亦嬉游所集也。又西北流。昔在晋世，谢玄北御苻坚，祈八公山，及置阵于肥水之滨，坚望山上草木，咸为人状，此即坚战败处。非八公之灵有助，盖苻氏将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

施水亦从广阳乡肥水别，东南入于湖。

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迳合肥县。应劭曰：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阚骃亦言，出沛国城父东，至此合为肥。余按川殊派别，无沿注之理。方知应、阚二说，非实证也。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非为夏水。施水自成德，东迳合肥县城南，城居四水中，又东有逍遥津，水上旧有梁。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权与甘宁蹴马趋津，谷利自后著鞭助势，遂得渡梁。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阳渊。

施水又东迳湖口戍，东注巢湖，谓之施口也。

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水[②]，东南过临沮县界，

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举，峻崃层云。《山海经》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导。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高诱云：荆山在左冯翊怀德县，盖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谬证耳。杜预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发阿山，盖山异名也。沮水东南流，迳沮阳县东南。县有潼水，东迳其县南，下入沮水。沮水又东南迳汶阳郡北，即高安县界。郡治锡城，县居郡下，城，故新城之下邑。义熙初，分新城立。西表悉重山也。沮水南迳临沮县西，青溪水注之。水出县西青山，山之东有滥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径数丈，其深不测，其泉甚灵洁，至于炎阳有亢，阴雨无时，以秽物投之，辄能暴雨。其水导源东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为名。寻源浮溪，奇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楼倾崖，恒有落势。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给尝。是以林徒栖托，云客宅心，泉侧多结道士精庐焉。青溪又东流入于沮水。沮水又屈迳其县南。晋咸和中为沮阳郡治也。沮水又东南迳当阳县故城北。城因冈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东百四十里，谓之东城，在绿林长坂南。长坂，即张翼德横矛处也。沮水又东南迳驴城西、磨城东，又南迳麦城西。昔关云长诈降处，自此遂叛。《传》云：子胥造驴、磨二城以攻麦邑。即谚所云：东驴西磨，麦城自破者也。沮水又

南迳楚昭王墓，东对麦城，故王仲宣之赋《登楼》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与漳水合焉。

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

沮水又东南迳长城东，又东南流注于江，谓之沮口也。

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东南过蓼亭，又东过章乡南，

荆山在景山东百余里，新城沶乡县界。虽群峰竞举，而荆山独秀。漳水东南流，又屈西南，迳编县南，县旧城之东北百四十里也。西南高阳城，移治许茂故城。城南临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昔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漳水又南迳当阳县，又南迳麦城东。王仲宣登其东南隅，临漳水而赋之曰：夹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长洲是也。漳水又南，溠水注之。《山海经》曰：溠水出东北宜诸之山，南流注于漳水。

又南至枝江县北乌扶邑，入于沮。

《地理志》曰：《禹贡》，南条荆山，在临沮县之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注于沔。非也。今漳水于当阳县之东南百余里而右会沮水也。

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

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也。龙门，即郢城之东门也。

又东过华容县南，

县，故容城矣。《春秋》：鲁定公四年，许迁于容城是也。北临中夏水，自县东北，迳成都郡故城南。晋永嘉中，西

蜀阻乱，割华容诸城为成都王颖国。夏水又迳交趾太守胡宠墓北。汉太傅广身陪陵，而此墓侧有广碑，故世谓广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辞。历范西戎墓南。王隐《晋书·地道记》曰：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晋《太康地记》、盛弘之《荆州记》、刘澄之《记》，并言在县之西南。郭仲产言在县东十里。捡其碑，题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详其人，称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观其所述，最为究悉，以亲迳其地，故违众说，从而正之。夏水又东，迳监利县南。晋武帝太康五年立，县土卑下，泽多陂池。西南自州陵东界，迳于云杜、沌阳，为云梦之薮矣。韦昭曰：云梦在华容县。按《春秋》：昭公三年，郑伯如楚，子产备田具，以田江南之梦。郭景纯言，华容县东南巴丘湖是也。杜预云：枝江县、安陆县有云梦。盖跨川亘隰，兼苞势广矣。夏水又东，夏杨水注之。水上承杨水于竟陵县之柘口，东南流与中夏水合，谓之夏杨水。又东北迳江夏惠怀县北而东北注。

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

应劭《十三州记》曰：江别入沔为夏水源，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当其决入之所，谓之堵口焉。郑玄注《尚书》沧浪之水，言今谓之夏水，来同，故世变名焉。刘澄之著《永初山川记》云：夏水，《古文》以为沧浪，《渔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应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势西南，非《尚书》又东之文。余亦以

为非也。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会于江，谓之夏汭也。故《春秋左传》称吴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即夏口矣。

羌水出羌中参狼谷，

彼俗谓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陇西羌道。东南流迳宕昌城东，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羌水又东南迳宕婆川城东而东南注。昔姜维之寇陇右也，闻钟会入汉中，引还。知雍州刺史诸葛绪屯桥头，从孔函谷将出北道，绪邀之此路，维更从北道。渡桥头，入剑阁，绪追之不及。羌水又东南，阳部水注之。水发东北阳部溪，西南迳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东南迳武街城西南，又东南迳葭芦城西，羊汤水入焉。水出西北阴平北界汤溪，东南迳北部城北，又东南迳五部城南，东南右合妾水，傍西南出，即水源所发也。羌水又迳葭芦城南，迳余城南，又东南，左会五部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为一水，屈而东南注羌水。羌水又东南流至桥头，合白水，东南去白水县故城九十里。

又东南至广魏白水县，与汉水合。又东南过巴郡阆中县，又南至垫江县东，南入于江。

涪水出广魏涪县西北，

涪水出广汉属国刚氐道徼外，东南流迳涪县西，王莽之统睦矣。臧宫进破涪城，斩公孙恢于涪。自此水上，县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银矿，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银。潺水历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东南迳绵竹县北，臧宫

溯涪至平阳，公孙述将王元降，遂拔绵竹。涪水又东南，与建始水合，水发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东南流，入于涪。涪水又东南，迳江油戍北。邓艾自阴平景谷步道，悬兵束马入蜀，迳江油、广汉者也。涪水又东南迳南安郡南，又南与金堂水会，水出广汉新都县，东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津出焉，西迳广汉五城县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南至小广魏，与梓潼水合。

小广魏，即广汉县地，王莽更名曰广信也。

梓潼水出其县北界，西南入于涪，

故广汉郡，公孙述改为梓潼郡。刘备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广汉以北，别为梓潼郡，以峻为守。县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见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压五丁及五女，因氏山为五妇山，又曰五妇候。驰水所出，一曰五妇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导源山中，南迳梓潼县，王莽改曰子同矣。自县南迳涪城东，又南入于涪水，谓之五妇水口也。

又西南至小广魏南，入于垫江。

亦言涪水至此入汉水，亦谓之为内水也。北迳垫江。昔岑彭与臧宫自江州，从涪水上。公孙述令延岑盛兵于沈水。宫左步右骑，夹船而进，势动山谷，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沈水出广汉县，下入涪水也。

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南旱山，北至安阳县，南入于沔。

涔水，即黄水也。东北流迳成固南城北。城在山上，或言

韩信始立，或言张良创筑，未知定所制矣。义熙九年，索遐为果州刺史，自成固治此，故谓之南城。城周七里，衿涧带谷，绝壁百寻，北谷口造城东门，傍山寻涧，五里有余，盘道登陟，方得城治。城北水旧有桁，北渡涔水。水北有赵军城，城北又有桁渡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县治也。黄水右岸有悦归馆，涔水历其北，北至安阳，左入沔，为涔水口也。

【注释】

①“携觉”，《疏》，作“嶕嶤”。

②“淮水”，《疏》作“景山”。

【译文】

溳水发源于江夏郡平春县西边，

溳水发源于北方的大义山，南流到厉乡西边，有赐水注入。赐水源出东方的大紫山，分为两条。一条往西流经厉乡南边，水南有重山，就是烈山。山下有个洞穴，据父老们相传，都说这是神农出生的地方，所以《礼》称他为烈山氏。水北有九口井，子书中说，神农出生后，九井不藉人力而自然穿通，说的就是这条水。又说在一口井中汲水，诸井的水也都会动荡起来。现在井已堙塞，但遗迹仍依稀可辨。又说赖乡就是古时的赖国，有神农社。赐水就是厉水，往西南流，注入溳水。赐、厉音近，无怪赐水成为厉水了。另一条从义乡西边流出，南流进入随县，又注入溳水。溳水又南经随县，往安陆流去。

往南流过安陆县，注入涢水。

蕲水发源于江夏郡蕲春县的北山，

北山也就是蕲柳山。蕲水上流承接希水的支流，往西南流经

蕲山，从蛮中流出，所以把这个地区的蛮族称为五水蛮。五水指的是巴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蕲水也是其中之一。蛮族恶徒恃着他们居处山川的险阻，世世代代干着抢劫的勾当。宋时沈庆之在西阳一带讨伐蛮夷，就是这五水蛮。

往南流过县西，

晋时改蕲春县为蕲阳县，把县治迁到江洲，并设置大阳戍。后来齐时齐昌郡的郡治也迁到这里。

又往南流到蕲口，往南注入江水。

蕲水南对蕲阳洲，流入大江，汇流处叫蕲口。洲上有迁过来的蕲阳县。

决水发源于庐江郡雩娄县南方的大别山，

大别山俗称檀公岘，是大别山的异名。决水经大别山流出，在雩娄县兜了一个大弯。

往北流过县东，

雩娄县古时是吴国地方。《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楚子、秦人入侵吴国，到了雩娄，听说吴已作好准备，就退了回去。《晋书·地道记》说：雩娄在安丰县西南，与安丰接境。所以《地理志》说：决水发源于雩娄。

又往北流过安丰县东边，

决水从雩娄县往北流经鸡备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吴在鸡父打败诸侯军队，指的就是鸡备亭。安丰县老城，现在是边城郡的治所，就是王莽的美丰。世祖建武八年（32），把安丰封给大将军凉州牧窦融，立为侯国；晋时设立安丰郡。决水从该县往西北流，经过蓼县老城东边，又流经老城北边。汉高帝六年（前201），把蓼县封给孔藂，立为侯国，人们称为史水县。决水又往西北流，汇合了灌水。灌水发源于庐江金兰县西北的东陵乡大苏山，也就是淮水。许慎说：灌水发源于雩娄县，俗称浍水。褚先生所谓神龟出产于江、灌之间，嘉林之中，就是指这条水。灌水

往东北流经蓼县老城西边，然后北流注入决水。所以《地理志》说：决水北流，到蓼县注入淮水。灌水也是到蓼县注入决水的。《春秋》：宣公八年(601)冬，楚公子灭舒蓼。臧文仲听到这个消息时说：对皋陶、庭坚不去祭祀，完全加以忽视，恩惠没有施及于百姓，使他们无援无助，这多么可悲呀！决水又往北流，在右边汇合了阳泉水。阳泉水上流承接决水，往东北流经阳泉县老城东边。阳泉县就是旧时的阳泉乡，汉献帝时，封给太尉黄琬，立为侯国。又往西北流，在左边注入决水，汇流处叫阳泉口。

又往北注入淮水。

决水入淮处，俗称浍口；这不对，这是决水、灌水的入口。从前我曾因公到过淮水，舟车到后，就在决水边歇宿。我走访老百姓和地方官，地名与古名全不一致；探究水脉，查考《水经》，才知道这是决口。只因灌、浍读音相同，民间沿用惯了，反而把真名埋没罢了。

沘水发源于庐江郡灊县西南、霍山东北，

灊是山名和水名。据《开山图》，灊山围绕的大山是霍山。郭景纯说：灊水发源于此，县也按水命名。《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吴国乘楚国有丧事而包围了灊。《地理志》说：沘水发源于沘山，而不说霍山；沘字也有写作渒字的。渒水又往东北流经博安县，泄水发源在这里。

往东北流过六县东边，

渒水往东北流，在右边汇合了蹹鼓川水。此水发源于东南方的蹹鼓川，往西北流，在左边注入渒水。渒水又往西北流经马亭城西边，又往西北流经六安县老城西边。六安县就是旧时的皋陶国。夏禹把这地方封给他的小儿子，料理对他的祭祀。现在陂塘中有一座大墓，楚人称坟墓为琴，民间相传叫公琴的，就是皋陶墓。汉高帝元年(前206)，把六安划出来立为衡山国，五年(前202)改属淮南；文帝十六年(前164)又恢复衡山国；武帝元狩二

年(前121)立为六安国。就是王莽的安风。《汉书》中说的以舒人屠杀六人,六即指六安。晋太康三年(282),这里是庐江郡的治所。淠水又往西北流,分为两条,芍陂就由此分出。又往北流经五门亭西边,往西北流经安丰县老城西边。按《晋书·地道记》,安丰县是安丰郡的属县,俗称安城。又往北流,汇合了濡水,然后乱流向西北奔去。

往北注入淮水。

沘水与淮水汇合的地方,叫沘口。

泄水发源于博安县,

博安县就是《地理志》里的博乡县,王莽称为扬陆。泄水上流在博安县麻步川承接沘水,往西北流出去,经过濡溪,称为濡水。

往北流过芍陂,西流与沘水汇合,

泄水从濡溪流经安丰县,北流注入淠水,汇流处也叫濡须口。

往西北注入淮水。

此后水就分散乱流,一齐注入淮水。

肥水发源于九江郡成德县广阳乡西边,

吕忱《字林》说:肥水发源于良余山,俗称连枷山,也有人叫独山。北流分为两条,施水就从这里分出。肥水又往北流经荻城东边,又往北流经荻丘东,在右边汇合了施水的支流。此水上口在合肥县东边承接施水,往西流经成德县,注入肥水。

往北流过县西,北流注入芍陂,

肥水从荻丘往北流,经过成德县老城西边,王莽改名为平阿;又往北流经芍陂东边,又往北流经死虎塘东边。芍陂渎上流承接井门,与芍陂水流往来相通,所以《水经》说,注入芍陂。肥水又往北流,在右边汇合了阎涧水。阎涧水上流在合肥县承接施水,往北流经浚遒县西边,水流蓄积成为阳湖。阳湖水从堤塘西北流经死虎亭南边,在横塘之间向西流注。宋泰始(465～471)

初，豫州司马刘顺率兵八千占据了县城和周围一带地方，抗拒刘勔；赵叔宝带了五千精兵，送粮到死虎，被刘勔打得大败。塘水分成两条，洛涧就由此流出，有黎浆水注入。黎浆水来自芍陂。陂水上流在五门亭南面承接涧水，分出断神水；又往东北流经五门亭东面——五门亭在两水的汇合处。断神水又往东北流经神迹亭东面，又往北流，称为豪水，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一条水。又往东北流经白芍亭东面，蓄积成湖，称为芍陂。芍陂周围约一百二十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据说是楚国宰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在芍陂作战，就是这地方。芍陂有五道闸门，以调节水流；西北有香门陂，陂水往北流经孙叔敖祠下，叫芍陂渎；又往北流，分成两条，一条东流注入黎浆水。黎浆水往东流经黎浆亭南面。文钦反叛，吴军北进，诸葛绪在黎浆据守抗拒，说的就是此水。黎浆水往东注入肥水，汇流处叫黎浆水口。

又往北流过寿春县东边，

肥水从黎浆北流，经过寿春县老城东边，就到长濑津。旁边有谢堂北亭，迎宾送友都要来到这里；无论是水路陆路，过往舟车都要聚集在这里歇息。肥水又往西北流，在右边汇合了东溪。溪水向北分出一条水渠，往西南流经导公寺西边。寺旁临溪建塔，高五层；寺院屋宇闲静宽敞，溪边丘冈高峻陡峭，溪水又往西南流，注入肥水。肥水又往西流经东台下，此台就是寿春外城东北角的水榭。东边有湖，夏日里红艳的荷花盖满湖面。流水经沟渠引入护城河，积成水潭，叫东台湖，也是肥水南流形成的。肥水往西流经寿春县老城北边，在右边汇合了北溪。溪水发源于北山，泉水从山上奔泻而下，冲刷着溪石，流泻于山涧中。山涧上面，密林插天，高枝上挂着太阳。涧水流出山林，流过僧舍的右边、山渊寺的左边，僧道和世俗男女常聚集在那边嬉游；寺内寺外的人都从溪里汲水，泉水十分清净。溪水往西南流，陆道士的解南精庐就建在溪旁。庐舍虽不大，但平日闲居，尽够容身了，也

是一处胜境。溪水往西南流，注入肥水。

北流注入淮水。

肥水又往西流，分为两条：右边的一条就是肥水的旧河道，截流蓄水，形成船官湖，用以停泊大小船只；左边的一条继续西流，经过石桥门北边。石桥门又叫草市门，外面有石桥通向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院三面临水；佛殿里有三尊佛像，容貌逼真，神态庄严，衣服华美艳丽，是萧武帝所造。寺院西边就是船官坊，掌管舟楫的苍兕和管理水利的都水等官，都在那里营造制作。此湖北对八公山，这是一座林木不生的光山，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刘安是汉高帝的孙子，厉王的长子，礼贤下士，十分爱好儒家之学。他招致了几十个擅长方术的人，个个都是出众的英才，有奇能异术，掌握着许多神仙秘法和道术宝典。一天忽然来了八位须眉皆白的老者，到门前求见。守门人说：我们大王喜欢长生，现在各位先生并没有防止衰老的秘术，我们也不敢去禀报。八位老者就都变成童子，淮南王十分敬重他们。八位术士都能炼金化丹，他们出入都和刘安一起，十分亲密；于是和他一同登山，把黄金埋在地里，白日升天而去。器皿里还留下仙药，鸡犬舔过的，也都升天了。在他们升天的地方，踏过的岩石都下陷了，留下人马的足迹，所以这座山就得了八公山的名称。我曾攀登到山上，但人马的足迹已没有了，只有庙里的塑像还在。庙中塑了刘安和八位术士的像，都坐在挂了帷幔的坐榻上，就同他们在时一样；被服都非常华丽，手执羽毛扇，身穿衣裙，手巾、水壶、枕头等什物，都同寺院里所见一样。庙前有碑，是齐永明十年(492)所立。山上有暗室和石井，崔琰说：我到寿春，登临北岭淮南王修道的静室，八公石井还在，就指这些遗迹。又说：左吴和王春、傅生等去寻找刘安，一同来到玄洲。崔琰回来后写了一篇记，题目叫《八公记》，其中都没有提到鸡犬升天的事。按《汉书》，刘安是谋反被杀的，葛洪却说他得道，在《抱朴子》和《神仙传》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肥

水又在左边接纳了芍陂渎，渠水自黎浆分出，引水流向寿春城北边，经过芍陂门右侧，北流入城。从前巨鹿时苗当县官，这里就是他留下小牛的地方。芍陂渎东边有东都街，大街左边一条路北面，有宋司空刘勔庙，是宋元徽二年(474)在东乡孝义里修建的。庙前有碑，那年开始刻碑，但直到齐永明元年(483)方才把它立在庙前。沈约《宋书》说：泰始元年(465)豫州刺史殷琰造反，明帝授予刘勔以辅国将军的封号，前去讨伐。殷琰只得投降。刘勔军令严明，秋毫无犯，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他生时就为他立碑，碑文美化他言过其实。建元四年(482)，原属吏颜幼明作庙铭，原僚佐庞珽作庙赞，夏侯敬友作庙颂，都附刻在石碑侧面。芍陂渎水又往北流经相国城东面，相国城是刘武帝攻长安时所筑。厅堂馆舍，仍旧以相国为名。渎水北流出城，注入肥水。肥水继续西流，经过金城北面，又往西流，在左边汇合了羊头溪水。羊头溪水上口由芍陂给水，往西北流经羊头溪，称为羊头涧水。北经熨湖，在左边汇合了烽水渎。烽水渎在烽村南面承接淮水，往下注入羊头溪。溪水旁经寿春城西面，又北流经象门，从沙门往北流出，经过金城西门逍遥楼下面，往北注入肥水。肥水北流注入旧渠的横塘，这条堤塘是玄康南路的驰道，左通船官坊。肥水经玄康城往西北流，从北边流出，水边有个曲水堂，是游人纷集的地方。又往西北流，从前晋时，谢玄抗击苻坚南侵，在八公山祈祷，在肥水之滨布置战阵。苻坚遥望山上草木，仿佛都成人形，这里就是苻坚战败的地方。这不是什么八公的神灵在保佑晋军，实际是苻坚将亡，神志迷乱之故。肥水继续往西北流，注入淮水，汇流处叫肥口。

施水也从广阳乡肥水分出，往东南注入湖中。

施水在广阳乡引入肥水，往东南流经合肥县。应劭说：夏水发源于城父东南，到这里与肥水汇合，所以地名叫合肥。阚骃也说：夏水发源于沛国城父东边，到这里汇合了肥水。我按这两条

水的水脉、流向完全不同，夏水决无注入肥水的道理。可知应、阚二人的说法都不是确实的证据。原来夏月诸水暴涨，于是施水汇合于肥水，所以地名叫合肥，并不是说夏水汇合肥水。施水自成德东流，经过合肥县城南，县城四面环水，又东有逍遥津，从前水上原来有桥。孙权攻合肥时，张辽在桥北打败他，木桥桥板只留着两截没有拆去，孙权和甘宁踢马奔向桥头，谷利在后面扬鞭助势，于是才冲过桥梁。凌统身披铠甲，掉到水里，他好久才赶到，悼念阵亡的亲从，在渡头水边痛哭流涕。施水继续往东流，分为两条，支流向北分出，注入阳渊。施水又往东流经湖口戍，往东注入巢湖，汇流处叫施口。

沮水发源于汉中郡房陵县的景山，往东南流过临沮县境，

沮水发源于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的景山，就是荆山的前缘。景山峰峦峻峭高耸，上接层云。《山海经》说：这里出产金玉，也是沮水的发源地。所以《淮南子》说：沮水发源于荆山。高诱说：荆山在左冯翊怀德县，这是因为洛水有漆沮一名的缘故。这里的引证却是错误的。杜预说：沮水发源于新城郡西南的发阿山，这是山的异名，沮水往东南流经沮阳县东南，县里有一条潼水，往东流经县南，注入沮水。沮水又往东南流，经过汶阳郡北边，接近高安县边界。汶阳郡治所在锡城，高安县治所在郡治下，城即旧时新城郡的下邑。汶阳郡是义熙(405～418)初年分新城郡而设置。郡城西边都是重沓的山岭。沮水南经临沮县西，有青溪水注入。溪水发源于县西的青山，青山东边有滥泉，就是青溪的源头。源头口径数丈，深不可测，泉水洁净而灵异，一到盛夏骄阳如火，久旱无雨时，如以秽物投入，就会降下暴雨。水自源头东流，因发源于青山，所以叫青溪。荡着轻舟溯流寻源，溪谷幽深峻峭，景色奇丽。盛弘之说：两旁林木茂密，枝叶凌空相接，悬崖峭壁上建造危楼，看去常有摇摇欲坠之势。风声水声回荡于青林底下，岩上猿鸣流漾于白云上面。游人常感目不暇接，来不及欣赏。所以山林

隐逸之士喜欢在这里栖身，水边修建了不少道士的庐舍。青溪又往东流，注入沮水；沮水又转弯流经临沮县南边。晋咸和年间（326～334），这里是阳沮郡的治所。沮水又往东南流，经过当阳县老城北边。老城利用山冈的险阻之势而筑，北濒沮水，老城在东面一百四十里，所以叫东城，在绿林长坂以南——长坂，就是张翼德横矛却敌的地方。沮水又往东南流经驴城西边、磨城东边，又往南流经麦城西边，这就是从前关云长诈降的地方，接着又在这里反叛了。《左传》说：伍子胥筑驴、磨二城来进攻麦城，就是谚语所说的：东驴西磨，麦城自破。沮水又往南流经楚昭王墓，陵墓东对麦城，所以王仲宣《登楼赋》说：西接昭丘。沮水继续往南流，与漳水汇合。

又往东南流过枝江县东边，南流入江。

沮水又往东南流经长城东边；又往东南流，注入大江，汇流处叫沮口。

漳水发源于临沮县东边的荆山，往东南流过蓼亭，又往东流过章乡南边，

荆山在景山东边百余里新城郡沶乡县边界上。虽然群峰竞相高举，但荆山却独出众峰之上。漳水往东南流，又折向西南，流经编县城南，城在旧县城东北一百四十里。西南有高阳城，后来把治所迁移到许茂旧城，城南濒临漳水。漳水又往南流经临沮县章乡南边。从前关羽为保麦城，诈降而逃，潘璋就在这里杀了他。漳水又往南流经当阳县，又往南流经麦城东边。王仲宣在东南角登楼，面对漳水作赋，写道：傍着澄清的漳水水口，凭依弯曲的沮水长洲。漳水继续往南流，汇合了沲水。《山海经》说：沲水发源于东北的宜诸之山，南流注入漳水。

又往南流到枝江县北边的乌扶邑，注入沮水。

《地理志》说：按《禹贡》，南条荆山在临沮县东北，漳水就发源在这里，往东到江陵，流进阳水，注入沔水。这不对，现在漳水

在当阳县东南百余里处，在右边汇合入沮水。

夏水在江陵县东南从江津分出，

江津豫章口东边有中夏口，这是从江水分出的夏水的上口。屈原说：经过夏首向西航行，回望却看不见龙门。龙门也就是郢城的东门。

又往东流过华容县南边，

华容县就是旧时的容城。《春秋》鲁定公四年（前506），许人迁移到容城，就是此城。容城北濒中夏水，水从华容县东北流经成都郡旧城南边。晋永嘉年间（307～313），西蜀因变乱与外界阻绝，把华容诸城划为成都王颖的封国。夏水又流经交趾太守胡宠墓北。汉太傅胡广是陪葬于皇陵的，但此墓旁却有一块胡广碑，所以世人就以为是他的墓了，但实际上不是。碑文据说是蔡伯喈写的。夏水流经范西戎墓南。王隐《晋书·地道记》说：陶朱公墓在华容县，立碑称，这是越国范蠡的坟墓。晋《太康地记》、盛弘之《荆州记》、刘澄之《永初山川记》，都说墓在华容县西南，郭仲产说在县东十里。细看墓碑，所题的字说：已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已剥蚀残缺，无法了解其人的生平了，只说范蠡是他的祖先。墓碑立于永嘉二年（308），我曾亲自到过那里，看过碑文中的记述，了解得也最清楚，所以这里应对诸说的错误加以纠正。夏水又往东流经监利县南边。监利县在晋武帝太康五年（284）立县，那里地势低洼，陂塘池沼很多。西南从州陵东部边界经云杜、沌阳，就是云梦泽地带。韦昭说：云梦在华容县，按《春秋》，鲁昭公三年（前539），郑伯赴楚，子产准备了农具来耕耘江南的云梦。郭景纯说：云梦就是华容县东南的巴丘湖。杜预说：枝江县、安陆县有云梦，连片的洼地跨于江河两岸，所包括的地区十分宽广。夏水又往东流，有夏杨水注入。夏杨水上流在竟陵县的柘口承接杨水，往东南流，与中夏水汇合，称为夏杨水；又往东北流经江夏惠怀县北边，向东北流去。

又往东流到江夏郡云杜县，注入沔水。

应劭《十三州记》说：从江水分支流入沔水的是夏水的水源，夏水一名，是由分江而来的。冬天水涸断流，到了夏天又有水流通了，所以有夏水之称。此水既有中夏的称呼，也就包含了大夏一名了。水流注入处，称为堵口。郑玄注《尚书》，释沧浪之水时说，现在叫夏水，来源相同，只是年代久远，名称也变了。刘澄之著《永初山川记》说，夏水，古文以为就是沧浪，《渔父》歌中曾唱到它。照此说来，夏水应当是从沔水流过来的。但现在看来，夏水是江水分支流入沔水，而不是从沔水注入夏水的。若是沔水注入夏水，那么就势必往西南流，不会有《尚书》中又往东流的说法了。我也以为不是如此。从堵口以下起，沔水统兼夏水之名，与江水汇合，称为夏汭。《春秋左传》说，吴攻楚，沈尹射逃到夏汭。杜预说：汉水曲折长流入江，汇流处就是夏口。

羌水发源于羌中县参狼谷，

羌水俗称天池白水。《地理志》说：发源于陇西羌道，往东南流经宕昌城东边，宕昌城西北距天池五百余里。羌水又往东南流经宕婆川城东边，向东南流去。从前姜维进犯陇右，听说钟会已进入汉中，就领兵退回。他知道雍州刺史诸葛绪驻兵于桥头，从孔函谷将往北路走，诸葛绪在这条路上拦截他，但姜维却改走北路。他渡过桥头，进入剑阁，诸葛绪去追，却没有追上。羌水又往东南流，阳部水注入，阳部水发源于东北的阳部溪，往西南流经安民戍，又往西南注入羌水。羌水又往东南流经武街城西南，又往东南流经葭芦城西边，羊汤水注入。羊汤水发源于西北方阴平北境的汤溪，往东南流经北部城北边，又往东南流经五部城南边，往东南流，在右边汇合了妾水。妾水从西南流来，水源所出处不远。羌水又流经葭芦城南，流经余城南，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了五部水。五部水有两个源头，出自南五部溪和北五部溪，往西南流，合成一条，然后转向东南，注入羌水。羌水又往东南流，

到桥头汇合了白水。桥头东南距白水老城九十里。

又往东南流，到广魏郡白水县与汉水汇合。又往东南流过巴郡阆中县，又往南到垫江县东边，南流入江。

涪水发源于广魏郡涪县西北，

涪水发源于广汉属国刚氐道的境外，往东南流经涪县西边。涪县就是王莽的统睦。臧宫进军攻破涪城，就在这里杀了公孙恢。从这里溯流而上，县境内有潺水，潺水发源于潺山，水源有金银矿。用水来淘取矿砂，用火来熔冶，就可以制成金银。潺水流经潺亭，注入涪水。涪水又往东南流经绵竹县北边。臧宫从涪江逆流而上，直到平阳，公孙述的部将王元投降，于是攻取了绵竹。涪水又往东南流，与建始水汇合。建始水发源于平洛郡的西溪，先往西南流，然后转向东南，注入涪水。涪水继续往东南流，经过江油戍北边。邓艾从阴平景谷小路跋山历险奇袭蜀国，就是经过江油、广汉的。涪水又往东南流经南安郡南边，又南流与金堂水汇合。金堂水发源于广汉新都县，往东南流，注入涪水。涪水又往南流，分出一条支水，西经广汉五城县，叫五城水，又西流到成都，注入江水。

往南到小广魏，与梓潼水汇合。

小广魏，是广汉县地区，王莽改名为广信。

梓潼水发源于该县北界，往西南注入涪水，

小广魏，就是旧时的广汉郡，公孙述改名为梓潼郡。刘备嘉奖霍峻守葭萌有功，又划广汉北部另立梓潼郡，派霍峻当太守。县里有五位姑娘，蜀王派遣五个兵丁去迎她们，到了这里，看见一条大蛇爬进山洞，五个兵丁去拖它，拉崩了山，五个兵丁和五位姑娘都被压在下面，因此称此山为五妇山，又叫五妇候。驰水就发源在这里，又名五妇水，也叫潼水。这条水发源于山中，往南流经梓潼县，王莽改名为子同。水从县南流经涪城东边，又往南注入涪水，汇流处叫五妇水口。

又往西南流，到小广魏以南注入垫江。

也有人说，涪水到这里注入汉水，又称内水。往北流经垫江。从前岑彭和臧宫从江州出发循涪水而上，公孙述命令延岑在沈水部署强大的兵力。臧宫左翼为步兵，右翼为骑兵，在两边拥着船前进，声势震动整个山谷，大败延岑军，斩首和落水淹死的多达万余人，把整条江水都弄浑浊了。沈水发源于广汉县，下注于涪水。

涔水发源于汉中郡南郑县东南的旱山，往北流到安阳县，往南注入沔水。

涔水就是黄水，往东北流经成固南城北边。城在山上，有人说是韩信开始修筑，也有人说是张良创建，不知到底是谁造的。义熙九年(413)，索遐当果州刺史，身在成固而设治于此，所以叫南城。城周长七里，前临山涧，四周山谷环绕，悬崖绝壁高达百丈。从北边谷口到城东门，沿山边循着溪涧走，从盘旋曲折的山路登山，约五里余，才到城里。城北水上旧时有浮桥，可通涔水北岸。水北有赵军城，城北又有一道浮桥跨过沔水，可到北城；这座城就是大成固县的治所。黄水右岸有悦归馆，涔水流经馆北，北流到安阳，在左边注入沔水，汇流处叫涔水口。

水经注卷三十三

江　水

【题解】

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卷是《江水》，因为长江是著名的大河。在前面《河水》篇的《题解》中已经说明，在古代，“河”是黄河的专名，而“江”是长江的专名。江水是古代对长江的正规名称。简称就作“江”。《水经注》全书中约有近二十个卷篇都提及“江”，指的就是长江。另外，如同黄河称为“大河”一样，长江也被称为“大江”。《水经注》全书中约有十多个卷篇提到“大江”这个名称。但包括经文和注文，《水经注》全书没有出现“长江”这个名称。长江一名从现存的古代文献来看，三国时代已经出现。《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又《鲁肃传》“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均是其例。但大概由于这个名称尚未广泛流行，所以《水经注》没有使用。

《水经》记述的长江之源是：“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这是因为《禹贡》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禹贡》是经书，在古代受到极大的尊重，大家都不敢背离它，所以郦道元也只好顺着《水经》说：“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

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

其实,古人很早就知道,长江还有比岷江更长的源流。《山海经·海内经》说:“有巴遂山,绳水出焉。”这个绳水,就是长江的正源金沙江。《海内经》一般认为是西汉初期的作品,说明人们对于江源的认识,到西汉初期,已比《禹贡》成书的年代即战国末期前进了一步。到了《汉书·地理志》,情况就更为清楚:“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僰道即今宜宾县,正是金沙江与岷江汇合之处。

《水经注》记载的长江上游,又大大地超过了《汉书·地理志》。卷三十六《若水》篇说:“绳水出徼外,《山海经》曰,巴遂之山,绳水出焉。东南流,分为二水:其一水枝流东出,迳广柔县,东流注于江;其一水南迳旄牛道,至大莋与若水合,自下亦通谓之绳水矣。”若水即今雅砻江,若水与绳水汇合,其下流仍称绳水,这条绳水,当然就是今金沙江。《若水》篇最后说:“若水至僰道,又谓之马湖江。绳水、泸水、孙水、淹水、大渡水,随决而纳通称,是以诸书录记群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绳,亦或言至僰道入江。正是异水沿注,通为一津,更无别川,可以当之。”从这段注文中,可见郦道元对当时长江上游的干支流情况,已经清楚了。注文中的绳水,即今金沙江的通称,淹水是今金沙江的上流,泸水是今金沙江的中流,马湖江是今金沙江的下流,孙水是今安宁河,大渡水是今康定县西的坝拉河。尽管他没有突破《禹贡》的框框,仍把岷江作为长江的正源,但在实际上已经把长江上游的干支流分布记载清楚了。

此外,他在卷三十七《淹水》篇中,注文还叙述了:“淹水迳(姑复)县之临池泽,而东北迳云南县西,东北注若水也。”临池泽即今云南省永胜县南的程海,这是《水经注》明确记载的长江干流所到达的最远之处,说明郦道元对长江上游所掌握的资料已经相当可观了。

卷三十五《江水》篇在记载到今湖北与江西两省交界处的青林湖后就告结束。虽然以上《沔水》篇的《题解》中已经说明,长江的最

后一段，可能已合入《沔水》篇中。自来郦学家也有认为《江水》应该尚有第四篇，但这第四篇已经亡佚。戴震在武英殿本《江水》结束后作了案语，他认为郦道元在《沔水》篇中所写的江水很简略，详细内容当在《江水》篇中。他说："(《沔水》)下雉县以下大江入海之大略固具，在道元于江水叙次必详悉，自宋时已阙逸矣。"全祖望在其《水经江水篇跋》(《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中也说："《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竟无考。"

《水经注》是一部残籍，这类问题很多，无法详究。读者如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江水》篇，可参阅陈桥驿《水经·江水注研究》一文，此文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又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文】

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

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益州记》曰：大江泉源，即今所闻，始发羊膊岭下，缘崖散漫，小水百数，殆未滥觞矣。东南下百余里，至白马岭，而历天彭阙，亦谓之为天彭谷也。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见氐道县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阙，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汉元延中，岷山崩，雍江水，三日不流。扬雄《反离骚》云：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骚》也。江水自天彭阙，东迳汶关，而历氐道县北。汉武帝元鼎六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统之。县，本秦始皇置，后为升迁县也。《益州记》曰；自白马岭回行二十余里至龙涸，又八十里至蚕陵县，又南下六十里

至石镜。又六十余里而至北部,始百许步。又西百二十余里至汶山故郡,乃广二百余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湿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则井络濉曜,江、汉昞灵。《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书》曰:岷山导江。泉流深远,盛为四渎之首。《广雅》曰:江,贡也。《风俗通》曰:出珍物,可贡献。《释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东北百四十里曰崃山,中江所出,东注于大江。崃山,邛崃山也,在汉嘉严道县。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夏则凝冰,冬则毒寒,王阳按辔处也。平恒言:是中江所出矣。郭景纯《江赋》曰:流二江崌、崃。又东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东注于大江。《山海经》曰:崌山,江水出焉,东注大江,其中多怪蛇。江水又迳汶江道,汶出徼外嶓山西玉轮坂下而南行,又东迳其县而东注于大江。故苏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谓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绵虒道,亦曰绵虒县之玉垒山。吕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县,即汶山郡治,刘备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桥。江水又历都安县。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雍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

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邮在堰上，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左思《蜀都赋》云：西逾金堤者也。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观坂。从事何旅曰：今所安营，地名观坂，上观下反，其征不祥。不从，果为牙门张和所杀。江水又迳临邛县，王莽之监邛也。县有火井、盐水，昏夜之时，光兴上照。江水又迳江原县，王莽更名邛原也。郝江水出焉。江水又东北迳郫县下，县民有姚精者，为叛夷所杀，掠其二女。二女见梦其兄，当以明日自沈江中，丧后日当至，可伺候之。果如所梦，得二女之尸于水，郡县表异焉。江水又东迳成都县，县以汉武帝元鼎二年立。县有二江，双流郡下，故扬子云《蜀都赋》曰：两江珥其前者也。《风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厉声以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江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亟，当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导江也。仪筑成都，以象咸阳。晋太康中，蜀郡为王国，更为成都内史，益州刺史治。《地理风俗记》曰：华阳

黑水惟梁州。汉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启犍为、牂柯、越嶲,州之疆壤益广,故益云。初治广汉之雒县,后乃徙此。故李固《与弟圄书》曰:固今年五十七,鬓发已白,所谓容身而游,满腹而去。周观天下,独未见益州耳。昔严夫子常言:经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类此子矣。初,张仪筑城,取土处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顷池是也。城北有龙堤池,城东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自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桥下谓之石犀渊。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一头在府市市桥门,一头沈之于渊也。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下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永初后,学堂遇火,后守更增二石室。后州夺郡学,移夷星桥南岸道东。道西城,故锦官也。言锦工织锦,则濯之江流,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矣。遂命之为锦里也。蜀有回复水,江神尝溺杀人。文翁为守,祠之,劝酒不尽,拔剑击之,遂不为害。江水东迳广都县,汉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江西有望川原,凿山崖度水,结诸陂池,故盛养生之饶,即南江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将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入

邛蜀，果如志焉。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汉自广都，乘胜进逼成都，与其副刘尚南北相望，夹江为营，浮桥相对。公孙述使谢丰扬军市桥，出汉后，袭破汉，坠马落水，缘马尾得出。入壁，命将夜潜渡江就尚，击丰，斩之于是水之阴。江北则左对繁田，文翁又穿湔洩以灌溉繁田千七百顷。湔水又东绝绵洛，迳五城界，至广都北岸，南入于江，谓之五城水口，斯为北江。江水又东至南安为璧玉津，故左思云：东越玉津也。

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青衣水、沫水从西南来，合而注之。

县，故大夜郎国，汉武帝建元六年，开置郡县。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阳。王莽更名郡曰西顺，县曰戢成。光武谓之士大夫郡。有鄨江入焉。出江原县，首受大江，东南流至武阳县注于江。县下江上，旧有大桥，广一里半，谓之安汉桥。水盛岁坏，民苦治功。后太守李严凿天社山，寻江通道，此桥遂废。县有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年[1]，有黄龙见此水，九日方去。此县藉江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乔所升之山也。江水又与文井江会，李冰所导也。自莋道与濛溪分水，至蜀郡临邛县与布仆水合。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汉武元封四年，以蜀都西部邛莋邛[2]，理旄牛道，天汉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崃山表。自蜀西度邛莋，其道至险，有弄栋八渡之难，扬母阁路之阻。水从县西布仆来，分为二流。一水迳其道，又东迳临邛县，入文井水。文井

水又东迳江原县，县滨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谷，山下有蹲鸱，即芋也。所谓下有蹲鸱，至老不饥，卓氏之所以乐远徙也。文井江又东至武阳县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迳越嶲邛都县西，东南至云南郡之青蛉县，入于仆。郡本云川地也。蜀建兴三年置。仆水又南迳永昌郡邪龙县，而与贪水合。水出青蛉县，上承青蛉水，迳叶榆县，又东南至邪龙入于仆。仆水又迳宁州建宁郡。州，故庲降都督屯，故南人谓之屯下。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历双柏县，即水入焉。水出秦臧县牛兰山，南流至双柏县，东注仆水。又东至来唯县入劳水。水出徼外，东迳其县，与仆水合。仆水东至交州交趾郡羞泠县，南流入于海。江水自武阳东至彭亡聚。昔岑彭与吴汉溯江水入蜀，军次是地，知而恶之。会日暮不移，遂为刺客所害。谓之平模水，亦曰外水。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江水又东南迳南安县。西有熊耳峡，连山竞险，接岭争高。汉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悬溉有滩，名垒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来敏《本蜀论》曰，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县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发濛

溪，东南流与涐水合。水出徼外，迳汶江道。吕忱曰：涐水出蜀。许慎以为涐水也。出蜀汶江徼外，从水，我声。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故《山海经》曰：濛水出汉阳西，入江，聂阳西。

又东南过僰道县北，若水、淹水合从西来注之。又东，渚水北流注之。

县，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秦纪》所谓僰僮之富者也。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汉武帝感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凿之迹犹存。王莽更曰僰治也。山多犹猢，似猴而短足，好游岩树，一腾百步，或三百丈，顺往倒返，乘空若飞。县有蜀王兵兰，其神作大难，江中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岩，犹有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黄鱼从僰来，至此而止，言畏崖屿，不更上也。《益部耆旧传》曰：张真妻，黄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没，求尸不得。帛至没处滩头，仰天而叹，遂自沉渊。积十四日，帛持真手于滩下出。时人为说曰：符有先络，僰道有张帛者也。江水又与符黑水合。水出宁州南广郡南广县，县故犍为之属县也。汉武帝太初元年置，刘禅延熙中，分以为郡。导源汾关山，北流，有大涉水注之。水出南广县，北流注符黑水，又北迳僰道入江，谓之南广口。渚水则未闻也。

又东过江阳县南，洛水从三危山东过广魏洛县南，东南注

之。

洛水出洛县漳山，亦言出梓潼县柏山。《山海经》曰：三危在燉煌南，与嶓山相接，山南带黑水。又《山海经》不言洛水所导。《经》曰出三危山，所未详。常璩云：李冰导洛通山，水流发瀑口，迳什邡县。汉高帝六年，封雍齿为侯国，王莽更名曰美信也。洛水又南迳洛县故城南，广汉郡治也。汉高祖之为汉王也，发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巴蜀，置广汉郡于乘乡。王莽之就都，县曰吾雒也。汉安帝永初二年，移治涪城，后治洛县。先是洛县城南，每阴雨常有哭声，闻于府中，积数十年。沛国陈宠为守，以乱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声遂绝。刘备自将攻洛，庞士元中流矢死于此。益州旧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隽乂，一州称望。县有沈乡，去江七里，姜士游之所居。诗至孝，母好饮江水，嗜鱼脍，常以鸡鸣溯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妇恐姑知，称托游学，冬夏衣服，实投江流。于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侧，而有江之甘焉。诗有田，滨江泽卤，泉流所溉，尽为沃野。又涌泉之中，旦旦常出鲤鱼一双，以膳焉。可谓孝悌发于方寸，徽美著于无穷者也。洛水又南迳新都县，蜀有三都：谓成都、广都，此其一焉。与绵水合。水西出绵竹县，又与湔水合，亦谓之郫江也，又言是涪水。吕忱曰：一曰湔。然此二水俱与洛会矣。又迳犍为牛鞞县为牛鞞水。昔罗尚乘牛鞞水，东征李雄，谓此水也。县以汉武帝元封二年置。又东迳资中县，又

迳汉安县，谓之绵水也。自上诸县，咸以溉灌。故语曰：绵、洛为没沃也。绵水至江阳县方山下入江，谓之绵水口，亦曰中水。江阳县枕带双流，据江、洛会也。汉景帝六年，封赵相苏嘉为侯国，江阳郡治也。故犍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刘璋立。江中有大阙、小阙焉，季春之月，则黄龙堆没，阙乃平也。昔世祖微时，过江阳县，有一子。望气者言，江阳有贵儿象，王莽求之，而獠杀之。后世祖怨，为子立祠于县，谪其民，罚布数世。扬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思惟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之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水迳汉安县北。县虽迫山川，土地特美，蚕桑鱼盐家有焉。江水东迳樊石滩，又迳大附滩，频历二险也。

又东过符县北邪东南，鳛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

县，故巴夷之地也。汉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为中郎将，从万人出巴符关者也。元鼎二年立，王莽之符信矣。县治安乐水会，水源南通宁州平夷郡鳖县，北迳安乐县界之东，又迳符县下北入江。县长赵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诣巴郡，没死成湍滩，子贤求丧不得。女络，年二十五岁，有二子，五岁以还。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丧，络乃乘小船，至父没处，哀哭自沈。见梦告贤曰：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县上言，为之立碑，以旌孝诚也。其鳛部之水，所未闻

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

又东北至巴郡江州县东，强水、涪水、汉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

强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潜水、渝水矣。巴水出晋昌郡宣汉县巴岭山，郡隶梁州，晋太康中立，治汉中。县南去郡八百余里，故属巴渠。西南流历巴中，迳巴郡故城南、李严所筑大城北，西南入江。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好是也。及七国称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张仪等救苴侯于巴，仪贪巴、苴之富，因执其王以归，而置巴郡焉，治江州。汉献帝初平元年，分巴为三郡，于江州，则永宁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刘璋纳蹇允之讼，复为巴郡，以严颜为守。颜见先主入蜀，叹曰：独坐穷山，放虎自卫。此即拊心处也。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后乃徙南城。刘备初以江夏费观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后都护李严更城，周十六里，造苍龙、白虎门，求以五郡为巴州治，丞相诸葛亮不许，竟不果。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者五百余家，承二江之会，夏水增盛，坏散颠没，死者无数。县有官橘、官荔枝园，夏至则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县北有稻田，出御米也。县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皜曜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之为江州堕林粉。粉水亦谓之为粒水矣。江之北

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于此也。

又东至枳县西，延江水从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

江水东迳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巴之三关，斯为一也。延熙中，蜀车骑将军邓芝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东，右迳黄葛峡，山高险，全无人居。江水又左迳明月峡，东至梨乡，历鸡鸣峡。江之南岸，有枳县治。《华阳记》曰：枳县在江州巴郡东四百里，治涪陵水会。庾仲雍所谓有别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迳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导武陵郡。昔司马错溯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延熙中，邓芝伐徐巨，射玄猿于是县，猿自拔矢，卷木叶塞射创。芝叹曰：伤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又东迳涪陵故郡北，后乃并巴郡，遂罢省。江水又东迳文阳滩，滩险难上。江水又东迳汉平县二百余里，左自涪陵东出百余里，而届于黄石，东为桐柱滩。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峡对丰民洲，旧巴子别都也。《华阳记》曰：巴子虽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处也。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县有市肆，四日一会。江水右迳虎须滩，滩水广大，夏断行旅。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江水又东得黄华水口，江浦也。左迳石城南。庾仲雍曰：临江至

石城黄华口一百里。又东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东迳壤涂而历和滩,又东迳界坛。是地,巴东之西界,益州之东境,故得是名也。

又东过鱼复县南,夷水出焉。

江水又东,右得将龟溪口。《华阳记》曰:朐忍县出灵龟。咸熙元年,献龟于相府,言出自此溪也。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迳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于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阳溪口。北水出新浦县北高梁山分溪,南流迳其县西,又南百里,至朐忍县,南入于江,谓之北集渠口,别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忍尉治此。江水又东,右迳汜溪口,盖江汜决入也。江水又东迳石龙而至于博阳二村之间,有盘石,广四百丈,长六里,阻塞江川,夏没冬出,基亘通渚。又东迳羊肠虎臂滩。杨亮为益州,至此舟覆,惩其波澜,蜀人至今犹名之为使君滩。江水又东,彭水注之。水出巴渠郡獠中,东南流迳汉丰县东,清水注之,水源出西北巴渠县东北巴岭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县,又西入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谓之清水口。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江水又东,右迳朐忍县故城南。常璩曰:县在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县治故城,跨其山阪,南临大江。江之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侧江渍。江水又东迳瞿巫滩,即下瞿滩

也，又谓之博望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缴，故因名之曰缴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王隐《晋书·地道记》：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盖蜀火井之伦，水火相得乃佳矣。汤水下与檀溪水合。水上承巴渠水，南历檀井溪，谓之檀井水，下入汤水。汤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汤口。江水又迳东阳滩。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谓之破石滩，苟延光没处也。常璩曰：水道有东阳、下瞿数滩，山有大、小石城势，灵寿木及桔圃也。故《地理志》曰：县有桔官，有民市。江水又迳鱼复县之故陵，旧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树，有子大如甒，白黄实甚芬香，《尔雅》之所谓楙也。江水又东为落牛滩，迳故陵北，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亦犹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为名也，有鱼复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村侧有溪，溪中多灵寿木，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余鱼。溪水伏流迳平头山，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可轻至。江水又东，右迳夜清而东历朝阳道口，有县治，治下有市，十日一会。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常璩曰：巴旧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也。江水又东，右合阳元水。水出阳口县西南高阳山东，

东北流迳其县南，东北流，丙水注之。水发县东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数丈，中有嘉鱼，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汉、丙穴之类也。其水北流入高阳溪。溪水又东北流，注于江，谓之阳元口。江水又东迳南乡峡，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许里，江山迴阔，入峡所无。城周十余里，背山面江，颓墉四毁，荆棘成林，左右民居，多垦其中。江水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江水又东迳赤岬城西，是公孙述所造，因山据势，周回七里一百四十步，东高二百丈，西北高千丈。南连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树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谓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彷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胁也。郭仲产曰：斯名将因此而兴矣。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与群蛮叛楚，庄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儵、鱼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关都尉治。公孙述名之为白帝，取其王色。蜀章武二年，刘备为吴所破，改白帝为永安，巴东郡治也。汉献帝兴平元年，分巴为二郡，以鱼复为故陵郡。蹇胤诉刘璋，改为巴东郡，治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缘马岭，接赤岬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

西七十丈。又东傍东瀼溪，即以为隍。西南临大江，窥之眩目，惟马岭小差委迤，犹斩山为路，羊肠数四，然后得上。益州刺史鲍陋镇此，为谯道福所围。城里无泉，乃南开水门，凿石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牵引汲，然后得水。水门之西，江中有孤石，为淫预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亦有裁出处矣。县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经》所谓夷水出焉。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其间三十里，颓岩倚木，厥势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土人见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即降雨。常璩曰：县有山泽水神，旱时鸣鼓请雨，则必应嘉泽。《蜀都赋》所谓应鸣鼓而兴雨也。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滩，夏水回复，沿溯所忌。瞿塘滩上有神庙，尤至灵验，刺史二千石迳过，皆不得鸣角伐鼓。商旅上下，恐触石有声，乃以布裹篙足。今则不能尔，犹飨荐不辍。此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狢兽渡汶而不生矣。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

【注释】

①建安仅二十五年。据杨守敬考，此为二十四年之误。

②此句有错误。戴震以为当作"汉武帝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邛莋置"。

【译文】

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就发源在这里，往东南流过县北。

岷山就是渎山，水叫渎水，又叫汶阜山，远在边境以外，江水就发源在那里。《益州记》说：大江的源泉，按现今所知，开头是从羊膊岭下流出。水沿山崖散开，涓涓细流多以百计，浅得几乎连酒杯也浮不起。水向东南流泻百余里，到达白马岭，经过天彭阙，又叫天彭谷。秦昭王派李冰当蜀郡太守，李冰见氐道县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形状如门，称为天彭门，又叫天彭阙。江水从这里起，上流十分细弱，所谓发源时只能浮起酒杯，就指这里。汉元延年间（前12～9），岷山崩塌，堵塞了江水，以致江水三日不流。扬雄作赋，在《反离骚》中说：从岷山投入江流之中，以吊屈原，名为《反骚》。江水从天彭阙东经汶关，又流过氐道县北面。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划蜀郡北部设置汶山郡，以管辖该县。氐道县原是秦始皇所置，后来改为升迁县。《益州记》说：江水从白马岭萦纡流奔二十余里，到龙涸；又八十里，到蚕陵县；又南下六十里，到石镜；又六十余里到北部都尉治，江宽才有百余步。江水又西流一百二十余里，到达旧汶山郡时，宽度才有两百余步；又向西南奔流了一百八十里，到湿坂，江才稍大了一点。所以有了它的精气，井泉就水脉潜通，闪闪生辉，大江、汉水，灵光照耀。《河图括地象》说：岷山的精气，上升成为井泉的水脉，帝王因其会合而昌盛，神明赖以为人类造福。所以《尚书》说：岷山是江水所出处。泉流既深且远，流量之大，在四渎之中首屈一指。《广雅》说：江，就是贡的意思。《风俗通》说：江里出产稀珍之物，可以朝贡。《释名》说：江，就是共的意思，小水流进江中，因而是诸水所公共的。东北一百四十里有崃山，是中江的发源地；中江东流，注入大江。崃山就是邛崃山，在汉嘉郡严道县，又名新道南山，有九折坂，夏天都会结冰，冬天更是酷寒，是王阳勒马的地方。平恒说：这就是中江的发源地。郭景纯《江赋》说：在峄山、崃山流奔着两

条江。又东流一百五十里，有崌山，北江发源于此，东流注入大江。《山海经》说：崌山是江水的发源地，往东注入大江。江中怪蛇很多。江水又流经汶江道，汶水发源于边境外峄山西边的玉轮坂下，先往南流，然后往东流经该县，往东注入大江。所以苏代对楚王说：蜀地的军队在汶水上船，趁着夏季水涨下江，五日就能到楚国郢都。他说的就是这条水。又有湔水注入。湔水发源于绵虒道——也叫绵虒县——玉垒山。吕忱说：湔水又叫半浣水，流注入江。江水东流，又分出沱江，是开明所凿；就是郭景纯所说的，玉垒可作为东流分水的标志。绵虒县是汶山郡的治所，是刘备所置，有竹索桥可以渡江。江水又往东流经都安县，县里有桃关和汉武帝祠，李冰在这里造了一条大堰，截住江流。堰坝左右两边都有出水口，称为湔堋。大江流入郫江、捡江，以便通航。《益州记》说：大江流到都安，在右边筑堰堵水，在左边造堤控流，江的干流于是就移到东边，位于郫江右面。利用山势滑放竹木入江，不费力气就可以运到；水还可以灌溉诸郡。李冰又凿穿羊摩江和灌江，在西边玉女房下的白沙邮，造了三个石人，立在水中，以镇伏江神。枯水时不露脚，涨水时不没肩。因而蜀人天旱时可用来灌溉，多雨时不堵塞水流。所以《益州记》说：水旱都任人安排，饥荒绝迹，沃野千里，因此世人把它号称陆海，又叫天府。邮亭就在堰上，民间称此堰为都安大堰，也叫湔堰，又称金堤。左思《蜀都赋》说：向西越过金堤，即指此堤。诸葛亮北征时，将此堰视为农业的命脉，国家赖以给养。他征召了一千二百名兵丁负责护堰，并设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来到都安，屯兵于观坂。从事何旅说：现在扎营的地方名叫观坂，上观下反，是不祥的征兆。皇甫晏不听他的话，果然被牙门张和所杀。江水又往东流经临邛县，就是王莽的监邛。县里有火井、盐水，黑夜时分，就会升起一片火光。江水又流经江原县，王莽改名为邛原。𨛬江水就发源在那里。江水又往东北流经郫县境。县里有个叫姚精的人，夷人叛乱，把

他杀了，两个女儿也被掳去。姑娘们托梦给她们的哥哥，明天她们将投江自尽，尸体后天当可漂到，叫他等候着。果然他在江水中捞到两个姑娘的尸体，就和梦中所说的一样。郡县都旌表这件异事。江水又往东流经成都县，该县设置于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县里有两条江，都流经郡城下面，所以扬子云《蜀都赋》说：两江从前面穿过。《风俗通》说：秦昭王派李冰去当蜀郡太守，在成都开凿了两条河渠，可以灌溉百顷田亩。江神每年需要两个小姑娘做妻子，李冰把自己的女儿送去与江神成亲，直入神祠，向神劝酒。但江神不饮，酒杯里只泛起一丝丝波纹。李冰厉声斥责，于是忽然不见了。好久，江岸旁有两牛相斗。一会儿，李冰回来了，满身大汗，对下属说：我斗得精疲力竭了，你们该帮我一下。南面那头牛腰间纯白色，那就是我的绶带。于是主簿刺杀了北面那头牛，江神于是就死了。蜀人敬佩他的胆略和果决，因而把身强力壮的孩子都称为冰儿。秦惠王二十七年，派张仪和司马错等人去灭蜀，设置了蜀郡；王莽改名为导江。张仪按咸阳的格局修筑了成都城。晋太康年间(280～289)，蜀郡立为王国，改为成都内史，是益州刺史的治所。《地理风俗记》说：华阳黑水一带属梁州地区。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把梁州改为益州，因为新开发了犍为、牂柯、越嶲三地，州郡的疆域更加(益)辽阔了，所以称为益州。开始时治所在广汉的雒县，以后才迁到这里来。所以李固《与弟圄书》说：我今年五十七岁，鬓发都白了。正像人们所说的：有了安身之所就去游历，心满意足了就离开。我周游天下，只是还没有看到过益州。从前严夫子常说：经有五部，已读过四部；州有九个，已游过八个。我是很想能像这位先生一样。当初张仪筑城时，取土的地方离城十里，后来就用来养鱼；这就是现在的万顷池。城北有龙堤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都有水渠相通，冬夏不涸。西南两江上有七座桥梁。郫江上通西门的叫冲治桥。西南在石牛门的叫市桥，吴汉入蜀时，从广

都派遣了一支轻骑兵先去烧了它；桥下的水潭叫石犀渊。从前李冰造了五头石犀，用以镇压水妖。他通过石犀在南江开了一条渠道，把那地方叫犀牛里。后来又把两头犀牛移掉；一头移到府城市场的市桥门，一头就沉在渊里。在大城南门的叫江桥。在桥南的是万里桥。向西走是夷星桥。下面是笮桥。南岸路东有一所学堂。起初，文翁当蜀郡太守，创立讲堂，又在南城修筑石室。永初（107～113）以后，学堂失火焚毁，后任太守又增加了两所石室。后来州衙门侵占郡学基址，就把郡学移到夷星桥南岸的路东去。路西有城，就是旧时的锦官城。据说织锦工人织成锦缎后，在江水里洗濯，锦缎就色泽鲜艳；如在别的江河里洗濯，锦缎就会褪色，于是取名为锦里。蜀郡有回复水，水里的江神曾溺死人。文翁做了太守后，立祠奉祀，为神斟酒劝饮而神不饮尽，文翁拔剑刺他，江神就不再害人了。江水往东流经广都县。广都县置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就是王莽的就都亭。李冰能察看水脉，他开凿了县里的盐井。江西有望川原，开凿山岩引水流过。蓄积在陂塘里，所以人民生活所需的物产非常丰富。这就是南江。江水又从冲治桥北转，有桥叫长升桥。城北十里，叫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将去长安时，在门上题字说：我不乘高车驷马，决不从你下面走过！后来到了邛蜀，果然如愿以偿。李冰沿江造了七座桥，与天上的北斗七星相对应，所以世祖对吴汉说：部署军队应当选在连成七星的七座桥梁之间。吴汉从广都乘胜进逼成都，和他的副将刘尚南北相呼应，隔江在两岸建立军营，其间以浮桥相连。公孙述派遣谢丰在市桥逞兵，迂回到吴汉背后攻破他的阵地，吴汉落马跌入水中，幸而拉着马尾又得以出水。他进入军营，命令部将连夜偷偷渡江，向刘尚靠拢，合兵进攻谢丰，终于在江水南岸杀了他。大江北岸，左边与繁田相对，文翁又凿通湔洩水来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的田亩。湔水又往东流到绵络，经五城边界到广都北岸，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叫五城水口。这就是

北江。江水又往东流到南安，有璧玉津，所以左思说：向东越过玉津。

又往东南流过犍为郡武阳县，青衣水、沫水从西南流来，汇合后注入江水。

武阳县就是旧时的大夜郎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开拓了那个地区，设置了郡县。太初四年(前101)，益州刺史任安筑武阳城，王莽改名，郡称西顺，县名戢成；光武帝称为士大夫郡，有鄨江流入。鄨江发源于江原县，上流承接大江，往东南流到武阳县，注入江水。武阳县下流的江上，江面宽一里半，原有大桥，叫安汉桥。江水盛大，年年被冲毁，百姓苦于修桥。后来太守李严在天社山开山，找了另一条过江通道，此桥也就被废弃了。武阳县有赤水，流注入江。建安二十四年(219)，此水出现黄龙，接连九日方才离去。县里在江上造了一条大堰，开了六处水门，以灌溉郡内的田亩。北山就是从前王乔升仙的地方。江水又与李冰疏导的文井江汇合。文井江从莋道与濛溪分水，到蜀郡临邛县与布仆水汇合。布仆水发源于边境外成都西边的沈黎郡。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以蜀郡西部的邛莋设置沈黎郡，管辖旄牛道；天汉四年(前97)，在邛崃山设置都尉，掌管外羌。从蜀郡西行经过邛莋，道路极险，有弄栋八渡的难关，有扬母栈道的险阻。布仆水来自县西的布仆，分为两条。一条往东流经临邛县，注入文井水。文井水又往东流经江原县。县城濒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长四十里。还有个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稻谷，山下有蹲鸱——就是芋奶，所谓山下有蹲鸱，到老都不饥，这就是卓氏之所以乐于远道迁徙的缘故。文井江又往东流，到武阳县天社山下注入江水。另一条往南流经越嶲邛郡都县西面，向东南流到云南郡青蛉县注入仆水。云南郡本来是云川的地方，置于蜀建兴三年(225)。仆水又往南流，经过永昌郡邪龙县，与贪水汇合。贪水发源于青岭县，上流承接青蛉水，流经叶榆县，然后往东南

流，到邪龙注入仆水。仆水又流经宁州建宁郡。宁州原来是庲降都督驻兵的地方，所以南方人称为屯下，刘禅建兴三年(225)，分益州郡而设置。仆水流经双柏县，汇合了即水。即水发源于秦臧县牛兰山，往南流到双柏县，往东注入仆水。仆水又往东流，到来唯县注入劳水。劳水发源于边境外，往东流经来唯县与仆水汇合。仆水往东流到交州交趾郡麊泠县，往南流入大海。江水从武阳往东流到彭亡聚。从前岑彭与吴汉溯江进入蜀境，队伍在这里住宿。他听到这个地名感到很讨厌，但当时天色已晚，也就没有转移营地，于是就被刺客暗杀。这段江流称为平模水，也叫外水。这里有个彭冢，据说就是彭祖的坟。江水又往东南流，经过南安县，西面有个熊耳峡，连绵不断的峰峦，比邻相接的山岭，似乎在竞相比险争高。汉河平年间(前28～前25)，发生地震山崩，江水倒流。有个急滩，名叫垒坻，又叫盐溉，是李冰把它凿平的。南安县的治所在青衣江汇流处，夹在二水之间，这里也就是蜀王开明原来的治所。来敏《本蜀论》说：荆人鳖令死后，尸体随水漂向上流。因此荆人找不到他。鳖令漂到汶山下面却复活了，他起来去见望帝，望帝就任命他为宰相。望帝就是杜宇，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有个叫朱利的姑娘，从江水的源头出来，做了杜宇的妻子。于是杜宇就在蜀称王，号称望帝。当时因巫山山峡太窄，蜀水不能畅通，望帝派鳖令去开凿巫峡，以疏通水流，于是蜀人才得以在陆地上居处。望帝自以为恩德比不上他，就让国给他，号为开明。南安县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就是大渡水。濛水源出濛溪，往东南流，与涐水汇合。涐水源出边境以外，流经汶江道。吕忱说：渽水发源于蜀。许慎认为所谓渽水就是涐水，发源于蜀汶江的边境以外。涐字偏旁从水，读作我。涐水南流到南安，注入大渡水；大渡水又往东流，注入江水。所以《山海经》说：濛水发源于汉阳西，在潒阳西边流入江。

又往东南流过僰道县北边，若水、淹水汇合西来注入。又东流，渚水

北流注入。

僰道县原是僰人的居地。《地理风俗记》说：僰人在夷人中最仁，有仁爱之风，所以僰字偏旁从人；《秦记》也说：多僰人僮仆。僰道县在高后六年(前182)筑城。汉武帝听了司马相如的话，派遣县令开路南通僰道，但枉费人力，没有开成。唐蒙去南方把他杀了，于是凿石开辟栈道，以通南中，直到建宁为止；其间二千余里的山路，宽一丈有余，深三四丈，凿痕都还存在。王莽改名，称为僰治。山中多犹猢，形状像猴子，但脚稍短，喜欢在岩头和树上嬉戏，一跳远达百步，甚至三百丈，凌空上下往返，像飞一般矫捷。僰道县有蜀王兵营的栅栏，山神大肆作祟，江中崖壁险阻，无法开凿。于是李冰堆柴去烧，所以那里的悬崖还留有斑斓的色彩，或红或白，映着江水；黄黑相间的鱼从僰道游来，到这里就停下了，据说是害怕崖壁和险礁，不敢再向上游了。《益都耆旧传》说：张真妻是黄家女儿，名帛。张真乘船覆没，找不到尸体。黄帛到沉船处的滩头，仰天长叹，投水沉入深渊。十四日后，黄帛抓着张真的手在滩下浮上来。当时人们有句谚语说：符有先络，僰道有张帛。江水又与符黑水汇合。符黑水源出宁州南广郡南广县。南广县原是犍为郡的属县，置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到刘禅延熙年间(238～257)分设为郡。符黑水发源于汾关山，往北流，有大涉水注入。大涉水源出南广县，往北流，注入符黑水；又往北经僰道入江，汇流处叫南广口。渚水却没有听说过。

又往东流过江阳县南边，洛水从三危山往东流过广魏郡洛县南面，往东南注入。

洛水发源于洛县漳山，也有人说发源于梓潼县柏山。《山海经》说：三危在敦煌南，与岷山相连接，黑水在山南流过。此外，《山海经》不提洛水发源地，而《水经》则说洛水发源于三危山，不知有何根据。常璩说：李冰导洛水流过山间，水从瀑口出发，流经什邡县。汉高帝六年(前201)，将这地方封给雍齿，立为侯国。王

莽改名美信。洛水又往南流经洛县老城南边，这是广汉郡的治所。汉高祖立为汉王，派巴渝兵士北征平定三秦，六年(前 201)，才从巴蜀三郡划地，在乘乡设置广汉郡。乘乡就是王莽的就都，县名吾雒。汉安帝永初二年(108)，把治所迁到涪城，以后又设在洛县。先前洛县城南，每逢阴雨，衙门中常常听到哭声，接连数十年之久。沛国陈宠当太守，认为这是因为乱世死人很多，尸骨暴露于野外不得安葬之故，于是就全给收葬了，哭声于是也断绝了。刘备亲自率兵攻洛，庞士元被流矢射中，死在这里。益州旧时把蜀郡、广汉、犍为称为三蜀，土地肥沃，士人才智出众，在一州之中负有声望。县里有个沈乡，离江七里，是姜士游(名诗)的住处。姜诗的母亲喜欢喝江水，吃薄鱼片；他十分孝敬母亲，常常听到鸡啼就早起到上流去汲水。他的儿子姜坐打水时失足淹死，妻子怕婆婆知道悲痛，就瞒着她说出外读书去了；每年冬夏给他缝衣，实际上却投到江里。他们这种极顶的孝心感动了上天，于是在他们屋边从地下涌出泉水，和江水一样甘洌。姜诗有田坐落在江边，是低洼盐碱地，但经此泉浇灌后，就成为一片沃野。此外，涌泉之中天天常有一对鲤鱼出现，以供食用。这真可说是孝敬之情发自心灵深处，美德的典范百世流芳了。洛水继续南流，经过新都县。蜀有三都：指成都、广都，新都也是其中之一。洛水与发源西边绵竹县的绵水汇合，又与湔水汇合。湔水也叫郫江，又称涪水。吕忱说：又叫湔水。那么二水都与洛水相汇合了。洛水又流经犍为郡牛鞞县，称为牛鞞水。从前罗尚乘牛鞞水东征李雄，说的就是此水。牛鞞县置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牛鞞水又往东流经资中县，又流经汉安县，称为绵水。以上各县都利用这条水来灌溉。所以俗话说：绵、洛可以淹灌。绵水又称中水，到江阳县方山脚下入江，汇流处叫绵水口。江阳县濒二江，位于江水和洛水的汇流处。汉景帝六年(前 151)，将这地方封赵国宰相苏嘉，立为侯国，是江阳郡的治所。旧时的犍为枝江都尉，是建

安十八年(213)刘璋所设。江中有大阙和小阙，暮春时节水涨，黄龙堆淹没，二阙也就平了。从前世祖寒微时候，经过江阳县。他有个儿子，因为望气者说江阳有出贵儿的气象，王莽派人去找那人，结果捕杀了他。后来世祖怨恨，在县城为他立祠，并谴责当地百姓，接连几代要他们罚布。扬雄《琴清英》说：尹吉甫的儿子伯奇极其孝顺，因受后母诬陷而投江，身上缠满了青苔和水草。他忽然梦见水仙赠送良药，心中想拿回去奉养父母，于是就高声唱起悲歌来，船夫听到，也学着唱。尹吉甫听到船夫的歌声，觉得很像伯奇，就捧琴来弹了一曲《子安之操》。江水流经汉安县北。汉安县虽然处于江河和山陵之间，地势局促，但土壤特别肥沃，蚕桑鱼盐家家户户都有。江水往东流经樊石滩，又流经大附滩，接连经过两处险地。

又往东流过符县北邪东南，鳛部水从符关往东北注入。

符县旧时属于巴夷的地域。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任唐蒙为中郎将，带了一万人出巴符关。符县设置于元鼎二年(前115)，就是王莽的符信。县治在安乐水汇合处。安乐水的源头南通宁州平夷郡的鳖县，往北流经安乐县边界以东，又流经符县，往北注入江水。县官赵祉派遣下属先尼和，于永建元年(126)十二月去巴郡，在成湍滩覆舟淹死。他的儿子先贤找不到他的尸体。女儿先络二十五岁，有两个儿子，都还不到五岁。到二年二月十五日，仍没有找到尸体。于是先络就乘小船到父亲溺死的地方悲哭，自己也投水了，并托梦先贤说：到二十一日我会和父亲一起出来的。到了那天，父女果然一起在江上浮出。郡县上报，为她立碑，以表扬她的孝心。至于鳛部水，却没有听到过，也许是水的别名吧，不过我没有研究过。

又往东北流到巴郡江州县东边，强水、涪水、汉水、白水、宕渠水五水相汇合，南流注入江水。

强水就是羌水；宕渠水就是潜水、渝水。巴水发源于晋昌郡

宣汉县巴岭山。晋昌郡属梁州，置于晋太康年间(280～289)，州治在汉中。宣汉县南距巴郡八百余里，原属巴渠郡。巴水往西南流过巴中，又经巴郡老城以南、李严所筑的大城以北，往西南注入江水。庾仲雍说：江州县与两处水口相望，右边是涪内水，左边是蜀外水，说的就是这条水。江州县昔时是巴子的都邑。《春秋》：桓公九年(前703)，巴子遣韩服规劝楚国，请他们与邓修好。到了七国称王时，巴也称王了。秦惠王派遣张仪等去巴援救苴侯，张仪贪巴、苴的财富，于是就俘了它们的国王回来，并在那里设置巴郡，以江州为郡治。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分巴郡为三郡，江州则是永宁郡的治所。到了建安六年(201)，刘璋接受蹇允的意见，又恢复了巴郡，派严颜去做太守。严颜见先主入蜀，叹道：独坐在深山里，放虎出来保卫自己，在这里有一天该要槌胸顿足，痛悔无及了！汉时郡治是江州，就是巴水北岸的北府城，以后才迁到南城。刘备起初派江夏费观当太守，兼任江州都督。后来都护李严改建城垣，周长十六里，建造了苍龙、白虎等城门，要求把五郡交给巴州管辖；但丞相诸葛亮不许，终于没有实现。江州地势倾斜而峻险，山坡建屋，都是层层相叠，因此火灾经常发生；人们又互不相容，造船住在水上的五百余家。这里地处两江的汇合处，夏季江水猛涨，船只被冲毁沉没，淹死的人不计其数。县里有官府的桔园和荔枝园，到了夏天，果实成熟，太守常常备了饭菜，招士大夫到树下来会聚同食。县北有稻田，出产专供皇室食用的稻米。县内又有清水穴，巴人用这洞穴里的水来磨粉，磨出的粉洁白照眼，鲜美芳香，用以进贡京城，因名此水为粉水。所以人们把这种粉叫做江州堕林粉，粉水又叫粒水了。江水北岸有涂山，南岸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还在。常璩、庾仲雍都说禹就是在这里娶妻的。我查过许多书，都说禹在寿春当涂娶妻，不是在这里。

又往东流到枳县西边，延江水从牂柯郡北流，向西转弯注入。

江水往东流，经过阳关巴子梁。江的两岸现在还有桥梁遗址，是巴郡三关之一。延熙年间(238～257)，蜀国的车骑将军邓芝当江州都督，治所就在这里。江水继续往东流，右边流过黄葛峡。这里山峰又高又险，完全无人居住。江水左边又流过明月峡，往东流到梨乡，流过鸡鸣峡。江水南岸有枳县治所。《华阳记》说：枳县在江州巴郡东四百里，治所在涪陵水的汇流处；这就是庾仲雍说的：有支江自武陵分出。此水是延江的支派，分水北注，经涪陵入江，所以也叫涪陵水。此水导源于南方的武陵郡，从前司马错沿此江逆流而上，夺取了楚国的黔中地区。延熙年间，邓芝征讨徐巨，在枳县射黑猿；黑猿自己拔掉箭，卷起树叶塞住伤口。邓芝叹道：残害动物的生命，我恐怕要死了！江水又往东流过旧涪陵郡北边，涪陵以后并入巴郡，于是撤废。江水又往东流过文阳滩；此滩水势险恶，上行十分困难。江水又继续往东流，经过汉平县二百余里，左边从涪陵东出百余里，流到黄石，东边是桐柱滩。又流经东望峡，东经平都。东望峡与丰民洲相望，昔时是巴子的陪都。《华阳记》说：巴子虽然建都于江州，但也以平都为治所，指的就是这地方。有平都县，是巴郡的属县，县里有天师治，还兼建佛寺，十分清幽灵验。还有个市场，每四日开市一次。江水右岸经流虎须滩，滩阔水大，夏季行旅断绝。江水又往东流经临江县南，这就是王莽的监江县。《华阳记》说：县在枳东四百里，东与朐忍县接壤，驻有盐官。从县城往北进入盐井溪，有经营盐井的民户。溪水流注入江。江水又往东流到黄华水口——这是个牛轭湖——左边经石城南面。庾仲雍说：从临江到石城黄华口一百里。又往东流，到了平洲，洲上居民很多。又往东流，经过壤涂，流过和滩；又往东流，经过界坛——这是巴东的西界，益州的东境，因有此名。

又往东流过鱼复县南边，夷水发源在这里。

江水继续往东流，右岸有将龟溪口。《华阳记》说：朐忍县出

产灵龟。咸熙元年(264),有人到宰相府里献龟,说是此溪所出。江水又往东流,汇合了南集渠和北集渠。南水源出涪陵县界,称为阳溪,往北流经巴东郡的南浦侨县西边。溪流所经的山峡旁有盐井三口,相距各数十步,用直径五尺的大木桶来装,不停地煮盐。溪水往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称为南集渠口,又叫于阳溪口。北水源出新浦县北方高梁山的分溪,往南流经该县西边,又往南流了一百里,到了朐忍县,然后往南注入江水;汇流处称为北集渠口,别名班口,又叫分水口,朐忍尉的治所就在这里。江水又往东流,右边流经汜溪口,是江水分流后重又注入处。江水又往东流经石龙,流到博阳二村之间。有块宽四百丈,长六里的巨石阻塞江流,夏季没入水中,冬季露出水面,基岩绵亘,与江心的洲渚相连。又往东流经羊肠虎臂滩。杨亮当益州刺史,到这里翻了船。蜀人苦于滩中波澜险恶,至今还把它叫做使君滩。江水又往东流,有彭水注入。彭水发源于巴渠郡獠中,往东南流经汉丰县东面,汇合了清水。清水发源于西北方巴渠县东北巴岭以南的獠中,就是巴渠水。此水往西南流到该县,又往西流进入山峡——檀井溪水就发源在这里——又西流出峡,到汉丰县东,往西注入彭溪,汇流处叫清水口。彭溪水又往南流,经过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叫彭溪口。江水又往东流,右边流经朐忍县老城南。常璩说:朐忍县在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县治就在老县城,坐落在山坡上,南濒大江;大江南岸有方山,山呈方形,十分陡峭,一侧濒江。江水又往东流,经过瞿巫滩,就是下瞿滩,又叫博望滩;左岸有汤溪水注入。汤溪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的上庸边界,往南流经县城,两岸有盐井一百余处,巴、川就靠这些盐井来自给。盐粒大的一寸见方,中央隆起,形状就像一把张开的伞。所以叫伞子盐。有的虽然不呈伞状,但也一定是方形的,和普通的盐不同。王隐《晋书·地道记》说:从汤口进去四十三里,有石头可以煮出盐来。石头大的像升,小的像拳头,煮到水都干

尽,盐也就结成了。这大概也是蜀地的天然气井一类,水火互相配合,才能煮出好盐来。汤水下流,与檀溪水汇合。檀溪水上流承接巴渠水,南流经檀井溪,叫檀井水,下流注入汤水。汤水又往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叫汤口。江水又流经东阳滩。江中有一块破石,所以也通称为破石滩,就是苟延光淹死的地方。常璩说:水道中有东阳、下瞿等滩,山有大石城势和小石城势,有灵寿树和桔园。所以《地理志》说:县里有桔官,有民间市场。江水又流经鱼复县的故陵。老郡治在故陵溪西二里的故陵村。故陵溪靠近永谷。当地木瓜很多,木瓜树结的果实大的像酒壶,呈黄白色,十分芳香,就是《尔雅》所谓楙。江水又往东流,就是落牛滩;流经故陵北边,江边有六大坟。庾仲雍说:这是楚建都于丹阳时所葬,正像枳的巴陵一样,所以用故陵作为地名,有鱼复尉驻守在这里。江水左岸有个巴乡村,村人善于酿酒,所以民间把那里酿的酒称为巴乡清。郡中出产名酒。村边有溪,溪里灵寿树很多;水中有鱼,鱼头像羊,肉多骨少,比别的鱼味更鲜美。溪水潜流经平头山底下,与旧南浦县的湖塘相通。这一带土地平旷,有湖泊沼泽,生长菱芡等水生植物,还有鲫鱼和大雁,与外江没有两样;这些东西都是进峡之后所看不到的。这地方有很多凶恶的蛮人,不可轻率前去。江水又东流,右边流经夜清;又往东流过朝阳道口,这里有县治,县治下有市场,十日一次集市。江水又东流,左边流经新市里南。常璩说:先前巴地在江上立市,就是现今的新市里。江水又往东流,在右边汇合了阳元水。阳元水发源于阳口县西南的高阳山东边,往东北流经该县南,往东北流,有丙水注入。丙水发源于该县东南的柏枝山。山下有丙穴,洞宽数丈,洞中有嘉鱼,常常在暮春时节游到沙洲旁,初冬时进入洞内,或许也像褒汉、丙穴之类吧。丙水往北流,注入高阳溪,溪水又往东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叫阳元口。江水继续往东流,经过南乡峡,东经永安宫南面。刘备就死在这里,这也是诸葛亮接受遗诏的地方。其间平

地约二十余里，江山旷阔，是入峡后所没有的。城墙周长十余里，背后倚山，面前临江，四面都是废毁的城墙，荆棘成林，附近居民不少在其间垦种。江水又往东流，经过诸葛亮八阵图石堆南面。石滩平坦开阔，河流和田野一览无余。这里有诸葛亮所造的八阵图，向东跨越军营遗址，都用细石堆砌而成。从遗址向西，堆叠了八行石头，行距二丈，于是他说：八阵排成了，从今天起，用兵大概可以不致打败仗了吧！八阵图所表示的都是用兵虚虚实实，随机应变的战术，后世对兵法有高深研究的人也看不懂。现在因夏季大水的冲激，岁月的侵蚀消磨，高处还留下二三尺，低处差不多把痕迹都荡尽了。江水又往东流，经过赤岬城西面。公孙述依据山势筑成此城，周长七里一百四十步，东高二百丈，西北高达千丈；南面的城基则与白帝山相连。白帝山极其高大，山上不生树木，岩石都呈赭红色。当地人说，此山就像一个人袒露着肩胛，所以叫赤胛山。《淮南子》说：彷徨在山岬旁边。《注》说：岬就是山的胁下。郭仲产说：这个名称将因此而流行了。江水又往东流，经过鱼复县老城南面。鱼复县就是昔时的鱼国。《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前 611），庸和郡蛮反叛，楚庄王出兵征讨，连打了七次败仗，实际上是裨、儵、鱼各族人民把他们赶走的。据《地理志》载，这是江关都尉的治所，公孙述称它为白帝，是以在当地现形的白龙王取名的。蜀国章武二年（222），刘备被东吴打败，把白帝改名为永安，是巴东郡的治所。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把巴分为二郡，把鱼复立为故陵郡；蹇胤向刘璋建议改为巴东郡，治所是白帝城。城周长二百八十步，北面沿着马岭，与赤胛山相接；山间平坦的地方，南北相距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东濒东瀼溪，就作为护城河；西南俯临大江，下望令人头晕目眩。唯有马岭只是稍稍有点绵延曲折，但也凿山筑路，羊肠小道七转八弯，然后才能上去。益州刺史鲍陋镇守在这里，被谯道福所包围。城里没有水，于是在南面开了水门，在岩壁上凿出函道，上面装了木天公，

一直放到江里，好像猴子手牵着手那样来汲水，方才弄到了水。水门西面，江中有一块孤石，就是淫预石；冬天露出水面二十余丈，夏天没在水下，也有只露出一点的地方。县里有夷溪，就是很山的清江；《水经》里说夷水发源在这里，指的就是此水。江水继续往东流，经过广溪峡，这是三峡的上端。峡长三十里。其间惊险的危岩，斜出的树木，看来几乎两边要互相交接似的。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达千余丈，俯临神渊。当地人看到它又高又白，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天旱时在岸上焚烧树木，把灰烬推到深潭中，弄脏潭水，不久就会下雨。常璩说：县里有山泽水神，天旱时击鼓求雨，就一定应验，会有甘霖喜降。这就是《蜀都赋》所说的：一敲鼓就会下雨。峡中有瞿塘、黄龛两处险滩，夏天洪水激起旋涡，上滩下滩都要提心吊胆。瞿塘滩上有个神庙，尤其灵验，刺史二千石一级官员经过这里，都不可吹号打鼓。商旅上下水时，怕碰到石头发出声响，就用布包起撑竿的下端。现在虽不这样做了，但祭祀水神还是没有中断过。峡中猿猴很多，但北岸却没有猿猴——这里不是仅指某一处。有人捕捉了猿猴放到北山去，却一点也听不到它的叫声了。也许就像貉那样，过了汶水就不能生存了。这条山峡大概是从前大禹开凿出来疏导江水的吧。郭景纯也说过，巴东山峡是夏禹王开凿，以疏通水流的。

水经注卷三十四

江　水

【原文】

又东出江关，入南郡界，

江水自关东迳弱关、捍关。捍关，廪君浮夷水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藉险置关，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东上，皆其域也。

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

江水又东，乌飞水注之。水出天门郡溇中县界，北流迳建平郡沙渠县南，又北流迳巫县南，西北历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谓之乌飞口。江水又东，迳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故夔国也。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兴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

有盐井，并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盐水之称矣。溪水又南，屈迳巫县东。县之东北三百步有圣泉，谓之孔子泉。其水飞清石穴，洁并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东迳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郭仲产云：按《地理志》，巫山在县西南，而今县东有巫山，将郡县居治无恒故也。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其颓岩所余，比之诸岭，尚为竦桀。其下十余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偕岭衡、疑。其翼附群山，并槩青云，更就霄汉，辨其优劣耳。神孟涂所处，《山海经》曰：夏后启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早视之，果如其言，故为立庙，号朝云焉。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

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江水又东迳石门滩。滩北岸有山，山上合下开，洞达东西，缘江步路所由。刘备为陆逊所破，走迳此门，追者甚急，备乃烧铠断道。孙桓为逊前驱，奋不顾命，斩上夔道，截其要径，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而叹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发愤而薨矣。

又东过秭归县之南，

县，故归乡。《地理志》曰：归子国也。《乐纬》曰：昔归典叶声律。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灭之者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嬃婵媛以詈余也。县城东北，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临大江。古老相传，谓之刘备城，盖备征吴所筑也。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嬃庙，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指谓此也。江水又东迳一城北，其城凭岭作固，二百一十步，夹溪临谷，据山枕江，

北对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之丹阳，论者云：寻吴、楚悠隔，缆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矣。江水又东南迳夔城南。跨据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东带乡口溪，南侧大江。城内西北角有金城，东北角有圆土狱，西南角有石井，口径五尺。熊挚始治巫城，后疾移此，盖夔徙也。《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阳，秭归归乡矣。江水又东迳归乡县故城北。袁山松曰：父老传言，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抑其山秀水清，故出俊异；地险流疾，故其性亦隘。《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与！余谓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县城南面而重岭，北背大江，东带乡口溪。溪源出县东南数百里，西北入县。迳狗峡西，峡崖龛中石，隐起有狗形，形状具足，故以狗名峡。乡口溪又西北迳县下入江，谓之乡口也。江水又东迳信陵县南，西临大江，东傍深溪，溪源北发梁州上庸县界，南流迳县下，而注于大江也。

又东过夷陵县南，

江水自建平至东界峡，盛弘之谓之空泠峡。峡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间远望，势交岭表，有五六峰参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对。俗传两郡督

邮争界于此，宜都督邮，厥势小东倾，议者以为不如也。江水历峡，东迳宜昌县之插灶下。江之左岸，绝岸壁立数百丈，飞鸟所不能栖。有一火烬，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父老传言，昔洪水之时，人薄舟崖侧，以余烬插之岩侧，至今犹存，故先后相承，谓之插灶也。江水又东迳流头滩，其水并峻激奔暴，鱼鳖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东迳宜昌县北，分夷道、佷山所立也。县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与夷陵对界。《宜都记》曰：渡流头滩十里，便得宜昌县。江水又东迳狼尾滩而历人滩。袁山松曰：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嵚崟，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迳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江水又东迳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

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江水历禹断江南。峡北有七谷村，两山间有水清深，潭而不流。又耆旧传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泻水，禹更开今峡口，水势并冲，此江遂绝，于今谓之断江也。江水出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故城洲上，城周五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孙皓凤凰元年，骘息阐复为西陵督，据此城降晋，晋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为陆抗所陷也。江水又东迳故城北，所谓陆抗城也。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江南岸有山孤秀，从江中仰望，壁立峻绝。袁山松为郡，尝登之瞩望焉。故其《记》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岭，岭容十许人，四面望诸山，略尽其势。俯临大江，如萦带焉，视舟如凫雁矣。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应劭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王莽改曰居利。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后复曰夷陵。县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马穿，尝有白马出穴，人逐之入穴，潜行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尝出此穴，相去数千里。袁山松言：江北多连山，登之望江南诸山，数十百重，莫识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异势，自非烟褰雨霁，不辨见此远山矣。

余尝往返十许过，正可再见远峰耳。江水又东迳白鹿岩。沿江有峻壁百余丈，猿所不能游。有一白鹿，陵峭登崖，乘岩而上，故世名此岩为白鹿岩。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闇彻山南。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势急峻，故郭景纯《江赋》曰：虎牙桀竖以屹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响而电激者也。汉建武十一年，公孙述遣其大司徒任满、翼江王田戎，将兵数万，据险，为浮桥横江，以绝水路，营垒跨山，以塞陆道。光武遣吴汉、岑彭将六万人击荆门，汉等率舟师攻之，直冲浮桥。因风纵火，遂斩满等矣。

又东南过夷道县北，夷水从佷山县南，东北注之。

夷道县，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温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临江郡。刘备改曰宜都。郡治在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为二江之会也。北有湖里渊，渊上桔柚蔽野，桑麻闇日，西望佷山诸岭，重峰叠秀，青翠相临，时有丹霞白云，游曳其上。城东北有望堂，地特峻，下临清江，游瞩之名处也。县北有女观山，厥处高显，回眺极目。古老传言，昔有思妇，夫官于蜀，屡愆秋期。登此山绝望，忧感而死；山木枯悴，鞠为童枯。乡人哀之，因名此山为女观焉。葬之山顶，今孤坟尚存矣。

又东过枝江县南，沮水从北来注之。

江水又东，迳上明城北。晋大元中，苻坚之寇荆州也。刺史桓冲徙渡江南，使刘波筑之，移州治此城。其地夷敞，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地理志》曰：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也。其地，故罗国，盖罗徙也。罗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长沙，今罗县是矣。县西三里有津乡，津乡，里名也。《春秋》：庄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应劭曰：南郡江陵有津乡，今则无闻矣。郭仲产云：寻楚御巴人，枝江是其涂便。此津乡殆即其地也。盛弘之曰：县旧治沮中，后移出百里洲，西去郡百六十里，县左右有数十洲，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县东二里，有县人刘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之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诠女，亦能安贫。宋元嘉中，夫妻隐于衡山，终焉不返矣。县东北十里，土台北岸有迪洲，长十余里，义熙初，烈武王斩桓谦处。县东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侪精庐。自言巴东人，少游荆土，而多盘桓县界。恶衣粗食，萧散自得。言来事多验，而辞不可详。人心欲见，歘然而对；貌言寻求，终弗遇也。虽迳跨诸洲，而舟人未尝见其济涉也。后东游广陵，

卒于彼土。侪本无定止处，宿憩一小菴而已。弟子慕之，于其昔游，共立精舍，以存其人。县有陈留王子香庙，颂称子香于汉和帝之时，出为荆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征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间，送丧逾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庙设祠，刻石铭德，号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孙至今，犹谓之为白虎王。江水又东会沮口，楚昭王所谓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又南过江陵县南。

县北有洲，号曰枚回洲，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北江有故乡洲。元兴之末，桓玄西奔，毛祐之与参军费恬射玄于此洲。玄子升，年六岁，辄拔去之。王韶之云：玄之初奔也，经日不得食，左右进粗粥，咽不下，升抱玄胸抚之，玄悲不自胜。至此，益州都护冯迁斩玄于此洲，斩升于江陵矣。下有龙洲，洲东有宠洲，二洲之间，世擅多鱼矣。渔者投罟历网，往往绁绝，有潜客泳而视之，见水下有两石牛，尝为罾害矣。故渔者莫不击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其下谓之邴里洲，洲有高沙湖，湖东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东迳燕尾洲北，合灵溪水，水无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南流注江。江溪之会有灵溪戍，背阿面江，西带灵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东得马牧口，江水断洲通会。江水又东迳江陵县故城南，《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盖即荆山之称，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处荆山，以供王事，遂迁纪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秦昭襄王二

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周书》曰：南，国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钧势敌，竞进争权，君弗能制。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按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自涂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后汉景帝以为临江王荣国。王坐侵庙壖地为宫，被征，升车，出北门而轴折。父老窃流涕曰：吾王不还矣！自后北门不开，盖由荣非理终也。汉景帝二年，改为江陵县。王莽更名，郡曰南顺，县曰江陆。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杜元凯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系狗颈示之，元凯病瘿故也。及城陷，杀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论者以此薄之。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旁创筑略无差矣。城西有栖霞楼，俯临通隍，吐纳江流。城南有马牧城，西侧马径。此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长七十余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旧主度州郡贡于洛阳，因谓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昔陆抗屯此与羊祜相对，大宏信义，谈者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矣。北对大岸，谓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语》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也。故郭景纯云：济江津以起涨。言其深广也。江水又东迳郢城南，子囊遗言所筑城也。《地理志》曰：楚别邑，故郢矣。王莽以为郢亭。城中有赵台卿冢，岐平生自所营也。冢图宾主之容，用

存情好，叙其宿尚矣。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台名，所未详也。

【译文】

又往东流出江关，流入南郡界，

江水从关东流经弱关、捍关。捍关是廪君乘船下夷水时所设；弱关在建平郡秭归县边界上。从前巴、楚常常打仗，所以在险要处设关互相防御。秦统一天下后，设置南郡，于是从巫县东上，就都是秦的领土了。

又往东流过巫县南边，盐水从县城东南流来注入。

江水又往东流，有乌飞水注入。乌飞水发源于天门郡溇中县边界，往北流经建平郡沙渠县南边，又往北流经巫县南边，于是往西北经过山间三百七十里的流程，注入江水，汇流处叫乌飞口。江水又往东流，经过巫县老城南，巫县就是旧时楚国的巫郡，秦废巫郡而改置为县，划归南郡管辖。吴孙休分设建平郡，以巫城为治所。巫城倚山筑城，周围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都依傍深谷，南临大江，从前是夔国的地方。江水又东流，巫溪水注入。巫溪水发源于梁州晋兴郡宣汉县东边，往南流经建平郡泰昌县南面，又流经北井县西面，转向东边，流经县城北面。南岸有盐井，都在县城北面，所以县名叫北井，建平全郡食盐都仰赖这些盐井供应。盐水下通巫溪，溪水于是也兼有盐水之名了。溪水又往南流，转弯流经巫县东边。巫县东北三百步有圣泉，叫孔子泉，清泉从石洞中飞流而出，莹洁可与名泉媲美。泉流下注溪水，溪水又南流注入大江。江水继续东流，穿过巫峡。巫峡是杜宇所凿，藉以疏通江水。郭仲产说：按《地理志》，巫山在巫县县城西

南，但现在县城东却有巫山，或许是郡县治所地址常有迁移变动的缘故吧。江水穿过山峡往东流，经过新崩滩。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此处山崩，晋太元二年(377)再次山崩，山崩那天，江水倒流百余里，水涌高达数十丈。现在滩上有很多巨石，圆的如饭箩，方的如房屋，都是从山崖上塌下的，急流受阻，奔腾怒吼，所以叫新崩滩。崩塌后留下的石峰，与许多别的山岭相比起来，显得还是相当高峻的。下流十余里有大巫山，山势之高不但是三峡所没有的，而且可以与岷山和峨眉山一争上下，与衡山和九疑山互比高低；周围相连的群山，都是高入青云，只有攀登到天上，才分辨得出它们的高下。大巫山是司法之神孟涂所居之处。《山海经》说：夏启的臣子孟涂，在巴做了司法之神，巴人到孟涂的住所来告状，他只把衣服上有血迹的人抓起来，决不滥杀无辜，而有好生之德。他住在山上，在丹山西面。郭景纯说：丹山在丹阳，属巴郡。丹山西就是巫山。此外，赤帝的女儿也住在这里，就是宋玉所说的天帝的小女儿，名叫瑶姬。她还没有出嫁就死了，葬在巫山的南面，精魂化成草，结成灵芝。这就是所谓居于高唐险阻处的巫山神女，早上她是飘荡的云，向晚她是游移的雨，每天早晚都在阳台下面。次日一早，楚王起来一看，果然像神女所说的一样，于是就为她修建庙宇，号为朝云。山峡从起点到终点长一百六十里，称为巫峡，就是因巫山而得名。三峡七百里的水路间，两岸山脉连绵不绝，其间没有一点空缺的地方。层沓的岩石和峰峦，把天空和阳光都遮住了，不到中午和夜半，看不到太阳和月亮。到了夏天，大水升涨，漫到了丘陵上，不论上水或下水就都阻断了。如果朝廷颁发诏令须火急传达，有时早上从白帝城出发，晚间就可到江陵，其间行程一千二百里，虽然骑着快马，乘着疾风，也没有这般迅速。春天和冬天时节，又另是一番景象：白浪轻扬，澄潭泛绿，清波间映着倒影，陡峻的峰峦上长满姿态奇诡的

柏树，悬崖上的瀑布飞奔直下。这种林泉山石的奇秀风光，真是引人入胜。每逢初晴的日子和凝霜的清晨，山林寒寂、涧水无声，高处却常常传来猿猴一声声不断的长啸，声音十分凄楚，空谷里回荡着余音，久久方才消失。所以渔夫唱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江水又往东流过石门滩，石门滩北岸有一座山，上合下开，东西畅通，沿江步行，都要经过这里。刘备被陆逊打得大败，逃经这道门户。追兵逼得很紧，于是刘备烧掉铠甲，破坏了栈道。孙桓充当陆逊的前锋，他奋不顾身地追击，切断通往夔州的要道。刘备爬山越岭，通过重重险阻，仅仅逃得了性命。他气愤地叹息道：从前我到京城时，孙桓还不过是个小鬼，现在却逼我到这地步！他一气就气死了。

又往东流过秭归县南边，

秭归县就是旧时的归乡。《地理志》说：就是归子国。《乐纬》说：古时归是掌管音乐的。宋忠说：归就是夔，归乡该就是夔乡了。古时楚王的嫡子有个叫熊挚的，因为残疾不能继承王位，因而在夔居住，作为楚的附庸国，以后楚王称他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前634），楚因夔子不祭祀，就灭了夔国。袁山松说：屈原有个贤慧的姐姐，听说屈原被放逐，也来和他一起，劝他想开些，全乡的人也都希望他能听姐姐的话，因此称那地方为秭归；就是《离骚》中所说的：女媭牵着我依依不舍，一边又责骂我。县城东北背靠山坡，城墙周围长二里，高一丈五尺，南濒大江。据老人们相传，称为刘备城，大概是刘备征吴时所筑。县城东北数十里，有屈原过去的田地和住宅，虽然田埂已经紊乱崩坏，可是仍保持着屈田的称呼。县城以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居，用石头砌筑成屋基，那地方取名乐平里。故居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也还在。所以《宜都记》说：秭归是楚子熊绎最早的封国，也是屈原的故乡，屈原田园住宅至今还在；指的就是这地方。江水

又往东流过一座城的北边，此城凭依山岭修筑加固，长二百一十步。城在两溪之间，下临山谷，据山濒江，北对丹阳城。丹阳城依山修筑，跨过丘冈，周围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都是下临绝涧，西边靠近亭下溪，南傍大江，陡崖险峻如壁，实在是天然的险要之地。这是楚子熊绎初封于丹阳时的都邑。《地理志》以为那是吴的丹阳，有人辩驳道：推想起来吴楚两地相距遥远，熊绎在荆山艰苦经营，丹阳不可能远在吴的境内，所以此说是错误的。而且楚国前代帝王的陵墓也在那里，这也可作为证据。江水又往东南流，经过夔城南面，夔城据山川形势而修筑，周围一里一百十八步，西北背依深谷，东边靠近乡口溪，南濒大江边；城内西北角有金城，东北角有圆形土牢，西南角有石井，口径五尺。熊挚开始把治所设在巫城，后来有病，迁移到这里，大概是从夔迁过来的。《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前634)，楚国的令尹子玉在夔筑城。服虔说：夔在巫山南面，就是秭归的归乡。江水又往东流，经过归乡旧城北面。袁山松说：据老人相传，屈原被流放后，忽然又回来暂住，乡人们很高兴，因而称为归乡。或许因为那里山明水秀，所以会出天才人物；地势险要，水流迅疾，所以性格也有点过急。《诗经》说：四岳的神灵下降，仲山甫和申伯于是诞生。确实如此！我要说，袁山松这番话可说是因史事而设证，恐怕不是该县命名的原意。县修在南面，山岭重沓，北面靠着大江，东面乡口溪回环流过。乡口溪源出该县东南数百里，往西北进入县境，流经狗峡西边。这里山峡崖壁的凹处，有一块岩石隆起像狗的样子，形状齐全，所以称为狗峡。乡口溪又往西北流，经过县境注入大江，汇流处叫乡口。江水又往东流经信陵县南。信陵县面临大江，东傍深溪；溪水发源于北方的梁州上庸县地界，南流经县境注入大江。

又往东流过夷陵县南边，

江水又从建平流到东界峡，盛弘之称为空泠峡。峡极高峻，这是宜都、建平二郡的分界。这里山势陡峭，在峡中远望，两岸山岭高与天接。五六座山峰参差错落地耸立着，上有奇石，状如二人奋臂相向。按民间传说，两郡督邮在这里争界，宜都督邮姿势稍稍向东倾斜，人们指点谈论，以为不及对方强。江水穿过东界峡，往东流经宜昌县的插灶下面。左岸是悬崖削壁，高达数百丈，连飞鸟也不能栖息。崖岸间插着一根未曾燃尽的木头，望去长约数尺。父老相传，从前发洪水时，人们停船于崖旁，把一根烧过的柴火插在岩边，直到如今还在，所以世代相传，称为插灶。江水又往东经流头滩，这里也是急流奔腾，势极凶猛，连鱼鳖也不能游过，旅人常视为畏途。有一首歌谣说：在滩头汹涌的白浪中，大伙要奋力坚持！霎时沉没下去，告别就太迟！袁山松说：从蜀地到这里行程五千余里，下水只消五日就到，上水却要一百日。江水又往东流经宜昌县北面，宜昌县是划出夷道、佷山二县部分地区设立的。县治在江流南岸，北濒大江，与夷陵相对，以江为界。《宜都记》说：过了流头滩十里，就到宜昌县。江水又往东流，经过狼尾滩后又流过人滩。袁山松说：二滩相距二里，人滩水流极其险急，南岸有青石，夏天没在水中，冬天露出水面；这块高大的怪石，数十步内看去，都是人面的样子，或大或小，从有的角度看来更加清楚，甚至须发齐全，所以叫人滩。江水继续东流，经过黄牛山，山下有滩，叫黄牛滩。南岸峰岭层叠而起，最外层的高崖间有一块岩石，色彩斑驳，形状像一个人背着刀，牵着牛；人色黑，牛色黄，完全是天然形成，形象十分清晰。但那是人迹不到的地方，也就无法去看个究竟了。这块岩山很高，又加湍急的江流回环曲折，因而虽经两天的航程，还能看到这块奇岩。所以行人编了一首歌谣说：清晨从黄牛启程，晚上在黄牛栖身；三个清晨又三个晚上，黄牛还是这般模样。歌谣是说水路迂回深曲，回头眺望时，

仿佛总是还在同一个地方。江水又往东流经西陵峡。《宜都记》说：从黄牛滩往东进入西陵境内，到峡口的百里左右航程中，山水萦纡曲折。两岸高山峻岭层层叠叠，不到正午或夜半，看不见太阳和月亮。绝壁有的高达千丈，岩石色彩缤纷，形状常常很像某种事物。树高林密，经冬常绿不凋；猿啼声极其清越，山谷里回声荡漾，久久不绝。所谓三峡，这就是其中之一。袁山松说：常听人们说，峡中水流险急，书中记载和口头传闻，都是讲述身临险境时的可怕情景，以此来相告诫，却没有人谈到这里山水之美的。待到我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一到这里就满怀欣喜，这才相信耳闻不如亲见了。那层沓的崖壁，秀丽的峰峦，奇形怪状，姿态万千，实在难以笔墨形容；林木参差，郁郁葱葱，高与云霞相接。仰观山色，俯视倒影，愈看愈感美妙，流连游赏了两天，不觉乐而忘返；平生亲眼所见的景物，没有像这样壮丽的了。我一边为自己能一睹这样的奇观而高兴，一边又想山水如果有灵，那么千秋万代之中能够得到一个知己，也该感到惊喜了！江水流经禹断江以南，山峡北岸有七谷村，两山间有一湾清泉，澄澈深沉，静止不流。又据老人传说：古时这里是大江，到了大禹治水时，因此江太小，泄水不畅，于是禹又另开了今天这道峡口，水势全从这里直冲而下，此江于是就断了，现在称为断江。江水出峡后，往东南流经故城洲，洲与北岸相连，洲头叫郭洲，长二里，宽一里，洲上有步阐旧城，方圆大致与洲相称，只是周围稍留有余地。故城洲上的城墙周围五里，是吴西陵都督步骘所筑。孙皓凤凰元年(272)，步骘的儿子步阐又当了西陵都督。他据有此城向晋投降，晋派太傅羊祜去接应他，没等羊祜赶到，就被陆抗攻陷了。江水继续往东流，经过一座老城北面，这就是所谓陆抗城。此城依山修筑城墙，四面都是天险。大江南岸有一座山，孤峰独秀，从江中仰望，削壁依天，险峻之极。袁山松当郡守时攀登此峰，临高凭眺。所

以他在《宜都记》中说：现在从山南攀登，爬上岭头，上面可以容纳十来个人。放眼眺望四方，山川形胜，历历在目；俯瞰大江，萦回如带，至于船只，更小得像鹅鸭一般了。北边与夷陵县老城相望，老城南临大江。秦国命令白起去攻楚，打了三仗，把夷陵烧了。应劭说：夷山在西北，夷陵就是以山来取名的。王莽改名，称为居利，吴黄武元年(222)改名西陵，以后又恢复夷陵一名。县北三十里有个石洞，名叫马穿。从前曾有白马从洞中出来，人们去追逐它，又逃进洞里，循着洞走直到汉中才出来。汉中人有马不见了，也曾从这个洞口重新出现，而二地相距远达数千里。袁山松说：江北山岭大都互相连接，登山遥望江南群山，层层叠叠，多达数十或上百重，都不知道山名；高的上千丈，山形千奇百怪，山势也迥异寻常。不是烟散雨收的好天气，是分辨不出这样的远山的。我曾往来行走过十来次，但看清这些远峰，也不过两次罢了。江水又往东流经白鹿岩。沿江有峻峭的石壁，高达百余丈，连猿猴也不能上去嬉游，但有一头白鹿竟乘岩而上，登上险峻的高崖。所以世人把此岩称为白鹿岩。江水继续往东流过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通山南，北边有座虎牙形的石门，石壁呈赭红色，间有白色的花纹，形状像牙齿，都是以事物形象命名。这两座山是楚国西部的边塞。这里水势湍急，所以郭景纯的《江赋》说：虎牙冲天竖立，高峻而险峭；荆门屹若城阙，宏大而雄伟；深渊涡流回旋，骇浪奔腾；洪涛声如巨雷，势若闪电。汉建武十一年(35)公孙述派遣他的大司徒任满、翼江王田戎，率兵数万，凭险建造浮桥，横跨江上截断航道，又跨山修筑营垒，堵死陆上通路。光武帝派遣吴汉、岑彭带领六万人去袭击荆门，吴汉等率水兵向浮桥直冲过来，凭借风势放火烧桥，于是杀了任满等。

又往东南流过夷道县北边，夷水从佷山县南边往东北注入。

夷道县，因汉武帝征伐西南夷时，行军路线是从这里走的，

所以叫夷道，王莽改名为江南；桓温父亲名彝，夷、彝同音，为避讳改名西道。魏武帝把南郡分开，另设临江郡，刘备改名宜都，郡治设在县治东边四百步处。老城是吴丞相陆逊所筑，地点在两江的汇合处。北边有湖里渊，渊上桔柚绿荫蔽野，桑麻密得不透阳光。西望佷山的群峰，层峦叠嶂，青苍的翠色一重接着一重，常有红霞白云在山巅飘荡。城中东北边有望堂，那地方很高峻，下临澄碧的江流，是一处有名的游览胜地。县北有女观山，位置高旷，眼界开阔，可以极目远眺。老人们相传，从前有个女人，丈夫在蜀地做官，屡次延误归期，她登临此山，望眼欲穿，终于忧伤而死。山上的树木也都枯死了，成了一座秃岭。乡人哀悼她，因称此山为女观山。那位不幸的女人就葬在山顶，至今孤坟依然存在。

又往东流过枝江县南边，沮水从北方流来注入。

江水继续往东流，经过上明城北边。晋太(大)元年间(376～396)，苻坚侵犯荆州，刺史桓冲渡江迁徙到江南，命刘波修筑此城，把州治迁移到这里。这一带地势平旷，北面据有大江；江水分支流出后，又往东重新注入大江，县治就在洲上，所以用枝江作为地名。《地理志》说：江水的支流往西分出，东流入江。这地方古时原是罗国，罗人曾迁徙到这里。罗人原来居于宜城的西山，楚文王把他们迁往长沙，就是现在的罗县，县西三里有津乡，津乡是个乡里的地名。《春秋》：庄公十九年(前675)，巴人攻楚，楚子出兵抵抗，在津打了个大败仗。应劭说：南郡江陵有津乡，现在不再听说有这个地名了。郭仲产说：楚国立即起来抵抗巴人，枝江就是他们必经之路。这个津乡大概就是那地方了。盛弘之说：旧县治在沮中，后来迁到百里洲，西距郡治一百六十里。县城左右有数十个沙洲散布在江中，百里洲是最大的一个。洲上有桑田果园，在岸边与碧水相映。从县城西至上明，东至江津，其间有九十九个洲。楚地民谚说：洲数不满百，所以出不了帝王。桓玄怀

有称帝野心，于是增筑一洲，以凑足百数，但只称王了几十日，终至杀身灭族；他败亡之后，洲也被毁了。当今皇上就在西边，江中忽又自然形成一个沙洲，流沙逐水上涌，冲积成洲，有时水也淹不住了。后来不久，江汉之间出现龙飞。县城以东二里，有县人刘凝之故居。刘凝之，字志安，他的哥哥盛公志行高远，不肯做官；刘凝之爱慕老莱子、严子陵的为人，在江湖上盖起小屋，完全靠自己劳动来生活，他的妻子梁州刺史郭诠的女儿，也能安于贫困。宋元嘉年间（424～453），夫妻二人隐居在衡山，就在那里终老，没有再回来。县城东北十里，土台北岸有迪洲，长十余里，是义熙（405～418）初年烈武王杀桓谦的地点。县城东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侪的精庐。范侪自称是巴东人，少年时期游历荆州地区，大部分时间都往来于该县边境一带，他衣服破烂，食物粗劣，但闲散自在，自得其乐。他预言未来的事，常常应验，但言辞隐晦难解；人们真心想见他，一忽儿就在眼前了，但如虚言要找他，却总碰不到。虽然他来往于各处沙洲之间，但船夫却从未见他过渡和涉水。以后他东游广陵，就死在那边。范侪本来没有固定的住所，住宿安息，不过一个小菴罢了。他的弟子思慕他，就在他从前游历过的地方修建道院来纪念他。县里有陈留王子香庙，人们还传颂着，王子香在汉和帝时出任荆州刺史，有利民的政绩，皇帝征召他，他在旅途死于枝江亭中。当他的灵柩运送还乡时，常有三只白虎出入于人间，为他送丧，一直送出县境。百姓追思他的恩德，于永元十八年为他建庙立祠，刻碑记载他的德政，并号为枝江白虎王君，他的子孙后代直到现在还把他称为白虎王。江水又往东流，汇合沮口，这就是楚昭王所说的：江、汉、沮、漳，都是楚国祭祀河川的地方。

又往南流过江陵县南边。

江陵县北面有个沙洲，称为枚回洲，江水在这里分为两条，

就是南江和北江。北江有故乡洲，元兴(402～404)末年，桓玄往西奔逃，毛祐之和参军费恬就在此洲射桓玄，桓玄的儿子桓升只有六岁，立即把箭拔掉。王韶之说：桓玄开始逃亡时，整日没有东西吃；侍从送了粗米粥给他，他又不能下咽。小桓升抱住桓玄的胸爱抚着，桓玄不禁悲痛欲绝。到了这里，益州都护冯迁就在洲上杀了桓玄，又在江陵杀了小桓升。下游有龙洲，洲东有宠洲，这两个沙洲之间，世代以多鱼著称，渔人撒网，常被什么东西钩住，以致拉破了网；有个会潜水的人游到水下去看，见有两头石牛，弄破渔网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渔船到了这里，无不使劲荡桨击浪而去。下游有洲，叫郦里洲，洲中有高沙湖，湖东北有一条细流与江相通，水口叫曾口。江水又东流经燕尾洲北，汇合了灵溪水。灵溪水没有主源，上流承接一些散流的水，合为大溪，南流注入江水。江水与大溪汇合的地方，有灵溪戍，背靠山陵，面临江流，灵溪就在西边流过，这个驻防城堡也就因此而得名。江水东流到马牧口，水流切断沙洲，使两边江道相通了。江水又往东流经江陵县老城南边。《禹贡》说，荆及衡阳都属荆州地区。大概就是依荆山之名来取州名的——从前这是楚国地方。子革说：我们的祖先居住在偏僻的荆山，因为要为王室服务，就迁移到纪郢。现在这座城就是楚国船官的地方，也就是《春秋》里说到的渚宫。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派白起去攻取鄢郢，在汉水以南地区设置南郡。《周书》说：南是国名。南氏有两个大臣，势均力敌，彼此争位争权，连君主都不能制止，因而南氏就分成两个南国。按韩婴为《诗》作序说：那地方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从涂山巡察南方，指的也是这里。于是郡名就叫南郡。后来汉景帝将它作为临江王刘荣的封国。临江王因侵占庙墙旁边的空地修建宫室，被征召赴京；上车出门后，车轴忽然折断，父老暗中流泪道：我们的君王不会回来了！此后北门就关闭了，那是因为刘

荣结局不幸的缘故。汉景帝二年(前155),改为江陵县,王莽改名,郡称南顺,县名江陆。老城是关羽所筑。关羽北上围曹仁,吕蒙趁虚进袭,占据了江陵。关羽说:这座城是我筑的,不可进攻。吕蒙于是就退兵了。杜元凯进攻江陵,城上的人把葫芦缚在狗头颈上揶揄他,因为他颈上长了个瘤。城被攻破后,他把城中老小都杀了,血流遍地,走过时脚都浸湿了,人们评论此事,都鄙薄其人。江陵城地势向东南倾斜,因而从灵溪开始沿岸筑了金堤。这道堤防是桓温命令陈遵建造的。陈遵善于方技之术,他叫人去打鼓,自己远远听着,就能知道地势的高低,于是修筑起来的堤岸,也就分毫不差了。城西有栖霞楼,下面就是护城河,引江流从河里流过。城南有马牧城,西傍马径。这个沙洲上自枚回,下迄于此,长七十余里。洲上有奉城,旧时属江津长管辖,原来执掌各州郡去洛阳朝贡时在此过渡,因此称为奉城,也叫江津戍。城堡南对马头岸,从前陆抗驻扎在这里,与羊祜相对抗。两人都很讲信义,人们谈论到他们,都称赞他们真是华元、子反再现于今世。北面与大岸相对,称为江津口,所以洲也以江津取名。江面从这里开始变得宽阔了。《家语》说:江水到了江津,如果不把船连在一起抵挡风浪,是不能渡江的。所以郭景纯说:渡江津时水势高涨。这是说江水又深又阔。江水又往东流经郢城南边,这是按子囊的遗嘱修筑起来的城。《地理志》说:这是楚国的别邑,旧时的郢。王莽名为郢亭。城中有赵台卿墓,是他生时亲自建造的。墓上画有主人和宾客的肖像,以纪念他们之间的情谊,表现他平素所看重的东西。江水又东流,到了豫章口,水口通夏水。西北有豫章冈,大概这地方就是因冈而得名的。也有人说是因楚王豫章台而得名,这就不大清楚了。

水经注卷三十五

江　　水

【原文】

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

江水左迤为中夏水，右则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迆，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世谓之江曲者也。

又东南当华容县南，涌水入焉。

江水又东，涌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谓之涌口。二水之间，《春秋》所谓阎敖游涌而逸者也。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浚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

又东南，油水从东南来注之。

又东，右合油口；又东迳公安县北，刘备之奔江陵，使筑而镇之。曹公闻孙权以荆州借备，临书落笔。杜预克定江南，罢华容置之，谓之江安县，南郡治。吴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晋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县有油水，水东有

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东通澧水及诸陂湖，自此渊潭相接，悉是南蛮府屯也。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江水又左会高口，江浦也。右对黄州。江水又东得故市口，水与高水通也。江水又右迳阳岐山北，山枕大江，山东有城，故华容县尉旧治也。大江又东，左合子夏口。江水左迆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也。大江又东，左得侯台水口，江浦也。大江右得龙穴水口，江浦右迆也。北对虎洲。又洲北有龙巢，地名也。昔禹南济江，黄龙夹舟，舟人五色无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养民。生，性也；死，命也。何忧龙哉？于是二龙弭鳞掉尾而去焉，故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龙巢而东得俞口，夏水泛盛则有，冬无之。江之北岸，上有小城，故监利县尉治也。又东得清阳、土坞二口，江浦也。大江右迳石首山北，又东迳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次北湖州下。江水左得饭筐上口，秋夏水通下口。上下口间，相距三十余里。赭要下即扬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间，常苦蛟害。昔荆佽飞济此，遇两蛟，斩之，自后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则清水口，口上即钱官也。水自牛皮山东北通江，北对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左会饭筐下口，江浦所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溠也。江水又东迳竹町南，江中有观详溠，溠东有大洲，洲东分为爵洲，洲南对湘江口也。

又东至长沙下隽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东流注之。

凡此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

湘水从南来注之。

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者也。江水又东，左得二夏浦，俗谓之西江口。又东迳忌置山南，山东即隐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东接微落山，亦曰晖落矶。江之南畔名黄金濑，濑东有黄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东迳彭城口。水东有彭城矶，故水受其名，即玉涧。水出巴丘县东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矶东迳如山北，北对隐矶，二矶之间，有独石孤立大江中，山东江浦，世谓之白马口。江水又左迳白螺山南，右历鸭兰矶北，江中山也。东得鸭兰、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迳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迳乌黎口、江浦也。即中乌林矣。又东迳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江水又东，左得子练口。北通练浦，又东合练口，江浦也。南直练洲，练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矶口，即陆口也。水出下隽县西三山溪，其水东迳陆城北，又东迳下隽县南，故长沙旧县，王莽之闰隽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隶巴陵郡。陆水又屈而西北流，迳其县北，北对金城，吴将陆涣所屯也。陆水又入蒲圻县北，迳吕蒙城西，昔孙权征长沙零、桂所镇也。陆水又迳蒲矶山，北入大江，谓之刀环口。又东迳蒲矶山北，北对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头，即蒲圻县治也，晋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溾口。水出豫章艾县，东入蒲圻县，至沙阳西北鱼岳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扬子

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阳水口，又东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也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余里，吴所屯也。又迳鱼岳山北，下得金梁洲。洲东北对渊洲，一名渊步洲。江渍从洲头以上，悉壁立无岸，历蒲圻至白沙，方有浦，上甚难。江中有沙阳洲。沙阳县治也，县本江夏之沙羡矣。晋太康中改曰沙阳县。宋元嘉十六年，割隶巴陵郡。江之右岸有雍口，亦谓之港口。东北流为长洋港。又东北迳石子冈，冈上有故城，即州陵县之故城也。庄辛所言，左州侯国矣。又东迳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水东南流注于江，谓之洋口。南对龙穴洲，沙阳洲之下尾也。洲里有驾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驾顿此，因以为名。文帝车驾发江陵，至此黑龙跃出，负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谓长史王昙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龙穴之名焉。江水又东，右得聂口，江浦也。左对聂洲。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江水东迳大军山南。山东有山屯，夏浦，江水左池也。江中有石浮出，谓之节度石。右则涂水注之。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县金山。西北流迳汝南侨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难南逼，户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涂口。涂水历县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又东迳小军山南，临侧江津，东有小军浦。江水又东迳鸡翅山北。山东即土城浦也。

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

沌水上承沌阳县之太白湖，东南流为沌水，迳沌阳县南，注于江。谓之沌口。有沌阳都尉治。晋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为荆州，镇此，明年徙林鄣。江水又东迳叹父山，南对叹州，亦曰叹步矣。江之右岸当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迆，谓之驿渚。三月之末，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东迳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盖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旧治安陆，汉高帝六年置，吴乃徙此。城中有晋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胡奋碑，又有平南将军王世将刻石，记征杜曾事，有刘琦墓及庙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昔魏将黄祖所守，吴遣董袭、凌统攻而擒之。祢衡亦遇害于此。衡恃才倜傥，肆狂狷于无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谓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洑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会矣。船官浦东即黄鹄山，林涧甚美，谯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谓之黄鹄岸，岸下有湾，目之为黄鹄湾。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白湖，又东合滠口，水上承涢水于安陆县，而东迳滠阳县北，东流注于

江。江水又东，湖水自北南注，谓之嘉吴江。右岸频得二夏浦，北对东城洲西，浦侧有雍伏戍。江之右岸，东会龙骧水口，水出北山蛮中。江之左有武口，水上通安陆之延头。宋元嘉二年，卫将军荆州刺史谢晦，阻兵上流，为征北檀道济所败，走奔于此，为戍主光顺之所执处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对杨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冶。吴旧屯所在，荆州界尽此。江水东迳若城南，庾仲雍《江水记》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对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东得苦菜夏浦，浦东有苦菜山。江迳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苦菜可食。江水左得广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无蚊蚋之患矣。北对峥嵘洲，冠军将军刘毅破桓玄于此洲，玄乃挟天子西走江陵矣。

又东过邾县南，

江水东迳白虎矶北，山临侧江濆，又东会赤溪，夏浦浦口，江水右迆也。又东迳贝矶北，庾仲雍谓之沛岸矣。江右岸有秋口，江浦也。又东得乌石水，出乌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矶，矶北亦曰黎岸也。山东有夏浦，又东迳上碛北，山名也。仲雍谓之大、小竹碛也。北岸烽火洲，即举洲也。北对举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举水出龟头山，西北流迳蒙龙戍南，梁定州治，蛮田秀超为刺史。举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阳，与弋阳溳水同发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东有南口戍，又南迳方山戍西，西流注于举水。又西南

迳梁司、豫二州东，蛮田鲁生为刺史，治湖陂城，亦谓之水城也。举水又西南迳颜城南，又西南迳齐安郡西，倒水注之。水出黄武山，南流迳白沙戍西，又东南迳梁达城戍西，东南合举水。举水又东南历赤亭下，谓之赤亭水。又分为二水，南流注于江，谓之举口。南对举洲。《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楚陈于柏举。京相璠曰：汉东地矣。江夏有洰水，或作举，疑即此也。左水东南流入于江。江浒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凤鸣口，江浦也。浦侧有凤鸣戍。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汉高帝元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晋咸和中，庾翼为西阳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宝、西阳太守樊俊共镇之，为石虎将张格度所陷，自尔丘墟焉。城南对芦洲，旧吴时筑客舍于洲上，方便惟所止焉，亦谓之罗洲矣。

鄂县北，

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记》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芦洲。谷利不从，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因凿樊山为路以上，人即名其处，为吴造岘，在樊口上一里，今厥处尚存。江水又左迳赤鼻山南，山临侧江川。又东迳西阳郡南，郡治即西阳县也。《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也。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

旧樊楚地。《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晋《太康地记》以为东鄂矣。《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以陆逊辅太子镇武昌，孙皓亦都之，皓还东，令滕牧守之。晋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综为刺史，治此城，后太尉庾亮之所镇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武昌记》曰：樊口南有大姥庙，孙权常猎于山下。依夕，见一姥问权：猎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竖豹尾？忽然不见。应劭《汉官·序》曰：豹尾过后，执金吾罢屯，解围。天子卤簿中，后属车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内为省中。盖权事应在此，故为立庙也。又孙皓亦尝登之，使将害常侍王蕃，而以其首虎争之[①]。北背大江，江上有钓台，权常极饮其上，曰：堕台，醉乃已。张昭尽言处。城西有郊坛，权告天即位于此，顾谓公卿曰：鲁子敬尝言此，可谓明于事势矣。城东故城，言汉将灌婴所筑也。江中有节度石三段，广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阳、武昌界，分江于斯石也。又东得次浦，江浦也。东迳五矶北，有五山，沿次江阴，故得是名矣。仲雍谓之五圻。江水左则巴水注之。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与决水同出一山，故世谓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历蛮中，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又南迳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谓之巴口。又东迳轪县故城南，故弦国也。《春秋》：僖公五年，秋，

楚灭弦，弦子奔黄者也。汉惠帝元年，封长沙相利仓为侯国。城在山之阳，南对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为名。宋孝武帝举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云荫之，即是洲也。东会希水口。水出灊县霍山西麓，山北有灊县故城。《地理志》曰：县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岳庙。音潜。齐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为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积而为湖，谓之希湖。湖水又南流迳轪县东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水口者也。然水流急浚，霖雨暴涨，漂滥无常，行者难之。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浦。从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枕带长江。又东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西阳郡治，今悉荒芜。江水左得赤水浦，夏浦也。江水又东迳南阳山南，又曰芍矶，亦曰南阳矶，仲雍谓之南阳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姥，水势迅急。江水又东迳西陵县故城南。《史记》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汉章帝建初二年，封阴堂为侯国。江水东历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黄石矶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县。县北则三洲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东对黄公九矶，所谓九圻者也。于行小难，两山之间为阙塞。从此济于土复。土复者，北岸地名也。

又东过蕲春县南，蕲水从北东注之。

江水又得苇口，江浦也。浦东有苇山。江水东迳山北。北崖有东湖口，江波左迪，流结成湖，故谓之湖口矣。江水又东得空石口，江浦在右，临江有空石山，南对石穴洲，

洲上有蕲阳县治。又东，蕲水注之。江水又东，迳蕲春县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陈俊子浮为侯国。江水又东，得铜零口，江浦也。大江右迳虾蟆山北，而东会海口。水南通大湖，北达于江。左右翼山，江水迳其北，东合臧口，江浦也。江水又左迳长风山南，得长风口，江浦也。江水又东迳积布山南，俗谓之积布矶，又曰积布圻，庾仲雍所谓高山也。此即西阳、寻阳二郡界也。右岸有土复口，江浦也。夹浦有江山，山东有护口，江浦也，庾仲雍谓之朝二浦也。

又东过下雉县北，利水从东陵西南注之。

江水东迳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湾。又东迳望夫山南，又东得苦菜水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阳新县之青湓山，西北流迳阳新县，故豫章之属县矣。地多女鸟。《玄中记》曰：阳新男子于水次得之，遂与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间养儿，不露其衣，言是鸟落尘于儿衣中，则令儿病，故亦谓之夜飞游女矣。又西北迳下雉县，王莽更名之润光矣，后并阳新。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江水又东，右得兰溪水口，并江浦也。又东，左得青林口。水出庐江郡之东陵乡，江夏有西陵县，故是言东矣。《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西南流，水积为湖，湖西有青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勋，伐栅青山，睹一童子甚丽，问伐者曰：取此何为？答：欲讨贼。童子曰：下旬当平，何劳伐此？在众人之中，忽不复见，故谓之青林湖。

湖有鲫鱼，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谓之青林水。又西南历寻阳，分为二水：一水东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经》所谓利水也。右对马头岸，自富口迄此五十余里，岸阻江山。

【注释】

①此句有脱误。朱谋玮《水经注笺》："《江表传·注》引。孙皓于殿上斩王蕃，出登来山，使亲近将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译文依此补上。

【译文】

又往东流到华容县西边，夏水从这里分出。

江水向左边分支流出，是中夏水，右边有中郎浦分出。港汊通向右边，南支流向西弯，流势极度弯曲，世人称为江曲。

又往东南流，在华容县南边有涌水注入。

江水又往东流，有涌水注入。涌水从夏水分派南流与江相通，汇流处叫涌口。二水之间就是《春秋》所说的阎敖游涌而奔逃的地方。江水又流经南平郡孱陵县乐乡城北边，此城是吴陆抗所筑。以后王浚攻城，就在渚上俘虏了吴水军督陆景。

又往东南流，油水从东南流来注入。

江水又往东流，右边汇合于油口；又往东流经公安县北面。刘备奔逃到江陵时，派人筑城镇守；曹操正在写信，听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吃了一惊，不觉把笔掉在地上。杜预平定江南后，撤废华容，另行设县，叫江安县，是南郡治所。吴把华容南乡设为南郡，晋太康元年(280)，改名南平。县里有油水，水东有景口，靠近武陵郡边界。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往南流与景水汇合，又往东流，与澧水和各湖塘相通。从这里开始，深潭接连不断，岸上全都是南蛮府驻军的地方。旧时江边有大城，相传是仓储城，就是存

放军粮、军需物资的仓库。江水左岸汇合于高口，是个牛轭湖，与右岸的黄州相望。江水又往东流到故市口，这里的水与高水相通。江水右边又流经阳岐山北面。阳岐山靠近大江，东边有城，是旧时华容县尉的治所。大江又往东流，左边汇合于子夏口。江水左岸分出支流，奔向北方，与夏水相通，所以叫子夏。大江又往东流，左岸有侯台水口，是个牛轭湖；右岸有龙穴水口，也是牛轭湖，有港汊通入右岸，水口北对虎洲。洲北有龙巢，是个地名。古时禹南下渡江，游来两条黄龙，把船夹在中间，船夫吓得丧魂落魄。禹笑道：我受上天之命，竭尽全力为百姓谋福利。求生是天性，死是天命，又何必怕龙呢？于是二龙收敛起鳞甲，摇摆着尾巴游去。水名和地名就是因此而来的。江水从龙巢往东流，有俞口，夏天水大时才有水，冬天就干涸无水了。江北岸有个小城，先前是监利县尉的治所。又往东流，有清阳、土坞两个水口，都是牛轭湖。大江右边流经石首山北边，又往东流经过赭要。赭要是洲名，在大江中接近北湖州下端。江水左岸有饭筐上口，夏秋间水通下口，上下口之间，相距三十余里。赭要以下就是扬子洲，位于大江中央，两洲之间，常常苦于蛟龙为害。从前荆佽飞在这里过渡，碰到两条蛟龙，他挥剑斩了蛟龙，从此以后，就很少再有蛟害了。大江右岸有清水口，口上就是钱官所驻处。此水从牛皮山往东北通大江，水口北对清水洲，洲的下端与生江洲相接；南边就是生江口，有水南通澧浦。江水左边又汇合饭筐下口，是牛轭湖的入口。江水右岸又有上檀浦，是一条小港汊。江水又往东流经竹町南边，江中有观洋淁；这条港汊以东有大洲，大洲东头又分隔成一个爵洲；洲南与湘江口相望。

又往东流到长沙郡下隽县北边，澧水、沅水、资水汇合后，往东流注入。

以上诸水都注入洞庭湖的陂泽。这些都是湘地的江河，不是江水的支流。

湘水从南边流来注入。

江水右岸汇合湘水，就是所谓江水会。江水又往东流，左岸有两处夏季牛轭湖，俗称西江口。又往东流经忌置山南边，忌置山东边就是隐口浦。江水右岸有城陵山，山上有个老城，东边与微落山相接——微落山又称晖落矶；大江南岸江边叫黄金濑，濑东有黄金浦、良父口，都是夏季牛轭湖。又往东流经彭城口，水东有彭城矶，所以水也因矶而得名。这条水就是玉涧水，发源于巴丘县东边玉山的玉溪，北流注入江水。江水从彭城矶往东流，经过如山北边。如山北对隐矶，二矶之间有一整块巨石，孤零零地屹立在大江中。如山东边是个牛轭湖，世人称为白马口。江水左岸又流经白螺山南边，右岸流过鸭兰矶北边，这是一座江中的山。往东有鸭兰、治浦两个水口，都是夏季牛轭湖。江水左边流经上乌林南边，是个村落地名。又往东流经乌黎口，是个牛轭湖，即中乌林。又往东流经下乌林南边。吴将黄盖在乌林打败魏武帝，就是这地方。江水又往东流，左岸有子练口，北与练浦相通；又往东流汇合于练口，是个牛轭湖。练口南面正对练洲，练口一名就是由此而来的。江水右岸有蒲矶口，就是陆口。此口的水发源于下隽县西面的三山溪，溪水往东流经陆城北边，又东经下隽县南边，这是旧时长沙郡的旧县，就是王莽的闰隽。宋元嘉十六年(439)，把该县划归巴陵郡管辖。陆水又折向西北流，经过下隽县北边，县城与北岸的金城相望，这是吴将陆涣屯过兵的地方。陆水又流入蒲圻县北边，经过吕蒙城西边，从前孙权出征长沙郡零陵、桂阳等地，曾镇守在这里。陆水又流经蒲矶山，北流注入大江，汇流处叫刀环口。江水又往东流经蒲矶山北边，此山北对蒲圻洲，一名擎洲，又称南洲。洲头就是蒲圻县的治所，是晋太康元年(280)所置，洲的上游有白面洲，洲南有溧口。溧口的水发源于豫章艾县，往东流入蒲圻县境，到沙阳西北鱼岳山注入大江。鱼岳山在大江中扬子洲的南面，孤峰屹立于洲上。江水左岸有中阳

水口，又东有白沙口，又名沙屯，就是麻屯也口，原名蔑默口，是个牛轭湖。白沙口南面正对蒲圻洲，水口有水北流百余里，是吴屯过兵的地方。又流经鱼岳山北，下流有金梁洲。金梁洲东北与渊洲相望，渊洲又名渊步洲。江边从洲头开始，一直向上游延伸过去，全是削壁，没有低岸；过了蒲圻到白沙以后才有牛轭湖，上水十分困难。江中有沙阳洲，是沙阳县治所在地。沙阳县本来是江夏的沙羡，晋太康年间(280～289)，改名沙阳县，宋元嘉十六年(439)被划归巴陵郡。江水右岸有雍口，也叫港口；江水往东北流，就是长洋港；又往东北流经石子冈，冈上有个旧城，即州陵县的旧城，庄辛所说的左有州侯国，就是这地方。又往东流经州陵县新治所南边，就是王莽的江夏。港水往东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称为洋口。洋口南对龙穴洲，是沙阳洲的下端。洲里有驾部口，宋景平二年(424)，在江陵迎接文帝，车驾曾在这里歇宿，因此得名。文帝车驾从江陵出发，到了这里，腾跃出一条黑龙，把文帝所乘的船背负起来。旁边的侍臣都吓坏了。文帝对长史王昙首说：夏禹就是这样受命于天的，我有什么恩德担当得起呢?因此有龙穴的地名。江水继续往东流，右岸有聂口，是个牛轭湖；聂口左对聂洲。江水左边流经百人山南边，右边流经赤壁山北边，这就是从前周瑜和黄盖诈降蒙骗魏武帝大军的地方。江水往东流经大军山南，山的东面有屯垦区，还有个牛轭湖，港汊里夏季江水可向左岸通入。江中有一块岸石露出水面，叫节度石。右岸有涂水注入。涂水发源于江州武昌郡武昌县的金山，往西北流经汝南侨郡旧城南边。咸和年间(326～334)，敌寇向南进逼，家家户户渡江南下避难，因此设置这个侨郡，治所在涂口。涂水经县西又向西北流，注入江水。江水又往东流经小军山南边，近旁有个渡口，东边有小军浦。江水又往东流经鸡翅山北边，山的东边就是土城浦。

又往东北流到江夏郡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方流来注入。

沌水上流承接沌阳县的太白湖，往东南流就是沌水。沌水流经沌阳县南边，注入江水，汇流处叫沌口，沌阳都尉治所就在这里。晋永嘉六年(312)，王敦因陶侃任荆州刺史驻在这里，次年就迁往林鄣。江水又往东流经叹父山，此山南对叹州，又称叹步。江水右岸正对鹦鹉洲南端处，江水有港汊通向右岸，形成小湾，称为驿渚；到了三月底，春水升涨，下与樊口水相通。江水又往东流经鲁山南边，就是古时的翼际山。《地说》说：汉水和江水在衡北翼际山旁汇合。山上有吴时江夏太守陆涣所筑的城，江夏就是以这两条水取名的。《地理志》说：夏水经过郡城注入江水，所以叫江夏。旧治所在安陆。置于汉高帝六年(前 201)，吴时才把治所迁到这里来。城内有晋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胡奋碑，又有平南将军王世将所刻的碑，记载征讨杜曾的事迹，还有刘琦的坟墓和祠庙。山的左边就是沔水口。沔水左岸有却月城，又称偃月垒，戴监军所筑，旧时是曲陵县城，以后才成为沙羡县治所。从前魏将黄祖驻守在这里，吴派遣董袭、凌统去攻城，俘获了黄祖。祢衡也是在这里被杀的。祢衡恃才倨傲，洒脱不羁，在这容易罹祸的世上，对言行不自检点，恣意以偏激为快，因而不能保全自身，终于惨遭杀身之祸，可说太不幸了！江水右岸有船官浦，在黄鹄矶西面、江的南岸，正对鹦鹉洲下端。江水弯进一条港汊，叫洑浦，就是黄军浦。从前吴将黄盖曾在这里屯过兵，因而得名；这也是商船集中的地方。船官浦东就是黄鹄山，山林溪涧十分优美，谯郡戴仲若身穿山野村夫的衣服住在这里。山下叫黄鹄岸，岸下有湾，名为黄鹄湾。黄鹄山东北与夏口城相望，夏口城是魏黄初二年(221)孙权所筑，倚山临江，凭险建城，视野开阔，高高的城楼俯临江流，城楼上可以眺望奔流的大江，城楼下是激浪汹涌的险流。船夫在这里航行实在非常艰苦。对岸可通沔水，所以城以夏口为名，也是沙羡县的治所。江水左岸有湖口，水通太白湖；又往东流，汇合于滠口。滠水上流在安陆县承接涢水，往东流经滠阳

县北边，东流注入江水。江水继续东流，湖水从北面向南流注，称为嘉吴江。右岸接连有两处夏季牛轭湖，北面正对东城洲西侧，牛轭湖旁有雍伏戍。江水右岸，东汇合于龙骧水口，龙骧水发源于北山蛮中；左岸有武口，水的上流通安陆的延头。宋元嘉二年(425)，卫将军荆州刺史谢晦拥兵于上流，被征北大将军檀道济打败，逃到这里，被戍主光顺之抓住。两水往南流到武城，都注入大江。武城南对武洲，武洲南对杨桂水口，从这里经港汊南流，与金女、大文、桃班三处治所相通。这是从前吴军的屯垦区，荆州的疆域就到此为止了。江水往东流经若城南边。庾仲雍《江水记》说：若城到武城口三十里。若城南对郭口，是一条夏季才有水的港汊，不是常年有水流通的。往东流到苦菜夏浦，东边有苦菜山。江水从北面流过，所以港汊有苦菜之名。山上有苦菜，味苦，可以吃。江水左岸有广武口，是个牛轭湖。江水右岸有李姥浦，这里没有蚊子为患。李姥浦北对峥嵘洲，冠军将军刘毅就在洲上大败桓玄，于是桓玄就胁持皇帝向西逃到江陵去。

又往东流过鄀县南边，

江水往东流经白虎矶北边，这座山就靠着江边；又往东流，与赤溪汇合，这是一条夏季有水的港汊水口，江水就从这里通向右岸。又往东流经贝矶北边，就是庾仲雍所谓的沛岸。江水右岸有秋口，是个牛轭湖。又往东流，汇合了乌石水。乌石水发源于乌石山，南流注入江水。江水右岸流经黎矶，矶北也叫黎岸。山的东边有个夏季牛轭湖。又往东流经上碛北边，上碛是山名，庾仲雍称为大竹碛和小竹碛。北岸是烽火洲，就是举洲，北与举口相望。庾仲雍把举字写作莒字，读音虽听准了，但把字却忘了，其实不对。举水发源于龟头山，往西北流经蒙龙戍南，是梁定州的治所，蛮族人田秀超当刺史。举水又往西流，左边汇合了垂山之水。此水发源于北方的垂山南麓，与弋阳浑水发源于同一座山，与浑水汇合。垂山之水东有南口戍，又往南流经方山戍西边，西

流注入举水。举水又往西南流，经过梁司、豫二州东边，蛮族人田鲁生当刺史，治所在湖陂城，也叫水城。举水又往西南流经颜城南边；又往西南流经齐安郡西边，有倒水注入。倒水发源于黄武山，往南流经白沙戍西边，又往东南流经梁达城戍西边，往东南与举水汇合。举水又往东南流经赤亭下，叫赤亭水。以下分成两条水，一条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叫举口，南边与举洲相望。《春秋左传》：定公四年(506)，吴、楚两军在柏举列阵。京相璠说：这是汉东地区。江夏有洰水，有人把洰字写作举字，可能就是这条水。左边的水往东南流，注入江水，江边那地方叫文方口。江水右岸有凤鸣口，是个牛轭湖，旁边有凤鸣戍。江水又往东流经邾县老城南边。楚宣王灭邾国，把邾人迁到这里居住，所以叫邾。汉高帝元年(前 206)，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建都在这里。晋咸和年间(326～334)，庾翼当西阳太守，把江夏分开，另设邾县。咸和四年(329)，豫州刺史毛宝、西阳太守樊俊共同镇守此城，被石虎的大将张格度攻陷，自此以后，成为一片废墟。老城南对芦洲，从前孙吴时在洲上建造客店，方便行旅歇宿。这个江中水渚，也叫罗洲。

鄂县北边，

江水右岸有樊口，庾仲雍《江水记》说：谷里的袁口，江水支流从这里向南通入，经过樊山上下三百里，与新兴、马头两个治所相通。樊口北面有湾，从前孙权造了一艘大船，名叫长安，又名大舶，载了当值兵士三千人，与群臣在江上畅游。不巧大风骤起，孙权想西航去芦洲，谷利却不听他，于是拔刀急忙上前，命令开到樊口停船，可是船到岸时却撞毁了，所以把这地方取名为败舶湾。船毁后，他们就在樊山开路上去，人们就把这地方叫吴造岘，地点就在樊口上流一里，现在还在。江水又在左边流经赤鼻山南边，山在江边。又往东流经西阳郡南边，郡治就在西阳县城。《晋书·地道记》认为那就是弦子国。江水右岸有鄂县老城，旧时属

樊楚地域。《世本》说，熊渠封他的第二个儿子熊红为鄂王，晋《太康地记》以为那地方就是东鄂。《九州记》说，鄂，就是现在的武昌。孙权在魏黄初元年(220)从公安迁到这里，改为武昌县，把鄂县的治所迁到袁山东面去，当年又设立为江夏郡，从建业居民中分出一千家来补充它的人口。到了黄龙元年(229)，孙权迁都建业，派陆逊去辅佐太子镇守武昌；孙皓也在那里建过都，孙皓以后又回到东方，就命令滕牧驻守在这里。晋惠帝永平年间(291)，开始设置江州，傅综当刺史，治所就在武昌城；以后太尉庾亮也镇守过这里，现在是武昌郡的治所。城南有袁山，就是樊山。《武昌记》说：樊口南有大姥庙，孙权常常在山下打猎。一天傍晚，碰到一个老太婆，问孙权道：今天打到什么呀？孙权说：只打到一头豹子。老太婆说：为什么不把豹子尾巴竖起来呢？说完忽然不见。应劭《汉官·序》说：豹尾车过去之后，执金吾就撤去禁卫，解除戒严。皇帝的仪仗队中，最后一辆车装了一条豹尾，拖在路上，豹尾车内坐的是王公。因孙权称帝的事在这里应验，所以为神立庙。此外，孙皓也曾来这里登山，他叫一个将军杀了常侍王蕃，又叫近侍装作虎跳狼争的样子把王蕃的头吃掉。袁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钓台，孙权常在台上痛饮，说：今天要直喝到在台上醉倒才罢。这也是张昭向他苦口婆心地进谏的地方。城西有郊坛，孙权就是在这里祭天即帝位的。他环顾着公卿们说：鲁子敬曾提及此事，可说对世情时势看得很清楚了。城东有座老城，据说是汉将灌婴所筑。江中有节度石三段，宽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阳、武昌的界石，二郡就凭此石划定江中的分界线。江水继续往东流，有次浦，是个牛轭湖；往东流经五矶北边，这里有五座山丘，在江南沿岸依次排列，所以得名。庾仲雍称为五圻。江水左岸有巴水注入，巴水发源于雩娄县的下灵山——即大别山，也与决水发源同一座山，所以世人称为分水山，也有人叫巴山的。巴水往南流过蛮中，吴时曾在水滨设立屯垦区，引巴水来灌溉田野。又往南流

经巴水戍，南流注入江水，汇流处叫巴口。江水又往东流经轪县老城南边，这是旧时的弦国。《春秋》：僖公五年（前655）秋，楚灭弦国，弦子逃奔到黄国。汉惠帝元年（前194），把这地方封给长沙相利仓，立为侯国。城在山的南边，南对五洲。江中有五个相连的沙洲，所以名叫五洲。宋孝武帝在江州起兵，在洲上竖起牙旗，有紫云遮在旗上，说的就是此洲。江水又往东流，在希水口汇合希水。希水发原于灊县霍山西麓，山北有灊县老城。《地理志》说：县南有天柱山，就是霍山，那里有个南岳庙。灊，音潜。齐设置霍州，治所就在灊县。希水往西南流，分成两条，伸出一条支流。希水又往南流，蓄积成湖，称为希湖，湖水又往南流经轪县东边，南流注入大江，汇流处叫希水口。但水流湍急深沉，每逢时雨连绵，河水暴涨，泛滥无定，行人往来很感困难。大江右岸有厌里口、东乐浦，从这里到武昌，掌管宫中器物制作的尚方官署所设的作坊点，连接不断地散布在江岸一带。又往东流，有桑步，是个埠头，下流有章浦，原来是西阳郡的治所，现在已经完全荒芜了。江水左岸有赤水浦，是个夏季牛轭湖，江水又往东流经南阳山南边。南阳山又名芍矶，也叫南阳矶，庾仲雍称为南阳圻，又名洛至圻，又名石姥，矶下水势湍急。江水又往东流，经过西陵县旧城南边。《史记》载，秦昭王派遣白起去攻楚，占领西陵，就是此城。汉章帝建初二年（77），把西陵封给阴堂，立为侯国。江水东流经孟家溠，右岸有黄石山，就是黄石矶，又名石茨圻，江水就从矶北流过，西陵县县城就在这里，城北是三洲。江边山岭连绵，东面的山偏高，称为西塞，东边与黄公九矶相对，就是所谓九圻。这里山路难行，两山之间是阙塞，从这里过渡，可到土复。土复是北岸的地名。

又往东流过蕲春县南边，蕲水从北向东方流来注入。

江水又流到苇口，是个牛轭湖。牛轭湖东边有苇山，江水往东流经山北，北崖有东湖口，江水有港汊通向左岸，积聚成湖，所

以叫湖口。江水又往东流，有空石口，右岸是个牛轭湖；濒江有空石山，南与石穴洲相对，洲上有蕲阳县县城。又往东流，有蕲水注入。江水又往东流，经过蕲春县老城南边。世祖建武三十年(54)，把这里封给陈俊的儿子陈浮，立为侯国。江水又往东流，有铜零口，是个牛轭湖。大江右边流经虾蟆山北边，往东流汇合于海口。此口的水南通大湖，北到大江，左右两岸都是山岭。江水流经山岭北面，东流与臧口汇合，这是个牛轭湖。江水又在左边流经长风山南边，有长风口，是个牛轭湖。江水又往东流经积布山南边，俗称积布矶，又叫积布圻，也就是庾仲雍所说的高山，是西阳和寻阳二郡间的分界。右岸有土复口，是个牛轭湖。牛轭湖两侧是江山，山的东边有护口，是个牛轭湖，庾仲雍称为朝二浦。

又往东流过下雉县北边，利水从东陵西南注入。

江水往东流经琵琶山南边，山下有琵琶湾；又往东流经望夫山南边；又往东流，有苦菜水口，是个夏季有水的牛轭湖。江水右岸，有富水注入。富水发源于阳新县的青湓山，往西北流经阳新县，是旧时豫章的属县。那一带地方女鸟很多，《玄中记》说：阳新有个男人，在水边碰到了女鸟，就和她同居，生了两个女儿，都长了羽毛飞去。豫章一带居民抚养孩子，都不让孩子的衣服暴露在外面，说这种鸟把尘土落在孩子的衣服上，就会使孩子得病，所以也称女鸟为夜飞游女。又往西北流经下雉县，王莽改名为润光，后来并入阳新县。富水左右两岸，无论公田私田，只要有水灌溉，就都成为良田沃土，从前是吴屯田的地方。江水又往东流，右岸有兰溪水口，也是牛轭湖。又往东流，左岸在青林口，汇合青林水。青林水发源于庐江郡东陵乡。江夏有西陵县，所以这里称为东陵。这就是《尚书》说的：江水经过九江流到东陵。水往西南流，积聚成为湖泊，湖西有青林山。宋泰(太)始元年(465)，明帝派遣沈攸之西征，讨伐子勋，在青山伐木作桩。看到一个十分清秀的孩子，问伐木人道：你们砍这些树做什么用？答道：用来打叛贼。

孩子说：下旬就该可以平定了，何必麻烦砍树呢！说罢在人群中忽然一闪就不见了。山名青林山，所以湖就叫青林湖。湖中有鲫鱼，吃起来又肥又鲜，并能抵御寒暑。湖水往西流，称为青林水。又往西南流经寻阳，分成两条水：一条往东流，通大雷，一条往西南流，注入江水，就是《水经》里所说的利水。寻阳右边与马头岸相对，自富口到这里五十余里，两岸山重水复，路途多险阻。

水经注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温水

【题解】

卷三十六记载了七条河流，其中青衣、桓、若、沫、延江五水，都是长江水系的河流，而存水和温水则是珠江水系的河流。

青衣水今称青衣江，是岷江的支流，在乐山市与岷江汇合。桓水是嘉陵江的上流，即今白龙江。若水即今雅砻江。但经文和注文都说若水至僰道入江，僰道就是今四川省宜宾市，所以《水经注》若水，包括雅砻江及雅砻江注入金沙江后直至宜宾的这一段金沙江在内。沫水即今大渡河。延江水是今贵州省境内的乌江，北流在今四川省涪陵注入长江。

存水是今北盘江的一段，温水即今南盘江。温水是卷三十六中的最大一篇，其中经文"东北入于郁"之下，注文写了六千多字，在《水经注》全书中也算得上一篇长注。从注文内容来看，此郁水即今西江支流上源右江，但其下流包括今西江，注文也常称郁水，当然，这其中还有许多错误。

以上说明的是《水经注》记载的这个地区的河流与现代河对应的大概情况。由于郦道元没有到过这个地区，完全依靠当时搜集的

文献资料从事写作，所以仔细阅读注文，常可以发现错误。清陈澧为此在道光年间专门撰写了一本《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郦道元身处北朝，其注《水经》，北方诸水，大致精确；至西南诸水，则几乎无一不误。"陈澧在该书中对《水经注》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河、存水等河流，逐条纠正了《水经注》的错误。

【原文】

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东与沫水合也。

县，故青衣羌国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汉武帝天汉四年，罢沈黎郡，分两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汉民。公孙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为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属国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求内附。顺帝阳嘉二年，改曰汉嘉，嘉得此良臣也。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东迳其县，与沫水会于越嶲郡之灵关道。青衣水又东，邛水注之，水出汉嘉严道邛来山，东至蜀郡临邛县，东入青衣水。

至犍为南安县，入于江。

青衣水迳平乡，谓之平乡江。《益州记》曰：平乡江东迳峨眉山，在南安县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峙，如峨眉焉。青衣水又东流，注于大江。

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尚书·禹贡》，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郑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桓。《地

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尚书》又曰：西倾因桓是来。马融、王肃云：西治倾山，惟因桓水是来，言无他道也。余按《经》据《书》，岷山、西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倾山，更无别流，所导者惟斯水耳。浮于潜、汉而达江、沔。故《晋地道记》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东限扞关。今汉中、巴郡、汶山、蜀郡、汉嘉、江阳、朱提、涪陵、阴平、广汉、新都、梓潼、犍为、武都、上庸、魏兴、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为夷，《书》所谓和夷底绩也。然所可当者，惟斯水与江耳。桓水，盖二水之别名，为两川之通称矣。郑玄注《尚书》言：织皮，谓西戎之国也。西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间，人有事于京师者，道当由此州而来。桓是，陇坂名，其道盘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谓是坂曲为盘也[①]。斯乃玄之别致，恐乖《尚书》因桓之义，非浮潜入渭之文。余考校诸书，以具闻见。今略缉综川流沿注之绪，虽今古异容，本其流俗，粗陈所由。然自西倾至葭萌，入于西汉，即郑玄之所谓潜水者也。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沮、漾枝津，南历冈穴，迤逦而接汉，沿此入漾，《书》所谓浮潜而逾沔矣。历汉川至南郑县，属于褒水。溯褒暨于衙岭之南溪水，枝灌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达于渭水。此乃水陆之相关，川流之所经，复不乖《禹贡》入渭之宗，实符《尚书》乱河之义也。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

《山海经》曰：南海之内，黑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

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树焉，青叶赤华，阙名若木。生昆仑山，西附西极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华，其光照下地。故屈原《离骚·天问》曰：羲和未阳，若华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间，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称焉。若水沿流，间关蜀土。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居斯水，为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有圣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宝历矣。若水东南流，鲜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迳越嶲大莋县入绳。绳水出徼外。《山海经》曰：巴遂之山，绳水出焉，东南流，分为二水：其一水枝流东出，迳广柔县，东流注于江；其一水南迳旄牛道，至大莋，与若水合。自下亦通谓之为绳水矣。莋，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弥，蜀曰邛，汉嘉、越嶲曰莋，皆夷种也。

南过越嶲邛都县西，直南至会无县，淹水东南流注之。

邛都县，汉武帝开邛莋置之。县陷为池，今因名为邛池，南人谓之邛河。河中有蜯嶲山，应劭曰：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治邛都县。王莽遣任贵为领戎大尹，守之，更名为集嶲也。县，故邛都国也。越嶲水即绳、若矣，似随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温水，冬夏常热，其源可焊鸡豚。下汤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骧败李流于温水是也。若水又迳会无县，县有骏马河，水出县东高山。山有天马

迳，厥迹存焉。马日行千里，民家马牧之山下，或产骏驹，言是天马子。河中有贝子，胎铜，以羊祠之，则可取也。又有孙水焉。水出台高县，即台登县也。孙水一名白沙江，南流迳邛都县，司马相如定西南夷，桥孙水，即是水也。又南至会无入若水。若水又南迳云南郡之遂久县，青蛉水入焉。水出青蛉县西，东迳其县下，县以氐焉。有石猪圻，长谷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此，一朝化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贪水出焉。青蛉水又东，注于绳水。绳水又迳三绛县西，又迳姑复县，北对三绛县，淹水注之。三绛一曰小会无，故《经》曰：淹至会无注若水。若水又与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栋县东农山母血谷。北流迳三绛县南，北入绳。绳水又东，涂水注之。水出建宁郡之牧靡南山。县、山并即草以立名。山在县东北乌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多误食，乌喙口中毒，必急飞往牧靡山，喙牧靡以解毒也。涂水导源腊谷，西北流至越巂入绳。绳水又迳越巂郡之马湖县，谓之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县而东流注马湖江也。

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

朱提，山名也。应劭曰：在县西南，县以氐焉。犍为属国也。在郡南千八百许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县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岩石

磊落，倾侧萦回，下临峭壑，行者扳缘，牵授绳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有泸津，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晋明帝太宁二年，李骧等侵越巂，攻台登县，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岳击之，战于堂琅，骧军大败；岳追之，至泸水，赴水死者千余人。逊以岳等不穷追，怒甚，发上冲冠，帢裂而卒。按永昌郡有兰仓水，出西南博南县，汉明帝永平二年置。博南，山名也。县以氏之。其水东北流迳博南山，汉武帝时通博南山道，渡兰仓津，土地绝远，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仓津，渡兰仓，为作人！山高四十里。兰仓水出金沙，越人收以为黄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黄、白、青珠也。兰仓水又东北迳不韦县，与类水合。水出巂唐县，汉武帝置。类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东至不韦县，注兰仓水。又东与禁水合。水自永昌县而北迳其郡西，水左右甚饶犀、象，山有钩蛇，长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涧水中，以尾钩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气特恶。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迳之，无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过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泸津水，又东迳不韦县北而东北流。两岸皆高山，数百丈，泸峰最为杰秀，孤高三千余丈。是山于晋太康中崩，震动郡邑。水之左右，马步之径裁通，而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

者差得无害。故诸葛亮《表》言：五月渡泸，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记》曰：泸水源出曲罗巂下三百里，曰泸水。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泸水又下合诸水，而总其目焉，故有泸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险难。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为之语曰：楢溪赤水，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贾子，左担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颊坂，其艰险如此也。

又东北至僰道县，入于江。

若水至僰道，又谓之马湖江。绳水、泸水、孙水、淹水、大渡水，随决入而纳通称，是以诸书录记群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绳，亦或言至僰道入江。正是异水沿注，通为一津，更无别川，可以当之。水有孝子石，昔县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为母给江膂水，天为出平石至江膂中，今犹谓之孝子石，可谓至诚发中，而休应自天矣。

沫水出广柔徼外，

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巂灵道县，出蒙山南，

灵道县，一名灵关道。汉制：夷狄曰道。县有铜山，又有利慈渚。晋太始九年，黄龙二见于利慈池。县令董玄之率吏民观之，以白刺史王浚，浚表上之晋朝，改护龙县

也。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南流冲一高山，山上合下开，水迳其间。山，即蒙山也。

东北与青衣水合，

《华阳国志》曰：二水于汉嘉青衣县东，合为一川，自下亦谓之为青衣水。沫水又东，迳开刊县，故平乡也。晋初置。沫水又东迳临邛南，而东出于江原县也。

东入于江。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为患。蜀郡太守李冰发卒，凿平溷崖，河神赑怒，冰乃操刀入水与神斗，遂平溷崖，通正水路，开处即冰所穿也。

延江水出犍为南广县，东至牂柯鳖县，又东屈北流，

鳖县，故犍为郡治也。县有犍山，晋建兴元年，置平夷郡。县有鳖水，出鳖邑西不狼山，东与温水合。温水一曰煖水，出犍为符县而南入黚水。黚水亦出符县，南与温水会。阚驷谓之阚水，俱南入鳖水。鳖水于其县而东注延江水。延江水又与汉水合。水出犍为汉阳道山阙谷。王莽之新通也。东至鳖邑入延江水也。

至巴郡涪陵县，注更始水。

更始水，即延江支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县东，故巴郡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邑，立为涪陵郡。张堪为县，会公孙述击堪，同心义士，选习水者，筏渡堪于小别江，即此水也。其水北至枳县入江。更始水东入巴东之南浦县，其水注引渎口石门。空岫阴

深，邃涧闇密，倾崖上合恒有落势，行旅避瘴，时有经之，无不危心于其下。又谓之西乡水，亦谓之西乡溪。溪水间关二百许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远，复二百余里，东南入迁陵县也。

又东南至武陵酉阳县，入于酉水。

《武陵先贤传》曰：潘京世长为郡主簿，太守赵伟甚器之。问京：贵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破。光武时，移治东山之上，遂尔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黚阳县。许慎曰：温水南入黚。盖鳖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称也，故县受名焉。西乡溪口在迁陵县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东际其故城北，又东迳酉阳故县南而东出也。两县相去，水道可四百许里，于酉阳合也。

酉水东南至沅陵县，入于沅。

存水出犍为郁邬县，

王莽之孱邬也。益州大姓雍闿反，结垒于山，系马柳柱，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无梁林。梁，夷言马也。存水自县东南流，迳牧靡县北，又东迳且兰县北，而东南出也。

东南至郁林定周县，为周水，

存水又东，迳牂柯郡之毋敛县北，而东南与毋敛水合。水首受牂柯水，东迳毋敛县为毋敛水，又东注于存水。存水又东迳郁林定周县为周水，盖水变名也。

又东北至潭中县，注于潭。

温水出牂柯夜郎县，

县，故夜郎侯国也，唐蒙开以为县，王莽名曰同亭矣。温水自县西北流，迳谈藳与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铜濑县谈虏山，东迳谈藳县，右注温水。温水又西迳昆泽县南，又迳味县。县，故滇国都也。诸葛亮讨平南中，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虽曰山居，土差平和，而无瘴毒。温水又西南迳滇池城，池在县西北，周三百许里，上源深广，下流浅狭，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晋太元十四年，宁州刺史费统言：晋宁郡滇池县两神马，一白一黑，盘戏河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池城，刘禅建宁郡也。温水又西会大泽，与叶榆仆水合。温水又东南，迳牂柯之毋单县。建兴中，刘禅割属建宁郡。桥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县治龙池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与邪龙分浦。后立河阳郡，治河阳县。县在河源洲上。又有云平县，并在洲中。桥水东流至毋单县，注于温。温水又东南，迳兴古郡之毋棳县东，王莽更名有棳也。与南桥水合。水出县之桥山，东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县，而东南迳兴古之胜休县，王莽更名胜僰县。梁水又东迳毋棳县，左注桥水。桥水又东，注于温。温水又东南，迳律高县南。刘禅建兴三年，分牂柯置兴古郡，治温县。《晋书·地道记》，治此。温水又东南，迳梁水郡南。温水上

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称，是以刘禅分兴古之盬南，置郡于梁水县也。温水东南迳镡封县北，又迳来惟县东，而仆水右出焉。

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

秦桂林郡也。汉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郁林郡。王莽以为郁平郡矣。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周礼》，郁人掌裸器，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樽彝。郁，芳草也，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说，今郁金香是也。一曰，郁人所贡，因氏郡矣。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柯句町县。应劭曰：故句町国也。王莽以为从化。文象水、蒙水与卢帷水、来细水、伐水，并自县东，历广郁至增食县，注于郁水也。

又东至领方县东，与斤南水合。

县有朱涯水，出临尘县，东北流，驩水注之。水源上承牂柯水，东迳增食县而下注朱涯水。朱涯水又东北迳临尘县，王莽之监尘也。县有斤南水、侵离水，并迳临尘，东入领方县，流注郁水。

东北入于郁。

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牂柯，斩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

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豚水东北流，迳谈藁县，东迳牂柯郡且兰县，谓之牂柯水。水广数里，县临江上，故且兰侯国也。一名头兰，牂柯郡治也。楚将庄跻，溯沅伐夜郎，椓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矣。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王莽更名同亭。有柱浦关。牂柯，亦江中两山名也。左思《吴都赋》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发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会番禺是也。牂柯水又东南迳毋敛县西、毋敛水出焉。又东，骥水出焉。又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又东北迳领方县北，又东迳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吴陆绩曰：从今以去六十年，车同轨，书同文。至太康元年，晋果平吴。又迳中留县南与温水合。又东入阿林县，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镡成县玉山。东流迳郁林郡潭中县，周水自西南来注之。潭水又东南流与刚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敛县，王莽之有敛也。东至潭中入潭。潭水又迳中留县东、阿林县西，右入郁水。《地理志》曰：桥水东至中留入潭。又云：领方县又有桥水。余诊其川流，更无殊津，正是桥、温乱流，故兼通称。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郁之兼称，而字当为温，非桥水也。盖书字误矣。郁水右则留水注之。水南出布山县，下迳中留入郁。郁水东迳阿林县，又东迳猛陵县，泿水注之。又东迳苍梧广信县，漓水注之。郁水又东，封水注之。水出临贺郡冯乘县西、谢沐县东界牛屯山，亦谓之临水。东南流迳萌渚峤西，又东南，左合峤水。庚仲初

云:水出萌渚峤,南流入于临。临水又迳临贺县东,又南至郡,左会贺水。水出东北兴安县西北罗山,东南流迳兴安县西。盛弘之《荆州记》云:兴安县水边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脱履于此。贺水又西南流,至临贺郡东,右注临水。郡对二水之交会,故郡县取名焉。临水又西南流,迳郡南,又西南迳封阳县东,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县有封水。又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于郁水,谓之封溪水口者也。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县曰桓亭。孙权黄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产谷,多采珠宝,前政烦苛,珠徙交趾,会稽孟伯周为守,有惠化,去珠复还。郡统临允县,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县北流,迳高要县入于郁水。郁水南迳广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纳西随三水。又南迳四会浦,水上承日南郡卢容县西古郎究浦,内漕口,马援所漕。水东南曲屈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会卢容、寿泠二水。卢容水出西南区粟城南高山。山南长岭连接天障岭西。卢容水凑隐山绕西卫北,而东迳区粟城北,又东,右与寿泠水合。水出寿泠县界。魏正始九年,林邑进侵,至寿泠县以为疆界,即此县也。寿泠县以水凑,故水得其名。东迳区粟故城南,考古志,并无区粟之名。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卷县。《林邑记》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余里。《交州外域记》曰:从日南郡

南去，到林邑国，四百余里。准迳相符，然则城故西卷县也。《地理志》曰：水入海，有竹可为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记》曰：其城治二水之间，三方际山，南北瞰水。东西涧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②，周围六里，一百七十步，东西度六百五十步，甎城二丈，上起甎墙一丈，开方隙孔。甎上倚板，板上五重层阁，阁上架屋，屋上架楼，楼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开十三门，凡宫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余间。市居周绕，阻峭地险。故林邑兵器战具，悉在区粟，多城垒。自林邑王范胡达始，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巢栖树宿，负郭接山，榛棘蒲薄，腾林拂云，幽烟冥缅，非生人所安。区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际。日在北，故开北户以向日，此其大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正旦大会。明帝问：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重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迳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寿泠水自城南，东与卢容水合，东注郎究，究水所积下潭为湖，谓之郎湖。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自湖南望，外通寿泠，从郎湖入四会浦。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顽凶，历代难化，恃远负众，慢威背德；北宝既臻，南金厥贡，乃命偏将与龙骧

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陈兵日南，修文服远。二十三年，扬旌从四会浦口入郎湖。军次区粟，进逼围城，以飞梯云桥，悬楼登垒。钲鼓大作，虎士电怒，风烈火扬，城摧众陷。斩区粟王范扶龙首，十五以上，坑截无赦，楼阁雨血，填尸成观。自四会南入，得卢容浦口。晋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属国都尉，以其所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晋书·地道记》曰：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永和五年，征西桓温遣督护滕畯率交、广兵伐范文于旧日南之卢容县，为文所败，即是处也。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创死，子佛代立。七年，畯与交州刺史杨平，复进军寿冷浦，入屯郎湖，讨佛于日南故治。佛蚁聚连垒十余里，畯、平破之。佛逃窜川薮，遣大帅面缚，请罪军门。遣武士陈延劳佛，与盟而还。康泰《扶南记》曰：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从日南发往扶南诸国，常从此口出也。故《林邑记》曰：尽纮沧之徼远，极流服之无外，地滨沧海，众国津迳。郁水南通寿冷，即一浦也。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记》曰：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藉度铜鼓，即骆越也。有铜鼓，因得其名。马援取其鼓以铸铜马。至凿口，马援所凿，内通九真、浦阳。《晋书·地道记》，九德郡有浦阳县。《交州记》曰，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经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马所开。《林邑记》曰：外越纪粟望都。纪粟出浦阳，渡便州至典由，渡故县至咸驩。咸驩属九真。咸驩以南，麞麂满冈，鸣咆命

畴，警啸聒野，孔雀飞翔，蔽日笼山。渡治口，至九德。按《晋书·地道记》有九德县。《交州外域记》曰：九德县属九真郡，在郡之南，与日南接。蛮卢轝居其地，死，子宝纲代，孙党，服从吴化，定为九德郡，又为隶之。《林邑记》曰：九德，九夷所极，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国。《周礼》九夷，远极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译而来。自九德通类口，水源从西北远荒，迳宁州界来也。九德浦内迳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晋书·地道记》，九德郡有南陵县，晋置也。竺枝《扶南记》，山溪濑中谓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谓也。《林邑记》曰：义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与林邑王范胡达战，擒斩胡达二子，虏获百余人，胡达遁。五月，慧度自九真水历都粟浦，复袭九真。长围跨山，重栅断浦，驱象前锋，接刃城下，连日交战，杀伤乃退。《地理志》曰：九真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治胥浦县。王莽更之曰驩成也。《晋书·地道记》曰：九真郡有松原县。《林邑记》曰：松原以西，鸟兽驯良，不知畏弓。寡妇孤居，散发至老，南移之岭，崒不逾仞。仓庚怀春于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虽嘤讙接响，城隔殊非，独步难游，俗姓涂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蛮进得横山。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横山分界，度比景庙，由门浦至古战湾。吴赤乌十一年，魏正始九年，交州与林邑于湾大战，初失区粟也。渡卢容县，日南郡之属县也。自卢容县至无变，越烽火，至比景县。日中，头上景当身下，与

景为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县。阚骃曰:比,读荫庇之庇。景在己下,言为身所庇也。《林邑记》曰:渡比景至朱吾。朱吾县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食生鱼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县南有文狼究,下流迳通。《晋书·地道记》曰: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县民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引屈都乾为国。《林邑记》曰:屈都,夷也。朱吾浦内通无劳湖,无劳究水通寿泠浦。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弥之征林邑,阳迈出婚,不在。奋威将军阮谦之领七千人,先袭区粟,已过四会,未入寿泠,三日三夜无顿止处。凝海直岸,遇风大败。阳迈携婚都部伍三百许船,来相救援。谦之遭风,余数船舰,夜于寿泠浦里相遇,暗中大战,谦之手射阳迈柁工,船败纵横。昆仑单舸,接得阳迈。谦之以风溺之余,制胜理难,自此还渡寿泠,至温公浦。升平三年,温放之征范佛于湾分界阴阳圻,入新罗湾,至焉下,一名阿贲浦,入彭龙湾,隐避风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区粟已,飞旍盖海,将指典冲,于彭龙湾上鬼塔,与林邑大战,还渡典冲。林邑入浦,令军大进[3],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去海岸四十里。处荒流之徼表,国越裳之疆南,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东滨沧海,西陵徐狼,南接扶南,北连九德。后去象林,林邑之号[4]。建国起自汉末,初平之乱,人怀异心,象林功曹姓区,有子名逵,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值世乱离,林邑遂立,

后乃袭代，传位子孙。三国鼎争，未有所附。吴有交土，与之邻接，进侵寿泠，以为疆界。自区逵以后，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宗胤灭绝，无复种裔。外孙范熊代立，人情乐推。后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文为奴时，山涧牧羊，于涧水中得两鲤鱼，隐藏挟归，规欲私食。郎知捡求，文大慙惧，起托云：将砺石还，非为鱼也。郎至鱼所，见是两石，信之而去。文始异之。石有铁，文入山中，就石冶铁，锻作两刀。举刃向鄣，因祝曰：鲤鱼变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灵，文当得此，为国君王。斫不入者，是刀无神灵。进斫石鄣，如龙渊、干将之斩芦藁。由是人情渐附。今斫石尚在，鱼刀犹存，传国子孙，如斩蛇之剑也。椎尝使文远行商贾，北到上国，多所闻见。以晋愍帝建兴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缮治戎甲，经始廓略。王爱信之，使为将帅，能得众心。文谗王诸子，或徙或奔，王乃独立。成帝咸和六年死。无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国，海行取水，置毒椰子中。饮而杀之，遂胁国人，自立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楼上，有从己者，取而纳之；不从己者，绝其饮食而死。《江东旧事》云：范文，本扬州人，少被掠为奴，卖堕交州。年十五六，遇罪当得杖，畏怖，因逃，随林邑贾人渡海远去，没入于王，大被幸爱。经十余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诈杀侯将，自立为王，威加诸国。或夷椎蛮语，口食鼻饮，或雕面镂身，狼𦟛裸种，汉、魏流赭，咸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

真，百姓奔迸，千里无烟，乃还林邑。林邑西去广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长岭，连接天鄣岭，北接涧。大源淮水出郍郍远界，三重长洲，隐山绕西，卫北回东。其岭南开涧，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隐山绕南曲街回，东合淮流，以注典冲。其城西南际山，东北瞰水，重堑流浦，周绕城下。东南堑外，因傍薄城，东西横长，南北纵狭，北边西端，回折曲入。城周围八里一百步，甎城二丈，上起甎墙一丈，开方隙孔，甎上倚板，板上层阁，阁上架屋，屋上构楼。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飞观鸱尾，迎风拂云，缘山瞰水，骞翦嵬崿。但制造壮拙稽古。夷俗城开四门，东为前门，当两淮渚滨，于曲路有古碑，夷书铭赞前王胡达之德。西门当两重堑，北回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门度两重堑，对温公垒。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温放之，杀交趾太守杜宝别驾阮朗，遂征林邑，水陆累战，佛保城自守，重求请服，听之。今林邑东城南五里有温公二垒是也。北门滨淮，路断不通。城内小城，周围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开，两头长屋，脊出南北。南拟背日，西区城内，石山顺淮面阳，开东向殿，飞檐鸱尾，青琐丹墀，榱题角椽，多诸古法。阁殿上柱，高城丈余五，牛屎为泥。墙壁青光回度，曲掖绮牖，紫窗椒房，嫔媵无别，宫观、路寝、永巷，共在殿上，临踞东轩，径与下语。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余区，连甍接栋，檐宇相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庙，层台重榭，状似佛刹。郭无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萧条，非生民所处，

而首渠以永安，养国十世，岂久存哉？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阳迈，举国夜奔窜山薮。据其城邑，收宝巨亿。军还之后，阳迈归国，家国荒殄，时人靡存，踌躕崩擗，愤绝复苏，即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阳迈母怀身，梦人铺阳迈金席，与其儿落席上，金色光起，昭晰艳曜。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夷俗谓上金为阳迈金。父胡达死，袭王位，能得人情，自以灵梦，为国祥庆。其太子初名咄，后阳迈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复改名阳迈。昭穆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将亡矣。其城，隍堑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郁，藤盘筀秀，参错际天。其中香桂成林，气清烟澄。桂父，县人也，栖居此林，服桂得道。时禽异羽，翔集间关，兼比翼鸟，不比不飞，鸟名归飞，鸣声自呼。此恋乡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气刚直，不下曲俗，容身无所，远适在南。《与韩康伯书》曰：惟槟榔树，最南游之可观，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长者之目，令人恨深。尝对飞鸟恋土，增思寄意。谓此鸟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鸣情未达，终日归飞，飞不十千，路余万里，何由归哉！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至于草甲萌芽，谷月代种，穜稑早晚，无月不秀，耕耘功重，收获利轻，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其

崖小水幂灑，常吐飞溜，或雪霏沙涨，清寒无底，分溪别壑，津济相通。其水自城东北角流，水上悬起高桥，渡淮北岸，即彭龙、区粟之通逵也。檀和之东桥大战，阳迈被创落象，即是处也。其水又东南流迳船官口，船官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外名狼䐢，所谓裸国者也。虽习俗裸袒，犹耻无蔽，惟依暝夜，与人交市暗中，臭金便知好恶。明朝晓看，皆如其言。自此外行，得至扶南。按竺枝《扶南记》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檀和之令军入邑浦，据船官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东湖，大水连行，潮上西流，潮水日夜长七八尺，从此以西，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长丈六七。七日之后，日夜分为再潮，水长一二尺。春夏秋冬，厉然一限，高下定度，水无盈缩，是为海运，亦曰象水也，又兼象浦之名。《晋功臣表》所谓金潾清迳，象渚澄源者也。其川浦渚，有水虫弥微，攒木食船，数十日坏。源潭湛濑，有鲜鱼，色黑，身五丈，头如马首，伺人入水，便来为害。《山海经》曰：离耳国、离题国，皆在郁水南。《林邑记》曰：汉置九郡，儋耳与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亵露，不以为羞。暑亵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矣。然则儋耳即离耳也。王氏《交广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迳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回二千余里，径

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鬓，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废，朱崖数叛，元帝以贾捐之议罢郡。杨氏《南裔异物志》曰：儋耳、朱崖，俱在海中，分为东蕃。故《山海经》曰：在郁水南也。郁水又南自寿泠县注于海。昔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俞益期笺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山海经》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者也。应劭曰：郁水出广信，东入海。言始或可，终则非矣。

【注释】

①此句有误。据段玉裁，“是”与“氏”通，巴蜀方言称崖旁像是要崩塌的积土为“氏”。故此句当作：“今其下民谓坂为是，曲为盘也。”

②此句难解。熊氏以为系“城西拆一角”之误。

③《疏》“大进”作“不进”。

④《疏》前增“复”字，作“复林邑之号。”

【译文】

青衣水发源于青衣县西部的蒙山，东流与沫水汇合。

青衣县，就是从前的青衣羌国。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前360），瑕阳人经过岷山和青衣水，从秦国前来投奔。汉武

帝天汉四年(前 97)撤废沈黎郡,分设两部都尉,其中一处治所就在青衣,管理汉族人民。公孙述割据蜀地时,青衣人不肯降服,受到世祖的赞扬,建武十九年(43),设置为郡。安帝延光元年(122)又置蜀郡属国都尉。青衣王子仰慕汉朝制度,请求归附。顺帝阳嘉二年(133),改名为汉嘉,庆贺得到一位贤臣。县里有蒙山,是青衣水的发源地。青衣水往东流经县境,在越嶲郡的灵关道和沫水汇合。青衣水又往东流,邛水注入。邛水发源于汉嘉郡严道县的邛来山,东流到蜀郡临邛县,往东注入青衣水。

到犍为郡南安县,注入江水。

青衣水流经平乡,叫平乡江。《益州记》说:平乡江往东流,经过峨眉山,山在南安县边界,南距成都一千里。但在秋高气爽的日子,远远可以望见两峰对峙,状如蛾眉。青衣水又往东流,注入大江。

桓水发源于蜀郡的岷山,往西南流过羌中,注入南海。

《尚书·禹贡》:岷山、璠冢山都可以耕种了;沱水、潜水经疏导后都畅通了;蔡山、蒙山治水工程已经完竣;和夷也来通报大功告成了。郑玄说:和上,是夷人所居的地方。和,读作桓。《地理志》说:桓水发源于蜀郡的蜀山,往西南流经羌中。《尚书》又说:从西倾可由桓水来到这里。马融、王肃说:西部所辖的倾山,只能由桓水到这里来,这是说再没有别的道路了。我依据《水经》和《尚书》来看,岷山、西倾都有桓水,桓水发源于西倾山,山间再也没有别的河流,所通的也只有这条水了。由潜水、汉水乘船可到达江水、沔水,所以《晋书·地道记》说:梁州疆域南到桓水,西到黑水,东以扞关为界,现在的汉中、巴郡、汶山、蜀郡、汉嘉、江阳、朱提、涪陵、阴平、广汉、新都、梓潼、犍为、武都、上庸、魏兴、新城,都是古时梁州的地域。桓水以南是夷人地区,就是《尚书》里说的来通报大功告成的和夷,但可相对应的水,只有此水和江水了。桓水大概就是这两条水的别名,也是它们的通称。

郑玄给《尚书》加注时说：织皮，是指西戎之国，西倾则是雍州的山。雍州、西戎两个地区之间，人们有事要去京师，所走的路应当从此州而来。桓是，这是陇地山坡名，那里道路盘桓曲折上行，所以叫桓是。现在山下的人把山坡叫是，曲折叫盘。这是郑玄的一家之说，恐怕违背《尚书》由桓水前来之说的本意，也是不符由潜水乘船入渭水这句话的含义的。我翻阅了各种典籍以广见闻，现在大略综述一下河流的来龙去脉，虽然古今地貌有所不同，但按一般说法，还是可以大致叙述一下诸水所经的地方的。那么从西倾到葭萌注入西汉水的，就是郑玄所谓潜水了。从西汉水溯流到达晋寿边界，沮水、漾水等支流往南流过山冈下的洞穴，透迤流奔，与汉水相接，又沿汉水而进入漾水——这就是《尚书》所谓从潜水乘船到达沔水了。经汉水到南郑县，连接褒水；从褒水溯流而上，达到衙岭的南溪水，分支注入斜川，抵达武功，往北直到渭水，这是有水路陆路相互衔接，有河流所经的路线可循的，并不违背《禹贡》中入渭的说法，实际上也是符合于《尚书》中直渡河水的意思的。

若水发源于蜀郡旄牛县边境以外，往东南流到故关的就是若水。

《山海经》说：南海以内，黑水之间，有一棵树叫若木，若水就发源在这里。又说：灰野之山上有一棵树，青叶红花，名叫若木。它生在昆仑山，西边依傍着西极。《淮南子》说：若木在建木西，树上有十朵花，光芒照耀着大地，所以屈原《离骚·天问》说：日神羲和没有上升到中天，若木的花是什么光芒？但若木生长的地方不止一处。若木生在黑水之间，水在树下流出，所以也因木而得名了。若水在蜀地崎岖的山岭间辗转奔流，黄帝的长子昌意品德恶劣，不配继承王位，因而被贬，谪居于若水，成为诸侯。他娶了蜀山氏的女儿，就在若水之野生了颛顼。颛顼有圣人的德望，二十岁就登上帝位，接过少皞的金官职务，以水德而为王。若水往东南流，接纳了鲜水，又名州江；大度水发源于边境以外，到旄牛

道，往南流注入若水。若水又经越巂大莋县注入淹水。淹水发源于边境以外。《山海经》说：巴遂之山是淹水的发源地，往东南流分为两条：其中一条分支东出，经过广柔县东流注入江水；另一条往南流经旄牛道，到大莋与若水汇合。自此以下，也就通称淹水了。莋是夷族。住在汶山的叫夷，住在南中的叫昆弥，住在蜀的叫邛，住在汉嘉、越巂的叫莋，都是夷族。

往南流过越嶲郡邛都县西，一直南流到会无县，淹水往东南流注入若水。

邛都县是汉武帝开辟邛莋时所设。县城地面沉降，成为池沼，因而现在名为邛池，南方人叫邛河，河中有蜂巂山。应劭说：有巂水，意思是说越过此水以彰明美善兴盛。后来夷人又反叛了，元鼎六年（前111），汉朝从越巂水出兵讨伐，设置越巂郡，治所在邛都县。王莽派遣任贵为领戎大尹镇守在这里，改名集巂。邛都县从前是邛都国。越巂水就是淹水、若水，似乎是随水流所经之地而更名的。又有温水，冬夏常热不变，源头温度很高，可以煮熟鸡肉和猪肉；在温泉里洗澡，能治愈多年顽疾。从前李骧曾在温水打败李流。若水又流经会无县，县里有骏马河。骏马河发源于县东的高山，山上有天马径，马的足迹还在。马日行千里，居民的马放牧到山下，如果生了茁壮的小马，都说是天马之子。河中有贝子，是铜胎，用羊祭祀就可以捞到。又有孙水，发源于台高县，就是台登县。孙水又叫白沙江，往南流过邛都县，司马相如安抚了西南夷，在孙水架桥，就是这条水。孙水往南流到会无县注入若水。若水又往南流，经过云南郡的遂久县，接纳了青蛉水。青蛉水发源于青蛉县西，往东流过县城下，县就是因水而得名的。县里有石猪圻，深长的山谷中有许多石猪，母猪、小猪多达数千头。据老人们相传，从前夷人在这里牧猪，一天忽然都变成了石头；因此至今夷人仍不敢到那里去牧猪。贪水发源在这里。青蛉水又往东流，注入淹水。淹水又流经三绛县西，又流经姑复县，姑

复县北对三绛县，有淹水注入。三绛又名小会无，所以《水经》说：淹水到会无注入若水。若水又与母血水汇合。母血水发源于益州郡弄栋县东农山母血谷，往北流经三绛县南，往北注入渑水。渑水又往东流，涂水注入。涂水发源于建宁郡牧靡县的南山，县和山都以草取名。牧靡山在该县东北乌句山以南五百里。山上长着牧靡草，可以解毒。当百草生长旺盛时，鸟常误食，喙口中毒，就必定会急急忙忙地飞往牧靡山，啄食牧靡来解毒。涂水发源于腊谷，往西北流，到越嶲注入绳水。绳水又流经越嶲郡的马湖县，称为马湖江，又在左边汇合了卑水，卑水发源于卑水县，往东注入马湖江。

又往东北流到犍为郡朱提县西边，就是泸江水。

朱提是山名。应劭说：山在朱提县西南，县也因山而得名。朱提县原是犍为属国，在郡治南约一千八百里。建安二十年(215)置朱提郡，郡治就设在旧县城。郡城西南二百里有该郡所辖的堂琅县，往西北走，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伸上高山，路程八十余里，有的地方要攀着树木上登，有的地方要用绳索互相牵挽着爬上去，登山真有如登天，所以袁休明《巴蜀志》说：高山险峻巍峨，巨石参差错落；山径曲折倾斜，下临陡峭绝壑。行人攀援登山，还须牵挽绳索。三蜀以及南中诸郡的人，都认为这一条路极险。县城东八十里，有泸津，那里水面宽达六七百步，深十几丈，而且多瘴气，很少有人行走。晋明帝太宁二年(324)，李骧等侵犯越嶲，进攻台登县，宁州刺史王逊派将军姚岳去进剿，在堂琅打了一仗，李骧的军队大败，姚岳追到泸水，落水而死的千余人。王逊因姚岳等人没有穷追到底，怒气冲天，气得头发把帽子都顶了起来，头巾也破裂了，一下子就气死了。按永昌郡有兰仓水，发源于西南的博南县，博南县在汉明帝永平二年(59)设置。博南是山名，县就因山而得名。兰仓水往东北流经博南山，汉武帝时开通了博南山的路，在兰仓津过渡，地方极其遥远，往来行人深以为苦。有

一首歌谣说：汉朝恩德广大无边，教化未归顺的夷民。翻过博南山，越过兰仓津，渡过兰仓江，一批批全是服役的人。山高四十里。兰仓水出产金沙，越人淘沙制成黄金；又有光珠穴，洞穴里出产光珠；还有琥珀、珊瑚和黄的、白的、青的珠子。兰仓水又往东北流经不韦县，与类水相汇合。类水发源于巂唐县，巂唐县在汉武帝时设置。类水往西南流，弯弯曲曲地又转向北流，往东到不韦县注入兰仓水。兰仓水又往东流，与禁水相汇合。禁水从永昌县往北流，经过郡城西面，两岸犀牛、大象很多；山上有钩蛇，长七八丈，尾端分叉。蛇躲在山涧的水中，用尾巴来钩岸上的人和牛吞食。这条水边瘴气特别厉害，气中有个东西，虽然看不到它的形状，出动时却有声音，打着树木，树木就折断，打着了人，人就丧命，名叫鬼弹。只有十一或十二月还勉强可以渡河，如在正月到十月之间经过，无人不受其害的。所以郡里有犯人，就把他们流放到禁水旁，不出十日就都死了。禁水又往北流，注入泸津水，泸津水又往东流经不韦县北，然后往东北流。两岸都是几百丈的高山，其中以泸峰最为高峻秀丽，孤峰拔起，高三千余丈。此山在晋太康年间(280～289)崩塌，震得整个郡城都摇动起来。泸津水左右两岸，仅有小径相通，可步行或骑马；但时常有瘴气，三月和四月间经过这里，必死无疑，即使不在这个时候，也还要使人胸闷或呕吐。五月以后危害才较少。所以诸葛亮《出师表》说：五月渡泸，两天只吃一天的食粮，我不是不珍惜自己，只是因为王业不可能偏处蜀地一隅而保持安定的缘故。《益州记》说：泸水的源头出自曲罗巂，下流三百里才叫泸水。两峰有杀气，过去在酷暑季节是不能行走的，所以武侯把夏天渡泸水看作一件难事。泸水下流又汇合了诸水，但都以此水为总称，所以有泸江这水名。从朱提到僰道有水路和步行小路，水路有黑水、羊官水，极其艰险难行，要过三处险渡，行人深以为苦，所以民间谚语说：楢溪、赤水曲又弯，东流西转像蛇盘。太阳无光窗户昏，瘴气直与天

相通。大汗淋漓爬山苦，柱杖小憩呼伴侣。庲降小贩多苦劳，七里险路左肩熬。又有牛叩头坂和马搏颊坂，道路是这样艰险难行！

又往东北流到僰道县，注人大江。

若水流到僰道，又叫马湖江。绳水、泸水、孙水、淹水、大渡水，随着诸水相汇流，于是也得到了通称。所以各种书籍记述诸水，有的说注入若水，也有说注入绳水，又有说到僰道入江。这正是因为各水流注相通，成为一水之故，除却此水，再也没有别的可相对应的河流了。水上有孝子石，从前县里有个叫隗叔通的人，生性非常孝顺，天天为母亲从江心汲水；于是上天为他把一片平坦的岩石伸到江心，现在还叫孝子石。这真可说内心确有极大的诚意，上天也会降福了。

沫水发源于广柔县境外，

广柔县有石纽乡，是大禹诞生的地方。此乡方圆百里，现在夷人聚居在这里，却不敢定居放牧；有罪的人逃到野外，要抓他的人如不逼得很紧，能够藏身三年，抓他不到，大家也就宽宥了他，以为他得到大禹神灵的保佑。

往东南流过旄牛县北边，又往东流到越嶲郡灵道县，从蒙山南边流出，

灵道县又名灵关道。按汉朝的制度，夷狄地区的行政区划叫道。县里有铜山，又有利慈渚。晋泰(太)始九年(273)利慈池两次出现黄龙。县令董玄之带领官吏和百姓前去观看，报告刺史王浚，王浚向皇帝上表，于是晋朝将它改名为护龙县。沫水发源于岷山西边，东流经汉嘉郡，然后往南向一座高山流去，这座山顶上合拢，山下却洞开，水就从中间流过。这就是蒙山。

往东北与青衣水汇合，

《华阳国志》说：这两条水在汉嘉郡青衣县东面汇合成为一条河流，自此以下也叫青衣水。沫水又往东流，经过开刊县，这就

是旧时的平乡县，是晋初所置。沫水又往东流，经过临邛县南面，然后从江原县往东流去。

往东注入大江。

从前沫水从蒙山到南安西面的溷崖，水流湍急，船只常被冲毁，是历代的大患。蜀郡太守李冰调遣兵卒，凿平溷崖，河神暴怒起来，李冰握刀跳进水里与河神搏斗，终于制伏了河神，凿平了溷崖，水路也畅通了。如今崖上的水口，就是李冰打通的。

延江水发源于犍为郡南广县，往东流到牂柯郡鳖县，又往东转向北流，

鳖县从前是犍为郡的治所。县里有犍山。晋建兴元年(313)设置平夷郡。县里有鳖水，发源于鳖邑西边的不狼山，东流与温水汇合。温水又名煖水，发源于犍为郡符县，往南注入黚水，黚水也发源于符县，往南流与温水汇合。阚骃称温水为阙水，二水都往南流，注入鳖水。鳖水在鳖县往东流注入延江水。延江水又与汉水汇合，汉水发源于犍为郡汉阳道山阏谷。汉阳道就是王莽的新通。汉水往东流到鳖邑注入延江水。

到巴郡涪陵县，注入更始水。

更始水就是延江支流的源头部分。延江水北流注入涪陵水。涪陵水发源于涪陵县东面，涪陵是旧时巴郡的南疆，王莽改名为巴亭。魏武帝分邑，立为涪陵郡，张堪当县令，适逢公孙述来攻打他，有个同心的义士挑选了熟悉水性的人，用竹筏送他渡过小别江，就是此水。水往北流，到积县入江。更始水往东流入巴东郡南浦县，水流注入渠口的石门。空寂的山谷沉浸在浓重的阴影里，深邃的山涧幽暗而寂静，倾斜的悬崖顶上合拢，望去像是就要崩塌下来的样子。往返行人躲避瘴气，时常从这里经过，到了崖下无人不感到提心吊胆的。这条水又叫西乡水，也称西乡溪。溪水辗转奔流约二百里，方才出山，又泛着清波流向远方；又奔流了二百余里，就往东南进入迁陵县。

又往东南流到武陵郡酉阳县，注入酉水。

《武陵先贤传》说：潘京世世代代都在郡里做主簿，太守赵伟非常器重他。赵伟问道：贵郡为什么叫武陵呢？潘京答道：鄙郡本来叫义陵，在辰阳县边境与夷人地区邻接，屡次被夷人攻破，光武帝时，把郡治迁移到东山上，就把郡名改了。《左传》说：止戈为武。《诗经》说：高而且平叫陵。于是就叫武陵。酉水北岸有黚阳县，许慎说：温水往南流入黚水。黚水大概是鳖水以下各支流的通称，所以县也得名了。西乡溪口在迁陵县老城上游五十里，左边与酉水汇合。酉水又往东流，傍着老城北面流过，又东经酉阳县老城南面，然后往东流去。两县县城之间，水路相距四百里左右，在酉阳汇合。

酉水往东南流到沅陵县，注入沅水。

存水发源于犍为郡郁鄢县，

郁鄢就是王莽的屠鄢。益州大姓雍闿造反，在山上构筑堡垒，在木桩上拴马。木桩后来长成树林，现在夷人把它叫做雍无梁林。梁，夷语指马。存水从郁鄢县往东南流，经过牧靡县北面，又东经且兰县北面，然后向东南流去。

往东南流到郁林郡定周县，叫周水，

存水又往东流，经过牂柯郡的毋敛县北面，然后往东南流，与毋敛水汇合。毋敛水上流承接牂柯水，往东流经毋敛县叫毋敛水，又往东流注入存水。存水又往东流，经过郁林郡定周县，称为周水，是这条水的变名。

又往东北流到潭中县，注入潭水。

温水发源于牂柯郡夜郎县，

夜郎县就是旧时的夜郎侯国，唐蒙开拓夜郎，设置为县，王莽称为同亭。温水从夜郎往西北流，经谈藁与迷水汇合。迷水发源于西方益州郡铜濑县谈虏山，往东流过谈藁县，在右岸注入温水。温水又西流，经过昆泽县南面，又流经味县——味县是旧时

滇国的都城。诸葛亮平定南中，刘禅建兴三年(225)，分益州郡另立建宁郡，治所就设在这里。水边都是高山，山水之间都是木耳夷的居住区，夷人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也互异。他们虽说是山居，但土地比较平和，没有瘴气之毒。温水又往西南流经滇池城，池在县城西北，周围约三百里，上流的源头又深又阔，下流却又浅又狭，看来就像倒流似的，所以叫滇池。据老人们相传，说是池中有神马，与家马相交配，就产下骏驹，能日行五百里，晋太元十四年(389)，宁州刺史费统说：晋朝宁郡滇池县有两匹神马，一匹是白马，一匹是黑马，在河水上嬉戏。有滇州，元封三年(前108)设置益州郡，治所在滇池城，就是刘禅的建宁郡。温水又往西流，汇入大泽，与叶榆仆水合流。温水又往东南流，经过牂柯的毋单县。建兴年间(223～237)，刘禅把毋单县划入建宁郡，桥水在这里注入温水。桥水又名河水，上流承接俞元的南池，县治在龙池洲上，这片沙洲周长四十七里，俞元县与邪龙县以水口为分界。后来设置河阳郡，治所在河阳县；县城在河源洲上。还有云平县也在洲上。桥水往东流到毋单县，注入温水。温水又往东南流经兴古郡毋棳县东面——王莽改名为有棳——与南桥水汇合，南桥水发源于县内的桥山，往东流，有梁水注入。梁水上流在俞元县承接河水，往东南流，经过兴古郡的胜休县，王莽改名为胜僰县。梁水又往东流过毋棳县，在左岸注入桥水；桥水又往东流，注入温水。温水又往东南流，经过律高县南面。刘禅建兴三年(225)，分牂柯设置兴古郡，治所在温县——据《晋书·地道记》，治所在此。温水又往东南流，经梁水郡南面，温水上流与梁水汇合，所以自此以下也就有了梁水的通称。刘禅划出兴古的鳖南，就在梁水县设立郡治。温水往东南流，经过镡封县北面，又经过来惟县东面，仆水在这里从右边分出。

又往东流到郁林郡广郁县，叫郁水，

郁林，就是秦时的桂林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改名为

郁林郡，王莽称为郁平郡。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据《周礼》，郁人掌管祭祀的酒器，凡是祭祀和敬客之类事务，就由他把香酒注满酒樽。郁是香草，是百草中的精华，煮郁草与黑黍一起酿酒，用以祭神，求神降福。有人说那就是现在的郁金香。有一种说法，以为这是郁人所贡，因此就作为郡名了。温水又往东流，经过增食县，有文象水注入。文象水发源于牂柯郡句町县。应劭说：那就是旧时的句町国。王莽改为从化。文象水、蒙水和卢帷水、来细水、伐水都从句町县往东流，经过广郁到增食县，注入郁水。

又东流到领方县东面，与斤南水汇合。

领方县有朱涯水，发源于临尘县，往东北流，有骓水注入。骓水源头在上流承接牂柯水，往东流经增食县，下流注入朱涯水，朱涯水又往东北流，经过临尘县——就是王莽的监尘，县内有斤南水、侵离水，都经临尘，往东流进入领方县，注入郁水。

往东北注入郁水。

郁水就是夜郎豚水，汉武帝时，有个竹王曾在豚水上兴起。一天，有个女人在水边洗衣服，忽然漂来三节大竹，漂到她的两脚间，推也推不开，而且听到里面有声音。她把大竹拿回家中，剖了开来，竟得到一个男孩子。以后他就在夷濮称雄，以竹为姓，丢弃的破竹在田野间长成了竹林，就是现在竹王祠周围那片竹林。竹王曾与侍从一起在大石上歇息，叫他们做羹；侍从禀告说：没有水。竹王用剑向岩石捅了一下，岩石里就流出水来，这就是现在的竹王水。后来唐蒙开拓牂柯，砍了竹王的头，夷獠各族都心怀怨恨，因竹王不是人的血气所生，要求给他立祠。皇帝封他的三个儿子为侯，死后也附于他们父亲的祠庙，同享祭祀。现在的竹王三郎祠奉的就是他们的神灵。豚水往东北流经谈藁县，东流经过牂柯郡且兰县，称为牂柯水。水阔好几里，县城在江边，就是旧时的且兰侯国，又名头兰，是牂柯郡的治所。楚国将军庄蹻，溯沅水而上，去讨伐夜郎，敲下木椿来系船，夜郎称木椿为牂柯，因

此就把且兰称为牂柯了。牂柯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开发的,王莽改名为同亭,有柱浦关。牂柯也是江中的两座山名。左思《吴都赋》说:在牂柯激扬波浪。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征南越,调发夜郎精兵下牂柯江,会师于番禺。牂柯水又往东南流,经过毋敛县西面,毋敛水就发源在那里。又往东流,驩水在那里分出。又流经郁林郡广郁县,称为郁水。又往东北流,经过领方县北面,又往东流,经过布山县北面,这是郁林郡旧治所。吴国陆绩说:从今以后六十年,车辆要用同样的轮距,书写要用同样的文字,重归于统一。到了太康元年(280),晋果然平定了吴国。又流经中留县南面,与温水汇合。又往东流入阿林县境,有潭水注入。潭水发源于武陵郡镡成县的玉山,往东流经郁林郡潭中县,周水从西南流来注入。潭水又往东南流,与刚水汇合。刚水发源于西边的牂柯毋敛县——就是王莽的有敛——东流到潭中注入潭水。潭水又流经中留县东面、阿林县西面,在右岸注入郁水。《地理志》说:桥水东流到中留县,注入潭水。又说:领方县也有桥水。我考查这条河流再也没有别的支流了,正是因为桥水与温水乱流,所以就兼有通称了。各书作者又都说桥水到中留注入潭水,潭水又兼有郁水的名称,其实应当写作温字,不是桥水,这大概是书写造成的错误。郁水右岸有留水注入。留水发源于南面的布山县,下流经中留注入郁水。郁水往东流过阿林县,又往东流过猛陵县,有浪水注入;又往东流过苍梧广信县,有漓水注入。郁水又往东流,有封水注入。封水发源于临贺郡冯乘县以西、谢沐县东部边界的牛屯山,也叫临水。往东南流经萌渚峤西边,又往东南流,在左岸汇合了峤水。庾仲初说:峤水发源于萌渚峤,南流注入临水,临水又流经临贺县东面,又往南流到郡城,在左岸汇合了贺水。贺水发源于东北方兴安县西北的罗山,往东南流经兴安县西部,盛弘之《荆州记》说:兴安县水边有一块平坦的岩石,上面有石鞋,传说是越王渡溪时在这里脱下的鞋子。贺水又往西

南流，到了临贺县东面，向右注入临水。郡城面对两水交汇之处，郡县都因此而得名。临水又往西南流经郡南，又向西南流经封阳县东面，就是封溪水。所以《地理志》说：县里有封水。又往西南流入广信县，往南注入郁水，汇流处叫封溪水口。郁水又往东流经高要县，有牢水注入。牢水发源于南方的交州合浦郡，郡治在合浦县，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后所置。王莽改郡名为桓合，县名为桓亭。孙权黄武七年（228），改名为珠官郡。郡里不产稻谷，人民多从事采珠。从前政府苛征暴敛，珠也就流移到交趾去了，会稽孟伯周来做太守，推行仁政和教化，流走的珠又返回了。合浦郡管辖临允县，就是王莽的大允。牢水从临允县往北流，经过高要县注入郁水。郁水往南流经广州南海郡西面，浪水发源在那里。又往南流，在右边接纳了西随的三条水，又往南流经四会浦。四会浦的水，上流承接日南郡卢容县西面的古郎究浦，浦内有个漕口，马援曾运粮经此。水流折向东南，屈曲与郎湖相通；湖水承接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岸汇合了卢容、寿泠两条水。卢容水发源于西南区粟城南面的高山，山南面的长岭，逶迤连绵与天鄣岭西端相连接，卢容水汇聚了诸涧的水，潜流于深山之间，绕过山西和山北，往东流经区粟城北，又往东流，向右与寿泠水汇合。寿泠水发源于寿泠县界。魏正始九年（248），林邑入侵，直到寿泠县，就以寿泠县作为疆界。水流经寿泠县，于是也就因县而得名了。水往东流，经过区粟老城南面。查考古志，并无区粟的地名。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日南原是秦时的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开发日南郡，治所在西卷县。《林邑记》说：由郡城到林邑，陆路四百余里。《交州外域记》说：从日南郡南到林邑国四百余里。路程相符，那么区粟就是旧时的西卷县了。《地理志》说：水流入海，有竹可制手杖。王莽改名为日南亭。《林邑记》说：城治在二水之间，三面依山，南北临水，东西两面是溪涧和水口，流到城下相汇合。城墙西面一角开裂，周围六里，一百

七十步，东西长六百五十步；砖城高二丈，城上筑了高一丈的砖墙，墙上开方孔；砖上铺板，板上造了五层楼阁，阁上架屋，屋上建楼，城楼高七八丈，低的五六丈。城墙周围开了十三座城门，宫殿都朝南，有屋宇二千一百余间。四周是市场和住宅区，悬崖峭壁，地势险要，所以林邑的兵器和作战工具，都贮存在区粟。林邑各地所建城堡很多。从林邑王范胡达时开始，自秦迁徙过去的移民，都与夷族同化了，日南的旧风俗也全部改变了。人们在树上搭巢居住。傍着山边的城郭，是一片荆榛乱草，原始森林上拂青云，阴霾的远方飘散着一缕缕幽荒的野烟——这一片荒凉的土地，实在不是人类所能栖身的。区粟立了一根高达八尺的标竿，日影移到南边八寸，因为此影以南都在太阳的南边了，所以就以日南为郡名。在这里遥望北斗星，已沉落到天边了。太阳在北，所以房屋都开北窗面向太阳。这是大略情况。范泰《古今善言》说：日南张重去洛阳赴考，在元旦朝会时，明帝问道：日南郡是不是朝北望太阳的？张重说：现在郡有云中、金城之名，不一定都是名如其实，太阳也都是从东方升起的。至于那里的风，总是温煦的，日影位置正在脚下，官民住宅则随环境不同而选择朝向，或朝东西，或向南北，并无一定。人民生性凶悍，勇于战斗，上山下水，习以为常，但不惯于平地生活。古人说：五岭是天地间分隔内外的壁障，何况路途迢迢，远在天崖海角；回望九岭，渺渺茫茫，非但行路艰难险阻，实在也是个穷荒绝域的边远地区啊！寿泠水自城南东流，与卢容水汇合，东注于郎究，究水在下潭积潴成湖，称为郎湖。浦口有秦时的象郡，废址仍然存在。从湖边南望，湖水外与寿泠相通，从郎湖流入四会浦。元嘉二十年(443)，因林邑凶恶顽固，历代以来难以教化，又自恃地远人多，侮慢中国的国威，背弃中国的恩德，而中国朝廷已经积聚了许多北地的宝物，只是欠缺南方进贡的金银，于是就命令偏将和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陈兵日南，修明文教，使远方小国心悦诚服。二十三年

(446)，旌旗飘扬，大军从四会浦口进入郎湖，屯驻于区粟，进逼围城，用飞梯、云桥等攻城器具，攀登上城头，钲鼓之声震天动地，猛士震怒如雷霆，风势猛烈，火焰冲天，守兵溃败，城也被攻破了。这一战杀了区粟王范扶龙的头，十五岁以上的人，杀的杀，埋的埋，一个也不放过。城阁上滴血如雨，尸体堆成高台。从四会浦往南，有卢容浦口。晋太康三年(282)，撤废日南郡属国都尉，将所辖的卢容县设立为日南郡及象林县的旧治所。《晋书·地道记》说：郡城离卢容浦口二百里，原是秦时象郡，象林县的治所。永和五年(349)，征西大将军桓温调派督护滕畯率领交、广二州军队去旧日南郡卢容县讨伐范文，被范文打败，就在这地方。滕畯退兵驻于九真，重新练兵。范文受伤而死，其子范佛继位。七年(351)，滕畯和交州刺史杨平又向寿泠浦进军，进驻郎湖，在日南旧治所讨伐范佛。范佛的军队像蚂蚁似的结集在一起，营垒相连，绵延十余里。滕畯、杨平大败范佛军，范佛逃到山林里，派大帅反绑自己，到军门去请罪。滕畯等派武士陈延去安抚范佛，和他缔结和约而回。康泰《扶南记》说：从林邑到日南卢容浦口约二百余里，从日南去扶南诸国，常从这里出发，所以《林邑记》说：在域外茫茫沧海的尽头，天涯海角，没有更遥远的去处了。那里地濒大海，是水路通往各国的必经之地。郁水南通寿泠，是个水口，上流与交趾郡南的都官塞浦相接。《林邑记》说：水口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取道铜鼓，往前就到骆越。那里有一面铜鼓，因而得名。马援把铜鼓拿走，铸成一匹铜马。到了马援所开的凿口，可通内地的九真、浦阳。据《晋书·地道记》，九德郡有浦阳县。《交州记》说：开凿南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是去九真的必经之路。此处离州城五百里，是建武十九年(43)马援所开。《林邑记》说：去外越纪粟望都。从纪粟取道浦阳，经过便州，可到典由；经过旧县，可到咸驩。咸驩隶属于九真。咸驩以南，山冈上全是麞鹿，呦呦地叫唤着伴侣，荒野里响彻一片惊叫声；孔雀也极多，

成群飞翔时，会把山冈太阳都遮住。渡过治口，就到九德。按《晋书·地道记》，有九德县。《交州外域记》说：九德县隶属于九真郡，该郡南部与日南接界。蛮王卢舉统治着那个地区，他死后，儿子宝纲继位；孙子卢党遵从吴国的政教，立为九德郡，隶属于吴。《林邑记》说：九德是九夷的尽头，所以作为郡名。该郡的辖境，就是周代越裳氏的夷国。据《周礼》，九夷以越裳为最远。他们通过翻译，带了白雉、象牙前来进贡。从九德通类口的那条水，源头是从西北的边远地区经宁州边界流来的。九德浦经过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通往内地。按《晋书·地道记》，九德郡有南陵县，晋时所置。按竺枝《扶南记》，山溪的礁滩称为究，《地理志》说：郡中有小溪流五十二条，合并成大川，这些溪流都可称为究。《林邑记》说：义熙九年(413)，交趾太守杜慧度到九真水口，与林邑王范胡达打仗，把范胡达的两个儿子抓住杀了，还俘虏了百余人，范胡达则逃走了。五月杜慧度自九真水通过都粟浦，再次袭击了九真，长长的包围圈跨过山冈，重重的栅栏切断水口，驱赶大象作前锋，在城下短兵相接，连日交战，死伤了不少人方才退去。《地理志》说：九真郡，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开拓的，治所在胥浦县，王莽改名为驩城。《晋书·地道记》说：九真郡有松原县。《林邑记》说：松原以西，鸟兽都很驯良，不知害怕弓箭，寡妇单身居住，到老都披头散发。到了南方，都是低丘小岭，仓庚在山北唱着情歌，翡翠鸟在山南晒着太阳。虽然欢乐的呖啭一声接一声，但隔着一座城墙情况却全然两样，人们很难单独一人出来行走，这是因为当地风俗各部族分别聚居，分道行走的缘故。从南陵究出南部边界，蛮族入侵就会夺取横山。太和三年(229)，范文在横山的分界处侵入交州，过了比景庙，由门浦直到古战湾。吴赤乌十一年(248)，即魏正始九年，交州和林邑在海湾大战，区粟第一次失陷。过了日南郡的属县卢容县，走到无变，再走过烽火到比景县。正午太阳在头上，影子正在脚下，身子与影(景)紧密相合

(比)。如淳说:所以用比景作县名。阚骃说:比,读作荫庇的庇。影在自己脚下,是被自己的身体所蔽。《林邑记》说:过了比景,就到朱吾。朱吾是水口,就是现在的疆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他们在荒野居住,没有房屋,歇宿时就背靠着树木;生鱼生肉,拿到就吃;他们以采香为职业,与人做买卖,就好像上古圣皇时的人民一样。县南有文狼究,与下流相通。《晋书·地道记》说:朱吾县属于日南郡,离郡城二百里。汉时该县百姓因受不了二千石长吏的苛征暴敛,叛汉而认屈都乾为宗主国。《林邑记》说:屈都是夷族。朱吾浦内通无劳湖,无劳究水通寿冷浦。元嘉元年(424),交州刺史阮弥之出征林邑,阳迈因外出结婚不在,奋威将军阮谦之率领七千人,先去袭击区粟。过了四会,还没有进入寿冷,三日三夜没有屯驻歇息的地方,只得聚集在海岸上,不巧遇到台风,于是大败。阳迈带去迎娶新娘的部队三百余条船,前来救援。阮谦之遭风灾之后所余的战船,夜间与敌军相遇于寿冷浦。两军在黑暗中大战,阮谦之亲手射倒阳迈船上的舵手,战船就像瘫了似的随风转动,幸亏左右大臣摇了小船把阳迈接走。阮谦之遭风灾之后的残余兵力,按理也难以打胜仗,就从这里渡回寿冷,到温公浦去了。升平三年(359),温放之在海湾分界的阴阳圻讨伐范佛,他进入新罗湾,来到焉下——又名阿贲浦——驶进彭龙湾躲避风浪,这就是林邑的海滨。元嘉二十三年(446),交州刺史檀和之攻破区粟后,就统率水军船只直指典冲,飘扬的旌旗把海面都盖住了。他在彭龙湾的鬼塔,与林邑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就驶向典冲。林邑军进入河口,阻挡檀和之军,打算慎重固守。浦西就是林邑的国都典冲,离海岸四十里,位于僻远的边陲,地处越裳的南疆,就是秦汉时象郡的象林县。那地方东濒大海,西邻徐狼,南接扶南,北连九德。后来抛弃象林一名,恢复林邑的国号,在汉朝末年开始立国。初平(190~193)之乱时,人们都怀有野心,象林一位姓区的功曹,有个儿子名逵,攻入县城,杀了县

令，自号为王。当时正值天下大乱，林邑于是建立，以后世代传位子孙，在三国鼎立时期，没有归附任何一国。吴所领属的交州，与林邑相邻；林邑入侵寿泠，以此为界。自从区逵以后，国家不修文史，帝位传承的世系也没有记录，究竟传了几代也不清楚，而且宗族也灭绝了，不再有人可以传宗接代了。于是外孙范熊代之而立，人民也乐于推他登位。范熊死后，儿子范逸即位。当时有个范文，是日南西卷县夷人头目范椎的奴隶。范文做奴隶时，在山涧牧羊，在涧水中捉到两条鲤鱼，藏起来带回家中，想私自烧了吃。主人知道了，向他要鱼，范文非常羞惭害怕，就撒谎说：我只拿了磨石回来，不是鱼呀！主人到藏鱼的地方，看见真是两块石头，就相信他，回头走了。范文这才觉得奇怪。石头中含有铁质，范文到山里去用石来冶铁，打了两把刀。他举刀对着挡在前面的岩石，祝祷道：鲤鱼会变化，冶石炼成刀，如果一刀砍破岩石，就是有神灵相护了，我范文应当得刀，做国中君王；如果砍不进去，就是刀没有神灵。他上前向岩石一刀劈了下去，就像用龙渊、干将这样的宝剑斫芦苇枯枝一般。因此民心渐渐归附他了。现在他当年劈过的岩石和鱼刀都还存在，传国给子孙时，把鱼刀也一起传下去，就像汉高祖斩蛇的宝剑一样。范椎曾派范文去远地做生意，到了北方的上国，增长了很多见识。晋愍帝建兴年间(313～317)，他到了南方的林邑，指导国王范逸建筑城池，制造甲胄兵器，着手扩张势力。国王很宠信他，叫他去当将帅，他也能得人心。范文对国王屡进谗言，毁谤他的儿子们。使得他们放逐的放逐，逃走的逃走。于是国王被孤立起来了。成帝咸和六年(331)，国王死了，没有后嗣，范文把国王在国外的儿子迎接回来，在海上航行途中，去打水时暗地把毒药放进椰子里，毒死了王子，于是就胁迫国人，自己当了国王。他把已故国王的妻妾放在高楼上，肯跟从他的，就娶了过来，不肯从他的，就不给饭吃，让她们饿死。《江东旧事》说：范文原来是扬州人，小时被抢去做奴隶，贩

卖流落到交洲。十五六岁时，有罪要受杖刑，心里害怕，因而逃走，跟着林邑商人渡海远去，于是被国王收为奴仆，很受宠爱。十余年后，国王死了，范文谋害了国王的两个儿子，嫁祸于公侯和大将，把他们杀了。于是自立为王，用武力压服各国。这些国家，有的束着夷人的发髻，说着蛮人的话语，用口吃东西，用鼻子吸水，有的刺面纹身，是裸体的狼〓部族。汉魏时期被流放的囚徒，都被他收留利用。建元二年(344)，他进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都逃散了，千里之地荒无人烟，这才回到林邑。林邑西距广州二千五百里，城的西南角是高山长岭，与天鄣岭相连接。山岭北面连接着山涧。大源淮水发源于遥远的郍郍边界，从万山深处流出，水中有三道狭长的沙洲；水从山中流绕到城西，又流向城北，转到城东。岭南的山涧，小源淮水发源于松根边界的山谷里，从山上的深涧流出，在山间绕南曲折东流与淮水汇合，流向典冲。林邑城西南依山，东北临水，城下环绕着两重城河，东南面的城河迫近城墙，城的形状东西长而南北狭，北边西头，曲折地向内弯，城周围长八里一百步，砖城高二丈，城上筑砖墙，高一丈，墙上开方孔；砖上铺板，板上建起层阁，阁上架屋，屋上建楼，高的六七丈，低的四五丈；飞阁依山面水，巍峨雄伟，鸱尾高翘，迎风拂云，但建筑粗大，仿古拙劣。按夷人风俗，城上开城门四座，朝东的是前门，面临两条淮水的岸边；弯曲的道路上有古碑，用夷文刻着称颂前国王范胡达的恩德。西门前临两重护城河，城墙向北回转上山，山的西面就是淮水，南门隔着两道护城河，朝向温公垒。升平二年(358)，交州刺史温放之杀了交趾太守杜宝和别驾阮朗，于是就出征林邑，经过多次水上和陆上的战斗，范佛入城自保，不久重又请求归顺，温放之也答应了他。现在林邑东城南面五里的温公二垒，就是当时的遗迹。北门濒淮水，路被阻断不通了，城内又有小城，周围长三百二十步，合堂为瓦殿，南壁不开窗户，两头的长屋，屋脊取南北向，南边背着太阳。西区城内，

沿河石山向阳一面，建筑了一座朝东的宫殿，飞檐鸱尾，青琐纹的门饰，红色的台阶，出檐的方椽，大多依照古法。阁殿上层的柱子，比城高一丈五尺，以牛屎作泥涂墙，墙壁带着青色的光泽；转过曲折的掖庭，到处是雕镶得十分精美的窗户。椒房里住着嫔媵都没有区别，宗庙台榭，国王的正室和后宫的长巷，都在宫殿上面。国王凭依着长廊的窗子，直接与下面说话，子弟和大臣侍从都不许上登。房屋五十多幢，屋栋连着屋栋，屋檐接着屋檐。神祠鬼塔，大大小小共八座庙宇，层台重榭，就像佛寺一样。城里没有市场和居民区的划分，都城里居民很少，海岸冷落萧条，不是能住人的地方，而首领却以为这样天下就永远太平了。国家只延续了十代，哪里说得上久长呢！元嘉年间(424～453)，檀和之出征林邑，林邑国王阳迈带着全城人民连夜逃奔到山林里去，檀和之占领了林邑都城，缴获了无数财宝，部队回去之后，阳迈也回到都城，家园和都城都残破荒芜了，人民也都背井离乡了。他欲行又止，不禁顿足捶胸，悲愤得死去活来。到元嘉二十三年(446)就死了。当初阳迈母亲怀孕时，曾梦见有人铺了一条阳迈金席，她和儿子一起落在席上，发出鲜艳耀眼的金光。中国风俗，称上等黄金为紫磨金，夷人风俗称上等金为阳迈金。他父亲胡达死后，他继承了王位，能得民心，自以为那个神奇的梦是国家吉庆的预兆。他的太子原来名叫咄，以后阳迈死了，咄继位时方才十九岁，他仰慕先君的德望，也改名为阳迈。前后两代，父子共名，可知林邑就将亡国了。林邑城的护城河外面，都是树林荆棘，蔓草荒藤，丛莽茂密而幽暗，盘绕的古藤，秀美的篁竹，参差交错，高入云天，其中香桂成林，空气清新明净。桂父是本县人，隐居在这座树林里，服用香桂，因而得道。形形色色的鸟类，飞集而来，林中响彻了一片啁啾声。还有比翼鸟，不与伴侣一同展翅就不肯飞，此鸟名归飞，啼时就唤自己的名字。这里流露出怀恋乡土的心情极其悲凄，对桑梓之爱已成风俗了。豫章俞益期性情刚

直，不肯迎合流俗，因而弄得无处可以容身，于是远去南方。他在《与韩康伯书》中说：南游中最值得观赏的是槟榔树，但性不耐霜，不能移植到北方，让您老人家看看，这是非常令人抱憾的。看到飞鸟留恋乡土，更增添了一份怀乡之情，因在此寄意。这种鸟背青腹红，一片丹心都流露在外面。啼鸣表达不出它的感情，一天到晚只是叫着：归飞！归飞！可是却飞不了几千里，而路途却是万里迢迢，又怎能归去呢？九真太守任延开始教百姓耕犁，在交州已历久成俗，并风行到象林。自从人民知道耕田以来，六百余年间，刀耕火种的方法，都和中华相同。叫白田的都种白谷，七月间下种，十月成熟；叫赤田的都种赤谷，十二月间耕作，次年四月成熟——这就是所谓双季稻。至于种子萌芽，播种季节轮作，下种和成熟的早晚各有不同，但无月没有作物抽穗开花的；耕耘所费的劳力多，而收获所得的利益少，这是因为作物成熟快的缘故。稻米从不外流，国家经常丰足。养蚕一年收茧八次，就是《三都赋》所说的八蚕之绵。那里崖壁上布满细小的水流，常有瀑布泻下，有如雪花纷飞，白沙翻涌；下面的潭水清彻寒冷，深不见底，分流入各条溪涧和沟壑，津渡互可相通。淮水从城东北角流过，水上架起高桥。渡过淮水北岸，就是彭龙、区粟的通衢大道。檀和之在东桥大战，阳迈受伤落象，就是这地方。淮水又往东南流经船官口。船官川发源于徐狼，外面夷人都裸体无衣，男的用竹筒掩体，女的用树叶蔽身，外号叫狼䐎，就是所谓裸国。虽然赤身露体已成习俗，但还是因无衣蔽体感到羞耻，因而只有乘着黑夜和别人做买卖。他们在黑暗中只要闻一闻钱币，便能知道是好是坏，天明后去看，都和他们所说的一般无二。从这里向外走，可到扶南。据竺枝《扶南记》说：扶南离林邑四千里，水路陆路都通。檀和之命令部队进入邑浦，占据船官口，这里离城六里。水从船官流下，注入大浦的东湖，大水时鱼类成群相随而游，涨潮时则水向西流。潮水一昼夜升涨七八尺，从此以西，朔望时潮水并合，

一上就是七日，水涨一丈六七尺；七日之后，涨潮一昼夜分为二次，水涨一二尺。无论春夏秋冬，这个界限都是清清楚楚。涨潮的水平线，都有一定的高度。海水没有增减，这就是海水升涨的规律。此水也称象水，又兼有象浦之名。《晋功臣表》所谓：金潾水流清净，象渚源头澄澈。就指这里。河川的水滨，有一种极细的水虫，能钻进木船里吃船，几十日就坏了。深潭和礁滩里有一种黑色的鲜鱼，身长五丈，头像马头，一旦有人落水，便来伤害他。《山海经》说：离耳国、雕题国，都在郁水以南。《林邑记》说：汉朝设置九郡，儋耳也是其中之一。人民喜欢赤脚走路，两耳戴着大耳坠作装饰，男女虽然都赤身露体，但并不害羞，暑天光着身子任阳光曝晒，自然把人晒黑了，久而久之，成了习俗，就以黑为美了。这就是《离骚》中所说的玄国。如此说来，儋耳就是离耳了。主氏《交广春秋》说：朱崖、儋耳二郡，是和交州同时开拓的，都是汉武帝所设置的。二郡都在大海中，在大陆南端的海外，与合浦、徐闻隔海相望。在晴朗无风的日子，遥望朱崖州，大如粮仓，从徐闻渡海到对岸，刮北风一昼夜可到。周围二千余里，两头相距八百里，人民约十余万家，都是异族。他们披散着头发，身上刺着花纹，但女的俊俏秀丽的颇多，她们肤色白净，鬓发又长又美。人们像牲口一样群居在一起，不遵从什么伦理教化。儋耳先被撤废，朱崖则多次反叛，元帝采用贾捐之的建议，废除郡制。杨氏《南裔异物志》说：儋耳、朱崖都在海中，都是东部藩属。所以《山海经》说：二郡在郁水以南。郁水又往南流，从寿冷县注入海中。从前马文渊用石头修筑海塘，直达象浦，并坚了铜柱标志作为南疆的边界。俞益期的信中说：马文渊在林邑岸北立了两根铜柱，兵士十余家留下不回去，定居在寿冷水南岸与铜柱对面的地方。他们全都姓马，族内自相通婚，现在已有二百余户。交州人因为他们是流寓在这里的，所以称他们为马流，言语饮食也还和中国的相同。由于山川的沧桑变化，今天铜柱已没入海中了，正

是靠着这些移民，才使人还可辨认原来的地方。《林邑记》说：建武十九年(43)，马援在象林南部边界建立了两根铜柱，与西屠国分界，这是汉朝的南疆。土人因为他们流寓于此，号称马流，世人称为汉子孙。《山海经》说：郁水发源于象郡，往西南注入南海。这就是流入须陵东南的那条水。应劭说：郁水发源于广信，东流入海。他这句话中说到郁水的起点倒还可以，说到它的终点就不对了。

水经注卷三十七

淹水　叶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泿水

【题解】

卷三十七记载了七条河流，其中油、澧、沅三水是古代云梦泽水系的河流，它们与淹水、夷水同为长江支流。泿水是珠江水系河流，而叶榆河则是一条记载错误的河流，现在无法找出一条与它相当的现代河流。

油水在经文和注文中相当明确，都说它流经孱陵县。三国吴孱陵县在今松滋县南，这一带河湖错杂，水道变迁甚大，今松滋以西，古代油水或即今界溪河。但松滋以东，由于水道纷歧，已经无法考实。

澧水、沅水，即今澧江、沅江。湘、资、沅、澧，历来是注入洞庭湖的四大水系，现在由于洞庭湖不断缩小，入湖水道与《水经注》时代已有很大变化。

夷水即今清江。经文开头说："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这一句或有讹，因为对照今日地图，夷水的源头绝对不可能远及三国蜀巴郡，只能到达巴郡以东的涪陵郡。郦道元因为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所以他实际上是避而不谈。注文开头说："夷水，即佷山清江

也”。古佷山县在今湖北长阳县以西，已属夷水下流，当然无讹。郦道元的全文，其实是从沙渠县说，沙渠就是今天的恩施。

《泿水》一篇，经文和注文都有许多错误。从《水经注》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整篇是由许多不同的资料拚凑起来的。按注文，此水上流指今广西东北部的洛清口，中下流则接柳江、黔江和西江。最后有一段即在经文“其一又东过县东，南入于海”之下，比较详细地写了今珠江三角洲。

《叶榆河》篇，篇名就很异样，在《水经》全文中，凡河流均称“水”，称“河”的只有两条，即卷十四的《沽河》和卷三十七的《叶榆河》。但在《水经注》中，“沽河”一名在卷十四《湿余水、沽河、鲍丘水》三篇中，均出现过一次。所以虽然郦道元极少用“河”字称河流，但“沽河”之名他至少是认可的。至于“叶榆河”，郦道元在此篇注文和相关的他篇中，均称“叶榆水”，绝未使用“叶榆河”之名。前面已经指出，在古代，“河”是黄河的专名，“江”是长江的专名。以后这两个专名作为通名使用，因此，北方河流多称“河”，如海河、淮河、泾河、渭河等等；而南方河流多称“江”，如珠江、湘江、赣江、钱塘江等等。当然，这种把专名用于通名的习惯，是后来慢慢形成的。所以沽河一名，由于沽河在北方，这或许是一种特例；而叶榆河一名，由于叶榆河在南方，这或许是《水经》的错误。

《汉书·地理志》益州叶榆县说：“叶榆泽在东。”叶榆县在今云南省大理以北洱海两岸的喜州附近，所以汉叶榆泽就是今洱海。但《水经注》叶榆水，其一部分流程似乎与今元江和越南的红河相合，但又和滇池、温水等相纠缠，所以错误极多。陈澧在《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中已有论及。

【原文】

淹水出越嶲遂久县徼外，

吕忱曰：淹水，一曰复水也。

东南至青蛉县。

县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马、碧鸡，光景倏忽，民多见之。汉宣帝遣谏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鸡、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鸡颂》曰：敬移金精神马，缥缥碧鸡。故左太冲《蜀都赋》曰：金马骋光而绝影，碧鸡倏忽而耀仪。

又东过姑复县南，东入于若水。

淹水迳县之临池泽，而东北迳云南县西，东北注若水也。

益州叶榆河，出其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

县，故滇池叶榆之国也。汉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开之，以为益州郡。郡有叶榆县，县西北八十里，有吊鸟山，众鸟千百为群，其会，鸣呼啁哳，每岁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则止。一岁六至，雉雀来吊，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嗉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因名吊鸟。县之东有叶榆泽，叶榆水所钟而为此川薮也。

过不韦县，

县，故九隆哀牢之国也。有牢山，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孕，产十子。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九子惊走。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为九隆。及长，诸兄遂相共推九隆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生十女，九隆皆以为妻，遂因孳育，皆画身像龙

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与中国通。汉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来，乘革船南下，攻汉鹿茤民。鹿茤民弱小，将为所擒。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风，漂起水为逆流，波涌二百余里，革船沉没，溺死数千人。后数年，复遣六王，将万许人攻鹿茤，鹿茤王与战，杀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见骸骨，惊怖引去。乃惧谓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诣越巂奉献，求乞内附，长保塞徼。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置为永昌郡。郡治不韦县，盖秦始皇徙吕不韦子孙于此，故以不韦名县。北去叶榆六百余里，叶榆水不迳其县，自不韦北注者，卢仓、禁水耳。叶榆水自县南，迳遂久县东，又迳姑复县西，与淹水合。又东南迳永昌邪龙县，县以建兴三年，刘禅分隶云南，于不韦县为东北。

东南出益州界，

叶榆水自邪龙县东南，迳秦臧县，南与濮水同注滇池泽于连然、双柏县也。叶榆水自泽，又东北迳滇池县南，又东迳同并县南，又东迳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左思《蜀都赋》曰：漏江洑流溃其阿，汩若汤谷之扬涛，沛若濛汜之涌波。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是水之南。叶榆水又迳贲古县北，东与盘江合。盘水出律高县东南盢町山，东迳梁水郡北、贲古县南，水广百余步，深处十丈，甚有瘴气。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盘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麊泠出贲古，击

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数发，矢注如雨，所中辄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盘水又东迳汉兴县。山溪之中，多生邛竹、桄榔树，树出面，而夷人资以自给。故《蜀都赋》曰：邛竹缘岭；又曰：面有桄榔。盘水北入叶榆水，诸葛亮入南，战于盘东是也。

入牂柯郡西随县北，为西随水，又东出进桑关，

进桑县，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关，故曰进桑关也。故马援言，从麊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叶榆水又东南，绝温水而东南注于交趾。

过交趾麊泠县北，分为五水，络交趾郡中，至南界复合为三水，东入海。

《尚书·大传》曰：尧南抚交趾，于《禹贡》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礼》，南八蛮，雕题、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见于传，不通于华夏，在海岛，人民鸟语。秦始皇开越岭南，立苍梧、南海、交趾、象郡。汉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启七郡。于是乃置交趾刺史，以督领之。初治广信，所以独不称州。时又建朔方，明已始开北垂。遂辟交趾于南，为子孙基址也。麊泠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开，都尉治。《交州外域记》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

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为交州。后朱戴雒将子名诗，索麊泠雒将女名征侧为妻，侧为人有胆勇，将诗起贼，攻破州郡，服诸雒将皆属征侧为王，治麊泠县，复交趾、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后汉遣伏波将军马援将兵讨侧诗，走入金溪究，三岁乃得。尔时西蜀并遣兵共讨侧等，悉定郡县，为令长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长十丈，围七八尺，常在树上伺鹿兽。鹿兽过，便低头绕之，有顷鹿死，先濡令湿讫，便吞，头角骨皆钻皮出。山夷始见蛇不动时，便以大竹签签蛇头至尾，杀而食之，以为珍异。故杨氏《南裔异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言其养创之时，肪腴甚肥。搏之，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左水东北迳望海县南。建武十九年，马援征征侧置。又东迳龙渊县北，又东合南水。水自麊泠县东，迳封溪县北。《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

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越遂服诸雒将。马援以西南治远，路迳千里，分置斯县。治城郭，穿渠，通导溉灌，以利其民。县有猩猩兽，形若黄狗，又状貆豘。人面，头颜端正，善与人言，音声丽妙，如妇人好女。对语交言，闻之无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断谷，穷年不厌。又东迳浪泊，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进屯此。又东迳龙渊县故城南，又东，左合北水。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龙蟠编于南、北二津，故改龙渊，以龙编为名也。卢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杜慧度，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烧其船舰，一时溃散。循亦中矢赴水而死。于是斩之，传首京师。慧度以斩循勋，封龙编侯。刘欣期《交州记》曰：龙编县功曹左飞，曾化为虎，数月，还作吏。既言其化，亦化无不在，牛哀易虎，不识厥兄，当其革状，安知其讻变哉？其水又东迳曲易县，东流注于浪郁。《经》言：于郡东界复合为三水，此其二也。其次一水东迳封溪县南，又西南迳西于县南，又东迳羸陵县北，又东迳北带县南，又东迳稽徐县，泾水注之。水出龙编县高山，东南流入稽徐县，注于中水。中水又东迳羸陵县南。《交州外域记》曰：县，本文趾郡治也。《林邑

记》曰：自交趾南行，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县东迳安定县，北带长江，江中有越王所铸铜船，潮水退时，人有见之者。其水又东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筑也。又东南合南水。南水又东南迳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记》曰：交趾郡界有扶严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水对交趾朱载县，又东迳浦阳县北，又东迳无切县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马援上言：臣谨与交趾精兵万二千人，与大兵合二万人，船车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于今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无切县，贼渠降。进入余发，渠帅朱伯弃郡，亡入深林巨薮。犀象所聚，羊牛数千头，时见象数十百为群。援又分兵入无编县，王莽之九真亭。至居风县，帅不降，并斩级数十百，九真乃靖。其水又东迳句漏县，县带江水，江水对安定县。《林邑记》所谓外越安定、纪粟者也。县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又东与北水合，又东注郁，乱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撮通称，同归郁海。故《经》有入海之文矣。

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

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鱼复捍关，临江据水，实益州祸福之门。夷水又东迳建平沙渠县，县有巫城，水南岸山道五百里，其水历县东出焉。

东南过佷山县南，

夷水自沙渠县入，水流浅狭，裁得通船。东迳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把火行百许步，得二大石磧，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每水旱不调，居民作威仪服饰，往入穴中，旱则鞭阴石，应时雨；多雨则鞭阳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说，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寿，人颇恶之，故不为也。东北面又有石室，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中之。又令各乘土舟，约浮者当以为君，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舟，从夷水下，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宿，旦化为虫，群飞蔽日，天地晦暝。积十余日，廪君因伺便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险曲，其水亦曲。廪君望之而叹，山崖为崩。廪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为白虎，故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盐水，即夷水也。又有盐石，即阳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廪君所射盐神处也。将知阴石，是对阳石立名矣。事既鸿古，难为明征。夷水又东迳石室，在层岩之上。石室南向，水出其下，悬崖千仞，自水上径望见。每有陟山岭者，扳木侧足而行，莫知其谁。村人骆都，小时到此室边采蜜，见一仙人，坐石床上，见都，凝瞩不转。都还，招村人重往，则不复见，

乡人今名为仙人室。袁山松云：都孙息尚存。夷水又东与温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夹岸，有温泉对注，夏暖冬热，上常有雾气，疡痍百病，浴者多愈。父老传此泉先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夷水有盐水之名，此亦其一也。夷水又东迳佷山县故城南，县即山名也。孟康曰：音恒，出药草恒山。今世以银为音也，旧武陵之属县。南一里即清江东注矣。南对长杨溪，溪水西南潜穴，穴在射堂村东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溃流三十许步，复入穴，即长杨之源也。水中有神鱼，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钓鱼，先陈所须多少，拜而请之；拜讫，投钩饵。得鱼过数者，水辄波涌，暴风卒起，树木摧折。水侧生异花，路人欲摘者，皆当先请，不得辄取。水源东北之风井，山回曲有异势，穴口大如盆。袁山松云：夏则风出，冬则风入，春秋分则静。余往观之，其时四月中，去穴数丈，须臾寒飘卒至，六月中尤不可当。往人有冬过者，置笠穴中，风吸之。经月还，步杨溪得其笠，则知潜通矣。其水重源显发，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冷，甚于大溪，纵暑伏之辰，尚无能澡其津流也。县北十余里有神穴，平居无水，时有渴者，诚启请乞，辄得水。或戏求者，水终不出。县东十许里至平乐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潜龙，每至大旱，平乐左近村居，辇草秽著穴中。龙怒，须臾水出，荡其草秽，傍侧之田，皆得浇灌。从平乐顺流五六里，东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窍东西，广二丈许，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顿，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许，则

风吹别分，随偃而输，不得过越；不偃而输，辄凶。往观者去时特平，暨处自然恭肃矣。

又东过夷道县北，

夷水又东迳虎滩，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滩也。夷水又东迳釜濑，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刁斗，形色乱真，惟实中耳。夷水又东北，有水注之，其源百里，与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甚高。东北白岩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顶，平可有三亩许，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见一州之境，故名望州山，俗语讹，今名武钟山。山根东有涌泉成溪，即丹水所发也。下注丹水，天阴欲雨，辄有赤气，故名曰丹水矣。丹水又迳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尝测其远近。穴中蝙蝠，大如乌，多倒悬。《玄中记》曰：蝙蝠百岁者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温夏冷，秋则入藏，春则出游[①]。民至秋，阑断水口，得鱼，大者长四五尺，骨软肉美，异于余鱼。丹水又迳其下，积而为渊。渊有神龙，每旱，村人以芮草投渊上流，鱼则多死。龙怒，当时大雨。丹水又东北流，两岸石上有虎迹甚多，或深或浅，皆悉成就自然，咸非人工。丹水又北注于夷水，水色清澈，与大溪同。夷水又东北迳夷道县北而东注。

东入于江。

夷水又径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府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飞清，傍多茂木空

岫，静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鸣相和，巡颓浪者，不觉疲而忘归矣。

油水出武陵孱陵县西界，

县有白石山，油水所出，东迳其县西，与浀水合。水出高城县浀山，东迳其县下，东至孱陵县入油水也。

东过其县北，

县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泽。

又东北入于江。

油水自孱陵县之东北，迳公安县西，又北流注于大江。

澧水出武陵充县西历山，东过其县南，

澧水自县东径临澧、零阳二县故界。水之南岸，白石双立，厥状类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传言，昔充县尉与零阳尉共论封境，因相伤害，化而为石，东标零阳，西揭充县。充县废省，临澧即其地，县，即充县之故治，临侧澧水，故为县名，晋太康四年置。澧水又东、茹水注之。水出龙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庄辛说楚襄王，所谓饮茹溪之流者也。茹水东注澧水。

又东过零阳县之北，

澧水东与温泉水会。水发北山石穴中，长三十丈，冬夏沸涌，常若汤焉。温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东合零溪，水源南出零阳之山，历溪北注澧水。澧水又东，九渡水注之。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又以九渡为名。山兽咸饮此水，而迳越他津，皆不饮之。九渡水北迳仙人楼

下，傍有石，形极方峭，世名之为仙楼。水自下历溪，曲折逶迤倾注。行者间关，每所褰溯，山水之号，盖亦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东，娄水入焉。水源出巴东界，东迳天门郡娄中县北，又东迳零阳县，注于澧水。澧水又东迳零阳县南，县即零溪以著称矣。澧水又迳渫阳县，右会渫水。水出建平郡，东迳渫阳县南，晋太康中置。渫水又左合黄水。黄水出零阳县西，北连巫山，溪出雄黄，颇有神异。采常以冬月，祭祀凿石，深数丈，方得佳黄，故溪水取名焉。黄水北流注于渫水。渫水又东注澧水，谓之渫口。澧水又东迳澧阳县南，南临澧水，晋太康四年立，天门郡治也。吴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高峰孤竦，素壁千寻，望之苕亭，有似香炉。其山洞开，玄朗如门，高三百丈，广二百丈，门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孙休以为嘉祥，分武陵，置天门郡。澧水又东历层步山，高秀特出。山下有峭涧，泉流所发，南流注于澧水。

又东过作唐县北，

作唐县，后汉分孱陵县置。澧水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南流迳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又东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东，澹水出焉。澧水又南迳故郡城东，东转迳作唐县南。澧水又东迳南安县南，晋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县，东迳其县北，又东注于澧，谓之澹口。王仲宣《赠士孙文始诗》曰：悠悠澹澧者也。澧水又东，与赤沙湖水会，湖水

北通江而南注澧，谓之沙口。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盖其枝渎耳。《离骚》曰：沅有芷兮澧有兰。

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曰澧江口也。

沅水出牂柯且兰县，为旁沟水，又东至镡成县，为沅水，东过无阳县，

无水出故且兰，南流至无阳故县，县对无水，因以氏县。无水又东南入沅，谓之无口。沅水东迳无阳县，南临运水，水源出东南岸许山，西北迳其县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带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风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为名，盖亦苍梧郁州、东武怪山之类也。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县有龙溪，水南出于龙峤之山，北流入于沅。沅水又东，溠水注之。水南出扶阳之山，北流会于沅。沅水又东与序溪合。水出武陵郡义陵县鄜梁山，西北流迳义陵县，王莽之建平县也，治序溪。其城，刘备之秭归。马良出五溪，绥抚蛮夷，良率诸蛮所筑也，所治序溪，最为沃壤，良田数百顷，特宜稻，修作无废。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东，合溆水，水导源溆溪。北流注沅。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南，东合辰水。水出县三山谷，东南流，独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龙门山，历独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迳其县北，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即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者也。王莽更名会亭矣。辰水又右会沅水，名之为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

此蛮五溪蛮也。水又迳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盘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色，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军吴将军头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后，盘瓠遂衔吴将军之首于阙下，帝大喜，未知所报。女闻之，以为信不可违，请行，乃以配之。盘瓠负女入南山，上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进。经二年，生六男六女。盘瓠死，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赐以名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其狗皮毛，嫡孙世宝录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东，施水注之。水南出施山，溪源有阳欺崖，崖色纯素，望同积雪。下有二石室，先有人居处其间。细泉轻流，望川竞注，故不可得以言也[②]。施水北流会于沅。沅水又东迳沅陵县北，汉故顷侯吴阳之邑也。王莽改曰沅陆。县北枕沅水。沅水又东迳县故治北，移县治，县之旧城置都尉府。因冈傍阿，势尽川陆，临沅对酉，二川之交会也。酉水导源益州巴郡临江县，故武陵之充县酉源山，东南流，迳无阳故县南，又东迳迁陵故县界，与西乡溪合。即延江之枝津，更始之下流，谓之西乡溪口。酉水又东迳迁陵县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迁陆也。酉水东迳酉阳故县南，县，故酉陵也。酉水又东迳沅陵县北，又东南迳潘承明垒西，承明讨五溪蛮，营军所筑也。其城跨山枕谷。酉水又南注沅水，阚骃谓之受水，其水所决入，名曰酉口。

沅水又迳窦应明城侧，应明以元嘉初伐蛮所筑也。沅水又东，溪水南出茗山，山深回险，人兽阻绝，溪水北泻沅川。沅水又东，与诸鱼溪水合。水北出诸鱼山，山与天门郡之澧阳县分岭，溪水南流会于沅。沅水又东，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东接壶头山，山高一百里，广圆三百里。山下水际，有新息侯马援征武溪蛮停军处。壶头径曲多险，其中纡折千滩。援就壶头，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终没于此。忠公获谤，信可悲矣！刘澄之曰：沅水自壶头枝分，跨三十三渡，迳交趾龙编县东北入于海。脉水寻梁，乃非关究，但古人许以传疑，聊书所闻耳。

又东北过临沅县南，

临沅县与沅南县分水。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寇居之，故谓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远注沅。沅水又东得关下山，东带关溪，泻注沅渎。沅水又东历临沅县西，为明月池、白壁湾。湾状半月，清潭镜澈，上则风籁空传，下则泉响不断。行者莫不拥楫嬉游，徘徊爱玩。沅水又东历三石涧，鼎足均跱，秀若削成，其侧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东带绿萝山，绿萝蒙幂，颓岩临水，实钓渚渔泳之胜地，其迭响若钟音，信为神仙之所居。沅水又东迳平山西，南临沅水，寒松上荫，清泉下注，栖托者不能自绝于其侧。沅水又东迳临沅县南，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王莽更之曰监沅也。县南有晋征士汉寿人袭玄之墓。铭，太元中

车武子立。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王莽更之曰建平也。南对沅南县，后汉建武中所置也。县在沅水之阴，因以沅南为名。县治故城，昔马援讨临乡所筑也。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山西带修溪一百余里，茂竹便娟，披溪荫渚，长川迳引，远注于沅。沅水又东入龙阳县，有澹水，出汉寿县西杨山。南流东折，迳其县南。县治索城，即索县之故城也。汉顺帝阳嘉中，改从今名。阚骃以为兴水所出，东入沅。而是水又东历诸湖，方南注沅，亦曰渐水也。水所入之处，谓之鼎口。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汜洲，洲长二十里，吴丹杨太守李衡，植柑于其上。临死，敕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绢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树桔，可当封君。此之谓矣。吴末，衡柑成，岁绢千匹。今洲上犹有陈根余枿，盖其遗也。沅水又东迳龙阳县北，城侧沅水。沅水又东合寿溪，内通大溪口，有木连理，根各一岸，而凌空交合。其上承诸湖，下注沅水。

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

沅水下注洞庭湖，方会于江。

泿水出武陵镡成县北界沅水谷，

《山海经》曰：祷过之山，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

南至郁林潭中县，与邻水合，

水出无阳县，县，故镡成也。晋义熙中，改从今名。俗谓之移溪，溪水南历潭中，注于浪水。

又东至苍梧猛陵县，为郁溪；又东至高要县，为大水。

郁水出郁林之阿林县，东迳猛陵县。猛陵县在广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陆也。浪水于县左合郁溪，乱流迳广信县。《地理志》，苍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开。王莽之新广郡，县曰广信亭。王氏《交广春秋》曰：元封五年，交州自嬴陵县移治于此。建安十六年，吴遣临淮步骘为交州刺史，将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苍梧太守长沙吴巨，拥众五千，骘有疑于巨，先使谕巨，巨迎之于零陵，遂得进州。巨既纳骘而后有悔，骘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区景，勇略与巨同，士为用。骘恶之，阴使人请巨。巨往告景，勿诣骘。骘请不已，景又往，乃于厅事前中庭俱斩，以首徇众，即此也。郁水又迳高要县。《晋书·地理志》曰：县东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徙县水居也。县有鹄奔亭，广信苏施妻始珠，鬼讼于交州刺史何敞处，事与鰲亭女鬼同。王氏《交广春秋》曰：步骘杀吴巨、区景，使严舟船，合兵二万，下取南海。苍梧人衡毅、钱博，宿巨部伍，兴军逆骘于苍梧高要峡口，两军相逢于是，遂交战，毅与众投水死者，千有余人。

又东至南海番禺县西，分为二：其一南入于海；

郁水分浪南注。

其一又东过县东南，入于海。

浪水东别迳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交州治中合

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禺也。《汉书》所谓浮牂柯，下离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而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开南海以谪徙民。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召龙川令赵佗曰：闻陈胜作乱，豪桀叛秦，吾欲起兵，阻绝新道，番禺负险，可以为国。会病绵笃，无人与言，故召公来，告以大谋。嚣卒，佗行南海尉事，则拒关门设守，以法诛秦所置吏，以其党为守，自立为王。高帝定天下，使陆贾就立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至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二岁而亡。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也。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佗因冈作台，北面朝汉，圈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亩，复道回环，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台。前后刺史、郡守，迁除新至，未尝不乘车升履，于焉逍遥。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交州治中姚文式《问答》云：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裴渊《广州记》曰：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冈。秦时占气者

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此冈，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冈受厥称焉。王氏《交广春秋》曰：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僭，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处，有似松、乔迁景，牧竖固无所残矣。邓德明《南康记》曰：昔有卢耽，仕州为治中，少栖仙术，善解云飞。每夕辄凌虚归家，晓则还州。尝于元会至朝，不及朝列，化为白鹄，至阙前，回翔欲下，威仪以石掷之，得一只履，耽惊还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骇异。时步骘为广州，意甚恶之，便以状列闻，遂至诛灭。《广州记》称吴平，晋滕脩为刺史。脩乡人语脩，虾须长一赤。脩责以为虚。其人乃至东海，取虾须，长四赤，速送示脩，脩始服谢，厚为遣。其一水南入者，郁川分派，迳四会入海也。其一即川东别迳番禺城下，《汉书》所谓浮牂柯，下离津，同会番禺。盖乘斯水而入于越也。泿水又东迳怀化县入于海。水有鲭鱼，裴渊《广州记》曰：鲭鱼长二丈，大数围，皮皆镳物。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惊则还入母腹。《吴录·地理志》曰：鲭鱼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从脐入，旦从口出。腹里两洞，肠贮水以养子。肠容二子，两则四焉。

其余水又东至龙川，为涅水，屈北入员水。

泿水支津衍注，自番禺东历增城县。《南越志》曰：县多

鵕䴊。鵕䴊，山鸡也。光采鲜明，五色炫耀，利距善斗，世以家鸡斗之，则可擒也。又迳博罗县，西界龙川，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坰者也。赵佗乘此县而跨据南越矣。

员水又东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

东历揭阳县，王莽之南海亭，而注于海也。

【注释】

①两句显系指鱼，上文当有脱漏。

②此句极费解，译文删去。

【译文】

淹水发源于越巂郡遂九县边境外，

吕忱说：淹水又叫复水。

往东南流到青蛉县。

青岭县有禺同山，此山的山神有金马和碧鸡，祥光异彩一闪而过，人们常常看见。汉宣帝派遣谏大夫王褒去祭山神，想得到山神的碧鸡和金马，但王褒在路上病死了，因而没有成功。王褒的《碧鸡颂》说：我们怀着敬意来取西方的神马，飘飘飞举的碧鸡。左太冲《蜀都赋》说：金马在阳光下驰骋却没有影子，碧鸡在瞬息间炫耀它的美丽。

又往东流过姑复县南边，往东注入若水。

淹水经过姑复县的临池泽，往东北流经云南县西，往东北注入若水。

益州叶榆河，发源于叶榆县北界，转弯从县里往东北流，

叶榆县是旧时滇池的叶榆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派唐蒙去开拓那个地区，设为益州郡。郡里有叶榆县，叶榆县西北八十里有吊鸟山，成千成百的鸟聚集成群，会集时啾啾唧唧，传

出一片叫声。鸟群每年七八月来到，十六七日就停止，一年来六次。当雉雀来吊时，夜间点火守候捕捉。有的嗉囊里空空的，却不肯吃东西，好像特别悲哀似的，人们以为这是义鸟，就不捉它。民间相传，凤凰死在这山上，所以百鸟都来吊丧，因此叫吊鸟。县东有叶榆泽，由叶榆水汇聚而成，是此水的大沼泽。

流过不韦县，

不韦县是从前九隆哀牢之国。有牢山，他们的祖先有个女人叫沙壹，住在牢山。她在水中捕鱼时，触到沉在水下的树，心中似乎动了一下，因而就怀孕了，生了十个儿子。后来那棵沉在水里的树化成了龙，从水中出来，九个儿子都吓得跑开了，小儿子不能走，以背朝着龙坐，龙就去舔他。他母亲是讲夷语的，把背叫做九，坐叫做隆，因此名为九隆。九隆长大后，哥哥们都推他为王。后来牢山下有一对夫妻，生了十个女儿，九隆都娶过来做妻子，于是养了许多儿女。他们身上都画了龙纹，衣服都带着尾巴。九隆死后，世世代代都不与中国来往了。汉建武二十三年(47)，国王派兵乘皮船南下，进攻汉朝的鹿茤人，鹿茤人弱小，将军也被俘了。于是天上响起震天动地的霹雳，暴雨南风刮得水都倒流了。波涛汹涌二百余里，皮船都沉没了，溺死了好几千人。几年以后，又派了六个王侯率领一万余人来进攻鹿茤，鹿茤王和他们作战，杀了六个王侯，哀牢的父老们一同把他们埋葬了。那天晚上，老虎把尸体都刨出来吃掉，天明后只见一堆白骨。人们看到都吓得逃开了，害怕地对他们的父老和小王说：哀牢进犯边疆，古来就有，此次进攻鹿茤，立即遭受上天的诛灭，难道中国有真命天子了吗？为什么上天明明白白地保护他们呢？于是就派遣使者到越嶲去送献礼物，请求归附，永远维护边境。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在那里设置永昌郡。郡治在不韦县——因为秦始王把吕不韦的子孙流徙到这里，所以用不韦作县名。不韦县北距叶榆六百余里，叶榆水并不流经不韦县；从不韦往北流的是卢仓水

和禁水。叶榆水从县南流经遂久县东边，又流经姑复县西边，与淹水汇合。淹水又往东南流经永昌邪龙县。邪龙县于建兴三年(225)，被刘禅划归云南郡，对不韦县来说，是在东北方了。

往东南流出益州边界，

叶榆水从邪龙县往东南流，经过秦臧县，往南流在连然、双柏县与濮水一同注入滇池泽。叶榆水从滇池泽又往东北流，经过滇池县南边，又往东流经同并县南边，又往东流经漏江县，在山麓潜入地下，又在蝮口流出，叫漏江。左思《蜀都赋》说：漏江地下河冲破陵阜汩汩涌出，有如汤谷怒涛奔腾；水盛势强，有如濛汜水的波涛汹涌。诸葛亮平定南中时，就是在此水以南作战的。叶榆水又流经贲古县北边，东流与盘江汇合。盘水发源于律高县东南的盬町山，东经梁水郡北、贲古县南，水阔百余步，深处十丈，瘴气很盛。朱褒谋反时，李恢直追到盘江。建武十九年(43)，伏波将军马援上奏说：从卷泠取道贲古进攻益州，我率领骆越万余人，熟习作战的兵士二千以上，弓强箭利，接连射个不停，箭如雨下，中箭就死。我以为行军走这条路最便捷，因为利用水路，进军就很神速。盘水又往东流经汉兴县，山溪里不少地方长着邛竹和桄榔树，树里有面粉，夷人赖以自给，所以《蜀都赋》说：邛竹沿着山岭，又说：桄榔树里出面粉。盘水往北流入叶榆水，诸葛亮进军南方，在盘东打仗，即指此水。

流进牂柯郡西随县北边，就是西随水，又往东流出进桑关，

进桑县是牂柯的南部都尉治所，水上有个关口，叫进桑关。所以马援说：从卷泠水经进桑王国到益州贲古县，转运畅通便利，兵车补给运输都走这条路。从西随到交趾水路三千里，其间高山峻岭，险阻连接不断。叶榆水又往东南流，穿过温水，往东南流入交趾。

流过交趾卷泠县北边，分为五条水，在交趾郡中散布成为水网，到南界又合并为三条水，东流入海。

《尚书·大传》说:尧在《禹贡》荆州的南疆安抚交趾,地在遥远荒凉的塞外,就是从前的越国。《周礼》记载的南八蛮,如雕题、交趾等民族,有的是不吃五谷的。在《春秋》的经传中,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住在海岛上,和华夏不相往来,人民说话叽叽喳喳,就像鸟叫一样。秦始皇开拓百越岭南,设置了苍梧、南海、交趾、象郡等郡。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开始合并百越,开辟了七个郡。于是才设置交趾刺史来管辖这些地方。最初,治所在广信,所以只有这个地区是不称州的。这时又建立了朔方郡,说明已开始开拓北方边疆了。于是又在南方开辟交趾,作为子孙的基地。麊泠县开发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是个都尉治所。《交州外域记》说:越王命令两个使者管理交趾、九真二郡人民,后汉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伐越王,路博德率领部队到了合浦,越王派遣两位使者送了一百头牛、一千钟酒,还带了两郡百姓的户口册去见路将军,于是路将军就分别任命两位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所管的百姓仍照旧不变。交趾郡和州本来的治所就在这里。州名交州,后来朱䳒的雒将有个儿子叫诗,娶麊泠雒将女儿征侧为妻。征侧为人颇有胆略和勇气,她与诗起来作乱,攻破州郡,压服诸雒将,都做了征侧的下属。她做了女王,以麊泠县城为治所,并免除交趾、九真二郡人民两年的户税。后汉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去讨伐征侧和诗,二人逃到金溪究,三年以后方才被捕获。这时西蜀也派兵来讨伐征侧等,完全平定了各郡县,就任命他们当地方官。山上大蛇很多,名叫髯蛇,长十丈,身围七八尺,常常躲在树上伺机捕像鹿这一类野兽,待有鹿经过时,就垂下头把它缠住,一会儿鹿死了,先用舌头把它舔得全身湿透,然后一口吞下,鹿角和骨头都从皮里钻出来。山区夷民初见蛇不动时,就用大竹签把蛇从头到尾钉住杀死,当作佳肴美馔来吃。所以杨氏《南裔异物志》说:髯是巨蛇,既大又长,色彩斑驳,花纹就像锦缎一样。它吞吃猪鹿,吃胖了躺下来养伤。宰蛇摆下盛筵,嘉肴

美酒，邀来宾客共享。这是说它在养伤的时候，肚子是胖胖的。捕蛇时把女人的衣服投过去，蛇就盘着不动，任人去捉了。北边有两条水，左边的水向东北流经望海县南边，望海县是建武十九年(43)马援讨伐征侧时所置；又往东流经龙渊县北边，又往东流与南水相汇合。南水从𡺏泠县往东流经封溪县北边。《交州外域记》说：从前交趾没有郡县时，土地有雒田，田能开到哪里，依潮水上下而定；百姓靠垦种这些田亩吃饭，因此叫雒民。这里设有雒王、雒侯来掌管各郡县，县里的主官大都是雒将。雒将有铜印青带，后来蜀王的儿子率兵三万来讨伐雒王、雒侯，征服了诸雒将，蜀王的儿子于是就称为安阳王。后来南越王尉佗起兵去攻打安阳王，安阳王有个仙人名叫皋通，下凡来辅助他，为安阳王制了一把神弩，一发就可射杀三百人。南越王知道没法打仗了，就退兵驻在武宁县。按晋《太康记》，武宁县属交趾郡。南越王派了名叫始的太子去投降安阳王，向他称臣，为他效劳。安阳王不知道皋通是仙人，待他粗暴无礼，皋通就走了，对安阳王说：能保管好这把弩，可以称王于天下；不能保管好这把弩，就要亡天下。皋通去后，安阳王有个女儿叫媚珠，她看到始长得眉清目秀，就和他私通起来。始向媚珠探问，并叫她把她父亲的弩拿来看。他看见了弩，就偷来用锯子锯过，逃回告诉南越王。南越王进兵攻打安阳王，安阳王开弩，弩就断了，仗也打败了，只得下船出海。现在平道县后面还可以看到安阳王的宫城遗址。据晋《太康地记》，平道县隶属于交趾。于是南越就征服了诸雒将。马援因西南治所遥远，路途千里，就分设此县，筑城开渠，引水灌溉，以利于百姓。县里有猩猩，形状就像黄狗，又有点像貉，颜面像人，五官端正，善于和人谈话，声音柔丽妙曼，有如姣好的女子，和它交谈，听到它的话人们无不感到心酸。猩猩的肉很鲜美，可以代替谷物，一年到头也吃不厌。南水又往东流经浪泊，马援因那里地势高，就从西里移驻于此。又往东流经龙渊县老城南面，又往东流，

在左边汇合了北水。建安二十三年(218)开始立州时,蛟龙在南北两处渡口盘缠编结在一起,所以把龙渊改名为龙编。卢循进犯交州时,交州刺史杜慧度率领了水兵和步兵,一早就从南津出击,用火箭来进攻,把卢循的大船烧毁,部队就溃散了,卢循也中箭投水而死,于是砍下他的头,派人送到京城里去。杜慧度因杀卢循有功,被封为龙编侯。刘欣期《交州记》说:龙编县功曹左飞,曾变成老虎,几个月后,又回来做小吏。就是说他变化了,而变虎后又离开了;牛哀变虎,连自己的哥哥也不认识了,在他变了形以后,又怎能知道他自己变虎呢?水又往东流经曲易县,东流注入泿郁。《水经》说:在郡东边界上又汇成三条水,这是其中的两条。还有一条水,往东流经封溪县南面,又往西南流经西于县南面,又往东流经羸陵县北面,又往东流经北带县南面,又往东流经稽徐县,有泾水注入。泾水发源于龙编县的高山,往东南流入稽徐县,注入中水,中水又往东流经羸陵县南面。《交州外域记》说:羸陵县原来是交趾郡的治所。《林邑记》说:从交趾南行,有都官塞浦通出。水从县东流经安定县,该县北边有长江流过,江中有越王所铸造的铜船,潮水退时有人曾看见过。水又往东流,隔岸有泥黎城,据说是阿育王所筑。又往东南流,与南水汇合,南水又往东南流经九德郡北面。《交州外域记》说:交趾郡边界有扶严究,在郡城以北,渡过一条江,就是这条水了。江水以北是交趾的朱載县,又往东流经浦阳县北面,又往东流经无功县北面。建武十九年(43)九月,马援上书说:我带领交趾精兵一万二千人,连同大兵共二万人,车船大小二千艘,自从进交趾以来,规模要算现在最盛大了。十月,马援南下进入九真,直到无切县,敌方首领投降了,又进入余发,敌军主帅朱伯放弃了郡城,逃入深林大泽里,那是犀象聚集之地,有牛羊数千头,时常可以看到大象数十或数百头结集成群。马援又分兵进入无编县——就是王莽的九真亭——到了居风县,首领不肯投降,杀了好几千人,九真方才

平定。南水又往东流经句漏县，江水从县城旁边流过，江水对岸是安定县。《林邑记》所谓外越的安定、纪粟，指的就是此县。县里江水中有潜牛，形状像水牛，上岸相斗，角软以后又潜入江水中，待到角硬后再出来。又往东流与北水汇合，又往东流注入郁水，然后乱流逝去。这是第三条。取其通称，又以诸水最后都流入郁海，所以《水经》中有东流入海这样的文句。

夷水从巴郡鱼复县的大江中分出，

夷水就是佷山清江。水清见底，十来丈深处的沙石都清晰可辨。蜀人看到江水这样澄清，因此取名叫清江。从前廪君曾在夷水泛着泥船，据有捍关而在巴称王，所以法孝直曾说：鱼复的捍关临江据水，实在是益州祸福的门户。夷水又往东流经建平沙渠县，县里有巫城，南岸山路五百里，夷水就经县东奔流出境。

往东南流过佷山县南边，

夷水从沙渠县流入，水流又浅又狭，仅能通船。往东流经难留城南边——所谓难留城，实际上是一座山。此山孤峰独上，极其高峻。由西面上山里余，有个石洞，持着火把行走百余步，有两块大石在洞中并立着，相距一丈，俗名阴阳石。阴石常是湿漉漉的，阳石则常干燥，每遇水旱不调时，居民就穿戴起举行仪式的服饰，走进洞中。天旱就鞭打阴石，立即就会降雨；多雨就鞭打阳石，一会儿天就晴了。照传说的话做，往往会有效验。但执鞭的人不长寿，人们都很厌恶这件差使，所以不愿去做。东北又有一个石洞，可以容纳数百人，每逢乱世，人们就躲进石洞避难，敌寇是无法打进来的，因而名为难留城。从前巴蛮有五个部族，但没有一位君主。他们都敬奉鬼神，于是一同在石洞中掷剑，约定谁能掷中，就推他为君主。结果巴氏的儿子务相掷中了。又叫人们各自乘坐泥船，约定船浮的就当君主，结果只有务相一人能浮。因此诸部族都一致推举他为君，就是廪君。于是就乘着泥船从夷水顺流而下，来到盐阳。盐水有个神女，对廪君说：这里土地辽

阔，是出产鱼盐的地方，希望你留下来和我同居。廪君不肯答应，盐神每晚来和他同宿，白天化为飞虫，成群地飞起，把太阳都遮蔽了，弄得天昏地暗，如此接连十余日。廪君于是伺机把她射死，天才晴朗了。廪君乘着泥船来到夷城，夷城岩岸险峻而弯曲，水也弯曲。廪君望着叹了口气，山崖因而崩塌了下来。他登上崖顶，上面有一块平石，方二丈五尺，于是就在石旁建城居住，另外四个部族也都向他称臣。他死后，精魂化为白虎。从前巴氏以为虎喝人血，就用人来祭祀。盐水就是夷水。又有盐石，就是阳石。盛弘之照此推论，以为可能这就是廪君射盐神的地方。可想而知，阳石是针对阴石而立名的，这里如何又有阴石呢?不过传说里的事迹既极远古，也就难以验证了。夷水又往东流过一个石洞，石洞朝南，位于层岩上面，水从洞下流过，悬崖千仞，从水上可以看得很真切。常有爬山越岭的人，手攀树木，侧足而行，但不知是什么人。村人骆都小时到山洞旁边采蜜，看见一个仙人坐在石床上，见了骆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骆都回村邀村人一同再去，仙人却不见了。现在乡人把石洞称为仙人室。袁山松说：骆都的子孙后代如今还在。夷水又往东流，与温泉三水汇合，大溪南北两岸，有温泉相对注入，夏天水温，冬天水热，水上常有雾气，凡疮痒百病，沐浴后都能痊愈。老人相传，此泉先前出盐，现在水中还有盐气。夷水之所以有盐水一名，这也是原因之一。夷水又往东流经佷山县老城南边，该县就是因山而得名的。孟康说：佷，音恒，佷山出产一种叫恒山的药草。佷，今读如银；佷山县是旧武陵郡的属县。南一里就是东流的清江。此江南对长杨溪，溪水往西南流，潜入射堂村东六七里一处山谷的岩洞中，清泉涌出约三十步，重又流入岩洞，这就是长杨溪的源头。水中有神鱼，大的二尺，小的一尺，居民钓鱼先祝告所需鱼数，然后跪拜请求，拜过后放下鱼钩钓饵；钓得的鱼如果超过所报的尾数，水面就会波涛汹涌，霎时间狂风大作，把树木都刮倒。水边开着一种奇异的花，路

人想要摘花，都要先向神灵祈求，不可立即去摘。水源东北有风井，那里的山回环曲折而有异势，风井洞口大如盆。袁山松说：夏天风从洞口吹出，冬天风从洞口吹入，春分秋分时节风静。我曾去看过，当时正是四月中旬，离洞口还有好几丈，就有一股冷气袭来，六月中尤其冷不可当。过去有人在冬天经过这里，把笠帽放在洞中，被风吸了进去，月余之后回来，沿着长杨溪步行，又检回那顶笠帽，可知洞与溪是暗通的。此水源头隐而复现，北流注入夷水。水比大溪更为清凉，即使是三伏的酷暑天气，人们还不能在水中洗澡。县北十余里，有个神奇的洞穴，平时无水，遇有口渴的人虔诚地乞求，就可得水；如果是求着玩的，水却始终不出。县东十里左右，到了平乐村，又有个岩洞流出清泉。洞中有龙潜伏，每逢大旱，平乐附近各村就把秽物倒入洞中，龙发起怒来，立即就有水涌出，把秽物涤荡净尽，傍近的田亩，就都得到灌溉。从平乐顺流而下五六里，就是东亭村，有北山极其高峻，山顶闭合，底下却是空的。洞穴东西宽约二丈，像屋一般高立，中间有石床，十分整齐，旁边长着野韭。人们前去求韭，神如应允，就会有风吹来，把韭分开，人们可以把被风吹倒的那部分割下来，但不可超过；如果把没有吹倒的也割下，那就会有祸事了。参观的人去时并不经意，但一到那地方，自然就会肃穆恭敬起来。

又往东流过夷道县北边，

夷水又往东流经虎滩；岸边有块岩石形状像虎，因而名为虎滩。夷水又往东流经釜濑，那里的岩石大的像大铁锅，小的如刁斗，形状和颜色都和真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实心的罢了。夷水又往东北流，有一条水注入，水源远在百里外，与丹水一同发源于西南的望州山。山形险峻，秀丽的峰峦很高，东北是陡壁似的石岩，西南稍平，可以通行。攀登上山，山顶平坦，广约二亩，山上有一座城址，城中有水，登城远望，一州境域历历在目，所以叫望州山。民间语讹，现在叫武钟山。山麓东边有泉水涌出，成为溪

流，这就是丹水的源头。溪流下注丹水，天阴将雨的时候，就有赤气升起，所以名为丹水。丹水又流经亭下，有个岩洞，极深，从来没有人探测过到尽头有多远；洞中蝙蝠大如乌鸦，很多都是倒挂在洞顶上。《玄中记》说：蝙蝠百岁倒挂，能得到这样的蝙蝠服食，就可以成为仙人。洞口有泉水，冬温夏冷，水中有鱼，秋天入洞潜藏，春天出洞嬉游，人们到秋尽时截断水口，捕到的鱼大的长四五尺，骨软肉鲜，滋味与别的鱼不同。丹水又流经洞下，积水成为深潭，潭中有神龙，每逢天旱，村人就用芮草投入深潭上流，鱼多被毒死，龙怒，当即下起大雨。丹水又往东北流，两岸岩石上有很多老虎的脚迹，有的深，有的浅，但都是天然形成，不是人工斧凿出来的。丹水又往北注入夷水，水色清彻，和大溪相同，夷水又往东北流经夷道县北边，然后向东流去。

往东注入江水。

夷水又流经宜都北边，往东注入大江，二水一清一浊，就像泾水和渭水一样。夷水也叫佷山北溪，水流所经都是石山，基本上没有土岸。溪水澄清，仿佛虚空无物，俯视游鱼，就像在空中浮动似的。浅处多五色石子，不论冬夏，清流奔泻，飞溅起白雪似的浪花；溪旁是茂密的林木，空寂的山谷，静夜谛听，常常传来清脆的水声，各种鸟类哀鸣相和。人们逐浪畅游，不但不感到疲倦，而且还乐而忘归了。

油水发源于武陵郡孱陵县西部边界，

县里有白石山，油水就发源在那里，往东流经孱陵县西边，与沲水相汇合。沲水发源于高城县的沲山，往东流经该县近旁，东流到孱陵县注入油水。

往东流过县北，

油水流过旧县城，王莽改县名为孱陆。刘备的孙夫人是孙权的妹妹，又改筑此城。城背油水，面向沼泽。

又往东北注入江水。

油水从孱陵县的东北边，经过公安县西边，又北流注入大江。

澧水发源于武陵郡充县西边的历山，往东流过县南，

澧水从充县往东流，经过临澧、零阳二县旧界，南岸有两块白石，成双并立，形状像人，高度都有三十丈，周围四十丈。据老人相传，从前充县县尉和零阳县尉互争疆界，因为互相伤害，就化成了岩石。东面标明是零阳，西面就是充县。充县撤废后，那地方就是现在的临澧，县城就是充县原来的治所。城濒澧水，所以名为临澧，设置于晋太康四年(283)。澧水又往东流，有茹水注入。茹水发源于龙茹山，水色澄清，底下的沙石都看得清清楚楚。庄辛游说楚襄王，有饮茹溪清流的话，即指此溪。茹水东流注入澧水。

又往东流过零阳县北边，

澧水东流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发源于北山岩洞中，洞深三十丈，水源冬夏都在沸腾，常常像汤一样热。温水南流，注入澧水。澧水又往东流，与零溪水汇合。零溪水发源于南方的零阳之山，经此溪北流注入澧水。澧水又往东流，有九渡水注入。九渡水发源于南方的九渡山，山下有溪，也以九渡为名。山兽都饮这里的水，走到别的溪边，都不饮水。九渡水往北流经仙人楼下，旁边有岩石，形状极其方正而陡峭，人们取名为仙楼。水从岩下溪中弯弯曲曲地流淌着，行人历尽崎岖险阻，往往要提起衣襟溯流涉水，山水的名称，大概就是因为此种情况而产生的。九渡水又北流注入澧水。澧水又往东流，有娄水注入，娄水发源于巴东边界，往东流经天门郡娄中县北边，又往东流经零阳县，注入澧水。澧水又往东流经零阳县南边，该县就是因零溪而得名的。澧水又流经溇阳县，在右边汇合了溇水。溇水发源于建平郡，往东流经溇阳县南边，该县是晋太康年间(280～289)所置。溇水又在左边汇合了黄水。黄水发源于零阳县西边，北与巫山相连，溪边出产

雄黄，颇多神灵怪异之事。采雄黄常在冬季，祭祀后凿开岩石，深达数丈，才能得到优质的雄黄，所以溪水取名黄水。黄水北流注入渫水，渫水又东流注入澧水，汇流处叫渫口。澧水又往东流经澧阳县南边，县城南濒澧水。澧阳县是晋太康四年(283)所立，是天门郡的治所。武陵郡嵩梁山孤峰屹立，削壁千仞，远望高高有如香炉。那座山中间大开，深远明亮有如门户，高三百丈，阔二百丈，门角上各长着一竿翠竹，倒垂拂动，称为天帚。吴永安六年(263)，孙休以为祥瑞，就划出武陵地另设天门郡。澧水又往东流经层步山，此山高峻秀丽，山下有陡涧，山泉南流注入澧水。

又往东流过作唐县北边，

作唐县是后汉时从孱陵县分出来的。澧水流入作唐县，在左边汇合了涔水。涔水发源于西北天门郡边界，往南流经涔坪屯，人们筑堰拦截涔水，灌溉田亩数千顷。又往东南流，注入澧水。澧水又往东流，澹水分支流出。澧水又往南流经旧郡城东边，向东转弯流经作唐县南边。澧水又往东流经南安县南边。南安县是晋太康元年(280)，从孱陵分出设置的。澹水在此注入澧水。澹水上流在作唐县承接澧水，往东流经作唐县北边，又往东注入澧水，汇流处叫澹口。王仲宣《赠士孙文始诗》说的悠悠澹澧，就指这条水。澧水又往东流，与赤沙湖水汇合，湖水北与江通，南流注入澧水，汇流处叫沙口。澧水又往东南注入沅水，汇流处叫澧口。这条水其实是澧水的一条支流。《离骚》说：沅水有白芷，澧水有兰花。

又往东流到长沙郡下隽县西北，往东注入江水。

澧水流注入洞庭湖，入口俗称澧江口。

沅水发源于牂柯郡且兰县，称为旁沟水；又往东流到镡成县，称为沅水，往东流过无阳县，

无水发源于旧时的且兰，往南流到无阳旧县城，县城面对无水，因此以水为县名。无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沅水，汇流处叫无

口。沅水往东流经无阳县，县城南临运水。运水源出东南岸的许山，往西北流经该县南边，注入熊溪。熊溪南流绕过移山，移山原在北岸，夜间风雨大作，天明以后，山就移到水南了，因而名为移山，这也是苍梧郁州、东武怪山一类怪事。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往东流经辰阳县，该县有龙溪，发源于南面的龙峤之山，北流注入沅水。沅水又往东流，有溠水注入。溠水发源于南面的扶阳之山，北流汇合于沅水。沅水又东流与序溪汇合，序溪发源于武陵郡义陵县的鄜梁山，往西北流经义陵县——就是王莽的建平县，治所在序溪。刘备向秭归挺进，派马良取道五溪，安抚蛮夷，就率领蛮族诸部落筑了序溪的县城。所辖序溪一带，土壤最肥沃，良田数百顷，特别适宜种稻，长期以来耕作不废。序溪又往西北注入沅水。沅水又往东流，汇合了溆水。溆水发源于溆溪，北流注入沅水。沅水又往东流经辰阳县南边，东流与辰水汇合。辰水发源于辰阳县三山谷，往东南流，有独母水注入。独母水水源来自南方的龙门山，流过独母溪，北流注入辰水。辰水又流经县北，旧治所在辰水以北，因名辰阳，就是《楚辞》所说的：夕宿辰阳。王莽改名为会亭。辰水又在右边汇合于沅水，汇流处称为辰溪口。武陵有五溪，叫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是其中之一。溪水两岸，全是蛮族所居，所以称这一带的蛮人为五溪蛮。水又流经沅陵县西边，有武溪，发源于武山，沅陵县与酉阳县以山分界，水源的岩石上，盘瓠的遗迹还在。盘瓠是高辛氏所养的狗，毛有五色。高辛氏因对犬戎的残暴感到忧虑，就招募天下勇士，说是如有人能取得犬戎吴将军的头颅，就把小女儿嫁给他。下令之后，盘瓠把吴将军的头衔到宫阙之下，帝喾大喜，却不知怎样酬谢它。女儿听到这件事，认为不可失信，请求让她去嫁给它。盘瓠把姑娘背到南山，登山进入石洞里面，那地方极险，人迹不到。帝喾思女心悲，可是派遣使者也进不去。经过二年，生了六个儿子和六个女儿。盘瓠死后，儿女们自相结成夫妻，用木皮纺织成布，以野果

染色；他们都爱好五色衣服，剪裁制作都有尾巴。他们的母亲禀告帝喾，请把名山赐给他们，以后逐渐蕃衍，号称蛮夷。现在武陵郡的夷人，就是盘瓠的部落。他的狗衣毛，由嫡孙世代珍藏。武陵水往南流注入沅水，沅水又往东流，有施水注入。施水发源于南方的施山，源头有阳欺崖；崖色纯白，望去如同积雪。下面有石洞两处，先前有人居住在里面，涓涓的泉水轻轻地流淌着，竞向山溪奔流。……施水北流汇合于沅水。沅水又往东流经沅陵县北边，这里是汉朝时顷侯吴阳的食邑；王莽改名为沅陆。县城北频沅水。沅水又往东流经旧县城北边，后来县治迁移，而在旧县城设置都尉府。都尉府傍着山冈，倚着山弯，一边是沅水，一边是酉水，位于两水汇流处，地势高旷，山川形胜尽收眼底。酉水发源于益州巴郡的临江县；就是旧时武陵郡充县的酉源山，往东南流经旧无阳县南边，又往东流经旧迁陵县边界，与西乡溪汇合，汇流处称为西乡溪口。西乡溪是延江的一条支流，也是更始水的下流。酉水又往东流经迁陵县旧城北边，王莽改名为迁陆。酉水往东流经酉阳县旧城南边，这就是旧时的酉陵。酉水又往东流经沅陵县北边；又往东流经潘承明垒西边，此垒是潘承明征讨五溪蛮时为驻军所筑，城堡建在临谷的山冈上。酉水又往南注入沅水，阚骃称为受水，入江处叫酉口。沅水又流经窦应明城侧，此城是元嘉(424～453)初年窦应明讨伐蛮人时所筑。沅水又往东流，有溪水发源于南方的茗山，山深而险，人迹不至，连野兽都难以越过。溪水北流，泻入沅水。沅水又往东流，与诸鱼溪水汇合。诸鱼水发源于北方的诸鱼山——诸鱼山是沅陵县与天门郡澧阳县的分界——溪水南流，与沅水汇合。沅水又往东流，有夷水注入。夷水发源于南方的夷山，北流注入沅水。夷山东与壶头山相接，山高一百里，方圆三百里，山下水边，有新息侯马援征伐武溪蛮时军队歇息的地方。壶头道路曲折崎岖，险阻很多，其间溪流萦纡，有成千的险滩。马援去壶头，希望早日功成，不幸路上遭到瘴

气之毒，终于死在这里。他对朝廷忠心耿耿，却受人毁谤，实在可悲得很。刘澄之说：沅水到壶头分出支流，跨水有三十三处渡口，流经交趾龙编县东北注入大海。细究水脉所经，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但古人容许存疑，所以姑且记下我所听到的事罢了。

又往东北流过临沅县南边，

临沅县与沅南县以沅水为分界。沅南县西边有夷望山，孤峰耸峙于江心，四面无依，如在险流中飘浮。从前有蛮民避乱于此山，所以称为夷望。南有夷望溪水，发源于南方重叠的山岭间，远流注入沅水。沅水又东流，到了关下山，关溪在山的东面流过，泻注于沅水。沅水又往东流经临沅县西边，就到明月池、白璧湾。湾呈半月形，澄清的潭水明澈如镜，头上风声在空中回荡，脚下流泉淙淙不绝，经过这里的人无不来荡桨嬉游，留连忘返。沅水又往东流经三石涧，涧中有三石鼎足而立，距离匀称，仿佛是妙手斧削而成。旁边翠竹袅袅婷婷，风姿妙曼，可供玩赏。沅水又往东流，绕过绿萝山。绿油油的松萝宛如纱帐垂披，危耸的山岩凭依着水边，真是钓鱼吟咏的胜地；水击山岩，回音荡漾，有如钟声一般，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了。沅水又往东流经平山西边。平山南临沅水，寒松垂荫于冈峦之上，清泉流注于山崖之下，隐居的人一到这里，就再也不愿离开了。沅水继续往东流经临沅县城南边，县城南临沅水，因此得名。王莽把临沅改名为监沅。县南有袭玄墓。袭玄，晋时汉寿人，曾受朝廷征聘而不赴。墓铭是太元年间（376～396）车武子所立。县治在武陵郡下——武陵郡本来是楚时的黔中郡。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派司马错率陇、蜀军队攻楚，楚把汉北割让给秦国；到三十年（前277），秦又夺取楚巫黔及江南等地，设为黔中郡。汉高祖二年（前205），把黔中原辖地划为武陵郡，王莽改名为建平。武陵郡南对沅南县，置于后汉建武年间（25～56）。该县位于沅水南岸，因此名为沅南，县治旧城，是从前马援讨伐临乡时所筑。沅水又往东流过一处小

湾，称为枉渚。渚东一里左右，就是枉人山。枉人山西边傍着修溪绵延一百余里，翠竹亭亭摇曳，沿溪披拂，荫蔽了水湾；漫长的溪流，从远处流来，注入沅水。沅水又往东流入龙阳县，有澹水发源于汉寿县西边的杨山，南流东转，流经县南。县治索城，就是索县的老城。汉顺帝阳嘉(132～135)年间，才改为今名。阚骃以为兴水发源在那里，往东流注入沅水。而此水又往东流过诸湖，方才往南注入沅水，又名渐水；水流汇入处叫鼎口。沅水又往东流经龙阳县的氾洲，洲长二十里，吴丹杨太守李衡在洲上种植柑桔，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说：我在乡里有木奴一千个，不要你供给衣食，每年可为你赚得一千匹绢。太史公说：江陵一千棵桔树，抵得上封侯。这话说得不错。吴国末年，李衡柑桔长成，每年收入可抵绢一千匹的价值。现在洲上还有树根和残存的树桩，就是当年留下的。沅水又往东流经龙阳县北边，县城就在沅水边上。沅水又往东流，与寿溪汇合，寿溪可通大溪口，那里有木连理，树根各在溪的一岸，枝桠则在水上凌空交合。寿溪上流承接诸湖，下注于沅水。

又往东流到长沙下隽县西北，注入江水。

沅水下流注入洞庭湖，方才与江水相汇合。

泿水发源于武陵郡镡成县北部边界的沅水谷，

《山海经》说：祷过之山，泿水就发源在那边，往南流，注入大海。

往南流，到了郁林郡潭中县，与邻水汇合，

邻水发源于无阳县，就是旧时的镡成县。晋义熙年间(405～418)，改为今名。俗称移溪，溪水南经潭中，注入泿水。

又往东流到苍梧郡猛陵县，称为郁溪，又往东到高要县，称为大水。

郁水发源于郁林的阿林县，往东流经猛陵县。猛陵县在广信西南，就是王莽的猛陆。泿水在猛陵县左边接纳了郁溪，乱流经过广信县。据《地理志》，广信县即苍梧郡的治所。武帝元鼎六年

(前 11)开拓了苍梧。王莽叫新广郡,广信县则称为广信亭。王氏《交广春秋》说:元封五年(前 106),交州从羸陵县把州治迁移到这里。建安十六年(211),吴派遣临淮步骘去当交州刺史,他率领武官四百人到交州,可是道路不通。苍梧太守吴巨,长沙人,拥有一支五千人的部队,步骘疑忌吴巨,先派人去通知吴巨,吴巨在零陵迎接步骘,于是才得以进州。吴巨接纳了步骘后,又有点后悔,步骘因为兵少,只怕自己不能立足。吴巨有个叫区景的都督,也和吴巨一样勇武而富有谋略,士人都能为他效劳,因而受到步骘的嫉忌。他暗里差人去邀请吴巨,吴巨去警告区景,叫他不要去见步骘,但步骘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区景也去了。于是在大堂前的中庭里都被杀头示众,事情就发生在这里。郁水又流经高要县。《晋书·地理志》说:县城在郡城以东五百里,夏天刺史避毒,就迁到县城居住在水边。县里有鹄奔亭,广信县苏施的妻子始珠,冤魂向交州刺史何敞告状,事迹与鳌亭女鬼相同。王氏《交广春秋》说:步骘杀吴巨、区景,命令严格管束船只,结集了两万兵力,去进攻南海。苍梧衡毅、钱博,都是吴巨的旧部属,他们起兵在苍梧高要峡口迎击步骘,两军在这里相遇交战,衡毅与兵士一千余人投水而死。

又往东流,到了南海郡番禺县西边,分为两条:一条往南流人大海;

郁水从浪水分支,往南流注。

另一条又往东流过县东南,流人海。

浪水的东支,流过番禺,就是《山海经》里所说的贲禺。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道:为什么名叫番禺呢? 答道:南海郡从前的治所在现在的州城中,与番禺县治邻接。现在进城东南有水坑陵,城在陵上,听说县里人把山叫番山,县名番禺,也许就是番山之隅的意思。《汉书》所谓航行于牂柯,顺流直下离津,一同会合于番禺。这是沿此水入越的路线。秦统一天下,平定扬州和越州,在东南设了一个都尉,在西北设了一个关侯,开发南海,把罪人

迁徙到那边去。到二世时，南海尉任嚣把龙川令赵佗叫来，对他说：听说陈胜作乱，豪杰都起来反秦了，我也想起兵把新开的道路切断。番禺有险可恃，可以立国。我不幸病重，无人可以商量，所以请你来把这件大事告知你。任嚣死后，赵佗执掌南海尉的职权。就紧闭关口设防坚守，用计谋杀掉秦所设的官吏，派亲信守关，自立为王。高帝平定天下，派遣陆贾去立赵佗为南越王，持有符信互通使节。到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去攻打南越，南越王传了五代，共九十二年亡国，于是就在那个地区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建安年间(196～220)，孙吴派遣步骘去当交州刺史。步骘到了南海，纵览那个地区的形势，观看尉佗时的治所。那地方依山面海，平旷开阔，一望无际；高处是桑园，下面是沃野；林莽山麓间，鸟兽应有尽有，还有海怪鱼鳖、鼋鼍、鳄鱼，珍宝异物，千奇百怪，种类万千，不胜枚举。尉佗凭倚山冈修建高台，高台向北，朝着汉朝一方，圆形的台基方圆千步，台壁陡峭，高达百丈，顶上面积约三亩，在四周建了回旋曲折的复道，每逢初一、十五，就登台遥拜，名为朝台。前后各任刺史、郡守，新来上任时，无不乘车而来，登台畅游。步骘登高望远，看到大海一片茫茫，俯视原野湖泽，殷富丰盛，于是说道：这里真是海岛上的肥沃之地，适宜于建都。建安二十二年(217)，把州城迁到番禺，修筑城墙，安抚百越，因而地方也平安无事。交州治中姚文式《问答》说：朝台在州城东北三十里。裴渊《广州记》说：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山冈，叫马鞍冈。秦时望气者说：南方有天子气。秦始皇调派民伕把山冈掘破，地里竟流出血来。现在掘过的地方还在，按形状取名，所以把山冈叫马鞍冈。王氏《交广春秋》说：越王赵佗生时克尽臣节，尊奉王命，自称藩属；死后坟墓修筑得十分严密，隐秘深藏，无人知晓。尉佗安葬时，以山为坟，墓地可说奢华宏大了，随葬的珍宝古玩堆积如山。吴时派使者去发掘他的坟墓，寻觅他的棺柩，掘山劈

石，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结果却一无所获。尉佗虽然奢侈僭越，但能慎重行事得以善终，致使后人不知他所葬之处，这有点像赤松子，王子乔的迁化升仙而去一样，牧人竖子之流也不能破坏了。邓德明《南康记》说：从前有个卢耽，在州里当治中的官职，年少时学过仙术，善于腾云驾雾，每晚就凌空腾飞回家，天明又回到州署。一次元旦朝会时，他上朝来不及就位，就化为白鹄来到宫门前。当他盘旋飞翔着想下来时，仪仗队用石头去打，结果掉下的是一只鞋子。卢耽受惊就位，在场的人没有不感到骇异的。当时步骘任广州刺史，心里十分憎恶他，就呈递了一份状纸揭发他，于是被杀。《广州记》说吴被平定后，晋滕脩当刺史，他的乡人告诉他说：有的虾须长达一尺，滕脩批评他瞎吹。于是那人去东海，带了长四尺的虾须，赶忙送给他看，滕脩这才相信了，向他道歉，并厚礼送他回去。有一条南流的水，是郁水的分支，经四会入海。另一条会合郁水向东分流，经番禺城下，就是《汉书》所说的：航行于牂柯，顺流直下离津，一同会合于番禺。这是沿此水入越的路线。浪水又往东流经怀化县入海。水中有鳍鱼，裴渊《广州记》说：鳍鱼长二丈，大数围，皮上遍布锉一样的东西，生出小鱼后，就随母鱼觅食，受惊时又钻进母鱼腹内。《吴录·地理志》说：鳍鱼的幼鱼白天觅食，晚间又钻进母鱼腹内。《南越志》说：晚间从脐孔进去，早晨从口中出来，肚里有两孔，肠中贮水来养小鱼，一条肠可容两条小鱼，两条肠就容四条小鱼了。

余下的水又往东流到龙川，称为涅水，向北转弯注入员水。

浪水支流滚滚向前奔流，一条从番禺东经增城县。《南越志》说：增城县多鵕䴊。鵕䴊是山鸡，它的羽毛光彩鲜艳，色泽耀眼；爪子锋利，善于相斗。人们用家鸡和它对斗，就可以捕获。这条支流又流经博罗县，西边与龙川接界。这就是左思所说的：望着龙川绕过遥远的野外。赵佗就是利用该县为基地，扩张领土，直至占有整个南越的。

员水又往东南流了一千五百里，注入南海。

员水往东流经揭阳县——王莽叫南海亭——注入大海。

水经注卷三十八

资水　涟水　湘水
漓水　溱水

【题解】

卷三十八记载了五条河流，其中资水、湘水、涟水属于古云梦泽水系。湘水即今湘江，资水即今资江。在卷三十七的《题解》中已经提及。涟水是湘水的支流，今仍称涟水。

溱水和漓水是珠江水系的河流。溱水的上源注文中提出武溪一名，现在仍称武水，溱水的中下流就是今北江。经文最后说“南入于海”，注文稍作补充：“溱水又南注于郁而入于海。”现在的河道仍然如此，北江是先注入西江而后入海的。关于郁江，在卷三十六《温水》的《题解》中已经说明了。

漓水即今漓江，经文只写了“漓水亦出海阳山”一句，注文在“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即所谓湘漓同源这种现象上写得相当细致。

【原文】

资水出零陵都梁县路山，

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唐纠山，盖路山之别名也。谓之大溪水，东北迳邵陵郡武冈县南，县分都梁之所置也。县左右二冈对峙，重阻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大溪迳建兴县南，又迳都梁县南，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长沙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县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川，兰馨远馥。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焉。

东北过夫夷县，

夫水出县西南零陵县界少延山。东北流迳扶县南，本零陵之夫夷县也。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长沙定王子敬侯义之邑也。夫水又东注邵陵水，谓之邵陵浦，水口也。

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迳其北，谓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吴宝鼎元年[①]，孙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县，县，故昭陵也。溪水东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郡沅陵县首望山，西南迳高平县南，又东入邵陵县界，南入于邵水，邵水又东会云泉水，水出零陵永昌县云泉山，西北流迳邵阳南，县，故昭阳也。云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谓之邵阳水口。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迳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

又东北过益阳县北，

县有关羽濑，所谓关侯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水。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擒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茱萸江又东迳益阳县北，又谓之资水。应劭曰：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然此县之左右，处处有深潭，渔者咸轻舟委浪，谣咏相和。罗君章所谓其声绵邈者也。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测其深。古老相传，昔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或云古人采金沙处，莫详其实也。

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

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处，谓之益阳江口。

涟水出连道县西，资水之别，

水出邵陵县界，南迳连道县，县故城在湘乡县西百六十里。控引众流，合成一溪。东入衡阳湘乡县，历石鱼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余丈，广十里，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若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鱼膏腥，因以名之。涟水又迳湘乡县，南临涟水，本属零陵，长沙定王子昌邑。涟水又屈迳其县东，而入湘南县也。

东北过湘南县南，又东北至临湘县西南，东入于湘。

涟水自湘南县东流，至衡阳湘西县界，入于湘水也。于临湘县为西南者矣。

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

即阳朔山也，应劭曰：湘出零山，盖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县北，县，故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孙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东北流。罗君章《湘中记》曰：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东北过零陵县东，

越城峤水南出越城之峤，峤即五岭之西岭也。秦置五岭之戍，是其一焉。北至零陵县，下注湘水。湘水又迳零陵县南，又东北迳观阳县，与观水合。水出临贺郡之谢沐县界，西北迳观阳县西。县，盖即水为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谓之观口也。

又东北过洮阳县东，

洮水出县西南大山，东北迳其县南，即洮水以立称矣。汉武帝元朔五年，封长沙定王子节侯拘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洮治也。其水东流，注于湘水。

又东北过泉陵县西，

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山。西流迳九疑山下，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自庙仰山极高，直上可百余里。古老相传言，未有登其峰者。山之东北，泠道县界，又有舜庙。县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俭立。营水又西迳营道县，冯水注之，水出临贺郡冯乘县东北冯冈。其水导源冯溪，西北流，县以托名

焉。冯水带约众流，浑成一川，谓之北渚，历县北，西至关下。关下，地名也，是商舟改装之始。冯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其山多锡，亦谓之锡方矣。渚水北迳冯乘县西，而北注冯水。冯水又迳营道县而右会营水。营水又西北屈而迳营道县西，王莽之九疑亭也。营水又东北迳营浦县南。营阳郡治也。魏咸熙二年，吴孙皓分零陵置，在营水之阳，故以名郡矣。营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县北二十里仰山，南迳其县西。县，本泠道县之舂陵乡，盖因舂溪为名矣。汉长沙定王分以为县。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中子买为舂陵侯。县故城东又有一城，东西相对，各方百步。古老相传言，汉家旧城，汉称犹存，知是节侯故邑也。城东角有一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东南三十里尚有节侯庙。都溪水又南迳新宁县东。县东傍都溪，溪水又西迳县南，左与五溪俱会。县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会于县门，故曰都溪也。都溪水自县又西北流，迳泠道县北，与泠水合。水南出九疑山，北流迳其县西南，县指泠溪以即名，王莽之泠陵县也。泠水又北流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营水。营水又北流，入营阳峡。又北至观阳县而出于峡。大、小二峡之间，为沿溯之极艰矣。营水又西北，迳泉陵县西，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长沙定王子节侯贤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溥润，零陵郡治，故楚矣。汉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阳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实惟零陵，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郡也。下邳陈球为零陵太守，

桂阳贼胡兰攻零陵，激流灌城，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相拒不能下。县有白土乡，《零陵先贤传》曰：郑产，字景载，泉陵人也，为白土啬夫。汉末多事，国用不足，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产乃敕民，勿得杀子，口钱当自代出。产言其郡、县，为表上言，钱得除，更名白土为更生乡也。《晋书·地道记》曰：县有香茅，气甚芬香，言贡之以缩酒也。营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东北与应水合，水出邵陵县历山，崖磴险阻，峻崿万寻，澄源湛于下，应水涌于上。东南流迳应阳县南，晋分观阳县立，盖即应水为名也。应水又东南流，迳有鼻墟南。王隐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言甚有灵。能兴云雨。余所闻也，圣人之神曰灵，贤人之精气为鬼，象生不慧，死灵何寄乎？应水又东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东北得氵壬口，水出永昌县北罗山。东南流迳石燕山东，其山有石，绀而状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风相薄，则石燕群飞，颉颃如真燕矣。罗君章云：今燕不必复飞也。其水又东南迳永昌县南，又东流注于湘水。又东北迳祁阳县南，又有余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县，东南流注于湘。其水扬清泛浊，水色两分。湘水又北与宜溪水合，水出湘东郡之新宁县西南、新平故县东，新宁，故新平也。众川泻浪，共成一津。西北流，东岸山下有龙穴，宜水迳其下，天旱则拥水注之，便有雨降。宜水又西北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营

阳春陵县西北潭山，又北迳新宁县东，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

又东北过重安县东，又东北过酃县西，承水从东南来注之。

承水出衡阳重安县西邵陵县界邪薑山，东北流至重安县，迳舜庙下，庙在承水之阴。又东合略塘，相传云：此塘中有铜神，今犹时闻铜声于水，水辄变绿，作铜腥，鱼为之死。承水又东北迳重安县南，汉长沙顷王子度邑也。故零陵之钟武县，王莽更名曰钟桓也。武水入焉。水出钟武县西南表山，东流至钟武县故城南，而东北流，至重安县注于承水。至湘东临承县北，东注于湘，谓之承口。临承即故酃县。县，即湘东郡治也。郡旧治在湘水东，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吴主孙亮分长沙东部立。县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迳，鼓鸣则土有兵革之事。罗君章云：扣之，声闻数十里，此鼓今无复声。观阳县东有裴岩，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响远彻，其类也。湘水又北历印石，石在衡山县南、湘水右侧。盘石或大或小，临水，石悉有迹，其方如印，累然行列，无文字，如此可二里许，因名为印石也。湘水又北迳衡山县东，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盖，一名石囷，一名芙容。芙容峰最为竦杰，自远望之，苍苍隐天。故罗含云：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经》谓之岣嵝，为南岳也。山下有舜庙，南有祝融冢。楚灵王之世，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禹治洪

水，血马祭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芙容峰之东有仙人石室，学者经过，往往闻讽诵之音矣。衡山东南二面，临映湘川，自长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渔者歌曰：帆随湘转，望衡九面。山上有飞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练在山矣。湘水又东北迳湘南县东，又历湘西县南，分湘南置也，衡阳郡治。魏甘露二年，吴孙亮分长沙西部立，治晋湘南。太守何承天徙治湘西矣。《十三州志》曰：日华水出桂阳郴县日华山西，至湘南县入湘。《地理志》曰：郴县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湘水又北迳麓山东，其山东临湘川，西旁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又东北过阴山县西，洣水从东南来注之；又北过醴陵县西，漉水从东南来注之。

《续汉书·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鸣如牛响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县亭，杀掠吏民，因以为候。湘水又北迳建宁县，有空泠峡，惊浪雷奔，浚同三峡。湘水又北，迳建宁县故城下，晋太始中立。

又北过临湘县西，浏水从县西北流注。

县南有石潭山，湘水迳其西。山有石室、石床，临对清流。湘水又北迳昭山西，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测，故言昭潭无底也。亦谓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迳南津城西，西对橘洲，或作吉字，为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湘水又北，左会瓦官水口，湘浦也。又迳船官西，湘洲商舟之所次也。北对长沙郡，郡在水东州城南，旧

治在城中,后乃移此。湘水左迳麓山东,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县治湘水,滨临川侧,故即名焉。王莽改号抚陆,故楚南境之地也。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荆王献青阳以西。《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注》,张晏曰:青阳,地名也。苏林曰:青阳,长沙县也,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汉景帝二年,封唐姬子发为王,都此。王莽之镇蛮郡也。于《禹贡》则荆州之域。晋怀帝以永嘉元年,分荆州湘中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傍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形[②],流俗相承,云谊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亦云谊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 ,北对临湘县之新治。县治西北有北津城,县北有吴芮冢,广逾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之佳憩也。郭颁《世语》云: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槨口。并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迳三石山东,山枕侧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水北有三石戍,戍城为二水之会也。湘水又迳浏口戍西,北对浏水。

又北，沩水从西南来注之。

沩水出益阳县马头山，东迳新阳县南，晋太康元年，改曰新康矣，沩水又东入临湘县，历沩口戍东，南注湘水。湘水又北合断口，又北，则下营口，湘浦也。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出益阳县西，北迳高口戍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谓之上鼻浦。高水西北与下鼻浦合。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谓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屈为陵子潭，东北流注湘为陵子口。湘水自高口戍东，又北，右会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对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铜官浦出焉。湘水又北迳铜官山，西临湘水，山土紫色，内含云母，故亦谓之云母山也。

又北过罗县西，溳水从东来流注。

湘水又北迳锡口戍东，又北，左派，谓之锡水。西北流迳锡口戍北，又西北流，屈而东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东南流注于锡浦，谓之玉池口。锡水又东北，东湖水注之。水上承玉池之东湖也。南注于锡，谓之三阳泾，水南有三戍，又东北注于湘。湘水自锡口北出，又得望屯浦，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出，谓之门泾也。湘水纡流西北，东北合门水，谓之门泾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东承大湖，西通湘浦，三水之会，故得三溪之目耳。又北，东会大对水口，西接三津泾。湘水又北迳黄陵亭西，右合黄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迳二妃庙南，世谓之黄陵庙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

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潇者，水清深也。《湘中记》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摴蒱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是纳潇湘之名矣。故民为立祠于水侧焉。荆州牧刘表刊石立碑，树之于庙，以旌不朽之传矣。黄水又西流，入于湘，谓之黄陵口。昔王子屮有异才，年二十而得恶梦，作《梦赋》，二十一溺死于湘浦，即斯川矣。湘水又北迳白沙戍西，又北，右会东町口，瀇水也。湘水又左合决湖口，水出西陂，东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东出豫章艾县桓山，西南迳吴昌县北，与纯水合。水源出其县东南纯山。西北流，又东迳其县南，又北迳其县故城下。县是吴主孙权立。纯水又右会汨水。汨水又西迳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迳玉笥山。罗含《湘中记》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遗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迳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在原庙。汨水又西迳汨罗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罗汭矣，世谓之汨罗口。湘水又北，枝分北出，迳汨罗戍西，又北迳磊石山东，又北迳磊石戍西，谓之苟导泾矣，而北合湘水。湘水自汨罗口，西北迳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亦或谓之为青草山也。西对悬城口，湘水又北得九口，并湘浦也。湘水又东北，为青草湖

口，右会荀导泾北口，与劳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迤者也。

又北过下隽县西，微水从东来流注。

湘水左会清水口，资水也，世谓之益阳江。湘水之左，迳鹿角山东，右迳谨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万石浦，咸湘浦也。侧湘浦北有万石戍。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右属微水，即《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湘水又北，迳金浦戍，北带金浦水，湖溠也。湘水左则澧水注之，世谓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战国策》曰：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风，交潇、湘之浦，出入多飘风暴雨。湖中有君山、编山。君山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郭景纯所谓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风于此，而问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则多风。秦王乃赭其山。汉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东北对编山，山多篪竹，两山相次，去数十里，回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谓之笛乌头石，石北右会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谓三苗之国，左洞庭者也。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后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

年，立巴陵郡，城跨冈岭，滨阻三江。巴陵西对长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会，亦或谓之三江口矣。夹山列关，谓之射猎。又北对养口，咸湘浦也。水色青异，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谓之江会也。

漓水亦出阳海山，

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漓之间，陆地广百余步，谓之始安峤。峤，即越城峤也。峤水自峤之阳，南流注漓，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赋《扬都》云：判五岭而分流者也。漓水又南与沩水合，水出西北邵陵县界，而东南流至零陵县西，南迳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骘，即是地也。沩水又东南流，注于漓水，《汉书》所谓出零陵下漓水者也。漓水又南合弹丸溪，水出于弹丸山。山有涌泉，奔流冲激。山嵁及溪中有石若丸，自然珠圆，状弹丸矣，故山水即名焉。验其山有石窦，下深数丈，洞穴深远，莫究其极。溪水东流注于漓水。漓水又南迳始兴县东，魏元帝咸熙二年，吴孙皓分零陵南部，立始兴县。漓水又南，右会洛溪，溪水出永丰县西北洛溪山，东流迳其县北。县，本苍梧之北乡，孙皓割以为县。洛溪水又东南迳始安县，而东注漓水。漓水又东南流入熙平县。迳羊濑山，山临漓水，石间有色类羊。又东南迳鸡濑山。山带漓水，石色状鸡。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漓水又南得熙平水口，水源出县东龙山，西南流迳其县南，又西与北乡溪水

合。水出县东北北乡山，西流迳其县北，又西流南转，迳其县西。县，本始安之扶乡也，孙皓割以为县。溪水又南注熙平水，熙平水又西注于漓水。县南有朝夕塘，水出东山西南，有水从山下注塘，一日再增再减，盈缩以时，未尝愆期，同于潮水，因名此塘为朝夕塘矣。漓水又西迳平乐县界，左合平乐溪口，水出临贺郡之谢沐县南历山，西北流，迳谢沐县西南，西南流至平乐县东南，左会谢沐众溪，派流凑合，西迳平乐南。孙皓割苍梧之境，立以为县，北隶始安。溪水又西南流，注于漓水，谓之平乐水。

南过苍梧荔浦县，

濑水出县西北鲁山之东，迳其县西，与濡水合。水出永丰县西北濡山，东南迳其县西，又东南流入荔浦县，注于濑溪，又注于漓水。漓水之上有关。漓水又南，左合灵溪水口。水出临贺富川县北符灵冈，南流迳其县东，又南注于漓水也。

又南至广信县，入于郁水。

溱水出桂阳临武县南，绕城西北屈东流，

溱水导源县西南，北流迳县西，而北与武溪合。《山海经》曰：肄水出临武西南，而东南注于海，入番禺西，肄水，盖溱水之别名也。武溪水出临武县西北桐柏山，东南流，右合溱水，乱流东南迳临武县西，谓之武溪。县侧临溪东，因曰临武县，王莽更名大武也。溪又东南流，左会黄岑溪水。水出郴县黄岑山，西南流，右合武溪水。武

溪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蓝豪，广圆五百里，悉曲江县界。崖峻险阻，岩岭干天，交柯云蔚，霾天晦景，谓之泷中。悬湍回注，崩浪震山，名之泷水。

东至曲江县安聂邑东，屈西南流，

泷水又南出峡，谓之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都尉任嚣所筑也。嚣死，尉佗自龙川始居之。东岸有任将军庙。泷水又南合泠水。泠水东出泠君山。山，群峰之孤秀也。晋太元十八年，崩十余丈，于是悬涧瀑挂，倾流注壑，颓波所入，灌于泷水。泷水又右合林水，林水出县东北洹山。王歆之《始兴记》曰：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晋太元初，民封驱之家仆，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记》曰：其夜，驱之梦神语曰：君奴不谨，盗银三饼，即日显戮，以银相偿。觉视，则奴死银在矣。林水自源西注于泷水。又与云水合。水出县北汤泉。泉源沸涌，浩气云浮，以腥物投之，俄顷即热。其中时有细赤鱼游之，不为灼也。西北合泷水。又有藉水，上承沧海水，有岛屿焉。其水吐纳众流，西北注于泷水。泷水又南历灵鹫山，山，本名虎郡山，亦曰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晋义熙中，沙门释僧律，葺宇岩阿，猛虎远迹，盖律仁感所致，因改曰灵鹫山。泷水又南迳曲江县东，云县昔号曲红。曲红，山名也。东连冈是矣。泷中有碑，文曰[3]：按《地理志》，曲江，旧县也。王莽以为除虏。始兴郡治。魏文帝咸熙二年，孙皓分桂阳南部立。县东傍泷溪，

号曰北泷水。水左即东溪口也。水出始兴东江州南康县界石阁山，西流而与连水合。水出南康县凉热山连溪，山，即大庾岭也。五岭之最东矣，故曰东峤山。斯则改装之次，其下船路名涟溪。涟水南流，注于东溪，谓之涟口。庾仲初谓之大庾峤水也。东溪亦名东江，又曰始兴水。又西，邪阶水注之。水出县东南邪阶山。水有别源，曰巢头，重岭衿泷，湍奔相属，祖源双注，合为一川。水侧有鼻天子城，鼻天子，所未闻也。邪阶水又西北注于东江。江水又西迳始兴县南，又西入曲江县，邸水注之。水出浮岳山，山蹑一处，则百余步动，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流注于东江。东江又西，与利水合。水出县之留石北山，南流迳留石下，其高百仞，广圆五里；两石对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双阙，名曰留石。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自尔年丰，弥历一纪。利水又南迳灵石下。灵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广圆五百丈。耆旧传言，石本桂林武城县，因夜迅雷之变，忽然迁此，彼人来见，叹曰：石乃逃来！因名逃石，以其有灵运徙，又曰灵石。其杰处，临东壁立，霞驳有若缋焉。水石惊濑，传响不绝，商舟淹留，聆玩不已。利水南注东江，东江又西注于北江，谓之东江口。溱水自此，有始兴大庾之名，而南入浈阳县也。

过浈阳县，出洭浦关，与桂水合，

溱水南迳浈阳县西，旧汉县也。王莽之綦武矣。县东有浈石山，广圆三十里。挺崿大江之北，盘址长川之际。其

阳有石室，渔叟所憩。昔欲于山北开达郡之路，辄有大蛇断道，不果。是以今行者，必于石室前泛舟而济也。溱水又西南，历皋口、太尉二山之间，是曰浈阳峡。两岸杰秀，壁立亏天。昔尝凿石架阁，令两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溱水出峡，左则浈水注之。水出南海龙川县，西迳浈阳县南，右注溱水。故应劭曰：浈水西入溱是也。溱水又西南，湟水入焉。《山海经》所谓湟水，出桂阳西北山，东南注肄，入敦浦西者也。溱水又西南迳中宿县，会一里水，其处隘，名之为观岐。连山交枕，绝崖壁竦，下有神庙，背阿面流，坛宇虚肃，庙渚攒石，巉岩乱峙中川。时水洊至，鼓怒沸腾，流木沦没，必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晋中朝时，县人有使者至洛，事讫将还。忽有一人寄其书云：吾家在观歧前，石间悬藤，即其处也。但叩藤，自当有人取之，使者谨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书，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无所不有，穆满西游，与河宗论宝。以此推之，亦为类矣。溱水又西南迳中宿县南，吴孙皓分四会之北乡立焉。

南入于海。

溱水又南注于郁，而入于海。

【注释】

①魏咸熙二年，即吴甘露元年；宝鼎误。

②“形”字下有脱文，《疏》作“形制甚古”。

③熊氏以为“文曰”下脱“自瀑亭至乎曲红”。

【译文】

资水发源于零陵郡都梁县的路山，

资水发源于武陵郡无阳县边界的唐纠山——这是路山的别名——叫大溪水，往东北流经邵陵郡武冈县南边。武冈县是从都梁划分出来设立的。县城左右有两座山冈相互对峙，形成两道秀丽的屏障，其间相距约二里，旧时传说，后汉讨伐五溪蛮，蛮人保住了这两座山冈，所以叫武冈，县也就以武冈为名了。大溪流经建兴县南边，又流经都梁县南边。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把都梁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敬侯遂为食邑。县西有小山，山上有一洼静水，水清而浅，涧中长满兰草，绿叶紫茎，水草满溪，幽兰馥郁的芳香，一直飘散到远方。土语称兰为都梁，山就因而以都梁为号，县也因而得名。

往东北流过夫夷县，

夫水发源于夫夷县西南与零陵县接境的少延山，往东北流经扶县南边，是原来零陵的夫夷县。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将夫夷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敬侯义为食邑。夫水又往东注入邵陵水，水口叫邵陵浦。

往东北流过邵陵县北边，

县治在郡治下，南濒大溪，水从县城北面流过，称为邵陵水。魏咸熙二年(265)，吴甘露元年(265)，孙皓把零陵北部划出来另置邵陵郡于邵陵县——邵陵，就是旧时的昭陵。溪水东流，有高平水口，高平水发源于武陵郡沅陵县的首望山，往西南流经高平县南边，又往东流入邵陵县界，往南注入邵水。邵水又往东流，汇合了云泉水。云泉水发源于零陵永昌县云泉山，往西北流经邵阳县南边，这就是旧时的昭阳。云泉水又北流，注入邵陵水，汇流处叫邵阳水口。从此以下，水往东北流，从益阳县出境，水流经过山峡的一段，名为茱萸江，是此水的异名。

又往东北流过益阳县北边，

益阳县有关羽濑，就是所谓关侯滩，南边与甘宁营垒遗址相对。从前关羽在水北屯兵，孙权命令鲁肃、甘宁在这条水上阻挡他。甘宁对鲁肃说：关羽听到我咳唾的声音，就不敢渡江了，渡江就要当俘虏了。关羽夜里听到甘宁在发号施令，说：这是兴霸的声音，于是就不渡水了。茱萸江又往东流经益阳县北边，又叫资水了。应劭说：益阳县在益水北岸。可是现在却没有益水，或者也是资水的别名吧。但该县邻近，处处有深潭，渔人在水上摇着小船，唱着歌谣，互相应和。罗君章所谓歌声悠远，就是指这种渔歌。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的四五尺，或三五丈，深的就测量不出了。老人相传 ，从前有人用杖去捅地面，立即就成了水井。也有人说是古人采金沙处，实际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又往东流与沅水汇合于湖中，往东北注入江水。

这里所说的湖，就是洞庭湖，入湖的地方称为益阳江口。

涟水出连道县西边，是从资水分出的支流，

涟水发源于邵陵县边界，往南流过连道县，旧县城在湘乡县西边一百六十里。涟水并入许多涧水，合成一条溪流，往东流入衡阳湘乡县，流过石鱼山。山下多黑石，山高八十余丈，方圆十里，岩石呈黑色，纹理好像云母，开采出一层，就有鱼形出现，有鳞有鳍，头尾齐全，仿佛刻画出来一般。鱼长数寸。形态完备，用火来烧，就发出鱼膏的腥气，因此名叫石鱼山。涟水又流经湘乡县，湘乡县原属零陵郡，县城南临涟水，是长沙定王的儿子昌的食邑。涟水又转弯流经湘乡县东边，向着湘南县流去。

往东北流过湘南县南边，又往东北流到临湘县西南，东流注入湘水。

涟水从湘南县东流，到衡阳湘西县边界，注入湘水。对临湘县说来，是在西南方了。

湘水发源于零陵郡始安县的阳海山，

阳海山就是阳朔山，应劭说：湘水发源于零山，是此山的别

名。山在始安县北边，始安县原来是零陵的南部。魏咸熙二年，即孙皓甘露元年（265），建立始安郡。湘水、漓水同源，却分流成为二水：南边的一条是漓水，北边的一条是湘水，往东北流。罗君章《湘中记》说：湘水发源于阳朔时，小得用酒杯当船，但流到洞庭时，却一片汪洋，连太阳月亮都好像从水中升起似的。

往东北流过零陵县东边，

越城峤水发源于南边越城的山岭间，这就是五岭中的西岭。秦在五岭设置边防城堡，这就是其中之一。北流到零陵县，注入湘水。湘水又流经零陵县南边，又往东北流经观阳县，与观水汇合。观水发源于临贺郡的谢沐县边界，往西北流经观阳县西边——该县就是依水命名的。又往西北流，注入湘水，汇流处叫观口。

又往东北流过洮阳县东边，

洮水发源于洮阳县西南的大山中，往东北流经县南，该县是依水命名的。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把洮阳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节侯狗，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洮治。洮水东流，注入湘水。

又往东北流过泉陵县西边，

营水发源于营阳郡泠道县的南山，西流经九疑山下。九疑山在苍梧的原野伸展开屈曲的山麓，相邻各郡都看得到此山峰峦的秀色。九座石峰高高耸立，每一座山峰都有一条溪水流出。山峰岩壑险阻重重，而众岭形态扑朔迷离，难分难辨，使游人心中充满疑惑，所以称为九疑山。大舜埋骨于南麓，商均葬身于北坡。山南有舜庙，庙前有石碑，但碑文已剥蚀残缺，不能辨认了。从庙前仰望山峰，极其雄伟高峻，凌云直上高达百余里。据老人相传，从来没有人登上峰顶。九疑山东北泠道县边界上，又有一座舜庙，县南有舜碑，是零陵太守徐俭所立。营水又往西流经营道县，有冯水注入。冯水发源于临贺郡冯乘县东北的冯冈，水源经冯溪往西北流，冯乘县就是因溪而得名的。冯水汇合了众多的支流，

浑然成为一水，称为北渚，经过县北，往西流到关下。关下是个地名，是商船改装货物的埠头。冯水又在左岸汇合了萌渚水。萌渚水发源于南边的萌渚峤，这是五岭中的第四岭。山上锡矿很多，也称锡方山。渚水往北流经冯乘县西边，北流注入冯水。冯水又流经营道县，在右岸汇合了营水。营水又往西北流，转弯流经营道县西边，就是王莽的九疑亭。营水又往东北流经营浦县南边，这里也是营阳郡治的所在地。魏咸熙二年(265)，吴孙皓把零陵分开另设营阳郡，郡城在营水北岸，因而以营阳为郡名。营水又北流，有都溪水注入。都溪水发源于舂陵县北边二十里的仰山，往南流经县西，舂陵县原来是泠道县的舂陵乡，因舂溪而得名。汉长沙定王划出该乡，改立为县，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封定王第二个儿子买为舂陵侯。老县城东边又有一城，二城东西相对，各方百步，据老人相传，这是汉代旧城，至今还保持着汉时的名称，可知就是节侯原来的食邑了。城的东角有一块碑，文字剥蚀残缺，已经难以辨认了；东南三十里还有节侯庙。都溪水又往南流经新宁县东边，县城东傍都溪；溪水又往西流经县南，又在左岸与五条溪流汇合。县里有五座山，每山各有一溪，五条水在县城门外汇合，水流汇集叫都，所以称为都溪。都溪水又从县城往西北流，经过泠道县北边与泠水汇合。泠水发源于南方的九疑山，往北流经县城西南，泠道县即王莽的泠陵县，是按泠溪命名的。泠水又往北流注入都溪水，都溪水又往西北流，注入营水。营水又往北流入营阳峡。又往北到观阳县出峡，大小二峡之间，是航行最艰险的一段。营水又往西北流经泉陵县西边。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把泉陵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节侯贤为食邑。泉陵是零陵郡的治所，王莽改名为溥润，原是楚国的旧地。零陵郡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从桂阳郡分置的。太史公说：舜葬于九疑。其实就是零陵，郡就依此取名，就是王莽的九疑郡。下邳陈球当零陵太守时，桂阳盗寇胡兰来进攻零陵，以大水淹城，陈

球却在城内利用地势反过来决水去淹贼兵，双方相持不下。县里有白土乡，《零陵先贤传》说：郑产字景载，泉陵人，在白土乡当乡官。汉朝末年天下多难，国家支出不足，生了孩子一岁就要缴人头税，因此百姓都不肯养孩子。郑产于是告诫百姓不可杀子，人头税由他代交。郑产要求郡县守令上表呈报朝廷，终于废除了人头税，于是把白土乡改名为更生乡。《晋书·地道记》说：县里有香茅，气味很芳香，说是进贡朝廷作为祭祀时滤酒之用。营水又往北流注入湘水，湘水又往东北流与应水汇合。应水发源于邵陵县的历山。崖坡险阻，削壁万丈，底下是澄清的源泉，上面是汹涌的应水。水往东南流经应阳县南边。应阳县是晋时分观阳县而立，是按照应水命名的。应水又往东南流，经有鼻墟南边。王隐说：应阳县原是泉陵县的北部。往东五里有鼻墟，据说是象的封地。山下有象庙，据说很灵验，能兴云作雨。我曾听说，圣人的魂魄叫灵，贤人的精气是鬼，象生时既不贤慧，死后灵魂又寄托于何处呢？应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湘水。湘水又往东北流，有氵乇口。这个水口的水发源于永昌县的北罗山，往东南流经石燕山东边。山上有青色的石头，形状像燕子，因此名为石燕山。那些石块有的大，有的小，有如母子。当雷电交加，狂风骤起时，石燕也被刮得漫天乱飞，或高或低，有如真燕一般。罗君章说：现在石燕不一定会飞了。水又往东南流经永昌县南边；又往东流，注入湘水。湘水继续往东北流，经过祁阳县南边，又有余溪水注入。余溪水发源于西北方邵陵郡的邵陵县，往东南注入湘水。湘水一边是清流漾漾，一边是浊流滚滚，两边水色界线分明。湘水又往北流与宜溪水汇合，宜溪水发源于湘东郡新宁县西南、新平旧县城东边，新宁就是旧时的新平。众溪波浪滔滔，汇成一水，奔向西北。东岸山下有龙穴，宜水流经洞下，天旱时堵水引流注入洞内，就会下雨。宜水又往西北注入湘水。湘水又往西北流，有舂水口。舂水上源来自营阳舂陵县西北的潭山，又往北流经新宁县东边；又

往西北流，注入湘水。

又往东北流过重安县东边，又往东北流过酃县西边，承水从东南流来注入。

承水发源于衡阳重安县西边邵陵县边界的邪薑山，往东北流到重安县，流经舜庙下，庙在承水南岸，又东流与略塘汇合。相传此塘中有铜神，现在水中还时常能听到铜的响声，这时水就变成绿色，发出铜的气味，鱼也死了。承水又往东北流经重安县南边，这是汉长沙顷王的儿子度的食邑，也就是旧时零陵的钟武县——王莽改名为钟桓——武水在这里注入承水。武水发源于钟武县西南的表山，东流到钟武县老城南边，然后转向东北，到重安县注入承水。承水流到湘东临承县北边，往东注入湘水，汇流处叫承口。临承就是旧时的酃县，临承县城也是湘东郡的治所，因老郡治在湘水以东，所以名为湘东郡，是魏正元二年(255)吴国君主孙亮分出长沙郡东部设立的。临承县有石鼓，高六尺，湘水从那里流过。石鼓发声，那个地区就有战事了。罗君章说：敲击石鼓，方圆数十里都可听到鼓声，但今天石鼓不再能发响了。观阳县东有裴岩，岩下有石鼓，形状就像翻过来的船，敲击时清越的声音传得很远，也是这一类。湘水又往北流过印石。印石在衡山县南边、湘水的右侧，大大小小的巨石，方正有如印章，石上都有痕迹，但无文字，在水边罗列成行，散布长达二里左右，因此名为印石。湘水又往北流经衡山县东边。山在西南，共有三座高峰：一座名叫紫盖，一座名叫石囷，一座名叫芙容。芙容峰最高峻雄豪，从远处望去，苍茫的山影隐没于天际。所以罗含说：遥望衡山有如阵云，不是雨后放晴，或清晨明朗的时候，就看不见山峰。丹水在左边腾涌，澧泉在右边流奔。衡山，《山经》称为岣嵝，就是南岳。山下有舜庙，南边有祝融墓。楚灵王时，山崩墓毁，却得到《营丘九头图》。禹治洪水时，杀马祭山，得到《金简玉字之书》。芙容峰东有仙人石室，读书人经过时，常常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

声。衡山东南两面濒水，倒映于湘江之中；从长沙到这里，沿湘水的七百里航程中，有九次面山，九次背山。所以渔夫唱道：风帆随着湘水转，眺望衡山有九面。山上有飞瀑下泻，与山下的青林相映，一直流到山下，望去宛中挂在山间的白绢。湘水又往东北流经湘南县东边，又流经湘西县南边——湘西县是从湘南分出来的，衡阳郡的治所就在这里。魏甘露二年(257)，吴主孙亮分出长沙西部设置衡阳郡，治所在湘南；后来太守何承天把治所迁到湘西。《十三州志》说：日华水发源于桂阳郴县的日华山西，流到湘南县注入湘水。《地理志》说：郴县有耒水，发源于耒山西边，到湘南以西注入湘水。湘水又往北流经麓山东边。麓山东濒湘水，西邻低洼的平原，看破功名利禄的人，不少都荟萃于此。

又往东北流过阴山县西边；洣水从东南流来注入；又往北流过醴陵县西边，漉水从东南流来注入。

《续汉书·五行志》说：建安八年(203)，长沙醴陵县有一座大山，接连几年，常发出牛嘘气一样的声音。后来豫章的盗寇攻陷县亭，杀死官吏百姓，因此以为这是预兆。湘水又往北流经建宁县，县内有空冷峡，狂涛骇浪奔腾有如雷鸣，水深可与三峡相比。湘水又往北流经建宁县老城下面，该县于晋泰(太)始年间(265～274)设立。

又往北流过临湘县西边，浏水从该县西北流来注入。

县南有石潭山，湘水流经山西，山上有石室、石床，面对澄清的江流。湘水又往北流经昭山西边。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测，所以人们说昭潭无底。昭潭也叫湘州潭。湘水又往北流经南津城西边，此城面对橘洲——橘，有时也写作吉字——是南津洲的尾端。水西有橘洲子戍，旧城还在。湘水又往北流，左岸汇合瓦官水口，是个牛轭湖。又流经船官西边，这是湘洲商船停靠的埠头，北对长沙郡。长沙郡城在水东州城以南，老郡治原在城中，后来才迁到这里。湘水左边流经麓山东边，山上有老城。山北有白露

水口，是个牛轭湖。右边又经临湘县旧城西边，县治在湘水岸边，所以叫临湘。王莽改名叫抚陆。这里原是楚国南部边境地区。秦灭楚国，设立长沙郡，就是青阳地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诏令；荆王献出青阳以西的土地。《汉书·邹阳传》说：渡水到长沙，乘船回青阳。《注》，张晏说：青阳是地名。苏林说：青阳是长沙的属县。汉高祖五年（前 202），封吴芮为长沙王，此城就是吴芮所筑。汉景帝二年（前 155），封唐姬的儿子发为王，建都于此。这就是王莽的镇蛮郡。在《禹贡》中，这是荆州的境域，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分荆州湘中诸郡之地设置湘州，治所就在这里。城内郡署西面有陶侃庙，据说过去是贾谊故居遗址，里面有一口井，是贾谊所凿，极小，但很深，上面收拢，下面却很大，形状像壶；旁边有一张石床，只可坐一个人，样式很古老。民间相传，说是贾谊平素所坐的坐榻。还有大柑树，据说也是贾谊所种。城内西北角有个老市集，北对临湘县新治所。县治西北有北津城，县北有吴芮墓，宽广在六十八丈以上。登临远眺，是城内游憩的好地方。郭颁《世语》说：魏黄初（220～226）末年，吴人发掘吴芮的坟墓，把木材搬到县里，修建孙坚庙。发墓后，看到吴芮尸体的面貌和衣服都和生前一样。吴平后，参加掘墓的人在寿春看到南蛮校尉吴纲，说：你的面貌怎么这样像长沙王吴芮呀？不过你的个子矮了一点。吴纲吃惊地说：那是我的先祖呀！从吴芮死到坟墓被掘，其间已有四百年，到看见吴纲时又有四十多年了。湘水在左岸汇合于誓口，又往北流，有石椁口，都是牛轭湖，右岸汇合于麻溪水口，也是个牛轭湖。湘水又往北流经三石山东边，三石山就在湘水旁边，北面就是三石水口，是个牛轭湖。水北有三石戍，这个边防城堡坐落在二水的汇合处。湘水又流到浏口戍西边，这个边防城堡北面朝着浏水。

又往北流，沩水从西南流来注入。

沩水发源于益阳县马头山，往东流经新阳县南边。晋太康元

年(280)改名为新康。沩水又往东流入临湘县,经沩口戍东,南流注入湘水。湘水又北流,汇合断口,又北流,就到下营口,是个牛轭湖。湘水左岸有高口水,发源于益阳县西边,北流经高口戍南边;又往西北流,上鼻水从鼻洲上口导入湘水,往西边注入,称为上鼻浦。高水往西北流,与下鼻浦汇合。这里的水从鼻洲下口导入湘川的水,西与高水相通,称为下鼻口,高水又往西北流,右转就是陵子潭,往东北流注入湘水,汇流处叫陵子口。湘水从高口戍东边又往北流,右边流经鼻洲,左边汇合上鼻口;又往北流,右边对下鼻口,又往北流,到陵子口。湘水右岸,有铜官浦流出。湘水又往北流经铜官山,山的西边濒临湘水,山上泥土呈紫色,含有云母,所以又叫云母山。

又往北流过罗县西边,濆水从东边流来注入。

湘水又往北流经锡口戍东边;又往北流,左边分出一条支流,叫锡水,往西北流经锡口戍北边;又往西北流,转间东北,有玉水注入。玉水发源于西北方的玉池,往东南流,注入锡浦,出口叫玉池口。锡水又往东北流,有东湖水注入。东湖水上流承接玉池的东湖,南流注入锡水,称为三阳泾。水南有三处驻防城堡,又往东北流,注入湘水。湘水从锡口北流,又到望屯浦,是个牛轭湖。湘水继续北流,有支流往北流出,称为门泾。湘水萦纡曲折往西北流,转向东北,汇合了门水,汇流处叫门泾口。又往北流,有三溪水口,三溪水在东边承接大湖,西与湘浦相通,三水汇合,所以有三溪之名。又往北流,在东边汇合了大对水口,西边与三津泾相接。湘水又往北流经黄陵亭西边,右边汇合黄陵水口,这里的水上流承接大湖。湖水往西流经二妃庙南边——二妃庙,人们称为黄陵庙。传说大舜出外视察,两位妃子随行,在湘水溺死。她们的神灵漫游于洞庭的深渊,出入潇湘水口。潇,水清而深的意思。《湘中记》说:湘水很澄清,能看到五六丈的深处,水底的石块看来就像骰子一样,色彩鲜明,历历可辨;白色的沙滩皎如霜

雪，红色的崖岸艳若朝霞，于是得到潇湘之名。二妃死于此，所以人们在水边为她们立祠。荆州牧刘表在庙内刻石立碑旌表，使她们的事迹传之不朽。黄水又往西流，注入湘水，汇流处称为黄陵口。从前王子屮有奇才，二十岁时做了个恶梦，写了一篇《梦赋》，二十一岁就在湘水里淹死，那地方就在这条河上。湘水又往北流经白沙戍西边；又往北流，右边在东町口汇合濆水。湘水又在左边汇合决湖口，此口的水源出西陂，东通湘渚。湘水又往北流，有汨水注入。汨水发源于东边豫章郡艾县的桓山，往西南流经吴昌县北边，与纯水汇合。纯水源出吴昌县东南的纯山，往西北流，又往东流经县南，又往北流经该县老城下。吴昌县是吴主孙权所立。纯水又在右边汇合汨水。汨水又往西流经罗县北边。罗县原是罗子国，先前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把它迁到这里。秦立长沙郡，于是也把罗设立为县，水也就叫罗水了。汨水又往西流经玉笥山。罗含《湘中记》说：屈潭的东边是玉笥山，有个道士遗言说，这是一处福地；又名地脚山。汨水又往西流，就到屈潭，就是汨罗渊。屈原怀抱沙石自沉于此，所以潭也名为屈潭了。从前贾谊、司马迁都曾经过这里，他们在中流停下船，向潭中投下吊文。深潭北面有屈原庙，庙前有碑，还有一块汉南太守程坚碑，也寄存在屈原庙内。汨水又往西流经汨罗戍南边，西流注入湘水。汇流处就是《春秋》中说的罗汭，世人称为汨罗口。湘水又往北流，往北分出一条支流，经过汨罗戍西边，又往北流经磊石山东边，又往北流经磊石戍西边，称为苟导泾，然后往北与湘水汇合。湘水从汨罗江往西北流经磊石山西边，此山也称青草山，北对青草湖，西对悬城口。湘水又往北流，先后有九个水口，都是牛轭湖。湘水又往东北流，就是青草湖口，右边汇合苟导泾北口，又与劳口汇合，又往北流到同拌口，都是牛轭湖有港汊与右岸相通之处。

又往北流过下隽县西边，微水从东边流来注入。

湘水在左边汇合于清水口的，是资水，世人称为益阳江。湘水左边流经鹿角山东边，右边流经谨亭戍西边，又往北流，与查浦汇合，又往北流，到万石浦，都是牛轭湖。傍着牛轭湖，北面有万石戍。湘水左边有沅水注入，汇流处叫横房口。横房口东对微湖，也有人称为麋湖。微湖右边与微水相连，《水经》所说的微水流经下隽，就指此水。微水西流注入大江，汇流处叫麋湖口。湘水又往北流经金浦戍。戍北濒金浦水，是与湖相通的一条小港。湘水左边有澧水注入，人们称为武陵江。这四条水，都一同注入洞庭湖，北与大江汇合，合称五渚。《战国策》说：秦与荆交战，把荆打得大败，占领了洞庭五渚。湖水方圆五百余里，太阳和月亮好像就从湖中升起和沉落似的。《山海经》说：洞庭之山，是帝尧的两个女儿居住的地方。从沅水、澧水吹来的风，在湘江之滨相交会，常常带来狂风暴雨。湖中有君山、编山。君山有个岩洞，经水下暗通吴的包山，就是郭景纯所说的巴陵地道。这座山是湘君所游的地方，所以叫君山。从前秦始皇在这里遇暴风，向博士询问是什么缘故，博士答道：湘君来时就多风。于是秦始皇就下令砍光山上的树木。汉武帝也登过此山，并在这里射过蛟龙。君山东北对编山，山上多篪竹。两山相距数十里，对峙相望，从远处看去，一片孤影，就像飘浮在湖上似的。湘的右岸有山，人们称为笛乌头石，石山北面，右边连接翁湖口，这里有一条水，上流承接翁湖；左边与洞浦汇合。所谓三苗之国左边是洞庭湖，就指这一带地方。

又往北流，到巴丘山注入大江。

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上有巴陵老城，原来是吴在巴丘贮存粮食军需物资的城。晋太康元年(280)，在这里设立巴陵县，后来设立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439)，设立巴陵郡，城建在山冈上，有三江阻隔。巴陵西对长洲，此洲南端分隔牛轭湖，北端伸到大江，所以叫三江。三水汇合的地方，也叫三江口。三江口两岸山

峰夹峙，其间设置关口，称为射猎，又北对养口，都是牛轭湖。湖水翠绿极了，往东北流，注入大江，二水清浊截然不同，汇合之处称为江会。

漓水也发源于阳海山，

漓水和湘水发源于同一座山，而源头则被山隔开。湘水与漓水之间，只隔着一片宽约百余步的陆地，称为始安峤。这道山岭也就是越城峤。峤水从山的南麓注入漓水，名为始安水。所以庾仲初作《扬都赋》说：以五岭为分界，渚水分向而流。漓水又往南流与沩水汇合。沩水发源于西北方的都陵县边界上，往东南流到零陵县西边，往南流经越城西边。建安十六年(211)，交州刺史赖恭，从广信合兵于小零陵的越城迎击步骘，就是这地方。沩水又往东南流，注入漓水，《汉书》中所说的：取道零陵，从漓水顺流而下，就指这条水。漓水又往南流，与弹丸溪汇合。溪水发源于弹丸山，山上有一股泉水涌出，从山涧奔流直冲而下；岩穴和溪涧中有些石子，光洁浑圆，完全是天然形成，形状就像弹丸一样，所以山水都以弹丸为名了。考察此山，山上有石洞，下深数丈，洞穴深远，不知尽头在何处。溪水东流注入漓水，漓水又往南流经始兴县东边。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吴孙皓分零陵南部置始兴县。漓水又南流，右边与洛溪汇合。溪水发源于永丰县西北的洛溪山，往东流经县北。始兴县原是苍梧的北乡，孙皓把它分出来另设为县。洛溪水又往东南流经始安县，东流注入漓水。漓水又往东南流，进入熙平县境，流经羊濑山。山濒漓水，岩石有些色斑形状很像羊。又往东南流过鸡濑山，岩石有些色斑形状很像鸡。所以这两座山就都按照岩石的斑纹形象来命名。漓水又南流到熙平水口，此水源出县东的龙山，往西南流经县南，又往西流与北乡溪水汇合。北乡溪水发源于熙平县东北的北乡山，往西流经县北，又西流南转，经过县西。熙平县原来是始安的扶乡，孙皓把它划出来另立为县。溪水又往南注入熙平水，熙平水又往西注入漓

水。县南有朝夕塘，水源出自东山西南，水从山上流下，注入塘中，塘水每日增减各两次，涨落都有定时，从不误期，就像潮水一般，因此称为朝夕(潮汐)塘。漓水又西流经平乐县边界，左边汇合平乐溪口。溪水发源于临贺郡谢沐县南历山，往西北流经谢沐县西南，往西南流到平乐县东南，左边汇合谢沐县的许多溪水，这些溪流汇合起来，往西流经平乐县南边。孙皓从苍梧辖境内分地设置平乐县，隶属于北边的始安郡。溪水又往西南流，注入漓水，称为平乐水。

往南流过苍梧荔浦县，

瀨水发源于荔浦县西北鲁山，往东流经荔浦县西，与濡水汇合。濡水发源于永丰县西北的濡山，往东南流经县西，又往东南流入荔浦县，注入瀨溪，瀨溪又注入漓水。漓水上流有关口。漓水又南流，左边汇合灵溪水口。溪水发源于临贺富川县北面的符灵冈，往南流经县东，又往南注入漓水。

又往南流到广信县注入郁水。

溱水发源于桂阳郡临武县南边，绕城向西北转弯，往东流，

溱水发源于临武县西南，往北流经县西，然后往北与武溪汇合。《山海经》说：肄水发源于临武西南，往东南流，注入大海。溱水进入番禺西部，肄水就是溱水的别名。武溪水发源于临武县西北的桐柏山，往东南流，在右边与溱水汇合，往东南乱流，经过临武县西边，称为武溪。临武县城濒临溪东，因此名为临武县，王莽改名为大武。武溪又往东南流，左边汇合了黄岑溪水。溪水发源于郴县黄岑山，往西南流，在右边与武溪水汇合。武溪水又往南流入重山，山名蓝豪，方圆五百里，都在曲江县境内。山上悬崖削壁险阻难行；山岭的巉岩高入云天，密林繁枝交错，绿荫如云，荫天蔽日，称为泷中。瀑布萦纡流泻，激起崩裂的浪花，声震山谷，称为泷水。

往东流，到曲江县安聂邑东边，折向西南流，

泷水继续南流出峡，峡口叫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是南海都尉任嚣所筑。任嚣死后，尉佗从龙川开始进驻于此。东岸有任将军庙。泷水又往南流与泠水汇合。泠水发源于东面的泠君山，此山雄伟高峻，独出群峰之上。晋太元十八年(393)，山崩塌了十余丈，于是形成悬崖飞瀑，水流倾泻入深壑，滔滔滚滚地奔向泷水。泷水又在右边汇合林水。林水发源于曲江县东北面的洹山。王歆之《始兴记》说：林水的源头有个石洞，在洞前的巨石上，排着十只坛子，坛内全是银饼。伐木砍柴的人碰到时是拿不得的，拿了一定会昏迷心闷。晋太元(376～396)初，封驱之有个仆人暗里偷了三枚银饼回来，打开一看，却是一条大蛇，把他活活咬死。《湘州记》说：那天晚上，封驱之梦见神对他说：你的奴仆不检点，偷了三枚银饼。当日将他处决示众，银子就留给你作为赔偿。他醒来去看，只见仆人已死，银子还在那边。林水从源头往西流，注入泷水。泷水又与云水汇合。云水发源于县北汤泉，汤泉水源在不断沸涌，上面飘浮着一股浓厚的云气；如果投下腥味的东西，一会儿就会热起来。泉水中常有红色的小鱼游来游去，却烫不伤。云水往西北流，与泷水汇合。还有一条藉水，上流承接沧海水，有岛屿。此水接纳了许多支流，往西北注入泷水。泷水又往南流经灵鹫山。此山原名虎郡山，又叫虎市山。因为常常有猛虎为害。晋义熙年间(405～418)，有个名叫律的僧人在岩边修建了一座房子，于是猛虎绝迹。这大概是由于律的仁慈感化所致吧。因此改名灵鹫山。泷水又往南流经曲江县东边，据说从前县名叫曲红，曲红是山名，就是东边那座相连的山冈。泷中有碑，碑文说：从瀑亭到曲红，按《地理志》，曲红是旧县，王莽名为除虏，是始兴郡的治所。魏文帝咸熙二年(265)，孙皓划分桂 阳郡南部另设始兴郡。曲江县东傍泷溪，号为北泷水；水的左岸就是东溪口。溪水发源于始兴东边江州南康县边界的石阎山，往西流与连水汇合。连水发源于南康县凉热山的连溪，凉热山就是大庾岭，是

五岭最东的一座，所以叫东峤山。这是转装货物的埠头，下流航道称为涟溪。涟水南流，注入东溪，汇流处称为涟口。东溪，庾仲初称为大庾峤水，又名东江，又叫始兴水。又往西流，有邪阶水注入。邪阶水发源于南康县东南的邪阶山，还有另一个源头，叫巢头。层沓的山岭约束住急流，浪涛滚滚，两个源头并泻而下，汇合成为一水。水边有鼻天子城，但鼻天子是何许人，却从未听说过。邪阶水又往西北流，注入东江。江水又往西流经始兴县南边；又往西流入曲江县，有邸水注入。邸水发源于浮岳山，这座山只要在一处踏一下，百余步内都会摇动，就像浮在水上一样，所以叫浮岳山。邸水南流注入东江。东江又往西流，与利水汇合。利水发源于曲江县的韶石北山，往南流经韶石脚下。石山高百仞，方圆五里，有两座巨石大小相近，相隔一里，遥相对峙，就如石阙，名叫韶石。据老人们说，从前有两个仙人，各分一石，在那里栖息，此后十二年间，年年连续丰收。利水又往南流经灵石脚下。灵石又名逃石，高三十丈，方圆五百丈。老人相传，巨石本来在桂林武城县，夜间霹雳一声，巨石就移到这里来了。武城人来了，见到巨石，惊呼道：岩石竟逃到这里来了！因此名为逃石。又因岩石有灵，竟能迁徙，又名灵石。岩头高处，临江耸峙如壁，色彩斑斓就像绘画一般。急流冲激着岩石，不绝地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商旅船舶行经这里，都留下不走了，赏玩不已。利水往南注入东江，东江又往西注入北江，汇流处叫东江口。溱水从这里起有始兴大庾之名，往南流入浈阳县。

经过浈阳县，出了洭浦关，与桂水汇合，

溱水往南流经浈阳县西边，这是汉时的旧县址，就是王莽的綦武。县东有浈石山，方圆三十里，在大江北岸昂起雄峰，在长河边上扎下深基。山南有岩洞，是渔人休息的地方。从前几度有人想在山北开一条路，通到郡城，可是立即就有大蛇当路，因而都没有开成。所以现在行人必须在岩洞前乘船前往。溱水又往西

南流经皋口、太尉二山之间，称为湞阳峡；两岸石壁陡峭，高耸遮天，景色非常秀丽。从前曾凿石架设阁桥，把两岸连接起来，抵御徐道覆的进攻。溱水出了山峡，左边有湞水注入。湞水发源于南海龙川县，往西流经湞阳县南边，向右注入溱水，所以应劭说：湞水西流注入溱水。溱水又往西南流，有洭水注入。《山海经》说：湟水发源于桂阳西北山间，往东南注入肄水，流入敦浦西，就指这条水。溱水又往西南流经中宿县，汇合了一里水，那里地势险隘，名为观歧。连绵的山峰纵横交错。陡峭的危崖耸峙如壁。下有神庙，倚山面水，殿宇空寂肃穆，庙前的洲渚中攒聚着一堆巉岩，零乱地屹立于江心。洪水接连而来，奔腾怒号，水上漂来的木材，到了这里必定下沉，而且再也不会浮起来，人们都以为是水神河伯收去了。晋时县人有使者到洛阳，办好了事将要回去了，忽然有人托他带信，说：我家在观歧前，就是岩石间有藤垂下的地方。你只要敲一敲野藤，自然会有人来拿的。使者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有两人出来，接过了信，并邀请他到水府去，衣裳却一点也不沾湿。这话似乎不近情理，但天地之间无奇不有，周穆王西游与河神论宝就是一例。照此推想起来，这也是相类似的事了。溱水又往西南流经中宿县南边，这是吴孙皓把四会北乡划分出来设立的。

南流注入大海。

溱水又往南流注入郁水，然后流入大海。

水经注卷三十九

洭水	深水	钟水	耒水
洣水	漉水	浏水	溳水
赣水	庐江水		

【题解】

卷三十九记载了十条河流。其中洭水属于今珠江水系，赣水属于古彭蠡(今鄱阳湖)水系，庐江水并无其水。其余深、钟、耒、洣、漉、浏、溳七水，都是湘水的支流。

洭水即今广东省西北部的连江，在今连江口注入北江。

深水即今潇水，钟水即今舂陵水，耒水今仍称耒水，洣水今仍称洣水，漉水是经文的称谓，注文已经指出："(醴陵)县南临渌水，水出安城乡翁陵山。余谓漉、渌声相近，后人藉便以渌为称。"至今仍称渌水。浏水即今浏阳河。

溳水是《水经注》湘水支流中尚可讨论的河流。经文在此卷中提出了："溳水出豫章艾县，西过长沙罗县西，又西到累石山入于湘水。"注文对此无所发挥。按经文所说查索，溳水很可能就是今汨罗江。但在卷三十八《湘水》篇中，经文已有"(湘水)又北过罗县西，溳水从东来流注"一句。在这句经文之下，注文长达八百字左右，其中提到："湘水又北迳白沙戍西，又北，右会东町口，溳水也。湘水又左合决湖口，水出西陂，东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从这条注文

来看，似乎今汨罗江（汨水）在湏水之北。但注文最后又说："汨水又西迳汨罗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罗汭矣，世谓之汨罗口。湘水又北，枝分北出，迳汨罗戍西，又迳磊石山东，又北迳磊石戍西，谓之苟导泾矣，而北合湘水。"这里，注文的磊石山，其实就卷三十九《湏水》篇中经文和注文都提及的累石山。所以这样看来，湏水很可能就是汨罗江入湘时所分成的汊道。现在，由于洞庭湖和湘江下游的水道变迁，汨罗江已经径注洞庭湖，不再注湘水了。

赣水即今赣江，古今并无大变。

对于庐江水，《水经》只说了一句："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说明庐江水与卷四十的渐江水同源，都发源于三天子都。当然，流向完全不同，渐江水东流入海；而庐江水在彭泽县以西入江。郦道元在这条经文下写了一千五百字左右的注文，但除了引《山海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句外，绝不提及庐江水。而《山海经》彭泽与《水经》的彭泽县又大不相同，前者指今鄱阳湖，后者指三国吴彭泽县，位于今彭泽县西南、湖口县以东，即今鄱阳湖东北。在这一带，现在无法找到与《水经》相当的庐江水。杨守敬曾著《山海经·汉志·水经注庐江异同答问》(《晦明轩稿》上册)，认为庐江水即今安徽省的清弋江，实在牵强附会。郦道元在注文中对此水流路不着一字，说明他当时就不知道有此水。由于他足迹未到南方，无法否定，所以注文中实际上只写了一大篇庐山的风景和传说等，根本没有涉及这条河流。

【原文】

洭水出桂阳县卢聚，

水出桂阳县西北上骖山卢溪，为卢溪水，东南流迳桂阳县故城，谓之洭水。《地理志》曰：洭水出桂阳，南至四会是也。洭水又东南流，峤水注之。水出都峤之溪，溪水下

流，历峡南出，是峡谓之贞女峡。峡西岸高岩，名贞女山。山下际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状如女子，故名贞女峡。古来相传，有数女取螺于此，遇风雨昼晦，忽化为石。斯诚巨异，难以闻信。但启生石中，挚呱空桑，抑斯类矣。物之变化，宁以理求乎？溪水又合洭水 。洭水又东南入阳山县，右合涟口水。源出县西北百一十里石塘村，东南流，水侧有豫章木，本径可二丈，其株根犹存，伐之积载，而斧迹若新。羽族飞翔不息，其旁众枝，飞散远集，乡亦不测所如，惟见一枝，独在含洭水矣[①]。涟水东南流注于洭。洭水又东南流，而右与斟水合。水导源近出东岩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而注洭水。洭水又南迳阳山县故城西，耆旧传曰：往昔县长临县，辄迁擢超级，大史迳观，言势使然。掘断连冈，流血成川，城因倾阤，遂即倾败。阁下大鼓，飞上临武，乃之桂阳，追号圣鼓。自阳山达乎桂阳之武步驿，所至循圣鼓道也。其道如堑，迄于鼓城矣。洭水又迳阳山县南，县，故含洭县之桃乡，孙皓分立为县也。洭水又东南流也。

东南过含洭县，

应劭曰：洭水东北入沅。瓒注《汉书》，沅在武陵，去洭远，又隔湘水，不得入沅。洭水东南，左合翁水。水出东北利山湖，湖水广圆五里，洁逾凡水，西南流注于洭，谓之翁水口。口已下，东岸有圣鼓杖，即阳山之鼓杖也。横在川侧，虽冲波所激，未尝移动。百鸟翔鸣，莫有萃者。

船人上下以篙撞者，辄有疟疾。洭水又东南，左合陶水，水东出尧山。山盘纡数百里，有赭嵒迭起，冠以青林，与云霞乱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旧云：尧行宫所。陶水西迳县北，右注洭水。洭水又迳含洭县西。王歆《始兴记》曰：县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冈。咸康中，郡民张鲂为县，有善政，白鹿来游，故城及冈并即名焉。

南出洭浦关，为桂水。

关在中宿县，洭水出关，右合溱水，谓之洭口。《山海经》谓之湟水。徐广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阳，通四会，亦曰灌水也。汉武帝元鼎元年，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征南越，出桂阳，下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别名也。

深水出桂阳卢聚，

吕忱曰：深水一名邃水，导源卢溪，西入营水，乱流营波，同注湘津。许慎云：深水出桂阳南平县也。《经》书桂阳者，县本隶桂阳郡，后割属始兴。县有卢溪、卢聚山，在南平县之南、九疑山东也。

西北过零陵营道县南，又西北过营浦县南，又西北过泉陵县，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

水上有燕室丘，亦因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测，号曰龙渊。

钟水出桂阳南平县都山，北过其县东，又东北过宋渚亭，又北过钟亭，与灌水合。

都山，即都庞之峤，五岭之第三岭也。钟水即峤水也。庾

仲初曰：峤水南入始兴溱水，注于海。北入桂阳湘水，注于江是也。灌水，即桂水也。灌、桂声相近，故字随读变，《经》仍其非矣。桂水出桂阳县北界山，山壁高耸，三面特峻，石泉悬注，瀑布而下。北迳南平县而东北流屈钟亭，右会钟水，通为桂水也。故应劭曰：桂水出桂阳，东北入湘。

又北过魏宁县之东，

魏宁，故阳安也。晋太康元年改曰晋宁。县在桂阳郡东百二十里。县南、西二面，阻带清溪，桂水无出县东理。盖县邑流移，今古不同故也。

又北入于湘。

耒水出桂阳郴县南山，

耒水发源出汝城县东乌龙白骑山，西北流迳其县北，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濑，各数百步，浚流奔急，竹节相次，亦为行旅溯涉之艰难也。又西北迳晋宁县北，又西，左合清溪水口。水出县东黄皮山，西南流历县南，又西北注于耒水。汝城县在郡东三百余里，山又在县东，耒水无出南山理也。

又北过其县之西，

县有渌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酝于山下，名曰程酒，献同酃也。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黄水东北流。按盛弘之云：众山水出注于大溪，号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干，俗亦谓之为

贪泉，饮者辄冒于财贿，同于广州石门贪流矣。廉介为二千石，则不饮之。昔吴隐之挹而不乱，贪岂谓能渝其贞乎？盖亦恶其名也。刘澄之谓为一涯溪，通四会，殊为孟浪而不悉也。庾仲初云：峤水南入始兴溱水，注海，即黄岑水入武溪者也。北水入桂阳湘水，注于大江，即是水也。右则千秋水注之。水出西南万岁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钟乳。山上悉生灵寿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侧民居，号万岁村。其水下合黄水，黄水又东北迳其县东，右合除泉水。水出县南湘陂村，村有圆水，广圆可二百步，一边暖，一边冷。冷处极清绿，浅则见石，深则见底。暖处水白且浊，玄素既殊，凉暖亦异，厥名除泉，其犹江乘之半汤泉也。水盛则泻黄溪，水耗则津径辍流。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汉高帝二年，分长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王莽更名南平，县曰宣风，项羽迁义帝所筑也。县南有义帝冢，内有石虎，因呼为白虎郡。《东观汉记》曰：茨充，字子河，为桂阳太守，民惰懒，少粗履，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今江南知织履，皆充之教也。黄溪东有马岭山，高六百余丈。广圆四十许里。汉末有郡民苏耽，栖游此山。《桂阳列仙传》云：耽，郴县人，少孤，养母至孝。言语虚无，时人谓之痴。常与众儿共牧牛，更直为帅，录牛无散。每至耽为帅，牛辄徘徊左右，不逐自还。众儿曰：汝直，牛何道不走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即面辞母云：受性应仙，当违供养。涕泗又说：年将大疫，死者略半，穿一井饮水，可得无恙。如是有哭

声甚哀[②]。后见耽，乘白马，还此山中，百姓为立坛祠，民安岁登，民因名为马岭山。黄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谓之郴口。耒水又西迳华山之阴，亦曰华石山，孤峰特耸，枕带双流，东则黄溪、耒水之交会也。耒水东流沿注，不得北过其县西也。两岸连山，石泉悬溜，行者辄徘徊留念，情不极已也。

又北过便县之西，

县，故惠帝封长沙王子吴浅为侯国，王莽之便屏也。县界有温泉水，在郴县之西北，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度此水冷，不能生苗，温水所溉，年可三登。其余波散流，入于耒水也。

又西北过耒阳县之东，

耒阳，旧县也，盖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亭。东傍耒水，水东肥南，有郡故城。县有溪水，东出侯计山，其水清澈，冬温夏冷。西流，谓之肥川。川之北有卢塘。塘池八顷，其深不测。有大鱼，常至五月，辄一奋跃，水涌数丈，波襄四陆，细鱼奔迸，随水登岸，不可胜计。又云：大鱼将欲鼓作，诸鱼皆浮聚。水侧注，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顺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

又北过酃县东，

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资以给酿，酒甚醇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湖边尚有酃县故治，西北去临承县十五里，从省隶[③]。《十三州志》曰：大别水南出耒阳

县太山，北至鄡县入湖也。

北入于湘。

耒水西北至临承县，而右注湘水，谓之耒口也。

洣水出茶陵县上乡，西北过其县西，

水出江州安成郡广兴县太平山，西北流，迳茶陵县之南。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长沙定王子节侯䜣之邑也。王莽更名声乡矣。洣水又屈而过其县，西北流注也。《地理志》谓之泥水者也。

又西北过攸县南，

攸水出东南安成郡安复县封侯山，西北流迳其县北。县北带攸溪，盖即溪以名县也。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长沙定王子则为攸舆侯，即《地理志》所谓攸县者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县，入于洣水也。

又西北过阴山县南，

县，本阳山县也，县东北犹有阳山故城，即长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言其势王，故堑山堙谷，改曰阴山县。县上有容水，自侯昙山下注洣水，谓之容口。水有大穴，容一百石，水出于此，因以名焉。洣水又西北迳其县东，又西迳历口，县有历水，下注洣，谓之历口。洣水又西北，与洋湖水会。水出县西北乐薮冈下洋湖，湖去冈七里，湖水下注洣，谓之洋湖口。洣水东北有峨山，县东北又有武阳、龙尾山，并仙者羽化之处。上有仙人及龙马迹，于其处得遗咏。虽神栖白云，属想芳流，藉念泉乡，遗咏在兹。览其余诵，依然息远，匪直邈想霞踪，爱其文咏可

念，故端牍抽札，以诠其咏。其略曰：登武阳，观乐薮，莪岭千蕤洋湖口，命蜚螭，驾白驹，临天水，心踟蹰，千载后，不知如。盖胜赏神乡，秀情超拔矣。

又西北入于湘。

漉水出醴陵县东漉山，西过其县南，

醴陵县，高后四年，封长沙相侯越为国。县南临渌水，水东出安城乡翁陵山。余谓漉、渌声相近，后人藉便以渌为称。虽翁陵名异，而即麓是同。

屈从县西，西北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浏水出临湘县东南浏阳县，西北过其县，东北与涝水合。

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禅山，导源西北流，迳其县南，县凭溪以即名也。又西北注于临湘县也。

西入于湘。

溳水出豫章艾县，

《春秋左氏传》曰：吴公子庆忌谏夫差，不纳，居于艾是也。王莽更名治翰。

西过长沙罗县西，

罗子自枝江徙此，世犹谓之为罗侯城也。溳水又西流，积而为陂，谓之町湖也。

又西至累石山，入于湘水。

累石山在北，亦谓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状，故俗人藉以名之。山在罗口北。溳水又在罗水南，流注于湘，谓之东町口者也。

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北过赣县东，

《山海经》曰：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注于江，入彭泽西也。班固称南野县，彭水所发，东入湖汉水。庾仲初谓大庾峤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赣县西南，而北入江。盖控引众流，总成一川，虽称谓有殊，言归一水矣。故《后汉·郡国志》曰：赣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为其地名。虽十川均流，而此源最远，故独受名焉。刘澄之曰：县东南有章水，西有贡水，县治二水之间。二水合赣字，因以名县焉。是为谬也。刘氏专以字说水，而不知远失其实矣。豫章水导源东北流，迳南野县北。赣川石阻，水急行难，倾波委注，六十余里。又北迳赣县东，县即南康郡治。晋太康五年，分庐江立。豫章水右会湖汉水，水出雩都县。导源西北流，迳金鸡石，其石孤竦临川，耆老云：时见金鸡出于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汉水又西北迳赣县东，西入豫章水也。

又西北过庐陵县西，

庐陵县，即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称，庐水西出长沙安成县。武帝元光六年，封长沙定王子刘苍为侯国，即王莽之用成也。吴宝鼎中立，以为安成郡。东至庐陵，入湖汉水也。

又东北过石阳县西，

汉和帝永平九年④，分庐陵立。汉献帝初平二年，吴长沙桓王立庐陵郡，治此。豫章水又迳其郡南，城中有井，其水色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炊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

又东北过汉平县南，又东北过新淦县西，

牵水西出宜春县，汉武帝元光六年，封长沙定王子刘成为侯国，王莽之脩晓也。牵水又东迳吴平县，旧汉平也。晋太康元年，改为吴平矣。牵水又东迳新淦县，即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豫章水。湖汉及赣并通称也。又淦水出其县下，注于赣水。

又北过南昌县西，

盱水出南城县，西北流迳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又有浊水注之，水出康乐县，故阳乐也。浊水又东迳望蔡县，县因汝南上蔡民萍居此土，晋太康元年，改为望蔡县。浊水又东迳建成县，汉武帝元光四年，封长沙定王子刘拾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多聚也。县出燃石，《异物志》曰：石色黄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则冷，灌之则热，如此无穷。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赍石以示张公。张公曰：此谓燃石。于是乃知其名。浊水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赣水又历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吴嘉禾中，太守长沙徐熙于墓隧种松。太守南阳谢景于墓侧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傍立思贤亭。松大合抱，亭世修治，至今谓之聘君亭也。赣水又北历南塘，塘之东有孺子宅，际湖南小洲上。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黄琼辟，不就。桓帝问尚书令陈蕃：徐稚、袁闳，谁为先后？蕃答称：袁生公族，不镂自雕；至于徐稚，杰出薄域，故宜为先。桓帝备礼征之，不至。太原郭林宗有母忧，稚往吊之，置生刍于庐前

而去。众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诗》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赣水又迳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赣水又北迳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王莽更名，县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刘歆云：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陈蕃为太守，署徐稚为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此即悬榻处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晋又名为豫章。城之南门曰松阳门，门内有樟树，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围，枝叶扶疏，垂荫数亩。应劭《汉官仪》曰：豫章，樟树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树尝中枯，逮晋永嘉中，一旦更茂，丰蔚如初，咸以为中宗之祥也。《礼·斗威仪》曰：君政讼平，豫樟常为生。太兴中，元皇果兴大业于南。故郭景纯《南郊赋》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以宣王祖为豫章故也。赣水北出，际西北，历度支步，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步，即水渚也。赣水又迳郡北，为津步，步有故守贾萌庙，萌与安侯张普争地，为普所害，即日灵见津渚，故民为立庙焉。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叠嶂四周，杳邃有趣。晋隆安末，沙门竺昙显建精舍于山南，僧徒自远而至者相继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旧说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风雨池，言山高濑激，激著树木，霏散远洒若雨。西有鸾冈，洪崖先生乘

鸾所憩泊也。冈西有鹄岭，云王子乔控鹄所迳过也。有二崖，号曰大萧、小萧，言萧史所游萃处也。雷次宗云：此乃系风捕影之论。据实本所未辩，聊记奇闻，以广井鱼之听矣。又按谢庄诗，庄常游豫章，观井赋诗。言鸾冈四周有水，谓之鸾陂。似非虚论矣。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南缘回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元中，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民居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水盛旱则闭之，内多则泄之。自是居民少患矣。赣水又东北迳王步，步侧有城，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郡东南二十余里，又有一城，号曰齐王城。筑道相通，盖其离宫也。赣水又北迳南昌左尉廨西，汉成帝时，九江梅福为南昌尉居此。后福一旦舍妻子，去九江，传云得仙。赣水又北迳龙沙西，沙甚洁白，高峻而阤，有龙形，连亘五里中，旧俗九月九日，升高处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砖，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赣水又迳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孙策所筑也。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赣水又北迳鄡阳县，王莽之豫章县也。余水注之。水东出余汗县，王莽名之曰治

干也。余水北至鄡阳县注赣水。赣水又与鄱水合。水出鄱阳县东，西迳其县南，武阳乡也。地有黄金采，王莽改曰乡亭。孙权以建安十五年，分为鄱阳郡。鄱水又西流注于赣。又有缭水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缭水东迳新吴县，汉中平中立。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水东北迳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别注，入于循水也。

又北过彭泽县西，

循水出艾县西，东北迳豫宁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循水又东北迳永循县，汉灵帝中平二年立。循水又东北注赣水，其水总纳十川，同臻一渎，俱注于彭蠡也。

北入于江。

大江南，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

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

《山海经》，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庐山赋·叙》曰：庐山，彭泽之山也，虽非五岳之数，穹隆嵯峨，实峻极之名山也。孙放《庐山赋》曰：寻阳郡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接平敞之原。《开山图》曰：山四方，周四百余里，叠鄣之岩万仞，怀灵抱异，苞诸仙迹。

《豫章旧志》曰：庐俗，字君孝，本姓匡，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于宫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远法师《庐山记》曰：殷、周之际，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游此山，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又按周景式曰：庐山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出周武王时，生而神灵，屡逃征聘，庐于此山，时人敬事之。俗后仙化，空庐犹存，弟子睹室悲哀，哭之旦暮，事同乌号。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故《豫章记》以庐为姓，因庐以氏，周氏、远师，或托庐慕为辞，假凭庐以托称。二证既违，二情互爽。按《山海经》创之大禹，记录远矣。故《海内东经》曰：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是曰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殊称，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又按张华《博物志·曹著传》，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庐山。后吴猛经过，山神迎猛。猛语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尽，不宜久居非据。猛又赠诗云：仰瞩列仙馆，俯察王神宅，旷载畅幽怀，倾盖付三益。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换转，理难详矣。吴猛，隐山得道者也。《寻阳记》曰：庐山上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杳然无底。吴猛将弟子登山，过此梁，见一翁坐桂树下，以玉杯承甘露浆与猛。又至一处，见数人为猛设玉膏。猛弟子窃一宝，欲以来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送宝还，手牵弟子，令闭眼

相引而过。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风采之贤，往者忘归矣。秦始皇、汉武帝及太史公司马迁，咸升其岩，望九江而眺钟、彭焉。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有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焉。水导双石之中，悬流飞瀑，近三百许步，下散漫十许步，上望之连天，若曳飞练于霄中矣。下有磐石，可坐数十人。冠军将军刘敬宣，每登陟焉。其水历涧，迳龙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门释慧远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峰隥险峻，人迹罕及。岭南有大道，顺山而下，有若画焉。传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岩上有宫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极于山峰；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余按《尔雅》云：大山曰宫。宫之为名，盖起于此，不必一由三宫也。山庙甚神，能分风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过必敬祀，而后得去。故曹毗咏云：分风为贰，擘流为两。昔吴郡太守张公直，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祠，婢指女戏妃像人。其妻夜梦致聘，怖而遽发，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惊惧，曰：爱一女而合门受祸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于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进。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复下己女于水中。将渡，遥见二女于岸侧。傍有一吏立曰：吾庐君主簿，敬君之义，悉还二女。故干宝书之于《感应》焉。山东有石镜，照水之所出。有一圆石，悬崖明净，照见人形。晨光初散，则延

曜入石，豪细必察，故名石镜焉。又有二泉常悬注，若白云带山。《庐山记》曰：白水在黄龙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飞湍林表，望若悬素。注处悉成巨井，其深不测。其水下入江渊。庐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缅然，与霄汉连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叹斯岳远，遂记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丈尺里数，今犹得刻石之号焉。湖中有落星石，周回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木。传曰：有星坠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为瓌异。上生林木，而飞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采，所未详也。耆旧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纪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岁月已久，莫能合辨之也。

【注释】

①“飞散远集”以下数句可能有脱误。

②上有脱文。朱谋玮《水经注笺》引《洞神传》：“母年百余岁终，乡人共葬之，闻山上，有人哭声，服除乃止。”译文按此意补上。

③上有脱文。据戴震考，是年“省鄠县入临承”。译文据此补上。

④永平为明帝年号，和帝年号为永元。此处错误待考。

【译文】

洭水发源于桂阳县的卢聚，

洭水发源于桂阳县西北上驿山的卢溪，叫卢溪水，往东南流经桂阳县老城，称为洭水。《地理志》说：洭水发源于桂阳，往南流到四会。洭水又往东南流，有峤水注入。峤水发源于都峤之溪，溪水下流，穿过山峡，从南边出峡，这条山峡叫贞女峡，峡西岸有

高岩，名为贞女山，山下有一块岩石，形状像一个女人，高七尺，所以叫贞女峡。据古来相传，有几个姑娘在这里捡螺蛳，遇上了暴风雨，白昼天昏地暗，姑娘们忽然都变成了石头。这实在是天大的奇闻，听来难以置信。但启在岩石中降生，挚在空心桑树中呱呱出世，或许也是类似的事。事物的变化很多，难道都是可按常理来解释的吗？溪水又与洭水汇合，洭水又往东南流入阳山县，右边在涟口汇合涟水。涟水的源头出自阳山县西北一百一十里的石塘村，往东南流，水边有豫章木，树根直经约二丈，至今株根还在，砍伐已经多年，但斧痕仍像新砍的一样。据说伐木时群鸟不停地绕树飞翔，树倒之后，众枝忽然远飞而去，也不知道落到哪里，以后只见到一枝，还孤零零地在含洭水上。涟水往东南流，注入洭水。洭水又往东南流，右边汇合了斟水。斟水的源头就在近处的东岩下，洞口如井，一日之中，泉水十次溢出，十次涸竭，就像潮汐一样准时，水流注入洭水。洭水又往南流经阳山县老城西边，老人们传说：从前县官一到县里来，就会越级升官，太史经过这里察看后，说是地势风水所造成的，就把相连的山冈掘断，于是流血成河，城也就倾斜崩毁，立即倒塌了，同时阁下的大鼓也飞上了临武，直到桂阳，以后称为圣鼓。从阳山通到桂阳武步驿的路，就是循着圣鼓的路径开成的。这条路好像壕沟一样，直到鼓城为止。洭水又流经阳山县南。阳山县就是原来含洭县的桃乡，孙皓把它分出另立为县。洭水又往东南流去。

往东南流过含洭县，

应劭说：洭水往东北流，注入沅水。薛瓒注《汉书》，说沅水在武陵，离洭水很远，又隔着湘水，是不可能注入沅水的。洭水往东南流，左边与翁水汇合。翁水发源于东北方的利山湖，湖水方圆五里，比一般的水要洁净得多，往西南流，注入洭水，汇流处称为翁水口。翁水口下流，东岸有圣鼓杖，就是阳山之鼓的鼓杖，横搁在川流旁边，虽然受到水浪的冲击，但却丝毫没有移动。百鸟在

这里飞鸣，却并不聚集于杖上。船夫撑船往来经过这里，如用篙去戳杖，就会得疟疾。洭水又往东南流，在左边汇合了陶水。陶水发源于东面的尧山。尧山盘曲绵延数百里，山上有赭红色的岩石层叠而起，岩顶林木青葱，相映艳如朝霞。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缓的丘陵，还有大堂遗址。据老人相传，这是尧行宫的所在地。陶水往西流经县北，向右边注入洭水。洭水又流经含洭县西边。王歆《始兴记》说：县里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冈。咸康年间（335～342），郡人张鲂当县令，有利民的政绩，于是白鹿来游，城和山冈都因而得名了。

往南流出洭浦关，叫桂水。

洭浦关在中宿县，洭水流出洭浦关，在右边与溱水汇合，汇流处叫洭口。《山海经》称为湟水。徐广说：湟水又名洭水，发源于桂阳，通四会，也叫灌水。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远征越南，出桂阳，下湟水，就是这条水。桂水是别名。

深水发源于桂阳卢聚，

吕忱说：深水又名邃水，发源于卢溪，西流注入营水，与营水乱流一同注入湘水。许慎说：深水发源于桂阳南平县。《水经》之所以说桂阳，是因为南平县本来隶属于桂阳郡，后来才划给始兴郡的缘故。县里有卢溪、卢聚山，在南平县以南、九疑山以东。

往西北流过零陵郡营道县南边，又往西北流过营浦县南边，又往西北流过泉陵县，往西北流了七里到燕室，斜流入湘水。

深水上有燕室丘，也就用以作为聚落名了。燕室丘下水深不可测，号称龙渊。

钟水发源于桂阳郡南平县都山，往北流过县东，又往东北流过宋渚亭，又往北流过钟亭，与灌水汇合。

都山就是都庞之峤，是五岭中的第三岭。钟水就是峤水。庾仲初说：峤水往南流入始兴溱水，注入大海。另一条往北流入桂阳湘水，注入大江。灌水就是桂水，灌、桂读音相近，所以字也跟

读音而变,《水经》也就跟着错了。桂水发源于桂阳县北界山,山上崖壁高耸,三面异常峻峭,山石间的泉水奔泻而下,成为瀑布。往北流经南平县,然后往东北流到钟亭,在右边与钟水汇合,通称桂水。所以应劭说:桂水发源于桂阳,往东北注入湘水。

又往北流经魏宁县东边,

魏宁就是旧时的阳安,晋太康元年(280)改名晋宁。魏宁在桂阳郡东一百二十里,清溪绕过县城南面和西面,因此桂水决无从县东流出去的道理。这大概是因为县城迁移,古今地点不同的缘故。

又往北注入湘水。

耒水发源于桂阳郡郴县的南山,

耒水发源于汝城县东边的乌龙白骑山,往西北流经该县北边,又往西流三十里,其间有十四处礁滩,各长数百步,又深又急的水流,与礁滩如竹节相间,旅人逆水行舟或涉水渡河,都有很大的困难。耒水又往西北流经晋宁县北边,又往西流,左边汇合清溪水于清溪水口。清溪水发源于县东黄皮山,往西南流经县南,又往西北注入耒水。汝城县在桂阳郡城东三百余里,山又在县东,耒水决无发源于南山的道理。

又往北流过县西,

郴县有渌水,发源于县东侠公山,往西北流,然后向南转弯注入耒水,称为程乡溪。桂阳郡设置酒官,在山下酿酒,称为程酒,也同酃酒一样,是用来进贡的。耒水又往西流,有黄水注入,黄水发源于县西的黄岑山;山有骑田之峤,是五岭中的第二岭。黄水往东北流,盛弘之说:从诸山流出的水,注入大溪,名为横流溪。溪水很小,但冬夏不涸,民间也称之为贪泉,喝了这水,就会变得贪财,同广州石门的贪流一样。清廉的太守是不喝这水的。从前吴隐之饮了贪泉,却并未受到诱惑,贪泉难道能改变他的清节吗?不饮这水,大概也是因为讨厌它的名字之故吧。刘澄之说

是同一条溪，通四会，实在太轻率无知了。庾仲初说：峤水往南流入始兴溱水，注入大海，这就是注入武溪的黄岑水；北水汇合桂阳湘水，注入大江，就是这条水。右边有千秋水注入，千秋水发源于西南的万岁山。山上有岩洞，洞中有钟乳，山上长遍灵寿木，溪的下流就是千秋水。水边的居民点叫万岁村。此水下流与黄水汇合。黄水又往东北流经县东，右边汇合了除泉水。除泉水发源于县南的湘陂村，村中有圆水，方圆约二百步，一边水暖，一边水冷。冷处极其澄清，水色翠绿，浅的地方看得到石子，深的地方看得到底；暖处水色乳白而浑浊。水色既不相同，冷暖也是互异，名为除泉，正如江乘的半汤泉一般。水大时流泻入黄溪，水小时就会断流。郴县是旧县，桂阳郡治所就在这里。桂阳郡是汉高帝二年(前 205)，从长沙郡分出来的。《地理志》说：桂水发源在这里，因此称为桂阳。王莽改郡名为南平，县名为宣风，城是项羽迁义帝时所筑。县南有义帝墓，内有石虎，因此叫白虎郡。《东观汉记》说：茨充字子河，他当桂阳太守时，看到老百姓很懒惰，连粗劣的鞋子也很少穿，脚上常有破伤，于是就教他们做鞋子。现在江南知道做鞋都是茨充教会的。黄溪东有马岭山，高六百余丈，方圆约四十里。汉末郡里有个叫苏耽的人，曾在这座山上居住和遨游。《桂阳列仙传》说：苏耽，郴县人，小时父亲就死了，他奉养母亲极其孝顺，但说的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事，人们都说他是个傻子。他常常和孩子们一起放牛，大家轮流看管，把牛群赶到一起，以免散失。每次轮到苏耽值班时，牛就只在近傍走动，不必去赶，都会自行返回的。孩子们问：你值班时，牛为什么不走开呢？苏耽说：这一点你们是不知道的。他就辞别母亲，说：我生性应当成仙，不能再供养你了。又流着泪说：今年将有一场大疫病，人要死掉一半。凿一口井饮水，可以不得病。苏耽母亲去世安葬后，人们听到山上有哭声很是悲哀。后来看到苏耽骑着一匹白马回到山中，百姓为他立祠，于是人民安宁，年成丰熟，因此把山叫做马

岭山。黄水又往北流，注入耒水，汇流处称为郴口。耒水又往西流经华山北面。华山也叫华石山，孤峰屹然高耸，山旁有两条溪水流过，东边是黄溪与耒水的汇合处。耒水一路向东奔流，是不可能往北流经县西的。两岸山峦连绵起伏，山岩间悬挂着下泻的流泉，行人到这里就会盘桓不去，流连忘返。

又往北流过便县西边，

便县，从前惠帝曾封给长沙王的儿子吴浅，立为侯国。也就是王莽的便屏。便县边界上有温泉水，在郴县西北，两岸有田数千亩，全都靠此水灌溉。常常在十二月下种，次年三月稻子成熟；过了这里，水都是冷的，就不能长稻苗。温水灌溉得到的地方，每年三熟。灌溉剩余下来的水，就散流注入耒水。

又往西北流过耒阳县东边，

耒阳是旧县，是按水命名的。王莽改名为南平亭。县城东濒耒水。在耒水以东、肥川以南，有一座老郡城。耒阳县有一条溪水，发源于东方的侯计山，水很清澈，冬温夏冷；往西流叫肥川。肥川北面有卢塘，面积八顷，深不可测，塘里有大鱼，到了五月间，鱼就在水面腾跃，激起水浪上涌数丈，向四面岸上横溢，小鱼纷纷逃散，随水被冲到岸上的多得数不清。又说：大鱼将要鼓动水浪时，鱼群就浮上水面，聚集在一起。肥川从旁流过注入耒水，耒水往西北流过蔡洲，蔡洲西边就是蔡伦的故居，旁有蔡子池。蔡伦是汉时的太监，顺帝时，蔡伦用破鱼网捣烂造纸，以代替竹简和帛。造纸就是蔡伦创始的。

又往北流过酃县东边，

酃县有酃湖，湖中有个沙洲，洲上居民就用湖水来酿酒，这种酒味极醇美，称为酃酒，每年常用来进贡。湖边还有酃县老县城，西北距临承县十五里。太元二十年(395)，撤废酃县，并入临承。《十三州志》说：大别水发源于南方耒阳县的太山，北流到酃县注入酃湖。

往北注入湘水。

耒水往西北流，到了临承县，在右边注入湘水，汇流处叫耒口。

洣水发源于荼陵县的上乡，往西北流过县西，

洣水发源于江州安成郡广兴县的太平山，往西北流经荼陵县南边。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把荼陵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节侯䜣作为食邑；王莽改名为声乡。洣水又转弯流过县城，然后往西北流去。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泥水。

又往西北流过攸县南边，

攸水发源于东南方安成郡安复县的封侯山，往西北流经县北。攸县北面有修溪流过，攸县就是按溪来命名的。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封长沙定王的儿子则为攸舆侯，就是《地理志》里所说的攸县。攸水又往西南流入荼陵县，注入洣水。

又往西北流过阴山县南边，

阴山县本来是阳山县。该县东北还有阳山老城，就是长沙孝王的儿子宗的食邑。据说这里的地势有王气，所以掘山填谷，并改名为阴山县。县里有容水，从侯昙山注入洣水，汇流处叫容口。源头有个大湖，容得下一百石，因为水发源在这里，所以名为容水。洣水又往西北流经县东；又往西流经历口。县里有历水，注入洣水，汇流处叫历口。洣水又往西北流，与洋湖水汇合。洋湖水出自阴山县西北乐薮冈底下的洋湖，洋湖离冈七里，湖水往下注入洣水，汇流处叫洋湖口。洣水往东北流，有峨山；县城东北有武阳山和龙尾山，都是修仙学道的人飞升的地方。山上有仙人和龙马的足迹，在那里还发现他们留下的诗歌。他们的神灵虽然栖息于白云之上，心情向往着灵山秀水，但仍然怀念着故乡，在这里留下吟咏。读他们的诗歌，可以感到他们依然心在远处。我不止是遥想他们驾着祥云来往的踪迹，还喜爱他们的歌辞朗朗上口，所以拿了纸笔抄录下来。歌辞大略是：登上武阳山，眺望着乐

薮，莪岭千花竞发在洋湖口。驱着蜚螭，驾着白驹，飞临蓝天碧水，不禁心里踌躇。千年万代后，世事茫茫，不知何如。仙人游赏这迷人的神乡，他们高雅的感情真是超凡绝俗的了。

又往西北注入湘水。

漉水发源于澧陵县东边的漉山，往西流过县南，

醴陵县，于高后四年(前184)封给长沙相侯越为封国。县城南濒渌水，水源出自东方安城乡的翁陵山。我想漉、渌二字读音相近，后人为图方便，就以渌字为名了。虽然翁陵一名相异，但靠近山麓却是相同的。

转弯从县西往西北流，到了漉浦，注入湘水。

浏水发源于临湘县东南的浏阳县，往西北流过该县，往东北与劳水汇合。

浏水发源于浏阳县东边江州豫章县的首禅山，发源后往西北流，经过浏阳县南，该县就是因溪而得名的。又往西北流向临湘县。

往西流注入湘水。

瀖水发源于豫章艾县，

《春秋左氏传》说：吴公子庆忌向夫差进谏，夫差不听，于是庆忌就住到艾去。王莽改名为治翰。

往西流过长沙罗县西边，

罗子从枝江迁移到这里，世人至今还把它称为罗侯城。瀖水又往西流，积水成为陂塘，叫町湖。

又往西流到累石山，注入湘水。

累石山在北，也叫五木山，山形方而尖，像是五颗骰子，所以俗人就用以作山名。山在罗口北边。瀖水又在罗水南边，流注于湖水，汇流处叫东町口。

赣水发源于豫章郡南野县西边，往北流过赣县东边，

《山海经》说：赣水发源于聂都山，往东北流，注入江水，流入

彭泽县西部。班固说：南野县，彭水发源在这里，东流注入湖汉水。庾仲初说：大庾峤水往北流入豫章，注入江水。《地理志》说：豫章水发源于赣县西南，北流入江，它接纳了许多支流，合成一条大川。以上诸说中虽然名称不同，但说的都是同一条水。所以《后汉书·郡国志》说：赣县有豫章水。雷次宗说：豫章似乎就是以这条水为地名的。虽然水有十条，流量差不多一样大，但以赣水源流最远，所以唯独此水得名。刘澄之说：赣县东南有章水，西有贡水，县治在两水之间，两字相合，成为赣字，因此就作为县名了。这说法很荒唐。刘氏专门以字来释水，不知道这一来便远远失实了。豫章水发源后往东北流，经过南野县北边，赣水因乱石梗阻，水流湍急，行船困难，滚滚的波涛一泻六十里。又往北流经赣县东边，南康郡的治所就设在县城中。南康郡是晋太康五年(284)从庐江郡分出来的。豫章水在右边汇合了湖汉水。湖汉水发源于雩都县，往西北流经金鸡石。这块巨石独自临江耸峙着，据老人们说：时常见有金鸡出现于石上，所以取名金鸡石。湖汉水又往西北流经赣县东边，往西注入豫章水。

又往西北流经庐陵县西边，

庐陵县就是王莽的桓亭。《十三州志》说：庐水发源于西方的长沙郡安成县。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把安成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刘苍，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用成。吴宝鼎年间(266～269)设立为安成郡，庐水东流，到庐陵注入湖汉水。

又往东北流过石阳县西边，

石阳县，是汉和帝永平九年，从庐陵分出来的。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吴长沙桓王设立庐陵郡，治所就在这里。豫章水又流经郡南，城中有井，井水颜色半清半黄，黄的像灰汁，汲水煮粥，就成金色，非常芳香。

又往东北流过汉平县南边，又往东北流过新淦县西边，

牵水发源于西方的宜春县。汉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把

宜春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刘成，立为侯国，就是王莽的脩晓。牵水又往东流经吴平县，就是旧时的汉平；晋太康元年(280)改为吴平。牵水又往东流经新淦县——就是王莽的偶亭——注入豫章水。湖汉水和赣水都是通称。此外，还有淦水发源于县中，注入赣水。

又往北流过南昌县西边，

盱水发源于南城县，往西北流经南昌县南边，西流注入赣水。又有浊水注入。浊水发源于康乐县，就是旧时的阳乐。浊水又往东流经望蔡县。因为汝南上蔡的人民流寓在这里，所以在晋太康元年(280)改为望蔡县。浊水又往东流经建成县，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将这地方封给长沙定王的儿子刘拾，立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多聚。该县出产燃石，《异物志》说：燃石呈黄白色，质地疏松，浇水就会发热，把锅子搁在上面，就可以把东西烧熟。放着不动它就冷，浇水就热，可以无穷无尽地用下去。元康年间(291～299)，雷孔章去洛阳，带了这种石头给张公看。张公说：这叫燃石，这才知道这种石头的名称。浊水又往东流到南昌县，往东流入赣水。赣水又流经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吴嘉禾年间(232～238)，太守长沙人徐熙在墓道旁植松，太守南阳谢景在墓旁立碑。永安年间(304)，太守梁郡人夏侯嵩在碑旁造思贤亭。松树大可合抱，亭子世代修缮，现在称为聘君亭。赣水又往北流经南塘，塘东有孺子故居，在湖南小洲边。孺子名稚，南昌人，品格高尚，不肯做官；太尉黄琼征召他，他不去。桓帝问尚书令陈蕃：徐稚、袁闳二人，论排行谁该居先？谁该在后？陈蕃答道：袁生是公子，不必别人抬举，自己早已出人头地了；至于徐稚，是在穷乡僻壤脱颖而出的，所以排行应当居先。桓帝准备了礼品征召他，他不肯去。太原郭林宗母亲去世，徐稚去悼吊，在墓前放了一束新割的青草后离去，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郭林宗说：那一定是孺子了。《诗》说：青草一束，其人如玉。我没有这么高

的德望可以当得起呀！徐稚到七十二岁去世。赣水又流经谷鹿洲，就是蓼子洲。过去是建造大船的地方。赣水又往北流经南昌县老城西边，南昌县在《春秋》中属楚国，令尹子荡出兵就是这地方。秦时作为庐江郡的南部都尉治，汉高祖六年(前 201)才派陈婴去平定豫章，设置南昌县，郡治也在这里，城就是陈婴筑的。王莽改名，县称宜善，郡名九江。刘歆说：湖汉等九水注入彭蠡，所以叫九江。陈蕃做太守，任徐稚为功曹，陈蕃在郡里从不接待宾客，只有徐稚来，才特地为他摆了一张坐榻，他去后就挂起来，这里就是悬榻的地方。建安年间(196～220)，改名西安，晋时又名豫章。豫章城的南门叫松阳门，门内有樟树，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围，枝叶扶疏，树荫掩蔽的地面广达数亩。应劭《汉官仪》说：豫章有樟树生在庭院中，所以作为郡名。此树一度曾经枯凋，到晋永嘉年间(307～313)忽又茂盛起来，枝叶繁茂犹如当年，人们都以为是中宗的吉祥征兆。《礼·斗威仪》说：君王政治修明，诉讼平息，豫樟就常常盛长。太兴年间(318～321)，元帝果然在南方振兴起大业。所以郭景纯《南郊赋》说：在祖先的城邑里，凋萎了的樟树又长出一片绿荫。这是因为宣帝的祖先来自豫章之故。赣水往北流，在郡城西北流过度支步，这是晋度支校尉设立官署的地方，步，就是水边。赣水又流经郡北的渡头，渡头上有从前的郡守贾萌的祠庙。贾萌与安侯张普争地盘，被张普谋害，当日鬼魂在渡头水边显灵。所以百姓为他立庙，赣水西岸有巨石，叫石头，是渡头的所在地。西行二十里，有散原山，四周峰峦层沓，山深谷远，别有幽趣。晋隆安(397～401)末年，僧人竺昙显在山南修建寺院，僧徒从远方来这里的络绎不绝。西北六七里处有洪井，上有瀑布，飞泻直下，注入井中，深不可测。旧时传说这是仙人洪崖先生的井。往北五六里有风雨池，说是因山高滩急，飞流冲激到树木，水花就飘散远洒，像下雨一样。西边有鸾冈，是洪崖先生骑鸾停下休息的地方。山冈西有鹄岭，传说是仙人王子乔驾鹄经过

的地方。有两座石崖，称为大萧、小萧，传说是萧史游憩的地方。雷次宗说：这都是捕风捉影的话。我本来就没有对那些事迹作过鉴别，只是聊以记下奇闻异事，以增广见闻罢了。谢庄常游豫章，见过此井，又写过诗。按他的诗，说鸾冈四周有水，叫鸾陂，好像这些说法又不是毫无根据的。东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面与城相平，南面弯弯曲曲，通到南塘，此湖本来与章江相通，湖水的涨落与江水相同。汉永元年间(89～105)，太守张躬筑塘以通南路，同时又拦截章江的水，使江水无论冬夏都不增不减。水极清深，鱼极肥美，但每到夏天，江水从塘上泛滥四溢，村庄居民常遭水灾。到了宋景平元年(423)，太守蔡君在西边筑堤，在塘上开了水闸，天旱时关闭闸门，水大就开闸排泄，从此以后，居民很少再遭受水灾了。赣水又往东北流过王步，旁边有城，据说孙奋做齐王镇守这里时，筑了这座城。现在称为王步(埠头)，因为这是齐王水边的埠头。郡城东南二十余里还有一座城，称为齐王城，筑路相通，这是齐王的行宫。赣水又往北流经南昌左尉官署西边。汉成帝时，九江梅福当南昌尉，曾住在这里。后来一天梅福抛下妻子儿女去到九江，传说他成仙了。赣水又往北流经龙沙西边，沙很洁白，堆成沙丘，高峻倾斜，连绵长达五里，形状像龙，照老风俗，这是九月九日登高的地方。从前有人在这里沙地中找到一座古墓，砖上刻的字说：西面离江七里半，用箸草占，说吉利；用龟甲卜，说不祥。现在墓就将没入水中了，真所谓筮短龟长了。赣水又流经椒丘城下，这座城是建安四年(199)孙策所筑。赣水又流经钓圻粮仓下，这里原是度支校尉的治所，太尉陶侃曾迁到这里来。从前夏天时粮仓前的洲渚被水淹没，离水边较远。景平元年(423)，豫章校尉借助运米的人力，在渚旁用石头结集成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以容纳数十只船。赣水又往北流经鄡阳县——就是王莽的豫章县——有余水注入。余水发源于东方的余汗县，王莽称为治干。余水往北流到鄡阳县，注入赣水。赣水又与鄱水

汇合。鄱水发源于鄱阳县东边，往西流经县南，就是武阳乡。那地方有个黄金采，王莽改名为乡亭。建安十五年(210)，孙权把豫章分开另立鄱阳郡。鄱水又往西流注入赣水。又有缭水注入。缭水源出建昌县，该县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把海昏分开而设立的。缭水往东流经新吴县，该县是汉中平年间(184～189)所立。缭水又流经海昏县——王莽改名为宜生——叫上赣水，又叫海昏江，分为两条。县东渡头上有个亭子，是过渡的要道。水向东北流经昌邑城，往东从豫章流入大江，汇流处叫慨口。从前汉昌邑王封于海昏，每次在江上泛舟东望，就满怀愤慨而回，因此世人称为慨口。一条水分支流到别处，注入循水。

又往北流过彭泽县西边，

循水发源于艾县西边，往东北流经豫宁县，豫宁就是旧时的西安，晋太康元年(280)改为今名。循水又往东北流经永循县，该县是汉灵帝中平二年(185)所立。循水又往东北流，注入赣水，赣水把十条水全都接纳了过来，合成一条大河，注入彭蠡泽。

往北注入大江。

大江以南，赣水接纳了各大川，东西四十里间，澄碧的潭水向远处伸展，成为一片汪洋，绿波明净如玉，汇注于江水。

庐江水发源于三天子都，往北流过彭泽县西，往北注入江水。

按《山海经》，三天子都又称天子鄣。王彪之《庐山赋·叙》说：庐山，就是彭泽之山，虽然不在五岳之内，但峰峦嵯峨，上接苍穹，实在也是极其高峻的名山。孙放《庐山赋》说：寻阳郡南有庐山，是九江的主峰，此山俯临彭蠡的大泽，邻接平旷的原野。《开山图》说：庐山伸展向四方，周围四百余里，层峦叠嶂，山岩高达万仞，其间藏着许多灵异的事物，留着许多仙人的遗迹。《豫章旧志》说：庐俗，字君孝，本姓匡，他的父亲东野王与鄱阳县令吴芮为辅佐汉室平定天下而死。汉封庐俗于鄡阳，名为越庐君。庐俗兄弟七人，都喜好道术，就在宫亭山上修炼，所以世人称为庐

山。汉武帝南巡时看到此山，觉得有点神灵，就封庐俗为大明公。远法师的《庐山记》说：殷、周之交，匡俗先生从仙人接受了道术，同游此山，当时人们以为他所栖止的地方是神仙的庐舍，因而就作为山名。又按周景式说：庐山匡俗，字子孝，本来是东里子，出自周武王时，因他生来就有神灵之性，屡次逃避朝廷的征聘，在这山上建庐而居，当时人们都很敬仰他，奉他为师。匡俗后来升仙了，只留一间空屋，弟子看到他的居室都很悲哀，早晚号哭，就像黄帝登仙时小臣们抱着他的乌号弓哀哭一般。世人称他为庐君，山就因而取名为庐山了。这些都是民间的口头传说，并非确实可信的记载。所以《豫章记》以庐为姓，照庐字来命名，周氏和远师或者是仰慕庐山，就编造了这些话，借庐俗作为假托。这两条记载既相矛盾，两件事情又互不一致，按《山海经》，还是始于大禹时，记录就更遥远了。《海内东经》说：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在彭泽以西入江。这就是说庐江的名称是山水相依的，两者互举，分明不是由匡俗开始的。这都是好事的人硬把这类传闻拿来编造故事罢了。又据张华《博物志·曹著传》，山神自称姓徐，受封于庐山，后来吴猛经过这里，山神去迎接他。吴猛说：你在这山里为王已近六百年，现在你受命为王的期限已到头了，不宜再在非你所应占有的地方久居了。吴猛又赠诗说：仰望众仙的楼台馆舍，俯视大王的仙宫灵府，长年里只图心怀快畅，逢挚友当把真情倾吐。这是神道之类事情，却也有换任调动，按事理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吴猛是隐居深山得道的人。《寻阳记》说：庐山上有叫三石梁的，长数十丈，但宽不到一尺，下面深杳无底。吴猛带子弟登山，走过这道石梁，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桂树底下，用玉杯承接了甘露浆递给吴猛。又到一处，看到有几个人给吴猛摆了玉膏。吴猛弟子偷了一件宝物，想拿来给世上的人看，石梁立即变得和手指一般细了。吴猛叫他把宝物送回去，手牵着弟子，叫他闭上眼睛，领着他回来。庐山山明水秀，风清气爽，气候温和，土壤肥

沃，而人民安乐，山林隐逸的人士，到岩穴中来隐居的从不中断；像龙凤一般蛰伏待时的贤才，一到这里也会乐而忘归了。秦始皇、汉武帝和太史公司马迁，都曾登临这里的岩峰，遥望九江，凭眺石钟山和彭蠡泽。庐山北有石门水，发源于岭端，那里有两块高耸的巨石，样子像门，因此有石门之名。水从这两块巨石之间流出，从悬崖上飞泻而下，高近三百步，到了底下，飘散开来约十多步。从下面仰望，瀑布似乎高与天连，仿佛是从云端垂下的一幅飘曳的白绢。下面有巨石，可坐数十人，冠军将军刘敬宣常常来此攀登。石门水流过山间，流经龙泉寺南，此寺是太元年间(376～396)僧人慧远所建。石门水往下流入大江。南面的山岭，就是彭蠡泽西面的天子鄣。这里峰峦峻峭，山径艰险，人迹罕至；岭南有大路，沿山下行，风景如画。据传说，这是匡先生所开通到江边的道路。岩上有三处宫殿遗址，依次上山，最上面的遗址在峰顶；山下有神庙，称为宫亭庙，所以彭湖也有宫亭之称。按《尔雅》说：大山叫宫。宫这名称大概就起源于此，未必就是由三宫而来的。这座神庙十分显灵，能分开风，隔开江流；能把船只钉在水上不移动，也能让它继续航行。往来行人经过这里，定要恭敬地祭祀，方才可以离开。所以曹毗歌咏道：把风分成两股，把水裂为两道。从前吴郡太守张公直，从任上被召返回，途经庐山。儿女们去参观祠庙，一个丫鬟同他女儿开玩笑，指着妃子们的神像说是像她；那天晚上妻子梦见神来聘娶，很是害怕，立即就开船。天明时船到中流，就不能前进了，一船人都惊惶起来，说道：你舍不得一个女儿，全家都要遭殃了！张公直心里不忍，就让妻子把女儿放到江中去。妻子先把席子摊开，放在水上，然后把已故哥哥的女儿去顶替，于是船又能前进了。这时候张公直才发觉放下去的是哥哥的女儿，他对妻子发怒道：你这么做叫我还有什么脸见人？于是把自己的女儿放到水中。将抵对岸时，远远看到两个姑娘在岸边，旁边站着一个官吏说道：我是庐君的主簿，他敬佩你

的义气，特此把两位姑娘送还。所以干宝把这件事写入他书中的《感应》篇内。山东边有石镜，是照水的发源地。有一块圆石悬于崖上，光洁明净，能照见人的身形；当晨光中雾霭初散的时候，阳光照射在石上，周围事物照映得纤毫毕露，所以叫石镜。又有两条泉水常在流泻，犹如白云在山间缭绕。《庐山记》说；黄龙南有白水，是一条瀑布。水从山腰流出，飞挂三四百丈，急流从林际奔泻而下，浪花飞溅，望去宛如高悬的白绢。瀑布下注的地方，都成为巨井，深不可测。水流向山下注入江水的深潭。庐山南边有上霄石，陡峻的崖壁高远如与云霄相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惊叹这座山岳的高远，于是就以上霄为名记载下来。上霄峰南，大禹刻石标明它的丈尺里数，所以现在还有刻石的名称。湖中有落星石，周围百余步，高五丈，上面长着竹木。据传说，有星陨落在这里，所以叫落星石。又有一块孤石，独立在大湖中，周围一里，高耸百丈，瑰奇卓绝；顶上虽有林木丛生，但飞禽却极少聚集到这里来。传说上面有玉膏可采，但实际如何不得而知。老人们说：从前大禹治水到过这里，刻石纪功；又说碑是秦始皇所立。但年代久远，无从考辨了。

水经注卷四十

渐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题解】

卷四十具有一种拼盘的味道，除了《渐江水》一篇以外，《斤江水》和《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两篇都属于附录一类的东西。而《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内容并不完全是河流，似乎是外加的。《水经注》在北宋初期以后散佚，后来整理时，又把它凑成四十卷的足数，所以卷四十很可能是后人整理时拼凑起来的，不是郦道元原来的编次。

渐江水即今钱塘江，古称浙江，《庄子·外物篇》称淛河。“渐”、“浙”、“淛”均是一音之转。因为这个地区原是越人居住之地，通行越语，至今还保留着不少越语地名，如余杭、余姚、诸暨、上虞之类，渐、浙、淛大概都是越语的不同汉译。

《山海经》原称此水为浙江，大部分古籍也都称浙江。唯《汉书·地理志》、《说文》、《水经》有渐江之名。郦道元在注文中绝不说渐江而只说浙江，大概他不赞成渐江这个名称。

按经文和注文一致的说法，今新安江是此水的干流。但最近数

十年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从教科书到辞书，都说钱塘江发源于马金溪上流的莲花尖，也就是注文中所说的定阳溪水。这样，新安江就成了钱塘江的支流。从1983年起，浙江省地理学会、水利学会、林学会、测绘学会等几个学会，联合组成钱塘江河源河口考察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考察。考察的结果，以大量数据证明了《水经注》把新安江作为此水干流是正确的，并查实了此水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的六股尖。已于1985年举行了全国水利、地理界的考察成果论证会，得到了一致公认，并通过新华社发了电讯。事详见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编印的《钱塘江河源河口考察报告》。

此外，读者如需进一步了解《渐江水》篇的情况，尚可参阅陈桥驿《水经·渐江水注补注》，收入于《水经注研究》，198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卷四十记载的另一条河流是斤江水。武英殿本《水经注》戴震案语："《汉书》作斤员水。"但实际上或是斤南水之误。卷三十六《温水》篇中，经文说："又东至领方县，与斤南水合。"郦道元在注文中说："(临尘)县有斤南水、侵离水，并迳临尘，东入领方县，流注郁水。"既然郦道元在《温水》篇已经作了说明，而且经、注相同，所以此处的"斤江水"，很可能是后来传写的错误，原来应作斤南水。斤南水即今西江上流之一的左江。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郦道元只在其中的"侵离"下写了注文，侵离水为斤南水即今左江的一条支流，或许是今广西的明江。其余十九水，现在都已难考实。

《禹贡山水泽地》这一篇相当杂乱，经文写了六十个地名，包括山四十座，泽八处，地五处(流沙地、九江地、东陵地、大邳地、三澨地)，水三条(菏水、益州沱水、荆州沱水)，还有敷浅原和陶丘。其中有不少与以前的经、注内容重复。郦道元在六十条中，仅注了二十二条，其余三十八条没有作注。

【原文】

浙江水出三天子都，

《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北迳其县，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剑杪，时有灵鼓潜发，正长临县，以山鼓为候，一鸣官长一年，若长雷发声，则官长不吉。浙江又北历黟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汉成帝鸿嘉二年，以为广德国，封中山宪王孙云客王于此。晋太康中以为广德县，分隶宣城郡。会稽陈业，洁身清行，遁迹此山。浙江又北迳歙县，东与一小溪合，水出县东北翁山，西迳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东迳遂安县南，溪广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鳞，故名新定，分歙县立之。晋太康中，又改从今名。浙江又左合绝溪，溪水出始新县西，东迳县故城南，为东西长溪，溪有四十七濑，浚流惊急，奔波聒天。孙权使贺齐讨黟、歙山贼，贼固黟之林历山，山甚峻绝，又工禁五兵，齐以铁杙椓山，升出不意，又以白棓击之，气禁不行，遂用奇功平贼。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华乡，令齐守之，后移出新亭，晋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东注浙江，浙江又东北迳建德县南，县北有乌山，山下有庙，庙在县东七里，庙渚有大石，高十丈，围五尺，水濑浚激，而能致云雨。浙江又东迳寿昌县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濑，濑皆峻险，行旅所难。县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丧二亲，负土成墓，数年不胜哀，卒。浙江又北迳新城县，桐溪水注之，水出吴兴郡于

潜县北天目山。山极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峻涧，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东面有瀑布，下注数亩深沼，名曰浣龙池。池水南流迳县西，为县之西溪。溪水又东南与紫溪合，水出县西百丈山，即潜山也。山水东南流，名为紫溪，中道夹水，有紫色磐石，石长百余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为赤濑，盖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东南流迳白石山之阴，山甚峻极，北临紫溪，又东南，连山夹水，两峰交峙，反项对石，往往相捍，十余里中，积石磊砢，相挟而上，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晖，名曰楼林。紫溪东南流迳桐庐县东为桐溪，孙权藉溪之名以为县目，割富春之地立桐庐县。自县至于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一石室，汉光武帝时，严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之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回十数丈，交枕潭际，盖陵所游也。桐溪又东北迳新城县入浙江，县，故富春地，孙权置，后省并桐庐，咸和九年，复立为县。浙江又东北入富阳县，故富春也。晋后名春，改曰富阳也，东分为湖浦。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县，故王莽之诛岁也。江南有山，孙武皇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属天。黄武五年，孙权以富春为东安郡，分置诸郡，以讨士宗。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

北过余杭，东入于海。

浙江迳县，左合余干大溪，江北即临安县界，水北对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东有郭文墓，晋建武元年，骠骑王

导迎文，置之西园，文逃此而终，临安令改葬之。建武十六年，县民郎稚作乱，贺齐讨之。孙权分余杭立临水县，晋改曰临安县，因冈为城，南门尤高，谢安莅郡游县，迳此门，以为难为亭长。浙江又东迳余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立为县，王莽之淮睦也。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县南有三碑，是顾飏、范宁等碑。县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陆浑迁居也。浙江又东迳乌伤县北，王莽改曰乌孝，《郡国志》谓之乌伤。《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浙江又东北流至钱塘县，縠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县，县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为县，王莽之末理也。吴宝鼎中，分会稽立，隶东阳郡。縠水东迳独松故冢下，冢为水毁，其砖文：筮言吉，龟言凶，百年堕水中。今则同龟繇矣。縠水又东迳长山县南，与永康溪水合，县，即东阳郡治也。县，汉献帝分乌伤立；郡，吴宝鼎中分会稽置，城居山之阳，或谓之长仙县也。言赤松采药此山，因而居之，故以为名。后传呼乖谬，字亦因改。溪水南出永康县，县，赤乌中分乌伤上浦立。刘敬叔《异苑》曰：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担者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宿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元绪奚事尔也？龟曰：行不择日，今方见烹，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

我。树曰：诸葛元逊识性渊长，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计将安治？龟曰：子明无多辞。既至建业，权将煮之，烧柴万车，龟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献人仍说龟言，权使伐桑取煮之即烂。故野人呼龟为元绪。其水飞湍北注，至县南门入縠水。縠水又东，定阳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县之苏姥布。县，本新安县，晋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悬百余丈，濑势飞注，状如瀑布。濑边有石如床，床上有石牒，长三尺许，有似杂采贴也。《东阳记》云：信安县有悬室坂，晋中朝时，有民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留，倚柯听之。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质含之便不复饥。俄顷，童子曰：其归。承声而去，斧柯漼然烂尽。既归，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情凋落，无复向时比矣。其水分纳众流，混波东逝，迳定阳县，夹岸缘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连，杂以霜菊、金橙，白沙细石，状如凝雪，石溜湍波，浮响无辍，山水之趣，尤深人情。县，汉献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焉。溪又东迳长山县北，北对高山，山下水际，是赤松羽化之处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后人立庙于山下。溪水又东入于縠水，縠水又东径乌伤县之云黄山，山下临溪水，水际石壁杰立，高百许丈。又与吴宁溪水合，水出吴宁县下，迳乌伤县入縠，谓之乌伤溪水。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昞并善越方。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昞次禁枯柳，柳为生荑，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昞，师事之。后登身

故，昞东入章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惊怪，昞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宁，而蚊蚋不能入。昞秉道怀术，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同苌弘、宋元之龟，厄运之来，故难救矣。穀水又东入钱唐县，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东北至钱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如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阚骃云：山出钱水，东入海。《吴地记》言，县惟浙江，今无此水。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

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所不能渡，故道余杭之西津也。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浙江又东合临平湖，《异苑》曰：晋武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言，声闻数十里。刘道民诗曰：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传言此湖草秽壅塞，天下乱；是湖开，天下平。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上言：临平湖自汉末秽塞，今更开通。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册为天玺元年。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符，征五湖之石瑞也。《钱唐记》曰：桓玄之难，湖水色赤，荧荧如丹，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东迳柤塘，谓之柤渎。昔太守王郎拒孙策，数战不利，孙静果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柤渎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出，攻其无备，破之必矣。策从之，破朗于固陵。有西陵湖，亦谓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又迳会稽山阴县，有苦竹里，里有旧城，言句践封范蠡子之邑

也。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勗封兰亭侯，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浙江又迳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耆彦云：句践使工人伐荣楯，欲以献吴，久不得归，工人忧思，作《木客吟》。后人因以名地。句践都琅邪，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践谓不欲，遂止。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湖南有复斗山，周五百里，北连鼓吹山，山西枕长溪，溪水下注长湖。山之西岭有贺台，越入吴，还而成之，故号曰贺台矣。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陟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悬隥孤危，径路险绝。《记》云：扳萝扪葛，然后能升，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故《吴越春秋》云：句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又有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为茅山，又曰栋山。《越绝》云：栋犹镇也。盖《周礼》所谓扬州之镇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玦石。《山海经》曰：夕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吴越春秋》称：复釜山之中有《金简玉字之书》，黄帝之遗谶也。山下有禹庙，庙有圣姑像。《礼·乐纬》云：禹治水毕，天赐神女圣

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艸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山东有湮井，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存山侧。孙畅之《述书》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匮山，石形似匮，上有《金简玉字之书》，言夏禹发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远望山的，状若射侯，故谓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为贵贱之准。的明则米贱，的暗则米贵。故谚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则石帆山，山东北有孤石，高二十余丈，广八丈，望之如帆，因以为名。北临大湖，水深不测，传与海通。何次道作郡，常于此水中得乌贼鱼。南对精庐，上荫修木，下瞰寒泉，西连会稽山，皆一山也。东带若邪溪，《吴赵春秋》所谓欧冶涸而出铜，以成五剑。溪水上承嶕岘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数亩，甚清深，有孤石临潭，乘崖俯视，猨狖惊心，寒木被潭，森沈骇观，上有一栎树，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作连句，题刻树侧。麻潭下注若邪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汉世刘宠作郡，有政绩，将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钱出送，宠各受一文。然山栖遁逸之士，谷隐不羁之民，有道则见，物以感远为贵，荷钱致意，故受者以一钱为荣，岂藉费也，义重故耳。溪水下注大湖。邪溪之东，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郑公泉，泉方数丈，冬温夏凉，汉太尉郑弘

宿居潭侧，因以名泉。弘少以苦节自居，恒躬采伐，用贸粮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风送之，虽凭舟自运，无杖楫之劳，村人贪藉风势，常依随往还。有淹留者，徒辈相谓，汝不欲及郑风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东，亦注江通海，水侧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旧有亭，吴黄门郎杨哀明居于弘训里，太守张景数往造焉，使开渎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埭皆以杨为名。孙恩作贼，从海来，杨亭被烧，后复修立，厥名犹在。东有铜牛山，山有铜穴三十许丈，穴中有大树神庙，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练塘里，《吴越春秋》云：句践练冶铜锡之处。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句践臣吴，吴王封句践于越百里之地，东至炭渎是也。县南九里有侯山，山孤立长湖中，晋车骑将军孔敬康，少时遁世，栖迹此山。湖北有三小山，谓之鹿野山，在县南六里。按《吴越春秋》，越之麋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游息处矣。县南湖北有陈音山，楚之善射者曰陈音，越王问以射道，又善其说，乃使简士习射北郊之外。按《吴越春秋》，音死，葬于国西山上。今陈音山乃在国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诸邸舍，连衍相属，又于湖中筑塘，直指南山，北即大越之国，秦改为山阴县，会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会诸侯，计于此，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始以山名，因为地号。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践称王，都于会稽。《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

故北其门，以东为右，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阙北百步有雷门，门楼两层，句践所造，时有越之旧木矣。州郡馆宇，屋之大瓦，亦多是越时故物。句践霸世，徙都琅邪，后为楚伐，始还浙东。城东郭外有灵汜，下水甚深。旧传下有地道，通于震泽。又有句践所立宗庙，在城东明里中甘滂南，又有玉笥、竹林、云门、天柱精舍，并疏山创基，架林裁宇，割涧延流，尽泉石之好，水流迳通。浙江又北迳山阴县西，西门外百余步有怪山，本琅邪郡之东武县山也，飞来徙此，压杀数百家。《吴越春秋》称怪山者，东武海中山也。一名自来山，百姓怪之，号曰怪山。亦云：越王无疆为楚所伐，去琅邪，止东武，人随居山下。远望此山，其形似龟，故亦有龟山之称也。越起灵台于山上，又作三层楼以望云物，川土明秀，亦为胜地。故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犹如镜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吴王、小吴王村，并是阖闾、夫差伐越所舍处也，今悉民居，然犹存故目。昔越王为吴所败，以五千余众，栖于稽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吕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许慎、晋灼并言：江水至山阴为浙江，江之西岸有朱室坞，句践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谓此也。浙江又东北迳重山西，大夫文种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楼亭，亭本在山下，县令殷朗移置今处。沛国桓俨，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候不见，俨后浮海，南入交州，临去，遗书与业，不因行李系白楼亭柱而去。升陟远望，山湖满

目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汉高帝十二年①，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浙江又东迳御儿乡，《万善历》曰：吴黄武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堕地便能语，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因是诏为语儿乡。非也，御儿之名远矣，盖无智之徒，因藉地名，生情穿凿耳。《国语》曰：句践之地，北至御儿是也。安得引黄武证地哉？韦昭曰：越北鄙在嘉兴。浙江又东迳柴辟南，旧吴、楚之战地矣，备候于此，故谓之辟塞。是以《越绝》称，吴故从由拳辟塞渡会稽，凑山阴是也。又迳永兴县北，县在会稽东北百二十里，故余暨县也。应劭曰：阖闾弟夫概之所邑，王莽之余衍也。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故孙权改曰永兴。县滨浙江，又东合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迳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江水又东迳诸暨县南，县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诸暨，亦曰句无矣。故《国语》曰：句践之地，南至句无。王莽之疏虏也。夹水多浦，浦中有大湖，春夏多水，秋冬涸浅。江水又东南迳剡县与白石山水会，山上有瀑布，悬水三十丈，下注浦阳江。浦阳江水又东流南屈，又东回北转，

迳剡县东，王莽之尽忠也。县开东门向江，江广二百余步，自昔耆旧传，县不得开南门，开南门则有贼盗。江水翼县转注，故有东渡、西渡焉。东、南二渡通临海，并泛单船为浮航，西渡通东阳，并二十五船为桥航。江边有查浦，浦东行二百余里，与句章接界。浦里有六里，有五百家，并夹浦居，列门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余洪溪、大发溪、小发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散入江，夹溪上下，崩崖若倾。东有簟山，南有黄山与白石三山，为县之秀峰。山下众流泉导，湍石激波，浮险四注。浦阳江又东迳石桥，广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径七尺，桥上有方石，长七尺，广一丈二尺，桥头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两旁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许丈。溪中相攻，搉响外发，未至桥数里，便闻其声。江水北迳嵊山，山下有亭，亭带山临江，松岭森蔚，沙渚平静。浦阳江又东北迳始宁县嶀山之成功峤，峤壁立临江，欹路峻狭，不得并行，行者牵木稍进，不敢俯视。峤西有山，孤峰特上，飞禽罕至，尝有采药者，沿山见通溪，寻上于山顶，树下有十二方石，地甚光洁，还复更寻，遂迷前路，言诸仙之所憩宴，故以坛宴名山。峤北有嶀浦，浦口有庙，庙甚其灵验，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侵窃，必为蛇虎所伤。北则嶀山，与嵊山接，二山虽曰异县，而峰岭相连。其间倾涧怀烟，泉溪引雾，吹畦风馨，触岫延赏。是以王元琳谓之神明境，事备谢康乐《山居记》。浦阳江自嶀山东北迳太康湖，车骑将军谢玄田居所在。右滨长江，左

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趋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水陆宁晏，足为避地之乡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观焉。乃如龟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浦阳江又东北迳始宁县西，本上虞之南乡也。汉顺帝永建四年，阳羡周嘉上书，始分之旧治，水西常有波潮之患，晋中兴之初，治今处。县下有小江，源出嶀山，谓之嶀浦，迳县下西流注，于浦阳嵊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阴浦而达于江。江广百丈，狭处二百步，高山带江，重荫被水，江阅渔商，川交樵隐，故桂棹兰枻，望景争途。江南有故城，太尉刘牢之讨孙恩所筑也。江水东迳上虞县南，王莽之会稽也。本司盐都尉治，地名虞宾。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详孰是？县南有兰风山，山少木多石，驿路带山，傍江路边，皆作栏干。山有三岭，枕带长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倾，缘山之路，下临大川，皆作飞阁栏干，乘之而渡，谓此三岭为三石头。丹阳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兰风，垂钓于此，以永终朝。行者过之不识，问曰：卖鱼师得鱼卖否？方平答曰：钓亦不得，得复不卖。亦谓是水为上虞

江，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中有大独、小独二山，又有复舟山，复舟山下有渔浦王庙，庙今移入里山，此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黄山、泽兰山，重岫垒岭，参差入云。泽兰山头有深潭，山影临水，水色青绿。山中有诸坞，有石楗一所，右临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有上塘、阳中二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灵符遏蜂山前湖以为埭，埭下开渎，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无淹溃之害。县东有龙头山，山崖之间，有石井，冬夏常冽清泉，南带长江，东连上陂。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沈；若不值，衣当浮。裁落便沈，娥遂于沈处赴水而死。县令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江滨有马目山，洪涛一上，波隐是山，势沦嵊亭，间历数县，行者难之。县东北上亦有孝子杨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与母入山采薪，为虎所逼，自计不能御，于是抱母，且号且行，虎见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诚贯精微，孰能理感于英兽矣。又有吴渎，破山导源，注于胥江。上虞江东迳周市而注永兴。《地理志》云：县有仇亭，柯水东入海。仇亭在县之东北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江也。又东北迳永兴县东，与浙江合，谓之浦阳江。《地理志》又云：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又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浙江又东注于

海，故《山海经》曰：浙江在闽西北入海。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

斤江水出交趾龙编县，东北至郁林领方县，东注于郁。

《地理志》云：迳临尘县，至领方县注于郁。

容容，

夜，

绹，

湛，

乘，

牛渚，

须无，

无濡，

营进，

皇无，

地零，

侵离，

侵离水出广州晋兴郡，郡以太康中分郁林置，东至临尘入郁。

无会，

重濑，

夫省，

无变，

由蒲，

王都，

融，

勇外，

此皆出日南郡西，东入于海。容容水在南垂，名之以次转北也。

右二十水，从江已南至日南郡也。

嵩高为中岳，在颍川阳城县西北；

《春秋说题辞》曰：阴含阳，故石凝为山。《国语》曰：禹封九山，山，土之聚也。《尔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合而言之为嵩高，分而名之为二室，西南有少室，东北有太室。《嵩高山记》曰：山下岩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又云：山有玉女台，言汉武帝见，因以名台。

泰山为东岳，在泰山博县西北；

岱宗也。王者封禅于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检之事焉。

霍山为南岳，在庐江灊县西南；

天柱山也。《尔雅》云：大山宫，小山为霍。《开山图》曰：其山上侵神气，下固穷泉。

华山为西岳，在弘农华阴县西南；

《古文》之惇物山也。

雷首山在河东蒲坂县东南；

砥柱山在河东大阳县东河中；

王屋山在河东垣县东北也；

昔黄帝受丹诀于是山也。

太行山在河内野王县西北；

王烈得石髓处也。

恒山为北岳，在中山上曲阳县西北；

碣石山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也；

大禹凿其石，夹右而纳河，秦始皇、汉武帝皆尝登之，海水西侵，岁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

析城山在河东濩泽县西南；

太岳山在河东永安县；

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东南；

龙门山在河东皮氏县西；

梁山在冯翊夏阳县西北河上；

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

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

汧山在扶风汧县之西也；

陇山、终南山、惇物山，在扶风武功县西南也；

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

《禹贡》中条山也。

嶓冢山在陇西氐道县之南；

南条山也。

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

郑玄曰：鸟鼠之山，有鸟焉，与鼠飞行而处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鸟名为鵌，似鵽而黄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处，鼠内而鸟外。孔安国曰：共为雌雄。杜彦达曰：同穴止宿，养子互相哺食，长大乃止。张晏言：不相为牝牡，故因以名山。

积石在陇西河关县西南；

《山海经》云：山在邓林东，河所入也。

都野泽在武威县东北；

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东北即休屠泽也。《古文》以为猪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迳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王隐《晋书》曰：汉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条茂起学舍，筑阙于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门楼，与学阙相望。泉源徙发，重导于斯，故有灵渊之名也。泽水又东北流迳马城东，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谓之马城河，又东北与横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凉州治。《地理风俗记》曰：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也。迁于冀，晋徙治此。王隐《晋书》曰：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及张氏之世居也，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缮宫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其水侧城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东北，清涧水入焉，俗亦谓之为五涧水也，水出姑臧城东，而西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与长泉水合，水出姑臧东揟次县，王莽之播德也，西北历黄沙阜，而东北流注马城河。又东北迳宣威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平泽、晏然二亭东，又东

北迳武威县故城东。汉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治，王莽更名张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俗谓之为西海；一水又东迳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矣。

合离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

合黎山也。

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

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与水流行也。亦言出钟山，西行极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两石相打，则水润，打之不已，润尽则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数丈，迳日不灭，有大黑风，自流沙出奄之乃灭，其石如初。言动火之事，发疾经年，故不敢轻近耳。流沙又迳浮渚，历壑市之国，又迳于鸟山之东、朝云国西，历昆山西南，出于过瀛之山。《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迳夏后开之东，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焉。又历员丘不死山之西，入于南海。

三危山在敦煌县南；

《山海经》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圆百里，在鸟鼠山西，即《尚书》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也。《春秋传》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汉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南七里

有鸣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

即冀县山，有石鼓，《开山图》谓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则鸣，有常应。又云：石鼓山有石鼓，于星为河鼓，星动则石鼓鸣，石鼓鸣则秦土有殃。鸣浅殃万物，鸣深则殃君王矣。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汉书》以为渎山者也。

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

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也。

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

东条山也。卞和得玉璞于是山，楚王不理，怀璧哭于其下，王后使玉人理之，所谓和氏之玉焉。

内方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

《禹贡》注，章山也。

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县西南；

外方山，嵩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

衡山在长沙湘南县南；

禹治洪水，血马祭衡山，于是得《金简玉字之书》。按省玉字，得通水理也。

九江地在长沙下隽县西北；

云梦泽在南郡华容县之东；

东陵地在庐江金兰县西北；

敷浅原地在豫章历陵县西；

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西北；

《尚书》所谓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也。

中江在丹阳芜湖县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入于海；

震泽在吴县南五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东入于海；

峄阳山在下邳县之西；

羽山在东海祝其县南也；

县，即王莽之犹亭也。《尚书》，殛鲧于羽山，谓是山也。山西有羽渊，禹父之所化，其神为黄熊，以入渊矣。故《山海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羽郊者也。

陶丘在济阴定陶县之西南；

陶丘，丘再成也。

菏泽在定陶县东；

雷泽在济阴成阳县西北；

菏水在山阳湖陆县南；

蒙山在太山蒙阴县西南；

大野泽在山阳巨野县东北；

大邳地在河南成皋县北；

《尔雅》曰：山一成谓之邳，然则大邳山名，非地之名也。

明都泽在梁郡睢阳县东北；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县西南，其一在郫县西南，皆还入

江；

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县；

三澨地在南郡邔县北沱；

《尚书》曰：导汉水，过三澨。《地说》曰：沔水东行，过三澨合流，触大别山阪。故马融、郑玄、王肃、孔安国等，咸以为三澨水名也。许慎言，澨者，埤增水边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传》文公十有六年，楚军次于句澨，以伐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师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马戌，败吴师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马薳越缢于薳澨。服虔或谓之邑，又谓之地。京相璠、杜预亦云水际及边地名也。今南阳、淯阳二县之间，淯水之滨，有南澨、北澨矣。而诸儒之论，水陆相半，又无山源出处之所，津途关路，惟郑玄及刘澄之言在竟陵县界，《经》云：邔县北沱，然沱流多矣，论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

右《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凡六十。

【注释】

①此句以下，疑有脱文。

【译文】

渐江水发源于三天子都，

《山海经》称为浙江，《地理志》说：它发源于丹阳黟县的南蛮地区。北流经过此县，县南有一座博山，山上有一块岩石，高耸达十丈，石的顶端像剑峰。山中常有灵鼓隐隐发声，这里的县官任期，可按山鼓预卜，山鼓一鸣，县官任期一年；若山鼓长鸣，则任期虽长而于事不吉。浙江又北流经过黟山，县在山的南面，所以

称为黟县。汉成帝鸿嘉二年(前19),封中山宪王的孙子云客于此为王,称为广德国。晋太康年代(280～289),置为广德县,隶属于宣城郡。有一位名叫陈业的会稽人,清高廉洁,隐遁在这山中。浙江又北流经过歙县,在县东与一条小溪汇合,这条小溪发源于县东北的翁山,西流经过歙县旧城以南,又西南流注入浙江。浙江又东流经过遂安县南,江面在此宽达二百步,江上建浮桥以来往。江水又清又深,潭中游鱼,清晰可见,所以县名新定,是从歙县分地而置的。晋太康年代,又改名为现在的遂安。浙江又左与绝溪汇合,绝溪发源于始新县西,东流经过旧县城南,称为东、西长溪,溪中有四十七处礁滩,水势湍急,波涛震天。孙权派贺齐讨伐黟、歙一带的山贼,山贼固守歙县的林历山,山很险峻,山贼又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贺齐用铁钩攀缘登山,出其不意。又用木棍攻击,山贼的法术虽能抗御金铁兵器,却挡不住木棍,贺齐就这样用奇功平定了山贼。于是就在歙县的华乡置始新县,作为新都郡治,令贺齐为郡守。以后郡治移到新亭。晋太康元年(280),新都郡改为新安郡。绝溪东流注入浙江。浙江又东北流,经过建德县以南,县北有一座乌山,山下有庙,位于县东七里。庙前小洲上有一块大石,高达十丈,周围五尺,水势奔腾和礁石相冲激,能兴云作雨。浙江又东流经过寿昌县南,从建德到此八十里中,江上有十二处礁滩,都很险峻,造成航行的困难。寿昌县南有孝子夏先墓,夏先年少时双亲去世,他亲自运土作坟,由于经不起悲哀,几年后他也死了。浙江又北流经过新城县,桐溪水在此注入。桐溪水发源于吴兴郡于潜县北的天目山。此山十分高峻,悬崖绝岭,重重迭迭,其西峻峭;下有深涧。山上有霜木,都有几百年树龄,称为翔凤林。东面有瀑布,注入广达数亩的深沼,称为浣龙池。池水南流经过于潜县西,成为县的西溪。西溪水又东南流,与紫溪汇合,紫溪发源于县西的百丈山,即潜山。山水东南流,称为紫溪。溪两岸有紫色磐石,石长百余丈,望去像朝霞一般。因

为倒影映入水中，所以又称此水为赤濑。紫溪又东南流，经过白石山北，山势十分高峻，北临紫溪，又东南流，两岸山岳连绵，双峰夹水而峙，岩崖石壁，项背相对。十余里中，礁石累累，相互挟峙。溪底是白沙细石，好像霜雪。溪水与林木相映，泉流与山石争晖，这一段溪流称为楼林。紫溪东南流经过桐庐县东，称为桐溪，孙权分富春县地立桐庐县，以溪水之名作为县名。从此县到于潜共有十六处礁滩，第二处是严陵濑。这个礁滩边上有山，山下有一处石室，是汉光武帝时严子陵所住的地方。所以山和石都以人名相称。山下有巨石，周围十多丈，交错在潭边，是严子陵游憩之处。桐溪又东北流经过新城县注入浙江。新城县原是富春县所属地，孙权建此县，后来又撤废并入桐庐县。晋咸和九年(334)，重新建县。浙江又东北流进入富阳县，就是原来的富春。因为晋朝有一个皇后名"春"，所以改为富阳。这里，浙江以东，分汊成为湖泊。浙江又东北流经过富春县南，王莽曾改县名为诛岁。江南有山，是孙武皇祖先的葬地，汉代末期坟墓上有光，像云气一般与天相连。黄武五年(226)，孙权以富春县为东安郡，又建置了其他几郡，以讨伐士宗。浙江又东北流经过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墓。

北过余杭县，东入于海。

浙江流经余杭县左和余干大溪汇合。浙江以北，就是临安县界。江北对郭文的住宅，住宅依山面溪，以东有郭文墓。晋建武元年(317)，骠骑将军王导，把郭文迎来，让他住在西园之中，郭文却逃到这里终老，临安县令将他改葬于此。建安十六年(211)，县民郎稚作乱，贺齐讨伐他。孙权把余杭县的土地分出来，另外建立一个临水县，到晋朝改为临安县。临安县在山冈上建城，南门特别高。谢安到此郡县游历，经过这座城门，他以为在这里当亭长是很困难的。浙江又东流经过余杭旧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到会稽，途中经过这里，因此在这里立县。王莽把县名改为

淮睦。汉朝末年，陈浑改筑了南城。县城后面溪南的大塘，就是陈浑为了防水而修建的。县城南面有三块石碑，是顾飏、范宁等人的碑。县以南有大壁山，郭文从陆浑迁到这里居住。浙江又东经过乌伤县北，王莽把县名改为乌孝，《郡国志》称为乌伤。《异苑》说：东阳有个名叫颜乌的人，他的纯洁孝心，闻名于乡里，后来有一大群乌鸦衔了泥土帮他修坟，以致乌鸦的口都受了伤。乡里以为这是由于颜乌的无比孝心，所以才能找来慈祥的乌鸦。为了使他的孝声远闻，所以把县名称为乌伤。浙江又东北流到钱塘县接纳縠水。縠水发源于西部的太末县，这是越国的西部小邑，属于姑蔑的地方。秦时才建为县，王莽改县名为末理。三国吴宝鼎年间(266～269)，从会稽郡分出来立县，隶属于东阳郡。縠水东流，经过独松故冢下，这座坟墓，被大水所冲毁，砖上有文字说：筮言吉，龟言凶，百年堕水中。现在已经应验了。縠水又东流经过长山县南，接纳永康溪水。长山县就是东阳郡的郡治，汉献帝分出乌伤县建立此县。至于东阳郡，则是三国吴宝鼎年间从会稽郡分出来的。县城位于山南，县名或又称长仙，据说赤松子到此山采药，就住在这里，所以有长仙这个县名。后来因为把仙字错念成山字，县名也就改为长山了。永康溪水从南面的永康县发源，这个县是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分乌伤县上浦之地而建立的。刘敬叔《异苑》说：孙权时，永康县有人进入山里，遇见一只大龟，就把它捆回家。乌龟说了话：我出门没挑日子，所以为你所得。肩挑乌龟的人极为骇怪，于是就想把它去献给吴王。晚上在越里地方歇宿，把船系在大桑树下。半夜，大桑树忽然和乌龟说话：元绪，你遇着什么事了？乌龟说：我出门没挑日子，眼看就要被烹煮了。但是即使砍光南山的柴，却也烧不烂我。桑树说：那里有个诸葛元逊，他知识渊博，一定要使你遇上灾难，假使他使用像我这样的东西，你将怎么办？乌龟说：子明，不要再多说了。到了建业，孙权就要烹煮它，但烧了万车柴火，乌龟却毫无影

响。诸葛恪说：用老桑树烧就能烧熟。于是献龟者说出了老桑树和乌龟的对话。孙权派人砍伐了桑树来，一烧就烂。所以人们称乌龟为元绪。永康溪水飞流北注，到县南门注入縠水。縠水又东流，接纳定阳溪水，其水上游接信安县的苏姥布。信安县原名新安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改名信安。这里，溪水成为悬流，高达百丈，飞注而下，形同瀑布。悬流边有一块如床的岩石，床上有三尺光景的石床板，颜色如摊着的绚丽绸缎一样。《东阳记》说：信安县有悬室坂，晋朝中叶，有一个名叫王质的居民，因为伐木而到此室中，看到有四个童子边弹琴边唱歌，王质就留下来，倚靠在斧柄上听他们弹唱。童子拿一颗好像枣核般的东西给王质，王质含在口里，就不再饥饿了。过了一忽儿，童子说，归去吧，王质就应声而归，此时发现斧柄已经腐烂殆尽。归去后，才知道他离家已经数十年，亲人去世，与他离家时完全不同了。定阳溪水接纳许多支流，汇合东流经过定阳县，沿溪两岸，都生长着支竹、香枳、薜荔，并且夹杂白色的菊花和黄色的橙桔。溪滩上则是白沙和细石，看去宛如积雪。急流刷石，潺潺不息。游山玩水的乐趣，远胜于人情的交往。定阳县是汉献帝分信安县的地方而建立的，溪也随县而得名。定阳溪水又东流，经过长山县北，北有高山屹立，山下水边，就是赤松子羽化登仙的地方。炎帝的小女儿追赶他，也一起成了仙。后来有人在这山下建造了庙宇。定阳溪水又东流注入縠水。縠水东流，经过乌伤县的云黄山，山下就是溪水，水边有石壁巍然耸立，高达百余丈。縠水又接纳吴宁溪水。吴宁溪水发源于吴宁县境，经过乌伤县注入縠水，称为乌伤溪水。闽中有一个叫做徐登的人，由女子变成男人，他和东阳赵昞，都善于巫术。因为当时遭到战乱，二人在乌伤溪水相遇，各人显示他们的本领。徐登先阻遏溪水，使它不流；接着赵昞使枯萎的柳树长出嫩芽，两人相对而笑。徐登年长，赵昞就以徐登为师长。以后徐登去世，赵昞东行去到章安，百姓不知道，赵昞就升到茅屋

上，架起鼎镬烧饭，主人惊骇，赵昞笑而不答，茅屋也不受损害。他又到河边求渡，撑船的不答应，赵昞就张开伞子坐在其中，长啸呼风，在奔腾的河水中过渡。于是，百姓敬服他的神通，许多人都归附于他。章安县令厌恶他，将他杀掉。人民为他在永宁县建立了祠庙，这个祠庙蚊绳是不入的。赵昞身有道术，却不能避开灾祸，保全生命。这件事和周朝的苌弘及宋元公的神龟一样，恶运来时，拯救为难。縠水又东流进入钱唐县，而左入浙江。所以《地理志》说：縠水从太末东北到钱唐注入浙江。浙江又东流经过灵隐山，山在四面丛山包围之中，有高峻的岩崖和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还有孤石直立，大三十围，上面开散，形状像莲花。从前有道士，长期住此不归，这或许就是此山所以称为灵隐的原因。山下有钱唐县旧址，浙江流过它南面，王莽改钱唐为泉亭。《地理志》说：这里是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记》说：防海大塘约在县东一里，郡议曹华信家，建议建立此塘以防御海水。于是开始征募民工，凡挑来一斛土的，给钱一千。十天到一月之间，挑土而来的人云集，因为塘没有修筑而不给钱，人们只好抛掉土石回去，土石成堆，塘因而修成，所以改名为钱塘。钱唐县南江边上有明圣湖，据父老相传，古时曾见湖中有金牛，神奇莫测，所以称为金牛湖。钱唐县有武林山，武林水从此发源。阚骃说：从武林山发源的钱水，东流入海。《吴地记》说：现在没有钱水，钱唐县只有浙江。县东有定山、包山等山，都在浙江以西，江水流经两山之间，江水湍急，加上昼夜两度的海涛。海涛是按时刻来到的，月初和月半常常特别大，而二月和八月最高，高达两丈多。《吴越春秋》认为这是伍子胥和文种之神。从前伍子胥尽忠于吴国，最后却落得浮尸江中。吴人怜悯他，在江上为他立祠，称为胥山。《吴录》说：胥山在太湖边，离江不到百里，所以称为江上。文种尽忠于越，却在山阴饮剑而亡，越人怜悯他，把他葬在重山。文种葬后一年，伍子胥从海上来，带文种一起奔游在江海之中。所以在潮

水前面扬波的是伍子胥，在潮水后面翻浪的是文种。枚乘说：潮水的这种故事并不见于记载，不过海潮上涨时，江水为之逆流，看起来似有神明驱使，但其实并不如此。所说就在这里。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将要到会稽去，抵达钱唐后，面对浙江，不敢渡越，才改从余杭以西的渡口过渡。浙江又北和诏息湖会合，此湖原名阼湖，因秦始皇巡狩时曾在此休息，所以得到诏息的名称。浙江又东和临平湖会合，《异苑》说：晋武帝时，吴郡临平湖湖岸崩塌，出现一个石鼓，打击它不发声音。去问张华，张华说：可取四川桐木，把它雕刻成鱼形，用来打击此石鼓，就会发出声音。按照张华的话做，石鼓果然发声，声闻数十里。刘道民诗说：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根据传说，若此湖被葑草淤塞，天下就要乱；若湖水开通，天下就太平。三国吴孙皓天玺元年(276)，吴郡的地方官上书说：临平湖从汉末淤塞，如今已经开通，并在湖边得到一个石盒，盒内有青白色的小石，长四寸，宽二寸多，石上刻有皇帝字样。于是把原来的年号天册，改为天玺元年。孙盛认为这是元皇中兴的征兆，是五湖的石瑞。《钱唐记》说：当桓玄发难的时期，湖水变成红色，晶晶发光像丹砂一样。湖水上与浦阳江相通，下流注入浙江，称为东江，是旅客去到浙江的通道。浙江又经过固陵城北，从前范蠡在浙江沿岸修筑城堡，称此城可以固守，所以叫做固陵，就是今天的西陵。浙江又东流经过柤塘，又称为柤渎。从前，太守王朗在固陵抵抗孙策的进攻，孙策好几次作战都不利，孙静对孙策说，王朗凭险守城，难以攻克，柤渎离这里数十里，是一条要道，如果从那里进攻，是他所不及防备的，一定可以攻破他。孙策听从此话而行，在固陵攻破了王朗。这里有西陵湖，也称西城湖，湖以西有湖城山，湖以东有夏架山，湖上承妖皋溪水，下与浙江会合。浙江又经过会稽郡山阴县，这里有苦竹里，里中有旧城，据说是句践封范蠡儿子的封邑。浙江又东流与兰溪会合，湖以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称为兰亭，也叫兰上里。

太守王羲之和谢安兄弟曾多次到那里。吴郡太守谢勖被封为兰亭侯，即以此亭作为封号。太守王廙之把亭移到湖中。晋朝的司空何无忌到此郡作官，把亭修在天柱山之顶，登亭远望，一望无余。现在亭宇虽已塌废，但基础仍然存在。浙江又流经越王允常墓北，墓在木客村。老年人说，句践派工人砍伐荣楯树以贡献吴国，工人长久不得归家，心中忧闷，作《木客吟》的歌谣，后来人们把这里称为木客村。句践迁都到琅邪时，想把允常墓迁走，墓中起风，飞沙射人，人不能走近，句践认为这是允常不愿他迁，就没有再迁。浙江东北流，和长湖口会合，此湖宽五里，东西长一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可以灌溉湖下农田万顷，向北注入长江。湖以南有复斗山，周围五百里，此山北连鼓吹山，山西有长溪流出，注入长湖。此山的西岭有贺台，越人攻入吴国后，凯旋而建，所以称为贺台。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是群峰中最高的一座，一入此州境内就可望见。《史记》说，秦始皇曾登此山以望南海。从平地攀登山顶达七里，孤峰天梯，山路险绝。《记》说，必须排除藤萝荆棘，才能升登，但山上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这是因为地高多风的缘故。山的南面有嶕岘，嶕岘内有一座大城，是越王无余的旧都。所以《吴越春秋》说：句践告诉范蠡，先王无余的故国在南山的南面。社稷和宗庙，在湖的南面。又有会稽之山，即古时的防山，也称为茅山，又名栋山。《越绝》说，栋就是镇的意思，即《周礼》所说的扬州之镇。会稽山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玦石。《山海经》说：夕水发源于此，南流注入湖中。《吴越春秋》说：复釜山中有《金简玉字之书》，这是黄帝所遗的谶书。山下有禹庙，庙中有圣姑像。《礼·乐纬》说：禹治水完毕，天赐给他神女，圣姑就是神女的画像。复釜山上有禹墓，从前，大禹即帝位十年，到东方巡狩，死于会稽，就葬在这里。从此，就有鸟飞来耕耘，春天拔除草根，秋天又啄除杂草。因此，县官禁止百姓捕杀此鸟，否则就加刑不赦。复釜山东有湮井，离禹庙七里，深不见底，称为

禹井。到东部游历的人，多要去探看这个洞穴。秦始皇登会稽山，曾刻石记载他的功绩，此石还存在山侧。孙畅之《述书》说：是丞相李斯所写的篆书。又有石匮山，因山的形状像石匮而得名。内有《金简玉字之书》，说夏禹打开石匮而得到，所以他懂得了治水的道理。又有射的山，远望此山，宛如一个射手引弓射山，所以山名射的。此山以西有石室，称为射堂。人们常以射的山预占年景丰歉，射的山明朗则米价贱，射的山昏暗则米价贵。所以俗谚说：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射的山以北有石帆山，此山东北有孤石，高二十余丈，宽八丈，看去宛如船帆，所以得名。石帆山北濒大湖，水深不测，相传与海连通，何次道作郡守时，曾在此湖中捕得乌贼鱼。石帆山南对精庐，仰望有美丽的树林，俯视有清冷的泉水。西和会稽山相连，这些山，其实都是互相连接的一片山岳。山东面靠若耶溪，《吴越春秋》说：欧冶汲干此溪而得到铜，铸成了五剑。若耶溪上承嶕岘麻溪，麻溪下有孤潭，周围数亩，水很清而潭极深。潭边有孤石，登上此石下望，连猿猴也感到吃惊。浓荫森郁的树木，遮盖了麻潭，看起来阴森可怕。上面有一棵栎树，谢灵运和他的堂弟谢惠连常到此游览，并作连句，在树侧题刻。麻潭向下流注于若耶溪，溪水极清，群山倒影映入溪中，看去犹如图画。汉朝时，刘宠在这里当郡守，政绩很好。解任离郡之时，若耶溪一带的父老，每人拿了一百大钱前去送行。刘宠只各接受一文。隐居深山野谷的人民，当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带了钱出来远道相送，以表敬意。情谊可贵，所以接受者虽仅取一文，就深感光荣。情义深重，不必计较馈赠的多少。溪水下流注入大湖。若耶溪以东，又有寒溪，溪北有郑公泉，泉广数丈，冬温夏凉。汉太尉郑弘在此泉边居住，所以泉水得到此名。郑弘幼年时，生活艰苦，行为高尚，常常赖采樵换取口粮。每次入山采樵，从此溪往返，常感到有神风推送，船只自己行驶，没有枤楫之劳。村民贪图往返的顺风，常常随同郑弘行驶。对于那些在往返途中

因故滞留的人，人们往往相告：你不想借郑风的方便吗？大家就是如此感激郑弘的。湖水向东也注入江中，并且通海。水边有白鹿山，山以北的湖塘上，旧时有亭。有三国吴黄门侍郎叫做杨哀明的，居住在弘训里，太守张景曾多次访问他，并在此开渠修埭，埭以西建亭，亭和埭都以杨为名。孙恩造反，从海上侵入，杨亭被烧毁，后来又重修，杨亭之名仍然存在。杨亭以东有铜牛山，山上有一个三十多丈的铜穴，穴中有一座大树神庙。铜牛山上有冶官，山北湖边有练塘里，《吴越春秋》说：这是句践冶炼铜锡的地方，当时在南山伐薪烧炭，所以这中间有一条称为炭渎的河渠。句践称臣于吴，吴王以越地一百里的土地封于句践，东到炭渎，就是这条河渠。山阴县南九里有侯山，此山孤立于长湖之中，晋朝的车骑将军孔敬康，年轻时曾在此山隐居。长湖以北有三座小山，称为鹿野山，位于山阴县南六里，根据《吴越春秋》记载，这是越国的鹿苑。山上有石室，据说是越王游憩的地方。山阴县南、长湖以北有陈音山。楚国有一位神箭手名叫陈音，越王问他关于射箭的方法，并且加以赞赏。于是派遣士兵在北郊外练习射箭。据《吴越春秋》记载，陈音死后，葬在国都大越城的西山上，就是现在的陈音山，在大越城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和许多邸舍，互相连接。又在湖中筑塘，直到南山。以北就是大越之国，秦改为山阴县，是会稽郡的郡治。太史公说：禹召集诸侯，聚会计议于此，所以称这里为会稽，会稽就是会计的意思。会稽起初作为山名，后来就成为地方名称。夏朝帝王少康，封他的少子杼去奉禹祠，这就是越。经过殷、周各代，直到春秋的越王允常，都在《春秋》中记载。允常死后，句践称王建都会稽。《吴越春秋》所谓越王国都在埤中，位于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称为邑中的，是越国事奉吴国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城门向北敞开，以东边为右，西边为左，而双阙在北门以外。双阙以北百步有雷门，设有两层门楼，这是句践建造的，所以有越国时代的旧木料。州郡的馆堂建筑，

所用的大瓦，也是越国时代的旧物。句践称霸的时代，国都迁到琅邪，后因被楚国所伐，才回到浙东。城东郭以外有一座称为灵汜的桥梁，桥下河水极深，从前传说，下面有地道通于震泽。又有句践所立的宗庙，在此城东明里的甘滂以南。还有玉笥、竹林、云门、天柱四座寺院，都是开山劈石，获得地基，架设木材，建造屋宇，斩断溪涧，连接川流而建成的。泉清石美，河渠沟通。浙江又北流经过山阴县西，西门外百余步有一座怪山，此山原在琅邪郡东武县，飞到这里，压死了数百家。《吴越春秋》说：怪山是东武县海中的一座山，一名自来山，百姓对此很奇怪，所以称为怪山。又说，越王无疆被楚国所攻伐，放弃了琅邪而去到东武，跟他去的人都住在山下。远望此山，形状像乌龟，所以也叫龟山。越国在山上建起一座灵台，并修筑一座三层楼以仰观天象。这里山青水秀，也是一处胜地。所以王逸少说：到了山阴道上，就像在镜中旅行。浙江沿岸，又有大吴王村和小吴王村，均是吴王阖闾和夫差伐越时所驻扎的地方，现在都成了民居，但地名仍然存在。从前越王为吴所败，五千多人，栖息在会稽山。越王很恭谦地对待士民，有什么给施，都惠及下级。《吕氏春秋》说：越王栖息在会稽的时候，把酒倒入江中，士民饮江水，士气倍增。越王倒酒的这条河流就是浙江。许慎和晋灼都说，江水流到山阴就是浙江。江的西岸有朱室坞，句践受封百里之地，西到朱室，就在这里。浙江又东北流，经过重山之西，这是大夫文种所葬的地方。山上有一座白楼亭，此亭原来在山下，县令殷朗把它移到现在的地方。沛国桓俨隐退会稽，闻知陈业品行高洁，前往问候，陈业不接见。以后桓俨乘海船南去交州，临行时留信给陈业，信不用使者专送，而是把它系在白楼亭柱上。升登白楼亭远眺，湖山一览无余。永建年代(126～132)，阳羡周嘉向上级写信，说因他的县境距郡治远，到郡治开会困难，请求把郡境分成两郡，于是在浙江以西建立吴郡，浙江以东建立会稽郡。此地在汉高帝十二年时，只一个吴的

称号，后来一分为三，称为三吴，吴兴、吴郡，会稽是其中之一。浙江又东流，经过御儿乡，《万善历》说：三国吴黄武六年(227)正月，擒获了魏的彭绮。这一年，由拳县西乡发生了新生儿落地就能说话的事。新生儿的话说：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于是此地得诏，称为语儿乡。这种传说是错误的。御儿这个地名，很早就有了，这是没有知识的人，用地名来牵强附会罢了。《国语》就已经说：句践之地，北至御儿。那能用黄武年代的这种传说来证明地名的来源呢。韦昭说：越国的北部边境在嘉兴。浙江又东流，经过柴辟以南，这是从前吴、楚两国作战的地方。由于这里有军事设备，所以称为辟塞。因此，《越绝》说：从前吴国从由拳的辟塞到会稽抵山阴。浙江又经过永兴县以北，此县在会稽东北一百二十里，即从前的余暨县。应劭说：这是阖闾的弟弟夫概的封邑，王莽把它改为余衍。汉朝末年，有童谣说：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所以孙权把它改名永兴，此县在浙江江边。浙江又东流与浦阳江会合。浦阳江发源于乌伤县，东流经过诸暨与泄溪会合，泄溪宽达数丈，沿岸两旁有陡峭的高山耸入云表。共有五泄，下泄高悬三十多丈，宽十丈。其中有三泄不能到达，攀登到山上远望，才能看见，水悬挂达百余丈，山高水急，水声震耳，响及溪外。上泄悬流二百多丈，看去好像是白云下垂，这其实就是瀑布，当地人称为泄。江水又东流经过诸暨县以南，县面对江流，江以南有射堂，县北面是乌山，从前是越国之地。这里过去名为上诸暨，也称句无。所以《国语》说，句践之地，南至句无。王莽改名为疏虏。夹岸多支流，支流上有大湖，春夏季水量丰沛，秋冬季河干水浅。江水又东南流，经过剡县与白石山水会合。山上有瀑布，水悬流而下达三十丈，注入浦阳江。浦阳江又东流南转，又东流折北，辗转经过剡县以东，剡县即是王莽的尽忠县。县城东门面对浦阳江，江宽二百余步。从前，老年人说，县城不能开南门，开南门就有盗贼。浦阳江转流经过县城的东、西两侧，所以有东渡和

西渡，东、南二渡通临海，都有渡船；西渡通东阳，用二十五条船并合成为浮桥。江边有查浦，从查浦东行二百多里和句章交界。查浦浦内有六里村，有居民五百家，都在浦的两岸居住，民房门面朝水。在水边有许多良田，沿江有青溪、余洪溪、大发溪、小发溪等六条溪流，各溪灌溉良田，然后注入江中。溪两岸，岩崖夹立，好像要倾倒一样。东有簟山，西有黄山和白石三山，是这个县内的美丽山峰。山下有许多由泉水发源的溪流，在岩崖上激起波浪，河道甚险，向四面流注。浦阳江又东流经过石桥，此桥宽八丈，高四丈，桥下有石井，口径七尺，桥上有方石，长七尺，宽一丈二尺。桥头有一块可以坐得下二十人的磐石。溪水两旁，都是高山，山上有二十多丈的石壁，溪水冲激这些石壁，发出宏亮的声音，离桥数里，就可以听到。浦阳江北流经过嵊山，山下有亭，依山临江，山上有茂密的松林，河心有平静的沙洲。浦阳江又向东北流，经过始宁县嶀山的成功峤。此峤在江边上壁立，沿江有羊肠小道，只容一人攀援前进，江深路狭，不敢下视。此峤以西，有一座极高的孤峰，连飞鸟都很少到达。曾经有采药的人，沿山循溪而行，竟到达山顶。山顶有树，树下有十二块方石，其地很平整光洁。回来以后再次前去，但迷路不得到达。据说这是许多神仙休息宴集之处，所以称为坛宴山。成功峤北有嶀浦，浦口有庙，非常灵验。行人和樵夫到此都先敬拜。若不尊敬，必要为毒蛇猛虎所伤。成功峤的北则是嶀山，和嵊山相接，两山虽然在不同的县内，但峰岭是互相连接的。这一带山间溪泉，浪花飞溅，引起一片雾露，山垅中吹来香风，峰峦相接，令人叹赏，所以王元琳称这里是神明境。此事在谢康乐的《山居记》中有详细记载。浦阳江从嶀山向东北流经太康湖，这是车骑将军谢玄田园隐居之地。其地右濒江而左依山，有一条修长的坦道与如镜的湖泊相通。在江道的曲折之处修建楼台，楼边都是桐树和梓树，高大茂盛，非常可爱，居民称此为桐亭楼。此楼两面临江，登楼远眺，极尽情趣。满

湖都是采伐芦苇的樵夫和捕鱼的渔夫。从湖中有一条平直道路向东和山相接。山中有三座精舍，屋宇高敞，屋檐垂空，在此俯视树林，烟雾濛濛，伏在山下，水陆两界，都显得安宁平静，真是一个隐居避世的地方。江边有琵琶圻，圻上有陷入水中的古墓，墓砖上隐约有字说：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把砖拿到京城，让大家传观。从这首龟谚中可知，这座古墓已有八百年了。浦阳江又东北流经过始宁县西，此境原是上虞的南乡，汉顺帝永建四年(129)，阳羡周嘉上书建议，才分出此县。浦阳江以西，常常有波涛的祸害。晋朝中兴的初期，县治设在这里。县内有一条小江，发源于峫山，称为峫浦，峫浦经过县境西流，注入浦阳江。小江江源从莍山注入此浦，此浦西通山阴浦而注入江中。江面宽一百丈，狭窄处为二百步，夹岸高山，树荫遮蔽了江面。江中有渔船、商船和采樵人的各种船只，在沿江美景中赶程。江南有一座旧城，是太尉刘牢之讨伐孙恩时所修筑。浦阳江又东流经过上虞县以南，即是王莽的会稽县。这里原是司盐都尉治，地名称为虞宾，晋《太康地记》说，尧不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丹朱而给舜，舜为了躲避丹朱而到了这里，所以称为上虞。当时有百官跟他到这里，所以县北有百官桥。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夏禹与诸侯议事完毕，相互虞(娱)乐，所以称为上虞。两种说法不同，不知谁是谁非。上虞南有兰风山，其山岩石裸露而少树木。有驿路沿山筑于江边。路旁都有栏干。有山岭三座，孤峰高耸在漫长的江流之上。看去仿佛要倒下来似的。沿山道路之下就是大江，所以沿途都建有用栏干护围的阁道，才能通过这条道路。上面所说的山岭，人们称为三石头，丹阳的葛洪，避世在此隐居，他用过的井仍然存在。琅邪人王方平，性情喜欢山水，在兰风建立住宅，在这里垂钓，以度一生。过路人不认识他，问他说：卖鱼佬，有没有鱼出卖？方平说：我没有钓到鱼，钓到了也不卖。这条河流也叫上虞江，在县东郭外有一个叫做渔浦的湖，湖中有大独山和小独山二

座山，还有一座复舟山。复舟山下有渔浦王庙，此庙现在已经移到山中。这三座山，孤立在湖水之中，湖以外有青山、黄山、泽兰山，山岳重迭，一座又一座地高入云天。泽兰山上有一个深潭，山峰倒影在深绿色的潭水之中。山中有诸坞，并有石闸一所。右边是白马潭，潭极深无底。传说，此湖创立之初，湖塘多次崩塌，百姓用白马祭祀，所以得名。湖的南面，即是江的渡口，江以南，有上塘、阳中二里，分隔在湖南，常常发生水灾。太守孔灵符，在蜂山前湖修埭拦水，埭以下开渠，直到南津。又建水闸二所。此江从此没有溃决淹没的灾害。县的东面有一座龙头山，山崖之间有一口石井，不论冬夏，井内都有清泉，南面是漫长的江流，东面连接高处的陂湖。沿江的路南有《曹娥碑》。曹娥的父亲曹盱，在江中迎潮而溺死，当时曹娥还只有十四岁，因为找不到父亲的尸体而哀伤欲绝，在江岸上号哭奔走，并解衣投入水中，祝祷说：假使父亲尸体在此，衣就下沉；若不在此，衣就浮在水面。她把衣投入水中，衣服立刻下沉，曹娥就在这里投水而死。县令度尚，叫他的外甥邯郸子礼撰写碑文，以表彰她的孝烈。此江边上有马目山，江潮到来之时，波涛把此山隐没在江中，其势甚至要把嵊亭也吞没，而且涉及数县，使行旅之人十分困难。县的东北有一位孝子杨威母亲的坟墓。杨威年幼丧父，事奉母亲极孝。常常和母亲到山中采柴，有一次遇着老虎追赶，杨威自己知道无力抵抗，背了母亲，一边哭，一边逃。老虎见到这种情况，就垂着耳朵顾自走了。假使不是至诚之心深入精微，哪能使兽类也受感动呢？又有一条吴渎，从山中发源注入胥江。上虞江向东经过周市而注入永兴。《地理志》说：县境有仇亭，柯水东入海。仇亭在县东北十里，江北的柯水或许就是上虞江。又东北经过永兴县东和浙江会合，称为浦阳江。《地理志》说：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潘水或许是浦阳江的别名。因为另外就没有河流可以相当了。浙江又东流注入海中。所以《山海经》说：浙江在闽西北入海。韦昭把松

江、浙江、浦阳江称为三江。

斤江水发源于交趾郡龙编县，东北到郁林郡领方县，东流注入郁水。

《地理志》说：经过临尘县，到领方县，注入郁水。

容容水，

夜水，

绹水，

湛水，

乘水，

牛渚水，

须无水，

无濡水，

营进水，

皇无水，

地零水，

侵离水，

侵离水发源于广州晋兴郡，此郡是晋太康年代(280～289)从郁林郡分置的，东流到临尘县注入郁水。

无会水，

重濑水，

夫省水，

无变水，

由蒲水，

王都水，

融水，

勇外水，

上列各水，均发源于日南郡西，东流入海。容容水在南部边疆，其余各水均按次排列于此水之北。

上列二十水，位于江以南到日南郡。

嵩高是中岳，位于颍川郡阳城县西北；

《春秋说题辞》说，阴中含阳，所以岩石凝结成山。《国语》说，禹封九山，土聚集起来，称为山。《尔雅》说：大而高的山称为嵩，合起来称为嵩高，分开来称为二室。西南有少室，东北有太室。《嵩高山记》说：山下岩石中有一所石室，据说里面有自然形成的经书，有自然形成的饮食。又说：山中有玉女台，汉武帝见过，所以称为玉女台。

泰山是东岳，位于泰山郡博县西北；

五岳中的正宗，帝王在此山封禅，以增高其地位。这里有金的书册和玉的印章。

霍山是南岳，位于庐江郡灊县西南；

霍山就是天柱山。《尔雅》说：大山称为宫，小山称为霍。《开山图》说：此山上通神明，下达地府。

华山是西岳，位于弘农郡华阴县西南；

华山就是《古文尚书》中的惇物山。

雷首山位于河东郡蒲坂县东南；

砥柱山位于河东郡大阳县东的黄河中；

王屋山位于河东郡垣县东北；

从前黄帝在此山接受丹诀。

太行山位于河内郡野王县西北；

这是王烈获得石髓的地方。

恒山是北岳，位于中山郡上曲阳县西北；

碣石山位于辽西郡临渝县南的海水之中；

大禹开凿此石，阻其右侧而接纳河水。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经登临。海水向西侵入，长期以后而全山沦入海中，所以说山在海中。

析城山位于河东郡濩泽县西南；

太岳山位于河东郡永安县；

壶口山位于河东郡北屈县东南；

龙门山位于河东郡皮氏县西；

梁山位于冯翊郡夏阳县西北的黄河之上；

荆山位于冯翊郡怀德县南；

岐山位于扶风郡美阳县西北；

汧山位于扶风郡汧县以西；

陇山、终南山、惇物山，位于扶风郡武功县西南；

西倾山位于陇西郡临洮县西南；

西倾山就是《禹贡》的中条山。

嶓冢山位于陇西郡氐道县以南；

嶓冢山就是南条山。

鸟鼠同穴山位于陇西郡首阳县西南；

郑玄说：鸟鼠之山有鸟，与鼠共同飞行。它们共同居住之处则是同穴之山，这是两座山。鸟的名称叫鵌，和鵽相像而颜色黄黑，鼠像家鼠而尾巴短，它们穿地共居，鼠在内而鸟在外。孔安国说：雌雄共居。杜彦达说：同穴居住，产养以后就互相哺育，长大后才中止。张晏说：雌雄不相混杂，所以称此山为鸟鼠同穴山。

积石山位于陇西郡河关县西南；

《山海经》说：此山在邓林以东，是黄河流入的地方。

都野泽位于武威县东北；

武威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其东北就是休屠泽，《古文尚书》称为猪野。此水上流接姑臧武始泽，泽水有两个源头，向东北流合成一条河流，经过姑臧县旧城以西向东北流，水边有一个灵渊池。王隐《晋书》说：汉朝末年，敦煌人博士侯瑾善于佛学，他对其弟子说，凉州城以西的泉水行将枯竭，当有双阙在此处兴建。到了魏嘉平年代(249～254)，武威太守条茂在此兴建学校房舍，在此泉上修筑双阙，太守把泉水填平，造起门楼，和学校房舍及双

阙相对。泉水的源头迁移到此重发，所以有灵渊这个名称。泽水又东北流经过马城以东，这就是休屠县的旧城，是原来匈奴休屠王的都城。泽水到此称为马城河。又东北流与横水会合，横水发源于姑臧城下，姑臧城是武威郡治和凉州州治。《地理风俗纪》说：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把雍州改成凉州，因其五行属金，而土地寒凉的缘故。州治迁到冀，晋朝又把州治迁到这里。王隐《晋书》说，凉州形状像龙，所以叫做卧龙城，此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原是匈奴所修筑的。等到张氏到这里世居，又增筑了各为一千步的四个城箱，东城种植果树，名为讲武场；北城种植果树，称为玄武圃，两处都有宫殿。中城内修建了一所四时宫，按时按节地供其游赏。把旧城并成五区，二十二门，大街小巷互相沟通。宫殿楼阁，大加修缮，妆饰得五彩缤纷，和京城皇宫比美。此水从城侧北流，注入马城河。马城河又东北流，与清涧河会合，世俗也称它为五涧水，发源于姑臧城东，西北流注入马城河。马城河又与长泉水会合，长泉水发源于姑臧城东的揟次县，就是王莽的播德县，西北流经过黄沙阜，再东北流注入马城河。马城河又东北流经过宣威县旧城南，又东北流经过平泽、晏然二亭以东，又东北流经过武威县旧城以东。汉武帝太初四年（前 101），匈奴的浑邪王杀掉了休屠王，他的士民众人就建置了武威县，是武威郡的郡治，王莽改名为张掖。《地理志》说，谷水发源于姑臧南山，北到武威注入海中。到了这里，河流分成两条，一条北流注入休屠泽，通常叫做西海；一条又东流一百五十里，注入猪野，通常称为东海，一般也称为都野。

合离山位于酒泉郡会水县东北；

合离山就是合黎山。

流沙地在张掖郡居延县东北；

居延泽在居延县旧城东北，即《尚书》所称的流沙。其形状像五日的新月。弱水注入流沙 。所谓流沙，就是河流与沙一起漫

流。也有说流沙发源于钟山的,西流远达西海郡以北的崦嵫之山。山上有红色和白色的石头,用两石互相打击,石上就生水而润滑。若继续不断打击,水干以后就发火,山上的石头都烧起来,火势高达数丈,整日不灭,并发生大黑风。要用流沙之水才能淹灭,石头就恢复原状。对于此山发火的事情,因为发生很快,而且常年不熄,所以不敢轻易接近它。流沙又经过浮渚和壑市之国,又经过鸟山以东、朝云国以西,经过昆山西南,从过瀛之山流出来。《大荒西经》说:流沙从西南海外出来,经过夏后开以东。夏后开将三个美女献给天帝,获得了《九辩》和《九歌》。流沙又经过员丘不死山,注入南海。

三危山在敦煌县南;

《山海经》说:三危之山,有三只青鸟住在那里。这座山,在鸟鼠山以西,广圆达百里。《尚书》所说的把三苗放逐到三危,就是此山。《春秋传》说:有允姓的奸邪之人,居住在瓜州。瓜州是地名,杜林说:古时的瓜州就是敦煌。瓜州的土地出好瓜,是这里的贡物,所以人们称这里为瓜州。瓜州之戎,为月氏所并,也就是这个瓜州。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分出酒泉县的地方置这个县。县南七里有鸣沙山,所以也叫沙州。

朱圉山位于天水北、冀城南;

朱圉山就是冀县山,山上有石鼓,所以《开山图》称它天鼓山。中国有灾祸时石鼓就鸣,常常得到应验。又说:石鼓山有石鼓,与星宿对应,星宿动的时候石鼓就鸣,石鼓鸣的时候中国就有灾殃。石鼓鸣声轻,灾殃及于万物;石鼓鸣声重,灾殃及于君主。

岷山位于蜀郡湔氐道西;

就是《汉书》所称的渎山。

熊耳山位于弘农郡卢氏县东;

穀水从此山以北的森林发源。

荆山位于南郡临沮县东北；

荆山就是东条山，卞和在此山得到一块美玉，但楚王不加以琢治，卞和抱着美玉在山下哭。楚王后来叫琢玉的人琢治此玉，称为和氏之玉。

内方山位于江夏郡竟陵县东北；

《禹贡》称为章山。

大别山在庐江郡安丰县西南；

外方山就是嵩高；

桐柏山位于南阳郡平氏县东南；

陪尾山位于江夏郡安陆县东北；

衡山位于长沙郡湘南县南；

禹治理洪水时，杀了马在衡山祭祀，因而得到《金简玉字之书》，对此书进行研究，懂得了治水的道理。

九江位于长沙郡下隽县西北；

云梦泽位于南郡华容县东；

东陵地位于庐江郡金兰县西北；

敷浅原位于豫章郡历陵县西；

彭蠡泽位于豫章郡彭泽县西北；

《尚书》所说：彭泽蠡已经形成，鸿雁就到这里居住。

中江位于丹阳郡芜湖县西南，东到会稽郡阳羡县入海；

震泽位于吴县南五十里；

北江位于毗陵县北界，东入海；

峄阳山位于下邳县西；

羽山位于东海郡祝其县南；

祝其县，就是王莽的犹亭。《尚书》说：鲧在羽山被处死刑，就是此山。山的西面有羽渊，是禹的父亲鲧所变化的，他的神是一只黄熊，进入了禹渊。所以《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不听帝的命令，在帝的土地上筑堤障水，帝命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陶丘位于济阴郡定陶县西南；

陶丘是再次形成的丘阜。

菏泽位于定陶县东界；

雷泽位于济阴郡成阳县西北；

菏水位于山阳郡湖陆县南；

蒙山位于太山郡蒙阴县西南；

大野泽位于山阳郡巨野县东北；

大邳地位于河南郡成皋县北；

《尔雅》说：山一重称为邳，所以大伾是山名而不是地名。

明都泽位于梁郡睢阳县东北；

益州沱水位于蜀郡汶江县西南，其一在郫县西南，都回流入江；

荆州，沱水位于南郡枝江县；

三澨地位于南郡邔县北沱；

《尚书》说：疏导汉水，经过三澨。《地说》说：沔水向东，经过三澨而会合，与大别山山坡接近。所以马融、郑玄、王肃、孔安国等，都把三澨作为水名。许慎说：所谓澨，就是在水边加土作岸，以让人止息。根据《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前 611)，楚军驻扎在句澨，以讨伐庸国。宣公四年(前 605)，楚国的令尹子越带领部队到漳澨。定公四年(前 506)，左司马戌，在雍澨打败吴国的部队。昭公二十三年(前 519)，司马薳越在薳澨自杀。对于这个澨，服虔说是城邑，又说是地方。京相璠和杜预也都说是水中和水边的地名。现在南阳和淯阳二县之间，淯水沿岸有南澨和北澨。对于这个三澨，各学者的说法，在水中和在陆上各居其半，又没有说出它发源于何山以及经过的路程，只有郑玄和刘澄之说它在竟陵县县界。《水经》说，是邔县以北的长江支流。但长江的支流很多，却不能辨明它的位置，论证这个问题的人是有怀疑的。

以上是《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共六十。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李立朴　孟筑敏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汪　粟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电　　话：（0851）6828993

水经注全译
〔北魏〕郦道元原著　陈桥驿等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4.75印张　1123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21－03786－8/K·298（精）　定价：63.50元
（上、下册）